四庫未收書輯刊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北京出版社

叁輯・貳拾壹册

四庫未收書輯刊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北京出版社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叁輯・貳拾壹册目錄

新刻註釋孔子家語憲四卷 〔明〕陳際泰撰 一
丘瓊山先生大學衍義補贊英華六卷 〔明〕陳仁錫撰 六七
新鐫性理奥十卷首一卷 〔明〕丁進輯 二〇五
四本堂座右編二集二十四卷 〔清〕朱潮遠輯 四一五
家規省括三卷 〔清〕黄濤輯 六〇九
士林彝訓八卷 〔清〕關槐撰 六五一

〔明〕陳際泰撰

新刻註釋孔子家語憲四卷

明末劉舜臣刻本

家語憲叙

誦法聖人者必遡流窮源而後知聖道之大也苟不從本原深重處攷其行事究其文稽何以令千百世後仰大成於不窮哉顧自六經剖而爲諸子諸子散而爲百家罔不分門立戶然統一聖真羽翼斯文獨孔氏弗喙也每觀都人士童而習之輒謂家語平平無奇豈知中有所紀載悉孔氏當年家政毋論禮樂車書昭然素王大法而其言若行彝蹟彬彬俱垂不朽皆及門親炙亦曰憲章文武源本之思有不啻津津者予因以斯意告諸天下共爲明憲云

古臨陳際泰識

孔子家語意目錄

卷一

相魯第一　始誅第二

王言解第三　大婚解第四

儒行解第五　問禮第六

五儀解第七　致思第八

三恕第九　好生第十

卷二

觀周第十一　弟子行第十二

賢君第十三　辨政第十四

六本第十五　辨物第十六

哀公問第十七　顏回第十八

子路第十九　在厄第二十

入官第二十一　困誓第二十二

五帝德第二十三　五帝第二十四

執轡第二十五　本命解第二十六

卷三

論禮第二十七　觀鄉射第二十八

郊問第二十九　五刑解第三十

刑政第三十一　禮運第三十二

冠頌第三十三　廟制第三十四

辨樂解第三十五　問玉第三十六

屈節解第三十七　七十子第三十八

本姓解第三十九　終記第四十

正論第四十一　子貢第四十二

子夏第四十三　公西赤第四十四

卷四

會典祀儀　正壇儀

四配儀　十哲儀

東廡儀　西廡儀

目錄終

先聖圖像
親禱尼丘

麟吐玉書
聖人降生

戲陳俎豆

昭公賜鯉

爲委吏糧

禮誘仲由

學琴師襄

問禮老聃

家語圖像 七

誅少正卯

厄於陳蔡

家語圖像 八

刪述六經

感麟絕筆

素王事實

祖庭廣記曰先聖生有異質凡四十九表反首洼面月角日準河目海口斗脣昌顏均頤輔喉駢齒龍形龜脊虎掌駢脇參膺圩頂山臍林背翼臂注頭阜脥堤眉地足谷竅雷聲澤腹面如蒙倛手垂過膝眉有一十二彩目六十四理立如鳳峙坐如龍蹲手握天文足履度字望之如仆仰之如升修上趨下末僂後耳視若營四海耳垂珠庭胸有文曰制作定世符身長九尺六寸腰大十圍

孔子過周周大夫萇弘語劉文公曰吾觀孔仲尼有聖人之表河目而龍顙黃帝之形貌也修肱而龜背長九尺六寸成湯之容體也言稱先王躬履謙讓洽聞強記博物不窮抑非聖人之興者乎

齊子與適魯見孔子子與曰聞子之名不覩子之形久矣今而後知泰山之為高淵海之為大

先聖四十七世孫孔傳云家廟所藏衣燕居服顏子從行謂之小影於像最真[illegible]所謂堯頭禹耳華冠象佩取之自鄉[illegible]即所傳小影也

四十六世孫孔宗壽云家藏所畫先聖按几而坐從其十弟子者。亦謂之小影。其立而露齒者。世謂之行教。行教已有世本。小影摹者多訛。

廣陵馬大年。爲夏縣令。寄居司馬朴家。見所藏先聖畫像。乃唐人王維筆。眼中神彩。殊不類常。像上長下短背微僂。以傳考之。當然。莊子載老萊子出薪。遇先聖反以告曰。有人於此。修上而趨下。末僂而後耳。視若營四海。注長上而促下末僂謂曲也後耳耳近後也視若營四海則憂世之容可掬 其像皆可畫。若夫視若營四海。則非摹畫不能作也。抑形狀末也。論語記聖人之氣象。曰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則雖末摹畫。亦莫作也。見祖庭廣記

先聖歷聘紀年

一歲 至三十歲在魯

三歲 父叔梁紇卒

十九歲 娶宋幵官氏

二十歲 生鯉爲乘田委吏

二十四歲 母顏氏卒

二十七歲 適郯

二十九歲 適晉學鼓琴

三十四歲 適周問禮於老聃訪樂於萇弘反魯 紀年

三十五歲 適齊留七年又去適周留齊共七年

四十二歲 反魯留十四年

五十一歲 爲中都宰

五十二歲 爲司空又爲司寇

五十六歲 攝行相事與聞國政三月而魯大治齊歸女樂桓子受之郊天不致膰俎於大夫遂適衛十月去衛過匡匡人圍之過蒲復反衛去衛過曹適宋司馬桓魋欲害之去宋適鄭

五十七歲 自鄭適陳留三年

五十九歲 適衛去適晉及河復反衛如陳留一年

六十一歲 自陳適蔡

六十二歲自蔡如葉復去葉反蔡

六十三歲陳留蔡聞楚昭王聘之陳蔡大夫發徒圍于野遞楚不用反衛

六十四歲在衛留五年

六十六歲夫人亓官氏卒

六十八歲魯以聘迎孔子遂自衛反魯不仕乃序書傳禮刪詩正樂賛易修春秋

六十九歲子伯魚卒

七十一歲西狩獲麟而春秋絕筆

七十三歲夏四月己丑日卒五月葬魯城北泗水上弟子皆服心喪三年而去惟子貢反築廬於冢上凡六年

新刻註釋孔子家語憲卷一

羊城陳際泰大士父　釋
潭陽劉孫臣弼虞父　梓

相魯第一 孔子爲魯司寇攝行相事故以名篇

孔子初仕爲中都宰中都魯之邑制爲養生送死之節生有養死有葬各定其節使之無過不及也長幼異食老少所食不同禮年十五異彊弱異任任謂力作之事各從所任不用弱者也男女別塗男女有別不同路而行路無拾遺道上失物人不敢取器不彫僞器尚朴質不事彷詐爲四寸之棺五寸之槨因丘陵爲墳因地勢高下爲界不封不樹聚土爲基曰封植土曰樹行之一年而四方之諸侯則焉則法也此可見教化及人之速也定公謂孔子曰學子此法效子治中都之法以治魯國何如孔子對曰雖天下可乎何但魯國而已哉孟子曰好善優於天下而況魯國乎正此意也於是二年定公以爲司空乃別五土之性一曰山林二曰川澤三曰丘陵四曰墳衍五曰原隰此五土之性也而物各得其所生之宜咸得厥所所產皆得其地先時季氏葬昭公于墓道之南先季平子逐魯昭公死于乾侯平子別而葬之貶之不使從先公也言葬不近廟塊季氏如此孔子溝而合諸墓焉季平子乃使開昭公墓合葬于梁公之兆謂季桓子曰桓子平子之子也貶君以彰己罪非禮也言平子別葬昭公是貶君

之過以彰已之罪今合之所以揜夫子之不臣所以非理之所生也殺夫
子不臣之罪夫子指平子也由司空爲大司寇設法而不用無姦
民。定公與齊侯會于夾谷。孔子攝權也相事。曰。臣聞有
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文乃本武乃傳二者不可
偏廢古者諸侯並出疆。必具官以從必具文臣武職以相隨請具
左右司馬。定公從之。至會所同至夾谷所會之處爲壇位。土階
三等。以遇禮相見遇禮簡略之禮也揖讓而登賓主揖遜而登位南獻酢
既畢。齊使萊人萊人東夷人也以兵鼓譟劫定公張兵鼓行威以懼定
公故也孔子歷階而進。以公退使定公以退避曰。士以兵之。吾

兩君爲好修禮也裔夷之俘裔邊塞之人夷狄也俘者陣中之人也敢以
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謂非齊侯所以與諸侯修好之禮也裔
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俘虜之人不得與盟會之事兵不偪
好兵威不得逼修好之所於神爲不祥在神祇爲不吉之事於德爲愆義。
在德爲過愆之義於人爲失禮。君必不然言齊侯必不如此齊侯心
怍齊侯聞夫子之言其心愧怍麾而避之使萊人等退避有頃。齊奏宮中
之樂。俳優侏儒戲於前俳音排○俳優雜劇之人侏儒倭人呈戲於兩君之前也
孔子趨進。歷階而上。不進一等等級也曰。匹夫熒惑諸
侯。罪當誅。請右司馬速加刑焉。於是斬侏儒。齊侯懼

有慙色。將盟。齊人加載書齊人乃執筆載于誓書上曰。齊師出境
言齊三軍出境界而不以兵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
子使茲無還茲無還魯大夫也對曰魯大夫答齊侯言而不返我汶
陽之田言汝不還齊所侵過魯國汶陽之田吾所供命者。亦如之我使
齊供我之臣亦不得還齊亦如齊之盟耳齊侯將設享禮。孔子謂梁丘據
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吾子指丘據也言汝豈不聞其故乎事既
成矣盟事已成而又享之又行燕享之禮是勤執事是徒勞事之人且
犧象不出門。夫犧象之尊在法不出門嘉樂不野合樂之嘉者不於野外奏合
享而既具。是棄禮享禮太過則失其禮若其不具。是用秕稗。秕稗

不成秕稗似禾之艸用秕稗君辱言用秕稗則君受辱棄禮名惡。子盍圖
之。子亦指丘據也言汝何不謀之夫享所以昭德也夫蒲貢切○燕禮者明其德也
不昭不如其已。享不明德不如不享乃不果享。齊侯歸。責其羣
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魯國之臣用君子之道以佐其主而子
獨以夷狄之道教寡人。使得罪。使我得罪於魯君於是乃歸
所侵魯之四邑及汶陽之田齊乃還魯四縣反汶陽之田孔子言
於定公曰。家不藏甲。卿大夫稱家不得藏兵甲邑無百雉之城城三
堵曰雉[illegible]有百雉過制也古之制也。今三家過制。三家孟孫叔孫季孫也過制築
城於邑請皆損之。乃使季氏宰仲由隳三都。子路爲季氏宰孔子

使墮三家之都城叔孫不得意於季氏叔孫不得志於季氏宰因費宰
公山弗擾費音秘率費人以襲魯糾率費邑之人民舉兵以襲魯國也孔
子乃與季孫孟孫叔孫入于費氏之宮登武子之臺
費人攻之及臺側孔子命申句須樂頎勒士衆下伐
之孔子使二人率衆下臺伐之費人北師敗曰北遂隳三都之城彊公
室尊魯國弱私家弱三家尊君卑臣君臣有定分政化大行

始誅第二子自司寇攝相事自誅亂政大夫故名始誅篇

孔子爲魯司寇定公十四年公以孔子爲司寇攝行相事有喜色有喜悅之
容仲由問曰由聞君子禍至不懼言氣足以配道義故禍至不恐懼也
福至不喜言外物無以動其心故福至不喜也今夫子得位而喜何也
孔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樂以貴下人乎言不以位爲樂而以
下人爲喜也於是朝政子乃與朝廷之政事七日而誅亂政大夫少
正卯少正卯魯國管之人也爲大夫亂政故夫子戮之戮之于兩觀之下尸
於朝三日惡尸於朝有三日之久所以示惡懲衆也子貢進曰夫少正卯
魯之聞人也今夫子爲政而始誅之或者爲失乎或託
者言夫子得無有過失歟孔子曰居吾語汝語音御天下有大惡者
五而竊盜不與焉與音預○竊取偷盜之事不在五者之列也一曰心逆
而險處心逆詐二曰行僻而堅行偏貴乎能改今則偏執而堅苟安不改如此則不

至於敗乃公事者未之有也三曰言僞而辯言詐僞又足文詐四曰記醜
而博所行非義其惡廣大五曰順非而飾順意爲非強文其過此五者有
一於人則不免君子之誅誅者棄而不容之謂也而少正卯皆
兼有之五惡俱全其居處足以撮徒成黨其居處與小人同群相會聚集
則邪道漸長可見矣其談說足以飾褒榮衆言論褒揚榮耀衆人其彊禦
足以反是獨立剛彊抗衆反非爲是獨立不改此乃人之姦雄者也
姦惡也雄大也姦雄云者言其惡之大也不可以不除夫殷湯誅尹諧文
王誅潘正周公誅管蔡太公誅華士管仲誅付乙子
產誅史何凡此七子皆異世而同誅者異世言其人不同時同誅
言其皆除惡也夫子引之以見正卯之惡不容以不誅也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群
小小人成群斯足憂矣以其大而忘國敗家小而蔽賢病國斯足以爲可憂矣
孔子爲魯大司寇有父子訟者夫子同狴執之訟父子同囚
牢獄三月不別囚之三月不與辯其是非有哀矜之意故也其父請止其父於夫
子請止其訟夫子赦之焉不教而殺謂之虐夫子赦之故也季孫聞之不
悅季孫聽夫子赦父子之訟以是不悅也曰司寇欺余曩告余曰昔與我言
國家必先以孝孝者百行之原故國家必以孝爲先務余今戮一不孝
我今殺一不孝之人以教民孝以教百姓始知孝不亦可乎而又赦何
哉冉有以告孔子子喟然歎曰嗚呼上失其道在上之人

失其教民之道而殺其下而殺戮其下民而能問哀其無教之念不有矣非理也其失治國之道不教以孝民可使由之今既不教其民徒聽其訟不可也而聽其獄是殺不辜三軍大敗三軍之敗乃是訓練有不精也不可斬也不可責其敗而斬之獄犴不治牢獄不理不可刑也不可施刑於人何者上教之不行罪不在民故也非百姓之罪上之無教矣乃夫慢能謹誅賊也傲慢君令專於殺者謂之賊也徵斂無時暴也征斂不將取於民者謂之暴也不試責成虐也不試用於民責其有成者則謂之虐政無此三者然後刑可即也即就也書云義刑義殺刑殺皆合乎人義之正勿庸以即汝心勿用以就爾心之所安惟曰未有慎事惟言未有順言必教而後

刑也言必先教民教之不行而後殺之可也既陳道德以先服之既陳道德以服乎民而猶不可而民尚不可服尚賢以勸之行用賢才之人以勸諭之又不可勸又不從即廢之廢棄也又不可棄又不從然後以威憚之用嚴威以懼之若是三年而百姓正矣其有邪民不從化者若有姦民不遵其教化者然後待之以刑乃用刑以殺之則民咸知罪矣則百姓皆知有罪合當就刑詩云小雅南山之篇天子是毗毗輔也以化教民之道輔於天予俾民不迷使百姓不惑心是以威厲而不試於是刑法雖嚴不用施於民刑錯而不用刑置而無所施今世則不然今不如古亂其教教法紛亂繁其刑民犯刑者多故用刑亦多使民迷惑而陷焉使百姓昏蒙而

陷於刑又從而制之又用法以制之故刑彌繁於是刑法愈多而盜不勝也而民爲盜者不可勝數也

王言解第三

夫子閒居曾子問曰今未聞王者之言故以此名篇

孔子閒居閒居燕私閒暇之時曾子侍孔子曰參乎今之君子唯士與大夫之言聞也但聞有官之大夫與出仕之人言論至於君子之言者希君子之正言少聞也於乎嗟歎之詞吾以王言之我以王者之言語爾其不出戶牖而化天下王者正言不必出戶庭而天下自從王者之化曾子下席而對曰敢問何謂王者言王者之言何如孔子不應不應者有難於言也曾子肅然而懼肅然恐懼貌摳衣而退整衣服而退負

席而立負所坐之席而起身聳立有頃須臾間也孔子顧謂曰而與曾子言參汝可語明王之道與參汝還可與言明王道否曾子曰非敢以爲足也不敢自足可謂王道請因所聞而學焉請因夫子之言聞而學之子曰夫道者所以明德也人所通行之謂道足於己之謂德依道而行者所以明吾之德也德者所以尊道也人之有德所行之道乃尊重耳是以非德道不尊人無德則道不尊非道德不明非尊道而行則不明其德是故昔者明王古之哲王內脩七教在內則脩其教法有七事外行三至在外則行三至之道至者至極之理七教脩然後可以守明王修七教則可以守國三至行然後可以征三至既行可以征伐故曰內脩七教而上不勞在內

能修七教則君不勞而治、外行三至、而財不費。（在外能行三至、則國用不費而足矣）此之謂明王之道也。曾子曰、可得聞乎。（參言不勞不費可得聞與）孔子曰、昔者帝舜左禹而右皐陶、（禹居左、皐陶居右）不下席而天下治。（不用下位天下自治）夫如此何上之勞乎。（如此何在上之勞哉）政之不中、君之患也。（政教不得其中乃君德之病）令之不行、臣之罪也。（號令不行則是人臣慢君之過）若乃十一而稅、（古者稅法君取其一民得其九）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君役於民歲不過三日）入山澤以其時而無征、（斧斤以時入山林從不取民之稅）關市譏廛皆不收賦、（關外但譏異服異言及市廛皆不收其賦稅）此則生財之路、而明王節之、（致乃國家生財之道明王與節約之也）何財之費乎。曾子曰、敢問何謂七教。孔子曰、上敬老則下益孝、（上之人尊敬老人則下愈盡孝於父母）上尊齒則下益悌、（上之人尊其年齒則下愈悌於長上）上樂施則下益寬、（上喜於博施則下愈益寬）上親賢則下擇友、（上親近賢者則下益擇友而交）上好德則下不隱、（上好有德之人則賢者皆出）上惡貪則下恥爭、（上不貪財則下以爭利為羞恥）上廉讓則下恥節、（上清節謙遜則下亦知恥守節）此之謂七教。七教者、治民之本也。上者修則四海無刑民矣。（既修七教則天下無犯罪之人）上之親下也、如手足之於腹心、（手足腹心相待一體上之親下亦如是矣）下之親上也、如幼子之於慈母矣。（幼子之慕慈母眷戀不忘下之親上也亦然）

上下相親如此、（君之愛民民之忠君相親近有如此者）故令則從、（號令則民衆從）施則行、（發達則民施行）民懷其德、（百姓懷君之德）近者悅服、（國人心悅誠服）遠者來附、（遠方亦來臣附）政之致也。（君臣所致）曾子曰、敢問何謂三至。孔子曰、至禮不讓而天下治、（至極之禮不在謙遜而天下自治）至賞不費而天下士悅、（至極之賞不費而天下之士自懽悅）至樂無聲而天下民和。（至極之樂無聲音而天下之民自和）明王篤行三至、（明哲之王力行此三致）故天下之君可得而知、（天下為君者皆得之道而明哲以保身也）天下之士可得而臣、（天下為臣者皆得盡其臣之道而各共厥職）天下之民可得而用。（天下為民者皆得志其勞而樂為君之用）曾子曰、敢問此義何謂。孔子曰、古者明王必盡知天下良士之名、（古先哲王必皆諳忠良之名譽也）既知其名、又知其實、（既知其名譽又知其實行）然後因天下之爵以尊之、（因朝廷之爵以尊禮之）此之謂至禮不讓而天下治。因天下之祿以富天下之士、（因其爵祿而使之富）此之謂至賞不費而天下之士悅。如此則天下之名譽興焉、（能若此則天下之名聲與起矣）此之謂至樂無聲而天下之民和。（此申上文之意以明其意）

大婚解第四

（魯哀公問人道誰為大孔子對以夫婦別故以大婚名篇）

孔子侍坐於哀公。哀公曰、敢問人道誰為大。（人道治人之要道也）

孔子對曰君之及此言也公言至於此也百姓之惠也臣敢無辭而對夫子稱臣豈敢無讓以對君耶人道政為大人之道莫大於為政夫政者正也政者所以正人之不正也君為政則百姓從而正矣君行政於上則百姓皆得其正公曰敢問為政如之何孔子對曰夫婦別夫婦之禮宜有分別男女親男女宜相親君臣信君臣之間有信三者正則庶物從之三者之道既正則百姓從而正之公曰寡人願知所以行三者之道公又問願知其所以行此三者之要對曰古之為政愛民為大為政莫大愛人所以治愛人治愛人之道莫大於禮禮為大治禮敬為大治禮之道莫大於敬敬之至矣禮至敬則極矣大婚為大婚禮又為大者也大婚至矣大婚為禮之至大婚既至冕而親迎親迎者敬之至也身親迎逆此敬禮之至愛與敬其政之本與愛心與敬心乃為政之根本也公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冕而親迎禮大重矣孔子曰合二姓之好夫娶妻是合二姓之親以為天下宗廟社稷之主君有子嗣位以為天下之主君何謂已重焉言不重也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天地不交合則萬物不生大婚萬世之嗣也夫婦婚娶乃萬世嗣續之人也昔三代明王必敬妻子也古三王皆敬重妻與子也蓋有道焉道有其也妻也者親之主也妻為親之端子也者親之後也子繼人之後為親之後故敢不敬與言當敬其妻子也

儒行解第五 哀公問儒行故以名篇

孔子在衛冉有言於季孫曰國有聖人而不能用言魯國有聖德之夫子而不能用欲以求治欲求國治也是猶郤步而欲求及前人不可得已正如退步又欲追及前行之人則斷然無此理矣警季孫也今孔子在衛衛將用之今孔子在衛國衛君欲任用之已有才而以資鄰國吾國有人而不能用則不與也難以言智也不可曰智季孫以告哀公公從之季孫以冉求之言告于哀公公從其言孔子既至舍孔子既至魯傳舍哀公館焉公使孔子即舍也公自阼階公先降自東階孔子賓階夫子自西階而入升堂立侍升公堂立侍公旁公曰夫子之服其儒服與儒服儒者之衣服孔子對曰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衣深衣之大者長居宋冠章甫之冠章甫儒冠名丘聞之君子之學也博君子之學廣博其服以鄉俗所服其衣以隨鄉俗丘未知其為儒服也不知其為儒衣也公曰敢問儒行公問儒者之德行哀公命席公以位與孔子坐孔子侍坐曰儒者有席上之珍以為聘言儒者在坐上如珍寶之貴以待人聘也夙夜強學以待問早夜勤力務學以待人之咨問懷忠信以待舉心懷忠信以待君來召用其自立有如此者儒者自立卓然而有如此者儒有不寶金玉不以金玉為寶而忠信以為寶言行必忠信以為寶不求多積不求多蓄積多文以為富文詞多材藝故以為富其

近人情有如此者累合人情亦如此儒有可親而不可刼可寧
以親其道不可以刼其威也可近而不可迫可相近不可勇迫也可殺而不
可辱寧殺其軀不可輕辱其過失可微辯而不可面數儒有小過不可
面責但可微辯規告其剛毅有如此者其剛果如此者儒有忠信以爲
甲冑儒有忠信如甲冑之在身禮義以爲干櫓禮義如干櫓亦言兵戈也戴仁
而行抱義而處躬行則以仁不殘暴也處巳則以義不失禮也雖有暴政不
更其所言不變仁義之所守也其自立有如此者其特立如此儒有
博學而不窮廣博務學不窮篤行而不倦力行所學而無怠禮必以
和禮之用和爲貴優游以法優游以法則治慕賢而容衆希儒賢否而公與衆

毀方而爲合去巳之大圭角其下與衆人小合也其寬裕有如此者
其寬懷如此儒有推賢達能不望其報儒者見賢則舉於君見能則聞於上
又不求其報其心公也其舉賢援能有如此者其進賢禮能如此儒有
澡身浴德行當事灌其身體沐浴其德行世治不輕逢治世則自得無輕進也世
亂不沮逢亂世不畏沮其特立獨行有如此者其取介如此

問禮第六因哀公問禮故以名篇

哀公問於孔子曰大禮何如孔子曰丘聞之民之所以生
者禮爲大非禮則無以節事天地之神郊社宗廟之禮節非
禮則無以辯君臣上下長幼之位焉朝聘宴享之位焉非禮

則無以別男女父子兄弟婚姻親族疏數之交焉人倫
之交事是故君子此爲之尊敬君子尊敬之禮然後以其所能
教順百姓於是以能行之禮教百姓其以禮而行夫禮初也禮之本也始於
飲食禮始離于飲食之中太古之時太古上古之世也燔黍擘豚汙樽
而抔飲蕢桴而土鼓猶可以致敬於鬼神神享其德不求修物
昔之王者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冬則掘地而處其意取其暖也夏
則居橧巢夏月居橧有柴曰橧有樹曰巢也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實
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以止饑也未有絲麻衣其羽皮
未有布帛但著鳥羽獸衣後聖人有作後三皇出然後修火之利然後鑽燧

取火範金合土治金爲器之横範合土以作磚瓦以爲臺榭宮室戸牖
上棟下宇以炮以燔以烹以炙煮曰烹炮曰炙以爲醴酪治其絲
麻以爲布帛絲麻曰帛積麻日布以養生送死用以爲養生送死也以事
鬼神祭祀鬼神與其先祖蘋祀祖先以正君臣正君臣之位以篤父
子厚父子之倫以睦兄弟和睦兄弟以齊上下夫婦以定尊卑男女之分
此禮之大成也成備也禮之大備也

五儀解第七哀公問治國聖人答以五儀因以名篇

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欲論魯國之士與之爲治言欲求吾
國之士與之治政事敢問如何取之當何道以取之孔子對曰人有五

儀。（儀猶等也言人有五等）有庸人，有士人，有君子，有賢人，有聖人。（此五儀也）審此五者，則治道畢矣。（能知此五等則為治之道盡矣）公曰：敢問何謂庸人。孔子曰：所謂庸人者，（庸常之人）心不存慎終之規，（其心不存謹終之戒也）口不吐訓格之言，（口不出法之言）則不擇賢以託其身，（言不擇賢以託身則必不如己者處其不幾於羣居邪聚者未之有也）不力行以自定。（不勤力行道以定其身若此則信道不篤矣）見小闇大，而不知所務，（所見者小所昧者大又不能求學以知所務若此則困而不學矣）從物如流，不知其所執。（隨物流蕩不知所執不能自守如此則不至於久約必濫久樂必淫者幾希矣）此則庸人也。（庸人如此苟人君不知而用之則小則妬賢嫉能亡國敗家者有之其庸人可以與乎）

公曰：何謂士人。孔子曰：所謂士人者，心有所定，（心中卓有定見）計有所守。（計事卓有定守）雖不能盡道術之本，（雖未盡道術之原）必有率也。（必能循道術之事不苟也）雖不能備百善之美，（雖未至全百善之美）必有處也。（必有道以處其善）富貴不足以益，（雖富貴而無所益所謂富貴不能淫者此也）貧賤不足以損。（雖貧賤亦無所損所謂窮居不能損者此也）此則士人也。公曰：何謂君子。孔子曰：所謂君子者，言必忠信，而心不怨。（所言必忠信無怨惡也）仁義在身，而色無伐。（躬行仁義而無矜伐之色）思慮通明，而辭不專。（心思意慮聰明通達不專尚言辭）篤行信道，自強不息。（德行純篤信行聖道強力不息）君子也。公曰：何謂賢人。孔子曰：所謂賢人者，德不踰閑，（依德而行不過其法）行中規繩。（所行所為有規矩準繩）言足以法於天下，而不傷於身。（其言可為天下取法言滿天下無口過故不傷身）道足以化於百姓，而不傷於本。（其道可化民亦不害於身）富則天下無宛財。（宛音苑○雖富有而有積財）施則天下不病貧。（及其散施則天下無告貧者）此賢者也。公曰：何謂聖人。孔子曰：所謂聖人者，德合於天地，（其德可配天地也）變通無方。（隨時變通不執滯也）窮萬事之終始，（窮萬物之本末）協庶品之自然。（合衆物自然）明並日月，（其明可並日月之光）化行若神。（神化行于天下如神不可窺測）下民不知其德，（民囿于德化之中不知其有德也所謂不識不知無偏無黨者在是矣其德為何如哉）此則聖人也。公曰：善哉。（嘆美夫子之言也）非子之賢，則寡人不得聞此言也。（言非夫子有此賢德則不得聞此言）雖然，寡人未嘗知哀，知憂，知勞，知懼，知危。（未嘗識哀戚憂思勤勞恐懼危難之事如此）恐不足以行五儀之教。孔子對曰：如君之言，已知之矣。（若如此言已知五儀之教矣）丘亦無所聞焉。公曰：非吾子，寡人無以啓其心。（謙詞也）（非吾夫子無發其心）吾子言也。（吾夫子為我言之）孔子曰：君子入廟如右，（君入太廟從右而入）登自阼階，（由東階而升）仰觀榱桷，（舉目視梁）俯察几筵，（視祖宗位）其器皆存，（祭器皆存）而不覩其人。（不見祖宗之人）君以此思哀，則哀可

知矣。由此思其哀則知哀矣昧爽夙興昧爽未明之時也典起也正其衣冠端理其衣冠平旦視朝。平旦將明之時也視臨也慮其危難思其危亡之患一物失理。亂亡之端。有一物不得其道則亂之自此始君以此思憂。則憂可知矣。由此思其憂則知憂矣日出聽政。至于中冥。日出聽事以至晚也諸侯子孫。往來如賓。諸侯子孫來朝如客行禮揖讓。慎其威儀。以禮相遜以正其威儀君以此思勞。則勞可知矣。由此思其勞則知勤勞矣緬然長思。深遠而思出於四門。出國四門之外周章遠望。亡國之墟。必將有數焉。觀亡國定域必有定數焉君以此思懼。則懼可知矣。由此思其懼則知懼矣夫君者舟也。君如舟船庶人者水也。衆人如水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君以此思危。則危可知矣由此思其危則知危矣君能明此五者。五者卽上思哀思憂思勞思懼思危五者之事也又留意于五儀之事。又略留心于五儀之事理則政治何有失矣。爲政不難無所失也

○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欲吾國小而能守。太則攻其道如何。我欲吾小國能自守而大其或來攻我則其道如何對曰。使君朝廷有禮。上下相親。天下百姓皆君之民。天下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將誰攻之。何以來攻之耶苟違此道。如或反其道如此民叛如歸。皆君之讐也。百姓皆畔如歸將與誰守。將與何人共守其國公曰。善哉。於是廢山澤之禁。乃奪報山澤之林木也弛關市之稅。能收關市之稅賦以惠百姓。以惠愛百姓

致思第八 孔子遊於農山今以致思名篇如此篇學者宜玩

孔子北遊於農山。子路子貢顏淵侍側。孔子曰。二三子各言爾志。吾將擇焉。指二三子言爾各言其心志何如而吾擇焉子路進曰。先言其志由願得聲鼓之音上震於天。鳴鐘擊鼓其音振動上天旌旗繽紛。下蟠於地。旌旗下垂于地由當一隊而敵之。必也攘地千里。攻必取也搴旗執馘。戰必勝也唯由能之。言他人難于此唯由也能之夫子曰。勇哉。以爲三軍在前自亦在後當是時也亂誰不深避而皆以犯其鋒乎由也所言如此則是有剛果勇猛之威無逡巡畏縮之態不謂之勇而何哉亦許其志子貢復進曰。此子貢言志也賜願使齊楚合戰于漭瀁之野。賜願令齊楚二國相戰于廣大之野兩壘相望。兩軍相望挺刃交兵。言戰兵也賜著縞衣白冠。兵凶事也故子貢尚白衣素冠陳說其間。談說於齊楚陣中推論利害。釋二國之患。以數陳交兵之利害難解二國之患唯賜能之。夫子曰。辯哉。言其有才也顏回退而不言。觀其退而不言則異乎二者之撰矣孔子曰。回。汝獨無願乎。人有此心斯有此志二子之志已知之惟汝無願乎對曰。回聞薰蕕不同器而藏。薰蕕之草其類各異堯桀不共國而治。道不同不相爲謀也以其類異也。回願明王聖主輔相之。回所願欲明聖之主而輔相之

敷其五教。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教之目所以[illegible]之也道之以禮樂。又以禮樂薰導之使民城郭不修。言世治也溝池不越。無事於此鑄劍戟以為農器。言無事於此兵矣故以為農器也放牛馬於原藪。牛馬不用故散於原藪與古者放牛於桃林之野歸馬於華山之陽者可以與同日語矣正此意也室家無離曠之思。男女有室家亦無離曠怨思也千歲無戰鬭之患。言太平也則由無所施其勇。天下平治無有事兵者矣由雖勇也其將何所施乎而賜無所用其辯矣。天下不治則齊楚之君自無爭賜雖有辯才也又何施乎夫子凜然曰。美哉德也。凜然而美其德所以深許之也子路拱手而對曰。夫子何選焉。三子言志各出本意顏回之志如此夫子果何選焉孔子曰。不傷財。不害民。不繁詞。則顏氏之子有矣。其志[illegible]出於言意之表觀三子規規於事為勇力者不可同日語矣

○季羔為衛之士師。季羔為衛國獄官刖人之足。斷罪人之足俄而衛有蒯聵之亂。季羔逃之。走郭門。知刖而知逃亦能不害其君子義也刖者守門焉。謂季羔曰。彼有缺。言彼有缺可以逃季羔曰。君子不踰。羔言君子之人不可險空陷之處也又曰。彼有竇。言彼有穴可以逃難季羔曰。君子不隧。言君子不從穴出又曰。於此有室。季羔乃入焉。入室以逃其難既而追者罷。追羔者罷去季羔將去。謂刖者曰。吾不能虧王之法。而親刖子之足。我者不可虧王法而刖人之足今

吾在難。今吾正在患難之間正子報怨之時。此正汝復報之時而逃我者三。何哉。而指刖者刖者曰。斷足固我之罪。昔公之治臣以法。言王法治臣不可當論刑。君愀然不悅。豈私臣哉。天生君子。其道固然。此臣之所以悅君也。此我所以喜君也孔子聞之曰。善哉為吏。其用法一也。其行法均一思仁恕則樹德。觀愀然不悅則思仁恕可見而刖者悅於君則樹德亦可見矣加嚴暴則樹怨。言逆其理公以行之。其子羔乎

孔子曰。武王正其身以正其國。上行下效正其國以正天下。由近及遠伐無道。伐紂無道之君刑有罪。犯法者刑之一動而天下正。四海永清可見其正其事成矣。治功臣也王者致其道而萬民皆流天下順之

○子路為蒲宰。為水備。仲由作蒲邑之宰作隄以防水災也與其民修溝壑。同百姓修導溝洫以民之勞煩苦也。見百姓勞役煩苦人與之簞食一壺漿。每人與之一食壺漿孔子聞之。使子貢止之。乃使子貢往止之子路忿然不悅。往見孔子曰。由也以暴雨將至。恐有水災。故與民修溝洫以備之。故與百姓修導溝渠以防備之而民多匱餓者。是以簞食壺漿而與之。夫子使賜止之。是止由之行仁也。未必深思其理故率爾妄對如此孔子曰。汝以民為

餓也。何不白於君，發倉廩以賑之。(言當告於君發粟以貸之)而以私食饋之。(將汝私食與其民)是明君之無惠。(是欲暴揚其君無恩惠及人也)而見己之德矣。(今汝與民私食則是彰汝之恩及於人矣)

○子路見於孔子曰：負重涉遠，不擇地而休。(寬其力也)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急於奉養也)昔者由也事二親之時，常食藜藿之實，(自食惡者)為親負米於百里之外。(為親負米服其勞也)親歿之後，(二親不在)南遊於楚，(南遊官於楚國)從車百乘，(騎御衆也)積粟萬鍾，(俸祿多也)累絪而坐，(重席而坐)列鼎而食，(羅列鼎俎而食)願欲食藜藿，為親負米，不可復得也。(言居今日之富貴而思昔日之貧若追想二親無由再養此子路之孝也)孔子曰：由也事親，可謂生事盡力，死事盡思者也。(生則能盡其力死則能盡其思稱其孝也)

○楚昭王渡江，江中有物，大如斗，圓而赤，(形圓而色赤)直觸王舟。舟人取之，(舟人取之以獻楚王也)王怪之，(異其物未見也)使使問於孔子。孔子曰：此萍實也，可剖而食之，吉祥也。(吉祥之兆)唯伯者為能獲焉。(唯諸侯之伯者方得此萍也)王食之，大喜。子游問曰：(子游人名)夫子何以知其然？(因何得知此物可食)曰：吾昔之鄭，過乎陳之野，聞童謠曰：楚王過江得萍實，大如斗，赤如日。(如斗之大如日之赤也)剖而食之甜如蜜。(剖而食之其甘如蜜)此楚王之應也。吾是以知之。(此乃楚王之吉兆吾是以知之)

○子路治蒲，請見於夫子曰：由願受教於夫子。(由也願聽受夫子治蒲之教誨)子曰：蒲其如何？(言蒲邑風俗如何)對曰：邑多壯士，又難治也。(子路言蒲人告強壯難以為治也)子曰：然。吾語爾，(我告爾治道)恭而敬，可以攝勇。(恭敬則可以攝服其勇也)寬而正，可以懷強。(行寬政守正道可以懷柔其強暴)愛而恕，可以容困。(能愛恕可以容其困乏)溫而斷，可以抑奸。(和溫而能斷可以沮抑其奸邪)如此加之，正不難矣。(以此數者治之使蒲雖有壯強之士治政亦不難矣)

三恕第九(因此篇有三恕字故以名篇)

孔子曰：君子有三恕。(恕者反己之謂)有君不能事，有臣而求其使，非恕也。(為臣不能事君有臣而求其可使非恕之道必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如此則可以為恕)有親不能孝，有子而求其報，非恕也。(為子不能孝親有子而求其報已亦非恕也必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如此可以謂之恕)有兄不能敬，有弟而求其順，非恕也。(為弟不能敬兄有弟而求其順已亦非恕也必所求乎弟以事凡未能也斯可謂之恕苟徒責人而忘自責者胡可哉)士能明於三恕之本，則可謂端身。(士人若能曉此三恕之本則知正其身矣)

孔子曰：君子有三思，不可不察也。(君子所思有三者故不可不致察也)君子少思其長則務學。(年少而思長大無能故致思務學也)老思其死

則務教。老則思死故務教人也 有思其窮則務施。富有則思窮故務施人也
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欹器焉。問守廟者曰此謂何
器。對曰此蓋爲宥坐之器。此乃坐側鑒戒之器也 孔子曰吾聞
宥坐之器虛則欹。其中空虛則欹 中則正。水注至中則端正 滿則覆。
若內滿則翻倒 明君以爲至誡。明君用此器爲大鑒戒 故常置之於坐
側。顧謂弟子曰。試注水焉。以注水試之 乃注之水。弟子注水於欹
器中 中則正。滿則覆。夫子喟然歎曰。嗚呼。夫物烏有滿
而不覆者哉。凡物豈有滿而不覆之理 子路進曰。敢問持滿有道
乎。子曰。聰明睿智守之以愚。言雖聰明睿智不可恃當以愚守持之 功

被天下。守之以讓。功德蓋天下當以謙讓守之 勇力振世。守之以
怯。勇力振世當以柔懦守之也 富有四海。守之以謙。富有四海當以謙恭守之
也 此之謂損之又損之之道也。
○子貢問於孔子曰。子從父命。孝乎。子順從父命可以爲孝乎 臣從
君命。貞乎。臣順從君命可謂正乎 奚疑焉。一正一孝又何疑之 孔子曰。昔
者明王萬乘之國。古者萬乘天子之國 有爭臣七人。則主無過
舉。天子有三公四輔諫諍以救其過失 千乘之國。有爭臣五人。則社稷
不危。諸侯之國諫臣有五則能保其社稷 以百乘之家。有爭臣三人。則
祿位不替。卿大夫之家有諫臣三人則能保其祿位 父有爭子。不陷無禮。

父有子能諫諍則不陷於不義 士有爭友。不行不義。士有良友相諍則不行於非義
故子從父命。奚詎爲孝。子順父命豈可詎得謂之孝乎 臣從君命。
奚詎爲貞。順從君命豈詎得爲正 夫能審其所從。當詳其所爲事宜與不宜
也 之謂孝之謂貞矣。如此則臣子無所不審得其正孝之名矣

好生第十 因哀公之問告以聖人之德故以名篇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昔者舜冠何冠乎。對曰君之問。不
先其大者。言公所問不先於大道 公曰。其大何乎。孔子曰。舜之
爲君也。其政好生而惡殺。好惡皆去聲 ○此仁政也 其任授賢而
退不肖。用人則取仁賢者而不肖則不用之也 德若天地而靜虛。德若大如

天地 化若四時而變物也。化使民四時之變化萬物 是以四海承
風。暢於異類。天下咸承其風教以及於夷狄皆仰舜德 鳳翔麟至。鳥獸
馴德。言禽獸皆順其德 無他也。好生故也。惟行好生之德故能如此
○子路戎服見於孔子。拔劍而舞之。子路初見夫子武裝佩劍而舞尚勇
也 曰古之君子固以劍自衛乎。子路言古人必以劍自護其一身乎 孔
子曰。古之君子。忠以爲質。仁以爲衛。古之君子以忠處民以仁護身
不出環堵之室。而知千里之外。居於環堵之中而知千里之外 有不
善則以忠化之。人有不善者我則以忠道化之 侵暴則以仁固之。有
犯暴逆我則以仁道固結之 何持劍乎。何必以劍自衛乎 子路曰。由乃今

聞此言。請攝齊以受教。由男人也今聞夫子之言卽願受夫子言聖教感人也何如哉

○楚恭王出遊。亡烏楚之弓。恭王出遊而失其烏嗥良弓名左右請求之。左右請搜求之王曰止之。舍之勿求楚王失弓。楚人得之。又何求之。孔子聞之曰。惜乎其不大也。言其度量不廣大也不曰人遺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也。但言人失弓人得之而已足矣又何用其言楚也

○虞芮二國爭田而訟。連年不決。二國爭田相訟累年而不決斷乃相謂曰。西伯仁人也。西伯周文王也盍往質之。何不往彼質正入其境。

既至西伯疆界則耕者讓畔。農夫相讓田畔行者讓路。行路之人相遜而行入其朝。至其國中士讓於大夫。大夫讓於卿。言相遜也虞芮之君曰。嘻。吾儕小人也。不可以入君子之朝。遂自相與而退。咸以所爭之田爲閑田矣。皆以所爭田爲閑田孔子曰。以此觀之。文王之道。其不可加焉。文王之道無以加矣不令而從。不教而聽。至矣哉。言其不施號令而民自從不施教誨而民自聽可謂至矣

○魯人有獨處室者。魯國有男子獨居於室者鄰之嫠婦亦獨處一室。鄰之寡婦亦處一室夜暴風雨至。嫠婦之室壞。室爲風雨所摧趨而托焉。趨男子之室托避風雨魯人閉戶而不納。男子閉戶不與寡婦入嫠婦自牖與之言。子何不仁而不納我乎。魯人曰。吾聞男女不六十不同居。言男女不六十有歲不可居處同也今子幼。吾亦幼。是以不納爾也。今汝尚少我亦少是以不敢容汝進也嫠婦曰。子何不學柳下惠然。言汝何不學柳下惠之所爲事見他書今且不必具載魯人曰。柳下惠則可。言柳下惠有德則自然可也吾固不可。在我實不可吾將以吾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我將以我之不可爲學柳下惠之可爲觀此則見其所守非他人可比今世人有踰墻相從鑽穴相窺者矣尚可望其婦之趨托而不容人乎然其有不幵顏者亦幾希矣此非小事乃克己復禮之端自有資才自這裏做工夫其可忽乎學者察焉可也孔子聞之曰。欲學柳下惠者。未有似於此者。學柳下惠之人未有若魯之男子也

期於至善。而不襲其爲。心期造至善之地不習迹人也可謂智乎。不可謂明哲之人

孔子曰。小辯害義。言小人口辯害正義小言破道。言小人言語破碎其大道也關雎興于鳥。而君子美之。關雎取鳥以興君子美其詩取其雌雄之有別。鹿鳴興于獸。而君子大之。鹿鳴篇以獸取興而君子亦大其詩取其得食而相呼。若以鳥獸之名嫌之。固不可行也。如嫌其鳥獸之名而不取其義固不可與言詩矣

新刻孔子家語卷之一終

新刻註釋孔子家語憲卷二

觀周第十一 夫子適周觀先王之制故以觀周名篇

孔子謂南宮敬叔曰。敬叔孟僖子之子也 吾聞老聃博古知今。博通古今之 則吾師也。則是吾之師也 今將往矣。今欲往見之 敬叔與俱至周。敬叔與夫子同往周 問禮於老聃。見老子問古之禮也 訪樂於萇弘。見周大夫萇弘問之以樂 歷郊社之所。過郊社祭之處 考明堂之則。考究明堂之法則 察廟朝之度。審宗廟朝廷之法度 於是喟然曰吾今乃知周公之聖。與周之所以興也。我今乃知周公之聖德及周家之所以興王也

及去周。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富貴之人則以財物送人 仁者送人以言。仁者之人以言語贈人 吾雖不能富貴而竊仁者之號。我雖非富貴之人而竊居仁人之名 請送子以言乎。以言語送夫子 凡當今之人。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譏議人者也。愛譏刺議人之故 博辯閎達而危其身。好發人之惡者也。揚人之過也 孔子曰敬受教。自周反魯道彌尊矣。自周而歸魯其道益尊 遠方弟子之進蓋三千焉。遠方願為弟子來學道者凡三千人

孔子觀乎明堂。夫子觀周明堂 覩四門墉。及四門之墻 有堯舜之容。桀紂之象。而各有善惡之狀。興廢之誡焉。堯舜為善則興桀紂為惡則廢其形狀可以為鑒戒 又有周公相成王。抱之負斧扆南面以朝諸侯之圖焉。又有周公抱成王登天子之位以朝諸侯之圖在明王之堂也 孔子徘徊而望之。謂從者曰此周之所以盛也。此乃周家之所以盛也 夫明鏡所以察形。光者所以察形也 往古所以知今。往古之事可以驗今 人主不務襲迹於其所以安存。人君不求蹈古人所以安存之迹 而忽怠所以危亡。而且怠忽于危亡之事 未有異於却步而求及前人也。何異退步而欲追及前人也

孔子觀周入后稷之廟。夫子觀周遂入后稷之廟 有金人焉。廟中有金人 三緘其口。三重封其口 而銘其背曰。銘刻於背上曰 古之慎言人也。此古者能謹言之人也 戒之哉。當以為戒 無多言多言多敗。人不可多言多言則敗事 無多事多事多惡。人無為多事多事多惡 雖處安樂必戒。雖處安樂必警戒也 無所行悔。所行之事不可復悔 勿謂何傷其禍將長。莫言何傷其禍又將長 勿謂何害其禍將大。莫言無害其患又將成大 勿謂不聞神將伺人。莫言無所聞知神明已覓伺人 焰焰不滅炎炎若何。如火方焰而小若不滅之及炎炎則將如何 涓涓不壅終為江河。如水涓涓細流若不塞之終成江河 綿綿不絕或成網羅。如綿綿不斷則必成網羅也 毫末不札將成斧柯。木如毫末之小若不拔去將用斧柯而斫 誠能慎之福之根也。誠能謹戒是為福之根本 口是何傷禍之門也。口中過毋謂無害乃禍之門也 強梁者不得其死。人之強狠者終不得其死 好勝者必遇其敵。好勝人者必遇敵人

之害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君子則知天下之人不可居其
上故謙焉居下知衆人之不可先也。故後之。知衆人之多不可居其先故謙
已後之溫恭慎德。使人慕之。吾知溫柔而謙其德行使人仰慕之也江海
雖左。長於伯川。以其卑也。水雖右為尊江海雖在於左亦能為百川長以其能
下故也天道無親。而能下人。上天之道雖無親然而其因亦能下于人也戒
之哉。言當以此為鑒戒也孔子既讀斯文也。顧謂弟子曰。小子
識之。此言實而中情而信。其言朴實而中理近情而可信不比他文之無益也
弟子行第十二夫子弟子升堂入室者七十餘人故以名篇
衛將軍文子將軍衛卿名也文子彌弟問於子貢曰。吾觀孔子之施

家語卷二　三

教也。先之以詩書。先以詩書教人而道之以孝悌。而後導之以孝悌
說之以仁義。敬陳以仁義之理觀之以禮樂。示之以禮樂之事然後
成之以文德。終則以文德之教成之也蓋入室升堂者。七十有餘
人。造道之士者凡七十二人其孰為賢。子貢對以不知。子貢以賢人為難故不對
文子曰請問其行。文子又言願聞諸士子之行何如子貢曰夫能
夙興夜寐。子貢言能早起夜臥而不倦諷誦崇禮。讀誦而崇禮行不貳
過。貳過也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稱言不苟。舉言有時不苟且也是顏回
之行也。若逢有德之君。出受顯命。不失厥名。已遇明君則顯
再出而受顯尊之曾不墜其美名在貧如客。不以貧累志如在客也使其臣如
借。不有其臣如借使之不遷怒不深怨不錄舊罪。不遷怒於人不深怨於人
亦不計人已過之非是冉雍之行也。不畏強禦。勇服於人故不畏不侮
鰥寡。哀斯人也故不侮其言循性。循性不惡其才材任治戎。其才可以治軍
旅是仲由之行也。孔子和之以文。子路勇者夫子以文德和柔也強
乎武哉。文不勝其質。子路雖強勇也但文不勝其質恭老恤幼。不忘
賓旅。敬老慈幼雖在於賓亦不忘也好學博藝。省物而勤也。勤於六藝之文
不倦其力以味其義也是冉求之行也。孔子語之曰。好學則知
勤學則能明哲故也不明則不能勤學矣卹孤則惠。閔卹孤者則可謂之惠也恭則近
禮。恭敬則近乎禮勤則有繼。勤則常不斷絕齊莊而能肅。齊人欽敬而一肅

家語卷二　四

志通而好禮。心通達而好禮擯相兩君之事。兩君盟會之事也篤雅
有節。篤厚雅正中乎節也是公西赤之行也。孔子曰二三子
之欲學賓客之禮者其於赤也。簡而不盈。能持簡而不盈也
實而如虛。雖飽於實理而常若虛過之如不及。作事雖已是猶如未是不自足
也先王難之。是先王之所難也其貌恭。容貌恭敬不怠惰也其德敦。在心
之德敦篤也其言於人也無所不信。與人言而有信不虛妄也其驕大
人也常以浩浩。富貴之人也浩浩之氣貌常以之是曾參之行也。此曾
子之行如此孔子曰孝德之始也。悌德之序也。言其孝者德之本也
悌者德之次第也信德之厚也。忠德之正也。信者篤厚之德忠者正有之德

也參行乎四德者也曾子常卽四者之德而行之美功不伐不以美功矜貴位不善不以貴爵而樂不侮不佚侮佚貪功慕力之貌不傲無告不侮鰥寡孤獨之人也是顓孫師之行也。孔子曰其不伐則猶可能也。言其不矜伐未足爲難其不弊百姓則仁也其不弊於百姓可謂仁矣夫子以其仁爲大、大子張之仁也學之深。學問能造其深也送迎必敬。送迎賓客必致其敬上交下接若截焉。上與人交下與人接截截然明白也是卜商之行也。貴之不喜。人貴之亦不喜也賤之不怒。人賤之亦不怒也苟利於民矣。廉行於己。在己以清白自處在人則利之而不傷也是澹臺滅明之行也。先成其慮。及事而用之凡事必先成其思慮及事至則用之故動則不妄。所爲不妄是言偃之行也。獨居思仁。君於家則思仁也公言仁義。所言則以仁義不苟也一日三復白圭之玷。玷缺也詩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一日三復則敬之至也此宮縚之行也。自見孔子。未嘗越禮。見夫子之後凡出入未嘗越其禮也足不履影。往來常迹不踐人之影也啓蟄不殺。春分蟄虫啓戶此時不復殺生方長不折。春夏長養之時不折草木執親之喪。未嘗見齒。居父母喪無笑容也是高柴之行也。凡此諸子。賜之所親覩者也。乃賜親見者也吾子有命而譏賜。賜也固不足以知賢。自言不足以知人之賢子貢之謙詞也

賢君第十三因哀公問賢君故以名篇

哀公問於孔子曰。當今之君。孰爲最賢。孔子對曰抑有衛靈公乎。了言衛靈公乃賢君也公曰何也。公問靈公何得爲賢也曰公子渠牟。靈公之弟其智足以治千乘。其智能足以治諸侯千乘之國其信足以守之。其誠信能守國也靈公愛而任之。公愛渠牟而任用之又有士林國者。見賢必進之。有國士曰林國者見有賢人則進於君而用之也而退與分其祿。君而不用則分己俸與人是以無游放之士。當時國士無游放者靈公賢而尊之。公以林國爲賢而尊寵之又有士曰慶足者。又有國士曰慶足者國有大事。則起而治之。衛國有大事則迺足出而治之無事則退而容賢。凡事則退欽以客賢也靈公悅而敬之。公喜慶足而敬重之又有大夫史鰌。以道去衛。有故而去國而靈公郊舍三日公出郊舍以自愧責也必待史鰌之入。而後放入。待史鰌反國而後歸也臣以此取之。今者以此靈公爲賢君也不亦可乎。

○子貢問於孔子曰。今之人臣孰爲賢。子曰。吾未識也。往者齊有鮑叔。鄭有子皮。則賢者矣。但往昔齊國有鮑叔鄭國有子皮是賢人子貢曰。齊無管仲。鄭無子產乎。子貢言管仲齊之賢臣子產鄭之賢臣意者當今之賢無出斯二人矣今曰鮑叔子皮二人而已然則齊無管仲鄭無子產乎哉子曰。賜汝聞用力爲賢乎。進賢爲賢乎。夫子呼子貢名曰汝所聞是以用力於當時者爲賢是以進賢於其君者爲賢乎言此以詰之子貢曰。進賢賢哉進言

賢於君者焉然也 子曰。然。吾聞鮑叔進管仲。子皮進子產。未聞二人之進賢己之才者也。未聞管仲子產能進人才之賢於己也

○顏淵問於孔子曰。何以為身。何以立身之道 子曰。恭敬忠信而已矣。恭則遠於患。能恭則遠於患難 敬則人愛之。能敬則人皆愛之 忠則和於眾。盡忠則可和於眾人 信則人任之。有信則人任之以事 勤此四者。可以正國。豈特一身者哉。

○子路問於孔子曰。賢者治國所先者何。賢君聖國其道何先 子曰。在於尊賢而賤不肖。子路曰。由聞晉中行氏。子路言聞晉國有中行氏者也 尊賢賤不肖矣。其亡何也。能尊賢賤不肖其國亦亡何也 子曰。中行氏尊賢而不能用。子言中行氏雖能尊賢而不能用之 賤不肖而不能去。雖能賤不肖而不能去之也 賢者怨之。賢者怨其不用己 不肖者讐之。不肖者惡其賤己故與君為讐 怨讐並存其國。怨讐之人皆在國中 鄰敵搆兵於郊。鄰國結兵於郊野與之為敵也 雖欲無亡。豈可得乎。

孔子喟然歎曰。夫子閒居與歎而言 鄉使銅鞮伯華無死。伯華古之賢人也使其不死而見用 天下其有定矣。言天下得以治 其幼也。敏而好學。其壯也勇而不屈。其老也有道而能下人。及老成有道德又能謙以下人 子路曰。好學有勇則可也。子路言伯華好學有勇固可 若夫有道下人何哉。伯華既有道又何用下於人 子曰。吾聞以眾攻寡。無不克也。以眾多而攻寡少則無有不勝者 以貴下賤。無不得也。以尊貴而下卑賤則無有不得其民者 昔周公居冢宰之尊。制天下之政。昔者周公為冢宰治天下之政也 而猶下白屋之士。白屋平白之家布衣之士也 欲得士之用也。蓋欲得天下士用之 惡有有道而不下天下君子哉。豈有自有其道而不居己天下之士哉

○哀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之急者。莫大乎使民富且壽也。為政能使百姓財用充足壽考維期此其最大者也 省力役。使民以時 薄賦斂。取民以利 則民富矣。民乃富足也 敦禮教。厚其禮教 遠罪戾。去其罪戾 則民壽矣。公曰。寡人欲行夫子之言。恐吾國貧矣。將恐吾國貧之 孔子曰。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未有子富而父母貧者也。未有人子既富而父母獨貧者也

辨政第十四 此因國君問政而聖人答其政事之不同故子貢辨其詳故以名篇

子貢問於孔子曰。昔者齊君問政。夫子曰。政在節財。節省其財用不奢費也 魯君問政。夫子曰。政在諭臣。告諭其臣下使正職也 葉公問政。夫子曰。政在悅近而來遠。近國之民喜悅遠方之民來歸欲其得民心也 三者之問一也。三者問政則一 而夫子應之不同。而夫子答之各自不同 然政在異端乎。豈為政之道在於多端乎 子曰。各因其

事也。夫子言皆各因其失而對不同齊君爲國奢乎臺榭淫乎苑囿。
修臺榭之華麗爲苑囿之宴樂五官伎樂不解於時。其長官伎樂無一時少息一
旦而賜人以千乘之家者三。一日貴大夫之官者三人千乘者大夫之家也
故曰政在節財。魯君有臣三人。孟孫叔孫季孫所以謂三人也內比
周以愚其君。在內則希爲寡與寡愚惑其君外距諸侯之賓以蔽其
明。在外則距諸國之賓客以蒙蔽君之聰明故曰政在諭臣。夫荊之地廣
而都狹。荊葉公所治之地其地廣其所都則狹士民有離心莫安其居。
百姓有離散之心不遑啓處者矣故曰政在悅近而來遠。此三者所
以爲政殊矣。以此三者故爲政不同

孔子曰。忠臣之諫君有五義焉。一曰譎諫。譎者正其事以戒其君也
二曰戇諫。戇諫無文飾也三曰降諫。卑降其體所以諫也四曰直諫。以直
道而諫也五曰諷諫。借託他事引設而諫唯度主以行之。唯在審度其君意何
而後行之吾從其諷諫乎。諷諫依違遠罪避害者也
〇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之於子產晏子可謂至矣。夫子
之待二子甚也敢問夫子所以與之者。敢問夫子何爲而與之子
曰夫子產於民爲惠主。言子產之治民可謂從惠之主於學爲博物
其於爲學乃博物之引了晏子於君爲忠臣。可謂子之忠直之臣於事君而行
爲恭敏。蔽而緣速共尹行恭故吾皆以兄事之。我故以事兄之禮事二子

〇齊有一足之鳥。飛集於公朝。舒翅而跳。齊國有獨足鳥飛集於朝
堂展翼而跳躍齊侯怪之。齊君大以爲異不知其何物也使使聘魯問孔子。
使使聘於魯問夫子此爲何物孔子曰。此鳥名商羊。水祥也。子言此爲商羊鳥名
主有水災昔童兒屈脚振肩而跳。昔有小兒屈其一足振動兩肩而跳躍且
謠曰天將大雨。商羊鼓舞。歌曰天將有大雨故商羊出而鼓舞今齊
有之。其應至矣。今齊國有此鳥童謠之言應矣急告民趨治溝渠修
隄防。將有大水爲災。言速命百姓修其溝渠治其隄防不久則將有大水爲災不可
以緩頃之大霖雨。水溢泛。俄而果有大雨水溢而泛諸國傷害人民。
他國皆爲洪水傷害人民也唯齊有備不敗。唯齊國之防備故不爲害也景公
曰。聖人之言。信而有徵矣。齊景公言夫子聖人其言信然有驗也
孔子謂宓子賤曰。子賤孔子弟子子治單父衆悅。汝治單父而民喜悅子
何施而得之也。汝何爲而民之喜悅也對曰。此地民有賢於不
齊者五人。答言單父之民有賢於己者有五人焉不齊子賤名不齊事之而稟
度焉。不齊皆以事之凡事皆取稟之以爲法度孔子歎曰。昔堯舜聽天下。
務求賢以自輔。事務賢人以輔佐之夫賢者百福之宗也。賢人爲百
福之所宗神明之主也。所主神明之惜乎不齊之所以治者小
也。可惜子賤小了爲治
〇子貢爲信陽宰。將行。辭於孔子。孔子曰。勤之愼之。吾

闇之爲吏者，奉法以利民；不知爲吏者，枉法以侵民。此怨之所由也。治民莫若平，（治民莫若公平）臨財莫若廉。（見財莫如清廉）廉平之守，不可攻也。匿人之善，斯爲蔽賢；揚人之惡，斯爲小人。內不相訓，而外相謗，非親睦也。言人之善，若己有之，（他人有善，如自有也）言人之惡，若己受之。故君子無所不慎焉。（是以君子之人無所不用其敬）

○子路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其境曰：善哉由也，恭敬以信矣。入其邑曰：善哉由也，忠信而寬矣。至庭曰：善哉由也，明察以斷矣。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

家語卷三　十一

之政，而三稱其善，其善可得聞乎。（其政之善可知與否）孔子曰：吾聞其政矣。其境田疇盡易，草萊甚辟，溝洫深治，此其恭敬以信，故其民盡力也。入其邑，牆屋完固，樹木甚茂，此其忠信以寬，故其民不偷也。（故蒲之民俗至不偷薄也）其庭庭且清閑，（公庭無事）諸下用命，此其明察以斷，故其政不擾也。以此觀之，雖三稱其善，庸盡其美乎。（雖三次解美其善不足以盡其美也）

六本第十五（篇首言六本之事故以名篇）

孔子曰：行己有六本焉，（天了言人之一身所行有六本）然後爲君子。（斯爲君子之人）立身有義矣，而孝爲本。（善事父母之行乃人子立身之大節故爲知本）喪紀有禮矣，而哀爲本。（送終之禮雖有紀律然與其禮不足不若哀有餘故以哀爲本）戰陣有列矣，而勇爲本。（行軍陣伍之閒雖有行列之次序然有勇壯之威斯可以克敵故以勇爲本）治政有理矣，而農爲本。（治國之政雖有條理然民以食爲天農事資以養民故爲之本）居國有道矣，而嗣爲本。（治國家之道雖有要道繼非立子則社稷無所繼托故爲之本）生財有時矣，而力爲本。（財貨之人畢有時節非力本無以得之故盡力爲本）孔子曰：良藥苦口，而利於病。（良藥雖若人之口而實益於疾病）忠言逆耳，而利於行。（忠梗之言雖逆人耳而利於所行）湯武以諤諤而昌，（商湯

家語卷三　十二

周武但聽謇之言故昌盛）桀紂以唯唯而亡。（夏桀殷紂其臣順君意唯唯故亡國）君無爭臣，父無爭子，兄無爭弟，士無爭友，無其過者，未之有也。（君父兄士若無人諫諍欲自少其過失者未有也）故曰：君失之，臣得之。（君有過臣得以諫）父失之，子得之。（父有過子得以諫）兄失之，弟得之，（兄有過弟得以諫）己失之，友得之，（己有過友得以諫）是以國無危亡之兆，家無悖亂之惡。（國不至於危亡家不至於悖逆）父子兄弟無過，而交友無絕也。（父子兄弟俱無過失朋亡友從窮無棄絕）

孔子讀易，至於損益，（夫子讀周易至損益二卦）喟然而歎。子夏避席而問曰：夫子何歎焉。孔子曰：夫自損者必有益，（人能自損

則有所益自益者必有決之。自益者必至于決決吾是以歎也。子夏曰：然則學者不可以益乎。子夏言如此則學者不可益也子曰：非道之謂也。夫子言非其道不可益道彌益而身彌損，夫學者損其自多。學者當知自損其益也以虛受人，以謙虛而容人故能成其滿。乃能持於盈滿博哉天道，成而必變。大哉上天之道既成於物復變於物也凡持滿而能久者，未嘗有也。凡能持滿至久者未有也於昔堯居天下之位，猶允恭以持之。敬信以持已克讓以接下。謙遜以接人是以千歲而益盛，迄今而益彰。千歲而下其德愈盛至今而愈彰夏桀昆吾，昆吾國與夏桀作亂自滿而無極，自滿不止亢意而不節。恣意而不知節也斬刈黎民，如草芥焉。殺戮百姓如割草芥天下討之，如誅匹夫。天下共伐之如殺一匹夫焉是以千載而惡著，迄今而不滅。千載而下其惡愈著至今不滅

孔子曰：吾死之後，則商也日益，夫子言我死後子夏日有所益賜也日損。子貢曰有所損曾子曰：何謂也？子曰：商也好與賢己者處。子夏好與勝己之人相處賜也悅不若己者處。子貢好與不如己者相處不知其子，視其父。不知其子之善惡惟觀其父之可見不知其人，視其友。不知其人之善惡惟觀其所交之友可見不知其君，視其所使。不知其君之善惡惟觀其所用之人不知其地，視其艸木。不知其地觀其地土之肥瘠惟草木榮瘁如何故曰：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即與之化矣。久後不聞其香氣與芝蘭俱化矣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亦與之化矣。久後不聞其臭氣亦與鮑魚俱化矣丹之所藏者赤，藏丹處必赤漆之所藏者黑，藏漆處必黑是以君子必慎其所與處者焉。故君子必謹其所欲同處者

辨物第十六

此章多辨論事物故以名辨

郯子朝魯，魯人問曰：魯人叔孫昭子也少昊氏以鳥名官，何也。少昊金天氏也少昊以鳥名官故魯人發問對曰：吾祖也，我知之。郯子言少昊氏我之祖也我知其以鳥名官之故昔黃帝以雲紀官，故為雲師而雲名。黃帝軒轅氏也以雲紀其官長而為官名者也炎帝以火，神農以火名共工以水，共工伯九州以水名官太昊以龍，包犧氏以龍紀官其義一也。我高祖少昊摯之立也，我上祖少昊氏之初立也摯少昊名鳳鳥適至。適有鳳鳥之祥瑞是以紀之於鳥，故為鳥師而鳥名。故以鳥紀其官長而為官名也自顓頊氏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為民師而命以民事，以民而紀官以民事而名官也則不能故也。言不能紀遠也孔子聞之，遂見郯子而學焉。遂往見之方就學以郯子之知古也

○叔孫氏之車士曰子鉏商，叔孫氏魯大夫車士指其牛車者子姓也鉏商名也採薪於大野，獲麟焉，因採薪於大野之中而獲其獸折其前左足。

載以歸。叔孫以為不祥。棄之於郭外。叔孫氏以為不祥而棄之於野外
也使人告孔子。孔子往觀之曰麟也。麟為聖人之瑞惟聖人能識之
胡為來哉胡為來哉。再而言之者傷嗟之甚反袂拭面涕泣沾
襟。夫子以其出之非其時故悲之至而淚之垂也叔孫聞之。然後取之子貢
問曰。夫子何泣爾。夫子為道而悲門人不知其意故子貢問夫子何為而泣孔子
曰。麟之至。為明王也。子言麟仁獸也明王在上故為之出也出非其時
而見害。吾是以傷焉。此吾所以為感也

哀公問政第十七

以首章之義故名篇

哀公問政於孔子。哀公魯君名蔣問為政之道於孔子孔子對曰。文武之
政。布在方策。夫子答言文王武王之政事布在詩書方策之中其人存。則其
政舉。文武在則舉其政而行之其人亡。則其政息。文武既滅則其政滅矣天
道敏生。天道之速於生物人道敏政。人道之速於行政地道敏樹。地道之速於種樹夫政也者。蒲盧也。蒲盧易生果也人君為政化百姓亦如蒲盧易生之速也待化而成。化民以成其政也故為政在於得人。為政在得賢臣以輔
取人以身。身謂君身取人之則又在乎君之一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
仁者人也。人身具此生理自有慈愛之意親親為大。仁之用莫大於親親義者
宜也。分別事理各得其宜尊賢為大。義之用莫大於尊賢親親之殺。殺謂教化
尊賢之等。等謂差等禮所生也。禮所以節斯二者也禮者政之本也。

是以君子不可以不修身。為政在人取人以身故此也思修身不
可以不事親。修道以仁故也思事身不可以不知人。欲盡事親之仁
必由尊賢之義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親親尊賢皆天理也天下之達
道有五。天下通行之道其條有五其所以行之者三。所以行者有三知仁勇也
曰君臣也。君臣有義父子也。父子有親夫婦也。夫婦有別兄弟也。長幼
有序朋友也。朋友有信五者天下之達道。上文五者天下古今所共由之路也
智仁勇。智所以知此仁所以體此勇所以強此也三者天下之達德也。三者天下古今所同得之理也所以行之者一也。一者誠也或生而知之。生知者智也或學而知之。學知者仁也或困而知之。困知者勇也及其
知之一也。合三者而言皆知之事而知之者勇也或安而行之。安行者勇也
或利而行之。利仁者仁也或勉強而行之。勉強行者勇也及其成
功一也。合三行而言皆仁者之事而成功者難也
○宰我問於孔子曰吾聞鬼神之名。而不知所謂敢問
焉。孔子曰人生有氣有魄。氣者神之盛也。精氣者人神之盛也
夫生必死。有生必有死死必歸土。此謂鬼。死而必葬於土故謂之鬼魂
氣歸于天。此謂神。其氣則上升于天故謂之神也合鬼與神而享
之教之至也。合鬼神而事之孝道之全孝者敬之所由生也故築為宮室。設
為宗祧。宗親廟也祧遠廟也春秋祭祀以別親疏。教民反古復

始。思古報本教百姓使知不敢忘其所由生也。不敢必忘所生祖宗昔者文王之祭也事死如事生。事死之禮亦如事生思死而不欲生思親之死自不忍生而忌日則必哀。父母死日必致其哀稱諱則如見親稱父母之名則如見父母祀之忠也。祭祀之盡忠也詩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逆旦不寐所思惟父母也敬而致之又從而思之恭敬而致之又從而致思者孝子之情也。此孝子之心文王爲能得之矣。惟文王爲能得其道矣

顏回第十八魯定公問顏回故名篇

魯定公問於顏回曰。子亦聞東野畢之善御乎。汝聞魯東野畢之善御馬者耶東野畢乃定公御者名對曰。善則善矣。回答公言其御馬固可謂善矣然其馬將必佚。但所御之馬將恐不服應御越奪而走矣公曰。何以知之。公又問顏回言汝何以知其馬將佚對曰。以政知之。回言觀其事知之昔者帝舜巧於使民。古之虞舜善於御百姓造父巧於使馬。周之造父善於御馬舜不窮其民力。虞舜使民不窮困於民之力者也造父不窮其馬力。造父使馬不窮困於馬力者也是以舜無佚民。舜無走失之民造父無佚馬。造父無走佚之馬今東野之御也。今觀東野之御馬皆佚升馬執轡御體正矣。步驟馳騁。朝禮畢矣。盡禮儀也歷險致遠馬力盡矣。馬力竭也然而猶乃策馬不已。臣以此知之。觀其如此故知馬將必佚公曰。吾子之言其義大矣。公謂回曰子言御馬有御民之大義願少進乎。更欲盡聞其言回曰。臣聞之。鳥窮則啄。獸窮則攫。人窮則詐。人至窮則詐馬窮則佚。馬至於窮則必佚走自古及今未有窮其下而能無危者也。未有窮困於下民而能無危亡之患者也言此以譬定公也

○顏回問君子。孔子曰。愛近仁。博愛於人則幾仁也度近智猶執而行則近智矣爲己不重。輕於爲己爲人不輕。重於爲人君子也夫此之謂君子顏回問小人。孔子曰。毀人之善以爲辯。毀訴人之善事而爲其辯狡訐懷詐以爲智。訐好詐自以爲智幸人之有過。無隱惡揚善之美恥學而羞不能。無不恥下問之功小人也。此之謂小人顏回謂子路曰。力猛於德。勇力勝於德行而得其死者鮮矣。欲其善終者少也盍慎諸焉。孫武叔見於顏回。武叔魯大夫武叔多稱人之過。而己評論之。武叔多言人之過失又以己意評論之顏回曰。吾聞諸夫子曰。言人之惡。非所以美己。談人惡者非美身之道言人之枉。非所以正己。談人邪者非正身之道故君子攻其惡無攻人之惡。是以君子之人惟攻己之過惡不攻他人之過惡

子路初見第十九以首章之義名篇

子路初見孔子。子曰。汝何好樂。子問仲由爾何所愛對曰。好長劍。由答所愛在長劍子曰。吾非此之問也。子言我之問爾非徒爲此劍之故也

謂以子之所能。而加之以學問。但問汝說有所能又當加學問之益也不可謂此 豈可及乎。子路曰。學豈益哉。仲由言學豈足爲益 子曰。夫人君而無諫臣則失正。子言人君若無諫諍之臣則或失其正道 士而無教友則失聽。士無朋友相教訓則或失於所聞 御狂馬不釋策。御狂馬而不得釋重策 操弓不反檠。弓不反於檠然後可持 木受繩則直。斷木從繩則正也 人受諫則聖。爲人而從諫諍則至於聖 受學重問。孰不順哉。毀仁惡士。必近於刑。謗毀仁者憎怨士人必近於刑戮也 君子不可不學。君子之人不可不爲學 子路曰。南山有竹。不揉自直。子路又言南山之竹不假矯揉而自直 斬而用之。達於犀革。伐而爲用可以貫於皮革之堅 以

此言之。何學之有。言何待於學者也 子曰。括而羽之。鏃而礪之。夫子言箭末用羽箭頭用鏃 其入之不亦深乎。射入則深 子路將行。辭於孔子。子曰。贈汝以車。贈汝以言乎。子路曰。請以言。子曰。不強不達。子言人不以彊力則不能自達 不勞無功。不能勤勞則無功 不忠無親。不忠直則人無相親 不信無復。信近於義言可復也今不信則不可 不恭失禮。恭近於禮遠恥辱也不恭敬則失其禮儀 慎此五者而已。子路曰。由請終身奉之。言用此言終身奉爲教戒

孔子相魯。齊人患其將霸。齊國有恐魯國成霸者之道 欲敗其政。欲敗其政事 乃選好女子八十人。乃選美女八十人 衣以文飾而舞容璣。衣文綉之衣舞容璣之曲 及文馬四十。及馬十乘皆有文綉可觀者 以遺魯君。以貢獻于君也 陳女樂列文馬於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之將受之。欲受齊女樂文馬 子路言於孔子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子言魯今方郊祀 若致膰肉大夫。欲猶致肉分於大夫 是則未廢其常。則是常祀猶不失也 吾猶可以止也。在我未可去者也 桓子既受女樂。君臣淫荒。其君臣不正 三日不聽國政。至於三日不治國事 郊又不致膰俎。郊祀又不致膰肉如此則合無道矣 孔子遂行。夫子見其廢禮於是去之

○澹臺子羽有君子之容。而行不勝其貌。澹臺滅明有君子之容貌而行事不稱焉

宰我有文雅之詞。而智不克其辨。宰我言語雖文雅而其智能不足以克其辨 孔子曰。語云。言俗語有云 相馬以輿。相馬將觀駕車之時也 相士以居。相士人當觀其獨居之時也 弗可廢矣。此言不可以棄也 以容取人則失之子羽。以言貌取人則取子羽而失矣 以辭取人則失之宰予。以文辭取人則取宰予爲失矣

○孔蔑問行己之道。問修身之道也行己修也 子曰。知而弗爲。不如弗知。既知可爲而不爲不如不知 親而弗信。不如勿親。既親於人又不信之不如勿與相親 樂之方至。樂而弗驕。喜之方來可乘而驕 患之所至。思而弗憂。患難方來當思而不當憂 孔蔑曰。行己乎。行己之道如斯而止

子曰攻其所不能。已有不能當攻治之備其所不足已有不足當備至之毋以其所不能疑人勿以我不能而疑人之能毋以其所能驕人勿以己能而驕人之不能終日言無遺己之憂言無日過故不至有憂終日行無遺己之患行無怨惡故不至於有患也惟智者能之洞察能明

在厄第二十夫子厄於陳蔡故以名篇云

楚昭王聘孔子孔子往拜禮焉夫子往楚國拜昭王之命路出於陳蔡。行路至於陳蔡之間陳蔡大夫相與謀曰陳蔡二國之臣謀議而言孔子聖賢其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病其諷諫皆切中諸侯之失若用於楚則陳蔡危矣若夫子得用於楚則二國皆危懼矣遂使徒兵距孔子不得行乃用其徒率兵遮孔子去路不得行絕糧七日。孔子不食者凡七日外無所通外無間道可通藜羹不充藜羹亦不充足於耳從者皆病孔子愈慷慨講誦絃歌不衰。孔子益自慷慨講誦絃歌不少怠者也乃召子路而問焉曰吾非道乎。吾道之不行乃吾道之不是乎奚為至於此子路慍作色而對曰子路慍怒變色而對君子無所困君子之人何所窮困意者夫子未仁與乃夫子未能盡於仁乎人之弗吾信也故人不信也意者夫子未智與久乃夫子未智者乎之人之弗吾行也故人不使道行而窮困如此也且由也昔者聞諸夫子曰為善者天報之以福。人能作善則天以福報之為不善者天報之以禍。為不善則天以

禍報之今夫子積德懷義行之久矣。行之於己亦以久矣奚居之窮也何為窮困若此子曰由未之識也子謂仲由爾未知此理吾語汝。汝以仁者為必信也汝言仁者之人必取信於人乎則伯夷叔齊不餓死首陽則夷齊仁者也必不當餓死汝以智者為必用也。汝以智者必見用於人乎則王子比干不見剖心。則比干不當為紂所殺汝以忠者為必報也汝言忠臣必得君之報乎則關龍逢不見刑則龍逢亦不當為桀所殺汝以諫者為必聽也。汝言諫臣必得君之聽乎則伍子胥不見殺。則伍員不當見殺於吳王矣夫遇不遇者時也。賢不肖者才也。君子博學深謀而不遇時者衆矣。世之賢才君子不遇時者衆多何獨丘哉豈獨我不遇哉且芝蘭生於幽林。夫芝蘭之草木於深谷林之中不以無人而不芳豈以無人往來而不吐其香乎君子修道立德君子脩明其道成立其德不為窮困而敗節豈以一時之窮困而遂變其所守乎為之者人也。作為在人生死者命也。死生有命是以晉重耳之有霸心。生於曹衛。重耳晉文公為公子時出奔於曹衛越王勾踐之有霸心生於會稽。越王之有伯心因於會稽也故居下而無憂者則思不遠。在下位而無患難之憂則思慮淺而已矣處身而常逸者則志不廣。處身而務逸樂則其志小庸知其終始乎。汝何用知其終始或若文公越王時者也子路出。召子貢。告如子路亦以告子路之言告子貢也子貢曰夫子

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是以天下不能容 夫子盍少貶焉。夫子何不少自損抑 子曰。賜。良農能稼。不必能穡。種曰稼斂曰和之則未必能斂穡積之也其道亦然 良工能巧。不能順。良工能巧不能每順人意 君子能修其道。綱而紀之。君子能修則其有綱而有紀也 不必其能容。未必其人之能容 今不修其道。而求其容。今乃不修其道而求人之見容 賜。爾志不廣矣。思不遠矣。子貢出。顏回入。問。亦如之。顏子乃入夫子問之亦如問子貢之言 顏回曰。夫子之道至大。言顏回荅夫子之道至大 天下莫能容。而天下無能容其身也 雖然。夫子推而行之。然使夫子推行其道 世不我用。時君不能用也 有國之醜也。乃國家之羞恥 夫

子何病焉。夫子又何違之也 不容然後見君子。世不能容乃見君子道大 孔子欣然歎曰。有是哉。誠有此也

○子路問於孔子曰。君子亦有憂乎。君子有所憂否 子曰。無也。夫子言無憂 君子之修行也。其未得也。夫君子之行己未得志時則樂其意。自能樂其情 既得之。此志已遂又樂其治。又能安其身是以有終身之樂。無一日之憂。故君子常樂而不憂 小人則不然。小人反是 其未得也。所求未得 患弗得之。不得惟恐 既得之。既求得之 又恐失之。又懼其失 是以有終身之憂。無一日之樂也。故小人常憂而不樂

○曾子弊衣而耕於魯。曾子孔子弟子弊衣而耕於魯之野 魯君聞之而致邑焉。魯君致其邑焉 曾子固辭不受。曾子堅辭不肯受 曰。吾聞受人施者常畏人。受賜於人者見其人常思畏之 與人者常驕人。以物與人者見其人常驕怠之 縱君有賜不我驕也。雖使魯君有賜而不驕怠於我 吾豈能勿畏乎。在我豈不畏

入官第二十一 子張問入官故以名篇

子張問入官於孔子。入官謂當官治民之職 子曰。安身取譽為難。言居官身安得其善譽者難也 子張曰。為之如何。子張又問何可以安身取譽也 子曰。己有善勿專。有善不專為己有 教不能勿怠。教民未能勿怠息 己過勿發。人己有失無所傷害不發 失言勿掎。人有失言勿掎角之也 不善

勿遂。己有不善不可直遂行也 行事勿留。當行之事不可留滯 君子入官有此六者。則身安譽至而政從矣。則身安於己譽得於人而政令信於下矣 且夫忿數者。獄之所由生也。忿怒不當則事多枉故訟獄自此而生也 距諫者。思之所由塞也。不聽人諫則思慮必有所蔽 慢易者。禮之所以失也。輕忽於事則失其禮 怠惰者。時之所以後也。不勤於事則失其時 奢侈者。財之所以不足也。不節財用則不足也 專獨者事之所以不成也。自專而不任人則事不成也 君子入官。除此六者。則身安譽至而政從矣。君子南面臨官。而公治之。君子南面治人以公正之道 精智而略行之。精思智慮本其要行之 進是

利而除是害。利於民者行之，害於民者去之。無求其報焉。不求人報，則得人情
矣。是故臨官不治則亂，亂生則爭之者至，亂既生，則有忿爭之
事矣。明君不寬宥以容其民。明君之治民也，必當寬宥以容。慈愛優游
之。慈愛則不嚴，優游則不迫。而民自得矣。而百姓自得其治。君上者，民之
儀也。君為民之法式也。有司執政者，民之長也。臣為民之表倡。邇臣
便辟者，群僕之倫也。邇臣為便辟執事之臣者，乃衆僕役之紀也。故儀不
正則民失，君儀不正，則百姓皆失正。表不端則百姓亂。臣表不端，則民不得
治。而邇臣便辟，則群臣汙矣。邇臣同於便辟，則群臣合好矣。古者聖王
冕而前旒，所以蔽明也。所以蔽其明視也。紘紞充耳，所以蔽

聰也。所以揜其聰聽也。水至清則無魚。至清之水則魚不居其中。人至察
則無徒。明察之人則人不敢相親。枉而直之，使自得之。枉者必興直之，使民
自得其志。優而柔之，使自求之。寬和待民而不威也。揆之度之，使自
索之。揆度其法，以開示之，使民自索求之也。民有小罪，民之有過，其罪小。必求
其善，以赦其過。當求其善處以赦宥之。民有大罪，民之有失，其罪大。必
原其故，以仁輔化。當推原其所以犯處，以仁道輔助而化之也。如有死罪，
其使之生，則善也。則以道使之得生，則善矣。是以上下親而不離，
故上下相親而不離叛者也。道化流而不蘊。道化流行而無所壅滯。此治民
之至道矣。此乃治民至極之道，殆無以加於此者矣。子張既聞斯言。既聞夫子

所告顓言者也。退而記之。乃退而記之，不忒忘也。

困誓第二十二子貢問厄學困道遂以困誓名篇

子貢問於孔子曰。賜倦於學。困於道矣。賜也怠於問學厭於行道願息而事君可乎。願少休息出仕於君何如也孔子曰。詩云溫恭朝夕執事有恪。溫和恭敬於朝夕之間而執其事之不敢怠事君之難也。焉可以息哉。焉於虔反曰。然則賜願息而事親。又言願休息所學以事父母孔子曰。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事親之難也。焉可以息哉。安得休息其學而願事親哉蓋不學而事親則必不能事親矣

孔子自衛將入晉。至河。聞趙簡子殺竇犨鳴犢及舜華。

行至於河乃聞趙簡子殺此三人是皆晉之賢大夫也乃臨河而歎曰。丘之不濟此命也。我之不可渡此河者天之命也丘聞之。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其郊。此言人而不仁則物亦不至竭澤而漁。則蛟龍不處其淵。取物而盡則物亦不處也覆巢破卵。則鳳凰不翔其邑。色斯舉矣翔而後集此鳥之見幾也鳥獸之於不義。尚知避之。夫鳥獸見不義之處亦能知退避況於人乎。可以人而不如鳥乎遂還息於鄒。乃歸息於鄒國也作槃琴以哀之。以傷三大夫之見殺也

○子路問孔子曰。有人於此。今有人焉夙興夜寐。耕耘樹藝。手足胼胝。以養其親。然而名不稱孝。何也。自無孝之名何也孔子曰。意者身不敬與。未能敬其自身乎辭不順與。言語之不順乎色不悅與。顏色之不悅乎今盡力事親。而無三者之闕。今能竭力以事其親何謂無孝之名乎。何患名之不稱孝也

孔子遭厄於陳蔡之間。絕糧七日。七日不食弟子餒病。從者皆病孔子絃歌。夫子絃琴而歌子路入見曰。夫子之歌禮乎。夫子之所歌合禮者乎孔子不應。曲終而曰。由來。吾語汝。君子好樂為無驕也。小人好樂為無懾也。樂是以和人心故君子好之則無驕儆之態小人好之則無畏懼之志子路悅。仲由聞言而喜援戚而舞。三終而出。執干戚以舞三成而後出也明日免於厄。次日免其厄也子貢執轡曰。

子貢為夫子御故執其轡也二三子從夫子而遭此難也。其弗忘矣。孔子曰。夫子善其言善。夫陳蔡之間。丘之幸也。言陳蔡之厄乃我之有幸也二三子從丘者。皆幸也。二三子從我於陳蔡之間者亦有幸也吾聞之。烈士不困行不彰。忠烈之士不遇困則節用不彰者也庸知其終激憤厲志之始於是乎。又安知此厄非所以激憤其厲志於今陳蔡之厄也言此以譬二三子也孔子之宋。匡人簡子以甲士圍之。匡人有簡子以甲兵阻路子路怒。奮戟將與之戰。子路發怒持戟欲與匡人相戰鬬夫子止之曰。夫子止子路勿與之戰惡有修仁義而不免世俗之惡者乎。安有修仁義之君子能免世人之疾惡乎夫詩書之不講。不講明於詩書禮

樂之不習不習學於禮樂是丘之過也若以述先王好古法而爲咎者如述先王道古人法而見惡於當世之人如此則非丘之罪也命之歌。使子路歌予和汝子路彈琴而歌夫子和之。子路乃援琴而歌夫子於是和之也曲三終。曲終三成匡人解甲而罷。匡人遂引兵退孔子曰不觀高崖何以知顛墜之患高山險阻有顛墜之危未見高山亦不知其危此不臨深泉何以知沒溺之患。深泉浩渺有沒溺之危未見深泉則不知有此患也不觀巨海何以知風波之患。大海汪洋風波甚急所可謂未見大海則不知也失之者其不在此乎。人之失身豈不在此三患也士能愼此三者則無累於身矣。言士能戒此三者之失則亦不失於顛墜亦不失於沒溺亦不失於風波何者偏能累其身哉言此以警二三子也

衛蘧伯玉賢而靈公不用。伯玉衛之賢人靈公不能用之彌子瑕不肖反任之。彌子非賢人靈公反任之史魚驟諫而不從。史魚數諫靈公而不聽從史魚病將卒。命其子曰。將死謂其子言吾在衛朝不能進蘧伯玉退彌子瑕。言吾在衛朝不能使君用伯玉之賢去彌子瑕之不肖是吾爲臣不能正其君也。是吾爲人臣不能正救其君生而不能正其君則死無以成禮。言生不能正其君之德則我死亦從死豈能成其大禮汝置屍牖下於我畢矣。古者死有棺槨之禮史魚置屍牖下不成禮亦畢其願所以示其忠也欲諫之心至死不已於此可見其子從之靈公弔焉。靈公往弔敬臣之禮當如是也其子以其父言告公。公曰。是寡人之過也。自責其非而歎過也於是命之殯於客位。公乃命殯於西階進蘧伯玉而用之。遂進伯玉而任用之退彌子瑕而遠之。退子瑕而遠棄之孔子聞之曰。古之諫者死則已矣。自古之諫諍者既死則亦已矣未有如史魚死而屍諫。未見有如史魚死而猶以屍諫忠感其君者也。忠言感動於君可謂不直乎。可謂直臣矣

五帝德第二十三

宰我問五帝之德乃以名篇

宰我問黃帝孔子曰。黃帝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幼小便能言語哲恭齊莊敦敏誠信。又有此八者之德長聰明及長則聰明治五氣。理五行之氣設五量撫萬民。撫定萬民度百姓。服牛乘馬擾馴猛獸。以與炎帝戰于阪泉之野。與神農氏之後相戰于阪泉三戰而後克之。三戰考得勝其戰也始垂衣裳。乃服上衣下裳作爲黼黻白與黑謂之黼若斧文黑與青謂之黻若兩相背也治民以順天地之紀。知幽明之故。幽以事鬼神明以治人民皆知其所以然之故而不失達歿生存亡之說。播時百穀。嘗味草木。常艸木之味也仁厚及於鳥獸昆蟲。推恩以愛物而不忍害之考日月星辰。考天文度數勞耳目。勤心力。勞於視聽勤於心思用水火財物以生民。用水火之利以生養百姓也宰我曰。請問帝顓頊。孔子曰。顓頊淵而有謀。顓頊深沉有求謀疏通

以智、通達有智慮養財以任地、生養財物任作土地履時以象天、履四時法象天道依鬼神而制義、制用鬼神而制之以義治氣性以教衆、和謂和其氣性以教百姓潔誠以祭祀、蠲潔心以祭祀神祇巡四海以寧民、巡行四海以安百姓北至幽都、南至交趾、西抵流沙、東極蟠木、四方所至之地動靜之生、小大之物、鳥獸昆蟲動而生者也艸木靜而生者也生有動靜之殊而其質有小大之異物之性則然也日月所照、莫不底屬、日月之明無遠弗照凡在其光中者莫不率從其化也宰我曰、請問帝嚳。孔子曰、高辛生而神異、自言其名、博施厚利、不於其身。普施利物不私其已聰以知遠、聰足以知遠明以察微、明足以察微仁而威、惠而信、

仁而有威惠而有信順天地之義、以順天地尊卑之義知民所急、知百姓之所急修身而天下服、自修其身而天下服從也取地之財而節用焉、取其地所生之利節儉而用之撫教萬民而誨利之、撫養教導其民而示以趨利之路歷日月之生朔而迎送之、明鬼神而敬事之、祭祀也其色也和、顏色溫和其德也重、德行重厚日月所照、風雨所至、月日所照風雨所至之地莫不從化。無不服從其化宰我曰、請問帝堯。孔子曰、陶唐其仁如天、其道廣大如天其智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富而不驕、貴而能降、伯夷典禮、夔龍典樂、伯夷堯之臣名夔龍二臣名皆有賢德故命典禮樂之事流四凶而天下服、其言不忒、不差也其德不回、四海之內、舟車所至、莫不夷說、宰我曰、請問帝舜。孔子曰、虞舜孝友聞於四方、言其德也陶漁事親、言其孝也寬裕而溫良、敦敏而知時、敦厚敏達而知時變畏天而愛民、敬畏上天愛養萬民恤遠而親近、承受大命、依于二女、睿明智通、有此四者之德爲天下帝。爲天下之君也命二十二臣、詳見舜典率堯舊職、恭己而已。天平地成、巡狩四海、五載一始。三十年在位、嗣帝五十載、陟方岳、死于蒼梧之野而葬焉。舜南征在外故死在蒼梧之野因葬其地宰我曰、請問禹。孔子曰、夏禹敏給克齊、敏捷給足而能整齊其庶務其德不爽、其仁可親、

其言可信、聲爲律、身爲度、亹亹穆穆、爲紀爲綱、其功爲百神之主、禹治水而天下平然後百神乃得其主其惠爲民父母。治水功臣民免其災其仁及民如慈母之於子左準繩、右規矩、履四時、據四海、奄有四海之地任皐陶伯益以贊其治、皐陶伯益二臣名禹用之以輔佐其治興六師以征不庭、不庭不來朝之國也故征之四極之民莫敢不服。四極至之地百姓無有不服行者矣言此則其有德可見

五帝第二十四 季康子問故名其篇

季康子問於孔子曰、舊聞五帝之名、而不知其實、相傳五帝而聞其名不知其實請問何謂五帝。孔子曰、昔丘也聞諸老聃

曰。昔聃老子之言天有五行。木火金水土。分時化育以成萬物。天生水火金木土分至四時以化成萬物如此也其神謂之五帝。五行之神明為五帝古之王者易代而改號。取法五行。古之人君更世改各取象五行五行更王。終始相生。亦象其義。法五行更王終始相生始以木德王天下其次第也是以太皞配木。太皞以木得王炎帝配火。炎帝以火得王黃帝配土。黃帝以土得王少皞配金。少皞以金得王顓頊配承。顓帝以水得王康子曰。太昊氏其始之木何如。康子又問太昊其初取木何哉孔子曰。五行用事。先起於木。五行之用先從木始木東方。萬物之初皆出焉。木屬東方萬物皆於東而生是故王者則之。而首以木德王

天下。於是王者取法之此以木德王天下其次則以所生之行轉相承也。木生火其次以火王更相承續終而復始康子曰。吾聞勾芒為木正。康子又問吾聞勾芒神為木官祝融為火正。祝融神為火官蓐收為金正。蓐收神為金官玄冥為水正。玄冥神為水官后土為土正。后土神為土官此五行之主。而不亂稱曰帝者何也。此亦五行之主而不皆名曰五帝者何也孔子曰。凡五正者。五行之官名。言此五正者五官之名也五行佐成上帝而稱五帝。五行如此云也太昊之屬配焉。亦云帝從其號。昔少皞氏之子有四叔。有四子者曰重。曰該。曰假。曰熙。此四子之名也使重為勾芒。使其長子為勾芒官該為蓐收。使次子為蓐收官假及熙為長冥。三子四子同為玄冥官顓頊氏之子曰黎為祝融。祝融官名也共工氏之子曰句龍為后土。后土亦官名也此五官各以其所能業為官職。各以一行之官專為職業之事生為上公在生爵為上公死為貴神。死則為貴之神別稱五祀。不得稱帝。五祀上公之神故不得稱帝也康子曰。帝王改號於五行之德。各有所統。則其所以相變者。皆主何事。孔子曰。所尚則名從其所王之德次焉。所尚之色各從其所王之德次者如木次火則尚赤也夏后氏以金德王色尚黑。金次水故尚黑也殷人以水德王色尚白。水家所宜尚青而尚白若避土家之尚青周人以木德王色尚赤。木次

火故尚赤也康子曰。唐虞二帝其所尚者何色。孔子曰。堯以火德王色尚黃。火次土故尚黃也舜以土德王色尚青。土家宜尚白土者旺於四季五行用事先起於木故尚青也

執轡第二十五閔子事故以名篇

閔子騫為費宰。問政於孔子。子曰。以德以法。夫德法者。御民之具。猶御馬之有銜勒也。君者人也。吏者轡也。刑者策也。夫人君之政。人君為政子也執其轡策而已。但執其策而已與刑也古者天子以內史為左右手。以德法為銜勒。以百官為轡。以刑罰為策。以萬民為馬。故御天下而

不失。(治天下而無所失)善御馬者正銜勒齊轡策均馬力(均平其力)和馬心(調和其心)故口無聲而馬應轡策不舉而極千里。善御民者壹其德法正其百官以均齊民力(使民力之均平)和安民心(民心使之安和)故令不再而民順行(故號令一出而民皆從之)刑不用(刑罰不用天下自治)是以天地德之(天地以為有德)而兆民懷之(百姓歸于一人)古之御天下者(古之人君治天下)以百官總治焉。(有六典以總其政治)以冢宰之官以成道司徒之官以成德宗伯之官以成仁司馬之官以成聖司寇之官以成義。司空之官以成禮六官在手以為轡均仁以為納故曰御四馬者執六轡御天下者正六官。(治天下者惟正其六官六官者政之所從出也六官正則天下治矣)

○子夏曰商聞山書曰(子夏言商聞山書有云)地東西為緯南北為經山為積德(土生萬物故為積德)川為積刑(水有積刑養者也)是故堅土之人剛(堅土之地其人剛)弱土之人柔(弱土之地其人柔軟)墟土之人大(墟土之地其人壯大)沙土之人細(沙土之地其人細小)息土之人美(息土細膩其人而美好也)耗土之人醜(耗土相土之地則人醜惡者也)羽蟲三百有六十而鳳為之長毛蟲三百有六十而麟為之長甲蟲三百有六十而龜為之長鱗蟲三百有六十而龍為之長倮蟲三百有六十而人為之長(倮蟲之長其類三百之多而惟人為之長也其他不能與焉人惟萬物之靈豈物之可比哉)

本命解第二十六(以哀公問命故以名篇)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人之命與性何謂也。(人之有命有性其義謂何)孔子對曰分於道謂之命(天以此理分命於人故謂之命者此也)賦於一謂之性(理賦於人有無二故謂之性)化於陰陽象形而發謂之生。(二氣化育賦形為人也)化窮數盡謂之死。(氣化既窮壽數已盡則謂之死)故命者性之始也。死者生之終也。(有命而後有性有生必有死故謂之終)有始必有終矣。(既有其始則有其終此理然也)公曰男子三十而有室(男年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有夫也(女年二十而嫁也)。豈不晚哉。(不亦為晚乎)孔子曰夫禮言其極不是過也。男子二十而冠有為人父之端。(既成人則有為人父之端)女子十五許嫁有適人之道故聖人因時以合偶霜降而婦功成嫁娶行焉冰泮而農桑起婚禮而殺於此男子者任天道而長萬物者也(為男子者始天之道而長養萬物也)是故審其倫而明其別(故能審察人倫而明男女之別)女子者順男子之教而長其理者也是故無專制之義而有三從之道。(故女子不得自專事惟在於從人)幼從父兄(年幼從父兄之命)既嫁從夫(既已出嫁則從夫命)夫

死從子。夫既死從之於子 言無再醮之端。醮無再醮之端不可改其節也 教令不出閨門。不出閨門之外言當使言語也 事在供酒食而已。婦主中饋 此女子之職也 無閫外之非儀也 此聖人所以順男女之際 此聖人順夫婦交際之道也 重婚姻之始也 重婚姻之本始

新刻註釋孔子家語憲卷三

論禮第二十七 二三子言禮故以名篇

孔子閒居。子張。子貢。子游。侍論及於禮。孔子曰。吾語汝以禮。子貢越位而對曰。敢問如何。如何爲禮也 子曰。敬而不中禮。謂之野。知敬而不合禮則爲朴野之失 恭而不中禮。謂之給。知恭而不合禮則巧言足恭而不成其禮矣 勇而不中禮。謂之逆。勇敢而不合禮則成逆悖之失 夫禮所以制中也。禮也者所制合乎中道 子貢退。子游進曰。敢問禮。子曰。郊社之禮。所以仁鬼神也。郊所以祭天也社祭地也其所謂祭禮乃所以仁其鬼神也 禘嘗之禮。所以仁昭穆也。春秋祭宗廟也 饋奠之禮所以仁死喪也。射饗之禮所以仁鄉黨也。食享之禮所以仁賓客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視諸掌而已。是故居家有禮。故長幼辨。故尊卑有則 閨門有禮。故三族和。大小有恩 朝廷有禮。故官爵序。貴賤有序 田獵有禮。故戎事閑。不得爭獸 軍旅有禮。故武功成。隊伍不亂 言游退。子張進曰。敢問禮何謂也。子曰。治國而無禮。譬猶瞽之無相。倀倀乎何所之。瞽無目之人也言治國無禮正猶瞽之無相茫茫然不知所往者矣 譬猶終夜有求於幽室之中。非燭何以見。故無禮則手足無所措。措猶往也言無禮之不可行猶

(手足之能往也)不耳目無所聞。進退揖讓無所制。是故居處長幼失其別。(則尊卑長幼無分別)閨門三族失其和。(男女不睦)朝廷官爵失其序。(官爵無次序)田獵戎事失其策。(驅馳無紀策)軍旅武功失其勢。(軍陣無成勢)是故古之君子不必親相與言也。(不必親與之言)以禮樂相示而已矣。(但以禮樂相示而已此不言之化其入入之至深也)

觀射第二十八

(夫子觀鄉射故以名篇)

孔子觀鄉射。喟然歎曰。修身而發。而不失正。(音征)鵠者其唯賢者乎。(其賢人也)於是退而與門人習射於矍相之圃。

家語憲 卷三 二

蓋觀者如堵墻焉。(來觀之人至衆如堵墻之列也)使子路執弓矢出延射者曰。奔軍之將。(軍陣中走敗之將帥也)亡國之大夫。與為人後者不得人。(亡國大夫及為人後者不許其入於此)其餘皆入。(其餘皆得入)蓋去者半。(聞子路之語去者蓋一半人)又使公罔之裘序點揚觶而語曰。(觶器也)幼壯孝悌。(自幼至壯常行孝悌)耆老好禮。不從流俗。(自力不隨流俗也)修身以俟死者。(修身至老死不變者)在此位。(此等之人皆得與鄉飲之立也)蓋去者半。(自去不敢居此位者有半)序點揚觶而語曰。好學不倦。(好學不怠其功)好禮不變。(好禮不變其初)耄期稱道而不亂者。(八十九十行道而不亂者也)在此位。(此等人皆得與鄉飲之位)蓋僅有存焉。射既闋。(射畢已)子路進曰。由與二三子者之為司馬何如。(使子路為司寇之職故問夫子與二三子居職何如)孔子曰能用命矣。(夫子言能盡心矣)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乃知王者之道甚易也)

○子貢觀於蜡。孔子曰賜也樂乎。對曰。一國之人皆若狂。(言醉酒也)賜未知其為樂也。(不知何以為樂)孔子曰。百日之勞。一日之樂。(一日飲酒之樂)一日之澤。非爾所知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寬嚴並用此文武之政如此)

郊問第二十九

(定公問夫子郊祀之義故以名篇)

家語憲 卷三 三

定公問於孔子曰。古之帝王。必郊祀其祖以配天。何也。孔子對曰。萬物本於天。(夫子言萬物皆天所生)人本乎祖。(人則本原乎祖)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報其本反其初也)故以配上帝。(故以祖配於天)祭而垂象。聖人則之。(夫天垂日月星辰之象聖人因其法而象也)所以明天道也。(明上天之道)公曰。寡人聞郊而莫同。何也。孔子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周人以冬至日長故迎而祭之)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大禮答天神以日為主合其月而祭也)故周之始郊。其月以日至。其日用上辛。(周十一月上旬日)至於啟蟄之月。則又祈穀於上帝。此二者。乃天子之禮也。魯無冬

至大郊之事。無冬至事天之禮降殺於天子。是以不同也。公降天子一等其祀天之禮有殺故不同其事也公曰。其言郊何也。孔子曰。兆丘於南。所以就陽位也。於郊故謂之郊焉。曰其牲器何如。孔子曰上帝之牛角繭栗。言其角小也后稷之牛唯具。祭后稷之牛則用全牛所以別事天神與人鬼也。所以分別事神事鬼之不同也牲用騂尚赤也用犢貴神也。用其角者取其質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用瓦器大匏也公曰天子之郊其禮儀可得聞乎。孔子對曰臣聞天子卜郊則受命于祖廟。而作龜于禰宮。尊祖親考之義也。天子大裘以黼之天子入祭時衣大裘其上畫黼文以被衮象天被衮服以象天乘素車。貴其質也。乘白車尚質樸也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以日月。所以法天也。車前有旂有日月者法於天者也服衮以臨燔柴。戴冕藻十二有旒。則天數也。是以君子無敢輕議於禮者也。

五刑解第三十 冉有問五刑故以名篇

冉有問於孔子曰。古者三皇五帝不用五刑。信乎。言信其然有此事否孔子曰聖人之設防。貴其不犯也。言聖人設刑法以防閑於民使之不犯法者也制五刑而不用。所以至治也。制五等之刑民不犯所以極治凡夫人之為姦邪竊盜靡法妄行者。不法之事生於不足。多生於貧乏不足生於無度。不足多生於不儉是以上有制度。則民知所止。君為制度於上以制其知則民知所禁止民知所止則不犯。民既禁止則不犯君令故雖有姦邪賊盜靡法妄行之獄而無陷刑之民。雖設此等之刑獄而民不犯入其中不孝者生於不仁。不孝者生於不知仁愛之理喪祭之禮所以教仁愛也。死喪祭祀之禮所以教民知有仁愛也喪祭之禮明。則民孝矣。禮民則仁愛之教已知知仁愛則知孝道矣故雖有不孝之獄而無陷刑之民。雖置不孝之獄而民不陷其中弒上者生於不義。獄逆者起於不知大義之分朝聘之禮者所以明義也。設朝聘之禮者所以明尊卑貴賤之義者也義必明則民不犯。義既明則民知君上之當尊而自不犯於獄逆之罪也

故雖有弒上之獄而無陷刑之民。鬭變者生於相陵。相陵生於長幼無序而遺敬讓。民之相陵由於少長無倫忘其相敬也鄉飲酒之禮者所以明長幼之序而崇敬讓也。故雖有變鬭之獄而無犯刑之民。言民皆有序而相敬自無犯者也淫亂者生於男女無別。言其邪亂由於男女無分別也男女無別則夫婦失義。男女無別則失夫婦之正義婚禮聘享者。所以別男女明夫婦之義也。故雖有淫亂之獄而無陷刑之民。男女有別而無淫亂之俗故其刑無犯也此五者刑罰之所從生各有源焉。凡此五者刑罰所由也而各有其本不豫塞其源不先

過止犯刑之源而輒繩之以刑而以刑犯加之是謂爲民設穽而陷之。罔民不可爲也三皇五帝之所以化民者如此雖有五刑之不用不亦可乎。雖有五等之刑法措而不用不亦可也哉

○冉有問於孔子曰先王制法使刑不上於大夫冉有問先王之制法使刑罰不犯於大夫之身禮不下庶人。禮文不降於庶民然則大夫犯罪不可以加刑。大夫雖有罪不可加之刑庶人之行事不可以治於禮乎。庶人行事不責之以禮孔子曰不然。言非此之謂也凡治君子以禮御其心所以屬之以廉恥之節也故古之大夫其有坐不廉汙穢而退放之者古之大夫有因貪汙不潰廉而見黜

者不謂之不廉汙穢而退放則曰簠簋不飭有坐淫亂男女無別者。不謂之淫亂男女無別。則曰帷幕不修也。有坐罔上不忠者。犯欺君之失不謂之罔上不忠則曰臣節未著。惟言其爲臣不顯節也有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之罷軟不勝任則曰下官不職。言其下官不盡職不斥其身也有坐干國之紀者。干犯國法不謂之干國之紀則曰行事不請。言其行事自便不請明於天子也此五者。大夫既自定有罪名矣。而爲之諱所以愧恥之。而猶爲之隱諱者正所以愧恥之也是故大夫之罪。其在五刑之域者聞而譴發則白冠釐纓素冠也盤水加劒造乎闕而自請罪君不使有司執縛牽掣而加之也。其有大罪者。君不使人捽引而刑殺之也。曰子大夫自取之耳。自言于大夫自取其罪者也吾遇子有禮矣。吾待汝亦有禮矣以刑不上大夫而大夫亦不失其罪者教使然也。由吾之教今使然也凡所謂禮不下庶人者以庶人遽其事而不克禮故不責之以備禮也是以不責庶人之備禮也冉有退席曰。退位而言言則美矣求未之聞退而記之退而記論其言以爲法也

觀政第三十一 仲弓問政故以名篇

仲弓問於孔子曰。雍聞至刑無所用政。至刑之中無事乎正至政無所用刑。至政之中無用乎刑至刑無所用政桀紂之世然也桀紂之君有嚴刑無舍政至政無所用刑。成康之世是也。成康之若有善政無嚴刑信乎。信然如此乎孔子曰。聖人之治化也。必刑政相參焉。聖人治世相以刑政參而用之太上以德教民而以禮齊之。太上太古之時也其次以政事導民以刑禁之刑不刑也。雖有刑而用不用其刑化之弗變。導之弗從。在於化之而俗不革導之而民不從傷義以敗俗。傷失禮義敗壞風俗於是乎用刑矣。於是不得已而用刑法以治之刑侀也。侀成也。壹成而不可更。一成之後不可更改故君子盡心

焉。是以君子每盡心於此不敢輕易也孔子曰大司寇正刑明辟以察獄大司寇獄官之長也夫治獄必以其刑明其罪公心意以察其情獄必三訊焉一曰訊群臣二曰訊群吏三曰訊萬民有指無簡則不聽也。簡誠也有其心無其誠者不論以為罪也附從輕赦從重附人之罪以輕為主赦人之罪以重為主疑則赦之獄有疑罪則赦宥之是故爵人於朝與衆共之也刑人於市與衆棄之也

禮運第三十三此篇言先王之道因時沿革故以禮運名篇

孔子與於蜡賓夫子仕魯與於蜡賓之列事畢出遊於觀之上。行禮既畢因出遊宮闕之上喟然而歎。言偃侍曰夫子何歎也。子游侍側問曰夫子所歎何事孔子曰昔大道之行。夫子言古者二帝三王時大道之行者也與三代之英英秀也謂禹湯文武吾未之逮也。吾未及是帝王之盛而有記焉。有事可記也大道之行天下為公。大道行則天下皆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選用賢能講習忠信親睦之道故人不獨親其親天下皆得親其親以及人之親不獨子其子。言惟一人得子愛其子皆幼其幼以及人之幼老其所終。老者皆得有所終養壯有所用出者皆得所為為矜寡孤獨皆有所養。窮民無告者皆得其所養是以姦謀閉而不興彭蔽邪之謀隱而不發盜竊亂賊不作盜賊作亂者亦不起也故外戶而不閉外閉夜門不用謂之大同。此所謂大同之世今大道既隱天下為家今大道不

行天下之人各自為家矣各親其親各自親其親戚各子其子各自子愛其巳貨利為巳。有財貨則為巳有力役為人力役則資人而為城郭溝池以為固。城郭自固不共人也

孔子曰夫禮先王所以奉天之道以治人之情。禮者所以奉天道治人情列其鬼神。列祭鬼神之祀也達於喪祭鄉射冠婚朝聘通喪祭鄉射冠婚朝聘皆以禮行之故聖人以禮示之。則天下國家可得以禮正矣。聖人用禮以示於人通天下之人皆得禮以正之言偃曰。今之在位莫知由禮。何也孔子曰嗚呼哀哉。歎言可哀也哉我觀周道。幽厲傷也。我觀周家之道至幽王厲王則皆傷其道也吾舍魯何適。齊有何人之用故夫子言我舍魯國則又何所往哉夫魯之郊及禘皆非禮。郊所以祭天禘所以祭宗廟皆不言禮周公其已衰矣。周公子孫不行其禮義則周公之道衰矣杞之郊也禹。杞夏之後本郊也周公以禹有令德故令杞郊宋之郊也契宋殷之後契其祖也是天子之事守也。乃天子所守之事天子以杞宋二王之後。天子以杞宋乃夏商二王之後裔者也周公攝政致太平而與天子同是禮也。故得與天子同禮諸侯祭社稷宗廟。上下皆奉其典。自上及下皆奉行其典禮而祝嘏莫敢易其常法。是謂大嘉。祝史不敢變易其常行之法

〇凡聖人能以天下為一家以中國為一人。聖人胸中大同以天

（下之大合爲一家以中國之衆合爲一人也）何謂人情。喜怒哀樂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何謂人義。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義。講信修睦。謂之人利。爭奪相殺。謂之人患。聖人之所以治人七情。修十義。講信修睦。去爭奪。舍禮何以治之。（舍禮之外何以爲治耶）

○人者五行之秀。天秉陽。垂日星。（天特陽道垂布日星）地秉陰。載於山川。播五行於四時。（分播五行於四時）和四氣而後月生。（四時之氣和而後月生焉）是以三五而盈。（初一至十五則清光而滿也）三五而缺。（十六至三十則月光漸缺）

○夫禮本於太一。（禮原於元氣混沌之初）分而爲天地。轉而爲陰陽。變而爲四時。列而爲鬼神。其降曰命。（自上而下曰命）

○聖王修義之柄。禮之序。以治人情。人情者。聖人之田也。修禮以耕之。陳義以種之。講學以耨之。本仁以聚之。播樂以安之。（此所謂治夫人情也）

冠頌第三十三（於邾隱公將冠問禮於孔子故以名篇）

邾隱公既即位。將冠。使大夫因孟懿子問禮於孔子。（其使大夫託孟懿子問冠禮於孔子）子曰。其禮如世子之冠。（其禮亦如世子冠禮）冠於阼階。以著代也。（冠以主人之階明其代父也）醮於客位。加其有成。（以酒醮於客位敬而成之）三加彌尊。導喻其志。冠而字之。敬其名也。（既冠而字之所以敬其名也）行冠事必於祖廟。（冠禮行於祖廟之中）以祼享之禮以將之。以金石之樂節之。（用金石之樂以爲其敬）所以自卑而尊先祖。（自卑而尊敬祖宗）示不敢擅。（以示不敢擅自專）懿子曰。今邾君之冠非禮也。（懿子言今邾君之冠不合乎禮者也）孔子曰。諸侯之有冠禮也。夏之末造也。有自來矣。今無譏焉。（其禮有所自來故今無譏其非）天子冠者。（天子自冠之禮）武王崩。（周武王既沒）成王年十三而嗣立。周公攝政以治天下。冠成王而朝于

祖以見諸侯。周公命祝雍作頌曰。令月吉日。王始加元服。去王幼志。服衮職。欽若昊天。六合是式。率爾祖考。永永無極。（此頌辭也頌之以告戒乎成王昭示乎臣庶也）此周公之制也。（此周公之制度）懿子曰。三王之冠其異何也。孔子曰。周弁殷冔夏收。一也。三王共皮弁素積。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夏后氏所用毋追之冠皆常所服之冠也）

廟制第三十四（衛文子問宗廟之制故以名篇）

衛將軍文子（名彌牟）將立三軍之廟於其家。使子羔訪於孔子。（子羔齊人孔子弟子也姓高名柴字子羔）子曰。公廟設於私家。非古

禮之所及吾弗知。（公家之廟堂立於私室占無是禮此吾不知者也）子羔曰

敢問尊卑立廟之制可得而聞乎。（子羔問夫子言尊卑上下立廟之制度可得而知乎）孔子曰。天下有王。分土建國。設祖宗。（夫子言有天下者分疆土建國家立祖宗廟也）是故天子立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七。太祖近廟皆月祭。遠廟爲祧。享嘗乃止。諸侯立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曰祖考廟。大夫立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曰皇考廟。士立一廟。曰考廟。庶人無廟。四時祭於寢。（庶人不立廟四時祭其正寢）此自有虞以至于周之所不變也。古者祖有功而宗

有德。謂之祖宗者。其廟皆不毀也。（此祖宗之廟皆不遷毀）

辨樂解第三十五

（子路鼓瑟夫子知其不才故以辨樂名篇）

子路鼓瑟。孔子聞之。（夫子聞其瑟聲）謂冉有曰。甚矣由之不才也。夫先王制音也。（先王之作音樂）奏中聲以爲節。流入於南。不歸於北。（制音樂得其中聲其樂流入南方不入北方也）夫南者生育之鄉。（南爲生養之地）北者殺伐之域。（北爲殺伐之域）故君子之音溫柔居中以養生育之氣。（君子樂音溫柔得中以養生育之氣也）憂感之慼不加于心。（中心喜悅其存王不使憂戚入于心思）暴厲之動不存于體。（中心溫和其樂動不使暴戾加丁身）乃所謂治安之風。（此乃治存安定之風化也）小

人之音則不然。（小人之樂則不如此）亢麗微末以象殺伐之氣。中和之感不載於心。（中和之音不感動於心胸）溫和之動不存于體。乃所以爲亂之風。昔者舜彈五弦之琴。歌南風之詩。其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唯修此化。故其興也勃焉。德如泉流。（舜之琴所謂治安之風也故修其教化而興起其太平勃然莫禦如泉流之赴下德之流行其甚速也至和之感人其至易也如此）殷紂好爲北鄙之聲。其廢也忽然。夫舜起布衣。積德含和。而終以帝。紂爲天子。荒淫暴亂。而終以亡。非多所修之致乎。（舜耕于歷山而能好問好察邇）

（蓋其溫恭允塞之德故重華協于帝三十登庸而爲天子矣紂嗣守太寶貴爲天子乃荒淫無道暴虐甚民竟爲武王之所伐此可見有得則易以亡無德則易以亡所修不同皆其自致者也）今也匹夫之徒。曾無意於先王之制。（無心學先王之制作）而習亡國之音。（習亡國之音言亂風也）豈能保其六七尺之體哉。（安能保全其身乎）

問玉第三十六

子貢問於孔子曰。敢問君子貴玉而賤珉何也。（珉美石似玉者）爲玉之寡而珉之多乎。孔子曰。非爲玉之寡。故貴之。珉之多。故賤之。（不爲玉少珉多）夫昔者君子比德於玉。（古之君子其德可比于玉）溫潤而澤。仁也。（玉之有溫潤光澤比于仁也）縝密以栗。智

也玉之縝密堅栗比於智也廉而不劌義也有廉隅而不劌傷比於義也垂之如墜禮也佩玉如禮卑謙叩之其聲清越而長擊之其音清越不已其終則詘焉樂矣及其聲音樂之息也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瑕玉之病也玉之美者曰瑜玉之美惡不相掩比乎忠者也孚尹旁達信也氣如白虹天也精神見於山川地也圭璋特達德也天下莫不貴者道也天下人莫不以玉為貴比道者也詩云言念君子溫其如玉秦風小戎之辭故君子貴之也故君子貴乎玉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言入人之國即知其教化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其為人溫良篤厚者乃詩之教使然疏通知遠書教也其為人通貫達遠者乃書教使然廣博易良樂教也其人該博平易者乃樂教使然潔淨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其人辭比事者春秋之教使然也故詩之失愚敦厚之失則近於愚書之失誣知遠之失則近於誣樂之失奢廣博之失則近於奢易之失賊精微之失則失於賊害禮之失煩春秋之失序其為人也溫良恭儉而不愚則深於詩者矣疏通知遠而不誣則深於書者矣廣博易良而不奢則深於樂者矣潔淨精微而不賊則深於易者矣恭儉莊敬而不煩則深於禮者矣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矣天有四時春夏秋冬風

雨霜露無非教也天之四時風雨霜露以生殺物者無非教也地載神氣吐納雷霆流形萬物無非教也地載一元之氣雷霆流布成萬物之利者亦無非造化清明在躬志氣如神聖人清明之得在身則其志氣如神也有物將至其兆必先物者事也言有事將至必有其兆朕之驗是故天地之教與聖人相參天地聖人一也天地之教化與聖人相參合無間所謂建諸天地而不悖者也聖人之道猶天然故日與天地合其德

屈節解第三十七

子路問屈節故以名篇

子路問於孔子曰由聞丈夫居世富貴不能有益於物丈夫處富貴之地而不利益於物也處貧賤之中而不能屈節以求伸居貧賤而不屈節以求伸於道也則不足以論乎人之域矣不足論人之地位孔子曰君子之行已期於必達達顯達也於已可以屈則屈可以伸則伸其身可屈則屈可伸則伸觀時之何如爾故屈節者可以有待待人之知已也求伸者所以及時欲伸其道者當及時而伸是以雖受屈而不毀其節雖屈已於人不失其人節志大而不犯於義及其得志皆合乎義孔子在衛聞齊國田常將欲為亂夫子在衛聞齊人田常專政直亢君之必為興兵搆亂之事而憚鮑管鮑氏晏氏齊之大夫也憚畏也田常有畏此二大夫也因欲移其兵以伐魯田常既作亂又移逞其兵戈以伐魯也孔子會諸弟子而告之曰夫子會合衆弟子與言其事者也魯父母

之國不可不救。言魯乃父母之邦當救其難今吾欲屈節於田常
以救魯。今我欲屈節於田常以救魯二三子誰為使。衆弟子誰能為使者也
子貢請使，夫子許之。子貢願為使而夫子許之遂如齊，子貢乃往齊國說
田常曰：今子欲收兵於魯，實難。言欲致武功于魯邦實難必克不若從兵以伐吳國其功易成不若移兵於吳，則易
田常不悅。不樂子貢之言子
貢曰：夫憂在內者攻彊，憂在外者攻弱。田常曰：善。會其言也
然甲兵已加魯矣。子貢曰：緩師，吾請救於吳，令救
魯而伐齊，子因以兵迎之。請往吳國使之救魯伐齊齊因以兵迎之也田
常許諾。從子貢言子貢遂南說吳曰：今齊國私千乘之魯

與吳爭彊，甚為王患之。今者齊之國田常私伐魯國與我爭强甚為王憂之耳
且夫救魯誅齊，利莫大焉。利失也吳王曰：善。然吳嘗困
越，越王今苦身養士，有報吳之心。先越然後可先我越乃
可救魯子貢曰：越之勁不過魯，吳之强不過齊。吳越之强不加
齊魯王置齊而伐越，則齊必私魯矣。王方以存亡繼絶
之名，今王方以存亡之名繼人之絶為名棄强齊而伐小弱，非勇也。是無
勇也勇者不避難，仁者不窮約，智者不失時，義者不絶
世。也恤人今救魯伐齊，威加晉國，諸侯必相率而朝諸國
皆歸吾也霸業盛矣。霸者之業盛矣臣請見越君，子貢見越王令出兵

以從吳。吳王悅。吳王喜子貢之越，子貢往越越王郊迎曰：此蠻
夷之國，大夫辱而臨之？子貢曰：今者說吳王救魯伐
齊，其志欲之而心畏越，曰：待伐越而後可。且無報人
之志而令人疑之，有報人之意而使人知之，殆乎事
未發而先聞者危矣。不亦殆哉三者舉事之患也。三者作事之病
今吳國家疲弊，百姓怨上。財竭兵弱衰發不振百姓艱苦皆怨君也伍胥
以諫死。伍子胥因諫而殺身太宰嚭用事，此則報吳之時也。今乃
復仇之時王誠能發卒以佐之，若能發士卒以助吳重寶以悅其心，
卑辭以尊其禮，則伐齊必矣。此聖人所謂屈節而求

道者也。此聖人所謂屈節者求事之道也越王許。諾言其說子貢返。子貢歸吳
越王悉境內之兵以事吳。越王盡率一境兵卒以助吳吳王乃受
越王卒，吳王受之遂自發兵以伐齊，乃自起兵以伐齊敗之。齊乃為所
敗越遂襲吳之國。越乃乘其敗而伐之也滅焉。吳乃滅夫子曰：夫
其亂齊存魯，使齊之亂魯之存吾之初願。夫子之欲若强晉以滅
吳使吳亡而越霸者，使吳之亡而越之伯賜之說也。乃子貢之遊說之力
美言傷信。言雖善而失信於人慎言哉。人當謹其言語

弟子解第三十八 古本皆大書見別本而古本未備者分註其下

顏回，魯人，字子淵，少孔子三十歲。年二十九而髮白，三

十一早死此書久遠年數錯誤未可詳校○顏回死時孔子年六十一歲然伯魚五十先孔子死卒卒時孔子且七十此謂顏回先伯魚死而論語云顏回之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爲之椁子曰鯉也死有棺而無椁或以爲誤孔子曰自吾有回門人日益親顏回爲孔子疏附之友能使門人益親夫子回以德行著名孔子稱其仁焉

閔損魯人字子騫少孔子五十歲以德行著名夫子稱其孝焉

冉耕魯人字伯牛以德行著名有惡疾孔子曰命也夫

冉雍字仲弓伯牛之宗族少孔子一十九歲生於不肖之父以德行著名孔子稱其可使南面

宰予字子我魯人有口才以言語著名仕齊爲臨菑大夫與田常爲亂夷其三族孔子恥之曰不在利病其在宰我言宰予爲利病

端木賜字子貢衛人少孔子三十一歲有口才著名孔子每詘其辯家富累千金常結駟連騎以造原憲憲居蒿廬蓬戶之中與之言先王之義原憲衣弊衣冠并日蔬食既蔬食非日而后食也衎然有自得之志子貢曰甚矣子之病也原憲曰吾聞無財者謂之貧學道不能行者謂之病吾貧也非病也子貢慚終身恥其言之過子貢好販與時轉貨歷相魯衛而終於齊

冉求字子有仲弓之宗族少孔子二十九歲有才藝以政事著名仕爲季氏宰進則理其官職退則受教聖師爲性多謙退故孔子曰求也退故進之

仲由弁人也字子路一字季路少孔子九歲有勇力才藝以政事著名爲人果烈而剛直性鄙而不達於變通仕衛爲大夫遇蒯聵與其子輒爭國子路遂死輒難孔子痛之曰自吾有由而惡言不入於耳子路爲孔子侍衛之友故惡言不入夫子之耳

言偃吳人字子游少孔子三十五歲時習於禮以文學著名仕爲武城宰嘗從孔子適衛與將軍子蘭相會使之受學於夫子

卜商衛人鄭玄曰溫國人今河內溫縣屬衛字子夏少孔子四十四歲習於詩能誦疑作通其義子夏所叙詩義今之毛詩序是也以文學著名爲人性不弘好論精微時人無以尚之嘗返衛見讀史志者云晉師伐秦三豕渡河子夏曰非也己亥耳讀史志者問諸晉史果曰己亥於是衛以子夏爲聖孔子卒後教於西河之上魏文侯師事之而諮國

政焉

顓孫師陳人字子張少孔子四十八歲為人有容貌資質寬冲博接捷同從容自務居不務立於仁義之行子張不侮鰥寡性愷悌寬冲然不務立仁義之行故子夏激之以為未仁也孔子門人友之而弗敬

曾參南武城人武城魯邑有南武城故稱南以別之字子輿少孔子四十六歲志存孝道故孔子因之以作孝經齊嘗聘欲以為卿而不就曰吾父母老食人之祿則憂人之事故吾不忍遠親而為人役參後母遇之無恩而供養不衰及其妻以梨烝不熟因出之人曰非七出也參曰梨烝小物耳吾欲使熟而不用吾命况大事乎遂出之終身不娶妻其子元請焉告其子曰高宗以後妻殺其子孝已尹吉甫以後妻放伯奇吾上不及高宗中不比吉甫庸知其不免於非乎

澹臺滅明武城人字子羽少孔子四十九歲有君子之姿孔子嘗以容貌望其才其才不充孔子之望史記此下有退而修行云云然其為人正直無私以取與去就以諾為名此上疑有闕文史記設取與去就名施乎諸侯云云疑即此之誤也

高柴齊人高氏之別族齊敬仲高傒十代孫也字子羔少孔子四十歲長不滿六尺狀貌甚惡為人篤孝而有法正一無正字少居魯見知名於孔子之門仕為武城宰

宓不齊魯人字子賤少孔子四十九歲仕為單父宰有才智仁愛百姓不忍欺孔子美之

樊須魯人字子遲少孔子四十六歲四一作三弱仕於季氏弱早年也或曰早霸意仕季氏無考

有若魯人字子有一子若少孔子三十六歲為人強識好古道

公西赤魯人字子華少孔子四十二歲束帶立朝閑賓主之儀

原憲宋人字子思少孔子三十六歲清淨守節貧而樂道孔子為魯司寇原憲嘗為孔子宰孔子卒後原憲退隱於衛

公冶長魯人字子長為人能忍恥孔子以其女妻之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絏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夫子之取長取其非罪也非為其能忍恥也記者因縲絏之中事而創為能忍恥之言豈惟不知長亦不知夫子之所以取長者也

南宮韜魯人字子容以智自將世清不廢世濁不汚孔

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公晳哀齊人字季沉一作次鄙天下多仕於大夫家者是

故未嘗屈節一有為字人臣孔子特歎賞之

曾點史記作蒧曾參父字子晳疾時禮教不行欲修之孔子

善焉論語所謂浴乎沂風乎舞雩之下一曰浴當作沿謂沿於沂

水之濱棄

春風也

顏繇史記作顏無繇顏回父字季路史記作字路索隱引家語亦曰顏繇字路回之父是

少孔子六歲孔子始教於闕里而受學焉

瞿魯人字子木少孔子二十九歲特好易孔子一子之下有字

傳之志焉言孔子之傳易於瞿瞿之志也

家語 卷三 二十二

漆雕開蔡人字子若少孔子十一歲習尚書不樂仕孔

子曰子之齒可以仕矣時將過子若報其書曰吾斯

之未能信言未能明信此書意孔子說焉

良儒當作孺陳人字子正賢而有勇孔子周行常以家

車五乘從

商魯人鄭玄曰楚人字不慈按左傳及史記正義引家語皆曰丕茲是少孔

子四十歲其父堇父與孔子父叔梁紇俱以力聞

史記作高字子驕少孔子五十歲孔子適衛子驕為僕

衛靈公與夫人南子同車出而令宦者雍渠參乘使

孔子為次乘遊過市孔子恥之顏刻曰夫子何恥之孔

子曰詩云覯爾新婚以慰我心乃歎曰吾未見好德

如好色者也史記正義亦引孔子在衛南子招夫子為次乘過市顏高為御則此宜從高

司馬黎耕一無黎字宋人字子牛牛為人性躁好言語見兄

桓魋作惡牛常憂之

巫馬期史記作施陳人字子期少孔子三十歲孔子將近行

命從者皆持蓋已而果雨巫馬期問曰旦無雲既日

出而夫子命持雨具史已而果雨在此句之下敢問何以知之孔

家語 卷三 二十三

子曰昨暮月宿畢詩不云乎月離于畢俾滂沱矣史畢

雨也月離陰星則雨以此知之史以為有若事

梁鱣一作鯉齊人字叔魚少孔子三十九歲年三十未有

子欲出其妻商瞿謂曰子未也昔吾年三十八無子

吾母為吾更取室夫子使吾之齊母欲請留吾孔子

曰無憂也瞿過五十當有五丈夫今果一作而已然吾恐

子自晚生耳未必妻之過從之一年而有子史記正義曰魯

人商瞿孔子使向齊國瞿年四十無子今復使行遠

路恐絕無子孔子正月與瞿母盆告曰後有五丈夫

子子貢曰何以知之子曰此遇大畜艮之二世九二

甲寅木為世五景行木為應世生外象生象來爻

生互內象艮別子應有五子一子短命顔回曰何以知之內象是本子一艮變爲二醜三陽爻於是五子一子短命何以知短命他以故也文雖疑有闕誤存以備考

琴牢衛人字子開一字子張與宗魯友聞宗魯死欲往弔焉孔子弗許曰非義也

冉儒(史記作孺)魯人字子魚(一字子魯)少孔子五十歲

顔辛(一作辛)魯人字子柳少孔子四十六歲

伯虔字楷(一字子析)少孔子五十歲

公孫寵(一作龍)衛人字子石少孔子五十三歲

曹卹一字子循少孔子五十歲

陳亢字子亢(一字子禽)陳人少孔子四十歲

叔仲會字子期魯人少孔子五十歲與孔璇(史記作旂)年相比每孺子之執筆記事於夫子二人迭侍左右孟武伯見孔子而問曰此二孺子之幼也於學豈能識於壯哉孔子曰然少成則若性也習慣若自然也

秦祖字子南(鄭玄曰楚人)

奚蒧(多反)字子偕(史記作奚容蒧字子皙)衛人

公祖兹(一作公祖句兹)字子之魯人

公西輿(史記作輿如)字子上魯人

公西蒧字子尚(一作上)

廉潔字子曹(史記作子庸)衛人

宰父黑(宰一作罕)字子黑(史記作子索)

穰駟赤字子從(史記穰作壤從作徒)秦人

冉季字子產魯人

石處字里之(史作后處 史記作子里之)齊人

薛邦字子從(史記作鄭國避漢高祖諱乃薛字之誤今從國)

懸亶(亶一作豐)字子象

左郢(史記作左人郢)字子行

狄黑字皙之(一作子皙)衛人

商澤字子秀(史記秀作季)

任不齊字子選楚人

榮祈字子祺

顔噲字子聲魯人

原桃字子籍(史記作原亢籍 引家語桃作亢又作亢)

公肩(一作有 史記作公肩定)字子中

秦非字子之魯人

漆雕從(史作漆雕徒父)字子文蔡人漆雕開之宗族

燕級（史記作伋）字子思。魯人。
公夏守（史記守作首）字子乘。魯人。
句井疆一作字子疆。衛人。
步叔乘字子車。齊人。
石子蜀字子明（史記爲石蜀）成紀人。
邦選字子飲（史記飲作輿）。魯人。
施之常（史記字子恒）
申續字子周（史記作申黨或以爲棠字之誤而以棠爲棖）。魯人。
樂欣字子聲。魯人。

顏之僕字子叔。魯人。
孔弗（史記弗作忠）字子蔑。魯人。孔子兄孟皮之子。
漆雕從（從史記作斂）字子斂。魯人。
懸成字子橫（橫史記作祺）。魯人。
顏相（史記作祖）字子襄。魯人。

本姓解第三十九（此篇論氏族源流故以本姓名篇）

孔子之先宋之後也（孔子之先祖乃宋之後也）。微子啓帝乙之元子
入爲王卿士。微國名（微乃國之號也）子爵（乃爵號也）周公相成
王命微子於殷後（成王命微子繼殷之後）。與國還宋。弟號微仲。
生宋公。宋公世爲宋卿（世世爲宋國之卿）。生正考甫。考甫生
孔父嘉。五世後以孔爲世焉（孔父五世以孔爲世者也）。叔梁紇其
妾生孟皮。字伯尼。求婚顏氏。禱尼丘山而生孔子。十
九娶于宋之开官氏。生伯魚（夫子十九歲娶开官氏乃生鯉字伯魚）。魯
昭公以鯉魚賜孔子。榮君之貺。故因名曰鯉而字伯
魚。伯魚年三十先孔子卒（伯魚年五十亡在孔子先）。齊太史子與
謂南宮敬叔曰。孔子生於衰周。先王典籍（先聖書籍）錯亂
無紀。而乃論百家之遺記。考正其義（百家諸子所遺記載之文因而考究訂正其義理文詞之得正）。祖述堯舜（祖述者遠宗其道）。憲章文武（憲章者近守其法）。

刪詩述書。定禮理樂。制作春秋。讚易道。垂訓後
嗣。以爲法式。其文德著矣（文德彰明）。凡所教誨。束修已上
三千餘人。或者天將以素王乎（有德無位曰素王）。夫何其盛
也（不曰聖人如此何以其盛若此者也齊太史言若此也）

終記解第四十（言夫子終事因以名篇）

孔子蚤作（夫子早起）。負手曳杖。逍遙於門（猶徉於門首也）。而歌曰。太
山其頹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子貢
聞之曰（子貢聞其歌）。太山其頹。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吾
將安杖。哲人其萎。吾將安放。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

入夫子歎曰賜汝來何遲予疇昔夢坐奠於兩楹之間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即與賓主夾之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而丘也即殷人夫子殷人言我夫明王不興則天下孰能宗余言當時無明王則天下無能尊吾道也天余逮將死遂寢病七日而終時年七十二矣葬於魯城北泗水上二三子三年喪畢惟子貢廬於墓六年自後群弟子及魯人處於墓如家者百有餘家因名其地曰孔里焉

正論第四十一

此篇皆言正道故以正論名篇

孔子在齊齊侯出田齊侯景公出田獵招虞人以旌不至公使執之虞人典守苑囿之人也齊侯招之不肯來公欲執而殺之對曰昔先君之田也虞人對言昔先王之出田也旌以招大夫旂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齊侯乃釋之孔子聞之曰善哉守道不如守官善守事君之道不如守其官職君子韙之君子美虞人之守官職也苟爲不然則不守職而與任道者無異矣虞人可謂志士矣

孔子覽晉志晉趙穿弒靈公趙盾亡未及山而還史書趙盾弒君太史書盾弒君盾曰不然史曰子爲正卿亡不出境返不討賊非子而誰太史言盾爲晉出境及之君而何盾曰嗚呼我之懷矣盾嘆曰節壞矣自詒伊戚自致其憂如此其我之謂乎其我之自謂也已此乃詩語而趙盾引之以自喻孔子嘆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書事不隱人之善惡也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趙盾古之良大夫爲法受惡爲國法而受惡名惜也越境乃免出其境則免矣

○鄭有鄉校鄭國有鄉學校鄉校之士鄉士子也非論執政鬷明欲毀鄉校子產曰何以毀爲也夫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否者吾則改之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此吾師也若之何其毀也言不可毀也我聞忠言以損怨不聞立威以防其怨防怨猶防水也防堤防水也如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弗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之孔子聞是言也曰吾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人言子產不仁則我不信

○鄭子產有疾謂子太叔曰我死子必爲政子必爲政事也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唯有德者以寬服人其次莫如猛其次莫如威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濡弱民狎而玩之則多死焉故寬難子產卒子太叔爲政不忍猛而寬不欲尚猛唯尚寬鄭國多掠盜太叔悔之曰太叔悔用寬吾早從

夫子必不及此必不及此多盜孔子聞之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於猛猛則民殘民殘則施之以寬民傷殘則以寬濟之寬以濟猛猛以濟寬寬猛相濟政是以和民所以和乎產之卒也孔子聞之曰古之遺愛也此子產愛乃人也

○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聞東益不祥信有之乎孔子曰天損人自益身之不祥棄老取幼家之老者棄之幼者取之不祥擇賢而任不肖捨去賢人任用不肖國之不祥老者不教老成人不教誨子孫幼者不學幼年不去務學俗之不祥此風俗之不祥聖人伏匿聖德之人不任也愚者擅權愚昧之人出而專權天下不祥此天下之不祥不祥有五不祥之事有五者東益不與焉言東益無一於此也而言此亦警公之意

曲禮子貢問第四十二子貢問曲禮因以名篇

子貢問於孔子曰晉文公實召天子而使諸侯朝焉晉文公會諸侯召襄王且使守於河陽因使諸侯朝夫子作春秋云天王狩于河陽何也孔子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夫子言以臣而召君君不足以垂訓亦書其率諸侯事天子而已故書其率諸侯以事天子孔子在宋見桓魋自為石槨三年而不成石槨外久作一石槨下甚精麗而難成夫子愀然曰愀然不自安貌若是其靡也如此奢侈死不如速朽之愈人之死不如速朽為愈者也冉子僕曰禮凶事不備此何謂也此任禮喪事不備何為者也夫子曰既死而議謚既死之後方議是謚謚定而卜葬既葬而立廟皆臣子之事非所預屬也況自為之哉南宮敬叔以富得罪於定公奔衛敬叔因多財得罪於魯定公而奔於外國也衛侯請復之載其寶以朝仍載其寶不以朝王夫子聞之曰若是其貨也多財曰貨喪不若速貧之愈喪失位也失位不若速貧之為上子游問曰敢問何謂敢問何謂速貧也孔子曰富而不好禮殃也言富者多財而不好禮則殃及其身也敬叔以富喪矣而又弗改敬叔本因以富而失其位今又不能改其過吾懼其有後患也吾恐敬叔後更有患敬叔聞之遂如孔氏敬叔見夫子以往謝其言也而後循禮施散焉乃依循禮法而散其財貨孔子在齊夫子在齊國

齊大旱春饑齊國大旱春月民饑景公問於孔子曰如之何齊侯問夫子當救民如何孔子曰凶年力役不興夫子言凶荒之歲不可勞役於百姓馳道不修君道不修也祈以幣玉祭祀不懸祭祀不作樂祀以下牲此賢君自貶以救民之禮也自貶斥其罪以救百姓禮如此也

孔子曰管仲鏤簋而朱紘旅樹而反坫山節藻梲賢大夫也而難為上管仲賢大夫也難於為上晏平仲祀其先祖而豚肩不揜豆祭祀惟用豚肩不揜所盛之豆一狐裘三十年儉也賢大夫

夫也而難爲下。晏子亦賢大夫而難於爲下也君子上不僭下。居上位不
僭下下不偪上。在下位不陵上
○子游問喪之具。子游問喪葬之具如何孔子曰。稱家之有無焉
夫子言但隨家之有無以爲禮也曰。有亡惡乎齊。有財無財何以爲限也孔子
曰。有也則無過禮。夫子言家有財則不可過乎禮苟亡矣。斂手足形
還葬。懸棺而封。人豈有非之者哉。何有人言故不是故夫喪
亡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凡喪亡與其哀戚不足而禮文有餘不若禮
不足而哀有餘也。言喪主乎哀也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
餘。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言祭主乎敬也

曲禮子夏問第四十三子夏問曲禮故以名篇

子夏問於孔子曰。記云周公相成王教之以世子之禮。
有諸。孔子曰。昔者成王嗣立幼。未能蒞阼。言成王幼未能踐位
周公攝政而治。周公攝天子之政而治天下抗世子之法於伯
禽欲王之知父子君臣之道所以善成王也。伯禽周公之子
也教之以世子之法者正欲令成王知父子君臣之道所以善其身也夫知爲人子者
然後可以爲人父。能爲人子之道然後能爲父之道也知爲人臣者。然
後可以爲人君。知爲人臣之道然後能爲君之道也知事人者然後可
以使人。能事人然後能使人也是故抗世子之法於伯禽故周公教
伯禽之法世子也使成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義焉。世子齒
於學。而國人觀之曰。此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
有父在則禮然。言有父在上禮當如此然而衆知父子之道矣。
其二曰。此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君在則禮
然。言有君在上禮當如此然而衆知君臣之義矣。其三曰。此將
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長長也。則禮然。言敬長之禮則如此
然而衆知長幼之節矣。

○季平子卒。平子魯大夫將以君之璠與斂。贈以珠玉。又贈之以珠玉
孔子爲中都宰。聞之。時夫子在魯聞其事歷級而救焉。不登階而救其失也

曰。送而以寶玉。是猶曝尸於中原也。其示民以
姦利之端。而有害於死者安用之。反有害於死者何有哉且孝
子不順情以危親。忠臣不兆姦以陷君。孝子則不順私情以危辱其父母忠臣則不啓姦盜以陷害其君也乃止。不用寶玉

○子路與子羔仕於衛。衛有蒯聵之難。孔子在魯聞之
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旣而衛使至。曰。子路死焉。夫
子哭之於中庭。有人弔者。而夫子拜之。已哭。進使者
而問故。使者曰。醢之矣。遂令覆醢。夫子乃令覆其家醢不忍見而食之哀之至也

曲禮公西赤問第四十四 公西赤問曲禮故因以名篇

公西赤問於孔子曰大夫以罪免卒其葬也如之何。大夫以罪去國死以何禮葬之 孔子曰大夫廢其事終身不仕死則葬之以士禮。降大夫一等

○子游問於孔子曰葬者塗車芻靈自古有之然今人或有偶。今有刻木爲偶人 是無益於喪。無益於送葬 孔子曰爲芻靈者善矣爲偶人者不仁。爲木人者無益也 不殆於用人乎。何異於用生人乎

○子路爲季氏宰。子路爲季氏家臣 季氏祭逮昏而奠。季氏祭祀及暗爲奠

禮 終日不足繼以燭。一日行禮未畢又繼之以燭照 雖有强力之容肅敬之心皆倦怠矣。雖强力行事祇敬之心而皆倦怠不力者矣 有司跛倚以臨祭其爲不敬也大矣。大爲不敬 他日祭子路與焉。室事交于戶。室內執事之人在于門中 堂事當于階。堂上執事之人告於階前也 質明而始行事。天明方行禮 晏朝而徹。日晏而事畢 孔子聞之曰。夫子聞其事而言 孰爲由也而不知禮。誰謂子路之不知禮所以美之也

孔子家語憲卷三終

新刻註釋孔子家語憲卷四

會典祀儀

先師孔子

國初詔正諸神封號惟孔子封爵特仍其舊每歲二丁

傳

制遣官祭于國學每月朔望遣內臣降香朔日則祭酒

行釋菜禮洪武四年令進士釋褐詣國學行釋菜

禮十五年始

語天下儒學通祀孔子頒釋奠儀二十六年頒大成樂

器于天下府學令州縣如式製二十九年黜楊雄

從祀進漢董仲舒後過

登極者遣官祭告闕里文

駕幸太學行釋菜禮永樂八年正文廟聖賢冕旒塑衣

冠令合古制十九年北京國子監倣定其南監春

祭 命祭酒行禮稱

皇帝謹遣正統元年刊定從祀名爵位次頒行天下三

年以來胡安國蔡沈真德秀從祀三年禁祀孔子

釋老官八年追封元吳澄爲臨川郡公從祀成化

二年封董仲舒爲廣川伯胡安國建寧伯蔡沈崇安伯眞德秀浦城伯弘治九年封宋楊時爲將樂伯從祀嘉靖九年釐正祀典始爲木主題曰至聖先師孔子神位改大成殿爲先師廟殿門爲廟門四配稱復聖顏子宗聖曾子述聖子思子亞聖孟子之位十哲以下及門弟子皆稱先賢某子之位左丘明以下稱先儒某子之位申黨即申棖祀正存棖公伯寮秦冉顏何荀况戴聖劉向賈逵馬融何休王肅王弼杜預吳澄十三人俱罷祀林放蘧

伯玉鄭衆盧植鄭玄服虔范甯七人各祀于其鄉后蒼王通歐陽修胡瑗陸九淵增入從祀凡籩豆樂舞之數皆更定焉其內臣降香亦罷隆慶五年以本朝薛瑄從祀萬曆十二年以本朝王守仁陳獻章胡居仁從祀

一齋戒

一傳

制儀見儀制司

一省牲 牛一今二山羊五今北羊豕九今十四鹿一兎五今一

一陳設

正壇

犢一 羊一 豕一 登一 鉶二 籩豆各十

簠簋各二 帛一 白色祀神制帛

共設酒尊三爵一篚一于壇東南西向文案一于壇西

四配位

每位 羊一 豕一 登一 今去 鉶二 籩豆各十

簠簋各一 今一 爵三 帛一 篚一

十哲位

東五壇 每位 豕一 分五 帛一 篚 爵三

鉶一 籩豆各四 簠簋各一 酒盞一

西五壇 陳設同

東廡 五十三位共十三壇今四十七位分十六壇

每壇 豕一 今三 帛一 篚一 爵一

籩豆各四 簠簋各一 酒盞四

西廡 五十一位共十三壇今四十八位分十六壇

陳設同

一正祭典儀唱樂舞生就位執事各官司其事分
獻官陪祀官各就位贊引引獻官至盥洗所贊詣
盥洗位搢笏出笏引至拜位贊就位典儀唱迎神
奏樂樂止贊四拜(通贊陪祭官同)典儀唱行初獻禮奏樂
執事官捧帛爵詣
各神位前贊引導遣官贊詣
大成至聖文宣王(今稱至聖先師孔子)神位前贊搢笏贊獻帛執
事以帛進奠訖執事以爵進贊引贊獻爵出笏贊
詣讀祝位樂暫止跪(專贊衆官皆跪)贊讀祝贊祝官取祝

跪於獻官左讀訖贊俯伏興平身贊詣
兖國復聖公(今稱復聖顏子)神位前搢笏獻爵出笏詣
郕國宗聖公(今稱宗聖曾子)神位前
沂國述聖公(今稱述聖子思子)神位前
鄒國亞聖公(今稱亞聖孟子)神位前(儀並同前)贊復位樂止典儀
唱行亞獻禮奏樂執事各詣
神位前樂止典儀唱行終獻禮奏樂(儀同亞獻)樂止典儀
唱飲福受胙贊詣飲福位跪搢笏執事以爵進贊
飲福酒執事以胙進贊受胙出笏俯伏興平身復

位贊兩拜(傳贊陪祀官同)典儀唱徹饌奏樂執事各詣于
神位前徹饌樂止典儀唱送神奏樂贊引贊四拜(傳贊
陪祀官同)典儀唱讀祝官捧祝掌祭官捧帛饌各詣瘞
位典儀唱望瘞奏樂贊引贊詣望瘞位樂止贊(禮畢)

一祝文

維洪武　年歲次　朔　日
皇帝遣其官某致祭于
大成至聖文宣王(先師及四配改定今稱並如前註)惟
王(今呂)惟師德配

天地道冠古今刪述六經垂憲萬世謹以牲帛醴齊粢
盛庶品祗奉舊章式陳明薦以
兖國復聖公(顏子)
郕國宗聖公(曾子)
沂國述聖公(子思子)
鄒國亞聖公配尚享(孟子)

一分獻官儀注(分獻以翰林院修撰等官二員國子監博士等官二員)典儀
唱分獻官陪祭官各就位各至拜位候讀祝訖盥
分獻官行禮贊引贊詣盥洗所贊搢笏贊出笏贊

陞壇贊詣
神位前贊搢笏執事以帛進于分獻官奠訖執事以
爵進于分獻官獻訖贊出笏贊復位亞獻終獻同 至典
儀唱望瘞各詣瘞位
一樂章 迎神
大哉
宣聖今日孔聖道德尊崇維持王化斯民是宗典祀有常籍
執益隆神其來格於昭聖容
奠帛

自生民來誰底其盛維王今日維師神明度越前聖粢
帛具成禮容斯稱黍稷非馨惟神之聽
初獻 大哉
聖王今日聖師實天生德作樂以崇時祀無斁清酤惟馨嘉
牲孔碩薦修神明庶幾昭格
亞獻終獻
百王宗師生民物軌瞻之洋洋神其寧止酌彼金罍
惟清且旨登獻于三於嘻成禮
徹饌

犧象在前籩豆在列以享以薦既芬既潔禮成樂備
人和神悅祭則受福率遵無越
送神
有嚴學宮四方來宗恪恭祀事威儀雍雍歆格惟
馨神馭還復明禋斯畢咸膺百福
今定配哲從祀碑位
○四配
復聖顏子 舊封兗國復聖公 宗聖曾子 舊封郕國宗聖公
述聖子思子 舊封沂國述聖公 亞聖孟子 舊封鄒國亞聖公

○十哲
先賢閔子 名損舊封費公 先賢冉子 名雍舊封薛公
先賢端木子 名賜舊封黎公 先賢仲子 名由舊封衛公
先賢卜子 名商舊封衛公 先賢冉子 名耕舊封鄆公
先賢宰子 名予舊封齊公 先賢冉子 名求舊封徐公
先賢言子 名偃舊封吳公 先賢顓孫子 名師舊封陳公
○東廡
先賢澹臺滅明 舊封金鄉侯 先賢原憲 舊封任城侯
先賢南宮适 舊封汝陽侯 先賢商瞿 舊封須昌侯

先賢漆雕開 舊封平輿侯　先賢司馬耕 舊封睢陽侯
先賢有若 舊封平陰侯　先賢巫馬期 舊封東阿侯
先賢顏辛 舊封陽穀侯　先賢曹卹 舊封上蔡侯
先賢公孫龍 舊封枝江侯　先賢秦商 舊封馮翊侯
先賢顏高 舊封雷澤侯　先賢壤駟赤 舊封上邽侯
先賢石作蜀 舊封成紀侯　先賢公夏首 舊封鉅平侯
先賢后處 舊封膠東侯　先賢奚容蒧 舊封濟陽侯
先賢顏祖 舊封富陽侯　先賢句井疆 舊封南陽侯
先賢秦祖 舊封甄城侯　先賢縣成 舊封武城侯

先賢公祖句茲 舊封即墨侯　先賢燕伋 舊封汧源侯
先賢樂欬 舊封建成侯　先賢狄黑 舊封林慮侯
先賢孔忠 舊封鄆城侯　先賢公西蒧 舊封狄城侯
先賢顏之僕 舊封宛句侯　先賢施之常 舊封臨濮侯
先賢秦非 舊封華亭侯　先賢申棖 舊封文登侯
先賢顏噲 舊封華陰侯　先賢穀梁赤 舊封睢陽侯
先儒高堂生 舊封萊城伯　先儒毛萇 舊封樂壽伯
先儒后蒼　先儒杜子春 舊封樂城伯
先儒韓愈 舊封昌黎伯　先儒程顥 舊封豫國公

先儒邵雍 舊封新安伯　先儒司馬光 舊封溫國公
先儒胡安國 舊封建寧伯　先儒楊時 舊封將樂伯
先儒張栻 舊封華陽伯　先儒陸九淵
先儒許衡 舊封魏國公

舊有宣尼侯顏何蘭陵伯荀況彭城伯劉向司空于書司徒杜預今黜中牟伯鄭衆良鄉伯盧植萊陽伯服虔今改祀於鄉英廉侯戴聖渭永孔鯉數入啟聖祠從祀

○西廡

先賢宓不齊 舊封單父侯　先賢公冶長 舊封高密侯
先賢公晳哀 舊封北海侯　先賢高柴 舊封共城侯

先賢樊須 舊封益都侯　先賢公西赤 舊封鉅野侯
先賢梁鱣 舊封千乘侯　先賢冉孺 舊封臨沂侯
先賢伯虔 舊封沭陽侯　先賢冉季 舊封諸城侯
先賢漆雕徒父 舊封高苑侯　先賢漆雕哆 舊封濮陽侯
先賢商澤 舊封鄒平侯　先賢任不齊 舊封當陽侯
先賢公良孺 舊封牟平侯　先賢公肩定 舊封梁父侯
先賢鄡 舊封聊城侯　先賢罕父黑 舊封祈鄉侯
先賢榮旂 舊封厭次侯　先賢左人郢 舊封南華侯
先賢鄭國 舊封朐山侯　先賢原亢 舊封樂平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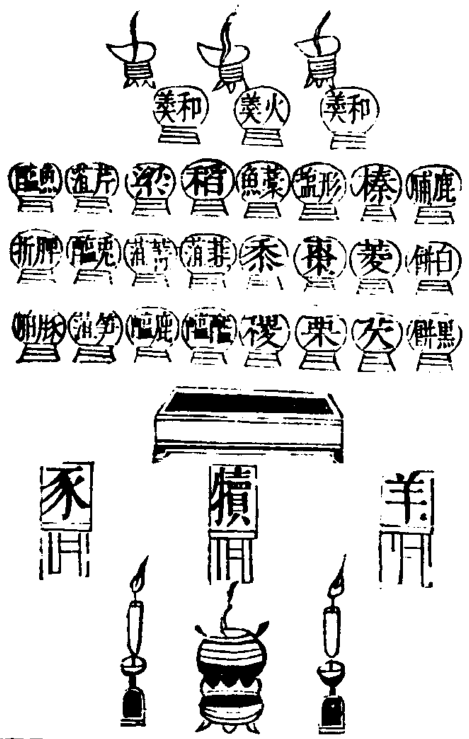
先賢廉　潔　舊封胙城侯　先賢叔仲會　舊封博平侯
先賢公西輿如　舊封臨朐侯　先賢邽巽　舊封高唐侯
先賢陳亢　舊封南頓侯　先賢琴張　舊封陽平侯
先賢步叔乘　舊封博昌侯　先儒左丘明　舊封中都伯
先儒公羊高　舊封臨淄伯　先儒伏勝　舊封乘氏侯
先儒孔安國　舊封曲阜伯　先儒董仲舒　舊封廣川伯
先儒王　道　舊封壽昌伯　先儒周敦頤　舊封道國公
先儒歐陽修　先儒張載　舊封郿伯
先儒程顥　舊封洛國公　先儒胡瑗

先儒朱熹　舊封徽國公　先儒呂祖謙　舊封開封伯
先儒蔡沈　舊封崇安伯　先儒真德秀　舊封浦城伯
先儒薛瑄　先儒王守仁　國朝封新建伯
舊有壽張侯公伯寮新息侯秦冉考城伯戴聖岐陽伯賈逵扶風伯馬融任城伯何休偃師伯王弼今黜內黃侯蘧伯玉長山侯林放高密侯鄭玄新野伯范甯臨川郡公吳澄今改祀於鄉曲阜侯顏無繇改入啟聖祠從祀淄川侯申黨郎中棖今並存棖
凡祭期洪武元年定以仲春秋上丁日降香遣官祭
孔子于
國學七年仲春上丁日食改用次丁
成化二十二年二月朔當釋奠值上丁令以次日釋

奠凡祭器禮物樂舞洪武四年更定各置高案籩豆
簠簋登鉶悉用磁器牲用熟樂舞生擇監生及文武
大臣子弟在學者預教習之今用太常樂舞生　正統三年
令祭丁品物非其土產者鹿以羊代榛棗以所產菓
品代　景泰六年奏准以兩廡祭品儉薄增豕四隻
棗栗各五十斤黍稷各一斗形鹽五十斤南京國子
監一體增設　成化十二年增樂舞生為八佾籩豆
各十二　嘉靖令南京國子監祭
先賢孟孫氏各神位前儀並同前兩廡分獻官同獻帛爵訖復位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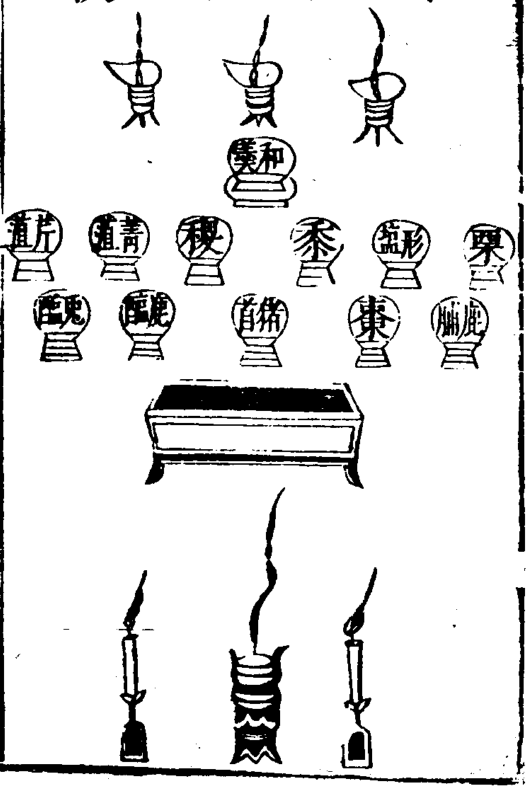
儀唱行亞獻禮終獻禮儀同初獻典儀唱徹饌訖唱送神
四拜兩廡分獻官同典儀唱讀祝官捧祝掌祭官捧帛饌各
詣瘞位唱望瘞捧祝帛饌官至瘞所贊引贊詣望瘞
位贊禮畢　一祝文　維
年　月　日
皇帝遣具官某致祭于啟聖公孔氏曰惟
公誕生至聖為萬世王者之師功德顯著茲因仲春
秋特用遣　祭以
先賢顏氏　曾氏　孔氏　孟氏配尚享

正壇陳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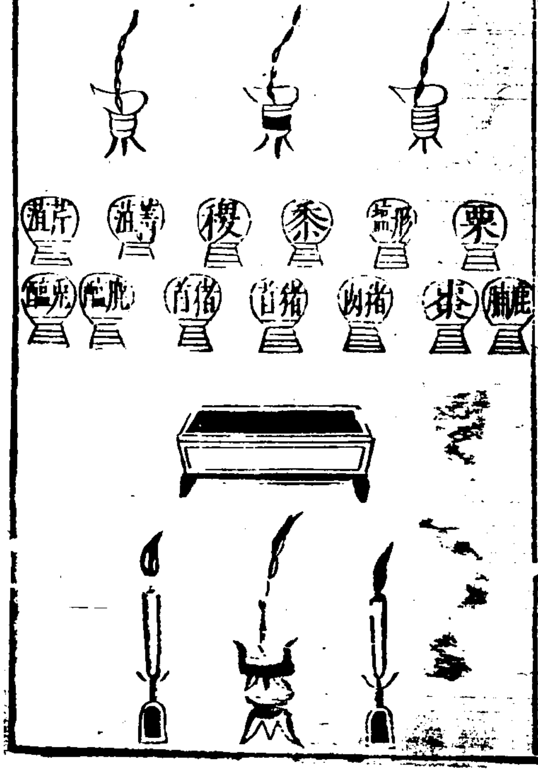


四配陳設

十哲陳設



兩廡陳設



月朔釋菜儀

其日清晨執事者各司其事分獻官各官分列于
大成正壇前門內監生排班候獻官至通贊唱排
班獻官以下各就位通贊唱班齊鞠躬拜興拜興
平身引贊詣獻官前唱詣盥洗所獻官盥手帨手
訖引贊唱詣酒尊所司尊者舉冪酌酒訖引贊唱
詣
至聖先師孔子神位前跪獻爵俯伏興平身（執事者行事並同）
引贊唱詣

復聖顏子神位前
宗聖曾子神位前
述聖子思子神位前
亞聖孟子神位前
十哲兩廡分獻官一同行禮畢引贊同唱復位引
贊導獻官分獻官至原拜位立通贊唱鞠躬拜興
拜興平身禮畢

啟聖祠祭儀

嘉靖九年令兩京國子監并天下學校各建啟聖公祠

公祠中祀叔梁紇題稱啟聖公孔子之位以顏無
繇曾點孔鯉孟孫氏配俱稱先賢某氏之位程珦
朱松蔡元定從祀俱稱先儒某氏之位每歲仲春
秋上丁日遣國子監祭酒行禮南監司業行禮

一陳設

正位　羊一　豕一　籩豆各八　簠簋各二
鉶二　爵三　帛一　篚一
東配　豕一　爵三　帛一　篚一
每位　簠簋各一　籩豆各四

西配　東西從祀同

一正祭是日三更贊引導遣官至盥洗所搢笏出
笏典儀唱執事官各司其事遣官就位迎神四（兩廡）
（分獻官同）典儀唱奠帛行初獻禮遣官由
廟左門入贊語
啟聖公孔氏神位前搢笏獻爵搢笏詣讀祝位跪讀
訖俯伏興平身（兩廡分獻官同贊）
先賢顏氏神位前獻帛獻爵
先賢曾氏

先賢孔氏
先賢孟孫氏各神位前。儀並同前兩廡分獻官同獻帛爵訖復位
典儀唱行亞獻禮。終獻禮。儀同初獻典儀唱徹饌訖。唱
送神四拜。兩廡分獻官同典儀唱讀祝官捧祝。掌祭官捧
帛饌各詣瘞位唱望瘞捧祝帛饌官至瘞所贊引
贊詣望瘞位贊禮畢。
一祝文
維　年　月　日
皇帝遣其官某致祭于

啟聖公孔氏曰惟
公誕生至聖為萬世王者之師。功德顯著。茲因仲春
秋特用道祭以
先賢顏氏
先賢曾氏
先賢孔氏
先賢孟氏配。尚享
孔子家語志卷四終

〔明〕陳仁錫撰

丘瓊山先生大學衍義補贊英華六卷

明末刻本

陳太史訂大學衍義英華

眞西山先生正集
明丘瓊山先生補集

進大學衍義補表
國子監掌監事禮部右侍郎臣丘濬誠惶誠懼稽首
頓首
上言伏以
持世立教在六經。而撮其要於大學。明德新民有八
目。而收其功於治平。舉德義而措之於事爲。酌古道
而施之於
今政。衍先儒之餘義。補
聖治之極功。惟知罄獻芹之誠。罔暇顧續貂之誚。原夫一
經十傳。乃聖人全體大用之書。分爲三綱八條、實學
衍義補讀　表　一
者修己治人之要。章句旣有以大明聖蘊。衍義又所
以上格君心。書雖成於前朝。道則行於
今代。惟
太祖之建極。嘗大書於
殿壁之間。曁
列聖之紹基。屢
聽講於
經筵之上。旣已致夫雍熙泰和之治。一皆本乎
躬行心得之餘。
吾惟所爲者。固無俟乎盡言。欲全其功者。亦須補其闕

略窺衍義之四要尚遺治平之二條雖曰舉而措
之爲無難不若成而全之爲盡善況有其體則有其
用旣成乎巳當成乎人理固無一之可遺功豈有一
之可闕善法不能以徒舉本末則貴乎兼該毎當繙
閱之時輒起編劘之念是以頓忘下賤僭倣前修矩
細精粗而曲析周詳前後左右而均齊方正于以衍
治國平均天下之義用以核格致誠正修齊之功體
例悉準於前書楷範用垂於後學稽聖經訂賢傳裒
取無遺紀善行述嘉言蒐求罔棄附以管中之所見
覩於日下之可行俯竭涓塵之微仰裨

海嶽之大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
睿智有臨
剛明不惑
學古訓而獲大道
愼儉德以懷永圖
大志夙成適符漢宣登極之歲
小歲求助肇啓周成訪落之心
廣充格致誠正之功
用臻修齊治平之效

太平之治端可計日而待茲臣潛下愚陋質荒敝孤生
生世無寸長頗留心於扶世讀書有一意輒妄意以
著書固非虞卿之窮愁亦匪眞氏之去位猥以官居
三品漸厚祿以何裨年近七旬惜餘齡之無幾一生
仕宦不出
國門六轉官階皆司文墨莫試涖政臨民之技徒懷愛
君憂
國之心竭平生之精力始克成編恐無用之陳言終將
覆瓿幸際
朝廷更化

中外肅淸
總攬權綱
一新政務儻得徼
九重之聽取以備
乙夜之觀采於十百之中用其二三之策未必無補於
當世亦或有取於後人民物於是一新世道茲焉復古
好所好惡所惡
一人永予育乎兆民賢其賢親其親四海咸
尊戴於萬世臣干冒
天威無任激切屏營之至臣所撰到大學衍義補若干卷

謹奉

表隨

進以

聞

成化二十三年十一月十八日國子監掌監事禮部

右侍郎臣丘濬謹上表

丘瓊山先生大學衍義補英華目錄

一卷

誠意正心　補前書

審幾

謹理欲

察事機

防姦

幾先

治國平天下

正朝廷

總論朝廷

綱紀

名分

賞罰

號令

言路

正百官　吏部

總論任官

職官　總論設官　公孤　六部　通政司　欽天監

頒爵

大臣
侍從總論 翰林 學士 史官 館閣
臺諫臺官 諫官 總論臺諫
二卷
仕路科舉
銓選
考課
推薦
濫用
固邦本戶部

總論固本
民生
民產田產 田制水利
民事
民力
民窮
民患
民害
民長里胥 守令 監司
民牧

民瘼
制國用
總論理財
貢賦賦稅 貢獻
經制
市糴市法 糴法
銅楮之幣錢法 楮法
三卷
山澤鹽法 茶 礦
傅算

漕輓海運 沙河 會通河天井閘
屯田
明禮樂禮部
總論禮樂
禮儀
樂律
王朝禮朝儀 諸侯來朝禮 燕享 大射 田獵
郡國禮鄉飲酒禮
家鄉禮冠禮 婚禮 喪禮 祭禮 宗法
秩祭祀

總論祭祀
郊祀天地 通論郊祀明堂
宗廟享祀
國家常祀
內外郡祀
釋奠先師
四卷
崇教化
總論教化
學校

道學
經術 易 書 詩 春秋 儀禮 周禮 六經 四書
一道德
躬孝弟
崇師儒 尊師 視學
謹尚好
廣教化
嚴旌別
擧贈諡
備規制 工部

都邑
城池
曆象
圖籍
章服
營建
五卷
慎刑獄 刑部
總論制刑
律令

流贖
聽斷
宥眚
欽恤
濫縱
嚴武備 兵部
總論威武
軍伍
宮禁
京輔

本兵

器械

牧馬

簡閱

將帥 總論將帥 選用 委任

師律

陳法 車法 陳法 舟師

六卷

軍情

遏盜

賞功

經武

馭夷狄

內夏外夷

懷遠

譯言待賓

征討綏和

脩攘

守邊

四方夷落 南夷 北狄 西羌 西南夷 東北夷 東夷

終

丘瓊山先生大學衍義補贊 華卷之一

古吳 明卿 陳仁錫 纂

楊 梓 照閱

誠意正心 補前書

審幾

按宋儒真德秀大學衍義于誠意正心之要立爲二目曰崇畏敬戒逸欲蓋云備矣然用功于事爲之著不若審察于幾微之初尤易爲力焉故竊原朱氏之意補審幾微一節于二目之後

謹理欲

易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

按事理在人心有動有靜靜則未形也動則巳形也幾則動而未離于靜微而未至于著者也此正人心

理欲初分之處吉凶先見之兆也先儒所謂萬事根源日用第一親切工夫者此也大舜精以察之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皆於此着力焉

通書曰幾善惡又曰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幾也又曰無不通生於通微通微生於思故思者聖功之本

察事幾

易曰夫易聖人所以極深而研幾也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 研審也深就心言幾就事言

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

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於石不終日貞吉又曰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君子明哲見事之幾微故能其介如石其守既堅則不惑而明見幾而動豈俟終日也見微而知其彰不待其昭著也見柔而知其剛不待其堅凝也知幾如是衆所仰也故曰萬夫之望

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天上水下相違而行訟之由也君子觀象知人情有爭訟之道故凡所作事必謀其始

項安世曰天下之事不可以細微而不謹也不可以親暱而不敬也禍亂之端夫豈在大曹劉共飯地分於七箸之間蘇史滅宗忿起於笑談之頃

虞書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禹曰帝慎乃在位安汝止惟幾惟康惟幾者審其事之發惟康者省其事之安

蔡沈曰天位惟艱一念不謹或以貽四海之憂一日不謹或以致千百年之患

帝庸作歌曰勑天之命惟時惟幾惟時者無時不戒勑也惟幾者無事不戒勑也

記曰禮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於未形使人日遷善遠罪而不自知也是以先王隆之也

按先王知男女之有欲也則制昏禮以止其淫辟之行於情竇未開之先知飲食之易爭也則制鄉飲以止其爭鬭之獄於朶頤未動之始制喪祭之禮以止其倍死忘生之念於哭臨奠獻之際制聘覲之禮以止其倍畔侵陵之患於玉帛俎豆之間是皆不待欲動情勝之時而自有潛銷迷化之妙

司馬光曰光上五規此四日謹微水之微也捧土可塞及其盛也漂木石沒丘陵火之微也勺水可滅及其盛也焦都邑燔山林故治之於微則用力寡而功多治之於盛則用力多而功寡是以聖帝明王皆銷患於未萌弭禍於未形天下陰被其德而莫知其所以然也又曰宴安怠惰肇荒淫之基附耳屏語開讒賊之門不惜名器導僭逼之源假借威福授陵奪之柄

防姦

易坤初六履霜堅冰至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陰之始凝而爲霜履霜則知陰漸盛而至堅冰矣猶小人始雖甚微不可使長長則至於盛也

大畜六四童牛之牿元吉童者未角之稱牿施横木于牛角以防其觸者也六五豶豕之牙吉攻其特而去之曰豶所以去其勢也

程頤曰君子知天下之惡不可以力制也則察其幾絶其本原故不假刑罰嚴峻而惡自止也

詩君子無易由言耳屬於垣恐有所觀望左右而生讒譖也

胡寅曰善爲天下國家者謹于微而已矣不爲嗜欲則娛樂之言無自進不好功利則興作之計無自生嚬笑不苟誰敢矯假八柄在己誰擅威福誠如是雖使六卿

復起三家輩作，櫟懿蕣溫棲遲于朝，方且效忠宣力之不暇，而何有于他志哉。

幾先

五子之歌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民心怨背，豈待其彰著而後知之，當于事幾未形之時而圖之也。

周官王若曰，若昔大猷，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大猷大道之世

易象曰，水在火上，旣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按先儒有言，成湯之危懼，成王之小毖，皆思患豫防之謂也。後世人主，若唐玄宗享國幾五十年，及一旦天寶之亂，出走咸陽，不四十里而已無食，德宗朱泚

之亂，出走奉天，每伺賊間，夜縋人於城外，采蕪菁根而食之，宋之徽欽被虜，府庫蓄積爲之一空，皆恃其富盛，而不謹於幾微，遂馴致于不可支持之地，天子之貴，四海之富，其可恃乎。

治國平天下

正朝廷

總論朝廷

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

書舜典，詢於四岳，四岳官名，一人而總四方諸侯之事。闢四門，開四方之門，以來天下之賢俊。明四目，達四聰，廣四方之視聽，以決天下之壅蔽。

按朝廷之政，其弊端之最大者，莫大乎壅蔽，昔唐玄宗因李林甫爲相，天下舉人至京師者，林甫恐其攻已短，請試之，一無所取，乃以野無遺賢爲賀，楊國忠爲相，南詔用兵敗死者數萬人，更以捷聞，此不能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之明效也。

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堯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奮起也，庸事功也，熙廣，載事，宅居也，百揆如宰相之職，亮明也，采謂庶事，惠順，成也，疇謂庶類

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四岳九官十二牧。欽哉，惟時亮天功。

按帝舜初咨四岳，不曰熙舜之載，而曰熙堯之載，蓋

以我今日所治之事，非我之事，堯之事也，總咨二十二人，不曰亮舜之功，而曰亮天之功，蓋以我今日所治之功，非我之功，天之功也，人君知此，則決不肯狥私意以用人，用匪人以廢事矣。

大禹謨，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德惟善政，政在養民，

洪範，箕子所陳以告武王者。次三，九疇之次三疇。曰農用八政，一曰食，務農重穀。二曰貨，阜通財貨。三曰祀，報本反始。四曰司空，掌度生居民。五曰司徒，掌敬敷五敎。六曰司寇，掌立法懲姦。七曰賓，懷柔賓客。八曰師，除殘禁暴。

按八者，非盡農也，而曰農用八政者，無非所以安農

業也

周禮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

葉時曰聖人以中道立標準於天下而使天下之人取中焉武王訪洪範於箕子以叙彝倫而五以皇極居中古今未有舍皇極而能立國者以周禮考之土圭測景以求地中建國也面朝後市左祖右社辨方也朝分內外位列東西正位也公五百里至男百里體國也九夫爲井至四縣爲都經野也一曰天官至六曰冬官設官也一曰治職至六曰事職分職也而周公總之以爲民極焉蓋王畿立而後根本定方位設而後等級明國野分而後疆理正官職舉而後綱目張民極之立孰大於

此哉

太宰之職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一曰治典以經邦國以治官府以紀萬民二曰教典以安邦國以教官府以擾萬民三曰禮典以和邦國以統百官以諧萬民四曰政典以平邦國以正百官以均萬民五曰刑典以詰邦國以刑百官以糾萬民六曰事典以富邦國以任百官以生萬民

按我 太祖革前代中書省而設六部罷丞相而設尚書侍郎蓋得周公之心於千載之下者

考建官固不可以不定冗官尤不可以不去蓋官無定制則格法爲之不明官有冗員則廪祿爲之虛費然則去冗官者今日第一義也昔荀勉建議于晉武之朝其言九寺可併于尚書蘭省宜付于少府王彪之進言亦以職事之修在于省官朝風之澄在于併職二君子之論官制可以爲後世法矣

宋朱熹告其君曰四海之利病係斯民之休戚斯民之休戚係守令之賢否然而監司者今布政按察司守令之綱也朝廷者監司之本也欲斯民之皆得其所本原之地在朝廷而已又曰毋主先入以致偏聽獨任之譏毋篤私恩以犯示

人不廣之戒進退取舍惟公論之所在是稽則朝廷正而內外遠近莫敢不一於正矣如是則事之所謂利民之所謂休將無所不舉事之所謂病民之所謂戚將無所不除

總按宋儒朱熹有言天子至尊無上其居處則內有六寢六宮外有三朝五門其嬪御侍衛飲食衣服貨賄之官皆領於冢宰其冕弁車旗宗祝巫史卜筮瞽侑之官皆領於宗伯有師以道之教訓有傅以傅其德義有保以保其身體有師氏以微詔之有保氏以諫其惡前有疑後有丞左有輔右有弼其侍御僕從

罔非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在輿有旅賁之規（旅賁勇士掌執戈盾夾車而趨）位宁有官師之典（宁門屏之間也）倚几有訓誦之諫（工師所誦之詞書之于几也）居寢有褻御之規（暬近也）臨事有瞽史之道宴居有工師之誦史爲書（大史君過則書）瞽爲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商旅於市（萧陳也）百工獻藝（獻其技藝以諭政事）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御瞽幾聲之上下（幾察也）不幸而至於有過則又有爭臣七人面折廷爭以正救之蓋所以養之之備至於如此是以恭己南面中心無爲以守至正而貌之恭足以作肅言之從足以作乂視之明足以作哲聽之聰足以作謀思之睿足以作聖然後能以八柄馭群臣（見賞罰篇）以八統馭萬民（一曰親親二曰敬故三曰進賢四曰使能五曰保庸六曰尊貴七曰達吏八曰禮賓）而賞無不慶刑無不威遠無不至邇無不服董子所謂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者此也蓋所以論人君爲治之道無餘蘊矣

綱紀

禮記曰聖人作爲父子君臣以爲紀綱紀綱既正天下大定

白虎通曰三綱父子君臣夫婦也六紀諸父兄弟族人諸舅師長朋友也綱張也紀理也大綱小紀所以張理上下整齊人道也

按綱紀二字並言始見於五子之歌（太康失國其弟五人作歌末云亂其紀綱乃底滅亡）再見於詩棫樸（勉勉我王綱紀四方）假樂（之綱之紀燕及朋友）之篇大約以網罟爲喻譬則朝廷之行事舉其大者則小自隨貴乎能振肅之而已不然則有廢而不舉之處一切頹墮而不可爲矣是則紀綱之喻也

唐韓愈曰善醫者不視人之瘠肥察其脉之病否而已矣善計天下者不視天下之安危察其紀綱之理亂而已矣

夏殷周之衰也諸侯作而戰伐行矣傳數十王而天下不傾者紀綱存焉耳秦之王天下也無分勢於諸侯聚兵而焚之傳二世而天下傾者紀綱亡焉耳是故四支雖無故不足恃也脉而已矣四海雖無事不足矜也紀綱而已矣

宋朱熹曰何謂綱紀辨賢否以定上下之分核功罪以公賞罰之施也然綱紀之所以振則以宰執秉持而不敢失臺諫補察而無所私人主又以其大公至正之心恭己於上而照臨之是以賢者必上不肖者必下有功者必賞有罪者必刑而萬事之統無所缺也

又曰人君爲治之本在乎正心術以立紀綱故一家則有

一家之綱紀一國則有一國之綱紀若夕鄉總於縣縣總
於州州總於諸路諸路總於臺省臺省總於宰相而宰相
兼總於衆職以與天子相可否而出政令此則天下之綱
紀也然而綱紀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
偏黨反側之私然後綱紀有所係而立君心不能以自立
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之歸閉塞私邪之路然後乃
可得而正也
又曰一二近習之臣上則蠱惑陛下之心志使其不信先
王之大道而悅於功利之卑說不樂莊士之讜言而安於
私暬之鄙態下則招集士大夫之嗜利無恥者文武彙分

各入其門所喜則陰爲引援擢寘淸顯所惡則密行訾毀
公肆擠排交通貨賂所盜者皆陛下之財命卿置將所竊
者皆陛下之柄宰相師保賓友諫諍之臣或出入其門墻
承望其風旨勢成威立中外靡然向之使陛下之號令黜
陟不復出于朝廷而出於此一二人之門名爲陛下之獨
斷而實此一二人陰執其柄蓋其所壞非獨壞陛下之紀
綱而已乃幷與陛下所以立綱紀者而壞之焉
考我　朝分王諸王而制郡縣於其中可無外重
之患不置宰相而設六卿于外可無內重之憂文
官不封公侯懼爵賞之濫及藩鎭不許擅殺恐刑
罰之無辜朝政外事不預於宮禁而家法正政柄
兵權不歸於近習而弊源塞此紀綱之大凡也

定名分

易履大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天在上澤在下）
（天下之正理也人之所履當如是君子觀履之象云云）
書說命曰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
夫師長
左傳桓公十年虢叔（周卿士）譖其大夫詹父于王詹父有
辭（有自直之詞訴于王）以王師伐虢
呂祖謙曰臣之訴君者先有訴君之曲不必問其所訴

之詞也當詹父未訴君之時其理固直既啓訴君之口
則已陷於滔天之惡矣
莊公十八年虢公晉侯朝王（周惠王新即位故來朝）王皆賜玉五瑴
（雙玉爲瑴）馬三匹非禮也
呂祖謙曰爲天守名分者君也周惠王誤視爲己物輕
以假人不知侯而可假公之禮則公亦思假王之禮王
既假晉侯以公禮矣後數十年而晉文有請隧之舉非
惠王啓其僭心晉文豈敢爾耶聖人欲全天子之尊必
先下謹士庶人之分守其下所以衛其上也
成公二年衛仲叔救孫桓子衛人賞之也辭請曲縣（諸侯之樂）

繁纓（諸侯馬飾）以朝許之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惟名與器（車服之器爵號之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弗可止也已

唐肅宗時節度使王玄志卒上遣中使往慰撫將士就察軍中所欲立者授以旌節李懷玉殺玄志之子推侯希逸爲軍使朝廷從之節度使由軍士立自此始

司馬光曰古者治軍必本於禮今唐廢之使士卒得以陵偏裨偏裨得以陵將帥則將帥陵天子自然之勢也

賞罰

書皐陶謨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章顯也政事言命討乃人君之政事也）

詩不僭不濫不敢怠遑（僭賞之差也濫刑之過也）

周禮天官太宰以八則治都鄙其七曰刑賞以馭其威（刑法也）

以八柄詔王馭羣臣一曰爵以馭其貴二曰祿以馭其富三曰予以馭其幸四曰置以馭其行五曰生以馭其福六曰奪以馭其貧七曰廢以馭其罪八曰誅以馭其過（柄所秉節以起事者必言詔王者賞罰誅廢非臣下所得專也凡言馭者驅而納之于善也）

禮記爵人於朝與士共之刑人于市與衆棄之

春秋左傳蔡聲子曰善爲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

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毋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淫（此與書所謂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之意同）

漢宣帝詔曰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唐虞猶不能以化天下

按是詔乃賜王成關內侯者抑孰知其所賞者乃僞增戶口者耶趙蓋韓楊之不得其死弘恭石顯之委任匪人所謂勵精爲治信賞必罰亦虛言耳

唐太宗謂房玄齡曰有功則賞有罪則刑誰敢不竭心盡力以修職業

按太宗此言可謂得馭臣之道也觀其斥封德彝以明天下之義用魏徵而忘平日之讐裴寂貨賂公行雖故舊亦能斥貶蕭瑀劾李靖之過乃錄其功而賞之似矣然以讖言而誅李君羡以譖言而殺劉洎以外戚而封長孫無忌以受賂而賜長孫順德則又不能盡出于公也惜哉

宋朱熹曰喜而賞者陽也聖人之所欲也怒而刑者陰也聖人之所惡也是以聖人之心雖至虛至平而於此二者之間其所以處之亦不能無少不同者故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此則聖人之微意然其行之也雖曰好賞而不能賞無功之士雖曰惡刑而不敢縱有罪之人而功罪之實

固已悅然而無疑則雖欲輕之重之而不可得是又未嘗不虛不平也

號令

易姤卦大象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姤遇也爲君后者觀其周徧之象以施其命令周誥四方也

倖人君尊居九重、與下民本無相遇之理、惟王言一布、則萬民爭先快覩、莫不鼓舞於其下、而君民之心始遇矣、

考帝王之世上之待下也無隱辭心誠感激下之覩上也無異意一則曰言布天下也二則曰朕命

惟允也爲堯舜者何嘗更一政易一令乎一則曰文命敷四海也二則曰朕不食言也爲禹湯者何嘗匿其旨而隱其辭乎

巽之象曰重巽以申命、巽順也重巽者上下皆順也君子休重巽之義順人心以行事重復而丁寧之

象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隨相繼之義兩風相重隨風也

渙九五渙汗其大號渙人心渙散也人君當渙之時必有號令之須由中而外無不被而及之亦如人身之汗出乎中而浹于四體也

書周官王曰凡我有官君子欽乃攸司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反違逆而不行也

禮記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綍其在中也惟細如絲而已及其出也乃如綸之大焉其初出也僅大如綸而已及其出而益遠也乃如索之大焉

漢賈山交於文帝曰臣聞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癃疾扶杖而往聽之願少須臾毋死思見德化之成

考孝文恭儉愛民之心一出于誠故詔下山東而癃老願覩孝武好大多慾之心不本于誠故詔下輪臺而海內虛耗

宋劉安世言于哲宗曰善觀人之國者不觀其世之盛衰而先察其令之張弛未論其政之醇疵而先審其令之繁簡惟其慮之既臧發之不妄而持以必行則堅如金石信

如四時敷天之下莫不傾耳承聽聳動厭服此聖人所恃以鼓舞萬民之術也今朝廷命令變易頻數吏不知所守民不知所從求其弊原、蓋由講議未精、思慮未審、人情有所未盡、事理有所未通、或牽于好惡之私、或溺于迎合之說是非無所辨、取舍無所宗、故一人言之而遽爲之紛更也方平安無事之時輕慢多變之如此緩急有事之際何以取信于人

考 太祖之起義兵也有詔延民之論則曰爲民除亂耳宜各安職業其建國號也有令百官之詔則曰建國之初當正紀綱其北定 中原也則檄曰

元以北狄入主中原廢壞綱常于恭承天命遣兵
北逐拯生民之塗炭復漢官之威儀辟嚴意正眞
所謂大哉王言也

廣言路

書益稷帝曰來禹汝亦昌言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

說命高宗命傅說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啓乃心沃朕心說復於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后克聖臣不命其承疇敢不祗若王之休命君果從諫臣雖不命猶且承之況命之如此誰敢不敬順其美命乎

詩聽言則答譖言則退聽則答謂告君不盡其誠也譖則退謂引身遠避其禍也

先民有言詢於芻蕘

左傳師曠曰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爲之貳卿佐使師保之勿使過度是故天子有公諸侯有卿卿置側室支子之官大夫有貳宗宗子之副貳者士有朋友庶人工商皂隸牧圉皆有親暱以相輔佐也善則賞之過則匡之患則救之失則革之史爲書瞽爲詩工樂人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商旅於市百工獻藝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以從其淫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

國語周厲王虐國人謗王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曰吾能弭謗矣召公曰是鄣防也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爲川者決之使導爲民者宣之使言

漢文帝詔曰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也今法有誹謗妖言之罪是使衆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其除之

胡寅曰賈誼論奏曰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夫既以忠諫深計爲誹謗妖言則指鹿爲馬指野鳥爲鸞蝗生則曰不食嘉穀歲饑則曰路無餓殍凡賢否是非治亂得失一切倒言而逆說之其罪豈特誹謗之比其爲妖也不亦大乎

魏徵言於唐太宗曰昔堯清問下民故有苗之惡得以上聞共鯀驩兜不能蔽也秦二世偏信趙高以成望夷之禍梁武帝偏信朱异以取臺城之辱隋煬帝偏信虞世基以致彭城閣之變是故人君兼聽廣納則貴臣不得壅蔽而下得以上通也

陸贄言於德宗曰古語有之順旨者愛所由來逆意者惡所從至故人臣皆爭順旨而避逆意非忘家爲國捐身感

君者孰能犯顏色觸忌諱建一言開一說哉是以哲后與
王求諫如不及納善如轉圜獎直者褒之許犯者義之戇
淺者恕之狂誕者容之仍虞驕汰之易滋而忠言之不聞
也於是置敢諫之鼓植告善之旌垂戒慎之鞀立司過之
士猶懼其未也由是有史爲書瞽爲詩工誦箴諫大夫規
誨士傳言庶人謗（此出左傳師曠言）尚恐其怠也每歲孟春遒人以
太鐸徇于路而振警之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
恭邦有常刑（書胤征）然非明智不能招直言非聖德不能求
過行招直則其智彌大求過則其德彌光晉文聽輿人之
誦而霸業興虞帝設誹謗之本而帝德廣斯實聖賢之高

躅陛下何疾焉

又曰聖賢爲理務詢衆心不敢忽細微不敢侮鰥寡修言
無驗不必用質言當理不必違遜於志者不必然逆于心
者不必否異於人者不必是同於衆者不必非辭拙而效
速者不必愚言甘而利重者不必智惟善所在則可以盡
天下之理見天下之心嘗試思之爲下者莫不願忠爲上
者莫不求治然而下每苦上之不治上每苦下之不忠若
是者何兩情不通故也下之情莫願不達於上上之情莫
不求知於下然而下恒苦上之難達上恒苦下之難知若
是者何九弊不去故也所謂九弊者上有其六而下有其
三好勝人恥聞過騁辨給衒聰明厲威嚴恣強愎此六者
君上之弊也諂諛顧望畏愞此三者臣下之弊也夫以區
域之廣大生靈之衆多宮闕之重深高卑之限隔自黎獻
而上獲覩至尊之光景者踰億兆而無一焉就獲覩之中
得接言議者又千萬無一幸而得接者猶有九弊居其間
則上下之情所通鮮矣

又曰諫者多表我之能好諫者直表我之能賢諫者之狂
誣明我之能恕諫者之漏泄彰我之能從有一於斯皆爲
盛德

宋太祖詔內殿起居百官以次轉對並指陳時政得失高

宗詔行在百官日輪一員面對

哲宗初即位首召司馬光至告曰周易天地交則泰不
交則爲否君父天也臣民地也是故君降心以諮
誠以獻替則庶政修治邦家乂安近年士大夫以偷苟
容爲智危言正論爲狂是致下情蔽而不上通上恩壅而
不下達閭閻愁苦痛心疾首而上不得知明主憂勤宵衣
旰食而下無所訴公私兩困盜賊以繁臣愚以爲今日所
宜先者莫若明下詔書凡應知朝政闕失及民間疾苦者
並許盡情極言於其義理精當者即施行其言而顯擢其
人其次取其所長捨其所短其狂愚鄙陋無可采取者報

闕罷去亦不加罪如此則陛下雖深居九重四海之事如指諸掌舉措施爲惟其所欲乃治安之原太平之基也

按自古帝王必求人之言以爲己助因人之言以爲己鑑聞則拜之聽則納之卑辭以誘之厚禮以招之博問以盡之和顏悅色以受之大心宏度以容之或爲之科目如所謂直言極諫者或爲之設官如所謂拾遺補闕者或因災眚而下詔以求或因患難而責己以訪或爲輪對之制使人人得以自達或設登聞之鼓使事事得以上聞以陳言而會者則立賞以勸之傳曰興王賞諫臣是也當言不言者則制刑以威

之書曰臣下不匡其刑墨是也言雖過於訐直有所不堪忍者亦容以受之而不加之以罪史曰殺諫臣者其國必亡是也夫如是則君德之修否朝廷之闕失臣下之賢佞民生之休戚皆因言以達之於上而不至於噬臍無及之悔矣昔晉平公問于叔向曰國家之患孰爲大對曰大臣持祿而不極諫小臣畏罪而不敢言下情不得上通此患之大者嗚呼患而謂之大豈非言路不通其患必至於危亡也哉

正百官下 吏部

總論任官

書臯陶謨曰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

伊尹曰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臣爲上爲德爲下爲民（臣職所係其重如此）其難其慎惟和惟一（難于任用慎于聽察所以防小人也可否相濟終始如一所以任君子也）

說命曰惟治亂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

武成建官惟賢位事惟能

立政王左右常伯（牧民之長）常任（任事公卿）準人（守法之有司）綴衣（掌王之服器帑則張設者焉）虎賁（執王之器械行則防護者焉）周公曰嗚呼休茲知恤鮮哉

按常伯常任準人國之大臣以共理朝廷之政綴衣虎賁王之親臣以供奉服御之用呂祖謙謂職重者有安危之寄職親者有習染之移其係天下之本一也職有大小而經綸康濟薰陶涵養賴焉知其美而加之憂庶不以非人處之矣（綴衣今內司設尚衣等監虎賁今錦衣衛）

禮記王制凡官民材必先論之論辨然後使之任事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

緇衣子曰大臣不可不敬也是民之表也邇臣不可不慎也是民之道也

官職官

總論設官

周官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庶政惟和萬國咸寧夏商官倍亦克用乂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

按唐虞設官二十有二人以分理天下內焉有允官而總之於百揆外焉有十二牧而總之於四岳我朝內設六部即虞廷之九官外建十三布政司即虞世之十二牧名雖不同而所理之事一地雖有異而分牧之意同

公孤

周官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

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特也）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

胡安國曰古者三公無其人則以六卿之有道者上兼師保之任冢宰或闕亦以三公下行端揆之職禹自司空進宅百揆又曰作朕股肱耳目是以宰臣上兼師保之任也周公爲師又曰位冢宰正百工是以三公下行端揆之職也所以然者三公與王坐而論道故難其人而冢宰統百官均四海亦不易處也

六部

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冢大也宰治也百官異職攝使歸于一四海異宜調劑使得其平）

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徒衆也主民衆故曰司徒司徒所掌者教民後世則專理財賦戶口之事焉擾馴也）

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春于四時之序爲長故謂之宗伯治神人者治天神地祇人鬼之事也和上下者尊卑等列也）

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軍政莫急于馬故以司馬名官司馬掌國征伐統御六軍平治邦國謂之政者以征伐而正彼之不正也）

按國之大事在戎宋以樞密院與中書省並謂之兩府今制設兵部以掌兵政而統軍旅則歸之五軍都

督府焉兵部有出兵之令而無征伐之權五軍有統兵之權而無出兵之令彼此相維內外相制法制之善者也

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羣行攻劫曰寇不曰刑而曰禁者禁于未然也）

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主國空土以居士農工商四民順天時以興地利若後世則專主營造工作之事矣）

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

呂祖謙曰六卿者萬事之綱也爲天下者始于立綱紀故一曰邦治綱紀既立首教以人道之大故二曰邦教

人道立則必有節文之者故三曰邦禮教立禮行而首有干紀亂常者焉則將帥之事也故四曰邦政大罪贖之原野降此則有司之法在故五曰邦禁民遷徙遠罪然後可以永貞其居故六曰邦土繇焉六卿分職上下相統冢宰相天子而總百官則司徒以下皆其所統

按周禮每卿六十屬六卿三百六十屬六卿所分之屬在唐分為二十四司今制吏禮兵工各四司戶刑各十三司深得周官六典之遺意伏覩　皇明祖訓有曰自古三公論道六卿分職並不曾設立丞相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漢唐因之雖有賢相然其

間多有小人亂政今我　朝罷丞相設五府六部都通大等衙門分理天下事皆朝廷總之所以穩當以後並不許立丞相至　太宗即位之初選文學之臣七人俾居內閣專掌制詔凡國家大典禮大政令大事機皆得以預謀謨謀既定然後付所司行之不與之以名而與之以實自是以為故事夫不與之以名則下無作威作福之具與之以實則上賴詢謀咨訪之益其處置之善防慮之深自古未有也

考　國家吏部所掌則天下官吏選授勳封考課之政令戶部所掌則天下人民田土戶口錢穀之政令禮部則掌天下禮儀祭祀宴享貢舉之政令兵部則掌天下軍衛武官選授戎馬之政令刑部則掌天下刑名徒隸句覆關禁之政令工部則掌天下百工山澤之政令

通政司

舜典帝曰龍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

按我　太祖諭曾秉正曰壅蔽於言者禍亂之萌專恣於事者權姦之漸故必有喉舌之司以達天下之政政猶水也欲其常通無壅遏之患也

欽天監

堯典乃命羲和羲氏和氏主曆象授時之官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欽敬也若順也曆紀數之書象觀天之器人時謂農作之候也

周禮馮相氏掌十有二歲歲星所在十有二次十有二月十有二辰謂日月所會十日天干二十有八星之位辨其敘事以會天位馮乘也相視也言登臺以觀天文也

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變動以觀天下之遷謂災祥禍福之遷動者辨其吉凶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保守章文也封猶界也

頒爵祿

書武城曰列爵惟五公侯伯子男也分土惟三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也

周禮夏官司士以德詔爵以功詔祿以能詔事以久奠食以德詔爵言有德者詔于王而爵之食餼廩也以任事之久而定之

洪範凡厥正人既富方穀穀善也汝弗能使有好於而家時人斯其辜任官之人有祿可仰然後可責其爲善廩祿不繼衣食不給不能使其和好于而家則是人將陷于罪戾矣

按宋夏竦曰爲國者皆患吏之貪而不知去貪之道也皆欲吏之清而不知致清之本也吾以爲去貪致清者在乎厚其祿均其俸而已夫衣食闕於家雖嚴父慈母不能制其子況君長能檢其臣乎凍餒切於身雖巢由夷齊不能固其節況凡人能守清白乎

漢宣帝詔曰吏不廉平則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而俸祿薄欲其毋侵漁百姓難矣其益吏百石以下俸十五

宋太祖詔曰吏員冗多難以求其治俸祿鮮薄而未可責以廉與其冗員而重費不若省官而益俸

敬大臣

周易晉康侯用錫蕃庶晝日三接晉明也大明之君在上臣下順附而本承之爲有康民安國之功是以享寵錫而見親禮晝日之間三接見于天子也

虞書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禹曰俞鄰近也臣以分言鄰以情言舜于大禹既欲其盡臣道以親助于我故曰臣哉鄰哉又欲其親助我以盡臣道故曰鄰哉臣哉

帝庸用也作歌曰勑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臣也喜哉元首君也起興也哉百工熙廣也哉皐陶拜手稽首颺言大言而疾曰念哉率作興事慎乃憲謹其所守之法欽哉屢省乃成欽哉乃賡續也載成也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安也哉又歌曰元首叢脞煩碎也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帝拜曰俞往欽哉舜將欲作歌而先述其所以歌之意皐陶將欲賡歌而亦先述其所以歌之意舜作歌而責難於臣皐陶賡歌而責難於君君臣相責難如此此有虞之治所以不可及也

畢命惟公懋德克勤小物弼亮四世文武成康正色率下罔不祗師言嘉績多于先王予小子康王自謂垂拱仰成畢公既有盛德又能勤于細行輔導四世風采凝峻表儀朝著若大若小罔不祗服師訓休嘉之績蓋多于先王之時矣今我小子復何爲哉垂手以仰其成而已

按史斷曰忠厚近迂闊老成若遲鈍先王終不以此易彼者蓋世臣舊德功業已見於時聞望已孚於人商功利課殿最雖不若新進者至於雍容廊廟天下想望其風采足以廉頑立懦敦薄厲偷如泰山喬嶽初無運動之勞而功之及人厚矣

禮記內則凡養老五帝憲法也三王有又也乞言

漢賈誼上文帝疏曰臣聞之履雖鮮不加于枕冠雖敝不以苴履苴者履中之藉也夫已嘗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禮貌之矣吏民嘗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過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若夫束縛之係緤之謂以長繩係之之司

寇𥿄之徒官小吏詈罵而答之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
謝枋得曰三代而上國有大政有大議有大疑皆決於老成人之言曰任用舊臣殷先王所以立國也曰人惟求舊盤庚所以興殷也曰汝惟商耇成人周公所以訓康叔也犁老播棄紂所以亡也在位罔有耆舊平王所以東遷也

論侍從

總論

書冏命王穆若曰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

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下民祗若萬邦咸休惟予一人無良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及繩（直也）愆糾（正也）謬格其非心俾克紹先烈（文武）

宋范祖禹言於神宗曰本朝設侍從之官朝廷待之恩禮既異士民瞻仰位望亦崇是宜朝夕論思同共休戚乃今忽本徇末擇易捨難只將王判司局便爲職事優游緘默養望待遷處之不慚習以成風乞降旨督責凡是朝廷闕失並須論奏

考漢有侍中大夫之官出入禁掖掌直承明謀議論辨中外相應似矣然非優不根之論莫能勝義理之文詞賦虛誕之作不過狀陸離之景卒使游貌之心勝而征伐之志銳司馬相如嚴助東方朔之流不能論思之過也唐有學士待制之選晨趨禁瑣夕宿嚴衛上備顧問次典儀政似也然應制摛詞第爲靡麗之習賦詩侑酒殊失操修之行故梨園之樂淫而沉香之亭作李白張洎之流不能論思之過也宋則司馬光不拜樞副范文正之獻納四論歐陽修之論朋黨蘇軾之諫買燈斯則知論思之道者矣

翰林學士

周禮內史掌王之八枋（柄）之法以詔王治凡命諸侯及孫卿大夫則策（簡也）命之

按八柄詔於冢宰內史復掌以詔王蓋史官以公論所出爵祿廢置生殺予奪有所不公史氏直筆以書之吳徵謂內史翰林之職猶今學士院之草制詔也夫學士待言之官講讀經筵之職五經博士典籍則前代秘書之屬侍書待詔則前代供奉之名而所謂史官則前代著作起居之任也今則併屬于翰林

唐太宗召文士元萬頃等草諸文辭常於北門候進止時人謂之北門學士玄宗別置翰林院專掌內命凡拜免將

相號令征伐皆用白麻號爲內相

宋太祖謂宰相曰北門深嚴當擇審重士處之

太宗曰學士之職清切貴重非他官可比

史官

唐制史館

宋置會要所

按天下不可一日而無史亦不可一日無史官也百官所任者一時之事史官所任者萬世之事周禮宰夫八職有史以贊治漢法太史公位宰相上唐及宋宰相皆兼史官其重有如此者成周有左右史漢有

起居注唐宋之起居舍人著作郎之屬皆史官也我朝開國之初猶設起居注其後革之而惟以修撰編修檢討掌國史焉遇有纂修則以大臣爲之監修學士爲之總裁其法制可謂簡而要矣是職也是非之權衡公議之所係也禹不能褒鯀管蔡不能貶周公趙盾不能改董狐之書崔氏不能奪南史之簡公是公非紀善惡以志鑒戒自非得人如劉知幾所謂兼才學識三者之長曾鞏所謂明足以周萬事之理道足以適天下之用智足以知難知之意文足以發難顯之情不足以稱是任也然此猶非其本也若推其本必得如元揭傒斯所謂有學問文章知史事而心術正者然後用之則文質相稱本末兼該足爲一代之良史矣

館閣

周禮太史掌建邦之六典又有外史掌四方之志三皇五帝之書

漢氏圖籍所在有石渠石室延閣廣內貯之於外府又有御史居殿中掌蘭臺秘書及麒麟天祿二閣藏之於內禁

唐制秘書省掌經籍圖書秘書郎掌四部圖籍校書郎掌讐典籍刊正文章

宋有秘書監掌古今經籍圖書國史實錄天文曆數之事

歐陽修曰用人非止一端故取士不以一路夫知錢穀曉刑獄熟民事精吏幹以辦集爲功者謂之材能之士明仁義禮樂通古今治亂文章辨論可以決疑定策論道經邦者謂之儒學之臣善用人者必曰才能之士布列中外分治百職使各辦其事以儒學之臣置之左右與之日夕謀議講求其要而行之此用人之大略也是儒學之臣豈在材臣之後哉前世英主明君必以崇儒向學爲先而名臣賢輔出於儒學者十常八九蓋兩府闕人則取於兩制兩制闕人則取於館閣館閣者儲蓄

來之地也
按 太祖慮人才非儲養不能有成乃命編修張唯等入文華堂肄業詔宋濂爲之師聽政之暇輒取其文親評優劣賜食 皇太子親王迭爲之主給冬夏衣時賜白金鞍馬 太宗命學士解縉選新進士中才質英敏者得曾棨等俾就文淵閣進學諭之曰人須立志志立則功就未有無志而建功成事者汝等爲學必造道德之微必具體用之全爲文必驅班馬韓歐之間大哉王言其所以作興人才爲世慮也遠矣

唐改内史舍人爲中書舍人 前代之中書與翰林學士分掌内外制誥以爲兩制蓋屬文之官也我 朝則事以書寫爲職耳

重臺諫之任

臺官

通典御史之名周官有之蓋掌贊書而授治令非糺任也戰國時亦有御史則皆記事之職至秦漢爲糺察之任所居之署漢謂之御史府亦謂之蘭臺寺隋及唐皆曰御史臺故御史爲風霜之任彈糺不法百僚震恐官之雄峻莫之比焉

唐制御史大夫一人中丞二人其屬有三院 一曰臺院二曰殿院三曰察院 大事奏裁小事專達凡有彈劾御史以白大夫

按今設都御史職專糺劾百司辯明冤枉提督各道各道職在糺劾百司問擬刑名巡按郡縣是則朝廷耳目之任所以振肅紀綱而防邪革弊者六部之職各有攸司而都察院惟所見聞不係職事皆得以糺察焉

御史大夫李承嘉嘗召諸御史責曰近日御史言事不諮大夫禮乎御史蕭至忠曰御史人君耳目比肩事主得自彈事不相關白若先白大夫而許彈事如彈大夫不知白誰也

武后以法制羣下許諫官御史得以風聞言事

按臺諫聞風言事始此後宋人遂按爲故事此豈治朝盛德之事哉夫泛論事情風聞可也若乃許人陰私苟不察其有無虛實一聞人言即形之奏牘寘于憲典嗚呼莫須有何以服天下哉我 祖宗著爲憲綱許御史糺劾百司須要指陳實跡不許虛文泛言葢恐言事者假此以報復私仇中傷善類耳

睿宗時侍御史楊孚彈劾不避權貴權貴毁之上曰鷹搏狡兎須急救之不爾必反爲所噬御史繩奸慝亦然苟非人主保衛之則亦爲奸慝所噬矣 此言可爲任用風憲之法

肅宗時大將管崇嗣背闕坐御史李勉劾其不恭帝歎曰

吾得李勉朝廷始尊
穆宗時節度使李佑違詔進馬侍御史溫造劾之佑曰吾夜入蔡州擒吳元濟未嘗心動今日膽落于溫御史矣
宋制御史入臺滿十旬無章疏者有辱臺之罰
石介曰君有佚豫失德悖亂亡道荒政咈諫廢忠慢賢御史府得以諫責之相有依違順旨蔽上罔下貪寵忌諫專福作威御史府得以糾繩之將有兇悍不順恃武肆害玩兵棄戰暴刑毒民御史府得以彈劾之君至尊也相與將至貴也猶得諫責糾劾之餘可知也
曾肇曰御史責人者也將相大臣非其人百官有司非其

職天下之有敗法亂紀服讒蒐慝者御史皆得以責之然則御史獨無責乎居其位有所不知知之有所不言言之有所不行行之而君子病焉小人幸焉御史之責也

諫官

周禮保氏掌諫王惡
秦始置諫議大夫掌議論無常員漢武帝更置諫大夫唐置左右補闕左右拾遺宋改爲左右司諫左右正言
按給事中自秦以來爲加官漢因之至宋始有定職其職專以封駁而已我　朝始分爲六科凡朝政之得失百官之賢佞皆許聯署以聞蓋官兼前代諫議補闕拾遺之職也　祖宗設官不以諫諍名官欲人人皆得以盡其言也而又專寓其責于科道吁四海無不可言之人百官無非當言之職又于泛然散處之中而寓隱然專責之意其設之意深矣
唐太宗制曰自今中書門下及三品以上入閤議事皆命諫官隨之有失輒奏
按太宗令諫官與丞相俱進于前故一言之謬一事之失可論之于將然不使其命已布于天下然後從而爭之也今上之所欲爲與丞相所以言于上皆不得而知及其命之已出然後從而爭之上聽之而改

則是臣制命而君聽也不聽之而遂則是臣不得其言而君恥過也此諫官隨奏之制庶乎其近古也
又按今六部之事無一不經于六科則雖不必隨大臣入閤議事當其章疏初入之時制敕始出之際則固可以先事而諫矣
李絳言于憲宗曰夫人臣進言于上豈易哉君尊如天臣卑如地如有雷霆之威彼晝度夜思始欲陳十事俄而去五六及將以聞則又憚而削其半故上達者財十二耳何哉干不測之禍顧身不利耳雖開納獎勵尚恐不至今乃欲譴訶之使直士杜口非社稷利也

宋歐陽修曰諫官雖卑與宰相等天子曰是諫官曰非天子曰必行諫官曰必不可行立殿陛之間與天子爭是非者諫官也

司馬光曰擇言事官當以三事爲先第一不愛富貴次則重惜名節次則曉知治體

總論臺諫

蔡襄告於仁宗曰任諫非難聽諫爲難聽諫非難用諫爲難陛下增耳目之官以廣言路羣邪惡之必有禦之之說不過曰某人也好名也好進也彰君過也或進此說正是邪人欲蔽天聰不可不察焉

蘇軾言于神宗曰夫臺諫者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故仁宗之世議者譏宰相但奉行臺諫風旨而已聖人深意流俗豈知擢用臺諫固未必皆賢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須養其銳氣而借之重權者豈徒然哉將以折姦臣之萌而救內重之弊也夫姦臣之始以臺諫折之而有餘及其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今法令嚴密朝廷清明所謂姦臣萬無此理然而養猫以去鼠不以無鼠而養不捕之猫畜狗以防盜不以無盜而畜不吠之狗是以知爲國者平居必有亡軀犯顏之士則臨難庶幾有徇義守死之臣若平居尚不能一言則臨難何以責其死節哉

丘瓊山先生大學衍義補贊卷之二

古吳　明卿　陳仁錫　纂

正百官上 吏部

清仕路

科舉

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智仁聖義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物事也睦謂親九族婣謂親外親任謂信朋友恤謂振貧乏）鄉大夫三年則大比攷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以禮（謂行鄉禮謂飲酒禮之也）禮賓之獻賢能之書於王王拜受之登於天府（掌宗廟之寶藏者）

王制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才過千人之謂）升於司徒者不征（不征役）於鄉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曰造士（造成也）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於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論謂述其德藝而保舉之）

漢文帝詔諸侯王公卿郡守舉賢良能直言極諫者（賢良極諫升始此）

孝武初董仲舒對策曰臣愚以爲使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不肖者有罰夫如是諸侯吏二千石皆盡心於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歲貢之法貢其吏民之賢者耳今所貢者則學校之士也）

徵吏民有明當世之務習先聖之術者縣次續食令與計偕（歲郡國有上計簿之吏令與俱來也）

詔曰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道也其與中二千石禮官博士議不舉孝廉者罪

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謂爲難問疑義書之于策也）

後漢順帝時尚書令左雄議改察舉之法限年四十以

儒者試經學文吏試章奏（限年之法始于此）

隋始置進士科

按此後世進士之科之始蓋此專以文辭試士也夫三代以前鄉舉里選之法行取士專以德行爲本漢制孝廉茂才等科皆命公卿大夫州郡舉有經術德行之士試以治道然後官之魏晉以降猶取經術州郡皆置中正以品其才行雖其立法未必盡善然清議之士猶知有所畏忌不敢放恣至是隋有進士之舉始專試士以文辭士皆投牒自進州里無復察舉之制矣

唐制取士之科大要有三由學館者曰生徒由州縣者曰鄉貢皆升於有司而進退之（其科之目有秀才有明經有俊士有進士有明法有明字有明算有一史有三史有開元禮有道舉有童子此歲舉之常選也）其天子自詔者曰制舉所以待非常之才焉

按唐科目雖云多端而其行之最久者進士明經而已然進士以聲韻爲學不本經術明經以帖誦爲能不窮義理所謂德行者不復問矣

武后策問貢士於洛陽殿（此後世殿試策士之始）

宋之科目有進士有明經諸科常選之外又有制科而進士得人爲盛神宗始罷諸科而分經義詩賦以取士

太平興國年進士始分三甲錫宴瓊林苑

宋太宗謂侍臣曰朕欲博求俊彥於科場中非敢望拔十得五止得一二亦可爲致治之具

英宗以間歲貢士不便詔禮部三歲一貢舉

王安石言於神宗曰古之取士皆本學校道德一于上風俗成于下其人才皆足以有爲於世今以少壯時正當講求天下正理乃閉門作詩賦乃其入官世事皆所不習今欲追復古制宜除去聲律對偶之文使學者專意經術于是改法罷詩賦帖經墨義士各占易詩書周禮禮記兼論語孟子中書撰大義式頒行試義者須通經有文采乃爲

中格不但如明經墨義粗解章句而已

按此後世經義之始前此所謂明經者但取其記誦未嘗攷其義理求其文釆也今世舉子所習者雖是五經濂洛之言徒綴緝敷演以應主司之試　其實與前代之詩賦無大相遠也欲革其弊在擇師儒之官必得人如胡瑗者以教國學愼主司之選必得人如歐陽修者以主文柄則士皆務實用以爲學本義理以爲文而不爲無益之空言矣

朱熹作貢舉私議曰古者學校選舉之法始於鄉黨而達於國都教之以德行道藝而興其賢者能者蓋其所以居

之者無異處所以官之者無異術所以取之者無異路是以士有定志而無他慕早夜孜孜惟懼德業之不修而不憂爵祿之未至

按朱熹之議雖未上聞而後世貢舉之法未有過焉者我　太祖於開國之初即詔天下特設科舉以起懷才抱德之士務在經明行修博古通今文質得中名實相稱試士之制雖不盡用朱子分年之義然士各專一經經必兼四書一惟主于濂洛關閩之說以端其本又必使之兼明子史百家之言古今政務之要而以論策試之實得朱氏之意于數百年之後矣

總按我　朝選舉之制科舉之外惟有監生歷任吏員資次二途以爲常選他如經明行修賢良方正材識兼茂楷書秀才童子之類皆興廢不常惟任子之法三品以上子孫例許入監

銓選

虞書禹曰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言者禮記謂或以言揚是也功者禮記謂或以事舉是也）

皐陶曰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

周禮天官太宰以八法治官府二曰官職以辨邦治八曰官計以敝邦治

以八則治都鄙三曰廢置（有罪則廢無罪則置）以馭其吏四曰祿位以馭其士

以八統詔王馭萬民三曰進賢四曰使能七曰達吏（在下位者進之于上）

漢制郡縣守相之高第者然後爲二千石二千石之有治行者然後有九卿九卿之稱職者然後爲御史大夫然張釋之十年不得調揚雄三世不徙官益未有資格之拘也至成帝始置常侍尚書一人主公卿二千石曹尚書一人掌郡國而選曹之制遂始于此

北朝魏崔亮爲吏部侍郎奏爲格制不問賢愚專以停解日月爲斷魏之失人自崔亮始

胡寅曰聖王代天理物莫急于求賢才而任用之夫環百里而爲縣縣有令環數百里而爲州州有守所統凡幾民所治凡幾事乃不選擇勝其任者畀之而付諸年格是使賢能庸謬姦凶之人相爲升降賢能不能十一其九皆民之蠹也此其意以爲任人則易以私任法則易以公人不常得不若一付之法猶爲善也審如是而善則吏部不必置多官第如薛淑（書奏不報）之言委之胥吏按籍呼名義均行雁次若貫魚何不可之有故善爲天下者建官惟賢位事惟能而從以信賞必罰則太平可坐而致也

唐文選則吏部主之武選則兵部主之皆爲二銓之法（在尚書則典其一爲尚書銓在侍郎則分其二爲東銓中銓）其擇人之法有四一曰身取其體貌豐偉二曰言取其言辭辨正三曰書取其楷法遒美四曰判取其文理優長四曰者可取則先德行德均以才才均以勞五品以上不試六品以下始集而試觀其書判已試而銓察其身言

按四者之中惟判爲切用若取必於身言則晏嬰之貌不揚裴度之形短小周昌之期期鄧艾之口吃者在所棄矣雖以孔子之聖猶謂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況掌銓衡者皆中人之才哉

張九齡言於玄宗曰古者刺史入爲三公郎官出宰百里今朝廷士入而不出其於私計甚自得也臣愚謂欲治之本莫先重守令令宜科定其資凡不歷都督刺史不得任侍郎列卿不歷縣令不得任臺郎給舍

裴光庭爲吏部尚書始作循資格限年躡級不得踰越賢愚一槩必與格合乃得銓授於是久淹不收者皆便之謂之聖書宋璟爭之不能得

按漢董仲舒對策謂古之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爲差非謂積日累久也則年勞之說漢已有之後魏崔亮唐裴光庭始專以此立法宋人有言賢才伏於下者資格礙之也職業廢於上者資格牵之也士之寡廉耻者爭於資格也民之困於暴政虐令者資格之人衆也萬事之所以刓弊百吏之所以廢弛法制之所以頹壞而不救者皆資格之失也

沈既濟言於德宗曰近世爵祿其失有四太入仕之門太多世胄之家太優祿利之資太厚督責之令太薄臣以爲當輕其祿利重其督責夫古今選用之法其科有三曰德也才也勞也今吏部甲令雖曰度德居任量才受職計勞

升敘然安行徐言非德也空文善書非才也累資積考於
勞也
陸贄言于德宗曰理道之急在於得人而知人之難聖哲
所病聽其言則未保其行求其行則或遺其才校勞考則
巧偽繁興而端方之士罕進徇聲華則趨競彌長而沈退
之士莫勝自非素與交親備詳本末探其志行閱其器能
然後守道藏用者可得而知沽名飾貌者不容其偽是以
前代有鄉里舉選之法長吏辟舉之制臣待罪宰相粗立
綱制凡百官一經薦揚終身保任各於除書之內具舉授
之由得賢則進考增秩失實則奪俸贖金非止樓揚下位

亦可閱試大官前志所謂達則觀其所舉此義也又曰
人主擇輔臣輔臣擇庶長庶長擇佐僚是故選自卑遠始
升於朝者各委長吏任舉之則下無遺賢矣寘于周行既
任於事者於是宰臣序進之則朝無曠職矣才德兼茂歷
試不渝者然後人主倚任之則海內無遺士矣
宋制典選之職分爲四（文選曰審官東院曰流內銓武選曰審官西院曰三班院）元豐
定制而後銓注之法悉歸選部
蘇軾言於君曰近歲以來吏多而闕少率一官而三人共
之居者一人去者一人而伺之者又一人是一官而有一
人者無事而食也且其涖官之日淺而樂居之日長以其
涖官之所得而爲閒居仰給之資是以貪吏常多而不可
禁此用人之大弊

按宋時一官而三人共之今待一官之闕不止三人
也將由其故而不問歟則人才日積愈多及其資次
而用之已衰老矣衰老之人筋力不逮難以理務治
民如一切汰而擇之則必至于顛連失所仁人君子
固有所不忍也爲今之計必須調停之而使其入仕
者有效用之實汰退者無失所之嘆斯善矣

胡寅曰自古取才必有數路猶患其狹今必欲賢能皆爲
吾用當舉古人取士之制或以鄉舉或以進士或以恩任

或設科目或許辟召或聽自薦或令引類率是以行三年
之中以五百人爲率而均其數於衆流是非賞罰各不失
當雖起衰亂之俗而躋三王之制可也何停年格之足罥
乎

按今日選法文武並用文選主於吏部武選主於兵
部兵部之選武臣其始也以功次而用其後也純用
任子之法父死子繼無子兄及弟繼之有定格也若
夫都指揮以至都督則以才能擢用焉又不專於資
格矣文臣入仕之途有三進士也監生也吏員也吏
員資格其崇者止于七品監生則出自學校之貢選

及舉人試進士不第者肄業太學循資以出先歷事於府部諸司然後次其名於選曹循資而考之以定其高下而授以職焉進士初任亦循其甲第及其不次擢用往往亦越常調是又不專在於資格也然而用之既久不能無弊武臣之弊則天下衛所有定數設官有定員世襲之官恒滿其位新立功次之人日增月益不知其後將何以處之也文臣之弊近年吏員需選者人多缺少計其資次乃有老死不能得一官者而監生尤甚盍求所以致此之由博論深究以求善處之術必使仕路澄徹選法疏通則 祖宗之

舊可復而制治保邦于萬年矣

總按古人用人貴于人法兼用守一定之法而任通變之人使其因資歷之所宜隨才器之所能而量加任使非不用資格亦不純用資格不用資格所以待非常之才任要重之職釐煩劇之務用資格所以待才器之小者任資歷之淺者釐職務之冗雜者其立爲法一定如此而又得公明之人以掌銓衡隨才授任因時制宜而調停消息之於常調之中而有不常之調人以漸而用而出類之才則不以漸官以次而升而切要之職則不以次非有大功德大才能及剴

家猝有非常之變決不拔卒爲將徒步而至卿相也我 祖宗立法之善超越前代未嘗不用資格而有不用者焉雖若不分流品而實未嘗不分焉此其良法美意又萬世所當遵守者也

考課

舜典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陟明黜幽）

按人之立心行事未必皆有恒也銳於前者或退於後勤于始者或怠于終暫可以眩惑乎人久則未有不敗露者也爲政於三年六年不變罔可見其槩矣必至於九年之久而不變然後從而黜陟之聖人立

法何其緩而詳也

周禮太宰歲終詔王廢置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

周官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十二年也）王乃時巡考制度於四嶽諸侯各朝於方岳大明黜陟（王服侯甸男采衛也）

按今制三年一朝覲即此六年一朝之制也各以其所治須知獻於朝是考制度之餘意也政績聚者有賞擢之典否則廢黜焉是亦大明黜陟也斯制也一見於虞書復見於周官而至於今僅再見焉此 聖祖制治所以卓冠百王也

漢法以六條察二千石歲終奏事舉殿最
晉武帝時杜預承詔爲黜陟之課每歲逹官各考所統優者一人爲上第劣者一人爲下第內計偕以名聞如此六載王者總集採按其六載處優舉者超用之六載處劣舉者奏免之其優多劣少者叙用之劣多優少者左遷之
按杜預以六年爲考滿雖非有虞之制然明著奏牘以上聞尤爲審也
唐考功之法凡百官之長歲較其屬功過差以九等大合衆而讀之流內之官著以四善（一曰德義有聞二曰清慎明著三曰公平可稱四曰恪勤匪懈）自近侍至於鎮防有二十七最以善與最相乘除分

爲九等
宋初立法文臣五年武臣七年有勞績無贓罪始得遷秩以一歲爲一考其後又立審官院考課院
胡寅曰後世治不及古者其大有三取士莫善于鄉舉里選莫不善于程其詞章也用人莫善于因人任職莫不善于周非其所長也任官莫善于久居不徙莫不善于轉易無方也莫善焉者古皆行之莫不善焉者後世皆蹈之
司馬光告于神宗曰自古得賢之盛莫若唐虞之際然稷降播種益主山林垂爲共工龍作納言契敷五教臯陶明刑伯夷典禮后夔典樂皆各守一官終身不易今羣臣之才非八人之比乃使之遍居八人之官遠者三年近者數月輙以易去如此而望職事之修功業之成不可得也設有勤恪之官悉心致力以治其職羣情未洽積效未著在上者疑之同列者嫉之在下者怨之當是時朝廷或以衆言而罰之則勤恪者無不解體矣姦邪之臣衒奇以譁衆養交以市譽居官未久聲聞四達蓄患積弊以遺後人當是時朝廷或以衆言而賞之則姦邪者無不爭進矣所以然者其失在于國家采名不采實誅文不誅意夫以名行賞則天下飾名以求功以文行罰則天下巧文以逃罪矣
又曰爲治之要莫先用人而知人聖人所難也故求之毀

譽則愛憎競進而善惡混淆求之功狀則巧詐橫生而眞僞相冐要其本在至公至明而已
又曰考績之法唐虞所爲治世之官居位久而受任專立法寬而責成遠故鯀之治水九載弗成然後治其罪禹之治水九州牧同然後賞其功非但效米鹽之課責旦夕之效也
按今制內外諸司各自考其官屬然後達于吏部吏部定其殿最聞于朝廷皆以三年爲一考六年再考九年通考始行黜陟之典是則有虞之制也其以御史考核卽漢宣命御史考殿最也皆以考語卽唐人

第其善最也稽其牌冊引以奏對卽宋人之引對磨勘也以一代之制而兼各代之所長而又本於有虞三考黜陟幽明之意豈非萬世之良法歟

推薦

易泰初九拔茅茹（茅根之相連者）以其彙（類也）征吉（喻君子之進必以其類也）

周官曰推賢讓能庶官乃和。不和正龐。（亂也）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非其人惟爾不任。

左傳襄公三年祁奚請老晉侯問嗣焉稱解狐其仇也將立之而卒又問焉對曰午也可（奚之子）於是羊舌職死矣晉侯曰孰可以代之對曰赤也可（職之子伯華）於是使祁午爲中軍尉羊舌赤佐之君子謂祁奚能舉善矣稱其仇不爲諂立其子不爲比舉其偏不爲黨解狐得舉祁午得位伯華得官建一官而三物成能舉善也夫惟善故能舉其類詩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祁奚有焉

解狐與荆伯柳爲怨簡子問於狐曰孰可以爲上黨守對曰荆伯柳可簡子曰非子之仇乎對曰臣聞忠臣舉賢不避仇仇其廢也不阿親近

按先儒言凡人避嫌者皆內不足也又曰恩仇分明非有德者之言況人臣薦賢爲國苟以親仇之故而有所避就焉則其人可知矣

荀爽曰下臣事君以貨中臣事君以身上臣事君以人

唐狄仁傑薦張柬之姚元崇等率爲名臣或謂仁傑曰天下桃李在公門仁傑曰薦賢爲國非爲私也

魏明帝時士人多務進趨廉恥道缺劉寔作崇讓論略曰古者聖王之化天下所以貴讓者欲其出賢才息爭競也故讓道興賢能之人不求而自至矣一官缺擇衆官所讓最多者而用之讓之道也

五代周世宗令大臣舉令（縣名）錄（司錄）除官之日仍署舉者姓名若貪穢敗官連坐

胡寅曰保任天下之至難也夫迫禍難處困窮臨勢利怵交黨此改行易守之會也誠知其人今不爲是安知其他日渝與不渝也故連坐之法似美而實弊

宋太宗令內外官所保舉人有變節踰濫者舉主自首原其罪

按舉主連坐之法行之久矣而此又立舉主自首之令蓋以所舉之人事未彰露卽許首原旣已彰露必坐以罪此法苟行則所舉及受舉之人咸知懼矣

司馬光言于哲宗乞以十科取士（一曰行義純固可爲師表科二曰節操方正可備獻納科三曰智勇過人可備將帥科四曰公正聰明可備監司科五曰經術精通可備講讀科六曰學問該博可備顧問科七曰文章典麗可備著述科八曰善聽獄訟盡公得實科九曰善治財賦公私俱便科十曰練習法令能

歸請試科自尚書以下每歲于十科中舉三人中書省鈔錄舉
主及所舉官姓名歲終不舉及人數不足按劾施行
按天下人才不拘拘於此十科愚以爲當如蘇洵所
云某人廉吏也嘗有某事知其廉某人能吏也嘗有
某事知其能雖不必有非常之功而皆有可舉之狀
其特曰廉能而已者不聽
考我　朝太祖資賢而治欲天下之長于藝者皆
在選列此洪武六年之令也天下朝覲各舉所知
一人此洪武十三年之令也舉經明行修練達時
務之士此洪武十九年之令也兼舉文武及通書

廉吏得賢者賞濫舉及蔽賢者罰此洪武二十九
年之令也
戒濫用
易解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負者小人之事乘者君子之器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
鼎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小人不可用而用之其不勝任而敗事猶鼎之折足也餗鼎實也居大位當大任而所用非人至于覆敗不勝其任可羞愧之甚也
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
漢文帝詔拜嗇夫爲上林令張釋之曰陛下以嗇夫口辨
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而靡爭爲口辨而無其實

唐高祖以舞胡安叱奴爲散騎侍郎李綱諫其不可規模
後世太宗以樂工王長通超授高爵馬周諫其不可與士
大夫爲伍
肅宗時府庫無蓄積朝廷專以官爵賞功名器之濫至是
極焉
范祖禹曰官爵者人君所以馭天下不可以虛名而輕
用也君以爲貴而加於君子則人貴之矣君以爲賤而
施于小人則人賤之矣
固邦本戶部
總論

易泰之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
宜以左右民
剝之象曰山附於地剝上以厚下安宅山附于地惟其地厚所以山安其居而不搖人君厚下以得民則其位亦安而不搖猶所謂本固邦寧也
益之象曰益損上益下民說無疆
書大禹謨曰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
罔與守邦欽哉慎乃有位敬修其可願
五子之歌其一曰皇祖大禹有訓民可近不可下疎也民惟邦
本本固邦寧又曰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一人三
失言所失衆也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予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

駁六馬爲人上者奈何不敬。

左傳師曠侍於晉侯論衛人出其君曰良君將賞善而刑淫養民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匱神乏祀將安用之

哀公元年陳逢滑對懷公曰臣聞國之興也以福其亡也以禍國之興也視民如傷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爲土芥是其禍也

鼂錯言於漢文帝曰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饑終歲不製衣則寒夫腹饑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

安能以有其民哉故務民于農桑薄賦斂廣儲蓄以實倉廩備水旱民可得而有也

和帝時魯恭上疏曰萬民者天之所生天愛其所生猶父母愛其子一物有不得其所者則天氣爲之舛錯況于人乎故愛民者必有天報

陳子昂曰天下有危機禍福因之而生百姓是也百姓安則樂其生不安則輕其死輕其死則天下亂矣

蕃民生

周禮大司徒掌建邦之土地之圖與人民之數以佐王安擾邦國以天下土地之圖周知九州地域廣輪東西爲廣南北爲輪之數辨其山林川澤丘陵墳水涯曰墳下平曰衍高平曰原下濕曰隰衍原隰之名物十等之名與所生之物以阜人民以蕃鳥獸以毓草木以任土事

按生民有盛有衰生齒有多有寡爲人上者必知其民之數以驗吾之政又必有以知其地之廣狹長短以驗其民居之所容辨其土地之寒煖燥濕以識其民性之所宜察其民物之詳審其利害之故蕃鳥獸以爲其衣食之資毓草木以爲其宮器之用別其土壤教其稼穡若此者無非以蕃民之生也

大司徒以保息謂安其民而使之蕃息六養萬民一曰慈幼二曰養

老三曰賑窮四曰恤貧五曰寬疾六曰安富平其繇役不過取以安之

小司寇及大比三年比較民之多寡登民數自生齒以上登于天府

內史司會冢宰貳之以制國用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登於版

徐幹曰夫治平在庶功興庶功興在事役均事役均在民數周民數周爲國之本故民數者庶事之所自出也莫不取正焉以分田里以合貢賦以造器用以制祿食以起田役以作軍旅國以建典家以立度五禮用修九刑用措其惟審民數乎

按胡寅論隋氏之耗不咎楊玄感李密而咎獨孤后天

寶之耗不罪安（祿）山史（思）明而罪楊太眞李林甫元和之
耗則又歸其獄于程异皇甫鏄之聚斂焉然則人君
欲蕃民之生者其尚去讒遠色而一於貴德也哉

制民產

田產

通典曰黃帝時八家爲井井開四道而分八宅鑿井于中
則井之原其來遠矣

堯遭洪水天下分絕使禹平水土別九州（辨其土之質與色以定其田之等第）

書舜典帝曰棄（稷名）黎民阻饑汝后稷（主穀之官）播時百穀

周禮太宰以九職任萬民一曰三農（山澤平地三等之農）生九穀（黍稷稻粱秋菽麻麥豆也）二曰園圃毓草木三曰虞衡（山澤之官）作山澤之材四曰藪（無水）牧（有蓄之地）養蕃鳥獸五曰百工飭化八材（珠曰切象曰磋玉曰琢石曰磨木曰刻金曰鏤革曰剝羽曰析）六曰商（行貨）賈（坐貨）阜（盛也）通貨賄（金玉布帛）七曰嬪（者有夫婦者有姊）化治絲枲（麻之未緝者）八曰臣（男之賤者）妾（女之賤者）聚斂（謂蓄積之）疏材（百草根實可食也）九曰閒民無常職轉移執事（若今傭顧爲工作者）

按先王分其民爲九等九等各有所職之事而命大
臣因其能而任之是以一世之民不爲三農則爲園
圃不爲虞衡則爲藪牧否則爲百工爲商賈爲嬪婦
爲臣妾皆有常職以爲之生惟夫閒民則無常職而
于八者之間轉移執事以食其力焉是則凡有生于
天地之間者若男若女若大若小若貴若賤若富若
貧若內若外無一人而失其職無一物而缺其用無
一家而無其產如此則天下之民不遊手以務外不
左道以惑衆不羣聚以劫掠民安則國安矣

大司徒頒職事於邦國都鄙使以登萬民一曰稼穡二曰
樹藝

小司徒經土地而井（可耕之地）牧（可畜之地）其田野

遂人辨其土之上中下以頒田里

前漢食貨志聖王量能授事四民陳力受職若山林藪澤
原陵淳鹵之地各以肥磽多少爲差民年二十受田六十
歸田七十以上上所養也十歲以下上所長也十一歲以
上上所强也

秦用商鞅廢井田開阡陌（東西爲阡南北爲陌）

按井田之制始于九夫之井而井方一里其田萬井
而方百里蘇洵謂欲復井田非塞溪壑平澗谷夷丘
陵破墳墓壞廬舍徙城郭易疆隴不可爲也說者謂
國初人寡之時可以爲之然承平日久生齒日繁之
后亦終歸于隳廢不若隨時制宜使合于人情宜于

土俗而不失先王之意如朱熹所云者斯可矣
漢武帝時董仲舒說上曰井田法雖難猝行宜少近古限
民名田以贍不足塞兼併之路
唐授田之制成丁者人一頃其田十畝爲口分二十畝爲
世業
按井田既廢之後田不在官而在民是以貧富不均
而又卒無可復之理于是有限田之議（漢董仲舒倡）均田
之制（北魏李安世）口分世業之法（唐制）其爲法雖各有可取
終不若聽民自便之爲得也必不得已而創爲之制
必也因其已然之俗而立爲未然之限不追咎其既

往而惟限制其將來庶幾可乎請斷以一年爲限如
自今以前其民家所有之田雖多至百頃亦不之問
惟自今以後一丁惟許占田一頃于是以丁配田因
而定爲差役之法丁多田少者許買足其數丁田相
當則不許再買買者沒入之其丁少田多者自立限
以後惟許其鬻賣以田一頃配人一丁當一夫差役
其田多丁少之家以田配丁足數之外以田二頃視
人一丁當一夫差役量出僱役之錢（富者出財）田少丁多
之家以丁配田足數之外以人二丁視田一頃當一
夫差役量應力役之征（貧者出力）若乃田多丁少之處每
丁或餘三五十畝人多田少之處每丁或止三五十
畝隨其多寡盡其數以分配之此外又因仕宦崇卑
量爲優免惟不配丁納糧如故優及子孫以寓世祿
之意名曰配丁田法不惟民有常產而無甚貧甚富
之不均而官之差役亦有驗丁驗糧之可據矣
宋林勳上政本書民一夫占田五十畝其有羨田之家毋
得市田其無田與游惰末作者皆驅之使隸農以耕田之
羨者（陳亮曰勳爲此書考古驗今思慮周密可謂勤矣）

田問水利

虞書曰予決九川距四海（至也）濬畎澮距川（深也）（先決九州之川使各通于

海次濬畎澮之水使各通于川）
周禮遂人掌邦之野凡治野夫間有遂十夫有溝百夫有
洫千夫有澮萬夫有川（川所以受遂溝洫澮之水）
考魏史起引漳水以溉鄴而民歌稻粱李冰壅河
水以灌蜀而野稱陸海鄭國開涇水渠而關中無
凶年召信臣造鉗盧陂而南陽歌召父

重民事

舜典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
周公作無逸曰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
知小人之依

文王卑服卽康功田功無心衣食之奉而專意于安民養民之功

周禮遂師巡其稼穡春種曰稼秋歛曰穡而移用其民以救其時事

移用謂此遂之民移用于彼遂也救時事謂如水潦之類合力救之

按周家自后稷以來以農爲國故周公于書旣作無逸以爲其君告使其知小人之依而不敢逸豫又於詩作豳風以爲其君誦使其知王業之所起而不敢荒寧

月令孟春之月天子以元日祈穀于上帝親載耒耜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籍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大夫九推

季春之月天子命野虞毋伐桑柘具蘧筐蠶具后妃齋戒躬桑分繭稱絲效功

祭義君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使入蠶室獻繭于夫人夫人繅以爲黼黻文章

祭統天子親耕於南郊以共齋盛王后蠶于北郊以共純服天子諸侯非莫耕也王后夫人非莫蠶也非莫者非無人以代之特身爲天下先也

國語周宣王不籍千畝虢文公諫曰夫民之大事在農上帝之粢盛于是乎出民之蕃庶于是乎在和協輯睦于是乎興財用蕃殖于是乎始敦龐純固于是乎成

漢文帝詔曰夫農天下之本也其開籍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又詔皇后親桑以奉祭服

景帝詔曰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紅者也農事傷則饑之本也女紅害則寒之原也朕親耕后親桑以奉宗廟粢盛祭服爲天下先

晁錯言于文帝曰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饑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爲開其資財之道也民貧則姦邪生貧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農不農則不地著不地著則離鄉輕家民如鳥獸雖有高城深池嚴法重刑不能禁也民者在

上所以牧之趨利如水走下四方亾擇也夫珠玉金銀饑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衆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粟米布帛生于地長于時聚于地非可一日成也一日弗得則饑寒至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欲民務農在于貴粟

考 太祖諭中書省臣曰食之所恃者在農農之所望者在歲又諭戶部臣曰農桑衣食之本

寬民力

易兌之彖曰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節之彖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周禮小司徒之職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凡起役無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唯田與追胥竭作（惟獵與逐盜則正卒羨卒皆作）均人（均力役之政）以歲上下豐年則公旬用三日焉中年則公旬用二日焉無事則公旬用一日焉凶（饑荒）札（疾疫）則無力政（免其力也）

考葉文康曰成周役民之法其要有四比閭族黨鄉之役也伍兩卒旅兵之役也蒐苗獮狩田之役也其他大事致民則追捕之役也大故致民則守衛之役也其爲役若繁矣然觀小司徒之均土地是均之以土地之善惡也鄉大夫之登夫家是征之以國野之遠近也均人之均力政是又均之以年歲之上下也

春秋左傳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於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丘十六井賦之常法）

魯定公問于顏回曰子亦聞東野畢之善御乎對曰善則善矣然其馬將必佚公曰何以知之對曰以政知之昔者帝舜巧于使民造父巧于使馬舜不窮其民力造父不窮其馬力是以舜無佚民造父無佚馬今東野畢之御也升馬執轡銜體正矣步驟馳騁朝禮畢矣歷險致遠馬力盡矣然而猶乃求馬不已臣以此知之公曰吾子之言其義大矣願少進乎回曰鳥窮則啄獸窮則攫人窮則詐馬窮則佚未有窮其下而無危者也

恤民窮

書大禹謨不虐無告不廢困窮

無逸懷保小民惠鮮鰥寡

漢文帝詔曰方春時和草木羣生之物皆有以自樂而吾百姓鰥寡孤窮困窮之人或阽于死亡而莫之省憂爲民父母將何如其議所以振貸之

唐太宗詔給年八十以上惸獨鰥寡疾病不能自存者米（我太祖詔天下民之孤獨殘疾不能自生者許入於養老院官爲贍養又詔天下貧民多以水火葬下禮部議所在官司擇近城空地設爲義塚祖宗良法今皆廢弛舉而用之是亦仁政之大者）

弭民患

書說命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事事其事也）

周禮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一曰散利二曰薄征三曰緩刑四曰弛役五曰舍禁六曰去幾（關市不幾察）七曰眚禮（減省禮也）八曰殺哀（凡行喪禮皆從降殺）九曰蕃樂（閉藏樂也）十曰多昏（不備禮而昏也）十一曰索鬼神（求廢祀而修之）十二曰除盜賊

按周禮十二荒政是國家遇凶荒之時救濟之法也

還人所掌是國家常時牧諸委積以待凶荒施惠之法也廩人所掌是國家每歲計其豐凶以爲嗣歲移就之法也葢其未荒也預有以待之將荒也先有以計之既荒也大有以救之此三代之民所以遇災而無患也歟

穀梁赤曰大侵（五穀不升也）之禮君食不兼味臺榭不塗弛侯（射侯）廷道（廷内道路）不除（修也）百官布而不制鬼神禱而不祀

王制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

荀卿曰田野縣鄙者財之本也垣（墻也）窌（窖也）倉廩者財之末也百姓時和事業得叙者（耕稼得其次序）貨之源也等賦（謂以差等制賦也）府庫者貨之流也故明主必謹養其和節其源開其源而時斟酌焉潢然使天下必有餘而上不憂不足是知國計之極也

考魏李悝平糴法中饑則法（發）中熟之所斂大饑則發大熟之所斂耿壽昌常平法穀賤則增價以糴穀貴則減價以糶隋長孫平令民家出粟麥一石以下輸之當社以備凶年名曰義倉唐劉晏使有司每旬月具州縣豐歉之狀豐則貴糴歉則賤糶

宋仁宗一遇災變則變服損膳哀矜形于詔凡所賑恤鑿鑿皆有實政富弼知青州勸民出粟益以官廩活河朔五十萬人趙抃知越州民未饑時爲書詳問屬縣被災之所使各書以對而謹其備曾鞏採災議謂饑民日給粟二升不足爲百姓遠慮莫若賜之以錢貸之以粟使得復業以爲生計朱熹社倉法請于府得平米六百石賑貸夏受粟于倉冬則加息計米以償

按耿壽昌常平之法雖善然年之豐歉不同穀之種類不一苟其斂散之際非斟酌而上下之其法將有時而不平者故必立倉用壽昌之名斂散行李悝之法庶乎其可也

又按胡寅曰稱貸所以惠民亦以病之惠者紓其日前之急也病者責其他日之償也此言非但稱貸之弊亦今日義倉之弊也

辛棄疾帥河南賑濟榜文祗用八字曰劫禾者斬閉糴者配

呂祖謙曰大抵荒政統而論之先王有預備之政上也修李悝之政次也所在蓄積有可均處使之流通移民移粟又次也咸無焉設糜粥最下也

按周宣王所以中興者以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來還定安集之也晉惠帝所以分崩離析者以六郡薦饑流民入於漢川者數萬家不能撫恤之而有李特之首亂也然則流民之關係亦不小哉

除民害

史記禹道河自積石(在蘭州地)歷龍門(蒲州)南到華陰東下砥柱(陝州)及孟津(孟縣)雒汭(鞏縣東)至于大伾(黎陽縣)大伾而下析爲二渠大陸(邢趙深三州)而下播爲九河九州既疏諸夏又安功施于三代

哀帝即位博求能浚川疏河者待詔賈讓奏言治河有上

中下三策夫土之有川猶人之有口也治土而防其川猶止兒啼而塞其口豈不遽止然其死可立而待也蓋隄防之作近起戰國壅蔽百川各以自利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太山東薄金隄勢不能遠泛濫期月自定今瀕河十郡治隄歲費且萬萬及其大決所殘無數如出數年治河之費以業所徙之民遵古聖之法定山川之位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載無患故謂之上策若乃多穿水門以殺水勢民田適治河隄亦成此誠富國安民興利除害支數百年故謂之中策若乃繕完故隄增卑倍薄勞費無已數逢其害此最

下策

按西漢治河之策大約不過數說或築隄以塞之(孝文時河決酸棗塞之孝武時河決瓠子汲黯鄭當時塞之)或開渠以疏之(孝武時河決子道河北行二渠復禹舊績)或作竹落而下以石(王延世)或聽其自決以殺其勢(李尋言于成帝)或欲徙民居放河入海(賈讓上策)或欲穿水門以殺水勢(賈讓中策)或欲空河流所注之地(關並言于平帝)或欲尋九河故道(韓牧言于平帝)桓譚謂數說必有一是以今觀之古今言治道者皆莫出賈讓三策其所以治之之法又莫出元賈魯疏濬塞之三法焉

歐陽玄曰賈魯有言水工之功視土工之功爲難中流

之功視河濱之功爲難決河口視中流又難北岸之功視南岸爲難用物之效草雖至柔柔能狎水水漬之生泥泥與草并力重如碇然維持夾輔纜索之功實多

余闕曰中原之地平曠夷衍無洞庭彭蠡以爲之匯故河嘗橫潰爲患其勢非多爲之委以殺其流未可以力勝也

按中國之水非一而黃河爲大其源遠而高其流大而疾其質渾而濁其爲患于中國也視諸水爲甚焉自禹九河之後遷史河渠書述之詳矣(按歐本原自張騫使西域之後說者咸謂河出崑崙至元始祖始命其臣西夏河源得其源于吐蕃之南日星宿海兩山之間有泉

近百泓匯而爲澤若星宿然其地在中國西南自西而東合諸河水其流寖大行二十日至大雪山即崑崙也繞南而東北行二十日始入中國由西寧境至積石經河州至蘭州北繞朔方上郡又折東南出龍門過河中抵潼關過虎牢而后奔放平衍吞納小水以百數勢益雄放無崇山巨磯以防閑之旁激奔潰不遵禹績故虎牢迤東距二三千里恒被其害柳通論之、周以前、河之勢自西而東而北、漢以後、河之勢自西而北而東、宋以後迄于今則自西而東、而又之南矣、河之所至、害亦隨之、禮曰四瀆視諸侯、謂之瀆者、獨也、以其獨入于海、故江河淮濟皆名以瀆焉、今以一淮而受大黃河之全、蓋合二瀆而爲一也、曩時河水如驅、野梁等處猶有所分、而今則無涓滴之滲漏矣、且我　朝建國幽

燕、漕東南之粟以實京師、必由濟傳之境、則河決不可使之東行、一決而東、則漕渠乾涸、歲運不繼、其害非獨在民生、且移之國計矣、昔禹之導河、既分一爲九、以分殺其洶湧之勢、復合九爲一以迎合其奔放之衝、萬世治水之法、此其準則也、但今日河勢與前代不同、前代只是治河、今兼治淮矣、前代只是除害、今則兼資其害矣、況今河流所經之處、根本之所在、財賦之所出、聲名文物之所會、所謂中國之脊也、烏可置之度外而不講耶、宋儒朱熹有曰禹之治水只是從底下手、下面之水、盡殺、則上面之水漸淺了、因朱氏之言而求大禹之故、深信賈讓上中二策以爲可行也、伊欲得上流之消洩、必先使下流之疏通、國家誠能權度其得失之孰急、兼除其利害之孰甚、擇任心膂之臣、委以便宜之權、俾其于下流迤東之地、擇其便利之所、就其汙下之處、條爲數河以分水勢、然後從下流而上于河身之中、去其淤泥、使河身益深、足以容水、如是則中有所受、不至于溢出、而河之波、不及于陸、下有所納、不至于氾濫、而河之委易達于海、如是則害日除、而利日興、河南淮右之民、庶其有瘳乎、矧金鳳陽　帝鄉園陵所在、其所關係尤爲不小也

擇民長

里胥

按周制內有六鄉、外有六遂、鄉之所置、比長閭胥族師黨正、五家爲比使之相保五比爲閭使之相受四閭爲族使之相葬五族爲黨使之相救五黨爲州使之相賙五州爲鄉使之相賓遂之所置、鄰長里宰鄙長鄙師、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鄼五鄼爲鄙五鄙爲縣五縣爲遂是卽漢之亭長三老、唐之里正方正、宋之保長耆長之任也、唐柳宗元有言有里胥而後有縣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方伯連帥、有方伯連帥而後有天子、然則

天子之與里胥貴賤雖懸絕、而其任長人之責則一
也、

守令

漢宣帝每拜刺史守相輒親見問及其退也又考察所行
以質其言嘗曰太守吏民之本也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
其將久不可欺罔迺服從其敎化

明帝詔司隸刺史歲考長吏殿最以聞嘗謂羣臣曰郎官
上應列宿出宰百里苟非其人則民受其殃是以難之

章帝詔曰俗吏矯飾外貌似是而非安靜之吏悃愊無華
日計不足月計有餘夫以苛爲察以刻爲明以輕爲德以

重爲威四者或興則民有怨心

唐太宗曰爲朕養民者惟在都督刺史朕嘗疏其名于屏
風坐臥觀之得其在官善惡之跡皆注于名下以備黜陟

玄宗自選諸州刺史命宰相百官餞于洛濱自爲詩親書
賜之

宣宗時于延陵爲建州刺史入辭宣宗曰卿到彼爲政善
惡朕皆知之、勿謂其遠此階前卽萬里也、

宋神宗謂文彥博曰朕每思祖宗百戰得天下今以一州
生靈付庸人、常痛心疾首、

考司馬遷史記之所載者若復郢市之叔敖濟溱
洧之子產固矣而史起之興水利吳公之治平第
一豈能盡載之乎班固西漢書之所載者若勸農
之黃霸息盜之龔遂興學校之文翁固矣而魏相
之治邑有聲董仲舒之飾吏有文者又豈能盡書
之乎至若衛颯之立敎任延之定禮秦彭王渙之
刑罰輕減此范曄東漢書之所載者也而潁川之
四長中牟之三異則又遺之賈敦實之清淨李朝
隱之剛烈元德秀李惠登之愛民興利此歐陽修
新唐書之所誌者也而河北之三刺史廣南之三
守則又缺之宋之表表若周茂叔之任分寧程明

道之任晉城張橫渠之任雲岩韓魏公之知相州
鄭富公之任青州朱晦菴之令崇安雖無良吏之
稱而實則過之矣

監司

周禮建牧立監以維邦國

按黃帝四監唐虞四岳十二牧三代方伯連帥是皆
後世監司之任但是時封建之制行、所監者乃諸侯
之國、漢始遣御史監三輔郡、唐分天下爲十道、置巡
察使、節度使、宋初置轉運使、又置提點刑獄雖有監
察之名、而無刺舉之實、遂至吏無所懲、而民不受惠

也亦有之矣國初分天下爲十三布政司以總一方承流宣化之任又設都司以掌軍政按察司以憲度文武並用體制相維又于每年差御史以巡按其地臨邊則專命大臣以鎮撫有事則分遣大臣以巡撫是以官無曠職民無宿冤而禍亂不作者用此道也昔人謂天下之本在于郡縣郡縣之責付之監司而其大綱則又專在于朝廷宋神宗謂諸道帥臣職任至重一道慘舒係焉誠能委任大臣俾之推擇監司未用之先廣爲詢訪既用之後責以實效果有異能即加旌異顯有實跡不次明楊如此則郡縣無不良之吏田里無不安之民矣

分民牧

書舜典肇始也十有二州中古之地但爲九州舜始分之

禹貢禹敷土分土爲九州隨山刊木奠定也高山大川

鄭樵曰州縣之設有時而更山川之形千古不易所以禹貢分州必以山川定疆界使兗州可移而濟河之兗州不能移使梁州可遷而華陽之梁州不能遷是故禹貢爲萬世不易之書後世王于州縣故州縣移易而其書遂廢矣

周禮職方氏掌天下之圖乃辨九州之國使同貫利使同貫利者一天下之財用養天下之人民使同享其利也

按北齊置郡爲九等唐宋置縣爲七等赤縣畿縣望縣緊縣上縣中縣中下縣定其等差所以辨疆域之廣狹人民之多寡內科差之輕重也量其所容度其所有而計其所出則無偏重之弊不均之患是亦人君平治天下之大端也今郡縣大小懸絕多寡不倫請分府州縣爲上中下三等官吏之所涖者有繁簡以此次其殿最土地之所出者有厚薄以此科其財賦人民之所聚者有衆寡以此定其徭役將見疆域整齊事力均一差賦公平太平之基端在是矣

按漢分天下爲十三部始設部刺史後改爲州牧唐分天下爲十道關內河南河東河北山南隴右淮南江南劍南嶺南宋始分爲

十五路繼爲十八路又析爲二十三路曰京西南北曰河北東西曰河東曰陝西二路曰兩浙二路曰淮南東西曰江南東西曰荊湖南北曰成都等四路曰福建曰廣南東西曰燕山府皆因山川形便設爲藩服以分統天下郡縣吏民 本朝內有兩京畿外有十三布政司國初止十二後革思州宣慰司并貴州陞爲布政司永樂平安南又立交趾布政司後罷之畿內郡縣親領于六部故曰直隸推應天順天在天子輦轂下不以直隸稱其十三布政司因山川分疆域比前代尤爲得中焉

詢民瘼

詩駪駪征夫每懷靡及

禮記天子使其大夫爲三監監于方伯之國國三人方伯權重則易專大夫位卑則不敢肆此小大相維內外相統之微意也

秦以御史監理諸郡謂之監察御史御史之設于周而加以監察之名則自秦始

漢武帝置刺史掌詔六條察州非條所問即不省一條豪右強宗陵暴寡二條二千石侵漁百姓聚斂爲姦三條二千石不恤疑獄風厲殺人四條二千石選署不公苟阿所愛五條二千石子弟恃怙榮勢請託所監六條二千石阿附豪強通行貨賂

德宗時遣黜陟使庶何等十一人行天下陸贄說使者請以五術省風俗聽謠誦審其哀樂納市價觀其好惡訊簿書考其爭訟覽車服等其奢儉省作業察其趣舍八計聽吏治視戶口豐耗以稽撫字視墾田贏縮以稽本末視賦役厚薄以稽廉冒視案籍煩簡以稽聽斷視囚繫盈虛以稽決滯視姦盜有無以稽禁禦視選舉多寡以稽風化視學校興廢以稽教導三科登儁乂茂異賢良幹蠱四賦經財實閱稼以奏稅度產以差征料丁壯以計庸占商賈以均利五要簡官事廢兵之冗食蠲法之撓人省官之不急去物之無用罷事之非要六德保罷瘵敬老慈幼救疾恤孤賑貧窮任失業

按此法非一人所能專一時所能成也盍聞諸朝俾述于詔條頒之天下隨當遣使按文考驗以爲刺舉之實可也

宋仁宗時蔡襄言頃年遣使安撫諸郡比其還奏薦舉雖多而蠹弊不察惡吏不除窮民不恤有使之出不如無出之愈伏願于遣使之際嚴賜告諭令其畢力推揚德音究悉利害庶有補于政治勿徒使郡縣供具吏民遮列道途迎候往來重爲此紛擾也

制國用上

總論

書禹曰懋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萬邦作乂懋勉其民徙有于無變化其所居積者

按大禹所謂懋遷有無化居此六言者萬世理財之法然其所以理財者爲烝民粒食之故迺理民之財耳豈後世斂民之食用者以貯于官而爲君用度者哉是故善于富國者必先理民之財而爲國理財者次之

禹貢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厎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

王制冢宰制國用必于歲之杪杪末也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視年之豐耗量入以爲出必命冢宰者六卿之長也

周禮春官天府祭天之司民司祿而獻民數穀數則受而藏之

陸贄曰地力之生物有大數人力之成物有大限取之有度用之有節則常足取之無度用之無節則常不足生物之豐歉由天用物之多少由人桀用天下而不足湯用七十里而有餘是用之盈虛在于節與不節耳不節則雖盈

必竭能節則雖虛必盈

蘇軾曰爲國有三計有萬世之計有一時之計有不終月之計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蓄以三十年之通計則可以九年無饑也是以卒有水旱之變盜賊之憂官可以自辨而民不知此萬世之計也而其不給者一歲之入纔足以爲一歲之出天下之產僅足以供天下之用其平居雖不至于虐取其民而有急則不免于厚賦故其國可靜而不可動可逸而不可勞此亦一時之計也至于最下而無謀者量出以爲入用之不給則取之益多天下晏然無大患難而盡用衰世苟且之法不知有急將何以加之此所謂不終月之計也

蘇轍曰所謂豐財者非求財而益之也去事之所以害財者而已事之害財者三曰冗吏曰冗兵曰冗費

曾鞏曰用財有節則天下雖貧其富易致也用財無節則天下雖富其貧亦易致也漢唐之始天下之用常屈矣文帝太宗能用財有節故公私有餘而致天下之富焉漢唐之盛時天下之用嘗裕矣武帝明皇不能節以制度故公私耗竭而致天下之貧焉誠詔有司按尋載籍而講求其故天下之費有約于舊而浮于今者有約于今而浮于舊者其浮者必求所以浮之自而杜之其約者必求所以約之由而從之

賦稅

魯宣公十五年初履畝（譏始履畝而稅也）

孔子告哀公曰薄賦斂則人富公曰若是則寡人貧矣對曰豈有君子民之父母未有子富而父貧也

魏文侯時租賦增倍于常或有賀者文侯曰今戶口不加而租賦歲倍此由課多也夫貪其賦稅不愛人是虞人反裘而負薪也徒惜其毛而不知皮盡而毛無所傅

漢興天下旣定高祖約法省禁輕田租什五而稅一量吏祿度官用以賦于民

文帝詔賜天下田租之半又詔除田之租稅

按我 聖祖建極之初凡宮室禁衛官署城池藩府與夫壇壝學較禮樂器用一一皆當創置矧干戈甫定之餘人民疲困之極列屯坐食仰給者多分官置吏祿食者衆所費比于承平之世奚翅千萬而寬租之詔無歲不下矧今承 列聖重熙累洽之後垂拱仰成可度修舉一切事功略加省節自然有餘伏願法漢文之儉德體 聖祖之仁心時令有司計國儲之多寡因歲事之登耗屢下寬征之詔以甦農民之困所以固結人心者在是所以培植國本者在是

唐初始定租庸調之法以人丁爲本一日租丁男一人授田百畝但歲納粟二石二日調每丁隨鄉土所出歲輸絹或綾絁共二丈綿三兩輸布者麻三觔三日庸每丁定役二十日不役則日爲絹三尺

德宗時楊炎爲相遂作兩稅法夏輸無過六月秋輸無過十一月

陸贄曰租庸調之法宗本前哲之規模參考歷代之利害有田則有租、有家則有調、有身則有庸、法制均一下不困而上用足、兩稅之法惟以資產爲宗、以丁身爲本、資產少者稅輕、多者稅重、

馬端臨曰隨田之在民者稅之而不復問其多寡始于商鞅隨民之有田者稅之而不復視其下中始于楊炎三代井田之良法壞于鞅、唐租庸調之良法壞于炎

按馬端臨言賦私必視田畝乃古今不易之法三代之貢助徹亦是視田而賦之未嘗別有戶口之賦蓋授人以田而未嘗別有戶賦者三代也不授人以田而輕其戶賦者兩漢也因授田之名而重其戶賦田之授否不常而賦之重者已不可復輕遂至重爲民病則自魏至唐之中葉是也自唐行兩稅之法而此弊革矣豈可以其出于楊炎而少之乎竊謂兩稅之法實得古人取民之意但立法之初謂兩稅之外不許分毫科率、然兵興費廣、不能不於稅外徵求、蓋時之弊非法之弊也此法至今行之爲不易之制我朝稽古定制以天下之墾田定天下之賦稅因其地宜立爲等則徵之以夏者謂之稅徵之以秋者謂之糧歲有定額家有常數非若唐人遇有百日之費先度其數而賦于人也隨其田之寬狹取其稅之多寡非若唐人以一年之科率最多者以爲額也其額數則具于黃籍總于戶部。其徵輸期限則責之藩服州縣。非若唐人別設兩稅使以總之也若夫丁口之稅。惟逐戶編爲里甲十年一度輪差所謂絹布之調無有也不役之絹無有也吏不能以爲姦民不至于重困陸贄所謂其取法也遠其立意也深其斂財也均其成人也固其規制也簡其修患也周此六言者我祖宗取民之制足以當之矣

貢獻

書明王慎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

周禮太宰以九貢致邦國之用一曰祀貢二曰嬪貢三曰器貢四曰幣貢五曰材貢六曰貨貢七曰服貢八曰斿貢九曰物貢○致者使其自致也

春秋桓公十五年天王使家父求車

穀梁赤曰古者有辭讓而無征求求車非禮也

考漢文却千里馬令四方無求來獻光武却異味
勑郡國不得有獻御唐太宗謂踰境外求極爲勞
擾而申明任土作貢之典周太祖謂所奉止于朕
躬所害被于黎庶而詔罷珍美食物之獻至于深
知貢獻之弊者莫若考宗之詔其謂假貢獻爲名
漁奪民利之言軼之遣使往馬八國求奇寶元世祖
與夫戒獻者毋入右銀臺門唐憲宗避學士之諫者豈不遠
哉
按我 太祖于國初卽定諸州所貢之額如太常寺
之牲幣欽天監之曆紙太醫院之藥材光祿寺之厨
料寶鈔寺之桑穰與凡皮角翎鰾之屬皆有資于國
用者著爲定額俾其歲辦外此珍奇玩好皆不取焉
遇有急闕之用則折租以市其取民也可謂薄矣若
漢之告緡算舟車之令唐之借商稅間架之法宋之
經總制錢之類皆罔民取利之具不可行也

經制
周禮太宰以九賦斂財賄一曰邦中之賦二曰四郊之賦三曰邦甸之賦四曰家削之賦五曰邦縣之賦六曰邦都之賦七曰關市之賦八曰山澤之賦九曰幣餘之賦
楊時曰周官以九職任民而後以九賦斂之九賦之入
各有所待不相侵紊而大宰又以九式節之未見其理
財先見其節財則是周公之節財乃所以理財也
太府治藏之官掌九貢九賦九功卿九之貳貢賦皆太宰所掌此其副貳以
受其貨金玉賄布帛之入
考周有太府玉府天府外府內府皆王之府藏也
凡頒其貨于受藏之府頒其賄于受用之府則太
府掌之凡良賄之藏以共王之珠玉則玉府掌之
凡藏國之寶鎭寶器則天府掌之而外府之職則
掌布之入出以供百物之用內府之藏則受九貢
九賦之貨賄以待邦國之大用者也別而言之府
庫之名不同合而言之公利之心則一

按成周理財之官有太宰以制其出有司徒以制其
入而其官屬之於太宰者尤爲詳焉有職內以會其
入有職歲以會其出有職幣以會其餘而其大要則
總之以司會會大計也掌之以司書掌記簿書所以參較鉤稽
之者日有成月有要歲有會大司徒之屬
則有所謂泉府帛布委積之府廩人見糧內之出倉人掌粟入之藏
或以分其財守或以取其財用是周人君治世之
大用而大臣經國之要務也原其所以經治之大要
有三焉生財有道取財有義用財有禮而已先儒謂
自其係之九兩一曰牧二曰長三曰師四曰儒五曰宗六曰主七曰吏八曰友九曰藪

以定其業任之九職（見前制民之産中）以厚其生雖有常䘵
者猶使之轉移執事以食其力凡此皆生財也財足
矣然後制九賦之法以取之輕重多寡内外遠近皆
酌以爲中制而無一毫之過焉而又制爲九式之法
以用之自祭祀賓客以至好用又從而均節之焉夫
有道以生財有義以取財有禮以用財然後有以服
天下則諸侯莫敢不來享而邦國之用可制故九貢
又次之由是觀之萬世安民生裕國用之常經大道
誠不出乎是書若王莽假之以禍天下王安石竊之
以促國脉皆周禮之罪人也孔子曰君欲行而法則

周公之典在王通亦曰如有用我執此以往
漢賈山作至言曰昔者周蓋千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
八百之君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什一而籍君有餘財民
有餘力而頌聲作秦始皇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罷（讀疲）
不能勝其役財盡不能勝其求一君之身耳所以自養者
馳騁弋獵之虞天下弗能供也
賈誼言于文帝曰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民不足而可
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饑
一女不織或受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無度則物力必屈
甚也

按自漢初有計相唐戶部屬有度支掌天下（租賦物産豐約之宜道塗之利歲計所出而支調之）宋有三司使（位亞執政目爲計相）皆是計相之
職請如古計相制于戶部卿佐之外添設獨書一員
專總國計凡内外倉庫之儲遠近漕輓之宜咸在所
司稽歲計之出入審物産之豐約權貨幣之輕重斂
散支調通融幹轉一切付之
又按大學以用人理財爲平天下之要道前代輔弼
之臣曰宰相會計之臣曰計相同以相稱一以用人
一以理財皆相佐其君以平治天下者也

唐李翱作平賦書謂人皆知重斂之爲可以得財而不知
輕斂之得財愈多也何也重斂則人貧人貧則流者不歸
而天下之人不來由是人日益困財日益匱輕斂則人樂
其生人樂其生則居者不流而流者日來由是地有餘地
人日益富兵日益强
楊炎言于德宗曰先朝財賦以中人領其職豐儉盈虛大
臣不得而知無以計天下利害臣請出之以歸有司（范祖禹謂炎知爲相之體）
憲宗時李吉甫撰元和國計簿上之
按自唐李吉甫爲元和國計錄丁謂因之爲景德會
計錄其後林特作于祥符田況作于皇祐蔡襄作于

治平韓絳作于熙寧蘇轍作于元祐元祐所會計者其別有五一曰舊支二曰民賦三曰課入四曰儲運五曰經費所以總括天下財賦出入之數而周知其有無多寡以爲豐殺增減者也

宋太祖以軍旅饑饉當預爲之備始置封椿庫太宗置景福殿庫謂左右曰此處異時用度有闕非以此自供嗜好也

史臣曰宋臣于一事之行初議不審行之未幾即區區然較其失得尋議廢格使爲君者莫之適從爲民者無自信守世謂儒者議論多于事功若宋人之言食貨大率然也

陳傅良曰唐代宗時劉晏掌江淮鹽鐵之權歲入六百餘萬緡是時租賦之所入不過千二百萬而江南之利實居其半

按韓愈謂賦出天下而九南居十九以今觀之浙東西又居江南十九而蘇松常嘉湖五郡又居兩浙十九也今　國家都燕歲漕江南米四百餘萬石以實京師而此五郡者幾居其半自宣德以來屢擇重臣巡撫其地以司其歲入蓋以此地朝廷國計所資故也

市法

易曰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噬齧也嗑合也物有間者齧而合之也）

考周禮司市掌其事（掌市之量度禁令）胥師平其價（市中羣胥之長）賈師辨其物價（知物價者）泉府通其滯

馬端臨曰泉府之設滯則官買之民不時而欲買者官則賣之無力者則賒貸與之蓋先王視民如子而多方濟其缺乏初非專爲謀利取息計也王安石不原其立官之本意而勦取註國服爲息一語（民貨物不取其息俾其出力以服國事以代出息也）行青苗以誤天下可乎

王制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寡食祿之家不與百姓爭利

漢武帝用桑弘羊言置均輸官于郡國盡籠天下之貨貴則賣之賤則買之使富商大賈亡所牟大利而物價不得騰踊名曰平準

唐德宗以宦者爲宮市使置白望數百人抑買人物名爲宮市其實奪之

宋孝宗時創立市（交易也）舶（海舟）以通貨物

按市之說昉于周官泉府官買官賣或賒或貸無非曲爲貧民之地所以爲仁政也彼弘羊之徒乘時斂散以效商賈之爲而王安石復祖其故智胥失之矣

庶幾可行者其互市之法乎互市之法自漢通南越始至宋熙寧時創立市舶司通航海貨物以取抽分之利 本朝于浙閩廣三處置市舶司以待諸蕃進貢蓋用以懷柔遠人實無所利其入也然私通溢出律雖明禁而趣利冒死民恒蹈之莫若詳議互市之法許令舶商經收待其回日封檢抽分方許變賣則歲計之外未必不得其助或謂恐其招惹邊患不知海上諸蕃自古未有為吾邊寇者惟日本倭奴屢寇沿海邊 祖訓不與之通可也

糴法

齊管仲相桓公通輕重之權曰歲有凶穰故穀有貴賤令有緩急故物有輕重人君不理則畜賈游于市乘民之不給百倍其本矣民有餘則輕之故人君斂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凡輕重斂散之以時即準平魏文侯相李悝曰糴甚貴傷人謂士工商甚賤傷農善為國者使人無傷而農益勸是故觀歲有上中下三等大熟則上糴三而舍一中熟則糴二下熟糴一使人適足價平則止

馬端臨曰古今言糴糴斂散之法始于齊管仲魏李悝管仲之意兼主于富國李悝之意專主于濟民管仲言人君不理則畜賈乘民不足百倍其本此則桑孔以來所謂理財之道大率皆宗此說漢宣帝時大司農耿壽昌奏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時增其價而糴貴時減價而糶名曰常平倉司馬光謂其為三代聖王之遺法

馬端臨曰古之國用食租衣稅而已毋俟于糴也平糴法始于魏李悝然豐則取之于歲歉則捐以濟民凡以為民而已軍國之用未嘗仰此自唐玄宗有彭果者獻策請行和糴于關中德宗時宰相陸贄以關中穀賤請和糴可至百餘萬斛是唐始以和糴充他用至于宋而糴遂為軍餉邊儲一大事熙豐而後始有結糴熙寧年劉佐體量川茶因便結糴 寄糴元豐年王子淵因綱舶利害設寄糴以權輕重 俵糴熙寧年設俵散于民 均糴政和年童貫奏行以人戶家產田土均敷 博糴熙寧年以歲月餘權聽民博買秋成博糴 兌糴熙寧年詔淮南常平司及時兌糴 括糴元符年章楶括索蓄家量存其一 等名何其多也推原其故蓋自眞宗仁宗以來西北用兵糧餉闕乏遂以茶鹽貨物召商人入中而姦商黠賈遂至低價估貨高價入粟後來懲其弊所以只取之民而不復隨商人之計然至于計其蒙產而均敷之量其蓄積而括索之甚至或不償其直或強敷其數其為民病又有不可勝言者蓋始也官為商所虧終也民又為官所虧其失一也

按唐以前所謂糴者聚米以賑民宋以後所謂糴者

聚米以養兵所以為民者今日宜行之內郡置常平司于山以東淮以北可也所以為兵者今日宜行之邊郡置常平司于遼東大同等處可也

神宗用王安石行青苗法以錢貸民春散秋斂取二分息（青苗者謂苗青在田則貸之也）

按青苗之法假周禮國服為息之說雖曰不使富民取民倍息其實欲專其利也昔人謂其為民害者三曰徵錢也取息也抑配也

總按昔人謂市者商賈之事古之帝王其物貨取之任土作貢而有餘未有國家而市物者也糴者民庶

之事古之帝王其米粟取之什一所賦而有餘未有國家而糴粟者也市之說昉于周官泉府糴之說昉于李悝平糴然其初立法也皆所以便民方其滯于民用也則官買之糴之及其適于民用也則官賣之糶之蓋懇懇有無曲為貧民之地初無一毫征利富國之意焉後世則爭商賈之利利民庶之有矣豈古人立法之初意哉

錢法

管子曰湯七年旱禹五年水湯以莊山之金鑄幣而贖人之無檀賣子者禹以歷山之金鑄幣以救人之困

按此鑄幣之始然皆緣水旱以救濟饑困非專以阜通貨財也

又曰以珠玉為上幣以黃金為中幣以刀布（布即泉也）為下幣先王以守財物以御人事而平天下也是以命之曰衡（後世所謂平準蓋出此）

太公立九府（周官有太府玉府內府外府泉府天府職內職幣職金九官是也）圜法（謂均而通之法）錢圜函方輕重以銖

司市以商賈（通物曰商居賣物曰賈）阜貨而行布國凶荒札喪則市無征而作布（布即泉也泉即錢也泉取其流布取其布行布者欲其流行使也市無征而作布以民之物貴乃鑄錢以饒民也）

按天下百貨皆資于錢以流通重者不可舉非錢不能以致遠滯者不能通非錢不得以兼濟大者不可分非錢不得以小用貨則重而錢輕物則滯而錢無不通故也

周景王時患錢輕將更鑄大錢單穆公曰古者天降災戾于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以賑救民民患輕則為作重幣以行之于是乎有母權子而行民皆得焉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偏重于是乎有子權母而行小大利之今王廢輕而作重民失其資能無匱乎（此後世論錢貨子母相權之說所自出也）（重者母也輕者子也重者行其貴輕者行其賤貴賤相權而並行也）

漢文帝除盜鑄錢令使得自鑄
是時吳王濞即山鑄錢富埒天下後卒叛逆
賈山曰錢者亡用物也而可以易富貴富貴人主之操柄也令民爲之是與人主共操柄不可長也
南齊孔顗上書曰鑄錢之弊在輕重屢更重錢之患在于難用而難用爲無累輕錢之弊在于盜鑄而盜鑄爲禍深入所以盜鑄而嚴法不能禁者由上鑄錢惜銅愛工也
按天立君以子民付之利權所以通百物以流行于四方者幣也金銀之屬細分之則耗布泉之屬片析之則廢惟鑄銅以爲錢物多則與之以多物少則與之以少惟所用而皆得焉然自太府圜法以來以銅爲泉或爲半兩或爲榆莢（漢初錢太輕）或爲八銖（秦錢太重）或爲四銖不知數變矣惟漢之五銖（武帝以錢輕易作姦詐乃更置五銖至宋不廢以其得輕重之宜）爲得其中五銖之後或爲赤仄或爲當千或爲鵞眼綖環或爲荇葉又不知幾變矣惟唐之開元（高祖所鑄每十錢重一兩得輕重大小之中）爲得其中二者之外或以一當三或以一當十或以一當百然皆行之不久而遽變惟其質製如開元者則至今通行焉如南齊孔顗所謂不惜銅不愛工此二語者萬世鑄錢不易之良法也

考不惜銅則體質厚而肉好適均不愛工則製作工而輪郭周正造一錢費一錢本多而工費雖驅之使鑄亦不爲矣况冒禁犯法而爲之哉
宋自王安石爲政始罷銅禁姦民日銷錢爲器國用日耗
按劉秩有言鑄錢之用不贍者在乎銅貴銅貴之由在于採用者衆夫銅以爲兵則不如鐵以爲器則不如漆故禁之則銅無所用銅無所用則銅益賤銅賤則錢之用給矣宋朝鑄錢比前代爲多大抵國計仰給于此王安石一變其法而國用日耗爲政者烏可輕變成法哉

楮法

考周禮以官府之八成經邦治四曰聽稱責以傅別傳別者民間稱貸之符驗非以交易也然以空文質實貨其原肇于是矣漢有皮幣唐有飛錢皮幣造于武帝然用之薦璧以朝覲聘享耳飛錢造于憲宗合劵以取錢非眞以此爲錢也然以他物代金銀則權輿于此矣宋張詠鎮蜀患錢之重設質劑之法一交一緡以三年爲一界而換之至薛田張若谷則請置交子務以榷出入自是以後又謂之會子謂之錢引謂之關會而始眞以楮爲錢

矣遂使蔡倫之智（楮制始于漢之蔡倫）與太公之法並行于

天下可嘆也已

按 本朝制銅錢寳鈔相兼行使行之旣久意外弊生錢之弊在于僞鈔之弊在于多所以通行鈔法者請稽古三幣之法以銀爲上幣鈔爲中幣錢爲下幣以中下二幣爲公私通用之具而一準上幣以權之錢多則出鈔以收錢鈔多則出錢以收鈔而足國便民之法蓋亦庶幾矣

衍義補贊二卷終

丘瓊山先生大學衍義補贊卷之三

古吳 明卿 陳仁錫 纂

制國用下（戶部）

山澤

鹽法

禹貢海岱惟青州厥貢鹽絺

洪範初一曰五行一曰水水曰潤下作鹹

呂祖謙曰五行之氣無所不在水周流于天地之間潤下之性亦無所不在其味作鹹凝結爲鹽種類甚多如出于海出于井出于池三種之外又有出于地出于山出于木石者大柢鹽乃生民日用之不可闕者所以天地之間無處不在也

周禮鹽人掌鹽之政令以共百事之鹽祭祀共其苦鹽散鹽（煑水爲鹽之者）賓客共其形鹽散鹽王之膳羞共飴鹽（今戎鹽）后及世子亦如之

劉彝曰鹽之所産不同有刮于地而得者有風其水而成者有熬其波而出者有汲于井而爲者有積于鹵而結者故刮地之鹽苦而以共祭祀者取其出于自然與夫玄酒明水不異也熬波之鹽散取其治冶四海能致

遠物故以奉先焉賓客共形鹽鹽爲虎形以共食陷示服猛也又副之散鹽者致遠物以懷諸侯也飴鹽鳳其水而成者產于土中其味甘焉

管仲說齊桓公伐菹（枯草也）薪煑海水爲鹽令北海之衆無得聚庸（功也）而煑鹽

馬端臨曰周禮所建山澤之官不過掌其政令之厲禁不在于征榷取財也至管夷吾相齊負山海之利始有鹽鐵之征觀其言曰先王塞人之養（利也）隘其利途故予之在君奪之在君貧之在君富之在君又云夫人予則喜奪則怒先王見（去聲）予之形而見奪之理故民可愛而

洽于上也其意不過巧爲之法陰奪民利而盡取之桑孔之爲有自來矣

董仲舒曰漢承秦法鹽鐵之利二十倍于古

呂祖謙曰漢興除山澤之利至武帝時孔僅桑弘羊祖管仲之法鹽始禁榷（募民因官器作鬻鹽官與牢盆）至昭帝之世召賢良文學論民疾苦請罷鹽鐵官又桑弘羊反覆論難所以鹽榷不能廢（弘羊以爲此國家大業所以制四夷安邊足用之本不可廢也）元帝雖暫罷而用度不足三年而復之自此之後雖鹽法有寬有急然禁榷與古今相爲始終

考鹽名始于禹然以爲貢非以爲利也至周始與民共利之然亦未嘗有禁法自管仲興鹽筴（筴也）以奪民利始開鹽禁猶未設官也漢武帝時孔僅桑弘羊之徒始置鹽官立榷禁然利止西北未遍東南唐至第五琦劉晏講明殆盡而天下之賦鹽若其半然猶官鬻未始召商宋至雍熙令商人輸芻粟塞下而給以鹽端拱中令商人輸粟京師而給以鹽鹽之開中自宋始以此知天下利源不可開一開不可復塞

甄琛曰天子富有四海何患于貧宜弛禁與民共之元（思音劦哀）曰聖人資天地之產惠天地之民鹽池之禁積而

散之以濟國用非專爲共大官之用胡寅折衷而言之曰鹽之爲物天地自然之利所以養人也盡捐之民則縱末作資游惰盡爲之官則奪民日用皆未得中道也惟官爲厲禁俾民取之而裁入其稅則政平而害息矣

唐劉晏爲鹽鐵使其始至也鹽利歲纔四十萬緡其後乃六百餘萬緡天下之賦鹽居其半宮闈服御軍饟百官祿俸皆仰給焉（劉晏雖善于理財然知厚于取利可以得利而不知薄于取利可以大得利也）

按宋人召商中鹽蓋以折中糧草以贍邊兵中納金銀以實官庫無起倩丁夫之擾無冒涉水陸之虞官得用而民不告勞商得利而民不淡食誠實邊足用

之良法也我　朝於天下產鹽之地設轉運司者六、提舉司者七、鹽課各有定額、行鹽各有地方、（每引以二百觔爲袋帶耗五觔凡遇開中鹽糧量所在米價貴賤及道路遠近定立則例出榜召商中納）每歲收貯歲課存積在官、客商執引照支、各有次第、謂之常股鹽、近因邊儲急用、增直召商中納、不係資次、人到即與支給、謂之存積鹽、存積既興、常股遂少、遂使今日之存積、亦無異于前日之常股、商賈待日久、而支出難、其利微矣、欲救今日之弊、而足今日之用、莫若行漢人官給牢盆之法、任民自煑而不征其入、預令竈戶先於該管管司告知、官給以券、然後舉火、每盆

煑鹽、以一引爲則、其盆皆官爲之給券之時、每引先取舉火錢若干、商賈買鹽之後、官給鈔引俾于行鹽地方發賣、給鈔之際、每引取工墨錢百文、以爲公費、所得鹽錢、則于運司每歲具數申戶部、以待分派各邊轉運常平司、收糴米粟、以實邊儲、此法既行、不必追徵于竈戶也、不必中納于商賈也、不必官自責也、不必官自賣也、以此先行于兩淮、俟其有驗、以漸行于兩浙山東河　間焉、若夫河東之池鹽、川滇之井鹽、福建之曬鹽、或　仍其舊、或別爲處置、又在隨時斟酌云、

林駉曰、宋朝鹽鈔未行、置倉建安江浙湖廣、以船運米而入眞州。因船回鹽而散江浙湖廣。此之發鹽。得船爲便。彼之回船。得鹽爲利。

按今兩京之間運道所經、凡三運司、淮鹽在南、倉鹽在北、山東之鹽居其中、往時會通之河未開、水陸分隔、今則一水可通、請行宋人轉般之法、（此因欲行牢盆之法慮前日之中納聽支之客商無鹽可給故又行運船帶鹽之法）遇有官軍運糧空船南回、道經滄洲、每船量給與官鹽、每引量與脚價、俾其運至楊州河下、官爲建倉于兩岸、委官照數收貯、原數不虧、然後給與脚錢、少有虧損、即與折算、如此則

官得倍稱之息、軍得順回之利、積鹽既多、乃令通算累年客商所中常股存積等鹽、共該若干、依次給與見鹽、不出一二年間、支給完足、然行臣向所陳官給牢盆、民自煎煑之策、年年存積、歲歲轉般、積之既多、遇有急用、即出榜定直、召商于所用之地、或上糧芻、或輸金帛、付與執照、給以見鹽、如此比之舊法、有倍息矣、

茶

考茶之名始見于王褒僮約、而盛著于陸羽茶經、蓋生人之所日用也、王鉷劉晏之徒、皆置而不税

而稅自趙贊始（唐德宗時）張滂所得其利尚微（唐憲宗時滂請稅茶以待諸州水旱田租）至王播增稅而又置使以榷茶（唐穆宗時播爲鹽鐵使置天下茶稅及爲相置榷使自領之）逮宋則與鹽利相等其榷法大要有三如乾德之榷務此鬻之在官者一也淳化之貼射此通之商賈者二也嘉祐之均賦此賦之茶戶者三也官商之榷亦未甚害惟賦于民則民病始極李珏三不可之言（榷稅起于養兵今邊境無虞而厚斂傷民不可一也重賦稅則價必增不可二也價騰踴則市者稀不可三也）豈欺我哉

宋神宗時王韶言西人頗以善馬至邊所嗜惟茶（虜人多嗜乳酪乳酪滯膈而茶性通利能蕩滌之故也）

按自唐世回紇入貢已以馬易茶則西北之虜嗜茶有自來矣宋人始制茶馬司、本朝捐茶予民、而不利其入、惟于四川陝西置茶馬司、間于關津要害、置批驗茶引所而已、又于西番入貢、爲之禁限、每人許其順帶有定數、所以然者、非爲私奉、蓋欲資外國之馬、以爲邊境之備焉耳、

礦

考礦洞始于禹湯之株金鑄幣、然特銅錫之類耳自周禮有卝（音茶礦也）人之職而礦利由此起矣魏武帝時有司奏驪山白登山有銀礦並置銀官以採銀之官所由設也唐太宗因權萬紀之言而黜之曰朕之所乏非財也但恨無嘉言可以利民耳宋太祖詔曰朕未能捐金于山豈忍奪人之利太宗詔曰地不愛寶當與衆庶共之三君皆仁人之言也我　朝於浙之溫處閩之建福間置官以主之然所得不償所費今則多行革罷而均其課于民賦之中矣

傳算之籍（傳著也言著名籍以給公家徭役）

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于版（即今世之黃冊也我　朝十年一攢造官府按冊以定科差脫漏者有禁變亂者有刑凡有徵役率驗其戶口田產立爲等第）

章氏曰三代役法莫詳于周如族伍兩軍師之法此兵役也師田追胥之法此徒役也府史胥徒之有其人此胥役也比閭族黨之相保此鄉役也有司徒焉則因地之美惡而均役有族師焉則較民之衆寡以起役有鄉大夫焉則辨民之老少以從役有均人焉則論歲之豐凶以行復役之法

漢高祖初爲算賦（賦錢人百二十爲一算後世戶口之賦始此）

馬端臨曰古之治民者有田則稅之有身則役之未有稅其身者也漢法民年十五而算出口賦至五十六歲而除二十而傅給繇役亦五十六歲而除是稅之且役

之也

唐制凡天下戶田其資產升降定爲九等三年一造戶籍用人之力歲二十日閏加二日

宋制凡當使人戶以等第出錢名免役錢其舊無色役而出錢者名助役錢其議始于韓絳成于王安石

按司馬光王安石差役雇役二法實相資以爲用者夫自古力役之征貧者出力富者出財彼有力者而無財吾則俾之出力財不足者人助之彼有財者而無力吾則俾之出財力不能者人代之若夫事鉅而物重費多而道遠則必集衆力裒衆財使之資給而不至于困之則民無或病事無不舉矣且農夫遂耕穫之願官府得使令之給而亦可以收市井游手之徒一舉而三得也

漕轉

程頤曰禹貢冀州爲帝都東西南三面距河他州貢賦皆以達河卽達京師也爲至亦後世漕運之法

管子曰粟行三百里則國無一年之積粟行四百里則國無二年之積粟行五百里則衆有饑色

孫武曰千里饋糧士有饑色食敵一鍾當吾二十鍾古者因糧于敵而兵不久暴非若後世之出師而仰遠糧也

考汎舟以輸粟左傳僖公十三年晉乞糴于秦秦輸粟相繼名之曰汎舟之役開渠以通糧道哀公九年吳城邗溝通江淮○韓言邗江築城穿溝入淮通道也巳見于春秋之世然未有漕運之名也而飛輓始于秦秦以欲攻匈奴之故致負海之粟輸北河之倉使天下飛芻輓率三十鍾而致一石○輓引車船也六斛四斗曰鍾蓋出海道以入河也是海運秦已有之然猶資是以行師而國都之漕尚未行也至漢高祖始漕輓以爲國都之給然所用者省歲計不過數十萬石武帝時官多徒役衆關中之粟至四百萬不足給故鄭當時議開漕渠引渭入河桑弘羊請令民入粟補吏贖罪山東漕益歲六百萬石唐高祖太宗之時用物有節漕運不過二十萬石玄宗女寵太盛賞勞太濫歲計之常數不足供故裴耀卿請置倉河口轉輸入渭歲漕七百萬石

宣帝時耿壽昌奏請糴粟京輔諸郡足供京師可省關東漕卒過半此議遇京輔豐歲亦可行之

趙充國條留屯十二便其五曰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湟漕穀至臨羌以威羌虜揚武折衝之具也此議遇歲豐邊方無事亦可行之

考自古輸運者以轉爲名如光武北征寇恂以輦車驪駕轉輸不絕諸葛亮在蜀作木牛流馬運米

集斜谷口後魏于水遠之次隨次置倉隋于經過之處募丁遞運又于要害之處置倉收貯次第運至京師運丁得以番休漕船得以回轉玄宗時裴耀卿請于河口置倉使江南之舟不入黃河黃河之舟不入洛口而諸倉節級轉運代宗時劉晏命囊米而載以舟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而隨處積倉無有溺者由此觀之可見漢唐宋之漕輓皆是轉相遞送而未有長運者而長運之法則見于　本朝今時糧米每石加兌五六是民之納租名一石者出石五六斗田之起科名三升者加多一升半且軍在衛所既支

月糧及出運又有行糧之給而一夫歲運不過三十石通其所加兌及所支給者而計之蓋費一石有餘而得一石也而舟船之費不與焉而又不免于損溺官軍賠償舉債鬻產無有已時所以然者政座剝淺之費廣挨次之日多不幸而沉溺顆粒無遺也爲今之計宜如劉晏之法所運之米皆以囊盛遇河淺澁暫舁岸上過淺而復舁歸舟或分載小舟以過淺亦有包封不致散失不幸而沉溺撈而出之不至全失且囊以布爲之可用數年其所費比所散失亦爲省矣

宋定都于汴漕運之法分爲四路

按漢唐建都于關中漢漕仰于山東唐漕仰于江淮其運道所經止于河渭一路宋都汴都四衢八達之地故其運道所至凡四路

又按宋人以東南六路之粟載于真今儀真楚今淮安泗今泗州轉般之倉江南之船輸米至三倉卸納即載官鹽以歸江船之入至此而止無留滯也汴船之出至此而發無覆溺也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江豈非良法歟

又按前代所運之夫皆是民丁惟　今朝則以兵運

前代所運之粟皆是轉遞惟　今朝則是長運唐宋之船江不入汴汴不入河河不入渭今日江湖之船各遠自嶺北湖南直達于　京師宋唐之漕卒猶有番休今則歲歲不易矣宋人又有載鹽之利今之漕卒比之宋人其勞百倍一歲之間大半在途無室家之樂有風波之險洪閘之停留挨遞之衝激陰雨則慮浥漏淺澁則費推移沿途爲將領之科率上倉爲官攢之阻滯及其回家之日席未暇煖而文移又催以兌糧矣運糧士卒其勞苦萬狀有如此者伏乞推行宋人轉船載鹽之法于今日少寬士卒一分則受

一分賜矣
考言通漕運之策易言省漕運之策難故修勸農之法以省江淮漕運如陳靖之議去冗兵冗吏以減江淮漕運如范仲淹之請此誠根本之說也而未可以易言也

海運

元史食貨志元都于燕仰給于江南自伯顏獻海運之言而江南之糧分爲春夏二運民無輓輸之勞國有儲蓄之富亦一代良法也

按海運之法自秦已有之而唐人亦轉東吳粳稻以

給幽燕然以給邊方之用而已用之以足國則始于元焉考元史云海運視河運之數所得盖多故終元之世海運不廢所言非無徵者我 洪武中海運糧七十萬石給遼東軍餉永樂年海運糧七十萬石至北京其後會通河通利始罷海運竊以爲自古漕運所從之道有三曰陸曰河曰海河漕視陸運之費省什三四海運視陸運之費省什八九今漕河通利歲運充積固無資于海運也然會通一河譬則人之咽喉一日食不下咽立有死亾之禍請于未事之先而爲意外之慮尋元人海運之故道別通海運一路與河漕並行江西湖廣江東之粟照舊河運而以浙東西瀕海一帶由海道運一旦漕渠少有滯塞此不來而彼來亦思患預防之先計也夫海運之險以其放洋也欲免放洋之害宜預遣習知海道者訪問傍海居民漁民逐一次第踏視有無泊舟港汊沙石多寡淺深遠近委曲爲之設法圖畫其本以爲傍海通運之法是亦良便且元史備載海運歲至之數所失不過百分之三四竊恐今日河運之糧所失不止于此數況海運無剝淺之費無挨次之守而國家亦有水戰之備可以制伏朝鮮安南邊海之夷誠萬世之利

也

沙河

宋雍熙中轉運使劉璠議開沙河以避淮水之險喬維岳繼之開至淮陰凡六十里舟行便之

按沙河即今淮安板牐至新莊一帶是也 本朝永樂間平江伯陳瑄因運舟泝淮險惡乃尋喬維岳所開故道并淸江浦五十餘里置四牐以通漕又于沿河一帶增堰以防走泄蓄水以資灌注引泉以備乾涸至今爲利今日運道惟高郵之湖南起杭家嘴北至張家溝共三十餘里唐李吉甫爲淮南節度使始築平

津堰以防水患(即今牽路)在宋時又有十門水牐　本朝
洪武年知州趙原者始甃以甎永樂年加以剌之大
者景泰年又護以木樁實以剌土以備風浪舟楫往
來一遇西風驟起波濤洶湧害不可言建議者往往
欲于舊隄之外湖泊之旁別爲長隄一帶下覆鐵釜
以定其基旁樹木樁以固其勢用甎包砌一如舊隄
其中舊有減水牐就用改作通水橋仍于外隄造減
水牐以節水勢

會通河

元時韓仲暉等言自安民山開河北至臨清引汶絕濟直

屬章御建牐三十有一賜名會通河
按國初河決原武漫過安山湖而會通河安淤往來
者悉由陸以至德州下河永樂初潘叔正因州夫遞
運之難請開會通舊河　朝命工部尚書宋禮發丁
夫疏鑿以復故道又命刑部侍郎金純開黃河故道
分水以益漕河自是始罷海運專事河運蓋永樂十
三年也明年平江伯陳瑄又請浚淮安安莊牐一帶
沙河自淮以北沿河立淺舖築牽路樹栁木穿井泉
於是漕法通使

天井牐

按我　朝建都幽燕東至于海西暨于河南盡于江
北至大莫水涓滴皆爲我　國家用其功最鉅者其
運河由江而入邗溝由邗溝亂淮而渡上清口經徐
呂二洪泝沁泗水至濟寧居運道之中所謂天井牐
者諸水畢會于此而分流于南北此蓋居　兩京之
間南北中分之處通議諸牐天井居其中臨清總其
會居中者如人身之有腰脊也總會者如人身之有
咽喉腰脊損則四肢莫運咽喉閉則五臟不通濟寧
居腹裏之地而多有旁出之途臨清乃會清河之極
處漕路之要害也東控青齊北臨燕趙且去邊關不

遠疾馳之騎不浹旬可到焉　國家深長之思者請
跨河爲城兩際各爲水門以通舟楫而包圍巨鎮在
于其中設官以司啓閉屯兵以爲防守亦思患豫防
之一事也

屯營之田

漢文帝時晁錯言募民徙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輸將之
費益寡甚大惠也(此後世屯兵之始)
宣帝時趙充國擊先零羌乃言擊虜以殄滅爲期願罷騎
兵屯田益積蓄省大費且條上留田便宜十二事
按充國謂屯田內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古今

守邊備塞之良法莫有過焉者也然知屯田之利亦
不可不知稷田之害今邊塞可耕之地近賊壁者固
易為力若夫邊外之地地遠而勢孤必如充國所謂
乘塞列隧虜大攻不能為害而又有山阜可以望遠
有溝塹可以限隔有營壘可以休息架木以為譙望
聯木以為排柵時出遊兵以防寇掠如是則屯耕之
卒身有所蔽而無外慮心有所恃而無內恐得以盡
力于畎畝之中而享收穫之利矣

漢末天下亂離諸軍並起糧穀無終歲之計曹操請建置
田官募民屯田許下得穀百萬斛故征伐四方無運糧之
勞

諸葛亮由斜谷伐魏分兵屯田為久駐之計

晉羊祜鎮襄陽墾田八百餘頃祜之始至也軍無百日之
糧及其季年有十年之積平吳之後杜預修召信臣遺迹
激用諸水以浸原田萬餘頃分疆刊石使有定分公私同
利衆庶賴之

按羊杜二人所墾之田在今湖廣之荊襄河南之唐
鄧益我　朝天下之中也天下之田南方多水北方
多陸此三郡兼而有之而南北流民又多僑寓于此
請于兩藩交界之中立一官司遴擇知稼穡者衔行
其地可水耕者募南人耕之可陸種者募北人耕之
成熟之後按畝分租隨地儲積遇有急用由漢入江
由江而達于金陵稍省歲漕之數是亦一策也

魏司馬懿伐吳且田且守歲完五百萬斛以為軍資

唐開軍府以扞要衝因隙地置營田天下田總九百九十
二司農寺

按我　朝屯營之制就于衛所分軍以立屯堡俾其
且耕且守七分守城三分屯耕于守禦之中收耕穫
之利其法視古為良近又專設風憲官以提督之有
衛所之處則有屯營之田非若唐人專設農寺以領
之也但軍所受田不若民田之膏腴而則例每軍受
田二十畝納租六石則軍所收之租比之民田乃數
倍焉請如唐人較其水陸腴瘠收穫多少各因其地
利土宜定為徵收則例使屯軍樂于趨赴則公私兩
便上下俱足矣

元和中韓重華為營田使募人為屯凡墾田三千八百餘
里歲支粟以省度支錢

宋太宗時營田使陳恕奏戍卒皆惰游仰食縣官一旦使
冬被甲兵春執耒耜則恐變生不測乃止

按自趙充國建屯田之議魏晉至唐皆行之未嘗不

用兵也未聞慮有不測之事如恕所奏豈伏道使民之義哉

至正時承相脫脫言京輔近水地召募南人耕種歲可收粟麥百萬餘石不煩海運京師足食從之

明禮樂上 禮部

總論

周禮大司徒以五禮防萬民之偽而教之中以六樂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 五禮謂吉凶軍賓嘉也六樂謂雲門咸池大韶大夏大濩大武也

禮記禮器曰禮也者反其所自生樂也者樂其所自成 禮主于報本反始不忘其所自生也王者功成治定然後作樂樂者樂其功德之成也

郊特牲曰樂由陽來者也禮由陰作者也陰陽和而萬物得 孔穎達曰樂主于陽是法天而作禮主于陰是法地而制

樂記曰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一唱而三嘆有遺音者矣大饗之禮尚玄酒而俎腥魚大羹不和有遺味者矣先王之制禮樂也非以極口腹耳目之欲也將以教民平好惡而反人道之正也

樂勝則流禮勝則離合情飾貌者禮樂之事也

大樂必易大禮必簡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

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

禮者殊事合敬者也樂者異文合愛者也

故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

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其功大者其樂備其治辯者其禮具 辯與徧同

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 禮樂之不相沿襲者其聲容制度耳若其和敬之本原雖百世不易也

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

樂也者情之不可變者也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

大人舉禮樂則天地將為昭

禮主其減樂主其盈禮減而進以進為文樂盈而反以反為文

達于樂而不達于禮謂之素 無文 達于禮而不達于樂謂之偏 不全

子張問政子曰師爾以為必鋪几筵升降酌獻酬酢然後謂之禮乎爾以為必行綴兆興羽籥作鐘鼓然後謂之樂乎言而履之禮也行而樂之樂也

孝經子曰移風易俗莫善于樂安上治民莫善于禮

漢書禮樂志曰六經之道同歸禮樂之用爲急

按說者因班固此言謂易以道禮樂之原書以禮樂之實詩以道禮樂之志春秋以道禮樂之分是則樂爲斯道之本原而禮樂又爲六經之要道

六經爲斯道之本原而禮樂又爲六經之要道

歐陽修曰三代而上治出于一而禮樂達于天下三代而下治出于二而禮樂爲虛名

周敦頤曰禮理也樂和也陰陽理而後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萬物各得其理然後和故禮先而樂後

呂祖謙曰履爲易中之禮豫爲易中之樂

禮儀

易象上天下澤履見定名分之等

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

書皐陶曰天叙有典勑我五典五惇厚也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常也哉同寅協恭和衷哉典禮雖天所敘秩然王之而使彝倫益厚用之而使品秩有常則在君臣同其寅畏協其恭敬庶民彝物則各得其正所謂和衷也

周禮大宗伯之職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祇之禮以佐王建保邦國

禮記曲禮曰毋不敬

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分爭辨訟非禮不決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宦學事師非禮不親班朝治軍涖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禱祠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莊

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

檀弓子思曰先王之制禮也過之者俯而就之不及焉者跂而及之

禮器曰先王之立禮也有本有文忠信禮之本也義理禮之文也無本不立無文不行

先王之制禮也不可多也不可寡也惟其稱也是故君子大牢而祭謂之禮匹夫大牢而祭謂之攘管仲鏤簋朱紘

山節藻梲君子以爲濫矣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揜豆澣衣濯冠以朝君子以爲隘矣

子曰治國而無禮辟猶瞽之無相與倀倀乎其何之譬如終夜有求于幽室於中非燭何見是故以之居處則長幼失其別閨門三族失其和朝廷官爵失其序戎事失其策軍旅武功失其制宮室失其度量鼎失其象味失其時樂失其節車失其式鬼神失其享喪紀失其哀辨說失其當官失其體政事失其施加于身而錯于前凡衆之動失其宜如此則無以祖始也治也介于衆也

樂記曰天高地下君臣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

春秋傳曰（周內史過）禮國之幹也敬禮之輿也不敬則禮不行禮不行則上下昏何以長世（僖公十一年）

劉子曰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成公十三年）

子太叔（鄭大夫）引子產之言以答趙簡子曰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氣用其五行氣為五味發為五色章為五聲淫則昏亂民失其性是故為禮以奉之簡子曰甚哉禮之大也（昭公二十五年）

晏子曰禮之可以為國也久矣與天地並君令臣共父慈

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善物（猶事也）（昭公二十六年）

荀子曰人生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爭則亂亂則窮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防之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使欲必不窮于物物必不屈于欲兩者相待而長也

程頤曰禮之本出于民之情聖人因而道之耳禮之器出于民之俗聖人因而節文之耳聖人復出必因今之衣服器用為之節文其所謂貴本而親用者亦在時王斟酌損益之耳

按成周盛時以禮持世凡其所以建國而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者皆謂之禮焉不徒以祭祀燕享冠婚賓射以為禮也太宰掌建邦之六典以治典為先而禮典僅居其一然其書不謂之治而謂之禮其意可見矣秦漢以來則不然凡其所以治者皆謂之政特以其所以施于郊廟朝廷學較而有節文儀則者則謂之禮焉蓋三代以前以禮為治天下之大綱三代以後以禮為治天下之一事古今

治効所以有隆污之異者以此我　太祖初得天下即命定擬三禮明年又徧徵道德文章之士相與考訂之以為一代之制今書之存者大明集禮洪武定制禮儀定式稽古定制及諸司職掌所載者乞命掌禮大臣著為一書須賜中外使天下後世咸知我
朝一代之制

樂律

易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盛也）薦之上帝以配祖考（雷出地奮和之至也先王作樂既象其聲又取其義作為一代之樂以褒崇功德其殷盛至于薦之上帝推配之以祖考）

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心有所之必形于言故曰詩言志既形于言則必有長短之節故曰歌永言既有長短則必有高下清濁之殊故曰聲依永人聲既和乃以其聲被之八音而爲樂則無不諧協而不相侵亂可以奏朝廷薦郊廟而神人以和矣

禹曰九功惟敘九叙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九功者合六府與三事也叙者各得其理也歌者以九功之叙而永之歌也其勤于是者則戒諭而休美之其怠于是者則督責而懲戒之然人慮其不能久故復即其前日歌詠之言協之律呂之聲音以勸相之使前日之功得以久存而不壞也

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五帝學名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以樂德樂語樂舞教

國子以致鬼神示奏之郊廟以和邦國頒之諸侯以諧萬民用之鄉射以安賓客用之燕享以說遠人四夷之君以作動物索萬物而享之

按教之德則異時君位足以輔德而長人教之語則異時涖任足以宣辭而專對教之舞則異時出入朝著臨涖大衆周旋動容足以著表儀而華國體

太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皆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

樂記曰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

禮記曰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五者不亂則無怙懘之音矣

按君臣民事物五者該盡天下之理先王作樂以一聲寓一理于其聲之高下而驗其理之得失如宮音有失則求之于君以至商角徵羽之失而求之臣民事物者皆然知此則樂音與政事常相流通而凡一世之君臣民事物皆止其所而天下和平矣前代萬寶常張文收皆能以音樂而知時政之得失非虛語也

是故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而治道備矣然後發以聲音而文以琴瑟動以干戚飾以羽旄從以簫

管奮至德之光動四氣之和以著萬物之理

是故清明象天廣大象地終始象四時周旋象風雨五色成文而不亂八風從律而不奸百度得數而有常大小相成終始相生倡和清濁迭相爲經

魏文侯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惟恐臥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

家語孔子曰昔者舜彈五絃之琴造南風之詩惟脩此化故其興也勃然德如泉流至于今王公大人述而弗忘殷紂好爲北鄙之聲其廢也忽然至于王公大人舉以爲誡夫舜起布衣積德含和而終以帝紂爲天子荒淫暴亂

終以亾南者生育之鄉故舜歌南風而終以帝北者殺伐之域故桀好北鄙而終以亾人君之于樂爲可不慎所好惡乎

漢書志曰黃帝使伶倫自大夏西戎之西崑崙之陰取竹之解谷解溪之谷生治也其竅孔也厚薄均孔與肉等也者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爲黃鍾之宮制十二筩以聽鳳之鳴其雄鳴爲六雌鳴亦六比合也黃鍾之宮而皆可以生之是爲律本治之世天地之氣合以生風天地之風氣正十二律定按十二律皆以銅爲管轉而相生黃鍾爲首其長九寸各因而三分之上生者益一分下生者損一分于是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而大樂和矣以之候氣則埋之密室上與地平實以葭灰覆以緹素以候十二月之中氣冬至氣至則黃鍾之管飛灰衝素大寒以下各以其月隨而應焉而時序正矣以之審度則以子谷秬黍中者九十黍黃鍾之長而以一黍

之廣爲一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而五度審矣以之嘉量則以子谷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龠以井水準其槩合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而五量嘉矣以之謹權衡則以黃鍾一龠千二百黍之重爲十二銖兩之得二十四銖而爲兩十六兩爲一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而五權度矣此黃鍾所以爲律呂之本而天下萬事萬物皆由此而出焉

按朱熹呂律新書序謂黃鍾圍徑之數則漢斛之積分可考寸以九分爲法則淮南太史小司馬之法可推變律半聲之例則杜氏之通典具焉變宮變徵之不得爲調則孔頴達之禮疏因亦可見

淮南子曰規始于一一不生故分而爲陰陽陰陽合和而萬物生故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三參物三三如九故黃鍾之九寸而宮音調因而九之九九八十一故黃鍾之數立

周敦頤曰古者聖王制禮法脩教化三綱正九疇叙百姓太和萬物咸若乃作樂以宣八風之氣以平天下之情故樂聲淡而不傷和而不淫淡則欲心平和則躁心釋德盛治至道配天地古之極也後世謂古樂不足聽也代變新聲妖淫愁怨導欲增悲不能自止嗚呼樂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欲古以宣化今以長怨不復古禮不變今樂而欲至治者遠矣

程頤曰律取黃鍾黃鍾之聲亦不難定世自有知音者參

上下聲攷之自得其正

張載曰今人求古樂太深殆以古樂爲不可知律呂有可求之理惟德性淳厚者能知之

按三儒之說周氏以復古禮爲本程氏以攷聲音爲正張氏則以合德性爲本三人者可謂窮本知變達樂之要者矣

蔡元定曰律呂散亾其器不可復見然古人所以制作之意則猶可攷也太史公曰細若氣微若聲聖人因神而存之雖妙必効言黃鍾始于聲氣之元也班固所謂黃帝使伶倫取竹斷兩節間吹之以爲黃鍾之宮劉昭謂伏羲作

陽氣之初以爲律法皆以聲之淸濁氣之先後求黃鍾者
也是古人制作之意也夫律長則聲濁而氣先至極長則
不成聲而氣不應律短則聲淸而氣後至極短則不成聲
而氣不應此其大凢也今欲求聲氣之中莫若多截竹以
擬黃鍾之管長短之內各差一分以爲一管皆即以其長
權爲九寸而度其圍徑如黃鍾之法焉如是而更迭以吹
則中聲可得淺深以列則中氣可驗苟聲和氣應則黃鍾
之爲黃鍾者信矣黃鍾信則十一律與度量權衡者得矣
後世不知出此而惟尺之求晉氏而下則多求之金石梁
隋以來又參之秬黍夫金石眞僞固難盡信若秬黍則歲

有凶豐地有肥瘠種有長短小大不同尤不可恃况古人
所謂子穀秬黍中者實其龠則是先得黃鍾而後度之以
黍非律生于黍也百世之下欲求百世之前之律者其亦
求之聲氣之元而毋必之于秬黍則得之矣
又曰律之理在聲爲中聲在氣爲中氣在人則喜怒哀樂
未發與發而中節也此聖人所以一天人贊化育之道也
按朱熹謂蔡元定者爲律呂新書明白而淵深縝密
而道暢可無率合附會之議其後朱氏攷訂禮書又
定鍾律詩樂樂制樂舞等篇皆衮古樂之根源而鍾
律分前後篇與元定所著更互演繹尤爲明遂後有

作者合二書而求思過半矣
考禮樂之制作其微也久矣而樂爲甚非其情義
之難明也而其所謂制度者失其傳焉耳在漢之
世文帝資雖近道而謙讓未遑武帝慨然有志于
樂而所樂者世俗之樂故雖樂家有制但能紀其
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論者惜之魏用杜夔隋
用鄭譯宋用和峴胡瑗輩非不留心于鍾律也然
不過得其情于編簡之中若夫所謂鏗鏘鼓舞者
則知之者蓋已鮮矣蓋樂不徒文而又有其容不
徒器而又有其聲習樂者旣失其傳造作者又失
其製此古樂之所以不復也今請明　詔天下求

知音律者俾其各就所知用今世所奏之樂今日
所謂之詞度其腔調按其節拍先求世之所謂正
宮越調之類以正古人淸宮淸商之調然後被之
于絲吹之以竹宣之以金收之以石合作于一堂
之間而有和應之美然後按古人鍾律之法即蔡
元定之律呂新書朱文公之通解鍾律依其說按
其法而講究其所以言之故築室布灰如其候氣
之法截竹爲管以求黃鍾之聲則雖不能盡合古[illegible]
美如章韶濩[illegible]之[illegible]然[illegible]後世之因循苟[illegible]

則有間矣

又考季札觀四代之樂而能知其德可謂達于聲歌矣王通謂其不知樂者特以小雅非周之衰耳荀勗以十有二笛調正律呂自謂宮商克諧矣阮咸謂其不合雅者特以新律聲高不合中和耳王令言聞安公子曲知煬帝巡游之不回以宮聲往而不返知之也李嗣眞聞寶慶曲知高宗父子之不協以宮商不和驗之也師曠聞濮上新聲而知衛國之必削以音之悲哀知之也

朝儀

禮記玉藻曰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

陳祥道曰朝而臣先于君所以明分守退而君後于臣所以防怠荒

按我　太祖立法於君臣之分最嚴然猶恐其過于亢故　御製大誥首篇以君臣同遊爲開卷第一義所以示萬世子孫者至矣我前代朝儀無一定之制惟朝定制三日一朝每日便服御奉天門畢御武英殿或文章閣章疏至午復出晚亦如之每月朔望上具皮弁服御正殿朝畢上出奉天門視朝如常儀　太祖命禮部尚書李原吉等會官著爲禮儀定式　書凡三十七條

諸侯來朝禮

周禮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儀以親諸侯春朝諸侯而圖天下之事圖其可否秋覲以比邦國之功比其高下夏宗以陳天下之謨謨謀是非冬遇以協諸侯之慮慮有同異時會以發四方之禁無常時相見也殷同以施天下之政衆見曰同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時聘曰問結其恩好殷覜以除邦國之慝殷覜曰視除其惡慝間問以諭諸侯之志閒歲一問歸脤以交諸侯之福分祭祀之胙同其福賀慶以贊諸侯之喜有喜慶事則慶賀之致禬以補諸侯之烖禬祈禳也有烖則補助之

按朝覲宗遇會同六者諸侯之覲于王者也間問歸脤賀慶致禬四者天子致愛于諸侯者也

燕饗

詩序曰鹿鳴燕羣臣嘉賓也棠棣燕兄弟也伐木燕朋友故舊也天保下報上也蓼蕭湛露天子燕諸侯也

大射

射義曰古者天子以射選諸侯卿大夫士射者男子之事也因而飾之以禮樂也

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士于天子天子試之于射宮其容體比于禮其節奏比于樂而中多者得與于祭

故射者進退周還必中禮內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此可以觀德行矣

按先儒有言射者男子之所有事者也天子無事則

用之于禮義故有大射賓射之禮所以習容習藝觀德而選士天子有事則用之于戰勝故主皮主力所以禦侮克敵也（大射之禮見儀禮本文）

考大射者天子將祭與羣臣諸侯習禮之射也賓射者天子與諸侯來朝而與之同射也燕射者天子與羣臣燕息之射也其射侯畢鳥虎熊豹侯者天子之侯也熊豹侯者諸侯之侯也麋侯者大夫之侯也其射耦畢鳥天子六也諸侯四也孤卿大夫三也士二也大射于郊賓射于朝燕射于學此射地之異也天子以騶虞諸侯以貍首大夫以采蘋士以采蘩此射節之異也

田獵

春秋魯桓公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非其地必書譏微之意）

左傳臧僖伯曰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于農隙以講事也鳥獸之肉不登于俎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于器則公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澤之資器用之資皁隸之事（徵賤小臣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備言此言盖謂人君田獵行禮而已而實無所刋之也）

無事不由曰不敬（田以供祭故曰不由不敬）田不以禮曰暴天子不合圍（四面圍之）諸侯不掩羣（掩襲而取）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大夫殺則止佐車佐車止則百姓田獵（自天子不合圍至未田以禮之事）獺祭魚（孟春）然後虞人入澤梁（絕水取魚）豺祭獸（季秋）然後田獵鳩化爲鷹（仲秋）然後設罻羅（捕鳥之網）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昆蟲未蟄不以火田不麛（獸子）不卵不殺胎不殀（斷殺之）夭（禽獸之稚者）不覆巢（十者皆田之理順時序廣仁義也）

郡國之禮

鄉飲酒禮

禮記鄉飲酒之義主人拜迎賓于庠門之外入三揖而後至階三讓而後升所以致尊讓也盥洗揚觶所以致潔也

拜至拜洗拜受拜送拜旣所以致敬也尊讓潔敬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君子尊讓則不爭潔敬則不慢不慢則遠于鬭辨矣不鬭辨則無暴亂之禍矣故聖人制之以道鄉人

考賓主以象天地介僎以象陰陽三賓以象三光四面以象年之四時三讓以象月之成魄于三日也天地嚴凝之氣盈于西北故坐賓于西北以賓接主人以義者也天地溫和之氣盛于東南故坐主于東南以主人接賓以仁者也坐僎于東北所以輔主也坐介于西南所以輔賓也

孔子曰吾觀于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

吳大臨曰貴賤明隆殺辨和樂而不流弟長而無遺安燕而不亂此五者皆見于飲酒之禮而可以化民成俗

故曰吾觀于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

按先儒謂鄉飲有四一則三年賓與賢能二則鄉大夫飲國中賢者三則州長習射四則黨正蜡祭（黨正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今世所行惟存一鄉大夫飲國中賢者耳（夫鄉飲之名始于成周漢唐以來亦間行之然無定制我 太祖御製大誥有云鄉飲酒禮叙長幼論賢良別姦頑異罪人其坐席間年高有德者居于上年高厚篤者並之以次序齒而列其有曾違條犯法者列于外坐不許干於良善之席主者若不分别致使貴賤混淆察之或坐

中人發覺王者坐以違制姦頑不由其主紊亂正席全家移出化外大哉王言其垂世警俗之意深矣）考秦漢而下行此禮者一見于東平永平之郡學再見于晉武太和之辟雍三見于唐貞觀之鄉較

家鄉之禮

禮記王制六禮冠婚喪祭（家之禮也）鄉相見（鄉有鄉飲酒禮相見有士相見禮）

文中子曰冠禮廢天下無成人矣婚禮廢天下無家道矣喪禮廢天下遺其親矣祭禮廢天下忘其祖矣

冠禮

郊特牲曰適子冠於阼以著代也醮于客加有成也三加彌尊喻其志也冠而字之敬其名也（曲禮曰二十冠而字古也）

冠義曰古者冠禮筮日筮賓所以敬冠事敬冠事所以重禮重禮所以爲國本也責成人禮焉者將責爲人子爲人弟爲人臣爲人少者之禮行焉將責四者之行于人其禮可不慎歟

婚禮

婚義曰婚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來世也是以婚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皆主人筵几于廟而拜迎于門外入揖讓而升聽命于廟所以敬慎重正婚禮也

喪禮

檀弓曰子游問喪具夫子曰稱家之有亡子游曰有亡惡乎齊夫子曰有毋過禮苟亡矣斂首足形還葬縣棺而封人豈有非之者哉

祭禮

曲禮曰支子不祭祭必告于宗子（兄祭而弟與之或以物助之爲宜）

王制曰庶人祭于寢又曰大夫士宗廟之祭有田則祭無田則薦

宗法

喪服小記曰别子爲祖繼别爲宗繼禰者爲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

按大宗則一宗其繼別子者也小宗則四有繼禰者小宗則同父兄弟宗之有繼祖之小宗則同堂兄弟宗之有繼曾祖之小宗則再從兄弟宗之有繼高祖之小宗則三從兄弟宗之至於四從則親屬盡絕所謂五世則遷者也禮經別子法是乃封建諸侯之制而爲諸侯庶子設也今人家以始遷及初有封爵仕宦起家者爲始祖以準古之別子又以其繼世之長子準古之繼別者世世相繼以爲大宗統族人主始祖其餘以次遞分爲繼高祖繼曾祖繼祖繼禰爲小宗此法既立吾見一族之人有大宗以統之則人同知

尊祖一族之親有小宗以領之則人各知敬禰由是同者合親者聯親睦之風行而淳古之俗復矣

程頤曰宗子無法則朝廷無世臣張子曰宗法若立人人各知來處朝廷大有所益

又曰管攝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風俗使人不忘本須明譜系收世族立宗子法

按世繫之譜唐以前皆屬于官宋以後則人家自爲之譜之善者歐陽氏眉山蘇氏爲最

秩祭祀 禮部

總論

易渙之象曰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

虞書肆遂也類于上帝禋精意以享之于六宗望望而祭之于山川徧于羣神類禋望皆祭名

伊尹曰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

傅說進于王曰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祀神則難

周禮大宗伯之職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以佐王建保邦國

小宗伯之職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兆五帝于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兆山川丘陵墳衍各因其方兆者爲壇之營域也

吳澂曰右社稷右陰也地道尊右左宗廟左陽也人道尚左五帝五方之帝也五帝而兆于四者土與火相生以相繼蓋同兆于南郊也四望謂五嶽四鎮四瀆蓋望山川而祭也四類者兆日于東郊兆月與風伯于西郊兆司中司命于南郊兆雨師于北郊蓋以氣類爲之位也山川丘陵墳衍又有當祭者各因其方而祭之也

禮記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歲徧諸侯方祀祭山川祭五祀歲徧大夫祭五祀歲徧士祭其先德有隆殺故所祭之神有大小業有廣狹故所祭之神有遠近

禮運故先王患禮之不達于下也故祭天于郊所以定天

位也祀社于國所以列地利也祖廟所以本仁也山川所以儐鬼神也五祀所以本事也

祭義惟仁人爲能享帝孝子爲能享親享者鄉(去聲)也鄉之然後能饗焉

祭統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禮禮有五經(謂吉凶賓軍嘉也)莫重于祭(謂以吉禮爲首也)夫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于心者也心怵而奉之以禮是故惟賢者能盡祭之義

賢者之祭也必受其福福者備也無所不順之謂備言內盡于已而外順于道也

及能將祭君子乃齊(音齋)齊之爲言齊也齊不齊以致齊者

也是故君子之齊也專致其精明之德也然後可以交于神明也

左傳季梁對隨侯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于神故務其三時(春夏秋)修其五教(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親其九族以致其禋祀於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動則有成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乏主君雖獨豐其何福之有

宮之奇告虞公曰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如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馮依將在德矣

史嚚曰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于神

史趙曰盛德必百世祀

穀梁傳曰宮室(宮廟)不設不可以祭衣服不修不可以祭車馬器械不備不可以祭有司一人不備其職不可以祭祭者薦其時也薦其敬也薦其美也非享味也

朱熹曰天有顯道厥類惟彰作善者降之百祥作不善者降之百殃是以人之禍福皆其自取未有不爲善而以諂禱得福者也未有不爲惡而以守正得禍者也

郊祀

虞書肆類于上帝(不言后土言天則地在其中可)

按分祀天地之說始見于周禮雖曰必順陰陽因高

下而從其類以求之庶得其神之來享然天與地對皇天與后土對六經言天必與地俱孔子言郊多與社並則天與地並祭猶父與母同牢也豈得爲瀆乎虞夏祀帝之說與其時俱不經見夫類于上帝經有明言舍周而從虞又何不可哉烏可以合祭之禮起于王莽而以爲不經邪我聖祖築壇爲南北郊冬至祭天于圜丘夏至祀地于方澤一如周制行之數年風雨不時天多變異乃斷自宸衷復爲合祭之禮而以正月行禮凡所謂六宗山川羣神皆各爲壇以從祀蓋復有虞之制于四千餘載之後矣

周禮太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分祭之說之祖

大司樂凡祀天之樂冬日至于地上之圜丘奏之凡祀地之樂夏日至于澤中之方丘奏之分祭之說之祖

考昊天有成命之詩郊祀天地是天地無分祭之文考槃之詩望祀四嶽河海是四望與山川無異祭之文考之詩禘祖而其末則曰既右烈考亦右文毋是妣與祖亦無各祭之文夫周頌皆祭祀詞也其言作樂未聞有分樂而祀之之說則分祀天地甚不足信矣

明堂

孝經子曰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

朱熹曰為壇而祭故謂之天祭于屋下故謂之帝

按古者聖人於歲首一陽之月祭天子泰壇而以祖之有功者配祀又于季秋萬寶告成之後祀帝于明堂而以宗之有德者配食郊而曰天所以尊之也尊之則祀之惟以其誠故壇而不屋以其形體稱之曰天配天以祖亦所以尊祖也明堂而曰帝所以親之也親之則祀之必備其禮故屋而不壇以其主宰稱之曰帝配帝以父亦所以親父也我　聖祖仞分祀天地其後又合而祀之共為壇于南郊其上則屋之焉蓋泰壇明堂一也　列聖相承皆以　太祖　成祖並配焉於孝經之義脗合無間矣

又按西漢所謂郊祀天地者高惠不親祀文帝一再行武宣以求仙成帝以祈嗣然皆出於方士祈禱之說而于所謂郊大配祖之意蓋漠如也至東漢光武置郊丘于洛陽以高帝配祀始稍復古人祀天之制矣

考唐玄宗將有事上帝必先親享玄元皇帝于太清宮然後郊祀宋制亦親享玉清昭應宮然後詣

郊壇行禮彼固自謂承襲古人有事于郊必先告廟之意而不知其流于道家之說矣又宋人之郊有赦蔭賜賚以惠下往往以費用不敷而時有作輟祀天之誠何在我　聖祖郊祀無歲不行凡宋人赦蔭等事一切華去惟用心于牲幣之潔虔齋戒之嚴肅而已此誠萬世通行之典也

宗廟饗祀

商書七世之廟可以觀德

周禮大宗伯以肆獻祼五年之禘饗先王以饋食三年之祫饗先王以祠春饗先王以禴夏饗先王以嘗秋饗先王以烝冬饗

先王祠禴烝嘗 四時祭名

小宗伯辨廟祧之昭穆

按昭穆之名始見于此商雖有七廟之文見于書然未明言其爲昭穆也周雖有昭考之須見于詩然未並舉以爲言也夫宗廟有迭毀而昭穆則一成而不可易此小宗伯所以爲之辨歟

司勳凡有功者銘書于王之太常祭于大烝司勳詔之

按周書洛誥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君牙曰厥有成績紀于太常商書曰茲于大饗于先王爾祖其從與饗之皆是祀先王而以功臣配饗也歷代相承率循

是典 本朝廟祀以中山王徐達開平王常遇春岐陽王李文忠寧河王鄧愈東甌王湯和黔寧王沐英號國公俞通海蔡國公張德勝越國公胡大海梁國公趙德勝泗國公耿再成永義侯桑世傑十二人者配饗 太祖以河間王張玉東平王朱能寧國公王真榮國公姚廣孝四人者配饗 成祖自中山王以下皆武臣也河間王以下四人者其一姚廣孝文臣也前代功臣配饗文武並用乞下禮官議請于今開國元勳中擇一文臣以配饗 太祖又于 列聖廟中皆如二廟故事推擇文武大臣配饗以成一代崇德報功之典

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

按漢儒七廟之制有兩說周之所以七廟者以后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韋玄成等之說也七者其正數可常數者宗不在此數中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爲設數劉歆之說也朱子以劉歆之說爲是若從諸儒之說則王者不過立四親廟與太祖爲五其與諸侯五廟又何別乎況商書已云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則自昔已有七廟矣

考王者之于祖禰以人道事之則有寢寢藏衣冠

几杖之具而薦以新物以神道事之則有廟廟藏神主而祭以四時 本朝于太廟之中設奉先殿于大內每月太常寺進薦新品送光祿寺供薦即此制也

陳祥道曰君子以義處禮則祭不至于煩數以仁處禮則祭不至于疏意

朱熹曰漢諸帝廟各在一處不合爲都宮以叙昭穆明帝以後又復爲同堂異室之制至使太祖之位下同孫子而更僻處于一隅既無以見其爲七廟之尊羣廟之神則又上壓祖考而不得自爲一廟之主非禮之甚也

國家常祀

白虎通曰王者所以有社稷者為天下求福報功人非土不立非穀不食故封土立社示有土尊稷五穀之長故封稷而祭之也

劉向曰五嶽者何泰山東嶽也霍山南嶽也華山西嶽也常山北嶽也嵩高山中嶽也五嶽何以視三公禮記能大布雲雨焉能大斂雲雨焉施德博大故視三公四瀆者何江河淮濟也四瀆何以視諸侯禮記能蕩滌垢濁焉能通百川于海焉能出雲雨千里焉為施甚大故視諸侯也山川何以視子男也能出物焉能潤萬物焉能生雲雨為恩多然品類以百數故視子男也

考我　朝並去其號止以山水本名稱其神

內外羣祀

祭法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于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

按　洪武初建帝王廟于南京以祀三皇五帝三王漢高祖光武唐太宗宋太祖元世祖蓋止及一統之世創業之君其與前代泛及無統者異矣又詔以歷代名臣從祀乃以風后力牧皐陶夔龍伯夷伯益伊尹傅說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方叔召虎張良蕭何曹參陳平周勃鄧禹馮異諸葛亮房玄齡杜如晦李靖郭子儀李晟曹彬潘美韓世忠岳飛張浚木華黎博爾忽博爾朮赤老溫伯顏凡三十有七人是皆前代之君臣同德者然其中不祀君而祀臣惟取其功與德也或謂元世祖無功于中國而其臣木華黎亦皆為中國害者不祀亦可今嘉靖間革去

唐玄宗詔祀歷代忠臣義士孝婦烈女德行彌高者

按後世祭忠義孝烈始此所謂忠臣十有六人商傅說箕子微子比干齊管夷吾晏嬰晉羊舌叔向魚孝孫行父鄭東里子產燕樂毅趙藺相如楚屈原漢霍光蕭望之丙吉諸葛亮也義士者八人殷伯夷叔齊

周太伯吳季札魏段干木齊魯仲連楚申包胥漢紀信也孝婦者七人周太姜大姬大姒魯大夫妻敬姜鄒孟軻母漢陳宣孝婦曹世叔妻大家也烈女十有四人周宣王齊姜魏太子共姜楚莊王樊姬楚昭王女宋共伯姬梁宣高行齊杞梁妻趙括母漢班婕妤馮昭儀王陵母張湯母嚴延年母淳于緹縈也

又按　本朝詔曰凡歷代忠臣烈士後世溢美之稱皆與革去從名直書曉敝以禮祀神之意嗚呼此詔一洗千古之謬矣

釋奠先師

王制天子出征反釋奠于學以訊馘
月令仲春之月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仲丁又命樂正入
學習樂（用丁者爲文明故也）
考漢高帝過魯以太牢祀孔子安帝祀孔子及七
十二弟子于闕里此崇祀之始也厥後唐太宗爵
以先聖尼父玄宗謚以文宣王[illegible]廡下俱[illegible]侯
伯宋眞宗始以至聖稱焉我 太祖既奉太牢祀
之于國學又遣祭酒致祭于闕里 成祖嘗行四
拜之禮 憲宗加以天子禮樂至 世宗釐[illegible][illegible]
見尊爲先師孔子可謂極崇祀之道矣

又考家語所載七十二賢無秦冉顏何史記所載
七十七賢無琴牢陳亢文翁石室但有七十二賢
而唐祀因之杜氏通典則有八十三賢而宋祀因
之以左丘明等二十二人爲先師則始于唐之貞
觀以曾參等六十七人並爲侯伯則昉于唐之開
元至于孟子（元加封繼顏復聖公曾宗聖公思述聖公爲亞聖公）
四配升顓孫師爲十哲則又至宋而始定焉
又考顏子之父路曾子之父點乃在廡下從祀故
洪邁曰子處父上何以自安能不謂宜別設一室
以叔梁紇居中南面顏路曾晳孔鯉孟孫氏侑食
西嚮如此亦可以示有尊而教民孝矣
馬端臨曰夫聖作之者也師述之者也述夫子之道則莫
如十哲七十二賢子思孟子舍是不錄而皆取之釋經之
諸儒二十二子獨子夏無以議焉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
猶曰受經于聖人而得其大義至于高堂生以下謂之經
師可矣非人師也如毛鄭之釋經于名物固爲該洽而義
理間有差舛至王輔嗣之宗旨老莊賈景伯之附會讖緯
則其學已非聖人之學矣又况戴聖馬融之貪鄙則其素
履固嘗見擯于洙泗者而今乃俱在侑食之列豈拘于鄭
康成之注而以專門訓詁爲盡得聖人之傳也

按先儒從祀非但崇德蓋以報功也是以在宋言者
屢以歐陽修蘇軾孫復胡瑗爲言而卒弗之祀以其
無功于經也其已列從祀者若荀况戴聖馬融王弼
杜預之輩屢有請革其祀者而今猶在祀豈不以弼
等雖于德行有虧然猶有功于易預有功于春秋聖
有功于禮不可廢也
考從祀之說始于唐太宗時以左丘明等配食先
師自是宋神宗益以荀况揚雄韓愈理宗加以周
惇頤張載程顥朱熹及張栻呂祖謙度宗加以邵
雍司馬光元人又加以董仲舒許衡 本朝正統

中又加宋胡安國蔡沈眞德秀元吳徵四人者盖
安國傳春秋沈註書德秀著大學衍義徵著諸經
纂言是皆有功于聖門者也已祀而黜者惟揚雄
一人若孔孟之後有功聖經者無不祀矣惟楊時
者從學二程載道而南使無時則無朱熹矣乃不
得從于二程之後朱呂之前豈非闕典歟
又考嘉靖中進薛瑄從祀復建言王守仁陳獻章
從祀
熊禾曰太學祀典宜自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其
道德功言載之六經傳在萬世若以伏羲為道之祖堯舜

禹湯文武各以其次列焉皐陶伊尹太公望皆見而知者
周公不惟為法于天下而易詩書所載與夫周禮儀禮之
書皆可傳於後世至若稷之立極陳常契之明倫敷教夷
之降典益之贊德傳說之論學箕子之陳範是皆可與享
於先王者若孔子兼祖述憲章之任其為天下萬世通祀
則自天子下達矣
宋濂曰昔周有天下立四代之學其所謂先聖者虞庠
則以舜夏學則以禹殷學則以湯東膠則以文王復各
取左右四聖成其德業者為之先師以配饗焉此固天
子立學之法也苟如不言則道統益尊三皇不汨于醫

師太公不屏於武夫矣
禾又曰禮有祀先賢于東序祀鄉先生于社之文今觀
孔明之在南陽管幼安之在遼海張九齡之在曲江陽城
之在晉鄙三代而下論天下人物亦當首稱正使列侍聖
門夫亦何慊又如蜀之文翁閩之常袞雖去千載猶思慕
之凡若此類宜悉詔郡國採其尤著者列之羣祀即今之鄉賢也

衍義補贊卷三終

丘瓊山先生大學衍義補贊卷之四

古吳 明卿 陳仁錫 纂

[seal]

崇教化上部補

總論教化

易臨之大象曰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

觀之彖曰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象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

賁之彖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有君有臣則可以成文明之化矣

離之彖曰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

書君牙曰弘敷五典式和民則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

周禮大司徒因此五物者民之常而施十有二教焉

吳徵曰唐虞司徒所敷者五教而周司徒施十二教五教在於端其本十二教則兼舉其末其敬讓親和辨等是德禮之屬也教安中恤節能與制爵制祿是政刑之屬也

禮記王制曰司徒修六禮以節民性冠婚喪祭鄉相見 明七教以興民德父子兄弟夫婦君臣長幼朋友賓客 齊八政以防民淫一道德以同俗養耆老以致孝恤孤獨以逮不足上賢以崇德簡不肖以絀惡

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五味異和器械異制衣服異宜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

漢賈誼曰禮者禁于將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後

董仲舒曰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姦邪皆止者其隄防完也教化廢而姦邪並出刑罰不能勝者其隄防壞也是故古之王者莫不以教化為大務

設學校

易頤之彖曰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

詩文王有聲章鎬京辟雍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

詩序子衿刺學校廢也小雅菁莪樂育材也魯頌泮水頌僖公能修泮宮也

周禮太宰以九兩繫邦國之民二曰師以賢得民四曰儒以道得民八曰友以任得民大司徒以本俗六安萬民四曰聯師儒五曰聯朋友

師氏以三德教國子曰至德敏德孝德 行曰孝行友行

順行

保氏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曰五禮六樂五射六御六書九數乃教之六儀曰祭祀之容賓客之容朝廷之容喪紀之容軍旅之容車馬之容

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見樂律之制

考成周之學皆以掌樂之官司之蓋惟陶鎔之功最深也漢太常典樂而兼教育之任亦是此意後世學較之設且不知以禮爲教矣況樂乎

禮記王制樂正崇四術術者入德之門也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

學記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凡入學以齒將出學小胥大胥小樂正簡不帥教者以告于大樂正大樂正告于王王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皆入學不變王親視學不變王三日不舉去食樂屏之遠方終身不齒

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又曰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爲先

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

比年入學中年考較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羣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之類通達强立而不反謂之大成此大學之道也

大學之法禁于未然之謂豫當其可之謂時不陵節而施謂之孫相觀而善謂之摩此四者教之所由興也發然後禁則扞格而不勝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雜施而不孫則壞亂而不修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燕朋逆其師燕辟廢其學此六者教之所由廢也

漢董仲舒對策曰養士莫大乎太學太學者賢士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

宋仁宗胡瑗教學于蘇湖是時方尚詞賦獨湖學有經義齋擇通經有器局者居之治事齋人各治一事又兼一事如邊防水利之類於是建太學于京師取瑗法著爲令

程顥言于朝曰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爲本宜推訪有明先王之道德業充備足爲師表者聘至京師相與講明正學擇其學明德尊者爲太學之師次以分教天下之學

朱子學較議曰學較必選實有道德之人使爲學官以實學之士

呂祖謙曰學較之設非爲士之貧而養之也又非欲羣其類而習爲文詞也不農不商若何而可以爲士非老非釋若何而可以爲儒事親從兄當以何者爲法希聖慕賢當自何門而入道德性命之理當如何而明治亂興衰之故

當何由而達考之古以爲得失之鑒驗之今以爲因革之宜此士之所當用心也

考洪武六年因侍臣之請而增國子生永樂三年因祭酒胡儼之請而申明學政增立武學以敎武胄之爲行于宣德七年則因僉事林時之言也專設風憲以任提督之責行于正統元年則因少保黃福之言也邇因輔臣建議嚴飭學規首重師儒責成實學積習之弊一洗而新焉豈非文明之盛際哉

明道學

易乾九二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

蒙之象曰蒙以養正聖功也

大畜之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天在山中所畜者大君子觀象以大其蘊畜）

商書說命曰學于古訓乃有獲又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虛以受人勤以勵己則其所修如泉始達源源乎其來矣）又曰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

詩敬之章曰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

楊子曰學爲乎始爲乎終曰其數則始乎誦經終乎讀禮其義則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人

楊子曰務學不如務求師一閧之市不勝異意焉一卷之書不勝異說焉一閧之市必立之平一卷之書必立之師

又曰視日月而知衆星之蔑也仰聖人而知衆說之小也

程頤曰古之學者一今之學者三異端不與焉一曰詞章之學二曰訓詁之學三曰儒者之學欲趨道舍儒者之學不可

經術

易

易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

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

邵子曰此伏羲八卦之位乾南坤北離東坎西兌居東南震居東北巽居西南艮居西北於是八卦相交而成六十四卦所謂先天之學也

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

邵子曰此卦位乃文王所定所謂後天之學也

程頤曰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其爲書也廣大悉備將以順性命之理通幽明之故盡事物之情而示開物

成務之道也

朱熹曰易大槩欲人恐懼修省看易者須識理象數詞四者

按程氏論易曰辭曰變曰象曰占邵氏論易曰象曰數曰辭曰意朱氏則曰理曰數曰象曰辭三家之說不同然所謂辭象者皆未有違焉者也豈不以易有理有數有變有占而其意寓乎其中所謂象與辭者乎居無事之時所當觀而玩者尤爲切要乎程氏本孔子說易之本指動靜觀玩之用邵朱之說教人讀易之法也學易者必兼三說以求之思過半矣

書

孔安國曰孔子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迄于周翦截浮辭撮其機要足以垂世立敎之文凡百篇所以恢弘至道示人以軌範也

朱熹曰欽之一字開卷第一義也一經之全體不外是矣

蔡沈曰二帝三王之治本于道二帝三王之道本于心得其心則道與治固可得而言矣二帝三王存此心者也夏桀商紂亡此心者也太甲成王困而存此心者也存則治亡則亂

眞德秀曰五十八篇之書無一語不及天無一語不主敬

董鼎曰一書之中其于明德新民之綱修齊治平之目卽堯典已盡其要而危微精一四言所以啓知行之端主會協一四言所以示博約之義務學則說命其入道之門爲治則洪範其經世之要也他如齊天運則有羲和之曆定地理則有禹貢之篇正官僚則有周官之制廣修己任人則有無逸立政諸書

又曰六經莫備于書易主卜筮洪範之稽疑也禮主節文虞書之五禮也詩主咏歌后夔之樂敎也周禮設官周官六卿率屬之事也春秋褒貶皐陶命德討罪之權也五經各主帝王政事之一端書則備紀帝王政事之全體

詩

詩大序曰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敎化移風俗故詩有六義焉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至于王道衰禮義廢政敎失國異政家異俗而變風變雅作矣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國之事係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大小故有大雅焉

有小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
是謂四始詩之至也（史記曰關雎之亂以爲風首鹿鳴爲小雅始文王爲大雅始清廟爲頌始）
王制曰天子巡狩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
謝良佐曰君子之於詩非徒誦其言又將以考其情性非徒考其情性又將以考先王之澤
游酢曰學詩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如觀天保之詩則君臣之義修矣觀棠棣之詩則兄弟之愛篤矣觀伐木之詩則朋友之交親矣觀關雎鵲巢之風則夫婦之經正矣昔王裒有至性而子弟至于廢講蓼莪則詩之興發善心于此可見矣

歐陽修曰詩述商周自玄鳥生民上陳稷契下訖陳靈于五百年之間旁乃列國君臣世次國地山川封域圖牒鳥獸草木蟲魚之名與其風俗方言訓詁盛衰治亂美刺之由無所不載
朱子曰本之二南以求其端參之列國以盡其變正之于雅以大其規和之于頌以要其止此學詩之大旨也於是乎章句以綱之訓詁以紀之諷詠以昌之涵濡以體之察之性情隱微之間審之言行樞機之始則修身及家均平天下之道得之于此矣

春秋

左氏傳君子曰春秋之稱微（微辭）而顯（顯義）志（記也）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汙（無所汙曲）懲惡而勸善非聖人誰能修之
穀梁傳曰成天下之事業定天下之邪正莫善于春秋
司馬遷曰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經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弊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有國者不可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爲人臣者不可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爲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爲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義者必陷簒逆誅死之罪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

王通曰春秋之於王道是輕重之權衡曲直之繩墨也
韓愈曰孔子之作春秋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于中國則中國之
程頤曰五經載道之文春秋聖人之用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又序曰春秋或抑或縱或予或奪或進或退或微或顯而得乎義理之安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也
邵雍曰春秋孔子之刑書也
胡安國曰春秋有事同則詞同者後人因謂之例然有事同而詞異則其例變矣是故正例非聖人莫能立變例非

聖人莫能裁正例天地之常經變例古今之通誼又曰春秋見諸行事非空言比也公好惡則發乎詩之情酌古今則貫乎書之事與常典則體乎禮之經本忠恕則導乎樂之和著權制則盡乎易之變百王之法度萬世之準繩皆在此書

儀禮

朱熹曰儀禮禮之本根而禮記乃其枝葉又曰儀禮經也禮記傳也且如儀禮有冠禮禮記便有冠義儀禮有婚禮禮記便有婚義以至燕射之禮莫不皆然

朱熹子在致其書曰儀禮之為書也於其辭具指中有

精義妙道焉於纖悉曲折中有明辨等級焉不惟欲人之善其生且欲人之善其死不惟致嚴于冠婚朝聘鄉射而尤嚴于喪祭

按古禮之傳于世也有三儀禮禮記周禮也然儀禮止有士大夫禮而無天子禮必合彼二書與他書有及于禮者然後成全體焉朱子自輯家鄉邦國三朝禮喪祭二禮名曰經傳通解後之欲復古禮者尚有攷于斯書

周禮

文中子曰如有用我則執此以往

按周禮一書後世假而用之者王莽也輕而用之者蘇綽也誤而用之者王安石也未有能善用之者竊恐時異勢殊民情土俗不皆如古惟精擇其切要者而審行之則可耳必執其書而一按其制其流之弊安知其不與三子同歸乎

唐書曰周禮者周公致太平之書其義可以幽贊神明其文可以經緯邦國

程顥曰必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

范祖禹曰天地有四時百官有六職天下萬事備盡于此如網之有綱裘之挈領雖百世不可易也人君如欲稽古

以正名苟舍周官未見其可

呂祖謙曰夫朝不混市野不踰國人不侵官后不敢以爇王之權諸侯不敢以僭天子之制公卿大夫不將商賈之利六卿九牧相屬而聽命于三公彼皆民上也而尺寸法度不敢踰一毫分守不敢易所以習民于尊卑等差階級之中消其偪上無等之心而寓其道德之意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戕不亢貴卑不踰尊舉一世之人皆安于法度分守之內志慮不易視聽純一易直淳龐而從上之令矣詔其子兄授其弟長率其屬何往而非五禮六樂三物十二教哉

按周禮一書或以爲周公作或以爲非或謂文王治岐之制或謂成周理財之書或謂戰國陰謀之書或謂漢儒附會之說或謂末世瀆亂不經之書或作七論七難以排之朱熹曰後人皆以周禮非聖人書其間細碎處雖可疑其大體非聖人做不得由是觀之其是與非昭然明白矣然而其制度多與他書所載者有不盡合焉者何也古人有言周禮一書有闕文軍司馬之類有省文遂人匠人之類有互見九等品舉之類有兼官公孤不備數教官無府史胥徒有豫設凡千里封公四封侯八伯十一之類有不常置夏采方相氏之類有舉其大綱者四兩爲卒之類有副相副貳者自卿至下士各

隨才高下同治此事有常行者垂法象魏之類有不常行者合民詢國遷之類今觀諸經其措置規模不徒于弼亮天地和洽神人而盟詛詐伏凡所以待衰世者無不備也不徒以檢柅君身防絕禍患而米鹽絲枲凡所以任職役者無不及也所謂兼三王監二代盡在于是

又按自周禮出于漢六官而亾其一劉歆以考工記補冬官未始有異議者宋淳熙中俞庭椿始著復古篇謂司空之篇實出于五官之屬嘉熙間王次點復作周官補遺元泰定中丘葵又參訂二家之說以爲成書吳徵作三禮考註且謂冬官未嘗亾而地官之文實亾也

禮記

程頤曰禮記雜出於漢儒然其間傳聖門緒餘及格言甚多如樂記學記之類無可議者檀弓表記坊記之類亦甚有至理如王制禮運禮器亦多傳古意

朱子曰讀禮記而不讀儀禮則許多禮俱無安着處又曰或謂禮記乃漢儒說話恐不然漢儒最純者莫如董仲舒仲舒之文最純者莫如三策何曾有禮記中說話來

周行己曰聖人制爲冠婚喪祭朝聘鄉射之禮以行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義其形而下者見于飲食器服之

用其形而上者極於無聲無臭之微

按禮記雖出于漢然非漢儒所能作乃其所傳記者也大學曾子作中庸子思作緇衣公孫尼子作月令呂不韋作王制文帝博士剌經作

六經

經解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潔淨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詞比事春秋教也故詩之失愚書之失誣樂之失奢易之失賊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

荀子曰禮樂法而不說詩書故而不切春秋約而不速又

曰學至乎禮而至矣

莊子曰詩以道志書以道事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

按莊子言大經而不及禮則彼學老聃者固以禮爲忠信之薄乎荀之言重乎禮莊之言遺乎禮可見儒學所以異于老莊者其辨在乎禮而已

楊子曰說天者莫辨乎易說事者莫辨乎書說體者莫辨乎禮說志者莫辨乎詩說理者莫辨乎春秋

四書

程頤曰或問論語以何爲要曰要在知仁

按仁乃人心之全德道理之總名顏子仲弓樊遲子張司馬牛問同而夫子告之異者皆因一人之問而告之以一理也若夫樊遲一人三問而答之異者是仁之爲仁無往而不在也若專以爲一德指爲一事則仁之道小矣

朱熹曰孟子道性善稱堯舜使天下曉然知仁義之所在者此所以正人心以爲息邪距詖之本也排爲我所兼愛使天下曉然知邪詖之不可由者此所以息邪距詖而爲正人心之用也

程頤曰論語之言無所不包而其所以示人者莫非操存涵養之要七篇之旨無所不該而其所以示人者類多體驗擴充之端又曰不先乎大學無以提挈綱領而盡論孟之精微不參之論孟則無以融會貫通而極中庸之歸趣然不會其極于中庸則又何以建立大本經綸大經而讀天下之書論天下之事哉

崇教化下 禮部

一道德

易象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

按風俗所以不同以道德之不一也道德所以不一以異端道其所道德其所德故也戰國之時異端之

大者在楊墨秦漢以來異端之大者在佛老在孟子則闢楊墨在韓歐程朱則闢佛老然而終莫如之何者非獨不能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也蓋彼所以盛行者竊吾之所有而盍之如彼之羣居而聚食竊吾學校養士之禮也彼之誦經而說法竊吾絃誦教士之禮也彼之所禳竊吾祭薦之禮也彼之追薦竊吾饋奠之禮也吾用其眞者則彼贋（音彦不眞也）者自不售矣昔晏子之于陳氏僭竊曰惟禮可以已之臣于異端亦云

漢董仲舒言于武帝曰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

之大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
亾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
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僻之說滅息
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武帝善其對丞
相衛綰因奏所舉賢良或治申韓蘇張之言者請皆罷奏
可。

按四海之內兆民至衆人各一心心各一見人人有
意汝行其私苟非上之人撮其機要總攝而整齊之
使一其歸則人各自以為道德也習申韓者以申韓
為道德習楊墨者以楊墨為道德習蘇張者以蘇張

為道德習佛老者以佛老為道德紛紛籍籍其與學
孔孟者之于孔孟之道德若無以異也彼各是其是
而非人之非非上之人示之以真是而明其所以為
非彼安肯非己之所是而是人之所非也

又按漢宣帝會諸儒于石渠講論五經同異然惟講
議之而已未有成書也至唐太宗始命孔穎達會諸
儒臣譔五經正義是亦一道德之一端也

韓愈曰周道衰孔子沒火于秦老于漢佛于晉魏梁隋之
間其言道德仁義者不入于楊則入于墨不入于老則入
于佛入于彼必出于此又曰古之為民者四今之為民者
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農之家一而食粟
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商之家一而資焉之家
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

歐陽修曰堯舜三代之際王政修明禮樂之教充于天下
於此之時雖有佛無由而入及三代衰王政闕禮義廢後
二百餘年而佛至乎中國由是言之佛所以為吾患者乘
其闕廢之時而來此其受患之本也補其闕修其廢使王
政明而禮義充雖有佛無所施于吾民矣此亦自然之勢
也

曾鞏曰先王之教化法度既廢餘澤既熄世之治方術者

各得其一偏故人奮其私智家尚其私學者蠭起于中國
皆明其所長而昧其所短矜其所得而諱其所失天下之
士各自為言而不能相通豈復知夫學之有統道之有歸
也

按 太祖開國之初首建學較詔行科舉一以五經
四書教人取士（士各專一經而兼治四書） 成祖又命諸儒輯五
經四書性理大全（易主程朱書主蔡氏詩主朱氏春秋主胡氏禮記則用陳澔集說四書之訓則一本朱子集註章句焉）夫五經自漢以來專門名家各自開
戶牖而殊軌轍或泥于詁訓或流于讖緯至有宋濂
洛關閩諸儒者出然後經旨大明于世而我 列聖

又表章之遂爲不刊之大典今日所施行者必　太祖所定之學規士子所誦習者必　成祖所頒之書籍參諸古典酌以時制立德者不索隱以行怪行事者不謀利而計功爲學者不騖空而翼僞脩辭者不厭常而喜新居官者不黨同而伐異世道至此雖唐虞三代不是過也

躬孝弟

商書伊訓曰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

孝經子曰敬其父則子悅敬其兄則弟悅敬一人而千萬人悅所敬者寡而悅者衆此之謂要道又云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弟故順可移于長君家理故治可移于官

王制有虞氏養國老于上庠養庶老于下庠夏后氏養國老于東序養庶老于西序殷人養國老于右學養庶老于左學周人養國老于東郊養庶老于虞郊（行養老之禮必于學以其爲講明禮義之所也國老有爵有德之老庶物庶人及死事者之父母也）

祭義曰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食三老五更于太學（三老五更互言耳皆老人更知三德五事者也）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食畢以漱口）冕而總干（總持干盾立于舞位）所以教諸侯之弟也

馬端臨曰漢初每鄉及縣皆有三老歲晋則使人存問賜以束帛酒肉乃古人養老于鄉之意而國學養老天子親講之禮則至東漢始行之

崇師儒

尊師

學記曰凡學之道嚴師爲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是故君之所不臣于其臣者二當其爲尸則弗臣也當其爲師則弗臣也太學之禮雖詔于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

葉時曰太宰繫民之九兩司徒安萬民之六俗而皆以師儒行乎其中誠以師道不立則天下無善人儒道不立則天下無正學

朱熹曰周武王踐阼之初受師尚父丹書之戒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退而几席觴豆刀劍戶牖莫不銘焉（鑑銘曰見爾前慮爾後盤銘曰與其溺于人也寧溺于淵楹銘曰毋曰胡害其禍將大毋曰胡傷其禍將長）

視學

文王世子天子視學大昕（日初明時擊鼓以徵召學士）鼓徵所以警衆使早至也衆至然後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興秩節（秩常也節禮也）祭先聖先師焉

漢明帝初建三雍親行其禮袒割辟雍之上尊養老更饗

射禮
唐太宗召天下純儒以爲學官數臨幸命祭酒博士講論
經義賜以帛因廣學舍
宋太宗幸國子監將出顧見博士李覺方聚徒講書詔講
易卦後又幸國子監召孫奭講堯典說命
哲宗幸國子監御端化堂命祭酒豐稷講尚書無逸
按我　聖祖初得天下首建太學車駕屢臨幸焉
列聖相承率循是道命生賜茶兼有衣幣之賜錫以
璽書以勉勵我師生者諄切詳悉往往勉以聖人爲
學之道期以帝王作人之效用錫于梓俾士子莊誦

佩服士習丕變人才彙興有由然哉
謹好尚
周書君陳篇王若曰爾惟風下民惟草惟民生厚因物有
遷違上所命從厥攸好爾克敬典在德時乃罔不變允升
于大猷
緇衣子曰民以君爲心君以民爲體心以體全亦以體傷
君以民存亦以民亡
左傳臧武仲曰夫上之所爲民之歸也上所不爲而民或
爲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爲而民亦爲
之乃其所也又何禁乎

漢章帝時馬廖上疏曰昔元帝罷服官成帝御浣衣哀帝
去樂府然而侈費不息至于衰亂者百姓從行不從言也
夫改政移風必有其本傳曰吳王好劒客百姓多瘡瘢楚
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斯言如戲有功事實
按廖所謂百姓從行不從言是誠識治化之休者也
君陳所謂違上所命從厥攸好大學所謂所令反其
所好而民不從禮記所謂不從其所令從其所行皆
此意也
廣教化
周書君陳篇王曰（策命之詞）爾無忿疾于頑無求備于一人必

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簡厥修亦簡其或不修進厥
良以率其或不良
鄭子產爲政于鄭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
伍人之忠儉者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斃之輿人誦之曰
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
嗣之
漢文帝時賈誼上疏曰俗吏之所務在于刀筆筐篋而不
知大體豈如今定經制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親
各得其宜此業一定世世常安而後有所持循矣若夫經
制不定是猶渡江河亡維楫中流而遇風波船必覆矣

韓延壽爲潁川太守潁川多豪强延壽欲教以禮讓恐百姓不從乃設酒具食親與相對接以禮意因與議定嫁娶喪祭儀品略依古禮不得過法百姓遵用其教

黄霸爲潁川太守力行教化而後誅罰以外寛内明得吏民心治爲天下第一

魯恭爲中牟令專以德化爲理不任刑罰

程顥爲晉城令民以事至邑者必告之以孝弟忠信鄉民爲社會爲立科條旌别善惡使有勸有恥

朱熹知漳州以習俗未知禮采古喪葬嫁娶之儀揭以示之命父老解説以教弟子

嚴旌别

周書畢命曰旌别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病也）惡樹之風聲弗率訓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其不率訓典者則殊異其井里疆界是負欲絶之哉欲其畏慕而率歸于善而已）

漢荆川刺史郭賀有殊政明帝賜以三公之服敕行部去其襜帷使百姓見其容服以彰有德

唐張公藝九世同居北齊隋唐皆旌表其門

宋萊州民徐承珪幼失父母與兄弟及其族三十口同炊蔬菲衣服相讓四十年不改其操所居鄉木連理瓜同實詔改鄉名曰義感

按我　聖祖承元人禮廢法弛之餘尤疾兼併之俗豪家鉅族往往以失道踰制獲戾獨于浦江鄭氏加以恩數旌其門擢其子弟爲顯官制令云凡孝子順孫義夫節婦志行卓異者轉達旌表門閭　列聖相承率循舊章是亦先王旌淑别慝之良法深意也

舉贈謚

禮記表記子曰先王謚以尊名節以壹惠恥名之浮于行也

程頤曰古之君子相其君而能致天下于大治者無他術善惡明而勸懲之道至焉爾然行之必始于朝廷而至要

莫先于謚法何則刑罰雖嚴可警于一時爵賞雖重不及于後世惟美惡之謚一定則榮辱之名不朽矣故歷代聖君賢相莫不持此以勵世風

史記謚法解惟周公旦太公望開嗣王業建功于牧野終將葬乃制謚遂叙謚法

按謚法不見于五經其書見于世者有周公謚法有春秋謚法有廣謚有今文尚書有大戴記有世本有獨斷有劉熙之書有沈約之書有賀琛之書有王彦威之書有蘇冕之書有扈蒙之書有蘇洵之書皆漢魏以來儒者取古謚釋以己説而各爲之法也

考賈充晉人以奸逆謚武、許敬宗以貪猾謚恭、不若
泰秀請謚以荒、充以外甥爲嗣秀曰鄙養外孫莒公子爲後春秋書莒人滅鄫謚法
昏亂紀度曰荒請謚荒公袁思古請謚以繆、敬宗棄長子于荒徼嫁少女于夷貊
謚法名與實爽曰謬故思古請改爲繆之爲當也、呂諲相也志行整飭
治尚威嚴、謚之曰肅宜矣、嚴郢請加以忠、而裴胄弗
與者、以相之望輕也、獨孤及議載下條夏竦初謚文正、後
改文莊、謚法失矣、司馬光力爭其非、光曰竦得此謚不知復以
何謚待天下之正人良士而神宗改之、以竦之惡著也、
又考鄭羲北魏人以貪鄙而謚宣也、制詔得以揚其
惡、詔曰羲雖夙有文業而治闕廉清按謚法博聞多見曰文不勤成名曰靈改謚文靈何曾

以太侈而謚繆也、大節不能蓋其愆、他如梁肅議
楊綰之謚、議載下條獨孤及議郭知運將也之謚、太常謚知運曰
威崔厦駁以知運卒時賻贈已加今已踰期不宜謚及議曰贈謚一也以歲久而廢易名是王澤淡
于天下而獨隔于一人也韓維論陳執中之謚、韓維上謚議曰皇祐之末天子
以后宮之喪問所以葬祭之禮執中位爲上相不能總率羣司考正儀典而方杜門謝客曰我無私
也豈不廢哉按謚法寵祿光大曰榮不勤成名曰靈請謚榮靈李清臣論歐陽修
之謚、神宗時清臣爲謚議曰太師之功于教化治道爲最多真可謂文矣然常參天下政事有
功社稷謚法道德博聞曰文廉方公正曰忠請謚文忠言官議京鏜之謚、寧宗
時謚鏜曰文穆其子請避家諱改文忠言者以二字俱極美不可仍今定謚已下子孫請再更易者
以違制論執政議秦檜之謚、所謂情遺至公懲遺明典

森乎其可畏也
唐楊綰卒太常謚文貞或謂其嘗爲元載謚不當梁肅議
曰按謚法貞之例有三文之義有六若其義果在一名則
士文伯孔文子、且無經天緯地之文、孟武伯、甯武子、又非
克定禍亂之武、若以廢祀不稱其名、則臧孫辰縱逆祀不
得謚文、管夷吾臺門反坫不得謚敬、且人無全才能不必
備、魏徵立言正色、其節大矣、而昧于知人、蘇瓌封詔、亦
其志明矣、而終不能守、故春秋爲賢者諱過、傳不以一眚
掩大德、此蘇魏二公所以爲文貞也、楊公之謚請如前議
獨孤及議故相呂諲謚曰謚法在懲惡勸善不在哀榮在

議美惡不在字多、周公殺三監誅淮夷晉重議一戰而伯
諸侯武功盛矣而皆謚曰文以與缺之恪德臨事甯俞之
忠于其國其文德豈不優乎而並謚曰武固知書法者必
稱其大而略其細、故言文不言武、言武不言文、三代以下
樸散禮壞乃有二字之謚非古也、其源生于衰周施及戰
國之君漢興蕭何張良霍去病霍光俱以文武大略佐漢
致太平、謂一名不足以紀其善、于是乎有文終文成、景桓
宣成之謚、雖瀆禮甚矣、然猶褒不失人、唐興參用周漢之
制、謂魏徵以王道佐時近文、直言極諫近貞、故曰文貞、謂
蕭瑀端直鯁亮近貞、性多狷忒近褊、故曰貞褊、大抵皆有

爲疊爲之也若迹無殊迹事歸一貫則宜以四字目之故杜如晦謚成王珪謚懿陳叔達謚忠溫彥博謚恭其流不可悉數由此言之二字不必爲褒一字不必爲貶

按唐宋議謚掌于太常博士凡于法應得謚者考其行狀撰定謚文移文吏部覆定之　本朝雖設太常博士而不掌謚議洪武初惟武臣有謚至永樂中文臣始得謚蓋自姚廣孝胡廣始也自後文武亦多有之然我　朝之謚皆出恩賜竊恐九重之上于臣下之賢否未易盡知請于未賜之先先下攸司俾其考訂以聞然後從中賜下則其不常得者不因其親故之囑托其當得者不爲朋黨之掩蔽　國家激勵臣子之大端有在于是其爲世教之助夫豈細哉

備規制　工部

都邑

書禹貢曰冀州

按冀州之中三面距河處是爲平陽蒲坂乃堯舜建都之地凡所分東北之境是爲幽州大行自西來演迤而北綿亘魏晉燕趙之境東而極于醫無閭重岡疊阜鸞鳳峙而蛟龍走所以擁護而圍繞之者不知幾千萬里也形勢全風氣密其東一帶則汪洋大海稍北乃古碣石淪入海處稍南則九河既道所歸宿之地浴日月而浸乾坤所以界之者又如此其直截而廣大也況居北直之地上應天垣之紫微其對面之案以地勢度之則泰岱萬山之宗正當其前也天下萬山皆成于北天下萬水皆宗于東于此建都是爲萬物所以成終成始之地惟我　成祖初建藩于茲既于此建都焉蓋天下之王氣所在也前乎宋都于汴唐都于秦兩漢前都秦而後都洛皆非其州境也蘇秦所謂天府百二之國杜牧所謂王不得不可爲王之地其人沈鷙多材九重許可能耐辛苦復產健馬下者日二百里則其兵馬之强在昔已然矣且其地瀕大海在秦有貢海之粟轉輸北河唐時又通東吳之粟于此焉元時歲運四百萬石而南方之貨亦隨以至故自古建都之地上得天時下得地利中得人心莫有如今日者也雖然自昔都燕者始于召公而極于金元召公諸侯也金元雖夷狄不足道而其事勢則有可以爲鑒戒者焉金人之禍在夷狄所謂土崩之勢者也元人之禍在中國所謂瓦解之勢者也鑒金人之失則必固邊圉選將帥强兵馬豐貨食使國勢壯而外虜不敢與窺伺之心鑒元人之失則

必謹法度、用賢才、省刑罰、薄稅斂、使朝綱正而生靈不敢萌背叛之念、如此則國家如泰山之安、與天地相爲悠久矣

又按成周之後漢唐宋皆並建兩京然漢唐皆以長安爲西京洛陽爲東京宋以汴爲東京洛爲西京其地皆接壤不甚遠也惟我　高皇帝定鼎金陵天下萬世之大利也　文皇帝遷都金臺天下萬世之大勢也蓋天下財賦出於東南而金陵爲其會戎馬盛于西北而金臺爲其樞用東南之財賦統西北之戎馬無敵于天下矣

史記貨殖傳曰昔唐人都河東殷人都河內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

按自三代以前以洛爲天下之中以今天下觀之則南北袤而東西蹙其所謂中者蓋在荆襄之間也朱子曰豈非天旋地轉閩浙反爲天地之中閩浙在東南海盡處難以爲中朱子蓋以聲明文物通論天下非論地勢也

高祖都關中

按張良謂關中爲用武之地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竊以爲今世都燕眞所謂用武之地比之關中其所阻者亦有三面而亦獨以一面制天下之大凡虞州十二夏州九春秋國十二戰國國七其地皆在所臨制也較之關中西有巴蜀之饒南有商鄧之險以爲退步之地燕則前之進者無窮盡而後之退者有界限焉則是今日　京師之勢大非漢唐都關中比也下中地被中此則被乎大行一帶之險阻關中帶河此之所襟帶者則大海也然漢之邊在北咸陽去朔方餘千里唐邊在西長安去吐蕃界亦幾千里焉今　京師北抵居庸東北抵古北口西南抵紫荆關近者百里遠者不過三百里所謂居庸則吾

之背也紫荆則吾之吭也據關中者將以扼中國之吭而附其背都幽燕者切近于北夷則又將恐其反扼中國之吭而附我之背所以防蔽之者尤當深加之意蓋制人而不得猶不至于失己守己而有所失則其害豈但不得于人而已哉

諸葛亮至京口因覩秣陵山阜嘆曰鍾山龍盤石城虎踞此帝王之宅

按自孫吳都此繼以東晉宋齊梁陳終于南唐凡七代皆偏安一隅惟我　聖祖始混一天下建都於此城池

易坎之象曰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

按古人之所以守其國者遠而有關塞則守在四夷近而有甸服則守在九畿有六官為守國之人有六典為守國之法而其險之所以不可升國之所以不可攻者則又在乎德禮仁義焉

又按周禮掌固掌修城郭溝池樹渠之固蓋盡人力以固王畿于內者也易所謂王公設險者此也周禮司險掌九州之圖以周知其山林川澤之阻蓋因地埶以為險阻于外者也易所謂地險者此也

曆象

易賁之象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

革之象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曆明時

書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

帝曰咨汝羲暨和朞周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

考三百六十日一歲之常數也天行疾于日一歲日與天會而多五日有奇是二十四氣常有餘為氣盈月行緩于日一歲月與日會而少五日有奇是十二朔常不足為朔虛每歲氣盈六日朔虛六日一年餘十二日二年餘二十四日三年餘三十六日以三十日為一閏月故曰三歲一閏又將零六日與後二年所餘之二十四日再做一閏故曰五歲再閏十有九歲七閏則氣朔分齊是為一章也

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在察也璿美珠也以璿飾璣所以象天体之轉運也以玉為管橫而設之所以窺璣而齊七政之運行猶今之渾天儀也

按日月皆循其軌五星不失其次則吾德政之修于此可見矣日月之或有薄蝕五星之或有變動則吾德政之闕于此可見矣因在器之天而觀在天之天因在天之天而修在人之天則天人合一七政不在

天而在我矣

洪範次四曰協用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曆數

唐仲友曰協用五紀所以欽天道而治人事者也人不天不成歲月日時星辰天之所為而人所不能違也天不人不因曆數人之所推而天所不能違也天與人合而五紀可得而用矣

詩十月之交朔日辛卯

朱子曰王者修德行政用賢去姦能使陽盛足以勝陰陰衰不能侵陽則日月之行雖或當食而月常避日故

其遲速高下必有參差而不正相合所以當食而不食也若國無政不用善使臣子背君父妾婦乘其夫小人陵君子夷狄侵中國則陰盛陽微當食必食雖日行有常度而實爲非常之變矣　陰

周禮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

吳澂曰九州星土之書雖亡然載諸傳記災祥所應亦皆可證若昭十年有星出於婺女鄭裨竈曰今兹歲在顓頊之墟姜氏任氏實守其地此玄枵爲齊之分星而青州之星土也昭三十二年吳伐越晉史墨曰越得歲

而吳伐之必受其凶釋者曰歲在星紀此星紀爲越之分星而楊州之星土也昭元年鄭子產曰成王滅唐而封叔虞焉故參爲晉星實沈爲參神此實沈爲晉之分星而幷州之星土也襄九年晉士弱曰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此大火爲宋之分星而豫州之星土也昭十七年星孛及漢申須曰漢水祥也衛顓頊之墟故爲帝丘其星爲大水此娵訾爲衛之分星而冀州之星土也鄭語周史曰楚重黎之後也黎爲高辛氏火正此鶉尾爲楚之分星而荆州之星土也爾雅曰析木爲之津澤者曰謂天漢之津梁爲燕此

析木爲燕之分星而幽州之星土也以至周之鶉火秦之鶉首趙之大梁魯之降婁無非以其州之星土而爲國之分星以星土而占裁祥其應有可徵矣襄二十八年歲在星紀而淫於玄枵是謂蛇乘龍梓愼以爲宋鄭必饑則言其所屬裨竈以爲周楚所惡則言其所衝其歲星乘次之應乎昭三十二年歲在星紀而吳伐越史墨謂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以歲是十二年一周存亡之數不過三紀非歲星順次之應乎左氏所謂凡至分啓閉必書雲物占法青爲蟲赤爲兵荒白爲喪荒黃爲豐黑爲水十二風者艮爲條風從太呂太蔟之律震

爲明庶風從夾鍾之律巽爲情明風從姑洗仲呂之律離爲景風從蕤賓之律坤爲凉風從林鍾夷則之律兌爲閶闔風從南呂之律乾爲不周風從無射應鍾之律傳所謂八風從律是也

按自洛下閎造渾天之後魏晉以來率因之以爲儀至宋朝熙寧鮑括之議宣和璣衡之制始詳細精緻有出於淳風令瓚之表者靖康之亂儀象之器盡居於金元人襲用金舊而規環不協難復施用於元郭守敬乃創爲簡儀仰儀及諸儀表其說以爲昔人以管窺天宿度餘分約爲大半少未得其的乃用二線

推測丁餘分纖微皆有可考而又當時四海測景之
所凡二十有七東極高麗西極滇池南踰朱崖北盡
鐵勒皆古人所未及爲者其法具在元史而其儀表
至今遵用之夫堯曆象之後有舜之玑衡所謂玑
衡蓋堯之象也舜玑衡之後而有漢之渾天儀象所
謂儀象蓋舜之玑衡也後世也求加以六合三辰四游
愈精愈密然未嘗有改也而改之自郭守敬始蓋天
欲啓中国文明之治必豫生知巧之人創爲一代观
天之器以待聖人之生非偶然之故也
史記太史公曰、神農以前尚矣黄帝考定星曆建立五行、

起消息、正閏餘、于是有天地神祇物類之官、是謂五官、各
司其序不相乱也、民是以能有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
異業、敬而不瀆、故神降之嘉生、嘉谷也 民以物享、災禍不生、
少皞氏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雜擾、顓頊受之、乃命南正
重司天以屬神、命北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
瀆、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故二官咸廢所職、堯復重黎之
後、而立羲和之官、明時正度、則陰陽調而風雨節、茂氣至
民無夭疫、年耆禪舜、申戒文祖曰、天之曆數在爾躬、舜亦
以命禹、由是观之王者所重也、夏正以正月、殷正以十二
月、周正以十一月、蓋三王之正若循環、窮則反本、幽厲之

後周室微、陪臣執政、史不記時、君不一朔、故疇世世相傳爲疇人
子弟分散、其後戰國並爭在于强國禽敵救急解紛而已、
豈遑念斯哉是時獨有鄒衍明于五德之傳而散消息之
分以顯諸侯而亦因秦滅六國亦頗推五勝而自以爲獲
水德之瑞而正以十月色上黒、然曆度閏餘未能覩其眞
也漢與高祖曰北畤待我而起、亦自以爲獲水德之瑞雖
明習曆如張蒼等、咸以爲然孝文時、魯人公孫臣言漢土
德宜更元改正朔易服色當有瑞黄龍見事下丞相張蒼
以爲非是罷之、今上武帝卽位招致方士唐都分其天部而
巴洛下閎運算轉曆、然後日星之度與夏正同乃更元爲

太初、
按漢晋隋書志皆兼律曆太史公言律必兼曆而後
世宗之朱子曰今治曆家用律呂候氣、其法最精、可
見古人作樂必推曆以生律、而其測候也亦必協律
以定曆、二者相資以爲用、可相有而不可相無也、
又按司馬氏嘗言六律獨陶事根本故太初曆法皆
本于律先儒謂洛下閎算法其法以律起曆曰律容
一龠積八十一寸則一日之分也是知黄鍾之律容
一龠長九寸九九八十一則爲八十一分漢曆統毋
日法則本諸此唐曆志亦曰漢造曆始以八十一分

爲統毋其數起于黃鍾之龠其法一本于律所謂本
于律者葢以律之數起曆司馬氏分律曆爲二書劉
韻合而爲一而班固因之以爲志豈無意哉今觀班
固有曰史官喪紀疇人子弟分散解者謂家業世世
相承爲疇則知星曆之學必須世業明矣又曰是時
倪寬明經術上詔與博士共議則知治曆明時必須
儒者不宜專任技術明矣又曰姓等奏不能爲算願
募治曆者更造則知明曆之官必須通算術又明矣
此三事可爲治曆者之節度
又桉自古造曆者必先立曆元孟子言千歲之日至
可坐而致朱子謂必言日至者造曆者以上古十一
月甲子朔夜半冬至爲曆元也是以黃帝以來立元
雖不同而皆準于甲子先儒有言曆元止據目前考
驗無證其術失之淺上推開闢宜測鴻濛其術迂于
迂必也用太史公三紀大備之法范史紀元之目推
上元甲子四千五百餘年則其時不遠不近矣
蔡邕天文志曰言天體者有三家一曰周髀周髀之術以爲天似覆盤蓋以斗極爲中中高而四邊下日月旁行繞之日近而見之爲晝日遠而不見爲夜二曰宣夜宣明也夜幽也幽明之數其術兼之故曰宣夜三曰渾天渾天者以爲地在其中天周其外日月初登於天後入於地晝則日在地上夜則日在地下宣夜之學絕無師說周髀數術具在考

驗天象多所違失故史官不用惟渾天者近得其情今史
官所用候臺銅儀則其法也
王蕃曰天之形狀似鳥卵天包地外地猶卵之裡黃圓
如彈丸故曰渾天言其形體渾渾然也
唐志曰漢曆始以八十一分爲統毋其數起于黃鍾之龠
葢其法一本于律矣其後劉歆作三統又以春秋易傳推
合其數葢附會之說也至唐一行始專用太衍之策則曆
之又本于易矣
宋志曰天體之運星辰之動未始有窮而度以一法是以
久則差差則敝而不可用曆之所以數改造也物鉄鉄而
較之至石必差况于無形之數哉
桉聖人不能使曆之無差然嘗因其差而正之先儒
程氏有言曆數之法大抵主于日日一事正則其他
皆可推洛下閎之作曆言數百年後當差一日何承
天以其差遂定歲差法其差後亦不定獨邵堯夫立
差法冠絕古今却于歲月交感之際以陰陽虧盈求
之遂不差朱子曰曆不能無差今之學曆者但知曆
法不知曆理能布算者洛下閎也能推步者甘公石
公也洛下閎等但知曆法揚雄知曆法又知曆理
元志曰至元十三年詔許衡王恂郭守敬改治新曆名曰

授時暦

按　洪武中刻漏博士元統言我　朝承運以來暦雖以大統爲名而積分猶授時暦之數授時暦法以元至正辛巳爲暦元至今　洪武甲子積一百四年以暦法推之大約七十年而差一度毎歲差一分五十杪辛巳至今年遠數盈漸差六度擬合修改㸔今又歴一甲子而過其半其年愈遠其數愈多其所差者當益甚也失今不改後愈舛

圖籍

孔安國曰伏羲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至于夏商周之書雖設教不倫雅誥奥義其歸一揆是故歴代寳之以爲大訓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九州之志謂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也

按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此書之掌于朝廷官職者也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此書之傳于學士大夫者也今三皇五帝之書存于世者惟堯舜二典其他荒誕不經非古昔聖神之盛典也

漢藝文志序曰漢興改秦之政廣開獻書之路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至成帝時使謁者陳農求遺書于天下詔劉向校諸經傳諸子詩賦每一書已向輙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會向卒哀帝使向子歆卒父業歆于是總羣書而奏其七略（有輯略有六藝略有諸子略有詩賦略有術數略有方技略）漢光武中興篤好文雅嘗于東觀及仁壽閣集新書校書郎班固傅毅等典掌焉並依七略而爲書部初光武遷還洛陽其經牒秘書載之一千餘兩及董卓移都之後王允所收而西者裁七十餘乘後長安之亂焚蕩盡焉

唐藏書之盛莫盛于開元貞觀中魏徵虞世南顏師古繼爲秘書監請購天下書藏于内庫玄宗置修書院兩都各聚書四部以甲乙丙丁爲次列經史子集四庫

宋興下詔遣使購求散亾三館之書稍復增益太宗始建崇文院而徙三館之書以實之又別爲書庫名曰秘閣神宗改崇文院爲秘書省迨夫靖康之難館閣之儲蕩然靡遺高帝移蹕臨安乃建秘書省于國史院之右搜訪遺闕屢優獻書之賞于是四方之藏稍稍復出

按我　朝不專設館閣官惟翰林國子監各置典籍一員今翰林秘藏皆在文淵閣其典籍則有職掌惟兩京太學典籍幾于虛設永樂中敕翰林院凡南京文淵閣所貯書籍各取一部送京餘悉收貯則是兩

京皆有儲書也、今請勅內閣儒臣將兩京所藏書籍
發下兩監抄錄、付本監典籍掌管、如此則一書而有
數本、永無疎失之虞矣、
又按隋文帝時牛弘表請開献書之路、謂經籍自周
衰孔子刪述之後、凡有五厄、秦人吞六国、墳籍掃地
一厄也、王莽之末、並從焚燬、二厄也、献帝移都、西京
燔蕩、三厄也、晉世劉石憑陵、從而失墜、四厄也、侯景
破梁、悉送荊州、周師入郢、焚之外城、五厄也、臣以爲
自隋之後、唐有祿山黃巢之乱、極而至于五代之季
宋有女眞蒙古之禍、極而至于至正之末、其爲厄也、

又不止五矣、

章服

周禮六俗曰同衣服
黃履翁曰、明庶以功、車服以庸、（舜典）古人所以重報功之
典、彼其之子、不稱其服、詩人所以訊其無德焉、嘗觀唐
初之所辞、受宋朝之所予奪、其意猶古也、温章（大理丞）之
賜緋衣、以審獄得情也、牛叢（刺史）之力辞金紫、以越等不
宜也、陽城（處士）之賜緋衣、所以旌逸德也、李泌（山人）之賜金
紫、所以表異能也、夫受之不爲褻、辞之不爲矯、正唐人
別功過之美意也、以三品服賜楊安国、以五品服賜趙
師民、重儒臣也、以三品服賜王素、以五品服賜余靖歐
陽修、寵諫臣也、嘗致堯之浮躁、則奪其章綬、王文度之
佞術、則抑其佩魚、夫予之不爲狥情、奪之不爲少恩、此
勸懲之微權也、

營建

國語、楚靈王爲章華之臺、與伍擧升焉、曰臺美夫、對曰、臣
聞國君服寵以爲美、安民以爲樂、聽德以爲聰、致遠以爲
明、不聞其以土木之崇高形鏤爲美、而以金石匏竹之昌
大囂（華也）庶（衆也）爲樂、不聞其以觀大視侈淫色以爲明、而以
察清濁爲聰也、先君莊王爲匏居之臺、高不過望國氣、大

不過容宴豆、木不妨守備、用不煩官府、民不廢時務、官不
易朝常、是以除乱克敵、而無惡于諸侯、今君無此臺也、國
民罷焉、財用盡焉、年穀敗焉、百官煩焉、擧國留（治也）之數年
乃成、臣不知其美也、夫美也者、上下外內小大遠邇皆無
害焉、故曰美、君于目、觀則美、縮（取也）于財、用則匱、是聚民利
以自封而瘠民也、胡美之爲、夫君國者、將民之與處、民實
瘠矣、君安得肥、

丘瓊山先生大學衍義補贊卷之五

古吳　明卿　陳仁錫　纂

慎刑憲部刑部

總論

易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敕法噬齧也嗑合也物有間于吾頤必齧之而後合人有梗于吾治必斷之而後安故先王觀雷電之象法其明與威以明刑罰飭法令

易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動不威不懲小懲大誡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屨校滅趾无咎此之謂也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為無益而弗為也以小惡為無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滅耳凶

賁之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無敢折獄程頤曰君子观明照之象以修明其庶政成文明之治而無果敢于折獄也

旅之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程頤曰君子观明照之象則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〻者不得已而設民有罪而入豈可留滯淹久也

豐之象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程頤曰雷電皆至明震並行也折獄者必照其情實惟明克允致刑者必威其奸惡惟斷乃成故君子观雷電明動之象以折獄致刑也

中孚之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程頤曰水体虛故風能入之人心虛故物能感之風之動乎澤猶物之感于中故為中孚之象君子观其象以議獄與緩死

按噬嗑賁豐旅皆有離象而噬嗑豐則兼取震賁旅則兼取艮蓋獄以明照為主非震以動之則無有威斷非艮以止之則輕于用刑惟中孚一卦則有取于巽兌夫然後兌以議之巽以緩之原情定罪至再至三詳之以十議原之以三宥王聽之司寇聽之三公聽之旬而職聽三旬而職聽三月而上之議而又議緩而又緩求其出而不可得然後入之求其生而不得然後死之

舜典象以典刑象如天之垂象示人以常刑罪之不可宥者也流宥五刑流遣之使遠去宥罪之稍輕者也鞭作官刑木末垂革官府之刑也朴作教刑夏楚二物學校之刑也

金作贖刑贖其罪也眚災肆赦眚謂過誤災謂不幸肆縱也怙終賊刑怙謂有恃終謂再犯賊殺也刑必刑之也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此聖人好生之心

朱熹曰流宥所以宥五刑贖刑所以寬鞭朴然而流專以宥肉刑而不下及于鞭朴贖專以待鞭朴而不上及于肉刑其輕重之間又未嘗不致詳也

大禹謨帝舜也曰刑期於無刑民協于中民皆協于中道

皋陶曰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過誤所犯雖大必宥不忌故犯雖小必刑

呂刑周穆王所作伯夷降典折民惟刑典禮也伯夷降天地人之三禮以折民之邪妄

蘇軾曰失禮則入刑禮刑一物也

王曰受王嘉師監于茲祥刑(嘉善也師衆也)

夏僎曰民之犯刑無非惡也而謂之嘉師刑本不祥之器也而謂之祥刑能以惡爲嘉以不祥爲祥而後知用刑之道矣

大司寇掌建邦之三典一曰刑新國用輕典二曰刑平國用中典三曰刑亂國用重典

按 祖訓有曰朕自起兵至今每于奸頑之徒情犯深重者特令法外加刑使人知所警懼此特權時處置非守成之君所常用以後子孫止守律與大誥並不許用黥刺剕劓閹割之刑由是觀之可見 聖祖以亂國待前元而用重典蓋非得已也

以五刑糾萬民一曰(冬官)野刑上功(農功)糾力二曰(夏官)軍刑上命(將命)糾守(不失部伍)三曰(司徒)鄉刑上德(六德)糾孝四曰(治典)官刑上能(能其事)糾職(修其職)五曰(祀典)國刑上愿(愿愼也)糾恭(謂不恭者常糾也)

按刑雖屬于秋官而五官不得不治蓋治也教也政也禮也事也聖人治天下之具也然所以致其化之成舍刑以糾之安能保其終之不息哉

大戴禮刑罰者御人之銜勒也吏者轡也刑者筴也天子御者內史太史左史手也古者以法爲銜勒以刑爲筴以人爲手而御天下

漢刑法志曰今之聽獄者求所以殺之古之聽獄者求所以生之今之獄吏上下相驅以刻爲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患害

考 太祖諭傅瓛等曰汙染之民以善道之則可以復新求生于重典是索魚于釜也諭楊靖等曰善爲國者惟以生道樹德不以刑殺立威諭李善長等曰立法譬之用藥本以濟人所用或誤反致殘生

律令

左傳鄭人鑄刑書(鑄之于鼎以爲國之常法)叔向使詒(遺)子產書曰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典(三辟謂禹刑湯刑九刑也)皆季世也今吾子相鄭國制參辟鑄刑書民將棄禮而徵(徵取驗也)于書(雖)錐刀之末(細微事也)將盡爭之亂獄滋豐賄賂並行終子之世鄭其敗乎

晉趙鞅鑄刑鼎著范宣子所爲刑書仲尼曰夫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經緯其民今棄其度也而爲刑鼎民在鼎矣

又考漢祖入關約法三章後蕭何除連坐之法作見知之條于李悝(魏文侯時)所著法經六篇(一盜法二賊法三囚法四捕法五雜法六具法)益以事律擅興廐戶三篇廣爲九篇叔孫通又增

律所不及傍章十八篇至武帝時張湯趙禹之屬作見知之法緩深故之罪急縱出之誅禁網浙密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魏刘劭衍漢律爲十八篇晉賈充參魏律爲二十篇唐長孫無忌聚漢魏晉三家擇可行者定爲十二篇宋與因唐而損益之我 朝洪武六年命刑部尚書刘惟謙等重定諸律御筆親爲裁定名爲大明律總分六部爲之綱備載四百六十條爲之目戶婚鬬訟本各二事也則析之廐庫職制亦各二條也則分之至于名例盗賊刪其繁而止存其半焉名雖沿于唐之舊實

皆因時定例緣情制刑自有法律以來所未有也我 朝又有洪武礼制諸司職掌與夫大誥三篇及大誥武臣等書唐宋所謂律令格式皆在是也

宣帝時鄭昌上疏言今明王躬垂明聽雖不置廷平獄將自正若開後嗣不若刪定律令律令一定愚民知所避奸吏無所弄矣

光武時桓譚上疏言今法令輕重不齊吏得因緣爲市所欲活則出生議所欲陷則予死比是爲刑開二門也今可令通義理明習律法者校定科比一其法度

唐高宗時趙冬曦曰立法貴乎下人盡知則天下不敢犯耳何必飾其文義簡其科條哉夫科條省則下人難知文義深則法吏得便下人難知則暗陷机穽矣安得無犯法之人法吏得便則比附而用之矣安得無弄法之臣故曰法明則人信法一則主尊

歐陽修曰書曰慎乃出令令在簡簡則明行之在久久則信

按法者祖宗所制百世之典例者臣僚所建一時之宜法所不載而後用例可也既有法矣何以例爲若夫其間因時救弊有不得盡而法者則引法與例取裁于上可也宋徽宗時臣僚請取前後所用例以類

編修與法妨者去之在今日亦宜然

流贖

老子曰民常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若使民常畏死則爲惡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

考書所謂金作贖刑者盖鞭朴之刑官府學校之所用於是許贖所以养其愧恥之心也若呂刑贖法亦謂五刑之中疑其可赦者不遽赦之姑取其鍰以示罰耳如周礼職金掌受士之金罰貨罰入于司兵亦以待夫獄之有疑者耳迨漢宣帝因兵食告之張敞議令諸州非殺人及盗者皆入谷贖

罪而蕭望之以爲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恐開利路以傷成化、宋仁宗以後世法令滋漫令天下有犯禁過誤可憫者以穀麥錢帛贖罪而識者以爲富人皆得贖罪、貧者曷能自免、非朝廷用法之意、夫張敞建議不及盜賊殺人、仁宗詔令止言犯禁過誤而當時臣屬尚以爲非、況漢武帝令死者贖錢五十萬遂得減等、則是有財者皆可以殺人、而無辜被害者、何其大不幸也耶、

又考 本朝贖法 聖祖論刑部有曰自今十惡非常赦所原者則用重刑、其餘雜犯、許聽收贖、

聽斷一

周禮大司寇以兩造禁民訟入束矢于朝然後聽之以兩劑禁民獄入鈞金三日乃致于朝然後聽之造至也必入矢者取其直也劑今券書也必入金者取其堅也

小司寇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一曰辭聽觀其出言不直則煩二則色聽觀其顏色不直則赧然三曰氣聽觀其氣息不止則喘四曰耳聽觀其聽聆不直則惑五曰目聽觀其眸子不直則眊然

司刺掌三刺一訊羣臣二訊羣吏三訊萬民三宥一不識二過失三遺忘三赦一幼弱二老耄三蠢愚之法以贊司寇聽獄訟

呂刑小司寇以 刑聽萬民之獄訟附猶著也于刑用情訊之與其有可以出之者至于旬乃弊斷也之讀書則用法

按此聖人斷獄欽恤之意即大易所謂緩死康誥所謂服念也服膺而念之爲囚求生道也旣得其罪附于刑矣恐其非心服也又從而用情以訊之又恐迫惡而不盡其明也必旬時乃斷之旣斷之矣又以其所犯之刑書讀之于囚寀之而弗變乃用法焉

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事在上刑而情輕則服下刑舜之宥過無大是也事在下刑而情重則服上刑舜之罪故無小是也

王制成獄辭史掌文書者以獄成告于正士師之屬正聽之正以獄成告于大司寇大司寇聽之棘木外朝之卿位之下大司寇以

獄之成告于王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以獄成告于王王三宥然後制用

按 本朝刑獄掌于法司而平允于理寺理寺具獄獄上諸朝及秋後將處決乃集文武大臣會審于丹延即此制也

附從輕。宥從重。所犯可重可輕則從其輕者而附之所犯本非故爲而入重罪則從重罪之上而赦之

唐陸贄言于德宗曰夫聽訟辨讒責于明恕明者在辨之以跡恕者在求之以情跡可責而情可矜聖王懼疑似之陷非辜不之責也情可責而跡可宥聖王懼逆詐之濫無

非不之責也惟情見跡具談厤理窮者然後加刑罰焉

青災

春秋莊公二十二年肆大眚（肆，放也。眚，過也）

胡安國曰舜典曰眚災肆赦（言不幸而麗罪者則肆而赦之）易于解卦曰君子以赦過宥罪呂刑曰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周官司刺掌赦宥之法未聞肆大眚也大眚皆肆則廢天討虧國典縱有罪虐無辜惡人幸以免矣王符曰賊良民之甚者莫大于數赦贖數赦贖則惡人昌而善人傷矣夫養稂莠者傷禾稼惠姦軌者賊良民

按西漢之世赦令最頻數高帝凡九赦蓋漢初得天下所以與民更始也文帝凡四赦承呂后之後蓋亦有不得已焉者若夫景帝而下大約計之未有過三年而不赦者何其為良民計也恒不足而為姦民地也恒有餘哉大抵承平之世赦不可有有則奸宄得志而良民不安危疑之時赦不可無無則反側不安而禍亂不解荀氏曰赦者權時之宜非常典也信夫

漢光武時吳漢病篤帝問所欲言對臣愚無所知識惟願陛下慎無赦而已

諸葛亮為相十四年纔兩赦時有言公大惜赦者亮答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吳漢不願為赦

唐太宗嘗謂侍臣曰古言赦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

宣宗以旱故命疎理繫囚大理卿馬植奏稱昔周饑克殷而年豐衛旱討邢而雨降是誅罪錄姦或合天意雪冤決滯乃副聖心也

宋自祖宗以來三歲遇郊則赦景祐中言者以為有罪者宥之未必自新被害者抑之未必無怨不能自新將復為惡不能無怨將悔為善一赦而使民悔善長惡政教之大患也

按赦之初設為眚赦也後世相承既久不能復古然曠蕩之恩如雷雨之施不時而作使人莫可測知可也宋人為之常制而有定時則人可揣摩以需其期非獨刑法不足以致人懼而赦令亦不足以致人感也

考 國朝于初登極則赦立皇后則赦建太子則赦遇災眚則赦雖未嘗無不赦之制而亦無必赦之期故犯罪者咸得以自新而奸宄者不可前僥倖且于宥罪之外或蠲其逋或寬其征而于大辟之罪十惡之流則在所不赦焉可謂得乎權宜而不失乎常典矣

欽恤

漢宣帝令郡國歲上繫囚以掠笞若瘐死者所坐名縣爵里以為殿最宣帝此令可謂恤囹圄之苦矣惜乎趙蓋韓楊之不得其死人猶歸咎于帝之刻急也

唐太宗縱囚歸家期以明秋即刑如期皆至乃赦之

歐陽修曰是可一為之耳否則殺人者皆不死可謂天下之常法乎

太宗覽明堂針灸圖詔罪人無得鞭背又令決囚者皆三覆奏

宋太祖嘗讀虞書嘆曰堯舜之時四凶之罪止于投竄何近代法綱之密耶由是大辟非情理深害者多貸其死

太宗嘗親錄繫囚近臣或諫勞苦帝曰倘惠及無告使獄訟平允何勞之有

考治獄以寬厚為本少失寬厚則流入苛刻矣此我　太祖命官錄囚之言也欽恤二字用刑之本此　太祖諭示憲臣之言也治獄以得情為難爾等分遣御史宜以慎刑之意書于笏以授之此　太宗戒都御史陳瑛之言也刑以除凶人若心不存則察有所不明而并善人害之矣此　太宗諭錄囚諸司之言也

戒濫縱

漢宣帝時路溫舒上言秦人用刑之失謂箠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不勝痛則飾辭以視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卻則鍛鍊而周納之蓋奏當之成雖咎繇聽之猶以為死有餘辜何則成鍊者衆文致之罪明也

唐玄宗時李林甫為相寵任吉溫羅希奭二人皆順林甫所欲鍛鍊成獄無能自脫者時人謂之羅鉗吉網

諡　楊文懿曰持天下之平者雖已至平亦能平人今世之有司暗者因惑以眩實而明者或任察以求疵柔者儒怯以弛威而剛者或暴虐以方命貪者曲法以徇私而廉者或矯情以賣公刻者文致以誣罔而恕者亦姑息以從奸皆不得其平矣而況所謂至平者乎於是有罪者幸逃其刑無辜者罹于罰訟之不得其平也甚矣

嚴武備一 兵部

總論

易師之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

謙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無不利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五以君位而執謙順故不富而能有其鄰也然君道不可專尚謙柔必須威武相濟然後能德服天下故利用侵伐而無所不利也

豫利建侯行師衆心和悅則順從而有功故豫順之道利于建侯行師也

夬九二惕號莫夜有戎勿恤內懷競惕而外嚴誡備雖有倉卒莫夜之戎亦無所憂矣

萃之象曰澤上于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大凡物聚衆盛則有

爭故君子觀萃象以除治戎器用戒備于不虞

按兵與農皆出于民執耒耜庤錢鎛者則謂之農手戈矛擐甲冑者則謂之兵其實皆民也事久則必弊除其舊而新之人聚則必散收其散而聚之則事之所虞者皆不足虞矣我　聖祖承元政廢弛之後內而畿甸外而邊方設立衛所每衛五所每所千軍錯峙郡邑之中以爲民生之衛蓋不待民生之萃聚而後戒其不虞也今承平百餘年生齒之繁比　國初幾于倍蓰而兵戎之衆反不及什二三焉豈大易因萃象以除戎器戒不虞之義哉

商書伊尹曰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

春秋隱公二年鄭人伐衛

胡安國曰鄭人伐衛討滑之亂也凡兵聲罪致討曰伐潛師掠境曰侵兩兵相接曰戰環其城邑曰圍造其國都曰入徙其朝市曰遷毀其宗廟社稷曰滅詭道而勝之曰敗悉虜而俘之曰取輕行而掩之曰襲已去而躡之曰追聚兵而守之曰戍以弱假強而能左右之曰以皆誌其事實以明輕重征伐天子之大權今鄭無王命雖有言可執亦王法所禁况修怨乎

昭公十一年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

胡安國曰般弒其君楚子若以大義倡天下討其弒君之罪誅于蔡衆置君而去雖古之征暴者不越此矣今虔本心欲圖其國詐誘其君執而殺之貪得一時流毒于後棄疾以是殺戎蠻商鞅以是紿魏將秦人以是劫懷王劉項之際死者十九聖人所以貶而稱名也後世不以大義興師至用詭謀詐力如代宗之圖思明憲宗之紿王弁昧于春秋之旨矣

穀梁傳曰善爲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善戰者不死善死者不亡

左傳隱公十一年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君子謂鄭莊公於

是乎有禮上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嗣者也許無刑法也而伐之服而舍之度德而處之量力而行之相時而動無累後人可謂知禮矣莊公既入許命許大夫奉許叔君子謂其得伐叛存亡之禮

莊公十年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請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謂在位者謀之又何閒焉與也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乃入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從公與之乘戰于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

劌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

僖公十九年宋人圍曹子魚言于宋公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今君德無乃猶有所闕而欲以伐人若之何盍姑内省德乎無闕而後動因壘而降言不增兵但因舊壘而崇自服

宣公十二年晉師救鄭荀林父晉將也聞鄭既及楚欲還隨武子曰會聞用兵觀釁而動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

也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

襄公二十七年宋子罕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是五材之金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誣乎宋向戌以弭兵之功求賞故子罕言之也

哀公元年吳師在陳楚大夫皆懼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無患吳矣昔闔閭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壇器不彤鏤宮室不觀臺榭也舟車不飾衣服財用擇不取費不尚細靡在國天有菑癘親巡其孤寡而共其乏困在軍熟食者分而後敢食其所嘗者卒乘與焉勤恤其民而與之勞逸是以民不罷勞死知不曠棄也吾先大夫子常易之所以敗我也今聞夫差次有臺榭陂池焉宿有妃嬙嬪御焉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珍異是聚觀樂是務視民如讎而用之日新夫先自敗也已安能敗我

國語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曰不可先王耀德不觀兵夫兵戢聚也而時動動則威觀則玩玩則無震先王非務武也勤恤民隱痛也而除其害也先王之訓也有不祭則修意修志意以自責有不祀則修言號令有不享則修文典法有不貢則修名有不王則修德文德序成謂上五者次序也而有不至則修刑

于是乎有刑罰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討之備有威讓之令有文告之辭布令陳辭而又不至則又增修于德無勤民于遠是以近無不聽遠無不服

老子曰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我以害人人亦將以害我師之所處農不得耕荊棘生焉大軍之後傷天地之和必有凶年

又曰夫唯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在物無不惡之故有道者不處

又曰以正治國以奇用兵謂攻其無備出其不意非所謂偏邪不正也以無事取天下又曰善為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與

善用人者爲之下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
荀子曰上不隆禮則兵弱下不愛民則兵弱已諾不信則兵弱慶賞不漸則兵弱將帥不能則兵弱
孫卿曰用兵攻戰之本在乎一民弓矢不調則羿不能以中微六馬不和則造父不能以致遠士民不親附則湯武不能以必勝也故善附民者乃善用兵者也又曰仁人之兵不可詐也故以桀詐桀猶巧拙有幸不幸焉若以桀詐堯譬之以卵投石以指撓沸若赴水火入焉焦沒耳
又曰仁者愛人愛人故惡人之害之也義者循理循理故惡人之亂之也彼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非爭奪也故仁

人之兵若時雨降莫不悅喜
三略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強能有其有者安貪人之有者殘又曰聖王之用兵非樂之也將以誅暴討亂也夫以義誅不義若決江河而溉爝火臨不測而擠欲墜其克必矣又曰夫兵者不祥之器天道惡之不得已而用之是天道也 三略或謂太公之書然其中所引軍讖皆非三代以前之語
司馬法曰殺人安人殺之可也攻其國愛其民攻之可也以戰止戰雖戰可也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禮與法表裏也文與武左右也 司馬兵法者乃昔周公作政典司馬守之以佐天子者也

尉繚子曰凡兵不攻無過之城不殺無罪之人夫殺人之父兄利人之貨利臣妾人之子女此皆盜也兵之所加者農不離其田業賈不離其肆宅士夫不離其官府故兵不加刃而天下親焉又曰兵者凶器也爭者逆德也事必有本故王者伐暴亂本仁義焉
史記昔黃帝有涿鹿之戰以定火災顓頊有共工之陳以平水害成湯有南巢之伐以殄夏亂遞興遞廢勝者用事所以受于天也故教笞不可廢于家刑罰不可損于國誅伐不可偃于天下用之有巧拙行之有逆順耳夏桀殷紂手搏豺狼足追四馬勇非微也百戰克勝諸侯攝伏權非

輕也秦二世宿軍無用之地連兵于邊陲力非弱也結怨匈奴絓禍于越勢非寡也及其威盡勢極閭巷之人爲敵國咎生窮武之不知足貪得之心不息也
漢魏相曰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于已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民人之衆欲見威于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
宋歐陽修言于仁宗曰只今所最闕者不過曰無兵也無將也無財用也無禦戎之策也無可任之臣也此五者臣

謂今皆有之然陛下未得而用之者何哉朝廷有三大弊故也一曰不謹號令二曰不明賞罰三曰不責功實三弊因循于上則萬事廢壞于下

韓琦言于仁宗曰今獻策陳邊事者不過欲朝廷選擇將帥訓習士卒修利戈甲營葺城隍廣蓄糧資以待黠羌之可勝此特外憂而已若乃綱紀不立忠佞不分賞罰不明號令不信浮費靡節橫賜無常務宴安之逸游縱宮庭之奢靡受女謁之干請容近昵之僥倖此所謂內患也今莫若先治內患以去外憂

軍伍

周禮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二千有五百人爲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爲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爲卒卒長皆上士二十五人爲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爲伍伍皆有長

按成周之制兵籍于大司徒征行則屬之大司馬士不待遷皆吾民將不改置即吾吏居則聯其家而爲比閭族黨出則聯其人以爲伍兩卒旅有事則驅之于行陳事已則歸之于田里父死而子繼無招恤之繁而數不闕自耕而自食無稟給之費而食自飽兵無屯戍之勞將無握兵之患豈非制將之得其道歟

班固漢志曰殷周以兵定天下天下既定戢藏干戈教以文德猶立司農之官設六軍之衆因井田而制軍賦

國語齊桓公任管仲作內政以寓軍令制國五家也五人爲軌十軌爲里四里爲連十連爲鄉五鄉一帥故萬人爲一軍徒伍之人祭祀同福死喪相恤人與人相疇家與家相疇世同居少同游故夜戰聲相聞足以不乖晝戰目相視足以相識君有此士也三萬人以方行于天下莫之能禦也

按管仲內政謂得此士三萬人可以方行天下後世之兵動以十百萬計而往往反取敗此無他所以仲

伍之者無定制所以教養之者無成法所以通融而使之相保衛者無常心也內政之作猶有三代鄉兵之遺意後有作者于兵農既分之後略倣其意是亦可以足兵矣

漢志天下既定踵秦而制材官于郡國京師有南北軍之屯至武帝平百粤內增七校外有樓船皆歲時講肄修武備云

漢調兵之制有三品有卒更正身供正役有錢更以錢僱代行有過更

考周官鄉遂以五起數一家出一人爲兵王畿出

車萬乘侯國出車千乘兵復無分也諸侯之兵不
足而後發六遂六遂之兵不足而後發六鄉內外
無輕重也春振旅以蒐夏茇舍以苗秋治兵以獮
冬大閱以狩因時之隙而簡兵也蒐而以肅獮予
淮以江漢征徐命魯公追貊以韓侯隨地之便而
出兵也周兵制之善如此晉惠公作州兵而一鄉
一遂之法壞魯成公成兵甲而一甸一乘之法壞
春秋成公元年作丘甲〇益兵備敵重困農民非為政之道其曰作者不宜作者也至齊管
子作內政于國中以寓兵作鄙制于國外以寓農
而兵農分矣秦給郡縣者一月而更謂之更卒給

中都者一歲而更謂之正卒長城之卒內十萬河
房之卒幾千萬其後勝廣起于卒劉項起于徒而
秦遂滅矣漢有南軍主守衛南宮衛尉主之北軍
主巡護京城中尉主之鄙國番上于南軍三輔番
上于北軍而內兵之盛可知巴蜀則有材官隴西
則有騎士西北之地多車騎東南之地多樓船而
外兵之盛可知厥後耿恭將北軍五校擊羌鄧鴻
將北軍五胡擊胡外兵不足禦變內兵發於弃命
而漢遂不支矣

唐志云唐有天下二百餘年而兵之大勢三變其始盛時有府兵府兵後廢而為彍騎彍騎又廢而為方鎮之兵及其末也強臣悍將兵布天下而天子亦自置兵于京師曰禁軍、

考唐府兵之制陸贄謂諸府八百諸所而在關中
者五百舉天下不敵關中之半可以見居重馭輕
之意焉杜牧謂居外不亂居內不篡可以見無專
兵之患焉李泌謂農隙則教習戰陣有事則符契
徵發可以見休養之有節焉蘇軾謂兵雖聚于京
師而天下不至于敝可以見無坐食之患焉蓋其
為法之善如此及其壞也變而為彍騎則兵非土

著而坐食有聚矣又變而為藩鎮則外勢偏重而
尾大不掉矣所以然者蓋唐初邊將皆不久任不
遙領不兼統開元以後天子有吞四夷之志邊將
十餘年不易始久任矣牛仙客以宰相領節度始
遙領矣王忠嗣專制數道始兼統矣三者既壞藩
鎮始橫而唐遂以亡矣

宋之兵制有三天子之衛兵以守京師備征戍曰禁軍諸州之鎮兵以分給役使曰廂軍選于戶籍或應募使之團結訓練以為在所防守則曰鄉兵又有番兵神宗更制聯比其民以為保甲、

宋考制天下之兵本于樞密而樞密有發兵之柄
無握兵之重京師之兵總于三衙而三衙有握兵
之重無發兵之柄諸司募者曰役兵諸州募者曰
箱兵什伍其民教而閱之曰民兵蕃夷內附糾曰
角之曰蕃兵奈何保甲兵造于熙寧義勇兵制于
治平而兵制遂變迨夷定崇宣之間兵疲應敵而
宋遂以遷矣
又考　國家兵制設錦衣等十二衛以衛宮禁即
漢之南軍也設留守等四十八衛以衛京城即漢
之北軍也天下之兵各有定籍其制酌乎唐宋而

無宋人分番外戍之弊籍隸督府權在司馬而無
唐人專兵久任遙制兼統之患內外相維聲勢相
倚殆得居重馭輕之意宋濂謂軍政有統信矣既
而三大營之建所以統諸軍司訓練也後又有十
二團營之建所以簡精銳備征發也迨我　世宗
特命尚書督理團營而不治部撥專差科道點視
京營而三年乃更蓋得治盡用革之道而將建萬
世之洪圖矣然清勾不足而召募繼之羸弱日增
而虛耗如故將何以救之昔胡寅言于高宗曰汰
其疲老病弱升其壯健驍勇置營房以安其家室
聚粟帛以足其衣食歡欣鼓舞然後用之此一策也
然猶未也若能去冗食之員以作其氣省土作之
勞以惜其材而又禁其私役革其投充如此累年
而府衛不足者未之有也調用有方使之無饑寒
之苦往來以時得以遂室家之願而又罪旗甲之
科索嚴將帥之責免如此累年而營所不足者未
之有也至于兵之弱也不練則不精法之弊也不
清則不絕而練兵之法豈專于金鼓旗幟之號坐
作擊刺之法耶今當常以京軍之半分發黃花居
庸臨邊諸鎮輪番操戍乃以邊兵分番京營代操

一歲一更凡京軍有軍功者加以殊賞不三年將
不練而自精不選而自銳孰謂有警不足用耶清
弊之法豈專于搜剔貪奸覺察影占之文移耶今
當使督理尚書不限以期能填實營伍至萬人者
加秩否則黜其罰科道以三年為期則以清查弊
刺之多者為功否則糺其過如此則人思自奮法
無靡文孰謂有闕不能補耶
宋蘇軾曰昔漢之制有踐更之卒而無營田之兵雖皆出
于農夫而方其為兵也不知農夫之事是故郡縣無常屯
之兵而京師亦不過有南北軍而已有事皆以虎符發郡

國之兵。至事已而兵休。則渙然各復其故。是以其兵雖不知農。而天下不至于弊者。未嘗聚也。唐置十六衛府兵。天下之府八百餘所。而屯于關中者至有五百。然皆無事則力農而積穀。不惟足以自贍養。而又足以廣縣官之儲。是以兵惟聚于京師。而天下亦不至于弊者。未嘗無事而食也。今天下之兵不耕而聚于畿輔者以數十萬計。皆仰給于縣官。有漢唐之患而無漢唐之利。天下之財近自淮甸而遠至吳楚。莫不盡取以歸于京師。而三司之用猶恐其不給。其弊皆起于不耕之兵聚于內。非特此也。又有循環往來屯戍于郡縣者。皆出自禁兵。由是觀之。則是天下之地一尺一寸。皆天下自爲守也。

按宋之禁軍不如漢之踐更。漢之踐更不如唐之府兵。然唐行之而中變者。軍府雜郡縣之中。士卒混編民之內。非法徵求、分外驅役。此其立制雖善、而行之既久。終不能以無弊也。設使當時知其弊之所在而補之。雖至今存亦可矣

宮禁

周禮閽人掌宮門之禁。時其啓閉。寺人掌女宮之令。糾其出入 我朝禁僧道非朝見出前門不許入皇城門及無牌面、并凶服異服有持有鐵者皆不許入禁門。亦周人意也

考漢有衛郎衛兵。是即周官宮正宮伯之職。唐有南北衙兵。已備漢人南北軍之制。宋有皇城司殿前司。亦漢南北相統之意

又考漢初宿直者以士人爲之。其後不用士人。而所用皆宦官。遂至內外大權悉歸之。以爲一代之禍。唐太宗命李大亮宿衛。勞之曰。公直宿。我得酣臥。後安史之變。命中官主之。其勢遂橫。向使漢唐如周天官宮正之禁。以受其節制。豈至于此

按　本朝十二衛。諸衛皆番直宿衛。獨錦衣掌鹵簿儀仗。司旗纛金鼓。出警入蹕。承旨傳宣。諸衛皆統軍

卒。而錦衣獨領校尉力士。即周之虎賁旅賁也。諸軍皆世卒。而府軍獨發幼軍。即漢之六郡良家子也。諸衛正倅一姓其世。獨錦衣之任則不以世而以能

京輔

林駉曰。漢之畿兵始爲番上。至其後也番上變爲長屯。長屯變爲遠征。而畿兵之制壞矣。唐之畿兵始爲府衛。至其後也府衛變爲長從。長從變爲禁軍。而畿兵之制壞矣。此漢唐內兵三變之由也

按自古建都者。皆于四近之地立爲輔郡。所以爲京師屏翰也。漢以京兆左馮翊右扶風爲三輔。唐以華

州同州鳳翔爲三輔宋以潁昌爲南輔襄邑爲東輔
鄭州爲西輔澶州爲北輔每輔則屯兵三萬人爲額
今我　朝請如前朝故事立爲輔郡以宣府爲北輔
因其舊而加以畨守之軍俾守國之北門其東也以
永平爲輔以守松亭一帶關隘及扼遼左要害其西
也以易州爲輔（或保定）以守紫荆一帶關隘其南則以
臨淸爲輔坐鎮閘河而扼河南山東之衝又自此而
南屯兵于徐州以通兩京之咽喉每處屯重兵一二
萬量其輕重緩急以多寡其數罷兩直隷河南山東
上京操備班軍因近屯守以爲京師之屏蔽遇京師

有事則調發焉

本兵

帝典曰皐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
董琮曰帝者之世詳于化而略于政王者之世詳于政
而略于化唐虞兵刑之官合爲一而禮樂分爲二成周
禮樂之官合爲一而兵刑分爲二故蠻夷猾夏亦以命
皐陶

周禮大司馬以九伐之法正邦國馮弱犯寡則眚（削其四旁）之
賊賢害民則伐之暴内陵外則壇（置之空地）之野荒民散則削
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弑其君則殘之

犯令陵政則杜之外内亂鳥獸行則滅之
林駉曰樞府之官自唐始名肇于開元官設于永泰權重
于五代而其制至宋而始詳
宋范祖禹言于哲宗曰祖宗制兵之法天下之兵本于樞
密有發兵之權而無握兵之重京師之兵總于將帥有握
兵之重而無發兵之權上下相維不可專制此所以無兵
變也
按我　朝革去樞密院設五軍都督府分掌軍旅則
兵權散主而無自專之患
考成周于軍旅大事冢宰掌其政典宗伯掌其軍

禮司寇掌其軍刑司徒掌其鄉遂司空役其民徒
不欲其專於司馬也故宿衛之士屬之冢宰宿衛
之兵屬之司馬此兵衛之權散出也鄉遂之民皆
兵而屬之司徒四時之田皆民而屬之司馬此甸
内之權散出也嘗觀之書齊侯以司馬掌兵非有
冢宰之命不得擅發召公以冢宰制命非有二卿
將命以往不敢輕行又稽之詩程伯司馬出征者
也非有尹氏之命不得以戒旅尹氏世大夫出命
者也非有卿士之命不得以整師則本兵之柄何
嘗專之一人乎

器械

易繫辭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葢取諸睽

按今日隊伍之制以長短兵相夾持以爲威我 朝戰勝中國而得天下其法利于守而不利于戰可以戰中國而不可以戰夷狄何也短兵無常用常兵無短用故也愚以爲凡今日隊伍之法宜如科舉取士或毋箄各執一器如士之專一經而各經皆習四書其鎗刀之類乃其本經弓矢則其四書也

司馬法曰兵不雜則不利長兵以衛短兵以守太長則難犯太短則不及太輕則銳銳則易亂太重則鈍鈍則不濟（古今制隊短用兵器其法不出此數言）

漢晁錯言于文帝曰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兵利刃長短相雜遊弩往來什伍俱前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騶發矢道同的匈奴之革笥木薦弗能支也下馬地鬬劒戟相接去就相薄匈奴之足弗能華也此中國之長技也

宋韓世忠造克敵弓弓施二十矢（即今所謂撥射也）

元亦思馬因造礮以攻破襄陽世因目曰襄陽礮（近有神機火鎗者百步之外發而矢至范 本朝禦夷之利器也）

馬政

考周禮大司馬之屬有校人掌王六馬有庾人掌十二閑趣馬齊其飾巫馬治其疾馬質平其價牧師掌其地圉師主其教（教圉人養馬）圉人供其役（掌芻牧之事）至其取之民者自兵甸以上積而數之至于一同之地出戎馬百乘以六卿計之出馬二千四百匹

吳起曰夫馬必安其處所適其水草節其饑餓冬則溫廐夏則涼廡

林駉曰漢初勸民養馬有一匹者復卒三人此內郡之制也至于邊塞則縱民畜牧而官不禁於是內郡之盛則阡陌成羣邊郡之盛則分三十六苑及武帝出師馬乏乃行一切之令自封君以下至三百石吏以次出馬故內郡不足則籍民馬以補車騎邊郡不足則發酒泉驢駝負出玉門關此漢牧于民而用于官之制也

又曰唐承亂後鳩括殘騎僅得牝牡二千匹始命張萬歲掌其政牽自貞觀訖于麟德至七十餘萬匹于時天下以一縑易一馬垂拱以後馬耗大半開元始命王毛仲爲內外閑廐使牧養有法雲錦成羣此唐牧馬于官而給于民

之制也、
又曰宋初牧馬于官至王安石創爲保馬之制牧馬于民文彦博言其弊于神宗不見用至哲宗罷之南渡以後失中原宜馬之地而戰騎資于夷狄故專行互市之法蓋亦不得已焉耳、

考林駉言以摘山之利而易充廐之良則互市可行矣而李覺(言于宋太宗)之所謂貿市于夷狄而戰棄于中國者其意尤大也歐陽修請度宜馬之地與置監牧則牧地宜擇矣而余靖(宋仁宗時)之所謂牧馬之政修之由人不在于地者其意尤廣也王安石

言令下而京畿投牒非出驅迫則保馬可行矣而文彦博之所謂馬死責償恐非民願者其意尤切也、

按古今馬政漢人牧于民而用于官唐人牧于官而給于民至宋始則牧之在官後則蓄之于民又其後則市之于夷狄我　朝兼用前制内地則散之于民即宋人戶馬之令也邊地則牧之於官即唐人監牧之制也而於川陝又有茶馬之設豈非宋人之市于夷者乎請以今日國馬之政言之在内有御馬監(其牧放之地則有鄭材等草場其飼牧之卒則有騰驤等四衛)太僕寺(兩淮江南屬于南順天等府館山東河南屬于北)在外設行太僕寺、苑馬寺、内地則民牧以給京師之用外地則官牧以給邊方之用又于川陝立茶馬司以茶易番戎之馬亦用以爲邊也承平百年祖宗之良法故在今命本兵大臣講求故事以濟今日之所不及遣知馬政者勘實牧地其有舊有而爲人所侵欺埋沒者咸復其舊或有山林原隰可闢墾以爲牧地者開墾之或附近州縣有空閑地可以增置監苑者增置之有逃亡者則爲之勾補廐庫有未備者則爲之修葺所蓄之馬若牡多而牝少則爲之添牝孳生之牝其種有不良則爲之求良游牝去

牡必順其時騰放調養各有其法俵散關換咸定其規皆一一講求如此則邊圉得馬之良矣

簡閱

按周禮春田振旅務農方殷故收其衆也夏教之以夜戰之事秋教之以晝戰之法冬農事已隙則通以三時之教而並舉焉故謂之大閱也三時則各專其一冬閱則兼用其三

左傳臧僖曰春蒐(蒐索擇取不孕者)夏苗(爲苗除害也)秋獮(獮殺也以殺爲名順秋氣也)冬狩(狩圍守也)皆于農隙以講武事也

月令季秋之月天子乃教于田獵以習五戎

蘇軾教戰守之策曰昔者先王知兵之不可去也是故天下雖平不敢忘戰秋冬之隙致民田獵以講武教之以進退坐作之方使其耳目習于鍾鼓旌旗之間而不亂使其心志安于斬刈殺伐之際而不懾是以雖有盜賊之變而民不至于驚潰及至後世以去兵為王者之盛節天下既定則卷甲而藏之數十年之後甲兵頓弊而人民日以安于佚樂卒有盜賊之警則相與恐懼訛言不戰而走又曰欲使士大夫尊尚武勇講習兵法庶人之在彼者教以行陳之節役民之司盜者授以擊刺之術歲終試之較以勝負以為賞罰一旦有事免以不教之民而驅之戰

胡寅言於宋高宗曰簡汰其疲老病弱升擇其壯健驍勇置營房以安其室家聚粟帛以足其衣食選衆所畏信者以董其部伍申明階級之制以變其驕恣悍悖之習然後被之以精甲對之以利器進獲酋虜則厚賞死則恤其妻孥退潰則誅其身降敵則戮其族令在必行分毫不貸者乃治軍之實也無所別擇一切安養姑息惟恐一夫變色不悅幸無事則曰大幸矣教習擊刺有如聚戲紀律蕩然雖其將帥不敢自保者治軍之虛文也

考漢都試之法講于京師乘之之法講于郡國唐太宗習射于顯德殿玄宗講武于驪山下宋太宗講武于近郊詔築講武堂仁宗御便殿閱諸軍陣法（兵官皆肄孫吳兵法名曰乘之）

按本朝教戰之法每月三操比周人止于四時者尤為數矣然止是命將肄習而車駕不親臨焉請講究周禮及漢唐宋遺制而損益之以為一代講武之禮每歲仲冬大閱而施賞罰之典則列屯坐食者皆精兵而用之天下無敵矣

將帥

總論

易師之辭曰師貞丈人吉无咎（師以正為主帥之以丈人則无咎）

按管仲射鉤齊桓任之以伯孟明三敗秦穆赦之以勝穰苴拔于寒微吳起用于覊旅樂毅之疎賤孫武之烏合韓信之怯懦黥布之徒隸衛青人奴去病彼子孔明不親戎服杜預不便鞍馬鄧艾以參軍平蜀李靖用于罪累李績收于降附是豈以形貌閥閱計其間哉

臨武君（楚將）問為將荀卿曰制號政令欲嚴以威慶賞刑罰欲必以信處舍收藏欲周以固徙衆進退欲安以重欲疾以速窺敵觀變欲潛以深欲伍以參遇敵決勝必道吾所明無道吾所疑夫是之謂六術無欲將而惡廢無怠勝而

於敗無威內而輕外無見其利而不顧其害凡慮事欲熟
而用財欲泰夫是之謂五權所以不受命于主有三可殺
而不可使處不完可殺而不可使擊不勝可殺而不可使
欺百姓夫是之謂三至故謀無曠時與曠敬事無曠敬吏無
曠敬衆無曠敬敵無曠夫是之謂五無曠行此六術五權
三至而處之以恭敬無曠夫是之謂天下之將
莊子曰君子遠使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其敬煩使之
而觀其能卒然問焉而觀其智急與之期而觀其信委之
以財而觀其仁告之以危而觀其節醉之以酒而觀其則
雜之以處而觀其色九徵至不肖人得矣

六韜論選將曰八徵者問之以言以觀其詳窮之以辭以
觀其變與之閒諜以觀其誠明白顯問以觀其德使之以
財以觀其廉試之以色以觀其貞告之以難以觀其勇醉
怨以酒以觀其態
吳曰將不仁則三軍不親將不勇則三軍不銳將不智則
三軍大疑將不明則三軍大傾將不精微則三軍失其機
將不常戒則三軍失其備將不強力則三軍失其職故將
者人之司命三軍與之俱治與之俱亂得賢將者兵強國
者得不賢將者兵弱國亡
尉繚子曰大將提鼓揮枹俊兵角刃鼓之而當則賞功立

名鼓之而不當則身死國亡是存亡安危在于枹端奈何
無重將也故不得已而用之上不制于天下不制于地中
不制于人故無天于上無地于下無主于後無敵于前將
受命之日忘其家張軍宿野忘其親援枹而鼓忘其身吳
起臨戰左右進劍起曰將專主旗鼓耳臨難決疑揮兵指
刀此將事也一劍之任非將事也
漢晁錯上言兵事曰器械不利以其卒與敵也卒不可用
以其將與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與敵也君不擇將以其
國與敵也四者兵之至要也
諸葛亮曰有制之兵無能之將不可敗也無制之兵有能

之將不可勝也
臣贊曰自昔建奇功或極危厄未必皆是絜矩之士溫良
之徒驅駕操馭惟在所馭朝稱兇悖夕謂忠純始爲寇讎
終作卿相如陳平無行而不禦盜韓信自王而遂封蒯通
將其理獲全雍齒以積恨先賞此漢祖所以恢帝業也置
射鉤之賊而任其才釋斬袪之怨以免于難此桓文所以
之須蒙也
祖有于唐德宗曰克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馭將之方在
乎操得其柄將非其人者兵雖衆不足恃操失其柄者將
雖才不爲用兵不足恃與無兵同將不爲用與無將同

蘇洵曰御賢將之術以信御才將之術以智將之才有大小才小志亦小才大志亦大人君當觀其才之小大而為制御之術

選用

歐陽修言于宋仁宗曰臣願陛下有賢勞之士不須限以下位有智略之人不必試以弓馬有山林之傑不可薄其貧賤惟朝廷以非常之禮待人人亦以非常之效報國

又曰凡求將之法先取軍之年少有力者每百人團為一隊而教之較其技精而敢勇者百人之中必有一人矣得之以為隊將合十隊將而又教之較其技精而最勇者十

人之中必有一人矣得之以為裨將合十裨將而又教之又于其中擇其有識見知變通者十人之中必有一人得之以為大將此一人之技勇乃萬人之選又于其中擇有智謀者以輔之臣所謂只于軍中自可得將者此也

富弼言于仁宗曰選衆將帥宜不限品秩不責罪過限品秩則下位有才者遺矣責罪過則負譴有才者亦遺矣

蘇洵曰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冑之士今者所用非所養所養非所用其以弓馬得者不過挽強引重市井之麤材而以試中者亦皆記錄章句區區無用之學故其所得皆貪汙無行之徒豪傑之士恥不忍就矣

委任

六韜曰君親操鉞持首授將曰從此上至天者將軍制之復操斧持柄授將刃從此下至淵者將軍制之見其虛則進見其實則止勿以三軍為衆而輕敵勿以受命為重而必死勿以身貴而賤人勿以獨謀而違衆勿以辯說而必然士未坐勿坐士未食勿食寒暑必同如此士衆必盡死力

富弼曰昔魏將樂羊征中山平之及還見其君所收謗書三篋方知將帥立功不難但人君信任為難耳楊業本河東降將太宗得之信任不疑每納謗書一一付業使邊將

安心立事其過魏國之君矣

師律

易師之象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

虞書禹誓于師曰蠢茲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肆予以爾衆士奉辭伐罪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勳

甘誓大戰于甘地名乃召六卿曰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絕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罰用命賞于祖不用

命戮于社禮天子親征必載其遷廟之主與其社主以行以示賞罰之不敢專也
胤征胤侯承王命徂征告于衆曰嗟予有衆惟時羲和顛
覆厥德沈亂于酒畔官亂其所治之職離次舍其所居之位俶擾俶始也擾亂也天
紀遐棄厥司所司之事今予以爾有衆奉將天討爾衆士同
力王室尚弼予欽承天子威命言又火炎崑岡山名崗出玉玉石俱
焚天吏逸德有過逸之德不擇人之善惡而戮之烈于猛火其害有甚于猛火不辨玉石也
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舊染汙俗咸與維新嗚呼威克厥愛
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其爾衆士懋戒哉
按胤征所謂火炎崑岡玉石俱焚可以爲萬世濫殺
不分者之戒殲厥渠魁脅從罔治可以爲萬世誅惡

宥善者之法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可以
爲萬世行師姑息者之戒
湯誓王曰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爾無不
信朕不食言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
按先儒謂禹之征苗也曰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勳
至啓則曰用命賞於祖不用命戮於社至湯又益以
朕不食言罔有攸赦可以覘世變
泰誓王曰天有顯道厥類惟彰樹德務滋務其滋長除惡務本務絕根本肆予小子誕以爾衆士殄殲乃讐爾衆士其尚迪迪蹈也
果毅以登成也乃辟君也功多有厚賞不迪不蹈殺也果有顯戮

牧誓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也足法乃止齊焉足之行止于六七步乃止而齊戒輕進也不愆于四伐擊刺五伐六伐七伐也手法乃止齊
焉手之伐出于六七伐戒貪殺也
宋歐陽修言于仁宗曰攻人以謀不以力用兵鬬智不鬬
多是以前代用兵之人多者常敗少者常勝
按先儒言世之爲將者咸欲多兵而不知兵至三十
萬難用矣前代以六十萬勝楚以四十萬勝秦惟王
翦項籍二人而多多益善者惟韓信能之其餘若趙
括王尋苻堅之類猶有可諉者曰將不善也曹操可
謂善將矣乃以水軍六十萬敗于烏林以三十萬貴

州兵敗于呂布豈非兵多爲累乎

戰陳

車法

按周禮巾車所掌者五戎之正車僕所掌者五戎之
副也古者車戰之法每車甲士三人居左者爲正以主射居右者爲副以主刺居中者爲僕以主御步卒七十二人二十四人居前左右
各二十四人居前者戰左右者挾轅常相更番後又
二十五人爲一隊去車二十五步所謂炊守子守衣
裝廝養樵汲者也行則以車爲衛宿則以車爲營一
車一閒又有倅車以備不測焉

馬端臨曰兵雖曰凶器然古之以車戰其坐作進退整
飭有法未嘗掩人之不備而以奇取勝也故韓厥遇齊
侯則奉觴加璧郤至遇楚子則免胄趨風可以死則爲
子韓之請矣可以無死則爲庾公之叩輪所謂殺人之
中又有禮焉至戎狄之侵中國則雲合鳥散輕進易退
於是乎車之雍容不足以當其徒之慓疾遂至舍車而
用徒而車戰之法廢矣
按車戰之法中國與中國之人戰之法也何也彼此
皆用車戰而相遇于平原曠野之地也若夫中國與
夷狄戰其地則險阻也其人則步與騎也吾之車之

布也不成列其動也不能行是坐以待困也
宋吳淑謂夫人之被甲鎧所以蔽護其身也而戰之用車
亦一陳之甲鎧也夫鱗介之蔽肌肉在內鱗介在外用車
以戰亦一陳之鱗介也
按今日之邊皆臨崇山峻嶺浮沙積石其車之大者
不可用也惟魏勝爲如意車每車二人推轂可蔽五
十人行則載輜重器用止則爲營掛搭如城壘人馬
不能近遇敵又可以禦箭鏃列陳則如意車在外以
旗蔽障弩車當陳門砲車在陳中
考夏侯嬰(漢時)以兵車而破李由公孫賀(漢時)以輕車
而出雲中馬燧(唐時)以戰車而威地方衛青(漢時)之擊
匈奴也以武剛車馬隆(晉時)之擊鮮卑也以偏廂車
險阻用之

陳法

黃帝制陳法
獨孤及曰黃帝立井田之法因以制兵故其受命之始
順殺氣以作兵法文昌以命將握機制勝作爲陳圖夫八
官之位正則數不僭神不忒故八其陳所以定位也衡
抗於外軸布於內風雲附其四維所以備物也虎張翼
以進蛇向敵而蟠飛龍翔鳥上下其氣所以致用也

孫子曰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勢如彍弩節如發機紛紛
紜紜鬭亂而不亂也渾渾沌沌形圓而不散也
吳起教戰之令短者持矛戟長者持弓弩強者持旌旗勇
者持金鼓弱者給廝養智者爲謀主鄉里相比什伍相保
一鼓整兵二鼓習陣三鼓趨食四鼓嚴辦五鼓就行聞鼓
耳合然後舉旗
考諸葛亮推演八陳圖擊首則尾至擊尾則首至
擊中則首尾皆至南中生致孟獲縱使更戰七縱
七擒獲曰公天威也司馬懿按行營壘嘆曰天下
奇才至今魚腹平沙上壘石爲八行晉桓玄見之

謂爲常山蛇勢蘓氏詩曰神兵非學到自古不語
訣至人心已慣後世徒妄說其言有自哉
又考李靖六花陣本諸葛亮之八陳而變通之以
神其法者也其語唐太宗曰外畫之方內環之圓
故號六花其論天地風雲龍虎鳥蛇八陳（此黄帝陳法）
曰後世誤傳詭設物象何止八而已乎其論五行
陳曰本因五方色立此名方圓曲直銳實因地形
使然故史稱其可與語孫吳太宗謂韓曰霍衛無
以加非溢美也
宋神宗曰八陳即九軍九軍者方陳也六花陳即七軍七

軍者圓陳也蓋陳以圓爲體方陳者內圓而外方圓陳則
內外皆圓矣故以圓物驗之則方以八包一圓以六包一
此九軍六花陳之大體也六軍者左右虞候各一軍爲二
虞候軍左右軍各二軍爲四廂軍與中軍共爲七軍八陳
者加前後二軍共爲九軍
蘇洵曰管仲謂攻堅則瑕者堅攻瑕則堅者瑕范蠡曰
凡陳之道盛左以爲牡設右以爲牝唐太宗曰吾自興
兵習觀行陳形勢每戰視敵強其左吾亦強吾左弱其
右吾亦弱吾右

舟師

按齊世家太公會舟楫於孟津則舟師自武王時已
有之然以濟河也其後春秋時孟明濟河而焚舟亦皆
在乎河然亦暫以濟而已非若吳楚之人用之則專
以戰焉昔人謂吳人以舟楫爲輿馬以江海爲平道
是其所長吳人以舟師伐楚又越軍吳軍舟戰於江
伍子胥封闔閭以船軍之教比陸軍之法又以歷代
史考之舟師可以爲戰之處東南之師趨三齊者自
淮入泗而止劉裕伐南燕舟至下邳是也趨河北者
自汴入河而止桓溫伐燕至枋頭是也捨舟登陸尚
得半利趨關中者自河而入徑至長安王鎮惡以蒙

衝小艦至渭橋是也水陸並進可得全利此皆以舟
師進者也若夫水師可以守之處塞建平之口使自
三峽者不得下此王濬伐吳楊素伐陳之路也據武
昌之要使自漢水者不得進此何尚之所謂津要根
本之地也守采石之險使自合肥者不得渡若韓擒
虎嘗因以滅陳也防瓜步之津使自盱眙者不得全
蓋魏太武欲道此以寇宋也扼其要害使不得進此
皆以舟師守者也
又按舟之大者非風不行而行風必以帆以火箭射
之無不焚者然則如之何而可曰楊太（一名么）之舟以

輪激水岳飛戰於河庭伐木爲巨筏塞諸巷港又以腐木亂草浮上流而下車輪啟不得行急擊之賊奔港中爲筏所拒遂赴水死雖無風亦可行也乃思者能師其意

倣而製之則雖無風不用帆亦可行矣

丘瓊山先生大學衍義補贊卷之六

古吳　明卿　陳仁錫　纂

嚴武備三兵部

軍情

唐陸贄言于德宗曰古之善選置者必量其性習辨其土宜察其技能知其欲惡而又類其部伍安其室家然後使之樂其居定其志奮其氣勢結其恩情撫之以惠則感而不驕臨之以威則肅而不怨靡督課而人自爲用弛禁防而衆自不攜故出則足兵居則足食守則固戰則强其術無他便于人情而已何者窮邊之地寒風裂膚驚沙慘目與豺狼爲鄰伍以戰鬬爲嬉游晝則荷戈而耕夜則倚烽而覘日有剽害之慮永無休暇之娛地惡人勤于斯爲盛自非生于其域習于其風不見樂土而不遷焉則罕能寧其居而狎其敵也

宋張方平言于仁宗曰戰勝之後陛下可得而知者凱還捷奏拜表稱賀赫然耳目之觀至于遠方之民肝腦屠于白刃筋骨絕于餽餉流離破産鬻賣男女薰眼折臂自經之狀陛下必不得而見也慈父孝子孤臣寡婦之哭聲陛下必不得而聞也譬猶屠殺牛羊刳臠魚鱉以爲膳羞食

者甚美死者甚苦使陛下見其呼號于梃刃之下宛轉于
刀几之間必將投箸而不忍食而況用人之命以爲耳目
之觀乎哉故古人之兵如子弟之衛父兄而孫吳之徒必
曰與士卒同甘苦而後可

弭盗

按成周之世所以防姦盗者畿內則有野廬氏城內
則有修閭氏

漢龔遂言于宣帝曰臣聞治乱民猶治乱繩不可急也惟
緩之然後可治願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

元魏孝文以李崇爲兖州刺史兖土舊多劫盗崇命村置

一樓樓皆懸皷盗發之處擊之旁村始聞者以一擊爲節
次二次三俄頃之間聲布百里皆發人守險要由是盗發
無不擒獲

宋太宗曰民之所以爲盗者由賦役繁重今輕徭薄賦選
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餘則自不爲盗安用重法耶

歐陽修言禦盗四事一曰州郡置兵爲備二曰選捕盗之
官三曰明賞罰之法四曰去冗官用良吏以撫疲民使不
起爲盗

蘇軾言于神宗曰夫惟忠孝禮義之士雖不得志不失爲
君子若德不足而才有餘者困于無門則無所不至矣臣
願選士之才力過人而不能從事于科舉者使得出仕
其尤異者權用數人則豪傑英偉之士漸出此塗而奸猾
之党可得而籠取也

李琮言于神宗曰楊雄有言御失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
敵而班固亦論劇孟郭解之流皆有絕異之姿而惜其不
入于道德苟放縱于末流故許子將謂曹操曰子治世之
能臣乱世之奸雄使韓彭不遇漢高與盗賊何異臣故謂
旁其党而去之不若因其才而用之何者其党不可勝去
而其材自有可用也臣請貢舉之外別設此科以收遺才
縱有奸雄哄聚亦自無徒矣

秦觀曰周亞夫得劇孟喜吳楚不能用唐縱朱克融北還
盧龍旋失河朔夫孟與克融皆匹夫耳而得失去就之間
係吳楚之成敗爲河朔之存亡由此言之銷亡大盗之術
莫大乎籠取天下之豪傑天下豪傑爲我籠取則彼卒材
鼠輩雖有千百爲羣不足以置齒牙間矣

趙瞻言于英宗曰昔用一郡守則盗賊屏息今聯官數十
員而不能禁者何哉蓋昔之責人以實效而今之官司取
空文也今盗一發符牒四走則曰吾有文書下一路矣卿
府則曰吾有文書下郡矣被具則吾無責也郡則曰吾有
文書下巡邏令尉矣開白卽吾無責也令尉則曰吾有文

君下坊里保伍矣期會即吾無責也此其出來得非朝廷之守空文耶、

按今之所事乎兵者夷狄盜賊而已乎盜賊與棲夷狄之術異何則夷狄之兵甲如雲矢石如雨牛羊橐駝轉輸不絕其人便習而整其器犀利而精盜賊則不然險阻是恃鈔奪是資亡命是聚勝則烏合非有法制相縻敗則獸遁非有恩信相結然揭竿持梃郡縣之吏或不能制者人人有必死之心而已故方其羣起也速戰以折其氣勿迫以攜其心蓋非速戰以折其氣則緩而勢縱非勿迫以攜其心則急而變生

雖然盜賊者平之非難絕之爲難平而不絕其弊有二招降與窮治是已夫患莫大于招降莫深于窮治凡盜之起必有桀傑難制者官無奇略往往招其渠帥而降之彼奸惡之民見負罪者未必死也則曰與其俛首下氣以甘飢寒之辱孰若剽掠攻劫而不失爵位之榮是誘民以爲乱也故曰患莫大于招降凡盜賊之首既伏辜矣而刀筆之吏不能長慮却顧簡節而疎目往往窮支黨而治之迫脅之民見被汚者必不免也則曰與其嬰錮金木束手而就斃孰若逃遯山海脫身而求生是驅民以爲乱也故曰禍莫深于窮治、

賞功

司勳凡有功者銘書于王之太常、使與日月同其光識不忘也 祭于太烝、使與先王同其祭報之所致厚也 司勳詔之、

晉文公與荊人戰于城濮公問于舅犯舅犯對曰服義之君不足于信服戰之君不足于詐詐之而已矣又問雍季雍季對曰焚林而田得獸雖多而明年無服也乾澤而漁得魚雖多而明年無復也詐雖可以偷利而後無報遂與荊軍戰大敗之及賞先雍季而後舅犯侍者曰城濮之戰舅犯之謀也君曰雍季之言百世之謀也舅犯之言一時

之權也、

司馬法曰賞不踰時欲民速得爲善之利也、

三略曰軍無財士不來軍無賞士不往又曰重賞之下必有勇夫故禮者士之所歸賞者士之所死

陸贄曰馭衆而不用賞罰則善惡相混而能否莫殊用之而不賞功罪則姦妄寵榮而忠良擯抑是使忘身效節者獲誚于等夷率衆先登者取怨于士卒僨軍蹙國者不懷于愧畏緩救失期者自以爲智能此義士所以痛心勇夫所以解體也

按我 太祖太賚天下致仕武臣諭之曰同立艱难

致有今日顧朕子孫保無窮之天下則爾子孫亦享
無窮之爵祿一何仁之至也　成祖因法司言征討
官有繫獄者請論功定罪諭曰朝廷大公至正之道
有功則賞有過則刑刑賞者治天下之大法不以功
掩過不以私廢公一何義之至也

經武

穀梁傳信則攻敵則戰少則守
左傳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
善經也又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
軍志曰敵不可縱縱敵患生又曰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

備無患又曰君憂臣勞君辱臣死
荀子曰戰如守行如戰有功如幸
揚子曰御得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使御失其道則天下
狙詐咸作敵
淮南子曰良將之用卒也同其心一其力勇者不得獨進
怯者不得獨退止如丘山動如一體
司馬法曰舍謹兵甲行謹行列戰謹進止
凡民以仁救以義戰以智決以勇鬭以信專以利勸以功
勝
三略曰與衆同好靡不成與衆同惡靡不傾
能柔能剛其國彌光能弱能強其國彌彰純柔純弱純剛
純強其國必亡
軍井未達將不言渴軍幕未辦將不言倦軍竈未炊將不
言饑冬不服裘夏不操扇雨不張蓋是謂將禮
將無還令賞罰必信如天如地乃可使人士卒用命乃可
越境
將無慮則謀士去將無勇則吏士恐將妄動則軍不重將
遷怒則一軍懼
將謀密則姦心閉士衆一則軍心結攻敵疾則備不及設
六韜曰同天下之利者則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則失天

下
凡用賞者貴信用罰者貴必賞信罰必于耳目之所聞見
則所不聞見者莫不陰化矣
鷙鳥將擊卑飛斂翼猛獸欲搏弭耳俯伏
用兵之害猶豫最大三軍之災莫過狐疑疾雷不及掩耳
迅電不及瞑目
按六韜書設爲武王與太公問答其詞乃戰國後事
決非太公語也
孫子曰兵者國之大事故經之以五事校之以計而索其
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將五曰法

岳飛曰用兵之術仁智信勇嚴闕一不可

夫未戰而廟算勝者得算多也未戰而廟算不勝者得算少也多算勝少算不勝而況於無算乎（古者命將必致齋于廟授以成算然後遣之故曰廟算）

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知勝有五知可以與戰不可以與戰者勝識衆寡之用者勝上下同欲者勝以虞待不虞者勝將能而君不御者勝

知彼知己者百戰不殆不知彼而知己者一勝一負不知彼不知己者每戰必敗

善戰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故善戰者之勝也無智名無勇功

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故善出奇者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海

凡先處戰地而待敵者佚後處戰地而趨戰者勞

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善戰者敵不知其所攻

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趨下兵之形避實而擊虛

言不相聞故為之金鼓視不相見故為之旌旗金鼓旌旗者所以一人之耳目也

朝氣銳晝氣惰暮氣歸故善用兵者避其銳擊其惰歸此治氣者也以治待亂以靜待譁此治心者也以近待遠以逸待勞以飽待飢此治力者也無邀正正之旗勿擊堂堂之陳此治變者也

用兵之法高陵勿向背丘勿逆佯北勿從銳卒勿攻餌兵勿食歸師勿遏圍師勿闕窮寇勿追

塗有所不由軍有所不擊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爭君命有所不受故用兵之法無恃其不來恃吾有所待之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

視卒如嬰兒故可與之赴深谿視卒如愛子故可與之俱死愛而不能令厚而不能使亂而不能治譬如驕子不可用也

投之亡地然後存陷之死地然後生

按武經以孫子為首蓋以行兵之從惟孫子最精也

西漢藝文志謂孫武子兵法八十一篇杜牧亦謂武書數十萬言其書大略用仁義使机權

吳子曰不和于國不可以出軍不和于軍不可以出陳不和于陳不可以進戰不和于戰不可以決勝

用兵必須審敵虛實而趨其危敵人遠來新至行列未定可擊既食未設修可擊奔走可擊勤勞可擊未得地勢可擊失時不從可擊涉長道後行未息可擊涉水半渡可擊險道狹路可擊旌旗亂動可擊陳數移動可擊將離士卒

可擊。心怖。可擊。
將之所愼者五一曰理二曰備三曰果四曰戒五曰約理
者治衆而治寡備者出門如見敵果者臨敵不懷生戒者
雖克如始戰約者法令省而不煩發號施令而人樂聞興
師動衆而人樂戰交兵接刃而人樂死此三者人主之所
恃也
按世之論兵法者曰孫吳高子謂其說蓋截然不相
侔也起之書幾乎正武之書一于奇
尉繚子曰將帥者心也羣下者支節也其心動以誠則支
節必力其心動以疑則支節必背

夫民無兩畏也畏我侮敵畏敵侮我
按漢志尉繚子二十九篇今逸五篇觀其卒章有曰
能殺卒之半則威加四海其言如此其術可知
李衛公問對李靖曰敵實則我必以正敵虛則我必以奇
苟行不以奇正則雖知敵虛實安能致之
千章萬句不出乎致人而不致于人而已
兵散則以合爲奇合則以散爲奇
按宋元豐中以孫子吳子司馬法李衛公問對尉繚
子三略六韜頒之武學令習之號七書至今襲而用
焉

趙奢曰道遠險狹譬之兩鼠鬬于穴中將勇者勝
馬謖曰用兵之道攻心爲上攻城爲下心戰爲上兵戰爲
下
陸抗曰德均則衆者勝寡力侔則安者制危
張巡曰使兵識將意將識士情投之而往如手之使指
按自古之名將不用古兵法者三人漢霍去病唐張
巡宋岳飛而已
余端禮曰敵弱者先声後實以襲其氣敵强者先實而後
声以俟其機
按漢藝文志兵家者流蓋出古司馬之職湯武動之

以仁義行之以禮讓司馬法是其遺事也漢興張良
韓信序次兵法定著三十五家孝成命任宏論次兵
書爲四種後世皆不復存今所傳者僅七書焉耳
馭夷狄
按禹貢五服之制曰甸侯綏要荒内而甸侯二服爲
華夏之地外而要荒二服爲夷狄之區而綏服居乎
其中則介乎華夷之間也
春秋隱公會戎于潛 書會戎譏之也
胡安國曰無不覆載者王德之體内中國外四夷者王
道之用是故以諸侯而親戎狄致金繒之奉首顧居下

其策不可施也賈誼疏以戎狄而朝諸夏位侯王之上亂常失序其禮不可行也荀悅疏以羌胡而居塞內無出入之防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萌猾夏之階其禍不可長也江統論爲此說者其知內外之旨而明于馭戎之道也

庚辰公及戎盟于唐

胡安國曰韓愈謂春秋謹嚴者何謹乎莫謹于華夷之辨矣故盟于唐而書日者謹之也後世乃有結戎狄以許婚而配偶非其類如西漢之于匈奴約戎狄以來援而華夏被其毒如肅宗之于回紇信戎狄以與盟而臣主蒙其恥如德宗之于尚結贊雖悔于後亦將奚及春

秋謹唐之盟垂戒遠矣

齊侯來獻戎捷

胡安國曰以其所得躬來誇示書來獻者抑之也後世宰臣有不賞邊功以沮外徼生事之人得春秋抑戎捷之意

禮記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東海北不盡恆山

應鏞曰先王盛時四方各有不盡之地不勞中國以事外也

班固曰夷狄避居北垂寒露之野逐水隨草射獵爲生隔以山谷壅以沙漠天地所以絕內外也是故聖王禽獸畜之不與約誓不就征伐約之則費賂而見欺攻之則勞師而招寇其地不可耕而食也其民不可臣而畜也是以外而不內疎而不戚故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國來則懲而禦之不來則備而守之其慕義而貢獻則接之以禮讓羈縻不絕使曲在彼蓋聖王制馭蠻夷之常道也

按我　聖祖未登極之先傳檄中原有曰自古帝王臨御天下中國居內以制夷奴夷奴居外以奉中國未聞以夷狄治天下也既登極之後御製大誥有曰胡元入主中國非我族類風俗且與言語不通其者欲天下後世同心竭力以遏其萌杜其漸而爲千萬

世之防也

晉郭欽江統徙戎疏

按欽統之論晉人心腹之疾而不能用之其後五胡亂華率如所料大抵中原之地自魏以來遂爲夷居劉淵匈奴也而居晉陽石勒羯也而居上黨姚氏羌也而居扶風苻氏氐也而居臨渭慕容鮮卑也而居昌黎種類日繁其居處飲食皆日趨于華惟其桀驁貪悍樂聞喜亂之志則無時而可變也是以劉淵一倡而并雍之胡乘時而起長淮之北無復晉土而爲戰爭之場者幾二百年嗚呼後之人思爲國家遠慮

者可鑒也巳

唐太宗時突厥降詔諸臣議區處之宜

按顔師古欲置之河北温彦博欲準漢建武故事李百藥欲即各部置爲君長惟魏徵之議授晉諸胡爲比得帝王内夏外夷之道卒之太宗從彦博議散處其民于諸州後果反太宗有朕不用魏徵言幾致狼狽之嘆由是以觀爲人臣者不可不明春秋之義而議事者當援古以證今明矣

安祿山請以蕃將代漢將

按自昔帝王用人不繫世類蕃將之中如漢之金日

磾唐之阿史那忠等不可謂無人且唐之蕃將如執失思力出自突厥契苾何力生于鐵勒爲唐史所稱豈可以非華而不用哉但不可如天寶之末盡用胡而代漢耳我 朝于凡歸功建功者往往錫之封爵惟五府諸衛諸邊總戎則有所限而不得專蓋有合于唐人不用蕃將爲上將之意

考 國初平定凡蒙古色目人散處中國久之固已相忘矣惟永樂以來往往以降夷寘之畿甸將有征討起以從行固亦頗其用矣然巳巳之變其中亦有乘机劫掠甚至有爲虜向道者此巳然之

鑑也爲今之計因事而處之不使之羣而居也不使之專其位也不使之聯其職也不使之統其類也不使之臨乎邊也不使之使北國也所聚之處一郡不許過百所居之市一縣不許過十所任之官一署不許過二

懐遠

大禹謨益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

三旬苗民逆命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屆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

旅獒西旅氏訓于王曰嗚呼明王慎德四夷咸賓無有遠

邇畢獻方物

譯言

考古設譯言之官止譯其言其後回回女貞蒙古緬甸各爲一種字書當其來朝或有陳說辨訴求索必加翻譯然後知其奔訴之所在唐宋以來雖有潤文譯經惟以譯佛書而已非以通華夏之情也我 文皇帝始設爲八館擇俊民俾專其業

征討

蕺溪曰世有所謂智將有所謂勇將有所謂常勝之兵有所謂幸勝之兵四者不可同日語也當事者審因時

制勝以深謀遠慮爲先芸全国全軍是務此智將也躍
馬撫劒穷討殊鬬貪前利而不恤後患急近功而不暇
遠略此勇將也以律而出見利而動十則圍而五則攻
避其鋭而乘其弊此常勝之兵也勃興于草野閭巷之
中再敗于奔北敗衂之後垂亡而復存轉禍以爲福此
幸勝之兵也勇將能效搏執之力智將能取掎縱之功
幸勝之兵可成事于一時常勝之兵可爲法于萬世
班固曰久矣夷狄之爲患也故自漢興忠言嘉謨之臣曷
嘗不運籌策相與爭于廟堂之上乎高祖時則劉敬呂后
時樊噲季布孝文時賈誼鼂錯孝武時王恢韓安国朱買

臣公孫弘董仲舒人持所見各有同異然總其要歸兩科
而已縉紳之儒則守和親介冑之士則言征伐皆偏見一
時之利害而未究匈奴之終始也自漢興以至于今其與
匈奴有修文而和親之矣有用武而克伐之矣有卑下而
承事之矣有威服而臣畜之矣詘伸異變強弱相反

綏和

左傳晉悼公曰然則莫如和戎乎魏絳曰和戎有五利焉
戎狄薦居貴貨易土土可賈焉一也邊鄙不聳民狎其野
穡人成功二也戎狄事晉四鄰振動諸侯威懷三也以德
綏戎師徒不勤甲兵不頓四也鑒于后羿而用德度遠至
邇安五也公說使魏絳盟諸戎
漢文帝時賈誼欲試屬國施三表五餌以繫單于
顏師古曰愛人之狀好人之技仁道也信爲大操常義
也愛好有實已諾可期十死一生彼將必至此三表也
賜之盛服車乘以壞其目賜之盛食珍味以壞其口賜
之音樂婦人以壞其耳賜之高堂邃宇倉庫奴婢以壞
其腹于來降者上召幸之相娛樂親酌手食之以壞其
心此五餌也
班固曰和親之論發于劉敬是時天下初定新遭平城之
難故從其言孝惠高后時遵而不違而單于反益加驕倨

逮至孝文與通關市妻以漢女而匈奴數背約束邊境被
害是以文帝中年赫然發憤遂躬戎服聚天下精兵軍于
廣武顧問馮唐與論將帥此則和親無益已然之明效也
仲舒親見四世之事猶欲復守舊文與之厚利以說其意
與盟于天以堅其約質其愛子以累其心察仲舒之論考
諸行事廼知其未合于當時而有闕于後世也當孝武時
雖征伐克復而士馬物故亦略相當雖開河北之野建朔
方之郡亦棄造陽之北九百餘里匈奴人民每來降漢單
于亦輒拘留漢使以相報復其桀驁尚如斯安肯以愛子
爲質哉此不合當時之言也若不置質空約和親是襲孝

文既往之悔而長匈奴無巳之詐也夫邊境不選守境武
略之臣修障隧備塞之具厲長戟勁弩之械恃吾所以待
邊寇而務賦斂于民遠行貨賂以奉寇讐信甘言守空約
而幾胡馬之不窺不巳過乎夫規事建議不圖萬世之利
而婾恃一時之事者未可以經遠也

范仲淹議和守攻備四策其和策曰隆禮謹信以盟好爲
權宜選將厲兵以攻守爲實事彼不肯盟我則撫納彼將
效德我則攻守皆宜

按昔人謂戰守和三者皆應敵之具而非制敵之本
制敵之本乃在乎可以戰可以守可以和也蓋畫吾

所以治中國者則所以應之者要令制敵在我而其
力常有餘欲戰則爲唐太宗欲守則爲漢光武欲和
則爲漢文帝如斯而已苟惟先外而後內執一而廢
二以壘兵爲戰以畫地爲守以解弛爲和則戰乃秦
隋氏之戰守乃朱梁之守而和乃石晉之和矣然就
三策而言上策莫如守守而彼侵軼要求不已然後
諒彼已審時勢或與之戰或與之和戰而彼吾服吾
亦不忘戰而一于守和而彼吾孚吾亦不忘戰而一
于守要其歸止于守吾之封疆而已

馭夷狄

修攘

漢鼂錯言臨戰合刃之急有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
三曰器用利車騎之地步兵十不當一弓弩之地短兵百
不當一長戟之地劒楯三不當一矛鋌之地長戟二不當
一劒楯之地弓弩三不當一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
精動靜不集趨利弗及避難不畢前擊後解與金鼓之音
相失此不習勒卒之過也百不當十兵不完利與空手同
甲不堅密與袒裼同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
與亾矢同中不能入與亡鏃同此將不省兵之禍也五不
當一

又曰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国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險道
傾仄且馳且射風雨罷勞饑渴不困此匈奴之長技也若
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堅甲利刃長
短相雜游弩往來什五俱前材官騶發矢道同的下馬地
鬭劒戟相接去就相薄此中国之長技也今降胡義渠來
歸誼者飲食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利兵益以邊郡
之良騎卽有險阻以此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
之兩軍相爲表裏而各用其長技此萬全之術也

王莽時嚴尤曰匈奴爲害三家征之未有得上策者也周
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當周宣王時獫狁內侵至于

涇陽命將征之盡境而還故天下稱明是謂中策漢武雖有克復之功胡輒報之兵連禍結中国疲耗而天下亦稱武是謂下策秦皇輕民力築長城中国内竭以喪社稷是謂無策

劉貺曰嚴尤辨而未詳班固詳而未盡推其至當周得上策秦得其中漢無策何以言之荒服之外聲教所不建其叛不爲之劳師其降不爲之釋備嚴守禦險走集使其欲爲寇而不能欲爲臣而不得也惠此中国以綏四方周之道也故曰周得上策易稱王侯設險以守其国築長城守障塞所以設險也趙簡子起長城以備胡

燕秦亦築長城以限中外及兼天下葢理城塹城全国城人歸咎焉故曰秦得中策漢以宗女稼匈奴天下动定紓歲月之禍耳武帝特中国又安胡寇葢希疏而絕之此其時也方便糜耗華夏連兵積年故嚴尤以爲下策

按嚴尤所謂上策意者必如虞之無怠無荒而四夷來王周之明王愼德而四夷咸賓然後爲上策乎

陸贄曰自古制馭之方得失之論備存史籍大抵尊卽敘者曰非德無以化要荒曾莫知威不立則德不能馴也樂武威者曰非兵無以服凶獷曾莫知德不脩則兵不可恃也務和親者曰要結可以睦鄰好曾莫知我結之而彼復解之也美長城者曰設險可以固邦國而扞寇讐曾莫知力不足而人不堪則險之不能恃城之不能有也尚薄伐者曰驅遏可以禁侵暴而省征徭曾莫知兵不銳壘不完則遏之不能勝驅之不能去也

又曰理兵而措置乖方馭將而賞罰虧度制度而財匱建軍而力分養士而怨生用師而机失此六者疆埸之蠡賊軍旅之膏肓也

又曰夫統師專一則人心不分人心不分則號令不貳號令不貳則進退可齊進退可齊則疾徐如意疾徐如意則

機會靡愆機會靡愆則氣勢自壯斯乃以少爲衆以弱爲强節制多門則人心不一人心不一則號令不行號令不行則進退難必進退難必則疾徐失宜疾徐失宜則机會不及機會不及則氣勢自衰斯乃勇廢爲尫衆散爲弱夫兵以氣勢爲用者也氣聚則盛散則消勢合則威析則弱

王禹偁言于太宗曰漢文景之時單于最爲疆盛侵擾至雍火照甘泉宮京平之時呼韓邪單于每歲來朝邊烽罷警此豈繫乎曆數而不由于道德耶臣以爲漢文當單于疆盛之時而外能任人内能修德使不爲深患者由乎德也京平當單于衰弱之際外無良将内無賢臣而使之來

朝者繫乎時也

唐文宗時吐蕃維州副使悉怛謀請降李德裕遣兵據其城具奏其狀事下百官議牛僧孺曰吐蕃修好約罷戍兵中國禦戎守信爲上彼若來責不三日可至咸陽得百維州何所用之徒棄誠信有害無利上詔還之吐蕃誅悉怛謀等于境上至武宗朝德裕爲相言維州是漢地入兵之路初河隴盡没惟此独存吐蕃以計陷之已維州未降前一年吐蕃猶圍魯州豈顧盟約當時不與臣者望風疾臣詔執送悉怛謀等絶忠款之路快兇虐之情乞追奬忠寃各加褒贈

考牛李維州之議司馬光曰唐新與吐蕃脩好而納其納州德裕所言者利也僧孺所言者義也胡寅曰維州本唐之地爲吐蕃所侵乃欲守區區之信棄險要而棄之可乎是司馬氏是僧孺胡氏是德裕也丘瓊山斷之曰二人者皆有失也夫德裕初得悉怛謀之通款即宜以其事聞之朝廷俟報下而行焉則不失歸附之心而貽之禍患不然歸其地而不與其人則虜感吾信義而歸附之人亦不至於慘毒矣由此观之德裕之失在于急功名僧孺之失在于報私怨就二人之中則急功名者猶爲彼善于此也

范仲淹上仁宗和守攻備四策其備策曰請朝廷力行七策一密爲經略二再議兵屯三專于選將四急于教戰五訓練義勇六備京師外城七定討伐之謀

按我　朝兵事專屬兵部請歲簡尚書行邊俾起自遼東歷宣府大同延綏寧夏甘肅抵平涼等邊地凡山川之險易營壘之遠近戍卒之多寡粮糧之有無夷情之向背將領之勇怯巳然者當如何備禦未然者當如何增補某處當設營堡某處當加守備某墩臺可廢某溪隧可塞某處可屯種某處宜牧畜凡所未備者與其巡撫總兵等官計畫而上之

守邊

禮記月令孟冬之月命有司坏補其城郭戒門閭修鍵閉愼管籥固封疆備邊境完要塞謹關梁塞徯徑

陸佃曰坏城郭而門閭不戒無益也修鍵閉而管籥不愼無益也固封疆而邊境不備無益也完要塞謹關梁而徯徑不塞無益也按我　朝京師切近邊塞所恃以爲險固者内而重關疊外而徯徑以限虜騎驅突不知何人始于何時乃營緒之居伐木取材致使木植日稀險隘日夷設一旦有風塵之警將何以扼其來而禦其入乎

左傳楚囊瓦城郢沈尹戌曰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

守在諸矦諸矦守在四隣諸矦卑守在四境愼其四境結其四援民狎其野三務成功民無內憂而又無外懼固焉用城范仲淹欲修京城執政者引此沮之是又泥陳言而不知時宜也

按長城之築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其爲計也亦勞矣然此豈獨始皇築也昭王時已于隴西築以拒胡矣亦非盡秦築也秦之時若趙若燕秦之後若魏若北齊若隋亦皆築焉蓋天以山川阻夷狄有所不足增而補之亦不爲過特以持內防外而又竭財以興無涯之役則是不知務耳後之人懲秦人起閭左之失慮蒙恬絕地脉之禍而廢其已成之功豈不可惜哉

又按今日邊關其最大而要者居庸紫荊松亭雁門是也前代關隘之設皆爲守邊惟今日邊關則咫尺神京之側非但守邊也嘗觀元人進金史之表曰勁卒擣居庸北拊其背大軍出紫荊口搤其吭此古今都燕者防患之明鑑也况今六軍億兆聚于 京師北倚居庸爲重鎮而紫荊乃南出之路疾騎抵吾運道數日可到議者往往惡居庸而後紫荊此不知大執者之言也吭音室咽喉也搤音厄捉持也

漢元帝時單于 上書願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傳之無窮請罷邊備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郎中矦應習邊事以爲不可許

按班史武紀所謂城障列亭匈奴傳所謂建塞徼起亭隧是乃古人候望之所今世所謂營堡墩臺之類是也賈誼傳所謂斥候烽燧晁錯傳所謂蘭石城上雷石渠荅鐵蒺藜虎落竹藩是乃古人候望之具今世所謂煙火信礮礧石之類也大抵斥候以遠爲宜以高爲貴以簡爲便蓋近則緩不及事低則候不及遠繁則人少而費多

武帝時衛青出雲中取河南地爲朔方郡

按漢立朔方郡所謂夏州也宋元昊竊據史謂其境土方一萬里河之內外州郡凡二十有二其地饒五穀尤宜稻麥即今寧夏衛也其河南九州七者不知所在意者皆在今河套中耶洪武初西北邊防重鎮曰宣府曰大同曰甘肅曰遼東曰大寧永樂初革去大寧惟存四鎮寧夏守鎮肇于永樂之初榆林控制始于正統之世其餘花馬池等堡皆其邊境多事之秋創置者也方今制度固已嚴密但所謂黄河套者尚君闕焉何也前代所以廢棄之者以其邊城之防守在內而其地在外故也今日吾之守鎮因有在河

套之外者秋高馬肥風寒河凍彼或長驅而入屯結其中以爲內地之擾幸其素無深謀有獲即去似若無足爲意者然患貴先防彼所以從入者必有其路所有屯聚者必有其所所以食用者必有其物于其所經行之路則預扼其要衝於其所屯聚之處則先據其形勢又必乘此無事之日或于河之南築城池以爲之鎮遏（或謂置爲城守則餽餉爲難然史言其地之宜稻失）或于河之北據要害以爲之扼塞（如張仁愿之受降城）或沿河之堧設營堡以防其徑渡（國初設東勝衛于古牛頭朝那之地即東受降城今在綏雲之間）事必出于萬全然後行之可也

按我 朝建都于燕大行西來透迤而北歷居庸而東極于醫巫閭是爲第一層之內藩籬也又東起薊大寧東越宣府大同代州之境而西至于保德州之黃河又爲第二層之外藩籬也其內之藩籬天造地設重岡疊障以爲國家北門之屏蔽易所謂地險者也若夫外之藩籬固有天然之地險然其間多有間斷之處因而補其闕塞其罅以爲外寇之防又賴乎王公之設險焉昔高閭謂六鎮東西不過千里一夫一月之功可成三步之地不過十萬人一月可就竊謂今山後沿邊之地自東而西計其所長一千三百二十里而已其間墩臺相望遠者十數里近者數里就其空處而加築塞之功延引以相連綴亦無甚勞者似亦可爲守邊長久之計哉

始朔方軍與突厥以河爲境張仁愿請于河北築三受降城絕虜南寇路中宗從之六旬而三城就自是突厥不敢踰山牧馬（朔方軍即今河套地也）

宋范仲淹上和守攻備四策其守策曰彼戎大舉我若持重不戰則彼之重兵糧草無所給牛羊無所獲不數日人馬困斃彼之重兵更不敢越險又未能決勝必不得已而散兵虜掠我于山谷村落中伏精銳以待之使散無所掠

聚不得戰欲長驅深入我則使諸將出奇以躡其後欲全師以歸我則使諸城出兵以乘其弊此守策之要也其攻策曰請于鄜延環慶涇原路各選將臣以爲三軍觀賊之隙假若鄜延一軍先出賊必大衆來應我則退守邊寨或據險要不與大戰不越旬日彼自困斃勢將情歸則我環慶之師復出焉彼若再圖點集來拒王師則又有涇原之師乘間而入彼則奔命不暇部落攜怨則我兵勢自振此春秋吳用三師破楚之策也

四方夷落

周禮職方氏掌天下之圖辨其邦國都鄙四夷八蠻七閩

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與其財用九穀六畜要周知其利
害
王制曰中國戎狄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東方曰
夷被髮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蠻雕題交趾有不火
食者矣西方曰戎被髮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
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
皇明祖訓曰四方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
足以供給得其人不足以使令其不揣量來犯我邊則彼
爲不祥彼既不爲中國患而我興兵輕伐亦不祥也吾恐
後世子孫倚中國富强無故興兵致傷我民切記不可但

胡戎與西北邊境互相密邇累世戰爭必選將練兵時謹
備之 大哉王言萬世所當佩服以爲家訓者也

南夷

按夷狄之見于經者始于三苗 禹貢三危既宅三苗丕敘 自今巴
蜀以東歷湖南北桂嶺雲貴數千里溪峒山菁之中
曰狖曰狑曰獞曰猺曰獠之類凡十數種皆蠻也其
間最輕捷者曰猫卽三苗之後也 我 朝于湖北川東立宣慰司者五
又有宣撫司安撫司招討司長官司之設 因其俗而爲之治蓋禹貢丕敘之意也
宋史西南諸蠻夷重山複嶺雜厠荊楚巴黔巫中四面皆
王土乃欲竭上腴之征以取不毛之地疲易使之衆而得
梗化之民誠何益哉苟其酋長使自鎭撫始終蠻夷遇之
斯計之得也
按三方之夷皆一面臨邊惟南徼之地則夷人錯居
王土之中
又按自秦幷百粤交趾之地 秦爲象郡 已與南海 廣東 桂林
廣西 同入中國爲郡縣漢武立嶺南九郡而九眞日南
交趾與焉五代時爲劉隱所幷至宋初始封爲郡王
然猶授中國官爵未始有國稱也其後稱南平王奏
章文移猶稱安南道孝宗時始封以王稱國而天下
因以高麗眞臘視之不復知其爲中國之郡縣矣陳

氏傳十二世爲黎季犛所篡詐稱德氏絕嗣求權署
國事我 太宗從其請逾年陳氏孫至京遡其實季
犛表請還國伏兵殺之并及使者事聞 太宗命將
生擒季犛詔求陳氏遺裔國人咸稱季犛殺之盡無
可繼承者僉請復古郡遂立交阯都布按三司及府
州縣衛所一如內地後有犛利者中官庇之遂致僭
肆上表請立陳氏後 宣宗謂此皇祖意也 程詡陳氏首先
納款不許人作其國 後遂聽之卽棄其地俾復爲國竊惟今日
疆域遠過有宋並于唐而不及漢者以失嶺外此三
郡也

北狄

大明一統志曰北胡種落不一歷代名稱各異夏曰獯鬻
周曰玁狁秦漢曰匈奴漢以來匈奴頗衰後稍弱而
烏桓興漢末鮮卑滅烏桓盡有其地後魏時蠕蠕獨强與
魏爲敵蠕蠕滅而突厥起盡有西北地唐滅之五代及宋
契丹復盛既而蒙古并有之兼入中國傳十四世遁于沙
漠爲也速迭兒所殺洪武時遣將征討其罪大敗之永樂
間奉貢惟謹因封馬哈木爲順寧王阿魯台爲和寧王巳
而叛服不常遣使諭之不悛車駕屢親征之諸胡始平宣
德中馬哈木攻殺阿魯台欲領部落人心不服乃求脱脱

不花爲王居沙漠之北馬哈木子脱懽脱懽子也先君沙
漠之西北尾剌地

按自周以來北狄之患止及邊境而已至五代石敬
塘以山前後十六州賂契丹始據中國地立城郭大
爲中國患前此爲春秋之吳楚是中國之人居邊夷
地晉之五胡乃夷狄之種居中國地他如匈奴烏桓
鮮卑蠕蠕突厥回紇吐蕃皆是夷狄居夷狄地時或
爲邊境患耳至契丹始稱大號與宋爲敵國女直又
奄中州而有之蒙古遂盡有中國是肇其機者石敬
塘也豈非萬世之罪人乎秦漢以來建都于關中洛
陽汴梁其邊圉皆付之將臣惟我　朝都燕蓋　天
子自爲守也前都此者若金若元皆夷也我　朝則
居中國之盡處而北臨邊夷我之所以控而制之者
固重而夷彼之所以來而侵之者亦速而近所以思
患而預防之比漢唐宋宜加意焉

又曰兀良哈本春秋時山戎地秦爲遼西郡後復屬契丹
元爲大寧路　本朝詔以兀良哈之地置三衛以處之命
其長爲指揮使各領其部

按自古北狄之爲中國害者非以其地廣而人衆也
徒以生長沙漠之外逐水草以爲居捕野獸以爲食

而衣其皮耐饑寒習勞苦而不畏死耳至于胡元居
我內地棄彼夷習凡其自昔猛鷙之態皆變而爲柔
耐苦之性皆變而爲驕非但失中國之法制而併與
其本來之部落而迷失之而其狺狺然見骨必爭者
犬戎之性固在也方且自相摽奪救死扶生之不暇
以故不能爲我邊防之害如前代匈奴突厥之所爲
者我　太宗親統六師窮其巢穴是以百年之間夷
狄懾伏邊境肅清自秦以來所未有也己巳之變非
彼之能吾乃謀臣之誤耳

西羌

漢光武時西域十八國俱遣子入侍請都護帝不許

按自漢張騫通西域後而中國帝王往往遣使遠通西域在漢則爲大宛烏孫于闐龜茲月氏諸國在唐則爲高昌焉耆龜茲于闐天竺諸國在宋則爲天竺高昌大食于闐龜茲諸國在　本朝則爲哈密火州亦力把力撒馬兒罕合烈于闐諸處雖于闐至今不改舊稱焉夫聖人詳于治內而略于治外故不必如漢人之遣使臣設都護置質子通婚姻求珍貨是皆無益于治亂班固所謂得之不爲益棄之不爲損斯言盡之矣惟今所謂哈密亦斤蒙古罕東定定阿端

曲先皆前代中國之邊境洪武永樂中因其土酋內附立以爲衛其地虎吾近邊薄于北虜不可棄以外虜視之使爲虜用是亦漢人斷匈奴臂（通西域斷匈奴臂也）不使得以通羌之一策也

大明一統志西番卽吐蕃也洪武間詔吐蕃各族酋長舉故有官職者至京授職彼因俗爲治比歲或間歲至京朝貢

按吐蕃之地自有西僧以來不爲邊患遇有寇盜朝遣僧諭之尋卽解散惟所謂松蕃者其地險隘鎭俾爲難屢爲邊害

西南夷

按其南地漢時已入中國唐謂爲西南夷唐末爲南詔所據後爲蒙段二氏所有自爲一國宋竟不能有之元世祖始平大理以其地內屬　本朝立爲藩府命黔國公世守之其地底南海境安南通寧遠所藩所以制馭之者與南蠻北狄不同蓋彼去中國甚遠其有叛亂不過梗化虧欠歲貢而已不足中國輕重也

東北夷

大明一統志女直古肅愼之地

按女直　本朝悉境歸附因其部族所居其人有生

熟之異其地有水陸之殊永樂初始建諸衛悉分而散之使之力足以自立勢足以自抗各授以官職而不相統屬各自通朝貢而不相糾合是以百年以來無東北之患其間惟建州兀者毛憐三者部落頗衆時或竊犯邊境由邊將之不能撫馭也

東夷

考高麗者其先爲朝鮮國周箕子所封至晉代始爲高麗唐以前止是一國五代以後乃并新羅百濟而一之其後朝貢于宋亦朝貢遼金　本朝遣賀命封高麗國王又遣使請改國號詔更曰朝鮮

其國頗尚禮義安分守天性柔順異于三方之外自入　國朝以來朝貢不廢益得小國事大之禮

按日本在東海之中古倭奴國也或曰惡其舊名故改名日本以其近日所出也　皇明祖訓所列諸夷國名凡十有五而日本與焉而於其下註曰日本國雖朝貢暗通姦臣謀為不軌故絕之蓋海外諸蕃如占城眞臘闍婆之類皆未嘗為邊境患惟此一國因元時許其互市往四明航海而來艤纜數千戈矛劍戟莫不畢具出其重貨貿易即不滿所欲燔焫城郭鈔掠居民海道兵卒無以應之往往為海邊州郡害故山東淮浙閩廣緣海

〔明〕丁進輯

新鐫性理奧十卷首一卷

明天啟六年刻本

丁太史纂鐫

性理奥

本衙藏板
翻刻必究

性理奥叙

昔

成祖文皇帝諭學士等官纂脩性理大全非徒以傳道統實以傳治統也治身若讀是書有胞民與物之度量治世若讀是書有經天緯地之學術蓋習氣蒙陰

之後忽呼而醒之曰性曰
理見家國天下凡禮樂兵
刑等項莫不各有條理而
要皆吾性之理也是性對

序二

之以性而不對之以情其
理立見何也性其情迺為
本乎人情之王道旣謂之
性人生而有之何待於太

極西銘諸書諸書以曉知
性者也非能為性者也今
試取而玩詠之中國夷狄
之事有不了然於目前者

序三

乎自謂學者目之為語錄
而性晦纂性理之意亦晦
夫性也而豈空虛無用者
孔鄒教人主靜、中之天

地萬物隱隱自在雖然猶是性理大全徧觀者苦於不得要領適來選者徒為論策捷徑不為性理金鍼

序四

丁太史嘉惠後學獸精耴而類纂之其明、德於天下之憲乎嘗與余論用世者須變化氣質夫吾輩禀

氣有剛柔之偏賦質有淳漓之異於此無變化便為生生之易以是知太史所得於性理者深也吁性理

序五

迺六經之羽翼悟後六經且無一字安得性理而筌蹄之則讀者當作性理觀不當作語錄觀吾亦名之

曰性理云性理云

豫章胡維霖題

胡維霖

序六

敘

性理一書先儒萃出自
大學中庸四子諸書之語
性命之蘊詞四字理甚
性先正子聖淵源之統然
余讀太極圖東西銘皇
極經世律呂新書大人之言
說諸儒是書篇帙繁多
尚是子古明賢講之未
為性理道學者自不

竹之白雕蟲自露蕊
弦一新絲竊影留爲矣
須出沒源頭學而是定基
緣情寄者故合法古汗
漢魏紀士子日寵以以後

其二

不勝浪賦諸樣絲弦先
儒不謂溺物喪心所者
深造俱來而入手可
三昧中餘美發揮絃禾
不解彩韻數一躡祖孫

性之所近偏其物像得
强達多之勞摘篆宜要
是故以叙盤所自顯色
弃者為學之法其為首
要之窮理漢唐學至

其三

試若席夜之滴未必
世不補前者以出其鑄
再西因付梨棗而不言
秘在硯以與世磨礪
以告夫子之與是存焉爾

性理奧姓氏目錄

宋儒姓氏

周子 惇頤濂溪茂叔　程子 顥伯淳明道 頤正叔伊川

邵子 雍康節堯夫　張子 載橫渠子厚

胡安定 瑗翼之　司馬涑水 光君實

蘇子 軾子瞻 轍子由　黃山谷 庭堅魯直

呂滎陽 希哲原明　晁嵩山 以道說之

王氏 巖叟彥霖　劉元城 安世器之

游廣平 酢定夫　謝上蔡 良佐顯道

李氏 籲端伯　劉氏 絢質夫

呂藍田 大忠進伯 大臨與叔　呂京兆 大鈞和叔

蘇氏 昞季明　范氏 育巽之

楊龜山 時中立　侯河東 仲良師聖

張壽安 繹思叔　尹和靖 焞彥明

范華陽 祖禹淳夫　劉河間 安禮立之

劉永嘉 安節元承　朱河南 掞光庭

馬東平 伸時中　邵氏 伯溫

邢河澗 恕和叔　胡武夷 安國康侯文定

胡致堂寅 明仲　胡五峯宏 仁仲
陳氏淵　馮氏忠恕
呂氏稽中　呂氏本中
章氏憲　張氏晦
歐陽氏棐　羅豫章從彥 仲素
李延平侗 愿中　朱韋齋松 喬年
劉屏山子翬　朱子熹晦庵 元晦
李樂庵衡 彥平　張南軒栻 敬夫
陸象山九淵 子靜　呂東萊祖謙 伯恭

黃勉齋榦 直卿　蔡西山元定 季通
蔡節齋淵 伯靜　蔡九峯沈 仲默
陳北溪淳 安卿　李果齋方 正叔
陳潛室埴 器之　張范陽九成 子韶
廖氏德明 子晦　度山陽正 性善
真西山德秀 景元　魏鶴山華父 了翁
翁思齋泳 永叔　蔡覺軒模 仲覺
胡萍鄉安之 叔器　葉平巖采 仲圭
饒雙峯魯 仲元　楊氏復

李氏士英　臧氏格
許庸齋仲　謝氏方叔
胡玉齋方平　李吳郡郜
陳氏協　周氏坦

元儒姓氏

黃氏瑞節　許魯齋衡 平仲
吳臨川澄草廬　李氏希濂
姚牧庵燧　虞邵庵集 伯生
揭氏傒斯　馬古洲

耶律氏有尚　歐陽圭齋玄 元功

朱子門人

勉齋黃直卿榦　西山蔡季通元定
廖子晦德明　九峰蔡仲默沈
陳才卿　呂安卿
徐子融　余正叔
輔漢卿　李燔敬子

二程門人

廣平游定夫酢　上蔡謝顯道良佐

龜山楊中立　藍田呂進伯大忠
呂與叔大臨　京兆呂和叔
壽安張思叔繹　和靖尹彥明淳
華陽范淳夫　永嘉劉元城安節
河南朱光庭掞　東平馬時中
劉質夫絢　李瑞伯
范巽之育　楊應元國寶
蘇季明昞　邢明叔
王信伯蘋　侯師聖仲良

周恭叔　郭冲晦

性理奧姓氏目

性理奧目錄

一卷
太極圖　通書
二卷
西銘　正蒙
三卷
皇極　內外篇　漁樵　無名公傳
四卷
啓蒙　家禮　律呂新書

五卷
洪範　天文　地理　潮汐
鬼神　性命
六卷
道統　聖賢　諸儒
七卷
爲學　存養　持敬　主靜知行
言行　識量　辯邪　教人
人倫　六經

八卷
讀書法　史　字　科舉
九卷
詩文　諸子
歷代全
十卷
君道　聖學　儲嗣　君臣
治道　禮樂　宗法　謚法
建封　學校　用人　求賢

論官　諫諍　法令　賞罰
王伯　田賦　理財　賑恤
禎異　兵刑　夷狄　詩銘賛

性理輿目錄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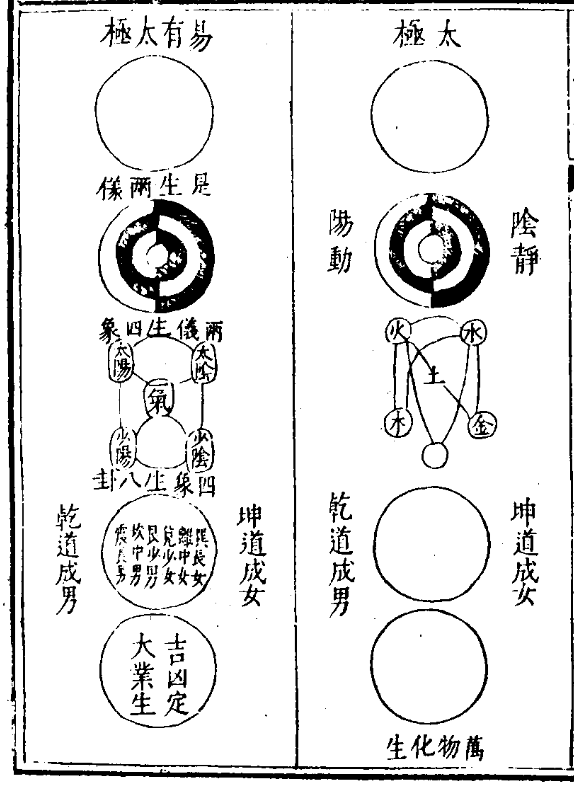
新鐫性理輿卷之首

始寧印趙丁進纂

圖說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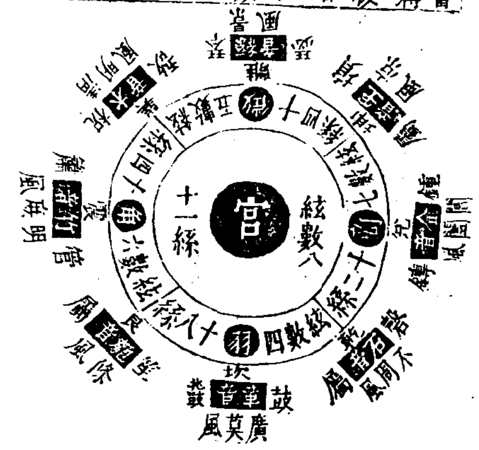
圖何肇其肇自圖書乎羲文得之而列卦大禹得之而序疇天地間至理秘數洩矣用子之太極邵子之皇極宗乎卦者也楊氏之太玄蔡氏之皇極宗乎疇者也天文地理禮樂事物各有圖總之不離卦疇之數之理理非數不顯數非圖不明用是采輯參訂列之編首以俟夫因數明理者焉

周子太極合易繫太極圖



五聲八音八風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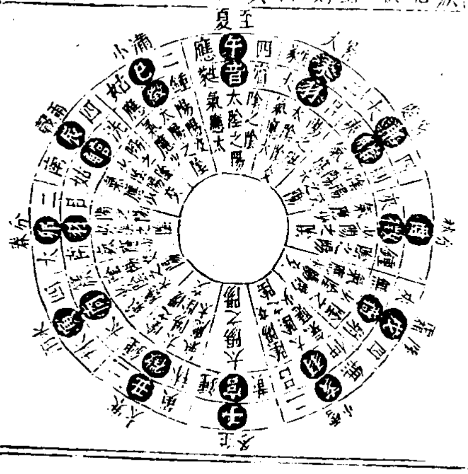
天地之間聲大者如雷霆小者如蠓蠛皆不得其和惟十二律定而後聲之大者不過宮小者不過羽聲始和矣以此被之八音則八音和奏之天地則八風和八風和而諸福之物可致之祥畢至矣聖人一天地贊化育之道莫善于此



性理奧 圖說 一

十二律相生相應同一心統圖

漢前志曰黃鍾爲宮則太族姑洗林鍾南呂皆以正聲應無有忽微不復與他律爲役者同心一統之義也非黃鍾而他律雖當其月自宮者則其和應之律有空積忽微而不得其正此黃鍾至尊無與並也　前律呂相生圖以隔八爲次此則取其所生者比而次之六陽律當位自得六陰呂反居其衝如黃鍾隔八生林鍾林鍾在未今反而居丑焉餘五呂倣此正見同心一統之義君不爲臣役之意



三分損益圖

性理奧 圖說 二

宮 其數八十一

三分之每分 二十七 二十七 二十七 內損一分 併二分共得五十四爲徵

徵 其數五十四

外益一分 三分之每分 十八 十八 十八 十八 併四分共得七十二爲商

商 其數七十二

三分之每分 二十四 二十四 二十四 內損一分 併二分共得四十八爲羽

羽 其數四十八

外益一分 三分之每分 十六 十六 十六 十六 併四分共得六十三爲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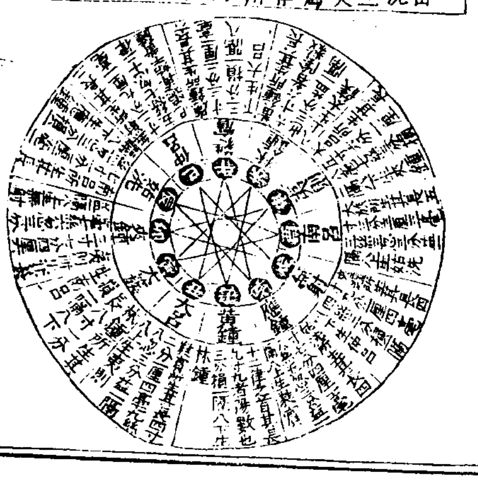
角 其數六十四

三分之每分 二十一 二十一 二十一 零一數 有奇零則不和不和則不生故音止于五

以三分損益之法正五音五音和矣然音止於五猶不足以盡其變由是截竹十二管爲十二律以應十二月而亦以三分損益之法正之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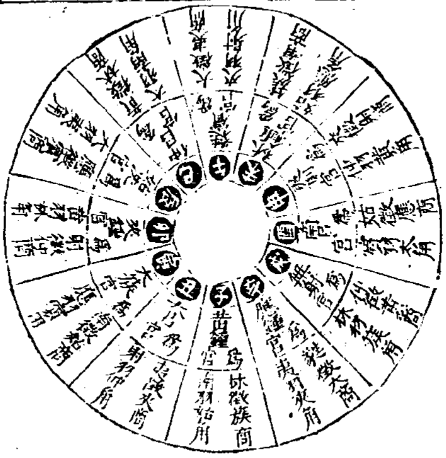
律呂隔八相生之圖

黃鍾之長九寸空圍九分積百一十分是爲律本十一律由是而損益焉　黃鍾太族姑洗蕤賓夷則無射六律爲陽皆三分損一隔八下生六呂太呂夾鍾仲呂林鍾南呂應鍾六呂爲陰皆三分損一隔八上生六律一說林鍾南呂應鍾在陰無所增損大呂夾鍾仲呂三呂在陽則用倍數方與十二月之氣相應又一說黃鍾大族姑洗大呂夾鍾仲呂屬前六辰爲陽皆三分損一隔八下生蕤賓夷則無射林鍾南呂應鍾屬後六辰爲陰皆三分益一隔八上生未知孰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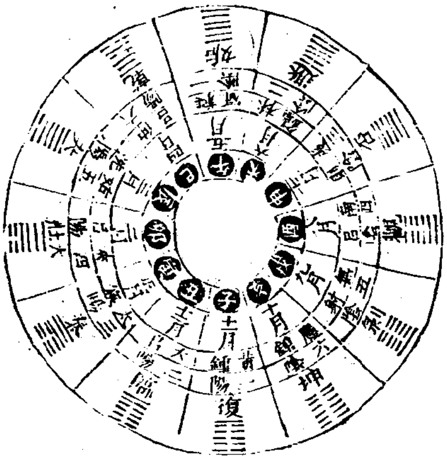
十二律旋相爲宮圖

記曰五聲六律十二管旋相爲宮謂如黃鍾爲宮則隔八生林鍾爲徵再隔八生太簇爲商三隔八生南呂爲羽四隔八生姑洗爲角餘律倣此焦延壽京房輩五音之外復有變宮變徵十二律之外復有六十調三百六十音以當一歲之日先儒謂考于經而無稼施于樂而不和附會之說也今皆不取



律呂配卦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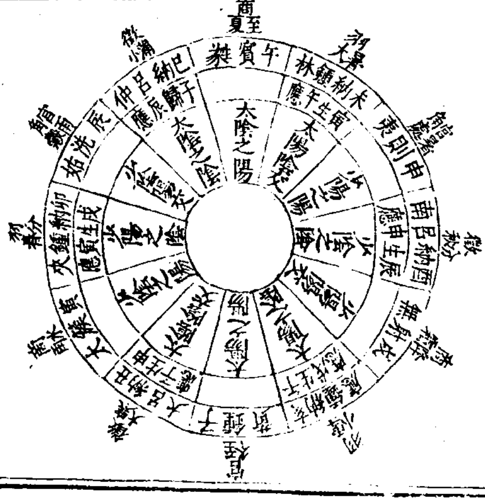
自十一月一陽生其卦爲復黃鍾氣應積陽至四月而六陽已極其卦爲乾律應仲呂自五月一陰生其卦爲姤蕤賓氣應積陰至十月而陰已極其卦爲坤律應應鍾一律一呂逐月分配周而復始之義成焉



性理奧 圖說 三

十二律同類娶妻隔八生子圖

律書有同類娶妻隔八生子之說謂如黃鍾子娶同類之大呂丑爲妻隔八生夷則申爲子夷則申娶同類之南呂酉爲妻隔八生姑洗辰爲子姑洗辰娶同類之仲呂巳爲妻隔八生黃鍾子爲子與前十二律相生圖不合說者謂以六十甲子之納音配十二律週而復始循環不窮爲圖之以備參考



黃鍾萬事根本圖

黃鍾生度

黃鍾之管其長積秬黍中者九十粒一粒爲一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

黃鍾生衡

黃鍾所容千二百黍爲勺重十二銖兩勺則廿四銖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

黃鍾生量

黃鍾之管其長廣容秬黍中者一千二百粒爲一勺十勺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

性理奧 圖說 四

論題

五行一陰陽

五殊二實 陰陽一太極

聖人全太極之體用

君子脩此而吉

極之道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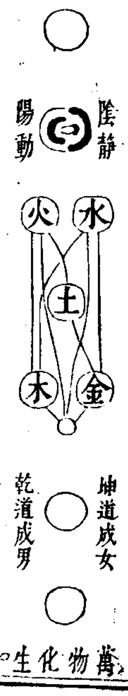
化之樞紐

之根抵

新鐫性理奥卷之一

始寧印趙丁進纂　弟君亨丁　遡訂

太極圖說　周子惇頤作字茂叔號濂溪



此所謂無極而太極也自太極而陰陽而五行五行一陰陽五殊二實無餘欠也陰陽一太極精粗本末無彼此也唯聖人者得夫秀之精一而有以全乎太極之體用者也君子之戒愼恐懼所以脩此而吉也小人之放僻邪侈所以悖此而凶也天地人之道各一太極也陽也剛也仁也所謂陽也物之始也陰也柔也義也所謂陰也物之終也此所謂易也而三極之道立焉故曰易有太極陰陽之謂也

無極而太極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實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抵也故曰無極而太極非太極之外復有無極也

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

動靜互爲其根

五行順布四時行

太極本無極

形生神知

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

聖人與天地合其德

原始反終

五字添減不得

古今顛撲不破

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行順布四時行焉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極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立靜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君子脩之吉小人悖之凶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大哉易也斯其至矣

朱子曰無極而太極此五字添減一字不得又曰太極乃天地萬物自然之理亘古亘今顛撲不破太極之有動靜是天命之流行也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誠者聖人之本物之終始而命之道也其動也誠之通也繼之者善萬物之所資以始也其靜也誠之復也成之者性萬物各正其性命也動

太極本然之妙
動静所乘之機
造化發育之具
問老子周子之言有無何如
問邵子謂道爲太極心爲太極何如
萬理同出一原
有二名無兩體
滿山青黄碧綠
伊川見得分明
太極不是會動静的物

静之互根命之所以流行而不已也蓋太極者本然之妙也動静者所乘之機也五行具則造化發育之具無不備矣

周子謂無形而有理所謂無極而太極有理而無形所謂太極本無極此純以理言故曰以有無爲一老氏謂無能生有則無以理言有以氣言無形之理生有形之氣截有無爲二故曰以有無爲二

胡泮鄉曰文公云無極卽是無形太極卽是有理邵子云道爲太極以流行言也心爲太極以統會言也流行者萬物各具一理統會者萬理同出一原

朱子曰語斯道之本體則謂之太極語太極之流行則謂之道雖有二名初無兩體邪箇滿山青黄碧綠無非是這太極　問伊川言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須着如此說曰這是伊川見得分明故云云總是說得道不離器器不離道處

黃勉齋曰太極動而生陽静而生陰太極不是會動静的物動静陰陽也既曰陰陽如何又說生陰

蟻在磨盤上
蟻隨磨轉
弩弦乘機
月落萬川
五物同出異名
萬物統體一太極

生陽蓋太極隨陰陽而爲動静陰陽則于動静而見其生不是太極在這邊動陽在那邊生譬如蟻在磨盤上動一般磨動則蟻動磨止則蟻止蟻隨磨轉而因蟻之動静可以見磨之動静

吳臨川曰太極無動静動静者氣機也機猶弩牙機動則弦發機静則弦不發氣動則太極亦動氣静則太極亦静太極之乘此氣猶弩弦之乘機也

陳北溪曰太極只是總天地萬物之理而言不可離天地萬物之外而別爲之論陳幾叟月落萬川處處皆圓之譬亦正如此

黃勉齋曰金木水火土此五物者同出而異名者也四時之行卽五氣之流通五氣之流通卽一氣之妙用非截然一彼一此也

夫天下無性外之物性爲之主而陰陽五行爲之經緯錯綜各以類凝聚而成形陽而健者成男陰而順者成女男女各一其性而男女一太極也蓋合而言之萬物統體一太極分而言之一物各具一太極然五常之性感物而動善惡類分自非聖

聖人全體太極
聖人全動靜之德
聖人所以成位乎中
盞底銀花
十分加澄治之功
溫公甚爲二程所不滿
立極之要領
闕周子說靜程子說敬意義同異何如
大抵以靜爲主
問周子不言禮智而言中正何

人全體太極則欲動情勝人極不立而違禽獸不遠矣蓋聖人者全動靜之德而常本之於靜也靜者誠之復而性之真也苟非此心寂然無欲而靜何以一天下之動哉故聖人中正仁義動靜周流而其動也必主乎靜此所以成位乎中耳

陳北溪曰聖人稟氣至清不隔蔽那義理便呈著昭明如銀盞滿貯清水自然透見盞底銀花自大賢而下或清濁相半或清少而濁多如盞底銀花看不見只緣昏蔽得多了須十分加澄治之功又

有人質純粹而氣稟不清如溫公力行好古亦是正大資質只少那至清氣二程屢將仁義發他一向偏執固滯再發不上甚爲二程所不滿

李果齋曰人生而靜性之本體湛然無欲斯能主靜此立極之要領也

眞西山曰程子怕人不得靜字便是入禪坐定故說敬字周子說無欲故靜其意大抵以靜爲主

饒雙峯曰中正仁義性之四德中卽禮正卽智也然不曰禮智而曰中正者蓋仁義禮智以未發言

二者中正之機括
幾與伏希畫卦同功
人道所以立
聖人作易不出此
未嘗明以此圖示人
是必有微意

如孟子之所云而中正仁義以性之周流動靜言若乾坤之元亨利貞也實則一太極之流行也然中者動而無過不及之名極之用也正者靜而不偏不倚之謂極之體也仁主生育由靜而應于動由體而達用也義主收斂動極而歸于靜用畢而反體也二者中正之機括而極之妙用也先生生于聖道不傳之後一旦建圖屬書直指無極太極以爲體用幾與伏希畫卦同功

陰陽成象天道所以立也剛柔成質地道所以立

也仁義成德人道所以立也道一而已隨事著見故有三才之別而于其中又各有體用之分焉實則一太極也陽也剛也仁也物之始也陰也柔也義也物之終也能原其始而知所以生則反其終而知所以死矣聖人作易其大意蓋不出此

易之爲書廣大悉備然語其至極則此圖盡之程子得周子之傳其言性與天道多出此然卒未嘗明以此圖示人是必有微意焉學者不可不知也

問伊川因何見道朱子曰他說求之六經但于濂

得一遺二 內外賓主之分 所謂道器之別 統宗會元 先後同條共貫 二字灼見道理 得千聖不傳之秘 一圖之綱領 作史者于此爲有功

溪見得箇大道理占地位了

論曰或謂不當以繼善成性分陰陽或謂不當以太極陰陽分道器或謂不當以仁義中正分體用或謂不當謂一物各具一太極又有謂體用一原不可言體立而後用行又有謂仁爲統體不可偏指爲陽動又有謂仁義中正之分不當反其類者皆于聖賢之意得一遺二者也夫道體渾然一致而精粗本末內外賓主之分粲然于其中太極無象而陰陽有氣安得無上下之殊此正所謂道器之別也萬物之生各一太極不相假借不相凌奪此所謂統之有宗會之有元也

伏希文王未嘗言太極也而孔子言之孔子贊易未嘗言無極也而周子言之先聖後聖豈不同條共貫哉然無極二字最灼見道理得千聖不傳之秘雖先生之蘊因圖以發而其所謂無極而太極云者又一圖之綱領非太極之上復有無極也

比見國史有濂溪程張等傳盡載太極圖說作史者于此爲有功矣乃增其語曰自無極而爲太極

蘇子容請刊史草頭木脚之語 正當援此爲例 周子吃緊爲人 心極庶乎可立 聖門要旨 傳伯成書棄無恙 萬世斯文之奧祖 周子作圖之本意 與此圖相爲表裏 太極得朱子表章而益明 大有造于世

加一爲字反啓後學之疑當請改之昔蘇子容特以爲父辨謗之故請刊史所記草頭木脚之語況此尤道術所係耶正當援此爲例蓋周子吃緊爲人特此一書耳

度氏正曰太極無聲臭誠反而求之日用間喜怒哀樂之未發極之體也感而遂通極之用也因已發以求未發庶太極之妙可得而心極庶乎可立矣然太極無極非淪於無眞聖門要旨也遂寧傳耆嘗有書謝先生所寄姤同人說今傳之書棄無恙而周子易說不可復見也

謝方叔曰伏希繼天立極因河圖以畫八卦此先天之易萬世斯文之鼻祖也周子於圖說之終斷之曰大哉易也斯其至矣此周子作圖之本意也至於易通又與此圖相爲表裏自伊洛道喪失其眞傳中興以來太極得朱子表章而益明可謂大有造於世矣

論其格局太極不如先天之大而詳論其義理先天不如太極之精而約蓋合下規模不同而太極

太極只在先天範圍之內
如燭臺中央簪處便是極
二先生未易窺測
分更分漏
讀是書者其知先生苦心
先覺相傳之秘

終在先天範圍之內劉子謂天地之中與周子之
太極只一般中是恰好處極不是中極之爲物只
是在中如燭臺中央簪處便是極從此致彼也恰
好不曾加從彼到此也恰好不曾減蓋濂溪太極
發明造化之原橫渠西銘揭示進爲之方二先生
所造皆未易窺測也

黃瑞節曰先生于此圖講受一意分更分漏開示
學者後之讀是書者其知先生苦心云

二程之于濂溪亦若橫渠之于范文正耳先覺相

吟風弄月以歸
後學亦不將作第二義看
孔孟不傳之正統
淵源因可槩見
易通與太極圖說相表裏

傳之秘非後學所能窺測誦其詩讀其書則周范
之造詣固殊而程張之契悟亦異如曰仲尼顏子
所樂吟風弄月以歸皆是當時口傳心授的當親
切處後來二先生舉示後學亦不將作第二義看

通書 亦周子作

濂溪夫子自少即以學行有聞于世而莫知其師
傳之所自獨以河南兩程夫子嘗受學焉而得孔
孟不傳之正統則其淵源因可槩見　此篇本號
易通與太極圖說並出而其爲說實相表裏

誠者聖人之本
誠立
純粹至善
通復性命之源
天德之別名
誠通誠復如何
二字尤爲緊要

誠上 此論天以實理賦予于人而爲性命之本原也

誠者聖人之本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乾道
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純粹至善者也故曰一陰
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元亨誠之通
利貞誠之復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

乾者純陽之卦其義爲健乃天德之別名也

張南軒問誠通誠復如何潔世榮曰此又太極圖
解之要旨也通復二字尤爲緊要

誠下 此論聖人全此實理而爲五常百行之本源也

五常之本百行之源
靜無動有至正明達
誠則無事果確無難
誠無爲幾善惡
發微謂神
善惡所由分

聖誠而已矣誠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靜無而動有
至正而明達也五常百行非誠非也邪暗塞也故誠
則無事矣至易而行難果而確無難焉故曰克己復
禮天下歸仁焉

誠幾德

誠無爲幾善惡德愛曰仁宜曰義理曰禮通曰智守
曰信性焉安焉之謂聖復焉執焉之謂賢發微不可
見充周不可窮之謂神

幾者動之微善惡所由分也朱子曰若于此分明

湍水火牛　此老此子活計　益知讀書之難　誠神幾曰聖人　動正用和　君子愼動　守貴行利　聖人之事

則物格而知至知至而意誠而心正而身脩而家齊國治天下平如激湍水自已不得如由單火牛自止不住　元來誠幾德便是太極二五此老此子活計盡在裏許前後讀了幾過都不曾見此意思於此益知讀書之難也

聖　愼動　道

寂然不動者誠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幾也誠精故明神應故妙幾微故幽誠神幾曰聖人　動而正曰道用而和曰德匪仁匪義匪禮匪智匪信悉邪也邪動辱也甚焉害也故君子愼動

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守之貴行之利廓之配天地豈不易簡豈爲難知不守不行不廓耳

師

或問曰曷爲天下善曰師曰何爲也曰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不達曰剛善爲義爲直爲斷爲嚴毅爲幹固惡爲猛爲隘爲强梁柔善爲慈爲順爲巽惡爲懦弱爲無斷爲邪佞唯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事也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

師道立則善人多　朝廷正而天下治　可教可賢　思者聖功之本　志尹學顔　以義正萬民　聖德脩而萬民化　大順大化　天下本在一人

至其中而止矣故先覺覺後覺闇者求于明而師道立矣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矣

幸　思　志學　順化　治

人之生不幸不聞過大不幸無耻必有耻則可教聞過則可賢　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無思本也思通用也幾動于彼誠動于此無思而無不通爲聖人不思則不能通微不睿則不能無不通是則無不通生于通微通微生于思故思者聖功之本而吉凶之機也

易曰君子見機而作不俟終日又曰知幾其神乎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伊尹顔淵大賢也伊尹耻其君不爲堯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撻于市顔淵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仁志伊尹之所志學顔子之所學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于令名　天以陽生萬物以陰成萬物生仁也成義也故聖人在上以仁育萬物以義正萬民天道行而萬物順聖德脩而萬民化大順大化不見其迹莫知其然之謂神故天下之衆本在一人道豈遠乎哉術豈多乎哉　十室之邑

心純則賢才輔
純心用賢
禮理樂和
禮先樂後
君子務實勝
學一勸二
君子悉有衆善
無弗愛且敬
神妙萬物

人人耳提面教且不及況天下之廣兆民之衆哉曰
純其心而已矣仁義禮智四者動靜言貌視聽無違
之謂純心純則賢才輔賢才輔則天下治純心要矣
用賢急焉

禮樂　務實　愛敬　動靜

禮理也樂和也陰陽理而後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萬物各得其理然後和故禮先
而樂後　實勝善也名勝耻也故君子進德脩業孳
孳不息務實勝也德業有未著則恐恐然畏人知遠

耻也小人則僞而已故君子日休小人日憂　有善
不及曰不及則學焉問曰有不善曰不善則告之不
善且勸曰庶幾有改乎斯爲君子有善一不善二則
學其一而勸其二故君子悉有衆善無弗愛且敬焉
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
動而無動靜而無靜非不動不靜也物則不通神妙
萬物水陰根陽火陽根陰五行陰陽陰陽太極四時
運行萬物終始混兮闢兮其無窮兮

樂

聖人作樂達于天地
聖人作樂功化之盛
聖人得聲氣之元
天人交相感
聖學一爲要
此章最爲切要

古者聖人制禮法脩教化三綱正九疇叙百姓泰和
萬物咸若乃作樂以宣八風之氣以平天下之情故
樂聲淡而不傷和而不淫入其耳感其心莫不淡且
和焉淡則欲心平和則躁心釋優柔平中德之盛也
天下化中治之至也是謂道配天地　樂者本乎政
也政善民安則天下之心和聖人作樂以宣暢其和
心達於天地天地之氣感而大和焉天地和則萬物
順故神祇格鳥獸馴樂聲淡則聽心平樂辭善則歌
者慕故風移而俗易矣妖聲豔辭之化也亦然

朱子曰欲心平故平中躁心釋故優游言聖人作
樂功化之盛如此聖人之樂既非無因强作而其
制作之妙又能眞得其聲氣之元故其志氣天人
交相感動而其效如此

聖學

聖可學乎曰可曰有要乎曰有一爲要一者無欲也無
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
明通公溥庶矣乎
此章之旨最爲切要學者能深玩而力行之則有

日用間自無別用力處

纔說起貫串許多道理

公巳公人

明無疑

明與疑正相南北

一實萬分

顏子不愛不求

以知無極之眞兩儀四象之本皆不外于此心爲日用間自無別用力處矣朱子曰一即所謂太極靜虛即陰靜動直即陽動明通公溥即是五行大抵周子之書纔說起都串貫太極許多道理

公明

公于巳者公于人未有不公于巳而能公于人也明不至則疑生明無疑也謂能疑爲明何啻千里明與疑正相南北不相及也

理性命

厥彰厥微匪靈弗瑩剛善剛惡柔亦如之中焉止矣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五殊二實二本則一是萬爲一一實萬分萬一各正大小有定

問此章何以下分字朱子曰不是割成片去只如月映萬川相似

顏子

顏子簞瓢陋巷人不堪其憂而不改其樂夫富貴人所愛也顏子不愛不求而樂乎貧者獨何心哉天地間有至貴至富可愛可求而異乎彼者見其大而忘其大焉耳

顏子胸中自有樂地

自是改他不得

至尊至貴

義重聚樂

朱子曰顏子不改其樂是他工夫到後胸中自有樂地與富貴貧賤了不相干自是改他不得或問顏子之樂與浩然之氣如何曰也是此意但浩然之氣說得較粗故顏子處一化齊亞聖也

師友

天地間至尊者道至貴者德而已矣至難得者人人而至難得者道德有於身而已矣人生而蒙長無師友則愚是道德由師友有之由師友而得其貴且尊

其義不亦重乎其聚不亦樂乎是以君子必隆師而親友

勢

天下勢而已矣勢輕重也極重不可返識其重而亟反之可也反之力也識不蚤力不易也力而不競天也不識不力人也天乎人也何尤

文辭

文所以載道也輪轅飾而人弗庸徒飾也況虛車乎文詞藝也道德實也篤其實而藝者書之美則愛愛

賢者有以學而致之

呂與叔此詩甚好

聖人攄發胸中之蘊

游夏何嘗秉筆爲詞

顏子發聖人之蘊教萬世無窮

仲尼無迹

學者惟顏子得其全

則傳焉賢者得以學而致之是爲教故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然不賢者雖父兄臨之師保勉之不學也强之不從也不知務道德而第以文詞爲能者藝焉而已噫弊也久矣

或問作文害道否程子曰害也凡爲文不專意不工若專意則志局於此又安能與天地同其大也呂與叔詩云學如元凱方成癖文似相如始類俳獨立孔門無一事只輸顏子作心齋此詩甚好古之學者惟養性情今人專務章句悅人耳目非俳

優而何人見六經便謂聖人亦作文不知聖人只攄發胸中之蘊自成文也所謂有德者必有言且如游夏文學亦何嘗秉筆爲詞章耶

聖蘊

聖人之蘊微顏子殆不可見發聖人之蘊教萬世無窮者顏子也聖同天不亦深乎常人急求人知淺矣仲尼無迹顏子微有迹故聖人之教既不輕發又未嘗自言其道之蘊而學者惟顏子得其全如天不言而四時行耳

聖人之精蘊

天地鬼神之奥

與作不是精不得

濂溪看易看得活

君子乾乾不息于誠

損益之大莫是過

四者一善而三惡

懲山窒壑風速

聖人之精畫卦以示聖人之蘊因卦以發卦不畫聖人之精不可得而見微卦聖人之蘊殆不可悉得而聞易何止五經之原其天地鬼神之奥乎

朱子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便是易之精卽如序卦中亦見消長進退之義與作不是精不得此正是事事夾雜有在裏面正是蘊須是一個生出來以至無窮便是精唯濂溪看易看得活

乾損益動

君子乾乾不息於誠然必懲忿窒慾遷善改過而後至乾之用其善是損益之大莫是過聖人之旨深哉吉凶悔吝生乎動噫吉一而已矣動可不慎乎

乾乾不息者體也去惡遷善者用也無體則用無所行無用則體無所措故以三卦合而言之四者一善而三惡（三惡以懲忿窒慾改過言）故人生福少而禍常多

朱子曰懲忿如摧山窒慾如填壑遷善如風之速改過如雷之決

家人睽復无妄

治天下有本 本端則善

治天下觀于家

先王以茂對時 育萬物

君子以道充爲 貴

擬議以成其變 化

治天下有本身之謂也治天下有則家之謂也本必端端本誠心而已矣則必善善則和親而已矣家難而天下易家親而天下踈也家人離必起於婦人故睽次家人以二女同居而志不同行也堯所以釐降二女於嬀汭舜可禪乎吾茲試矣是治天下觀於家治家觀身而已矣身端心誠之謂也誠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矣不善之動妄也妄復則無妄矣無妄則誠矣故無妄次復而曰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深哉

富貴

君子以道充爲貴身安爲富故常泰無不足而銖視軒冕塵視金玉其重無加焉耳

陋

聖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蘊之爲德行行之爲事業彼以文辭而已者陋矣

擬議

至誠則動動則變變則化故曰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

刑

聖人法天養萬 民

主刑者民之司 命

二者自有先後

聖人之道至公 天地至公

孔子爲後世王 者而脩

萬世王祀夫子 報德報功之無 盡

天地參而四時 同

天以春生萬物止之以秋物之生也既成矣不止則過焉故得秋以成聖人之法天以政養萬民肅之以刑民之盛也欲動情勝利害相攻不止則賊滅無倫焉故得刑以治情僞微曖其變千狀苟非中正明達果斷者不能治也訟曰利見大人以剛中也噬嗑曰利用獄以動而明也嗚呼天下之廣主刑者民之司命也任用可不慎乎

朱子曰中正本也明斷用也然非明則斷無所施非斷則明無所用二者又自有先後也

公

聖人之道至公而已矣或曰何謂也曰天地至公而已矣

孔子

春秋正王道明大法也孔子爲後世王者而修也亂臣賊子誅死者于前所以懼生者于後也宜乎萬世無窮王祀夫子報德報功之無盡焉道德高厚教化無窮實與天地參而四時同其惟孔子乎

道高如天者陽也德厚如地者陰也教化無窮如

山下出泉
愼哉時中
聖賢養心而至
荀子原不識誠
光風霽月
今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
復見獵有喜心
與自家意思一般子厚觀驢鳴

四時者五行也孔子其太極乎

蒙艮 集考皆明主靜之義亦聖人之蘊也

童蒙求我我正果行如筮焉筮叩神也再三則瀆矣瀆則不告也山下出泉靜而淸也汨則亂亂不決也愼哉其惟時中乎艮其背背非見也靜則止止非爲也爲不止矣其道也深乎

通書後錄

先生名張宗範之亭曰養心而爲之說曰孟子言養心莫善于寡欲予謂不止於寡焉以至於無無

則誠立明通誠立賢也明通聖也是聖賢非性生必養心而至之荀子曰養心莫善於誠周子曰荀子原不識誠明道曰既誠矣心安用養耶

明道曰昔受學周茂叔其人品如光風霽月又曰自見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又曰吾年十六七好田獵既見茂叔則自謂已無此好矣茂叔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潛隱未發一日萌動復如初矣後十二年復見獵者不覺有喜心乃知果未也

又曰周茂叔窓前草不除去問之云與自家意思一

天地安在何處
聖人所由惟一理人須要復其初
周子功在孔孟之間
近世道學之源
濂溪莞爾而笑
吾身自有太極
吾心卽乾元

般子厚觀驢鳴亦謂如此伊川見康節指食卓而問曰此卓安在地上不知天地安在何處康節爲之極論其理以至六合之外伊川嘆曰平生惟見周茂叔論至此

明道曰二氣五行剛柔萬殊聖人所由惟一理人須要復其初胡五峯曰人謂孟子功不在禹下今周子啓程氏兄弟以千古不傳之妙其功盖在孔孟之間矣

朱子曰周子通書近世道學之源也其高極乎無極

太極之妙而其實不離乎日用之間幽探乎二五陰陽之微而其實不離乎仁義禮智剛柔善惡之間盖皆六經論語大中之所傳也故通書太極之旨更宜虛心熟玩乃見一字不可易處設使濂溪復生亦必莞爾而笑

眞西山曰周子因孕書之已言而推其所未言于圖發無極二五之妙于書闡誠源誠立之旨昔也太極自爲太極今知吾身自有太極矣昔也乾元自有乾元今知吾心卽乾元矣有一性則有五常有五常則

朱子之解是書如解經然

周子上承孔孟二書與語孟並行

有百善循源而流不假人力道之全體煥然復明者
周子之力也
黃瑞節曰周子二書與　謂吐詞爲經者朱子之解
是書也如解經然朱子嘗曰不由師傳默契道體蓋
周子上承孔孟之說而二書亦與語孟並行矣
按宋鑑周惇頤爲分寧主簿有疑獄久不決惇頤至
一訊立辨邑人驚咤曰老吏不如也後知南昌縣邑
人咸曰是能辨分寧獄者吾屬得所矣

性理奥卷之一終

爲關中士子宗師

砭愚

訂頑

乾父坤母

混然中處

民胞物與

大君父母宗子

大臣宗子家相

聖其合德

子翼純孝

賤形惟肖

知化窮神

崇伯子顧養

潁封人錫類

申生其恭

體受歸全

新鐫性理奥卷之二

始寧印趙丁進纂　　弟朗卿　選訂

西銘 張橫渠作名載字子厚此篇論乾坤大父母人物皆己兄弟盡事親之道以事天也

朱子曰橫渠學古力行爲關中士子宗師嘗於學堂雙牖左書砭愚右書訂頑伊川先生見之曰是啓事端改曰東銘西銘

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於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不愧屋漏爲無忝存心養性爲匪懈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才潁封人之錫類不施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

玉女于成存順歿寧

天地所以爲天地

人物共爲父母

仁人事天如事親

西銘之要旨

儒者功用之全

聖人知變化之道

通神明之德

此二者畏天之事

性者萬物之源

句皆存兩義

楊時也未釋然

玉女於成也存吾順事歿吾寧也

不曰天地而曰乾坤者天地形體乾坤性情乾者健而無息萬物所以資始也坤者順而有常萬物所以資生也正天地之所以爲天地故指言之朱子曰父母者一身之父母也天地者人物共爲父母也仁人事親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此西銘之要旨也儒者之道必至於參天地贊化育然後爲功用之全聖人知變化之道則所行者無非天地之事矣通神明之德則所存者無非天地之心矣孝

經引詩曰無忝爾所生又曰夙夜匪懈故事天者不愧不怍則無忝所生矣存心養性則事天匪懈矣此二者畏天之事也性者萬物之一源非我所得私故育英才如穎考叔之及莊公則所以永錫爾類者廣矣

朱子曰惡旨酒育英才是事天顧養及錫類則是事親每一句皆存兩義楊時答伊川論西銘書有釋然無疑之語先生曰楊時也未釋然乃知所疑第二書之說先生亦未許也

天之舜天之申生

天之曾子

天之伯奇

西銘借彼以明此

曾舜之孝優劣如何

曾子亦有這些失處

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其功大矣事天者盡其道而天心豫焉則亦天之舜也申生無所逃而待烹其恭至矣事天者夭壽不二修身以俟之則亦天之申生也曾子啓手啓足體其所受於親者而歸全矣事天者能體其受於天而全歸之則亦天之曾子也子之於父母東西南北唯令之從若伯奇之履霜中野投河而死是勇於從而順令也况天之所以命我者吉凶禍福非有人欲之私事天者能勇於從而順受其正則亦天之伯奇矣曰

舜曰申曰曾子曰伯奇西銘大率借彼以明此不可着迹論也

問曾舜之孝優劣如何黃巖孫曰家語載曾子耘瓜誤斬其根曾晳建大杖以擊其背曾子仆地良久而蘇欣然起進曰大人用力教參得毋疾乎乃退援琴而歌使知體康孔子聞而怒曾子亦有這些失處若舜以百順事父母只殺他不得如申生待烹舜亦須逃也

天下理一而已然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

合異反同
程子一言以蔽之

化生萬物故大小親踈十百千萬也不有聖賢孰能合其異而反其同哉程子曰西銘明理一而分殊可謂一言以蔽之矣一統而萬殊則雖天下一家中國一人而不流於兼愛之蔽萬殊而一貫則雖親踈異情貴賤異等而不牿於爲我之私此西銘之大指也

西銘之大指
西銘擴先聖所未發
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
理一本二

程子曰西銘擴先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豈墨氏之比哉西銘明理一而分殊墨氏則二本而無分老幼及人理一也愛無差等本二也

秦漢以來學者未到
訂頑可達天德

程子曰訂頑之言極純無雜秦漢以來學者所未到訂頑立心便可達天德

程子曰西銘一書仁孝之理備乎此須臾而不於此則便不仁不孝也孟子之後只有原道一篇其間言語固多病然大要儘近理若西銘則是原道之宗祖也原道但言率性之謂道西銘連天命之謂性說了自孟子之後未見此書文之至粹者也曰充得盡時如何曰聖人也爲橫渠能盡充否曰

西銘原道之宗祖
充得盡時曰聖人

賢人說聖人事
管窺見北斗
子厚能養浩然之氣

言有兩有有德之言說自己事如聖人言聖人事也有造道之言則知足以及此如賢人說聖人事也西銘一篇誰說得到此今以管窺天固是見北斗別處雖不得見不可謂不是也弘而不毅則難立毅而不弘則無以居之觀子厚西銘能養浩然之氣者也

人與天地一般大
西銘備載此意
顏子能盡此道

尹和靖曰人本與天地一般大只爲人自小了若能自處以天地之心便是與天地同體西銘備載此意顏子克己便是能盡此道

西銘發明事天道理
杜順作法界觀樣

龜山曰西銘只是發明一箇事天底道理所謂事天者循天理而已西銘會古人用心要處爲文正如杜順作法界觀樣萬物大父母猶之十方世界之喻也時保子翼猶之戒定若空之說也窮神知化猶之智慧虛極之論也願養錫類猶之慈悲樂施之意也

棊盤
下棊
直劈橫截
事天樣子
西銘名虛理實

朱子曰西銘自乾稱父一段是棊盤自子之翼也以下一段如人下棊西銘有箇直劈下底道理又有箇橫截斷底道理他將許多孝來形容這仁事親底道理便是事天底樣子所論西銘名虛而理實此語甚善名雖假借然其理未嘗少異也若本

一書大指 天地爲大父母 六經之所未載 大中至正之矩 不有四篇文字 野馬絪縕 知道見易

無此理卻何而可假借耶

饒雙峯曰西銘一書其大指不過中分爲兩節前一節明人爲天地之子後一節言人事天地當知子事父母弟人知父母而不知天地爲大父母故不能全天地之本然耳

正蒙 亦張子作

范育序曰夫子之爲是書也有六經之所未載聖人之所未言蓋道一而已語上極于高明語下涉于形跡語大至于無閒語小入于無朕一有窒而不通則于理爲妄正蒙之言蓋大中至正之矩道之至精妙者也先生嘗曰吾作是書譬如晬盤示兒百物具在太極圖西銘易傳序春秋傳序此外有四篇文字也

太和所謂道中涵浮沉升降動靜相感之性是生絪縕相盪勝負屈伸之始其來也幾微易簡其究也廣大堅固起知于易者乾乎效法于簡者坤乎散殊而可象爲氣淸通而不可象爲神不如野馬絪縕不足爲太和語道者知此謂之知道學易者見此謂之見易不如是雖有周公才美其知不足稱也已

動靜相感之理 問張子太和太虛之旨何如 太虛氣體 太和氣用 本體淵源 客感客形 無感無形 神化本無形 太虛落在一邊

太和陰陽會合冲和之氣也氣本不可言道以道無形指陰陽而狀其本體爲言耳卽易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也其中涵蓄浮沉升降動靜相感之理此以體而言也乃生二氣絪縕摩盪屈伸之端此以用而言也野馬日中紅塵也不如田間之野馬絪縕交密上下東西飛揚無息豈足謂之太和哉又太虛爲氣之體其理謂之神又謂之性所以狀道之體太和爲氣之用其理謂之化又謂之命所謂狀道之用

太虛無形氣之本體其聚其散變化之客形耳至靜無感性之淵源有識有知物交之客感耳 已上言道體 已下言體道

客感客形與無感無形唯盡性者一之

張子言太虛無形之中有神化之理至其聚其散方見神化之妙神化本無形也朱子曰張子太虛本是說無極卻又只說得無字無極落在中間太虛字落在一邊了又[illegible]客感客形與無感無形未免分作兩截聖人不如此說只說形而上形而下

聖人盡道其間 兼體而不累

聖人盡天地之道

有無混一之常

而已

天地之氣雖聚散攻取百塗然其爲理也順而不妄氣之爲物散入無形適得吾體聚爲有象不失吾常太虛不能無氣氣不能不聚而爲萬物萬物不能不散而爲太虛循是出入是皆不得已而然也然則聖人盡道其間兼體而不累者存神其至矣彼語寂滅者往而不反徇生執有者物而不化二者雖有間矣以言失道則均焉聚亦吾體散亦吾體知死之不亡者可與言性矣

聖人盡天地之道是謂兼體陰陽之理而又不累於陰陽之氣仁之至智之盡也豈不存神之至哉彼佛氏徒知散入無形語寂滅者也往而不反老氏徒知聚爲有象徇生執有者也物而不化各陷於一偏而同爲失道矣

知虛空卽氣則有無隱顯神化性命通一無二顧聚散出入形不形能推本所自來則深于易者也若謂虛能生氣則虛無窮氣有限入老氏有生于無自然之論不識所謂有無混一之常若謂萬象爲太虛中

浮屠以山河大地爲見病

三極大中之矩

儒佛老莊混一途

天下萬物生于有

虛實動靜之機

陰陽剛柔之始

所見之物則物與虛不相資形自形性自性天人不相待而有陷于浮屠以山河大地爲見病之說此道不明正由憒者略知體空虛爲性不知本天道爲用反以人見之小因緣天地明有不盡則誣世界乾坤爲幻化幽明不能擧其要遂躐等妄意而然不悟一陰一陽範圍天地通乎晝夜三極大中之矩遂使儒佛老莊混然一途語天道性命者不罔于恍惚夢幻佛則定以有生于無老爲窮高極微之論入德之途不知擇術而求多見其蔽于詖而陷于淫矣

老子曰天下萬物生于有有生于無又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浮屠以山河大地爲幻妄見病爲癃贅也體虛空爲性以太虛爲理也本天道爲用此理根本氣化以流行非二物也因緣推測之意

氣坱然太虛升降飛揚未嘗止息易所謂絪縕莊生所謂生物以息相吹野馬者歟此虛實動靜之機陰陽剛柔之始浮而上者陽之淸降而下者陰之濁其感遇聚散爲風雨爲雪霜萬品之流行山川之融結

聖人仰觀俯察
聖人知幽明之故

問正蒙發明理氣二字先儒謂當離合看其旨何如

冰凝釋水

諸子有無之分

糟粕煨燼無非教也
氣聚則離明得施而有形氣不聚則離明不得施而無形方其聚也安得不謂之客方其散也安得遽謂之無故聖人仰觀俯察但云知幽明之故不云知有無之故盈天地之間者法象而已文理密察非離不相覩也方其形也有以知幽之因方其不形也有以知明之故
曰理寓于氣而不離故當合看理主乎氣而不雜故當離看張子于奉和謂道一章先合言而後離

說太虛無形一章先離說而後合言天地之氣一章則言其不雜於氣者知空虛即氣一章則言其不離於氣者氣块然太虛一章則再言不離氣聚離明一章則再言不雜終首篇之旨
氣之聚散於太虛猶冰凝釋于水水凝爲冰如氣聚爲萬物冰泮爲水如氣散爲太虛知太虛即氣則無無故聖語性與天道之極盡於參伍之神變易而已諸子淺妄有有無之分非窮理之學也太虛爲清清則無礙無礙故神反清爲濁濁則礙礙則形凡氣清則通昏則壅清極則神故

風行而聲聞具達

濁者何獨非神

氣以爲清通之証

心統性情
本是一箇太虛

四者本是一理

太虛妙應之目
神化糟粕
鬼神不越二端

聚而有間則風行而聲聞具達清之驗與不行而至通之極與
程子曰一氣相涵周而無餘謂氣外有神神外有氣是兩之也清者爲神濁者何獨非神乎陽氣過陰氣凝結間隔而不得入則周旋不舍爲風而聲聞具達此由其氣之清故其行之通如此故曰清之驗清之驗通也通之極神也此特舉風一端以爲清通之証然氣之清者不獨風然也
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

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
心統性情者也故合與知覺有心之名朱子曰本只是一箇太虛漸細分得密耳陳潛室曰天道性心四者本是一理但所由之名異耳
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聖者至誠得天之謂神者太虛妙應之目凡天地法象皆神化之糟粕耳天道不窮寒暑已衆動不窮屈伸已鬼神之實不越二端而已兩不立則一不可見一不可見則兩之用息兩體者虛實也動靜也聚散也清濁也其究一而已兩指陰陽

聖人以剛柔立本
立天地之大義
麵磨相似
層層撒出
神易無方體

一指太極太極者神也 總之一神往來而已

感而後有通不有兩則無一故聖人以剛柔立本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游氣紛擾合而成質者生人物之萬殊其陰陽兩端循環不已者立天地之大義

朱子曰此一段專說氣未及言理游氣紛擾氣之用也動靜兩端氣之本也譬如麵磨相似陰陽循環如磨游氣紛擾如麵在四邊只管層層撒出

日月相推而明生寒暑相推而歲成神易無方體一陰一陽陰陽不測皆所謂通乎晝夜之道也晝夜者

天之一息乎寒暑者天之晝夜乎天道春秋分而氣易猶人一寤寐而魂交魂交成夢百感紛紜對寤而言一身之晝夜也氣交爲春萬物糅錯對秋而言天之晝夜也氣本之虛則湛本無形感而生則聚而有象有象斯有對對必反其爲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故愛惡之情同出於太虛而卒歸於物欲倏而生忽而成不容有毫髮之間其神矣夫

寤寐而魂交
愛惡之情同出于太虛
倏生忽成

仇惡也解愛也是愛惡之情其始同出於太虛而其卒乃歸於物欲非外乎太虛而有是亦非禀乎

善惡皆天理
天地變化兩端
一萬物之妙
天人有交勝之理
參天兩地之義何如
一物兩體

太虛而有是也此見性本善有不善者物欲之累也程子所謂善惡皆天理亦此意

造化所成無一物相肖以是知萬物雖多其實無一物無陰陽者以是知天地變化兩端而已萬物形色神之糟粕性與天道云者易而已矣心所以萬殊者感外物爲不一也天大無外其爲感者絪縕二端而已物之所以相感者利用出入莫知其鄉一萬物之妙者與

氣與志天與人有交勝之理聖人在上而下民咨氣

一之動志也鳳凰儀志一之動氣也

地所以分兩剛柔男女而效之法也天所以參一太極兩儀而象之性也此釋易參天兩地之義

兩儀天之氣太極天之神剛柔男女氣之化神之著也效之法有形之質也象之性無形之理也剛柔男女分之皆兩地所以兩者效法于此也太極兩儀合之則三天所以參者象理於是也

一物兩體一太極 兩兩儀氣也一故神兩故化此天之所以參也地純陰凝聚於中天浮陽運旋於外此天地之

日月一交之次

地在氣之中間

日月五星之性情不同

物無踰神之理

常體也恒星不動純繫乎天與浮陽逆旋而不窮者也日月五星逆天而行并包乎地者也地在氣中雖順天左旋其所繫辰象隨之稍遲則反移徙而右爾間有緩速不齊者七政之殊性也月陰精反乎陽者也故其右行最速日爲陽精然其質本陰故其右行雖緩亦不純繫乎天如恒星不動金水附日前後進退而行者其理精深存乎物感可知矣鎮星地類然根本五行雖其行最緩亦不純繫乎地也火者亦陰質爲陽萃焉然其氣比日而微故其遲倍日惟木乃

歲一盛衰故歲歷一辰辰者日月一交之次有歲之象也　恒星二十八宿也

天浮于外地在氣之中間故日月五星雖順天左旋所係十二辰之象亦隨之而行但稍遲則反移徙而右旋矣非實左旋也其緩速不齊則日月五星之情性不同而然耳

地物也天神也物無踰神之理顧有地斯有天若其配然耳地有升降日有修短地雖凝聚不散之物然一氣升降其間相從而不已也陽日上地日降而下

海水潮汐驗之爲信

日質月魄

朔望之潮皆大

者虛也陽日降地日進而上者盈也此一歲寒暑之候也至於一晝夜之盈虛升降則以海水潮汐驗之爲信然間有小大之差則係日月朔望以精相感日質本陰月質本陽故於朔望之際精魄反交則光爲之食矣

陽氣上升故地虛而爲暑陽氣下降故地盈而爲寒地降於下則日長地升而上則日短而潮汐因之地下降則水溢上而潮汐至地上升則水縮下而潮汐退其間潮汐小大之差則係朔望日月相

感之故也朔則月與日合望則月與日對月精得乎陽而陰氣方盛與水精相感故朔望之潮皆大餘日則小矣春秋之中陰陽之氣和故潮亦大也

又日月何以有朔望交食精者日之質魄者月之質朔而日月之合同道同度則月魄交於日精而日光爲之食望而日月之對同道同度則日精交於月魄而月光爲之食若同道不同度同度不同道不正相合不正相對則皆不食矣

虧盈法月於人爲近日遠在外故月受日光常在於

月虧盈之驗　兩鏡相照　精之不可以二　陰陽互藏其宅　相兼相制　交食法與閏與術世俗之誤

外人視其終初如鈎之曲及其中天也如半壁然此虧盈之驗也

沈括曰月本無光猶一銀丸日曜之乃光耳光之初生日在其旁故光側而所見纔如鈎日漸遠則斜照而光稍滿朱子曰大抵如一彈丸以粉塗其半側視之則粉處如鈎正視之則正圓也蓋日月在天如兩鏡相照故月中微黑處乃鏡中大地之影略有形似而非眞有物

月所位者陽故受日之光不受日之精相望中弦則

光爲之食精之不可以二也光者用精者體用可兼外而體之精則不二也陰陽之精互藏其宅則各得其所安故日月之形萬古不變若陰陽之氣則循環迭至聚散相盪升降相求絪縕相揉蓋相兼相制欲一之而不能此其所以屈伸無方運行不息莫或使之不曰性命之理謂之何哉

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行日不及天一度積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而一周天月行日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積二十七日有奇巳一周天又二日而與日會一年十二會交食日月交相食也月行十四日九時有奇而與日對則月食月行二十九日有奇而與日會則日食其法正與閏同世云異者非也

雲物班布太虛　形天地之道　土金之華實

陽之德主于遂陰之德主于閉陰性凝聚陽性發散陰聚之陽必散之其勢均散陽爲陰累則相持爲雨而降陰爲陽得則飄揚爲雲而升故雲物班布太虛者陰爲風驅斂聚而未散者也凡陰氣凝聚陽在內者不得出則奮激而爲雷霆陽在外者不得入則周

旋不舍而爲風其聚有遠近虛實故雷風有小大暴緩和而散則爲霜雪雨露不和而散則爲戾氣曀霾陰常散緩受交于陽則風雨調寒暑正

火日外光能直而施金水內光能闢而受受者隨材各得施者所應無窮神與形天與地之道與木曰曲直能既曲而反伸也金曰從革一從革而不能自反也水火氣也故炎上潤下與陰陽升降土不得而制焉木金者土之華實也其性有水火之雜故木之爲物水漬則生火然而不離也蓋得土之浮華于水火

物之所以成終成始
五行唯土最後
法密理透
至教至德
猶仁體事無不在
聖人得爲而爲
從赤心片片說出來
物物有箇天理
帝天之命主於民心
學者常存德性
谷神有限
聖人之神惟天

之交也金之爲物得火之精於土之燥得水之精於土之濡故水火相待而不相害鑠之反流而不耗蓋得土之精實於水火之際也土者物之所以成終而成始也地之質也化之終也

五行之生惟土最後故曰化之終　朱子曰陰陽五行康節說得法密横渠說得理透

天道行生無非至教聖人之動無非至德

天體物不遺猶仁體事無不在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物而非仁也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

及爾游衍無一物之不體也上天之載有感必通聖人之爲得爲而爲之也

朱子曰此數句從赤心片片說出來荀楊豈能到

體物言物物有箇天理體之而無所遺

天之知物不以耳目心思然知之之理過於耳目心思天視聽以民明威以民故詩書所謂帝天之命主於民心而已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不知上天之載當存文王黙而成之存乎德行學者常存德性則自然黙成而信矣谷之神也有限故不能通天下之聲聖

正明正觀
體用一于氣
神化之事備
人君所以爲法于天下
一氣渾淪之妙
聖人之神化
鬼神常不死
神化天之良能
不驕不吝
聖位天德
義明用利身安德滋

人之神惟天故能周萬物而知

正明不爲日月所眩正觀不爲天地所遷神天德化天道德其體道其用一於氣而已聖人知義利用則神化之事備矣

易曰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正與貞同觀示也人君所以爲法於天下者也神者一氣渾淪之妙天之心也化者二氣迭運之機天之事也卽所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也聖人窮神而達天德則知固不足道體化而知天道則義不

足云此則聖人之神化也

鬼神常不死故誠不可揜人有是心在隱微必乘間而見故君子雖處幽獨防亦不懈神化者天之良能非人能故大而位天德然後能窮神知化大可化也化不可爲也大則不驕化則不吝無我而後大大成性而後聖聖位天德不可致知爲神故神也者聖而不可知

見幾則義明動而不括則用利屈伸順理則身安而德滋窮神知化與天爲一豈有我所能勉哉乃德盛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物生身生 陰陽變化之妙 忘物累而順性命 仁知一而聖人之事備 存神妙應物之感 範圍天地之化 義以反經爲本 仁以敦化爲深 動物本諸天

而自致耳聖不可知謂神莊生謬妄又謂有神人焉
唯神爲能變化以其一天下之動也見易則神其幾
矣知神而後能饗帝饗親見易而後知神是故不聞
性與天道而能制禮作樂者未矣

帝者物之所以生親者身之所以生饗帝饗親報
本反始禮樂之大者神則至誠莫測而生物之原
天地之心也然欲知神則又在乎見陰陽變化之
妙耳

狥物喪心人化物而滅天理者乎存神過化忘物累

而順性命者乎敦厚而不化有體而無用也化而自
失焉狥物而喪己也大德敦化然後仁知一而聖人
之事備性性爲能存神物物爲能過化無我然後得
正己之盡存神然後妙應物之感範圍天地之化而
不過過則溺於空淪於靜既不能存夫神又不能知
夫化矣

義以反經爲本經正則精仁以敦化爲深化行則顯
義入神動一靜也仁敦化靜一動也

動物本諸天以呼吸爲聚散之漸植物本諸地以陰

氷才漚性 推是足以究死生之說 海水喻天地之元氣 根天根地 動植之分 天序天秩 此動植體用之所以皆異 物無孤立之理 [illegible]

陽升降爲聚散之漸物之初生氣日至而滋息物生
既盈氣日反而游散至之謂神以其申也反之謂鬼
以其歸也海水凝則氷浮則漚然氷之才漚之性其
存其亡海不得而與焉推是足以究死生之說

海水喻天地之元氣氷凝釋於水漚浮滅於水有
存有亡喻人之生死於氣也海不與氷漚之存亡
天地豈有心於人物之死生哉氣聚爲人物散則
爲氣此死生之說也才性以氣質言

有息者根於天不息者根於地根於天者不滯於用

根於地者滯於方此動植之分也生有先後所以爲
天序小大高下相並而相形焉是謂天秩天之生物
也有序物之既形也有秩知序則經正知秩則禮行

息喘息根本根也天氣也而有息地形也而無息
天氣常運故動物本於天者不滯地形常靜故植
物本於地者必滯此動植體用之所以皆異也

物無孤立之理非同異屈伸始終以發明之則雖物
非物也獨見獨聞雖小異怪也出於疾與妄也共見
共聞雖大異誠也出陰陽之正也賢才出國將昌子

水月內光

氣與五臟之變

形氣相軋而成

桴鼓羽扇

物感之良能

莫有五形之

帝則之察

孫才族將大窩形開而志交諸外也夢形開而氣專于內也窩所以知新于耳目夢所以緣舊於習心醫謂饑夢取飽夢與凡寤夢所感專語氣於五藏之變容有取焉耳小與如觸躬嘀梁之說大異如日食地震之類疾戾氣非理之正

人動則魄交於魂而寤陽外陰內知新於耳目知之分明如火日之外影也靜則魂交於魄而寐陰外陽內緣舊於習染知之疑似如水月之內光也內經云甚饑夢取甚飽夢與又云脾氣虛則夢新血藉藉得時則夢兵戰腎氣虛則夢舟船溺人得

時則夢伏水中肝氣虛則夢芝香生草得時則夢伏樹下心氣虛則夢救火陽物得時則夢燔灼肺氣虛則夢飲食不足得時則夢築垣蓋墻此氣與五臟之變也

聲者形氣相軋而成兩氣者谷響雷聲之類兩形者桴鼓扣擊之類形軋氣羽扇敲矢之類氣軋形人聲笙簧之類是皆物感之良能人皆習知而不察者耳形也聲也臭也味也溫良也動靜也六者莫不有五行之別同異之變皆帝則之必察者與

天人異用不足以言誠

仁知合一存乎聖

陰陽合一存乎道

性與天道合一存乎誠

本末一理

天人一源

天所以長久不已之道

仁人孝子所以事天誠身

性者萬物之一源

唯大人爲能盡其道

西銘之根本

橫渠之教以禮爲先

不以人謀爲能

天人異用不足以言誠天人異知不足以言明所謂誠明者性與天道不見乎小大之異也義命合一存乎理仁知合一存乎聖動靜合一存乎神陰陽合一存乎道性與天道合一存乎誠

義命合一以人事散殊言仁知合一以人事統歸言動靜合一以造化之體言陰陽合一爲造化之用言末自總承上文四句大要是自末以緣本由人以知天本末一理天人一源者也

天所以長久不已之道乃所謂誠仁人孝子所以事

天誠身不過不已于仁孝而已故君子誠之爲貴性者萬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唯大人爲能盡其性道是故立必俱立知必周知愛必兼愛成不獨成彼自蔽塞而不知順吾理者則亦末如之何矣

盡性成物此即大學明德之旨中庸兼成之道蓋西銘之根本也或曰立者禮之幹知者智之發愛者仁之施成者義之遂橫渠之教以禮爲先故云然

天能爲性人謀爲能大人盡性不以天能爲能而以

達性然後能至命　水性在冰　照納不二　聖人不以所可憂而同其無憂　有相之道存乎我　知德者屬厭　善反則天地之性存　君子弗性氣質之性

人謀爲能故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天所性者通極
於道氣之昏明不足以蔽之天所命者通極于性遇
之吉凶不足以戕之不免乎蔽之戕之者未之學也
性通乎氣之外命行乎氣之內氣無內外假有形而
言耳故思知人不可不知天盡其性然後能至于命
天性在人正猶水性之在冰凝釋雖異爲物一也受
光有小大昏明其照納不二也
性其總合兩也命其受有則也不極總之要則不至
受之分盡性窮理而不可變乃吾則也天所自不能

已者謂命不能無感者謂性雖然聖人猶不以所可
憂而同其無憂者有相之道存乎我也湛一氣之本
攻取氣之欲口腹于飲食鼻舌于臭味皆攻取之性
也知德者屬厭而已不以嗜欲累其心不以小害大
末喪本焉耳
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
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人之剛柔緩急有才與不
才氣之偏也天本參和不偏養其氣反之本而不偏
則盡性而天矣性未成則善惡混故亹亹而繼善者

惡去善亡　此大德所以必受命　所乘所遇之不同　君子與天地同流異行　和樂道之端　天地之性久大　領惡全好　造化一理默運　至誠則順理而利

斯爲善矣惡盡去則善因以亡故舍曰善而曰成之
者性
德不勝氣性命於氣德勝其氣性命于德窮理盡性
則性天德命天理氣之不可變者獨死生修夭而已
故論死生則曰有命以言其氣也論富貴則曰在天
以言其理也此大德所以必受命易簡理得而成位
乎天地之中也理也者能悅諸心能通天下之志也
故天下必歸焉不歸焉者所乘所遇之不同如仲尼
與繼世之君也

不誠不知順帝之則有思慮知識則喪其天矣君子
所性與天地同流異行而已焉和樂道之端乎和則
可大樂則可久天地之性久大而已矣莫非天也陽
明勝則德性用陰濁勝則物欲行領惡而全好其必
由學乎
造化一理默運君子亦一理應酬皆無思慮本出
一源所謂同流也但造化隱微而人事顯著一上
一下而異行耳
至誠則順理而利偽則不循理而害順性命之理則

大其心能體天下之物　聖人視天下無一非我　由象識心　存象之心亦象　心體本極其大　只是置心在物中　莫究其極　必知心所從來而後能　貪天功爲巳力

所爲吉凶莫非正也逆理則凶爲自取吉其險幸也

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物有未體則心爲有外世人之心止於見聞之狹聖人盡性不以見聞梏其心其視天下無一物非我孟子謂盡心則知性知天以此天大無外故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見聞之知乃物交而知非德性所知德性所知不萌于見聞由象識心徇象喪心知象者心存象之心亦象而已謂之心可乎

心體本極其大唯不以見聞牿之而小則能體天

下之物朱子曰體只是置心在物中究見其理如格物致知之意與體用之體不同

天之明莫大于日故有目接之不知其幾萬里之高也天之聲莫大于雷霆故有耳屬之不知其幾萬里之遠也天之不禦莫大于太虛故心知廓之莫究其極也人病以耳目見聞累其心而不務盡其心故思盡其心者必知心所從來而後能

成吾身者天之神也不知以性成身而自謂因身發知貪天功爲巳力吾不知其智也民何知哉因物同

貪天功爲巳知　體物體身　成心忘可與進道　君子大于道　向明顧影　釋氏以心法起滅天地　凝氷　天性天用　六根因緣天地　六合一微塵芥子　夢幻泡影

異相形萬變相感耳目內外之合貪天功而自謂巳知耳體物體身道之本也身而體道其爲人也大矣成心忘可與進於道化則無成心矣成心者意之謂與無成心者時中而已矣以我視物則我大以道體物我則道大故君子之大也大於道大於我者容不免狂而已

燭天理如向明萬象無所隱窮人欲如專顧影間區區於一物之中耳釋氏不知天命而以心法起滅天地以小緣大以末緣本其不能窮而謂之幻妄眞所

謂凝氷者與釋氏妄意天性而不知範圍天用反以六根之微因緣天地明不能盡則誣天地日月爲幻妄蔽其用于一身之小溺其志于虛空之大此所以語大語小流遁失中其過于大也塵芥六合其蔽于小也夢幻人世謂之窮理可乎不知窮理而謂盡性可乎謂之無不知可乎塵芥六合謂天地爲有窮也夢幻人世明不能究所從也

葉氏曰釋氏謂六合在虛空中特一微塵芥子耳所以言虛空之大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所以

中正貫天下之道
君子所以大居正
顏子獨未至聖人之止
學者中道而立
顏子必欲用其極
仲尼賢其進
大中至正之極
君子成身成性以爲功
大亦聖之任
仲尼竭兩端之敎

言人世之微此皆不能窮理盡性之過幻妄謂莫
知所從來也
中正然後貫天下之道此君子之所以大居正也得
正則得所止而可至于大顏子樂正子知欲仁矣正
子不致其學足爲善信人而已顏子好學不倦合知
與仁具體聖人獨未至聖人之止耳
學者中道而立則有位以弘之無中道而弘則窮大
而失其居矣此顏子所以克己研幾必欲用其極也
未至聖而不已故仲尼賢其進大中至正之極文必

能致其用約必能感其通未至于此其視聖人恍惚
前後不可爲像此顏子之嘆乎君子之道成身成性
以爲功者也未至于聖皆行而未成之地耳
大亦聖之任雖非清和一體之偏猶未忘于勉而大
爾若聖人則性與天道無所勉焉不得已當爲而爲
之雖敎人義也有心爲之雖善皆意也有意爲善利
之也假之也無意爲善性之也由之也有意爲善且
爲未善況有意于未善耶仲尼絕四自始學至成德
竭兩端之敎也四者有一則與天地不相似盡去則

始學者當禁其無意
集義正經
一以貫天下之道
仲尼惜顏子與互鄉
學者四失
聖人一言盡天下之道
聖人有感通之妙
君子達善達不善

直養而無害矣
此節深言人不可有意也仲尼絕四正是無私意
始學者當禁其無意成德者則自能無意是夫子
之無意爲始學成德兩端之指示盡于此而無餘
故曰竭以此傳示于人故曰敎
傳文以集義集義以正經正經然後能一以貫天下
之道爲山平地此仲尼所以惜顏回未至蓋與互鄉
之進也學者四失爲人則失多好高則失寡不察則
易苦難則止此四失也有不知則有知無不知則無知是

以鄙夫有問仲尼竭兩端而空空易無思無爲受命
乃如嚮聖人一言盡于天下之道雖鄙夫必告然問
者隨才分各足未必能兩端之盡也
聖人有感通之妙所以空空中兩端必竭感而遂
通如易無思無爲受命如響耳
君子于天下達善達不善無物我之私循理者共悅
之不循理者共改之改之者過雖在人如在己不忘
自訟共悅者善雖在己必以與人焉善以天下不善
以天下是謂達善達不善惡不仁故不善未嘗不知

[illegible]盡仁義之道
天下國家無皆非之理
仲尼問同而荅異
君子有三術
大人以天下爲度
乎化翼飛

徒好仁而不惡不仁則習不察行不著是故徒善未必盡義徒是未必盡仁好仁而惡不仁然後盡仁義之道責已者當知天下國家無皆非之理故學至於不尤人學之至也

教人者必知至學之難易知人之美惡知至學之難易知德也知其美惡知人也知其人且知德故能教人使入德仲尼所以問同而荅異以此洪鐘未嘗有聲由扣乃有聲聖人未嘗有知由問乃有知有如時雨化之者當其可乘其間而施之不待彼有求有爲

而後教之以責人之心責已則盡道以愛已之心愛人則盡仁以衆人望人則易從此君子所以責已望人愛人之三術也大人所存蓋必以天下爲度故孟子教人雖貨色之欲親長之私達諸天下而後已子而乎化之衆善而翼飛之（總是引他爲善）則吾道行矣

至當之謂德百順之爲福德者福之基福者德之致無入而非百順故君子樂得其道禮器則藏諸身禮運則用無不利禮運云者語其達也禮器云者語其成也達與成體與用之道合體與用大人之事備矣

易簡理得則知幾
利用安身之要
靜安動變
大海無潤
至仁無恩
聖人所以成乎天
君子之道達諸天
聖人天聰明之盡
代天理物
金和玉節
道所以可久可大

制行以已非所以同乎人必物之同者已則異矣必物之是者已則非矣能通天下之志者爲能感人心聖人同乎人而無我故和平天下莫盛于感人心

易簡理得則知幾知幾然後經可正天下之達道五其生民之大經乎經正則道前定事豫立不疑其所行利用安身之要莫先焉仁通極其性故能致養而靜以安義致行其知故能盡文而動以變大海無潤因晹者有潤至仁無恩因不足者有恩樂天安土所居而安不累於物也

不知來物不足以利用不通晝夜未足以樂天聖人成其德不私其身故乾乾自强所以成之于天耳（言君子法聖人而成德于天）君子之道達諸天故聖人有所不能夫婦之智湝諸物故大人有所不與匹夫匹婦非天之聰明不成其爲人聖人天聰明之盡者爾大人者有容物無去物有愛物無徇物天之道然天以直養萬物代天而理物者曲成而不害其直斯盡道矣

金和而玉節之則不過知運而貞一之則不流道所以可久可大以其肖天地而不離也與天地不相似

不伸而伸
君子知几于屈伸之感
勝兵之勝在至柔
君子立多凶多懼之地
不少懈于趍時
七人制法興王之道

其違道也遠矣君子無所爭彼伸則我屈知也彼屈則吾不伸而伸矣又何爭無不容然後盡屈伸之道至虛則無所不伸矣君子無爭知幾于屈伸之感而已精義入神交伸于不爭之地順莫甚焉利莫大焉勝兵之勝勝在至柔明屈伸之神耳將致用者幾不可緩思進德者徙義必精此君子所以立多凶多懼之地乾乾德業不少懈于趍時也作者七人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制法興王之道非有述于人者也以知人爲難故不輕去未彰之罪以安民爲難故不

厚終虔始
湯公天下而不疑
文王多助于四友之臣
王人猶衆人之

輕變未厭之君罪如四凶君如二苗及舜而去之堯君德故得以厚吾終舜臣德故不敢不虔其始立賢無方此湯所以公天下而不疑以杞包瓜文王事紂之道也虞芮質厥成訟獄者不之紂而之文王文王之生所以療繫于天下由多助于四友之臣耳使民義不害不能教愛猶衆人之毋不害使之義禮樂不興僑之病與言子產不學之病

困之進人也爲德辨爲感速孟子謂人有德慧術知存乎疢疾自古困于內無如舜困于外無如孔子以

仲尼夢寐不忘爲東周之意
聖人于物無畔援
顏子能德而隱與聖者同
顏子欲一朝而至
聖人合內外而成其仁

孔子之聖而下學于困則其蒙難正志聖德日躋必有人所不及知而天獨知之者故曰莫我知也夫知我者其天乎仲尼生于周從周禮故公旦法壞夢寐不忘爲東周之意使其繼周而王則其損益可知矣聖人于物無畔援雖佛肸南子苟以是心至教之在我耳顏子能德而隱故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與聖者同龍德聖修之極也顏子之進則欲一朝而至焉可謂好學也已仲由樂善故車馬衣裘喜與賢者共敝顏子樂進故願無伐善施勞聖人樂天故合內外而

顏子所以潛見不同
君子不狥人以禮之恭

成其仁顏子從師進德於孔子之門孟子命世修業於戰國之際此所以潛見之不同君子寧言之不顧不規規於非義之信寧身被困厄不狥人以非禮之恭寧孤立無助不失親于可賤之人三者知和而能以禮節之也德主天下之善善原天下之一善同歸治故王心一言必主德故王言大

蔡氏曰德兼衆善不主于善則無以得一本萬殊之理善原于一不協于一則無以達一本萬殊之妙合而求之於不一之善約而會之於至一之理

一貫以條理之序
心養瞬存
君子不大望于愚者
禮樂進反以爲文
君子重夫剛
聚百順以事君親
君子居困辱之中非所憂
聖賢心之所至有差
爲士淸濁淹速之殊
士必慤而後智能者
豺狼不可近
君子公物利于治

此聖妄始終條理之序與夫子一貫者幾矣

言有教動有法晝有爲宵有得息有養瞬有存（言君子無往無時而非學）君子於民導使爲德而禁其爲非不大望於愚者之道與禮謂道民以言禁民以行斯之謂與節禮樂不使流離相勝能進反以爲文也（禮主于減有退讓樽節收斂樂主于盈有舒揚發越意禮減而進以進爲文樂盈而反以反爲文）膚受陽也（膚受方起而未行）其行陰也象生法必效故君子重夫剛者（非剛者不能不行）聚百順以事君親故曰孝者畜也又曰畜君者好君也困辱非憂取困辱爲憂榮利非樂忘榮利爲樂（言君子偶居困辱之中非所憂也非道而得困辱此可憂也已）克己行法爲賢樂己可法爲聖聖與賢迹相近而心之所至有差焉辟世者依乎中庸沒世不遇而無憮辟地者不懷居以害仁辟色者遠恥于將形辟言者免害于禍辱此爲士淸濁淹速之殊弓調而後求勁焉馬服而後求良焉士必慤而後智能者不慤而多能譬之豺狼不可近（此四句孔子荅哀公取人之問）報者天下之利率德而致善有勸不善有沮皆天下之利也小人私己利於不治君子公物利於治大易

大易不言有無
使君子樂取之爲貴
一物兩體
君子措于民者遠
乾德終始萬物迎之隨之不見首尾
仁統天下之善
聖人用中之極
大人德施者溥

不言有無言有無諸子之陋也（異端以道爲無器爲有）易語天地陰陽情僞至隱賾而不可惡也諸子馳騁詞說窮高極幽而知德者厭其言故言爲非難使君子樂取之爲貴一物而兩體其太極之謂與陰陽天道象之成也剛柔地道法之效也仁義人道性之立也三才兩之莫不有乾坤之道陽徧體衆陰衆陰共事一陽理也是故二君共一民民事二君上與下皆小人之道也一君而體二民二民而宗一君上與下皆君子之道也闢物於幾先故曰知來明患而弭其故故曰藏往極數知來前知也前知其變有道術以通之君子所以措于民者遠矣乾之四德終始萬物迎之隨之不見其首尾然後推本而言當父母萬物仁統天下之善禮嘉天下之會義公天下之利信一天下之動聖人用中之極不勉而中有大之極不爲其大大人望之所爲絕塵而奔峻極于天不可階而升者也（奔帙絕塵見莊子）庸言庸行蓋天下經德達道大人之德施于是者溥矣天下之文明于是者著矣然非窮變化之神以時

顏子求龍德正中　顏子思慮其極　臨文不可不察　聖人有相之道贊化育之端　兄弟之見本諸誠　周公愛人之至　周公感人于和平　九疇次序　求大中不可不知權　統上統下之義

措之宜則忒僭于非禮之禮非義之義此顏子所以求龍德正中乾乾進德思慮其極未敢以方體之當安吾止也往之爲義有已往有方往臨文者不可不察方往如勿屑有攸往已往如往吝往吉之類讀易者所當知

幽贊天地之道非聖人而能哉詩人謂后稷之穡有相之道贊化育之端也鄂不韡韡兄弟之見不致文於初本諸誠也破我斧缺我斨言四國首亂烏能有爲徒破缺我斧斨而已周公征而安之愛人之至也狼跋美周公不失其聖卒能感人心於和平也

九疇次序民資以生莫先天材故首曰五行君天下必先正己故次五事己正然後邦得而治故次八政政不時舉必昏故次五紀五紀明然後時措得中故次建皇極求大中不可不知權故次三德權必有疑故次稽疑可徵然後疑決故次庶徵禍極徵然後可不勞而治故九以嚮勸終焉五爲數中故皇極處之權過中而合義者也故三德處六

天子因生以賜姓諸侯以字爲謚蓋以尊統上卑統下之義天子統諸侯故因生以爲賜姓卽喪服大宗之尊統領百世遠祖之義諸侯統大夫故以字爲謚因以爲族卽喪服小宗之卑唯統五服近親之義

人心所自來　性通極于無　行同報異　大學當先知天德　儒者未容聖學門墻　世儒宗尚之　人倫所以不察

有無一內外合此人心之所自來也若聖人則不尊以聞見爲心故能不專以聞見爲用至虛之實實而不固至靜之動動而不窮實而不固則一而散動而不窮則往且來

性通極于無氣其一物耳命稟同于性遇乃適然焉人一已百人十已千然有不至猶難語性可以言氣行同報異可以言遇猶難語命大學當先知天德知天德則知聖人知鬼神今浮屠極論要歸必謂死生

轉流非得道不免謂之悟道可乎自其說熾傳中國儒者未容窺聖學門墻已爲引取淪胥其間持爲大道其俗達之天下人人著信使英才間氣生則溺耳目恬習之事長則師世儒宗尚之言遂冥然被驅因謂聖人可不修而至大道可不學而知故未識聖人心已謂不必求其迹未見君子志已謂不必事其文此人倫所以不察上無禮以防其僞下無學以稽其弊自古詖謡邪遁之詞翕然並興一出于佛氏之門者千五百年自非獨立不懼精一自信有大過人之

實際
疣贅陰濁
儒者因明致誠 致學可以成聖
二本殊歸
知晝夜陰陽則 能知性命
實際未始心解
聖人能是
彌陀經五濁
致學可以成聖

之才者何以正立其間與之較是非計得失釋氏語實際乃知道者所謂誠也天德也其語到實際則以人生爲幻妄有爲爲疣贅以世界爲蔭濁遂厭而不有遺而弗存就使得之乃誠而惡明者也儒者則因明致誠因誠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學而可以成聖得天而未始遺人易所謂不遺不流不過者也彼語雖似是觀其發本要歸與吾儒二本殊歸矣其言流遁失守窮大則淫推行則詖致曲則邪求之一卷之中此弊數數有之大率知晝夜陰陽則能一性命能知

性命則能知聖人知鬼神彼欲直語太虛不以晝夜陰陽累其心則是未始見易雖欲免陰陽晝夜之累未由也已易且不見又烏能更語實際而談鬼神妄也所謂實際彼徒能語之未始心解也

知天德自然之誠明人倫行仁義也知聖人知周萬物道濟天下樂天知命安土敦仁聖人能是也疣贅結肉即瘤也蔭濁彌陀經曰見濁煩惱濁衆生濁命濁蔭濁此五濁也夫人雖致學而可以成聖人之道成則天道又未始遺棄人事如易範圍

天地聖賢之道
道則兼體而無累
一物異名
老氏譬况諸谷
非如螢雀之化
張子以人物皆太虛之氣
形容天地萬物爲一體
儒亦求道之

天地曲成萬物是也安有所謂幻妄陰濁哉天地聖賢之道一而已矣若吾儒之是則釋氏之非不可同日語明矣况未能心解實際乎

體不偏滯乃可謂無方無體偏滯于晝夜陰陽者物也若道則兼體而無累也以其兼體故曰一陰一陽又曰陰陽不測語其推行曰道語其不測曰神語其生生曰易其實一物指事異名耳大率天之爲德虛而善應非思慮聰明可求故謂之神老氏譬况諸谷以此（老氏謂谷神不死也）太虛者氣之體氣有陰陽屈伸相感

之無窮散則萬殊人莫知其一也合則混然人不見其殊也形聚爲物形潰反原反原者其游魂爲變乎所爲變者對聚散存亡爲義非如螢雀之化指前後身而爲說也

前後身腐草化爲螢雀化爲蛤螢有前身雀有後身也張子以人物皆太虛之氣所生故死則係舊是太虛之氣如水之什而復爲水者相似此正形容天地萬物爲一體之意先儒數辨其非亦求道之故也

楊雄未造其藩籬

正蒙之旨不外是

戲言出於思

歸咎其不出汝

益物必誠如天之生物日進日息自益必誠如川之方至日增日得施之妄學之不勤欲自益且益人難哉易曰益長裕而不設信夫　將修巳必先厚重以自持厚重知學德乃進而不固矣忠信進德惟尚友而急賢欲勝巳者親無如改過之不吝

楊龜山曰西銘用意之深性命之說雖楊雄猶未能造其藩籬況他人乎朱子曰道之極致物我固爲一矣豈特物我之間驗之盖天地神鬼幽明隱顯本末精粗無不貫通爲一也正蒙之旨不外是

東銘

戲言出於思也戲動作於謀也發乎聲見乎四肢謂非巳心不明也欲人無巳疑不能也過言非心也過動非誠也失於聲繆迷其四體謂巳當然自誣也欲他人巳從誣人也或者以出於心者歸咎爲巳戲失於思者自誣爲巳誠不知戒其出汝者歸咎其不出汝者長傲且遂非不知孰甚焉

先生曰戲謔不唯害事志亦爲氣所流不戲謔亦是持氣之一端又曰吾之作是書也譬之枯株根本枝葉莫不悉備充榮之者其在人功而已

充榮在人

大槩有苦心極力之象

須兼清濁虛實

程子曰所論大槩有苦心極力之象無寬裕溫柔之意又曰橫渠立清虛一大爲萬物之原恐未安須兼清濁虛實乃可

性理與卷之二終

以天時驗人事
以人事驗天時
大中至正之道
秦漢以來一人
各相因而爲十六
四象相因之數

新鍥性理奥卷之三

始寧印趙丁進纂　　兄德餘丁烜訂

皇極經世書

此書凡十二篇一之二則總元會運世之數易所謂天地之數也三之四以會經運天時而驗人事也五之六以運經世人事而驗天時也七之十則窮律呂聲音之數十一二則論皇極經世所以爲書以明大中至正之道謂之經世篇謂之觀物爲

蔡西山曰楊氏之太玄關氏之洞極司馬之潜虛

皆不知而作者也康節之書以日月星辰水火土石盡天地之體用以寒暑晝夜風雨露雷盡天地之變化以性情形體走飛草木盡萬物之感應以元會運世歲月日辰盡天地之始終以皇帝王霸易書詩春秋盡聖賢之事業自秦漢以來一人也

又曰元會運世有春夏秋冬爲生長收藏皇帝王霸有易書詩春秋爲道德功力兩者皆各相因而爲十六十六者四象相因之數也凡天地之變化萬物之感應古今之因革損益皆不出乎十六十

天地之至妙
数學至康節方及理
堯得天地之中数
聖人所以見天地之心
聖人範圍天地曲成萬物
善觀物者必以道

六而天地之道畢矣故其說曰一動一靜天地之至妙與一動一靜之間者非動非靜而主乎動靜所謂太極也伊川先生曰数學至康節方及理正謂此也

邵伯温曰唐堯起於月之巳星之癸一百八十辰之二千一百五十七推而上之堯得天地之中数也蔡西山曰一元之數即一歲之數也一元有十二會三百六十運四千三百二十世猶一歲十二月三百六十日四千三百二十辰也其一元有十

二萬九千六百歲一會有十二萬九千六百月一運有十二萬九千六百日一世有十二萬九千六百辰乃必始於日甲月子星甲辰子者是一陽初動萬物未生聖人所以見天地之心又以範圍天地曲成萬物者也

邵伯温系述曰至大之謂皇至中之謂極至正之謂經至變之謂世大中至正應變無方者道也以道明道道非可名以物明道道斯見矣善觀道者必以物善觀物者必以道物之大莫如天地天地

天地安從生
天地萬物以一爲本
聖人以天地爲一體
以萬物爲一身
萬物莫不以類而有得
世賢人衆多
聖人自昭明德
天人之際安可忽
聖人不能違物

安從生道也道一太極也天地萬物莫不以一爲本原於一而衍之爲萬窮天下之數而復歸於一一者何也天地之心也道化之原也聖人以天地爲一體萬物爲一身善救而不棄曲成而不遺故成位於中耳然萬物莫不以類而有得焉天有至粹地有至精人類得之則爲明哲飛類得之則爲鸞鳳走類得之則爲麒麟介類得之則爲龜龍草類得之則爲芝蘭木類得之則爲松栢石類得之則爲金玉天有至戾地有至幽人類得之則爲妖

孽飛類得之則爲梟鴆走類得之則爲虎很介類得之則爲虺蜴草類得之則爲至毒木類得之則爲不材石類得之則爲礓礫萬物固得於天地之類也天地之氣亦由人心感之也致治之世則賢人衆多順氣應之衰亂之世則反此故逆氣應之古之聖人自昭明德協和萬邦天人之際安可忽哉大哉時之與事乎時不能違天物不能違時聖人不能違物總之順時而起事者也時有消息而後有春夏秋冬時有治亂而後有皇帝王霸唐虞

帝人而興
應運而生
四時四維
天地不自以爲大
動靜交而天地之道盡
靈萬物

者其中天而興乎堯舜者其應運而生乎道之盛時之盛也

觀物內篇之一

物之大者無如天地然而亦有所盡也天之大陰陽盡之矣地之大剛柔盡之矣陰陽盡而四時成焉剛柔盡而四維成焉夫四時四維者天地至大之謂也然天地不自以爲大故能成其大也天生於動者也地生於靜者也一動一靜交而天地之道盡之矣太陽爲日太陰爲月少陽爲星少陰爲辰日月星辰交

而天之體盡矣太柔爲水太剛爲火少柔爲土少剛爲石水火土石交而地之體盡矣日爲暑月爲寒星爲晝辰爲夜暑寒晝夜交而天之變盡矣水爲雨火爲風土爲露石爲雷雨風露雷交而地之化盡之矣暑變物之性寒變物之情晝變物之形夜變物之體性情形體交而動植之感盡之矣雨化物之走風化物之飛露化物之草雷化物之木走飛草木交而動植之應盡之矣夫人岀變化感應五官具之靈於萬物不亦宜乎

四象四體
八者天地之體備
先天後天之所自出
本體致用
聖人立法不同
體用交而人物之道備

或曰皇極經世不用金木水火土而用水火土石何也曰日月星辰天之四象也水火土石地之四體也八者天地之體備矣金木水火土五行也後天也四象四體先天也先天後天之所自出也金出於石而木生於土水火土石本體也皇極用之金木水火土致用也洪範用之或曰先天圖八卦次序與所爲之物與周易不同何也曰先天圖八卦次序始於乾而終於坤此先天也伏羲八卦也周易自帝出乎震至成言乎艮此文王八卦也非

獨八卦如此六十四卦亦不同也伏羲易無文字獨有卦圖消長而已孔子於繫辭亦嘗言之矣聖人立法不同其道則相爲先後終始而未嘗不同也蓋天地巨物也分而爲萬物萬物各得天地之一端能備天地兼萬物者人之謂也故並立而爲三

內篇之二

聲色氣味者萬物之體也目耳鼻口者萬人之用也體無定用唯變是用用無定體唯化是體體用交而

聖者人之至
一心觀萬心
心代天意
上識天時
出入造化
聖人亦可以理知
妄知妄言
道爲天地之本
天地爲萬物之

人物之道備矣然則人亦物也聖亦人也聖也者人之至者也何哉謂其能以一心觀萬心一身觀萬身一物觀萬物一世觀萬世者焉謂其能以心代天意口代天言手代天工身代天事者焉謂其能以上識天時下盡地利中盡物情通照人事者焉又謂其能以彌綸天地出入造化進退古今表裏人物者焉噫聖人者非世世而效聖焉吾不得而目見之也雖然吾不得而目見之察其心觀其迹探其體潛其用雖億萬千年亦可以理知之也人或告我曰天地之外

別有天地萬物異乎此天地萬物則吾不得而知之非惟吾不得而知之也聖人亦不得而知之也凡言知者謂其心得而知之也言言者謂其口得而言之也以心不可得知而知之是妄知也以口不可得言而言之是妄言也吾又安能從妄人而行妄知妄言者乎

內篇之三

道爲天地之本天地爲萬物之本以天地觀萬物則萬物爲物以道觀天地則天地亦爲萬物道之道盡

道之道盡於天
天地萬物之道盡於人
聖人與昊天爲一道
天人四府
昊天以時授人
聖人以經法天

之於天矣天之道盡之於人矣天地之道盡之於物矣天地萬物之道盡之於人矣能知天地萬物之道盡於人者然後能盡民也聖人與昊天爲一道則萬物與萬民亦可爲一道也然昊天之盡物聖人之盡民皆有四府焉昊天之四府春夏秋冬是也陰陽升降於其間矣聖人之四府易書詩春秋是也禮樂汚隆於其間矣昊天以時授人聖人以經法天天人之事當何如哉

內篇之四

觀春則知易之所存乎觀夏則知書之所存乎觀秋則知詩之所存乎觀冬則知春秋之所存乎修夫意者三皇之謂也修夫言者五帝之謂也修夫象者三王之謂也修夫數者五霸之謂也修夫仁者有虞之謂也修夫禮者有夏之謂也修夫義者有商之謂也修夫智者有周之謂也修夫性者文王之謂也修夫情者武王之謂也修夫形者周公之謂也修夫體者召公之謂也修夫聖者秦穆之謂也修夫賢者晉文之謂也修夫才者齊桓之謂也修夫術者楚莊之謂

三皇同意而異化
三皇以道化民
無爲而民自化
五帝同禮而異教
五帝以德教民
三王同形而異勸
三王以功勸民
天下之正莫如利民

也皇帝王霸者易之體也虞夏商周者書之體也文武周召者詩之體也秦晉齊楚者春秋之體也意言象數者易之用也仁義禮智者書之用也性情形體者詩之用也聖賢才術者春秋之用也用也者心也體也者迹也心迹之間有權存焉者聖人之事也三皇同意而異化五帝同言而異教三王同象而異勸五霸同數而異率同意異化者以道化民民亦以道歸之故尚自然夫自然者無爲無有之謂也聖人曰我無爲而民自化我無事而民自富我好靜而民自

正我無欲而民自朴三皇是也三皇同仁而異化五帝同禮而異教三皇同義而異勸五霸同智而異率同禮異教者以德敎民民亦以德歸之故尚讓以天下受人而不爲輕受人之天下而不爲重其唯五帝乎聖人曰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其斯之謂與三皇同性而異化五帝同情而異教三王同形而異勸五霸同體而異率同形異勸者以功勸民民亦以功歸之故尚政政者正夫不正之謂也天下之正莫如利民焉能以功正天下之不正者天下亦以功

五霸同術而異率
大爭交以兵
養人成務之具
五霸借名之力
體用之間有變存
聖人生萬民
三皇之時如春
五帝之時如夏
四者始終隨乎天地
秦穆得聖人之事
仲尼以春秋正

歸焉聖人有言曰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其斯之謂與三皇同聖而異化五帝同賢而異教三王同才而異勸五霸同術而異率者必以力民亦以力歸之故尚爭爭也者爭夫利也小爭交以言大爭交以兵然猶借夫名焉名者命物正事之稱也利者養人成務之具也五霸者借虛名以爭實利者也然周之東遷王室不絕如綫夷狄不敢屠害中原者猶五霸借名之力居多耳道德功力者存乎體者也化教勸率者存乎用者也體用之間有變存焉者聖人之業也夫變也者昊天生萬物之謂也權也者聖人生萬民之謂也非生物非生民而得謂之權變乎

易者三皇之事業也三皇之時如春書者五帝之事業也五帝之時如夏詩者三王之事業也三王之時如[redacted]秋春秋者五霸之事業也五霸之時如冬四者始終隨乎天地者也秦穆改過自誓得聖人之事而已仲尼以春秋正名分春秋皆五霸之事也故秦晉齊楚者春秋之體也　意言象數言

聖賢才術優劣
心迹之間有權存
文中子所謂適造
心迹之義大
膠柱鼓瑟
刻舟求劍
善學聖人者求其心
有子真能知聖人之心
意在理中
不言而民自化
三王興事造業

其本末仁義禮智言其先後性情形體言其大小聖賢才術言其優劣　心無所在而無不在故以用言迹有方所故以體言心迹體用之間有權存焉文中子所謂適造者不知其殊也心迹之義大矣哉聖人方其寂然不動烏有所謂心迹焉及其酬酢應變吉凶同患則心迹判矣莊子所謂迹者人之所履豈其所履哉信斯言也徒狥聖人之迹而不達聖人之心是皆膠柱鼓瑟刻舟求劍者也善舉聖人者求其心而不求其迹如曾子謂孔子

言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有子獨謂非君子之言有為而言也真能知聖人之心者也　含容不顯之謂意意在理中未見乎迹者也任理則無為所以為三皇天何言哉以道化民者也　三皇之治不見形迹莫得而名焉故不言而民自化五帝同聖矣而謂同賢者其道則聖其事則已見乎迹方之三皇則為賢也三王興事造業唯恐不及故曰同才異勸五霸則專用變詐威力而已

內篇之五

古今猶旦暮

聖人之事業於是乎備

君天下者其命有四

仲尼萬世事業

命世不世

地人之至妙妙

尼盡三才之

無轍迹

人知時作經

夫古今者在天地之間猶旦暮也以今觀今則謂之今矣以後觀今今亦古矣以今觀古則謂之古矣以今自觀則古亦今矣若然則皇帝王霸者聖人之時也易書詩春秋者聖人之經也時有消長否泰盡之矣經有因革損益盡之矣否泰盡而體用分損益盡而心迹判聖人之事業於是乎備矣自古當世之君天下者其命有四焉一曰正命二曰受命三曰改命四曰攝命正命者因而因長而長者也三皇千世之事業也受命者因而革長而消者也五帝百世之事業也改命者革而因消而長者也三王十世之事業也攝命者革而革消而消者也五霸一世之事業也可以因則因可以革則革者萬世之事業也非仲尼之道而何是知皇帝王霸者命世之謂也仲尼者不世之謂也欲知仲尼舍天地其奚之焉欲知天地舍動靜將奚之焉一動一靜天地之至妙也一動一靜之間天地人之至妙至妙也是故知仲尼所以能盡三才之道者謂其行無轍迹也

天時聖經不異唯聖人爲能知時作經以爲民極

以爲民極

體用心迹歸乎一

天時聖經相爲表裏

孔子道出帝王之上

聖人與時偕行

觀天地則知仲尼

觀動靜則知天地

動靜見天地之心

聖人卽天地之心

聖人作易本於此

楊子知易之本

時有消長故有否泰而體用分經有因革故有損益而心迹判體用心迹因時而有所分別然未嘗分別也卒歸乎一而已　皇帝王霸時也易書詩春秋經也天時聖經相爲表裏皆相因而成也命世謂得位而在上者也不世謂不得位而在下者也孔子不得位而在下其道實出帝王之上而能用皇帝王霸者也　聖人道同則因時異則革不苟同亦不苟異與時偕行而已　仲尼之道不異天地觀天地則知仲尼矣天地之道不過動靜

觀動靜則知天地矣方動而靜方靜而動不拘於動靜則非動非靜者也天地之心於此而見之聖人之心卽天地之心也亦於此而見之退藏於密則以此洗心焉吉凶同患則以此齋戒焉所謂齋戒者其在動靜之間乎聖人作易蓋本於此爲虛無之說者曰天地以無心爲心噫一於無則造化息矣獨楊子雲知易之本以作玄始於中首象中孚次以周首象復中者天下之大本天地之心也故其首辭曰陽氣潛萌於黃鍾之宮信無不在其中

信見天地之心

聖人繇道而行
動靜千聖所歸

孔子祖宗子孫

三皇尚賢以道

五帝尚賢以德

仲尼以萬世爲土

天地之心至信矣信者有以見天地之心乎雖然
天地亦不過因時順理而已因時順理所以謂之
道也聖人繇道而行豈有轍迹哉嗚呼動靜之間
千聖之所歸萬生之所息也

內篇之六

孔子贊易自羲軒而下祖三皇也序書自堯舜而下
宗五帝也刪詩自文武而下子三王也修春秋自桓
文而下孫五霸也祖三皇尚賢也宗五帝亦尚賢也
三皇尚賢以道五帝尚賢以德子三王也尚親也孫

五霸亦尚親也三王尚親以功五霸尚親以力嗚呼
時之既往億千萬年時之未來亦億千萬年仲尼中
間生而爲人何祖宗之寡而子孫之多耶人謂仲尼
惜乎無土吾獨以爲不然獨夫以百畒爲土大夫以
百里爲土諸侯以四境爲土天子以九州爲土仲尼
以萬世爲土若然則孟子言自生民以來未有如孔
子斯亦未爲過矣　天下至富也天子至貴也豈可
妄意求而得之也雖曰天命亦未始不繇積功累行
聖君艱難以成之庸君暴虐以壞之是知人作之咎

君子常分

夏商以功有天下

三者成敗之形一

晉爲天下霸者之倡

晉文使諸侯知有周

愛禮之言不誣

仲尼始進爵爲子

固難逃已天降之災禳之奚益積功累行君子常分
非有求而然也有求而然者所謂利乎仁者也君子
安有餘事於其間哉然有幸有不幸者始可以語命
也已夏禹以功有天下夏桀以虐失天下殷湯以功
有天下殷紂以虐失天下周武以功有天下周幽以
虐失天下三者雖時不同其成敗之形一也周幽之
後文武之基息矣自是犬戎得以侮中國周之諸侯
非一獨晉能攘去戎狄徙王東都洛邑用存王國爲
天下霸者之倡秬鬯圭瓚之錫其能免乎子貢欲去

餼羊孔子曰我愛其禮是知名存實亡猶愈於名實
俱亡安知後世不有因羊復禮者晉文尊王雖用虛
名猶使天下諸侯知有周天子而不敢以兵加及晉
之衰也秦由是敢滅周斯愛禮之言不誣矣傳稱王
者往也能往天下者可以王也周之衰諸侯不朝天
子久矣及楚預中國會盟仲尼始進爵爲子其僭王
也不亦陋乎夫以力勝人者人亦以力勝之吳嘗破
越而有輕楚之心及其破楚又有驕齊之志貪婪攻
取不顧德義侵侮齊晉專以夷狄爲事遂復爲越所

中國義理之師
燕有興王之理
秦不能比德三代
周漢好生以義
善者無敵於天下
聖人事業盡在是
仲尼道大德尊
五霸有功于一時

滅越又不監之後復爲楚所滅楚又不監之後復爲秦所滅秦又不監之後復爲漢所滅特强凌弱與虎豹何異非所以謂中國義理之師也周之同姓諸侯燕去中原特遠苟不與諸國爭勝負則足以養德待時有可以興王之理也而乃遣一刺客以入暴秦自取滅亡可哀也已秦始盛於穆公中於孝公終於始皇起於西夷遷於岐山徙於咸陽兵瀆宇宙血流天下并吞四海更革今古雖不能比德三代非晉楚可同年而語也其祚之不永得非用法太酷殺人之多

乎所以仲尼序書終於秦誓一事夫好生者生之徒也好殺者死之徒也周之好生也以義漢之好生也亦以義秦之好殺也以利楚之好殺也亦以利天之道人之情又奚擇於周秦漢楚哉擇乎善惡而已是知善也者無敵於天下而天下其善之者也

易書詩春秋皇帝王霸聖人之事業盡在於是矣仲尼祖三皇宗五帝子三王孫五霸其道大德尊如此曰孫五霸可謂甲之矣然聖人作春秋即五霸猶或取之以其有功於一時也道德則無親疎

皇帝王霸之所以分
威福大柄
文侯知君臣之義
書有文侯之命
聖人用意深遠
名者治世修身之具
聖人與狂狷之意
古今帝王受命之理
舜禪禹功
天人相爲表裏
聖君之盛莫如堯舜

之間功力則有從違之異然而力率天下而親之則狹矣此皇帝王霸之所以分也　禮樂征伐威福之大柄也臣下得而擅之則人君之權移於下矣晉文侯獨能攘夷狄而遷周於洛知有君臣之義其功亦可尚矣此書所以有文侯之命也　聖人愛羊以存虛名用意深遠矣故晉文有尊王之名聖人亦取之是知名者治世修身之具也　秦穆能改過自誓霸之優者也故序書上自典誥下及秦誓聖人猶取之而不廢是亦不得中行而與

之必也狂狷之意

內篇之七

孔子語堯舜曰垂衣裳而天下治語湯武曰順乎天而應乎人斯言可以該古今帝王受命之理也堯禪舜以德舜禪禹以功以德帝也以功亦帝也然而德下一等則入於功矣湯伐桀以放武伐紂以殺以放王也以殺亦王也然而放下一等則入於殺矣天與人相爲表裏天有陰陽人有邪正邪正之由繫上之所好也自古聖君之盛莫如堯舜之世君子何其多

難其爲君子
三仁不能遂善
古人思名過實
伊尹成始終大忠
聖人能處謗
周公成始終大孝
尚行則篤實風行
尚義則謙讓風行
三王尚行
尚行者必入於義
五霸所尚不同

耶時非無小人也是難其爲小人也故君子多也所以雖有四凶不能肆其惡自古庸君之盛莫如殷紂之世小人何其多耶時非無君子也是難其爲君子也故小人多也所以雖有三仁不能遂其善易曰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中正行險往且有功雖危無咎能自信故也伊尹之放君以之是知古人思名過實者有矣其間有幸有不幸者人力有不及也伊尹居責成之地借避放君之名豈曰不忠則天下之事去矣又安能正嗣君成始終之大忠乎易曰由豫大有

得勿疑朋盍簪剛徙主豫動而有應羣疑乃亡能自疆故也周公以之是知聖人不能使人無謗能處謗者也周公當任重之地借避滅親之名豈曰不孝則天下之事去矣又安能保嗣君成始終之大孝乎夫天下將治人必尚行也將亂則人必尚言也尚行則篤實之風行焉尚言則詭譎之風行焉天下將治人必尚義也將亂則人必尚利也尚義則謙讓之風行焉尚利則攘奪之風行焉三王尚行者也尚行者必入於義也五霸尚言者也尚言必入於利也王霸所尚之

聖人能立於無過之地
聖人善事於心
聖人所同者心
聖人蓋有深意
天人常相須而成
人君好德則民用正而君子進
漢氏立桓武之間
死天下事難

不同如此此其所以異也是知無愧于口不若無愧於身無愧於身不若無愧於心無口過易無身過難無身過易無心過難既無心過何難之有唯聖人能立於無過之地謂其能善事於心者也

聖人所同者心所異者迹故前聖後聖非出於一途而聖人求乎心之所同而已然所謂下一等者孔子序書贊堯舜禹亦有詳畧謂韶盡美又盡善武盡美未盡善也聖人蓋有深意焉　天人常相須而成者也天有陰陽人有邪正君子小人相爲

盛衰猶陰陽之相爲消長也君子小人無世無之在乎人君所好所用而已人君好德則民用正而君子進小人退矣好佞則反是

內篇之八

以武比舜則不能無過比桓則不能無功以桓比狄則不能無功比武則不能無過漢氏宜立乎桓武之間矣是時也非會天下民厭秦之暴且甚雖十劉季百子房其如人心未易何任天下事易死天下事難死天下事易成天下事難苟成之何計乎死與生也

忠智之擇

人君所恃以安

聖人貴成天下之事

聖人無死地

孔子不以柴之來爲非
顏淵知所事知所死

君子之出處死生所係

如其不成雖死無益況有正不正乎與其死於不正孰若生於正與其生於不正孰若死於正在乎忠與智者一擇焉噫能成天下之事又能不失其正而生者非漢之留侯唐之梁公而何微二人漢唐之祚幾於移矣

舜武皆聖人所以興者時不同故也漢不能純乎王而雜乎霸者也人君所恃以安者人心也利民則匹夫可爲天子害民則元首難爲匹夫利害之相懸如此　聖人貴成天下之事而不計乎死與

生也生死君子未嘗有所擇也所擇者正與不正而已雖聖人無死地不獨能知幾且能見於未萌也如舜不爲象害孔子不死匡人桓魋是也子路之於蒯聵死傷勇者也故孔子謂柴也其來乎由也其死乎孔子不以柴之來爲非則知由之死未爲是也顏淵曰子在回何敢死可謂知所事知所死矣後世不擇所事而於死難者有之是特犬馬之忠而已豈謂得其死哉君子之出處所與所事死生之所係也可不擇乎

聖經不忒則君德成

三代之世治亂

陽一陰二

歲功君德由此而成

聖人獨責人盡人事而後可言天

君子行君子事上下各得其所而天下治

聖君由此以治天下

內篇之九

春夏秋冬昊天之時也易書詩春秋聖人之經也天時不差則歲功成聖經不忒則君德成矣天有常時聖有常經行之正則正矣行之邪則邪矣邪正之間有道存焉至於三代之世治未有不治人倫之爲道也三代之世亂未有不亂人倫之爲道也其治也未始不由君道盛父道盛夫道盛君子中國之道盛其亂也未始不由臣道盛子道盛妻道盛小人夷狄之道盛噫二道對行何故治世少而亂世多耶君子少

而小人多耶曰豈不知陽一而陰二乎

天時聖經其道一也歲功君德由此而成矣　君子小人正道邪道猶天之有消息盈虛然聖人獨責於人盡人事而後可以言天也苟一切歸之於天則人事廢矣是猶未嘗播種耕耘而罪歲者也君子行君子事小人行小人事至於君臣父子夫婦莫不各行其事則上下各得其所而天下治反此則亂　所謂人倫者尊卑上下各得其理而已三代之聖君莫不由此以治天下孔孟莫不由此

孔子繇此以垂教萬世

借乘傳舍

江漢餘波

三變而帝道可舉

以垂教萬世

内篇之十

三皇春也五帝夏也三王秋也五霸冬也七國冬之餘洌也漢王而不足晉霸而有餘三國霸之雄者也十六國霸之叢者也南五代霸之借乘也北五代霸之傳舍也隋晉之子也唐漢之弟也隋季諸羣之霸江漢之餘波也唐季諸鎮之霸日月之餘光也後五代之霸日未出之星也古者謂三十年爲一世豈徒然哉俟化之必洽教之必浹民之情始可以一變矣

苟有命世之人繼世而興焉則雖民如夷狄三變而帝道可舉

内篇之十一

太少陽剛（謂太陽少陽太剛少剛餘倣此）之體數各十六太少陰柔之體數各十二進太少陽剛之體數退太少陰柔之體數是謂太少陽剛之用數進太少陰柔之體數退太少陽剛之體數是謂太少陰柔之用數太少陽剛之體數一百六十太少陰柔之體數一百九十二太少陽剛之用數一百一十二太少陰柔之用數一百五

天地交際之道

經世用極數

十二以太少陽剛之用數唱太少陰柔之用數是謂日月星辰之變數以太少陰柔之用數和太少陽剛之用數是謂水火土石之化數變數爲動物之數化數爲植物之數易所謂萬物之數也

太少陽剛之本數四十太少陰柔之本數四十有八以四因四十得一百六十以四因四十八得一百九十二是謂太少陰陽剛柔之體數一百六十數之内退四十八得一百一十二一百九十二數内退四十得一百五十二是謂太少陰陽剛柔之用

數也陰陽剛柔互相進退去其體數而所存者謂之用數陰陽剛柔所以相進退者陽中有陰陰中有陽剛中有柔柔中有剛天地交際之道也 易用九六經世用十十二用極數也十去其一則九矣十二分而爲二則六矣日陽也止於十月陰也止於十二此之謂極數大衍經世皆本於四四者四象之數也故大衍四四因九得三十六是爲乾一爻之策數四因六得二十四是爲坤一爻之策數合二篇之策凡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也如太玄

聖賢立法不同

萬物之所以生

聖神不負天地

三知天下之真知

聖人能一萬物之情

聖人能反觀以物觀物

千萬世至神至聖

聖人能同乎天

大舜蓋由此道

之數則用三聖賢立法不同其所以為數則一也

有日月星辰則有寒暑晝夜有水火土石則有雨風露雷有寒暑晝夜則有性情形體有雨風露雷則有飛走草木此萬物之所以生也

內篇之十二

移昊天生兆物之德而生兆民豈不謂神乎移昊天養兆物之德而養兆民豈不謂聖乎非大聖大神之人豈有不負天地者夫窮理盡性至命此三知者天下之真知也鑑之能不隱萬物之形未若水之能一

萬物之形也又未若聖人能一萬物之情也聖人所以能一萬物之情者謂聖人能反觀也所以謂之反觀者不以我觀物也不以我觀物者以物觀物之謂也豈不謂至神至聖者乎非惟吾謂之神聖天下亦謂之神聖也非惟一時之天下謂之至神至聖天下千萬世亦謂之至神至聖也聖人能同乎天故能同乎人能同乎人故能用天下之耳目為己之耳目天下之心口為己之心口孟子曰大舜善與人同所以能明四目達四聰蓋由此道也

以理觀物盡物之性

君子患蔽於我

學先天者當自外篇始

十者數之全

天地數四用三

天地萬物取法乎道

六變四變

筭法出此

以目觀物見物之形以心觀物見物之情以理觀物盡物之性能明乎理則能反觀能反觀則能無我故君子之患在蔽於我衆人之患在蔽於物

觀物外篇上

張氏峄曰先生觀物有內外篇內篇先生所著之書理深而數略外篇門人記先生之言數詳而理顯學先天者當自外篇始

天數五地數五十者數之全也天以一而變四地以二而變四四者有體也而其一者無體也是謂有無

之極也天之體數四而用者三不用者一也地之體數四而用者三不用者一也無體之一以況自然也不用之一以況道也用之者三以況天地人也體數何為者生物者也用數何為者運行者也運行者天也生物者地也陽尊而神尊故役物神故藏用是以道生天地萬物而不自見也天地萬物亦取法乎道矣裁方而為圓天之所以運行分大而為小地之所生化故天用六變地用四變也陰無一陽無十乘數生數也除數消數也筭法雖多不出此矣以數言之

參天兩地而倚數
體虛體實
天地之本起於中
君子貴中
君得臣而萬化行
君子貴道
天地之理具乎指掌

陰陽各三也以三爻言之天地人各三三當作二也陰陽各三各有陰陽也兩而三也三才各二各有陰陽也三而兩也陰陽之中各有天地人天地人之中各有陰陽故參天兩地而倚數也陽能知而陰不能知陽能見而陰不能見也能知能見者爲有故陽性有而陰性無陽有所不偏而陰無所不偏也陽有去而陰常居也無不偏而常居者爲實故陽體虛而陰體實也天地之本其起於中乎是以乾坤交變而不離乎中人居天地之中心居人之中日中則盛月中則盈故君子貴中也本一氣也生則爲

陽消則爲陰故二者一而已六者三而已八者四而已然天得地而萬物生君得臣而萬化行故有一則有二有二則有四有三則有六有四則有八語其體則天分而爲地地分而爲萬物而道不可分也其終則萬物歸地地歸天天歸道是以君子貴道也天有四時地有四方人有四支是以指節可以觀天掌文可以察地天地之理具乎指掌矣可不貴之哉神統於心氣統於腎形統於首形氣交而神主乎其中三才之道也　日月相食數之交也日望月則月食月掩

君子用智
體歸於道
天地交而寒暑和
得魚兔必由筌蹄
文王得天地之用
王者之法盡于是
乾坤天地之本
天地之數出于理
精義入神以致用

日則日食猶水火之相尅也是以君子用智小人用力　天奇而地耦是以占天文者觀星察地理者觀山水觀星而天體見觀山水而地體見矣天體容物地體負物是故體歸於道也極南大暑極北大寒故南融而北結萬物之死地也夏則日隨斗而北冬則日隨斗而南故天地交而寒暑和寒暑和而萬物乃生也數立則象生象生則言著言著則意顯象數則筌香草以餌魚者蹄兔罥以繫兔者也意言則魚兔也得魚兔而謂必由筌蹄可也舍筌蹄而求魚兔則未見其得也

至哉文王之作易也其得天地之用乎乾生於子坤生於午坎終於寅離終於申以應天之時也置乾於西北退坤於西南長子用事而長女代母坎離得位兌艮爲耦以應地之方也王者之法其盡於是矣乾坤天地之本坎離天地之用是以易始於乾坤中於坎離終于既未濟而否泰爲上經之中咸恒爲下經之首皆言乎其用也象起於形數起於質名起於言意起於用天下之數出於理違於理則入於術天以理盡而不可以形盡渾天之術以形盡天可乎精義

先天後天
天地萬物之理盡在其中
氣一神一
乘氣變化
仁者眞所謂之人
神宅氣宅
心爲太極
道爲太極
此實生生之理
八者天地之體
木神不二
歷代消長之理
不我物則能物物
聖人生萬民
成功成能
天地之大寤在夏

人神以致用也爲治之道必通其變不可以膠柱猶春之時不可以行冬之令也天之變王道之權也堯之前先天也言每事皆先天而造堯之後後天也言無非效法之事圖雖無文吾終日言而不離乎是故天地萬物之理盡在其中矣氣一而已主之者乾也神亦一而已乘氣而變化能出入於有無生死之間無方而不測者也仁配天地謂之人唯仁者眞可謂之人矣生而成歲而生易之道也氣者神之宅也體者氣之宅也　心爲太極又曰道爲太極形可分神不可分木結實而

種之又成是木而結是實木非舊木也此木之神不二也此實生生之理也　八者天地之體謂天地之體數各月

觀物外篇下

天地之氣運北而南則治南而北則亂亂久則復北而南矣天道人事皆然推之歷代可見消長之理也不我物則能物物任我則情情則蔽蔽則昏矣因物則性性則神神則明矣天地生萬物聖人生萬民生生長類天地成功別生分類聖人成能神者人之主將寐在脾熟寐在腎將寤在肝熟寤在心天下之大

君子所以虛心而不動
聖人利物而無我
易有眞數
聖人六經如天道
孟子善藏其用
君子之學潤身爲本
三者不可闕一
造化在我
學際天人
天下良醫
禹所以爲賢
天下能讀書者少
天理眞樂
三者知之不易
楊雄知曆理
楊雄見天地之心

寤在夏人之神則存于心心一而不分則能應萬變此君子所以虛心而不動也聖人以公天下爲心故利物而無我易有眞數三而已矣三謂三才聖人六經渾然無迹如天道焉故春秋錄實事而善惡形於中矣顯諸仁藏諸用孟子善藏其用乎觀其爲卿於齊而不受其祿亦善藏其用之一端此孟子所以善用易也　君子之學潤身爲本其治人應物皆餘事也剸劇者才力也明辨者智識也寬宏者德器也三者不可闕一　伯夷義不食周粟至餓且死止得爲仁而已能循天理動者造化在我也學不際

天人不足以謂之學能醫人能醫之疾不得謂之良醫醫人之所不能醫者天下之良醫也能處人所不能處之事則能爲人所不能爲之事也人患乎自滿滿則止也故禹不自滿假所以爲賢　天下言讀書者不少能讀書者少若得天理眞樂何書不可讀何堅不可破何理不可精天時地利人事三者知之不易今之學曆者但知曆法不知曆理能布筭者洛下閎也能推步者甘公石公也洛下閎但知曆法楊雄知曆法又知曆理觀其作玄可謂見天地之心者也

莊周數千年一人
至理之言
心爲身本
精神貴藏而用
至誠與天地同久
春秋王道之權
二者皆人之情
天下之事皆如是
聖人長君子消小人之具
聖人貴未然之防

莊周雄辯數千年一人而已如庖丁解牛曰踟躕四顧孔子觀呂梁之水曰蹈水之道無私皆至理之言也　一國一家一身皆同能處一身則能處一家能處一家則能處一國能處一國則能處天下心爲身本家爲國本國爲天下本心能運身苟心所不欲身能行乎人之精神貴藏而用之衒於外鮮有不敗如利刃恃利而求剸物則刃與物俱傷矣　智數或能施一朝蓋有時而窮惟至誠與天地同久天地不能無則至誠亦不息也執中無權者偏也王通言春秋

王道之權非王通不能及此權在一身則有一身之權在鄉國天下則有鄉國天下之權用雖不同其權一也　夫弓固有强弱然一弓二人張之則有力者以爲弓弱無力者以爲弓强是弓非有强弱也二人之力不同也有食一杯在前二人大餓而見之若相讓則均得食相奪則爭或不得而食矣此二者皆人之情也知之者鮮合此則天下之事皆如是也夫易者聖人長君子消小人之具也其長也闢之於未然及其消也闔之於未然蓋聖人貴未然之防是謂易之

易之大綱
孟子善用易
學以人事爲大
管仲才力過人管仲曉識物理
春秋孔子之刑書
秦繆公爲霸者之最
功首罪魁
此春秋之名實
聖人爲天下至公
春秋盡性之書
臨大事然後見才難
學所以成其才
周霍能成大事
義利兼忘者惟聖人

大綱知易者不必引用講解孟子之言未嘗及易其間易道存焉眞善用易而人莫能見者也　學以人事爲大今之經典古之人事也管仲用智數曉識物理大抵才力過人也春秋者孔子之刑書也功過不相掩罪人有功亦必錄之秦繆公有功於周能遷善改過爲霸者之最晉文侯世世勤王遷平王于洛次之齊桓九合諸侯不以兵車又次之楚莊强大又次之春秋之間有功者未見大於四國有過者亦未見大於四國者也故四國功之首罪之魁也平王名雖

王實不及一小國諸侯齊晉雖侯而實僭王此春秋之名實也人但知春秋聖人之筆削爲天下之至公而不知聖人之所以爲公也如因牛傷則知魯之僭郊因初獻六羽則知舊僭八佾因新作雉門則知舊無雉門皆非聖人有意其間故曰春秋盡性之書也或問才難何謂也曰臨大事然後見才之難也才者天之良質也學者所以成其才也古人未有不繇學問而能立功業者周勃霍光能成大事唯其不學故未盡善也君子喻義小人喻利義利兼忘者唯聖人

聖人動不踰矩
顔子一而不再
韓愈過與顔子
經綸天地之謂才
聖人主用
海潮應月

能之君子畏義而有所不爲聖人動不踰矩何義之畏乎　顔子不貳過孔子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是一而不再也韓愈以爲將發於心而便能絶是過與顔子也過與是爲私意焉能至於道哉　經綸天地之謂才遠舉必至之謂志并包兼容之謂量天主用地主體聖人主用百姓主體故日用不知　海潮者地之喘息也所以應月者從其類也一月之内自三日明生之時則陽長猶一日之子後也故潮勢大十八晁生之時則陰長猶一日之午後

天地陰陽造化之妙
孔子既尊夷齊亦與湯武
莊子善通物
魯國之儒一人
老子知易體
妙致一之地
秦穆幾於王道

也故潮勢亦大此天地陰陽造化之妙有莫知其所以然而然也　孔子既尊夷齊亦與湯武夷齊仁也湯武義也變而不失禮之經也　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莊子曰儵魚出遊從容是魚樂也此盡已之性能盡物之性也非魚則然天下之物皆然若莊子者可善通物矣魯國之儒一人者謂孔子也老子知易體者也莊子齊物未免乎較量較量則爭爭則不平不平則不和無思無爲者神妙致一之地也秦穆公伐鄭敗而有悔過之自誓之言此非止霸者

文中子禮義之言
莊子素位而行之意
可和可漓
留侯善藏其用
學在不止
誠者主性之具

之事幾於王道矣　文中子曰易樂者必多哀輕施者必好奪或曰天下皆爭利棄義吾獨若之何子曰舍其所爭取其所棄不亦君子乎若此之類禮義之言也　莊子曰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此君子思不出其位素位而行之意也　太羹可和玄酒可漓(醨同薄)則是造化亦可和可漓也　智哉留侯善藏其用(朱子曰只峡絶後這其意自在韓而不在漢及韓滅無所歸乃始歸漢則其事可見矣)　學在不止故王通云沒身而已誠者主性之具無端無方者也

七篇易道之妙
季札之才近伯夷

性善太極之本也仁義陰陽之分也田里學校裁成輔相之道也仕止久速進退存亡之道也好色之對易之巽也放心之求易之復也待王驩得遜之嚴出晝得豫之介七篇之妙孰非易道之妙耶季札兄弟四人札幼而賢父欲立之札避逃去劉向曰夫不以國私身捐千乘而不恨棄尊位而無忿其才近伯夷矣

漁樵問答

漁者曰以魚之一身當人之一食則魚之害多矣以

淳乎矣火

衆妙之道備於神

萬物皆可無心而致

天地自相依附

始終天地之所存

聖神能參乎天地

人之一身當魚之一食則人之害亦多矣又安知釣乎大江大海則無易地之患焉樵者曰火有體乎曰然曰火能焚水乎曰火之性能迎而不能隨故滅水之性能隨而不能迎故熱是故有溫泉而無寒火相息之謂也外篇云陰能從陽陽不能從陰也　樵者贊曰天地之道備於人萬物之道備於身衆妙之道備於神天下之能事畢矣　漁者嘆曰熙熙乎萬物之多未始有雜吾知遊乎天地萬物之間萬物皆可以無心而致之矣樵者曰敢問無心致天地萬物之方曰無心者無意之

謂也無意之意不我物也不我物然後能物物　樵者曰天何依依乎地地何附曰附乎天曰然則天地何依何附曰自相依附天依形地附氣其形也有涯其氣也無涯有無之相生形氣之相息終則有始終始之間天地之所存乎天以用爲本以體爲末地以體爲本以用爲末利用出入之謂神名體有無之謂聖惟聖與神能參乎天地者也夫名者實之客也利者害之客也名生於不足利喪於有餘害生於有餘實喪於不足此理之常也養身必以利貪夫則以身

身必以名

六物具而得魚

義者讓之本

量力而動者知

兩儀天地之祖

立功之本於斯爲極

狥利故害生焉立身必以名衆人則以身狥名故實喪焉先言朝者萃名之所也市者聚利之地也能不以爭處乎其間雖一日九遷一貨十倍何害生實喪之有耶　樵者曰子以何道而得魚曰吾以六物具而得魚者也竿也綸也沉也浮也鈎也餌也一不具則魚不可得六物具而不得魚者有焉未有六物不具而得魚者也　漁者曰人之親莫如父子也人之疎莫如路人也利害在心則父子過路人遠矣無利害在前能相交以義雖路人固無相害之心矣是知

義者讓之本也利者爭之端也樵者曰吾嘗負薪矣舉百斤而無傷吾之身加十斤則遂傷吾之身何故曰百斤力分之內者也十斤力分之外者也力分之外雖一毫猶且爲害况十斤乎樵者嘆曰吾今而後知量力而動者知矣哉　樵者曰子可謂知易之道矣敢問太極何物也曰無爲之本也太極生兩儀兩儀天地之祖也非止爲天地已也兩儀生四象陰陽剛柔之謂也有陰陽然後可以生天有剛柔然後可以生地立功之本於斯爲極　漁者曰大矣哉權之

權變聖人之一道

八者具備乃之人

天地萬物之秀氣

天地萬物之中氣

聖人所以惜才之難

毒藥可一不可再

古今所謂良醫

今日如覩其面

可器斯可名

與變乎變然後知天地之消長權然後知天下之輕重權之與變聖人之一道耳　樵者曰何者謂之人曰目耳鼻口心膽脾腎之氣全謂之人心之靈曰神膽之靈曰魄脾之靈曰魂腎之靈曰精心之神發乎目謂之視腎之精發乎耳謂之聽脾之魂發乎鼻謂之臭膽之魄發乎口謂之言八者具備然後謂之人夫人者天地萬物之秀氣也若全得人類則謂之曰全人之人夫全類者天地萬物之中氣也謂之曰全德之人也　漁者曰人所不能而能之謂之才聖人

所以惜乎才之難者謂其能成天下之事而歸之正者寡也若不能歸之以正才則才矣難乎語仁也譬猶藥之療疾毒藥亦有時而用也可一而不可再也能驅重疾而無害人之毒者古今人所謂良醫也

樵者曰善人常寡而不善人常衆何也曰觀之於物何物不然於是知君子小人之道有自來矣釣者談已樵者曰吾聞古有伏羲今日如覩其面焉

無名公傳

凡物有形則可器可器斯可名無名公者不可得而

五十盡天地之情

弄丸

太和湯

安樂窩

終身未嘗作雛眉事

風月情懷

收天下春歸之肝肺

直游天地

源流遠有端緒

名也其始也因年進學至五十遂盡天地之情嘗自贊曰借爾面貌假爾形骸弄丸謂太極餘暇閒往閒來人告之以修福曰未嘗為不善人告之以禳災曰未嘗妄祭每喜飲酒命之曰太和湯故其詩曰性喜飲酒飲喜微酡飲未微酡口先吟哦吟哦不足遂及浩歌浩歌不足無可奈何所寢之室謂之安樂窩故其詩曰墻高於肩室大於斗布被煖餘藜羹飽後吐氣胸中充塞宇宙其與人交雖賤必洽終身無甘壞未嘗作雛眉事故人皆得其歡心見貴人未嘗曲奉故

其詩曰風月情懷江湖性氣色斯其舉翔而後至無賤無貧無富無貴無將無迎無拘無忌又有詩曰窘未嘗憂飲不至醉收天下春歸之肝肺朝廷授之官雖不強免亦不強起晩有二子教之仁義授之六經舉世尚虛談未嘗掛一言舉世尚奇事未嘗立異行其詩曰不佞禪伯不諛方士不出戶庭直游天地此其無名公之行乎

程子曰先生得之李挺之挺之得之穆伯長推其源流遠有端緒今穆李之言及其行事槩可見矣

先生淳不雜
門戶名有所因而入
先生安且成矣
只是加一倍法
堯夫驚撫其背
須還知易理爲知天
明道心無偏繫
十二與三十迭相爲用

而先生淳一不雜汪洋浩大乃其所自得者多矣然而名其學者豈所謂門戶之衆各有所因而入者與先生之道就其至而論之可謂安且成矣

謝上蔡曰堯夫易數甚精明道聞說甚熟一日因監試無事以其說推筭之皆合出謂堯夫曰其數只是加一倍法以此知太玄都不濟事堯夫驚撫其背曰大哥你甚聰明伊川謂堯夫知易數爲知天知易理爲知天堯夫云須還知易理爲知天因說今年雷起甚處伊川云堯夫怎知某便知又問

甚處起伊川云起處起堯夫愕然他日伊川謂明道曰加倍之數何如曰都忘之矣因嘆其心無偏繫如此

朱子曰皇極經世書乃一元統十二會一會統三十運一運統十二世一世統三十年一年統十二月一月統三十日一日統十二辰是十二與三十迭相爲用也故季通以十二萬九千六百之數爲日分又曰易是卜筮經世是推步康節之書固自是好而季通推得來又甚縝密若見於用不知果何如

恐當絶勝諸家
一物便成四片
交接處看得分明
聖人知天命以理
燈下正襟危坐
康節甚喜張子房
易只康節說得整齊

恐當絶勝諸家也康節每見一物便成四片了但才到二分以上便怕乾卦方終便知有個姤卦來蓋緣他於起處推將來至交接處看得分明 問康節學到不惑處否曰聖人知天命以理他只是以術然到得術之精處亦非術之所能盡康節氣質本淸明又養之純厚未始枉用其心嘗於百原深山中闢書齋獨處其中王勝之乘月嘗訪之見其燈下正襟危坐雖其所養至靜之極故見得道理精明若是康節甚喜張子房以爲善藏其用老

子得易之體孟子得易之用合二者用之極善處事只是用時有些殘權術數也 自有易來只有康節說得如此整齊若楊子雲太玄便令星補湊得可笑若不補又欠四分之一補得來又多四分之三如潛虛之數用五只是如今筭位一般其直一畫則五也下横一畫則爲六横二畫則爲七蓋亦補湊之書也

魏鶴山曰邵子心術之精微在皇極經世其宣寄情意在擊壤集凡皇帝王霸之典脊春秋冬夏之

風流人豪
曾晳獨見稱於聖人
秦漢諸儒無此氣象

代謝陰陽五行之運化風雲月露之霽曀山川草木之榮悴唯意所驅畧無凝滯真所謂風流人豪使得從遊舞雩浴沂咏歸毋寧使曾晳獨見稱於聖人也洙泗已矣秦漢諸儒無此氣象也

性理奧卷之三終

河圖洛書相爲經緯
八卦九章相爲表裏
二圖要參互呈見
各因一事以垂法後世
曆紀之數肇於此
四字該盡河圖之數
五生數所以不同

新鐫性理奧卷之四

始寧印趨丁進纂　第八玉丁遐訂

易學啓蒙

劉歆云河圖洛書相爲經緯八卦九章相爲表裏陳潛室曰經言其正緯言其變而二圖互爲正變主河圖而言則河圖爲正洛書爲變主洛書而言則洛書爲正而河圖又爲變二圖雖縱横變動要只是參互呈見此所以謂之相爲經緯也表裏之說亦然伏羲之畫卦其表爲八卦而其裏固可以爲疇大禹之叙疇其表爲九疇而其裏固可以爲卦但當時各因一事以垂法後世耳

邵子曰圓者星也曆紀之數其肇於此乎方者土也畫州井地之法其倣於此乎胡玉齋曰相得則取其奇偶之相爲次第辨其類而不容紊也有合則其奇偶之相爲生成合其類而不容間也相得有合四字該盡河圖之數或曰河圖洛書之位與數其所以不同何也曰河圖以五生數統五成數而同處其方蓋揭其全以示人而道其常數之體

朱子特各舉所重
尊陽之義昉於此
洛書以奇數爲主
三同二異
陽不可易而陰可易
三者之位數同
二者之位數異

也洛書以五奇數統四偶數而各居其所蓋主於陽以統陰而肇其變數之用也胡玉齋曰河圖數十十者對待以立體故爲常洛書數九九者流行以致其用故爲變常變之說朱子特各舉所重者爲言非謂河圖專於常有體無用洛書專於變有用無體也　胡玉齋曰陽大陰小陽饒陰乏故陽得用全而陰唯用半其尊陽之義實昉於此矣　河圖以生數爲主故其中之所爲五者亦具五生數之象焉洛書以奇數爲主故其中之所爲五者亦

具五奇數之象焉其數與位皆三同而二異蓋陽不可易而陰可易成數雖陽固亦生之陰也圖書之一六皆在北三八皆在東五皆在中三者之位數同也圖之二七在南而書則二七在西圖之四九在西而書則四九在南二者之位數皆異也陽不可易專指一三五陰可易統指二七四九成數雖陽指七九固亦生之陰指七爲二生數之陰九爲四生數之陰也二四以生數言屬陽以偶數言則屬陰不得謂之陽矣故可易七九以奇數言屬陽以

主客君臣
陰陽相錯之說尤佳
以陽爲尊
圖書之數多寡不同
書以五居中

成數言只可爲之陰矣故可易　中央之位旣爲五數之象矣然其爲數也若何蓋中者爲主外者爲客正者爲君側者爲臣各有條而不紊也
董銖曰河圖之數不過一奇一偶相錯而已故太陽之位卽太陰之數太陰之位卽太陽之數見其迭陰迭陽陰陽相錯所以爲生成也朱子曰所論甚當河圖相錯之說尤佳
胡玉齋曰在圖者陽生陰生在書者陽奇陰偶而皆以陽爲尊也其圖書之數多寡何不同也曰河

圖主全故極於十而奇偶之位均洛書主變故極於九而其位與實皆奇嬴而偶乏也然必皆虛其中也陰陽之數均於二十而無偏耳其皆以五居中者蓋參天兩地而起也三二之合則爲五矣
河圖以生出之次言則始下次上次左右以復於中而又始於下也以運行之次言則始東次南次中次西北左旋一周而又始於東也洛書之次其陽數則首次東次中次西南其陰數則首西南次東南次西北次東北也其運行則水克火火克金

變化無窮之妙

默契聖人作範之心

洛書亦可以爲八卦

九疇之子目

見得前賢所未到 見得聖人一部易

金克木克土右旋一周而土復水也是亦各有說也　洛書之縱橫十五而七八九六迭爲消長虛五分十而一含九二含八三含七四含六則參互錯綜無適而不遇其合此變化無窮之所以爲妙也其大禹則之作範也未必拘拘於書之位次以定疇之先後然自一至九之數實有以默契聖人作範之心　洛書而虛其中亦太極也奇偶各三十亦兩儀也一二三四合九八七六縱橫十五而互爲七八九六亦四象也乾坤坎離四方之正兌

震巽艮四隅之偏亦八卦也胡玉齋曰洛書亦可以爲八卦也正此謂也河圖之一六爲水二七爲火三八爲木四九爲金五十爲土則固洪範之五行而五十有五者又九疇之子目也是洛書固可爲易而河圖亦可爲範矣九疇子目者五行五五事五八政八五紀五皇極一三德三稽疑七庶徵十福極十一總五十五也

朱子曰某一生只看得大學啓蒙兩件文字透見得前賢所未到處看得啓蒙方見得聖人一部易

畫見亦可畫卦

聖人取神物之至

天地一氣流行

造化貴陽之大義

聖人扶陽之至意

先天心法

萬化萬事生於心

日門月門

極贊坎離功用之大

先天主乾坤坎離之交

後天主坎離震兌之交

易道大成

皆假借虛說之辭聖人見河圖洛書而畫卦然何必圖書只看此兎亦可以畫八卦數便在中可起古聖人只取神物之至者耳

胡玉齋曰朱子嘗言天地間本一氣之流行而有動靜耳以其流行之體統言則但謂之乾而無所不包以動靜分之然後有陰陽剛柔之別聖人言乾以君之造化貴陽之大義聖人扶陽之至意昭昭矣　圖從中起先天心法也心爲太極而萬化萬事生於心圖之中亦爲太極而儀象卦生於中矣

翁思齋曰卯爲日門太陽所生酉爲月門太陰所生不但日月出入於此大而天地闔闢晦朔弦望晝夜長短行度盈縮莫不由乎此所以極贊坎離功用之大也

朱子曰先天主乾坤坎離之交其交也將變而無定位天時之不窮也故曰應天後天主坎離震兌之交其交也不變而有定位地方而有常也故曰應地　六十四卦之名立而易道大成矣若於其上各卦又各生一奇一偶則爲七畫者百二十八

焦貢易林變卦之數
開卷第一義
易之心髓全在此處
明道一言以蔽之
發明孔子之言最切要
此一義先儒未曾發
康節之餘事

矣七畫之上又各生一奇一偶則爲八畫者二百五十六矣由是推之九畫十畫十一畫之上又各加一奇一偶則爲十二畫者四千九十六矣此焦貢易林變卦之數蓋以六十四乘六十四也若自十二畫至念四畫未知所窮也　太極兩儀四象八卦此乃易學綱領開卷第一義孔子而後千載不傳至康節始知先天之學而得其說謂說卦天地定位一章先天圖乾一至坤八之序皆本於此易之心髓全在此處不敢容易輕說其意非偶然

也明道以爲加一倍法者可謂一言以蔽之其發明孔子之言又可謂最切要矣至於七八九六之數因一二三四便見六七八九老陽位一便含九少陰位二便含八少陽位三便含七老陰位四便含六數不過十唯此一義先儒未曾發先儒但說中間進退而已

黃端節曰陳瑩中云先天之學以心爲本其在經世者康節之餘事耳又云闡先聖之幽微先天之顯不在康節之書乎然則朱子以前表章尊敬此

了翁爲有見
聖人所以知變化之道
有家日用之常體
紀綱人道之始終
朱子爲一家之書
孔子從先進之遺意

圖者了翁爲有見也

蔡西山曰虛一分二掛一揲四歸奇乃天地四時之生萬物也其奇數策數以定陰陽老少乃萬物正性命於天地也生蓍以分二掛一爲體揲四歸奇爲用立卦以奇數爲體策數爲用在天地則虛其一而用四十九在萬物則又掛其一而用四十八此聖人所以知變化之道也

家禮

朱子曰凡禮有本有文自其施於家者言之則名

分之守愛敬之實其本也冠昏喪祭儀章度數者其文也其本者有家日用之常體固不可以一日而不修其文又皆所以紀綱人道之始終雖其行之有時施之有所然非講習有素則其臨事之際亦無以合宜而應節是不可一日不講習焉者愚嘗窺觀古今之籍因其大體之不可變者而少加損益於其間以爲一家之書大抵謹名分崇愛敬以爲之至其施行之際則又畧浮文敷本實以竊自附於孔子從先進之遺意

寓愛禮存羊之意

家禮大義所係

開業傳世之本

冠所以責成人之禮

冠禮不可不重

徒行節文何益

楊復曰先生家禮明大宗小宗之法以寓愛禮存羊之意此又家禮之大義所係祠堂一章合在祭禮篇今以報本反始之心尊祖敬宗之意實有家名分之守所以開業傳世之本也

冠禮

男子年十五至二十皆可冠女子許嫁笄必父母無朞以上喪始行之

司馬溫公曰古者二十而冠皆所以責成人之禮蓋將責爲人子爲人弟爲人少者之行於其人故禮不可不重也

程子曰冠禮廢天下無成人或欲如魯襄公十二而冠此不可冠所以責成人事十二非可責之時旣冠矣且不責以成人事則終其身不可以成人望之也徒行此節文何益

昏禮

男子年十六至三十女子年十四至二十身及主昏者無朞以上喪乃可成昏

家語魯哀曰禮男子三十有室女子二十有夫豈不晩哉孔子曰夫禮言其極不可過也

禮適其極

終身無悔

子孫所當法

攝盛

古人重此大禮

司馬溫公曰凡議昏姻必先察其婦與婿之性行及家法何如勿苟慕富貴婿苟賢矣今雖貧賤安知異日不富貴乎苟爲不肖安知異日不貧賤乎婦者家之所由盛衰也苟慕一時之富貴而娶之鮮有不輕其夫而傲舅姑異日爲患庸有極乎又世俗好於襁褓童幼之時輕許爲婚亦有指腹爲婚者及其旣長或不肖無賴或見有惡疾或家貧凍餒喪服相仍或從宦遠遊遂致棄信負約速獄致訟者多矣是以先祖太尉曰吾家男女必俟旣長然後議婚旣通書不數月必成婚故終身無悔乃子孫所當法也

黃瑞節曰士昏禮謂之攝盛蓋以士而服大夫之服乘大夫之車則當執大夫之贄矣

程子曰昏禮不用樂豈是幽陰但古人重此大禮嚴肅其事不用樂也

喪禮

溫公曰世俗信葬師之說旣擇年月日時山水形

禮喪義無甚於此

日無惡乎齊

康范千里負葬郭平自賣營墓

孝子合禮

勢以爲子孫貧賤富貴壽夭盡係於此而其爲術又多不同爭論紛紛無時可決至有終身不葬或累世不葬或子孫衰替忘失處所棄捐不葬者正使殯葬實能致禍福爲子孫者亦豈忍使其親臭腐暴露而自求利耶悖禮傷義無甚於此或問家貧鄉遠不能歸葬則如之何曰子游問喪具夫子曰稱家之有無子游曰惡乎齊夫子曰有毋過禮苟無矣斂手足形還葬懸棺而窆人豈有非之哉昔廉范千里負葬郭平自賣營墓豈待豐富然後

葬其親哉在禮未葬不變服食粥居廬寢苫枕塊蓋憫親之未有歸也世又有客死焚柩而收燼歸葬者夫孝子愛親之肌膚斂而藏之殘毀他人之屍律猶不赦況子孫乃悖謬若此延陵季子適齊其子死葬於嬴博之間孔子以爲合禮必也不能歸葬葬於地可也　古人有大勳德其葬有豐碑以下棺秦漢以來始命文士褒贊功德刻之於石降及南朝復有誌銘埋之墓中隋文帝於秦王俊薨府僚請立碑帝曰欲求名一卷史書足矣何用

徒與人作鎮石

季札墓豈在多言

五患不得不謹

碑爲徒與人作鎮石耳今既不能免依其誌文但可直叙鄉里世家官爵始終而已季札墓前有石世稱孔子所篆云嗚呼有吳延陵季子之墓豈在多言然後人知其賢也

程子曰卜其宅兆卜其地之美惡也非陰陽家所謂禍福者也地之美則其神靈安其子孫盛若培壅其根而枝葉茂理固然矣地之惡者則反是然則曷謂地之美者土色之光潤草木之茂盛乃其驗也惟五患者不得不謹須使他日不爲道路不

爲城郭不爲溝池不爲貴勢所奪不爲耕犁所及也

檀弓曰始死充充如有窮既殯瞿瞿如有求而弗得既葬皇皇如有望而弗至練而慨然祥而廓然雜記三年之喪言而不語對而不問喪大記父母之喪非喪事不言既葬與人立君言王事而不言國事大夫士言公事不言家事喪制百官備百物具不言而行事者扶而起言而後行事者杖而起身自執事而後行者面垢而已凡此皆古禮今之

賢孝當量力而　朱子說爲得祭祀之本意　張魏公贈謚告廟爲得體　[illegible]不出處　已試成法

賢孝君子所當量力而行者也

祭禮

朱子曰程子之言以爲高祖有服不可不祭雖七廟五廟亦止於高祖雖三廟一廟以至祭寢亦必及於高祖但有疏數之不同耳疑此最爲得祭祀之本意　焚黃近世行之墓次不知於禮何據張魏公贈謚只告於廟疑爲得體

律呂新書

古樂之亡久矣然秦漢之間去周未遠其器與聲

猶有存者爰及建隆皇祐元豊之間而和峴胡瑗阮逸李照范鎭司馬光劉几楊傑諸賢之議終不能以相一也季通乃心好其說而力求之旁搜遠取巨細不捐積之累年乃若冥契著書兩卷予嘗得而讀之愛其明白而淵深縝密而通暢不爲牽合附會之說而橫斜曲直如珠之不出於盤其言雖多出於近世所未講而實無一字不本於古人已試之成法蓋若黃鍾徑圍之數則漢斛之積分可攷寸以九分爲法則淮南太史小司馬之說可

黃鍾聲氣之元　度量權衡於是受法　十二律由是損益　徑圍之分以十爲法　相生分釐毫絲以九爲法

推五聲二變之數變律半聲之例則杜氏之通典具焉變宮變徵之不得爲調則孔氏之禮疏因亦可見國家得此書而奏之則東京郊廟之樂不待公孫述之瞽師而後備而參摹四分之書亦不待乎後世之子雲知好之矣

律呂本原

黃鍾長九寸空圍九分積八百一十分

按天地之數一三五七九爲陽二四六八十爲陰黃鍾者陽聲之始陽氣之動也故其數九分寸之

數具於聲氣之元不可得而見及斷竹爲管吹之而聲和候之而氣應而後數始形焉均其長得九寸審其圍得九分積其實得八百一十分是謂律本度量權衡於是而受法十二律由是而損益焉

黃鍾之實

或問徑圍之分以十爲法而相生之分釐毫絲以九爲法何也曰以十爲法者天地之全數也以九爲法者因三分損一而立也全數者卽十而取九相生者約十而爲九卽十取九者體之所以立所

黃鍾全數

陰從陽自然之理
三分損益

律止於五

以定鍾聲約十爲九者用之所以行所以生十二律也

黃鍾之律

宮聲八十一　商聲七十二　角聲六十四　徵聲五十四　羽聲四十八

按黃鍾生十一律子寅辰午申戌六陽辰皆下生丑卯巳未酉亥六陰辰皆上生其上以三歷十二辰者皆黃鍾之全數其下陰數以倍者三分本律而損其一也陽數以四者三分本律而增其一也

六陽辰當位自得六陰辰則居其衝其林鍾南呂應鍾三呂在陰無所增損其大呂夾鍾仲呂三呂在陽則用倍數方與十二月之氣相應蓋陰之從陽自然之理也　黃鍾之數九九八十一是爲五聲之本三分損一以下生徵徵三分益一以上生商商三分損一以下生羽羽三分益一以上生角至角聲之數六十四以三分之不盡一筭數不可行此聲之所以止於五也

候氣

分刻各有條理

氣之所以中律

律致中和之用

中聲中氣

聖人一天人贊化育之道

陽升之數自子至巳差强在律爲尤强在呂爲尤弱自午至亥漸弱在律爲尤弱在呂爲差强分數多寡雖若不齊然其絲分毫別各有條理此氣之所以聚灰聲之所以中律也或曰易以道陰陽而律不書陰何也曰易者盡天下之變善與惡無不備也律者致中和之用止於至善者也以聲言之大而雷霆細而蠛蠓無非聲也易則無不備也律則寫其所謂黃鍾一聲而已雖有十二律六十調然實一黃鍾也是理也在聲爲中聲在氣爲中氣

在人則喜怒哀樂未發而中節也此聖人所以一天人贊化育之道也

度量權衡

度者分寸尺丈引所以度長短也生於黃鍾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九十枚度之一爲一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　量者龠合升斗斛所以量多少也生於黃鍾之容以子穀秬黍中者一千二百實其龠十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　權衡者銖兩斤鈞石所以權輕

黃鍾爲萬事根本

黃鍾之宮可以生律

律呂有可求之理

黃鍾始於聲氣之元

古人制作之意

重也生於黃鍾之重以子穀秬黍中者一千二百實其龠百黍一銖一龠十二銖二十四銖爲一兩十六兩爲一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故國朝會典曰黃鍾爲萬事根本

班固漢前志曰黃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昆侖之陰取竹於解谷生其竅厚均者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爲黃鍾之宮制十二筩以聽鳳之鳴其雄鳴爲六雌鳴亦六比皆黃鍾之宮而皆可以生律是爲律本至治之世天地之氣合以生風天地之風氣

正而十二律定故張子曰律呂有可求之理德性淳厚者必能知之

太史公曰黃鍾始於聲氣之元班固所謂黃帝使伶倫取竹斷兩節間吹之以爲黃鍾之宮又曰天地之風氣正而十二律定劉照所謂伏羲紀陽氣之初以爲律法又曰吹以考聲列以候氣皆以聲之清濁氣之先後求黃鍾者也是古人制作之意也　漢志曰人者繼天順地序氣成物統八卦調八風理八政正八節諧八音舞八風監八方被八

八終天地之功

同心一統之義

黃鍾至尊無並

以管候氣

牛弘不能對高

荒以八終天地之功

漢前志曰黃鍾爲宮則太簇姑洗林鍾南呂皆以正聲應無有忽微不復與他律爲役者同心一統之義也非黃鍾而他律雖當其月自宮者則其和氣之律有空積忽微而不得其正此黃鍾至尊無並也

隋志後齊曹參軍能以管候氣仰觀雲色嘗與人對語卽指天曰孟春之氣至矣人往驗管而飛灰已應每月所候言皆無爽又爲輪扇二十四埋地

中以測二十四氣每一氣感則一扇自動與管灰相應若符契焉後高祖遣毛爽等候節氣依古取律呂之管隨十二辰置於地中實以葭莩之灰每其月氣至於律冥符而氣應有早晚飛灰有多少高祖異之以問牛弘對曰飛灰半出爲和氣全出爲猛氣灰不能出爲衰氣和氣應者其政平猛氣應者其臣縱衰氣應者其君暴高祖駁之曰臣縱君暴其政不平非日別而月異也今十二月於一歲之內應用不同安得暴君縱臣若斯甚也弘不

之始

律者陽氣之動

古人三五以存法

能對高祖之駁

按律者陽氣之動陽聲之始必聲和應聲然後可以見天地之心今不此之先而乃區區黍黍之縱橫古錢之大小亦難矣然一黍之廣爲分故累九十黍爲黃鍾之長積千二百黍爲黃鍾之廣古人盖三五以存法也

性理奥卷之四　終

妙存乎人之自得

生生之理無窮

動靜可求其端

君子成德之終始

盖道知序則幾

新鐫性理奥卷之五

始寧印趙丁進纂　弟惟喬丁遜訂

洪範九疇

蔡九峰自叙曰體天地之撰者易之象紀天地之撰者範之數數始於一象成於二二而四四而八八卦之象也一而三三而九九疇之數也易更四聖而象已著範錫神禹而數不傳余所言者數也其妙則存乎人之自得爾

內篇上

有理斯有氣有氣斯有形形生氣化而生生之理無窮焉人知形之數而不知氣之數人知氣之數而不知理之數知理之數則幾矣動靜可求其端陰陽可求其始天地可求其初萬物可求其紀鬼神知其所幽禮樂知其所著生知所來死知所去易曰窮神知化德之盛　智者君子所以成德之終始也是故欲知道不可以不知仁欲知仁不可以不知義欲知義不可以不知禮欲知禮不可以不知數數者禮之序也分於至微等於至著聖人之道知序則幾矣

其知真見　誠則爲其所爲　水寒火熱　萬事善于虛明 聖者數之通　君子貴同而賤獨 極建則大本立 極明則大用著　人心至靈　達其初心則天下之理得 存心莫善于敬 進學莫善于知　禮義萬化之門

人非無知也而真知爲難人非無見也而真見爲難義之質人所知也而犯義者多禮之文人所見也而越禮者衆以其知之非真知見之非真見爾真者精之極精則明明則誠誠則爲其所爲不爲其所不爲如水之寒火之熱亦性之而已矣　物窒而理虛暗窒而明虛萬物生於虛明而死於窒暗也萬事善於虛明而惡於窒暗也虛明則神神則聖聖者數之通也

仁義禮知信者義理之公也人之所固有視聽言貌

思者形氣之私也我之所自生公者千萬人之所同私者一人之所獨是以君子貴同而賤獨極建則大本立極明則大用著以之齊家治國平天下無不宜矣

人心至靈也虛明之頃事物之來是是非非無不明矣人能超乎形氣拔乎物欲達其初心則天下之理得矣存心莫善於敬進學莫善于知二者不可廢一也

禮義交際其萬化所入之門那東北萬物之所出也

善養民 聖人得之天下和平　君子所不繇不爲不言　萬化之機軸　君子立政以俟時　聖人因理以著數　數者聖人所以教天下後世　敬者聖學始終之要　君子時之爲貴

出則育命西南萬物之所入也入則復命火之克金水之王木出入循環生彪嗣續老彭得之以養身君子得之以養民聖人得之而天下和平

明禮而後可與適道守禮而後可與治民達禮而後可與言數非禮之道佛老之道也非禮之治荒唐之說也非禮之數京房郭璞之枝也君子所不繇不爲不言也　天地之化不翕聚則不能發散仁知交際萬化之機軸也

智則翕聚仁則發散而仁智之間正東丑萬物所出之地故曰萬化之機軸

內篇中

言天下之靜者存乎正言天下之動者存乎時正者道之常也時者因之綱也是故君子立正以俟時中人以上達于數者也中人以下囿於數者也聖人因理以著數天下因數以明理然則數者聖人所以教天下後世也

敬者聖學始終之要未知則敬以知之未行則敬以行之　君子時之爲貴時止時行時晦時明萬夫之望

動之以天

聖人自妙于無為

君子居正而吉

天地無心于閑

聖人順時而能改移

義之所當為而不為義之所不當為而為者俱非數之所能知也非義不占非疑不占非疑而占謂之侮非義而占謂之欺虛其心和其志平其氣一其聽有不占也而事無不應有不謀也而用無不成誠之至焉神可至焉是謂動之以天　守之嚋曰聖人無俟於守而自妙于無為賢人有俟於守而不能以不為衆人喪其所守患得患失之心生焉蹴爾嘑爾之恥亡焉是以君子貴乎居正而吉也　閑之嚋曰天地無心于閑而自發于春夏聖人無俟於閑而誠自無

不存衆人必力於閑邪斯存其誠閑之又閑以至于無俟閑存之又存以至於無俟存則成性存存道義之門是以明誠其賢誠明其聖故賢希聖聖希天　移之嚋曰日月得天而能推移寒暑得時而能變移聖人順時而能改移君子知幾而能退移移之時義大矣哉

內篇下

溟漠之間兆朕之先數之原也有儀有象判一而兩數之分也日月星辰垂于上山岳川澤奠于下數之

經天緯地

九職任萬民

九式節財用

九兩繫邦國之

範數與三聖同功

理只是潔淨空闊底世界

不害二物之各為一物

著也四時迭運而不窮五氣以序而流通風雷不測雨露之澤萬物形色數之化也聖人繼世經天緯地立茲人極稱物平施叙以五倫數之教也分天為九野別地為九州制人為九行九品任官九井均田九族睦俗九禮辨分九變成樂八陣制兵九州禁奸九寸為律九分造曆九筮稽疑九章命筭九職任萬民九賦斂財貨九式節財用九府立圜法九服辨邦國九命位邦國九儀命邦國九法平邦國九伐正邦國九貢治邦國之用九兩繫邦國之民營田九里制城

九雉九階九室九經九緯數之度也孔子曰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　也皆數也故蔡西山云蔡氏範數與三聖之易同功

理氣

朱子曰天下未有無理之氣亦未有無氣之理但理只是潔淨空闊底世界無形迹不會造作氣則能醞釀凝聚生物也所謂理與氣決是二物但在物上看則渾淪不可分開各在一處然不害二物之各為一物也若在理上看則雖未有物而已有

二者常自相依
聖人以和召和
太極本無體用之分
萬理同出一原
萬理統會之名
萬物萬事皆原于此
太極總天地萬物之理
氣象可見而不可言
善觀此者必知道
天地莫不有常久之道
所以為中庸
天地以虛為德

物之理然亦但有其理而已未嘗實有是物也故二者常自相依　竊疑氣雖不同然聖人在上以和召和則氣亦醇正而隨於理

太極

吳臨川曰太極本無體用之分當其靜也太極在其中因以為太極之體及其動也太極亦在其中因以為太極之用

眞西山曰萬物各具一理萬理同出一原所謂一原者太極也太極者乃萬理統會之名有理卽有

氣分而為二則為陰陽分而為五則為五行萬物萬事皆原於此　太極只是總天地萬物之理而言不可離天地萬物之外而別為之論纔說離天地萬物而有箇理便成兩截去了

天地

程子曰天地生物之氣象可見而不可言善觀於此者必知道也　天地之化雖蕩然無窮然陰陽之度寒暑晝夜之變莫不有常久之道所以為中庸也　天地以虛為德至善者虛也虛者天地之

虛者天地之祖
天地從虛中來
天地間如洪爐
古今風氣人物之異
西北與東南人才不同
天地安有內外
如魚在水
剛風
上面至清至明
康節不出此意
天地別無勾當
桃樹李花
兩盌相合
一去便休
屈伸消長乘除對待之理

祖天地從虛中來　天地間如洪爐凡物之散其氣遂盡無復本原之理造化又焉用此既散之氣哉　古今風氣人物之異者氣有盛衰故也西北與東南人才不同者氣有厚薄故也天地安有內外言天地之外便不識天地也人之在天地如魚在水不知有水直待出水方知動不得了　問天有形質否朱子曰只是箇旋風下輭上堅道家謂之剛風人常說天有九重分九處為號非也只是旋有九耳但下面氣較濁而暗上面至高處則至

清至明耳　康節言天依形地附氣所以重復而言不出此意者唯恐人於天地間別尋去處故也天地別無勾當只是以生物為心若無心則須能樹上發出李花他又却自定　天地之形如人以兩盌相合貯水于內以手常常掉開則水在內不出稍住手則漏矣　大鈞播物一去便休豈有散而復聚之氣　許魯齋曰天道常於不足處行將去亦屈伸消長乘除對待之理損有餘補不足人則不能合天道也

南北極持其兩端

近一遠三

秉燭執扇

天度

程子曰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下亦三十六度而嵩高正當天之中極南五十五度當嵩高之上又其南十二度爲夏至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爲春秋分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爲冬至之日道南下去地三十一度而已是夏至日北去極六十七度春秋分去極九十一度冬至去極一百十五度此其大率也南北極持其兩端其天與日月星宿斜而廻轉也　日之南北雖不同然

皆隨黃道而行月道雖不同亦常隨黃道而出其旁耳其合朔時日月同在一度其望日則日月極遠而相對其上下弦則日月近一而遠三如日在午月在卯酉之類故合朔之時日月之東西雖同在一度而月道之南北或差遠於日則不蝕或南北雖相近而日在內而月在外則不蝕如一人秉燭一人執扇相交而過一人自內觀之其兩人相去差遠則雖扇在內燭在外而扇不能掩燭或秉燭者在內而執扇者在外則雖近而亦不能掩燭以此推之大

堯夫立歲差法冠絕今古

學似楊雄

潛室亦是此意

合璧連珠

日月行道之大畧

日月以形相物

畧可見　程子曰邵堯夫立歲差法冠絕今古却於日月交感之際以陰陽盈虧求之遂不差其學似楊雄　或說四廢日朱子曰只是言相勝者春是庚辛日秋是甲乙日溫公潛虛亦是此意　陳潛室曰曆家推上元太初謂四千六百十七歲已盡重新起曆是時定十一月甲子朔旦夜半冬至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乃新曆第一日謂之曆元陸象山曰南北極中等之處謂之赤道去南北極各九十一度春分日行赤道從此漸北夏至行

赤道之北二十四度去北極六十七度去南極一百十五度從夏以後日漸南至秋分還行赤道與春分同冬至行赤道之南去南極六十七度去北極一百十五度其日之行處謂之黃道又有月行之道與日相近交路而過半在日道之裏半在日道之表其當交則兩道相合去極遠處兩道相去六度此日月行道之大畧也

天文日月

張子曰日月雖以形相物考其道則有施受從順

世俗桂樹白兎之傳

斯言足破千古之疑

聖人側身修行

五緯五行精氣

論轂磑臍

一天四樞

之差焉星月金水借光於火日陽施而陰受也

朱子曰月光常滿但自人所立處視之有偏有正故見其光有虧盈非旣死而復生也若顧兎在腹之間則世俗桂樹白兎之傳其惑久矣或以日月如兩鏡相照月中微黑之處乃天地形影非眞有物也斯言有理足破千古之疑 陳潛室曰日蝕月蝕于人事必有災戾故聖人畏之側身修行乃可弭也

星辰

張子曰五緯五行之精氣也所以知者以天之星辰獨此五星動以色言之又有驗以心取之亦有此理 朱子曰帝座惟在紫微者據北極七十二度常隱不見之中有北辰之號而常居其所蓋天形運轉晝夜不息而此爲之樞如輪之轂如磑之之臍雖欲動而不可得也今曰是與在紫微者皆居其所而爲不動者四則是一天而四樞一輪而四轂一磑而四臍也分寸一移則其輻裂而毛碎也無日矣能運轉乎

雷車石斧鬼鼓火鞭

聖人復起不能易

天地間義氣君子窮理之爲要

霜[illegible]雨霧同否

雷霆

胡致堂曰天地間無非陰陽聚散闔闢也可以理言不可以形論非如異端所謂龍車石斧鬼鼓火鞭怪誕之難信也故張子曰陰氣凝聚陽在內者不得出則奮激而爲雷霆雖聖人復起不能易矣或問世人所云雷斧何物也曰此猶星殞而爲石也本乎天者氣而非形偶殞於地則成形矣又問電之閃爍激疾如金蛇飛騰之狀何也曰光之發也唯光耳適映雲際則如是不當乎雲之際而在

同雲之中則無是矣皆天地間義氣故君子窮理之爲要

風雨雪霜霧露

朱子曰風只如天相似不住旋轉今此處無風蓋或旋在那邊或旋在上面都不可知如夏多南風冬多北風此亦可見 雨如飯甑不蓋其氣蒸爲而汗下淋漓則爲雨如飯甑不蓋其氣散而不收則爲霧 或問伊川云露是金之氣何如朱子曰露自是清肅之氣結而爲霜其氣不同露滋物而

天地自然之數

天下奇觀

此理最妙

陰陽升降大節

各有一乾坤

天地間無兩立之理

知聖人之進退

萬物皆本于陰陽

要去一件去不

霜殺物也霜雪亦有異霜殺物而雪不殺物也雨與露異雨氣昏而露氣清也露與霧異露氣肅而霧氣昏也　雪花所以必六出者蓋只是霰下被猛風拍開故成六出又六者陰數太陰玄精石亦六稜蓋天地自然之數　高山無霜露却有雪某嘗登雲谷晨起穿林薄中並無露水沾衣但見烟霞在下茫然如大洋海衆山僅露峯尖烟雲環遶往來山如移動天下之奇觀也

陰陽

程子曰陰陽消長之際無截然斷絶之理大抵終始萬物莫盛於艮此理最妙須玩索　一陽未生然而梅發者何也其榮其枯此萬物一箇陰陽升降大節也然逐枝自有一箇榮枯分限不齊此各有一乾坤也　朱子曰天地間無兩立之理非陰勝陽即陽勝陰無物不然無時不然　胡五峰曰觀日月之盈虧知陰陽之消息觀陰陽之消息知聖人之進退　許魯齋曰萬物皆本於陰陽要去一件去不得天依地地附天如君臣父子夫婦皆

得

五行只迭王說盡

盛衰自然之理

納甲納音

然

五行

程子曰五行只古人說迭王字說盡了只是箇盛衰自然之理也人多言五行無土不得木得土方能生火火得土方能生金故土寄王於四時其以爲不然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只是迭盛也　吳臨川曰十干十二支之名立而相配爲六十不知其所始世傳黃帝命大撓作甲子或然也漢之時術家以六十之四十八配周易八純卦之六爻謂之渾天納甲不過以寅卯二支爲木巳午爲火申酉爲金亥子爲水辰戌丑未爲土而已後世所爲納音者每支五行備而每行周乎十二支餘則否壬癸各二水而四金四木丙丁各二火而四土四水戊巳各二土而四木四火庚辛各二金而四木四土甲乙各二木而四火四水四金爲納甲之五行猶先天之卦納音之五行猶後天之卦也

周子曰五行之序以質之所生而言則水本是陽

形始形終

五者造化發育之具

五物備然後生

五則不可混而爲一

一體載萬物

孔子贊乾德以貞元

孟子論四端不以信

天地只一箇春氣

之濕氣以其初動爲陰所陷而不得遂故水陰勝
火本是陰之燥氣以其初動爲陽所揜而不得達
故火陽勝蓋生之者微成之者盛生之者形之始
成之者形之終也然各以偏勝也故雖有形而未
成質以氣升降土不得而制焉　以氣之行而言
則一陰一陽往來相代木火金水各就其中分老
少耳故其序各由少而老土則分旺四季而位居
中者此五者序各叅差而造化所以爲發育之具
或曰五行一氣也其本一物耳曰五物也五物備

然後生猶五常一道也無五則亦無道然而既曰
五矣則不可混而爲一也　朱子曰土爲水火之
所寄金木之所資居中而應四方一體而載萬類
者也故孔子贊乾之四德而以貞元擧其終始孟
子論人之四端而不敢以信者列序其間葢以爲
無適而非此也

四時

朱子曰天地只是一箇春氣發生之初爲春氣長
得過便爲夏收斂便爲秋消縮盡便爲冬明年又

子建冥契先天終坤始震之義

天地中間一佳風水

前代所以都關中

入關有三道

復從春處起渾然只是一箇發生之氣
吳臨川曰楊子建以歲氣起冬至者冥契先天終
坤始震之義子午冬至起燥金而生丑中之寒水
丑未冬至起寒水而生水中之風木寅申起風木
卯酉起君火辰戌起濕土巳亥起相火皆肇端於
子半六氣相生循環不窮豈歲歲間斷於傳承之
際哉

地理 潮汐附

朱子曰冀州是天地中間一佳風水山脉從雲中

發來雲中正高脊處自脊以西之水則西流入於
龍門西河自脊以東之水則東流入於海前面黃
河環繞右畔是華山聳立爲虎自華山東至中爲
嵩山是爲前案遂過去爲泰山聳於左爲龍淮南
諸山是第二重案江南諸山及五領又爲第三四
重案前代所以都關中者以黃河左右旋繞所謂
臨不測之淵者也近東獨有函谷關一路通山東
故可據以爲險　自古入關有三道一自河北入
爲正道一自河南入爲關道一自蜀入爲險道關

荆襄當兵交之衝
尾閭亦有沃焦之號
天下有三大水
南北咽喉
三國必爭之地
古人重其原
此天地之常數
潮汐[illegible]

中雖號天險豈無可入之道第不比他戰場可長
驅而進耳　荆襄山川平曠得天地之中有中原
氣象爲東南交會處者皆人物多最好卜居但有
變則正當兵交之衝　天地之化往者消而來有
息非以往者之消復爲來者之息也水流極東氣
盡而散如沃焦釜無有遺餘故歸墟尾閭亦有沃
焦之號非如未盡之水山澤通氣而流注不窮也
女真起處有鴨綠江傳云天下有三大水曰黃河
曰長江曰鴨綠是也　陳潛室曰荆襄爲南北咽

喉在三國爲必爭之地乃戎馬之場非帝都也
吳臨川曰天下有原之水河爲第一古人祭川先
河後海重其原也
余襄公曰春夏晝潮常大秋冬夜潮常大蓋春爲
陽中秋爲陰中歲之有春秋猶月之有朔望也故
潮之極漲常在春秋之中潮之極大常在朔望之
後此又天地之常數也　馬古州曰朔生爲潮夕
生爲汐日太陽也脣一次而成月月太陰也合於
日以起朔陰陽消長晦朔弦望潮汐應焉潮汐係

六經所稱不越數端
程張二說皆精切

日而滋長隨月而漸移潮於寅則汐於申潮於巳
則汐亥兩辰而盈兩辰而縮朔後三日明生而潮
壯望後三日魄見而汐湧每歲仲春月落水生而
汐微仲秋月明水落而潮倍滅於大寒極陰而凝
弱於大暑畏陽而縮陰陽消長不失其時故曰潮
信

鬼神 祭祀附

張南軒曰鬼神之說合而言之來而不測謂之神
往而不返謂之鬼分而言之天地山川風雷之屬

凡氣之可接者皆曰神祖考祠饗於廟曰鬼就人
物而言之聚而生爲神散而死爲鬼又就一身而
言之魂氣爲神體魄爲鬼凡六經所稱蓋不越是
數端然一言以蔽之莫非造化之迹語其德則誠
而已　陳北溪曰程子云鬼神者造化之迹張子
云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二說皆精切造化之迹以
陰陽流行者見於天地間言之良能言二氣之屈
伸往來自然能如此　眞西山曰天之神曰神以造化神妙不測也
地之神曰示山川草木有形可見人之神曰鬼鬼歸

須識其名義
一氣有感通之理
伯有別是一般道理
子産知鬼神之情狀
萇弘化碧
真聖賢之遺言
子産得聖賢遺旨
聖人有是言
元城養得此氣剛大

之理雖非始學者所易窮然亦須識其名義　朱子曰人死雖終歸於散然亦未便散盡故祭祀有感格之理先祖世次遠者氣之有無不可知然奉祭祀者既是他子孫畢竟只是一氣所以有感通之理至如伯有爲厲伊川謂別是一般道理蓋其人氣未當盡而强死自是能爲厲子産爲之立後使有所歸遂不爲厲亦可謂知鬼神之情狀　萇弘死三年而化爲碧弘以忠死故其氣凝結如此

陳北溪曰禮運言人者陰陽之交鬼神之會說

得亦親切此真聖賢之遺言非漢儒所能言也蓋無一物非陰陽則無一物非鬼神子産謂人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斯言得聖賢遺旨　問鬼神有無程子曰爲爾言無則聖人有是言爲爾言有爾得不於吾言求之乎　劉元城死時風雷轟於正寢雲霧晦冥只是元城養得此氣剛大所以散時如此　程子曰古之言鬼神不過著於祭祀亦只是言如聞嘆息之聲亦不曾道聞如何言語見如何形狀如漢武帝之見李夫人只爲道士先說

目有不足信
鬼兼天人之能
再生非其常
古人極有深意
仁智合者可以制祀典
天地間公共之氣
天子與天地相關
聖賢功在萬世

與在甚處使端目其地故想出也然其詩亦曰是耶非耶皆所未曾聞見假使實見亦未足信或是心病或是目病如孔子言人之所信者目目亦有不足信者耶此言極善　今之言鬼神以其無形則如天地言其動作則不異於人豈謂人死之鬼反能兼天人之能乎　死而氣散泯然無迹者是其常道理恁地有托生者是偶然聚得氣不散又怎生去湊着那生氣便再生然非其常也

程子曰古人祭祀用尸極有深意蓋人之魂氣既

散孝子求神而祭無尸則不饗無主則不依若尸與已以潔齊至誠相通神無不饗也　謝上蔡曰陰陽交而有神形氣離而有鬼知此者爲智事此者爲仁惟仁智合者可以制祀典　問上古聖賢所謂氣者天地間公共之氣否朱子曰天子統攝天地與天地相關此心便與天地相通不可道他是虛氣與我不相通如諸侯不當祭天地與天地不相關便不能相通聖賢道在萬世功在萬世今行聖賢之道傳聖賢之心便是負荷這物事此氣

古人交神明之道
便是釁龜之意
兩盡幽明之義
文公此語極爲親切
二者未嘗有異
如穿渠引源
後來此議必改
一字有二義
孟子道性善蓋原於此
聖人因事以制名

便與他相通　古人交神明之道無些子不相接處觀古人有釁龜用生血只有覺龜又不靈用生氣去接續他古人立尸便是釁龜之意　陳北溪曰敬鬼神而遠之此一語說得圓而盡如正神能知敬矣又易失之不能遠邪神能知遠矣又易失之不能敬須是都要敬而遠遠而敬始兩盡幽明之義文公云專用力於人道之所宜而不惑於鬼神之不可知此語極爲親切

性命　附人物氣質之性命才

程子曰天之賦與謂命禀之在我謂性見於事物謂理三者未嘗有異窮理則盡性盡性則知命矣橫渠昔嘗譬命是源窮理盡性如穿渠引源然則渠與源是兩物後來此議必改矣　陳北溪曰命一字有二義有以理言者有以氣言者其實理不外於氣　楊龜山曰命天理也性天命也道則性命之理而已矣孟子道性善蓋原於此　程子曰性之本謂命性之自然爲天性之有形謂心性之有動謂情凡此數者皆一也聖人因事以制名不

理一見二
康節數句極好橫渠亦不易之論
四字最爲端的
離此四字不得
是非眞妄從此分
韓公見識於明道
諸子中最爲近理
孟子之言有根柢
荀子隔靴爬痒猶器受光於日
孟子實淵源于夫子

同耳　李延平曰天下之理無異道也天下之人無異性也唯性不可見孟子始以善形之苟自理而觀則理一而見二　朱子曰性者道之形體心者性之郛郭康節這數句極好橫渠心統性情一句亦不易之論　朱子答胡廣仲曰天命之性只以仁義禮智四字言之最爲端的率性之道便是率此之性無非是道亦離此四字不得當靜之時渾是天理未有人欲之僞故曰天之性及其感物而動則是非眞妄從此分矣蓋性之爲性天下莫

不具焉本無妄也烏得并與其眞而無之此韓公道無眞假之言所以見識於明道也韓子說所以爲性者五而今之言性皆雜佛老所以在諸子中最爲近理　張南軒曰性固難言唯善得而名之此孟子之言所以爲有根抵也聖人只是識得性百家紛紛只是不識性字楊子鶻突荀子又所爲隔靴爬痒　程子曰人之性猶器之受光於日本不動之物　陳北溪曰孔子係辭曰繼之者善孟子所謂善實淵源於夫子而來孟子夫子非有

孟子夫子非有
二本

開則達於天道
與聖人一
萬物一原異體

三人皆一目別
而
三人所見各異

[illegible]

告子見闢於孟
子

二本也　張子曰凡物莫不有性由通蔽開塞所以有人物之別由蔽有厚薄故有知愚之別塞者牢不可開厚者可以開而開之也難薄者開之也易開則達於天道與聖人一　朱子曰論萬物之一原則理同而氣異觀萬物之異體則氣猶相近而理絶不同呂與叔云性一也流形於外有剛柔昏明者非性也有三人焉皆一目而別乎色一居乎密室一居乎帷箔之下一居乎廣庭之中三人所見昏明各異豈目不同乎隨其所居蔽有厚薄

耳此言分別性氣甚明　程子曰禽獸之性却自然不待學不待教如營巢養子之類　朱子曰太極動而二氣形萬化生人與物之所同者二氣五行萬變不齊是則所謂異者同者理也異者氣也告子乃欲指氣而遺理牿於其同而不知其異此所以見闢於孟子而集註則以爲以氣言之知覺運動人物若不異以理言之則仁義禮智非物所能全也於此則言氣同而理異者所以見人之貴非物所能並於彼則言理同而氣異者所以見太

自古無人敢道
此

程張不易至論

不是性中元有
兩物
極本窮源之性

人不可不加澄
治之功

只是元初水

二之則不是

發明千古未盡
之意

如寶珠在清冷
水中

季通主張氣質
太過

澄濁求清之義

極無虧非有我所得私也尚何疑哉程子言性卽理也此一句自古無人敢道此張子言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皆不易之至論也　程子曰人生氣禀理有善惡不是性中元有兩物相對而生也孟子只言善正極本窮源之性性猶水也有流而至海終無所濁有流而未遠固已漸濁有出而甚遠方有所濁有濁之多者少者人不可以不加澄治之功故用力勇敢則疾清用力緩怠則遲

清及其清也則只是元初水矣　朱子曰程子云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所以發明千古未盡之意甚爲有功　有是氣則必有是理但氣禀之清者爲聖賢如寶珠在清冷水中氣禀之濁者爲愚不肖如珠在濁水中明明德者是就濁水中揩拭此珠也蔡季通主張氣質太過言形氣被此生壞了後頭終拗不轉來殊不知功夫未到則氣質之性不得不重若功夫至則氣質豈得不聽命義理也龜山澄濁求清之義正

復性可無此患
燈火紙罩
白米赤飯
孟子獨出諸儒
道學之功大
孔孟言性之異
人貴於能反
學須變化氣質
伊川語意尤密

指變氣質之性言　韓退之說叔向之母聞楊食我之生知其必滅宗其始便禀得惡氣自有滅宗之理所以聞其聲而知之也使能學以勝其氣復其性可無此患　氣有淸濁譬如着些物蔽了發不出如燈火紙罩光依舊在裏面只去了紙便自見光有一般人禀氣淸明而行爲不篤如井泉甚淸貯在銀盞裏亦淸徹但泉脉從淤土惡木根中穿過來味不純甘以之煮白米則成赤飯　程子言孟子獨出諸儒者以其能明性也　陳了翁云氣質之用狹道學之功大與季通說正相反　孔孟言性之異畧而論之則夫子雜乎氣質而言之孟子乃專言其性之理也　張南軒云人之氣禀雖不同而其本莫不善故人貴於能反所以學者須變化氣質也　朱子曰孟子所謂才是指本性而言性之發用無有不善也伊川所謂才是指氣質而言氣有淸濁則才亦有淸濁也此與孟子說才小異而語意尤密不可不攷

心

惟觀其所見何如
明鏡止水
聖心與天爲一
懸鏡空中
君實自謂得術
聖賢必不害心病
正是剩一助之長
如爲九層之臺
如種下種子
戒學者心不可有一事
存三守一
虛心然後能盡

程子曰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寂然不動是也有指用而言者感而遂通是也惟觀其所見何如耳聖人之心明鏡止水聖人之心與天爲一或者滯心于知識之間故自見其小於是有心小性大之說耳　程子曰人心作主不定正如一箇翻車流轉動搖無須臾停所感萬端又如懸鏡空中無物不入其中有甚定形不學者却都不察便覺察得是爲害司馬君實自謂吾得術矣只管念箇中字此又爲中所繫縛要之聖賢必不害心病　程子曰今人志於義理而心不安樂者何也此則正是剩一助之長人心常要活則周流無窮而不滯於一隅須是大其心使開闊如爲九層之臺須大做脚纔得又曰閑機事之久機心不生益方其閱時心必不喜既喜則如種下種子　明道在澶州日修橋少一長梁曾博求之民間後因出入見林木之佳者必起計度之心因語以戒學者心不可有一事　韓持國曰道家有三住心住則氣住氣住則神住此所謂存三守一　張子曰虛心然後能

心大則百物皆通
赤子之心與天地相似
搖扇得凉
覺乃小學相乘之機
心虛則理實
聖人至公至神之化
道心如將

盡心又曰虛心則無外以爲累又曰心大則百物皆通　呂藍田曰赤子之心與天地相似　尹和靖曰橫渠云由知覺有心之名若只寂然不動與木石等也只爲感而遂通便是知覺知覺卽心也至於搖扇得凉是知覺也　問覺是人心之本體不容泯滅故乘間發見之時直是昭著不與物雜于此而自識便不溺于卑汚之中自有可進步處故嘗竊疑覺爲大學小學相乘之機不知是否朱子曰然　心虛則理實心實則理虛有主則實此

實字指理無主則實此實字指私　李延平曰心無私主有感皆通善則好之惡則惡之善則賞之惡則刑之此是聖人至公至神之化如天地一般自人心而收之則爲道心自道心而放之則爲人心人心如卒道心如將　朱子曰唯心無對故體雖具于方寸之中而其所以爲體實與天地同其大萬物皆無所不備而無一物出乎是理之外用雖發于方寸之間而其所以爲用則實與天地相流通萬物盖無所不貫而無一物不行乎事之中

心之所以爲妙
此心澄然
鑑虛衡平
萬物皆有定于中
日常呈露于動靜間
古今人物所同得
與天地相流通
程子形容恕心充拓得去之氣象
體用非兩截事
明道伊川所主不同
只有一片空明景界
赤子之心不用機巧

此心之所以爲妙也方其物之未感也則此心澄然惺惺如鑑之虛如衡之平盖眞對越乎上帝而萬物皆有定於其中矣體常涵用用不離體體用渾涵純是天理日常呈露于動靜間所謂體與天地同其大者盖通天地間惟一實然之理而已爲造化之樞紐古今人物之所同得所謂用與天地相流通盖是理在天地間流行圓轉無一息之停吾心得全是理亦無一息之不生矣此程子所以指天地變化草木蕃以形容恕心充拓得去之氣

象也然亦必有是天地同大之體然後有是天地流行之用則其實又非兩截事也　陳潛室曰明道言中有主則實實則外不能入伊川言心有主則虛虛則邪不能入其所主不同何也盖有主則實謂有主人在內先實其屋外客不能入故謂之實有主則虛謂外客不能入只有主人自在故又謂之虛如赤子之心只是眞實無僞然未發之中却渾然寂然喜怒哀樂都未形見只有一片空明景界此時只可謂之虛要之赤子之心不用機巧

二者實有異義
大舜十六字開萬世心學之源
精一爲理學之要
二言實萬世心學綱要
人心如鏡
此處最當體認一物分作兩處
性如心之田地心是神明之舍
念慮處皆是情

未發之中乃存養所致二者實有異義　眞西山曰大舜十六字開萬世心學之源後世聖賢授受不同大抵敎人守道心之正而遏人欲之流耳此精一之功所以爲理學之要也　吳臨川曰周子云無欲故靜程子云有主則虛此二言實萬世心學之綱要也　陳潛室曰人心如鏡但無塵垢之蔽則本體自明物來則應物去依舊自在只是定而應應而定

心性情 附定性 情意 志氣 志意 思慮

朱子曰性者心之理也情者性之動也心者性情之主也大抵心與性似一而二似二而一此處最當體認若以靜處是性動處是心則是一物分作兩處了人心虛處便包藏許多道理推廣得來盖天蓋地莫不繇此此所以爲人心之妙歟理在人心是之謂性性如心之田地心是神明之舍爲一身之主宰性便是許多道理得之於天而具之於心者發於知識念慮處皆是情故曰心統性情者也明道云稟於天爲性感爲情動爲心伊川云自性

三者未有至當之論
此說最爲穩當
見影知形之意
心居二者之間聖賢一擧兼得
橫渠此語大有功
反鑑索照
忘怒觀理
明道定性書都不見一箇下手處
須着一毫私意不得
生龍活虎

之有形者謂心自性之有動者謂情此性情心三者未有至當之論夫心一也寂然不動是性感而遂通是情故橫渠云心包性情者也此說最爲穩當如二程先生之言是性包心情恐記錄者誤耳性不可見觀情之善可以見性如見影知形之意　陳潛室曰心居性情之間向裡卽是性向外卽是情心居二者之間而統之所以聖賢功夫只在心著到一擧而兼得之橫渠謂心統性情此語大有功　程子曰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適道大率

患在於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爲爲應迹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爲自然今以惡外物之心而求照無物之地是反鑑而索照也夫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爲甚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見外誘之不足惡而於道亦思過半矣　朱子曰明道定性書都不見一箇下手處然須是知得天下之理都着一毫私意不得方是所爲知止而後有定也不然只是見得他如生龍活虎相似更把捉他不得　朱子曰志是公然主

私意侵
學者皆以聖人自期
顏子能立志
聖賢莫不發軔於此
學忘坐馳
破屋禦寇
虛器入水
致思如掘井
二者只是一事

張要做事的意是私地潛行要發的志如代意如侵　陳北溪曰顏淵云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孟子曰舜爲法于天下云云如舜而已矣皆以聖人自期皆是能立志　真西山曰志者進德之基若聖若賢莫不發軔如此　程子曰欲知得與不得於心氣上驗之思慮有得中心悅豫沛然有裕者實得也思慮有得心氣勞耗者實未得也強揣度耳　未有不能體道而能無思者故坐忘而坐馳有忘之心是則思而已矣呂與叔嘗言患思慮多不能驅除曰此正如破屋中禦寇東面一人來未逐得西面一人又至矣左右前後驅逐不暇又如虛器入水水自然入若實之以水置之水中水何能入來蓋中有主則實實則外患不能入自然無事橫渠曰思曰睿睿作聖致思如掘井初有渾水久後稍引動得清道來思慮始皆溷濁久自明快　朱子曰知與思二者只是一事知如手相似思是教這手去做事也思所以用夫知也

道　理　德　仁

道未始有天人之別
此語截得上下最分明
論心術無如孟子
見道之大端
這裏須自見得
人須於虛中求實
天地中和之至
風動水流
道器未嘗相離
案上花瓶
聖人如影隨形

程子曰道未始有天人之別但顧天地人所在而異名耳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亦形而下者也而曰道者唯此語截得上下最分明令語道須待要寂滅湛靜形如槁木心如死灰所貴乎智周天地萬物而不遺動容周旋中禮又幾時要如槁木死灰者論心術無如孟子也只謂必有事焉今既槁木死灰却于何處有事孟子發出浩然之氣又曰合內外平物我此見道之大端也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言道之體如此這裏須自見得

張子曰天地之道無非以至虛爲實人須於虛中求出實聖人虛之至故擇善自精　胡五峰曰堯舜與湯文武仲尼之道天地中和之至非有取而後爲之者也道不能無物而自道物不能無道而自物道之有物猶風之有動水之有流也程明道曰道即器器即道兩者未嘗相離　朱子案上花瓶正指物有理言　張南軒曰凡一飲食一起居之間莫不有道焉賢者隨時而循理在聖人則如影之隨形道固不離於聖人也　黃勉齋曰自古

致治之盛如一日
都是見道分明
孔子是就造化根源上論
天下善惡皆天理
君子知於異中求同
道理二字亦有分別
觀轉蓬知造車
三者所處不同
一節密一節
此物之生意最可觀
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
中皆有生意
雞可觀仁

帝王參天地贊化育更堯舜禹湯六七君上下數千年致治之盛常如一日豈有出於此道之外哉　陳北溪曰顏子所謂卓爾孟子所謂躍如都是見道分明故如此說若易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孔子是就造化根源上論　程子曰天下善惡皆天理謂之惡者非本惡但或過或不及便如此如楊墨之類　呂東萊曰天下事有萬不同然以理觀之則未嘗異君子須當於異中而求同則見天下之事本末嘗異　陳北溪曰道理二字亦有分別萬古通行者道也萬古不易者理也　許魯齋曰事物必有理未有無理之物聖人觀轉蓬便知造車亦此類也　或問道德仁三者所處不同陳潛室曰道謂事物當然之理德乃行是道實得於心仁謂心之德愛之理乃諸德之總會處在一人身上只是一箇物事但一節密一節耳　程子曰天地之大德曰生生之爲性萬物之生意最可觀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觀物於靜中皆有生意切脉最可體仁觀鷄雛此可觀仁又曰心譬如穀

心如穀種
三月不違仁之氣象
聖人元無二語
久之忽有所得
學者所難及
至公便是仁
此說推廣得甚好
恐推測體認處不精
仁道之立正在義

種生之性便是仁造次必于是顛沛必于是三月不違仁之氣象也　程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此是徹上徹下語聖人元無二語　尹和靖曰鮑某嘗問仁者愛人便是仁乎伊川云愛人仁之可耳焞嘗侍坐歸因取論語中說仁可致思久之忽有所得遂見伊川請益曰其以仁唯公可盡之伊川久之云思而至此學者所難及也天心所以至仁者唯公耳人能至公便是仁　李延平答朱元晦書曰來諭以爲仁是心之正理能發能用的一箇端緒如胎育包涵其中生氣無不純備而流動發生自然之機又無頃刻停息憤盈發洩觸處貫通體用相循初無間斷此說推廣得甚好但又云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以是而已夫流動生機無頃刻停即禽獸亦自如此若以爲唯人獨得即恐推測體認處未精又云從此推出分殊合宜處便是義者不於此透徹何緣見得本原毫髮之分殊哉此正是本源體用兼舉處仁道之立正在於此仁之一字正如四德之元而仁義二字正如立

仁[illegible]在此二字 孔門教學者汲汲求仁 糖甜醋酸 春暘醲酒 三言識仁之名義 兩字移動不得 三者方是成仁之事 看大學亦要識此意

天道之陰陽立地道之剛柔皆包攝在此二字朱子曰仁之爲道乃天地生物之心卽物亦在情之未發而此體已具情之旣發而其用不窮誠能體而存之則衆善百行皆原於此此孔門之敎所以必使學者汲汲於求仁也仁者愛之理愛是苗理是根仁之愛如糖之甜醋之酸愛是那滋味仁包四德發於剛果處亦是仁發於辭遜是非亦是仁正猶觀山所謂橫看成嶺直看成峰若自家見他不盡初謂只是一嶺及少時又見一峯出便是未

見全山也譬乎若春暘之溫泛乎若醲酒之醇此是形容仁的意思程子曰仁者生之性也而愛其情也孝悌其用也公者所以體仁猶言克己復禮爲仁也學者於前三言可以識仁之名義於後一言可以知用力之方又謂愛是仁之用恕所以施愛者施用兩字移動不得然仁畢竟是溫和之物發用時須得是非辭遜斷制三者方是成仁之事及至事定三者各退仁仍舊溫和學者須是求仁所謂求仁者不放此心今看大學亦要識此意所

六字形容親切 晦翁絕口不言 孟子謂用力之難學者以矯強自勵 本心蟊螣 聖賢深切爲人 求仁自絜矩始明義利之分

所謂求仁者明命無他求其放心而已

陳北溪曰自孔門後無識仁者漢人只恩愛說仁韓子遂以博愛爲仁至程子非之而曰仁性也愛情也至哉言乎上蔡又專以知覺言仁龜山又以萬物與我爲一言仁呂氏克己銘又欲克己須與天地萬物爲一體方爲仁至文公始以心之德愛之理六字形容之而仁之說始親切矣　陳潛室曰上蔡專以覺言仁所以晦翁絕口不言只說愛之理心之德此一轉語亦含知覺在內　眞西山

曰自非聖人未有不由恕而至仁者故孟子曰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恕以強言蓋明用力之難學者當以矯強自勵云耳此所謂絜矩之道也然大學言絜矩而繼以義利者豈異指哉利也者其本心之蟊螣正途之榛莽與大學丁寧於末簡孟子懷激於首章聖賢深切爲人未有先乎此者然則士之求仁當自絜矩始而推其端又自明義利之分始　眞西山曰天下至微之物皆得天地發生之心以爲心故自心中發出生意又成無限物且

么荷
上蔡以桃杏論仁
惟古聖人之壽最久
四端迭爲賓主
此便是惻隱之心
開闢啓鑰
此孟子惓惓於充之一言
恕者入仁之門
橫劒利刃

如蓮實之中有所謂么荷者便儼然如一根之荷故上蔡以桃仁杏仁論仁謂其中有生意纔種便生故也　吳臨川曰天地生物之心曰仁雖天地之心最久聖人之仁如天地亦惟古聖人之壽最久

仁義禮智　誠忠信忠恕

朱子曰四端迭爲賓主如恭而無禮節是以禮爲主也君子以義爲質是以義爲主也蓋四德未嘗相離遇事則迭見層出要在人默而識之耳　問仁兼四端意思理會不透曰上蔡舉史文成誦明道謂其玩物喪志上蔡汗流浹背面發赤色明道云此便是惻隱之心　黃勉齋曰論語一書未嘗以仁義並言而孟子言仁義者蓋憫斯世之迷惑故開闢啓鑰直指人心而明告之也　真西山曰惻隱之發而有以撓之則仁不能充矣四端皆然此孟子惓惓於充之一言也　張子曰恕者入仁之門而恕非仁也　朱子曰信如五行之有土非土不足以載四者義如橫劒利刃凡事物到前便

此義理之本名
實理逐一看得透徹
去底氣象
猶形影
枝葉
晦翁又增兩字
堯舜湯武與天地同其大

兩分去胸中許多勞勞攘攘一齊割盡了　誠者以心之全體而言忠字以其應事接物而言此義理之本名也問忠信之信與五常之信如何分別曰五常之信以心之實理而言忠信之信以言之實理而言須是逐一看得透徹　明道曰充廣得去則爲恕心如何是充廣得去底氣象曰天地變化草木蕃然忠信猶形影也無忠做恕不出　朱子曰忠是根本恕是枝葉　陳北溪言程子以無妄之謂誠晦翁又增兩字曰真實無妄之謂誠

真西山曰堯舜之仁湯武之義所以與天地同其大者以其能充之也

性理奥卷之五終

濂溪造化之原
三先生有功當世不小
韓公依稀說得畧似
聖人繼天立極
發明道統以示天下後世
堯之得於天
舜得統於堯
禹得統於舜
湯得統於禹

新鐫性理奥卷之六

始寧印趙丁進纂　弟兼之丁達訂

道統

朱子曰自孟子而後聖人之道不傳濂溪周子奮乎百世之下乃始探聖賢之奥疏觀造化之原河南兩程先生既親見之而得其傳於是學遂行世三先生有功於當世不小矣漢唐諸儒唯韓公依稀說得畧似

黄勉齋曰聖人於人之中得其最秀而最靈於是繼天立極而統理人羣其發明道統以示天下後世皆可考也允執厥中中即太極此堯之得於天而舜之得統於堯也人心唯危道心唯微唯精唯一允執厥中是推其所以執中之由禹之得統於舜也成湯曰以義制中以禮制心則道常存而中可執矣此湯之得統於禹也文王曰不顯亦臨無射亦保即以禮制心也不聞亦式不諫亦入即以義制事也武王受丹書之戒曰敬勝怠者吉義勝欲者從敬即文王之制心也義即文王之制事也故周公繫易曰敬以直內

聖人制事制心之意
聖賢相傳垂世立教
中天地爲三綱五常之主
孔子作六經爲萬世師
河洛斯文與洙泗並
朱公萃諸儒之大成
爲世道德之宗主
朱子訂定萬世之法

義以方外至於孔子則博文約禮克己復禮格致誠正齊治均平皆聖人制事制心之意焉聖賢相傳垂世立教如此

陳北溪曰堯舜禹湯文武更相授受中天地爲三綱五常之主孔子不得行道之任乃集羣聖之法作六經爲萬世師而回參汲軻實傳之上下數千年無二說也軻之後遂失其傳千數百餘年濂溪與二程先生相繼而光大之河洛之間斯文與洙泗並聞而知之者有朱公蓋所爲萃諸儒之大成而傳周程之統也

李果齋曰古者易更三古而混於八索詩書煩亂禮樂散亡夫子從而贊之定之刪之正之又作春秋六經始備以爲萬世道德之宗主秦火之餘六經既已爛脫諸儒各以己見穿鑿爲說未嘗有知道者周程張子其道明矣然於經言未暇釐正朱子於是考訂訛謬集其大成以定萬世之法雖與天壤俱敝可也

真西山曰自堯舜至於孔子率五百歲而聖人出孔子沒曾子子思孟軻復先後而推明之百有餘年之

三賢一聖更相授
復明益明大明
觀聖人則見天地
聖人無優劣
聖人天地之用
聖賢大同之中有不同
化工巧工
剪綵爲花
聖賢之分
賢人當爲天下知
大賢聖人之分
聖者氣象如何

問一聖三賢更相授受然後天常人紀燦然昭陳垂示罔極嬴秦以後學術無統雖以董韓相望於漢唐而淵源之正體用之全未究其極孔孟之道至周子而復明至二程而益明至朱子而始大明皆天也

楊子云觀乎天地則見聖人程子曰不然觀乎聖人則見天地聖人無優劣有則非聖人也聖人天地之用也聖賢之處世莫不與大同之中有不同焉不能大同者是亂常拂經而已不能不同者是隨俗習非而已學者必識聖賢之體聖人猶化工也賢人猶巧

工也剪綵爲花設色以畫之非不宛然肖也而欲觀生意之自然則無之矣聖人愈自卑而道自高賢人不高則道不尊聖賢之分也故張子嘗曰賢人當爲天下知

五峯胡氏曰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大賢之分也達則兼善天下窮則兼善萬世者聖人之分也

問聖人憂世之心與樂天之心並行不悖則二者氣象如何朱子曰聖人之心樂天知命者其常也憂世之心則有感而後見耳

聖人以中道公道應物
便有舉義爲周之意
曾子善形容聖人氣象
學者宛如見聖人
兵印將符
聖人猶欲有爲
聖人之于天下皆如此
學聖人須學顏子
顏子所以大過人
顏子作得禹稷

許魯齋曰聖人以中道公道應物也無人無我無作爲以天下才治天下事應之而已

孔子

程子曰孔子請討田恒便有舉義爲周之意曾子善形容聖人氣象曰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又鄉黨一篇形容得聖人動容注厝甚好使學者宛如見聖人

朱子曰聖人無有不可爲之事無有不可爲之時只恐權柄不入手若得權柄則兵隨印轉將逐符行卽

如陳恒弑其君孔子沐浴而朝請討之時是獲麟之年那時聖人猶欲有爲也

呂東萊曰禹稷思天下饑溺由己饑溺孔子歷聘諸國以至誨人不倦皆是合當做事自古聖人之於天下皆如此

顏子

程子曰聖人之德行不可名狀學聖人須學顏子顏子所以大過人者只是得一善拳拳服膺與能屢空耳顏子作得禹稷湯武事功大而化者仲尼也在前

事功
此處惟顏子知之
卓爾是聖人立處
學者全要識時
顏子雅意直是要做聖人
顏子優於湯武
顏子渾渾無迹
稜縫猶有未盡處
顏子心麤
曾子氣象極好
說話盛水不漏
曾子父子相反

是不及在後是過之此處甚微惟顏子知之卓爾是聖人立處顏子見之但未至耳學者全要識時顏子陋巷自樂以有孔子在焉若孟子安得不仕

張子曰顏子學聖道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高遠處又要求精約處又要至顏子雅意直是要做聖人

問顏子優於湯武如何見得朱子曰這般處說不得據自看顏子又覺渾渾無迹見在事業未必及湯使其成就則湯又不得比顏子顏子比孟子則孟子當粗看磨稜合縫猶有未盡處

陳潛室曰聖人體統光明渣滓渾化故分毫處皆照顏子未得渣滓渾化地位猶未免有暗處故謂之心麤

曾子

程子曰曾子傳聖人學其德後來不可測安知不至聖人如言吾得正而斃且體理會文字只看他氣象極好

朱子曰曾子說話盛水不漏曾子父子相反參合下不曾見得只從日用間應事接物上積累做去及至

點當下見得甚高
曾子獨得其傳
剛毅方始立得定
這是甚麽樣剛毅
聖人應事如水
二字其功甚多
孟子精通於易
楊子最善論孟子
孟子擔當得事
千門萬戸自在
孟子太山岩岩

透徹那小處都是自家底了點當下見得甚高做處却又欠闕

子思

朱子曰剛毅之學唯曾子獨得其傳思孟也恁地剛毅方始立得定子思別無可考只觀孟子所稱摽使者而不受如云事之云乎之類這是甚麽樣剛毅

程子曰聖人應事如水未有可止而不止可行而不行者也

孟子

程子曰仲尼只說仁孟子便說仁義仲尼只說志孟子便說養氣出來只此二字其功甚多

尹和靖曰趙岐謂孟子通五經尤長於詩書其謂孟子精通於易踐履處皆易也楊子謂孟子知言之要知德之奥非苟知之亦允蹈之此最善論孟子者

朱子曰孟子比之孔門原憲謹守必不似他然他不足以及人不足以任道孟子便擔當得事孟子不甚細膩如大匠把得繩墨定千門萬戸自在

程子曰仲尼天地也顏子和風慶雲也孟子泰山岩

氣象
此是不可及處
顏孟無大優劣
得聖人之道者二人
以此未及孔子
聖人盛德與天爲一
孟子壁立萬仞
孟子所以未至聖人地位
退之說得儘好
顏孟久于仁

岩之氣象也觀其言皆可見矣孟子若爲孔子事業則儘做得只是難似聖人綏斯來動斯和此是不可及處顏孟雖無大優劣觀其立言孟子終未及顏子顏子默識曾子篤信得聖人之道者二人也孔子爲宰則宰爲陪臣則陪臣皆能發明大道孟子必得賓師之位然後能明其道以此未及孔子

謝上蔡曰孔子言天喪斯文一節蓋聖人盛德與天爲一故出此語孟子地位未能到此故曰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舍我其誰聽天所命未能

合一孟子以身任道後車數十從者數百所至侯王分庭抗禮壁立萬仞唯其猶有大底氣象所以未至聖人地位

問晁以道謂孔子賢於堯舜私孔子者也孟子配孔子卑孔子者也此語如何尹和靖曰不須如此較優劣唯退之說得儘好自堯舜相傳至孔子孟子軻死不得其傳却是

胡五峰曰孔子學不厭教不倦顏子欲罷不能孟子周旋不舍我亦知其久於仁矣

壁立千仞
守得夫子規矩定
學顏不錯
顏子一身渾是義理
不露便是孔子
可望不可攀
聖賢隨機應物
明快愷悌
聖人應得甚閑暇
孟子必露精神
二者皆適於義

朱子曰曾子平日是箇剛毅有力量壁立千仞底人故得卒傳夫子之道雖其質本魯拙然既有所得亦守得夫子規矩定孟子俱是要學顏子曾就已做工夫所以學顏子則不錯

陳潛室曰顏子一身渾是義理不露便是孔子

饒雙峰曰顏子如和風慶雲人皆可以仰之孟子如泰山岩岩可望而不可攀其規模氣象不同 聖賢隨機應物孟子愛牛制産之論便是

程子曰孔子儘是明快的人顏子儘愷悌孟子儘雄

辨

許魯齋曰陽貨以不仁不智劫聖人聖人應得甚閑暇在他人或以卑遜取辱或以剛直取禍必不能停當聖人則詞遜而不卑道存而不亢或曰孟子遭此如何曰孟子必露精神

孔孟門人

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乎由也其死矣二者蓋皆適于義孔悝受命立輒若納蒯聵則失職與輒拒父則不義如輒避位則拒蒯聵可也如輒拒父則奉身

子路忠于所事
子路所養素定
鳳凰翔于千仞
曾點有康節底意思
二子後來長進
與公得聖人之一體
南方之學得其精華
二事得賢
光風霽月
善形容有道者氣象
剛果有古人風
瀟灑清潔

而退可也故子路欲勸孔悝無與于此忠于所事也而孔悝既被脇矣此子路不得不死耳然燔臺之事則過於勇暴也

楊龜山曰孔子許子路升堂觀其死而不忘結纓非其所養素定何能爾耶苟非其仁則遑遽急迫之際方寸亂矣

朱子曰曾點之志如鳳凰翔于千仞之上曾點有康節底意思將那一箇物玩弄

子貢俊敏子夏謹嚴自顏曾而下唯二子後來想大

長進

與公言偃悅周公仲尼之道而北學於中國遂因文學而得聖人之一體今攷其政事豈所謂南方之學得其精華者　觀其二事得滅明之賢甚高

周子

李延平曰黃山谷謂周子灑落如光風霽月此善形容有道者氣象

朱子曰先生博學力行聞道甚蚤遇事剛果有古人風爲政精密嚴恕務盡道理廬山之麓有濂溪焉潔

先生濯纓而樂
一府皆傾
希夷如何有此說
忠定窺見其意
庭草交翠
偎風道氣
初平二年覺悟
君貺此一事過人
不受爲是
精金良玉

清紺寒先生濯纓而樂之因以爲號

朱子曰孔經甫嘗祭茂叔曰公年壯盛玉色金聲從容和毅一府皆傾令人疑其學多出希夷鄭可學曰濂溪所著書如太極圖希夷如何有此說張忠定公嘗云公事未着字以前屬陽着字以後屬陰似亦窺見其意忠定見希夷蓋亦有些來歷但當時諸公知濂溪者鮮也贊曰道喪千載聖遠言湮不有先覺孰開我人書不盡言圖不盡意風月無邊庭草交翠故人嘗謂茂叔有偎風道氣

李初平見茂叔云某欲讀書如何茂叔云公老矣無及矣待某只說與公初平遂聽說話二年乃覺悟王君貺嘗見茂叔爲與茂叔世契便受拜及坐間大風起說大畜卦君貺乃起曰適來不知却受公拜今當請納拜茂叔走避君貺此一事却過人謝用休問當受拜不當受拜曰分已定不受爲是

明道

伊川序曰先生資禀既異而充養有道純粹如精金溫潤如良玉視其色其接人也如陽春之溫聽其言

[illegible] 慨然有求道之志 主簿折黏竿 綽然沛然 可效不可及 自任自信 胸中之氣冲如 飲和茹實 先生坐如泥塑人

其入人也如時雨之潤自幼時聞汝南周子論道遂
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先生始至上元見人
持竿以黏飛鳥取其竿折之自主簿折黏竿鄉民子
弟不敢畜禽鳥不嚴而令行大率如此先生嘗法令
嚴密之時未嘗從衆爲應文逃責之事人皆病於拘
礙而先生處之綽然衆憂以爲甚難而先生爲之沛
然雖當倉卒不動聲色其綱條法度人可效而爲也
至其道之而從動之而和不求物而物應未施信而
民信則不可及也

呂藍田曰先生負特立之才知大學之要其自任之
重也寧學聖人而未至不欲以一善成名寧以一物
不被爲己病不欲以一時之利爲己功其自信之篤
也吾志可行不苟潔其去就吾義所安小官有所不
屑也
游廣平曰先生雖不用而未嘗一日忘朝廷然久幽
之操確乎如石胸中之氣冲如也士大夫從之飲其
和茹其實久不能去
謝上蔡曰先生坐如泥塑人接人則渾是一團和氣

接人一團和氣 是與曾點底事一般 明道所過者化 四字每常有媿 直覩堂奧 眞學者之師 虛往實來 先生之學以誠爲本 先生得聖人之誠 天下完人

學者須是胸中擺脫得開觀先生雲淡風輕之詩胸
懷直是與曾點底事一般又賦閑來無事之詠可見
明道擺脫得開爲他所過者化
楊龜山曰明道作縣常于左右書視民如傷四字云
顥每日常有媿於此
范華陽曰先生去聖人千餘歲發其關鍵直覩堂奧
一天地之理盡事物之變叩之無窮其出愈新眞學
者之師也
劉立之曰先生經術通明道理精微樂古不倦士大

夫從之講學者日夕盈門虛往實來人得所欲
朱光庭曰先生之學以誠爲本仰觀乎天淸明穹窿
日月之運行陰陽之變化誠而已俯察乎地廣博持
載山川之融結草木之蕃殖誠而已先生得聖人之
誠者也
邢河間曰先生氣象夷粹其接人和而有容其斷義
剛而不犯其思索妙造精義其言近而測之益遠剏
始恍然自失而知天下有成德君子所謂完人者先
生是已

明道詩寄温公　去就分明　欲常見造物生意　欲觀萬物自得意　玉色金聲　和風甘雨　陳忠肅公責沈文　二字自家體貼出來　二君皆通易　上壁捉風

胡武夷曰元豐中有詔起呂申公司馬温公温公不起明道作詩送申公云又詩寄温公其意直眷眷在天下國家雖然如此于去就又却分明不放過一步

張范陽曰明道窻前有草茂覆砌或勸之芟曰不可欲常見造物生意又置盆畜小魚數尾時時觀之或問其故曰欲觀萬物自得意

朱子賛曰揚休山立玉色金聲元氣之會渾然天成瑞日祥雲和風甘雨龍德正中厥施斯普

陳忠肅公常作責沈文曰沈諸梁當世賢者曾有仲

尼而不知宜乎子路之不對也范淳夫論顔子不遷怒不貳過唯伯淳有之予問曰伯淳誰也公默然久之曰不知有程伯淳耶予謝曰生長東南實未知也

明道先生曰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體貼出來謝師直尹洛時嘗言易顧曰非是因曰二君皆通易者也監司譚經而主簿乃曰非是監司不怒主簿敢言非通易能若此乎　荆公嘗與明道論事不合因曰公之學如上壁言難行也明道曰參政之學如捉風　伯淳嘗與介甫言管仲云出令當如流

出令當如流水　文字更復何用　捧土以塞孟津　四賢皆洛陽之望也　聖代之真儒　此舉繫天下之望　獨出諸儒之表　先生正襟安坐

水以順人心今參政須要做不順人心事何故　伯淳嘗見上上言有甚文字伯淳云今咫尺天顔尚不能少回天意文字更復何用　伯淳又言今日許大氣艶當時欲一二人動之誠如河濵之人捧土以塞孟津誠可笑也邵康節四賢吟云彦國之言鋪陳晦叔之言簡當君實之言優游伯淳之言條暢四賢皆洛陽之望也

伊川

司馬光呂公著嘗言于朝曰程頤道德純備學問淵

博有經天緯地之才有制禮作樂之具實天民之先覺聖代之真儒也王岩叟曰頤與兄弟俱以德名顯於時陛下復起頤而用之此舉繫天下之望臣願加所以待之之禮

胡安國曰當官而行舉動必由乎禮奉身而去進退必合乎義其修身行法規矩準繩獨出諸儒之表門人高弟莫或繼之

邵伯溫曰先生嘗渡江中流船幾覆舟中人皆懼先生獨正襟安坐如常問之曰心存誠敬耳

先生踐履盡易
論經筵三事
養人主尊儒重道之心
嚴恭孰爲得失
說要用便不是
不若處羿于無事之地
慮其害公之多中
伯淳優于正叔

尹和靖曰先生踐履盡易其作傳只是因而寫成時上奏論經筵三事其一以上富春秋輔養爲急宜選賢德以備講官陳說道義以涵養氣質其二請上左右内侍宮人皆選老成厚重之人不使侈靡之物淺薄之言接於耳目其三請令講官坐講以養人主尊儒重道之心寅畏祇懼之德　或問先生曰君之嚴視潞公之恭孰爲得失先生曰潞公四朝大臣事幼主不得不恭吾以布衣職輔導亦不敢不自重也

問伊川臨終事或曰生平學的正要今日用伊川開

目曰說要用便不是此是如何曰說要用便是兩心

先生在經筵就事有欲用之爲諫官者子聞之以書謝曰公如射乎有人於此發而多中人皆以爲善射矣一日使羿道以彀率之法不從羿且怒從之則戾故習而失多中之巧故不若處羿於無事之地則羿得盡其言而用舍羿不恤也顧非羿也然聞羿之道矣慮其害公之多中也

張子曰昔嘗謂伯淳優于正叔今見之果然其救世之志誠甚切亦於今天下事儘記得熟伊川可如顏

伊川未如顏子
見君實不得不多
使萬物各得其所
伊川見處極高
二程功比孔孟
此頤不及家兄處
明道伊川造德各異
成人材尊師道之不同
明道可比顏子
孟程皆善想像

子恐未如顏子之無我　晁嵩山曰伊川嘗云吾兄弟近日說話太多明道云使見呂晦叔則不得不少見司馬君實不得不多　胡武夷問明道如何鄒志完曰此人得志使萬物各得其所又問伊川如何曰昔伊川對鮮于侁曰若說有道可樂便不是顏子以此知伊川見處極高　胡五峰曰二程倡久絕之學其功可比孔孟作春秋闢楊墨

馮忠恕曰二程嘗宿一僧寺明道入門而右從者皆隨之伊川入門而左獨行至法堂相會伊川自謂此

是頤不及家兄處蓋明道和易人皆親之伊川嚴重人不敢近也　朱子曰明道德性廣大規模廣闊伊川氣質剛方文理密察其道雖同而造德各異明道之言發明極致通透灑落善開發人一見便好久看愈好所以賢愚皆受其益伊川之言即事明理質慤精深尤耐咀嚼乍見未好久看方好所以有成人材尊師道之不同明道可比顏子孟子才高恐伊川未到然伊川收束檢制孟子又却不及孟子言伯夷下惠之風程子言孔子元氣之類皆善想像者也于二程

孟氏以來一人
十四五便學聖人
教學者不越二事
他書眞難讀
如吃木札相似
不雜者三人
天下士願與下風

言論風旨擬議之非雅得其所言之深旨將介弘範氣象皆得之矣　朱子曰某幼時讀程張書至今但覺其精義深遠信乎孟氏以來一人而已明道好學論十八時作十四五便學聖人二十及第定性書二十二三時作　張南軒曰二先生所以教學者不越于居敬窮理二事二先生共循一氣之周流乎何其理之該而不偏辭之平而有味也讀遺書易傳他書眞難讀也

張子

伊川曰橫渠敎人以禮爲先然其門人卒溺于刑名度數之間如吃木札相似更沒滋味遂生厭倦故其學無傳之者某接人多矣不雜者三人張子厚邵堯夫司馬君實　昔神宗召問治道皆以復三代爲對執政語之曰新政之更懼不能任事求助于子何如先生曰朝廷將大有爲天下士願與下風若與人爲善則孰敢不盡如敎玉人追琢則人亦故有不能從政默然　呂藍田曰先生少與焦寅譚兵喜之當康定用兵時年十八慨然以功名自許上書謁范文正

一見知其遠器
儒者自有名敎
吾道自足
關中學者多與洛人並
撤去虎皮
二程深明易道
十五年學恭而安不成
一變至道
先生以道自任之意

公公一見知其遠器欲成就之乃曰儒者自有名敎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先生未足也反而求之六經嘉祐初見二程于京師共語道學之要先生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　游廣平曰子厚學成德尊然猶秘其學明道曰處今之時當隨其資敎之雖識有明暗亦各有得焉子厚用其言故關中學者多與洛人並　尹和靖曰橫渠昔在京坐虎皮說周易聽從甚衆一夕二程至論易次日撤去虎皮曰吾平日與諸公說者皆亂道有二程深明易道汝輩可師

之乃歸陝西　或問橫渠言十五年學恭而安不成明道曰便是覷却堯學他行事無堯許多聰明睿知怎生得似他動容周旋中禮朱子曰是　贊曰早悅孫吳繼逃佛老勇撤皐皮一變至道精思力踐妙契疾書訂頑之訓示我廣居　眞西山曰先生嘗云天不欲明斯道必不令人有知者既使人有知必有復明之理此先生以道自任之意

邵子

程子曰先生始學於百源堅苦刻厲冬不爐夏不扇

鄉之可知其賢

三年學以大成

三日得所未聞

承當者便須百碎

正張子房之流

康節此意極好

伊川不及孔子處

于盜公横渠間

夜不就席者數年旣而走吳適楚過齊梁久之歸曰道在是矣鄉里化之遠近尊之先生德氣粹然望之可知其賢其精易之數凡事之成敗始終人之禍福修短毫髮不差如指此屋便知起于何時至某年月日而壞無不如其言

張峪曰先生廬於百源覃思于易三年而學以大成王豫長于易聞先生篤志愛而欲教之旣與語三日得所未聞始大驚服卒舍其學而學焉或問康節詩日施爲欲似千鈞弩磨礪當如百鍊金問千鈞弩如何曰只是不妄發如子房之在漢謾說一句當時承當者便須百碎故朱子云正張子房之流

朱子曰昔康節學于李挺之請曰願先生微開其端毋竟其說此意極好只是要自家理會出來意思嘗善譚易伊川嘗有簡與横渠云堯夫說易好聽今夜試來聽他說着某嘗說此是伊川不及孔子處邵之學與程不同然二程所以推尊康節者蓋以其信道不惑不雜異端班於盜公横渠之間亦未可以道不同而遽貶之也賛曰天挺人豪英邁蓋世駕風鞭霆

今古天根

醉裏乾坤

振古豪傑

內聖外王之道

空中樓閣

眞風流人豪

與唐虞三代一般

與叔論選擧狀

歷覽無際手探月窟足踊天根閑中今古醉裏乾坤

程子云吾從堯夫游聽其議論振古之豪傑也惜其無所用于世眞內聖外王之道也其襟懷放曠如空中樓閣四通八達觀其詩云梧桐月向懷中照楊柳風來面上吹眞風流人豪也又詩云雪月風花未品題他把這些事便與唐虞三代一般

呂大臨 以下二程門人

朱子曰與叔論選擧狀立士規以養德厲行更學制以量才進藝定貢法以取賢斂才立試法以試用養才立辟法以興能備用立擧法以覈實得人立考法以責任考功此論最善使假之年必有可用

和叔風力甚勁

至誠敬德

和叔以聖門事業爲己任

識者方之季路

呂大鈞 字和叔

程子曰和叔任道擔當其風力甚勁然深潛縝密有所不逮于與叔　蔡覺軒曰和叔明善志學性之所得者盡之于心心之所知者踐之于身妻子刑之鄕黨宗之可謂至誠敏德矣　眞西山曰和叔爲人質厚剛正以聖門事業爲己任識者方之季路又嘗作天子爲一家中國爲一人二賦槩可見其志矣

定夫政事絶人遠甚
亞于二
日月成誦
學之知爲成德君子
精練如素官
順此五者可以至于聖人
此事難以口舌爭
吾道南矣

游酢

楊龜山曰伊川稱定夫德宇粹然問學日進政事亦絶人遠甚

張南軒曰上蔡偏處雖多推其勇故其工夫亦極至龜山天資粹美矯厲之功少而涵養之功多若游先生則亞于二公也定夫幼時過目成誦益壯而自力心傳目到不爲世儒之習儀容辭令燦然有文望之知爲成德君子也筮仕之初縣有疑獄一問得其情精練如素官者不究所用士論共惜之

呂氏曰本中嘗以書問游云儒者之道以爲父子君臣夫婦朋友兄弟順此五者則可以至于聖人佛者之道去此然後可以至于聖人敢問所以不同游答書云佛書所說世儒亦未深考往言嘗見伊川云吾之所攻者迹也然迹安所從出哉此事難以口舌爭也

楊時

陳氏淵曰明道在潁昌時龜山往從學及歸送之謂坐客曰吾道南矣先生造養深遠知之者鮮行年八十精力少年上方向意儒學日新聖德延禮此老置之經席朝夕咨訪裨益必多至如裁決世務若燭照數計而龜卜也公名甚顯垂範有詞豈不中庸孔艱厥時狂瀾奔潰砥柱不欹邪說害正倚門則撣

龜老裨益必多
狂瀾砥柱
古人乘田委吏之比
盡出一箇活龜山
陶公地位甚高
何處更有這般氣象
龜山出處何如
只須救得一半
文定此語最公
吾人只當學子路

問先生不欲爲市易官辭不就今誌中削去不就二字何也曰此監市易務即古人乘田委吏之比不卑小官之意自在其中乃是盡出一箇活龜山也又問誌果何求哉心則遠矣一句何也曰陶公是古之逸民也地位甚高觀其詩云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

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即可知其爲人故提此一句以表之世人以功名富貴累其心者何處更有這般氣象

問龜山晚年出處其召也以蔡京然在朝亦無大建明朱子曰他當時一出追奪荊公王爵罷配饗夫子且欲毀劈三經板士子不樂遂相與鬨然致詰當時龜山亦謹避而已唯胡文定以柳下惠比之曰龜山之出當時若能聽用決須救得一半此語最公張南軒曰磨不磷涅不淄須還孔子吾人只當學子路龜

爲山自處地位太高

二子可以大受

遇事如控轡
老而好學

几案惟唐鑑一部

三代以來無此議論

平生未嘗干人

他安能陶鑄我

打透此關十餘年

山自處地位太高耳

李籲　呂大忠 進伯　邢明叔

伊川曰質夫于予爲外兄弟同邑同學才器相類二子可以大受期之而相繼以亡使予憂事道者鮮而悲傳學之難　蔡覺軒云李端遇事如控轡逐曲舞交屈折如意　程子曰呂進伯老而好學能理會到底邢明叔有才氣而達世務惜其晚溺于佛耳

范祖禹 字淳夫

真西山曰淳夫嘗與伊川論唐事及爲唐鑑盡用伊

川之意元祐中客有見伊川者几案無他書惟唐鑑一部先生謂客曰三代以來無此議論

謝良佐

先生曰吾平生未嘗干人在書局不謁執政曰他安能陶鑄我自有命在或問先生于勢利如何曰打透此關十餘年矣子發請敎先生曰聖人之道無微顯內外由洒掃應對進退而上達天道本末一以貫之如子見齊衰章及師冕見章一部論語只恁他看謝子見先生辭歸尹子送焉問曰何以敎我謝子曰吾

可謂益友

謝顯道爲切問近思之學

吾道有望

便是惻隱之心

只是去個矜字
病痛盡在這裡

吏卒如土木偶人

此正爲巳爲人之分

可望以托吾道

文忠公處事不

徒從先生見行則學聞言則識譬有服烏頭者其始顏色筋力倍常一旦烏頭刼將如之何尹子反以告先生先生曰可謂益友

程子曰謝顯道爲切問近思之學其才能充而廣之者也吾道有望矣謝良佐記問甚博明道曰可謂玩物喪志良佐身汗面赤曰此便是惻隱之心謝顯道別伊川一年往見之伊川曰別後做得甚功夫曰只是去個矜字蓋仔細點檢得來病痛盡在這裡若按伏得這個罪過方有向進處

朱子曰上蔡常宰德安府之應試胡文定以典學使者行部過之不敢問以執事顧因介紹請以弟子禮見入門見吏卒植立庭中如土木偶人肅然起敬遂禀學焉明道以上蔡記誦爲玩物喪志蓋爲其意不是理會道理只是誇多鬬靡爲能若明道看史不蹉一字則意思自別此正爲巳爲人之分

楊國寶

伊川曰楊應之在交遊中可望以托吾道者○應之樂善尚德而議論不苟云以富文忠公處事猶不免

必有心
周恭叔答娶
頫未三十時做不得此事
和靖不對而出
賢也母
和靖經筵進講
孔子告君之法

存心知孫敏操行不端石守道行多詭激特以二人附己乃薦二人可代己守道可任臺諫又如劉原父文學絕人而以喜訕韓富亦加貶抑凡此之類皆不免有心況常人乎蔡覺軒曰楊應之勁挺不屈自爲布衣以至官於朝未嘗有求於人亦未嘗假人言色

周恭叔　尹焞　張思叔

尹和靖曰周恭叔初議母黨之女登科後其女雙瞽遂娶焉愛過常人伊川曰頫未三十時做不得此事

呂稽中曰和靖應進士舉策問議誅元祐貴人和靖

曰噫尚可以干祿乎哉不對而出程子曰子有母在歸告其母母曰吾知汝以善養不知汝以祿養於是退不復就舉程子聞之曰賢哉母也

朱子曰和靖說經簡約有益學者但不能大發明在經筵進講少開悟人主之功如高宗好觀山谷詩尹云不知此人詩有何好處陛下看他作甚麼只說得此一言亦何能警悟人主孔子答哀公好學問與答康子詳略不同此告君之法也張魏公嘗問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此孟子至論和靖曰未是曰何

此語極中其病
伊川蓋有深意
文正公後唯劉公
何面目復見府公
力排異端以扶聖道
關中三傑
求爲西京法曹
此眞有志者

者爲至曰好善優于天下·爲至張初不喜伊洛之學此語極中其病然正好發明措但此而止耳思叔持守不及和靖乃伊川語非特爲品藻二人蓋有深意蔡覺軒曰張思叔因讀孟子志士不忘在溝壑二字始有得處後更窮理造微少能及之者

劉安節 字元承　朱光庭　馬伸

許景衡曰公守饒州遂移知宣州民遮留之謂吾州自范文正公後唯劉公一人而已所治二州民有訟者委曲詳戒俾無再犯間有關者將愬于官則曰何

面目復見府公遂捨去

范祖禹曰公嘗謂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唯孔孟爲然故力排異端以扶聖道公慨調萬年主簿數決邑事邑人謂之明鏡時程伯淳主鄠縣簿張山甫主武功部與公皆以才名稱關中號爲三傑

眞西山曰崇寧中禁元祐學伊川學者多趨利叛去時中方爲吏部求爲西京法曹銳然爲親依之討先生辭焉時中曰使伸得聞道雖死何憾先生聞而歎曰此眞有志者又嘗曰吾志在行道使以富貴爲心

建明輙削其藁　人主以修身爲本　墮水心動　祀內輪以爲不可及　仲父對祠甚好　季明未知橫渠　焞曾繹倓　一譽者終有守

貝爲富貴所累以妻子爲心則爲妻子所累是道不可行也、　蔡覺軒曰將中雖勇于爲義而恥于釣名居朝凡所建明輙削其藁故人少知者

呂希哲　蕪粥

真西山曰希哲爲說書二年日夕勸道人主以修身爲本晩年嘗云十餘年前在楚州橋壞墮水中時覺心動今全不動矣其自力如此　仙源常言與侍講爲夫婦相處六十年未嘗一日有面赤自少至老雖衽席之上未嘗戲笑滎陽處身如此而每嘆范內翰

以爲不可及　滎陽公與諸人云自少官守處未嘗干人舉薦以爲後生之戒仲父舜從守官會稽人或譏其不求知者仲父對詞甚好云勤于職事其他不敢不慎乃所以求知也　胡氏曰季明從橫渠最久以其文藁爲七十篇自謂最知大旨及後來坐上書邪黨都是未知橫渠見幾之哲

程門總論

程子曰尹焞魯張繹俊俊恐過之魯者終有守也

尹子嘗曰聞先生之言言下領意焞不如繹繹能守

各中其病　二人氣象亦相似　皆是氣質上病　和靖龜山立朝議論　升堂覩奧　謝君如水投石　楊謝二君長進　驚汗浹背　幾枉過了一生　漢唐諸儒無近似者

焉繹不如焞先生欣然曰各中其病　謝上蔡曰昔在二程先生門下明道最愛中立伊川最愛定夫觀二人氣象亦相似　朱子曰程門謝氏便如師也過游與楊便如商也不及皆是氣質上病　問和靖龜山立朝議論曰和靖語錄中說涵養持守處分外親切龜山少好看莊列等文字後見伊川然而此念熟了不覺時發出來游定夫尤甚　胡武夷曰二程得孔孟不傳之學于遺經以倡天下而升堂覩奧號稱高第在南方則廣平游定夫上蔡謝顯道龜山楊中

立三人是也　陳氏淵曰明道每言楊君聰明謝君如水投石亦未嘗不稱其善伊川自涪歸見學者彫落多從佛學獨楊與謝不變因嘆曰學者皆流于夷狄矣唯有楊謝二君長進

羅從彥　字仲素號豫章

李延平曰羅先生少從審律先生吳國華學後見龜山乃知舊學之差三日驚汗浹背曰幾枉過了一生先生性明而修行完而潔擴之以廣大體之以仁恕精深微妙各極其致漢唐諸儒無近似者

仲素思之累日
仲素一生服膺此語
龜山倡道東南
羅公一人
看喜怒哀樂未發作何氣象
程羅二者皆大有功于世
有德有言之隱君子
畎畝不忘君之心

陳幾叟曰仲素從龜山龜山以饑者甘食章令之思索素思之累日疏其義以呈曰飲食必有正味饑渴害之則不得正味而甘之猶學者必有正道不悅于小道而適正焉則堯舜人皆可爲矣何不及之有哉龜山云此說甚善但更于心害上一着猛省留意可以入道矣仲素一生服膺此語　朱子曰龜山倡道東南士之遊其門甚衆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如羅公蓋一人而已　羅先生教學者靜坐中看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作何氣象李先生以爲此意不惟于

進學有力兼亦是養心之要黃直卿曰程先生剖析毫釐體用明白羅先生探索本原洞見道體二者皆大有功于世　陳氏協曰先生可謂有德有言之隱君子矣同郡李侗傳其學厥後朱子又得李傳公殁無子其遺言多不見于世嘉定七年郡守劉允濟大加搜訪得公所著遵堯錄八卷四萬言大要謂藝祖開基列聖相承若舜禹至元豐改制皆自王安石作俑創爲功利是其畎畝不忘君之心與

李侗 字愿中號延平

天下之大本在是
學問不在多言
自然之中若有成法
氷壺秋月
先君子深以爲知言
不作費力事
眞得龜山法門
延平亦是此意
顏子正是如此

朱子曰先生從羅仲素學講誦之餘危坐終日以驗夫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氣象爲何如而求所爲中若是者久之而知天下之大本眞在是其言曰學問不在多言但嘿坐澄心體認天理若是雖一毫私欲之發亦退聽矣先生資禀勁特氣節豪邁而充養純粹無復圭角精純之氣達于面目語默動靜端詳閑泰自然之中若有成法昔先君子吏部府君亦從羅公問學與先生爲同門友雅敬重焉嘗與鄧迪天啓語及先生鄧曰愿中如氷壺秋月瑩徹無瑕非吾曹所

及先君子深以爲知言先生居處有常不作費力事居常無甚異同頹如也眞得龜山法門　問延平何故驗喜怒哀樂未發之前而求所謂中曰只是要見氣象陳後之曰持守良久亦可見未發氣象曰延平亦是此意　論先生之學常在目前曰只是君子戒謹不睹恐懼不聞便自然常存非禮勿視聽言動顏子正是如此

胡安國 字康侯謚文定子　胡寅 字明仲號致堂　胡宏 字仁仲號五峯

公爲荆南教授除太學錄學生劉觀石公揆輕俊有

二人佳士

二人范純仁之客

胡提舉凝然不動

南面之術盡在是

春秋大法尤謹于此

名試選屢居上游一旦覩爲人代筆事覺公挨涉遊成訟逾告期不歸爲之遊說者甚衆公正色曰錄以行規矩爲職職不能守奚以錄爲且二人果佳士而所爲如此亦何足恤竟致之法　詔旨舉遺逸公以永州布衣王繪鄧璋應詔時蔡京已惡公不爲已用于是屬吏李良輔訴于朝云二人者范純仁之客而鄒浩所請托也京大怒人皆爲公落膽而曾公孝廣來唁公退謂僚佐曰胡提舉凝然不動賢于人遠矣

上以左傳付公點句正音奏曰春秋乃仲尼經世

大典陛下必欲削平僭暴恢復寶圖使亂臣賊子懼而不作莫若儲心仲尼之經則南面之術盡在是矣

公嘗奏曰臣由庸愚致朝廷侵紊官制既失其職當去甚明且公羊以祭仲廢君爲行權先儒力折其說蓋權宜廢置非所施于君父春秋大法尤謹于此臣方以春秋進讀而與勝非爲列有違經訓縱臣無恥如公論何　公嘗答曾幾書曰窮理盡性乃聖門事業物物而察知之始也一以貫之知之至也來書以五典四端每事擴充亦未免物物致察非一以貫

不舉足而登泰山

松栢挺然獨秀

康侯一人而已

剛大正直無愧古人

文定有功于斯文

致堂可謂豪傑之士

知言疑義有八

知言勝正蒙

伊川一句甚切至

五峰却守前說

之之要是欲不舉足而登泰山也　謝上蔡曰胡康侯正如大冬嚴雪百草萎死而松栢挺然獨秀也侯仲良曰視不義富貴如浮雲者當今天下康侯一人而已　朱子曰公傳道伊洛志在春秋而其正色危言據經論事剛大正直之氣亦無愧于古人

張南軒曰文定自得之奥在于春秋被遇明時執經入侍正大之論竦動當時所以扶三綱明大義抑邪說正人心亦可謂有功于斯文矣　朱子曰致堂議論英發人物偉然向常侍之坐見其數盃後誦孔明

出師表誦張正叔自靖入自獻于先王義陳了翁奏狀仲可謂豪傑之士也　朱子曰五峰善思如知言疑義大都有八呂伯恭云知言勝正蒙似此等處誠然然亦有失如論性却曰不可以善惡辨不可以是非辨既無善惡是非則是告子湍水之說耳又曰好惡性也君子好惡以道小人好惡以已則是以好惡說性而道在性外矣唯伊川性卽理也一句甚切至伊川嘗指已發言心復言曰此說未當五峰却守其前說以心爲已發性爲未發將心性二字對說知言

要仲亦自信不及　道本之樞要制治之蓍龜　知顏如愚則參兩驂　顏曾是畏　道理全在日用處熟　李有淵源　敬者所以成始成終

中如此處甚多要他甚長仁仲議論明仲亦自信不
及蓋仁仲不過敵己之人故恣其言說然明仲說較
平正　張南軒曰知言一書乃先生平日所自著其
言約其義精誠道學之樞要制治之蓍龜也

朱子

劉屏山作元晦詞曰木晦于根春容曄敷人晦于身
神明內腴昔曾子稱其友曰有若無實若虛不斤厥
名而傳于書雖百世之遠揣其氣象知顏如愚惟參
也無慚貫通雖一省身則三來輔孔子翱翔兩驂學

的欲正吾知斯之爲指南言而思毖動而思躓學乎
惴惴惟顏曾是畏
李延平與羅博文書曰元晦初講學時頗爲道理所
縛今漸能融釋蓋此道理全在日用處熟耳
黃勉齋曰自韋齋開伊洛之學先生早歲已心知之
韋齋病亟屬曰籍溪胡原仲白水劉致中屏山劉彥
冲三人吾友也學有淵源吾即死汝往事之先生既
孤奉以告三君子而稟學焉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
踐其實居敬者所以成始成終也雖達而行道不能

明道傳之萬代　深得古人遺意　大旨固已獨得　志同道合　夷虜知慕其道　理義之感人深　元晦事業之大　天生哲人以大斯道之傳　豁然大明中天　百世宗師

行之一時然退而明道足以傳之萬代于大中則補
其缺遺于語孟則深原當時問荅之意于易與詩則
求其本義深得古人遺意于千載之上于書則疑今
文之艱澁不若古文之平易于春秋則疑聖心之正
大决不類傳註之穿鑿于禮則病王安石廢罷儀禮
而傳記獨存于樂則憫後世律尺既亡而清濁無據
是數經者亦嘗討論本末其大旨固已獨得之矣南
軒張公東萊呂公先生以其志同道合樂與之友講
論經典商略古今率至夜分雖病疾支離遇諸生問

業脫然沉病之去至于夷虜亦知慕其道先生殁傳
信益衆亦足以見理義之感于人者深矣繼往聖將
微之緒啓前賢未發之機辨諸儒之得失闢異端之
訛謬元晦事業之大孰能加之殆天所以相斯文而
篤生哲人以大斯道之傳也自周以來聖道一旦豁
然如大明中天其紹道統立人極爲百世宗師不以
用舍爲加損也
李果齋曰先生妙得聖人之本旨昭示斯道之標的
使學者先讀大學以立其規模次及語孟以盡其蘊

羽翼四子以相左右　六書學者之飲食裘葛　天理爛熟之書　烈日秋霜　史學矩範　朱子摧陷廓清之功　朱子之功不在孟子下　海濶天高

奥而後會其歸于中庸又嘗集小學使學者得先正其操履集近思錄使學者得以先識其門庭羽翼四子以相左右葢此六書者學者之飲食裘葛準繩規矩不可須臾離也嘗謂周官綱布周密周公運用天理爛熟之書謂通鑑編年之體近古因就縄以策牘之法綱倣春秋而兼採群史之長目倣左氏而稽合諸儒之粹褒貶大義凛乎烈日秋霜而煩簡相發又足爲史學之矩範使學者由于大中至正之則而不蹶于荆棘𣗳穽之途摧陷廓清之功固非近世諸儒

所能髣髴其萬一也　魏鶴山曰先生自易詩中庸大學語孟悉爲之推明以至三禮孝經下逮屈韓之文周程張邵之書司馬氏之史先正之言行亦各爲之論著嗚呼帝王不作而洙泗之敎興微孟子吾不知大道之與異端果孰爲勝負也聖賢既熄而關洛之學興微朱子亦未知聖傳之與俗學果孰爲顯晦也韓子謂孟子之功不在禹下予謂朱子之功不在孟子下　吳草廬贊曰義理玄微蚕絲牛毛心胸恢廓海濶天高豪傑之才聖賢之學景星慶雲泰山喬

景星慶雲文字高絶一世博約兩極其至　三世一轍　孔孟正脉　兩志可謂兩得　季通讀難書易　季通言而不厭　源流皆有成法

嶽　文章字畫高絶一世傳文約禮兩極其至者先生一人也

蔡神與以下朱子門人

黃瑞節曰蔡氏祖子孫三世一轍　朱子云神與敎子不干利祿學爲賢聖

蔡元定字季通

先生八歲能詩日記數千言父以博覽群書程氏語錄邵子經世張氏正蒙授元定曰此孔孟正脉也聞朱子名往師之朱子叩其學大驚曰此吾老友也不

當在弟子列四方來學者俾先就正之後沈繼祖劾三傑連疏詆朱子并及元定謫道州聞命就道朱子與從遊者數百人餞別蕭寺坐客興嘆有泣下者元定不異平時朱子喟然曰朋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可謂兩得矣朱子嘗曰人讀易書易季通讀難書易朱子疏註皆與參訂啓蒙一書則屬元定起藁朱子曰造化微妙唯深于理者能識之吾與季通言而不厭也季通承父志學行之餘尤邃律曆討論定著使千古之誤曠然一新而遡其源流皆有成法

充然有所得　仲默不愧父師之教　斯道有望于直卿者不輕　吾道之托在此　聲利場中自守　心事有如秋月　仕宦不可失寒素體

黃勉齋曰從公遊者聽其議論不忍去皆充然有所得也

蔡沉字仲默季通次子

李士英曰昔蔡季通諭三子曰淵汝宜紹吾易學沉汝宜演吾皇極數而春秋則以屬沉方焉仲默年三十屏舉子業一以聖賢爲師其于易範記述闡發淵微真不愧父師之教哉

黃榦字直卿謚文肅

朱子曰直卿明敏端莊造詣純篤斯道有望于直卿

者不輕病革以深衣及所著書授榦手書與訣曰吾道之托在此吾無憾矣

輔漢卿

朱子曰漢卿身在都城俗學聲利場中而能閉戶自守卒就大業

李燔字敬子

蔡念成稱敬子心事有如秋月先生嘗自言曰仕宦至卿相不可失寒素體夫子無入不自得者正以磨挫驕奢因誦古語曰分之所定一毫躋攀不上善處

善處者退一步　正叔葛藤不斷　爲人自是寡過　學于大本處有見　國家公器　德明學有根據　冷淡生活　一見知其大

者退一步耳

余正叔

朱子曰正叔無日不講說終是葛藤不斷

李方子

朱子曰觀公晦爲人自是寡過但寬大中要規矩和緩中要果決遂以果名齋嘗語人曰吾于學問雖未周盡然幸于大本處有見耳

廖德明字子晦

公歲當薦士朝貴多以書辦之德明曰此國家公器

也悉不敢封還之朱子曰德明學有根據爲政能舉先王已墜之典以活路中無告之人因學道愛人之君子所樂聞而願爲者

朱子答趙訥齋書曰所論時學之弊甚善但所謂冷淡生活者亦恐反遲而禍大耳孟子所以舍申韓距楊墨也

張栻號南軒

朱子曰南軒從胡仁仲之門問程氏學一見知其大器即以聖門論仁親切之旨告之公退而思有得也

聖門有人
學莫先義利之辨
同性善養氣之功
千載一轍
見處如架屋相似
春風沂水之樂
湖海一世之豪
見伊吕而失蕭曹

以書質焉先生答曰聖門有人吾道幸矣公以吾發自期作希顏錄嘗曰學莫先義利之辨義者心之所當爲非有爲而爲之也一有所爲而爲之則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所存矣至哉言也其亦擴前聖所未發而同于性善養氣之功者與　孟子沒而義利之說不明仲舒武侯兩程先生屢發明之而莫之信自魏國張忠獻公倡明大義以斷國論南陽胡文定公誦說遺經以開聖學其于孟子之言董葛程氏之意所謂千載一轍者張公敬夫又忠獻公嗣子胡五

峯先生門人也　南軒見處高如架屋相似大間架已就只中間少裝折　贊曰擴仁義之端至于可以彌六合謹義利之判至于可以析秋毫拳拳乎其致王之功汲汲乎其幹父之勞仡仡乎其任道之勇卓卓乎其立心之高知之者識其春風沂水之樂不知者以爲湖海一世之豪彼其揚休山立之姿既與其不可傳者死矣觀乎此者尚有以卜其見伊吕而失蕭曹也耶　祭曰惟公家傳忠孝造道精微外爲寶民之所屬望內爲學者之所歸依治民以寬事君以

非惟十駕弗及
凜乎有史魚之風
追申徒而謝子產
一心涵千古之秘
吕成公中原文獻

忠正大光明表裏輝映自我觀之非惟十駕之所及蓋未必終日言而可盡也聞公之臨絕手遺䟽以納忠召賓朋而與訣委符節而告終蓋所謂得正而斃者又凜乎其有史魚之風此尤足以爲吾道而增氣抑又可以上悟于宸聰

吕東萊曰公在三之義上通于天養志承業左右彌縫不以存殁爲二者公之事親也盡瘁王室唯力是視不以遠近爲間者公之事君也義理之大一識所歸不以存亡爲勤惰者公之事師也公之此心蓋未

嘗死我雖病廢猶有足尊者存亦安知不能追申徒而謝子產耶

吕祖謙

朱子曰以一身而備四氣之和以一心而涵千古之秘推其有足以尊主而庇民出其餘足以範俗而垂世然而狀貌不踰于中人衣冠不詭于流俗迎之而不見其來隨之而莫覗其蹤矧是丹青孰形心曲

眞西山曰吕成公所傳中原之文獻也其所闡繹河洛之微言也及慶元初孽臣始竊大柄太愚以一太

太愚有成公之風
伯恭于史分外仔細
正意見不可無
子靜說話不說破
主翁奴婢
棟幹柱石
人主當以二帝三王爲師
人君爲治之門
先生心得其傳

府丞抗疏顯斥其姦孤忠凛然之死不悔迨其晩年義精仁熟有成公之風焉太愚名祖儉　或門東萊之學

朱子曰伯恭於史分外仔細於經却不甚理會

陸九淵

朱子曰某向與子靜說話子靜以爲意見某曰邪意見不可有正意見不可無　子靜說高子也高是他尚不及告子告子將心硬制得不動陸遇事未必皆能不動子靜說話不說破便是禪家所謂鴛鴦繡出從君看莫把金針度與人了　子靜云涵養是主翁

省察是奴婢

眞德秀字希元

公權禮部侍郎奏三綱五常扶維宇宙之棟幹奠安生民之柱石令濟王未有子息亦唯陛下興滅繼絶上曰朝廷待濟王亦至矣曰觀舜所以處象則陛下不及舜明甚人主當以二帝三王爲師後脩讀書記語門人曰此人君爲治之門如有用我執此以往

李眞卿曰朱子沉潛乎性命而發越乎詞章先生心得其傳朱子之道不盡行于時故私淑諸其徒先生

衣被萬世
人君之軌範
長嘯非聖門持敬之道
岩岩然立朝之大節
先生一以朱子之言爲師
訓子最弟亦以是爲先
開世太平之功

之道方大顯于世將公利澤于民物所遭不同其衣被萬世亦一也

虞邵菴曰先生大學衍義本聖賢之學以明帝王之治摅已往之迹以待方來之事人君之軌範莫備于斯焉

王相字令之號魯齋

公少慕諸葛亮爲人自號長嘯年踰三十始損俗學勇于求道與其友汪開著論語通旨至居處恭執事敬嘆曰長嘯非聖門持敬之道亟更以魯齋

虞邵齋曰魏氏之學審夫小學文字之細以推乎典禮會通之大本諸平居屋漏之隱而充極乎天地鬼神之著岩岩然立朝之大節不以夷險少變而立言垂世又足以作新乎斯人盖庶幾乎不悖不惑者矣

許衡字子平號魯齋

姚牧菴曰先生一以朱子之言爲師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四方化之訓子最弟者亦唯以是爲先論述作固不及朱子之富而扶持人極開世太平之功不惭多焉

先生以堯舜君民爲已任

進退若萬夫之勇

濂洛數君所未發

朱子集數子之大成

師表百世

歐陽圭齋曰先生自謹獨之功推而至于天德王道之蘊是以啟沃之際務以堯舜君民爲已任至于身之進退則凛若萬夫之勇不可以利祿誘威武屈也晩年義精仁熟躬備四時無事而靜則太空晴雲舒卷自如應物而動則雷雨滿盈草木甲拆至于表裏洞徹超然自得于不言不動之域者又有濂洛數君子所未發者焉

吴澄字幼清

虞邵菴曰先生云天生豪傑之士不數也孟子生戰

國而獨願學孔子而卒得其傳至于周程張邵一時迭出非豪傑其孰能與于斯又百年來朱子集數子之大成則中典之豪傑也以紹朱子之統者誰乎

揭氏傒斯曰先生磨研六經疏滌百氏綱明目張如禹之治水雖未獲任君之政而著書立言師表百世豈一才一藝所能並哉

性理奥卷之六終

大學之法以豫爲先

自然度越諸子

是徹上徹下工夫

堯舜終始一箇敬

讀書乃餘事

以得一第爲成材

新鐫性理奥卷之七

始寧印趨丁進纂　門人孟宗性訂

總論爲學

程子曰大學之法以豫爲先人之幼也智思未有所主當以格言至論盈耳充腹久自安習若固有之雖讒說不能入也若爲之不豫及稍長意慮偏好生于內衆口辨言鑠于外欲其純全不可得已

後生學問且須理會曲禮少儀儀禮等學灑掃應對進退之事及先理會爾雅訓詁等文字然後可以語

上自此脫然有得自然度越諸子也

朱子曰如今全失了小學工夫只得且教人把敬爲主收斂身心却方可下工夫敬已是包得小學是徹上徹下工夫雖做得聖人田地也只放下敬不得如堯舜也終始是一箇敬

問教小兒以何爲先呂東萊曰先教以恭謹不輕忽不躐等讀書乃餘事今之有資者又兄便教以科舉之文不容不躐等至有以得一第爲成材者

程子曰學也者使人求於內也以文爲主外也使人

二者無益于德
古人學是終身事
學者如登山麓
聖人之道無進退
氣質沉靜受學易
君子之學貴于一
今之學者有三獘
人當學顏子之學
二者為己為人之道
為學忌先立標準

求於本也考評畧採異同末也二者無益於德若于邪之學也古之學者優游饜飫有先後次序今之學者却只做一場說話務高而已矣古人此箇學是終身事果能顛沛造次必於是豈有不得道理　今之學者如登山麓方其迤邐莫不濶步及到峻處便逡巡君子之學不日新必日退未有不進而不退者惟聖人之道無進退以其所造者極也　氣質沉靜於受學為易君子之學貴於一一則明明則有功古之學者一今之學者三異端不與焉一曰文章之學二

曰訓詁之學三曰儒者之學欲趨道舍儒者之學不可今之學者有三獘溺於文辭牽於訓詁惑於異端人之學當以大人為標準然上面更有化耳人當學顏子之學　問立德進德先後曰此有二有立而後進卓然定後方有進立是三十而立進是吾見其進也有進而至於立則進而立於道也進是可與適道立是可與立也

明道曰蠱之象君子以振民育德二者為己為人之道也又曰人之為學忌先立標準又曰大抵學不言

顏子稱聖人最切當
聖人教人只兩字
學然後知不足
須要如此乃安
古來如此等人不少
據華茹實
學貴大成
要法至戒
語孟工夫只是一般

而自得者乃自得也有安排布置者皆非自得也又曰博文約禮是顏子稱聖人最切當處聖人教人只此兩字而已

張子曰義理有疑則濯去舊見以來新意心中苟有所開即便劄記不思則還失之矣觀書解大義非聞也必以了悟為聞人之好強者以其所知少也知多則不自強滿學然後知不足若無若虛此顏子之所以進也　人苟有朝問道夕死可矣之意則不肯一日安于所不安也何止一日須臾不能如曾子易簀

須要如此乃安

楊龜山曰夫學者學聖賢之所為也須是聞聖賢所得之道若只要博通古今為文章則古來如此等人不少據其華不茹其實焉用學為哉

胡五峯曰學貴大成不貴小用大成者參於天地之謂也小用者明利計功之謂也以反求諸已為要法以言人不善為至戒

朱子曰論語則說學而時習之孟子則說明善成身所說不同工夫只是一般　古人於小學小事中便

一箇坯素相似
表裏只是一事
緊要下工夫處
數句徹首徹尾
孟子真實道理
使舡嫌溪曲
兵法一言甚佳
讀書如煉丹
捉風捉影
學者當守此四字
為己為人之際

存箇大學大事的道理大學只是從將開闢去向來小時做底道理存其中正如一箇坯素相似　持敬讀書表裏只是一事但不可取此而舍彼耳

朱子曰收拾放心乃是緊切下工夫處講學乃其中之一事中庸曰尊德性而道問學極高明而道中庸此數句乃是徹首徹尾　學者大要立志志者只是直截要學堯舜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此是真實道理人多言為事所奪有妨講學此為不能使船嫌溪曲者也遇富貴就富貴上做工夫遇貧賤就貧賤

上做工夫兵法一言甚佳因其勢而利導之也

朱子曰讀書如煉丹初時烈火煆煞然後漸漸慢火養又如煮物初時烈火煮了却須慢火養陽氣發處金石亦透精神一到何事不成　進取得失之念放輕却將聖賢格言處研窮考究若悠悠地似做不做如捕風捉影有甚長進　虛心順理學者當守此四字今之學者只是不為己故日間此心安頓在義理時少在閑事上多故於義理却生於閑事却熟吾學者只要分別箇路頭要緊是為己為人之際只如而

一躍躍出
柚法妙解
聖人之教兩端課程
舍是別無有用力處
攝伏身心之助
學問根本
鉗鎚

今貪利祿而不貪道理要做貴人而不要做好人皆是志不立之病直須反覆思量究見病痛起處勇猛奮躍不復作此等人一躍躍出　日用間知此一病而欲去之即此欲去之心便是能去之藥不必舍此柚法而求妙解也

聖賢之教不過博文約禮四字博文則須多求博取熟讀而精擇之乃可以浹洽而貫通約禮則只敬之一字以此兩端立定課程不令間斷久之自有進步處矣　日用之間隨時隨處提撕此心勿令放逸而

於其中隨事觀理沉潛反覆庶於聖賢之教漸有默契處則自然見得天道性命真不外於此身而吾之所謂學者舍是別無有用力處所以古人設教自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皆所以消磨其飛揚倔強之氣而為入德之階今既皆無此矣則惟有讀書一事可以為攝伏身心之助然不循序而致謹焉則亦未有益也　學問根本在持敬集義須用力做工夫不可虛度設使他日得聖賢而事之亦可受鉗鎚也

二者交相爲用
天地聖人之心不外是
理有從中而出
皆是見理不明之病
後來不復有黑最後雖白亦無
射中紅心
存養久自有覺
獨觀昭曠之原

致知以明之持敬以養之此學之要也然不致知則難於持敬不持敬亦無以致知二者交相爲用學者循循有序馴致其極求之自淺以至深至之自近以及遠然後吾心得正天地聖人之心不外是焉

問今之學者不是忘便是助長曰這只是見理不明耳理是自家固有底從中而出使他見之之明如饑而必食渴而必飮則何忘之有如食而至于飽飮而至于滿腹則止又何助長之有皆是見理不明之病

朱子曰前輩有欲澄治思慮者於坐處置兩器每起

一善念則投白豆一粒於中每起一惡念則投黑豆一粒於中初時黑多白少後白多黑少後來遂不復有黑最後則雖白亦無之矣　所謂致中者非但只是在中而已纔有些子偏倚便不可譬如射雖中紅心然在紅心邊側亦未當須是正當紅心之中乃爲中也　洪慶將歸先生召入與語曰此去且存養要這箇道理分明常在這裡久自有覺又曰要下存養工夫須獨觀昭曠之原不須枉費工夫鑽紙上語待養得此中明徹方取文字來看自有意味道理自透

遇事迎刃而解三者以敬爲本
學者最是此一事爲要
一線便見天理
五峯議論好處
學所以收放存良
入德有門戶
五者同體以相成
燕人適越
四者是吾之師

遇事自迎刃而解涵養致知力行三者要皆以敬爲本學者最是此一事爲要　今之人只就一線上窺見天理便說天理只恁地了即要去通萬事不知萃百物然後觀化工之神聚衆材然後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上欲窺聖人之用心非上知不能也

程子云立志以定其本居敬以持其志此是五峯議論好處

張南軒曰事有其理而著於吾心心也者萬事之宗也唯人放其良心故事失其統紀學所以收其放而

存其良也入德有門戶夫子教人循循善誘學者即有用力之地而至於成德亦不外是　學問思辨行五者同體以相成相資而互發也然學不可躐等譬如燕人適越必道路城郭山川風雨一一實履焉中道無畫然後越室可几也若坐環堵之室而望越之渺茫欲乘雲駕霧以遂抵越有是理哉　子産有君子之道四焉其不合道處想多只此四者便是吾之師夫子所以取也

呂東萊曰凡見人有一行之善則當學之勿以其同

病痛皆素共檢點

一事尤爲至切

石去草生

夫子只許兩人

天花亂墜

三者並行日勉

聖賢無一偏之學

聖門用功節度

聖賢貫動靜徹終始之功

埒同處貴耳賤目焉須要公平觀理而徹戸牖之小嚴謹持身而戒防範之踰閑密而非發於避就精察而不安于小成此病痛皆所素共檢點者耳

黃勉齋曰靜處下工誠爲長策然講習一事尤爲至切　致知持敬兩事相發人心如火遇木即焚唯于世間利害得喪見得分明則此心自不爲動而所爲持守者始易爲力若利欲爲此心之主雖加強制而病根不除如以石壓草石去而草復生矣利欲之大是富貴貧賤最難克吾夫子只許顏子子路兩人若

是此處打得過便教說得天花亂墜盡是閒話也人之爲學但當操存涵養使心源純粹探賾索隱使義理精熟力加克制使私意不行三者並行而日勉焉則學進矣　大學言明德便言新民聖賢無一偏之學

陳北溪曰聖門用功節度不過曰致知力行而已必以敬爲主敬者主一無適聖賢所以貫動靜徹終始之功也能敬則大本清由是而致知心與理相照由是而力行心與事相安而不復有病矣

治心猶治疾

以敬持此心爲讀書之地

朱子教人大畧

聖門切實之學

爲學大畧

便是持養氣象

眞西山曰夫學者之治心猶治疾然省察焉者視脉而知疾也克治焉者用藥以去疾也而存養焉者則又調養愛護以杜未形之疾者也然所以維持此心而爲讀書之地者豈無要乎亦曰敬而已矣程子所謂主一無適敬之存乎中也整齊嚴肅敬之見乎外也平居齋栗如對神明言動酬酢不失尺寸則心有定主而義理入矣朱子教人大畧如此

陳潛室曰伊川云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蓋欲學聖人必從實地上做起此聖門

切實之學也積累之久自有融液貫通處非謂一蹴便能

饒雙峰曰爲學之方大畧有四一曰立志二曰居敬三曰窮理四曰盡性

存養

程子曰學在知其所有又養其所有養非閉目靜坐也有心于思慮則思慮不可息矣惟不媿屋漏與愼獨便是持養底氣象　心之躁者不熱而煩不寒而慄無所惡而怒無所悅而喜無所取而起心旣正則

篤不動　見聞之理在始得　視者所以操心　存心如對客　四者皆足以動心　程子微意可見

雖熱不煩雖寒不慄無所喜無所取去就猶是生死
猶是夫是之謂不動心
蘇季明問喜怒哀樂未發謂中當中之時耳無聞目
無見否曰雖耳無聞目無見然見聞之理在始得
楊龜山曰古之學者視聽言動無非禮所以養心也
至于無故不徹琴瑟行則聞佩玉登車則聞和鸞蓋
皆欲收其放心不得惰慢邪僻之氣得而入焉
朱子曰存心只是知有此身謂如對客一般
朱子曰把心不定喜怒憂懼四者皆足以動心答張

敬夫書曰來諭謂學者先須察識端倪之發然後可
加存養之心蓋發處固當察識但人自有未發時此
處便合存養豈可待發而後察察而後存耶且從初
不曾存養便欲隨事察識竊恐浩浩茫茫無下手處
而毫釐之差千里之謬將有不可勝言者此程子所
以每言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人須學顏子之學
則入聖人為近有用力處其微意亦可見矣來教又
謂言靜則入于虛無此固當深慮若以天理觀之則
動之不能無靜猶靜之不能無動也靜之不可無養

敬所以養乎此　數句卓然語意俱到　主敬焉有此患　致敬須自此入　循而行之安得有差　直上直下之正理

猶動之不可不察也但見得一動一靜互為其根敬
義夾持不容間斷之意則雖下一靜字元非死物至
靜之中蓋有動之端焉是乃所以見天地之心者先
王所以至日閉關安靜以養乎此耳固非閉目兀坐
而偏於靜之謂也至於來教所謂須要動以見靜之
所存靜以涵動之所本動靜相須體用不離而後謂
無滲漏也此數句卓然語意俱到

持敬

程子曰大凡人心不可二用用于一事則他用更不

能入者事為之主也事為之主尚無思慮紛擾之患
若主于敬又焉有此患乎　嚴威儼恪非敬之道但
致敬須自此入　學者須敬守此心不可急迫當栽
培深厚涵泳於其間然後可以自得若急迫求之只
是私已終不足以達道思無邪毋不敬只此二句循
而行之安得有差有差者皆由不敬不正也　中者
天下之大本天地之間亭亭當當直上直下之正理
出則不是唯敬而無失便是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
敬不可謂中但敬而無失即所以為中也

聖人相傳只是一字
堯是初出治第一個聖人
欽字第一個字敬乃聖門第一義
攻圍拔守
聖賢之道如一室
聖學所以成始成終
程子兩言猶爲剩語
一字有兩體
以有心廣體胖氣象
朱子至論

朱子曰聖人祖傳只是一箇字堯曰欽明舜曰溫恭聖敬日躋君子篤恭而天下平　堯是初頭出治第一箇聖人欽字第一個字　敬字工夫乃聖門第一義從頭徹尾不可頃刻間斷　人性本明如寶珠沉溷水中明不可見去了溷水寶珠依舊光明若知是人欲蔽了便是明處只此便緊緊着力主定如游兵攻圍拔守人欲消鑠去矣　夫子所謂四勿又如忠信篤敬孟子所謂求放心存心養性大學所謂格致誠正程子又專發一敬字言語似乎不同未始不貫

聖賢之道如一室然因嘆敬字工夫之妙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者皆由此學者若實用力于敬則雖程子兩言之訓猶爲剩語否則言愈多心愈襍矣

敬之一字以有兩體一是主一無適心體常存無走作一是小心謹畏遇事不敢慢易近看得謹畏的人念念常在道一事上無多岐之惑便有心廣體胖氣象此非主一無適而何程子言敬必整肅尊嚴爲先又言未有箕踞而心不慢者乃是至論　敬者守于此而不易之謂義者施于彼而合宜之謂敬立則義

靜中處外
聖門終身事業
此時可以體敬
兩事相爲經緯
畏字爲最近
二句體貼親切
誠敬之分
表裏交正之功
爲學之要莫先于此
二先生有功聖門
百聖相傳心法

在中伊川所謂嚴諸中彪諸外是也以敬義二字隨處加工久久自當得力聖門只此便是終身事業

張南軒曰儼若思雖非敬之道而于此時可以體敬焉卽此存思慮將日以清明而其知不蔽矣

黃勉齋曰主敬致知兩事相爲經緯但言敬而不能有所見者恐亦於此有所未思耳能敬則能整齊嚴肅整齊嚴肅則能敬能敬則不昏不亂矣此朱子不得不取諸說以明夫敬而又以畏字爲最近也

陳北溪曰禮謂執虛如執盈入虛如有人只此二句

體認持敬工夫最親切

真西山曰敬是人事之本學者用功之要至于誠則達乎天道矣此又誠敬之分也端莊靜一乃存養工夫端莊主容貌言靜一主心言蓋表裏交正之功合而言之則敬而已靜時能敬則無思慮紛擾之患動時能敬則無舉措煩雜之患如此則本心常存爲學之要莫先于此泰漢以下諸儒皆不知敬爲學問之本自程子指以示人而朱子又發明之二先生有功聖門此其最大者也往昔百聖相傳實爲心法氣之

御轡隄防　作聖之階梯　上頭儘有商量　淸靜中一物不可着　靜中有物始得　動靜如船在水　家舍道路　黑白虛靜　八窓玲瓏　周子之意有自來

決驟軼于奔駟敬則其御轡也情之橫放甚于潰川敬則其隄防也

吳臨川曰伊洛大儒以敬爲作聖之階梯

主靜

程子曰學者患心慮紛亂不能靜此則天下公患學者只要立個心此上頭儘有商量　尹和靖孟敦夫張思叔侍坐伊川指面前水盆語曰淸靜中一物不可着纔着物便搖動又曰靜中須有物始得

朱子曰動時能順理則無事時能靜靜時能存則動

時得力須兩者相兼使工夫無間斷動靜如船之在水潮至則動潮退則止有事則動無事則止靜爲主動爲客靜如家舍動如道路又曰便是虛靜也要識得道物事如未識得時則所謂虛靜亦只是箇黑底虛靜不是白底虛靜而今須是要打破那黑底換做箇白淨底則八窓玲瓏無不融通不然則守定那黑底虛靜終身黑窣窣地莫之通曉也

黃勉齋曰主靜者所以制乎動無欲者所以全乎靜此周子之意而亦有自來也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

靜後見物皆有春意　觀物內會　楊震四知　天地無二知　龍見雷聲　邢恕一日三點檢　不會用功　夢寐可以卜學　燈燭警道　矯輕警惰

底不見其人主乎靜也旦晝之牿亡則夜氣不足以存無欲故靜也

問程子云靜後見萬物皆有春意還是指聖賢言否

陳潛室曰觀物內會靜者能之固是聖賢如此吾人胸次亦有此境界靜却不分聖賢

省察

程子曰人爲不善于幽謂人莫已知也而天理不可欺何顯如之或曰是猶楊震所謂四知者乎曰幾矣雖然人我知之猶有分也天地則無二知也尸居却

龍見淵嘿却雷聲

邢恕云一日三點檢明道曰可哀也云哉其餘時理會甚事益彷三省之說錯了可見不會用功　人于夢寐間亦可以卜自家所學之淺深如夢寐顛倒卽是心志不定操存不固

程子曰求養之道心只求是而已觀一物又敲黙著此心臨一事又記着此心常不爲物牽覩燈燭亦足以警道　愼喜怒此是矯其末而不知治其本宜矯輕警惰　嘗謂范巽之云吾輩不及古人病源何在

大寐得醒

曾子之誠身可及 便是存心之法

檢點自見

內外交相養之道

省克如循理然

君子愼其獨

巽之請問先生曰此非難悟設此語者蓋欲學者存
意之不妄游心浸熟脫然如大寐得醒耳
游廣平曰曾子云三省若學者又不止此事親有不
足於孝事君有不足於敬與行或愧於心言或游于
行與欲有所未窒忿有所未懲與推是類而省之則
曾子之誠身庶乎可以跂及矣
朱子曰居處恭三句便是存心之法趙公以黑白豆
記善惡起之念此是古人做工夫處如此檢點則自
見矣　人心常烱烱在此則四體不待羈束而自入

規矩只爲人心有緩散時故立許多規矩來維持之
心既常惺惺又以規矩檢繩此內外交相養之道也
吕晦叔言省克二字不可廢張南軒曰然纔省了便
克既克了又省如循理然
張范陽曰一念之善則天神地祇祥風和氣皆在于
此一念之惡則妖星厲鬼凶荒札瘥皆在于此是以
君子愼其獨
陸象山曰人孰無心道不外索今日向道而又艱難
支離則是未知其心未知其戕賊放失未知所以保

門地兩言而決

古人韋弦之義

千萬人中知有已

顏楊司馬趙真能愼獨

知手持物以取物

曾點曾子便是兩箇樣子

養灌漑此乃爲學之門進德之地得其門不得其門
有其地無其地兩言而決耳　人之資稟有沉滯者
有輕揚者古人有韋弦之義
許魯齋曰凡事一一少察不要逐物去了雖在千萬
人中常知有已此持敬大畧也
吳臨川曰非禮義之事雖甚不良人亦知畏人之知
而不敢肆苟人所不知之地一時不勝利欲之私則
于所不當爲能保其不爲乎若顏叔子之達旦秉燭
楊伯起之暮夜却金司馬君實趙閱道之所爲無一

不可與人言無一不可與天知眞能愼獨者也

知行

程子曰得而後動與慮而後動異得在已如目使手
舉物無不從慮則未在已如手中持物以取物知其
不利
朱子曰知行常相須如目無足不行足無目不見論
先後知爲先論輕重行爲重且如曾點與曾子便是
兩箇樣子曾點便是理會得而行有不掩曾子便是
合下持守旋旋明理到一貫處　涵養中自有窮理

窮涵養不相離
二事互相發
三事以一家譬
伊川不言克己
曾晳見道體
擿埴索塗
程朱度越諸子

工夫窮其所養之理窮理中自有涵養工夫養其所窮之理兩項都不相離　學者工夫唯在居敬窮理此二事互相發能窮理則居敬工夫日益進能居敬則窮理工夫日益密致知敬克己此三事以一家譬之敬是守門戶之人克己則是拒盜致知則是去推究自家與外來底事伊川言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不言克己猶言善守門戶則與拒盜便一等事不消更別有拒盜的

張南軒曰知之進則行愈有所施行之力則知愈有

所進若學者以想像臆度為知道而曰知之則無不能行是妄而已曾晳詠歸之語亦可謂見道體矣而孟子猶以其行不揜言而況下此者哉

黃勉齋曰為學之綱領知行而已知之不至則如擿埴索塗而有可南可北之疑行之不力則如敝車羸馬而有中道而廢之患

許魯齋曰二程以格物致知為學朱子亦然此所以度越諸子

致知

知不如不知之愈
烏喙水火
未知道者如醉人
真知須如田夫
目無全牛
志帖射梁
鉛汞龍虎

程子曰人固可以前知然須是用則知不用則不知知不如不知之愈蓋用便近二也又曰機而不食烏喙人之不蹈水火只是知之真也又曰未知道者如醉人方其醉時無所不至及其醒也莫不媿恥矣

真知又與常知異嘗見一田夫曾被虎傷後有人說虎傷人衆莫不驚獨田夫色動異於衆若虎能傷人雖三尺童子莫不知之然未嘗真知真知須如田夫乃是知不善而猶為不善亦未嘗真知真知決不為矣

楊龜山曰知之未至雖能擇善而固執之未必當於道也若真物格而知致則目無全牛游刃有餘地矣

朱子曰為學須見得是則心方有所主如人學射若志在紅心上少間有時只射得帖志在帖上少間有時只射得那梁上志在梁上少間都射在別處去了

理不是在面前別為一物即在吾心人須是體察得此物誠實在我方可譬如脩養家所謂鉛汞龍虎皆是身內之物非在外也（坎離交則生分則死離為心坎為腎龍者汞也精也血也出于腎虎者鉛也氣也力也出于心）

韓昌黎論為文要讀書涵味多後

韓不及甚

儒者內外合一之學

硬脊梁漢乃擔得

百尺竿頭更進

學問如登塔

學問無一超直上之理
學者病痛全在此處

自家着一分陪奉他
聖心如止水

自然好椰于厚云本之于六經之意便是要將這一件便不及韓務及求者以博觀爲外馳務博觀者以內省爲狹隘此一偏之學也

吳臨川曰見聞之知雖得于外而所聞見之理在心故外之物格則內之知至此儒者內外合一之學也固非一偏也

力行

程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重擔子須是硬脊梁漢乃擔得

謝上蔡曰學者纔有所得便住唯顏子善學孔子有未見其止之嘆須是百尺竿頭更進始得

朱子曰學問如登塔逐一層登將去上面一層雖不問人亦自見得若不去實踏過却懸空妄想便和最下底層不曾理會得蓋學問無一超直上之理務一實事觀今日學者不能進步病痛全在此處但就實做工夫自有得未可遽責效驗也

程子曰君子役物小人役于物今見可喜可怒之事自家着一分陪奉他此大勞矣聖人之心如止水損之義損人欲以復天理而已又曰致知在所養養知莫過寡欲

吾知在所養養知莫過于寡欲

孤軍猝遇疆敵

事過心清涼

制悍馬幹石

騎驢覓驢

一劍兩段

學者在致其知

朱子曰克已亦無別法譬如孤軍猝遇疆敵只得盡力舍死向前而已尚何問哉

許魯齋曰喜怒哀樂愛欲惡七者之中唯怒爲難治于盛怒時堅忍不動俟心氣平時審而應之來勿與競事過心清涼

司馬涑水曰去惡而從善舍非而從是人或知之而不能從以爲如制悍馬如幹磻石之難也靜而思之

在我而已何難之有

朱子曰知得如此是病卽便不如此是藥若更問何由得如此則是騎驢覓驢只是一場閒說話矣

答蔡季通書曰所謂一劍兩段者改過之勇固當如此改過貴勇而防患貴怯二者相須然可以修慝辨惑而崇德

張南軒曰真知非則無不能去真知過則無不能改人之患在不知其非不知其過而已所貴學者在致其知

聖人以此爲遷善改過之象只有一箇處置

儒者不言有數

知欲圓而行欲方

聖賢傳心之要

莫西山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天下之至迅疾者莫如風雷故聖人以此爲遷善改過之象此即過勿憚改之意也人之于患難只有一箇處置盡人謀之後却須泰然處之若心心念念不會處置了放下便是無義命也儒者只合言人事不得言有數直到不得已處歸之命可也

孫思邈曰膽欲大而心欲小知欲圓而行欲方可以法矣今人皆反之者也

李延平曰受形天地各有定數治亂窮通斷非人力

唯當守吾之正而已然而愛身明道修己俟時則不可一日忘於心此聖賢傳心之要法也　問避嫌是否朱子曰合避豈可不避如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整冠君不與同姓同車與異姓同車不同服皆是合避處又如人遺之千里馬雖不受后來薦人未嘗忘之後亦竟不薦然於心終不忘便是喫他趨奉意思不過這便是私意又如當今立朝明知這箇是好人當薦舉之却緣平日與自家有恩遂避嫌不舉又如在其人平日與自家有怨到當官彼却有事當治却怕

如此等皆蹉過去了

學者須有廉隅墻壁

今人不能咬菜根

康侯擊節嘆賞

責以規模難以一律齊

君子路上人

多少聖賢在此位

天命大公至正

造物者忌多取

人說是報怨遂休了如此等皆蹉過去了

朱子曰學者須要有廉隅墻壁便可擔負得大事去如子路世間病痛都休了親於其身爲不善者不入此大者立也　汪信民嘗言曰人嘗咬得菜根則百事可做今人不能咬菜根而至于違其本心者衆矣康侯聞之擊節嘆賞

呂東萊曰凡人資質各有利鈍規模各有大小此難以一律齊要須常不失故家氣味所向者正所存者實則雖所到或遠或近要是君子路上人也

許魯齋曰天地間當大著心不可局于一己貧賤憂戚不可過爲隕穫貴爲公相不可驕當知有天下國家以來多少聖賢在此位賤爲匹夫不必恥當知古昔志士仁人多少屈伏甘于貧賤者無入而不自得也何欣戚之有不聽父母命者爲不孝不聽君命者爲不敬其或不聽天命者獨無責耶君父之命或時可否之間設教者猶曰勿逆勿怠况乎天命大公至正無有不善何苦而不受命乎　名美器也造物者忌多取非忌多取忌夫無實而得名者

稍動得恐未肯安
二者義命有自合之理
二者義命有正合之理

張子曰人多言安于貧賤其實只是計窮力屈才短不能營畫耳若稍動得恐未肯安之

呂監田曰辭受有義得不得有命有命有義是有可得可受之理故舜可以受堯之天下無命無義是無可得可受之理故孔子不主彌子以受衛卿二者義命有自合之理無從而間焉有義無受雖有可受之義而無可得之命故益避啓而不有禹之天下有命無義雖有可得之命而無可受之義故中國受室孟子不受萬鍾之祿二者義命有正合之理時中而已

焉

一事有兩端
天人如劉項相拒
初學須牢劄定脚
勝時甚氣象
面目自別

朱子曰凡一事便有兩端是的卽天理之公非的卽人欲之私此勝則彼退無中立不進退之理譬如劉項相拒于滎陽成皐之間彼進得一步則此退一步初學者須要牢劄定脚與他捱得一毫去則逐旋捱將去終須有勝時勝時甚氣象　五峯言天理人欲同行而異情者是同體而異用者非天理乃自然之理人欲乃自欺之情不順自然卽自私僞二者面目自別如何要去天理中見得人欲人欲中見得天理

聖人與人爲善之意
直上直下
天地間有自然之理

朱子曰事物都有箇道理道理都有箇是非舜之好問其善惡巳自分明然而隱惡揚善亦聖人與人爲善之意　凡事都分做兩邊治一家則分別一家之是非治一邑則分別一邑之是非推而至于一國天下莫不皆然此直上直下之理若不分黑白不辨是非而猥曰無黨是大亂之道也　天地間原有自然之理如其光明正大疏暢洞達如青天白日如高山大川如雷霆之爲威而雨露之爲澤如龍虎之爲猛而麟鳳之爲祥磊磊落落無纖芥之可疑者必君子

蛇蚓蟣虱
學者潛心孔孟
學莫先于義利之辨
王者建邦立本

也而其依阿淟涊回互隱伏糾結如蛇蚓瑣細如蟣虱如鬼蜮狐蠱盜賊詛呪閃倏狡獪不可方物者必小人也

張南軒曰學者潛心孔孟必求入門愚以爲莫先于義利之辨蓋聖學無所爲而然也有爲而爲卽人欲之私而義利之分學者當立志以爲先持敬以爲主而精察于動靜之間毫釐之差審其爲霄壤之判則有以用吾力矣豈特學者施之天下一也王者建邦立本垂裕無彊以義故也伯者陷溺人心貽毒後世

撥亂反正之大綱
六者人生皆備
存體得用
吾心本然之妙
此論有補心術之微
伊尹武侯必待禮至而後出
孔孟屑爲

以利故也孟子當戰國橫流時發揮天理遏止人欲深切著明撥亂反正之大綱也

問程子謂視聽思慮動作皆天也但其中要識得眞與妄耳胡伯逢疑云旣是天安得妄某以爲六者人生皆備故知均稟于天但順理則眞違理卽是妄耳

朱子曰凡人有所偏黨則不正矣有所繫吝則不大矣是當涵養乎理義之中察夫偏黨繫吝而克去之則所謂正者蓋可存其體而得其用矣

黃勉齋曰主一之謂敬合宜之謂義主于一則思慮

不襍天理常存而內直矣合於宜則品節不差天理常行而外方矣內直外方有以全吾心本然之妙矣

眞西山曰大學云利專指財利而伊川云利凡有一毫自便之心卽是利此論尤有補于心術之微

程子曰汲汲以求遇者終必自失非君子自重之道也故伊尹武侯救世之心非不切必待禮至而後出以此聖賢之於亂世雖知道之將廢不忍坐而不救也必區區致力于未極之間强此之衰難彼之進圖其暫安而冀其引久苟得爲之孔孟之屑爲也王允

謝其庶幾
爲己爲親只是一事
或人以是勉程子
君子之所獨
士之高尚亦非一道

之于漢謝安之于晉其庶幾矣　問家貧親老應舉求仕不免有得失之累何修而免此曰此只是志不勝氣若志勝自無此累家貧親老須爲祿仕然得之不得爲命曰在己固可爲親奈何曰爲己爲親只是一事若不得其如命何

問聖人有貧仕乎程子曰委吏乘田是也曰抑爲之兆乎曰非也爲魯司寇則爲之兆也或人以是勉程子從事曰至於飢餓不能出門戶之時又徐爲之謀耳　知幾者君子之所獨非小人之所及也穆生爲

醴酒而去免于縻胥之辱姜肱爲王室之隱免于黨錮之禍薛方守箕山之節免于新室之汚其知幾矣士之自高尚亦非一道有懷抱不偶而高深自守者伊尹耕于莘野太公釣于渭濱是也有知足不辱退而自保者張良疏廣是也有量能度分安于不求知者徐孺子申屠蟠之類是也有淸介自守不屑天下之事者嚴陵周黨之類是也

謝湜自蜀之洛見程子程子曰爾將何之曰將試敎官弗答湜曰何如子曰吾嘗買婢欲試之其母怒而

爲此媼笑　文王獨見之明　廷尉最是直言　志學將何爲　聖人之言遠如天　鏗訇鏜鞳　觀言以知其心

弗許曰吾女非可試者也今爾求爲人師而試之必爲此媼笑也湜遂不行

楊龜山曰方太公釣于渭特一老父耳及一朝用之乃有鷹揚之勇非文王有獨見之明誰能知之

張南軒曰廷尉最是直言造士人初見君父此是第一步此時可欺則無往而非欺須是立得脚定

許魯齋曰志伊尹之志學顏子之學出則有爲處則有守丈夫當如此出無所爲處無所守所志所學將何爲

言行

程子曰聖人之言遠如天近如地其遠也若不可得而及其近也亦可得而行楊子謂聖人之言遠如天賢人之言近如地非也

司馬涑水曰言不可不重也子不見鐘鼓乎夫鐘鼓叩之然後鳴鏗訇（鐘聲）鏜鞳（鼓聲）人不以爲異也若不叩自鳴人孰不謂之妖邪可以言而不言猶叩之而不鳴也亦爲廢鐘鼓矣

吳臨川曰言心聲故知言者觀言以知其心世亦有

聖人天地之量　道之外無物天地之間非適非道　抱石投河　介甫說相輪　說道便不是道

巧僞之言險也而言易躁也而言遲貪也而言閑適意其言之可以欺人也然而人亦洞照其險躁貪恣之心則人不可欺也而言豈可爲哉

程子曰人量隨識高有斗筲之量有釜斛之量有鍾鼎之量有江河之量江河之量亦大矣然有涯亦有時而滿唯天地之量則無滿故聖人者天地之量也

辨邪

程子曰道之外無物物之外無道是天地之間無適而非道也然則毀五倫去四大（地水火風）如釋氏之學爲

事不得界之一錢必亂其外于道遠矣釋氏其實是愛身放不得故說許多譬如抱石投河以其重愈沉終不道放下石頭唯嫌重也

先生嘗語介甫曰公之說道正如說十三級塔上相輪對望而談曰相輪者如此如此極是分明如某則直入塔中上尋扛輪辛勤登板迄邐而上直至十二級時雖猶未見相輪能如公之言然其實在塔中去相輪漸近要之須可以至也介甫只是說道他不知道只說道時便不是道也

古人教人養之意如此

聖人處機會之意

劉彝爲政有功

聖人所以貴于立教

教童子有四益

陳圖南之教錢若水

顏子便會在意

聖人教人有定本

教人

程子曰射中鵠舞中節御中度皆誠也古人教人以射御象勺所養之意如此禁人之惡者獨治其惡而不絕其爲惡之原則終不得止易曰豶豕之牙吉見聖人處機會之際也　胡安定在湖州置治道齋學者有欲明治道者講之于中如治兵治民治水利算數之類嘗言劉彝善治水利後累爲政皆興水利有功　問人之于善也必其誠心欲爲然後有所得其不欲不可以强人也曰是不然任其自爲聽其不爲則中人以下自棄自暴者衆矣聖人所以貴于立教也

張子曰教童子有四益綏己不出入一也授人數次己亦了此文義二也對之必正衣冠尊瞻視三也嘗以因己而壞人之才爲憂則不敢惰四也

問昔人教人必因其材之所可而教之不以所不可而强之如陳圖南之教錢若水是也　又曰聖人只是引得他顏子便會此意謂夫子循循善誘人也

朱子曰聖人教人有定本舜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夫子對顏淵以克己復禮爲仁又教以四勿皆是定本　南軒教人必使之先有以察乎義利之間而後明理居敬以造其極其剖析精明傾倒切至必竭兩端而後已

南軒教人必竭兩端

君子愛日不倦

先王之教所以爲盛

此語正欲點化顯道

朱子曰籍溪教諸生于功課餘暇以片紙書古人懿行或詩文銘贊之有補于人者粘置壁間俾往來誦之咸使精熟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此君子所以孜孜焉愛日不倦而競尺陰之惜也　古之學者八歲而入小學學五方六甲書記之事十五而入大學學先聖之禮樂焉非獨教之固將有以養之也蓋理義以養其心聲音以養其耳采色以養其目舞蹈登降疾徐俯仰以養其血脉至于左右起居盤盂几杖有銘有戒其所以養之之具可謂備且至矣夫如此故學者有成材而庠序有實用此先王之教所以爲盛也

問明道以記誦博識爲玩物喪志謝顯道聞之不服是耶非耶陳室潛曰明道是明處內照故書無不記若不是記問上做工夫此語正欲點化顯道惜其爲記問所障

五倫自謂之私

智者知機而固守

此說最盡事親之道

事親如天

俗人以富貴爲福

天下大戒

人倫

問第五倫視其子之疾與兄子之疾不同自謂之私如何程子曰不待安寢與不安寢只不起與十起便是私也父子之愛本是公纔着些心做便是私也

君臣朋友之際其合不正未有久而不離者故賢者順理而安行智者知機而固守

呂榮陽曰孝子事親須事事躬親不可委之使令也嘗觀穀梁言天子親耕以供粢盛王后親蠶以供祭服國非無良農女工也以爲人之所盡事其祖禰不

若以已所自親也此說最盡事親之道又說爲人子者視于無形聽于無聲未嘗頃刻離也事親如天頃刻離之則有時而違天矣天不可得而違也

羅豫章曰君明君之福臣忠臣之福君明臣忠則朝廷治安得不謂之福乎父慈父之福子孝子之福父慈子孝則家道隆盛得不爲之福乎俗人以富貴爲福陋哉

朱韋齋曰父子主恩君臣主義是爲天下之大戒無所逃于天地之間如人食息呼吸于元氣之中一息

聖人修道立教重乎此

朋友所以綱紀人倫

古人重朋友之樂

夫婦之道盡于此

事親大節目四事

孝只兩事

家人大要以剛爲善

不屬理必至于斃　人之大倫其別有五故朋友者其勢若輕而所係爲甚重其分若疏而所關爲至親其名若小而所識爲甚大此古之聖人脩道立教所以必重乎此而不敢忽也

黃勉齋曰朋友道絕四者雖欲各居其分不可得也善而莫予告也過而莫予規也觀感廢而怠心生講習疎而實理晦則五常百行顛倒錯謬而不可勝救矣然則朋友者列于五倫而又所以綱紀人倫者也可不重與古人重朋來之樂以此

眞西山曰夫之道在敬身以帥其婦婦之道在敬身以承其夫故父之醮子必曰勉帥以敬親之送女必曰敬之戒之夫婦之道盡于此矣

許魯齋曰事親大節目是養體養志致愛致敬四事然致愛致敬尤急所以孝只是兩事耳　人之處家在骨肉父子之間大抵以情勝理以恩奪義唯剛立之人則能不以私愛奪其正理故家人卦大要以剛爲善

張子曰師不立服不可立也如顏閔之于孔子雖斬

成已之功與君父並
得效最速
一日不可無侯無可
仲尼期子夏之進
春風中坐了箇月
雪深一尺
天下有三本

衰三年可也其成已之功與君父並其次各有淺深稱其情而已下至曲藝莫不有師豈可槩制服

今之朋友擇其善柔以相與拍肩執袂以爲契合一言不合怒氣相加朋友之間主於敬者日相親與得效最速

謝上蔡曰申顏自謂一日不可無侯無可或問其故曰侯無可能攻人之過一日不見則吾不得聞過矣

游廣平曰孟子之論尚友也以一鄕一國天下爲未足而求之古人無友不如己者尚友之道也求得賢

者尚而友之則聞所不聞見所不見而德日起矣此仲尼所以期子夏之進也

侯河東曰朱公掞來見明道於汝歸謂人曰光庭在春風中坐了一箇月游楊初見伊川伊川瞑目而坐二子侍立旣覺顧謂曰賢輩尚在此乎今旣晩且休矣及出門外雪深一尺

李延平曰天下有三本焉父生之師敎之君治之缺其一則本不立

饒雙峰曰自昔唐虞五典之敎成周以詩書禮樂造

師道之立昉乎此
韓柳爲之屢嘆
理學之遠過唐虞
識度非常人所及
近世諸儒不及此
二公之識不易及

士後世稱治化之隆者必歸焉及周之衰學校不修而師道闕矣洙泗出而一時德行政事言語文學莫不卓然皆有可稱後世師道不立至本朝安定胡公首倡體用之學以淑其徒一時賢士大夫多出其門而散在四方者亦皆循循雅飭師道之立蓋昉乎此是後周程先生復紹其傳而我文公先生又從而光大之淵源所漸徧及海內師道之立于是爲盛

陸象山曰秦漢以來學絶道喪世不復有師以至于唐曰師曰弟子云者反以爲笑韓退之柳子厚爲之

屢嘆唯本朝理學遠過唐虞始復有師道　吾嘗謂楊子雲韓退之雖未知道而識度非常人所及其言時有所到而不可易者子雲謂務學不如務求師師者人之模範也退之謂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人非生知不能無惑惑而不求師終不解矣近世諸儒反不及此然後知二公之識不易及也

六經

程子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易是甚易又不是這一部書是易之道也不要將易又是一箇事郎

卽事盡天理便是易

芥子納須彌之義

大匠豈一斧可知

正家之道當如是

事盡天理便是易也

陳埜中答具國華書天在山中說云便是芥子納須彌之義先生爲正南北說却須彌無體芥子無量

張子曰序卦不可謂非聖人之蘊今欲安置一物猶求審處况聖人之于易大槩皆有意觀聖人之書須遍布歸密如此大匠豈以一斧可知哉

或曰關雎之詩是何人所作程子曰周公作此以風敎天下故曰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蓋自天子至于庶人正家之道當如是也

斯道顔子嘗聞

聖人作經備四時

春秋只有兩處如此

春秋以何爲準

程子曰夫子作春秋爲百王之大法先儒之傳曰游夏不能賛一辭辭不待賛也言不能與于斯耳斯道也唯顔子嘗聞之矣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其準的也

問桓四年無秋冬如何曰聖人作經備四時也如桓不道背逆天理故不書秋冬春秋只有兩處如此皆言其無天理也春秋以何爲準無如中庸欲知中庸無如權何物爲權義也須是時而爲中

春秋如用藥

聖人之用全在此書

知易者莫如孟子

知春秋莫如孟子

程子曰詩書載道之文春秋聖人之用詩書如藥方春秋如用藥治病聖人之用全在此書所謂不如載之行事深切著明也孟子稱孔子聖之時者也故知易者莫如孟子又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無義戰彼善于此則有之矣故知春秋者莫如孟子

性理奥卷之七終

此學者之大患
論孟如丈尺權衡
二書終身儘多
中庸道只消四字總括
分明見得方可
行得便是會讀書
二公之意正同
郢書燕說之誚

新鐫性理奧卷之八

始寧印趣丁進纂　暨陽門人孟宗[illegible]

讀書法

程子曰讀書將以窮理致用也今或滯心于章句之
末此學者之大患又曰學者先須讀論孟窮得論孟
自有要約處以此觀他經甚省力論孟如丈尺權衡
相似以此去量度事物自然見得長短輕重又曰看
得論孟二書切已終身儘多也中庸之爲書學者之
至也而曰無聲無臭中庸道只消四字總括又曰孟

子養氣須是識得有物始可言養無物又養甚麼如
顏子之言卓爾孟子之言躍如分明見得方可
尹和靖曰呂獻可嘗言讀書不須多讀得一字行取
一字伊川亦嘗言讀得一尺不如行得一寸行得便
是會讀書二公之意正同
朱子曰讀書須是優游玩味徐觀聖賢立言本意如
孟子所謂以意逆志者若更以吾先入之說橫于中
而驅聖賢之言以從已意設使義理可通已涉私意
穿鑿而不免郢書燕說之誚矣郢人遺燕書夜以火不明謂持燭者曰舉

却教當時人如何說
陳烈若無記性
陳烈一覽無遺
鶻突好人
便是誤人的深坑
使粗心大氣不得
不可只作文字看
山谷有補於學者

燭亦候書舉燭燕相受書說曰舉燭尚明也尚明者舉賢任之也國因大治
朱子曰觀書當平心以觀之不可穿鑿看從分明處
不可尋從隱僻處去聖賢之言多是與人說話若是
嶢崎却教當時人如何說
朱子曰昔陳烈苦無記性一日讀孟子學問之道無
他求其放心而已矣遂閉門靜坐不讀書百餘日以
收放心却去讀書遂一覽無遺　讀聖人書當反身
而求亦須是講學講學明則坦坦地行將去若只窮
行而不講學只是箇鶻突的好人　爲學須耐煩細

意去理會切不可粗心若曰何必讀書是有箇捷徑
法便是誤人的深坑也蓋未見道理時恰如數重物
包裹在裏面去盡皮方見肉去盡肉方見骨去盡骨
方見髓使粗心大氣不得
朱子曰讀書須要切已體驗不可只作文字看又不
可助長山谷云大率學者喜博而常病不精汎濫百
書不若精於一也有餘力後及諸書則涉獵諸篇亦
得其精蓋以我觀書則處處得益以書博我則釋卷
而茫然其深喜之以爲有補於學者今人讀書看未

道學俗學之別
成就後生懶怠
便自有合辨處
馬援以薏苡興謗
王陽以衣囊徼名
撞百碎

到這裏心已在那裏纔看到這裡便已拾去了讀書將以求道不然讀作何用今人不去這上理會道理皆以涉獵博議爲能所以有道學俗學之別

今世上有一班議論成就後生懶惰如云不敢輕議前輩不敢妄立論之類皆中怠惰者之意前輩固不敢妄議然論其行事之是非何害固不可鑿空立論然讀書有所疑有所見自不容不立論其不立論者只是讀書不到疑處耳若取諸家說相比並以求其是便自有合辨處今人所以讀書苟簡者緣書皆有

印本多了如古人皆用竹簡除非大段有力底人方做得若一介之士如何置所以後漢吳恢欲殺青以寫漢書其子吳祐諫曰此書若成則載之兼兩昔馬援以薏苡興謗王陽以衣囊徼名正謂此也 近日讀書人必緣科舉時文之獘他纔把書來讀便先立箇意思要討新奇便準擬時文都不理會他本意着實雖是朝廷甚麽大典禮也胡亂信手拈來不知一撞百碎 東坡與王郎書云少年爲學者每一書皆作數次讀之當如入海百貨皆有人之精力不能兼

讀書最當如是
此條先生說讀書最爲親切
孔孟點頭道是方得
聖人七通八達
直到道田地方見
一生受用不盡
節目自有次第

收但得其所欲求者耳某取以示學者曰讀書要當如是

問伊川說讀書當觀聖人所以作經之意與聖人所以用心一條曰此條先生說讀書最爲親切今人不曾讀書只緣不曾求聖人之意

講習孔孟書孔孟往矣口不能言須以此心比孔孟之心將孔孟心作自已心要須自家說時孔孟點頭道是方得 讀書若有所見未必便是不可便執着盖更讀書以來新見若執着一見此心便被此見遮

蔽了譬如一片淨潔田地若上面纔安一物便須有遮蔽了處聖人七通八達事事說到極致處中庸所謂本諸身云云 不惑直到道田地方是讀書 學者於學庸論孟果然下工夫涵泳切已一生受用不盡只怕不用工雖多讀古人書無益也 爲學須是先立大本其初甚約中間一節甚廣大到末梢又約故必先觀學庸語孟以攷聖賢之意讀史以攷治亂存亡之迹讀諸子百家以見其駁雜之病其節目自有次第不可踰越

三者學者所當守
猛將酷吏 順風張帆
便有聖賢前輩氣象
爲學自有等級
謝楊所見各別
觀書之大法
目擊二公
可以見千載人

凡看文字少看熟讀一也不要鑽研立說但要反覆體驗二也埋頭理會不要求效三也三者學者所當守 看文字須是如猛將用兵直是鏖戰一陣如酷吏治獄直是推勘到底又當如大艤高艑順風張帆一日千里方得 凡學必先至誠居處齋莊志意凝定不妄言笑開卷伏讀必起恭敬如對聖賢掩卷沉思必根義理以閑邪僻行之悠久習與性成便有聖賢前輩氣象後生讀書未曾識得目前大略便要說性命此極是害事爲學自有等級

黃勉齋曰觀書者最怕氣不平且如公冶長一章謝上蔡則謂聖人擇壻驚人如此楊龜山則謂聖人所求於人者薄可免於刑戮而不累其家皆可妻也上蔡氣高者也龜山氣弱者也故所見各別如此要之當隨文平看方見得聖人本意此觀書之大法

張范陽曰朋友講習固天下樂事不幸獨學則當尚友古人可也故讀論語如對孔門聖賢讀孟子如對孟子讀子美蘇文則又凝神靜慮如目擊二公如此用心雖生千載之下可以見千載人矣

買櫝還珠
意味與少時自別
毛董有儒者氣象
春秋正史之得失
譚經有四病
此便是讀書之門庭

讀經

程子謂方道輔曰今之治經者亦衆矣然而買櫝還珠之蔽人人皆是經所以載道也誦其言辭解其訓詁而不及道無用之糟粕耳 某年二十時解釋經義與今無異然思今日覺得意味與少時自別

漢之談經也以三萬餘言明堯典二字可謂知要乎唯毛公董相有儒者氣象東京人士尚名節加之以明禮義則皆賢人之德業矣

楊龜山曰今人多言要作事須看史史固不可不看

然六經先王經世之迹在焉是亦足用矣蓋孔子不存史而作春秋春秋所以正史之得失也

朱子曰今日譚經有四病本卑也而抗之使高本淺也而鑿之使深本近也而推之使遠本明也而必使至於晦此今日譚經之大患也

朱子曰六經浩渺乍難盡曉且見得路徑後各立得一箇門庭如讀此一書須知此書當如何讀此便是讀書之門庭如詩是吟咏性情讀詩者亦當以此求之也 人須是於大原本上看得透仁義禮智毋日

開眼便見四字
解經當如破的
解經有三
讀高帝紀便須識漢家四百年始終治亂
范唐鑑亦是此法
須用功作相別計
作焚册計
看史不可被史官瞞過

開眼便見四字則世間道理沛然若決江河而下莫之能禦也　解經當如破的後世之解經者有三一儒者之經一文人之經東坡陳少南是也一禪者之經張子韶輩是也

史學

程子曰凡讀史不徒要記事迹須要識治亂安危興廢存亡之理且如讀高帝一紀便須識得漢家四百年始終治亂當何如

朱子曰觀史只是以自家義理斷之大槩自漢以來只是私意其間有偶合處耳只如此看他已得大槩范唐鑑亦是此法然稍疎要看得密如他尤好

楊至之患讀史無記性須三五遍方記得而後又忘了還只是一遍讀時須用功作相別計止此更不再讀便記得有一士人讀周禮疏讀第一板訖則焚了讀第二板訖又焚了便作焚舟計若初且草讀一遍準擬三四遍讀便記不牢

朱子曰于定國爲廷尉天下無寃民趙蓋韓楊之死皆在定國之手寃莫大焉史氏將誰欺大凡看史不可被史官瞞過

觀史先自書始
閔子史有折衷
書中多有前人發言
魏徵善惡安得相掩
管仲與徵之事全異

呂東萊曰觀史先自書始然後次及左氏通鑑欲其體統源流相承接耳

許魯齋曰閔子史必須有所折衷六經語孟乃子史之折衷也以此衷考古之人而去取之鮮有失矣

程子曰司馬遷爲近古書中多有前人格言李如仲問班固議遷之失何如曰後人議前人固易君實脩資治通鑑至唐事正叔問曰敢與太宗肅宗正篡名乎曰然又曰敢辨魏徵之罪乎曰何罪曰魏徵事皇太子太子死遂忘君事仇此王法所當誅後世特以其立朝風節而掩其罪有善有惡安得相掩君實曰管仲不死糾而事桓孔子稱之與徵何異曰小白殺子糾管仲以所事言之則可死以義言之則未可死故春秋書小白入於齊以國繫齊明當立也又書公伐齊納糾糾去子明不當立也至齊人取子糾殺之此復繫子者罪齊大夫旣盟而殺之也與徵之事全異

客有見伊川者几案間無他書唯印行唐鑑一部曰

三代以後無此議論
近世佳史
太史公只是多聞
論者謂二人皆有意
班固極有深意
杜張一等人
子產立公孫洩之義

近方見此書三代以後無此議論
司馬涑水曰李延壽之書近世佳史也雖於䄈祥詼嘲小事無不載然叙事簡徑比于南北正史無煩冗蕪穢之辭竊謂陳壽之後唯延壽可以亞之
尹和靖曰太史公不明理只是多聞如伯夷序傳引盜跖是也
劉元城問馬永卿曰西漢酷吏傳班氏特怨杜張何也曰太史公時湯周之後未顯至班氏則有子孫以贖父罪故入列傳論者謂二人皆有意太史之意欲

以教後世人臣之忠班氏之意欲以教後世人子之孝曰此固然也然班固於此極有深意張湯之後至後漢猶盛有恭侯純者雖王莽時亦不失爵至建武中歷位至大司空故班固不使入酷吏傳爲張純之故也曰是時杜氏之絕已久而亦不入何也曰杜張一等人也若獨使張湯入列傳則世得以議已故并貶杜周此子產立公孫洩之義也鄭卿良霄旣死爲厲子產以爲鬼有所歸乃不爲厲因立公孫洩良止以止之公孫洩子孔之子也良止良霄之子也鄭殺子孔子孔雖不爲厲而亦止之且良霄以罪死立後非義也故立洩使若自以大義存誅絕之後不因其爲厲也

唐書不及兩漢文章
其病正在此兩句
司馬遷才高識亦高
史遷何故遺而不錄
史記有身無首
史遷知孔子之粗
孔明不立史官
班史通鑑二氏之失如何

新唐書叙事好簡略故其文多晦而不明此作史之獘也唐書進表云其事則增于前其文則省于舊新唐書所以不及兩漢文章者其病正在此兩句也
朱子曰司馬遷才高識亦高但粗率或謂五帝紀所取多古文尚書及大戴禮爲主爲知所考信者然伏羲神農見大易傳乃孔聖之言而八卦列于六經爲萬世文字之祖不知史遷何故乃獨遺而不錄遂使史記一書如人有身而無首比尚爲知所考信耶
朱子曰或謂史遷不可謂不知孔子然亦知孔子之

粗耳歷代世變卽六國表序是其極致乃是俗人之論知孔子者固如是耶正朔服色如賈生公孫臣新垣平等皆言之豈獨遷也
孔明治蜀不曾立史官陳壽檢拾而爲蜀志故甚略孔明極是仔細亦恐當時經理王業之急有不暇及此
問班史通鑑二氏之失如何曰溫公不取孟子取揚子至謂王霸無異道夫王霸之不侔猶碔砆之於美玉故荀卿謂粹而王駁而霸孟子謂齊梁之君力到

二史各有是非

其是非者以其有異也

史記功臣表與漢史功臣表其戶數先後及姓名多有不同二史各有是非三代表是其踈謬處無可疑者若以堯舜俱出黃帝是爲同姓之人堯固不當以二女嬪於虞又以湯與王季同世繇湯至紂凡十六傳王季至武王纔再世耳是文王以十五世祖事十五世孫紂武王以十四世祖而伐之豈不謬戾鄭

或謂溫公舊例年號皆以後改者爲正此殊未安如漢建安二十五年之初漢尚未亡今便作魏黃初元

年奪漢太速與魏太遽大非春秋存陳之義

大非春秋存陳之義

朱子曰溫公通鑑不信四皓輔太子事謂只是叔孫通諫得行曰子房平生之術只是如此高祖只是識事幾明利害故見四人輔太子便是得人心可以爲之矣叔孫通嫡庶之說如何動得他

子房平生之術如此

史贊唐太宗言其功德兼隆其意亦謂除隋之亂是功致治之美是德以聖門道學言之則此兩事不過是功未可謂之德唐鑑白馬之禍歐陽論不及此呂伯恭晚年謂人曰孫之翰唐論勝唐鑑要之也切於

兩事不過是功 歐陽論不及此

孫之翰唐論勝唐鑑

事情只是大綱却不正了

朱子曰子繇古史記所論三事其一許繇者是已然當全載史遷本語以該下隨務光之流不當但斥一許繇巳也然太史公又言箕山之上有許繇冢則又明其實有是人亦當世之高士但無堯讓之事耳此其曲折之意蘇子亦有所未及也其一舜禹避丹朱商均而天下歸之蘇子慮其避之足以致天下之逆至益避啓而天下歸啓蘇子又譏其避之爲不度而無耻舜禹之事世固不以爲疑至益之事則亦有不

蘇子亦有所未及

能無惑於其說者殊不知太甲賢而伊尹告歸成王冠而周公還政宣王有志而共和罷此類多矣當行而行當止而止而又何耻焉蘇子益賢共和而尚何疑於益哉若曰避之則爲不度而無耻則是王莽曹操司馬懿父子之心而楊堅夫婦所謂騎虎之勢也乃欲以是語聖賢之事其亦危矣

楊堅夫婦騎虎之勢

朱子曰古史言馬遷淺陋而不學踈畧而輕信此二句最中馬遷之失呂伯恭喜以爲然古史序云古之帝王其心爲善如火之必熱水之必寒其不爲不善

二句最中馬遷之失

得聖人爲邦之法　馬遷都說壞了伯夷　史官萬世之權衡　南史家風　班史畫蛇添足

如騶虞之不殺竊脂之不穀如此等語豈馬遷所及
又以爲遷知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爲得聖
人爲邦之法此亦衆所共知何必馬遷又孔子稱伯
夷求仁得仁又何怨而遷傳其事首尾皆怨辭都說
壞了伯夷古史皆刪去盡用孔子語作傳豈可以子
繇爲非馬遷爲是耶
呂東萊曰史官者萬世是非之權衡也禹不能褒鯀
管蔡不能貶周公趙盾不能改董狐之書崔氏不能
奪南史之簡公是公非擧天下莫之能移焉

陳潛室曰馬遷史記不專爲漢史乃歷代之史故其
記漢事畧於漢書而記武帝事獨詳若封禪平準二
書雖謂之南史家風可也
問太史作史記上自唐虞而八書之作只言漢事班
孟堅作漢史合記一代漢事而乃作古今人表何耶
曰八書未必皆言漢事獨平準書專言武帝其贊却
說古今漢志雖爲一代作然皆自古初述起獨古今
人表專說古而不說今自悖其名先輩嘗譏之中間
科等分別人物又煞有可議此却班史之贊畫蛇添

張旭悟筆法　未有時如何撰得　如端人正士方是字　正在勿忘勿助之間　篆書與日月相爲煥

足八書一曰禮書二曰樂書三曰律書四曰曆書五曰天官書六曰平準書七曰河渠書八曰封禪書

字學

問張旭學草書見擔夫與公主爭道及公孫大娘舞
劍而後悟筆法莫是心常思念至此而感發否程子
曰然
朱子曰蒼頡作字亦非自撰出自是理如此如心性
等字未有時如何撰得只是有此理方流出又曰字
被蘇黃胡亂寫壞了近見蔡君謨一帖字字有法度
如端人正士方是字

問明道云某寫字時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學意
謂此正在勿忘勿助之間也
秦丞相斯燔滅聖經得罪萬世而能損益蒼史二家
文字爲篆書至今與日月相爲煥是固不可以其罪
掩功也斯之後工其書以名世者誰與七八百年僅
見唐李陽冰又二百年僅見宋初徐鉉而已

科擧

程子曰人有習他經既而舍之習戴記問其故曰決
科之利也某曰汝之是心已不可入堯舜之道有志

要當去此心而後可　兩件孰輕孰重　見酒自惡　乃是真實舉子　便有吾與點之氣象　看詩使人長一格價　五字破心　此詩形容得浩然之氣

於道者要當去此心而後可

朱子曰士人先要分別科舉與讀書兩件孰輕孰重聖人教人只是爲己非於科舉見得輕初非有所見而輕之也正如人天資有不好喫酒者見酒自惡非知酒之爲害何如也

陳潛室曰應舉求合程度此乃道理當耳乃若不合程度而兩僥倖之心不守尺寸而起冒爲之念此則妄矣應舉何害義理但克去此等妄念方是真實舉子

論詩

程子曰興於詩者吟咏性情涵暢道德之中而歆動之便有吾與點之氣象又曰學者不可不看詩看詩使人長一格價古人詩云吟成五個字用破一生心又詩可惜一生心用在五字上此言甚當　石曼卿詩云樂意相關禽對語生香不斷樹交花此詩形容得浩然之氣

楊龜山曰不知風雅之意不可以作詩詩尚譎諫蘇東坡詩只是譏誚朝廷殊以故人得而罪之若是伯淳

聞者自感動　溫柔敦厚　陶淵明不可及　君子德足以求其志　倔強邊塞　十字却有力　便有帝王氣燄　諸詩分明如畫　太白聖於詩

詩則聞者自感動矣伯淳和溫公諸人禊飲詩云未須愁日暮天際是輕陰又泛舟詩云只恐風花一片飛何其溫柔敦厚也陶淵明詩所不可及者冲淡深粹出於自然若曾用力學詩然後知淵明詩非著力之所能成

朱子曰詩者志之所之古之君子德足以求其志必出於高明純一之地其於詩固不學而能之至於格律精粗用韻屬對比事遣辭之善否今以魏晉前賢攷之蓋未有用意於其間者而况於古詩乎鮑明遠

才健其詩乃選之變體李太白專學之如腰鎌劉葵藿倚杖牧鷄豚分明說出個倔强不肯甘心之意如疾風衝塞起砂礫自飄揚馬毛縮如蝟角弓不可張分明說出邊塞之狀

朱子曰蘇子繇愛選詩亭皐木葉下隴首秋雲飛某却愛寒城一以眺平楚正蒼然十字却有力唐明皇首詩一篇早渡蒲津關便有帝王氣燄　杜詩初年甚精細如自秦州入蜀諸詩分明如畫李太白詩其無法度乃從容於法度之中蓋聖於詩者也如云清

景色可想
大珠小珠落玉盤
樂天以文滑稽
杜子美以稷契自許
詩人未易到此
曼卿胸次極高非諸公所及
此等語豈女子所能
楚詞最得詩人之意

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此詩固好又不如芙蓉露不落楊柳月中疏尤佳　韋應物云寒雨暗深更流螢度高閣此景色可想　白樂天琵琶行云嘈嘈切切錯雜弹大珠小珠落玉盤是和而淫至悽悽不似向前聲滿坐重聞皆掩泣這是淡而傷行年三十九歲暮日斜時孟子心不動我今其庶幾此樂天以文滑稽也　杜子美以稷契自許未知做得否然子美却高其救房琯亦正　偶誦寒山數詩云城中蛾眉女珠珮何珊珊鸚鵡花間弄琵琶月下弹長歌三日響

短舞萬人看未必長如此芙蓉不耐寒詩人未易到此　石曼卿詩極有好處如仁者雖無敵王師却有征無私乃將雨不殺是天聲又如意中流水遠愁外舊山清曼卿胸次極高非諸公所及　今時婦人能文只有李易安與魏夫人李有詩云兩漢本繼紹新莽如贅疣所以稽中散康至死薄殷周中散非湯武至比王莽此等語豈女子所能

張南軒曰作詩不可直說破須如詩人婉而成章楚詞最得詩人之意如云沅有芷兮澧有蘭思公子兮

騷一變
詩家中典
祈招愔愔之語
杜王足訂千古是非
三家各得杜之一体
後世文士不能及

未敢言若說破如何思則意味淺矣

陸象山曰詩之學原於賡歌委於風雅風雅之變湘纍之騷又其流也子虛長楊之賦作而騷幾亡矣黄初而降日以澌薄惟彭澤一源來自天稷與衆殊趣而淡薄平夷玩嗜者少隋唐之間否亦極矣杜陵之出愛君悼時追躡騷雅而才力宏厚偉然足以振浮靡詩家爲之中典

真西山曰古者雅頌陳於閒燕二南用之房中所以閑邪僻而養中正也衛武公作抑戒以自警卒爲時

賢相以楚靈王之無道一聞祈招愔愔之語凜然弗寧詩之感人也如此　杜牧之王介甫高才遠韻超邁絕出其賦息嬀晉侯等作足以訂千古是非

吳臨川曰詩之體不一人之才亦不一宋氏王蘇黄三家各得杜之一體涪翁卽黄山谷於蘇迥不相同坡翁獨深器重以爲絕倫眼高一世而不必人之同乎己者如此　詩中十五國風有田夫閨婦之辭而後世文字不能及者何也發乎自然而非造作也漢魏迨今詩凡幾變字以鍊而精句以琢而巧用事取其切

舍旃尚陶韋
性情之眞近古
自是一般生意
善道文王意中事
前後文人道不到
所以聖人取先進於礼樂
歐公第一等好議論

模擬取其似而識者乃或舍旃而尚陶韋則亦以其
不鍊字不琢句不用事而性情之眞近乎古也

論文

程子曰聖人文章自然譬之化工生物且如生出一枝花或有剪裁爲之者或有綵畫爲之者然終不如化工所生自是一般生意　退之因學文日求所未至遂有所得如曰軻之死不得其傳此言必有所見若無所見言不傳者何事　退之作琴操曰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此善道文王意中事者前後文人道

不到也

朱子曰國初文章皆嚴重老成有欲工而不能之意所以風俗渾厚至歐公文字好底便十分好然猶有甚拙的未散得他和氣到東坡便馳騁忒巧了又宜政間則窮極華麗却散了和氣所以聖人取先進於禮樂意思自是如此

朱子曰歐公嘗有詩云玉顏自古爲身累肉食何曾爲國謀以詩言是第一等好詩以議論言之是第一等好議論歐公爲蔣穎叔輩所誣既得辨明謝表中

歐公文章之妙
古今不易之至論
六經治世之文
道者文之根本
文章皆從心出
法言亦長楊較獵之流

自叙一段只是自胸中流出更無些窒碍此文章之妙也　歐公云三代而上治出於一而禮樂達於天下三代而下治出於二而禮樂爲虛名此古今不易之至論也

朱子曰有治世之文有衰世之文有亂世之文六經治世之文也如國語衰世之文耳至於亂世之文戰國策是也

朱子曰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葉惟其根本乎道所以發之於文皆道也三代聖賢文章皆從心寫

出孟軻氏沒聖學失傳天下之士背本趨末汲汲以文章爲業在戰國時若申商孫吳之術蘇張范蔡之辨列禦寇莊周荀況之言屈平之賦以至秦漢之間韓非李斯陸生賈傅董相史遷劉向班固下至嚴安徐樂之流猶皆先有其實而後託之於言及至宋玉相如王褒楊雄之徒一以浮華爲尚而無實之可言矣雄之太玄法言蓋亦長楊校獵之流而粗變其音節初非實爲明道而作也自東京迄隋唐韓愈氏出於是原道諸篇始作而其言曰根之茂者其實遂膏

韓愈仁義之言藹如
韓愈神徂聖伏之嘆
歐陽不愧韓氏

之沃者其光燁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至其論當世之弊則但以詞不已出而遂有神徂聖伏之嘆師友之間傳授之際未免割道與文爲兩物也自是以來文復衰歟歐陽子出其文之妙已不愧韓氏而曰治出於一云者荀楊以下皆不及此而韓亦未有聞焉疑若幾於道矣然以其徒之說攷之旣曰吾老將休付子斯文矣又曰我所爲文必與道俱則又文自文而道自道果聖賢之班乎否也吁習俗之謬可勝言哉

二蘇學術只一般
今人如舞訝鼓
聖德頌無愧風雅

問子繇之文比東坡稍近理否朱子曰亦有甚道理但其說利害處東坡文字較明白子繇文字不甚分明要之學術只一般前輩文字有氣骨故其文莊嚴歐子東坡亦於經術本領上用功今人只是枝葉粉澤耳如舞訝鼓然其間男子婦人僧道雜色無所不有但只是假底

問韓愈聖德頌至婀娜弱子赤立傴僂牽頭曳足先斷腰膂處釆世榮舉子繇之說曰此李斯誦秦所不忍言而退之自謂無愧風雅何其陋也張南軒曰退之所以爲此言蓋欲使藩鎭聞之畏懼不敢叛耳此正是合於風雅處只如詩有[illegible][illegible]中諸詩或以爲不必載而龜山曰此衛爲戎狄所滅之因退之之言亦此意也退之之意過於子孫遠矣

此正是合於風雅處
退之之言過於子孫
文章由道心而達
學問中大節目

楊慈明曰異哉後世之爲文也琢切雕鏤無所不巧益深益苦去道益遠必如堯孔之文章由道心而達始可以言文章若文士之言只可謂之巧言非文章

許魯齋曰二程朱子不說作文但說明德此正是學問中大節目今能文之士道堯舜周孔曾孟之道如

文字與優孟何異
志士仁人所不取
昔人謂之幸民
文字大能移人性情
聖人以義理誨

出諸口繇之以責其實則霄壤矣優孟學孫叔敖楚王以爲眞叔敖也是寧可責以叔敖之事文字與優孟何異

讀魏晉唐諸文字其放曠不羈閒時便得快活但須思慮究竟是如何天地間人性分之所固有者不可自泯也職分之所當爲者不可荒慢也人而慢人之職雖曰飽食煖衣安樂終身亦志士仁人所不取也故昔人謂之幸民凡無檢束法度豔麗不羈文字大能移人性情皆不可讀蓋聖人以義理誨人力挽之

此等語一見入骨髓

申韓原道德之意

天地何意於仁

老子竊弄闔闢

爲天下谿谷

放出無狀來便不可當

取天下便是用此道

曹參有體無用

不能回而此等語一見之入骨髓使人情不可收拾從善如登從惡如崩信哉

諸子

老子 姓李名耳楚人

程子曰老子語道德而襍權詐本末舛矣申韓原道德之意而爲刑名後世猶或師之蘇張得權詐之說而爲縱橫其失益遠矣老子謂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是也謂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非也天地何意於仁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聖人則仁此其爲能弘道也老子之言竊弄闔闢者也

朱子曰老子云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谷所謂谿谷只是謙入在高處他只在卑下處全不與人爭只是他放出無狀來便不可當如曰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他取天下便是用此道　子房深於老子之學曹參之學有體而無用

朱子曰谷神不死曰谷之虛也聲達焉則響應之乃神化之自然也是謂玄牝玄妙也牝是有所受而

程子取老氏之說

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

老子早服重積德說得曲盡

孟子非老氏所見之智

可見剽掠之端

齊物論如何

能生物者也至妙之理有生生之意焉程子所以取老氏之說也又曰玄牝蓋言萬物之感而應不窮又言受而不生如言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契有左右左所以銜右言左契受之義也　老子又言治人事天莫如嗇夫唯嗇是謂早服早服是謂重積德彼他說得曲盡早服者言能嗇則不遠而復便在此也許魯齋曰老氏謂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孟子曰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又謂如智者若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非老氏所見之智也

列子 名禦寇鄭人

朱子曰列子所謂生之所生者死矣而生生者未嘗終形之所形者實矣而形形者未嘗有是子思中庸之旨哉其言精神入其門骨髓反其根我尚何存者即佛書四大各離今者妄身當在何處之所繇出也於此可見剽掠之端云

莊子 名周春秋時人

問齊物論如何程子曰莊子欲齊物理耶物理從來齊何待莊子若齊物形物形從來不齊如何齊得此

夷全性命之情
爲未知天下之大本
莊子數句甚好才高如老子
快刀利斧
緣督以爲經
閃奸打訛
儘有好處

是莊子見道淺不奈胸中所得何遂著此論也
胡五峯曰莊周云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非知夷者也夷可謂全其性命之情者也謂之死名可乎周不爲一世用以保其身可矣未知天下之大本也
朱子曰莊子云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孰主張是孰綱維是孰居無事而推行是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耶意者其運轉而不能自止耶雲者爲雨乎雨者爲雲乎孰隆施是孰居無事淫樂而勸是這數句甚好是他見得方說到此其才高如老

子其言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等語似快刀利斧劈將去字字有着落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緣督以爲經督舊以爲中盖人身有督脉循脊之中貫徹上下故衣背當中之縫亦謂之督皆中意也老莊之學不論義理之當否而但欲依阿於其間以爲全身避患之計止程子所謂閃奸打訛者也

總論

朱子曰程子謂莊生形容道體之語儘有好處老氏

老氏一章最佳此言最善
陳頵遺王導書
問曹參清淨以治漢何王清談以亡國其故何與
文景之治大率依本黃老
何王自喪其身以喪人國如出一轍
紈袴子弟能破百萬兵
清言致效
退之讀墨篇如何
意亦甚好

谷神不死一章最佳嘗欲深者天機淺此言最善
眞西山曰魏正始中何晏等祖述老莊以清談相尚謂天地萬物皆以無爲本裴頠嘗著崇有論以救其蔽陳頵遺王導書以老莊之俗傾惑朝廷今宜改張然後大業可舉導不能從而晋遂亡或問曹參之相漢也以清淨文景之治大率依本黃老老子之後亦何負與曰盖公參所師也其謂參曰治道貴清淨而民自定此在老子書中一語耳參用之務爲清淨不擾而文景治矣如綴拾其玄談清論而不切於事理

有如西晋至使胡羯氐羌腥羶伊華几三百年仲尼之道寧有此禍哉故曰何晏王衍自喪其身以喪人之國者如出一轍胡氏之論至矣近世文字文詞自晋始以風流相尚士雖坐談空解不畏臨戎紈袴子弟能破百萬兵矣清言致效而非喪邦也夫御敵者臨戎之功而喪邦由清談所致其得失自不相掩而曰清言致效可乎

墨子 名翟宋人

問退之讀墨篇如何程子曰此篇意亦甚好且孟子

退之樂取人善之心

內政寓軍令

夷吾志在强國

文士亦當盡心

孟荀楊著書皆不及

言愛其兄之子猶鄰之子墨子書何嘗有此等語但
儒者學道差之毫釐謬以千里楊子偏於義墨子偏
於仁孟子推其流必至於無父無君耳退之樂取人
善之心可謂忠恕然持敬不知謹嚴故失之

管子 名夷吾

陳潛室曰自伯圖之興大抵兵不詭則不能謀人國
政不詭則不能謀其國故春秋善戰者兵有所不交
善詭者城有所不守詭道相高求以得志其言於桓
公曰君欲正卒伍脩甲兵大國亦將脩之而小國設

備則難以速得志不若隱其事而寄其政於是作內
政而寓軍令焉自五家為軌軌有長積而十連之鄉
鄉有良人而為內政自五人為伍軌長帥之積而至
於寓人為軍伍鄉之帥帥之以為軍令夷吾志在强
國豈在民乎其巧於用詭固如此哉

孫子 名武齊人

朱子曰鄭厚藝圃折衷云孫子十三篇不唯武人之
根本文士亦當盡心焉其詞約而縟易而深暢而可
用孟荀楊著書皆不及也以正合以奇勝非善也正

聖人文武並用

三者循言皆可入道

荀子論心等語皆可取

變為奇奇變為正非善之善也即奇為正即正為奇
善之善也夫子答靈公以軍旅之事未嘗學答孔文
子以甲兵之事未之聞乃觀夾谷之會則以兵加萊
人而齊侯懼費人之亂則命將士以伐之而費人北
嘗曰我戰則克而冉有亦曰聖人文武並用豈真有
未學未聞哉特以其不可為訓耳

荀子

程子曰人有學不至而言至者循其言可以入道真
積力久則入荀卿之言也優而游之使自求之饜而

飫之使自趨之若江河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
然理順杜預之言也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而不通
鬼神將通非鬼神之力也精誠之極也管子之言也
此三者循其言皆可以入道而三子初不能及此也
真西山曰荀子論心如君子大心則天而道小心則
畏義而節等語皆可取若所謂湛濁在下而清明在
上則有可疑蓋心之虛靈知覺萬理具焉初豈有一
毫之污濁哉自夫汨於物欲而後有污濁耳今曰湛
濁在下而清明在上是物欲之害初未嘗去但伏而

董子度越諸子遠
漢儒近似者三人
仲舒識得本原
此等話說皆好
說得騎墻
終脫不得漢儒氣象
仲舒所立甚高本領純正
二條最有功於學者

未作耳其可恃以爲安耶

董仲舒

程子曰董子言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度越諸子遠矣漢儒近似者三人董子大毛公楊雄

朱子曰仲舒識得本原如云正心脩身可以治國平天下如說仁義禮樂皆其具此等說話皆好又云命者天之令性者生之質情者人之欲命非聖人不行性非教化不成情非制度不節等語似不識性善模樣又云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知自貴於物然後知

仁義知仁義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又似見得性善模樣終是說得騎墻 三策雖稍親切終是脫不得漢儒氣象 仲舒所立甚高如說正心以正朝廷其本領純正至於天下國家事業恐展布未必也

真西山曰仲舒云彊勉學問則聞見博而智益明彊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又引曾子尊聞行知之說此二條最有功於學者方公孫弘以阿意容悅取相位仲舒獨終始守正卒老於家以其質之美守之

終衛於游夏
屋上叠牀
子雲實是此地位
漢儒以子雲爲賢
劇秦美新
老子救時反本之言
楊子未見道處
孟子不肯爲楊子
潛之一字最宜玩味

固使得從游於聖人之門源淵所漸當無慚於游夏矣惜其生於絕學之後而未覩大全也

楊子

程子曰楊雄作太玄本要明易却尤晦於易如屋下架屋牀上叠牀其實無益太玄中首中陽氣潛萌於黃宮信無不在乎中藏心於淵美厥靈根子雲之學蓋嘗至此地位也漢儒之中吾必以子雲爲賢其言曰明哲煌煌旁燭無疆遜於不虞以保天命遜於不虞則有之旁燭無疆則未也古之所謂言遜者迫不得已

如劇秦美新之類非得已者乎 楊子謂老子云剖斗折衡聖人不死大盜不止爲救時反本之言却尚可恕如言老子之言道德吾有取焉此自是楊子不見道處楊子出處使人難說孟子必不肯爲楊子事

真西山曰楊子默而好深湛之思故其言如此潛之一字最宜玩味

吳臨川曰子雲太玄名爲擬易其起數之法既非天地之正又强求合於曆之日每首九贊二贊當一晝夜合八十一首之贊凡七百二十九僅足以當三百

贏贅

文中子荀楊道不到處

下半截便亂道

不足以供兒童之一戲

荀楊韓優劣

仲淹之學頗近於正

六十四日有半外增一踦贅以當一半又立一贏贅以當四分日之一吁亦勞且拙矣

文中子 王通龍門人

程子曰文中子本一隱君子世人往往得其議論傅會成書其間極有格言荀楊道不到處如魏徵問聖人有憂乎曰天下皆憂吾獨得不憂問疑曰天下皆疑吾獨得不疑徵退謂董常曰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此言極好下半截却云徵所問者迹也吾告汝者心也心迹之判久矣便亂道

朱子曰王仲淹一見隋文帝而陳十二策既不自知其學不足爲周孔兩漢不足爲三王而徒以是區區者比而較之於形似影響之間傲然自謂采緝遺編足以承千聖而紹百王不知其初不足以供兒童之一戲適自納於吳楚僭王之誅而已或曰仲淹視荀楊韓氏亦可得而優劣乎曰荀卿之學雜於申商子雲之學本於黃老非如仲淹之學頗近於正而粗有可用之實也至於退之原道諸篇若有非荀楊仲淹所及者然考其平生意向終不免文字放浪之習富貴利達之求而其覽觀古人之變將以措之事業者恐未若仲淹之致懇惻而有條理也是以予於仲淹獨惜之而不滿於三子亦春秋責備賢者之遺意也

春秋責備賢者之遺意

房杜是村學相

文中子規模制度非後人所可及

韓愈近世豪傑之士

知伯夷之心須是聖人

退之識見高處

退之所論少一氣字

韓公第一義

不知大顛與他說個甚麼

房杜雖往來於王氏之門其規模事業只是村學相文中子不干事他規模制度有非後人之所及者

韓子 名愈南陽人

程子曰韓愈亦近世豪傑之士其頌伯夷甚好然只說得個夷介要知伯夷之心須是聖人語曰不念舊惡怨是用希纔好

朱子曰退之說性只將仁義禮知來說便是識見高處如論三品亦是但以某觀人之性豈獨三品須有百千萬品退之所論却少了一氣字問讀墨篇言孔子尚同兼愛與墨子同曰韓公第一義是去學文字第二義乃去窮究道理所以看得不親切以此知退之未知孔子矣 韓公立朝議論手采亦有可觀却不是裡面流出平日只做文吟詩飲酒博戲爲事及貶潮州見一僧說道理便爲之動如云所示廣大深迥非造次可喻不知大顛與他說個甚麼

功齊力倍
學者仰如泰山北斗
糠粃疣贅
大用復明韓子之功
韓子責人甚恕
退之見得峻絶
退之所以不易及
四子優劣
荀楊王韓四子

眞西山曰唐史云昔孟軻距楊墨去孔子才二百年愈排二家乃去千餘年撥亂反正功齊而力倍之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云又曰聖人之道必本器器必及道自淸淨寂滅之教行乃始以日用爲糠粃天倫爲疣贅韓子憂之原道諸篇相繼而作其語道德也必本於仁義而其分不離父子君臣之間其法不過禮樂刑政之餘飲食葛裘卽正理所存斗斛權衡亦至教所寓道之大用燦然復明韓子之功也

總論

程子曰荀卿才高其過多楊雄才短其過少二子可謂大駁矣韓子稱其大醇非也韓子責人甚恕

朱子曰楊子論性善惡混之論僅足以比告子若退之見得峻絶性分三品止是說氣質之性至程門說破氣字方有去着此退之所以不易及也　又曰董仲舒自是好人楊子雲不足道文中子跟脚雖淺却以天下爲心退之雖見得道之大用只是要討官職而已此四子優劣也問荀楊王韓四子曰或流於申韓荀或歸於黃老楊或有體而無用韓或有用而無

榜出怨議紛然
文章自是變而復古
斯文終有愧於古
嘉祐末號稱多士
歐陽之功爲多
人性上不可添一物
今日正當拔本塞源

體王不可以律觀均之未盡善也

歐陽子 字永叔廬陵人

蘇轍曰公權知貢舉是時進士爲文以詭異相高公患之所取率以詞義近古爲貴榜出怨議紛然久之乃服文章自是變而復古

蘇軾曰宋興七十餘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聖景祐極矣而斯文終有愧於古士亦固陋守舊論卑而氣弱自歐陽子出以通經學古爲高以救時行道爲賢以犯顏納諫爲忠長養成就至嘉祐末號稱多士歐陽子之功爲多

楊龜山曰永叔言聖人教人性非所先其論是非利害文字儘去得但於性分之內全無見處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堯舜所以爲萬世法亦只是率性而已所謂率性循天理是也外邊用計數立功業只是人欲之私

蘇子 名軾字子瞻眉山人

朱子曰蘇氏以雄深敏妙之文煽其傾危變幻之習以故被其毒者淪肌浹髓而不自知今日正當拔本

龜山杯水車薪　學以知道爲本　王氏重得罪於聖門　吾弟必更有說　洗垢索瘢　孟子如青天白日　與子張揗忠清爲仁何異

塞源以一學者之聽又荅汪尚書曰蘇學邪正之辨終未能無疑於心近世攻釋氏者如韓歐孫石之正龜山猶以爲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况蘇氏以邪攻邪是束縕灌膏而往赴之也直以身爲燼而已來教以爲蘇氏乃習氣之弊雖不知道而無邪心非若王氏之穿鑿附會以濟其私邪之學也竊謂學以知道爲本王氏唯不知道故其學不純而造事設心流入於邪又自以爲是而穿鑿附會以文之此所以重得罪於聖人之門也蘇氏之學雖與王異然其不知道則

均焉至謂湯武篡弑而盛稱荀彧爲聖人之徒皆是逞其私邪無復忌憚罪豈在王氏下哉　又荅程允夫曰來書謂熹之言乃論蘇氏之粗者不知如何而論乃得蘇氏之精者此在吾弟必更有說熹則以爲道一而已正則表裏皆正譎則表裏皆譎豈可析精粗爲二致又謂洗垢索瘢則孟子以下皆有可論夫孟子如青天白日無垢可索無瘢可洗今欲掩蘇氏之瘢而援以爲比豈不過所以彰之耶黃門比之乃兄似稍簡靜然以簡靜爲有道則與子張揗忠清爲

誦彈文以動范公　躬行不後二程　子由認道與聖人爲兩物　東坡有兩截議論

仁何異况蘇公雖名簡靜而實陰險元祐元年規取相位力引小人楊畏使傾范忠宣公而以己代之既不效矣則誦其彈文於坐以動范公豈有道君子所爲哉吾弟乃謂其躬行不後二程何言之之易也

蘇子由云學聖人不如學道他認道與聖人爲兩物不知道是無軀殼底聖人聖人便是有軀殼底道學道便是學聖人如何分作兩物看

問荆公與坡公之學曰二人之學皆不正東坡初年若得用其患未必不甚於荆公東坡初年論甚生財

後來見青苗之法行得狼狽便不言生財初年論甚用兵如曰用臣之言北取契丹可也後來見荆公用兵用得狼狽更不復言兵他分明有兩截議論

堯舜其心至今在
泰山絕頂之外
一點浮雲過太虛
禹本由學而成
聖人無過
聖人無僞
湯文會遂其適

新鐫性理奥卷之九

始寧印趣丁進纂　弟朗如丁暹訂

歷代

堯舜禹湯文武

程子曰堯舜知他幾千年其心至今在泰山雖高矣絕頂之外無預乎山也唐虞事業自堯舜觀之亦猶一點浮雲過太虛耳

張南軒曰禹之有天下無所與于己又曰禹之底本繇學而成皆其功夫至到者也

程子曰聖人無過湯武反之也其始未必無過所謂如日月之食乃君子之過

或問高宗之於傳說文王之於太公知之熟矣恐民之未信也故假夢卜以重其事曰然則是僞也聖人無僞

或問湯之伐桀是聖之任者也文王之服事是聖之清者也楊龜山曰湯非樂爲任文王非樂爲清也會逢其適而已

范華陽曰昔周宣王任賢使能吉甫征伐於外而王

宣王所以能成功
內順治而外威嚴
伊尹明其在我
周公不失其聖
清者之量
負石赴河
聖人深知伯夷處
伯夷不知聖人之變

之所與處者張仲孝友也夫使文武之臣任職而左右前後得正良之士善其君心則讒言不至而忠謀見用此所以能成功也苟險邪之人從中制之則雖吉甫無以成其功宣王能復文武之業以致中興內順治而外威嚴也

伊傅周伯

程子曰伊尹耕莘傅說築岩天下之事非一一而學之天下之賢才非人人而知之也明其在我而已周公至公不私進退以道無利欲之蔽其處己也夔夔然存恭畏之心其存誠也蕩蕩然無顧慮之意所以雖在危疑之地而不失其聖也　不念舊惡此清者之量伯夷之清若推其所爲須不容于世必負石赴河乃已然却謂他不念舊惡氣象甚宏裕此聖人深知伯夷處至於叩馬之諫乃伯夷知守君臣常理而不知聖人之變便是他隘處不食周粟只是不食其祿非餓而不食也如史記所記陳詞皆非也武王即位十一年伐商必無父死不葬之理

總論

伊尹是兩截人
帝王不易之道
與子以定萬世
只孟子分別出來
要之皆是聖人
虛心以爲天下
聖人同歸於道
天下無大事

朱子曰伊尹是兩截人方其耕於莘野若將終身焉是一截人及三聘而往便以天下爲己任是一截人

程子曰五帝公天下故與賢三王家天下故與子論善之盡則公而與賢不易之道也然賢人難得而爭奪興焉故與子以定萬世是亦至公之法

堯舜更無優劣及至湯武便別孟子言性之反之自古無人如此說只孟子分別出來文王之德似堯舜禹之德似湯武要之皆是聖人

張子曰稽衆舍己堯也與人爲善舜也聞善則拜禹也用人唯己改過不吝湯也不聞亦式不諫亦入文王也皆虛其心以爲天下也

范華陽曰象日以殺舜爲事得罪於舜故舜爲天子則封之管蔡啓商以叛周得罪於天下故周公爲相則誅之此聖人同歸於道也

胡五峰曰堯舜以天下與人而無人德我之望湯武有人之天下而無我取人之嫌是故天下無大事我不能大則以事爲大而處之也難矣

許魯齋曰堯舜之禪三代之繼皆數然也其間如堯

聖人遇變而通
達於自然之數
大綱無定體
仲尼不能聽魯衛之政
兩管仲將如之何
大人必以禮樂正天下

舜有子之不肖變也堯舜能通之以揖遜而不能使己子之不朱均湯武遇君之無道變也湯武能通之以征伐而不能使夏商之無桀紂聖人遇變而通之亦惟達於自然之數一毫之己私無與也

魯衛

胡五峰曰欲撥亂興治者當正大綱知大綱然後本可正而末可定然大綱無定體各隨其時事故魯莊之大綱在於復讐也衛國之大綱在於正名也讐不復名不正雖有仲尼之德亦不能聽魯衛之政矣

管仲荀息

或問管仲而未死內嬖六人何傷桓公之霸乎程子曰管仲爲國政之時齊侯之心未蠱也既蠱矣雖兩管仲將如之何未有蠱心於女色而能盡心於用賢也

司馬涑水曰管仲器小先儒以爲不勉君以王而僅止於霸愚謂周天子存而管仲勉桓公以王是教之簒也非孔子意也夫大人時不用則已用則必以禮樂正天下使綱紀文章燦然有萬世之安豈直一時

荀息有詩人重言之意
卻失左氏之意
聖賢修身治國之道
用人頗得古人之意
子餘非舅犯所及
文子之賢出於天資

之功名已耶管仲相王成霸禹迹所及冠帶所加未能使之皆率職也而儼然自以爲天下莫已若也朱紘而鏤簋反坫而三歸此孔子所以稱器小耳

司馬涑水曰晉獻公使荀息傅奚齊荀息曰臣竭其股肱之力不濟則以死繼之及克里殺奚齊荀息死之君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荀息有焉杜元凱以爲荀息有詩人重言之意失左氏之意多矣夫立嫡以長獻公溺於嬖寵廢長立少荀息爲國正卿不能救之而遂以死許是荀

息之言玷於獻公未沒之前而不可救於已沒之後也然則左氏之意所謂貶荀息而非所以爲褒也

狐偃趙衰趙文子

眞西山曰狐偃趙衰從文公出亡十九年其輔翼扶持不遺餘力矣然未講聖賢修身治國之道故其始覇也請王者之隧圍天子之邑動天王之狩獨其用人一節頗得古人[illegible]之意然自二子而觀則子餘之言論風旨又非舅犯所及

眞西山曰趙文子之賢出於天資而未嘗輔之學故

視卑衛何相去之遠
笑當衷甲之變
子產不達爲國以禮底道理
是他力量只到得這裏
子產似守得定
當時自有一般議論
子產從容回斡

志不能帥氣年未及耄而偷惰形焉其視卑公獨四世而克勤小物衛武過九十而以禮自防何相去之遠耶此無他無理義以養其心則昏於參養敗於戕賊未老而然矣

呂東萊曰趙文子其中退然如不勝衣其言吶吶如不出諸口及宋之盟談笑以當衷甲之變神閑氣定而不亂晏子長不滿六尺及崔慶之盟白刃在前毅然賁育不能奪蓋其怯者血氣也其勇者義也

子產

或問子產鑄刑書作丘賦是他不達爲國以禮底道理徒恃法制故鄭國日以衰削朱子曰是他力量只到得這裏觀他與韓宣子爭時似守得定及到伯有子晳之徒撓他時則度其可治者治之若治他不得便只含糊過去故當時自有一般議論如韓獻子分謗之說

眞西山曰子產以鄭簡公十二年爲卿歷事定公獻公聲公凡四十餘年從容回斡皆有次第其於內也務息諸大夫之爭而去其尤不可令者然根之難拔

大人格心之業未聞

得聖門器使之道

猶是三代直道之民

田单亦忠義

毅亦戰國之士

者不輕動以激其變惡之既稔者不緩治以失其機故自子南逐子皙死豪宗大姓弭然聽從於其外也事大國以禮而不苟徇其求故終其身免諸侯之討而鄭能以弱爲强然大人格心之業未之聞焉豈四君凡庸不足與進耶至其用人蓋得聖門器使之道而權衡所當取法也

商鞅樂毅孫臏

陳潛室曰商君變法秦民言不便者千數猶是三代直道之民令行之後道不拾遺鄉邑大治終復言法

便者則戰國刑戮之民矣不下毒手如何得他合口當看商鞅行法始末

或問樂毅伐齊文中子以爲善藏其用東坡責其不合妄效王者事業以取敗二說孰是朱子曰樂毅兼秦魏之師又因人怨湣王之暴故一旦下齊七十餘城及殺湣王則人怨息矣毅又懼三國之分地也急發遣焉以燕之力量自合至是而止更遇田单亦忠義者盡死節守二城非樂毅之不欲取不能取也毅亦戰國之士安有王者之師耶

孫臏料龎涓

遂著名楚趙

范雎談笑而取秦柄

奇人節士無以自見

馮亭狙詐之術

平原不見天下之大勢

問孫臏料龎涓暮當至馬陵如何料得如此好使不舉火看書則如之何曰臏料龎涓是箇絮底人必看無疑此有三様上智底人必不看下智底人亦必不看中智底人必看看則墮其機矣

毛遂趙括仲連

陳潛室曰昔毛遂上不數於其主下不齒於其徒而卒能奮身决起著名楚趙苟非見棄於人安能以有激乎蘇秦之相六國妻激之也張儀之相秦友激之也范雎談笑而取秦柄讐激之也故善用人者於其

淩厲頓挫之時而乘其感慨奮激之氣雖尋常之人皆能自效尺寸如其安於豢養而生平之志願已足則雖奇人節士亦或無以自見也　長平之敗不唯一趙括爲之平原君實爲之也蓋當是時秦拔野王而上黨路絕是上黨之在韓有已亡之形而秦有垂得之勢今韓以空名歸趙實欲嫁禍於趙此盖馮亭狙詐之術耳趙欲安坐而利之則雖强大不能得之弱小而弱小果能得之强大乎且無故之獲有道之所深憂也非望之福哲人之所甚禍也平原不見天

仲連非策士所及

仲連頡頏一世

仲連天下士

捧璧睨柱

君子所難

下之大勢賄於徂詐之術棄龜鑑之名言而自速危亡耳嘗仲連亦戰國策士耳而奇氣陳節憤激陳義有非策士所及者鷹隼高飛於雲漢虎豹長嘯于山林其頡頏飛騰之氣豈人之所能近哉一旦受人之羈縶而豢養於韝圈之中則與鷄犬何異何者唯其有所欲故也仲連唯不見所欲故不受人之羈縶而高飛長嘯足以頡頏一世雖未必爲天下士而人固以天下士奇之矣

藺相如

楊龜山曰相如掉三寸舌入睚眦不測之秦卒能以完璧歸亦足壯哉然當其捧璧睨柱示以必死盍亦摩虎牙矣夫死非難死不失義不傷勇爲君子所難也且秦趙之不敵蓋驍雄之國也古有以皮幣犬馬珠玉而不得免者況一璧乎雖與之可也相如計不出此乃以孤單之使逞螳怒之威抗臂秦庭當車轍之勢其危如一髮引千鈞豈不殆哉當是時使秦卻趙璧終不可得而欲僥倖不死難矣尚安得爲不失義不傷勇乎不三數年趙卒有覆車陷城之禍彼以

璧爲之祟

趙國相傳以此爲寶

古人傳國所重

黃歇取楚太子

廉頗攻武襄君

感相如之義

蘇秦以術而激儀

平昔未嘗用情臨事不可以情告

屈原之心忠清潔白

璧爲之祟也至於澠池之會又非所謂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與

朱子曰龜山論相如不當與秦爭璧夫和氏璧趙國相傳以此爲寶若驟爲奪去則國勢或因之不振實玉之屬古人傳國所重子孫以能守爲孝相如蓋料秦之不敢殺故敢如此非孟浪爾也戰國如黃歇取楚太子亦若是也當時被他取了秦也不曾做聲只恁休了

黃歇侍太子于秦聞楚頃襄王疾因應侯請王歸太子王不許歇教太子逃亡自爲守舍謝罪

廉頗秦儀

呂東萊曰趙氏武襄君樂乘代廉頗頗怒攻武襄君廉頗出奔魏以是推之則向者肉袒負荊之悔特感相如之義而非眞悔也悔不發於己而發於人烏可久也　蘇秦張儀同門友也蘇秦將止秦兵不以情而遣儀乃以術而激儀何耶蓋平昔師友之間未嘗用情故臨事不可以情告也

屈原范雎

朱子曰屈原之心其爲忠清潔白固無待辯若行之

屈原千載一人

屈原忠而過

穰侯擅權未知雎所言

漢唐未見其右

不能無過則亦非區區辯說所能全故君子之於人取其大節而略其細行則雖三人猶必有師者況屈子乃千載而一人哉故屈原之忠忠而過者也屈原之過過于忠者也

司馬涑水曰穰侯相秦秦益强宰制諸侯如嚴主之役僕夫亦其功也范雎非能爲秦忠謀亦非有怨于穰侯也欲行其說而穰侯適妨其路故控其喉拊其背而奪之位秦王視聽之不明遂至於遷逐母弟穰侯雖擅權未至如雎所言孔子惡夫佞者豈非此夫

總論

許魯齋曰春秋上下二百餘年其間如齊之鮑叔管仲晉之舅犯先軫郤克趙衰宋之華元楚之子文蔿賈秦之百里奚鄭之子產吳之季札皆足以尊主而庇民撑奚以銷變繼絕世而興治平若較之三代王佐之才固未可同日語求之漢唐未見有出其右者然考諸人之事業皆無能用天下而止足以用一國豈當氣運之危雖有偉人特起欲以天下爲己任亦無所施其材力耳

王翦伐楚請田宅

諫秦者出愈奇

秦

秦始皇用王翦將兵伐楚翦請田宅甚衆或者非之翦曰今王空國以委我倘不多請田宅爲子孫業則王疑我矣張范陽曰君臣至此衰世之風也君不信其臣故以術御臣臣不信其君故以術防君欲其始終無鬥難矣

陳潛室曰秦遷太后於離宫諫死者二十七人而後來猶未已夫秦無道極矣而在庭何多直節也盖生於戰國之世無一而非口舌之士仕于危亡之朝無

一而非口舌之功故常喜出於波濤洶湧之間游人之所不能泳與濟俱沒與汩俱出而幸不死焉是其所以爲工耳若夫潢汙行潦弱翁稚子可褰裳而濟彼豈以是動其心哉此所以積尸秦廷而後來愈出愈奇也雖然亦危矣逆驪龍之頷而取其珠料虎口而奪之食若茅焦者亦危矣

陳潛室曰陳涉之起讁戍也未嘗有一日之規徒以其憤憤之心决一旦之死蓋未知烏止誰屋也吁亦悲矣天下苦秦之禍故家遺俗豪人俠士喪氣殆盡

秦民湯武　夏后氏所以有天下　殷周所以王天下　漢唐之盛不王　世儒不知王政之本　賈生溫公之論

陳涉乃其所不慮之戍卒猶能爲天下而首事雖其人物卑陋事至微賤而古今猶幸之蓋積萬年之憾而發憤于陳王猶曰此秦民之湯武耳

總論

胡五峰曰一氣太息震蕩無垠海宇變動山勃川湮人消物盡舊迹亡滅是所以爲鴻荒之世與氣復而滋萬物生生敎倫理所以道之也飭封井所以濟之也封井不先定倫理不可得而敎禹周視海內奔走八年辯土田肥瘠之等而定之立井牧多寡之制而

授之定公侯伯子男之封而建之然後五典可敎此夏后氏所以有天下也後王不才禹制浸厲以至桀紂天下大亂湯武正之明其等申其制正其封以復大禹之舊而人紀修矣此殷周所以王天下也仁政既亡有天下者漢唐之盛其不王人也非天也其不亡天也非人也乃世儒不知王政之本議三王之有天下不以其道而反以亡秦爲可法也

問溫公稽古錄秦論謂知及之仁不能守之又賈生之論曰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朱子曰賈生溫公之論非爲攻取者謀以爲可以如是取之而無害也乃爲既得之後而謂以爲如是則或可以守耳今且設身處胡亥之地而謀所以守則彼前日之逆取者既不可及矣吾乃可以拱手安坐以待其亡耶

高祖放項有三事　高祖識後先着　圍棋有過行法　高帝當局而迷

西漢高帝

程子曰高祖其勢可以守關然而須放入項王者有三事一是有未坑二十萬秦子弟在外恐內有父兄爲變二是漢王父母妻子在楚三是有懷王

劉元城與馬永卿論圍棋曰高低不甚相遠但高棋

識先後着耳方黥布以窮來歸高帝洗足不起以挫其銳布欲自殺後見帳御從官如漢王則又大喜過望以識先後着耳梁武帝方侯景以窮來歸遽裂地而王之其後景凡有所須輒痛挫抑之故景反而梁亡此以後着而爲先着也圍棋又有過行者高帝聞韓信欲爲假王輒大怒慢罵良平躡足此過行法也且高帝見處不甚相遠但當局而迷耳使良平遇瞎主卽累千萬言何益哉

朱子曰太公爲項羽所執高祖若去求告他定殺了

只得以兵攻之他却不敢殺問舜棄天下猶敝屣如何曰如此則父子俱就戮爾亦救太公不得若分羮之語自是高祖說得不是

張南軒曰雖仁義足以得天下之心三王是也高帝之興未有合乎此定三章之約從三老之說皆仁義也而卒以亡楚良繇此名正義立故也

問高帝規模宏遠何事可驗曰約法三章用三老董公仁義之說此二事可驗嘗讀史至平城之圍內外不通者七日用陳平秘計僅而獲免禍爲帝危之盖

由高祖急於功利輕信十輩之言遂欲邀功遠夷雖有婁敬之忠反怒其妄言沮軍也是故爲人主者又當端其一心勿以小功淺利自惑則臣下是非之言可坐照矣

陳潛室曰懷王項氏所立而獨屬意於沛公方其議遣入關也羽有父兄之怨於秦所遣宜莫如羽者而獨遣沛公曰吾以其長者不殺也沛公帝業盖于是乎興矣夫項氏之興本假於亡楚之遺孽顧約於亞夫之言起民間牧羊子而王之始以爲大有造於楚

而今則視羽蔑如也則羽此心鬱鬱豈能久居人下者自我立之自我廢之羽以爲此吾之家事而不知英雄得執此爲辭也故自三軍縞素之義明沛公之師始堂堂於天下而羽始奄奄九泉下矣懷王之立曾不足以重楚懷王之死又適足以資漢然則范增之謀欲爲楚也而秖以爲漢也又曰高帝之爲義帝發喪也三軍縞素天下之士歸心焉雖然帝亦詭而用之耳是三老董公之善謀豈出於帝之本情哉

沛公之始入關也約法三軍及項氏既滅天下一家

而三軍之法不移如山遂爲漢世不刊之典眞主一言其利溥哉　又曰高帝入皆謂其寬仁長者韓彭英盧未免於誅何也方事之殷能奪諸公死力是高祖善將將處及事之定置諸公於死卽將將之餘習未忘寬仁是天資殘忍是無學問

許魯齋曰高祖有取天下才量如推車子須是自推得六七分別人扶領二三分雖陡峻處都行得若全推不得全仰別人平地上也行不得况陡險乎諸功臣但輔翼之也躡足不快後大害事

仁厚中有神武

文帝不以至公處巳

文帝修代來功明先後之宜記史者亦可謂善發明

故老夫越吏

文帝不以側室子爲諱

文帝

程子曰文帝殺薄昭雖未免少恩然以仁厚之資爲之是借他以行法仁厚中有神武焉

楊龜山曰文帝以賓廣國有賢行欲相之恐天下以爲私不用用申屠嘉此乃文帝以私意自嫌而不以至公處巳也

張南軒曰文帝以庶子居藩國入踐大統有司請建太子則先示博求賢聖之義而推之於吳王淮南王有司請王諸子則先推諸兄之無後者立之其辭氣

温潤不迫其義誠足以感人也凡所以施惠於民者類非虗名皆有誠意存乎其間故史於其編年曰帝旣施惠天下諸侯四方遠近懽洽乃修代來功又可見其明先後之宜而不敢私巳記史者亦可謂善發明矣其待夷狄以南越尉陀之强恣高帝猶難服之而帝特施恩惠遣使遺以一書其書首辭曰朕高皇帝側室子也棄外藩奉北藩於代故陀報首亦曰老夫故越吏也自去帝制下令國中稱漢皇帝賢天子不敢慢盖文帝不以側室子爲諱則陀敢以越吏爲

忠信可行蠻貊

賈誼爲當時英俊

四者廢一不可

文帝通變宜民

兩事不可同日語

便是湯文以上人

嫌哉推此忠信可行蠻貊信矣惜其大臣不過絳灌申屠嘉之徒獨有一賈誼爲當時英俊而誼之身盖自多所可根而卒亦不見庸也故淮南薄昭之事未免陷於刑名其後新垣平之邪說得以入之然終以天資之高旋即悟也嗚呼賢哉故予猶重惜其諸臣之無以佐下風也

問肉刑始於苗唐虞三代又不革漢文以一女子之言革之何耶陳潛室曰先儒謂井田學校封建肉刑四者廢一不可不知秦變古法凡古人教養處掃地

不存單留肉刑以濟其虐雖微文帝必有變之者此益損益盈虗理勢必至能通變宜民雖成康復起不能易也　問文帝時吳王不朝賜以几杖與唐之陵夷藩鎭邀節鉞者何異曰文帝是純任德教權綱在上伸縮繇巳唐一向姑息權柄倒持於下予奪繇人兩事不可同日語　問晦翁以三代之下皆人欲而非天理且如文帝在漢如何斷以人欲曰只是天資純粹暗合聖賢元不從學問中來若以此美質更從學問上徹底理會便是湯武以上人

大人君子可爲天下用　武帝足以有爲　武帝有四事　表章六經

景帝

胡五峰曰漢景以郅都甯成爲中尉以嚴酷治宗室貴戚人人惴恐夫親親尊尊之道必選天下有節行賢德之人爲之師傅交游而將有大人君子可爲天下用何有憂其犯法耶

武帝

朱子曰武帝病痛固多然天資高志向大足以有爲若能以仲舒爲相汲黯爲御史大夫豈不大有可觀惜乎無眞儒輔佐不能勝其多欲之私也

張南軒曰武帝奢侈窮黷之事與秦皇相侔而不至於亂亡者有四事焉高帝寬大文景惠養其得民也深流澤滲漉未能遽泯非若秦自商鞅以來根本已蹶民獨迫於威而强服耳此一也武帝所爲每與六經戾夫非眞能尚儒者然猶表章六經聘召儒生爲稽古禮文之事未至蕩然盡棄名教如秦之爲此二也輪臺之詔雖云已晚然誠意所動固足以回天之心與卒悔於行而不悟者蓋甚有間此三也悔過之後侈欲之機息而清明之慮生是以能審於付托昭

四者相須維持　存亡之機所係　漢法非軍功不侯　丞相封侯自弘始　武帝不善變　變法所以難　漢宣帝識治勢　漢家不易之論

帝之初霍光當政述文景之事以培植根本有以所天命永矣此四也以四者相須維持是以能保其祚然予深有取於輪臺之詔以爲存亡之機所係也

陳潛室曰漢法非軍功不侯非列侯不相儒者既無軍功可論永無入相之路此高祖馬上之陋習至武帝始任御史大夫公孫弘代薛澤爲丞相封平津侯丞相封侯自弘始也然以列侯爲相雖漢之陋規而非軍功不侯則漢之良法儒者既可以相則自版築

而遽登相位何嫌而猶欲假封侯以爲重此又武帝之不善變也夫相者既非眞儒侯者又非軍功是武帝更張之善意不免一舉而兩失此變法之所以難也

宣帝

羅豫章曰宣帝詰責杜延年治郡不進乃善識治體者蓋中興之際內之朝廷外之郡縣法度政事未備或治郡不進則百職廢矣烏可不責乎夫一郡尚爾況天下乎予謂漢宣帝識治勢

張南軒曰宣帝謂漢家雜伯蓋亦不易之論自高祖

漢代公共天下之心　王道如精金美玉　文帝資美而術高　宣帝殆用此術　范增曾無一言及此

天下立國規模大抵皆因秦舊而非復三代封建井田公共天下之心矣如約法三章爲義帝發喪要亦未免有假之之意則其雜伯固有自來夫王道如精金美玉雜之是亦伯而已矣然文帝天資爲近之然亦雜於黃老刑名考其設施動皆有術但資美而術高耳至宣帝則又伯之下者桓文之罪人也西京之亡自宣帝始蓋文帝養民之意至是而消磨矣

或問孝宣綜覈名實而王成以僞增戶口蒙賞遂起天下俗吏之僞綜覈者安在陳潛室曰刑名術數之

家各是執一實以御百虛老蘇所謂人服吾之識其一而不知吾之不識其九也宣帝殆用此術間有受人欺處不害其大體也

范增

楊龜山曰高帝謂項羽有一范增不能用故爲我擒予以爲羽雖用增無益於亡也項籍以閭閻匹夫之資首天下豪傑視秦車之覆猶不知戒欲以力制天下所過燒夷殘滅是以秦攻秦也范增曾無一言及此乃區區欲立楚後其後致項有殺義帝之名又數

人物有無是第一節　激發天下之大機括　子房未見有此大計　蕭何爲一代宗臣　昧於成功身退之義　蕭何治未央宮深意　高帝在何術中

欲害沛公借令沛公死天下其無沛公乎

陳潛室曰繫興亡處須看人物有無是第一節范增豈三傑比耶但就項羽人物言之有此人耳

董公

許魯齋曰方楚漢爭雄之時能激發天下之大機括者誰與三老董公說之以三軍素服共誅楚之弑義帝者順德逆德之辭昭然與日月爭光此豈蕭何文墨議論之比即子房號爲帝師亦未見有此大計也

蕭何

楊龜山曰蕭何除秦苛法天下宜之作畫一之歌班固謂爲一代宗臣非虛語也然高帝既平天下於功臣多所忌刻至出私財以助軍費買田宅以自汚僅能自免甚至械繫不去蓋不學無聞昧於功成身退之義耳

劉元城曰蕭何治未央宮蓋欲順適帝意以就大事不欲令窺其秘也故假辭云爾此何之深意也而史氏不欲明言之又不欲不言之乃書上說二字以見高帝在何術中而且樂都關中也

蕭何營緝根本　相業之大　得爲相用人之體　曹參寬豁有識　反者固已數起　蕭何獨收圖籍　其器已不在人下　養民以致賢人　三人相國之器　固沛公所以興　與買田宅自汚意同

張南軒曰蕭何在關中營緝根本漢所以得天下者以關中根本先壯故也此相業之大者又爲相之初首薦韓信而三秦之討定亦得爲相用人之體曹參雖不逮何然以摧鋒陷陣勇敢果銳之氣而施之治民乃能盡斂芒角以清淨爲道其人亦寬豁有識矣然二子皆未之學不能遠追三代之業故在高帝之世反者固已數起此爲可慨耳

陳潛室曰蕭何獨收圖籍世常以刀筆吏少之夫刀筆吏多矣而何獨知丞相府有圖籍則自其爲郡縣

小吏時固已君國家之體要此其器已不在人下矣及勸沛公不攻羽而養其民以致賢人天下可定矣何之器度若此其位又當不在人下矣昔晉重耳之亡也從亡三人者皆相國之器君子曰用人如三人公子何患於喪乎吁此固沛公所以興也　又曰高帝都關中之意猶豫未决蓋燋殘破故也何大建宮室以轉其機至其自誇壯麗令人皆議其無識不知何不欲以椓形勢定根本姑假世俗之言以順適其意與買田宅自汚意同

二人皆勇略蓋世　與棘門霸上之軍何異　知良能用漢高　孔明子房人品

韓信

楊龜山曰韓信用兵甚奇所向風靡與漢興名將也至其軍修武也又輒以張耳二人皆勇略蓋世余讀怪漢王自稱漢使晨馳入壁卽臥內奪其印符麾召諸將易置之而耳信不知也與棘門霸上之軍何異非有制之兵也

張良

程子曰人道漢高能用張良却不知是張良能用漢高良計謀不妄發如後來立太子事發無不中豈不

是良用帝乎

楊龜山曰子房功成知隱視去權利如脫敝屣雖寄身朝市而翛然如江河萬里之遠鴻冥鳳擧縹緲不及方諸范蠡其優矣哉　或問孔明子房人品曰子房全是黄老皆是黄石一編中來若不得那清高之氣緣飾遮蓋則其縱横詭譎殆與陳平一律耳問邵子云智哉留侯善藏其用如何曰只燒絶棧道其意自在韓不在漢及韓王成爲項羽所殺韓滅無所歸乃始歸漢則其事可見矣

子房有儒者氣象　子房出處大致　子房非有求於高帝　子房所守在義　高帝可謂明遠　轉主心如轉戶樞　伊川喜子房此着

張南軒曰子房五世相韓篤春秋復仇之義其狙擊嬴政非輕舉也其復仇之心苟得以一擊而遂焉則亦慊矣漢之爵禄不足以羈縻之故予以爲有儒者氣象三代之後未易多得此其出處大致也至其從容高帝之旁計畫不汲汲於售而所發動中節會使高帝從之蓋子房非有求於高帝故能屈伸在已而動無不得觀帝侮慢士大夫如隋何酈食其陸賈輩皆撫而忽之至蕭相國之功下之廷尉獨於子房敬之而不敢慢非子房所守在義而不以利動何以至

此雖然以高帝之英武而能虚已以聽蓋亦可謂明也已矣可謂遠也已矣

陳潛室曰子房言無虚發平生智謀因事方用如對高帝諸將沙中偶語之言亦是此意所以撥轉主心如轉戶樞後來四皓之計自度不能得之於口舌之間故於人主機括中撥轉來伊川不喜人用智獨喜子房此着自是轉移君心一道理未可以一筆勾斷

陳潛室曰昔項羽以巴蜀爲死地而謀遷沛公沛公亦以死地視巴蜀而忿嫉項羽當是時也取舍屈伸

張良安沛公之心　張良見明計熟　三傑眞人傑　三子智謀畧同　從諫如轉圜　高祖知成敗之勢　彭越人物功勳

之理雖蕭何知之故勸王王漢中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及其旣就國也羽肝肺之謀雖張良知之故燒絶棧道以示項羽無東意此蕭何所以强沛公之行而張良所以安沛公之心也張良可謂見之明計之熟矣至於三秦之謀卒定於韓信之手三傑眞人傑也何與良有卓越之見而始勸沛公之入韓信秉鑄漏之餘而徑勸沛公之出其入也所以養其出也其出也所以用其入也三子智謀畧用故蹙楚之効同孰謂關中非沛公囊中物耶善乎史臣之論高祖曰從

諫如轉圜方羽之王三降將於三秦而王高祖於漢中也高祖不勝其忿而欲奮於一擊周勃等又從而諫之及蕭何進諫而高祖幡然改悟罷兵就國徐起而還定之如取諸寄此豈有他術也知成敗之勢而已是以高帝之定三秦也不在於引兵故道之日而在於不攻項羽之日不在於拜將之後而在於聽諫之初

彭越

陳潛室曰彭越人物功勳皆非信比但其常以游兵

彭越有功於漢　曹參能克己　氣質都變了　曹參避正堂舍之　二人體國之誠心　曹參一代宗臣　周勃可屬大事　未得人臣事君之義　陳平不知道亦知學

出入梁楚爲項氏腹心之疾所以有功於漢

曹參

楊龜山曰後世如曹參可謂能克己者參本武人攻堅陷敵是其所長至其治國爲天下乃以清淨無爲爲事氣質都變了方參爲齊相退然不自用盡召長老諸先生問所以安集百姓旣得蓋公避正堂舍之尊用其言而齊大治後爲漢相亦以治齊者治天下初參與蕭何有隙何死唯推參參代爲相一遵何法二人者苟無體國之誠心忘一己之私嫌則排陷紛更將無所不至其能若此哉參率爲一代宗臣蓋有以也

周勃陳平

或問周勃雖厚重少文可屬大事然其畏誅令家人持兵自衛未得人臣事君之義而班固以爲漢伊周何耶陳潛室曰周勃處事煞有周章處如旣入軍復問左右袒迎文帝至渭橋却欲叙私謁安劉事特幸成耳

程子曰陳平雖不知道亦知學如對文帝以宰相之職非知學安能此

良平十八侯位次不與　軍功中三事最重　三人亦有所憚　人臣立朝徇義

陳潛室曰良平漢之功臣也十八侯位次何以不與蓋漢封功臣盟誓之辭曰非軍功不侯軍功中又三事最重一曰從起豐沛二曰從入關中破秦三曰從定三秦良平皆帷幄謨議不履行陣所以十八侯位次不與

王陵

張南軒曰呂氏欲王諸呂獨問王陵周勃陳平三人者蓋亦有所憚也陵引高帝白馬之盟以對固足以折其奸心矣使二子者對復如陵吾知呂氏將悚焉縮而不敢乃唯然從之反有以安其邪志而遂其凶謀雖有安社稷之言尚何道哉抑二子安劉氏之計亦疎矣酈寄不可刼北軍不可入呂嬃之謀行不亦殆哉人臣之立朝徇義而已利害所不當顧也使人臣當變故之際畏死貪生不知徇義而曰吾欲用權以濟事於後則國家何賴焉夫所貴乎權者謂其委曲以行正也若狄仁傑是已其始終之論皆以母子天性爲拳拳且以復廬陵王爲事所謂紆徐曲折而

人臣之義當以王陵爲正

卒成其志者用功深矣人臣之義當以王陵爲正以狄仁傑爲法

叔孫通

朱子曰叔孫通爲綿蕞之儀至於羣臣震恐無敢喧嘩失禮者比之三代燕享羣臣氣象便大不同蓋只是秦尊君卑臣之法魯兩生之不至亦只是見得如此故不肯從耳

兩生見得如此

陳潛室曰叔孫通定禮樂召兩生不至曰禮樂積德百年而後可興蓋以叔孫通非興禮樂之人故設辭以拒之耳楊子雲以其自重難進有所不爲故以大臣許兩生蓋因其出處之間可卜其事業也

子雲以大臣許兩生

出處可卜事業

四皓趙堯

四皓權謀之士

高祖題目不正

朱子曰四皓只是權謀之士觀其對高祖之言亦是脇之之意然高祖立如意題目不正諸大臣不心服到後來呂氏橫恣人心憤悶不平故大臣誅諸呂之後因得以誅少帝少帝非惠帝子畢竟是呂氏黨不容不誅耳杜牧之詩云南軍不袒左邊袒四老安劉是滅劉

金注

楊龜山曰高帝惓惓於趙王而卒用趙堯之策可謂以金注也金注莊子云瓦注者巧鉤注者憚金注者殙注射而睹物曰注以金爲注則心亦而愈昏矣殙惛也且呂后以堅忍之資濟之以深怨積怒其於趙王欲得而甘心久矣一昔強相何足以重趙哉善爲高皇計者不以衽席燕好之私亂嫡妾之分使貴者不凌賤者不迫夫夫婦婦而家道正矣是將化天下以婦道如關雎之詩豈特無人彘之禍而已哉

季布張釋之周亞夫賈誼

賢者誠重其死

楊龜山曰季布奴辱於朱家非有深計遠慮也期以免死而已班固謂賢者誠重其死夫死非其所固賢者所重然君子固有舍生而取義者固爲此說豈以管仲之事與之乎皆未明春秋之法也楊子曰明哲不終事項得其義矣

未明春秋之法

定國不勝釋之

呂東萊曰自史氏論則民自以爲不冤者勝於天下無冤民然以實考之則於定國實不勝張釋之

知道者與天地侔

胡五峯曰周亞夫霍光不學不知道能進不能退殺身亡宗是功名富貴誤之也知道者屈伸通變與天

功過於是
賈誼不善學
君子自重其身
賈誼章具儀法
三表五餌
通達當世之務
淵源純粹有餘意

地相似功名富貴何足以病之張子房進於是矣
程子曰誼之言曰非有孔子墨翟之賢孔與墨之二
言其識末矣其亦不善學矣
楊龜山曰絳灌之徒高帝所與平天下定法令誼以
疎遜晩進之人欲一旦悉更奏之此讒釁所由起也
古之君子自重其身常若不得已而後進人君非有
至誠不倦之心不足以有爲也且誼之章具儀法與
夫三表五餌其術固疎矣誼書謂愛人之狀好人之
技仁道也信爲大操常義也愛好有實已諾可期十

死一生彼將自至此三表也賜之華服車乘以壞其
目賜之美食珍味以壞其口賜之音樂婦人以壞其
耳賜之高堂邃宇倉庫奴婢以壞其腹於來降者上
以召幸之相娛樂親酌而手食之以壞其心此五餌
也
張南軒曰賈生英俊之才若董相則知學者也治安
之策可謂通達當世之務然未免有激發暴露之氣
其才則然也大人之對雖若緩而不切然反覆誦味
淵源純粹蓋有餘意以其自學問涵養中來也讀其

二子氣象如在目中
袁盎不能正其君
戰國策士之常
賈山借秦爲喻
文帝不能用頗牧
魏尚守雲中
彼誠知所處

奏篇則二子氣象如在目中而其生平出處語默亦
可驗於是矣

袁盎賈山

楊龜山曰淮南王驕恣不早辯之養成其害卒至敗
國亡身文帝不無罪也鄭共叔不義得衆詩人以刺
莊公而春秋交譏之正謂此也袁盎不能明義以正
其君乃以無稽之言譎之不亦愚乎若七國之反間
晁錯之欲治己也反以爲禍中之此戰國策士之常
也然二人之相賊其志一也特係其發之先後耳

楊龜山曰孝文恭儉仁慈而賈山借秦爲喻宜若過
矣然君臣交儆正在無虞之時如舜之臣猶以丹朱
戒其君則山之借秦不爲過也

馮唐田叔

楊龜山曰馮唐謂文帝不能用頗牧然亦深中其病
也夫李牧之爲趙將也軍市之租皆自用賞賜皆決
於外不從中覆故能有成功魏尚守雲中上功首虜
差六級文吏即以法繩之文帝不能用李牧信矣
楊龜山曰班固謂田叔隨張敖赴死如歸彼誠知所

孟舒爲雲中守

田叔譽人以自賢

田叔燒梁獄詞空手來見善處人子母兄弟之間

漢景能賢田叔

孔子處之必有道

汲黯寢淮南之謀

處子謂田叔之隨王雖以身死之何益於趙爲在謂知所處孟舒爲雲中守而士爭臨城死敵此誠長者而田叔乃以隨張王事首稱之斯言豈特爲舒而發抑亦自賢耳夫譽人以自賢豈長者之一乎（張王趙王耳之子尚高帝文帝過趙敖執子壻禮甚卑上箕踞嫚罵之趙相貫高趙午等怨謀弑帝人告之午等伏誅廢敖爲宣平侯）

胡五峰曰田叔悉燒梁獄詞空手來見可謂善處人子母兄弟之間者也漢景忌刻之君也而能賢田叔有過人之聰明越人之度量者何益以太后在上不敢肆故也天理存亡在敬肆之間耳孔子作春秋必記災異警乎人君萬世不死也

晁錯竇嬰灌夫

楊龜山曰漢之有七國未若魯之三家也孔子墮三都之城而三家無敢不受命者則其處之必有道矣錯無碩德重望以壓服其心而強爲之謀其召亂而取禍蓋無足怪者武帝時淮南王可反獨畏汲黯之節義視公孫弘輩如發蒙耳則天下果非智力可爲也以一汲黯猶足寢淮南之謀而况不爲黯者乎

二人顯名當世

因式獲罪者十室九

式何不先衆人而爲

公孫弘亦有長處

得大臣之體

楊龜山曰竇嬰爲相推轂士類尊用儒術直已以往不撓權貴致晩節失位與灌夫相爲引重二人者並位公侯顯名當世其平生意氣何其壯哉田蚡以外戚進顓遥奢無度而二人者乃幸其臨况以爲名高其志又何汚也蓋鶩勢榮者勢窮則辱終以一朝之忿卒與俱滅是亦不知量也

卜式公孫弘

陳潛室曰漢方事匈奴而卜式願輸粟助邊方事南越而式願父子俱死天下方事匿財而式猶欲傲助公家之費凡式之樂爲皆衆人之所難爲而武帝之所欲爲者式輒揣其意而逆爲之天下因式獲罪者十室而九而式之褒寵眷遇自以爲有用於天下及武帝當封禪而式獨以不識文章見棄式乎何不先衆人而爲之乎

劉元城曰公孫弘奸詐人也亦有長處諫罷西南夷不用卜式郭解此二事得大臣之體

霍光

問霍光小心謹厚而許后之事不可謂不知馬援戒

取其一節
三不當如此
霍光可當大事
當大事屹如山岳
當觀其大節
二疏未盡出處之正
省事恬退

諸子以口過而褁屍之禍乃口過之所致二人之編在小學無亦取其一節耶朱子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取人之善爲已師法正不當如此論也

張南軒曰霍光天資厚重可當大事而其所以失則由於不學之故也以周公之功詩人形容之曰公孫碩膚赤舃几几何其溫恭謙厚也光之所建立想負於其身橫於其心故其氣焰不可掩不自知其安且肆矣故其一時進退由於私意以蘇武之忠節進不由已僅得典屬國楊敞之庸謬亦得爲宰相至如魏

相蕭望之之才皆擯不用田千秋小不當意則其壻郎論死陰妻之邪謀夫豈一日之故哉故曰不學之故也雖然後之儒生知不學病光矣然其凜然當大事屹如山岳豈易能哉予謂人才如光輩要當觀其大節先取其所長而後議其所蔽焉可矣

疏廣疏受魏相

朱子曰二疏未盡出處之正然在當時親見元帝懦弱不可輔導其去亦是避禍而已自云不去懼貽後悔亦自是省事恬退底世間自有此等人他性自恬

蕭望之便是樣子
魏相詭遇獲禽之心
魏相槩乎有聞
漢將當以趙充國爲最
規模與孔明渭上之師何異
充國三代之將

退又見得如此只得去若不去蕭望之便是樣子

張南軒曰魏相所存不得謂正觀其有許廣漢史恭之累可見矣夫欲其說之行而假許史以爲重此詭遇獲禽之心君子不道也然其爲相亦有可取者四方異聞輒奏言之其諫伐匈奴書有曰今郡國守相多不實選風俗尤薄水旱不時按今年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二百二十二人臣以爲此非小變也凡此在他人不知憂者而相獨憂之亦槩乎有聞矣惜進不以正則牽制徇從之意多而格心正救之風鮮矣

趙充國丙吉

張南軒曰漢將當以趙充國爲最凡將之病患於勇而不詳也充國開西羌之事則不敢以遠而曰兵難遙度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畧將之病在於急近功也充國則圖其萬全陳屯田十二利持久而爲不可動之計其規模與孔明渭上之師何以異哉將之病在果於殺而不恤百姓也充國任閫外之寄而爲國家根本之慮要使百姓安邊圉强而西戎坐消焉此殆三代之將非戰國以來摧鋒折敵者所可班也

司馬涑水曰丙吉爲丞相出逢羣盜鬬格死傷横道不問見牛喘而問之以爲陰陽不調此乃宰相之職耳昔士會爲政晉國之盜逃奔於秦子產爲政桃李垂於街者莫援若盜賊不禁而曰長安令之職風俗不和而曰三老之職刑罰不當而曰廷尉之職衣食不足而曰司農之職推而演之天下之事各有其官則宰相居於其間悉無所與而曰主調陰陽可乎愚謂丙吉自知居其位而無益於世飾知譎問以掩其迹抑亦自欺而已矣

劉更蕭望之

楊龜山曰初孝宣招置名儒劉更生以通達善屬文與選中可謂遇主矣其後上與神僊方術之士而更生得淮南枕中秘書獻之言黄金可成其所爲未免長君之過也

張南軒曰蕭望之劉更生輔元帝天資之弱而外有史高總朝廷之事內有恭顯制樞機之權二子居其間亦危疑之時矣要當艱深其慮正固其守庶幾有可爲者而二子處之益甚疏矣其綢繆經理未嘗有

劉更生可謂遇主

更生長君之過

一日之功也遽曰罷中書宦官小人並起而乘之身之死不足道而當時之事遂不可救况其所爲自多不正用人要當公天下之選而二子不惟其賢惟其附己故以鄭朋之傾邪而使之待詔至於華龍之汚穢亦欲入其黨彼蓋有以召之也雖然未可以一失斷人之平生也昔更生經歷憂患晚歲氣象殊勝於前處王氏之際庶幾爲憂國敦篤者矣

龔勝王莽

司馬涑水曰王莽慕龔君實之名而必欲致之君實

不勝逼迫絶食而死班固以薰膏之語譏焉過矣昔武王誅一亂政之獨夫夷齊深非之義不食周粟而死猶隘如此仲尼猶稱之曰仁况於王莽愚漢累世之恩乃飾詐僞而盜之又欲誣汙清士期於必致不可以智免不可以義㨾舍死何以全其道哉或者謂其不能黜芳棄明保其天年又責其不能詭辭曲對若薛方然蓋失節之徒排毀忠正以遂已非不察者又從而和之耳

陳潛室曰王莽刻心厲行以著其節禮賢下士以釣

用人要當公天下之選

更生晚歲氣象殊勝於前

班固薰膏之語

仲尼猶稱之曰仁

刻心厲行

天下謂伊周復出

其名分布黨與以承其意諂事母后以市其權姦見吏民以致其恩意上下之勢成而皆知有莽矣於是力爲險異之行焜燿當時封邑不受位號不居視天下爵祿若將浼焉天下之人見其如此遂謂伊周復出故其避丁傅也天下莫不稱其賢其罷歸也天下莫不訟其寃一辭采女而詣闕上書者千數辭益封而吏民上書者八千人辭新野田而前後上書者四十八萬當時惟恐莽之一日棄漢舉國以授之慮其不受夫斗筲之才賈孺之智兒曹之恩妾婦之行而

乃掩竊大物豈非厄會然哉

總論

大臣號爲有正論

張南軒曰西漢末世風節不競居大臣位號爲有正論者不過王嘉何武師丹耳在波蕩風靡中比之光禹則有間矣其後哀帝之末董賢雖去而王氏卽起漢之所以遂亡

東漢光武

張南軒曰光武不任功臣爲三公盖鑒高帝之弊而欲保全之然非立賢無方之義矣高祖功臣如韓彭黥布之徒雖有大功要皆天資小人在易之師開國承家小人勿用高祖正犯此義是以不能保功臣之終若光武之寇鄧賈復則又識明而行修量宏而器遠當亂定之後當與共圖紀綱以爲垂世長久之計乃執一槩之嫌廢大義之公秪以爲私意而已矣且所責於三公大臣者特以吏事其貽謀之不競亦宜矣

高祖正犯此義

光武以吏事責三公

呂東萊曰光武治天下規模不及高祖其禮嚴光用卓茂所以養得後來許多名節

光武養得後來許多名節

或問光武之失正在總攬吏何以稱之陳潛室曰光武再造於僵仆之後如何不總攬權綱但末流之弊至不任三公乃矯枉過正非謂全不是

光武矯枉過正

鄧禹吳漢

朱子曰鄧禹十三歲學於京師已識光武爲非常人後來杖策謁軍門只以數言定天下大計

十三歲識光武爲非常人

鄧禹以數言定天下大計

朱子曰古之名將能立功者皆是謹厚周密吳漢朱然終日欽欽常如對陳此其可法者也如劉琨恃才傲物驕恣奢侈卒之父母妻子皆爲人所屠蓋未有

吳朱終日欽欽如對陳

子陵言論風旨
子陵名高一世
激成東京風俗人才
二公精忠勁節
李固隱忍以待

粗爲潤畧而不敢者

子陵李杜

張南軒曰考子陵之言論風旨亦非必欲長往者彼以爲當時之治常時人才固足辦之若欲進乎兩漢之事則又懼光武之未能信從者故寧不就之然而以子陵爲光武之故人名高一世而竟高卧不屈光武亦不敢屈之其所以激頑起懦扶植風化助成東京風俗之美人才之盛其爲力不已多乎

張南軒曰李杜二公精忠勁節不憚殺身百世之下

凛乎有生氣其視胡廣趙戒輩真不啻如糞土也但恨於幾會節目之間處之未盡要是於春秋提綱之法未之講耳李固方舉於朝即就梁商之辟此其失之於前也方質帝之弑也固爲首相不能發冀之奸而反聽命受制於賊此其失之於後也度固之意蓋欲隱忍以待清河王之立庶幾可扶社稷而不知乃所以成冀之奸謀殺身不足道而社稷重受害矣杜喬在九卿中若懷是見必賛固爲之矣及繼固爲相已制命於冀相與就死悲夫

朱穆羔羊之節
不以朱穆爲過
光武明章之烈
自有一種議論文飾
善類賴以全活者甚衆
士君子行已立身自有法度
此等處須見得分明

朱穆荀淑

楊龜山曰蔡邕謂朱穆貞而孤有羔羊之節其立朝議論有足稱然從梁冀之辟安在其爲貞孤哉[illegible]邕之從董卓無異於梁冀宜其不以朱穆爲過也

朱子曰温公知黨錮諸賢趨死不避爲光武明章之烈而不知建安以後中州士大夫知有曹氏不知有漢室則以黨錮殺戮之禍毆之也且以荀氏一門論之荀淑正言於梁氏用事之日而其子爽濡迹於董卓專命之朝及其孫彧遂爲唐衡之壻曹操之臣蓋

剛大正直之氣折於凶虐之餘故父兄師友間漸圖全身計亦自有一種議論文飾使聽者不覺其非而真以爲深謀奇計此孟子所謂邪說之害也

陳實

黄勉齋曰陳太丘送張讓父喪人以爲善類賴以全活者甚衆前輩亦以爲太丘道廣嘗竊疑之如此枉尺直尋而可爲歟士君子行已立身自有法度有義有命豈宜以此爲法使使東漢善類盡爲宦官所殺世亦何嘗無善類哉吾人於此等處須見得分明不

然未有不墮坑落塹者也

坑落塹

因迅風以揚粰粃

張奐北州人豪

當深自

竇武陳蕃何進

楊龜山曰桓靈之間昏弱相仍女后臨朝王甫曹節以臺厮便嬖之賤竊弄神器天下所同惡也竇武親爲元舅操國重柄招集名儒碩德布在王庭相與協謀勦絶凶類正猶因迅風之勢以揚粰粃且顧乃幾事不密身敗功頹方武之不受詔馳入軍營召會北軍五校士數千人勢猶足以有爲也張奐北州人豪可以義動也不能乘機決策收爲已用而乃遲回違

且使逆賊得與奐等合豈不惜哉何進親見竇氏之敗而不用陳琳鄭公業之諫躬蹈覆轍引奸凶而授之柄卒成移鼎之禍進實召之也

張南軒曰陳蕃竇武雖據權處位而事當至難主弱一也政在房闥二也宦官盤錯其勢已成三也武等雖漸引類於朝而植根未固上則太后之心未明禍亂之原下則中外之情未識朝廷之尊但欲速爲決誅小人之計夫當時宦者雖有罪豈無輕重先後之倫乃欲一槩施之使人人自危非天討矣且爲大臣

刻苦

一門三侯

蕃辭爵疏

趙苞王陵徐庶何如

者要當深自刻苦至誠惻怛舉動無失而後人有以孚信而趨向於我武於靈帝踐位之初一門三侯妄自封殖如此其誰心服乎故王甫後來得以藉口卽張奐之賢猶且被紿而莫知順逆之所在則以武平日所爲未有以慰士大夫故也蕃雖辭爵而不能力止武之封是亦潔身之爲耳任天下之重顧止如此哉然而讀辭爵之疏亦足見忠義之氣也

趙苞臧洪

程子曰東漢趙苞爲邊郡守虜奪其母招以城降苞

遽戰而殺其母非也以君城降而求生其母固不可然亦當求所以生母之方奈何遽戰乎不得已身降之可也王陵母在楚而使楚質以招陵陵降可也徐庶得之矣（庶薦諸葛亮於備及操獲其母謂備曰本欲與將軍圖事今失老母方寸亂矣遂辭歸操然終身亦不爲操謀）

楊龜山曰臧洪初爲張超功曹後遇袁紹以爲青州刺史二人之遇洪其義均也而洪之報二人何其異哉方曹操圍超於雍丘也洪欲赴難而請兵於紹袁曹方睦而紹之與超素無一日之歡則雍丘之圍非

紹洪匹夫匹婦之諒

武子幾於王允

陳蕃漢代人豪以仁爲己任

逢萌掛冠浮海而去

陳蕃不能爲武子之愚

切於己也欲其背好用師以濟不切之難紹之不聽未爲過而洪遽絶紹不屈而死也蓋亦匹夫匹婦之諒而已

總論

或問甯武子邦有道則智邦無道則愚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以伯玉律武子雖謂之愚不識時可也南容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免於刑戮武子之免亦幸矣然武子仕衛兩世其君信任之義不可棄之而去其幾於東漢王允乎允又不免被

害陳蕃漢代人豪驅馳險阨之中以仁爲己任卒以謀疎見殺亦昧於夫子免刑戮之戒漢陳蕃王允猶是當時朝廷倚任身居鼎軸義當與國存亡若無官守言責則如東海逢萌掛冠浮海而去豈不謂識時哉朱子曰爲伯玉南容則易爲武子則難所以聖人有不可及之嘆蕃事未成而謀已泄允功未就而志已驕則又不能爲武子之愚此其所以取禍也然爲逢萌易爲二公難又不可以彼而責此

張南軒曰高祖起匹夫提三尺取天下光武則以帝

項籍亦蓋世之雄

光武有臣未必能用

貢符獻瑞成羣

一時維持之力

聖門仲由之科

太丘處張讓未得

室之胄因人心之思漢而復舊業其難易固有間而高祖之敵乃項籍亦蓋世之雄也光武所與周旋獨張步隗囂公孫述輩其於籍蓋萬萬相遠矣至如信越之徒皆泛駕之馬實難駕御盡在高祖掌握之中指揮使令無不如意使光武有臣如此未必能用也然高祖鄙薄儒生自叔孫通師弟子皆以利祿爲尚至公孫弘取相印封侯學士歆慕之其流如夏侯勝之剛果猶有明經取青紫之言宜乎王莽篡竊之日貢符獻瑞一朝成羣也至光武尊德義貴隱逸以變

其風而人才輩出至於桓靈之後國勢奄奄羣狡並起睥睨神器未敢即取亦一時君子維持之力也視西漢獨勝耳

張南軒曰東漢黨錮諸君子當時如李膺杜密陳蕃輩卓然一時然未免發於意氣之所動而未循乎義理處之有未盡豈非學不足乎使其在聖門則當入於仲由之科聖人抑揚矯揉之必有道矣或以爲陳太丘得其中而所處張讓之事亦未中節蓋處困而亨豈無其方何至送宦者之喪此又矯失之過以此

郭有道背暗人物之領袖　黃叔度聖門顏氏之科　先主經權俱失　權正初非二物　有王佐之心　孔明必求有成　聖人寧無成　孔明營五丈原

免禍君子亦不肯也不然則郭有道乎識高而量洪才優而慮遠足爲當時人物之領袖然收斂之功猶未之盡要亦於學有欠也不然則黃叔度乎言論風旨雖不盡見然其氣象溫厚圭角渾然見之者有所感於心其最高乎抑在聖門作成之當居顏氏之科矣

三國昭烈

朱子曰先主見幾不明經權俱失當劉琮迎降之際不能取荊州至於狼狽失據乃不得已而出於盜竊

之計善用權者正不如此若聲罪致討以義取之乃是用權之善蓋權不離正正自有權二者初非二物也

孔明

程子曰孔明有王佐之心道則未盡王者如天地之無私心行一不義而得天下不爲孔明必求有成而取劉璋聖人寧無成耳此不可爲也若劉表子琮將爲曹公所并取而興劉則可也　孔明營五丈原宣王言無能爲此僞言安三軍耳兵自高地來可勝先

英雄欺人　武侯有儒者氣象　蜀志在典漢室　武侯三代之佐　武侯之心可見　武侯可謂弘毅丈夫　孫劉不得不合　萬世相天下之法　孔明知爲相之體

主嘗自觀五丈原曰地不可據英雄欺人不可盡信武侯有儒者氣象孫覺疑其保完一國而至於戮人之多者非也以天下之力誅天下之賊殺戮雖多亦何害哉曰三國之典孰爲正曰蜀志在典復漢室則正也

張南軒曰武侯明討賊之義不以強弱利害二其心蓋凜乎三代之佐也觀其言曰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又曰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逆覩誦味斯言則侯之心可見矣曾子曰士

不可以不弘毅孟子曰此之謂大丈夫若武侯者眞可謂弘毅丈夫矣

朱子曰孫權與劉備同禦曹操亦是其勢不得不合然此兩人終非好相識到利害處便不相顧劉備纔得荊州權便遣呂蒙去擒關羽

吳臨川曰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忠益謂有忠慮於國但勤攻吾之闕此孔明語也可以爲萬世相天下之法矣孔明豈不知爲相之體哉於主簿楊顒之諫又豈不知其言之忠哉然而罰二十以上皆親覽

萬里雲霄一羽毛此詩字字有意
孔明不能盡善
孔明不能盡言
昭烈不肯棄民之意

食少事繁至爲敵國所窺非不知愛重其身也蓋以一木支大厦之傾盡瘁於國遑恤其他夫豈可已而不已者楊顒之諫謂之愛孔明則可知孔明則未也杜子美詩云三分割據紆籌策萬里雲霄一羽毛又云運移漢祚難恢復志決身殲軍務勞此詩字字有意庶乎知孔明之心而豈常情所能測度哉

朱子曰孔明天資甚美氣象宏大但所學亦不能盡善取劉璋一事或以爲先主之謀未必是孔明之意然在當時多有不可盡曉處如先主東征之類不見

孔明一語後來壞事却追恨法孝直若在則能制主上東行孔明得君如此猶有不能盡言者乎

孔明失三郡非不欲盡徙其民意其倉卒之際力之所及止是而已若其心豈有窮哉以其所謂困於豺狼之吻者觀之則亦安知前日魏人之暴其邊境之民不若今之胡虜哉孔明非急近功見小利詭衆而自歎者徙民而歸殆亦昭烈不肯棄民之意歟

孔明擇婦正得醜女奉身調度人所不堪彼其正大之氣經綸之蘊固已得於天資然竊意其智慮之所

寡慾養心之助多
奕棋二國手
不止漢唐人物

以日益清明威望之所日益隆重者則寡慾養心之助爲多焉

劉元城曰淮陰武侯二人不同淮陰有乞食胯下之辱而武侯隱於隆中當時已謂之臥龍又淮陰既從項梁又事項羽又歸漢而武侯必待三聘而後起又楚漢用兵皆非淮陰之敵三國之時若司馬仲達輩乃武侯等輩人也又素畏孔明故淮陰能取勝武侯不能取勝也辟如奕棋有二國手一國手未有名而對之乃低棋不知其爲國手而嘗易之故狼狽大敗

有一國手已有名對局者亦國手而差弱焉謹以待之故勝敗未分也孔明與司馬對壘不能取寸地人品高下不同而其功業反相去之遠者繇此

或云魯兩生謂禮樂必百年可興文中子輕許孔明何也陳潛室曰叔孫通人物汙下故兩生却之孔明人物正大故文中子許之若當昇平之時做出必須孔明不止漢唐人物

羅豫章曰西漢人才可與適道東漢人才可與立三國人才可與權杜欽谷永可與適道而不可與立故

孔明然後可與權
張良近太公之材

馬謖議論與孔明畧相似

溫公識破一事

分香賣履無一語及禪代事

荀彧智勇兼人

附王氏陳蕃竇武可與立而不可與權故困於宦官至於孔明然後可與權張良近太公之材孔明有伊尹之出處然良佐高帝論其時則宜語其德則合亮處三國則材大任小惜哉

張南軒曰馬謖議論與孔明畧相似但置之幃幄則可孔明使之領衆爲前鋒於此小有差耳

曹操荀彧

劉元城謂馬永卿曰溫公云昨夕看三國志識破一事乃理會武帝遺令之意此乃操之微意也操身後之事有大於禪代者乎今遺令諄諄百言下至分香賣履家人婢妾無不處置詳盡無一語及禪代事是實陰以天下遺子孫而欲身享漢臣之名此意千百年無人識得某偶窺破之因此歷觀操平生如夜臥圓枕啖野葛至尺許飲鴆酒至一盞皆揚此聲以誑使人無害已意遺令之意以誑後世耳

楊龜山曰荀彧行事可謂智勇兼人矣乃獨不知曹氏之無君乎其拒董昭之議何也豈誠有忠貞之節抑欲以晚節盖之與辭前則不智辭後則不忠不忠

元帝自爲封殖之意

祖逖擊楫渡江

建國規模不競

不知而求免於亂臣宜其難矣觀其臨大義決大謀操弄强敵於掌股之間輔成曹氏伯業至威加海內下陵上逼乃欲潛杜其不軌是猶揚瀾潰堤以成滔天之勢而後徐以一葦障之尚可得乎

晉元帝

張南軒曰元帝初以愍帝之命來臨江左考其規模蓋有自爲封殖之意而無慷慨謀國之誠愍帝蒙塵不聞勤王之舉愍帝之立增重寄委制詔深切而亦自若也祖逖擊楫渡江聊復以兵應其謀反從而制之愍再蒙塵懼天下之議巳則陽爲出師之勢遷延顧望終歸罪於運餉稽緩殺一無辜令史以塞責亦青之異亦深切矣夫受君父之委託而坐視其禍變因時事之艱難而覬幸以自利三綱淪矣所以建國規模亦復不競亂臣賊子如王敦輩不旋踵而起也使其念國家之仇北向討賊安知中原無響應者以一祖逖倔强自立於羣雄之間猶幾以自振況肺腑之親總督之任數路之勢何所不濟哉唯不以大公爲心而私意蔽之可嘆也

太真絶裾而行
三仁素位而行
太真功名之士
顧賀東晉人望
謝安方畧數定 賢於用人

溫嶠

張南軒曰溫太真忠義慷慨風節表著足爲晉室名臣獨所恨者太真奉劉琨之檄將命江左母崔固止之不可絶裾而行噫太真有母此身固不得以許琨矣度其意不過僥倖以赴功名之會耳伯夷叔齊不受其國夫子以爲求仁得仁商之三仁微子不得不去箕子不得不奴比干不得不死皆素其位而行也就使太真能佐晉室克復神州豈足以塞其天性之傷也太真稱爲功名之士則可尚論古人則可憾矣

顧榮賀循謝安

朱子曰東晉所用人才皆中州浮誕者之後唯顧榮賀循爲東晉人望不得已而用之

張南軒曰符堅掃境入寇謝安乃從容應敵不過以江北軍付謝玄及劉牢之輩卒以成功蓋其方畧數定非僥倖苟然也安明於用人不以親疎而廢玄有謀慮善使人牢之勇銳出衆而安於處置各得其宜蓋兵以奇正相須使玄將重兵於後此正也使牢之將精兵擊於前此奇也秦兵旣近洛澗牢之擊其鋒

風聲鶴唳
謝安矯情鎭物
東晉人物傑出
較是輸他一着
王儉自比謝安 儉是敗闕的謝安
眼中不識人
三秦豪傑

直搏而勝之固以奪其心矣淝水之戰勝筭已在目中故秦兵一退風聲鶴淚出川草木皆足以懼之安之矯情鎭物豈固爲是哉夫有所故耳若安者其在東晉人物中傑出者哉

或問殷浩謝安少有重名人皆以公輔期之及其旣用謝安却符堅安晉室而殷浩擧兵北伐師徒屢敗桓溫因朝野之怨而廢之如棄草芥何也陳潛室曰東晉諸賢大抵務登名節不務實用幸而成功則爲謝安如其無成則爲殷浩安能矯情鎭物浩則遇事

周章較是輸他一着

朱子曰謝安之待桓溫本無策溫廢一君幸而要討九錫要理會序未至太甚若做二十分賊如朱全忠亦無如之何王儉自比謝安王儉巳敗闕底謝安安時幸未疎脫底王儉耳安比儉有些英氣符堅之來亦無措置前輩云非晉人之善符堅之不善耳

桓溫

朱子曰桓溫入三秦王猛來見眼中不識人却謂三秦豪傑未有至何也三秦豪傑非猛而誰

不知心胸面目爲何如人

能言之士莫能及

四賢君臣之義重

紀逡唐林之節

適足爲後人唾笑之資

所以悠然自得之趣

陶潛

吳臨川曰楚之三閭大夫蹈其忠志欲强宗國不忍見其亡遂沉江而死子房自以五世相韓韓爲秦滅不愛萬金之資爲韓報讐卒輔漢滅秦誅項藉引辟穀千載之下聞風想像不知其心胸面目爲何如人孔明初見昭烈即勸昭烈跨有荆益圖覇業復帝室後卒償其言陶元亮自以晉宰輔陶侃後劉裕簒奪遂不肯仕雖功名不少槩見而其憤悶之情往往發見於詩節後世能言之士莫能及四賢之爲人不同而君臣之義重則其心一也若紀逡唐林之節非不苦王維儲光義之詩非不修然清遠也而一失身於新莽禄山之朝則大倫已壞皆無足稱平生所辛勤而僅得以傳世者適足爲後人唾笑資耳

魏鶴山曰世之稱陶公者曰榮利不足以易其守也聲味不足以累其眞也文詞不足以溺其志也是爲近之而公所以悠然自得之趣未之深識也有謝康樂之忠而勇退過之有阮嗣宗之達而不至於放有元次山之漫而不著其迹此非小小進退所能窺其

述酒荊軻等作

一身三綱無愧

崔浩自比子房

這般處不可不理會

關雎麟趾之意安在

太宗有濟世之志

際者吳臨川云觀其述酒荊軻等作殆欲爲漢孔明之事而無其資責子有詩與子有疏志趣之同苦樂之安一家父子夫婦如此先生一身而三綱無愧焉誰謂漢魏以降而有斯人乎

崔浩

朱子曰崔浩亦博洽人也雖自比子房然却學得子房獃了子房之辟穀姑以免禍耳他却真個要做

總論

陸象山曰燕昭之於樂毅漢高之於蕭何蜀先主之於孔明符堅之於王猛相知之深這般處不可不理會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

唐太宗

程子曰貞觀之治雖幾於三代然關雎麟趾之意安在

陳潛室曰孤隋之暴何止桀紂若欲行湯武之事但當正名弔伐惜乎太宗有濟世之志不當自陷於盜賊而脇父起兵不幾以亂易亂哉

中宗

Head notes:
五王誅此老媼
唐祚有泰山之安
人主用相必要專一
君臣之情洞然無疑
功過不以相掩
蔡功唯斷乃成

張南軒曰五王當時復唐家社稷何必須立中宗中宗雖爲武后所黜然嘗欲傳位與后父是其得罪宗廟不可負荷已自著見五王若正大義於唐家見存子孫中公選一人以承天序告於宗廟誅此老媼則義正理順唐祚有泰山之安矣

玄宗肅宗憲宗

馬永卿曰人主用相必要專一明皇用姚宋專故能成開元之治劉元城曰明皇仰面不對除吏雖是好事然其以情告宦官者非也使力士以誠告崇固可君加以誕謾之語則崇何從質之曷若以語力士之言面諭崇則君臣之情洞然無疑矣至於知韓愈之忠乃速去之知蕭李之佞乃久任之欲天下不亂可乎

朱子曰肅宗之收復神京其功固可稱至不待父命而即位此皆裴冕諸人急於榮貴致此功過不以相掩可也

朱子曰退之云凡此蔡功唯斷乃成憲宗知蔡之不可不討裴度之不可不任非他胸中明白烏能若此

Head notes:
每事須開人主一線路
月攘一雞
仁傑社稷之臣
仁傑議論未嘗不正
論天下事當以此爲法
杜門集古方書
武侯氣象剛大

馬周狄仁傑

楊龜山曰馬周言事每事須開人主一線路終是不如魏徵之正如諫太宗避暑論事親之道甚善又云鑾輿之出有日不可遽止若事非是即從而止之何用如此此孟子所謂月攘一雞者豈是以堯舜望其君乎

楊龜山曰狄仁傑撥亂反正謂社稷之臣可也然亦何嘗挾數任術觀史所載其議論未嘗不以正當時但以母子天性之說告武后其濵於死者屢矣卒至武后怒曰還汝太子夫豈嘗姑務柔從以陰幸事之成乎

陸贄楊綰

楊龜山曰陸宣公當擾攘之餘說其君未嘗用數觀其奏議可見論天下事當以此爲法至於遷貶唯杜門集古方書而已

問陸宣公諸葛武侯如何朱子曰武侯氣象較大恐宣公不及如橋梁道路井竈圊溷無不修繕市無醉人更是密只是武侯密得太嚴其氣象剛大嚴毅

論治道皆有規模

張巡之才之義之功

漢高祖事事不能

太宗事事了得

又曰楊綰用而大臣損音樂減騶御則人豈可不以素養自重乎

呂東萊曰綰爲吏部欲去科舉惜其爲相半年而死志遂不及施唐時如陸贄楊綰論治道皆有規模

張巡

司馬涑水曰天授之謂才人從而成之之謂義發而著之事謂之功精敏辯博拳捷趫勇非才也驅市井數千之衆摧胡虜百萬之師戰則不可勝守則不可拔斯謂之才矣死黨友存孤兒非義也明君臣之大

分識天下之大義守死而不變斯謂之義矣攻城拔邑之衆斬首捕虜之多非功也控扼天下之咽喉蔽全天下之大半使其國家定於已傾存於既亡斯可謂之功矣以張巡之才之義之功而猶不免遺議耶

總論

陳潛室曰漢高祖事事不能只有一個帝王器度本不擬到此地位自是天人推出來所以規模比三代太宗事事了得本是唐第一君爲其必欲做帝王不待有天人安排所以只做得魏晉規模又曰光武太

千古英雄之將

光武太宗所以見容於漢高

文帝太宗功德何如

七制三宗

所論可爲萬世鑑

宗身經百戰眞千古英雄之將所以不似漢高有漢高不能爲將而善將將此光武太宗所以見容於漢高也

陳潛室曰文帝不是無功但當守文時不以征伐顯耳太宗只是削平盪定而德在人心少此可見太宗恭儉不若孝文而功烈過之也

問漢七制景帝昭帝何爲不與唐三宗宣宗武宗何爲不錄曰景帝天資刻薄無人君之度昭帝雖聰明早成而享國不永所以不在七制之數唐三宗已不

如漢更添宣武何爲

羅豫章曰漢武知汲黯之賢而不能用何益於知猶愈於元帝知蕭望之之賢而反罪焉太宗知宇文士及之佞而不去猶愈德宗知盧杞之姦而復用焉

石守道曰巍巍巨唐女后亂之於前姦臣壞之於中宦官覆之於後其所論可爲萬世鑑人主欲懲三者之患其本有二以內則清心以外則知人請借明皇一君論開元能清心矣知人矣武惠妃蕭嵩楊思勗豈能易其志及天寶之際不能知人矣清心矣而楊

人主致治之本

貴妃李林甫高力士遂亂其心然則清心知人其人主致治之本哉　人主欲明而不察仁而不儒蓋察常累明而儒反害仁漢昭帝明而不察章帝仁而不儒孝宣明矣而失之察孝元仁矣而失之儒若德宗則察而不明高宗則儒而不仁兼二者之長其唯漢文乎

李樂庵曰人讀書須是識字固有讀書而不識字者如漢之孔光不識進退字張禹不識剛正字唐之許敬宗不識忠孝字柳宗元不識節義字孔光諂諛新莽因寵持祿

張禹妄誕妖異排斥正言許敬宗助立武后幾危唐室柳宗元任吊司馬黨附叔文

兩漢明良屬意於邦本

呂東萊曰兩漢以來明君良臣屬意於邦本者多矣賈誼治安之策言雖忠而道則疎義府承華之箴言雖切而心則詐元稹教本之書言雖華而要則寡用智囊為家令則輔之非其人開博望延賓客則處之非其地無惑乎治効卑卑也

五代

天人交感之理

胡致堂曰後唐明宗美善頗多其焚香祝天之言發於誠心天旣厭亂遂生聖人用是觀之天人交感之理不誣矣

致治之本

朱子曰周世宗亦可謂有天下之量纔見元稹均田圖便慨然有意嘆曰此致治之本也詔頒其圖

宋太祖四宗

此方是英雄手段

仁宗有意為治

朱子曰太祖除五代獘法去其太甚大凡做事的人多是先其大綱其他節目可因則因此方是英雄手段太宗真宗之朝可以有為而不為仁宗有意為治只是資質慈仁却不甚通曉用人驟進驟退終不曾做得事然百姓戴之如父母契丹初陵中國後來却

仁宗慈仁之效

神宗真不世出之主

服仁宗之德也是慈仁之效處神宗極聰明於天下事無不通曉真不世出之主只是頭頭不中節如王介甫為相亦是不世出之資只緣學術不正遂誤天下此亦氣數使然耳

孝宗寧宗

一馬在殿庭不動

或問孝宗於內殿置御屏書天下監司帥臣郡守姓名作揭帖於其上果否朱子曰孝宗是甚次第英武劉恭甫奏事便殿常見一馬在殿庭不動問王公明公明曰此刻木為之者上萬幾之暇即御之以習據

帝王之學不在記誦

大臣聞之有憂色

向敏中號有度量

何不以溺自照面

八角磨盤

鞍騎射故也　孝宗小年紀極鈍高宗一日對廷臣云夜來不得睡小兒讀書念不得甚以爲憂某人進云帝王之學只要知興亡治亂初不在記誦上意方少解後來却恁的聰明

寧宗即位踰月晋擢以一二事忤旨特批逐之人方服其英斷朱子被召至上饒聞之有憂色曰大臣進退亦當存其體貌何不使其徒諭之以物論不佳恐丞相久勞幾務或欲均佚使其請去而後去之則善矣幼主新立豈可輕逐大臣耶

向敏中王隨楊億

程子曰向敏中號有度量至作相與張齊賢爭娶一妻爲其有十萬槖故也王隨亦有德行至作相薦公欲得二路運使及退隨與堂中人曰何不以溺自照面看做得二路運使否皆無量故也

朱子曰楊億工於纖麗浮巧之文而稗子以爲知道者以其有八角磨盤之句耳既謂知道則於死生之際亦宜有大過人者而丁謂之逐寇萊公以他事召億至中書至於惶懼面無人色八角磨盤果安在哉八角磨盤楊億謂人之稟於天者有死生窮達之殊乃分之定也猶麵之出於磨者有精粗巨細之異乃物之情也

呂范解仇

呂公補過之公

忠宣不知乃翁心事

文正以天下爲己任

振作士大夫之功爲多

范仲淹

朱子曰周益公書論呂范解仇事曰初范公爲開封府作百官圖以獻曰某爲超遷某爲左遷如是爲公如是爲私意頗在呂相呂不樂由是落職出知饒州未幾呂亦罷相後呂公再入元昊方犯邊乃以公經畧西事公亦樂爲用嘗記呂公云相公有汾陽之心之德仲淹無臨淮之才之力後歐公爲范公神道碑

有懽然相得戮力平賊之語正謂是也公子堯夫乃以爲不然遂刊去此語某謂呂公方寸隱微雖未可測然其補過之公則有不得而掩者范公平日胸襟豁達毅然以天下爲已任既爲呂公而出豈有匿怨之意况公嘗自謂平生無怨惡於人此言尤可驗忠宣夫即堯意謂前日既排申公今日若與之解仇前後似不相應故諱言之却不知乃翁心事正不如此

文正公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爲已任無一事不理會過生平大勵名節故振作士大夫之功爲多

韓公可謂服義 見得魏公不可及處 魏公大功於社稷 君實能受盡言

韓琦

程子嘗與韓公范公泛舟於潁湖有屬吏欲見韓公求薦舉程子曰公爲州太守不能求之顧使人求君乎范公曰常事耳程子曰只爲有不求者則遺而不及知是以使之求也韓公無以語愧且悔者久之程子曰韓公可謂服義矣

朱子曰韓魏公爲相或謂公之德業無愧古人但文章有所不逮公曰某爲相歐陽永叔爲翰林學士天下文章莫大於是 温公作魏公祠堂記說得魏公

事分明見得魏公不可及處記中所載魏公之言曰凡爲臣者盡力以事君死生以之顧事之是非何如耳至於成敗天也豈可豫憂其不成遂輟不爲哉公爲此言時乃仁宗之末英宗之初朝廷多故時也

張南軒曰韓公登第時唱名未終太史奏五色雲見未幾色暎殿廷此不偶然魏公後來果有大功於社稷

司馬光

程子曰君實能受盡言與之言必盡雖忤逆終不怒

二公出處爲優劣 温公可謂智仁勇 雖聖人不過如此說 温公近於終條理 王安石如何人 此正王氏心術之蔽

或問司馬公辭副樞名冠一時天下無賢不肖浩然歸重呂申公亦以論新法不合罷歸熙寧末起申公知河陽又公自河陽乞在京宮祠神宗大喜召登樞府人以二公出處爲優劣程子曰呂公世臣不得不歸見上司馬公諍臣不得不退處

朱子曰温公可謂智仁勇也那活國救世處是甚次第其規模稍大又有學問其人嚴而正

張南軒曰司馬温公改新法或勸其防後患公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更不慮一己利害雖聖人不過如

此說近於終條理者矣

王安石

楊龜山曰神宗嘗問伯淳王安石如何人伯淳曰安石博學多聞則有之守約則未也又嘗問是聖人否伯淳曰詩稱周公公孫碩膚赤舃几几若安石剛褊自任恐聖人不然

荊公云利者陰也陰當隱伏義者陽也陽當宣著此說源流發於董仲舒然此正是王氏心術之蔽處

李槩庵曰荊公長處甚多亦不易得方其執政事豈

溫公公論
此言正中荊公之病
金陵三不足之說爲萬世禍

有意壞亂天下第所見有不到處故溫公曰介甫無他但執拗耳此言正中荊公之病可謂公論

劉元城謂馬永卿曰金陵有三不足之說以鬭衆論進言於上曰天變不足懼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此非爲趙氏禍乃爲萬世禍也

堯夫寬大

范純仁

程子曰范堯夫之寬大也余昔過成都公時攝帥有言公於朝者朝廷遣中使降香峨眉遂公訪予款語予曰中使在公何暇也已而中使果怒以鞭傷傳言

一事足以塞其謗

者屬官喜曰此一事足以塞其謗請聞於朝公既不折言者之非又不奏中使之過其有量如此

有過中求無過

鄒浩曾肇

浩以直諫得罪世疑其賣直程子曰君子之於人當於有過中求無過不當於無過中求有過

愼重爲得大臣之體
庶幾前輩風流

楊龜山曰曾子開不以顏色語言假借人其愼重爲得大臣之體於今可以庶幾前輩風流者唯此一人耳

李綱一世偉人

李綱趙鼎洪皓

朱子曰李綱知有君父而不知有身知有天下之安危而不知有禍福讒間竄斥九死不奪是亦可謂一世之偉人矣

趙鼎中興名臣
五分宰相

趙鼎爲相中興名臣一人而已然當時知有伊洛之學又不大理會得故人皆以是欺之五峯云過江以來如趙忠簡公做得五分宰相若充之以學須做成十分

忠宣無愧蘇武

眞西山曰洪忠宣公之節無愧蘇武而高宗所以寵錫之者有過漢廷其襃表忠義皆有爲後世法然武

檜罪浮於博陸

不幸見抑於霍光公亦不幸逢怒秦檜武之見抑不過不爲公卿耳而公方遠陰山之北復貶瘴海之南檜之罪又浮於博陸也

諫書與日月爭光

胡銓張九成

張南軒曰胡澹庵大節極好其諫書雖與日月爭光可也

子韶人物甚偉

朱子曰張子韶人物甚偉高廟時除講筵上嘗云朕對群臣只是個至誠張問居禁中如何上云亦只是個至誠又問對宮嬪時如何上方經營答語聞張奏

忠厚之風聞於天下

恐司馬端明邵先生知

本朝超越古今五事

曆主開基規模自別

聖賢事業未易到

百代殊絶人物

云即此便是不誠其言如此

總論

程子曰熙寧中以清德爲朝廷尊禮者大臣曰富韓公侍從曰司馬溫公吕申公邵先生隱居謝聘忠厚之風聞於天下里中後生皆知畏廉恥欲行一事必曰無爲不善恐司馬端明邵先生知

嘗觀自三代而下本朝有超越古今者五事如百年無内亂四聖受命之日市不易肆百年未嘗誅殺大臣至誠以待夷狄此皆大抵以忠厚廉恥爲之綱紀故能如此蓋曆主開基規模自別

胡武夷曰自熙寧元祐靖國間事變屢更固有名蓋天下致位廟堂得行其所學者然夷考其事猶有憾焉如張天祺朱光㷆等可謂奮不顧身盡忠許國而議論亦多過矣理未易窮心未易盡聖賢事業未易到也

吳臨川曰張文成侯諸葛忠武侯狄文惠公范文正公四人之功業不盡同而其爲百代殊絶之人物則一文成身事漢而心在報韓仇文惠身事周而心在復

天白

自然

唐祚常人莫能測知卒克遂其志故邵子稱其忠且智焉忠武扶漢於未造文正佐宋於盛際器局廣大精審詳審心事如青天白日易地皆然故朱子稱其磊磊落落無纖芥之可疑也

新鐫性理奧卷之九終

君道以至誠仁愛爲本　人主當防未萌之欲　君道以悅服人爲本　君道稽古正學　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　聖人無棄物　朝廷四方之極　人君清心虛巳中心無爲以守至正

新鐫性理奥卷之十

始寧印趨丁進纂　兄闇然丁文燿訂

君道

程子曰君道以至誠仁愛爲本大要以正心窒欲求賢育材爲先又曰人主當防未萌之欲君道以悅服人心爲本君道稽古正學明善惡之歸辨忠邪之分曉然趨道之至正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矣　古之聖王所以能化姦宄爲善良綏仇敵爲臣子者由弗之絶也苟無含弘之道而與巳異者一皆棄絶之不幾于棄天下以讐君子乎故聖人無棄物王者重絶人

范華陽曰天下之動貞夫一朝廷者四方之極也非至公無以絶天下之私非至正無以止天下之邪人君一不正其心則無以正萬事矣何以禁臣下之欺乎故人君清心虛巳中心無爲以守至正

胡武夷曰人君崇高嚴恪常行于介冑爪牙之夫以折其驕悍難使之氣柔遜謙屈必施於林壑退藏之士以礪其廉靖無求之節乃能駕御人才表正風俗

忘勢則昌　王道至大至正　先天下而後天下之謂君　天下有三大　人君先於虛巳　人君莫先於窮理　天下有二難　人心服而天下安　天子至尊無上

威有所當加以立威則强勢有所可屈以忘勢則昌

胡五峯曰天道至大至正者也王道至大至正奉行天道乃可謂天之子　養天下而亨天下之謂君先天下而後天下之謂君天下有三大大本也大幾也大法也大本一心也大幾萬變也大法三綱也有大本然後可以有天下見大幾然後可以取天下行大法然後可以理天下

羅豫章曰人君納諫之本先於虛巳禹拜昌言故能納諫德宗强明自任必能拒諫

胡五峯曰人君盡下則聰明開而萬里之遠親于袵席偏信則昏亂而父子夫婦之間有遠于萬里者矣　人君欲救偏信之禍莫先於窮理莫要于寡欲　天下有二難以道義服人難以勢力服人難難在人也由道而不舍禁勢力而不行則人心服而天下安

朱子曰天子至尊無上其居處則內有六寢六宮外有三朝五門其嬪御侍從飲食衣服貨賄之官皆領於冢宰其冕弁車旗宗祝巫史卜筮瞽侑之官皆領

中心無爲以守至正

王者奉三無私以勞于天下

天下事無一不出於正

於宗伯有師以道之教訓有傳以傳其德義有保以保其身體有師氏以媺詔之有保氏以諫其惡前有凝後有丞左有輔右有弼侍御僕從罔非正人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在輿有旅賁之規位宁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訓誦之諫居寢有暬御之箴臨事有瞽史之道宴居有工師之誦史爲書瞽爲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商旅于市百工獻藝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御瞽幾聲之上下不幸而有過則又有爭臣七人面折廷爭以

正救之蓋所以養之之備如此是以恭已南面中心無爲以守至正而貌之恭足以作肅言之從足以作乂視之明足以作哲聽之聰足以作謀思之睿足以作聖然後可以八柄馭羣臣八統馭萬民而賞無不慶刑無不威遠無不至邇無不服　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故王者奉三無私以勞于天下則兼臨博愛廓然太公而天下之人莫不心悅而誠服
朱子曰天下事無一不本於人主之心故人主之心正則天下事無一不出於正此大舜所以有惟精惟

正心爲天下萬事之本

人主當務聰明之實

知父母之心者可以知天心

人君以天之心爲心

人君以天位爲至艱至危

人主所以養壽命之源

人主保身以保民

子孫千億自此始

一之戒孔子所以有克己復禮之示皆所以正吾此心而爲天下萬事之本也　人主當務聰明之實不可求聰明之名信任大臣日與圖事反覆論辨以求至當之歸此聰明之實也偏聽左右輕信其言此聰明之名也

眞西山曰知父母之心者可以知天心知人君之道者可以知天道蓋父母之於子也鞠育而撫字之鞭朴而告戒之皆仁也君之於臣也爵賞以褒勸之刑罰以聳礪之亦皆仁也天佑民而作之君其愛之深

望之切無異親之於子君之於臣也故君德無愧則天爲之喜而祥瑞生焉君德有闕則天示之譴而災異形焉天之愛君如此爲人君者可不以天之心爲心乎

魏鶴山曰古之人君以天位爲至艱至危是以自朝至夕兢兢業業居內之日常少居外之時常多蓋所以養壽命之源保身以保民也豈惟保民雖子孫千億亦自此始自秦人蕩滅古制爲人主者深居穆清而受事于婦寺出令于房闥四方文書非暬御之臣

盡心行巳之要
力行七年而後成
宗社生靈長久之計
人君動必有所畏
仁義者人主之術
三代所以享國長久
聖王以敬爲修身立政之本

不得上聞千數百年以來相尋一轍凡傷生伐性者畢陳于前豈惟淫政事之源抑以傷壽命之本身不得康而嗣不得繁耳

許魯齋曰昔劉安世見司馬温公問盡心行巳之要温公曰其誠乎問行之何先公曰自不妄語始劉公初甚易之及退而檃栝于平日之所行與凡所言自相掣肘矛盾者多矣力行七年而後成況天下之大人君以一心酬酢之欲言無失豈易哉

程子曰爲宗社生靈長久之計惟是輔養上德而輔

養之道非徒涉書史覽古今也要使跬步不離正人乃可以涵養薰陶成就聖德

范華陽曰人君動必有所畏若一人肆於民上其何所不至哉

羅豫章曰仁義者人主之術也一於仁天下愛之而不知畏一於義天下畏之而不知愛三代之主仁義兼隆所以享國長久若漢文過於仁矣漢宣過於義矣

眞西山曰三代聖王以敬爲修身立政之本故伊尹

伊周召公所以啟廸其君
聖狂治亂所係
帝王務得其要
人主之學當務爲急
人君守成業而致盛治
終篇惟此一事
明君以務學爲急
聖學以正心爲要

告太甲曰嗣王祗厥身念哉又曰欽厥止率乃祖攸行周公戒成王曰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曰治民祗懼不敢荒寧曰克自抑畏曰皇自敬德而召公之誥曰嗚呼柰何弗敬曰王其疾敬德曰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曰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伊周召公所以啟廸其君者如出一口　蓋敬則爲堯舜爲禹湯爲文武不敬則爲有苗爲有扈爲獨夫受聖狂治亂所係豈淺鮮哉

聖學

程子曰帝王之學與儒士異尚儒士從事文義帝王務得其要蓋聖人經世大法備在方冊苟得其要舉而行之可也人主之學惟當務爲急歷觀古之君能守成業而致盛治者莫如成王其人臣能成就幼主而輔養君德者莫如周公攷之立政之書其言常伯常任之尊與綴衣虎賁之賤同以爲戒要在得人以爲知恤者鮮也終篇反覆惟此一事而已

胡武夷曰明君以務學爲急聖學以正心爲要心者事物之宗正心揆事宰物之本也六經所載古訓不

人君所以端拱無爲

人君之法具

明德以正心爲本

可不察若夫分章析句牽制文義無益於心術者非帝王之學也

胡致堂曰古之人君旣得賢才布之列位矣於是朝以聽政則公卿在前史在左右諫諍七人訓告教誨而無怠朝矣晝以訪問則監于成憲學于古訓多識前言往行與萬民之疾苦物情之幽隱而無怠晝矣夕以修令則思夫應違慮夫榮辱愼而後出審而後發不敢苟也而無怠夕矣而又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畋于酒于樂而又盤有銘几有戒杖有詔器有箴

圖有規蓺有諫夫所以寅畏祗懼不使放心邪氣得溺焉者如此夜而寢息又有雞鳴之賢妃卷耳之淑女警戒相成不懷宴安昧爽丕顯坐以待旦此乃憂勤之事人君所以端拱無爲也是故勤勞者非衡石程書衛士傳餐之謂也無爲者非遺棄萬務默然兀然之謂也稽無逸周公之言則人君之法具矣

朱子曰古先哲王欲明其德于天下莫不以正心爲本苟非講學之功有以開其心而不迷于邪正之所在亦何以得此心之正乎然學又有邪正之別焉味

講學爲正心之要

千聖相傳心法之要

三者交致其力 聖心日明水淸

養太子不可不愼

保國一天下

聖賢之言以求義理之當察古今之變以驗得失之幾而必反之身以踐其實者學之正也涉獵記誦而以雜博相高割裂裝綴而以華靡相勝反之身則無實措之行則無當者學之邪也故講學雖爲正心之要而學之邪正尤心之所以邪正不可不審者如此

舜之戒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而必繼之曰無稽之言弗聽弗詢之謀勿庸愼乃有位敬修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孔子告顏子以克己而又申之曰非禮勿視聽言動告以損益四

代之禮樂而又申之曰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嗚呼此千聖相傳心法之要也

眞西山曰惟學可以養此心惟敬可以存此心惟親近君子可以維持此心三者交致其力則聖心湛然如日之明如水之淸義理爲之主而物欲不能奪矣

儲嗣

胡五峯曰養太子不可以不愼也望太子不可以不仁也大本正然後可以保國一天下

朱子曰賈誼云天下之命繫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

太子正而天下定
天下之至言
萬世不易之定論
三代有道之長
明珠夜璧
君以知人爲明
君人如天運于上
人臣承天時行

早諭教與選左右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此天下之至言萬世不可易之定論也至論所以教諭之方則必以仁孝禮義爲本而其條目之詳則至于容貌詞氣之微衣服器用之細纖悉曲折皆有法度此三代之君所以有道之長也降及近世其所教者不過記誦書札之工未嘗開以仁孝禮義之習至于朝夕所與出入起居親密無間者則不過宦官近習掃除趨走之流而已夫以帝王之世嘗傳付之統而所以輔養之蹤如此是猶家有明月之珠夜光之璧而委之衢路之側盜賊之衝也豈不危哉

臣道

范華陽曰君以知人爲明臣以任職爲良君人者如天運於上而四時寒暑各司其序則不勞而萬物生矣君不可以不逸也所治者大所司者要也臣不可以不勞也所治者寡所職者詳也

胡五峯曰人君剛德中正純粹首出庶物者也人臣柔順利貞順承乎天而時行者也寡欲之君然後可

王道王佐
君臣萬化之原
郭子儀再造社稷之功
近臣守和
人君尊其如天
董生其庶幾
立朝以正直忠厚爲木

與言王道無欲之臣可與言王佐夫君臣相與之際萬化之原也

程子曰人臣身居大位功蓋天下而民懷之則危疑之地也必也誠積於中動不違理威福不自已出人惟知有君而已然後位極而無逼上之嫌勢重而無專權之過周公孔明其人也郭子儀有再造社稷之功而主不疑亦其次與

張子曰近臣守和和平也和其心以備顧問不可徇其喜怒好惡尹和靖每赴經筵必沐浴更衣設香案以來日所當講書置案上朝服再拜粘香又再拜學者問焉曰人君其尊如天欲以吾言感悟之必須盡吾之誠敬

胡五峯曰守身以仁以守身之道正其君者大臣也漢唐之盛忠臣烈士攻其君之惡禁其君之欲糾其政之謬彈其人之佞而已求其大正君心引之志於仁者吾未之見也惟董生其庶幾乎

羅豫章曰士之立朝要以正直忠厚爲本二者不可偏也一於正直而不忠厚則漸入於刻一於忠厚而

武帝賢臣獨此一人
立身要以名節忠義爲本

不正直則流入於懦汲黯正直所以關公孫弘之阿諛忠厚所以關張湯之殘刻武帝享國五十五年其臣之賢獨此一人而已　立朝之士當愛君如愛父愛國如愛家愛民如愛子然三者未嘗不相須也凡人愛君則必愛國愛國則必愛民未有以君爲心而不以民爲心者故范希文謂居廟廊之上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諒哉人之立身要以名節忠義爲本有名節則不枉道以求進有忠義則不罔謂以欺君矣

大臣之責可以無愧
宰相以得士爲功
士以不自失爲貴
某於世間無所愛慕
報君愛民之事在所當爲

朱子曰君子居大臣之任必志足以行道道足以濟時而於大臣之責可以無愧　宰相以得士爲功下士爲難而士之所守乃以不自失爲貴

張南軒曰古人未嘗不謙至周公方說謙蓋周公以天子叔父而又爲宰相猶且自處以謙若在吾人則亦合當爲也又曰某於世間無所愛慕亦無所享用惟有報君愛民之事在所當爲耳

陸象山曰古人不屑屑於間政適人而必務格心者蓋君心未格則一邪斥一邪登一弊去一弊興如循環然及君心既格則規模趨向有若燕越邪正是非有若蒼素大明既升羣陰畢伏耳

有若燕越
武侯事業之本
藥石之戒
正人君子所深願

眞西山曰古人事業未嘗無所本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忠益蓋四者乃武侯事業之本而誠之與公又其本也忠臣之心常欲君身之强固君德之清明故動以聲色遊畋爲藥石之戒周公是已君身强固則必不倦於政機而威權在已君德淸明則必不謬於邪正而用舍合宜此正人君子所深願而僉夫壬人所甚不便也趙高佽良是已而春秋名卿如管仲

愛君者以周公爲法
月與日相遠則光盛
月與日相近則光微
月星借日以爲光
此理殊可玩味
治貴識體

趙武者亦安視其君有六嬖四姬之惑而不能救焉良由不知古人保傅之職而以强兵制敵爲功也愛君者可不以周公爲法管仲趙武爲戒哉

許魯齋曰月陰魄也與日相遠則光盛猶臣遠于君則聲名大威權重與日相近則光微愈近愈微臣道陰道理當如此古人擧善荐賢不敢自名故月星借日以爲光及近日却失其光此理殊可玩味

治道

程子曰論治者貴識體修身齊家以至平治者治之

法者道之用
聖王明教化以善俗
聖人因一時之利而利
聖人能使天下順治
善爲政者必重民力
聖人爲戒必於方盛之時
治道有從本從事
王者高拱于穆清之上
治亂之機係乎事始
先王以道治天下
聖人能通其變於未窮

道也建立綱紀分正百職順天揆事創制立度以盡天下之務治之法也法者道之用也聖王爲治修刑罰以齊衆明教化以善俗必井田必肉刑必封建而後天下可爲善治者放井田而行之而民不病放封建而臨之而民不勞放肉刑而用之而民不怨得聖人之意而不膠其迹者因一時之利而利者耳聖人能使天下順治惟止之各於其所而已

程子曰善爲政者必重民力力足則生養遂然後教化可行風俗可美聖人爲戒必於方盛之時至于既

衰而戒則無及矣治道有從本而言亦有從事而言從本而言格君心之非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若從事而言不救則已若須救之必須變大變則大益小變則小益王者高拱于穆清之上而化行裨海之外以純王之心行純王之政而已

程子曰安危之本在乎人情治亂之機繫乎事始先王之世以道治天下後世只以法把持天下天下之事無一定之理時窮理極道當必變惟聖人爲能通其變於未窮使不至于極堯舜時也三代忠質文因

堯舜禹文章氣象
聖人爲可久可繼之治
君相以父母天下爲王道
先王經綸之迹
一正君心而天下定
堯舜所以爲聖
三代之治在道不在法
享國治安所以不同

時之當然也忠弊救之以質質弊救之以文如堯舜禹之相繼其文章氣象亦自小異聖人之救難而定亂能爲可久可繼之治自漢而下禍亂既除不復有爲所以不能彷彿于三代熙

張子曰君相以父母天下爲王道不能推父母之心于百姓謂之王道可乎推之必不爲秦漢之少恩五伯之假仁

楊龜山曰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先王經綸之迹也然觀其作處豈嘗費力本之誠意而已

胡五峯曰造車于室而可以通天下之險易鑄鑑于治而可以定天下之妍醜蓋得其道而握其要也治天下者觀乎此一正君心而天下定矣事成則極極則變物盈則傾傾則革聖人裁成其道百姓於變而不知此堯舜所以爲聖也　養民惟恐不足此世之所以治安也取民惟恐不足此世之所以敗亡也

羅豫章曰三代之治在道不在法三代之法貴實而不貴名後世反之此享國與治安所以不同教化者朝廷之先務廉耻者士人之美節風俗者天下之大

天下萬事有大根本
立政養民之要
天下國家之大務
人君正心術以立紀綱
宰相以正君爲職
體統正而朝廷尊
天下之正出于一
公選天下直諒敢言之士

事天下之變不起于四方而起于朝廷譬如人傷氣則寒暑易侵木傷心則風雨易折故內有李林甫之奸則外有祿山之亂內有盧杞之邪則外有朱泚之變

朱子曰天下萬事有大根本而每事又各有切要處如論任賢相杜私門則立政之要也擇良吏輕賦役則養民之要也公選將帥不由近習則治軍之要也樂聞儆戒不喜導諛則聽言用人之要也然君心尤爲大本此平天下者必汲汲于正心也　天下國家

之大務莫大于恤民而恤民之實在省賦省賦之實在治軍若夫治軍省賦以爲恤民之本則又在人君正其心術以立紀綱而已

朱子曰人主以論相爲職宰相以正君爲職二者各得其職體統正而朝廷尊天下之政必出于一而無多門之弊論相者選之也選之以其能正己而可畏則必得台重之士而任之不得不重任之既重則彼得盡其猷可替否之志而行其經世宰物之心而又公選天下直諒敢言之士使爲臺諫給舍以參其議

二子之言明白清切
二事儘有曲折
王業之根本
帝王所傳心法之要
太王文武之德可知

論使吾腹心耳目之寄常在賢士大夫而不在羣小陟罰臧否之柄常在廟廊而不在私門則主威立而國勢强矣　管子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賈誼嘗爲漢文誦之而曰使管子而愚人也則可使管子而少知治體是豈可不爲之寒心也哉二子之言明白清切非虛語者　井田肉刑二事儘有曲折恐亦未可遽以爲非

張南軒曰周家建國自后稷以農事爲務歷世相傳其君子則重稼穡之事其室家則躬織紝之勤相與

咨嗟嘆息習服乎艱難歌詠其勞苦此實王業之根本也如周公告成王其見于詩有若七月皆言農桑之候也其見于書有若無逸則欲其知稼穡之艱難知小人之依也帝王所傳心法之要端在乎此美哉周之家法也后妃之賢見于簡編其若姜女太妊太姒邑姜皆助其君子集勞于內以成風化之美觀后妃則太王文武之德可知矣以此垂世其後猶有幽王者惑褒姒而廢正后以召犬戎之禍而詩人刺之曰婦無公事休其蠶織故誦服之無斁之章則知周

至哉有法度

古人立個人樣

伐國之斧斤

不易之常道

理文若二而一道

得意可以沿革

之所以興誦休其蚕織之亭則知周之所以衰

陳潛室曰復古惟唐得之世業府兵六典建官分晝措置最有法度其不傳遠者非作法不善自是家法不正無訓子孫耳古人所以兢業寅畏左規右矩者正欲立個人樣以爲守法之地耳

眞西山曰或者患國勢衰弱而欲振以威刑患財用未豐而欲益以聚斂謂誠信不如權譎謂忠信不如深刻有一于茲皆伐國之斧斤蠹民之螟螣也

許魯齋曰孔子曰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

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斯不易之常道也

禮樂

程子曰禮者理也文也理者實也本也文者華也末也理文若二而一道也文過則奢實過則儉奢自文至儉自實生形影之類也學禮者攷文以求先王之意得意乃可以沿革禮之本出于民之情聖人因而導之耳禮之器出于民之俗聖人因而節文之耳

樂隨風氣至韶則極備若堯之洪水方割四凶方去

禮所以持性

禮之原在心

進人之速無如禮樂

密察弘放

聖人之心與天合一

六經之道同歸

周官禮之綱領

中和是禮樂之本

禮樂無所不在

和有未至也及舜以聖繼聖治之極和之至故韶爲備

張子曰禮所以持性凡未成性能守禮已不畔道矣蓋禮之原在心禮者聖人之成法也能答曾子之問能教孺悲之學斯可以言知禮矣進人之速無如禮樂文則要密察心則要弘放如天地自然從容中禮者盛德之至也　聲音之道與天地同和與政通蚕吐絲而商弦絶正與天地相應方蚕吐絲木氣盛商金之氣衰如木當盛時金氣却不衰便是不和不與

天地之氣相應

朱子曰聖人之心與天合一故行出此禮無一不與天合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爲急遭秦絶學竟無全書其僅存者三禮而已周官一書固爲禮之綱領至義法度數則儀禮乃其本經而禮記郊特牲冠義等篇乃其儀疏耳

陳潛室曰禮只是個中樂只是個和中和是禮樂之本禮樂無所不在所謂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如何離得如盜賊至無道亦須上下有統此便是禮的

聖人所以合內外之道
教人者必以是爲先
宗子有君道
朝廷之勢自尊
朝廷有有益
花樹會法
至正大公之舉
聖人所不諱

意纔有統屬便自聽從和睦道便是樂底意
魏鶴山曰人生莫不有仁義之性具乎其心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聖人所以合內外之道而節文乎仁義者也昔之教人者必以是爲先

宗法

程子曰宗子有君道宗子無法則朝廷無世臣宗子立則人知重本朝廷之勢自尊矣
張子曰宗子若立則人人各知來處朝廷大有益是何也公卿各保其家忠義豈有不立朝廷之本豈有

不固
程子曰凡人家法須令每有族人遠來則爲一會以合族雖無事亦當每月一爲之古人有花樹韋家會法可取也然族人每有吉凶等事更須與禮使骨肉之意常相通骨肉日疎者只爲不相見情不相接耳
陳北溪曰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古人繼嗣大宗無子則以族人之子續之取其一氣脉相爲感通可以嗣續無間此亦至正大公之舉而聖人所不諱也後世理義不明人家以無嗣爲諱不肯顯立同宗之

繫晉一類
二者爲政之大權
聖君賢相持此以厲世風
子厚欲復三代之禮

子多是荀養異姓之兒陽若有繼而陰已絶矣春秋鄫子取莒公子爲後故聖人書曰莒人滅鄫非莒人滅之也以異姓主祭祀滅亡之道也秦以呂政絶晉以牛睿絶亦皆一類

謚法

程子曰勸得其道而天下樂爲善懲得其道而天下懼爲惡二者爲政之大權也然至要莫于謚法何則刑罰雖嚴可警于一時爵賞雖重不及于後世惟美惡之謚一定則榮辱之名不朽故歷代聖君賢相莫

不持此以厲世風也
司馬涑水答程子書曰承問及張子厚謚倉卒奉對以漢魏以來此例甚多無不可者退而思之有所未盡竊惟子厚生平欲復三代之禮者也郊特牲曰古者生無爵死無謚爵謂大夫以上也檀弓記禮所由失以謂士之有誄自縣賁父始子厚官比諸侯之大夫則已貴宜有謚矣然曾子問曰賤不誄貴幼不誄長禮也惟天子稱天以誄之諸侯相誄猶爲非禮況弟子而誄其師乎孔子之沒哀公誄之不聞弟子復爲

君子愛人以禮　謚非子厚之志

周公奉君父以天道

爲神必欲其肖

柳子厚疏瀾得分數

帝王公天下之大端大本　聖人法天而不私已

之謚也君子愛人以禮今關中諸君欲謚子厚而不合古禮非子厚之志與其以陳文範陶靖節王文中子孟貞曜爲比肖若以孔子爲比乎

胡五峯曰昔周公作謚法合天下之公奉君父以天道耳孝愛不亦深乎所以訓後世爲君父者以立身之本也今夫以筆寫神者必欲其肖柰何以謚立神而不肖之乎是故不正之謚忠孝臣子不忍爲也

封建

程子曰封建之法本出于不得已柳子厚有論亦窺

測得分數秦法固不善亦有不可變者罷侯置守是也

胡五峯曰封建者帝王公天下之大端大本也聖人制四海之命法天而不私已盡制而不曲防分天下之地以與萬國而與英才共焉誠知興廢之無常不可以私守之也郡縣天下可以持承平不可支變故封建諸侯可以持承平可以支變故

朱子曰封建亦難嘗梁子弟不學而居士民之上其爲害豈有涯哉且以漢諸王觀之荒縱淫虐豈可治

古人教養之故

學校禮義相先之地

改試爲課

先王教化爲盛

學校選舉之法

治心養氣之助

民故主父偃勸武帝分王子弟而使吏治其國然積而至魏之諸王遂使人監守更存活不得及晉懲其獘諸王各使之典大藩總强兵相屠相戮沈們云監防太密則有魏之傷恩若寬去繩勒又有晉之禍亂恐皆是無古人教養之故爾

學校

程子曰國子監爲學校禮義相先之地而月試使之爭請改試爲課有所未至則學官召而教之更不攷定高下而又鐫解額以去利誘省繁文以專委任勵

行檢以厚風教乃可耳

朱子曰聖王作民君師教以五典然又慮其難而不知無以久而不壞也則爲之擇其民之秀者羣之以學校聯之以師儒開之以詩書成之以禮樂是以其教易明其學易成無遠不暨此先王教化之澤所以爲盛也　古者學校選舉之法始於鄉黨而達於國都若夫三代之教藝爲最下然皆有實用而不可缺其爲法制之密又足以爲治心養氣之助而進于道德之歸此所以濟世務而興太平也

開設學校之本
士之所當用心
古者作人之功
聖人求任輔相爲先
聖人任輔相之道
朝廷之務先于用人
明君無所用心

呂東萊曰學校之設非徒羣其類而習爲文辭也不農不商若何而爲士非老非釋若何而爲儒事親從兄當以何者爲法希聖慕賢當自何門而入道德性命之理當如何而明治亂興衰之故當何由而達故俾之講習立儒師之官以董正之此開設學校之本意士之所當用心也

眞西山曰按古教法二十五家爲閭閭有塾民朝夕處焉四閭爲族則歲之讀法者十有四法者大司徒所頒之三物也士生斯時不待去桑梓而有學有師敬敏任卹則閭胥書之孝悌睦婣則族師書之古者作人之功如此

用人

程子曰自古聖王未有不以求任輔相爲先高宗得傅說而命之則曰濟川則舟楫歲旱作霖雨和羹惟鹽梅其相須倚賴如此此聖人任輔相之道也

劉元城曰朝廷之務莫先于用人然深居九重不能盡知臣下之邪正是以設諫官御史之職俾司耳目之任而採中外之公議故明君無所用心而賢不肖

郭君善善而惡惡
人君勞於求賢
明君恭己而成功
名器之貴賤以其人
君子在朝則天下治
蓬生麻中

自辨知人則哲其道不過於此

齊桓公之郭問其父老曰郭何以亡父老曰以其善善而惡惡也桓公曰若子之言乃賢君也何至于亡父老曰不然郭君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所以亡也

范華陽曰人君勞於求賢逸於任人古者疇咨僉諧然後用之苟得其人則任而勿疑乃可以責成功明君用人而不自用故恭己而成功多疑之君自用而不用人故勞心而敗事

羅豫章曰名器之貴賤以其人何則授於君子則貴授於小人則賤名器之所貴則君子勇于行道而小人甘於下儕名器之所賤則小人勇于浮競而君子耻于求進名器可輕授哉君子在朝則天下必治

朱子曰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泥不染而黑故賈誼之言曰習與正人居不能無正猶生長于齊之地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不能無不正猶生長于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

陸象山曰銖銖而稱之至石必謬寸寸而度之至丈

此可爲論人之法
明君付大任于是人
天下事迎刃而解
城狐社鼠
治道以用人爲先務
用人自好賢始

必差石稱丈量徑而寡失此可爲論人之法君較其節目而違其大綱則小人或得爲欺君子反被猜疑邪正賢否未免倒置矣

呂東萊曰明君將欲付大任于是人必納之於膠擾繁劇之地以觀其材處之於閒暇寛寂之鄉以觀其量使之當險阻艱難以觀其操使之當盤根錯節以觀其斷投之州縣磨之歲月習之旣久天下事迎刃而解易易矣

許魯齋曰奸邪之人其爲心險其用術巧一於迎合主心竊其勢以立己之威濟其欲以結主之愛愛隆於上威擅於下大臣不敢議近親不敢言毒被天下此前人所謂城狐也社鼠也至是而求去之不亦難乎如宇文化及之佞太宗灼見其情而不能斥李林甫妬賢嫉能明皇洞見其奸而不能退邪之惑人如此可不畏哉　生民休戚繫于用人之當否用得其人則民賴其利失其人則民被其害自古論治道者必以用人爲先務

吳臨川曰治天下者在得人相天下者在用人用人

大學秦誓深切戒嚴
善治以成就人才爲急務
人主自爲社稷計
貴賤視世衰盛
人才傑然可觀
聖人德性用事
聖人圓成不偏

自好賢始周公大聖也一食三吐哺一沐三握髮道文子賢大夫也所舉莞庫之士七十餘家好賢之臣能容人而天下治妬賢之臣不能容人而天下亂此大學引秦誓而深切戒嚴也

人才

程子曰善言治者必以成就人才爲急務故曰作新人才難變化人才易在君相用之耳

劉元城曰所謂長養成就人才非如今學校之類也但於人才愛惜保全之耳譬如富家養山林不旦旦

伐之始可爲棟梁之具若非時摧折之及至造屋無材可用也是愛惜人才乃人主自爲社稷計耳

楊龜山曰周之士貴非獨上貴之也士亦知自貴焉秦之士賤非獨上賤之也士亦輕自賤焉愚竊謂士之貴賤雖視世衰盛然其所以貴賤者皆其自取也

許魯齋曰傳記中人才傑然可觀以道理觀之只是偏才聖人則圓融渾全百理皆具古今人才多是血氣用事故多偏聖人純是德性用事只是明明德便自能圓成不偏

聖王能致天下之治

先生終不言

三代兩漢人才風俗

三代兩漢取士官人之法

薦士不問志之所欲

人君聯屬天下以成其身

六禮七教八政

求賢

程子曰古之聖王所以能致天下之治無他術也朝廷至于天下公卿大夫百職群吏皆稱其任而已

君實嘗問先生云欲除一人給事中誰可爲者願爲光說一人先生曰相公何爲若此言也如當初泛論人才却可今既如此某雖有其人何可言君實曰出于公口入于光耳又何害先生終不言

楊龜山曰三代兩漢人才之盛風俗之美取士以行不專以言故也今之舉士隨衆牒試于有司糊名謄

卷較一日之長則所謂本其行者亦徒虛文而已謂宜別立一科稍倣三代兩漢取士官人之法斟酌損益要之無失古意而已

明道在鄠邑政聲流聞當路欲薦之朝而問其所欲對曰夫薦士者問才之所堪不問志之所欲

胡五峯曰人君聯屬天下以成其身者也內選九族之親禮其賢者表而用之外選五方之人禮其英傑引而進之　古者舉士于鄉自十年出就外傅學于家塾州序曰六禮也七教也八政也其資性近道才

大臣以一身任天下之重

尊主庇民之功

本原之地在乎朝廷

天下萬事備盡于此

人君欲稽古以正名

行合理者鄉老鄉吏會合鄉人于春秋之祭祀而書之三歲大比入其書于司徒謂之選士學于鄉較其書之如州序三歲大比入其書于樂正謂之俊士入國學三歲大比樂正升其精者于王謂之進士才之各當其職而後政事治風俗美也

朱子曰大臣以一身任天下之重非以其一耳目之聰明一手足之勤力爲能周天下之事也必有待于衆賢之助焉是以咨訪詢問取之于無事之時而參伍較量用之于有事之日此所以成尊主庇民之功

于一時而流風餘韻稱思後世也

論官

程子曰四海之利病係于斯民之休戚斯民之休戚繫於守令之賢否然而監司者守令之綱也朝廷者監司之本也欲斯民之得所本原之地在乎朝廷而已

范華陽曰天地之有四時如周官之有六職天下萬事備盡于此人君欲稽古以正名苟不於周公未見其可也

縣令兼全五善

吳臨川曰縣之於民最近令之福惠及大世固有廉者矣其見未明則爲吏所蔽雖廉何補亦有廉而且明者矣其心不明則自謂無取於民不眩於事而深刻嚴酷畧無惻隱之心亦不免於小疵或其心雖仁而短於剸裁而民不被其澤仁而不能故也或其才雖能而意之所向不無少偏能而未公故也

民欺有三

程子曰民之欺有三有爲利而欺者固可罪有畏罪而欺者在所恕事有類欺者在所察

爲政須是先平其心

南軒張曰爲政須是先平其心不平其心雖好事亦

錯如抑强扶弱豈不是好事往往只這裏便錯 問爲政寬猛如何曰若胸中着一寬字寬必有獘着一猛字猛必有獘處事當如持衡若聖人之秤則常平矣

問爲政寬猛如何 處事當如持衡 若聖人之秤則常平

當官三事

呂東萊曰當官之法惟有三事曰淸愼勤知此三者則知所以持身矣然世之仕者臨事當財不能自克常自以爲必不敗持必不敗之意則無不爲矣然事常至於敗而不能自已司馬子微曰與其巧持于末孰若拙戒於初此天下之要言當官者先以暴怒爲

天下之要言

凡事只怕待

戒事有不可當詳處之心無不中節前輩嘗言凡事只怕待待者詳處之謂也 當官處事只務着實如塗擦文書追改日月重易押字萬一敗露得罪反重亦非所以養誠心事君不欺之道也 事有當死不死其詬有甚於死者後亦未必免死當去不去其禍有甚於去者後亦未必得安皆不知義命輕重之分也

養誠心事君不欺之道

義命輕重之分

忍字衆妙之門

忍之一字衆妙之門當官處事尤是先務若能淸愼勤之外更行一忍何事不辦書曰必有忍其克有濟諺曰忍字敵災星少陵詩云忍過事堪喜此皆切於

忍字敵災星 忍過事堪喜

事理爲世大法王沂公常說吃得三斗釅醋方做得宰相亦言忍受得事

利人之一端

彝齋許曰推勘公事已得大情適當其法不旁求深入是亦利人之一端也俗吏不達此理專以出罪爲陰德亦謬矣 居官臨事外有齟齬必內有窒礙內外相應毫髮不差只有反己兩字更無別法也

兩字更無別法

諫諍

人臣以忠信善道其君

程子曰人臣以忠信善道其君者須體納約自牖之意愛戚姬將易嫡庶是其所蔽也素重四老人之賢

教人者亦如此

古人齋戒告君

天下如人之一身

哲宗憑檻折柳

伊川之諫可爲後世法

登對必先盟心

伏節死義于犯顏敢諫中求

而不能致是其所明也留侯不攻其蔽而就其明高祖之所以從耳趙王太后愛其少子長君不使質齊是其蔽也愛之欲其富貴久長于齊是其所明也左師觸龍所以導之者亦因其明耳夫教人者亦如此而已夫鍾怒而擊之則武悲而擊之則哀誠意之感而入也告於人亦如此古人所以齋戒而告君也

范華陽曰天下如人之一身夫人必血氣周流無所壅底而後能存焉諫者使下情得以上通上意得以下逹如氣血之周流一身也故言路開則治言路塞

則亂治亂者係乎言路而已

朱子曰伊川在經筵講罷未退哲宗忽起憑檻戲折柳枝進曰方春發生無故不可摧折伊川之諫其至誠惻怛防微慮遠既發乎愛君之誠其培養善端維植治本又合乎告君之道皆可以爲後世法

張南軒曰某每登對必先自盟心曰切不可見上喜便隨順將去恐一時隨順後來收拾不得上嘗曰伏節死義之臣難得某對曰陛下當于犯顏敢諫中求之若乎時不能犯顏敢諫他日安望其伏節死義乎

爲人須識綱目

諫之道有三難

周公致意之深

百代箴規之法

大臣可稱宰相之度

萬世不易之法二千年來亦無一人識

呂東萊曰大凡爲人須識綱目詞氣是綱言事是目言事雖正詞氣不和亦無益諫之道有三難爲疎則勢不接疎則情不通遏厭則理不究周公設官三百六十各掌一事事必寓意而師氏之官實居虎門之左而詔王以媺實周公致意之深者昔周太史辛甲命百王箴王闕而虞人之箴獨傳竊意師氏之所獻必反復紬繹辭順意篤足以爲百代箴規之法

眞西山曰欲諫其君者必先能受人之諫故大臣必以辯下有言爲救已之過而不以爲形已之短可稱

宰相之度矣

法令

程子曰孔子告顏回乃通萬世不易之法此是于四代中舉一個大法使後人就上修之二千年亦無一人識者

劉元城曰善觀人之國者不觀其勢之盛衰而先察其令之弛張未論其政之醇疵而先審其令之繁簡惟其慮之既熟謀之已藏發之不妄而持以必行則堅如金石信如四時敷天之下莫不傾耳竦服此聖

聖人鼓舞万民之術
聖人慎重之意
法制非其人亦不行
人主制馭臣民之柄
處之中理能服其心
人主以天下爲度
君子長者之心
太平之功可立致

人所恃以鼓舞萬民之術也書曰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易曰渙汗其大號傳曰令重則君尊又曰國之安危在出令凡此皆聖人慎重之意

胡五峯曰法制者道德之顯耳有道德結於民心而無法制者爲無用無用者亡（劉虞之類）有法制繫於民身而無道德者爲無體無體者滅（暴秦之類）是故法立制定苟非其人亦不可行也

賞罰

劉元城曰人主制馭臣民之柄莫大於賞罰使賞必

及於有功罰必加於有罪則四海竦然向風心服矣

范華陽曰人君賞一人而天下勸罰一人而天下懼豈其力足以勝哉處之中理而能服其心也

胡武夷曰人主以天下爲度者也所好當遵王道不可以私勞行賞所惡當遵王路不可以私怒用刑

呂本中曰賞必當功罰必當罪刻核之論也罪疑惟輕功疑惟重君子長者之心也以君子長者之心爲心則自無刻核之論太平之功可立致矣芝草生甘露降醴泉出皆此等忠厚和氣薰蒸所生

王道本乎人情
二者在審其初
王道本于誠意 管仲亦有是處
王者純用公道 孔孟規模自與人別
孔子之意則同
利大而流長
文帝行王者之道

王霸

程子曰王道如砥本乎人情出乎禮義若履大路無復回曲霸者崎嶇反側於曲徑之中二者其道不同在審其初而已苟以霸者之心而求王道之誠是衒石以爲玉也

楊龜山曰王道本於誠意觀管仲亦有是處但其意別耳如伐楚責以包茅不貢其言則是若其意豈爲楚不勤王但欲楚尊齊耳苟王者純用公道孔孟規模自與人別

尹和靖曰孟子責管仲功烈之卑以不能行王道也孔子謂九合一匡以其功也孔孟之意則同合此皆穿鑿也

胡五峯曰三王正名與利者也故其利大而流長五霸假名爭利者也故其利小而流近

羅豫章曰王者富民三代之世是也霸者富國齊晉是也至漢文帝行王者之道欲富民而告戒不嚴民反至於奢武帝行霸者之道欲富國而費用無節國反至於耗

義信禮爲國之本
子犯之爲晉公謀
仁心立政之本
聖人均田之要法
三王政立仁施
佐贊乾坤化育之功
取所各當於義
九賦之入各有所待

眞西山曰義信禮爲國之本不可一日離古之王者動必由之非有所爲而爲也子犯之爲晉公謀必曰示之義示之信示之禮則皆有爲而爲之矣王霸純駁之異不以此哉

田賦

胡五峯曰仁心立政之本也均田爲政之先也井田者聖人均田之要法也恩意聯屬姦宄不容賦役既定軍制亦明矣三王之所以王者以其能制天下之田里政立仁施雖匹夫匹婦如解衣衣之如推食食之其於萬物誠有調燮之法以佐贊乾坤化育之功

理財

楊龜山曰先王所謂理財者非盡籠天下之利而有之也取之以道用之有節各當於義之謂也周官以九職任之而後以九賦斂之取之可爲有道矣九賦之入各有所待如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邦中之賦以待賓客之類是也邦之大用四府待之邦之小用外府受焉有司不得而侵紊之也下至工事芻秣之微冢宰以九式均節之雖人主不得而逾也

仁宗恭儉出於天性
四十二年如一日
錦繡珠玉焚於前殿
堯湯備之有素
萬世之良法
常平未嘗不善
救荒有兩說
賑饑無奇策
三事奪造化之功

節儉

劉元城曰仁宗恭儉出於天性故四十二年如一日也明皇初節儉後奢侈相去遼絶此正是一個識見耳夫錦繡珠玉世之所有也而乃焚之於前殿此好名之心也好名之心衰則奢侈必至矣

賑恤

劉元城曰昔堯有九年之水湯遇七年之旱而國無捐瘠之民者蓄備之有素而已

朱子曰先王之世使民三年耕必有一年之蓄故積之三十年則有十年之蓄而民不病于凶荒此可謂萬世之良法矣其次則漢之所謂常平者其法亦未嘗不善也　自古救荒有兩說第一是感召和氣以至豐穰其次只有蓄儲之計若待他饑時理會更有何策　賑饑無奇策不如講求水利到賑濟時成甚事

禎異

程子曰世有三事至難可以奪造化之功爲國而至於祈天永命養形而至於長生學而至於聖人此三

人謀與天地相終始

人君天命之主

聖王變災爲祥

文景克承天心

兵陣先須立定家計

事功夫一般分明人可以勝天故關朗有周能過曆秦止二世之說誠有此理關子明推步吉凶必言致之之由與處之之道曰大哉人謀其與天地相終始乎故雖天命可以人勝也

胡五峯曰變異見於天者理極而通數窮而更勢盡而反氣滋而息興者將廢成者將敗人君者天命之主所宜盡心也

朱子曰商中宗時有桑穀並生于朝能用巫咸之言恐懼修德而商道復興高宗祭成湯之廟有飛雉升鼎耳而鳴用祖己之言克正厥事不敢荒寧而享國亦久古之聖王遇災而懼故能變災爲祥其效如此

許魯齋曰三代而下稱盛治者無若漢文景然當時如日食地震山崩水潰長星慧星孛星之類未易遽數文景克承天心消弭變異今年下詔勸農桑也恐民生之不遂明年下詔減租稅也慮民用之或乏宜其民心得和氣應也

論兵

程子曰兵陣須先立定家計然後以遊騎旋旋量力分外面與敵人合此便是合內外之道若遊騎太遠則却歸不得至如聽金鼓聲亦不忘却自家如何符堅一敗便不可支持無本故也韓信多多益辨只是分數明而已亞夫軍中夜驚堅卧不起夫不起善矣猶夜驚何也亦是未盡善

遊騎合內外之道

韓信多多益辨只是分數明

亞夫軍夜驚未盡善

王者節制之嚴 王者之兵未嘗以術勝人

諸葛亮李靖爲知兵

擇將須是具大眼力

黃石公有一秘法在人闕

楊龜山曰其誓云左不攻於左汝不恭命右不攻於右汝不恭命弗用命則孥戮之牧誓曰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不愆於四伐五伐六伐乃止齊焉其節制之嚴如此王者之兵未嘗以術勝人然亦不可以計敗後世惟諸葛亮李靖爲知兵如諸葛已死司馬仲達觀其行軍營壘不覺嘆服而李靖惟以正出奇此爲得法制之意而不務僥倖者也

朱子曰擇將之術當無事之時須是具大眼力如蕭何識韓信方得

呂東萊曰後世用兵者以爲黃石公一書無與爲比不知黃石公未出之先三代之兵一舉而無敵天下兵書何在黃石公有一秘法在人闕人自不識三代之得天下亦不過此道惟一仁字耳

馬燧練成精卒
馬隆立標揀試
人王得以養其仁心
天子以好生爲德
有司以執法爲公
張徐以恕求情
典獄之官以有功爲法
治獄不得其平有數說

眞西山曰古之用武者不急于治兵而急于擇將將之勇怯兵實係焉天下無必勝之兵而有不可敗之將其用兵也既募之後有紀律焉馬燧之練成精卒是也方募之始有揀擇焉馬隆之立標揀試是也

論刑

楊龜山曰古者司寇以獄之成告于王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以獄之成告于王王三宥然後致刑故人王得以養其仁心夫宥之者天子之德而刑之者有司之公天子以好生爲德有司以執法爲公則刑不

濫矣

羅豫章曰朝廷立法不可不嚴有司行法不可不恕漢張釋之唐徐有功以恕求情者也常袞一切用法四方奏請莫有獲者天下後世典獄之官當以有功爲法以袞爲戒

張南軒曰治獄所以不得其平者葢有數說吏與利爲市固所不論而或矜巧智以爲聰明持姑息以惠奸慝上則視大官之趨向而[illegible]輕其手下則惑胥吏之浮言而二三其心不盡其情而一以威怵之不原

皐陶見道甚明群聖所宗
此事正是學者用工處
孔子大舜寛仁之實
三王禦四夷之上策
孔子所以答言偃之問

其初而一以法繩之如是而不得其平者抑多矣

陸象山曰獄訟惟得情爲難唐虞之朝惟皐陶見道甚明群聖所宗舜乃使之爲士易象曰君子以明庶政無敢折獄賁乃山下有火火爲至明然猶無敢折獄此事正是學者用工處噬嗑離在上則曰利用獄豐離在下則曰折獄致刑葢貴其明也　夫五刑五用古人豈樂施于人哉天討有罪不得不然耳舜有四罪之罰孔有兩觀之誅葢觀孔子大舜寛仁之實者于此見矣

夷狄

胡五峯曰中原無中原之道然後夷狄入中原也中原復行中原之道則夷狄歸其地矣制井田所以制國也制侯國所以制王畿也王畿安強萬國親附所以保衛中夏禁禦四夷也先王建萬國親諸侯高城深池偏天下四夷雖虎猛狼貪安得肆其欲而逞其志乎此三王爲萬世禦四夷之上策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孔子所以書于習坎之象也城郭溝池以爲固孔子所以答言偃之問也

先王制御夷狄之道

四君未嘗事遠畧

朱子曰周之文武以天保治內采薇治外其後卑微小雅盡廢四國交侵宣王側身修行任賢使能內修政事外攘夷狄而周道燦然復興然後知古先聖王所以制御夷狄之道其本不在威强而在德業其備不在邊境而在朝廷其具不在兵食而在紀綱益決然矣

許魯齋曰周之成康漢之文景四君者未嘗事遠畧也治吾所當治而已亦不為夷狄所敗

真西山曰中國有道夷狄雖盛不足憂內治不修夷

狄雖微有足畏蓋古者五胡之紛擾與單于爭立之事同而拓拔氏之東西與匈奴之分南北亦無以異然宣帝因呼韓之變而益强其國劉石符姚之變晉迄不能成寸功光武因南單于之歸拓地千里而侯景內附適以召蕭梁之釁光武之政修而梁晉之政失也

詩　賛　銘

邵子觀物詩　地以靜而方天以動而圓旣正方圓體還明動靜權靜久必成潤動極必成然潤則水體

體後用先

此日不再得

人文宜則

具然則火用全水體以氣受火用以薪傳體在天地後用起天地先

楊龜山曰此日不再得頹波注扶桑蹉跎黃小群毛髮忽已蒼願言媚學子共惜此日光術業貴及時勉之在青陽行矣愼所之戒哉畏迷方舜跖善利間所差亦毫芒富貴如浮雲苟得非所臧貧賤豈吾羞逐物乃自戕胼胝奏艱食一瓢甘糟糠所逢義適然未殊行與藏斯人已去沒簡編有遺芳睎顏亦顏徒要在用心剛譬猶千里馬復言勿彷徨驅馬日云遠誰

謂阻且長末流學多岐倚門誦韓莊出入四寸間雕鐫事詞章學成欲何用奔趨利名場挾策博塞遊異趣均亡羊我懶心意衰撫事多遺忘念子方妙齡壯圖宜自强至寶在高深不憚勤梯航泛泛定何求所得安能常萬物備吾身求得舍即亡雞犬猶知尋自棄良可傷欲為君子儒勿謂吾言狂

感興 朱子

崑崙大無外磅礴下深廣陰陽無停機寒暑互來往皇羲古聖神妙契一俯仰不待窺馬圖人文已宣朗

無極翁　燄米焦　渾精山崩　璞瑩知幾之論　出師驚四方　狄張取日功

渾然一理貫昭晰非象罔弥重無極翁爲我重指掌此言天地運行有理以爲之主人心妙不測出入乘氣機燄米亦焦火淵淪復天飛至人秉元化動靜體無違珠藏澤自媚玉韞山含輝神光燭九垓玄思徹萬微塵徧今寥落漢息將安歸此言人心出入之機溟舟膠楚澤周綱已淩夷況復王風降故宮黍離離玄聖作春秋哀傷實在茲麟麟一以踣反袂空漣洏漂淪又百年儕侯荷爵珪王章久已喪何復嗟嘆爲溫公述孔業託始有餘悲拳拳信忠厚無乃迷先幾梅岩胡氏曰致堂謂陰凝冰堅壽百載矣尚無王命

夫離與斨此知幾之論也東京失其御刑臣弄天綱西園植姦穢五族况忠良青青千里草乘時起陸梁當塗轉凶悖炎精遂無光桓桓左將軍仗鉞西南疆伏龍一奮躍鳳雛亦飛翔祀漢配彼天出師驚四方天意竟莫回王圖不偏昌晉史自帝魏後賢蓋更張世無魯連子千載徒悲傷此言漢室君臣之失秉史筆者不能斥魏尊蜀晉陽啓唐祚王明紹巢封番統已如此繼體宜昏風塵聚瀆天倫牝晨司禍凶乾綱一以墜天樞復崇崇淫毒穢宸極虛焰燔蒼穹向非狄張徒誰辦取日功云何歐陽子秉

萬古開群蒙　太乙有常君　萬世立人紀　秋月寒水　瑶琴寶匣　龍門遺歌　一言要爲領　刀圭入口

筆述至公唐經亂周紀凡例孰此容侃侃范太史受說伊川翁春秋二三策萬古開群蒙此言唐帝臣之失秉史筆者不能斥武后而尊唐微月墜西嶺爍然衆星光明河斜未落斗柄低復昂感此南北極樞軸遥相當太乙有常君仰瞻獨煌煌中天照萬國三辰環侍旁人心要如此寂感無邊方　放勳始欽明南面亦恭已大哉精一傳萬世立人紀猗與嘆日躋穆穆敬止戒熬光武烈待旦起周禮恭惟千載心秋月照寒水魯叟何常師刪述存聖軌　大易圖象隱詩書簡編訛禮樂剝交

喪春秋魚魯多瑶琴空寶匣絃絕將如何與言理餘韻龍門有遺歌此言六經無傳惟伊川能繼之龍門伊川晚年架室于上以著書言包濂溪明道矣顔生躬四勿曾子日三省中庸首謹獨衣錦思尚絅偉哉鄒孟氏雄辯極馳驅操存一言要爲爾挈裘領丹青著明訓今古垂煥炳何事千載餘無人踐斯境　飄飄學仙侶遺世在雲間盜啓玄命秘竊當生死關金鼎蟠龍虎三年養神丹刀圭一入口白日生羽翰我欲往從之脫屣諒非難但恐逆天理偷生詎能安此言仙學之失西方論緣業卑卑論群愚流傳世

名言超有無

三十六宮都是春

月梧風柳

月到天心處

丹寄斯民

代久榆棱葼空虛願賭指心性名言超有無捷徑一以開靡然世争趨競空不踐實躋彼荆榛塗誰哉繼三聖爲我焚其書此言佛學之失

觀物 邵子

耳目聰明男子身洪鈞賦予不爲貧須探月窟方知物未躡天根豈識人乾遇巽時爲月窟地逢雷處見天根天根月窟閑來往三十六宮都是春以乾一兌二等筭之有三十六以乾三畫坤六畫八卦共筭之亦三十六

首尾吟

堯夫非是要吟詩詩是堯夫可愛時實鑑造形難隱髮鸞刀迎刃豈容絲風埃若不來侵路塵土何由得上衣欲論誠明是難事堯夫非是愛吟詩此借物形容本體人欲不能惑

月到梧桐上風來楊柳邊院深人復靜此景共誰言 月到天心處風來水面時一般清意味料得少人知此借物形容聖人本體清明

謝王佺寄丹

至誠通聖藥通靈遠寄衰翁濟病身我亦有丹君信否用時還解壽斯民

滿目雲山

明珠良玉

芭蕉 張子

芭蕉心盡展新枝新卷新心暗已隨願學新心養新德旋隨新葉起新知此借物形容人心生生之理無窮

仁術 邵子

在昔賢君子存心每欲仁求端從有術及物豈無因惻隱來何自虛明覺處真擴充從此念福澤遍斯民

入井倉皇際牽牛觳觫辰向來看楚越今日備吾身

秋日 程子

閑來無事不從容睡覺東窗日已紅萬物靜觀皆自

得四時佳興與人同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風雲變態中富貴不淫貧賤樂男兒到此是豪雄

龍門道中 邵子

物理人情自可明何嘗戚戚向平生卷舒在我有成筭用舍隨時無定名滿目雲山俱是樂一毫榮辱不須驚侯門見說深如海三十年前掉臂行 下有黃泉上有天人人許住百來年還知虛過死萬遍却是不曾生一般要識明珠須巨海如求良玉必名山先能了盡人間事然後方言出世間

及時高翔　保養窮林　奇功收一原　隱几揮戈

觀易

一物其來有一身一身還有一乾坤能知萬物備于我肯把三才別立根天向一中分造化人從心上起經綸天人焉有兩般義道不虛行只在人

童蒙貲

養正遜弟乃共方鷄鳴咸盥櫛問訊謹暄凉奉水勤播洒擁篲周室堂進趨極虔恭退息常端莊飭書劇皆炙見惡僉探湯庸言戒麤誕時行必安詳聖途雖云遠發軔且勿忙十五志于學及時起高翔（此言小學之失）○哀哉牛山木斧斤日相尋豈無萌蘗生牛羊復來

侵恭惟皇上帝降此仁義心物欲互攻奪孤根孰能任反躬艮其背肅容正冠襟保養方自此何年秀窮林○玄天幽且默仲尼欲無言動植各生遂德容自溫清彼哉夸毗子呫囁徒啾喧但騁言辭好豈知神監昏日予昧前訓坐此枝葉繁發憤永刊落奇功收一原

天道吟　邵子

天道不難知人情未易窺雖聞言語處更看作為時隱几工夫大揮戈事業卑春秋賴乘輿出用小車兒

一點自分明　青山綠樹　垢盡明見　天光雲影　中流自在　無邊光景

○忽忽閑拈筆時時樂性靈何嘗無對景未始便忘情句會飄然得詩因偶爾成天機難狀處一點自分明

水口行舟　朱子

昨夜扁舟雨一蓑滿江風浪夜如何今朝試揭孤蓬看依舊青山綠樹多

詠開窓

寶鑑當年照膽寒向來埋沒大無端祗今垢盡明全見還得當年寶鑑看

觀書有感

半畝方塘一鑑開天光雲影共徘徊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　昨夜江邊春水生蒙衝巨艦一毛輕向來枉費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

春日

勝日尋芳泗水濱無邊光景一時新等閑識得東風面萬紫千紅總是春

敬義堂

高臺巨牓意何如任此知非小丈夫浩氣擴充無內

心月同泒

親見伏羲

外肯誇心月夜同泒

答袁機仲論啓蒙

忽然夜半一聲雷萬戶千門次第開若識無心含有象許君親見伏羲來

心經贊

舜禹授受十有六言萬世心學此其淵源人心伊何生於形氣有好有樂有忿有懥唯欲易流是之謂危須臾或放衆匿從之道心伊何根于性命曰義曰仁曰中曰正唯理無形是之謂微毫芒忽失其存幾希

一者之間曾弗容隙察之必精如辯白黑知及仁守相爲始終唯精唯一唯一故中聖賢迭興體姚發姒禹姓姒舜姓姚持綱挈維昭示來世戒懼謹獨閑邪存誠曰忿曰慾必窒必懲上帝實臨其或敢貳屋漏雖隱寧使有愧四非當克如敵斯攻四端既發皆擴而充意必之萌雲捲席撤子諒之生春噓物茁鷄犬之放欲知其求牛羊之牧濯濯是憂一指肩背孰貴孰賤簞食萬鍾辭受必辯克治存養交致其功舜何人哉期與之同維此道心萬善之主天之與我此其大者斂之方寸太極在躬散之萬事其用弗窮若寶靈龜君奉拱璧念茲在茲其可弗力相古先民以敬相傳操約施博孰此爲先我來作州茅塞是懼爰輯格言以滌肺腑明窓棐几清晝爐熏開卷肅然事我天君

志道齋銘朱子

曰趨而捷者孰履而持曰饑而寒者誰食而衣故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于不志於道獨罔罔其何之

據德齋銘

語道術則無往而不通談性命則疑獨而難窮唯其

厚于外而薄于內故無地以崇之

依仁齋銘

舉之莫能勝行之莫能至雖欲依之安得而依之爲仁繇己而繇人乎哉雖欲違之安得而違之

游秇齋銘

禮云樂云御射數書俯仰自得心安體舒是之謂游以游以居嗚呼游乎非有得內孰能如此其自得而有餘乎

性理奥卷之十終

〔清〕朱潮遠輯

四本堂座右編二集二十四卷

清康熙刻本

四本堂座右編二集目次

凡例六則及各卷二十四引備載初集茲刻不贅

一讀書爲起家之本

讀書卷一

敬長卷二

學識卷三

政治卷四

志節卷五

雅量卷六

二勤儉爲治家之本

勤儉卷七

惜福卷八

詒謀卷九

種德卷十

勸誡卷十一

靜觀卷十二

三和順爲齊家之本

和順卷十三

敦倫卷十四

口德卷十五

廣慈卷十六

閒逸卷十七

明敏卷十八

四循理爲保家之本

循理卷十九

省愆卷二十

知止卷二十一

攝生卷二十二

好還卷二十三

心穴卷二十四

四本堂座右編二集目次終

邢水韓山　朱潮遠輯

讀書

自文籍既生學者固不可不讀書子路有何必讀書之說夫子斥之至於學易學詩學禮與夫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之說拳拳爲其子及門人言之晚而歸魯刪定繫作其功至賢於堯舜則後之欲學聖人者舍書則何以哉然

是時詞章之名未立科舉之法未行士之讀書者上則取之以撫世酬物又次之則取之以博識多聞下至蘇秦之刺股讀書專爲揣摩遊説之計固已陋矣然言詩書爲有用之具固未有入耳出口如後世之甚者也蓋於今之士非堯舜文王周孔不談非語孟中庸大學不觀言必稱周程張朱學必曰致知格物此自三代而後所未有也可謂盛矣然豪傑之士不出禮義之俗不成士風日陋於一日人才歲衰於一歲而學校之所講逢掖之所談幾有若屠兒之禮佛倡家之讀禮者是可嘆也昔子貢問子石子不學詩乎子石子曰吾暇乎哉父母求吾孝兄弟求吾弟朋友求吾信吾暇乎哉子貢曰請投吾詩以學於子公明宣學於曾子三年不讀書曾子曰宣子居參之門三年不學何也對曰安敢不學

宣見夫子之居親庭叱咤之聲未嘗至於犬馬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應賓客恭儉而不懈怠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居朝廷嚴臨下而不毀傷宣說之學而未能宣安敢不學而居夫子之門乎若子石子公明宣之說今之學者誠不可以不知也

宋太祖初爲周將時雖在軍中手不釋卷聞有奇書不悋千金購之顯德中從周世宗平淮

有譜之者曰趙匡胤私有重車數乘世宗使人察之果然令引入面閱之惟書數千卷世宗異之且曰卿方爲將帥當堅甲利兵何用書爲太祖頓首曰第無奇謀上贊聖德所以聚書者欲廣見聞增智慮也帝曰善

唐太宗嘗曰梁武帝君臣惟談苦空侯景之亂百官不能乘馬元帝爲周師所圍猶講老子百官戎服以聽此深足爲戒朕所好者惟堯

舜周孔之道如鳥有翼如魚有水失之則死不可暫無耳

宋太宗銳意文史每讀書自巳至申方釋卷太平興國中詔李昉等撰太平御覽一千卷又詔集野史小說爲太平廣記五百卷彙選前代文章爲文苑英華一千卷嘗日覽二卷因事有闕暇日追補嘗曰開卷有益朕不爲勞也

漢光武每旦視朝日昃乃罷數引公卿郎將講論經理夜分乃寐皇太子見帝勤勞不怠乘間諫曰陛下有禹湯之明而失黃老養性之道帝曰我自樂此不爲疲也

李术魯翀子翬公在翰林時進講罷上問曰三教何者爲貴對曰釋如黃金道如白璧儒如五穀上曰若然則儒賤耶對曰黃金白璧無亦何妨五穀於世豈可一日闕哉上大悅

中書令耶律文正王楚材字晉卿在金爲燕京行省員外郎國亾歸元從太祖征伐諸國夏人常八斤者以治弓見知於上詫曰本朝尚武而明公欲以文進不已左乎王曰且治弓尚須弓匠豈治天下不用治天下匠耶上聞之喜自是用王益密

唐太宗曰朕夜讀周禮眞聖作也謂魏徵曰朕思不井田不封建不肉刑而欲行周公之道

不可得也

宋太宗語樞密使王顯曰卿家世本儒少遭兵亂失學今典機務無暇博覽羣書能熟讀軍誡三篇亦可免於面墻因取賜之

明太祖嘗令東宮讞獄時有邏者獲盜七人太孫一見卽疑首盜非眞訊之果然上曰汝那得知對曰周禮聽獄色聽爲先尚書亦稱惟貌有稽今見其人雙眸烱烱定非盜耳上喜曰決獄者不可不讀書

漢高祖勅太子云吾遭亂世當秦禁學自喜謂讀書無益洎踐祚以來時方省書乃始知作者之意追思昔日所行多不是

崔英年九歲在秦王符堅宮內讀書堅殿上方臥諸生皆趨英獨緩步堅恠而問之英曰陛下如慈父非桀紂君何用畏乎又問卿讀何書曰孝經問有何義曰在上不驕堅因爲之

起

明初宋景濂偕孫愼被執愼曰祖讀萬卷書乃有今日景濂曰爲我讀書少未知明哲保身之理

遂初先生四明王叔載名厚戒子璧觀曰承家不在名位而在不失身敬身不在外貌表恭而在毋自欺讀書當貫古今處世必審進退其有同流合汙以爲通矯時干譽以爲高患

得患失終其身者吾所深惡非所以望於汝也

敖器之善察脉常言心脉要細緊洪備此三者大貴大賢也趙季仁舉以語予曰此非論脉乃是論學予曰小心翼翼細也務時敏緊也有容乃大洪也季仁曰正是如此

薛文清自少薄科舉之學慨然有求道志爲御史差監湖廣銀場手錄性理大全晨昏覽讀

精思容玩值雪盈几不輟有得秉燭疾書或通宵不寐嘗曰某二十年治一恕字尚不能消磨方信克巳之難劉文肅曰某生平最受此字之害敢不奉斯言爲師訓

胡澹菴見楊龜山龜山舉兩股示之曰吾此肘不離案三十年然後於道有進張無垢謫横浦寓城西寶界寺其寢室有短窗每日昧爽輙抱書立窗下就明而讀如是者十四年洎

北歸窗下石上雙趺之跡隱然至今猶存前輩爲學勤苦如此然龜山少年事無垢乃晚年尤難也

許謙從金履祥學祥語之曰士之爲學猶五味之在和醯醬既加則酸鹹頓異今子處此三日猶夫人也豈我之學無以振發子耶謙聞之惕然自勵數年盡得其所傳之奥

漢魏照求入事郭泰供奉灑掃泰曰當精講書義何來相近照曰經師易獲人師難遭欲以素絲之質附近朱藍此語足砭俗學

北魏高恭之死其妻謂諸子曰自我爲汝家婦未見汝父一日不讀書吁此婦人有見之言也爲丈夫一涉仕進之途遂忘其爲學豈不謬哉

宋高宗曰朕居常禁中自有日課夜讀尚書率二鼓乃罷

宋趙普寡學術太祖勸其讀書遂手不釋卷每歸私第闔門啓篋取書閱之乃論語二十篇也普謂太宗曰臣論語一部以半部佐太祖定天下以半部佐陛下致太平

徐武功入翰林不屑詩文凡軍旅行役水利之類無不講求或曰公職在文字事此何爲公曰此孰非儒者事使朝廷有事用我雖欲學無及矣

司馬溫公博學無所不通。雖已貴顯。而刻苦記覽。甚於韋布。嘗爲人言。學者讀書少能自第一卷讀至卷末。往往或從中。或從末。隨意讀起。又多不能終篇。光性最專。猶嘗患有此。從來惟見學士何涉案上。惟止一書。讀之自首至尾。正錯校字。以至讀終。未終卷。誓不他讀。此學者所難也。

孫榮傳公交任南京駕部主事時。每日散衙後。

諸僚輩各歸私第。或出訪客。或携朋儕飲奕賦詩。習以爲常。公獨退處一室。默坐觀書。至晚方歸。或以爲言。則曰。對聖賢。豈不猶愈於對賓客妻妾乎。

陳白沙自臨川歸。足跡不至城府。閉戸讀書。徹夜不寢。乃嘆曰。夫學貴乎自得也。自得之。然後博之以典籍。則典籍之言。我之言也。

武問夏原吉公。量可學乎。公曰。某幼時有犯者未嘗不怒。始忍於色。終忍於心。久則自熟矣不與人較。何嘗不自學來。

蔡虛齋自箴曰。欲爲一世經綸手。止熟數篇緊要書。枝葉徒繁。根幹餒。空勞皓首作甲儒

大匠不示人以樸。蓋恐人見其斧鑿痕迹也。黃魯直於相國寺得宋子京唐史藁一冊。歸而熟觀之。自是文章日進。此無他。見其竄易字句與初造意不同。而識其用意故也。

讀書萬卷。臨文了無一句。何也。其趣不親也。賓客滿堂。緩急不相助者。彼以貌合。非以天屬也。

世間事無巨細。都有古人留下的法程。誦詩讀書時。便想曰。此可以爲我某事之法。可以藥我某事之病。如此則臨事時觸之即應。不待思索。

凡讀先輩書詞章華藻者無甚可取。惟談及身

心性命者愈玩愈有味耳

嗜欲之可樂不如讀書之眞樂功名之可貴不如道德之眞貴

廖子晦言山居頗適臨水登山甚得其樂文公曰只恁閑散不可須是讀書又謂上古無閑民大意謂閑散是虛樂不是實樂

讀書譬如治田治田必須去草然後眞種發生讀書必須去欲然後眞機萌動

陶弘景讀書萬卷一事不知深以爲恥

宗杲論禪云譬如人載一車兵器弄了一件又取出一件來弄便不是殺人手段我則只有一寸鐵便可殺人先文公亦喜其說葢自吾儒言之若子貢之多聞弄一車兵器者也曾子之守約寸鐵殺人者也

子瞻乞一言於徐仲車曰自古皆有才獨稱周公之才皆有功獨稱周公之功以其有德以將之也

王端毅公恕嘗問曰今學者滿天下何故異才難得蔡虛齋清曰是固有由也上之人所以養之者未盡其道下之人又幸時之昇平而售之急耳儒生少知章句訓詁人便舉而進之學宮矣未幾作經義甫成篇便得補廩爲當然矣又未幾作三塲文字纔可讀便迫迫期中舉中進士矣一中進士則官已到手或

無暇於學或自以爲無用於學矣其仕而能學者無幾且又或有過時扞格之患葢識見旣淺踐履必薄規爲必粗非不謂俟其熟而食之者也況自幼入小學而其所學者多非學做人之實事人才之不如古者以此故雖有異質亦不能有異才公曰然

沈攸之晚好典冊常曰早知窮達有命恨不十年讀書

晉平公問師曠曰吾年七十欲學恐已暮矣師曠曰何不炳燭乎臣聞少而好學如日出之陽壯而好學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學如炳燭之明炳燭之明孰與昧行乎公曰善

昔道士俟道華喜讀書或問其意荅曰天上無凡俗神仙後果騰舉而去呂洞賓陳摶駕元施肩吾皆本書生近歲有譙定雍孝聞尹天民亦皆以儒士得道譙定百二十餘歲恒在

青城山中採藥人有見之者讀易尚不輟也夫身作神仙尚不廢學乃知住世出世俱少學問不得

余少年時於鍾陵邂逅日本國一僧名安覺自言離國已十年欲盡記一部藏經乃歸念誦甚苦不舍晝夜每有遺忘則叩頭佛前祈佛陰相是時已記藏經一半矣外方之人異教之徒其立志堅固不退轉至於如此先文公云今世學者讀書尋行數墨備禮應數六經語孟不曾全記得三五板如此而望有成亦已難矣其視此僧殆有愧色

聞名人登第可以信此道之不負人聞淺人登第又可以悟此道之不遠人

人能捐百萬錢嫁女而不肯捐十萬錢教子寧盡一生之力求利不肯輟半生之功讀書寧竭財貨以媚權貴不肯捨些微以濟貧乏總

未反而思耳

心地乾淨方可讀書學古不然見一善行竊以濟私聞一善言假以覆短是又藉寇兵而齎盜糧矣

心是活物常安頓在經書中庶免外誘

養無用之人則臨事不濟讀無用之書則臨文不符窮無用之理則臨義不斷

四本堂匾讀書安命四字因語兒輩云窮理愼

無窮文字之理率性愼無率氣稟之性安命
愼無安術數之命

丙午元宵與越孝廉談及科第果由命否因舉
以金陵前輩奇於數少時有日者言爾命必
不能中讀之無益後登鼎甲以微時礪志鐫
於坊上云愈讀愈不中朱世部其如命何愈
不中愈讀命其如朱世部何

墨藪云鍾繇教其子也學書須思吾學三十年

坐則畫地臥則畫被致窮見萬類皆倣像之
乃能臻妙吁書法之難如此今之學書者執
筆未旬日輙曰吾之書得鍾王之妙妄哉

潘緯十年而吟古鏡何消一夕而賦瀟湘殊不
知後之觀者只論工拙不論遲速

吳中張伯起刻有文選纂註持送一士夫士夫
覽其題目乃曰既云文選何故有詩伯起曰
這是昭明太子做的不干我事士夫曰昭明
太子安在伯起曰已死了士夫曰既死不必
究他伯起曰便不死也難究他士夫曰何故
伯起荅曰他讀得書多士夫默然

學而不已闔棺乃止

潔一室穴南牖八窻通明廣榻長几各一几勿
多陳書筆墨硯田楚楚旁一小几置素箋百
幅小架陳得意書數種古帖一本讀則取之
讀已仍還架必目間常空洞無物則意思瀟

灑多靈別一室一室藏書書分十二部部分
十二架曰制書部曰經部曰史部曰子部曰
集部曰文部曰政部曰類部曰說部曰騷部
曰性部曰禪部一室供面壁達摩陳古爐鼎
茶具一酒一壺古窰杯一具讀倦則浮白以
助其氣別設一榻客至焚沉水品茶相對坐
也

四本堂座右編二集卷之一讀書終

邢水韓山子卓月朱潮遠輯

敬畏

恐懼者修身之本事前而恐懼則畏畏則可以免禍事後而恐懼則悔悔則可以改過夫知者以畏消悔愚者無所畏而不知悔故知者保身愚者殺身大哉所謂恐懼也

宋仁宗慶曆二年五月大旱丁亥夜雨宰相章得象等入賀上曰昨夜朕忽聞微雷因起露立於庭仰天百拜以禱須臾雨至朕及嬪御衣皆沾濕不敢避去移刻雨霽再拜而謝方敢升階得象對曰非陛下至誠何以感動天地帝曰比欲下詔罪已避寢減膳又恐近於崇飾虛名不若夙夜精心密禱爲善耳

唐太宗貞觀八年星孛於虛危歷氐餘百日帝訪羣臣虞世南對曰昔齊景公彗見公問晏

嬰對曰公穿池沼畏不深起臺榭畏不高刑罰畏不重是以天見彗爲戒景公懼而修德今願陛下勿以功高而自矜勿以太平日久而自驕彗見未足憂帝曰吾年十八舉義兵二十四平天下未三十卽大位故負而矜之輕天下士上天見變其爲是乎吾何得不戒耶

宋高宗孝宗在御每三年大比下詔前一日捧詔露香默禱曰朝廷用賢別無他路止有科舉願天生幾個好人來輔國家及進殿試策題臨軒唱名必三日前精禱於天所以兩朝人才彬彬有聞二帝祈天之效也

後唐明宗時大理少卿唐澄上疏言時事爲國有不足懼者五深足畏者六三辰失行不足懼天象變見不足懼小人訛言不足懼山崩川竭不足懼水旱蝗虫不足懼賢士隱匿深

可畏四民遷業深可畏上下相抅深可畏廉
耻道消深可畏毀譽亂眞深可畏直言不聞
深可畏識者皆多澄言切中時病

唐莊宗使人問郭崇韜曰昔吾與梁對壘於河
上雖祁寒盛暑被甲跨馬不以爲勞今居深
宮蔭廣廈反不勝其熱何也崇韜對曰陛下
昔以天下爲心今以一身爲意艱難逸豫爲
慮不同願陛下無忘創業之難常如河上則
可使煩暑坐變淸涼矣

司馬溫公作通鑑至唐太宗之世忽有穿黃袍
者見於前曰先生幸善書公起持筆知爲帝
也跪而言曰陛下穢德多矣臣頭可取筆不
可奪遂不見予謂三代而下若太宗亦可謂
盛德之主然卒不免於穢德之貶徒以建成
與剌妃之事也然則君人者鑒此修身正家
之道可廢而不事歟

歐陽文忠語張芸叟云吾昔官懿陵彼非人境
也方壯年未厭學欲求漢史一觀公私無有
無以遣日因取架閣陳年公案反覆觀之見
其枉直乖錯不可勝數以懿陵荒遠偏小尚
如此天下固可知矣當時仰天誓心自爾遇
事不敢忽也迨今三十餘年出入中外忝歷
三事以此自將以人望我必爲翰墨致身以
我自觀亮是當時一言之報耳

韓魏公曰琦平生杖孤忠以進每遇大事則以
死自處幸而不死皆偶成實天扶持非琦所
能也

宋杜莘老嘗嘆曰臺諫當論天下第一事若有
所畏姑言其次是欺其心不敬其君者也

唐明皇於端午日賜丞相鍾乳宋璟命付醫人
合錬子弟曰上所賜當珍付其家必遭竊匿
璟曰持誠示信尚懼見猜以猜示人其可得

乎爾勿以此待人眞長者之論
黄庭堅一日過范景仁終日相對正身端坐未
嘗回顧亦無倦色景仁言吾二十年來胸中
未嘗起一思慮二三年來不甚觀書若無賓
客則終日獨坐夜分方寐雖兒曹讙呼咫尺
皆不聞庭堅曰公却是學佛作家公不悅
陳忠肅公瓘雖閒居容止常莊言不苟發雖盛
暑見子孫輩衣冠未嘗不正一日嘗與家人

語家人戲問是實否退而自責者累日曰昔
吾嘗有欺於人耶何爲有此問也
戚綸待制龍圖閣天書初降羣臣表賀詞皆溢
美綸獨言曰瀆古未有此事不可恃之爲祥
當戒愼修省以荅天意眞宗覽而嘉之
程明道在澶州日造橋少一長梁見林木之佳
者必起計度之心因曰凡爲學者心不可有
一事

楊公翥嘗夜夢悞入林園私食人二李旣寤深
自咎曰吾必旦晝義心不明以致此也羞澁
無地三日不餐焉
舜弼遊屏山歸因說園甚佳園雖佳而人之志
則荒矣
司馬溫公云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爲未嘗有
不可對人言者因思凡不可對人言者皆不
可爲只心安處便是理順處

盧品森云細行不脩非美玉艮心一壞即殘棋
人若一念逆理便是天地罪人何必有大過
乎
試思吾二六時中存心制行與佛理相應乎與
天道相應乎與人道相應乎與旁生相應乎
與鬼趣相應乎則我將來之果地可知矣故
省身者學之實知非者道之進
高不可欺者天也尊不可欺者君也內不可欺

者親也外不可欺者人也四者既不可欺心其可欺乎心不可欺其欺我乎

凶人祭祀吉神不饗如君子不受小人之苞苴吉人祭祀凶神不臨如小人不登君子之俎豆

陳壽益州耆舊傳漢武時張寬爲侍中從祀甘泉至渭橋有女子浴於渭水乳長七尺上怪問之女曰後第七車侍中知我所來時寬在

第七車對曰天星主祭祀者齋戒不潔則女人星見一統志所載女子浴於涇河

左昭八年石言於晉魏榆晉侯問於師曠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或馮焉不然民聽濫也臣又聞之作事不時怨讟動於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宮室崇侈民力彫敝怨讟並作莫保其性石言不亦宜乎於是晉侯方築虒祁之宮叔向曰子野之言君子哉

宋岱爲青州刺史禁淫祀著神鬼論有一書生葛巾修刺詰岱曰君絕我輩血食二十餘年君有青牛髯奴在未得相困耳奴已叛牛已死今日得相制矣言絕而失明日岱死

朱輩侍郎童蒙日在廣陵入學其師甚嚴每朝午歸餐指景爲約其時不至當行檟楚朱雖稟師之命然常爲里巷一惡犬當道過輒豪吠輩乃整衣望犬再拜祈之曰幸無嚙我早

入學中免爲夫子笞責精誠所至涕泗交流犬亦狂吠不顧是夕犬暴死於家

有一朝士嘗爲相州守有醫者以醫藥出入門下頗善偶元日夜漏未盡在客次伺賀初至已有客一位但見此客時時遣人入廳詢問報云猶未醫亦不敢詢之如是凡三數次皆云猶未旣而迫曉辨色矣客怒罵連聲稱不孝上馬而去醫亦不詢他日從容與守言之

問及狀貌乃其先也云適除夜飲酒過多迫
曉方享祀耳蓋鬼本陰唯夜可以來耳
晉阮瞻嘗著無鬼論忽一鬼通姓名作客詣之
寒溫畢仰談名理客甚有才辨與言良久及
鬼神事乃作色曰鬼神古之聖賢所共傳君
何獨言無耶僕便是鬼於是變爲異形須臾
便滅阮默然大惡之年餘卒
張莊簡公悅元旦拜竈有家犬坐於竈上衆大

詫公具冠服拜竈如故未幾犬下竈遂死衆
又大詫公亦如故子孫問之曰見怪不怪其
怪自敗
列禦寇墓在鄭郊胡生家貧有茶酒輒祭禦寇
祠以求聰慧忽夢一人刀劃其腹以一卷書
置於心腑及覺乃能詩
有人夜怕鬼陽明先生曰即是平日不能集義
而心餒故怕若素行合於神明何怕之有或
曰正直之鬼不須恐邪鬼不管人善惡故未
免怕先生曰豈有邪鬼能迷正人乎即此一
怕便是心邪故有迷之者非鬼迷也心自迷
耳如人好色即色鬼迷好貨即貨鬼迷怒所
不當怒是怒鬼迷懼所不當懼乃是懼鬼迷
也
有人好道不知其方朝夕拜一枯樹輒云乞長
生如此二十八年不倦一旦木生紫花甘津

如蜜食之即仙去
先輩云人是天地精氣所結只要存得心好則
天地自然默佑雖有疾病安能爲害乎
士君子盡心利濟使海內人少他不得則天亦
自然少他不得即此便是立命
段希堯使吳越過海遭大風左右恐怖希堯曰
吾平生不欺汝等恃吾可無恐也已而風止
世人信占卜小術以爲已有富貴之命一切不

修人事恣縱妄爲偃然僥倖所獲葢有不遂
所欲而反罹咎者多矣命其果可恃乎惟君
子則不然凡百恐懼修省惟義是守而貧賤
富貴一聽於自然命葢有所不計矣
大人不可不畏畏大人則無放逸之心小人亦
不可不畏畏小人則無豪横之名
如夢寐顛倒即是心志不定操存不固也
伊川曰慾心一萌當禮義以勝之

食能止飢飲能止渴畏能止禍足能止貧
人有能識獨坐之趣者可與談心性之學矣

四本堂座右編二集卷之二敬畏終

四本堂座右編二集卷之三

邗水韓山子卓月朱潮遠輯

學識

君子處世貴有益於物耳不徒高談虛論左琴
右書以貴人君祿位也吾見文學之士品藻
古今若指諸掌試用都無所濟居承平之世
不知有喪亂之禍處廟堂之安不知有戰陣
之急保俸祿之資不知有稼穡之苦肆吏民

之上不知有勞役之勤故難以應世經務
處事不能得大體當觀古名相傳以老吾識行
事不能決大計當觀古名將傳以長吾膽識
爲主膽爲用事無難矣
或問東津先生曰昔人立法將以利人邪曰利
之曰何以後世反爲害也燧人鑽木致民火
食以熟百物安知後世有咸陽焚燒宮室三
月不絕之毒伏羲畫八卦造書契安知後世

有假鬻文字以噬道欺誑時俗之弊后稷播
百穀安知後世有權酤閉糴茶鹽求利之苦
軒轅制車服戎器安知後世有華澤靡麗相
尚及窮兵黷武之弊制宮室安知後世有甲
第別舘凌雲耀日唐虞建官列爵安知後世
有入粟納金冒取公侯禹平水土別九州安
知後世有山林川澤之稅開津堰埭之難周
公制嫁娶之禮安知後世以依衙姻援而求

富貴孔子刪詩書定禮樂垂五常之教安知
後世有掠儒之名而盜聲華叨尊顯凡此觸
類澆訛流蕩紀綱大壞其本豈聖人之過耶
其由聖人啓之耶其後世爲治者引而熾之
耶曰因其利而奸生則反害矣
魏文侯問狐卷子曰父賢足恃乎曰不足子賢
足恃乎曰不足兄弟賢足恃乎曰不足臣賢
足恃乎曰不足文侯勃然作色曰寡人問此

五者於子一一以爲不足何也曰父賢不過
堯而丹朱傲子賢不過舜而瞽瞍頑兄賢不
過舜而象傲弟賢不過周公而管蔡誅臣賢
不過湯武而桀紂伐望人者不至恃人者不
久君欲治從身始人何可恃乎
張子韶曰如看歷朝事則若身預其中人主情
性如何在朝孰爲君子孰爲小人其處事孰
當孰否皆令胸次曉然可以口稱指畫則機

會圓熟臨事必過人矣凡前古可喜可愕之
事皆當蓄之於心以此發之筆下則文章不
爲空言
淳祐元年理宗皇帝駕幸大學御筆云王安石
謂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信此
三語爲萬世之罪人豈宜從祀孔子廟庭合
與削去以正人心
仁宗問王素曰大僚中孰可命以相事者公曰

唯宦官宮妾。不知姓名者。乃可充選帝憮然有間曰惟富弼耳公下拜曰陛下得人矣

元順帝閱宋徽宗畫稱善䕫䕫進曰徽宗多能惟一事不能帝問何事曰獨不能爲君

宋眞宗遣使持手詔欲以劉氏爲貴妃李沆對使者引燭焚詔附奏曰但道臣沆以爲不可其議遂寢。

漢時有男子詣闕自謂衛太子詔百官識視俱莫敢言聚觀者數萬雋不疑後到叱吏縛收或曰是非未定不疑曰昔蒯聵違命出奔輒拒而不納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卽死此罪人也遂送詔獄上與霍光聞而嘉之曰公卿當用讀書人後廷尉驗治乃貌似太子冀詐得富貴者要斬之

漢北海王睦少好學光武以下皆愛之嘗遣大夫詣京朝賀召謂之曰朝廷設問寡人大夫何辭以對使者曰大王忠孝仁慈敬賢樂士臣敢不以實對睦曰吁子危我哉此乃孤幼時進趨之行也大夫其對以孤襲爵以來志意衰惰聲色是娛犬馬是好乃爲相愛耳其智慮畏愼如此

渤海大治上遣使徵龔遂議曹王生從至京師遂引入宮王生從後呼曰明府且止願有所白遂問其故王生曰天子卽問君何以治渤海君不可有所陳對宜曰皆聖主之德非小臣之力也遂受其言旣見上果問以治狀遂對如王生言天子說其有讓笑曰君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

孫奭起於明經敦履修潔端儀典正發於悃愊章聖崇奉耑既寺廣搆宮殿以誇中夏奭累疏切諫上雖不能用而深服其正疏語國之將興聽之於人國之將亾聽之於神其忠朴

如此。

宋太祖一日罷朝俛首不言久之內侍王繼恩問故。上曰早來前殿指揮一事偶有悞失史官必書之所以不樂也。又一日後苑挾弓彈雀有臣僚扣殿稱有急事上急出見之及奏乃常事。太祖曰此事何急。對曰亦急於彈雀。上怒以鉞斧柄撞口兩齒墜焉。徐伏地取齒置懷中。上怒曰汝將此齒去訟我也。對曰臣

豈敢訟陛下。自有史官書之。上怒解賜金帛慰勞而去。

景帝時鼂錯請諸侯之罪過削其支郡。錯父聞之從潁川來謂錯曰上初卽位子爲政用事侵削諸侯疏人骨肉何也。錯曰不如此宗廟不安。父曰劉氏安矣而鼂氏危吾去子歸矣。遂飲藥死。曰吾不忍見禍逮身。

宋張子韶對策至晡時未畢。貂璫促之。子韶曰未也方談及公等。故其策有閹寺聞名國之不祥豎刁聞齊而齊亂伊戾聞宋而宋危之語。

明初劉長史璟嘗以使至燕王與之奕劉勝王曰卿獨不少讓我耶。對曰可讓處不敢不讓不可讓處璟何敢讓。

鄭克敬受知高帝嘗賜宴值其父忌辰不食飲。上曰尊者賜少者賤者不敢辭况君命乎。對

曰臣聞有父子而後有君臣。

紹興駕幸楊循王第過午循王趨巨璫輩乞蚤駕歸內侍皆莫測所以。他日有詢之者答曰豈不願萬歲欵留私第爲榮。但幸秦太師府時未晡卽登輦。聞者嘆服識慮高遠。

唐相國張延賞將判度支知有大獄究濫每甚扼腕。及判使卽召獄吏嚴誡之且曰此獄已久旬日須了。明旦視事案上有一小帖子曰

錢三萬貫乞不問此獄公大怒更促之明日復來帖子曰錢五萬貫公益怒命兩日須畢明日復見帖子曰錢十萬貫公曰錢至十萬可通神矣無不可回之事吾懼及禍不得不止

太宗嘗止樹下愛之宇文士及從而譽之不已帝正色曰魏徵嘗勸我遠佞人我不知佞人是誰意疑是汝今果不謬士及叩頭謝卒諂

曰縱

王琚爲中書侍郎母來京師讓琚曰爾家上世皆州縣職今爾無攻城野戰勞以諂佞取容海內切齒吾恐爾家墳墓無人復掃除也琚卒不免

范鎭銘司馬光墓言熙寧姦朋淫縱險詖憸猾賴神宗洞察其奸云云光子康屬蘇軾書之軾曰軾不辭書懼非三家之福乃易他銘

程敏政幼時以神童稱英宗抱之膝指金猊曰以賜若敏政趨下叩頭英宗曰是子終以貪敗

魏文侯見段干木立倦而不敢息及見翟璜踞堂而與之言翟璜不悅文侯曰段干木官之則不肯祿之則不受今汝欲官則相至欲祿則上卿既受吾實又責吾禮無乃難乎吁欲依附於人而欲人敬之其難矣乎

曾子衣敝衣以耕於野魯君使人往致邑焉曰請以此修衣曾子不受使者曰不求自獻奚爲不受曾子曰參聞受人者畏人予人者驕人縱子不我驕也我寧不畏乎

昔者齊伐魯取饞鼎魯人以贗應之齊人知其誑也曰必以柳下惠之言爲信魯人以告柳下惠曰奚不以眞者與之曰吾所愛也柳下惠曰吾亦愛吾鼎遂辭之市今觀之夫士各

有鼎也可不自愛其鼎也哉
嚴延年潘岳之敗其母知之顏竣之敗其父知之謝晦之敗其兄知之劉毅崔舩之敗其叔知之韓侂冑之敗其侄知之伯宗之敗其妻知之呂祿之敗其姑知之符承祖之敗其姨知之張華之敗其子知之王仲舒之敗其友知之王晏之敗其弟知之蕭至忠之敗其壻知之潘炎之敗其婦翁知之至於主父偃蔡

京之敗則已亦知之然而不易轍者何也故曰當局者迷

東漢折像父爲鬱林守多貨財像感多藏厚亾之義盡散貲周親故曰吾門殖財日久今勢將衰子又不才墻隙而高其崩必疾也智者服其識

漢主聰爲劉后起鵄儀殿廷尉陳元達切諫聰大怒命左右曳出之并其妻子梟首東市時聰在逍遙園中堂大司徒任顗等叩頭出血劉后密勅停刑手疏上言妾觀自古敗國喪家未始不由婦人心常疾之不意今日身自爲之使後世視妾猶妾之視昔也願賜死此堂聰覽之色變命顗等冠履就坐引元達上以表示之曰外輔如公內輔如后朕復何憂更名園曰納賢堂曰愧賢謂元達曰卿當畏朕乃反使朕畏卿耶

齊景公出獵歸召晏子而問之曰今日寡人出獵上山則見虎下澤則見蛇殆所謂不祥也晏子曰國有三不祥是不與焉夫有賢而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任三不祥也所謂不祥乃若此今上山見虎虎之室也下澤見蛇蛇之穴也入虎之室入蛇之穴而見之曷爲不祥也哉斯可謂善於應對者矣

李德裕云自古得伐國之女以爲妃后未嘗不致危亾之患何也亾國之餘焉能無怨氣其開基之先皆一時之傑其瀆鬼獄祇愛其血食忿其滅亾故能爲厲必生妖美之色以蠱惑其君而危亾之晉之驪姬楚之夏姬息嬀符堅之清河公主侯景之溧陽公主隋文帝之陳夫人皆是物也史蘇所謂我以男戎勝彼彼必以女戎勝我隋書曰輿門之男衰門之女信矣

唐太宗末年讖家明言女主昌又明言爲武氏又明言其人已在宮中乃以疑似殺李君羨過矣則天當時特宮嬪誠無可疑之迹然史載太宗有駿馬曰獅子驄極猛悍太宗親控馭之不能馴則天時年十三歲侍側曰惟妾能制之太宗問其術對曰妾有三物始則捶以鐵鞭不服則擊以鐵檛又不服則匕首斷其喉耳由此觀之其英烈猛厲之氣亦自發露特太宗不之覺耳則天後來駕馭羣臣專用此術

岳裳泉詠陳橋兵變有曰阿母素知兒有志外人剛道帝無心又曰黃袍不是尋常物誰信軍中偶得之或曰使藝祖聞此亦將無辭以自解愚曰不然五季亂離斯極天實厭之藝祖於是時也苟以干戈取之亦無忝湯武之仁義顧能從容受禪廓清五十二年之間八

姓十二君之汙濁而正統有光焉裳泉以是詠心不已甚乎

何公巨川者京師長春宮道士也會世皇將取宋乃上疏抗言宋未有可伐之罪遂命副國信使翰林學士郝文忠公經使於江南殁於眞州至正間詔追贈二品官有作詩悼之云奇才不泄神仙事抗疏曾干世祖知每恨南

邪本無罪比畱北使欲何爲忠魂久掩孤城館褒詔新鐫二品碑地下若逢賈似道爲言故國草離離

明太祖覽孟子至土芥寇讐等語曰臣子之言何得如是議欲去其配饗有敢諫者命金吾射之錢宰抗疏諫袒胸受矢矢加之不爲動上感悟命療宰傷但删孟子爲節文配饗仍舊宰一日吟詩曰四鼓鼕鼕起着衣午門朝

見尚嫌遲何時得遂田園樂睡到人間飯熟時上聞其語翌日文華殿宴畢謂曰昨日好詩然誰人嫌汝毋究我也宰悚謝未幾遂遣還若宰者亦可謂自完者矣

亡國之君多善文辭如隋煬帝陳李二後主使與詞人才子爭長亦居優列豈浮華者無實用耶南漢劉鋹疑鴆對宋太祖曰臣承祖父基業違拒朝廷煩王師致討罪在不赦陛下既待臣以不死願爲大梁布衣觀太平之盛未敢飲此酒也其文章質直有西漢風骨不知五代衰亂僻在南服何以能此此其有才質耶

沈氏湖州人少選入宮宋孝皇時嘗試六宮守宮論沈文發端云甚矣秦之無道也宮何必守哉上悅擢第一

秦王以連環遺君王后求解君王后對使擊碎之云已解竟齊神武令文宣治亂絲文宣抽

佩刀斷之曰亂者當斬如此膽識不特可以剸煩劇當艱鉅之投無所疑懼用以學道必能懸崖撒手作自由自在人不然瞻顧前後終於捨身命不得也

魏文帝以火性酷烈無含生之氣疑世所傳火浣布爲不然著之典論刊石太學廟門及齊王芳時西域來獻此布詔大將軍太尉臨試

以示百官遂刊滅此論天下笑之時人耳目短淺所不經見輒以意斷其有無如後儒謂無鬼神及天堂地獄之說皆其論類也此病俗儒尤甚

吳孫秀曰討逆弱冠以一校尉創業今後主舉江南而棄之唐李翔曰神堯以一旅取天下後世子孫不能以天下取河北忠臣義士之嘆古今一也

王荊公論末世風俗云賢者不得行道不肖者得行無道賤者不得行禮貴者得行無禮其論精矣嗟夫荊公生於宋朝極盛之時猶有此嘆

秦會之問宋朴參政曰某可比古何人朴遽對曰太師過郭子儀不及張子房秦頗駭曰何故對曰郭子儀爲宦者發其先墓無如之何今太師能使此輩屛息憚畏過之遠矣然終不及子房者子房是去得的勳業太師是去不得的勳業秦拊髀太息曰好遂驟薦用至執政秦之叵測如此

又秦檜嘗語司封郎中兼國子司業王葆曰檜欲告老如何葆曰此事不當問葆檜曰他人不敢言以公有直氣故問耳葆曰果欲告老不問親疏擇可任國家之事者使居相位誠天下生民之福檜黙然吁檜之問奸也葆之

對實宰相之事也檜豈誠有求益者哉葆可謂不失其正矣

田晝與鄒浩善元符間晝監廣利門浩除言官浩諫廢孟后立劉后事得罪二人留連三日臨別浩出涕晝正色責之曰使君隱黙官京師遇寒疾不汗五日死矣豈獨嶺海外能死人哉願君無以此自滿士所當爲未止此也浩茫然自失嘆曰君之贈我厚矣

劉元公當宣和間梁師成貴震一時因吏呉可
自京書抵公欲鈞致大用可至三日方敢出
書且道所以來意大槩以諸孫未仕爲言動
公公曰若爲子孫計則不至是矣吾廢斥幾
三十年未嘗一點墨與當朝權貴吾欲爲元
祐全人不可破戒還書不荅

人事盡而聽天理猶耕墾有常勤豐歉不可必
也不先盡人事者是舍田而弗芸也不安於

靜聽者是揠苗而助之長也孔子進以禮退
以義非盡人事歟得之不得曰有命非聽天
理歟

凡富貴者輙神溢形茹不覺自失固是其人識
甲亦緣其人福淺古寒士狎萬乘貧衲師帝
王視之直似僚友儕輩初不覺其崇高非徒
挾吾道以藐之葢其人福德原在帝王之上
也南陽忠國師云老僧在帝釋殿前見粟散
天子如麻似萩陸信州云道人尚不貪釋梵
天王之位何況人王地位如是眼界如是區
區軒冕之榮曾足動其一盼否

鷗峰子曰余觀夫世之人富於文辭其家必貧
富於貲貨其子必不肖才人多無賢配美女
必歸愚夫彼蒼蒼者之主張吾人何若是之
謬哉陸氏曰梅花優於香桃花優於色故天
下之美有不可得而兼者矣信哉可見天下

事無兼美以警人無責備之意

唐崔信明蹇亢門望自負嘗矜其文謂過李百
藥議者不許揚州錄事參軍鄭世翼者亦傲
倨數輕佻忤物遇信明江中謂曰聞公有楓
落呉江冷之句願見其餘信明欣然多出衆
篇世翼覽未終篇曰所見不逮所聞投諸水
引舟去錄此以儆吾輩凡所搆詞章或未盡
善不宜輕以示人取彼之侮

唐宣宗朝令狐相進李遠治杭州宣宗曰比聞李遠有詩云長日唯銷一局棋豈可以臨郡哉

唐人題紀信墓詩云紀信生降爲沛公草荒古冢卧秋風不知青史緣何事却道蕭何第一功惜失其作者姓名

漢文雄而士亦雄宋文弱而兵亦弱唐文在盛衰之間其國勢亦在强弱之際

士君子莫不知崇尚正學排斥異端然朝廷及州縣間遇旱澇凶荒非黃冠設醮則浮屠禮懺平日排斥異端至此則倚仗異端豈吾儒之感格之道耶切所未喻

吳芾云與其得罪於百姓不如得罪於上官李衡云與其進而負於君不若退而合於道二公皆南宋人也合之可作出處銘

杜衍嘗言作官第一清然無求人知苟欲人知同列不謹者衆必譖已爲上者又不加察適足取禍耳但默而行之無媿於心可也

或問張無垢處事當如何先生曰速不如思便不如當用意不如平心又問當官臨事如何先生曰切戒躁急躁急則先自處不暇何暇治事加以滑吏姦民窺伺機便以乘其利非特害人於己甚害

陰謀怪習異行奇能俱是涉世的禍胎只一個

庸德庸行便可以完混沌而召和平

建功立業者多虛圓之士僨事失機者必執拗之人

學滿胸中則出言自有蘊藉理滿胸中則行事自有涵養譬之富人未嘗有意炫赫而舉止自不寒儉

無官者終身不知臨民之難無子者終身不知爲父之難由此推之凡身所未歷皆不宜易

言

處世而欲人感恩便爲斂怨之道遇事而爲人除害卽是導利之機

腐木不可以爲柱卑人不可以爲主當斷不斷反受其亂

漢恩平侯許伯入第蓋寬饒賀之酒酣仰屋嘆曰富貴無常忽則易人如此傳舍所閱多矣

司空表聖預爲壙故人來者引置內對酌人或

難之表聖曰非止暫遊此中公何不廣耶

謝安石與支遁書人生如寄耳頃風流得意之事殆爲都盡終日慼慼觸事惆悵惟遲君來以晤言消之一日當千載耳

四本堂座右編二集卷之三學識 終

四本堂座右編二集卷之四

邗水韓山子卓月朱潮遠輯

政治

楊文襄公一清曰當今爲政之務在省事不在多事在守法不在變法在安靜不在紛擾在寬簡不在煩苛 文襄公滇之安寧州人以姊適丹徒遂占籍焉

宰相元氣也臺諫藥石也調和燮理輔元氣也繩愆糾違備藥石也元氣之養貴乎藥石之用貴明故人君者託心膂於宰相而寄耳目

於臺諫心膂欲其平耳目欲其明也

禹受舜禪出見罪人下車問而泣左右曰罪人不順道君王何爲痛之王曰堯舜之人皆以堯舜之心爲心我爲君百姓各以其心爲心是以痛之

周文王作靈臺掘地得死人骨王曰更葬之吏曰此無主矣文王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有

一國者一國之主寡人固其主矣以衣冠更葬之天下聞之曰西伯澤及枯骨況於人乎哉

唐太宗貞觀五年以金帛賜突厥贖回男女八萬口又遣使詣高麗葬戰士十九年贖諸軍所掠高麗民一萬四千口

元仁宗與宰相李孟論用人之方孟曰漢唐宋以來科舉一途得人爲多今欲興天下賢才

如以科舉取之猶勝於多門而進之然必先德行經術而後文辭乃可得眞材也帝深然其言

金仁宗一日謂宰臣今之用人太拘資格何能得人張汝霖曰不拘資格所以待非常之才帝曰昔崔祐甫爲相未踰年薦八百人豈皆非常才耶

唐紀堯置敢諫之鼓使天下得盡其言立誹謗之木使天下得攻其過

太戊時亳有祥桑穀生於朝七日大拱太戊懼其相伊陟曰臣聞妖不勝德君之政其有闕歟太戊大修先王之政明養老之禮早朝晏退問疾弔喪三日而桑枯死

周文王卽位之八年六月寢疾五日而地動有司曰地動爲人主也羣臣皆恐請興事動衆增國城以移之文王曰天之見妖以罰有罪我必有罪天以罪我請改行其可免乎於是

謹禮秩皮革以交諸侯飭辭令幣帛以禮俊士頒爵祿列等級以賞有功無幾疾止

宋太平興國六年太宗親享太廟合祭天地於圜丘先是泰再思上書願勿再赦且引諸葛亮佐蜀數十年不赦事上以問趙普普曰國家開創以來具存赦制三年一赦所謂其仁如天堯舜之道也劉備區區一方無足師法

上然其對赦宥之議遂定

唐大宗每謂人曰人言魏徵舉動疎慢我但覺其嫵媚耳貞觀四載天下安康斷死刑至二十九人而已戶不夜閉行旅不賫糧也

唐代宗大曆元年冬十月上生日諸節度使獻金帛器服珍玩駿馬爲壽共值緡錢二十四萬常袞上言節度使非能男耕女織必取之於民斂怨求媚不可常也請却之

謝諫議泌最知人平生薦不過數人皆至宰相每發薦牘必焚香望闕再拜曰老臣又爲陛下得一人矣

李文靖公沆爲相沉正厚重無所革易嘗曰吾爲相無他能惟不改朝廷法度用此以報國耳

齊景公時大旱乃召羣臣問曰天久不雨民有飢色寡人欲少賦斂以祀靈山可乎晏子進曰不可祀無益也夫靈山固以石爲身以草爲髮天久不雨髮將焦身將熱彼獨不欲雨乎祠之無益景公曰吾欲祠河伯可乎曰夫河伯以水爲國以魚鱉爲民天久不雨百川將竭國民將亾矣彼獨不欲雨乎景公曰奈何曰避宮殿暴露與靈山河伯共其憂其幸而雨乎景公如其言三日果大雨

洪武二十八年戶部節奉聖旨山東河南民人

除已久額田地照舊徵外新開荒的田地不問多少永遠不要起科有氣力的儘他種蓺此可爲各邊屯田之法

虞伯生集題耕織圖大意謂元有中原置十道勸農使總於大司農皆愼擇老成重厚之人親歷原野安輯而教訓之功成着歸憲司憲司置四僉事其二乃勸農之官由是天下守令皆以勸農繫銜憲司以耕桑之事上大司

農至郡縣大門兩壁皆畫耕織圖

狄仁傑爲豫州刺史時越王兵敗支黨二千人皆論死仁傑釋其械密疏曰臣欲有所陳似爲逆人申理不言且累陛下欽恤意表成復毀自不能定然此皆非本惡詿誤至此有詔悉讁邊戍因出寧州父老迎勞曰狄使君活汝耶相與哭碑下齋三日乃去

史弼爲平原相詔舉鉤黨諸郡承旨株連至數百唯弼無所上詔責青州六郡其五有黨平原何理而得獨無弼曰先王疆理天下畫界分境水土異齊風俗異尚他郡自有平原自無何可相比若承望上司誣陷良善平原之民戶可爲黨相有死而已所不能也

宋進士鄭俠辭應仕就監門上書力言新法敝民安石不報會亢旱民物嗷嗷乃以本門所見三路流離之民質妻鬻女啼飢號凍至身

被鎖械而負瓦揭木賣以償官者悉畫一圖發馬遞以進當事者以是罪之浩然而歸歸囊只一拂因自號一拂居士嘗語人曰無功於國無德於民若華衣美食與盜何異公少讀書清涼山閩人因就其地祠之葉文忠公向高榜其聯曰諫草數千章自信冊青能悟主歸裝唯一拂可知琴鶴亦妨人

大司農王玉銘先生余滇之三槐也歷度支二十五年天下賦役洞悉胸臆士大夫咸稱之乙巳中外水旱代請蠲征兩淮奇滂如意減恤真大寒後之陽春也雅敦世譜尤篤枌榆丙午春越辰六孝廉出都寄詩懷余云開府家聲迥絕羣幾年放達楚江濆才名卓犖同公幹標格清真儼右軍懷友空攀隋苑柳憶鄉遥夢點蒼雲江天鴻雁頻來往裁得音書莫厭勤

章聖嘗謂兩府欲擇一人爲馬步軍指揮使。冦萊公方議其事吏有以文籍進者公問其故。曰例簿也公叱曰朝廷欲用一牙官尚須展例耶安用我輩哉壞國政者正此耳

天順中朝廷好寶玩命中貴至兵部查王三保至西洋水程時劉大夏爲郎項尚書公忠令都吏檢故牒劉先檢得匿之都吏檢不得項詰曰署中牘焉得失劉笑曰昔下西洋費錢

數數十萬軍民死者亦萬計此一時弊政牘即存當立毀之以拔其根猶追究其有無耶項聳然再揖而謝指其位曰公達國體此不久屬公矣

爲吏忌作俑古有以土物獻貢貽地方無窮之害者交趾貢生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候晝夜奔騰有毒蛇猛獸之害唐羌上書言狀和帝止之明朝常熟知縣郭南上虞人虞山出軟粟民有獻者南亟命去其種云異日恐爲常熟害其爲民遠慮如此

戊戌高公光夔任維揚兵憲與建南城余時陪公視工於樓所公眺及烟變謂余曰均一廣陵何兩城盛衰互異余應曰某棲近城南比隣無不號寒者蓋亦有說新建寶塔切關舊城離方白色火灼金之象公大以爲善隨遣匠役用烟灰塗黑果一二年中紛紛復業頓

頓新城風水或亦有說然感公之愛民如此

劉闢有二妾皆殊色監軍請獻之朝高崇文曰天子命我討平凶豎當以撫百姓爲先獻婦人求媚豈天子之意耶崇文義不爲此乃以配將吏之無妻者

沈介菴令順德有人毆母幾斃首父訴官定死矣後父更時時求解泣曰恨我此子無孫乞哀之介菴曰汝媳已嫁否對曰以見在未也

曰茀去吾知之是後令其妻朝夕饋食稱有小病亦令左右事之踰年而斯人遂有子

葦仁壽性寛厚爲蜀郡司法所論囚至市猶西向爲仁壽禮佛然後死

余鎭漳潮時山海多盜每一擒獲審確應斬應責應釋者皆不移刻明則體朝廷之法暗不爲鬼神所怒前乎此者朝推尋訊蔓延不已攀誣窩隱陷害良儒又不至傾家不止豈仁

人之用心也哉

宋王傅文爲政平恕嘗語諸子曰吾平生決罪至流刑未嘗不陰擇善水土處汝曹志之

楊繼宗知秀州富民有患婿貧告停婚者繼宗責富民輸二百金聽別擇婿既語之曰我以此付爾婿立家汝女得所矣令卽日成婚

趙清獻公知越州兩浙旱蝗米價踴貴飢死相望諸州皆榜衢路禁人增米價公獨榜通衢令有米者增價糶之於是米商輻輳米價更賤凡物多則賤少則貴不求賤而求多眞曉人也

余鎭漳泉時軍民不辯官話每堂審役有譯鄉語者一日老人告其子情殊迫切詢其父有妻乎子乃其所生乎曰非非則繼母也又詢其母與父年齒乎曰少艾余曰此必父暱其妻妻凌其子而中証乃其姑丈卽首稱善於

是命父立其上用小板連衣輕朴之與父叩頭陪禮示其父曰爾晚年棄子何不念前妻之情戒其子曰親年無幾家庭小隙乃至此耶遂父子抱頭大哭軍校無不墮淚者今孝廉公車來尚稱之

潘司空歸田盜夜掠之止得粟數升一敝裘耳盜驚嘆叩頭曰使在官皆若公吾輩安能爲亂

慈谿一縣令初至任語羣下曰汝聞諺云破家縣令滅門刺史乎父老對曰民只聞得樂只君子民之父母令默然

陶文懿公以差出還朝慨然嘆曰吾儕居官卽令事事濟人不能掩罪萬一兒此開局未得親民將何修而可憶余簡差出京往還幾千里役夫不知若干人彼彭彭林林皆人子也炎蒸汗喘若雷嚴寒跋濟衝雪由此而踣道

路委溝壑何可勝數此等罪業皆由我作我無勞以享之果報不誣能無惕然乎

驛站之苦人所共知舖兵之苦忽而不問十里一舖設以傳遞文書今則不然官過則打鑼扛傘扶轎又爲跟役擔物甚至家眷過又代背負孩子夜則照火把又有無良心者夜行缺伴勒之長送前差未已後官奚至雖馬牛亦不勝其驅策遞公文又有按時按刻之稽

乙酉年曾有福州撫軍移文與余誤塡時刻下舖不接遂自地頭十三站竟達漳南赴鎮投文隨斃於路余命掩埋恤之已無及矣非聞一省天下盡然願秉傳者憫之以作百億功果

雷申錫江西人紹興中舉南省高第廷試前三日客死都下捷音與訃踵至鄉里其妻日夜悲哭忽一夕夢申錫如平生自言我往爲大

吏有功德於民故累世爲士大夫然嘗怏入死囚故地下罰我凡三世如意時暴死前一世仕久連蹇後忽以要官召纔入都門而卒今復如此凡兩世矣要更一世乃能以償宿譴耳其事可以爲治獄者之戒

唐杭州獄吏凌華遇相者曰能捨吏當爲將軍華爲吏酷暴以取賄賂元和初因病一夕夢見黃衣使宣牒云華昔宰劇縣甚著能績役

有闕行謫官圖扉俟其修省大乖乃心玉枕
歸然委諸庸賤付有司追凌鑿玉枕骨送上
俄有人執刀斧鑿其腦華既醒捫其腦而骨
亾窮十五年暴卒
永樂初凡誣告三四人者杖一百徒三年五六
人者流三千里十人以上凌遲梟首其家屬
遷化外近特誣告者罪止不應故俗日甚
刑者不獲已而用之人之體膚即己之體膚也

何忍以慘酷加之乎令爲吏者好以喜怒用
刑甚者或以關節用刑殊不知刑者國之典
所以代天糾罪豈官吏逞忿行私者乎不可
不戒
一夫在囚舉室廢業囹圄之苦度日如歲其可
淹久乎
簡屍與凌遲不異上干天和破家蕩產又是第
二件事吾輩不可不思

鄭漢奉曰做上官的只是要尊重迎送欲遠稱
呼欲尊拜跪欲恭供具欲麗酒食欲豐騶從
欲都伺候欲謹行部所至萬人負累千家愁
苦即使於地方大有裨益蒼生所損已多及
問其職業衆是虛文濫套縱虎狼之吏胥騷
擾傳郵重瑣尾之文移督繩郡縣括奇異之
貨幣交結要津習圓軟之容詞網羅聲譽至
民生疾苦若聾瞽然此之謂妖孽豈不驟貴

躐遷然而顯負君恩陰觸天怒是生民之苦
果而子孫之禍因也吾黨戒之
又曰凡奸猾吏胥不利無事無事則法行令熟
何所生釁故往往以爲國興利之說慫慂官
長而增丁覈餉及稅畝丈量種種而起上開
一孔下鑽百竇納賄一身叢謗上人賊郭富
家猶能支吾若山谷僻陋目不識文告耳不
辨官音舌不解敷陳見里長則面色青黃望

公門則心膽驚戰稍有桀驁皆得望風索騙於是訟獄日滋愁怨日積而太平索然盡矣吁豈無有心人而坐此者哉

居官者職業是當然的毎日做他不盡莫要認做假權勢是偶然的有日還他主者莫要認作眞

或問初入仕途讀律當以何者爲先予曰先讀治巳之律

漢取吏曰廉乎今改爲廉能只一能字毒了多少百姓

呆子之患深於浪子以其終無轉智昏官之害甚於貪官以其狠籍及人

嶺右山間有獸曰羚羊者其角屈曲玲瓏宜於藥餌價值頗高此獸性不喜人鬭毎見鬭者輒從傍跪而勸之俟鬭者解散乃罷去其後人利其角故僞相鬭狀誘羚羊來勸因執之久之羚羊悟人之誘巳也亦走避鬭者不復相勸葢羊乃以其善心觸人之惡心人乃以其惡心觸羊之機心咎在人不在羊也世之爲官司者遇民間小可爭訟乃陽爲勸解而從中利其賄鍰又復立爲必犯之法以收其賄此與詭鬭以取羚羊之角者何異

崇禎辛巳督理三吳漕糧七省會計四百萬石所轄蘇松四府即居二百萬石然蘇即一百

萬石吳江一縣即居五十萬石其賦繁如此因曾監兌丹陽有知縣某者丁丑甲科年逾五旬例水次有實里役擡斛呈驗縣官竟不知毎斛受米若干余曰何難兩斛一石因問公新任乎曰備員二年二年日用尚不能知天下事安望有成葢斛之制下濶上尖宋賈似道所爲以杜奸也

故事開鎭衙門逢五逢十朔望營寨汎守將領

悉候轅門參謁以肅軍容毾時廢日莫此爲甚余每勘是日無事則於五鼓掛免揖牌庶汎守軍將不疲於奔命亦恤士之一端也

爲官最要妥垂下所瞻仰一發言不當殊愧之又曰接下不可一語冗長又曰待吏卒公事外不可與交一言

元時郡縣俱有學田其所入謂之學糧以供師生廩餼餘則刻書以足一方之用工大者則

糾數處爲之以互易成帙故讎校刻畫頗有精者先朝浮費不可勝計而獨靳於此未免爲育賢之失

蜀老言紹興初漕眾嘉陵以餉邊每一斛至軍中計其費爲七十五斛席大光胡承公爲帥始議轉船摺運於是費十斌六七向非二公蜀已大困矣故至今蜀人謂承公爲湖州鏡

四本堂座右編二集卷之四政治　終

四本堂座右編二集卷之五

邗水韓山子卓月朱潮遠輯

志節

國家尊名節奬恬退雖一時未見其效然當患難倉卒之際終賴其用如祿山之亂河北二十四郡皆望風奔潰而抗節不撓者止一顏真卿明皇初不識其人則所謂名節者亦未嘗不自恬退中來也故奬恬退者乃所以礪

名節

唐代宗記端午日羣臣各獻服玩上謂李泌曰先生何獨無獻泌曰臣自巾至履皆陛下所賜所餘獨一身耳上曰君所求正在此既獻其身當惟朕所用不爲卿有矣

亂逆之行人所同惡當其良心發見雖婦人女子不可欺也王莽女爲漢平帝后莽簒位日手持玉璽極口肆詈擲之於地後常稱疾不

朝會莽欲嫁之大怒不從曹操女爲漢獻帝
后丕簒位時遣使求璽綬后泣不與如此數
四乃以璽抵軒涕泗橫流楊堅女爲周宣帝
后知堅有異志意頗不平簒位之後憤惋尤
甚堅欲奪其志誓死不許徐知誥簒吳其女
爲太子璉妃聞呼公主則涕泣而辭嗚呼四
人皆簒逆之賊而其女志操節義乃如此千
載下猶令人撫几而嘆不知當日在廷佐命

諸臣何以施顏面對衾影也

蔡琰出塞爲塞婦生子歸嫁董祀而范曄傳之
列女賀知章年八十六有疾冥然始乞鑑湖
爲道士而宋祁傳之隱逸蓋修史者悖節之
臣難退之士也

尚書傳宗龍滇人與先君共事黔蜀二十餘年
經濟臣也崇禎庚辰起大司馬入對曰臣去
國未幾事壞至此大怍上意下獄擬斬中州
寇急命戴罪勦賊時督師楊文若檄兵要地
楊惑慕下言數載虛糜今若合兵功歸於傳
矣應期不至傳勢單弱爲賊所執縛於城下
叫門傳曰吾尚書傳宗龍死不負國城不可
降賊支解之

劉仁贍鎭壽春周師堅壘三載歷而不降一夕
愛子泛舟於淮欲紓家禍夜爲小校所報疑
有叛志請於贍贍將行軍法監軍使懇救不

迴復使馳告其夫人夫人曰某郎妾最小子
携提愛育情若不及柰軍法至重不可私也
名義至大不可虧也苟屈公議使劉氏之門
有不忠之名妾與令公何顏以見三軍遂促
令斬之然後成其喪禮戰士無不隕涕

元兵入閩執建寧朱浚欲降之曰豈有朱晦翁
孫失節者遂自殺朝奉郎張唐南軒諸孫也
起兵復湘潭等縣及敗被執曰若降何面見

魏公地下遂遇害三公家教能薰習子孫如此後世少年無識輙以道學爲責乎天冠者其誠未知思耳

余長兄服遠遥授部郎丁亥守曲靖郡城破不屈爲川逆刖手不食而死二兄賓遠任陸凉州巳亥城破投崖而死兩亥伯仲相繼而殁真不愧先榮祿公之教矣余哭有詩云誓守封疆伯氏擒忠魂碧血晝陰陰賊非莽操奸

何壽地處滇黔禍更深二死以酬君父志此生不負聖賢心於今身後孫連舉節孝根芽萬里森紫兒哭有詩云禍及全滇丁亥春垂髫小侄未歸閩百年同祖荆三幹萬里離鄉父一人亂後音書今始見生前忠孝此時真欲知浩氣乾坤滿斷臂投崖血尚新

初李氏隨孟昶至京師太祖數命肩輿入宮謂之曰毋善自愛無戚戚懷鄉土異日當送母歸李氏曰使妾安往太祖曰歸蜀耳李氏曰妾家本太原倘得歸老并土妾之願也時晉陽未平太祖聞其言大喜曰俟平劉鈞卽如母愿因厚加賜賚及昶卒不哭以酒酹地曰汝不能死社稷貪生以至今日吾所以忍死者爲汝在耳今汝既死吾何生爲因不食數日卒

南康縣外二十里許有劉氏女少而慧父母初

以許蔡無故絕蔡而許吳吳亾又以許蔡女曰吾一身而三許人何顏登人門戶投潭水而死鄉社立賢女祠今存焉

冏卿楊維垣丙辰進士坐魏黨戍淮陰巳卯年與余話朝夕後甲申起南京通政城降時有少妾方俯鏡梳頭維垣撫其背曰你好生過日子我去了其妾舉手挽髮曰老爺你先去我就來同時縊死丈夫不愧晚節少婦從容

就義眞不忝兩間矣
海瑞以南京都御史卒於官僉都王用汲入視葛幃敝籯有寒士所不堪者歎息泣下啓其篋僅十餘金士大夫醵金爲殮具士民哭之罷市者數日喪出江上簞食壺漿之祭數百里不絕蘇人朱良作詩弔之曰批鱗直奪比干心苦節還同孤竹淸龍隱海天雲萬里鶴歸華表月三更蕭條棺外無餘物冷落靈前

有菜羹說與傍人渾不信山人親見淚如傾
沈瓚之在丹徒廉潔不事權貴浸潤日至遂鐫繫尚方瓚之言願一見天子齊高帝召問復欲何陳答曰臣坐淸無以承事要人上問要人爲誰瓚之以手版四面指曰此赤衣諸賢皆是上知無罪復除丹徒令吏人候之瓚之戲語曰我今重來當以人肝代米不然淸名不立

文徵仲父林爲溫州太守卒於官僚佐大夫以千金致賻辭曰先大夫守郡曾未貨取不幸先朝露薨得其正使不肖受斯賻是欺死父也且先大夫以正死不肖可以不正生乎固辭不受
吳公琳入吏部以致仕家居上嘗遣使察之使者潛至公旁舍見一農人坐小几拔秧布田貌甚端使者問曰此有吳尚書其家何在公

斂手對曰琳是也使白狀上重之復召爲原官
陸長源爲汝南太守淸白自將後去州送車二乘乃嘆曰吾祖罷魏州有車一乘而圖書半之不及先人遠矣
鄱陽劉芝陽諱應麒巡撫吳中告終養歸臨發題詩署中曰來時行李去時裝午夜靑天一炷香描得海圖留幕府不將山水帶還鄉蓋

亦道其實者矣

翰林學士元文敏公明善字復初清河人參議中書日會朝廷遣蒙古大臣一員使交趾公副之將還國之日僞主賮以金蒙古受之公固辭僞主曰彼使臣已受公獨何爲公曰彼所以受者安小國之心我所不受者存大國之體僞主嘆服

李象山先生桂明滇之阿迷州人壬戌進士授

京倉度支普名聲賂魏璫奮宦取同郡印結公知其反狀不從遂逮獄普聞之火其廬墓赦後無歸棲於余家每居常必獨食薦草則安若冬着綿米稍白則病益秉賦也囊具蕭然予之閩寄公金陵破帽短衣畦菜漢西門值左輅山東孫肇興是共年友騶從訪之公負鋤不顧曰想另有李桂明我非也未幾卒

武后時南海貢集翠裘后以賜張昌宗狄仁傑奏事與昌宗雙陸則天曰賭何物梁公曰以臣紫絁袍爲對賭昌宗翠裘則天曰此裘價踰千金公曰臣袍乃大臣朝見衣翠裘乃嬖倖寵遇之服對臣之袍臣猶怏怏昌宗神沮氣索累戰連北公對御褫裘謝恩而出及光範門遂與家奴衣之縱馬而去此誠正人也

郎基清愼無所營求嘗語人云在官之時木枕亦不須作況重於此乎唯頗令人寫書潘子

義遺之書曰在官寫書亦是風流罪過

眞西山帥長沙郡人爲立生祠一夕有大書一詩於壁間者其辭曰舉世知公不愛名湘人苦欲置丹青西天又出一活佛南極添成兩壽星幾百年方鍾間氣八千春願祝遐齡不須更作生祠記四海蒼生口是銘

楓山章先生懋擢福建按察僉事以考績赴部堅乞致仕冢宰尹恭簡公旻慰留之辭益力

恭簡詰之曰不能軟不貪酷不老病如何可退先生對曰古人正色立朝某之罷軟多矣古人一介不取視民如傷某之貪酷多矣年雖未艾鬚髮早白亦可謂老疾矣請舉一事退之足矣恭簡憮然驚嘆知其意決特爲上請從之時先生年僅四十一

景泰丙子順天鄉試劉文介儼呂文懿原主之大學士陳循子英王文子倫下第二人爲其子稱屈於上欲罪儼等上不從准其子會試明年二人死於戊文介名益起時張寧爲禮科劾曰即令才而屈猶不可況無實之爭何以服天下乞罰二人以爲小人無忌憚之戒言雖不行天下壯之嘉靖間翟鑾二子登第時謂一鸞當道雙鳳齊鳴肅宗內批云鸞在朕左右即二子才如軾轍亦不可並中鸞及二子俱削籍去近張居正三子相繼登第二子俱鼎甲官翰林其黨王篆朱璉之子皆竊科名方乳臭子應試京省尚書巡撫以下皆日夕候其門入棘院御史爲之傳遞文字被褥几榻無異私家飲食絡繹應接不暇噫其甚矣世間公道多壞惟此一事稍存餼羊乃爲無恥小人廢壞殆盡其及於禍宜矣昔宋人以貴胄不可先寒畯退沈文通進馮京爲第一所以示天下至公也

李文節燕居錄云縉紳不苟求猶人不爲丐耳不足爲高不苟取猶人不爲盜耳不足爲廉不求多鄉人猶人不爲暴耳不足爲德

近世士大夫有外釣功名內營產業廣廈千間膏田萬頃僮奴如蟻婢妾如雲而開口高談性命自負清虛雖復舌吐五色寶蓮吾不信也夫積富累貲匪由一朝一夕即未必自掇奪朘削得之第用計然之策以勤儉起家者

乃其經營畜聚勞精費神爲有生之累亦多
矣

馬文淵有言凡人旣貴當使可復賤今之仕者
一日去其官卽愁沮喪志如魚失水喁喁然
死耶所謂不可復賤者耶

一錢太守劉寵廟在紹興錢淸鎭王叔能參政
過廟下賦詩曰劉寵淸名擧世傳至今遺廟
在江邊近來仕路多能者也學先生揀大錢

錢鶴灘請告門生有守維揚者遣使迎公越期
不赴後始一至諸大賈爭先迎謁公曰病夫
來看廣陵濤差有起色弁一問瓊花消息耳
無心跨鶴也遂潛去太守追之不得

嚴分宜誕日諸翰林稱壽爭先求近時菊花滿
庭陸太史獨屏處於後同列問陸更退何意
荅曰此間那得面孔向陶淵明

四本堂座右編二集卷之五志節 終

四本堂座右編二集卷之六

邗水韓山子卓月朱湖遠輯

雅量

量隘者福不廣氣輕者祿不厚志卑者功不崇
行短者年不長此性與命相通事與理相應
振古及今莫之或違也

大凡應大變處大事須是靜定凝重如周公之
赤舃几几是也漢武帝因不移步識霍光因

不轉眄識金日磾亦是窺見他靜定凝重處
故遂知可以託孤寄命

李勣臨事選將必訾相其狀貌豐厚者遣之或
問其故勣曰薄命之人不足與成功名此論
亦是

唐太宗平王世充於圖籍有交關連結文書數
百事命杜如晦掌之曰付諸曹吏俄聞於外
有大臣將自盡者上乃覆取文書背裹一物

疑石重上親裹百重命中使沉滹沱中更不復省。

宋仁宗時王德用進二女王素論之上笑曰朕眞宗子卿王旦子有世舊非他人比德用實進女然已在朕左右柰何素曰臣之憂正恐在陛下左右耳上立命宫官遣女素曰陛下旣不棄臣言亦何遽也上曰朕若見其人留戀不肯行恐亦不能出矣頃之宫官奏女已出內東門上乃起

武后謂狄仁傑曰卿在汝南有善政然有譖卿者欲知之乎謝曰陛下以爲過臣當改之以爲無過臣之幸也譖者乃不願知后嘆其長者

唐太宗宴眞武門更名破陳樂曰七德舞蕭瑀以爲形容未盡請幷寫劉武周薛仁杲竇建德王世充擒獲之狀上曰彼皆一時英雄朝臣或嘗北面事之覩其故主屈辱之狀能不傷乎瑀謝不及

宋神宗令程顥詣中書議事王安石方怒言者厲色待之顥徐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平氣以聽安石爲之媿屈

大抵黑白善惡只宜在心不宜在口內存精明外示渾厚此大豪傑之局量若靈臺無主一味鶻突豈包荒之謂哉回光自照予胸中善惡太分明遇有不平觸機輒發以此涉世難

矣請取此語爲終身之韋弦

丁崖州謂雖險詐然亦有長者言眞宗嘗怒一朝士再三言之謂稍退不荅上曰如此叵耐輒問不應謂進曰雷霆之下臣若更加一言則虀粉矣眞宗欣然嘉納

王旦在中書祥符末大旱一日自中書還第路由潘氏旗亭有狂生在其上指旦大呼曰百

姓困旱焦勞極矣相公端受重祿心得安邪遂以所持經擊旦正中於首左右擒之將送京尹旦遽言曰言中吾過彼何罪哉乃命釋之

明肅廟朝徐縉講論語曾子有疾章空鳥之將死四句既而御札下內閣云今日講書足見講官忠愛但死生常理耳何必諱明日還補進來

宋太宗一日寫書筆滯思欲滌硯中宿墨顧左右咸不在因自俯銅池滌之既畢左右方至上徐顧曰爾輩何處來

漢宣帝生數月以皇曾孫坐衛太子事繫丙吉擇謹厚女徒保養後望氣者言獄中有天子氣武帝詔繫獄者槩殺之內謁者到獄吉閉門不納曰皇曾孫在曾孫病危者屢吉加致醫藥以私財給其衣食宣帝即位吉絕口不道前恩故朝廷莫能明其功及霍氏誅掖廷宮婢自陳有阿保之功上親見問然後知吉有舊恩而不言大賢之封爲博陵侯

太丘長陳寔在鄉閭平心率物其有爭訟輒求判正曉譬曲直退無怨者至乃嘆曰寧爲刑罰所加不爲陳君所短楊賜陳耽每拜公卿一羣僚畢賀輒嘆寔未登大位愧於先之及卒海內赴弔者約三萬餘人

宋古成之結廬羅浮力學不倦作詩多驚人語登梁顥榜第三預聞之有張某嫉居其上召成之飲密置啞藥酒中比黎明臚唱成之瘖不能應上怒扶出或勸自明其事成之曰司命有定非人所能與也衆服其量

張子房欲辭封爵第曰昔與陛下遇於留封臣留侯足矣辭尊居卑猶且委曲其詞名迹俱掩古人至德如此

司馬溫公爲西京留臺每出前騶不過三節後官宮祠乘馬不張蓋持扇障日程伊川謂曰公出無從騎市人不識有未便者公曰某惟求人不識耳

陽明先生曰凡人言語正到快意時便截然能忍默得意氣正到發揚時便翕然能收斂得忿怒嗜欲正到騰沸時便廓然能消化得此非天下大勇者不能

盧承慶嘗考中外官有一官督運遭風失米承慶考之曰監運損糧考中下其人容色自若一無言而退承慶重其雅量改注曰非力所及考中中既無喜容又無愧詞又改曰寵辱不驚考中上

呂僧珍字元瑜孩童時相者曰此兒有奇聲封侯必也出身甚微以販葱爲業既貴兒子求官於僧珍僧珍曰汝等自有常分但當速歸葱肆耳不聽其求宋季雅居其左貧市其宅人詢其價宋曰一千一百萬人駭之宋曰一千萬買隣一百萬買宅爲人所敬重如此

趙忠定公汝愚初登第謁趙彥端德莊德莊故餘干令因家焉故與忠定父兄游語之曰謹毋以一魁置胸中又曰士大夫多爲富貴誘壞又曰今日於上前得一語獎諭明日於宰相處得一二語褒拂往往喪其所守者多矣

忠定拱手曰謹受教今之人不但君相獎諭褒拂雖說相談命之徒有一言而面譽之則張大自衒以夸於人有學有守者固不如此

李文節燕居錄云范文正公捐宅基爲蘇州府庠至今人士教育其中向使公爲私第不知今落在何氏故曰善建者不拔

文眞王阿憐帖木兒之夫人舉月思的斤以賢行稱一日有獻馬鞭於王者鞭內暗藏一鐵

簡拔取之則得王喜持示夫人將酬以幣夫人曰君平昔若嘗害人則防人之必我害也苟無此心焉用爲王悟亟還之

張莊簡公悅督浙江學政始以餬名較士尋去之日我且自疑入謗信我請託屹不爲動而士皆貼服任留都鎮定簡靜雖中官亦皆敬禮守備陳某者嘗設席延公子弟問更召何人曰他人豈可同此席爲時所重如此

徐文貞當海蔡時鄉民多踵其門詈之者公對人云愼無報復譬如犬嚙人人亦嚙犬耶戶占一絕云昔年天子每稱卿今日頻君罵姓名呼馬呼牛俱是幻黃花白酒且陶情觀此則常人於橫逆之來可無憾矣

冢宰耿公裕嘗曰吾爲禮書時暮自部歸必經過王三原之門過必見其老蒼頭持秤買油於門首因自念入官至今初不知買油點也

故每過輒面城墻而行蓋不勝自愧云

湛甘泉霍渭厓在南部尚書同時府學訓導鄧德昌乃二公同社友相見只論齒不論爵或途中相遇亦不廻避且策一蹇驢與之並行後鄧死二公爲製朋友之服經紀其喪京中文武官無有不弔者如此高風可於今人中求之乎

韓魏國忠獻王琦爲諫官三年所存諫藁欲斂

而焚之以效古人謹密之義然恐人主從諫之美後無以見乃集七十餘章曰諫垣存藁自序於其首大畧曰諫主於理而以至誠感之此一言足爲臣子之則

文王伐崇至黃竹之墟韤繫解顧左右皆賢無使者因自結之

楚昭王出奔而亡其履使人求之以百金曰吾不忘其相從於患難之中也故論功而未及

者皆不怨
袁叔德候李僧伽先滅僕從然後入門曰見此賢者令人羞對軒冕
豫督張公自德先巡隨淮揚以黃粱夢徵詩余偶投句云從前熟讀蝴栩經不免邯鄲此道行桃葉洞中過漢魏白雲枕上建功名十年宰相身原在一夢河山飯未成蛙市蜂衙鳥兎疾金鞭指我過蓬瀛公一見即折節造謝其虛心如此

十道志羊祜嘗與從事鄒湛共登峴山垂泣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來賢達勝士登此遠望如我與卿多矣皆湮滅無聞念此使人傷悲我百年後魂魄猶當登此山也湛對曰公德冠四海道符前哲令聞令望當與此山共傳若湛輩當如公語耳
有德即是有福無機即是無禍因事即是處事

讓人即是勝人
薄福者必刻薄刻薄則福益薄矣厚福者必寬厚寬厚則福益厚矣
能於熱地思冷則一世不受淒涼能於濃處求淡則終身不落枯槁
權在手時弄風雨摧山嶽自謂誰何豈知疾愈焰愈易滅饒君顛指呼喝盡是天地間輪流物事借來使用大限到時依然隻身向那性氣祇增來業耳

優人登場有為唐明皇者下場便不肯與諸優同坐衆皆笑之世間公孤卿貳時至則為之與逢場作戲亦復何異而盛修邊幅岸然於親故之中恐未免為諸伶之所竊笑昔沈慶之為三公歸里鄉人見者皆俯伏膝行慶之笑曰故是昔時沈公知是昔時沈公彼磬折之態可嗤此倨傲之容亦無味

西國有名王或貢以玻瓈水晶器王喜厚賞其人稍展視則一一命碎之見者甚惜問故王曰我性喜之弟我甚易怒此物甚易壞若有人壞之我必怒今預絕其端無使怒害我我怒害人也

曇藏師遇蟒長數丈毒氣熾然侍者請避之師曰死可逃乎彼以毒來我以慈受毒無實性激發則起慈苟無緣究親一揆言訖蟒按首

徐行倏然不見

三峰蘗菴禪師前之熊魚山先生也喜余座右編寄懷余詩云虎跡猿聲總不前山僧薇蕨自年年忽逢越客傳諸笈開卷依然對聖賢

海陵文學沈玥開素昧平生坊間得座右編賦詩於崇川有云兒童盡識朱夫子黔蜀猶思漢武侯惜未識其人也

四本堂座右編二集卷之六雅量終

四本堂座右編二集卷之七

邢水韓山 朱潮遠輯

勤儉

吾觀夏商周之盛衰而知三事之當慎也夏之興也以卑宮室以惡衣服其衰也則峻宇雕墻甘酒嗜飲矣商之興也以解網三面以身爲犧牲其衰也則酒池肉林瓊臺瑤室矣周之興也以卑服以不遑暇食其衰也則車塵馬跡求金求車矣帝王尚然况人乎知國家

之興衰可以鑑人生之豐儉

古者王政七十然後食肉則未七十者皆蔬食也五十然後衣帛則未五十者皆布衣也室西南隅爲奧室西北隅爲竈前爲堂後爲寢則庶人居皆兩楹也居今之世其能七十食肉乎其能五十衣帛乎其能庶人居皆兩楹乎噫此財力所以日蹐也誠酌古制不宜過

亨則庶幾哉

天下之財當與天下共節之宜著爲令在廷三歲一會議節省財用如吏部省冗官兵部省冗餉之類外至督撫旁至緹帥亦使各以所職自列可裁𥳽費戶部彙覆而行之有不盡者臺省執簡而議其後必三歲一舉則革有漸而又久不廢也凡財所以難節者怨難任也衆難知也今衆共持之則怨有所分也衆

共攻之則蠹無不得也

元世祖每思太祖創業艱難俾取所居地青草一株置大內丹墀前謂之示儉草蓋欲使子孫知勤儉之節也

漢高祖手勅太子云每上疏宜自書勿使人也夫帝王且然况士大夫乎今數行字輒付侍史書之豈非惰習

凡家業從耕讀辛苦創成者其子孫多能守之從智術誘騙驟致者其子孫多不能守之

郭威襄公家居簡靜好讀書天文地理靡不通曉教訓子孫以儉素力學爲務時公卿多置田產公獨不治上問之對曰臣一布衣荷陛下寵靈叨有封爵子孫衣食餘饒安敢增益俾生侈心上善之嗟嘆良久曰廷臣若郭登之忠誠朴實諸人不及也

朐覽撫庶事勤稼穡戎陳武事皆親之有奉饋

者必問其所由若力役所致歡喜慰賜若他所得呵辱還之是以軍民勤於農稼家給人足

張乖崖爲令嘗坐城門外見有負菜歸者問安得此日買之市公怒曰汝居田里不自種而食何惰邪笞而遣之

一年之計在於春一日之計在於寅一家之計在於和一生之計在於勤

四本堂家訓曰揚州古稱繁華今則尤甚宮室極其雅麗器具極其精美衣必雲紵冠必紫貂兩城十萬戶人家六街百千般興物茶坊酒肆狼籍必至三更夜市混堂喧鬧直達二鼓畫舫之襍遝厭聽笙歌梵宇之輝煌力窮土木堆假山聳石于江南造名園載花於吳下宴客珍錯盈臺張燈瓔珠滿棟磁論宋窯鼎究商周婦女下體遍襪羅紈臧獲周身悉

辱綾綢常車氊褰作敝游騎繡勒餙牽妖冶之容樽前耀目遶梁之聲筵間聒耳學童多于妓豎宴會不減耕耘故前于此者易致傾家尤多造孽余居其間四十餘年興衰萬狀目見其富貴目見其摧落又目見其子孫零替又目見其不忍言者皆余之舊好此無他蓋逞其受享而福薄所致也南北十五國足歷十二省常見士大夫家有土炕代几樹枝架屋剡木爲盂縫皮作履乏紙以蕉葉謄書缺線以棕絲補衲昨孝廉趙自淵從黔來過武陵桃源縣空具一城草苫縣堂之聯云茅屋三間睡也由我坐也由我里長兩個左看是他右看是他何雖游戲寔不知僻壤之苦又見南荒之民米皆手舂不知世之有碾飯用缶煮不知鍋之是鐵炤夜以松節惜油省柴就清溪盥沐不信有穿籐作床明瓦爲

窗又不信香櫞可以供玩蘭花可以賣錢大約非耕即讀無一惰民若沽人一文飲人一盃常具慚愧色必酬之始安前代承平長者言三百年來未見一凍死花子未見一餓死花子蓋固廉耻也日營家計勤儉治生故吾家遷滇七代復祿木本皆從祖宗安分而來若我祖宗嗜殺傷生貪財縱欲悖德亂理福巳折盡兒孫焉有今日目覩揚州繁華多財

者任其意之所為鬼瞰其室不能不晝夜惕心。慮吾子孫家道稍裕又或徼倖一名不體祖父不學聖賢不念故土風俗奢侈是尚聲技是趨不一代立見敗亾願從此往飲盛饌作漏脯想觀戲劇作啼哭想視富貴作浮雲想若居鄉只以困頓不如人便可久長居身只以粗衣淡飯不先人便能載福尋常只以讀書安命四字佩作韋弦至功名亦聽之運

花不開翕聚可觀開便落既落之後必除枯幹方不礙目此我歷富貴歷患難歷聖賢歷天下而然也身居揚州故不勝其硜硜云

風俗日下若江河莫挽賈太傅謂悖禮傷道可為痛哭流涕者也晏子為齊相狐裘三十年豚肩不掩豆彼獨何人讀韓山先生家訓眞救時鍼砭古云奢侈之害甚于天災凡我同心各置一通以作儆綮樅陽方孝標跋

昔有十家之鄰皆荒其百畝日惟轉糴於市以贍朝夕鄰人之農者勸之曰曷若力耕可積而富乎其二人聽之舍糴而田八家之人競相非之且曰吾安得待秋而食其一人力田不顧卒成富家一人惑其言復棄田而糴竟貧餧終身

紀訓存實曰前輩樊知縣毅王司訓輔余少時聆其言樊曰吾歸囊貲僅五千耳金繒不及

一千王曰勿謂學官貧吾積俸併諸生餽遺亦有六百金樊意恨六千為少而王且喜六百為多迨其後也樊三子不相容分異六千金買田築室悉與三子子疑父有遺藏輒不顧養樊田數畝自衣食焉未穀而糶未絲而賣門無三尺童客至老婢供茶恒戚戚焉及卒葬不成禮今諸孫皆凌替不振王四子伯仲治生叔季居庠同居養父甚懽暮年惟花

竹爲樂客至罍飲盡懽乃巳無日不開口笑也今子若孫皆置通顯家聲駸駸未艾夫樊財十倍於王而王受用顧十倍於樊子孫賢不肖又不啻十倍然則居官者身且不[illegible][illegible]能謀子孫乎靜言思之可以一悟

風俗奢靡所關不小如古今治亂者多在太平富庶之後其反治者乃因國亂民貧得之

仇泰然守四明與一幕官相得一日問及公家

日用幾何對曰十口之家日用一千泰然曰何用許多曰早具少肉晚菜羹泰然驚曰某爲太守居常不敢食肉只是吃菜公爲小官乃敢食肉定非廉士自爾見疎矣常謂節儉之益非止一端大凡貪淫之過未有不生於奢侈者儉則不貪不淫是可以養德也人之受用自有劑量省嗇淡薄有長久之理是可以養壽也醉飽濃鮮昏人之神志若蔬食菜羹則腸胃清虛無滓無穢是可以養神也奢則妄取苟求志氣卑辱一從儉約則於人無求於巳無愧是可以養氣也故老氏以爲一實

人生衣食財祿皆有定數若儉約不貪則可延壽奢侈過求受盡則終譬人有錢千文日用百則可旬日日用五十可二旬日恣縱貪侈立見敗亾則一千一日用盡矣或謂人有廉

儉而促貪侈而長者何也曰儉而命促者當生之數少也若更貪侈則愈促矣侈而壽長者當生之數多也若更廉儉則愈長矣

儉可養廉凡士大夫居官居鄉一味貪求者只緣不儉宮室欲美妻妾欲奉僕隷欲多交游欲廣不貪何從給之噫與其寡廉孰若寡欲數椽以蔽風雨五尺以應門戶一裘一葛以禦寒暑蔬食菜羹以供親朋蓬頭垢面以操

井曰俾天下稱爲清白士也不亦可乎

范文正公讀書南都學舍煮粟二升作粥一器經宿遂凝以刀劃爲四塊早晚取二塊斷虀數十莖啖之留守有子居學歸告其父以公厨食餽公置之旣而悉已敗矣留守子曰大人聞公清苦遺以食物而不下筯得非以相浼爲罪乎公謝曰非不感厚意葢食粥安之已久今遽享盛饌後日豈能啗此粥也

齊虞玩之爲少府猶躡屐造席高帝取屐視斷處以芒接之玩之曰初釋褐時買此已三十年矣帝賜新屐不受曰遺簪敝履不忍棄也

受些窮光景每事節省儘過得凡臨事着一苟字便壞自身享用着一苟字便安吾一生於此得力

應高年享富貴之人必少壯時嘗盡艱辛未有自少享富貴安逸至老者蚤年登科必於中年齟齬或仕宦無齟齬亦必其生事窘迫憂飢寒慮婚嫁若蚤年宦達不歷艱辛及承父祖生事之厚更無不如意者多不獲高壽造物乘除之理類如此間亦有始終享富貴者乃是大福之人亦千萬中一二而已今人往往機心巧謀皆欲不受辛苦即享富貴以至終身而又非理計較欲爲其子孫計尤大蔽惑也

人家不可一日無常業安閒便易起蕩心

李文節燕居錄云凡生計祇專認一件便勾一生受用若兼爲并及營此圖彼必致兩失即有所就筭來祇與認一件者一般葢分定也自士農工商以及他事皆然人但知此理自無妄念矣

精巧愈甚則人瞰之也愈急是速其敗也價值愈高則入市之也愈難是益其累也況致富

多不以道速敗自是常理冷眼旁觀可爲嘆
息

今人飮饌務尚豐腆一筵之設水陸畢具賓客入口無幾祗以厭飫諸僕從耳不知此何益也司馬溫公言先君判郡牧時客至未嘗不置酒或三行或五行不過七行酒沽於市果止梨栗棗柿殽止脯醢菜羹器用磁漆當時士大夫皆然人不相非也會數而禮勤物薄

而情厚近日士大夫家酒非內法菓非遠方珍異食非多品器皿非金銀滿案不敢會賓友常數日營聚然後敢發書苟或不然人爭非之以爲鄙吝故不隨俗而靡者鮮矣

古有良庖諸國皆重之至辣則德國國主令之速出境若曰我國人願其以勤勞致飢渴以飢渴甘庸常之味

其夫好飮酒其妻必貧其子好臂鷹其家必困

剩養一僕日餧三甌歲計千甌率是則必告乏而聚怨病在於增不在於損

凡人之敢於舉債者必謂他日寬餘可以償也不知今日之無他日何爲而有譬如百里之路分爲兩日行則兩日可辦若以今日之路使明日併行雖勞亦不可至無遠識之人求其目前之寬餘而那積在後者無不破家者也

東坡一帖云僕行年五十始知作活大要是慳耳而文之以美名謂之儉素然吾儕爲之則不類俗人眞可謂淡而有味者

怵裏要斟酌擔遲不擔錯

顏氏家訓曰生民之本要當稼穡而食桑麻以衣蔬菓之食園場之所產雞豚之膳塒圈之所生爰以棟宇器械樵蘇脂燭莫非種植之物也能守其業者閉門而爲生之具已足但

無鹽井耳

司空宗傳嚴先生紫見之太岳家訓聯云耕按五行而守以儉衣食足廉耻生無田可耕耕方寸田一生喫着不盡學兼三到而功惟勤義理明經濟裕何書可讀讀聖賢書千秋事業可期吾友開先觀察稟其訓令其孫梅岑鶴問瑗度輩能承之可謂家聲不墜矣

五穀以稻爲貴古人各以其類配之如以殺雞

配爲黍謂野人之飧也啜菽配飲水謂貧者之孝也以蔬食對菜羹謂貶降之食也惟食稻則對衣錦又祭祀以稻爲嘉蔬公享大人則以爲吉饎是以稻爲貴

沅澧間多山農家惟植粟且多在岡阜每欲布種時則先伐其林木縱火焚之俟其成灰即布種於其間如是而所收必倍盖史所言刀耕火種也

住宅墳塋栽培樹木衛之暢茂可觀如人衣冠整潔自然令人望之起敬予每過鄉村見林木茂盛者多昌盛之族而砍伐蕭條必家運凌替者也堪輿家言修竹茂林可驗興衰之氣象故凡居家竹木取用雖不可廢然必有節有時常存護愛培植之意令其生生相繼古人恭敬及於桑梓重親之所植也若先人手植者恣意斬伐漸至濯濯此人家退敗之徵而不孝莫甚焉

勤者敏於德義而世人借勤以濟其貪儉者淡於貨利而世人假儉以飾其吝君子持身之符反爲小人營私之具矣惜哉

四本堂座右編二集卷之七勤儉終

四本堂座右編二集卷之八

邗水韓山子卓月朱潮遠輯

惜福

天之生人其耳目口鼻四肢百骸無富貴貧賤一也世間之飢而不得食寒而不得衣甚至終身不識有室家之樂者吾不知其幾矣富貴之人豈惟無飢且肥甘足於口豈惟無寒且輕煖足於體華堂峻宇妻媵滿前靡有求

而弗得靡有欲而弗遂天之厚我不越庸人萬萬哉故雖日行方便猶不能稍報天之萬一而乃或任其饕餮之性恃勢凌人則天其喜我乎惡我乎子孫其受福乎此理甚明不待細思而可曉也

靖康之變帝子王孫宦門仕族之家陷入金國沒入奴婢使供作務每人一月支稗子五斗令自舂米米得一斗八升用爲餱糧歲支麻五把令緝爲裘男子不能緝者終歲裸體金或哀之使之執爨雖微有煖氣旋出取柴歸坐火邊皮肉脫落惟喜醫人繡工之類尋常團坐地上襯以敗席客至開筵引能樂者環列奏技酒闌客散各復其初依舊環坐刺繡往往餒病相枕而死嗟乎此皆帝王之苗裔將相之名胄耳逢時不辰顚越至此今遭際太平生長樂土雖家徒壁立而書富五車白

衣一裘黃虀半甕天付兒曹可謂多矣我復尚安求哉其各書一通以置座隅以代擊壤之樂

韓晉公滉有一閣吏自言屬在冥司主三品以上食料因以公次日應食糕糜橘湯爲驗又言人間之食皆有定籍三品以上日支五品以上有權位者旬支六品至於九品季支其有不食祿者乃歲支故曰人無夭壽祿盡則

亾

南宋高祖微時嘗自於新洲伐荻有衲布衫襖臧皇后手所作也既貴以付長安會稽公主曰後世有驕奢不節者可以此衣示之至孝武帝壞高祖所居陰室於其處起玉燭殿與羣臣觀之牀頭有土障壁上挂葛燈籠麻繩拂侍中袁顗因甚稱高祖儉世之德帝曰田舍翁得此已爲過矣

宋仁宗嘗語近臣曰昨因不寐而飢思食燒羊近臣曰何不索取曰恐遂爲例寧忍一夕之飢不可起無窮之殺或獻蛤蜊二十八枚枚千錢曰一下筯費二十八千吾不堪也遂不受獻

真宗禁銷金自東封歸杜婕妤者昭憲太后之侄女也迎駕服之上怒送太和宮出家由此人不敢犯

梁武帝酷好佛性多含恕勑天下貢獻綾羅錦綺不令織鳥獸之形恐裁剪之時有傷生物之意也

齊東昏侯製四種冠五彩袍一月中二十餘出晨出三更歸梁廢東昏焚者淫異服六十二種於御街後人號其所曰焚衣街

明皇令宮妓佩七寶瓔珞舞霓裳羽衣曲曲終珠翠可掃

唐太宗幸洛陽宮官以缺儲被譴帝謂長孫無忌曰朕昔過此買飯而食僦舍而宿今供頓如此豈可猶嫌不足乎

家本農桑雖宦達當記得先人櫛風沐雨世守耕讀縱富貴莫忘却平日淡飯黃虀

試觀世人錦衣美食窮奢極欲意氣揚揚甚自得也至詢其素行則貪汚卑賤敗名喪檢無所不爲彼淡薄自守者縱惡衣粗食心身安

閒夢寐清爽此中樂趣無邊超出世情遠矣

蔡公龍陽歷宦三十餘年始一歸省食淡衣素無異寒儒後晉南少司馬歸見市上有賣鰣魚者偶向僕言之其子烹以進公大怒曰此時魚價必高窮戶腹者此非與吾共守家業者也棄不食

楊東山守吳其母羅太夫人嘗於園圃種苧躬紡績以爲衣東山月俸分以奉母夫人忽小

疾既愈出所積俸曰此長物也自吾積此意不樂果致疾悉以謝醫則吾無事矣平居首飾止於銀衣止於布絹生四子三女悉自乳曰飢人之子以哺吾子是誠何心哉

宋蘇易簡爲學士太宗問物品何珍對曰物無定味適口者珍臣只知虀汁爲美臣嘗一夕寒甚擁爐痛飲半夜吻燥中庭明月殘雪中覆一盂虀連啜數莖此時自謂上界仙廚鸞脯鳳胎殆恐不及欲作氷壺先生傳因循未果也上笑而然之

飲食於人日月長精粗隨分塞飢腸纔過三寸成何物不用將心細較量

先朝尚書劉南垣公請老家居有直指使者以飲食上苛求屬吏郡縣患之公曰此吾門生當開諭之俟其來款之曰老夫欲設席恐妨公務特留此一飯但老妻他往無人治具家

常飯能對食乎直指以師命不敢辭自朝至午飯尚未出直指飢甚比飯至惟脫粟飯豆腐一器而已各食三碗直指覺過飽少頃佳肴美醞羅列於前不能下筯公强之對曰已飽甚不能也公笑曰可見飲饌原無精粗飢時易爲食飽時難爲味特使然耳直指愉其訓後不敢擨飱責人

張宗伯天駿居東門三里橋郡公訪之時已及

午矣公曰寒家離城遠親友至者必留飯然止肉腐而已老公祖下顧須宰一雞幸勿訝其菲郡公欣然飽去世兩高之

宋太宗嘗冬月命徹獸炭左右或啓曰今日苦寒上曰天下民困是寒者衆矣朕何獨溫愉哉

溫公家居日常處於賜書閣下東畔小閣侍史惟一老僕一更二點即令老僕先睡看書至

夜分乃自罨火滅燭而睡至五更初即自起發燭點燈著述夜夜如此天明即入宅起居其兄且或坐於牀前慰勞話畢仍回閣下

世人求享惡只有一要語曰循天理以結天心

聲色勢利皆有魔皆能惡人皆有毒皆能中人乃懸其魔中其毒者每有死亡之禍世之人不自知也

變古異常不死則亡

宋王允良旦寢暮興燃燈治事飲食宴樂達旦始罷人以爲疾余以爲此驕癖非疾也每見紈袴子弟常以日午始興雞鳴始寢者然貧賤之家無之也賢子弟無之也勤以治生者無之也驕奢淫佚反天地之常不祥莫大焉

石崇偕擬王者庖膳窮水陸後房百數皆紈綉金翠而絲竹盡一世之選竟以懷寶取禍及見收謂曰奴輩利吾財耳收者曰早知財能

取禍何不散之崇無以對斬於市

奢者不特用度過侈之謂多視多聽多言多動皆是暴殄天物

老父入仕三十七年居藩臬二十年以至節鉞自未絹帛着體食無兼味洗面水一盂猶以爲多必二年易一履嘗入覲進都寸燭必照三夕今嘆吾子孫能否

不昧巳心不盡人情不竭物力三者可以爲天

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子孫造福
章申公爲相日營園池所費不貲及罷相卽罹遷謫未嘗得一日居放還寓居嚴州烏龍山寺子弟皆遣歸幹置生事死之日無人在側擧妻爭分金帛停屍數日爲鼠食其一指
方崖趙公談其鄉有爲州牧者因庖人具饌失一鷄首遂斃之杖下後歸田貲積頗厚乃搆一堂而牓雙桂卽扁之曰培桂因手識云巳

酉堂培桂他日子孫必有折桂之手一日夜坐於堂忽空中戞然有聲如鳥御物擲地燭之乃一腐鷄首也其人駭汗未幾卽病逝焉自是家零落至嘉靖巳酉鬻其居於人其承鬻者王姓名培桂也計其扁堂之歲僅一周花甲耳
宋王黼宅與一寺爲隣有一僧每日於黼宅溝中流出雪白飯顆漉取洗淨晒乾不知幾年積成一囷靖康城破黼宅絕食此僧所囷之米復用水浸蒸熟送入黼宅無飢嗟嗟方黼權勢薰灼豈虞有絕粒之時乃賴溝中之顆以爲命暴殄者思之
荊南孫儒之亂米斗四十千持金寶換易纔得一撮謂之通腸米言飢人忌他食惟煎米飲之可稍通腸胃
唐德宗播遷人多乏食無釀酒者後京師稍寧

有一醉人聚觀以爲祥瑞
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制之若無斯爲聖人節而不縱可謂賢人縱而不節是爲下愚蓋殺牲以資口腹淫慾以丧天眞二者更相助發因美飲食則血氣盛血氣盛則淫慾多淫慾多則反損血氣血氣損則又賴飲食以滋補是二者更相造罪也若欲省口腹必先節淫慾若能節淫慾卽可省口腹此乃安身延

年之道若能節而絕之則粗糲亦有美處矣若縱之則人生受用之數有限限盡即早終矣

湞滓子居鄉見枵腹終日者皇皇求一飽而不得也冬月單衣敗而不蔽體也農夫終歲力田莫給租稅富商大賈鮮衣怒馬田連阡陌傭保胼胝作勞日僅錙銖官人坐堂皇事敲扑而囊鉅萬貧民日饜糟糠紈袴子厭常味

而廣求珍羞以競豪奢賤婦荊布不足貴家姬恥常服而盛購新奇以誇美麗廣厦細旃侍者不稱苦而坐者稱苦安車遠道負者不言勞而乘者言勞擁重裘坐煖室猶然畏寒而山中之樵手足皴於冰雪揮羽扇臨水亭猶然怯暑而道上之旅流汗浹於背有嗟嗟孰非屬毛離裏者乃苦樂霄壤若此也

山居之人固當惜水況佳泉更不易得尤當惜烹乃作福事也章孝標松泉詩云注瓶雲母滑漱齒茯苓香野客偷煎茗山僧惜淨林夫言偷則誠貴矣言惜則不賤用矣安得斯客斯僧而與之爲鄰耶

方輿之中二山六水一分田則寸金隙地世所最惜每見造作之家運頑石堆假山濬溝池爲園亭不數年荒廢有之兵火有之以至數十載百載終不能復平地害耕耘荒出產病

徑賦其或傷隣佈之風水怨詈而不敢言者如梓澤之殺身艮岳之喪國天之惜隙地有明驗矣

四本堂座右編二集卷之八惜福終

四本堂座右編三集卷之九

邗水韓山子卓月朱潮遠輯

詒謀

釋氏云要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吾謂昨日以前而父而祖皆前世也釋氏曰要知後世因今生作者是吾謂今日以後而子而孫皆後世也是所當發深省者

劉溫叟之生也其父岳曰吾老矣他非所欲但

異世治民和與此兒皆爲溫洛之叟耕釣烟月酣詠太平之化足矣溫叟憶父語遂爲名臣

龐德公未嘗入城府夫妻相敬如賓劉表候之龐公釋耕於壟上而妻子耘於前表指而問曰先生苦居畎畝而不肯官祿後世何以遺子孫龐公曰世人皆遺以危余獨遺之以安雖所遺不同未爲無所遺也表嘆息而去

王長史騫太尉儉之子篤至性凝簡不狎當世嘗語諸子曰吾家門戸所謂素族自可隨流平進不須苟求

老子曰無爲名尸無爲謀府無爲事任無爲智主藏於無形行於無怠不爲福先不爲禍始始於無欲動於不得已欲福先無禍欲利先遠害其文好者皮必剝其角美者身必殺甘泉必竭直木必伐石有玉傷其山黔首之患

固在言前黎民之所以蒙禍者以妄議國家典法故也故凡人之道心欲小志欲大智欲圓行欲方能欲多事欲少

王荊公教元澤求館賓須博學善士或謂發蒙何必爾公曰先入者爲之主

凡兒童少時須是蒙養有方衣冠整齊言動端莊識得廉恥二字則自然有光明正大氣象

教子弟如養閨女最要嚴出入謹交遊一接近

誰人是清淨田中下一不淨種子便終身難植嘉禾矣

賈文元公戒子孫文云古人重厚樸直乃能立功立事享悠久之福士人所貴節行爲大軒冕失之有時而復來節行失之終身不可得矣

徐賭菴訓銓部公云最妙是一箇逆字易曰數往者順知來者逆以往與順有盡而來與逆

無窮也今人處順境富貴榮華現成受享有何意味唯逆道則艱難險阻中陶錬得許多不朽事業是以豪傑一遇逆境便看作天心仁愛喜不自勝打起精神不肯當而錯過逆來順受四字隨處當書之以粘於座右庶觸目警心隨在常有自得之處吾祖宗千百年血脉長發汝身勿效福淺之輩一得志便逐紛華血食之軀受用有數而將來無窮之福已暗暗銷錬於此中矣天與汝以富貴汝荅天以媮惰鬼神能無不平乎

萬士和士亨舉進士其父古齋公每遺書云願若輩爲好人不但願若輩爲好官

實貨用之有盡忠孝享之無窮

陰興爲光烈皇后母弟時后尚爲貴人帝召興欲封之置印綬於前興固讓曰臣未有先登陷陣之功而一家數人並蒙爵士富貴已極

不可復加至誠不願帝嘉之不奪其志貴人問故興曰大凡外戚之家苦不知謙退嫁女欲配侯王取婦眄睨公主富貴已極人當知足故不願也貴人感其言深自降挹

奉天之圍將軍高重捷與朱泚將李日月力戰城下兩人皆死重捷之死賊斬其首弃其身去德宗撫其身哭結蒲爲首葬之朱泚見首亦哭結蒲爲身葬之忠義之士不惟哀動人

主卽寃敵亦感焉日月之死也朱泚歸其屍於長安厚葬之其母不哭也罵曰奚奴國家何負於汝而反死巳晚矣悖逆之臣不惟上干天誅卽父母亦惡焉

張安世長子千秋與霍光子禹俱爲中郎將將軍隨度遼將軍范明友擊烏桓還謁大將軍光問千秋戰鬬方畧山川形勢千秋口對兵事畫地成圖無所忘失光復問禹禹不能記

曰皆有文書光嘆曰霍氏衰張氏興也

鄭善果爲景州母崔氏通曉政事每善果出聽事母輙坐胡床於障後察之聞其決合理則賜之坐相對談笑若行事不允或妄嗔怒母乃還室蒙袂而泣終日不食

曹璨彬之子也爲節度使其母一日閱宅庫見積錢數千緡召璨指而示之曰先侍中履歷中外未嘗有此積聚可知汝不及父遠矣

祝氏訓子有云憶昔吾兄弟丁爾兄弟之年方且頂斗笠向赤日中採山灌園形容黧醜吾十九歲始授書爾叔授書更後吾兩人夏無葛冬無爐朝夕不輟以有今日而爾兄弟乃得垂髫就傳把舊書向北窓下披風而哦免於樵圖之苦是爾兄弟受享過吾兄弟遠甚而或勑勤少避可不可乎警吾言勿等於過耳蚋也

柳玭述家訓以戒子孫曰壞名災巳辱先喪家其失尤大者五其一自求安逸靡甘澹薄不恤人言其二不知儒術不說古道懵前經而不耻論當世而解頤身既寡知惡人有學其三勝巳者厭之佞巳者悅之聞人善嫉之聞人惡揚之浸漬頗僻銷刻德義簪裾徒在厮養何殊其四好優游嗜麯蘗以啣盃爲高致以勤事爲俗流覺巳難悔其五急於名宦匿

近權要一資半級難或得之衆怒羣猜鮮有存者子見名門右族莫不由祖先忠孝勤儉以成立莫不由子孫頑率奢傲以覆墜成立難於升天覆墜易於燎毛言之痛心爾宜刻骨

趙逢龍官侍講致仕丞相葉夢鼎出其門嘗詣師宅甲陋欲市其隣拓之逢龍曰隣里初安一旦驚擾非吾所願或問何以裕後笑曰吾

憂子孫行不進不患其飢寒也

徐勉戒子書曰吾清明門宅西邊既施與宣武寺不復方幅常恠時人謂是我室古往今來豪富繼踵脫其死矣知是誰室

泰和羅文莊公兄弟叔姪先後相繼咸登高第公由冢宰歸養庭訓甚嚴仲子謁選乞書帖當路圖仕南方以便省問公曰數字不足惜惜認義命二字欠確耳不生訓汝謂何而有是言竟不與書

或問人經患難皆是不幸事曰患難亦是不經事人良藥有一服可以治其終身之疾者士大夫往往有之柳子厚服此稍遲耳

李仲達亾前一日手書誡子書曰付遜之兒手筆吾直言賈禍自分一死以報朝廷不復與汝相見故書數言以告汝汝長成之日佩爲韋弦即吾不死之年也汝生長於官舍祖父

母拱璧視汝內外親戚以貴公子待汝衣鮮食甘嗔喜任意嬌養既慣不肯服布舊之衣不肯食粗糲之食若長而弗改必至窮餓此宜儉以惜福一也汝少所習見遊宮赫奕未見吾童生秀才時低眉下人及祖父母艱難支持之日也又未見吾囚服逮及獄中幽囚痛苦之狀也汝不嘗膽以思豈復有人心者哉人不可上物不可凌此宜謙以守身二也

祖父母愛汝汝狎而忘敬汝母訓汝汝傲而弗親今吾不測汝代吾爲子可不仰體祖父母之心乎至於汝母更倚何人汝若不孝神明殛之矣此宜孝以事親三也吾居官愛名節未嘗貪取肥家今家中所存甚鮮皆祖父母勤苦積累且此番銷費大半吾向有誓願兄弟三分必不多取一畝一粒汝視伯如父視寡嬸如母即有祖父母之命毫不可多取

以負我志此宜公以承家四也汝既鮮兄弟止一庶妹當待以同胞倘嫁於中等貧家須與庄田百畝至庶妹母奉事吾有年當足其衣食撥與贍田收租以給之內外出入謹其防閑此桑梓之義五也汝資性不鈍吾失於教訓讀書已遲汝念吾辛苦勵志勤學倘有上進之日即先歸養若上進無望須做一讀書秀才將吾所存諸稿簡籍好好詮次此文章一脉六也吾苦生不得盡養他日伺祖父母百歲後葬我於墓側不得遠離

爲政之要公與清成家之道儉與勤

飲食之樂多不是箇好人家聲華之習勝不是個好士子名位之念重不是個好臣工

富貴家兒逸眠晏起朝不見晨曦晚不見夕魄人生幾何晝夜分半又以其有用日力強半付醉夢中以此爲學學業荒以此治生生事

蹷詩云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尚勗之哉

余嘗見取富室之女者驕奢淫佚動笑夫家之貧務逞華靡以圖勝人一切孝公姑睦妯娌惠臧獲置弗與聞曾幾何時而奩橐俱罄悠天尤人謀擾萬狀其夫雖沾餘沫而舉動受制笑啼不敢至於愁怨汨喪甘爲人下而不辭者未必不由此也

程大中公晌性寬而斷夫人謙順自牧治家有

法不喜鞭扑奴婢諸子或加呵責必戒曰貴賤雖殊人則一也公或有怒必爲寛釋唯諸子有過則不掩也曰子所以不肖由母蔽過而父不知耳

人之於妾宜防其蔽子之過於後妻也宜防其誣子之過天下未有不正妻而能正其子者故曰刑于寡妻

宋祁臨卒自爲誌銘及治戒棺用雜木漆其四

會三塗即止使數十年足以腊骸朽衣巾而已毋以金銅襍物置吾塚且吾學不名家文章僅及中人爲吏在艮二千石下勿請謚勿受贈典

宋陳襄將終妻子環泣求所以語後者公索紙筆書先聖先師四字付其子而絕

以德遺後世者昌以貨遺後世者亾謙柔卑退者德之餘强暴奸詐者禍之始

宋節度使米信儉嗇聚斂積聚百萬緡其子豪侈浪蕩以信故不敢自專但於富室厚利貸錢自用謂之老倒還其詞以若父死鐘聲纔絕本利齊還也於是私募僕夫飾轎服置於宅門左右俟出門即擁掖去其黨則京師搖唇舌獵炮炙之徒市井卒縱蕩殆盡至假獄卒搖鈴于夜罪之力以糊口吁銖積寸累竟爲誰乎向使好施以畱餘植德以遺後即家

之擔石子孫何遽至此

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舉而措之一家之人謂之產業舉而措之天下之民以利一家之人謂之冤業以產業作事業人怨之以產業作冤業天殛之

人謂子孫愚懦者覆宗不知覆宗偏在巧而慎者人謂祖父厚積者詒謀不知貽謀偏在薄於取者

起家人生財富庶乃日夜憂懼慮不免於飢寒破家之子生事日消乃軒昂自恣謂不復可慮所謂吉人凶其吉凶人吉其凶此其效驗常見於已壯未老已老未死之前識者當自默喻

李文節燕居錄云每見士大夫一捐館舍其子弟往往向人稱外侮人亦爲之傷世態之炎涼嘆人情之薄惡予以爲不然君子生則人

敬歿則人思彼寂寞於生前而榮華於身後爲人尸祝俎豆者何人哉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向使恃位挾勢欺凌侵奪人無奈何直待其子孫方與覆筭此所謂悖出悖入出爾反爾而稱外侮非矣

每見富貴者寧豊財多粟納好寵姬何嘗肯隆禮厚幣延好師席寵姬辦首飾則甚易予弟買書冊則甚難蘭房用度必是周緻書院缺典寘之不問行事如此宜乎碩師去而庸師來碩師有抱負有見識合則留不合則去庸師無學問以自持惟佞諛而媚主庸師固棲身之謀一年復留一年子弟乏開導之益一日昏鈍一日及其長也塊然一物而已耳

唐太宗泛遊春苑愛奇鳥鬪內傳呼畫師閻立本應召畢還戒其子曰吾少讀書屬詞今以丹青躬厮役之務辱莫大焉爾宜深戒韋誕

奉帝命書匾以籠盛之轆轤而上去地二十五丈爲竟鬚眉盡白戒子勿學此法

四本堂座右編二集卷之九詒謀終

四本堂座右編二集卷之十

邗水韓山子卓月朱洲遠輯

種德

一點慈愛不但是積德種子亦是積福根苗試看那有不慈愛的聖賢一念容忍不但是無量德器亦是無量福田試看那有不容忍的君子

元世祖發宋諸陵取其金寶以諸帝遺骨瘗於杭之故宮築浮屠於其上以壓之又截理宗頂骨爲西僧飲器天下聞之莫不傷心太祖歎息久之謂危素曰宋南渡諸君無大失德與元又非世仇元既乘其弱取之何乃復肆酷如是耶即命北平守將吳勉訪頂骨所在果得之西僧廬舍命有司厝於京城之南至是紹興府以永穆陵之圖來獻遂勅葬於故陵

明憲宗皇帝受終日遵英宗遺言不用殉葬宮嬪此最盛德事也故憲宗賓天亦有是命克遵先訓以貽後昆世守爲成法云

宋靖康之變金人欲盡得京城宗室有獻計者謂取宗正寺玉牒取之則無遺矣金人立命取牒牒至會金帥以事暫還戶部邵澤民遽索視之每揭二三板則掣一板投火爐中嘆曰吾力不能遍焚耳俄頃金按籍取宗室因燕而獲免者十有四五而澤民不自言人多不知

東川節度使楊師立叛高仁厚圍之爲書射城中遺其將士曰仁厚不忍城中玉石俱焚爲諸軍緩師十日使諸君自成其功若十日不送師立首者晝夜兼攻城陷必矣諸君圖之數日賊將楊君雄大呼於衆曰天子誅元惡他人無預也衆呼萬歲大譟突入府中師立

自殺君雄挈其首出降賊平

章仔鈞太傅妻練氏素有賢德章得象之高祖母也太傅出兵有二人得罪欲斬之練氏密使亡去後二人俱奔南唐爲將攻建州州破之時太傅已死矣練氏居建州二將遣使以金帛遺練氏且以一白旗授之曰吾將屠此城夫人植旗於門吾戒士卒勿犯也練氏返金帛並旗不受曰君幸思舊德願全此城之

人必欲屠之吾家與衆俱死耳不願獨生二人感其言遂罷

江南有縣令鍾離君與隣縣令許君結婚鍾離君女將出閣買一婢從嫁一日婢執箕帚在堂前熟視泣曰幼時吾父於此地穴爲毬窩導我戲劇也鍾離君曰汝父何人曰父即前令身危家破流落民間令詢實以書抵許令曰吾買婢得前令之女憐而悲之義不可以辱當輟吾女嫁貲先爲求婚更俟一年別爲吾女營奩以歸君子可乎許答曰蘧伯玉恥獨爲君子願以前令女配吾子君別求良媒以嫁君女於是前令之女卒歸許氏

周仁榮築一室纔落成友人楊公道輿疾至門曰願假君新宅以死先生讓正寢居之妻子有難色先生弗顧未幾楊死箱財二十有八莫適主者楊之弟詣求分財先生曰若兄寄

死於我意固在是喪事之費悉自己出終不利其一毫對衆封籍自平陽呼其子來悉付與之

顏杲卿子泉明爲史思明所獲得歸求其父尸於東京得之遂并袁履謙尸棺斂以歸遇父時將吏流落者皆攜歸凡五十餘家均減資糧一如親戚袁履謙妻疑履謙衣衾儉薄發棺眎之與杲卿無異乃始慙服

王質判蘇州太守黃宗旦得銷鑄者百餘人以託質質曰事發無跡何從得之宗旦曰吾以術陰鉤之而得公愀然曰仁者可以術穽人於死地乎宗旦慙服悉出其獄稱公曰君子也

尙書張悅操履純潔雖自律嚴而待物不苛有爲西川監司者詣公請教公曰川行甚險州縣小官携妻孥往者寔以軀命博升斗之祿

脫有不測舉家葬魚腹矣君輩幸毋以微罪而去其前程也聞者感服

禁中有哲宗皇帝宸翰四大字曰罰弗及嗣更無他語此必紹聖元符間有欲害元祐黨人子孫者故帝書此言

唐肅宗嘗與李泌語李林甫欲發其塚焚骨揚灰泌曰陛下方定天下奈何讐死者彼枯骨何知徒示吾德之不弘耳且方今之從賊者皆陛下之讐也聞此恐阻其自新之心事乃寢

天啓間某進士才大而數奇以齒過知命就童子試其邑令某少年高第也見其老意甚輕之入衙爲太夫人具述且哂之母曰其文何如對以未閱母不覺潸然淚下令請故母曰汝父攻苦一生而不得附名於庠賫志以沒吾故觸而興悲耳令素孝隨取其卷閱之大

爲嘆賞取冠多士送府太守亦詰其年令乃具陳所以賞拔之故太守亦取以冠軍遂入泮未幾舉於鄉明年成進士授京秩後邑令以覲至京病故喪事皆出其經理功名早遲眞定數人何必矜躁爲也

嚴求微時爲陽邑吏陽宰器之待以賓禮每日卿當自愛他日極人臣之位吾不復見卿之貴幸以遺孤留意歟年歲亟登公輔宰歿既

久其子歸道命候謁嚴門嚴贈擔石束帛而已其子慊慊而退嚴不甚頷乃密遣家人賫黃金數十斤伺於逆旅間謝之曰君非陽宰之子乎相君使奉金以備行李又薦一官地宅僕馬畢爲之置其子他日及門致謝嚴曰聊以報尊府君平昔之遇耳一見後終身謝絕焉

獄官冬夜苦寒欲就寢其妻正色曰君煖衣

飽食畏寒不出獄中罪人如何其夫感悟自此留意獄訟此婦本妓女未有所生一夕夢神人以綠衣槐笏付之後一子果登第

陸孟昭送客出門見丐者於道熟視令人引進語夫人曰絕似吾少時友詢姓名果然公即持其手曰子何貧至此耶遂令浴更衣與共飲食者旬餘友感謝去公親送至一室曰吾爲子置此矣器用俱備又米十石金十兩語

之曰以此爲生毋浪費也

金壇于中丞相攸得無錫華生爲婿告其女曰吾三任都憲歷十有七年未嘗置人大辟華生不患不富貴患居官或刻耳及華登第爲江右司李執法廉如三日而入重罪者三其妻述父言告之華曰我爲刑官律如是吾依律斷而已若廢公法而市己私非所以明職守也後屢入人罪其妻屢勸輒以依律斷荅

之華後無子婢生二子皆不肖語其妻曰我生平未嘗欺公壞法何生子如是妻曰此君之依律斷也今于子孫貴顯屢世而華竟絕嗣

嚴鋏濵人潛心醫術多起人危疾不受謝好義樂施人求療者即合藥與之如遇貧人加銀五分施之以爲粥餌之費後子淸爲冢宰重孫嚴似祠庚辰進士亦爲尚書先君廿一史

講之冢宰家

魏文侯與田子方語有兩童子衣錦而侍於君前田子曰此君之寵子乎文侯曰非也乃伊父死於戰此其幼孤也寡人收之

吳文定在吏部以喪歸過西偏一曲諸婦嫗奔避公語騶從曰彼亦貧迫不得已耳吾既不能濟而華之安可沮其糊口計耶廻車迂行戒勿行此

烏程沈空菴敎積陰德一日招窮親之婦來家倣絲婦忽匿敝縷公適遇見即急却步私語曰不該去不該去夫人詢以故公復曰不該去夫人促語甚力公曰我頃至倣絲所見此婦陰匿我絲我雖不道破渠必揑杌我又不便安慰彼因此悔我若不去亦不相值也夫人曰我以若爲不可解之事此直易易耳唯俟渠交絲時取看贊其絲好倍予之錢彼婦便以爲不見前事矣公喜甚一一如其言其隱德多如此後子孫科第不絕

曾公亮布衣遊京師聞旁舍泣聲甚悲詰之旁舍生欲言而媿久之曰僕向用官錢若干吏督急莫償乃以女鬻商人得錢四十萬行與父母訣所以泣也公亮曰商人遷轉不常且無義色衰愛弛即棄爲溝中瘠矣吾士人也曷與我旁舍生曰君愈商人數倍然已書券

納直不可追矣公亮曰償直索券不可則訟於官即與四十萬錢約後三日以其女俟於水門之外旁舍生如教至期携女往公亮舟行已三日矣

王侍御復齋公嘗買妾困於妒妻公出按時幽閉一樓上餓且死妾子毓俊甫八齡給母曰餓死八人謂不賢不如日食以粥湯一盂令其徐徐自死可緩謗也母從之而俊陰以小

布袋藏麵食魚肉乘粥時食之得不死逾年生一子侍御潛育於張總兵家及侍御卒俊撫愛其弟特至

嘉靖間一醫人置當歸至京時價騰貴原直每擔銀一兩貴至六兩其人曰必如直而鬻醫家束手矣何人拯人生命遂散各舖從容取償全活甚衆不踰年一中貴疾甚進醫有效遂以大房一所贈之并其中器皿俱備夜夢白鬚翁謂曰此當歸之報也

幽怪錄蕭至忠爲晉州刺史欲出獵有樵者于霍山見一長人俄有虎兕鹿豚狐兎雞雉而至長人曰余九冥使者奉帝令蕭使君畋汝輩若干合鷹死若干合箭死有老麋屈膝求救使者試爲求計羣獸從行樵者覘之至深巖有茅堂黃冠一人老麋哀請黃冠曰若令滕六降雪巽二起風即蕭使君不出矣羣獸散去翌日未明風雪大作竟日蕭果不出按滕六雪神巽二風神

積善如挑土築臺非一簣可成凡陰隲方便之事每日隨吾見聞所及力量所能者即傾心爲之日久所積自多天地鬼神亦必默佑若暗計害人自爲得計而不知損心滅理甚矣況冥冥之中自有報應能不畏乎

大尚上人爲鵝湖高座弟子戒行淸高嘗云人作善事如佛裝金

儒家言報施佛家言布施其實一也佛言欲得穀食當勤耕種欲得智慧當勤學問欲得長壽當勤戒殺欲得富貴當勤布施布施有四一曰財施二曰法施三曰無畏施四曰心施財施者以財惠人法施者以善道教人無畏施者謂衆生恐懼時吾安慰之或教之脫離使無畏心心施者力雖不能濟物常存濟物

之心或孝養父母或忠誠事上或仁慈安衆

凡一言一語一動一止必期有益勿使有所損害乃布施也所爲如此存心又如此後世豈不獲富貴之報

人有斜率錢物造橋修路及造渡船宜隨力助之不可謂捨財不見獲福而不爲且如道路橋船既成吾晨出暮回過橋乘渡無有疎虞皆所獲福也

田野小民斗粟尺布入市營求一家性命所係我却要在他身上去討便宜能有幾何領令人當面咨嗟背後談議孰爲多寡入市買辦者務使人爭售之勿使人望而避匿也

凡取人當舍其舊而圖其新自賢人以下皆不能無過或早年有過中年能改或中年有過晚年能改當不追其往而圖其新可也若追咎往日之過并棄後來之善將使人無遷善之門而世無可用之材也以是處心刻亦甚矣

遇故舊之交意氣要愈新處隱微之事心迹宜愈顯待衰朽之人恩禮當愈隆

人於倉卒顛沛之際善用一言解救者上資祖考下蔭兒孫

積德之家子孫不好的變得好積惡之家子孫好的變得不好

人所歌舞天必從之

平民肯種德施惠便是無位的公相士大夫徒貪權市寵竟成有爵的乞人

聰明本是陰騭助陰騭引入聰明路不行陰騭使聰明聰明反被聰明悞

四本堂座右編二集卷之十種德終

邪水韓山子卓月朱瀚遠輯

勸誡

人生處順境少處逆境多清閑無事最不可常得故有先見之明者當早圖之

諺有警世語謂一老人死見閻王咎王不早與通信王曰吾信數矣汝目漸昏一信也汝耳漸聾二信也汝齒漸損三信也汝百體日益衰信不知其幾矣然此特爲老人言耳今更續之一少年亦咎王曰吾目明耳聰齒利百體强徤王胡不以信及我王言亦有信及君自不察耳東隣有三十五而亾者乎西隣有二十九而亾者乎更有不及十歲與孩提乳哺而亾者乎非信乎良馬見鞭影而行必俟錐入於膚者駑駘也何嗟及矣

赤子初生光光只有此身更無美衣美室各項帶來及其旣歿亦光光只有此身更無美衣美室各項帶去中間唯有此心此理全生全歸可以帶去者却又爲美衣華室各項弄壞豈不是大罪過

佛言受卽是空謂受苦受樂及一切受用也如食列數味放筯卽空出多騶從旣到卽空終日遊觀旣歸卽空又如爲善事旣畢其勤勞卽空而善業俱在爲惡事旣畢其快意卽空而惡業俱在予喜得此理故欲與人共之

居富貴常憐窮困受快樂常恐災禍見在常生知足未來常思戒懼寃結常求解免衣食常思來處起念常教純正出語常思因果逆境常當順受動靜常付無心守此十常更無煩惱

好利非所以求富也好譽非所以求名也好逸非所以求安也好高非所以求貴也好色非

所以求子也好仙非所以求壽也今人所求皆反其所好無惑乎百無一成

知成之必敗則求成之心不必太堅知生之必死則保生之道不必過勞

魏公子牟東行穰侯送之曰先生將去冉之山東矣獨無一言以教冉乎公子牟曰君知夫官不與勢期而勢自至乎勢不與富期而富自至乎富不與貴期而貴自至乎貴不與驕

期而驕自至乎驕不與罪期而罪自至乎罪不與死期而死自至乎穰侯曰善敬受明教

容齋隨筆云聖人不畏多難而畏無難揚誠齋云人皆以飢寒爲患不知大患正在不飢不寒秦不幷六國二世不亾隋不一天下煬帝不喪晉武帝不平孫皓則無羊車之忿唐憲宗不平淮蔡則無金丹之禍此畏無難之説也乞食於野人重耳所以霸燎衣破竈而啜

豆粥光武所以興此不患飢寒之説也故曰生於憂患死於安樂

張九齡以功名忠義奮振一時可謂君子矣然或者謂其處士大夫之有辠者必致窮絕之地以故一念不洪遂至無嗣人心不可蹊刻如此

東嶽聖帝曰心不光明點甚燈意不公平看甚經大秤小斗吃甚素不孝父母齋甚僧妙藥

難醫寃業病横財不富命窮人人惡人怕天不怕人善人欺天不欺說話莫談他人短自短何曾說與人生事事生君莫怨害人人害汝休嗔臨危若不行方便念盡彌陀總是空

人倫要鑑云人心不足蛇吞象世事到頭螳捕蟬無藥可延卿相壽有錢難買子孫賢家常守分隨緣過便是逍遙自在仙

李文節燕居錄云有炎然後有涼有繁華然後

有衰落誠當得意時做得冲冲淡淡清清冷
冷寂寂寞寞後來亦不過冷淡寂寞止矣故
日富貴貧賤處之如一

江夏賀對揚先生禔躬端方與人誠信爲廣文
時體恤兩明經寅友備至諸生嘗宇者毫不
一計脩脯而於兩齋則惓惓諭以從厚語人曰
余致敬同寅有故一與家嚴同庚一與家慈
同庚儼然父母式臨其上耳噫卽先生處官

一事其居家孝友眞無慚衾影矣晉秩宗伯
寓所僕從僅三人皆諸生時所服役者其標
封字皆細楷柳公權云心正則筆正伊川云
寫字亦有正心誠意之學先生有焉

自尊而卑人者取辱之道也自智而愚人者取
侮之道也自豊而瘠人者取敗之道也自樂
而憂人者取禍之道也

莊子曰得者時也失者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
不能入也

處貧有數等貧而無諂貧而無怨貧而無恥最
上其貧而樂乎會得此箇中趣頓覺千駟萬
鍾反增腥羶蔬水簞瓢倍加清幽身外浮物
與性體有何相關要在素位自得而已非數
十年涵養超世俗之見者未足語此

趙廷實曰予性好施乞丐每見其悲號來乞之
時嘗有傲睨自如之色或童僕呵之往往不

遜而去因嘆天地間浩然之氣猶賴此輩存
得人生世上身家愈重則負累愈多忍氣忍
疼擺脫不下彼乞人者光光只一條性命前
無所希後無所顧要活便活要死便死看他
十字街頭討半碗冷飯殘羹何愧蚓壤螬李
眞箇上不怕天下不怕地天地爲蘧廬陰陽
爲逆旅試想受萬鍾者昏夜乞哀吮癰舐痔
的光景仰頭縮頸提心吊膽比那叫化子那

曾有浩然之氣及至閻羅王來請將富朝宰相百萬財主與那花子一齊拘去空拳赤手卽刻同行那花子笑欣欣無愧無怍比活時不曾少帶得一件那富的貴的哭啼啼怕究怕對比花子不曾多帶得一件好婦人不曾帶得一根頭髮他自要嫁別人好屋舍不曾帶得一片瓦不肖子還要賣與人所識窮乏好便來吊一陌紙不好還要擺布你兒子追

想當初好沒來由不亦哀哉

立身以無愧爲難守身以無玷爲難保身以無疾爲難

江東有太守某者文雅風流頗著時名在郡二年遣吏携數百金入京賂劉瑾求速化苞苴旣入矣越數日劉瑾事敗伏誅太守亦以鐀刺落職初太守遣賂入京尋慮事不諧悔之乃禱紫姑以决疑仙姑降筆曰幾樹甘棠蔭

未成使君何事苦經營雷霆怒擊冰山碎只恐錢神也不靈噫人之作僞行險而鬼神之不可欺也如此哉

雲南石屏州貪吏建皇醮畢請鸞稱王靈官降壇判云玉皇座主親身說不受人間枉法錢

人以高位爲榮然以小人居高位反辱矣何者高位不能榮小人極能見小人也若使不在高位孰知小人哉如猴升屋而坐非尊榮也

但令人笑之

有一言而傷天地之和一事而折終身之福者切須檢點

新蔡鄭敬都尉高懿廳前槐樹有白露類甘露懿問椽屬皆言是甘露敬曰明府德政未致甘露但樹汁耳懿不悅稱疾而去

有客謁梁公寔欲餌以延年術梁哂曰吾名在天壤間政恐盛著不了安事長生客慙而去

成化中五府都事卜馬翊者與一方士游方士以幻術惑其子子心蠱之謂其眞仙人也歸亟稱於父都事益信之崇奉有加至得出入卧内都事家多美妾方士盡以咒法鈎而淫之婦人苦其淫毒訴於翊翊告官爲理聞詔朝朝命檻車遞至京僇於市國史亦載之獄詞方士爲陝廣平濟寧人也挾他妖術謀不軌士大夫好與方士游多與其傳此法不自知損德敗名者衆矣矧又有意外不可言者耶可爲深戒

有僧素無賴謂黃精能駐年未驗置黃精枯井中誘一人入井覆以磨盤其人無計得出忽有野狐臨井呼而告曰君無憂我狐之通天者每穴塚上而臥其下注視穴中久則飛出所謂神能飛形也君第注視磨之孔吾昔爲獵人獲賴君贖命特來報耳人用其計旬餘飛出僧大喜以爲黃精信驗乃別大衆負黃精入井約以一月開視至期斃矣

閩將吳某將向晉安新鑄一劍甚利瀕行禱於梨山廟曰某願以此劍手殺千人其夕夢人謂曰人不當發惡願吾祐汝使汝不死於人手後敗績以此劍自刎

吳人王翰景泰中爲御史上疏勸易儲與南城禁錮事甚力及英廟復辟數言前二事之非

攻于肅愍及其黨與不已英廟甚悅之時有賞賜許以大用一日上御文華殿便室翠歷朝章疏凡畱中者具在忽驟風飄一本宛轉上前取而閱之則翰勸易儲及南宮禁錮也急宣翰來翰以爲復有賞賜也既至上發前疏示之翰叩頭出血請死上遽叱出誅之大翰前後事兩君阿旨取容自謂得計矣而詎意驟風爲之祟也此可爲奸佞之戒

心齋先生倡道海陵郡諸椽吏以事至海陵相
率詣之乞言先生無他言第曰心地好前程
保

程明道於鄠亭上見壁書云要不闕依本分明
道深然之曰若依本分便是君子也

今人不去學自守先去學隨時所以苟且不立

凡人尚智巧正是沒受用處反以能羨之何耶

昔人有云神仙伎倆無多子只是人間一味
呆非高人之見不能道此

諸禍皆從忽起故人作事不可不慎

機事不密禍倚人壁

有一字之師有一句之師有終身之師凡可以
通達時宜有裨日用者雖一語一默之間苟
能養之以有成即我師也何常之有

廖德明先文公受業也少時夢懷刺候謁廟廡
下謁者索刺出諸袖中乃宣教郎廖某遂覺
後登第改秩以宣教郎宰閩請迓者及門思
前夢恐官止此不欲行親友相勉爲質之文
公因指案上物曰人與器物不同如筆止能
爲筆劍不能爲琴故其成毀久速有一定之
數人則不然固有朝爲跖而暮爲舜者其吉
凶禍福亦隨之而變難以一定言今子赴官
但當充廣德性力行好事前夢不足芥蒂後
德明官至正郎

國朝橙墩好客有愛妾蘇氏善持家一日讌客
失金杯諸僕嘖嘖四覓蘇氏訴之曰金杯巳
收在內不須尋矣及客散對橙墩云杯實失
去尋亦不得公平日好客任俠豈可以一杯
故令名流不歡乎橙善其言

學者不可用心太緊深山有寶無心於寶者得
之

縱酒色是殺身的利刃弄術數是殺子孫的毒

藥

夫酒者俗謂之無舵之物也海舟失舵隨風進退莫能使之正行避險也理心者人之舵也理心以酒敝蒙人遂失其舵矣

一少年嘗淫於色後悔之欲絕其端屏居精修數年而歸有先所識女過諸途惟問曰我昔年某不顧我何也答曰我非昔年某也不顧而去之

當怒火慾水正騰沸處明明知得又明明犯着知的是誰犯的又是誰此處能猛然轉念邪魔便爲眞君也

有一富翁而賢自覺財念甚重於德修葺金投之海曰惡物也吾寧溺爾不使爾溺我

太子中舍朱餘慶說其從叔丙殿承綱居蔡州日掠房緡五千其憂愁無聊之貌常如負人百千萬債者常在病幾死纔閉目問其子曰今日費幾錢噫彼所謂天刑者非邪

眉州刺史申貴殘虐聚斂諭獄吏令賊徒引富民爲黨以納其賂常指獄門曰此吾家錢穴被訴下獄謫維州司戶至犀浦賜死民家相賀

曾才漢里中有小民者傭工受直日得三十錢歲餘得錢十四千寘床頭每旦玩弄乃出一夕化作鼠鳴逐之不止逵旦民起出門遇兩

人格鬬折齒交訟指民爲証赴官以鈍不能答一詞受杖無數所積錢盡費如洗噫民以苦力得錢然猶福薄不能保況薄命之人而欲取非其有乎

余邑張斗樞爲諸生時記名家舊文一篇入試遭文宗塗抹乃訴於學博文蓮山先生先生引戲詞慰之曰昔蘇秦父母誕辰伯子捧觴稱壽讚曰好佳釀及季子亦捧觴稱壽罵曰

酸酒季子妻乃從鄰姆借酒一觴復罵曰酸酒季子妻曰這是伯姆家借來的翁叱之曰你這不行時的人過手便酸斗橋大笑

饒州有省祭官京居日頗苦塵勞嘗作絕句云碌碌庸庸立世間朝來直到暮時閒誰知夢裏猶辛苦千里家山一夜還

西湖傍近編竹笆可專菱芡之利而惟有勢力者可得之故杭人諺云十里湖光十里笆編笆都是富豪家待他十載功名盡只見湖光不見笆

嘉典一老布衣平時好役自號清客書門對一聯云心中無半點事眼前有十二孫其隣人嘲之續其下曰心中無半點事兩年不曾完糧眼前有十二孫一半未經出痘聞者皆笑

唐楊愼矜愼餘愼名皆偉儀形風韻高朗舒甚於時愼名嘗覽鏡見其鬚而神彩有過於人覆鏡歎惋曰吾兄弟三人盡長六尺餘有如此貌如此才而見容當代以期全難矣何不借我少體弱耶竟如其言

天下之最討便宜者莫如做好人特人未之思耳

途中耳目愈工去之身心愈遠

事不見幾必至取辱

寶器珍玩不可示之於權勢之人古琴名畫不可誇之於貪汚之士一經其目則動其心既動其心必索之於我由物生禍其能逃哉

太乙六壬奇門此三部書原本於易但我輩知之不可習習之損安靜心兒輩見之尤不當習習之生務外心

道士王太初受天心法治鬼神有功於人常謂爲室當使戶牖疎達若四壁隱密終爲鬼所據耳

秦道茂宅有二柏曰人居而木蕃者去之木盛則土衰土衰則人病乃以鐵數十斛瘞其下曰後有發者死太和中河陽節度使溫造居之發所瘞鐵而卒

司書神曰長恩除夕呼其名祭之鼠不敢嚙蠹魚不生

見怪不可驚怪但當鎮之以靜如桓公見紫衣之神周南見怪鼠之語李叔堅不殺戴冠之

犬公亮夫書入窓之手是皆能以氣勝之也夫怪豈能傷人所患者不能持守乃自傷耳

四本堂座右編二集卷之十一勸誡終

四本堂座右編二集卷之十二

邗水韓山子卓月朱潮遠輯

靜觀

士大夫聰明大者筭計大筭計大者心中勞苦亦大既圖其身又憂子孫反不如三家村裏痴人三飡一宿以外不曉圖度者反爲享福及至無常卒至手忙脚亂苦不可言其所處愈尊則戀人世也愈甚其拋四大也愈難一

權相在時忽展轉面壁乾笑曰一場扯淡又有一貴人年九十歲而死曰我倂不見前之八十九歲在何處故知但屬於死決未有自念身已貴年已高而自安者也

王侯將相甲第如雲平旦開門賓客擁入日昃張宴粉黛成行道人過之呵聲雷鳴不敢仰窺後數十年又過之則蔓草瓦礫日冷風凄一放牛牧豕之場皆疇昔歌舞地也方其盛時

寧知今日出郭登丘隴欝欝纍纍王侯邪厮
養邪英雄邪騃子邪是烏可辨吾想生時爭
名射利孰不規其所難圖而儌其所無益一
朝長寢萬慮俱寂余嘗宿官舍送往迎來不
知更幾主也余嘗閱郭籍去故登新不知更
幾名也水陸畢陳始亦甚甘及膨脝滋苦不
如青蔬白飯殊有餘味妖姬孌童極妍盡態
始亦甚樂及興盡生悲不如焚香讀書久而

益遠

人不能以勝天力不可以制命故壽夭通塞豊
約自墮地之初大分已定如瓶罌釜盎各有
分量非人所能置力增損君子惟慎德修業
以聽其自至若曰我命在天措人事於不修
則又非修身俟之之謂也故曰君子不以在
我者爲命而以不在我者爲命

秦王欲以一至萬新莽推三萬六千歲曆紀宋
明帝給三百年期其愚一也漢世祖曰一復
一日安敢遠期十歲乎真帝王之言哉

唐末錢尚父鏐始兼有吳越將廣牙城以大公
府有術者告曰王若改舊爲新有國止及百
年如塡築西湖以爲之當十倍於此王其圖
之鏐謂術者曰豈有千年有天下而無眞主
乎有國百年吾所願也即於治所增廣之及
忠懿獻公歸朝錢氏覇吳越凡九十八年

明初建都金陵時劉伯溫相地築前湖爲正殿
基椿已植椿木中上嫌其逼少徙於後伯溫
見之問曰誰移此者上曰我也伯溫默然徐
曰如此亦好但後世不免遷都之舉

邵氏聞見錄宋藝祖微時入洛至長壽寺大佛
殿桃柱礎晝寢有藏經院僧見赤蛇入帝鼻
帝寤僧問所向帝曰欲見柴太尉於澶州無
資僧曰某有一驢可乘又以錢幣爲獻帝遂

行柴太尉一見奇之留幕府未幾柴即天子位是爲周世宗帝與宣祖俱事之後遂受禪於周

武居常天后高祖也少時遊洛下人呼爲猴頰郎以居常顱下有鬚若猴頷也其上有四靨一日伊水上遇一丐者曰郎君當有身後名面骨法當刑然有女當八十年後起家暴貴尋亦浸微居常不信後卒如言丐者豈非異人乎

唐中宗爲天后所廢於房陵仰天而嘆心祝之因拋一石於空中日我復帝此石不落其石遂爲樹枝勾掛至今尚存

唐肅宗在東宮時張后忽寢魘不寤太子問之夢神以劍決我胸而入殆不能堪以燭照之其文隱然遂有孕生代宗

狀元彭時廷試前一月上夢儒釋道三人來見至揭曉彭時由儒士榜眼陳鑑曾寓神樂觀探花岳正曾爲慶壽寺書記幼年出處皆形夢寐良非偶然

江陵張太嶽元宰萬曆初有輔相之功建造府第竪石坊二所公夢扁上題云德配天地道冠古今自謂相業之隆千古無兩足當二語久之以讒廢身死未寒家被抄没前二石坊皆入官以充文廟左右坊其上乃題德配天地道冠古今應事固由前定哉

宣和末禁中訛言祟出深邃之所有冰殿一游幸之所不到一日忽報池面蓮花盛開非常年比裕陵携嬪御闔宮凡數十人往觀之既至彼則有婦人俯首凭欄者若熟寢狀上云必是先在此祗候太早不得眠所以然諭左右勿恐懼見其縝髮如雲素頸燦玉呼之不應上訝之自以所執玉麈揮觸之愕然而起

回首乃二男子鬚髯如戟面長尺餘四目若
電極爲可畏從駕之人悉皆辟易驚仆上亦
爲之失措逡巡不見上急命回輦未幾京城
失守狩於朔方

壬午閏即報奉先殿鴟吻忽落地作披髮鬼哭
出宮羣臣共見又周后宮中忽傳云接駕因
具袍笏伺之見鹵簿嚴肅及近前乃一老年
女人舊聞云此李太后也爲神宗生母良久

寂然

科目之榮至狀元而極官爵之貴至宰相而極
歷數古今狀元宰相已覺車載斗量其泯滅
無聞者多矣即有聲施來禩者亦同歸於幻
耳使我有身後名不如生前一杯酒吾人之
語可謂至言

狀元見滄茅公賚少年時講業僧舍稍倦夢神
人導之帝庭授公二巨字文曰見滄寤未解
所謂頃之僧過語舍後山壁間故鑱宋理宗
御書公令引視則所夢二巨字宛如也遂以
爲號

李壁荆公詩注李士寧道人蓬州人先得涂氏
所藏軒轅山鏡洞見遠近蔡君謨學士以道
自任聞先生名望風思之君謨一夕夢爲虎
所逼有一人救之虎既去其人謂君謨曰公
貴人也但頭不正乃以手爲按之曰頭骨已

正矣及夢覺頭尚痛翊日先生謁君謨謂曰
夜夢頗驚擾否君謨愕然視其狀乃夢中逐
虎正骨者遂異之後出守閩中先生經由謁
君謨君謨因告先生曰久患目疾不愈昨夜
夢龍樹菩薩先生即於袖中出藥末視之一
如夢中所見先生乃瞭目視君謨須臾兩目
豁然明快

南帝師困於名場一年似得復落第春景暄妍

策蹇驢出都門貰酒一壺藉草而坐醺醉而寐久之旣覺有老父坐其旁因揖敘以餘杯飲老父媿謝曰郎君要知前事邪苗曰吾應舉已久有一第分乎曰大有苗更問曰某困於窮窘一郡寧可及乎曰更向上曰廉察乎曰更向上苗公乘酒猛問曰將相乎曰更向上苗公怒全不信因肆言將相向上作天子乎老父曰天子眞者即不得假者即得苗以

怪誕揖之而去後果爲將相及德宗昇遐攝冢宰三日出處固預定哉

萬曆戊戌副將鄧子龍南昌人驍勇善戰領兵征倭渡鴨綠江有物觸舟取視之乃沉香一段把翫良久宛似人頭愛護之每入夢則香木與首或對或協而爲一後死於倭載尸歸失其首取香木雕爲首酷肖子龍

獨異志貞元初河南少尹李則卒有一朱衣人申弔自稱蘇郎中旣入哀慟俄頃屍起與之相搏家人驚走二人閉門毆擊及暮方息二尸共臥在床長短形狀姿貌鬚髯衣服一無差異聚族不能識遂同棺葬之

慶曆中河北道士賈妙善相以曾脅公脊骨如龍王荊公目睛如龍蓋人能得龍之一體者皆貴窮人爵見韓章貴庠手曰左手得龍爪雖當魁天下而不仕若右手得之則貴矣庠

果爲南宮第一不及廷對而死

管輅之舅謂輅曰爾前何以知何晏鄧颺之死敦輅曰鄧之行步筋不束骨脉不制肉起立傾倚若無手足此爲鬼躁何之視候魂不守宅血不華色精爽烟浮容若枯木此爲鬼幽二者皆非遐福之象

異苑晉陶侃左手有文直達中指至橫文上節便絕占者以爲此文若通位無極侃以針挑

令微血流彈壁上仍作公字以紙裹之公字
愈明

余少時有廣陵瞽者蔣春龍揣骨最異決之云
蛇骨父母當屬蛇果嚴慈皆巳生又云子應
屬犬後果甲戌兒生又云名則八座推及終
身術之奇如此

崇禎改元戊辰秋余冠帶日老父預言卜兆遂
於席間食海味菌間出珠一顆後承之之閩

十一月二十五夜辭朝時席間食蛤蜊又得
珠一顆及閩中還舟次衢州食醬蛤又得珠
一顆今三珠並存

興化沙溪驛有詩題壁上云沙溪祇是舊沙溪
今日重來路欲迷獨有暮鵶知我意白雲深
處盡情啼

荆公在鍾山因奕棋作數語曰彼亦不敢先此
亦不敢先惟其不敢先是以無所爭故能入
於不死不生

惟天生人隨賦以祿蠶方蛻而桑先萌兒脫胞
而乳巳生如形聲影響之符孰主張是彼皇
皇求利如恐不及者豈不謬用其心耶

松江在城金世昌者出繼夏氏常買廢宅修葺
前廳梁內有鑿成金世昌三字必昔時客商
所記姓名人以為有定數云

唐趙璟為入蕃副使既行謂二張曰前幾里合

有河河邊木下合有一官着緋立既而果然
二張問何以知之趙曰某年三十巳夢此行
亦不當怨時相也

斡離不陷汴京宋臣有詣其營者觀其形貌政
與藝祖色相類伯顏下臨安有識之者後於
帝王廟中見周世宗像與之分毫無異閩之
漳浦有戚少保祠其塑像與韓山子無別輪
廻之理誕耶真耶

余滇建水州有富室造庫屋用鐵葉裹門永其堅固上鐫年月日時以示後未幾家落此居歸里之仕閩都憲王成宇先生其年月日時卽王所生之祿命

辛巳歲予督漕姑蘇偶至承天寺僧浚井得一鐵函隨上之撫軍張公國維啓之甚輕函內蠟封封內紙裹悉啓乃宋德祐年鄭思肖所藏詩文所言皆亡國事四百餘年始傳之人間

錢遜叔侍郞少時泝汴舟敗溺水流二十里遇救得不死旬日猶苦腰痛不悟其故視之有手迹大如扇色正青五指及掌宛然可識若擘其腰間此其所以不死也耶

進士盧融嘗說盧元公鎭南海日疽發於鬢氣息儼然有一少年道士直來床前謂相國曰本師知尚書病瘡遣某將少膏藥來可便傅之相國寵姬韓氏遂取膏藥疾貼於瘡上至暮漸消數日平復於倉皇之際不知道士所來及令勘中門至衙門十數重並無出入處方知其異盛膏小銀盒子韓氏收得後猶在融處相國親審自驗其事因附於此

大順復辟前一夕肅愍獨坐忽聞有聲如雨灑然視屏上皆血點心惡之拜祝祠堂神主俱倒明發入朝遇害肅愍總角時隨諸生告考巡按令隷逐之去衆奔散或蹂踐幾死肅愍

獨不去巡按問曰汝何不去肅愍曰若皆去了天下大事誰當巡按奇之收入試欲取中嫌其年幼乃止後發解時嘗聽響卜有人曰中舉中進士做到尚書也要殺又有術士曰于謙望刀眼後皆驗

韓侂冑一日過南園山庄趙師羼偕行迨至東村別墅則桑麻掩映鷄犬相聞宛然一鄉井也俄見林薄中二牧童騎犢且行且歌曰朝

出耕田暮飯牛林泉風月共悠悠九重雖竊阿衡貴爭得功名到白頭師羿阿曰平章在此誰敢唐突牧童笑曰此間但識山中宰相安知朝内平章侂胄曰汝宰相何人奈失識荆童子曰公如欲見枉駕草廬欣然而行至則竹籬茅舍石磴籐床書畫琴棋甚整潔屏有二詩其一曰病國妨賢主勢孤生民無計樂樵蘇僞名枉玷朱元晦謀遂空汚趙汝愚

羊質虎皮千載恥民膏國脉一時枯若知不可同安樂蚤買扁舟客五湖其二曰定策徵勞總是空一時狐假虎威風不知積下滔天罪尚欲謀成蓋世功披露奸心愚幼主彰聞惡德辱先公玉津園内行天討恁血空流杜宇紅胄韓琦五世孫後爲史彌遠誅於玉津園

孫北野由郎官署分司荆南女方十歲戲於庭有小桃樹寸許且曰沃木毋笑曰兒欲啖其實耶未幾北野遷去女後適鍾西星西星成進士亦爲是官携家入署正值夏月桃陰滿庭其實纍纍夫人攀桃且喜且泣曰此吾手所植也以二籠餉其親

秦妙觀宣和名娼也色冠都邑畫工多圖其貌售於外方陸升之仲高山陰勝流詞翰俱妙晩坐秦黨中遂廢於家嘗語明清曰頃客臨

安雨中一老婦人蓬首垢面丐於市藉簷霤以濯足泣訴於升之曰官人曾聞秦妙觀否妾即是也雖掩抑困悴而聲音舉措固自若也各與之金而遺之去仲高言已淚落盈襟蓋自愴其晩年流落不遇時相似也言猶在耳興懷太息

沈惟馨博學老而奇窮數至狀元錢鶴灘家隨一所需給之無倦色一日鶴灘北上憐其貧謂

之日君弟居此三日內有相聽者皆君物也惟馨居三月會天連雨聽者罕至止一鄉親餽布二端鶴灘以授惟馨而嘆曰君之窮命也吾無如君何

張永嘉當國時有某教諭起復補官入辭例當用手本而彼乃誤用折柬張相怒召文選以折柬與之而未言也會二尚書至而怒之文選出莫得所謂以爲相君知厚也持白冢宰

踰格轉郡通判一日張相忽記憶君故文選問而去之其人已抵任三年矣

有蔣孝廉屢試不第遂效壟斷之徒積貲數緡筭入骨髓雖至親不敢拔毛不數年稱高貲矣錢神作祟盜斯劫之申入寅出罄捲一空盜喜携貲縛牲載酒奏灑於小雷山神山在湖中斷岸數十里推蔬祠一區羣盜泊舟其下悉登祭焉祭畢酣飲大醉自恃選兵莫能蹤跡也不虞舟師截纜以去揚帆長往盜醒覓舟不見時値嚴冬凍斃無一存者夫蔣之財爲盜積盜之禍以祈來舟人掩有之亦不知所終也

南州有兄弟兩人貧窘日甚聞人談天雨金事乃日作癡想其隣有儇薄子厭其狀乃取一大紙錠夜靜携置其門首急敲戶數下而去其弟啓戶出視寂無人忽有物覩然耀目舉之不可動急呼其兄起舁以入至明視之則

化爲眞金矣自此家日富裕

順治乙酉廣陵克城有躲於東關溝道者觸手得皮匣啓之盡珍珠也因以襖拆縫藏中夾幅夜奔邵伯鎮次日喜而取看盡糯米也憤悶遂以米傾之河中向楊家庄投親數日拆一衣洗縫中得珠數粒事之有定如此

永新水窓劉先生宋末將赴省試夜忽見天若

崩裂狀嘆曰天下事不可爲矣反歸道遇神卒挾一冊問所如其卒曰吾奉上帝命攝諸應死者出手冊示之冊首即先生名下註三刀下死神卒曰吾視君爲善士爲汝改下字爲不字遂無迹先生自是避山中一日出往邑城遇元兵猝至死者狼籍道路先生乃伏匿亂屍中被賊斮三刀幸未斷脛得善藥越宿始蘇人咸謂天活云

昔人有先世之廬稱穹廣焉不幸罹罪偕其妻孥幽於犴狴厥子長育圖扉罕覩天日一日釋罪復其故居厥子猶以圖扉爲家日促母以歸母曰是乃家也子終恇惑已而其父証之然後肯信

此身爲衆苦所集有問大熱向何處避者曰向鑊湯裏避問何故曰衆苦所不到

愚夫婦見搬戲聽說衍古本到哀苦處淚滛滛下這滴滴點點都是如意寶珠也今人見此等便笑以爲歎正是日用而不知

堯夫詩云纔更十次閏已換一番人把族綺紈舊朱門車馬新信哉是言眼見三十年間更變幾番事體去來幾番冠冕喧寂幾番人事厚薄幾番風俗今日眼前所見全不足憑人頤橫生艷羨鄙厭豈得其眞哉

予觀世人少年時說見利思義中年家事累身

便自利令智昏迨至晚年貪心益熾知有利而不知有義何前後相悖之甚乎蓋由其識不破故守不定耳

世人有二顛倒一少年當勤以圖身反自放逸古詩云少年經歲月不解蚤謀身晚歲成無益低眉向世人一老年當逸以就安反自勞役古詩云可憐七八十齒落雙眸昏朝露貪名利夕陽憂子孫惟此二事知之不難而知

之者尚少何况深妙之理乎

予幾番見某事以爲必如此然矣而卒不然幾番料某事以爲必在若八矣而卒非其人乃知事不可私計人不可過疑

人爲事遂志不可輒喜有不遂志不可遽憂其中禍福難知故也

三寸舌說六國無弃豪俠之才入千里望西川盡是詩書之士狐狸臥荒塚可憐黃土葢文章妻妾守孤幃無復長條焰珠翠

屠赤水云入道場而隨喜則修行之念勃興登丘墓而徘徊則名利之心頓盡故諸念不清宜以佛理而滌洗六根未淨可取戒香而薰蒸

四本堂座右編二集卷之十二靜觀　終

四本堂座右編二集卷之十三

邗水韓山[illegible]朱湖遠輯

和順

先儒云天下惟五倫施而不報彼以逆施我以順受有此病自有此藥不必較量讀之令人心平氣和渙然冰釋矣

先文公家範一曰妻妾無妒則家和二曰嫡庶無偏則家興三曰奴僕無縱則家尊四曰嫁娶無奢則家足五曰農桑無休則家溫六曰賓祭無隳則家良

嘗觀孝悌之風敦於貧賤之族而衰於富貴之家葢貧賤之族骨肉相愛之情真也富貴之家勢利爭奪之私勝也

家庭有個真佛日用有種真道人能誠心和氣愉色婉言使父母兄弟間形骸兩釋意氣交流勝於調息萬倍矣

漢高祖時淮南王等朝未央宮置酒前殿上奉玉巵爲太上皇壽曰始大人常以臣無賴不能治産業如仲力今某之業所就孰與仲多殿上羣臣皆稱萬歲大笑爲樂

淳熙十一年六月初一車駕過宮太上命提舉傳旨盛暑請官家免拜至内殿起居太上令小内侍扶掖免拜謝恩太后處亦免拜太上邀官家至冷泉堂進早膳訖太上宣諭云今

歲比常年熱甚上起荅曰伏中正要如此太上云今日且睡在此納涼到晩去或三省有緊切文字不妨就幄次進呈上領聖旨遂同至飛來峰看放水簾時荷花盛開太上指池心云此種五花同幹近伯圭自湖州進來前此未有也堂前假山修竹古松不見日色全無暑氣後苑小厮兒三十人打息氣唱道情太上云此是張掄所撰鼓子詞後苑進沆瀣漿雪浸白酒上起奏曰此物恐不宜多吃太上曰不妨反覺爽快上曰畢竟傷脾太上首肯因閑說宣和間公公每遇三伏多在碧玉壺及風泉館萬荷莊等處納涼此處涼甚每次侍宴雖極暑中亦着裀兒也命小内侍宣婉容至清心堂撫琴并令棋童下棋及令内侍投壺賭賽利物雜劇官家進水晶提壺連索可盛白酒二斗白玉蓮盃拌碟玉香脫兒

一套六箇大金盆一面盛寳木戲并宣押趙喜等教舞水族又進太皇后白玉香珀扇柄兒四把龍涎香素珠佩帶五十副眞珠囊等物直至酉初還内

太液池岸有竹數十叢牙筍交加密密如繞明皇與諸王閒步竹間因謂曰人世父子兄弟尚有離心離意此竹宗本不相疎人有懷二心此可爲鑑因呼爲義竹

唐穆宗大漸內臣議請郭太后臨朝太后曰向
者武后妖惑高宗擅親庶政及中宗踐位遽
行遷逮幾於革命每聞其說未嘗不疾首痛
心奈何今日驟興此議今皇太子聰睿卿等
各宜慎擇耆舊遠屏邪佞宰相任名賢內官
勿干時政吾所願也遂取制裂之時太后兄
釗任太常卿聞其議密進疏於太后曰果狥
此詔當率子弟納官爵歸田園太后覽疏泣
曰我祖盡忠於國餘慶鍾於我兄

周公萊峰問陸平泉先生云吳康齋謂三綱五
常天下元氣一家亦然一身亦然此言何義
平泉云古人有言天下雖亂亦有一方太平
者一方雖亂亦有一家太平者如大舜父頑
母嚚象傲烝烝乂不格姦是也即此便是元
氣

宋黃文節公廷堅嘗與從弟書曰十二伯母嶺

後幽居今何如五哥稍完葺廬舍否五哥才
力不在人後但困頓遂潦倒如此兄弟間
稍從容者便當助其甘旨吾儕所以衣冠而
仕宦者豈己力哉皆自高曾以來積累偶然
冲和之氣在此一枝耳其實相去不遠每過
馬鞍墳前思之未嘗不愧汗也

范文正公歸日有絹三千疋盡散與族戚曰親
族鄉里見我生長幼學壯行爲我助喜何以
報之祖宗積德百餘年始發於我今族衆皆
一脈我豈可獨享富貴

陳堯佐父秦國公省華三子長曰堯叟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季曰堯咨爲節度使皆舉進士
第一及第三子已貴秦公尚無恙每賓客至
其家公及伯季侍立左右坐客蹙踖不安求
去秦公曰此兒子輩爾故天下皆以秦公教
子爲法而以陳氏爲榮

李文節燕居錄云余弟自秀才至出貢廷試余未嘗出一力就教時有友在銓司幕過余問弟不置意甚厚余辭以有數存焉幸無留意及選得邵陽余教以官方弟得士心監司擬薦而直指惡余削之既而陞翁源余爲索文憑於少宰少宰訝余何不相聞可以善地處也余嘗謂兄弟三人二人有官余復居此地天下入官小官俱我家做了子叔疑爲政不

用使子弟爲卿季孫興之兄爲政而用者乎余蓋欲以公倡百僚而弟恬然不言不得善遷不憾家庭間語不及利出京之任皆自餽夫馬辛苦淡薄至於沒身賢如吾弟亦少矣

崔元暐爲郞其母盧氏誡之曰吾見姨兄辛元馭云兒子從宦者有人來云貧乏不能存此是好消息若聞貲貨充足衣馬輕肥此惡消息吾嘗重此言以爲確論比見親表中仕宦者多將錢物上其父母父母但知喜悅竟不問此物從何而來必是祿俸餘資誠亦善事如非理所得與盜賊何別孟母不受魚鮓之饋皆爲此也汝今坐食祿俸榮華已多若其不能忠淸何以戴天履地孔子云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爲不孝又曰父母惟其疾之憂特宜修身潔已勿累吾此意也元暐奉母誡以淸謹見稱

呂僧珍身都大官遣其子弟返還葱肆可謂千古賢達王安石以其子舉進士官經筵近見張江陵以諸子俱登高科列淸要無何覆敗貽笑後來亦愚矣余見士大夫不務教其子弟砥節修文蜚英騰茂汲汲然請託有司早發濫進心不通乎文義名已列於賢書他日將何以辦國事而紹家聲乎祇速傾覆而已斯皆起於父兄之多欲不達誤之也

廣漢汝婦者汝敦之妻也居世殷富兄弟早孤而嫂貪悋敦以所受田宅奴婢可三百餘萬悉讓於兄裁留園地數十畝起舍耕作土中得金一器敦以示妻妻曰本言讓先祖所有也此獨非共有耶敦曰固吾意也乃供擔金與兄嫂嫂初謂叔窮乏來借貸有不悅色見金而喜兄乃惻然感悟棄妻還金

鄭夫人歐陽修之母也少寡修甫四歲當雪夜

撥寒灰畫字以教嘗泣告修曰而父廉而好施與吾不及事舅姑然知而父之能養也吾不能必而之有成然知而父之當有後也吾歸而父而父免喪踰年每祭必泣遇酒肴必泣下蓋以不及養爲恨也始猶以爲新免喪耳延之終身莫不然以此知而父之能養也而父居官視刑書每嘆曰吾求其生而不得是可哀耳吾抱汝立於旁指而言曰吾命蚤夭恐不及見兒之成立也當以吾言告之以此知而父當有後也修乃感泣奮學舉進士以直諫貶夫人笑曰貧賤素也汝其安之後修卒以忠正爲賢相封母越國太夫人

繆彤少孤兄弟四人皆同財業及各娶妻諸弟遂求分異又數有鬬爭之言彤掩戶自撾曰繆彤汝修身謹行學聖人之法將以整齊風俗奈何不能正其家乎弟及諸婦聞之悉叩頭謝罪遂爲敦睦之行

龍眠方坦庵先生別號甦庵老人自壽七十文云老人生爲冏卿子七歲能屬詩文長有聲登兩榜官翰林少詹學士娶相國女至今猶共舖糜生兩女六男子亦掇科名内外孫百幾十人云似公學士樓岡侍御邵村諸昆季每觀詩書文章妙美古人謙退誠厚尤古人所不及諸孫如巖叟譽子皆余座右編家無

少長手不釋卷孝友一堂貢口中之所僅見
者附樓岡公尺牘云

老年臺德厚學深著書皆倣古人且文詞斐
亹並通東漢以上昔人謂考亭以文字入理
學金谿以理學入文字老年翁者昔則道足
響人心始兼朱陸之長而有之矣座右編二
集捧誦許時日月江河亦章弦金石也承教
問言借較數處實見千秋鉅業欲令至當至
純遂自忘其愚耳不敢輕費特命兩小兒躬
奉來上拜予知善夙慕斗山乞以猶子並進
而教之且其愚妄欲向伯父各求座右編初
集熟讀目昧殊甚然其道心可嘉統唯老年
臺裁教弟方
孝標頓首

義熙中何叔度官太常致政子尚之以吏部歸
省叔度問曰聞汝行日傾朝相送可有幾人
對曰數百叔度笑曰此送吏部耳非爲何德
彥也昔殷浩作豫章郡餞者甚衆及渡消江
亭積日乃故舊無復相窺者世謂尚之立身
簡約實本叔度之教云

太祖召浦江鄭濟至京既見深嘆其家法厚賜
遣出高后曰伊食指千餘人欲爲陛下事何
所不能太祖隨後召問汝家十世同居何以
得此對曰惟不聽婦人言耳太祖大笑遣還

陶淵明贈長沙公族祖云同源分派人易世疎
慨然寤嘆念茲厥初老蘇族譜引云服始乎
衰而至於緦而至於無服無服則親盡親盡
則情盡情盡則喜不慶而憂不弔則塗人也
吾所以相視如塗人者其初兄弟也兄弟其
初一人之身也悲夫正淵明詩意詩字少意
多尤可涵泳

男子既身不沾祿於兄弟叔侄間有得科甲者
亦足以爲家慶乃有生忌心者寧自認同姓
貴人爲宗攀援異姓貴人爲戚雖至傾家而
不惜婦人既身不生育苟妾媵生子亦足以
延宗祀乃有生妒心者寧至老無所依伶仃
孤苦而不悔此舉世通弊惜無有能開喻之
者

内睦者家道昌外睦者人事濟不護人短不周
人急非仁義也
凡自巳妻子雖無貌無才亦須厚待蓋前生夙
緣行誼攸關若令有怨恨處試清夜自反果
心安乎
閨中有婦人作詩寄遠者云野鷄羽毛好不如
家雞能報曉新人貌如花不如舊人能績蔴
績蔴做衫與君着眼見花開又花落此等語

取之目前要自古雅暢快有三百篇之風然
則詩果遠乎哉
法昭禪師偈云同氣連枝各自榮些些言語莫
傷情一回相見一回老能得幾時爲弟兄
世人漫結交遂不問聲氣之合與不合輙自命
相知試繹相知之義談何容易番僧利瑪竇
以友爲第二我此深於相知之解者也太和
會文學太奇曰今人直是單知那得相知懷

玉詹山人晃曰人卽寄處不必定相知如夫
婦朝夕同卧起亦是不得相離之人未便稱
相知知言哉
友也者友其德也夫何世變日薄友道掃地惟
酒饌追隨有無周濟獄言相護術數相勝於
是規圖便利諂諛取容此妾婦耳非友也啗
以濡沫甘效奔走此奴隸耳非友也惟恐少
有攖拂而取疎遠故臨事苟狥而覘親寄乘

其父子之睚眦卽導之以不慈不孝乘其兄
弟之鬩墻卽導之以不友不恭乘其夫婦之
反目卽導之以不琴不瑟謬引古今眩亂是
非指鹿爲馬謊鳥爲鸞皆此等輩也其閒稍
有見識廉耻者必浩然而去所友者爲小人
抑亦何所不至乎
多有寄友便無寄友也
不邀人敬不受人慢大氐倚不可過會不可數

抑情以止慢疏會以增敬然後故舊可保
翟公爲廷尉既罷門可設雀羅乃書門曰一貴一賤交情乃見唐李適之罷相作詩曰避賢初罷相樂聖且啣盃爲問門前客今朝幾箇來蓋炎而附寒而棄從古然矣灌夫不負竇嬰於擯棄之時任安不負衛青於衰落之日徐晦越鄉而別臨賀後山出境而見東坡宜其足以響千載之齒頰也

程思廉與人交有終始或有疾病死喪問遺賙恤往返數百里不憚勞仍爲之經紀家事撫摩其子孫又好汲引人物或者以爲好名思廉曰若避好名之譏人不復敢爲善矣

陳恭公素不喜歐陽公知陳州時公自潁移南京過陳拒而不見後公還朝作學士陳爲首相公遂不造其門已而陳出知亳州罷使相公嘗草制陳自謂必不得美詞至云杜門却埽善避權勢以遠嫌處事執心不爲毀譽而更變陳大驚喜曰使與我相知深者不能道此手錄一本寄其門下客李師中曰吾恨不蚤識此人

張翁用川邦奇公父也公爲學憲時廳僅二楹上官過訪不便旁一楹乃其叔居叔有宿逋願售公倍價買之將重構之告於翁翁知其倍也甚悅已忽潸然淚下曰吾想至日拆彼

屋以竪我柱其夫婦何以爲情公惻然曰兒當還之遽抽身取券翁曰其價計已償人矣公曰併價不取可也公欣然曰若然慰我甚矣

河間王文子晦私第有樓下臨酒肆其人嘗候晦言曰微賤之人雖禮所不及然家有長幼不欲外人窺之家迫明公之樓出入非便晦即日命毀其樓

有一士夫平時多以官勢殘虐隣里一日爲讐人火其家火其宅隣里更相戒曰若救火火息之後非惟無功彼更訟我以爲盜取他家財物則獄訟未有了期若不救火不過杖一百而已隣里甘受杖而坐視其大厦爲灰燼生生之具無遺此其平時暴虐之效也

非宅是卜惟隣是卜

休與小人爲仇小人自有對頭

人欺未必是辱人怕未必是福

凡奴婢小人雖是難處凡衣食勞苦疾痛之事皆須體悉周密莫使嗟怨則彼感我之恩其有犯處無心小過或可容忍若故意違犯輕則輕責之重則重責之必不可縱然亦不必先期發於聲色使之畏而逃不必過後追稱其失使之疑而畏庶爲得體

家教寛中有嚴家人一世安然

僕妾之屬止可以代手足不可以代心思其可以代心思者非我之能馭者也賓客之屬止可以代心思不可以代手足其可以代手足者非我所樂與者也

阿寄者淳安徐氏僕也徐氏兄弟別業而居伯得一馬仲得一牛季寡婦得阿寄阿寄年五十餘矣寡婦泣曰馬則乘牛則耕踉蹌老僕廼費芻菽阿寄嘆曰噫主謂我力不若牛馬

耶廼盡策營生示可用狀寡婦悉簪珥之屬得銀十二兩畀寄寄則入山販漆朞年而三倍其息謂寡婦曰主無憂富可立致矣又二十年而致產數萬金爲寡婦嫁三女婚兩郎齎聘皆千金又延師教兩郎既皆輸粟爲太學生而寡婦則阜然財雄一邑矣頃之阿寄病且死謂寡婦曰老奴馬牛之報盡矣出枕中二楮則家計巨細悉均分之曰以此遺二

郎君可世守也言訖而終徐氏諸孫或疑寄私蓄者竊啓其篋無寸絲粒粟之儲焉一見一媪僂敝組掩體而已見徐氏之族雖幼必拜騎而遇諸塗必控勒將數百武以爲常見主母不瞬視女使雖幼非傳言不離立也若然郎縉紳讀書明理義者何以加諸移此心也以奉其君親雖謂之大忠純孝可也

世傳聽讒詩曰讒言謹莫聽聽之禍殃結君聽

臣當誅父聽子當決夫妻聽之離兄弟聽之別朋友聽之疎骨肉聽之絕堂堂七尺軀莫聽三寸舌舌上有龍泉殺人不見血

于文定公曰凡人無故而合者必無故而離合而知其必離也有爲而來者必有爲而去來而知其必去也

四本堂座右編二集卷之十三和順終

四本堂座右編二集卷之十四

邢木韓山子卓月朱潮遠輯

敦倫

君容而斷臣恪而忠父嚴而慈子孝而敬兄愛而訓弟恭而勞夫和睦而莊婦守正而順人倫之道盡矣處內以睦處外以義檢身以正交際以誠行巳之道至矣

愛君切者不知有富貴爲巳重者不知立功名

唐肅宗時李輔國與張后同謀遷上皇於西內山人李唐見帝帝方抱幼女謂唐曰朕念之卿弗怪也對曰太上皇之念陛下計亦如陛下之念公主也帝泫然泣下乃往朝上皇

太子弘爲武后長子受春秋左傳於郭瑜至楚世子商臣弑其君喟而廢卷曰聖人垂訓何爲書此瑜曰聖人作春秋要使惡名不得滅於後世耳弘曰然所不忍聞也願讀他書瑜

拜曰里名勝母曾參不入殿下睿孝天性如此臣聞安上治民莫善於禮請改受禮太子曰善

唐代宗睿貞皇后沈氏吳興人安史之亂陷賊不知所在代宗即位遣使求之不獲德宗建中元年乃遙尊帝后沈氏爲皇太后詔贈后曾祖祖父一日封拜百二十人其詔制以厖馬負載賜其家

禁中近清明節神宗侍曹太皇因語自來却無人做珠子鞍轡雖云太華然亦好也太皇聞此語已密令人描樣矣不數日實促珠子鞍轡傳宣索玉鞍轡一副神宗莫測所欲用亦不敢問依旨進入太后令送後苑拆修遂施朱韉焉其上作小紅羅銷金坐子舒可容體甫近上巳以鞍架載之送神宗神宗大感悅取小烏馬於福寧殿親試之駕幸金明池回遂乘此韉士論皆謂雖神宗純孝亦光獻至慈上下相得以成其美焉光獻太皇太后疾病稍間神宗親製一小輦極爲輕巧以珠玉黃金飾之進於太皇云孃孃試乘此輦往涼殿散心太皇曰今上意思無事天氣亦好遂載而之涼殿太后扶其左神宗扶其右太皇下輦曰官家太后親自扶輦在曹家作女時安知有今日之盛喜見顏色王敬仲進光獻

挽詞云珠韉錫御恩猶在玉輦親扶事已空蓋用此兩事也

鄭從易母兄俱死嶺外歲餘訃聞請行服神宗曰父母在遠當朝夕在念經時無安否之問以至年餘不知存亾耶特除名

元廉訪使僧家奴言自古求忠臣於孝子之門今官僚十年不省覲者有之非無思親之心也由朝廷無給假省親之制而有擅離官次

之禁古律諸職官父母在三百里外三年聽一給定省假二十日親亾聽一給拜墓假十日以此推之父母在三百里以至萬里宜計道里遠近定立假期

李崇初以父賢功拜得親族相賀崇獨泣下賢問之對曰無勲於國初受列侯當報主恩不得終孝養是可悲耳

梁王使人陰刺袁盎天子使田叔等治梁事叔

四本堂座右編　二集卷十四　敦倫　四

至悉燒梁獄辭空手來見帝曰其事安在叔曰上毋以梁事爲問也梁王不伏誅是漢法不行也伏法而太后食不甘味臥不安席此憂在陛下也上大然之使白太后曰梁王不知爲之者獨幸臣羊勝之屬耳已伏誅死梁王無恙也太后聞之立起坐餐氣平復

孫策功曹魏騰以忤意見譴將殺之太夫人吳氏乃倚大井而謂策曰汝新造江南其事未集魏功曹在公盡規汝今日殺之則明日叛吾不忍見禍之及當先投此井中策大驚遂出騰

河南江北行中書省事參知政事姚忠肅公天福字君祥平陽人至元十一年拜監察御史彈擊權臣無所畏世祖賜名巴而思國言虎也後條奏宰相阿合馬罪二十有四召廷辯公枚數之輒引服數至於三氣沮色喪上曰

四本堂座右編　二集卷十四　敦倫　五

此三者罪已不宥因目公曰巴而思臣下有違太祖之制于朕之紀者汝拜擊無隱廷臣皆震悚時方倚相理財姑釋不問衆人莫不爲公危之公之太夫人有賢識曷之曰爲國者忘其家汝第盡力效忠果不測吾追踪陵母死日猶生年也公泣謝白其長曰禹一得譴乞不以老母連坐語聞上嘆曰是母子有古義烈勑侍臣符寶郎董文忠宣付史館書

之
子路見孔子曰昔者由也事二親時常食藜藿之食爲親負米百里外親歿之後南遊於楚從車數百乘積粟萬鍾累茵而坐列鼎而食雖欲食藜藿爲親負米可復得乎子曰由也可謂生事盡力死事盡思者也

唐路丞相隨父死於敵隨方嬰穉迨十歲母謂隨曰汝還識父否隨嗚咽無言母曰視汝眉

目宛若汝父隨遂覽鏡照之殞絕於地後終身不復臨鏡

唐賈直言父道冲得罪貶賜酖於路直言偽令其父拜四方辭上下神祇視使者伺稍怠即取其酖以飲遂迷伏而死明日酖潰於足而復蘇代宗聞之減父罪直言亦自此病覺後每語所給之事云始飲酖志在必死忽然覺毒沿五內至支節其痛愈於鑽灼摩頂旋踵不可名狀天陰則又甚焉其脛至足脛色皆如墨傍攻出綠膿紫液迄於臭敗逆搶入鼻達數十步外惟食啖無減

王祥事後母甚謹家有一李樹結子母使守之風雨忽至祥抱樹而泣祥在別牀眠母往闇斫之值祥私起空斫得被既還知母憾之不已因跪前請死母於是感悟愛如己子

先朝史元鎮宜興人年十六家失火欲投火救

母隣人阻之元鎮號泣突入與母俱焚火熄見其兩手與母相握猶未釋也時人傷之立像祀於周孝侯廟詔旌其墓

朱爾儀性至孝母俞淑人患痢下公方同病骨立猶強起乞以己年增母筭夜夢天神來告曰久痢氣陷當於香連丸中加升麻少許因如其言一服而愈

秦母柴氏秦潤夫繼室也生二子與前妻一子

俱幼凋夫病且死以前妻子囑之柴氏鞠育無異心辛勤紡績遣二子就學至正中有惡少殺張福家屬者福訴於官連柴氏長子法當誅柴氏引次子詣官泣訴曰殺人者吾次子非長子也次子曰吾之罪可加於兄乎鞫之至死不易辭官反疑次子非柴所出訊之他囚始得其情官義柴之行嘆曰妻割愛以從夫言子趨死以成母志此天理人情之至

也遂併二子俱釋之有司上其事旌其門而復其家

余齊民爲邑書吏父在家亡家人只以父病報之便歸四百里一日而至至門方知父死號踊慟絕問父何遺囑母曰臨終只恨不見汝齊民曰相見何難於是號哭殞所項吏便絕詔表其里爲孝義蠲租賦賜其母穀百斛

歐公池嫡母所生兩兄皆庶出父以公屬嫡欲厚之公妻馮氏請於舅曰嫡庶爲父母服有差等否舅曰無馮曰均子也服無差産其可異乎舅大悅從之後累世簪纓

宋任元受事母盡孝母老多疾病未嘗離左右凡母致疾之由或以飲食或以燥濕或以語話稍多或以憂喜稍過五臟六腑中盡皆洞見曲折不待切脉而知故用藥必效雖名醫不逮張魏公作都督欲辟之入幕元受力辭

曰使吾有神丹可以長年必持以遺母不以獻公矣况能捨母而與公軍事耶

陳彦廉有才名與名士黄子久親暱廉父齊溺死於閩海中廉痛自傷悼所居硤石東山終身不至海上以父溺海故也子久嵗一詣之至則必到海上觀濤每拉廉同往廉涕謝曰陽侯吾父仇也恨不能如精衛以木石塞此何忍以怒眼相見子久亦爲悲泣不看而返

因作仇海賦以紀其事

蜀中有梁參議周御史先後在告里居豪橫皆爲讐家賊殺之越數年金堂有小吏往時嘗遨遊二公間一日過銅梁夜月獨行至小溪上秋木蕭蕭突然見二公在焉吏驚怖莫知所措二公慰安之相與佇立已而梁顧吏曰過家煩語吾兒不可爲惡吾在冥司徒有悔心而已周獨悵然無語吏曰何以見教周曰

過吾鄉煩語隣人張七公先人墓在南原麥飯無主歲時幸爲吾呵護樵牧則冥感無極矣俄有黑風蓬蓬而來二公忽不見此余聞之方伯羅循舉者

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兒與夫人不睦已數年矣翰林學士承旨阿目茄八剌死大夫遣司馬詣明里往唁之及歸問其所以明里云承旨帶呰呰娘子十有五人皆務爭奪家財全無哀戚之情惟正室坐守靈幃哭泣不已大夫默然是夜遂與夫人同寢歡愛如初若司馬者可謂善於寓諫者矣

殷近仁家貧與弟原善友愛無間洪武初近仁舉孝廉知平遙縣尋擢廣西參政與妻皆卒官所遺三男一女咸幼原善遂不娶撫諸孤如已出親友諷之娶原善泣曰使我娶而不賢則諸孤將安託哉且娶者以爲後也諸孤

當有爲吾後者娶復何益

裴叔則營新宅與兄共遊林帳儼然軒櫺疎朗兄心甚欲之而口不言叔則知其意便推與兄住

婚而論財究也夫婦之道喪葬而求福究也父子之恩絕婦凌其夫者恃於富也子露其父者惑於地也

設義塚以葬宗族之無地者立義祠以祭宗族

之無後者置義田以贍宗族之無養者饒裕
之家當力爲之
葉氏問祭禮古今事體不同行之多窒礙如何
先考亭曰有何難行但以誠敬爲主其他儀
物隨家豐約如一羮一飯皆可自盡其誠
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是也君子有百世之喪
丘墓是也
不孝慢燒千束紙虧心枉爇萬爐香神明本是

英雄轉世受人間枉法贓
古人宗法之立不惟敦睦一本其實家道之隆
衰以離合爲驗後世鄙俗戾風自相水火有
失婣睦而門閥之衰外侮之遺恒必由之譬
如有蛇於此擊其首而尾應擊其尾而首應
此生蛇也擊其尾而首不應擊其首而尾不
應此死蛇也則樵豎甘心焉矣
四本堂座右編二集卷之十四敦倫終

四本堂座右編二集卷之十五

邗水韓山子卓月朱潮遠輯

口德

繫辭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
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愼密而不出也
唐高宗告武后上官儀教我廢汝此君不密而
失臣也陳蕃乞宣臣章以示宦者此臣不密
而失身也

宋高宗曰臺諫論事雖許風聞要須審實如排
擊人才豈無好惡若務大體不摘纖瑕細務
強置人於過豈惟陰德不淺亦可以銷刻薄
之風成忠厚之俗趙鼎曰聖訓廣大如此言
事官宜奉以周旋也
明太祖欲殺一犯者東宮欲宥之太祖問刑部
郎袁凱對曰陛下法之正東宮心之慈
太祖召宋濂問廷臣臧否第言善者復問否者

爲誰濂曰其善者與臣交臣故知之其否者
縱有之臣不知也卒無所毁

宋眞宗得風疾事多決於皇后寇準以爲憂一
日請間曰皇太子人望所屬願陛下傳以神
器丁謂錢惟演乃佞人不可以輔少主帝然
之已而準被酒漏言丁謂聞之準竟以是罷
相

眞宗召种放至闕韋布長揖宰執楊大年嘲曰

不把一言裨萬乘祗叉雙手揖三公上召楊
日安知無一裨朕乎出皁囊十軸書乃放所
奏也書曰十議所謂議道議德議仁議義議
兵議刑議政議賦議安議危億曰臣當負荊
謝之

宋英宗立爲太子後稍稍傳言有異議者指蔡
襄一人及卽位意便忿然襄以此疑懼請出
旣有除命歐陽修進曰聞蔡襄文字尚在禁

中上曾視否帝曰文字卽不曾見然不可知
其必無修曰若無文字事安可知就使陛下
曾見猶須更別辨眞僞往時夏竦必欲陷富
弼先令婢子學石介書法學成僞作介書與
富弼謀廢立事書未及上爲言者廉知而發
賴仁宗神[illegible]憂還朝
有嫉臣者亦僞撰臣一劄言乞汰內豎欲以
此激怒羣閹是時家家有本中外喧傳亦賴

仁宗保全得至今日由是而言陛下曾見猶
須辨眞僞況止傳聞之語乎帝忿寖釋

唐嗣聖中禁屠宰拾遺張德生男私殺羊會仝
僚杜肅懷一𩜾上告明日武后謂德曰卿生
男何從得肉德叩頭服罪武后曰自今會客
亦須擇人出肅表示之舉朝欲唾其面

傳獻簡公以言事謫知和州通判楊涤問曰公
以直言斥居此何爲言未嘗及御史時事耶

日前日言職也豈得已哉今日爲郡守當宣
朝廷美意而反呫呫言前日之闕政與譏謗
何異

保州兵亂招而降者二千人分隸諸州富弼恐
後生變屏人謀之歐陽修欲使諸州同日誅
之修從容論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既非朝命
州縣一有不從爲變不細弼悟乃止是時弼
大閱河北之兵多所升黜譖者謂弼擅作威

福弼歸至國門不得入未能知鄆州向使擅
殺二千人禍何可測此歐陽修一言不特活
二千人亦免弼之大禍也吉人之辭培植固
不淺哉

朱萬歸朱宋瑞公勸之曰始吾愛子今子昏四
也吾不愛子矣萬病之遂弑朱公晉孝武帝
耽於酒色張貴人有寵年及三十帝戲曰汝
以年當廢矣吾已屬諸姝少矣貴人潛怒帝
醉臥令其婢蒙之以被暴崩嗚呼幸臣如萬
女寵如張而其主俱以一戲言取殺身之禍
故曰惟口出好興戎

到溉之祖彦之曾以擔糞自給及溉掌吏部尚
書何敬容參選事有請溉輒不允敬容語人
曰到溉尚有餘臭今遂學作貴人溉聞而深
啣之又溉弟洽一日問劉孝綽吾甚欲買東
鄰地以益宅而其主難之奈何綽曰但多輦

糞於其傍以苦之彼遂遷矣洽怒竟因事害
之呼訐人所諱且禍及身一時之口其可以
一取快乎

令狐綯曾以舊事訪於溫庭筠庭筠荅曰事出
南華經非僻書也冀相公燮理之暇時宜覽
古綯甚怒奏庭筠有才無行不許登第遂坎
坷終身斥人之短逢人之忌可不慎乎

尚書王復怒衆武弁罵曰此屬皆犬豕所生一

千戶稟曰朱某之母乃太宗皇帝永寧公主
王懋悔
徐晞以掾歷官大司馬同列多輕之值釋菜衆
指宣聖像戲曰君解渠爲何人徐應聲曰是
不由科目顯者
嚴嵩用事時適有恠見於京師其形多目多手
以問朝臣無識者時王元美爲郎對人揶揄
曰人自不察耳此最顯而易見何以不知人

問故王曰傳中十目所視十手所指是道甚
的嚴聞深銜之
謝朏出爲吳興郡守與瀹弟送別朏指瀹口曰
此中惟宜飲酒
陳壽性介特不矯訐在諫垣指陳時政得失無
隱惟不喜彈劾人嘗言曰吾父戒我勿作刑
官刑官枉人言官尤易枉人吾不妄言者遵
父訓也歷官四十年大半在散地而廉名最

著
金陵城北有湖周廻十數里幕府雞鳴二山環
其西鍾阜蔣山諸峰聳其左名園勝境掩映
如畫六朝舊跡多出其間每歲菱藕罟之
利不下數千建康實錄所謂後湖是也一日
諸閣老待漏朝堂語及林泉之事坐間馮謐
因舉明皇賜賀監三百里鏡湖信爲盛事又
曰餘非敢望但賜後湖亦暢乎平生也吏部

徐鉉稍聲而對曰主上尊賢待士常若不及
豈惜一後湖所乏者知章耳馮謐大有慚色
尹蓬頭者不知何許人披羽袍有仙風爭延之
叩其中不荅或以年問則曰吾歷紹興以來
蓋三百十有一歲矣郡守林公世遠聞而異
之召見亦默然不荅惟曰吾宋人於今何有
洧水之濱有富人溺死得其屍者索贖千金其
家患之謀於鄧析析曰弟安之必無買此者

求賑者見其不動亦謀於析析曰苐安之必無更賣此者余見今世險人遇兩家之爭而陰爲主畫必令相持不下然後得恣其顛倒眩亂之說彼此線索盡在掘中以收其利此皆鄧析之教也

明達者言順剛正者言厲簡靜者言直謙恭者言徵執一者言僻虛曠者言繁躁進者言急鹵莽者言粗愚頑者言鈍陰毒者言而含笑

言之所至以此驗之其言泛泛者終無所成其言便便者終不困滯凡人之言保乎氣貴乎和者也神和則言而有志與人言貴乎有信貴乎有理讒言勿入耳邪言勿出口聽言以事察則言之所以爲吉與貴也

迂夫曰言不可不重也子不見鍾鼓乎夫鍾鼓叩之然後鳴鏗訇鏜鞳人不以爲異也若不叩而自鳴人孰不謂之妖耶可以言而不言猶叩之不鳴也亦謂之廢鍾鼓矣然好言生事者亦所當戒

恩讐分明四字非有道者之言也無好人三字非有德者之言也

飛語無憑必稽其實一人無信尚審諸同行事有可疑更度其時勢一節之可指必考其生平君子愼無輕議人也況是非臧否有一時不定而定於數十載之後有當世不明而明

於數百載之下者君子愼無輕議人也

飲食中譚學問談太陰私談宦遊事蹟是大惡道耳不顧聞然談宦蹟止於取人笑談學問使人厭聞有取禍者談陰私則鬼神從旁聽之

凡老成人不宜說少年話無論招人侮慢卽此便是不敬處天理漏洩多矣

少年時作收歛語謂之失時老年人作壯往語

亦謂之失時

凡對人言而人不聽畢竟是多言令人厭

聲出則氣洩言出則志洩

嘗厄之施甘如時雨傷心之語毒如盬兵

目能視能不視口能言能不言心能思能不思

其惟至人乎

法秀師嘗語黃魯直曰公作豔歌小詞可罷之

魯直曰空中語耳非殺非偷不至墮惡道師

曰君以邪言蕩搖人心使逾禮越禁其罪豈

止墮惡道而已魯直由此不作詞曲

錢塘羅貫中本者南宋時人編撰小說數十種

而水滸傳敘宋江等事姦盜脫騙機巧甚詳

然變詐百端壞人心術其子孫三代皆啞天

道好還之報如此

四本堂座右編二集卷之十五口德 終

四本堂座右編二集卷之十六

邢水韓山子卓月朱潮遠輯

廣慈

處富貴之地要知貧賤的痛癢當少壯之時要

念衰老的辛酸居安樂之場當體患難人景

況處旁觀之地要知局內人苦心

難當窘迫呼天不應呼地不應呼父母亦不應

忽有人焉於其中死力護持遠負之而趨近

匿之而避濟天地父母之所不逮而後知烈

俠之道尊語到喧囂說仙無靈說佛無靈說

聖道亦無靈忽有人焉於其中鎮靜主持小

言之不驚大言之不怖導仙佛聖道之難通

而後知沈默之體重

隨所見物發慈悲心捐不慳財行方便事戒恩

周多命則大積陰功若惠及一蟲亦何非善

事苟日增而月累自行廣而福崇慈滿人寰

名通天府蕩空免障多祉萃於今生培植善
根餘慶及於他世

天賢一人以誨衆人之愚世反逞其所長以形
人之短天富一人以濟衆人之困而世反挾
所有凌人之貧與天之戮民哉

唐高祖實錄武德二年正月甲子下詔曰釋典
微妙淨業始於慈悲道教冲虛至德去其殘
暴況乎四時之禁毋伐麛卵三驅之禮不取

順從葢欲敦崇仁惠蕃衍庶物立政經邦咸
率斯道朕祗膺靈命撫遂羣生言念亭育無
忘鑒寐殷帝去網庶踵前修齊王舍牛實符
本志自今每年正月五月九月十直日並不
行刑所在公私宜斷屠殺此三長月斷屠殺
之始也唐士大夫如白居易輩葢有選三齋
月杜門謝客專延緇流作佛事者今法至此
月亦減去食羊錢葢其遺制云

明仁宗爲太子時至鳳陽謁陵畢過鄒縣見民
男女持筐路拾草實者駐馬問所用民跪對
曰歲荒以爲食太子惻然下馬入民舍視男
女皆衣百結竈釜傾仆歎曰民隱不上聞至
此顧中官賜之鈔而召鄉老問其疾苦撤所
食賜之時山東布政石執中來迎責之曰爲
民牧而視民窮如此亦動念乎執中言被災
處皆已奏乞停今年秋稅太子曰民饑且死

尚及徵稅耶速發官粟賑之執中請人給三
斗曰且與六斗汝無懼擅發倉廩吾見上當
自奏也

韓琦爲經畧招討副使時欲五路進兵以平夏
范仲淹守延州堅持不可尹洙嘆曰公於此
不及韓公矣凡用兵宜置勝敗於度外乃區
區過慎耶仲淹曰大軍一動萬命所懸可度
外置乎琦遂舉兵全師陷沒亡者父兄妻子

數千人號呼馬首皆持故衣紙錢招魂而哭琦不勝悲憤掩泣仲淹嘆曰當是時難置勝敗於度外也

高仁厚既破韓求十三寨卒皆迎降將士欲焚寨仁厚止之曰降人皆未食先運出資糧然後焚之新降者競欣躍與先降來告者共食之語笑歌吹終夜不絕

桂古山自言近日收得淨軍三千入內亦是一

大事湛甘泉不以為然古山云吾固憐之甘泉曰固是惻隱之心今年既收三千明年必有閹割三萬者則此三萬何辜可知一念之愛不必憑須得全體兼照無漏

鄒幹為兵部郎中英廟北狩京城戒嚴幹超遷兵部右侍郎凡處繁應變多不待奏報而行一日鄉民萬餘欲避亂城中守者難之幹曰立城本以衛民急而拒民於外可乎立主納之全活甚衆

夏原吉天性寬平嘗夜閱文書撫案嘆息筆欲下而止者再其夫人問之吉曰吾適所批者歲終大辟奏也筆一下死生決矣是以慘沮而筆不忍下也

李德裕頗為寒畯開路及南遷或有詩曰八百孤寒齊下淚一時回首望崖州

齊桓公微行見有年老而自養者問之對曰有

子五人家貧莫娶使傭未返管仲曰畜有腐財而民餓宮有怨女而民鰥公曰善乃出宮婦嫁之因下令曰丈夫三十而室女子十五而嫁

魏太祖馬鞍懸於庫柱為鼠嚙吏懼死鄧哀王沖以刀故穿單衣如鼠嚙者謬為愁色太祖問之沖曰俗以鼠嚙衣為不吉太祖曰妄言耳俄庫吏以嚙鞍聞太祖笑曰兒衣在側而

嚳兒𢾪懸柱乎遂不罪之
張忠定公視事退後有一廳子熟睡公詰之汝
家有其事對曰母久病兒爲客未歸訪之果
然公翌日差場務一名給之且曰吾廳豈有
敢睡者耶此必心極憂懣使之然耳體悉人
情至此誰不願爲之死哉
齊貧女徐吾與隣婦李氏合燭夜績徐貧而燭
不屬或謂李曰徐燭數不屬請無與夜績徐

曰妾以貧故起常先臥常後掃室陳席以待
來者坐常處下爲貧故也今一室之中益一
人燭不爲益明去一人燭不爲益暗何愛東
壁餘光莫之能應遂復與夜績
有一老翁如病起破衲𣰽毿瘦如鬼曉來扶向
官道傍哀告行人乞錢米時余捧檄離江城
邂逅一見憐其貧倒囊贈與五升米試問何
故爲窮民老翁答言聽我語我是東鄉李福

五我家無本爲經商只種官田三十畝延祐
七年三月初賣衣買得犂與鉏朝耕暮耘受
辛苦要還私債輸官租誰知六月至七月雨
水絕無潮又竭欲求一點半點水却比農夫
眼中血滔滔黃浦如溝渠農家爭水如爭珠
數車相接接不到稻田一旦成沙塗官司八
月受灾狀我恐徵糧喫官棒相隨隣里去告
灾十石官糧望全放當年隔岸分吉凶高田

盡荒低田豐縣官不問高田旱將謂亦與低
田同文字下鄉如火速逼我將田都首伏只
因嗔我不肯首却把我田批作熟太平九月
開旱倉主首貧乏無可償男名阿孫女阿惜
逼我嫁賣賠官糧阿孫賣與運糧戶即日不
知在何處可憐阿惜猶未笄嫁向湖州山裏
去我今年已七十奇飢無口食寒無衣東求
西乞度殘喘無因早向黃泉歸旋言旋拭淚

邊淚我忽驚慚汗沾背老翁老翁勿復言我
是今年檢田吏此哀介踏災行也足可以爲
民牧不恤民瘼者之勸

釋迦常爲螺髻仙人禪坐一樹下兀然不動鳥
以其木卽於髻中生卵菩薩禪覺知頂有鳥
卵卽自思維我欲起動鳥不復來卵必盡毁
卽還入定至鳥生子飛去乃起嗟夫佛子捐
身以爲物如此今人乃廣殺物命以養此身

以四大而招無限罪業良可愍矣

擬寒山詩曰老翁死却兒晝夜槌胸哭痛心徹
骨髓呌云我孤獨何不反思量恣喫猪羊肉
羊豈不思兒猪亦有眷屬

燕鶯巢屋盡護惜弱息嬌雛蠓蠛穴居各棲止
安窩樂舍鶯棲發贊奚望門戶淸寧覆卵傷
胎難與鷇鷇繁盛

韓山子乙未夏與數客坐恍然亭見羣鴉撲燕
燕避之計窮適亭數匝於衆客中獨投其懷
鳥能望氣察人善惡燕武測其一端也

凡鳥翅足折哭以芝蔴仍嚼爛敷患處卽愈

陶弘景弟子桓闓先得道將超昇弘景問曰某
行教修道勤亦至矣得非有過而淹延在世
乎桓闓曰君之陰功著矣所修本草以虻虫
水蛭爲藥功雖及人而害於物命以此一紀
之後當解形去世署蓬萊都水監耳言訖乃

去弘景復以草木之藥可代物命者著別項
本草以贖其過

趙善應夏不去草冬不破垣懼百虫之游且蟄
者失其所也

僧子捷建靈隱高峰浮圖養一花犬每隨工徒
斲磚至於塔所又寺人於荒榛間收得一石
佛而少右耳犬卽跑古寺基深可三尺取得
佛耳塔成乃瘞

晉太和中廣陵楊生畜犬甚愛之行止與俱後
生飲酒醉臥草中時野火起乘風火烈狗周
章號喚生醉不覺前有坑水狗走浸水中還
以身水灑生左右草令濕火尋過

金陵間右子蕩覆先業不勝逋債決意自盡一
日市酒肴與妻永訣夫妻對泣不忍飲食遂
相與縊焉家有猫哀鳴躑躅其肴在案不顧
數日不食死

武平産猿毛若金絲閃閃可觀猿子尤奇性可
馴然不離母母黠不可致獵人以毒傅矢伺
母間射之母度不能生灑乳於林飲子灑巳
氣絕獵人取母皮向子鞭之即悲鳴而下斂
手就制每夕必寢皮乃安甚者輒抱皮跳躑
而斃

西王斯泛海風壞其舟得登一山遇猩猩救入
穴內飼以果實越年餘有商舟經其處猩猩
送之附舟依依作惜別意斯既登舟語舟人
日吾聞猩血染衣千年不變可共捕之舟人
皆怒曰彼獸而人汝人而獸也共礫殺之

孔愉字敬康嘗至吳興縣餘干亭見人籠龜於
路愉求買放之於溪中龜行至水反顧愉及
封此亭侯而鑄印龜首廻屈三鑄不正有似
昔龜之形顧靈德應感如此愉悟乃取而佩
之

李舟之弟患風或云蚺蛇酒治風乃求黑蛇生置
瓮中醞以麴蘗數日蛇聲不絕及熟則香氣
酷烈引滿而飲斯須之間化爲水惟毛髮存
焉

裴相國曰血氣之屬必有知凡有知者必同體
世上欲無刀兵劫須是衆生不食肉

大地生物以供人食如種種穀種種菓種種蔬
菜種種木陸珍味而人又以智巧餅之餌之

鹽之酢之烹之炮之可謂千足萬足何苦復將同有血氣同有子母同有知覺覺痛覺癢覺生覺死之物而殺食之豈理也哉尋常說只要心好不在齋素嗟呼戮其身而啖其肉天下之言凶心慘心毒心惡心孰甚焉好心當在何處

雖造殺業故不免一刀而我不殺鷄則固已省已之一刀耳是故佛氏見殺如割自身不獨

爲受殺者代其見時之痛又爲造殺者代其將來之痛衆生未及知而慈父如眼數兩見之了了矣

賓筵苦醉飽不堪則何不携盃盂一二以施之餓而欲死者使足於半菽可生也何不以殘盃冷汁施之於生不不知肉味者使其知人間之有此味也

四本堂座右編二集卷之十六廣慈終

四本堂座右編二集卷之十七

邗水韓山子卓月朱潮遠輯

閒逸

天日自長吾日自短三萬六千朝而外吾不得而有也天年自多吾年自少百歲而外吾不得而有也又況其所謂百者所謂三萬六千者人常不滿而其間風雨憂愁塵勞奔走之日常多良時嘉會風月美好胸懷寬暢琴酒

婆娑者知能幾何日月之行疾如彈丸當其轂轆而欲墜西巖雖有拔山扛鼎之力不能挽之而東雖有蘇張之口不能說之而東雖有樗里晏嬰之智不能偷取之而東雖有觸虹陷海之精誠不能感之而東古今談此事者以爲長恨

唐韋表微授監察御史不樂曰爵祿譬如滋味人皆欲之吾年五十拭鏡鑷白冒遊少年間

取一班半級不見其味也將爲松菊主人不愧淵明

沈鳳峰曰夜來月色清徹一碧無翳小園諸品影落清溪掩映如畫諸弟對影團坐談諧雜俗開懷相笑樂劇飲無筭命童子以吳音調鶴南飛聲入雲杪因念二十年談落塵網奔走折腰豈知有此時之景今幸得歸蒼松白鶴猶笑主人歸來之晚

蕭恭性疎誕不事文章嘗從容謂梁元帝曰下官歷觀時人多不好歡與乃仰眠床上看屋梁著書千秋萬歲誰傳此者勞神苦思竟不成名豈如臨清風對朗月登山放水肆意酣歌也

袁中郎曰某近來始知損事之樂所謂損事者非獨人事田宅子女皆是也小窮則小樂大窮則大樂衣食僅足餘則施之是爲損事要法蓋有一分餘則有一分興作圖度小餘則造房治屋大餘則爲子孫計無所不至宅則欲柏欲楠田則欲膏欲沃又或謀之不可知之枯骨以幸其長且久此無他貪有餘而心爲之驅使顛倒也

貧家淨掃地貧女淨梳頭景色雖不艷麗氣度自是風雅士君子一當窮愁寥落奈何輙自廢弛哉

山家清事云擇故山濱水地環籬植荆間栽以竹十餘丈植芙蓉三百六十本芙蓉二丈環以松梅入此餘三丈重籬外芋栗羊棗桃李內植梅結屋前茅後瓦入閣名尊經藏古今書左塾訓子右道院迎賓前舍三寝一讀書一治藥一後舍二其一儲酒穀列山具農具一安僕役庖塌婢一童一園丁二前鹿養鶴犬一二足驢四蹄牛四角客至具蔬食酒核

暇則讀書課農圃毋苦吟以安天年

凡山居者須先識道未識道而先山居但見其山不見其道故心境未通矚物成壅則鬱鬱長林峩峩聳峭鳥獸鳴咽松竹森梢木石崢嶸風枝蕭索藤蘿縈紆雲霧氤氳適足以資其喧耳

齋欲深檻欲曲樹欲疎蘿薜欲青垂几席欄杆窗寶欲淨徹如秋水榻上欲有烟雲氣墨池

筆牀欲時泛花香僃書欲曉人挂牙籤欲解事僕讀書得此護持萬卷盡生歡喜嫏嬛仙洞不足羡矣

堂中設木榻四素屏二漆琴一儒道佛書各數卷樂天既來為主仰觀山俯聽泉旁睨竹樹雲石自辰至酉應接不暇俄而物誘氣隨外適內和一宿休寧再宿後頹然嗒然不知其然而然

倪正父鉏經堂述五事靜坐第一觀書第二看山水花木第三與良朋講論第四教子弟讀書第五

造物不靳人功名富貴而獨靳人閒高爵厚祿班朝廷列州縣不知其幾而樂恬退者僂指不一二日顛冥於仕途姑託親戚契識買田園營第宅不獲一見而身亡其有被劾之餘安意家食特迫於勢窮力屈非本心也對賓

客方有築室返耕高潔自許之清談入私室又作搖尾乞憐干時求進之尺牘墨篋鐵鑰惝惝於手收支簿書介介於懷一日十二時無一隙得暇而好山好水風清月明何嘗識此意味勞勞擾擾死而後已孰若安分清閒頤養天真之野叟哉

春〇首四時蘇萬彙者春也氣暖則襟韻舒日遲則烟景媚百鳥和鳴千花競發田畯聚[illegible]

於南畝遊人聯轡於東郊風光之艶遊賞之娛此爲最矣

元旦○元旦應酧作苦且閱歲漸深韶光漸短添得一番甲子增得一番感慨莊子云大塊勞我以生此之謂乎吾所取者淑氣臨門和風拂面東郊農事舉趾有期江梅堤柳粧點春工晴雪條風消融臘氣山居之士負暄而坐頓覺化日舒長爲人生一快耳

元宵○元宵黠節也星月交輝烟花競麗其尤佳者珠翠叢中香肩影動綺羅隊裏笑語聲來昔人云收天下春歸之肺腑吾於元宵亦云

花朝○花朝二月十五日也今不甚衆行古亦無此說葢後人以意創之此際東風習習黃鳥關關紅紫滿園芳菲極目聯轡徐行席地小酌亦佳賞也

清明○清明節從冬至數至一百五日即是前兩日謂之寒食園林織錦堤草鋪裀水綠沙暄宇宙清淑東郊緩步澹蕩神怡

夏○滌暑蒸人如洪爐鑄劍誰能躍冶須得清泉萬派茂樹千章古洞含風陰崖積雪空中樓閣四面青山鏡裏亭臺兩行畫鷁湘簾竹簟藤枕石牀栩栩然蝶歟周歟吾不得而知也

端陽○一曰端午一曰天中節是時赤帝當權黃梅應午角黍蒲觴漫酬景物蘭橈桂楫笑倚風濤茜羅映榴火以將然畫扇拂綠絲而並潔酒酣興發俯仰千秋獨醒安在君其問之水濱

伏○伏者何也金氣伏藏之候也秋爲金金畏火故遇庚日必伏是時朱明司令大地幾爲火宅吾所取者風亭月榭環以湖山饒以竹

樹爐烟裊裊簾影重重遠近荷花左右圖史
河朔風流碧筒佳趣陶然一醉兀然一枕便
是羲皇上人

秋〇金風瑟瑟紅葉蕭蕭孤鴈排雲寒蛩泣露
良用凄切可愛者雲斂長空水澄遠浦一片
氷輪皎皎碧落開令人爽然南樓清嘯東籬
暢飲亦幽人行樂時也

七夕〇七夕之節牛女佳期銀河清淺玉露微

滋亙鵲橋於長空渡天孫於碧落閨人乞巧
文士摛詞亦良宵也

中秋〇銀蟾皎潔玉露凄清四顧人寰萬里一
碧携一二良朋斗酒淋漓彩毫縱橫仰問嫦
娥悔偷靈藥否安得青鸞一隻跨之憑虛遠
遊直入萬頃琉璃中也

重陽〇天高氣肅露重霜濃砧杵遑乎千家壺
觴陳於四座鴈聲嘹唳蟾影凄清紅葉點蒼
苔片片殘霞落地黃花之餘酒重重蜀錦嘗
筵龍山落帽東籬采菊吾願與陶徵士孟參
軍共之

冬〇冬雖隆寒逼人而梅白松青妝點春色又
或六花飛絮滿地瓊瑤獸炭生紅蟻酒凝綠
狐裘貂帽銀燭留賓龍尾兎毫彩牋覓句亦
佳事也至於駿馬獵平原孤舟釣淺瀨豪華
寂寞各自有致

冬至〇緹室氣動葭管灰飛日影有一線之長
時節開三陽之首侵凌雪色巖梅片片銜寒
漏洩春光堤柳垂垂弄影一元復始六琯迎
祥律協黃鍾墨海起雲霞之爛物歸元敏歲
寒高松柏之操

除夕〇是節兒童嬉笑老幼團圞爆竹在庭桃
符在戶柏酒在壺如天親無故壎篪怡怡亦
人生一樂也

日○萬物光彩皆生於日日暄則景舒日麗則景娟日長則景駐日霽則景明扶桑開曙則山嶽呈形羲御當空則樓臺生色暖烟堤草青青王孫綬辔永晝樹陰冉冉高上鋪茵又如欄杆乍轉花影參差戶牖初明縹湘輝映鳥聲綮碎物態融和晒魚網於江邊晞露珠於花上皆日之爲也至於巨麗之觀射霞光則金緋萬縷映山色則紫翠千重遠樹霏微

長波晃漾晶瑩鮮潔縹緲虛無誠宇內之奇觀也

月○玉宇無雲嬋娟萬里金鈎斜挂乎疎籬松蘿爭媚實鏡平臨於孤樹烏鵲驚飛吹笛倚朱樓片片梅花飄落飛觴歌白苧枝枝桂影扶疎金井梧桐秋懸玉兎畫橋楊柳夜挂銀蟾涼侵萬頃琉璃光滿三千珠翠山房得此清景無邊

雲○無心出岫舒卷自如山中曾件老僧天上倏成蒼狗苡鞋踏處迷樵徑以難尋玉洞封時叩仙扉而不見澹籠竹樹深鎖樓臺氣雜香篆齊飛色與朝霞共燦益不特幽夢遥通巫峽而仙姿直至帝鄉矣

霧○匹練抹林輕綃蔽日籠樓臺而隱隱鎖洞壑以重重潭影難窺花枝半掩樹若增密山若增深景若增幽路若增遠則勝槩之一助

也

霞○霞日邊氣也盪胸縱目明秀可餐初升暘谷絳綵層層將墜虞淵金光片片扈從羲馭輝映暘烏說者擬之旌旗幡幢之屬云

風○蕭蕭靈籟徐起青蘋入松則秋濤淅瀝敲竹則玉珮玎玲或度碧湍掀翻桃浪或穿紙帳吹動梅花至於壁上孤琴陌頭楊柳悠揚不斷奏七絃於瑤徽嫋娜無端弄千條之金

線對南薰而解慍開北牖以披襟大塊噫氣妙至此乎

雨〇甘霖一降萬象含膏洗山光則積翠如新淨陌塵則斂紅盡滌上林流潤娟娟花卉剪朱霞畫閣生寒楚楚琴書瑩碧玉又或滴梧桐之瀝瀝秋夜偏長打薜荔之蕭蕭香風乍散影對珠簾亂落聲隨玉軫爭鳴老樹紛披鴉帶片雲飛去小橋瀰漫漁携雙鯉歸來園

丁欲罷桔槔隴牧爭披簑笠安得王摩詰董北苑寫一幅絹素置我山窓也

露〇露爲澤雖不及雨而潤過之沾濡香逕濕透苔鞋沆瀣下九霄捧金莖於仙掌瓊漿儲萬斛調玉屑於皇家又如凝荷蓋紛紛老蚌明珠綴花鬚點點鮫人紅淚苔堦滋碧羅襪生寒皆瀼瀼湛湛者爲之也

霜〇淒清之氣結而爲霜籬菊吐華蒹葭改色鴛鴦瓦上夜來半似粧銀翡翠樓邊秋杪全如曳練剪刀添冷羅綺生寒江頭楓葉猶丹漁燈明滅汀畔蘆花飄雪鴻影廻翔又如茅店雞聲板橋人跡孤衾寂寂一騎蕭蕭青女漫鬪嬋娟素士遠捐褦襶眞可令溽暑潛收緇塵屏絕矣

雪〇天工剪水宇宙飄花品之有四美焉落地無聲靜也沾衣不染潔也高下平鋪勻也洞

窓輝映明也宜長松修竹老梅片月怪石崚嶒深林窈窕寒江遠浦斷岸小橋古刹層巒疎籬幽逕老叟披簑垂釣騷人跨蹇尋詩小酌清談高樓長嘯船頭茶竈颺烟座上蕉屑把盞老僧對坐韻士閒評披鶴氅縱步園亭御貂裘登臨山水如此景況何必峩眉千尺

峰〇峰削青蓮如劍如戟插雲入漢翠滴晴嵐掛海迎霞亘虹連雁振衣千仞之致也

嶺〇山嶺綿亘臥牛眠象樵歌牧笛頗作幽棲
尋訪山僧此爲幽境
巖〇巖石之勢向人欲落見之發怪想叢生桂
樹倒垂藤花題詩其上豁我渺思
崖〇崖取傲岸如六鰲戴山亭亭拱立平可羅
床削可結屋丹泉翠壁左右映發古樹修篁
遠近青葱幽處其中與麋鹿共遊
洞〇窈窕岭岈洞之致也如瓊宮瑤室鬼斧神

工却無鑱痕迹桃花萬樹寒雲一函與道流
逸士翻藏書說鍊形法不覺澗水潺潺松風
謖謖
澗〇澗有率然之勢盤旋生動古松危石點之
細涵娟娟宜遊鯈出没谿有疎蕩之勢如楚
漢鴻溝劃然中斷又如瞿塘灩澦吞吐百川
礌砢拏攫長橋飛跨瀑布喧騰秋水寒烟拼
空作勢獨得之徑無過於此

坡〇坡之迤邐麓之秀宛入山有路路有行人
住山有村村有犬吠林飛鳥影寺出鐘聲灌
木蕭森小莊歷亂宜牛羊粧點花鳥投閒
湖〇湖光玻瓈萬頃桂楫蘭橈主鷺盟唱漁歌
固成浩景何如溪上灘頭洲前汀外練紋如
帶篆影平沙蘋末風生蘆頭雪落烟寒雲澹
石白沙漘花打漁人之笠鳥喚渡口之船瀟
灑容與別有致乎

潭〇臨潭設磯澄心危坐智者所樂若取於泉
須萬斛之珠纍纍不絕山頂石罅襯薜溜苔
一見沁骨聲入空堂光涵虛牖松風瀟灑竹
韻琮琤移竹爐茗椀就之
水簾〇水簾森懸玲瓏爲佳如鮫人之綃水絹
萬丈瀑布飛流遥掛爲佳如銀漢傾翻走丸
峻坂總宜怪石巉岏丹崖翠壁猿嘯月蟾
影流水令人塵心俱盡

水竹之居吾愛吾廬石鄰鄰裝砌階除軒窗隨
意小巧規模却也清幽也瀟灑也寬舒懶散
無拘此樂何如俯欄杆臨水觀魚風花雪月
贏得工夫好炷些香說些話讀些書
淨掃塵埃惜取蒼苔任門前紅葉鋪堦也堪圖
畫還也奇哉有幾株松幾竿竹幾枝梅花木
培栽取次教開明朝事天自有安排知他富
貴幾時來但且優游且隨分且寬懷

短短橫墻矮矮疎窗忔憎兒小小池塘高低叠
嶂綠水邊傍也有些風有些月有些涼日用
家常竹几藤床撒眼前水色山光客來無酒
清話無妨但細烹茶熱烘盞淺澆湯
閬苑瀛洲金谷瓊樓筭不如茅舍清幽野花繡
地莫也風流却也宜春也宜夏也宜秋酒熟
堪𥦗客至須留更無榮無辱無憂退閑一步
着甚來由但倦時眠渴時飲醉時謳

卓月道人焦山游記庚子九月梧葉清寒商音
漸作插萸斷萬里之魂舉盃無白衣之贈俄
見南鬭歸鳥耕三藏霾食一車吾方勞於書
莜舟已倦於載愁滿城風雨相對欲絕與愚
公言尚子平五岳事因及於焦之山江之月
秋之天獨不及遊之與以予病之倦兒戰之
北未可慫慂十五日霽色可人江月莫今日
若也乃邀石倉不撿至皆躍然余壯其無隔

宿之謀牽衣之態乃携童子韻匣泛舟出邗
河忽愚公以腹痛不能行客與爲裁風至掛
帆船頭作浩浩聲若王子安過都陽時也換
船出瓜洲闘傷人手觸指玉皇閣大戰事誓
木昔赤因恩完顏亮金兀朮遠近事孰爲後
先良甚悵悵日晡昏鴉萬點舟隨落雁聲抵
焦山至松寥閣僧門已扃作露處之憂投水
晶庵又以江干未靖不納石倉操揚州音僧

乃了了遂息於水軒徐步松下黑不見路遙
聞歌江上數峰青疑鬼揶揄樹下舉頭見星
不見月僧云月蝕已既乃與石倉柝嘆此來
爲月月乃如此尚敢他求乎歸宿僧寮聽法
堂鐘鼓旅思悄然十六日策杖登焦嶺長松
百尺石磴間皆唐宋人題識剝蝕不堪讀過
鍊丹井憩華嚴閣遇古樵於崖磴險幾不能
措指若爲石屋若爲石屏若爲石龜肖似奇

絕登觀音崖山迎人面蜀道之難或同於此
眞一巒作萬里之勢進僧舍小寮阿閣與雪
竇雲崖穿插於鳥道樹巔之上余謂空中樓
閣不拚曰此吳道子得意筆也轉半山尋歸
紫兒蹲息山腰能上不能下因思昌黎登華
岳而哭信亦有之徐至山後望焦門慧印僧
談東來事海船千檣龍艘入寨各有檣色諸
君爭拾石子盈袖余匿二塊過海潮庵精舍

樹多喬橡時正初熟纍纍青黃籬局不能入
尋歸午餐剝啄聲甚壯奚童報愚公至諸僧
叢問居士何來愚公不省云舉世皆聾於心
臣獨聾於耳慧印以側理索題水榭余因署
揖龍軒云十七日謁漢隱士焦孝然先生祠
先生生漢末無父見見漢衰乃不言常避地
於此冬夏皆袒臥見婦人輒頭面撲地僧恒
玉云吾心不見何必乃爾石倉云此必喜見

衆皆鼓掌下山足尋瘞鶴銘爲潮水沒所有
六十餘字傳爲王右軍書蘇文忠以爲不類
王法而類顏魯公又疑是顧況又疑王瓚今
審文格字法殊類陶弘景陶號華陽眞逸
而銘後有華陽眞逸撰老僧偏强仍執右軍
余捨之上雲深庵出四面佛是謂焦頂楊敝
山有碑愚公讀之唏嘘塔基尚存爲勝國倘
顏所燬小童忽背僧放爆竹聲振林谷萬木

皆響僧陋頭急止之江南哨船在困作立馬
吳山狀以駭客愚公聽目不知所云南望岷
峨徘徊雲際作萬里想石倉促華嚴閣看落
照徐步而歸十八日山色空濛桐竿竹葉作
淅淅聲開揖龍軒水窓飛濤濺衣清涼可澈
因歌石肯堂對看雁影橫空水無留意聽潮
聲入梦山也怡情齒骨爲之俱淨沙彌報古
樵齋熟愚公不揜却然我輩此來非飯後鐘

拉之同往看文王鼎欵識在内千秋之下如
對西伯篆籀或有識者然吾輩終不知之勅
書爲焦光撰宋祥符六年黄廉與印泥如故
六百年神物諸君或未之見又出方竹杖愚
公云李德裕向日之贈由僧業已漆員衆皆
絕倒至客堂隻僧枯坐扣之居此寮七十年
余與石倉言慣嘗炎冷滄桑者其爲此僧乎
余欲尋菊老僧欣然鄉導余止之恐有事老

僧云窮和尚冷薄粥兩碗便了一日公案見
云聞之悽然松間木魚聲知已晚課尋菊不
及十九日櫛沐畢不揜鐫刀光珮響何爲賸
余云此道人十年前塵夢不揜云捨此則瓢
衲生涯公復寧耐余曰不能姑以應之停午
登別峰庵囘望秋潮灌海平波如鏡路入雲
巔身行樹杪真與山陰道上不殊僧無隱寧
波人談弋江爲令事蘿青爲守事甚悉僧於

半閣拂几各評此山之勝有謂不動舩有謂
松寥閣有謂觀音崖余謂山幽木古竹茂僧
閒則此庵爲最因五人分韻各賦一章二十
日兒尚以獅子眼未尋不揜欲先囘余云同
出而不同歸楚兒王覓履之意何在因買舟
東卷慧印竹惜別狀石倉亦爲兒女子態大
約山之經治亂僧之經去來江上已多遭何
用爾爾舟溯安流中紅蓼白浪與漁鶯狎上

下回首焦山尚作去國離鄉之感徐抵甘露港從潘馬澗轉北固山多景樓與解脫殿不知孰是惟鐵浮屠宋元豊年造吾鄉楊袞襄公有詩真先輩之音可讀北望揚州微落在目崖前寒潭秋月爲武安王書石倉言之甚確余未之信甕城四望不忝離離今人有今昔悲舉頭塔影懸空各有日暮途窮之想廻從舊路歸覺與來時較近因問不揄上山與

下山孰易不揄日下山易做人亦如此因爲默應愚公談孫仲謀建都事不覺舟過銀山望浮玉烟火知息身之有地廿一日五更拉石倉立玉帶橋看月邪許與欸乃聲南北悄然漁火禪燈遠近寂無所見相嘆陵谷之遷易乃如此天明用彰扶病敘往事向不揄云先居士尺幅僧秘爲寶今居士入山空歸吾山之妙高臺雲虛設矣因出紙索畫不揄應之然歸心急殊非本意過龍王廟愚公見王覺斯濤字從山而不從水與僧辯論幾欲碎石余云覺斯遠隔嵩洛今歸道山雖欲起質不可復得然愚公終以爲此來不了之事歸舟霜篷斗酒柳岸片帆山高月小水落石出予聽之後吾輩豈敢多讓王季重云稚遊不解老遊不前孤遊不語傴遊不敬忙遊不慊今吾輩之遊則酌衷於數者之間至於烏性

之悅山光人心之空潭影此卽彼我之共在不相告語者今之爲此告語亦不過山川之形似登涉之犬第云耳嗟乎游何容易也而亦何容易語人也因爲之記

附金山吊韓蘄王廟詩云江島明禋歲月殊將軍遺慟海天孤將移趙宋成前代人去張劉幾丈夫廻狩艱回遙峯華樓蓮合任近城湖若教君有銘功地不在杭都在汴都寺僧勒石於龍王廟

四本堂座右編二集卷之十七閒逸終

邗水韓山子卓月朱潮遠輯

明敏

日暮思睡雖有呼之以酒食者不起也世亂思隱雖有招之以榮祿者不出也然則聖人之於死生亦高士之於進退庸人之於寐與已二耳

做人無點真懇念頭便成個混子事事皆虛涉

一世無段圓活機趣便是個木人處處有礙

家庭之內或有意外之變至身之不可保於故典中屢屢見之誠可嘆也嘗觀劉表二子琦琮後妻蔡氏愛琮惡琦琦請諸葛謀自安之策亮不對後乃與亮登樓去梯謂曰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子口而入我耳可以言未亮曰君不見申生在內而危重耳在外而安乎琦感悟此可為值家變者之法

魏太祖欲易太子問于賈詡詡默然不答太祖曰言而不答何也詡曰適有所思耳太祖曰何思詡曰思袁本初劉景升父子也太祖大笑於是太子遂定

明初歷代帝王廟成太祖親祀之各獻爵畢獨於漢高祖增一爵曰我與公不階尺土以有天下比他人更難特增此爵

金陵國子監號房皆無門限集賢門門字無鉤

初詹姓者書門字着鉤上命粉塗之至今粉跡宛然蓋謂士人當令出用不宜錮之門內云

劉誠意初見上上與坐賜食問曰先生能詩乎對曰儒生事也上舉斑竹筯命題甚應聲曰一對湘江玉細攢湘妃曾灑淚痕斑上顰蹙曰頭巾氣甚續曰漢家四百年天下都在留侯一借間上乃大喜

元朝皇帝受佛戒九夫方正大賓而近侍陪位者必九人或七人譯語謂之緩言世此國俗然也今上之初入戒壇時見馬哈剌佛前有物爲供因問學士沙剌班曰此何物曰羊心上曰曾聞用人心肝者有諸曰聞之而未嘗目覩請問剌馬剌馬者帝師也上遂命沙剌班傳旨問之答曰有之凡人萌歹心害人事覺則以其心肝作供耳以此言復奏上再命

問曰此羊曾害人乎帝師不答

江南徐鉉有學問善談吐古儒之流也李氏未歸順時奉王命至中朝便殿見藝祖升殿端笏緩頰而言曰江南李煜無罪陛下師出無名久之藝祖再令敷奏乃曰李煜如地陛下如天李煜如子陛下如父天乃能蓋地父乃能庇子藝祖應聲答曰既是父子安得兩處吃飯鉉無以對識者無不服藝祖神雋矣

錢俶進寶帶太祖曰朕有三條與此不同俶請宣示上笑曰休河一條惠民河一條五丈河一條俶大愧服

徽宗北狩有諜者持一黃中單來御書云趙岐註孟子付黃潛善諸人審思之孟即瑶華太后趙即康王高宗由是中興載泣血錄

齊高帝時魏人南伐至淮而退帝問何意忽來忽去時未有答者張黃門在下座抗聲曰以

無道而來見有道而去公卿咸以爲捷

王世充與李密戰先索得一人貌類密者縛而匿之戰方酣使牽以過陣前譟曰已獲李密矣士皆呼萬歲密軍亂遂潰

安祿山將反前三日於宅宴集大將十餘人錫賚絕厚滿廳施大圖圖山川險易攻取剽掠之勢每人付一圖令曰有違者斬直至洛陽指揮皆畢諸將承命不敢聲言而去於是行

至洛陽悉如其畫也

宋太宗以北兵渡淮時無一葦之楫有人於囊中取乾猪脬十餘納氣於中環腰間泅水而南徑奪舟以濟北軍猪脬葢預備者客遊之人不可不知

唐莊宗嘗畋中牟踐民稼中牟令當馬諫曰陛下爲民父母奈何毀其所食使轉死溝壑乎唐主怒叱去將殺之優人敬新磨率諸伶追

擒其令至馬前責之曰汝爲縣令獨不知天子好獵奈何縱民耕種以妨天子馳騁乎爾罪當死因請行刑唐主笑而釋之

齊有得罪於景公者公大怒命左右肢解之敢諫者誅晏子左手持頭右手磨刀仰而問曰古者明王聖主肢解人不知從何處始公離席曰縱之罪在寡人

張齊賢爲相時戚里有分財不均者更相訟齊賢曰是非臺府所能決臣請自治之齊賢坐相府召訟者問曰汝非以彼分財多汝分少乎曰然命具欵乃召兩吏令甲家入乙舍乙家入甲舍貨財無得動分書則交易明日奏聞上大悅曰朕固知非君莫能定也

晉文公欲伐衛公子鋤笑之公問故對曰臣笑臣之鄰人也鄰人有送妻歸家道見桑婦悅而與語顧視其妻已有人招之矣公乃引師

還未至已有伐其北鄙者

陳覺微時爲宋齊丘之客及爲兵部侍郎也其妻李氏妒悍親執井臼不置妾媵齊丘選有姿之婢三人與之李亦無難色奉侍三婢如舅姑人問其故李曰此令公寵侍之人見之如面令公何敢倨慢三婢既不自安請還宋第宋笑而許之

寧王嘗獵於鄠縣界搜林莽草際有一櫃扃鎖

甚固王命發之乃一少女問其所自云姓莫
氏夜遇賊僧刧至此王驚悅之載以後乘時
徽方生獲一熊因置櫃中如舊鎖之時明皇
方求極色王以莫氏姝麗即表上之具奏所
由上令克才人經三日京兆奏鄠縣食店有
二僧以萬錢賃店作法事惟舁一櫃入店夜
久腷膊有聲店戶人惟之啓視有熊衝出脫
走尋二僧巳骨矣上知之大笑曰寧哥大能

處置此僧也
漢書孝武帝李夫人本以娼進兄延年性知音
善歌舞每爲新聲延年侍上酒酣起舞歌曰
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
傾人國不惜傾城國佳人難再得帝太息曰
善哉世豈有此人乎平陽王因言延年有女
弟上乃召見之實妙麗善舞由是得幸生一
男是爲昌邑哀王初夫人病篤上臨候之夫

人謝不見願以王及兄弟爲託姊妹讓之夫
人曰我以容貌得幸今見我毀壞必畏惡弃
我尚肯追思憫錄其兄弟者哉夫人卒上憐
憫之畫其形於甘泉宮
施純京師人登成化丙戌進士長軀偉幹音吐
洪亮初任給事中尋陞鴻臚少卿先是國家
常朝諸臣面奏事當從行者上荅曰是及成
化十六年上病舌澁稱是不便純揣知之獻

計於近侍云是字不便盍以照例字易之上
甚喜問計所出近侍以純對上寵愛之遂轉
純禮部侍郎未幾進尚書加太子少保時人
謠曰兩字得尚書何須萬卷書純妻貌甚端
麗一日同諸命婦朝兩宮內嬪鮮麗咸屬目
焉太后命之前問夫人誰氏對曰妾禮部尚
書施純妻命賜鈔端視久之顧侍人曰向者
本朝選妃何不及此又顧曰夫人向後不必

更入朝云
神宗朝秉筆太監某閩興化林氏子也七歲誘拐至京閹之進宮遂至秉筆時尚理財各省遣内臣督理差閩者秉筆與言吾興化人母尚在坊址隱隱可考亟爲迎養至閩首命撫按勒報果母在護送進京秉筆見之不悅試看老嫗形狀豈我之母逐出行乞又限逈異者官悉難之是時有山西老妓流落福州適

一風鑑與言爾勿憂六十一上富貴不可言妓謂詭巳京文屢促之撫鎮無措按君云是何難也徵示有司如婦貌豊滿孜語者卽可報遂有以老妓舉者撫按取見卽命送公館着以嬋玉珠翠儀容奪目乘傳入朝秉筆跪迎日眞吾母也抱頭大哭在閩之官無不超擢妓享之以終其年

至元間别兒怯不花爲江浙丞相議以本省所轄土人不得爲掾史時左丞佛住謂曰若然則中書掾當用外國人爲之矣相有赧色議遂不行

趙相挺之使金方盛寒在殿上金主忽顧挺之耳愕然急呼近侍指示之蓋闇也俄持一小玉合子至中有藥色正黃塗挺之兩耳周匝而去其熱如火旣出殿門主客者揖賀曰大使耳若用藥遲且拆裂缺落甚則全耳皆墮

而無血扣其玉合中藥爲何物乃不肯言但云此藥市中亦有價甚貴方匕值錢數千

金遣王汭來鄴盛談金人之勢曰上山如猿下水如獺其語甚奇

乾道間單尚書夔生母本媵也又往耿氏生侍郎延年及死尚書侍郎爭葬其母事達朝廷孝宗曰二子爭母朕爲葬之衣冠之家以爲美談

由禮門知秀水值造冊躬自核實民有議均里
甲槩及士夫者公曰士民有等爾子孫後豈
無登仕者乎優仕於今政以詒恩於爾後此
不均之均也及編審畢民帖然稱平

華山胡直孺同為都司一日過堂從容為蔡京
言道流之横京慨然曰君等不知耳淫侈之
風日熾姑以齋醮少間之不暇計此曹也京
之善文過如此

宋孝宗幸靈隱飛來峰問僧淨輝曰既自飛來
如何不飛去輝曰一動不如一靜又幸天竺
見觀世音手持念珠問曰何用輝曰念南無
觀世音菩薩問自念則甚曰求人不如求己
孝宗大喜

大德間僧膽巴者一時朝貴咸敬之德壽太子
病瘡薨不魯罕皇后遣人問曰我夫婦崇信
佛法以師事汝止有一子寧不能延其壽邪
荅曰佛法譬猶燈籠風雨至乃可蔽若燭盡
則無如之何矣此語卽吾儒死生有命之意
異端中得此亦可謂有口才者矣

宋丞相史彌遠欲占育王寺作墳衆僧俯首莫
敢誰何有一小僧曰我欲一策阻之作偈曰
寺前一塊地常有天子氣丞相欲作墳不知
主何意因題於通衢史意遂寢

北史魏高祖子名皆恂愉悅懌崔光之子名皆

勵勗勍勉高祖曰朕兒傍有心卿兒傍有力
荅曰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帝大悅此見周文
玘開顏錄然亦善於應對者也

齊劉繪闕里人為河東相居人有姓賴者所居
名穢里繪嘲之曰君有何穢而居穢里荅曰
未審夫子有何闕而居闕里

有僧問諸弟子曰虎項金圈誰能解之衆莫對
一人笑出曰此金圈何不令結者解之

吳中名士陸楠登鄉薦上南宮不售歸過揚州鈔關有部官司闗欲稅其舟楠投一詩云獻策金門苦未收歸心日夜向東流扁舟載得愁千斛聞道君王不稅愁其官見詩迎而禮之下第士聞者莫不爲之絕倒

宋理宗淳祐三年四川制置使彭大雅甚有威名識者謂其義氣滿胸謁武矦廟自爲祝文曰大國之卿不拜小國之大夫今大雅拜矣非拜公也拜公之八陣圖出師表也聞者莫

不服之遺敗而卒蜀人懷其恩爲之立廟

龍麟洲先生過福建憲府設宴命官妓小玉帶佐觴酒半憲使舉杯請曰今日之歡皆玉帶爲也願先生酬之以詩先生其無辭時先生負海內重名雅與清議又不能違憲使之請遂書一絕云菡萏池邊風滿衣木樨亭下雨霏霏老夫記得坡仙語病體難禁玉帶圍於是舉席稱嘆益前輩既不肯拂人意又不欲失所守而且用事清切一時風致可想見信非野儒俗士所能及也

梅詢爲翰林學士一日書詔苦多乃操觚循堦而行忽見一老卒臥日中欠伸甚適梅嘆曰暢哉徐問曰汝識字乎曰不識梅曰更快活也

物之御物大率用巧夫虎之飢也時或食鰕以

尾投水鰕謂煖也而集其中虎尾一掉鰕入其口者以百計矣山鯉之飢也時或食蟻以舌垂地蟻謂蟺也而游其上山鯉之舌一卷蟻入其口者以千計矣鼠欲竊卵恐無完卵也一仰一俯仰者抱俯者齕而曳焉而卵乃不壞鼠之巧也猿竊麻子虞其撒也一抖擻其毛蹲而伏一攜麻枯而出其子置之毛中用唾封之比至入穴唾乾毛散麻子盡出猿

之巧也小人之用巧皆若是耳夫惟麒麟不履生草不食生虫而未嘗飢此謂德勝不以巧勝

大言有至微然聽而繹之可爲養心之助者卽嘗審記余官姑蘇偶見白公集中自謂官吳數年未嘗置太湖石一片余曰白公喜水石何乃遺此張伯起答曰如此累心事白公不做嗟嗟世之可以累心者不少矣過而不有

心境自適寧獨石哉又聞王元美鎭鄖曾薦一屬吏乃其鄉人常詈公者或曰公薦某人是薦其詈我者也自此以往凡求薦者爭詈公矣薦而覔詈將毋愚乎公笑曰不然我不薦他他更詈我余聞此答不覺胸次頓開計較之念一時都盡嗟嗟兩君子者俱吳名賢也故服伯起之言命曰淸心丸服元美之言命曰寛中散其於窒慾懲忿收斂寧滅華扁哉語云至言藥也信夫出江晴麓亘史

虹縣靈壁抵河南約千餘里直河無水云是隋煬帝積黍行舟處

錢世甓城前後相押凡四重號押磚故久而不壞司業黃君守徐新彭祖樓砌用再重使草不生

尚食局進御麥麪其磨在樓上於樓下設機以旋之驢畜之蹤踐人役之往來皆不能及且無塵土臭穢所侵乃巧工瞿氏造焉

神廟時中貴宋用臣鑿後苑瑤津池成明日請上賞蓮荷忽見萬荷蔽水乃一夜買滿京荷盆沉其下上嘉其能

句曲山房熟水法削沉香釘數箇插入林禽中置瓶内沃以沸湯密封瓶口久之乃飲其妙莫量

善書不擇紙筆妙在心手不在物也古之至人耳目更用惟心而已

屠緯眞曰凡夫迷倒有極可笑可愍者昏夜食

猴美以爲犬肉也則食之而美及明而知其猴肉也則嘔吐夜飲髑髏之水而清甘明而見髑髏也則大生厭惡一彌子瑕也當其愛之則見孝親不見矯駕見愛已不見餘桃及其惡也則見矯駕不見孝親見餘桃不見愛已其人美也則一過之處有餘香一見之後有餘想其人醜也則經用之器亦嫌坐臥之處必避男女之身一也髮則欲其黫然而黑而皮肉則否皮則欲其晳然而白而毛髮則否男人之巾幘與女人之冠髻一也當其高時則見低者而笑當其低時則見高者而笑尊官臨卑是官尊非我尊也而我榮卑官奉尊是官卑非我卑也而我恥同一進賢冠也在公卿之首則冠美在尉丞之首則冠醜鶴與鷺同形也見鶴服則作華想見鷺服則作不華想蔬食菜羹同味也出宮貴之庵寓作

美想出貧賤之厨則作不美想臭穢一也遭之於路則嫌其臭穢惑於男女則不啻香潔愛身也則蚊蚋恐其傷燈火恐其灼迷於利慾也則刀兵水火不顧熬煎油鼎甘心子女一也子則視爲骨肉女或視爲路人兄弟與朋友孰親昵狎則朋友勝於兄弟爭產則兄弟化爲寇讐以一念慈悲故則愛惜肖翹如同一體以一念殘忍故則戕殺子女不及肖翹愛則視願惡則咒詛儼若我操造化之權阿所好則譽忌才美則毁豈謂人全無人倫之鑒苦而愁明知愁之無益而不能不愁喜而樂明知樂之無度而不能不樂日出而作依然伎倆而夜來謀慮萬端一息不來便無明日而刻下經營千歲迷惑種種聊指出以問人

有一主一僕久行役忽登一山遇豊碑大書太

行山三字主欣然曰今日得見太行山儀隨
後撤撤官人不識字只是太行山安得太行
山主叱之僕姍笑不已主有怒色僕反謂官
人試問此間土人若是太行山某罰錢一貫
與官人若是太行山官人當賞某錢一貫主
哄而肯之行至前聞市學讀書聲主曰只就
讀書家問遂登其門老儒出接主具述其事
老儒笑曰公當賞僕矣此是太行山僕在側

覷主曰又却某之言是主揖老儒退僕請錢
卽往沽飲主俟之稍久大不能平復求見老
儒詰之將謂公是土居又讀書可證是否何
亦如蠢僕之言大行耶老儒大笑曰公可謂
不曉事一貫錢瑣末耳教此等永不識是太
行山老儒之言頗有味今之有眞是非悪無
識者正不必與之辯 古借七陽押韻實入庚也

四本堂座右編二集卷之十八明敏 終

四本堂座右編二集卷之十九

邗水韓山[illegible]潮[illegible]纂輯

循理

聖賢處世出有出的道理處有處的道理盡得
道理出也好處也好令人志於富貴功名所
以見得處不如出也

但家當孝弟力田雖不識一字固全德之民也

人盡爲鳳孰爲之雞要以鳳自全鳳德雞自

全雞德

凡人行己公平正直可用此以事神而不可恃
此以慢神可用此以事人而不可恃此以傲
人雖孔子亦以敬鬼神事大夫畏大人爲言
况下此者乎蓋公平正直乃持己道理當然
卽道高天下德出人羣亦是儒者分內之事
何可一毫自恃若我公平而人私曲我正直
而人頗僻亦是世間道理當然不足怪者故

君子盡其在我而終無怨尤也
專氣致柔謙光善下直把此身做至愚至賤無知無識甘於受白之垢受天下之不祥隨所遇的都是聖人都要愛敬供奉他如此毀譽不管榮辱不爭自然與物同春矣

富貴名譽自道德來者如山林中花自是舒徐繁衍自功業來者如盆檻中花便有遷徙廢興若以權力得者如瓶鉢中花其根不植其

萎可立而待矣

方正學公年九歲題嚴陵圖云敬賢當遠色治國先齊家如何廢郭后寵此陰麗華糟糠之妻尚如此貧賤之交安足倚羊裘老子蚤見幾却向桐江釣煙水讀此詩卽劉文叔復作安能自置一辯

宋太祖事周世宗於澶州曹彬爲世宗掌茶酒太祖嘗從索飲彬曰此官酒不敢相與自沽酒以飲太祖及卽位語羣臣曰世宗舊吏不欺主者獨曹彬耳由是委以腹心

林艾軒曰余五十之年只合斂手自稱老夫如何更對人稱得門生從來懶見人懶作書合此二懶便應出人前不得愚考艾軒平生不求人知不求苟合眞是脚根立得定所謂懶者蓋恥爲奔競云耳豈眞懶於人事者哉

先朝汪汝達令黃巖捐俸築城寇至而民不驚歷官二十餘年清操皭然去浙之日屬吏致罰鍰曰此例所應得汝達驚曰居官自常俸之外尚有應得者耶竟不受

尤安禮字文度朝廷授以祭酒奏曰臣無德又命爲都憲又奏曰臣無才遂擢爲貴州參議罷官歸吳有一子先生命之灑掃執篳以閒曰大人地從何處掃起可見其家謙厚之風

矣

憲副金公世龍謝病家居者數年矣一日郝明府以賢士夫見問予首舉公明府不知異中有此士夫也夫官至四品居城市而能使郡邑大夫不知名非賢而能之乎此與今時絕無而僅有者

務博之學不精好大之願不副過望之福不享

一舉子下第語余曰場中苦盲試官爲祟隹者弗取取者弗隹余曰爾欲盡侵造化之權乎夫試官具隻眼者文之好醜一見立決其誰能欺此之謂文衡乃一榜之內蓋有其身積德預錄於冥司或祖父累仁食報於後世而其人之文不能佳固鬼神所欲加佑者於是使盲試官目醜爲好從而收之此則造化之權不盡爲人用而自爲用乃知士子修文爲陽贊修心爲冥契

貞士無心徼福天即就無心處牖其衷儉人着意避禍天即就着意中奪其魄可見天之機權最神人之智巧何益

吾鄉有仕奉常而歸餽者迓者往來觀者闐路駢陌既而族媚交賀即讐者亦茹恥愧謝獨隣居一室扃鎖遠引若避寇然余怪問之慨然曰所貴錦旋者謂其得時行道庇吾鄉里今或竊一名得一官即起朝富暮貴之想名愈高官愈穹而用心愈謬武斷者有矣庇奸慝持州縣者有矣是榮一人增一害也其居日以廣隣居日以蹙吾入山避之不暇何以賀爲吾聞而異其言因默記而謹書之

前世廟時括天下廢寺田盡鬻民間士大夫往往藉是占業葉南巖家居宦篋蕭然直指按江右與葉有舊欲以百畝餉葉葉曰吾平生不妄取一錢豈因卑價破戒耶乃訓子曰使

我居官奚猶兒輩競爲安逸計矣寧肯勤苦
自立正以無可憑藉不得不加勉耳寺田何
爲又曰吾老不及見汝弟觀之異日有以此
獲累者不數年果下令清查增價復業紛紛
百出葉之子孫超然獨免
吳中王元美家世列卿貳蓋鼎族也延陵秦方
伯燿雲間喬宸長懋敬俱號名閥甞乙未歲
吳人以關白未靖不時傳警在位者皆謹備

之而元美仲子士驌燿弟秦燈懋敬子相俱
自負貴介又驕能文章燈善談喬善書翰各
有時名彼此相往來出入狹斜酒中大呌傍
不目人適遇海警盡攘臂起若將曰我且制
倭我且侯我且立無前功者其時奸人趙州
平窺身諸公子間與納交引以自重毎佩劍
遊酒樓博塲肯諸公子俱一時無不知有趙
州平者也乃泛泛投刺富人大家曰吾曹欲

首事將爲寇貸君家千金爲餉富人懼焉或
貸之百金數十金乃去不貸者輒曰爾
爲我守金不久我且提兵勦汝家汝金非我
有誰有耶蓋意在得金姑爲大言駭若輩諸
富人見其交諸公子又常佩劍出入以爲必
且帥其黨魚肉我奪我金也轟言趙州平王
秦喬諸公子將爲叛事聞廵撫朱鑑塘檄有
司分捕之聞於朝曰是將叛又曰是爲妖言

然鞫之皆無實其後論趙州平秦燈死士驌
戍喬配已而江南人言其無實以爲寃竟戍
疑獄久繫士驌家有廝養名胡忠者善說平
話元美酒酣輒命說解客頤忠每說明皇宋
太祖我朝武宗輒自稱朕稱寡人稱人曰卿
等以爲常然直戲耳士驌每携忠酒樓胡作
此等語座客皆大笑而聞鬨乍聞者輒亦曰
彼且太子自爲以是并爲驌罪至收之囹圄

此其情固非箕目之叛目之妖言固過然亦由士驕等自恃高門大閥交遊非類以至於此若能如馬援所云無效季良如柳玭所稱毋恃門第恂恂自守杜門謝客圖史自娛寧至受意外之禍如此哉余固記之以戒士夫子弟輕交遊媒禍如士驕輩者

虞某起高樓臨於大道日夕宴博樓上博勝掩口而笑適二客過樓下飛鳶御腐鼠墮巾客

舉面值其笑二客恚曰虞氏富樂久矣我不侵犯何爲辱我乃聚衆滅其家

亘史云天意之怒見於徵兆惟心乎畏天者自能測之毋犯其怒而能自必其命余益驗諸舟人巳辛酉之夏舟過豐城日亭午天色光瑩萬里一碧然甚暄熱俄西北有黒雲起初如蓋漸蔓行鋪敘如絮舟子謂余曰宜泊舟余曰晴霽無風奈何泊彼前舟魚貫檣者㮣者皆弗泊也而奚泊舟子曰惡風至矣不泊且覆遂維舟於岸首尾皆植樁焉余乃携一童子登岸頗舒攀縮少憩賣漿家俄而震風大作屋瓦羣飛如蝶俯視江心白濤山立高十餘丈前舟覆者凡十餘艘人從波中出没如鷲梟亂鳴死者十六而余舟獨完泯亦翔入舟戶行李俱濕乃取酒犒舟人曰非汝早見將江魚腹中又葬楚人骨矣然汝何以知

天且風舟子曰天氣怒應有怒風我輩江行久故能測測其且怒畏焉而謹避之前舟者非必不測蓋直以爲不足畏恃焉而及於溺可怪也巳嗟夫

慾心重者雖處富貴之地未嘗須臾之不憂也何者位高者多無子則爲無子累其心矣才高者多無位則爲無位累其心矣天地間萬物之不齊彼屈此伸彼有此無自然之理必

求全其心之慾則弊弊乎百歲之間無須臾
之不憂也
窮達皆由命何勞發嘆聲但須行好事莫要問
前程冬去氷須泮春來草自生請君觀此理
天道甚分明
廣陵瘦馬之俗歷爲司牧所禁未清其源今則
尤甚射利者收貧戶女飾脂粉習聲技遠嫁
四方爲婢爲娼轉展相陷目所經見比比皆

是又或以親生女利其財勢遂不計遠近離
隔年歲相當才貌相配僞稱嫡房暗實爲妾
母少于子僭長于翁床第愁怨難堪家庭觀
望失序從中恐氣事外搆非又或遺腹孽子
守則終身悲苦嫁則無窮磨害養女傷恩人
倫道喪陰隲所關其爲父母反不惻焉
虞翻與弟書曰長子容當爲娶婦須遠求小姓
使足生子天之福人不在貴族芝草無根醴

泉無源
文章做到極處無有他奇只是恰好人品做到
極處無有他異只是本然
名利皆不可好然好名者比之好利者差勝好
名則爲所不爲好利則無所不爲也
心曰本心性曰本性分曰本分原不計利息也
賣菜傭持本換幾束菜幾文錢左手交右
斤斤不爽故談及報應夫子不荅蓋不教舉

世作賣菜傭也世提一雙空手要圖僥倖去
拿錢曾傭不若
世人以茹素爲齋戒豈知聖賢所謂齋者齊也
齊其心之所不齊所謂戒者戒其非心妄念
也無一日不齊無一日不戒今之人每於斗
降三八庚申甲子本命日茹素謂之齋戒不
知其平日用心何如也况在茹素之日事至
吾前輙趨利狥欲損人害物不知其茹素何

爲也

禪家謂六道中惟人修行最易畜生最難蓋有知無知之別也余鄉每數年常有蛟出大抵蛇所變云土木之類久乃成蛟夫蛇無知者也然蛇性喜食生物而此獨不食則又似有知此所以能成蛟從修得也噫人固有知靈於萬品而甘於啖物惟食弱肉則蛇之不若欲不墮畜生道安可得哉

有穿蔴服白衣者道遇吉祥善事相與牽而避之勿使相值其事雖小其心則厚

人有三不祥幼而不肯事長賤而不肯事貴不肖而不肯事賢是人之三不祥也

士大夫家少年子弟不宜使讀世說未得其雋永先習其簡傲

妻雖賢不可使與外事僕雖能不可使與內事

宋媛朱淑眞詠懷云女子弄文誠可罪那堪詠月更吟風磨穿鐵硯非吾事繡折金針却有功

三姑者尼姑道姑卦姑也六婆者牙婆媒婆師婆虔婆藥婆穩婆也今則又有瞎婆蓋與三刑六害同也人家有一於此而不致姦盜者幾希矣若能謹而遠之如避蛇蠍庶乎淨宅之法

與人相處雖貴情意相投形迹相忘然亦不可

狎昵太甚如齒有長幼還當序齒分有尊卑還當明分內外男女之間還當有別笑語戲謔之言還當有節勿攻訐人陰私勿故犯人忌諱嫌疑既遠斯可與久處矣

成德遠戒嗔怒云夫血氣不可以勝人勝人者理也剛强不可屈物屈物者柔也

孟子曰敬人者人恒敬之蓋言禮可感人夫禮非獨可以感常人即大惡大不肖之人亦未

嘗不可禮感蘇溪有一素封朱姓者素醇善里人皆慕傚歲羣盜夜入其家行劫朱知盜入亟起肅衣冠出拜曰勞苦將軍惡顧老漢羣盜皆釋戈與揖遂安椅櫈延盜次序坐亟命家童執羊豕宰之致享几筵尊俎先後羅列乃祟肉豐饌躬親行酒盜皆就席懽飲朱復諭家僮曰將軍等不棄貧老遠來顧我恨我囊中不如往歲可人封十金布十疋爲

將軍秣馬之助凡二十人皆一律及家僮持金布出盜欣然受之再拜謝曰我輩窮故來相擾願以他生相報盜收畢辭去朱送之門諗曰數年後貧老家事若少充煩將軍再來看看盜曰感公高誼若再來犯天且殛我矣朱老雖不無費於盜然神閑氣定何等自在又有張公者家亦素封羣盜至其家張不勝忿與之辯且罵云家貧無蓄斬不與盜乃縛張公撻之火炙之鬚髮爲焦强劫三百金而去比去甫一里張公率健僕操刃往追殺之盜反戈相向刺公數鎗腸出死其子文學張明詔者篤愛父有俠氣乃自裹糧携慣捕者數人跡盜於深山中盡得之縛而告公之靈然公所爲死於刃則亦不善處盜之過矣無論如朱與盜揖讓即三百金已出門若遺焉可也奈何以七尺之軀爲金殉哉蘇子有言

千金之子不死於盜賊之手言身重也非獨盜賊天下之人其不當與較而當姑容之者亦多矣非容彼乃自容也

開元十年勑宗室駙馬非至親毋得往還其卜相占候之人不得出入百官之家此蓋有爲而發宗親之禁頗涉傷恩非睦敦之道至於卜相占候之人不交官長此良法也公卿大臣事當避忌占相問卜欲以何爲乎時訪問

休咎討筭得失其於形迹已爲不雅至若挾
震主之威處履盈之勢而猶從卜相之流占
視休咎卒遇搆陷可至赤族頑平世不覺爾
近世卜相之流假托朝貴乞丐四方滋弊耗
財不可枚舉議者屢形奏牘備加防禁乃竟
無慮及於此者亦未見古人成敗之已事耳
洪武間奉旨在京但有軍官軍人學唱的割了
舌頭下棋打雙陸的斷手蹴圓的卸脚府軍

衛千戶虞讓男虞端故違吹簫唱曲將上唇
連鼻尖割了又龍江衛指揮伏顒與本衛小
旗姚晏保蹴圓卸了右脚又奉旨禁約不許
將太祖聖孫龍孫皇孫王孫太叔太兄太弟
太師太傅太保大夫待詔博士太醫太監大
官郎中字樣以爲名字稱呼一醫人止許稱
醫士醫人醫者不許稱太醫大夫郎中梳頭
人止許稱梳篦人或稱整容不許稱待詔官
員之家火者止許稱閽人不許稱太監永樂
中給事中曹潤等奏乞勑下法司今後俳優
裝扮雜劇除依律扮仙道義夫節婦孝子順
孫勸人爲善及歡樂太平者不禁外但有褻
瀆聖賢帝王之詞曲駕頭雜劇非律所該載
者敢有收藏傳誦印賣一時拏送法司究治
奉旨但這等詞曲出榜後限他五日都要乾
淨將赴官燒燬此等事法度之嚴如此

又立富樂院於乾道橋男子令帶綠巾腰繫紅
搭膊足穿帶毛豬皮靴不許街道中走止於
道邊左右行或令作匠穿甲妓婦帶皂冠身
穿皂背子出入不許穿華麗衣服文武官及
舍人不許入院止容商賈出入又爲各處將
官妓飲生事盡起赴京入院彼時良賤之分
如此

四本堂座右編二集卷之十九循理 終

四本堂座右編二集卷之二十

邢水韓山子卓月朱潮遠輯

省愆

仕宦之間暗觸禍機衽席之上寄涉長途輪廻之中枉入諸趣故世間有怨府畏途禍胎鬼趣積習宴安於其中不自覺悟者可謂賢乎

人不改過多是因循退縮須奮然振作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從後種種譬如今日生如毒

蛇噬指速與斬除無絲毫凝滯此風雷之所以爲益也

象山先生曰學者不長進只是好已勝出一言做一事便道全是豈有此理古人惟貴知過則改見善則遷今各自執已是被人點破便愕然所以不如古人

劉卞公有云常人以嗜慾殺身以貨財殺子孫以政事殺民以學術殺天下後世吾無四者豈不快哉

唐太宗嘗謂執政朕常恐因喜怒恣賞罰故欲公等極諫公等亦宜受人諫不可惡人違已苟自不受諫焉能諫君

鄭公之薨唐太宗自製碑文并自書後爲人所間詔令仆之及征高麗無功深悔是行乃嘆曰若魏徵在不使我有此舉也既渡遼水令馳驛祀以少牢復立碑焉

柳宗元貶柳州劉禹錫貶播州柳以禹錫侍親播州最惡請以柳州換上不許曰但要與惡郡豈繫母在裴晉公徐進曰陛下方侍太后不令發此言上有愧色既而語左右曰裴度終愛我切禹錫改授連州

曾子固與王荊公友善後神宗以問子固云卿與王安石相知最早安石果何如子固曰安石文章行誼不減楊雄以吝故不及神宗遽

曰安石輕富貴似不吝也予爲曰臣所謂吝者以安石勇於有爲而吝於改過耳神宗領之

章惇妻張氏甚賢惇之入相也張病且死囑之曰君作相幸勿報怨既祥惇語陳瓘曰悼亾不堪奈何瓘曰與其悲傷無益曷若念其臨絕之言

唐羅紹威殺其牙軍八千家雖去其逼而魏兵

自是衰弱紹威悔之謂人曰合六州四十三縣鐵不能爲此錯也

李廣數不封侯嘗與望氣王朔燕語曰自漢擊塞外而廣未嘗不在其中諸部校尉以下才能不及中人然以功取侯者數十而廣竟無尺寸功得封邑者豈吾相不當侯耶且固命也朔曰將軍自念豈嘗有所恨乎廣曰吾嘗爲隴西守羌嘗反吾誘降者八百餘

許而同日殺之至今大恨獨此耳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將軍之所以不得侯也

梁君出獵見白雁羣下將彀弩射之道有行者梁君嘂止之行者不止雁羣駭而飛梁君怒欲射行者其御公孫龍曰此人宜殺之蓋雁難得人易得孰謂人爲貴哉梁君怒解乃與龍上車歸因歡呼曰人獵惟得禽獸吾獵得善言而歸

孔道輔自謂聖人之後高自標置急於進用或有勸其少通者荅曰吾豈姓張姓李者耶聞者大笑後以事黜鄆州然非其罪躁憤且甚一夕暴卒

唐郃萵少爲縣吏見辱於令因悔悟握刀截其髻着縣門矢之曰有學不成有如髻遂築書堂肄業博通經史舉入京師聲名大振

士大夫不閒盛衰倚伏之理究親平等之法曠

如烈火怨結祟丘道民從旁冷眼覷之因慨嘆迷人爲無明纏縛無從脫離大可憫念世人作業轉深而我道心轉切今則猢猻布袋老鼠牛角計無復之惟有此一條大路二六時中澡身汰志日有勉勸省過思諐更增恐怖五鼓驚醒想昨日所行事檢點稍有不愜便生大惶懼汗流浹席卽檢點都無不愜而惶懼流汗亦時有之蓋自居官時而已然一

日覩事皇皇汲汲務施俸錢若干濟窘急若干活人命若干雪冤枉若干有之亦懼無之則大懼小作過則懼有時作善亦懼又何暇思陞美官營家產

天非私富一人蓋托以衆貧者天非私貴一人蓋托以衆賤者貧賤人食力營業自家血汗自家消受天之鑒察反寬富貴之人擔爵食祿萬民血汗一人消受天之督過更深

欲求富貴者在乎立志欲求福壽者在乎存心一切術數之說不足計也

凡有望於人者必先思己之所施凡有望於天者必先思己之所作

陸平泉先生謂人云造物是房子主人我們是借房子住居的若限定幾年便不許住了此謂大限或曰不盡然若借房人安分守法不得罪於主人彼此相得容再住幾年亦有此

理

天若棄絕人則差容悅以驕其氣天若教導人則差橫逆以練其心彼奉天差而我不聽則我悍矣彼代天教而我不領則我愚矣

過惡深重者亦有效驗或心神昏憊轉頭卽忘或無事而煩惱或見君子而消沮或聞正論而不樂或施惠人而反怨或夜夢顛倒甚則妄言失志皆作業相也

能改過則天地不怒能安分則鬼神無權

賈似道母嘗設齋有道士齋罷覆鉢於案而去衆取鉢不動啓似道親舉之有詩二句云得好休時便好休開花結子在綿州後爲鄭虎臣殺於木綿菴

王子敬病篤道家上章應首過問子敬由來有何異同得失子敬云不覺有餘事惟憶與郗家離婚

白鐸落西國盛德人也病失一目曰故有兩瞽今去其一天之恩也

家頤語錄云薄於修人事而厚於責天報者舉世皆是使造物何以厭其後

老成之人言有迂濶而更事爲多後生雖天資聰明而見識終有不及後生例以老成爲迂濶及歷事多而情理現方悟老成之言可以佩服然已在險阻備嘗之後矣

世人破綻處多從周旋處見指摘處多從愛護處見艱難處多從貪戀處見故涉世之方惟有直道以事人而虛衷以御物

炎涼之人自己不知有識者觀之不覺其可羞矣

蓋世功勞當不得一箇矜字彌天罪過當不得一箇悔字

月道人自題像贊云居於跨鶴之里產於驅鱷之邦七閩生還之地六詔夢遊之鄉萬里鐵

橋銅柱四代鳳誥鸞章一身進退維谷幾番治亂興亾自幼孑然而出生旦淨丑俱粧每事不敢過當而目嘗見閻王今生三不可及明之程濟唐之李泌宋之司馬光

寇萊公年十九舉進士太宗取人年少者往往罷遣或教公增年公曰吾初進可欺君耶萊公年三十餘受知太宗欲使爲相嫌其年少

公乃服地黃蘆菔以反之髭髮尋白夫不月於十九年之時而速化三十之後何十年間而前後迥別耶甚哉不變塞之難也

王陽明先生筮仕刑曹適輪提牢覩諸吏豢豕惻然悲曰夫囚以罪繫者猶然飯之此朝廷好生浩蕩恩也若曹乃取以豢豕是率獸食人食也羣吏請曰相沿例也亦堂卿所知先生曰豈有是哉遂令屠豕分給諸囚至今不

復豢豕云後同里有官刑部語及其事者先生輾蹙曰此余少年不學茲鬧之尚有餘愢子乃以爲美談耶其人未達曰上宣朝廷之德意下軫囹圄之罪人本至德事也先生頑深悔之以爲罪過何也曰當日憑一時意見揭揭然爲此置堂卿於何地耶只此便不仁矣

寒士一經遴擢遂忘寒士之體經鑴削仍作貴倨之容夫假則俱假眞則俱眞不應寒士獨假貴人獨眞也且一予一奪俱出朝廷本無而予之則有偶有而奪之還無彼淸華之選原非可據之物而一日爲之便終身認爲已有亦可笑矣朱平涵言趙文肅以詞林遷謫後入南銓不肯折節豪卿彼學道人而猶若是信習氣之難除也

鄭漢奉曰今士大夫好捐貲起塔施僧而恥貧

賑乏則甚纖嗇此非眞能輕財者不過求福利耳以求福利而施舍陋矣又於仕進頗濟而子女財帛不勝其戀愛此亦非眞濟者以爲聲望耳恬愉之人何所不濟也貌和而心狠行穢而言淸藏裂背於嬉笑伏戈甲於尊罍利害太明人我太重恩讐太分城府太深機械大巧下者竊取人利最高者並盜賢聲此輩細志斷非國家之福也

不爲過三字瞞却多少良心沒奈何三字抹却多少體面

陶柟林云卒然逢人怒駡之時一生病痛有父兄所不及誡師友所不及規者都被和盤托出此際正須返觀速改不可草草聽過

亡國之主其愚亦出天賦齊祖受禪宋主自宮中出猶謂左右今日何不奏鼓吹梁兵已圍建康宮中有數百具榜左右請爲城防東昏

猶欲留作殿不肯與之無知至於如此即使忠臣輔之亦不能爲況在奸雄睥睨中耶

晉惠帝時廷臣奏民生疾苦無食帝曰何不食肉糜遂闘奚下一貴公子與左右曰世間可有不殺雞而食飯者乎又有富翁子問人曰我等收藏金銀有庫積貧家收銀貯於何處與呆子之害甚於頑子膏粱之家豈可使其子弟之如是也夫

又史載一朝宰死後其子闢藏庫見元寶問侍從者此物可喫得麼曰喫不得曰旣喫不得悉擲與汝

隋文帝見蜀王秀不才因謂羣臣曰壞我法者子孫也辟如猛虎物不能害反爲毛間虫所損食耳吾嘗服其名言自古以來擁萬乘之威據四海之籍一夫作亂而七廟爲墟一旦變忒心而萬邦瓦解者皆毛間之虫也何但子之賢不肖然邪

梅溪一富翁最貪而吝之極銀幣錢穀日益充積余每對錢煥卿曰此人富有奇禍問曰何也曰財積不散又無一善狀欲無禍得乎過二三年余又曰此人禍且至矣錢又問何也曰曩惟貪吝可鄙而已近聞漸驕橫非速禍哉未幾爲賊刺殺之

好勝者必爭貪榮者必辱

福至心靈禍來神昧

斛滿則人槩之人滿則神槩之槩者猶言平也可畏哉

人生減省一分便超脫一分如交遊減便免紛擾言語減便寡愆尤思慮減則精神不耗聰明減則混沌可完彼不求日減而求日增者眞桎梏此生哉

圖未就之功不如保已成之業悔既往之失不如防將來之非

余不善書自諉無字性然亦豈可盡責之性此近於不修人事而委命者晚年知慕八法然衰老指腕多強復懶放不能抑首臨池每屆意摹倣拙態故在乃知秉燭不逮書遊歐陽公云晚知書晝眞有益却悔歲月來無多

因循二字斷送一生

黃帝云行及乘馬不用回顧顧則神去今人廻顧功名富貴而去其神者豈少哉

富貴之勝於貧賤皆無緊要事耳至大利害亦與貧賤者一老也病也死也皆最要緊事不可以富貴移易者且因富貴而加速焉

李長吉言人之生妻子未足爲累惟將死爲妻子累耳

凡邪魔陷人於罪必求可乘之隙莫如怒時盜入人室必俟冥暮風雨交作很乃攫畜漁網之設必在濁水之湄邪魔虐賊貪很巧漁等計也故邪魔最喜人怒一人怒不止得一人因得衆多人何故怒必有敵或還需展轉相牽相陷矣

韓山曰吾人心性原自光明總爲嗜慾蒙昧故識見短淺果認理眞自然十謀九中生平於此得力想諸葛孔明劉伯溫亦不外此也

四本堂座右編二集卷之二十省愆終

四本堂座右編二集卷之二十一

邢水韓山子卓月朱潮遠輯

知止

凡人憂愁抑戹至於病至於困至於死皆起於多妄想耳何爲妄想曰於人有非分之求於天有過量之望

不求甚富乃所以善貧不求甚貴乃所以可賤不求極榮乃所以免辱

名根之所以害人者求名則勞矜名則傲爭名則忌萬惡之源從此而起造物之所以惡名至人之所以埋照

才者財也人有財盜必劫之故以才得禍者十常七節者岊也高也氣高則折身高則危行高則蹶故以節得禍者十常九

侯景之亂建康士民逃難四出太子洗馬高允至京口端居不行曰死生有命如何可逃禍之所來皆生於利苟不求利禍何從生此名言也世人若不求利即無害若不求福即無禍何也有利則有害有福即有禍也有利而無害者無心於求利者也有福而無禍者無心於求福者也福禍利害之際惟無心焉可矣

史記李斯長男由爲三川守諸男皆尚秦公主女悉嫁秦諸公子李由告歸咸陽李斯置酒

於家百官長令皆前爲壽門庭車騎以千數李斯慨然而嘆曰吾聞物禁太盛夫斯乃上蔡布衣閭巷之黔首上不知其駑下遂擢至此可謂富貴極矣物極則衰吾未知所稅駕也其後卒及於禍吳陸遜爲丞相子抗大司馬抗子機爲大都督統軍二十萬後軍敗被誅父子兄弟皆死唐杜審權位至宰相子讓能位太尉平章事讓能子曉朱梁時爲禮部

尚書平章事讓能賜死曉爲亂兵所殺三世爲將相道家所忌也漢之蕭曹唐之房杜姚宋身佐英主手造王圖帶礪之盟宜及百禩而曹至子削封蕭五世絕祀房喬文子遺愛與公主謀反誅杜如晦文子荷說承乾建大事誅姚崇長子彝文子奕奕子閎爲牛仙客幕府見仙客疾亟逼仙客爲表薦奕爲相仙客妻以聞元宗杖殺之宋璟六子渾尙怨華

衢俱以贓敗廣平之業衰焉再造之功若郭汾陽三四傳不復能振裔孫元亨僅爲永興教授狄梁公曾孫飄泊岷漢干謁侯王宋相三李文正公昉文靖公沆文定公迪皆時名宰子孫相繼宦達數世之後亦復蕭條無一人在仕版者昔郭汾陽治第謂工人曰好築墻勿令不牢築者對曰數十年來京師達官貴人墻皆某所築今某死某亾某敗某絕人

自改換墻固無恙公聞之惕然即日請老嗟嗟盈虛消息指顧滄桑黃粱入夢祇爭餉之華胥而蒿里興歌堂前燕去矣又況其功名勳業萬萬不及數公者哉

唐睿宗嘗召天台道士司馬承禎問以陰陽術數對曰道者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安肯勞心以學術乎上曰理身無爲則高矣如理國何對曰國猶身也順物自然而心無所私則

天下理矣上嘆曰廣成之言無以過請還山許之

人之精神有限過思則竭故昔人有誦心動神疲而有得者北齊李廣夜夢一人出於身謂廣曰君用心過苦非精神所堪今辭君去矣因怳惚成病此雖近誕亦足警勞

田父野叟語以黃鷄白酒則欣然喜問以鼎養則不知語以縕袍裋褐則油然樂問以袞服

則不識其天全故其欲淡此是人生第一個境界

世人爲榮利纏縛動曰塵世苦海不知雲白山青川行石立花迎鳥笑谷答樵謳世亦不塵海亦不苦彼自塵苦其心爾

有一樂境界就有一不樂的相對待有一好光景就有一不好的相乘除只是素位風光纔是個安樂的窠臼

凡人須是有堅忍不拔之操天下事方有幹濟堅忍不拔俗所謂耐耐之義謂耐飢耐寒耐煩耐勞耐辱耐窮耐心耐事耐官職總之曰耐久不耐則脆薄輕佻風雨燥濕皆得侵蝕未有能久者也故識得此上之爲聖賢定靜之學下亦不失爲忍耐漢

可食以酒肉者可加以鞭箠可授以官祿者可臨以斧鉞

凶年之穀亂世之名皆以少取爲貴

陳恭公判亳州遇生日親族多獻老人星圖姪世修獨獻范蠡歸五湖圖且贊曰賢哉陶朱霸越平吳名遂身退扁舟五湖公即日納節明日致仕

羊祜嘗與從弟琇書既定邊事當角巾歸故里爲容棺之墟以白衣而居重位何能不以盛滿受責乎疏廣是吾師也

葛思遠統朝事廖元儉過宗德豔欲與共詣思遠德豔曰吾輩年踰七十所竊已過但少一死耳何求於年少而屑屑造門耶辭不往

孟珙忠君體國之念可貫金石在軍中論事言人人異珙徐以片言折衷衆志皆愜謁士遊客老校退卒一以恩意撫接名位雖重惟建旗鼓臨將吏而色凜然退則掃地焚香隱几危坐若蕭然事外

常夢錫爲翰林學士剛直不阿責近側目或謂曰公罷直私門何以爲樂常曰垂幃痛飲面壁而已

范鎮以論青苗不聽致仕元祐初首以詔起之曰西伯善養二老來歸漢室卑詞四臣入侍爲我强起無或憚勤天下望公與溫公同升矣鎮辭曰六十三而求去蓋以引年七十九而復來豈云中禮卒不起

張惠恕至蜀諸葛武侯甚知之及聞其黜免未得其故思之數日乃云吾今已了其人於清濁太分善惡太明

宋元豐中王荆公乞罷機政神宗未許公與老僧化成爲一作課更欲看命化成曰三十年前與公看命仕至宰相復何問命公曰但力求去上未許只看旦夕便去得否成曰相公得意濃時正好休要去在相公不在上不疑何卜公悵然嘆服去意遂決

宋人云聲名重者則責望亦重若虛名一勝恐不能收實用眞西山負一世重名及其入朝前譽少減故前輩云聲名自是一項事業自是一項江南地土薄士大夫只做得一項

李肇國史補韓文公遊華嶽之巔顧視其險絕恐慄度不能下乃發狂痛哭欲絕遺書以爲訣沈顏謂文公假事諷時寓意於此蓋憤趨榮貪位者之若陟懸崖險不能止也

偶與一足禪師言入嗜慾之害因舉西域一國不知鹽味彼有世子見於他國之王王宴之覺盤餐之美生平不識因請於王王曰汝國不產鹽故不知此味於是求鹽觀並乞賜歸本國王從之界以僅能遂朝夕飢渴不捨其味雖甜酸苦辣必倍加之久之作渴作病作卒竟至於死今世之貪利祿耽聲色趨權勢

而不歇者與鹽味何殊

第阿熱搦西國賢士早年嚮道絕世富而喜貧

一日向水濱自漩蔬亞利斯第見之曰子有大德大智能與我事王可大富貴何至自漩蔬乎對曰子能與我知足一試匱乏之樂可大貧賤何至以言誚我

王聖俞先生曰道成是了當時物毀是了當時假如建一宅即修葺不了直至拉然崩却纔

四本堂座右編（二集卷二十一知止九）

爲了當蓄一器即撫玩不了直至霎時碎却纔爲了當做一官即周旋不了直至一筆勾却纔爲了當

先正有言權貴之門雖是通家知己也須見面稀行踪少就好常愛唐詩有終日帝城裏不識五侯門

魏宦者符承祖用事親姻爭附以求利姨母楊氏獨否嘗謂祖之母曰姨享一時之榮不若妹有無憂之樂與以衣服不受曰貧人美衣服反招禍與以婢則曰家無食不能供也符氏內外號爲癡姨及祖敗有司執二姨至殿庭其一姨伏法魏王聞癡姨貧特赦之

嚴分宜誕辰宜春令劉巨塘往賀有僕嚴辛者乘間謂劉曰他日登臺下垂目劉曰汝主正陞赫我何能爲辛曰日不常午願臺下無忘今日之托不數年嚴相敗劉守袁州辛方以

四本堂座右編（二集卷二十一知止十）

贓滯獄劉公憶昔語爲減其贓始得議戍嚴父子智不如僕滿朝縉紳智皆不如此僕也

爵位不宜太盛太盛則危能事不宜盡畢盡畢則衰行誼不宜過高過高則謗興而毀來

十語九中未必稱奇一語不中則愆尤駢集十謀九成未必歸功一謀不成則訾議叢興君子所以寧默毋躁寧拙毋巧

嘉靖間桃源邑令甘公名勳履任三日嫡庶爭

寵爪破其面公自負貌美被爪破遂難紹死
邑士紳往哭之公父乃曰吾兒不幸有此然
亦前數向者生時夢人相賀持蘇聯書三句
其上曰四百姚淶榜三日桃源令莫測其兆
已而登姚狀元榜其年進士四百人今令桃
源三日夢固先告我矣
亘史云學者修身讀書預養用世之具此但盡
其在我至於科目之有無官爵之高下蓋自

有主之者不專係於帖括簿書之間為得失
嘗聞余楚中三夢兆則非但科目有無官爵
高下為有數即登科名次居官方位亦由預
定非可強移昔正德末沅州一諸生名月華
生平夢中八十六名自嘆無中式之理蓋楚
額止八十五人故也及世廟出興邸加楚額
五名詔至華在二場聞其事即投筆曰吾中
矣放榜果居八十六名予同年孫大祚將謁

選夢所居縣門左畫龍右畫虎選貴溪令蓋
貴溪龍虎山在焉又余邑李孝廉位將謁選
夢一縉紳投刺視之則朱熹也遂選績溪縣
令即此推之科目名次之先後仕宦地方之
彼此有生之初業已先定而營營計較強遇
以從我者何能有益祇自添一番勞碌而已
故學者貴安命
宋眞德秀未第時以命訊日者實謨閣學士袁

燮教之曰須忘富貴利達之心
富貴壽考其途無窮而天所斟酌於人其分有
限第人情艷於其所未至則有愈得而愈無
厭心者嘗聞閩中林太守春澤壽一百四歲
當九十九年里人拜節祝曰願公百齡公怫
然怒且笑曰不曾要君養我奈何限我壽耶
姑蘇韓學士敬堂未第時人有夢其官侍郎
者公喜甚已而登第入館其人時來說前夢

卒皆喜及轉禮侍予告而説前夢者又至公乃愴然有憂色矣夫百歲上壽也侍郎尊秩也而已至其地者遂謂止於此爲不足羞聞里閈惡少有評風月之趣者曰妻不如妾妾不如妓妓不如偷偷着不如偷不着夫偷不着亦有何趣彼希與者意其中有無限之妙而遂以爲不如乃知人情薄巳然鹽未然大率類此故知止知足之言眞是定心丸子不

可一日不服

猴鼠窩　余自姚安過洱海驛路多山樹猴長子孫其中不可數計時農人藝黒黍將熟猴乃引其子數百爲羣竊食之農家一二人驅之恬不爲動及覩旌旆聞鼓角乃始羣然負其子逸去余因憶猴與鼠性皆貪皆善竊又皆善藏凡卒歲之計必於七八月間遍取而預蓄焉凡橡栗榛棗蘇菽稻黍之類兼收縷別置諸深窖封焉塗焉以備雨雪沍寒之需山林之人有能蹤跡其地日察其所爲者俟其窩峒旣溢率衆掘之盡獲所有大約猴穴可得三五石鼠穴亦可一石而二物卒歲之需巧規善開辛苦積貯者乃復爲人所有夫世之爲官爲吏爲商賈孳孳爲利智殫能索獵人之有以歸於巳亦自謂爲其身計久遠不知頭上蒼翁且默窺陰記或遣大盜或遣祝

融計所累置一一悉收去否則陰遣伶俐之兒聰俊之子善闘者善賭者善告訐者傾敗覆亾其所積累之家亦若鄉人探猴鼠之穴不盡不止噫貪可以致富不可以持富人能奪之造化又能奪之多藏厚亾眞炯鑑也人亦何苦甘心爲貪自同猴鼠不思盈滿之戒也哉

千字文梁周興嗣編次武帝令殷鐵石於王右

軍書中搨一千字不重者每字片紙雜碎無序武帝召興嗣謂曰卿有才思爲我韻之興嗣一夕編綴進上鬢髮皆白韓山性劣不恒惟著述則燃膏不倦丙午春悔年過知非烏兎益疾座右二集其可緩乎不捨晝夜十日間鬢鬚悉白此亦爲學之不知止也

求巳軒壁上言當日昃之時無論烏盡弓藏縱無禍機亦宜收斂英華返於沉寂立千秋之

勝場收百年之緊鑰使人可望而不可即可思而不可擬驅騾一生網羅一室騎鯨可以入幻垂釣可以藏眞順理不妨窮死殉酒不嫌醉埋安身之處最多適性之途更廣

韓山子詠座右編云退結蝸牛一卓廬清池竹影碧窗疎浮名半世成何事不及於今兩部書

四本堂座右編二集卷之二十一知止終

四本堂座右編二集卷之二十二

邢水韓山子卓月朱潮遠輯

攝生

無疆之謂壽壽也者言順其正而俟命於天固不拘拘於毫釐期頤謭謭於引年長生也孔子曰仁者壽君子之壽也稱德小人之壽也稱年故有積德累行不幸中殂人或貴之縱禮破義或永天年人或賤之是故君子以忘

身狥欲爲戒也以淸淨澹泊爲本也以全耳目之聰明爲務也以不戾吾生之眞機爲端也胡爲而生也吾來也胡爲而終也吾去也生任吾來吾無憂也終任吾去吾無惡也一日順乎其正一日適乎其心一日無忝其生斯之謂仁斯之謂無疆之道不然顏回盜跖論壽夭於今果何如也

上陽子曰惟淫慾爲諸業之首修行之士先當

屏絕世慾以絕慾爲甚難者皆愚癡之見初學之士試於無人之境獨行獨臥日以丹經常玩夜則以清淨存心眼前既無亂境一切妄念悉除稍有魔障愈堅其心如此一年半載待其精氣內固自不思慾若慾念未除是精尚未全更當固之丹經云精全不思慾眞名言也

怒則氣上喜則氣緩悲則氣消恐則氣下寒則

氣收炅則氣泄驚則氣亂勞則氣耗思則氣結善養氣則無是矣

五穀五蔬以養人魚肉以養老形苦者飢渴爲主病四百四病爲客病故須食爲醫藥以自扶持是故知足者舉著常如服藥

人不衣食君臣道息人不婚宦情欲失半

世人倖而得者災也分而得者吉也人年五十能補其過悔其咎布仁惠之恩垂惻恤之念

奉德不欺聖人知之賢人護之天乃愛之人乃悅之鬼神敬之富貴長守壽命安康是去攻劫之患除水火之災必能保生以全上壽矣

或問孔子人或遷家而忘其妻者有諸孔子曰又有甚焉桀紂則忘其身若以道眼觀之今之人自蚤離寢至夜就寢無非塵勞未嘗暫省其身是皆忘其身矣

王聖俞先生曰伐天和以成就世事猶割肉飾俎刺血染裳然究竟成就亦歸虛幻徒自伐其天和而已語有之寧可疎慵乖物議莫將性命當人情

王陽明先生曰絕飲酒薄滋味則氣自清寡思慮屏嗜慾則精自明定心氣少眠睡則神自澄

吾人不必別求福但有保養元氣百體常康清

淨齋中焚一炷香讀數行書以聖賢爲師以魚鳥爲友便是人世上活神仙此惟自得之趣者知之

凡室齋淨潔俗迹罕至爐香不斷者必有靈氣棲集其中

風來疎竹風過而竹不留聲鴈渡寒潭雁去而潭不留影故君子事來而心始現事去而心隨空

袁中郎曰無事而憂對景不樂卽自家亦不知是何緣故這便是一座活地獄更說甚麽銅池鐵綱刀山劍樹也

笥空吾實以典籍屋陋吾潤以琴書腹餒吾飽以義理貌瘠吾肥以精神體病吾醫以陰德子孫愚吾教以義方

硯與筆墨葢器類也出處相近任用寵遇相近也獨壽夭不相近也筆之壽以日計墨之壽以月計硯之壽以世計其故何也其爲體也筆最銳墨次之硯鈍者也豈非鈍者壽而銳者夭乎其爲用也筆最動墨次之硯靜者也豈非靜者壽而動者夭乎吾於是而得養生焉以鈍爲體以靜爲用

嗜慾之來薰心動魄如不可忍及所之既倦便似嚼蠟故久宦思田困酒思眠也惟學道者澹然相求久而不厭

古云節飲食以養其身吾獨惟夫耽麴蘖者韜精沉飲爲長夜之歡擲雉呼盧須傾百斗竟醉矣乃服葛根湯以解酲嗜滋味者恣意烹調羅肥甘於几席盤飧擺列不厭飫不休竟飽矣乃啜苦茗以消悶夫任情醉飽又憑茶葛二物以消磨是何異揖盜入門伏兵勦殺眞以吾腹爲戰場損腸胃多矣與其消解於後孰若適可於前故節之一字當味也

養生以不傷爲本此要言也如才所不逮而困思之傷也力所不勝而强舉之傷也悲哀憔悴傷也喜樂過度傷也多言雄譚傷也寢息失時傷也挽弓引弩傷也沉醉嘔吐傷也飽食卽臥傷也跳走喘急傷也是以養生之方唾不及遠行不疾步耳不極聽目不極視坐不致久臥不致疲先寒而衣先熱而解不欲極飢而食食不可過飽不欲極渴而飲飲不

可過多凡食多則致積聚飲多則成痰癖也不欲甚勞甚逸不欲起晚不欲汗流不欲多睡不欲奔車走馬不欲極目遠望不欲多啖生冷不欲飲酒當風不欲數沐浴不欲遠願廣志冬不欲極溫夏不欲極凉不欲露臥星下不欲眠裏見扇大寒大熱大風大霧皆不欲冒之五味入口不欲偏多故酸多傷脾苦多傷肺辛多傷肝鹹多傷心甘多傷腎此五行自然之理也凡言傷者初亦不覺久則損壽耳

內經云膀胱者洪濆之宮化物出焉其言肺又曰通調水道下輸膀胱蓋人生所化之物唯溺爲多以其爲濕蒸之氣醞釀而成若大腸所出則物之渣滓耳非所化者若腎之精肝之淚肺之涕心之汗則又各乘感而生非順化所出者是以化物獨屬之膀胱之溺予嘗

深察之膀胱一臟不獨化和氣爲物而溺出之亦化病氣爲物而溺出之凡病氣重則小便必澁病氣蘇則小便漸通人之一身能洩病氣無如膀胱膀胱之水洩則脾土實脾土實則肺金淸心火降而百骸理矣是故養生則以實脾爲樞治病則以疏膀胱爲樞

辟穀咽津爲上咽氣爲次咽津者腎中之水上通舌底二竅大有眞味如小兒咯乳滚滚不

止雖應酬交際而終日忌飢若咽氣則閉口住息身心俱寂然後可此不可以歲月效也

龔養正續釋常談謂足寒傷心人勞傷骨見朝野僉載俗諺篇其源出於黃石公三畧

神隱傳云攝生之道大忌嗔怒

養生集要南陽張平子云冬至陽氣歸內腹中熱物入胃易消化

寒猶可禦而暑不可避涼亭水榭風車箑枕世

不多有縱有之遇流金爍石之時其爲熱自若也食冷物恐生病食熱物汗浹如雨思之爲人何益於事剝得喪利害不能理遣而心火熾甚妻孥累重支吾不暇而家火逼迫當此流火而心火家火爲之俱焚鑊湯爐炭一時頓現一年復一年髮白面皺催入死途不自知也觀此境界可不善護所生

或有疾告若闇聖人祈捄焉荅曰爾正欲除有益於爾耶身垢以水浴神穢以病磨衣汚以煩擱去心罪以艱難除又一人病其師賢者慰之曰爾爲鐵以病錯則除鏽爾爲黃金以病煉則增光何憂乎

天地有萬古此身不再得人生只百年此日最易過幸生其間者不可不知有生之樂亦不可不懷虛生之憂

安靜可以養福

醲肥辛甘非眞味眞味只是淡神奇卓異非至人至人只是常

予鄉有老人九十餘矣而啖氣不減少年予問以服餌之法吃食須細嚼細嚥以津液送之然後精味散於脾華色充腠粗快則祇爲糟粕塡塞腸胃耳

朝打坐暮打坐腹中常忍三分餓

老葉道人龍舒人不食五味年八十七八平生

未嘗有疾居會稽舜山天將寒必增屋宄補墻壁使極完固下帷設簾多儲薪炭杜門終日及春乃出對客莊敬不肯多言

囘囘俗善保養者無他法惟護外腎使不着寒見南人着夏布裩甚以爲非恐凉傷外腎也又云夜臥當以手握之令煖謂此乃生人性命之本根不可不保護也

常想病時則塵心漸減常防死日則道念自生

風流得意之事一過輒生悲凉清眞寂寞之鄉愈久轉增意味

元右相阿沙不花見武帝容色日悴諫曰八珍之味不知御萬金之身不知愛惟麯蘖是好姬嬪是娛是猶兩斧伐孤樹未有不顛仆者次年帝崩壽三十一

韓忠定公年五十時喪其閫夫人十輩勸以再娶幷納妾爲勸言及輒怒云我年已至此復何爲哉卒獨處一室雖使婢亦不容入遇冬間命小孫温足教其念書作對句雖極貴自奉甚薄其清心寡慾如此

青城山上官道人北人也巢居食松麨年九十矣人有謁之者但粲然一笑耳有所請則託言病喑一語不荅余嘗見之於丈人觀道院忽自語養生曰爲國家致太平與長生不死皆非常人所能然且當守國家不亂以待奇

才之出衛生使不夭以須異人之至不亂不夭皆不待異術惟勤而已余大喜從而叩之則又復言喑矣

張廷老名珙唐安江源人年七十餘步趨拜起健甚自言夙興必拜數十老人血氣多滯拜則肢體屈伸氣血流暢可終身無手足之疾

有病不治常得中醫

用兵攻城賊平後便須罷兵猶復窮兵不休必

且驅民作賊用藥治病病好後便須拋藥猶
復服藥不已必且積藥成病
病有十不治縱恣慆淫不自珍重一也窘若拘
囚無瀟灑之趣二也怨天尤人廣生煩惱三
也今日預愁明日一年常計百年四也室人
噪聒耳目盡荊棘五也聽信師巫禱賽行殺
戮以重業緣六也寢興不適飲食無度七也
諱疾忌醫使虛實寒熱妄投八也多服湯藥

蕩滌腸胃元氣漸耗九也以死爲苦與六親
眷屬常生難割難捨之想十也
鄖陽鍾都司者酷信方術常服道士韓衍山藥
其方以幼女初至壬癸水和藥爲丸服藥久
之覺頭重眼眩常見白衣道士曰此藥行也
未幾眼珠雙落几上九竅出血暴卒
崑山朱少參年八十甚健愈於壯年曾有一道
士傳之方得益閟不示人後有人賂僕不過

用四物與黃柏知母龜板鎖陽枸杞五味牛
膝杜仲天冬黃連又用蔓荊子乾姜柴胡而
以秋黃菊爲要藥無他異也
黃山谷煮豆帖云庭堅頭首失牛兒來終日惘
然至今頭昏眼痛難取所喜者爲之亦不能
如意也以是不能修問辱手誨喜承日用輕
安所須諸方既無人可抄又意趣不佳懶動
耳煮黑豆法確豆三升接莎淨用貫衆一斤

細剉如骰子同豆煎兩水多少慢火煮豆香
熟日乾之翻覆令展盡餘汁簸取黑豆去貫
衆空心日啖五七粒食百草木枝葉皆有味
可飽也世間不强學力行自致於古人不可
不畜此方
兎絲子凡數年所服至多飲食倍常氣血充盛
忽因浴去背垢背覺癢急視之隨擺隨長赤
掀異常蓋大疽也適四五月間金銀藤開花

時乃大取依良方所載法飲兩日至數升背腫消盡以此知非獨金石不可妄服兎絲過餌亦可作疽如此不可以不戒

置麝枕中可絕惡夢物類相感也

壺居士著食忌云茶久食羽化不可與韭同食令耳聾

養生家忌北首臥忌北向食坐以及冠帶便溺蓋北方壬癸至陰所居犯者魁罡神責之

箋云睡是眼之食七日不睡則眼枯

今日殘花昨日開爲思年少坐成呆一頭白髮催將去萬兩黃金買不回有藥駐顏都是妄無繩繫日重堪哀此情莫對兒曹說直待兒曹自老來

恍然臺聯五十年方見廣陵月色七千里來聽楊子濤聲

四本堂座右編二集卷之二十二攝生　終

四本堂座右編二集卷之二十三

邗水韓山子卓月朱潮遠輯

好還

我輩貧窮艱苦是大好消息所缺乏之者劫世臭穢之物所受用者清虛不壞之真直到結果時始知皇天所以物物裁抑我事事折磨我政以淘鍊習氣堅我道心而成就大事因緣大事已了回看浮世所缺乏之臭穢何止一毛

髮微塵至於富貴貪鄙之徒身被文繡口厭醲鮮粉黛塞房僮僕列屋入獻淫佚出嚇街衢而猶然張機設穽妒人害物計彼軒眉昂首遠不過數十年一朝眼光落地驢胎馬腹隨業識而牽去不能自主迷人往往如此當其氣盈志得安望回頭及其零落衰殘追悔晚矣彼以石火榮華而墮萬劫惡業以片餉窮苦而享無窮道腴達者定當不以彼易此

傲慢之人驟得通顯天將重刑之也疎放之人艱於進取天將曲赦之也

一生在君父恩中問何報稱百事看兒孫分上勸且寬容

爲善不見其益如草裏東瓜自應暗長爲惡不見其損如庭前春雪當必潛消

王眞人曰膿血債負必然有報豈止此事乃至大小喜怒毀謗打罵是非見面相嫌皆是前

因所結舊冤現世要還須當歡喜承受不敢辨証承當忍耐便是還訖但有爭競便同抵債不還積累更深冤冤重結永無了期

世人眼光短見善惡急於得報若一時未驗便謂因果無徵不知報之遲速不出三四十年此數十年在無窮中直一瞬耳此老無急性有記性人但辦一片忍耐心長遠心打大笇盤歸除到底久久定不錯也

兒孫心上影天道暗中燈

易有之精氣爲物游魂爲變則人死爲鬼固聖賢所不諱言若夫冤氣鬱結能殺人如彭生之託於豕戚姬之託於犬子胥怒濤伯有介馳則理所必至無足異者余聞檇李有盛周者號文瀏登嘉靖間進士當爲諸生時人或以讒言汚衊其妻盛不察眞贋輙持刃殺之自鳴於官官曰烈士也亟賞之未幾妻見夢

曰我實無玷若用讒言殺我我必報若越十五年盛累官至某郡太守夜檢文書有縊死事盛語闖童曰縊何能死人我請戲試之遂用組綬自繫踐踏椅上懸諸梁闖童乘其懸也亟取椅却走盛足不能至地氣絕而死闖童走歸家曰吾今日得報仇矣遂仆地死人莫曉其故後細詢之則闖童之生日乃盛妻之死日蓋妻魂出世爲童以報向日之殺已

也嗚呼無慾不復無往不還能逃於明不能逃於幽智力可以籠人不可以籠鬼士君子秉權秉勢謂我能生人殺人不顧其安恣睢屠戮何其不念及此趙清獻晝之所爲夜必焚香以告於天不敢告者不敢爲也此可爲士君子檢心之法矣

江晴麓云夫財人所欲也得非其分即財即禍

余官姑蘇有潘姓者掘地開壙得金二十萬

以分其子潘奎潘璧兩母出也璧年尚稚奎乘其病投毒餌中殺璧隣人覺之以其家事也寢不敢發奎生二子長名城次名垣城性聰穎然淫恣無度入貲爲國子生司成姜鳳阿覽牒曰何名潘城爲增一壁字父奎聞之甚不樂蓋所殺弟名璧也已而璧城破其家百計索金於父不得遂誘劉氏奴激怒其父而毆之死說者以爲璧再生爲璧城以子殺父報殺弟之業夫藏金無主者也然無故得之尚且兄弟相殺父子相戕產盡人亡而後已則夫巧取計奪攫人之財以自富者能保不爲禍哉昔人有言吾辭禍非辭富達哉

孫知微圖畫道釋有女巫識鬼神狀知微問之云今道途人鬼各半人自不辨知微曰冥中所重何罪曰殺生與負心耳

西都崇德寺僧善端酒色自恣既病度必死念

地獄果有然耶若有不亦危乎乃燃香囑之曰地獄若無烟當上有則當下既炷烟下而地裂受之端大驚失色而逝

某贓吏也既死請僧對靈追福夜中有驢伸首出於帷久之而沒

郭思承爲司理居官慈厚有法司元珍枉法虐民郭與元合舟還里元讓前艙與郭裝家屬元人在後至中流忽風起晝昏衆見水中鬼

使鑿船爲兩截前艙郭船浮江面順流徑到
岸側元後船人尸行囊即時沉没同舟異報
如此

狄某溧陽人任雲南定遠知縣縣有富翁死遺
數萬金其妻匿不與叔叔告縣託人囑曰追
金若干願與中分狄拘其嫂酷訊至用滾湯
澆乳遂追金四萬狄得其半婦負恨死後狄
罷歸晝寢見前婦持一團魚擲床上大驚未

幾遍身生疽如團魚手按之頭足俱動踰年
死五子七孫俱生此疽相繼亾

張思和斷獄囚無問善惡貴賤必被枷鎖杻械
困苦備極囚徒見者破膽喪魂號生羅刹其
妻前後孕男女四人臨産即悶絶求死所生
男女皆着肉鎖手脚並有肉杻束縛連絆墮
地後爲令坐法杖死

秣陵令陶繼之捕獲刦盜詞連大樂妓陶不鞫
實即申上尋知濫枉以文書既行不便改正
并盜同斬郡門妓臨刑曰無鬼則已有鬼必
訴因彈琵琶數曲而死未幾陶夢妓至欲理
前冤陶寤遂瘋癲頭反著背四日死

友人朱道徵爲余言其先大父佐政嘉興時有
陸榆子方七歲手佩兩鐲爲人誘至陸家園
壓之石下以死官百訪不能得叩之神踰數
月忽一人取白魚壓死會龍橋下其妻聞變

訝曰謀人以石斃人以石報應何不爽乎乃
始知爲謀殺陸榆子者誰謂天道之遠耶

宋恭帝云佛教自殺者不復得人身

萬曆甲寅鳳陽倪秀才之妻徐氏房奩頗盛其
侍女緋桃自恃才貌與寵於主人而專内柄
焉值主母患痢緋桃欲乘機斃之謀於靈婆
得毒藥數丸將和痢藥以進未及逞謀忽夢
中自言爾若藥死願謝金飾一匣凡與靈婆

所謀夢中悉自陳焉同歷者詰之則曰未嘗有言適腰間有丸藥墜地又詰之則曰我心悶欲治耳即取吞之少時便血直注號呼而死

中官馮保客徐爵久奉長齋其未得罪之前一年忽見寸許童子行几上驚問之曰吾乃汝之元神也汝不破齋不得禍否則禍旋及之矣已而蒲州相公召飲强之食始破葷血未幾遂以論奏逮下獄

唐鄭注奸險左道熒惑人主爲天下側目鄭鎮鳳翔日有草如茵生於紫金帶上注既心有所圖乃喜謂之瑞識者以爲物反其所夫草生於土常也今生於金是反常也鄭氏之禍將至其不久矣注又嘗置藥篋藥化爲青蠅萬數飛去注頗惡之數日不視事未踰月而誅焉

滁州來安居牛爲生每教其子視我用刀欲世其業一日市歸晝寢於牀子持牛刀剸然斷首里人共執詰其殺父子泣曰當下刀時只見是牛不見是父因見牛眠學父刀法故陷茲極刑萬死何辭

一寠子上吻生一贅肉如展兩手下覆其口每有飲食則揭贅肉以就焉艱楚不堪狀亦奇醜或問其所因乃曰少年無賴寄籍軍伍嘗

於佛座案下偶與同伴刲一羊分得少肉旁有一佛像上吻大開似可容受因寄羊肉於其中不數日遂嬰是疾

玉山有人軀體豐肥無比乃預買巨木造棺一日有僧至家其軀之豐肥與己無二與以錢帛俱不受問何所須曰願乞公舊棺耳其人即與之無吝色後數年解糧往京舟次某地病故家人買巨棺無所得偶憩一寺見前僧

出焉家人告以故僧曰前棺故在願以見還
其人始得殮

紹興兵火之變所在荒涼盱眙有市人儲醬一瓮獲利已多然貪心愈生設計售僞日以鹹水及碎瓦屑炭煤之屬和之得利十倍一夕風雨屋棟桁折而夫婦正卧其下皆壓死瓮以破焉而傍舍畧無損動何捷刑詩云萬僞何緣鬬一眞時間瞞得面前人生男種女多

喑瘂果報原來必有因可不信哉

劉原父晚年病不復識字日月兒女皆不認識人言永興中多發塚墓求古物致此

淫穢一事極爲損行瀆倫獲罪最重故陰律謂淫人妻女者得絕嗣報吁可不戒哉

往年兗州有人家贅婿與姐妹私通事頗露二人屢自分疏既而語家人吾二人不能自明當共詣岱岳獄質諸 天齊帝遂與俱往告於神曰吾二人果有私乞神明加誅禳訖下山各以爲掩衆而已神何知焉行至山半趨林薄僻處行淫久而不歸家人登山覓之始得於林間皆死矣而其二人陰交接粘着不解方知神譴之以示衆也

中貴楊戩於後堂作一大池環以廊廡扃鐍周密每浴時設浴具澡豆之屬於池上乃盡屏人躍入池中游泳率移時而出人莫得窺然

但謂其性喜浴於池耳一日戩獨寢堂中有盜入其室忽見床上乃一蝦蟆大可一牀兩目如金光射人盜爲之驚仆而蝦蟆已復變爲人乃戩也起坐握劍問曰汝何人盜以實對戩擲一銀香毬與之曰念汝迫貧以此賜汝切勿爲人言所見也盜不敢受拜而出後以他事繫開封獄自道如此

人以巧勝天天以直勝人

意撒曰西國聖公主一日跽上帝臺前誠心祈日每害我者願天主賜一恩以報之輒聞有聲曰生平所行德未有感動天主如此願者今悉赦爾一生之罪也

雲南曲靖府眞峰寺碑畧云本朝正統中眞峰有鏡中長老晝夜不寐者四十餘年夜嘗以素珠撒地一一拾之仍集成串以煉睡魔後欲建寺卜地得龍潭祝曰爾龍須上山以此

借我寺成爾亦有功矣日視之潭水已遷於山頂矣今泉水滴瀝流樹杪穿廚繞廊甘洌異常卽龍徙處成化中黔國公過宜良有皂冠緋衣來迎左右不見公問此中有神祠否對曰有土神甚靈時公尚乏嗣遣人禱焉夜夢曰世卿之貴須積功累行者來尋而內人有娠一日公坐聽事見鏡中入內俄而不見方異之報冑子生矣卽繼軒公也詢鏡中化

辰與誕辰不爽晷刻韓山辛酉年六歲時曾一到

宣府都指揮胡縉有妾死後八十里外民家産一女生便言我胡指揮二室也可與吾家人來其家來告胡不信令二僕往女見僕遽呼名曰汝輩來何用請主翁來僕返命胡猶不信更命二婢侍妾往婢至女又呼之言生前事令必請主翁來婢歸言之胡乃自往女見胡喜言官人汝來甚好因道前生事胡卽抱

女於懷女附耳切切審言舊事胡不覺淚下頭足悲傷與敘委曲女又言家有某物瘞某地胡遂取女歸女益呼諸子諸婦家人一一慰諭從而發地悉得其貨因呼之爲前世娘女言幽冥間與世所傳無異又言死者須飮迷魂湯我方飮時爲一犬過踣而失湯遂不飮而過是以記憶了了既長胡將以嫁人女不肯言當從佛法不嫁終身胡不能强旣至

十六七胡以事死既而子與家人俱死惟一
二婦女在不能活乃强嫁之今安然纔二十
餘歲耳
夏宗萬知前生事年五歲門首見一僧牽其衣
呼是奴子和尚涕泣不已衆罔知情僧將去
堅覔相隨往寺似熟其路入房良久云奴子
讀的經安某處何在又云念珠雜戲具子在
某處果然取得僧方悟云是貧道前手下童

子年七歲而卒今涉五載矣其經是觀音經
品試之尚彷彿記耳
舒尚書應龍子弘志弱冠中鼎甲持齋禮佛爲
方外人未幾而夭一月有猺者舉子視其背
有紅文招知書者讀之則列弘志并父母妻
子之名氏猺不敢隱送歸舒公公異其紅文
撫爲巳子若非舒公夫婦抱持則號泣不止
其舉止與弘志初生時無二今巳四歲矣舒

令之出見錢某御史故歸而道其事後舉鄉
薦
畢大參敬容其尊人好善老而艱於子一夕夢
入古廟中祈嗣見有三佛在上因泐拜於地
三佛龕之左右佛交推其中佛中佛遂起身
下忽然驚寤彌十月大參公生絕無胎髮是
夕其尊人復夢入古廟見三佛中缺一問其
故左右佛曰賢嗣是也後公登嘉靖戊戌進

士以軍事覊邊四十日盔甲不解敵退解下
髮髡盡訝之致政家居有劫寇取公綁縛之
欲加箠楚忽若有人從衆中奪出自是得疾
一日有老僧携杖從大門直進竟達寢室以
杖扣公曰汝尚執戀此不憶却歸路耶時其
家咸目之巳而不見公是日遂終
前生之說多矣如平子後身爲中郎徐陵後身
爲知威武侯後身爲韋皐鄒陽十三世爲蘇

軾瑯琊僧後身爲張方平五臺僧後身爲馮京張車騎後身爲張睢陽五戒僧後身爲子瞻鄧禹後身爲范淳夫李德裕後身爲趙鼎才名功業頗足相當至於許元度之爲蕭詧永師之爲房琯謝靈運之爲邊鎬馬北平之爲馬仁裕顏延之之爲潘佑牛僧孺之爲劉沆武夷君之爲楊億玉京之爲王素已自墮落一層劉公幹爲昏愚小吏澤公爲浣衣婦

人子羊祜出於隣家阿練本於沙門王十朋出於嚴伯威韓滉爲仲由又何輪廻之懸絕至是也明徐國公鵬舉爲岳武穆托生馮宗伯琦爲韓忠獻托生然皆功業不逮遠甚王文成前身爲僧差不失故步耳然總之或揣摩近似夢兆偶符恍惚以一事爲憑或逗漏於異人指點而悟耳讀稗官得數事焉玉堂閒話崔愼由初以未有子嗣頗以爲念有僧

常遊崔氏之門崔因告之且問其計僧曰請夫人盛飾而遊長安大寺有老僧院即詣之彼若不顧更之他所若顧我厚當厚結之俾感動其心則其後身爲公子矣如其言初過二處不顧後至一院僧年近六十矣接待甚勤至崔亦厚施之自是供施不絕僧乃曰身老矣毋以報公願以後身爲公子不數年僧卒而子生手有綱僧二字錢氏私誌賢穆乳

母永嘉董夫人云日入禁中慈聖問云大主以未得子爲念何不去玉仙聖母處求嗣光玉遂擇日與賢穆同詣玉仙止西知觀老道士一人祝香禮禱道士見貴主車服之盛欣艷富貴云願得貧道與貴主做兒子歸而有娠明年四月十五賢穆夢玉仙觀知觀來亟遣人問道士動靜且祈禱知觀自去年大主上廟後便不安不下床日久矣聞人聲問甚

處人來報云錢大主臨蓐賷香燭祈禱知觀
日來催我也是日告殂大父竇關善推步午
時遣人報光玉云符數七十有九若今日酉
時生是有福節度使伯兄果酉時生平生淡
薄享年七十有九三朝野史史彌遠父丞相
浩與覺長老道契極渥史一日問之曰我好
和尚好覺見堂與中簾幕綺羅榮華富矜紛
白黛綠環列左右乃應荅曰大丞相富貴好

老僧何好之有既而曰此念頭一差積年蒲
團工夫俱廢未免墮落三日浩坐堂上儼然
見覺長老揖而突入使人往寺中已圓寂於
法堂頃聘浩堂裏弄璋矣夷堅志葉文鳳還
鄉人登進士第調官天台簿遇生日於旅邸
假寐夢人請吃麻糍既覺聞鄰居老嫗號哭
問之曰亡兒忌日作麻糍祭享感泣耳文鳳
問其所業曰業詩命取其舊業視之乃與葉

及第程文一字無異因拜嫗爲前生之母奉
之別所漫筆載嘉靖甲辰張子徵有外弟趙
生其前生爲大同趙某子列本學增廣生暑
日迎督學因凉炙飲火酒大醉臥樹側僕以
水澆之遂氣絕魂遊水邊見犬來畏爲所嚙
適有孕婦在旁避身婦邊不覺入其婦孕中
是晚婦產子生見已生爲嬰孩即悟託生在
此北地貧者生子不坐月即往餉田間時有

一犬在床前生呼其婦曰爾出外須閉門勿
使犬近床婦人大駭以爲妖欲擊殺之乃不
敢言至五歲見乘馬者呼其名曰我是汝母
舅某生也其人驚報其家以錢贖回其妻尚
未改醮也又宜室志通州王居士有道術會
昌中刺史鄭君有幼女甚念之而自幼多疾
若神魂不足者鄭君問諸王居士曰此女非
疾乃生魂未歸其身耳其縣令某者即此女

前身也當死數歲矣以平生爲善幽冥祐之過期今九十餘矣今歿之日此女當愈鄭君使訪之果有此令後月女忽若醉寤再驗之則令以女疾愈日卒矣養痾漫筆徽宗卽江南李后主神祖見秘閣江南李主像再三嘆其人物俊雅而徽宗生時夢李后主來謁所以風流文雅過李主百倍及北狩女直用江南李主見藝祖故事高宗於韋后生時徽宗

夢錢王再三乞還兩浙夢覺與鄭后言之而夢亦同須臾報生高宗建炎渡錢塘建都百有餘年豈非乞兩浙之應乎神理往還風生直如旦暮此更其灼灼者安得謂釋氏之盡屬虛誕也呂祖謂韓山子往世爲普陀山僧或亦有之乩筆云夙世老僧多道學陀山修鍊苦辛艱回首紅塵思一念豈知今日到人間

四本堂座右編二集卷之二十三好還 終

四本堂座右編二集卷之二十四

邗水韓山子卓月朱潮遠輯

心穴

檀弓國子高曰葬者藏也藏者欲人弗得見也此古之人不忍親骸暴露葬以瘞其骨而自安其心且不封不樹令人不知其所在斯其藏之又藏者也後之人侵假不思遂從風水之說大其塚墓廣其松楸謀地而穴擇吉而窆惑於貪求忍失古道猶可也至近人多置

棺而不葬有一姓而三代之柩猶存有數孫而一祖之骨不掩此尤惑之甚者也貧賤者勿論矣雖富貴之家亦有之始不過卜地而停後必至因循而失或遭盜賊之剖竊或遭水火之漂焚或罹事故而家業消條或僨遷移而子孫零落或年月深遠而骨朽骸枯或地址荒涼而獸侵蟻食以致遺棄於荒郊

廟敗棘頹垣者不可數計無後者莫可如何若尚有孤兒寡婦藐弟弱孫是乃何心聽其委壞夫死者之歸土亦猶生者之有廬舍室家也今人一夕露處則寒受濕則身體必病矧死者風吹日曝雨雪淋漓片木幾何魂必悽斷其徘徊於風晨月夕泣露號霜啼歔感唉而望若子與孫之葬巳宜如何哀苦無聊凄冷自訴與動其心耶而子若孫方安寢酣

歌忘歲月之深風雨之久而不覺也多有終巳之身不見葬親之事重泉之下罪孰加焉余勸仁人孝子大發良心勇於圖葬上戶不過十數金中者數金下者一二金皆可隨力而厝就地而安如易云古之葬者厚衣以薪葬之中野又春秋紀葬不擇日司馬溫公論葬不擇地勿信陰陽術拘忌百端以阻厥事死者入地魂魄必樂譬之果核穀實種一落

土芽甲隨萌骸骨有靈自然得氣一體相感蔭應必多余云雖草率而葬尚愈暴露於郊墟也古人有瘞遺骸致獲其報則知死者樂於藏土其不擇地也明矣故知根本培而枝葉茂未有薄於先而昌於後忘其本而福其身使賢者信予言以為是而速葬猶不失為孝子不賢者笑余言以為迂而不葬世必謂之忍人復何害於勸葬之義余自入新安見

柩多不葬比屋聯椽置於山麓之下戶牖垣墻宛如城市斯乃貧風水遠得以求利或一發而敗者久必圮壞並柩不存此尤愚而惑於財者曷若葬之為安也惟願天下之孝慈者必誠必信合天心察地理竭力厝埋不謀而遇斯可遠禍敗而致嘉祥易貧賤而為富貴矣又焉往而不獲報也敢直文而為之勸孔子曰古者不修墓　非不修墓也葢必誠必信

已當葬時而預爲一定不動之計其愼終尚如此況舉既葬之親而欲改之遷之何可以愼終不如是乎今之人有輕信人言或爲富貴而動其念或爲禍福而惕其衷往往改葬彼其事得已耶抑不得已耶如其不得已而有水蟻及他患改之無不可也然亦有爲野師所惑誤改吉地者令親體不免暴露盃恐仁人孝子當不止其顙之有泚矣青烏經云

凡地有五不祥者可改一塚無故自陷二塚草木枯死三家有淫亂風聲少亾孤寡四男女顛狂劫害刑傷瘟火五人口死絕家產耗散官訟不息改之如見三祥瑞則勿改一見生龜蛇生氣物二見紫藤交結棺木三有木珠泡色如乳溫煖或有氣如霧穴中乾燥無水蟻並吉甚哉有味乎其言之也予推廣其意特立五戒曰人丁蕃衍者不遷年代深遠者不遷無五不祥者不遷不犯五患者不遷程子曰須使他日不爲道路不爲城郭不爲溝池窑竈不爲貴勢所奪不爲耕犂所及家道平康者不遷誠欲人之愼之也雖然禮有改葬之服曆須起攢之日古人亦未嘗不遷如不得已須得明師再三商確大抵地無全美只當察其輕重緩急如有財無人須求溫煖之穴有人無財宜尋得水之地審其有地

果勝舊墳然後議遷如舊墳無大禍患可以平穩則當別求吉地接福於後未爲不可奚必於改葬哉是故愼之一字改葬者所當繹思也

吳文正公云凡人得吉地而後反凶者其病有二一因固執已見移穴易向地師務承順不復據經一爲既獲吉地而子孫輕信人言無故遷改他姓得之因而獲福要其原皆寘

中有使之者然耳德不積而求地猶不耕而求穫也存耕錄云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牛眠鶴舉雖奇遇只在方圓寸地圖朱謙父曰世人盡知穴在山豈知穴在方寸間好山好水世不欠苟非其人尋不見我見富貴人家墳往往葬時皆貧賤迨至富貴力可求人事盡時天理變吁仁人孝子可以知所自處矣

范平仲云山川英靈之蘊冲和之粹必有神物爲之護持乃宰物者秘之以待善人也豈人力之所能爲哉故吉土之遇每在夫貧賤之初凶土之藏輒卜於富貴之後若夫神功果可奪天命果可改則古今宇宙在一家而造化之機息矣

郭書山之不可葬者有五氣因土行而石山不可葬也氣因形來而斷山不可葬也氣以勢止而過山不可葬也氣以龍會而獨山不可葬也氣以生和而童山不可葬也又云勢來形止是謂全氣全氣之地當葬其止勢若不來氣不至形若不止氣不聚

集解水去終不如水朝水朝又不如水聚蓋水是動物其來去恐帶殺神或生湍急惟到囊聚處則神藏殺沒又且無聲故吉經云朝山不脫水無聲此是山家第一靈又朱仙桃云有案須端正無山要水朝

凡自主山上發出四五枝來龍者須合仔細辨認一枝是正龍受穴之山若是正龍自出身以來到過度處兩邊必有蜂起遮護不令風吹雨射仍行動屈折起伏頭面端嚴秀麗手脚光彩圓淨自然與衆山不同衆山高大此低小衆山低小此高大且兩邊山之情勢皆似固定我身不敢離動別去之狀其傍龍山

若不是在穴後爲正龍作送托夾室之類必是逆出穴前壓取左右數源之水聚在面前爲正龍穴作明堂及作護關案山之類故辯認真龍只看數源之水聚在何處自然四表六證分別得正龍與傍龍出也凡辨貴賤龍大槩亦同又郭書云重岡疊阜羣隴衆支當擇其特大則特小小則特大謂衆山大則取其小者爲特衆山小則取其大者爲特也

李淳風小卷山之發腦處爲生氣生氣則未成發足處爲旺氣旺氣則未伏窮絕處爲絕氣絕氣則已息枝蔓處爲散氣散氣則無歸歆側處爲敗氣敗氣則多離孤弱處爲死氣死氣則多暴所不用也又集解山因氣而行內氣冲和則外形溫潤內氣絕滅則外形乾燥夫葬者乘生氣也生氣者乃地中之氣也既無生氣葬之奚益故善葬者必察其外形而

知其內氣水流於外謂之外氣氣行地中謂之內氣

魯公曰來山一起一伏爲一候候五里也主十二年之吉凶

范越鳳曰千山萬水最難狀中有來龍爲主將前峰磊落盡拱揖端然一穴龍頭上忽若破碎爲定形爭龍爭主休尋訪注云羣山雖多必有一山爲主一山爲賓如有兩山入路而無賓主之情者謂之爭龍爭主之地乃主大凶

松鈞曰凡尋龍之法先求氣脈取穴之法先定明堂蓋氣脈真則衆山朝明堂正則諸水聚

顧府續編唐張說市宅浮屠泓戒毋穿東北隅一月僧怪宅氣索然視隅有坎丈餘驚曰公富貴一世而已諸子將不終說欲平之泓曰客土無氣與地脉不連譬身有瘡痏補他肉

無益也後諸子背以贓汚見斥
撼龍經問君疑龍何處難兩水之中必有山兩山之中必有水山水相夾是機源假如十條山同聚必有十水歸一處其間一水是出門九水同來作門戶

大凡點穴乃地理家第一難事故前賢謂點穴之法如用針如着艾蓋針灸而不得其穴非惟無益於病或至誤燒了皮肉悞針了筋脈反生他病

世人立宅營墓交易婚嫁以至動一椽一瓦出行數百里無不占方向擇日辰汲汲以趨吉避凶爲事不知自已一個元吉主人却不料理慈湖先訓云心吉則百事俱吉古人於爲善者命曰吉人此人通體是吉世間凶神惡煞何處干犯得他

人家新卜得葬地將安厝忽掘見棺木骨骸者宜即與掩埋之而權奉新柩爲草舍或即此稍遠另卜穴或竟去此另卜穴亦無不可蓋論已葬與未葬則我尚可圖論有主與無主則彼爲可憫故寧須我費事無遽擴泉下之人使一旦流離失所也安知不更有真地不更有佳地襲穴以葬毋乃不吉乎若營域在近原有墳塚者但不逼近亦自無妨蓋生有隣人死有隣鬼其理一耳

棺木漫葬歷代送終之禮至始皇爲甚後窮天下之力以祟山墳傾天下之財以滿藏郭蓋後宮之女以殉埋葬墳土未乾而國丘墟矣其他如漢唐宋陵寢埋殉貨物亦多漢用即位之年上供錢帛之半其後變亂多遭發掘形體暴露非徒無益蓋有損焉元朝官裏用棺木二片鑿空其中類人形以合爲棺置遺體其中加髹漆畢則以黃金爲圈三圈定送

至其直北園寢之地深埋之則用萬馬蹴平俟草青方解嚴則已漫同平坡無復考誌遺跡豈復有發掘暴露之患哉誠曠古所無之典也夫葬以安遺體遺體既安多貴以殉何益更以人爲從者不明之甚也痛哉

先文公之祖退翁名森字艮林墓在政和縣成化里護國寺西父韋齋公名松謚獻靖墓在崇安縣上梅里寂歷山母祝氏夫人墓在建

陽崇泰里寒泉嶺仰天湖形文公墓在建陽之嘉禾里九峰山下風吹羅帶形退翁以前墓皆在徽之婺源去考亭固已甚遠而退翁韋齋文公之墓各在一縣去考亭皆百餘里何嘗拘於附近祖塚之說又攷文公葬父亦嘗三遷而最後遷處與葬母同年按家譜乾道六年正月葬母八月改葬父亦未拘於父母合葬穴此見我文公獨理之明不狃於俗

足可爲法矣按文公年譜云紹興十四年葬韋齋公於西塔山其後改葬於寂歷山中峰之原及考文公遷韋齋公墓記曰初府君將殆欲葬崇之五夫卒之明年遂定於靈梵苑側時熹幼未更事卜地不詳懼體魄之不安乾道六年遷於白水之陽鵝峰山下又考文公慶元五年撰韋齋公行狀云公卒之明年熹奉其柩葬於崇安縣之五夫然公所藏地

勢卑濕懼非久計乃奉而遷武夷鄉上梅里寂歷山峰會合之北即此而觀乃係三遷葬也

崇禎戊辰秋余甫十三歲先方伯公卜地於湛家塢葬榮祿大父葬畢適有西蜀中翰劉宇揚公善堪輿爲內閣宇烈公觀察宇亮公之弟以貴詔過先壟云此地十年之內凶不可言十年之後當發於萬里外以案山遠明堂

寬故也先宜武貴可蔡侯封文壁拱秀又當
有賢者出未幾果先叔先姊亡爭相繼沒伯
仲今又死封疆是時余尚未舉回江都之志
今果居萬里忝鎮名藩或風水之使然歟索解
書一卷　蔡駿葉
後世編入於此

滇永昌大司農王公弘祚太翁光祿大夫諱國
治與先君子家巴蜀光祿公丁艱卜地一
夕夢羽衣翩躚而至謂曰君求地乎某有地

遺君因出袖中以示之詰旦果有道人以售
地至與偕行出郡城龍泉門三里許抵圍山
登高四望與夢中無異遂葬焉今司農公位
崇德備雖本端毅康僖兩公之培養而風水
豈無徵焉

蘇文忠祖端正道人樂善好施有一異人頻受
施捨因謂曰吾有二穴一富一貴惟君所擇
道人曰吾欲子孫讀書不願富於是偕往眉
山指示其處命一燈燃之於地有風不滅道
人遂以葬母道人生老泉老泉生軾轍文章
震天下惟積善故異人至吉地得矣世之爭
地致訟因而殺人及圖謀侵占掘墳利已者
知此義否

顧孝直云成化間先高祖贈尚書公誠為始祖
處士公海卜地葬公家山穴既定葬且有期矣
夜夢朱衣象簡者曰我故宅也能相讓五尺

乎已贈公擬其言下走許堪輿家執之不聽葬
後復夢前人謝曰朱壞我宅甚善無以報德
當託生爾家以充爾宗我乃宋曾子固鞏也
越二年而尚書公伯祖鄰生

洛陽周公濟母葬躬脩塋域見艮方多磚公曰
此必古者不封之墓即掩之因增土數尺是
夜夢一老人衣冠甚偉揖謝曰感公修吾宅
問其名曰乖崖也既覺悟曰乖崖乃宋張忠

定公詠之號也已而考之實葬其地周公正
統時人由監察御史官至安慶府知府
吳都憲誠其父濟人利物孳孳不倦同里一百
戶欠官銀無措議鬻妻以償翁聞而嘆曰伉
儷中道相背彼夫妻子母間何以爲情吾幸
不至飢寒且力尚能展轉措辦願袖手以觀
人離拆乎遂曲處代爲完官百戶感泣而去
後數年尋地葬親地師尋一穴詢之正百戶

產也翁復備價買葬當時尚葬高一穴後雷
雨迭下一穴即生都憲公兄弟四五人皆巍
科人咸謂陰功所致
劉洵之祖世業醫忽有徒犯病臥門首饑瘠顛
連劉母詢之知其誣罄奩飾代以贖罪時母
方懷娠將產夜夢神云受地之人明早生看
地先生明晚至次日果生洵晚地師至引觀
此地即前徒業因買葬之洵後舉會魁仍出
甲科六人
宋丞相鄭昭先之祖弟嘗殺人抵死祖奮曰吾
弟未有子吾當代死自首於官囚死獄中而
釋其弟弟出不德其兄反凌其孤寡其子乃
攜母賣酒嶺上母死子遇一仙人指山下地
曰白羊眠處鷓鴣啼此貴穴也葬之五世出
宰相於是奉柩遍覓至一處有羊起鷓鴣鳴
因停其柩天忽大雨湧沙壅其棺五世果生

昭先仕至平章事
寧海方正學先生父將葬祖已擇日矣忽夢朱
衣人前跽告曰公於某山之陽作尊翁大人
壽藏但吾九族居此數百年乞緩三月春回
天上吾當遠徙言訖辭去明日啓土有赤蛇
千餘尾其一長數丈蓋所夢朱衣也先生之
父素不信鬼神事見蛇不顧亦忘夢中語積
火焚之有煙一道直至先生家時母方娠数

月先生誕焉厥狀甚異舌能餂入鼻中幼頗
異長師宋景濂先生官學士盡忠建文君遭
赤九族或以爲蛇之報云

溫大雅將改葬其祖父筮者曰若葬此地當害
兄而福弟大雅云若得家弟永康我當含笑
入地矣

唐智興微時爲徐州門子有道士居門側智興
每旦掃道必掃道士門智興母死道士善審

墓地引智興立二竹策以表其處曰若定此
地兩世方伯智興他日再往視竹策叢生遂
葬焉後果爲方伯

唐僧泓師自東洛回語張說動門道左有地甚
善公試請假兩三日百僚至者貧僧於簾間
睇相貴方付此地說如言果集朝士及御史
源乾曜至泓謂說曰此人貴與公等可以授
此說召乾曜與語源曰乾曜大塋在動門外

人尚未啓術今請假歸洛故拜辭說具述泓
言欲同行源辭以家貧不能辦此後泓復經
動門見其地已爲源氏墓矣謂說曰天贊源
氏者合窪處本高今則窪矣合高處本窪今
則高矣其安墳及山門角缺之所皆合作者
問其價乃賤賃耳問其卜者村夫耳問其術
乃悉下里斗書耳其制度一一自然如此源
氏大貴矣後乾曜自京尹拜相爲侍中者近

二十年

崇寧間望氣者上言景州阜城縣有天子氣甚
明徽宗弗之信既而方士之幸者頗言之有
詔斷支隴以洩其所鍾居一年猶云氣在但
時稍晦將爲偏閏之象不克有終至靖康僞
楚之立踰月而釋位逆豫既僭遂改元阜昌
且祈於金調丁籍治力役踰年民不堪命亦
不免於廢也豫與張邦昌二僭皆阜城人卒

如所占云。

黃進者本舒州人爲富室蒼頭奴隨其主翁爲父擇葬地於郊外山間與葬師偕行得一穴最勝師指示其主云葬此他日須出名將進在旁默志之是夕乃挈其父之遺骸瘞於其所主初不知爲何人也已而逃去爲盜坐法黥流又數年天下亂進嘯集黨類改涅其面爲兩旗自號旗兒軍寇擾淮甸間人頗識之

朝廷遣兵捕之遂以其衆降後累立功至防禦使

葛源劉道人精於相地嘗往來永豐間有小民禮遇殊殷勤劉感其意爲擇地營葬且云誠爲大地但未知若家有能受此者否其人呼舉家出羅拜於庭劉視之不懌謂曰汝家俱無人能當此地者獨某孕婦似可耳然須閉中門三年則吉遂辭去後其家如言閉門某婦果生子狀貌大異凡兒至三載餘家當娶婦遂開中門是夕兒死家人相繼疫作乃爭謂地不祥發之則有氣如蒸矣是人家竟銷耗又嘗爲妻姓卜葬云後多顯至出王妃須遷不爾禍且莫測後妻族貴性相繼登仕籍女爲寧藩妃咸謂地吉不果遷竟坐族葛源本余邑今隸興安

福建林逵性極貪婪欺壓良善五子俱有父風

親族懦弱者皆被侵奪里中一人丈卒有墳地絕勝逵僞作契券稱其父在生時貨賣與巳遂遷父骨葬焉里子爭之不勝終日訴天稱屈一夕逵夢父告曰吾今絕嗣矣爾侮宗族不足又欺人孤子而占其地地雖佳今山靈震怒發水衝斷龍脈冥司不久追爾父子矣逵大懼而醒是年與五子俱死家業索然

剡溪陳務妻少與二子寡居宅中有古塚每飲

荼輒先祀之二子曰古塚何知徒以勞意將
欲掘去母苦禁而止夜夢一人云吾止此三
百餘年沒者以依土爲安若見毀眞恨不淺
今賴卿相保護植德厚矣又享吾佳茗雖泉
壤朽骨豈忘翳桑之報及曉於庭中獲錢十
萬似久埋者但貫新耳噫孰謂荒壤可侵暴
乎

丙午上巳後偕里中諸大夫從事於廣陵皇華

座中太守李公鏞金言丹徒靳相國貴極善
堪輿卜龍脉之最者父母夫妻分瘞四處欲
希身後福蔭至詳且密時人以地名爲詩云
父葬姚溝母戴灣妻埋白兎巳常山若然富
貴聯翩起只在尋龍指脉間果下世不一二
傳無論無聞即今僅一二丁不能計朝夕静
一聽之豈人謀之不臧也悲夫

嚴分宜在位日集天下堪輿家遍邑訪求吉壤
一人獨指一地曰葬此子孫尚有拜相者分
宜如其言而啓之有古墓在焉驗其碑乃嚴
氏遠祖也

蔣道林少時卜吉葬母臨出殯雨大至道林戒
昇者曰毋庸亟請俟天晴或霽晴未必吉柰
何道林曰吾寧以晴之故圖安吾親不欲以
吉之故圖福吾身也遂止不昇待晴而葬之
然亦未嘗不吉噫若道林者可以法矣

閩越黃撥沙善覘墓畫地爲圖即知休咎因號
黃撥沙婺人有世患左目者問之曰祖墳木
根傷葬者左目發墓果然出之即愈

閩豫章舒狀元諱芬者童年穎悟其父與形家
謀風水形家得一地語父曰此地當發鼎元
然必四世之後乃應其父曰吾欲取快目前
四世後吾骨朽矣無所用若地也芬在傍曰
父無患若地果勝請移三世祖骸骨葬於此

即應在兒身矣父從之芬果發大魁人皆謂
善地之應余謂芬穎異若此卽蒼舒之淵象
君實之擊甕何以加焉彼其才自宜首魁天
下豈專以地勝哉
或謂墓誌爲不朽事非也安得有如許不朽人
也志以志不忘也思其所樂思其所嗜凡可
以志不忘以係子孫之孝思者也皆嘗志之
祭文亦然禮亦曰祭者思也

韓山二集成志感詩四章云先著修齊后靜觀
一編自著道太韓曾經倦眼爐中雪常載頭
山馬上載數帙詩書身未老半窗風竹夢猶
幾浮生不作終朝計此際能貪此際歡
溪堂一幅輞川圖人與青山相對言省察過愆
遵祖考寬留地步看兒孫三旬屢市乖施節
萬里松楸泣夢魂屬報自除天地外世間於
我盡多恩

不覺知非到五旬從前嗜慾勝驅牲今於富貴
牽情少故此詩書得力真義士儘多廉且孝
丈夫無數美而貧世人不識盈虛理身後猶
循郭景純
詮訂文章付棗梨古人於我各分題昨宵自至
雲中犬連歲常生頂上犀半世浮名甲管晏
百年末節小懿齊困眼渴飲今吾事日上西
樓望碧雞

廣陵第二部書合初集四十八卷計二千二百
二十四則
此書二部若子弟知識少開置之案頭卽便逐
件解說使其知得安分是當然的勤儉是當
然的富貴是不可强求的財利是不可輕取
的禮義廉耻是要緊的法度是要遵的善惡
果報是毫釐不爽的反此則辱身亡家敗名
喪節父祖何樂其有子孫也自幼明得道理

識得利害忍得耐得脚根立得定紛華不能惑是非不能眩命通耶必然利人濟物福延後嗣命塞耶亦不失爲無愧爲天之民韓山子雖以爲家之子弟戒亦願爲世之子弟勸

男朱紫雲卿甫較謄

孫男　承麟　承獬　承駿　承彪

侄孫　承鵬　承鶚　承鶴　承鵷

世業

四本堂座右編二集卷之二十四心宗終

誠能達物之讙
今世變乃盡可
豫想專結來生
道果

本堂藏版

〔清〕黄濤輯

家規省括三卷

清乾隆刻本

家規省括序

天下之風教始自宮庭而成于賢士大夫故古者族師黨正皆取其鄉之碩德偉望使聚子弟而教之審視德行歸于孝友姻睦而其身類皆潔脩儀範以整齊其家室故能楷模州里輔宣政化降及季世列國風移猶有瞻袞衣而戢軼志睹淑儀而急心結于以見人心風俗所賴于淑人君子甚大且遠也錦里文川先生篤學勵行與叔兄　巨川先生相爲師友風朝雨夕未嘗輟講大要皆研精諳微歸于躬行心得其事伯兄如嚴父壹稟之細末經諮訪不敢專行家門雍肅聚指一千有奇同度會爨持

滿戒盈之意凛凛勸諭每飯不忘故其子弟恭謹倫讓不異凡同斯則家道由隆而海邦奉爲矜式者也　巨川先生自壯歲雋鄉闈晚入中翰　先生夬决榮縣捷南宮兄弟謁告歸里乃整敘家乘以聯子姓輯四禮以肅家儀既又采往古脩齊懿訓以爲家規至詳且悉彙爲一編蓋本其平日所爲立心飭行丁寧告誡之意非僅取古人糟粕相爲警脩己也夫齊家之道自古以爲難豈非暱近易以生嫌好惡鶩于悉當故家督不綱子弟各行己意丈夫失位婦人得干外事狥私偏寵釁孽萌生歷觀史冊自王公以及士庶禍敗皆同一轍是以

成周之化起于關雎家人之義婦本言行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豈不信哉今讀　先生是編纂篤周至譪然雖譽之意真能使人動其良心消其戾志嗚呼觀　先生之行誼其家可知也觀　先生之條教其政可知也余自甲子與　先生同學鼇峰知交甚悉敬慕名門因遂連婚故能言其詳悉明幸　先生將謁選于上都以其脩之家者獻之廷振勵風教之責非　先生其誰任哉

乾隆丁丑上元忝姻弟李離明頓首拜

自序

輯四禮既竣附以禮翼又另輯爲家規其目五而採往昔嘉言偉論以其類屬焉蓋極纖溦委瑣而詳哉言之家人之初曰閑有家閑以禮閑也正始之道也其上曰有孚威如正家久遠之道也嗟乎孚難言矣今夫門以内上之有父母爲等之爲兄弟夫婦焉下之爲子孫焉又下之則婢僕焉之數者皆朝夕暱就之人而吾日以事使愛惡周旋其間一視則亂偏重則離譬如心腹頭目以及臂指髮膚一處受病竟體不寧乎之不能齊何有

爲家故推本言之曰反身之謂也反身故孚〻故威而閑〻者不壞然則有四禮以閑其始不可無家規以孚其終也審矣今其目一曰元氣仁厚元氣流則陰慘肅殺之氣消所以經綸大經者此也次孝弟如竹箭有筠松柏有心舒發充

達皆在是焉反身既備乃可言故次以齊家總凡挈大要也明示以的而又大為之防故以十宜十戒終焉夫脩齊之道莫備於六經然聖言精博簡奧未易索研故録平近警切之言可以發經義而誘顓蒙其正言也能使悚立稽拜其

危言也能使動魄驚心其婉誘曲導也能使手舞而足蹈其推詳善敗也又如燭照而數計其間或雜以方言附以管見總期曲喻不厭俚煩是以繁搜博採擇而輯之附於四禮之後反身未能用是兢〻吾子弟易熟玩而服習之傾覆之

禍亦庶乎其可免矣夫

旹

乾隆丁丑歲端月下浣黃濤書於

錦庄精舍

家規省括目次

卷之一

元氣仁厚　孝友
齊家總凡

卷之二

宜務勤　宜崇儉
讀書宜正本　蒙養宜豫
族戚宜恤　度量宜宏
內外宜嚴　交游宜慎

閨訓宜申　凶歲宜賑救

卷之三

戒聽婦言　戒占便宜
戒放利　戒忿訟
戒口過　戒驕盈
戒豪飲　戒淫慾
戒賭博　戒苛僕婢

家規省括卷之一

輪山黃濤文川氏編定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元氣仁厚

薛文清公曰四百年之漢文帝培其本三百年之唐太宗養其根三百餘年之宋太祖太宗真宗仁宗浚其源秦晉隋一再傳遂亡竊謂士大夫家亦必世培其德乃可望綿遠先哲言家中出一斵元氣底進士不如出一培元氣底秀才旨哉

寶言堂易云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此直以理決之非謂冥冥中有權其善不善而殃慶之也試觀人家果能敦倫紀畏名法循理守分樂善好義教訓子姪讀書勤業世守而弗替有不隆隆日起者乎其或不孝不弟干名犯義存心刻薄作為奢妄子弟驕惰罔事詩書羣習而不悛有不猝遭禍敗者乎孟子告滕文公云苟為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彊為善而已矣數語貫徹天人至理不獨人君宜奉為寶籙士庶家亦當凜為世訓

孫徵君家規家運盛衰何常之有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元氣固結而家道隆昌此不必卜之氣數也

陶石梁諵諵錄凡人家父子兄弟皆擢巍科躋膴仕者考其祖宗必累世善良或有陰功及物至行格天蓋

自吾宗以及姻婭中覩聞所獲孩無不爾者至受福之人或反屑越遂舉前人積累基祚一旦鄙削以至於盡可惜也

汪闇齋云人家富貴如牡丹花今春既開復當培之以為來春之計苟盡其氣數而不加培護能使常開乎

三休道人云吉凶消長者天地循環之理人家氣運豈能久盛無衰第人當衰落之際切不可因其困苦而妄作非為愈要勉積陰功培養元氣一旦否極泰來仍能復盛譬庭前之樹到秋凋零但根本不傷則陽和一轉依然榮茂只須耐心待之

姚承菴家訓 人家皆期子孫繁盛然其本在一仁字桃梅棗杏之實皆曰仁仁者生生之意也虫蝕其內風透其外能生乎哉人心內生淫欲外肆奸邪即虫之蝕風之透也能生乎哉尚慎戒茲以為生子生孫之大計

石天基紳瑜 心為子孫之根根好枝葉必茂而且永

天地之氣暖則生寒則死所以性氣清冷者受享亦涼薄惟和氣熱心之人福厚澤長有一言而傷天地之和一事而折終身之福者切須檢點

張楊園訓子語 凡做人須有寬和之氣處家不論貧富亦須有寬和之氣此是陽春景象百物由以生長若一向刻急煩細（與整齊嚴肅不同）雖所執未為不是不免秋殺氣象百物隨以凋殞感召之理有然天道人事常相依也書曰惟民生厚因物有遷概觀世運厚則治薄則亂其在於家祖宗以厚德啟其後昆則寖昌寖熾子孫削薄其德喪敗隨之古今不易之道也土薄則易崩器薄則易壞酒醴厚則能久布帛厚則堪久服存心厚薄固壽殀禍福之分也雖然有本有末厚於本靡有不厚本之薄靡有不薄不親其親不長其長而謂於他人厚者未之有也中庸言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厚與否只在用心之際

嘉言集 國有漏網之奸野有不簡之刑皆盛世事人家當隆貴之時田或不稅債或不償逮其子孫一一簡察絲毫無復遺漏往往笑其祖父之拙而不知已自處於衰季之世矣

孝

楊園訓子語 古者父母在不有私財蓋私財有無所繫孝弟之道不小無則不欺於親不欺於兄弟大段已是和順若是好貨財私妻子便將不順父母而況兄弟不和毋從此始近世人子多有父母在而蓄私財及父母在而結私債均是不肖所為甚或父母以偏私之心陰厚以財與不恤其苦啟其手足之釁為害尤大

唐翼脩人生必讀書 或問古有晨昏定省之禮安能事事如儀也曰此非板定有易行之理焉或父母有事過勞恐其睡臥不寧次日清晨宜問安也或有拂意之事恐其懷抱不舒當問安以寬慰其心也大寒大熱難於調養問安自不容已或身體倦怠或冒風寒宜時時問安不必拘晨昏也至於事當遠出則宜叮嚀囑附兄弟妻妾代已盡心定省之事固不可懈溫清之事尤所當謹父母高年畏寒貼體裏衣最有關係緊小則煖短則可眠背綿宜厚臂綿稍薄則不壅臃腫眠不脫衣則臥不畏衾冷起不畏衣寒調養親體此為要也又高年體弱之人足尤畏冷不問男女睡宜穿襪裝綿宜厚若當仲冬極寒宜加其綿衣厚其衾絮爐炭時加毋令缺火此冬溫實際也屋低小者夏必炎蒸即屋大而天井無蔽亦不免於炎蒸覆以涼棚庶可免於炎熱或臭虫為患有巢於四壁者以油灰塞之藏於椅桌者以漆麵嵌之臥床之隙不可以塞嵌者則時時檢點而撲去之帳幔與枕衣時時展視有則去之獨藏於寢蓆者難去惟以蒲為席則無藏匿處矣至於蚊虫之患帳幔稍有隙縫蚊即從此而入雖終夜揮扇旋去旋来困人莫甚惟去其隙縫則可安枕而臥此夏凊實際也凡古人所言皆尋常可行之事不可視為夐絕之行舉此數事而餘可類推矣〇人子一生大事莫如送終於此而不盡心則無可復盡之心矣奈何以兄弟衆多彼此推諉使日久暴露或草草完事致有後日之悔竊以為諸子中饒裕者宜爭先費用不必與衆較量即力不及者亦須勉強支持不宜推諉偏累一人豈不聞古之孝子遇親之難爭先赴死以求相代者乎彼於生命尚可捨何區區財物之足云也

袁氏世範 高年之人作事有如嬰孺喜得錢財微利喜受飲食果實小惠喜與孩兒玩狎為子弟者能知此而順適之則盡其歡矣〇父母見諸子中有獨貧者往往念之常加憐恤飲食衣服之分或有所偏私子之富者或有所獻則轉以與之此乃父母均一之心而子之富者或以為怨此殆未之思也若使我貧父母亦移此心於我矣 按父母在而使我富兄弟貧便非能孝之子

陸桴亭思辨録 冬温夏凊昏定晨省是事父母小節能讀書脩身學為聖賢使其親為聖賢之親方盡得孝之分量舜稱大孝亦只是德為聖人一句○孝經王者合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此語最妙吾謂士庶人亦當合一家之歡心以事其父母凡婢妾僕隷亦易生釁骨肉為孝子須是無往不敬古人親在叱咤之聲未嘗至於犬馬正識得此意○孟子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註云自責不知已有何罪妙甚人子不能得親順親只是不知尋討自已過失若識得於我何哉之意將自己不得親心處反覆搜求一毫未盡必要將来盡情改換如此久久斷無不得親順親之理（按所謂天下無不是底父母是也）

魏叔子日録 先儒謂弒逆之人只因見父母有不是處蓋小不平則小計較大不平則大計較積漸所至勢固然也然則人子日用尋常之事有與父母計較短長之心便已在弒逆上着脚矣可不畏哉

王陽明文鈔 鄉人有父子爭訟訴於先生者先生言不終辭其父子相抱慟哭而去弟子問先生何言致彼感悔之速先生曰我言舜是世間大不孝子瞽瞍是世間大慈父弟子愕然請問先生曰舜常自以為大不孝所以能孝瞽瞍常自以為大慈所以不能慈瞽瞍只記得舜是我孩提長養今何不曾豫悦我不知

自心為後妻所移尚謂自家能慈所以愈不能慈舜只思父提孩我時如何愛我今日不愛只是我不能盡孝日思所以不能盡孝處所以愈能孝及至瞽瞍底豫舜是古今大孝子瞽瞍亦做成箇慈父

宋紀 韓魏公獨見英宗英宗曰太后待我少恩魏公對曰自古聖帝明王不為少矣獨稱舜為大孝豈其餘盡不孝哉母慈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孝乃為可稱但恐陛下事之未至耳父母豈有不慈者哉帝大感悟

嘉言録 五刑莫大於不孝其特甚者則有四等父母待孝尤切曰老曰病曰鰥寡曰貧乏父母當壯盛起居猶能自理至龍鍾鵠立扶杖易仆寒夜苦寂鉄骨難挨又如久病坐卧不適衽席可憎子所難奉惟此時親所賴子亦惟此時又老境失偶寒煖誰問丈夫猶可娶婦奈何就使兒孫滿前偶者偶幼者幼人人廝睡去個個樂事歸漏聲長處不可問枕邊淚濕與誰同不幸而母我者乘慣激潑姑我者横面阻絶祇護半點骨肉空博一世淒涼又有撫育財匱婚娶力竭少年經營肥煖老人搔首躊躇望一味以番誕丐三飡而忍氣吁嗟身從何来而長養若是乎勸化者於斯更吃緊云

濤按父母衰暮之年艱行走絶交遊舉目易生淒涼

為人子者當倍加愛日之誠時與親近談論以適其情所謂不以三公易一日養者正在此世人移慕妻子視親若贅餘聽其獨坐無聊或臨風而睡或扶杖欲顛情況甚是可憐試思童稚時親之顧復我者何刻忍離而今可若是恝耶

又常見世有數子分居而父母自爨者其子必對人餙詞曰年老人好清適故也夫自爨何清適之有不過為子婦忤逆忍耐不去或欲有所私厚禁制不從耳嗟乎一生竭盡劬勞到老只博得薪水獨任羹飯冷對是有子等於無子生衆子不如生獨子矣言之令人髮指

又母之偏愛女子十有八九人子因此而忤逆者甚多不知姊妹即同胞兄弟也特不幸為女子耳設為男子不將與我共分產業耶故母欲有所與除虛費體面婉轉勸諭外凡飲食衣服姊妹嫁出有所不足者宜順從母意而與之亦是孝友分內事也

友

楊園訓子語 兄弟手足之義人人所聞其實未嘗深體力求盡思手足二體持必均持行必均行適必皆適痛必皆痛偏廢必弗寧駢枝必兩礙是以為分形連氣也方其幼時無不相好及其長也漸至乖離古人謂孝衰於妻子孝衰懈因以俱衰人能長保幼時之心勿令外人得以傷吾肢體庶可永好矣世人嘗言一人不能獨好意將歸惡兄弟也即此一言不好情形盡見果然一人獨好同父母之人豈有不好之理乎骨肉構難同室操戈天必兩棄從無獨全之理蓋天之生物使之一本未有根本既傷而枝葉如故者其有或全必其弱弗克競而深受侮虐者也

操齋集 兄弟乃骨肉之親原不相離鬩牆也而禦侮急難也而相求無非出於至情至性故在平時弟或有過為人兄者何妨念他是弟而姑容之兄或不是為人弟者何妨讓他是兄而姑受之若不能容不能受雖其理甚是終難辭不友不弟之名

袁氏世範 兄弟同居世之美事其間有一人早亡諸父與子姪其愛稍疎其心未必均齊為長而欺瞞其幼者有之為幼而悖慢其長者有之同居交爭其相疾甚於路人前日美事至甚不美豈不可惜故兄弟當分宜早有所定兄弟相愛雖異居異財亦不害為孝

親一有交爭則孝義何在○人有數子無所不愛而於兄弟則相視如仇讐往往其子因父之意遂不禮於伯父叔父者殊不知已之兄弟即父之諸子已之諸子即他日之兄弟我與兄弟不和則我之諸子更相視傚能禁其不乖戾否子不禮於伯叔父則不孝於父亦其漸也故欲吾之諸子和同須以吾之處兄弟者示之欲吾子之孝於己須以其善事伯叔父者先之○處兄弟骨肉之變宜從容不宜激烈

史搢臣願體集 父母而下惟有兄弟孩提時無刻不追隨相好長各有室或聽妻子言語或因財帛交爭多致參商有餘則妬忌不足則較量及患難相臨雖至

厚之親朋終不若至薄之兄弟若能同居共爨為妙然有勢不能不分者如食指多寡不同人事厚薄不一各有親戚交遊各有好尚不齊難稱衆心易生水火各行其志則事無條理況妯娌和睦者少米鹽口語易致爭端分爨而不分居者為上甚至分居兄友弟恭當愈加和好語云兄弟同居忍便安莫因毫末起爭端眼前生子又兄弟留與兒孫作樣看念之哉

○諺云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此言兄弟係同胞一體痛癢相關也人每溺妻子而仇兄弟者蓋緣婦人見識界淺每於錙銖升斗即切切於心嘖嘖於口男子聽之近情達理因而信之錢財之念重而兄弟之誼薄矣獨不思父母所遺家貲原無一定或授數萬者數千者或授一百五十者或僅有十畝五畝更有毫無所遺猶有逋負者分授後即稍有不均當退思假如父母原少這坵田這間屋這物件或多欠幾兩債或再有一個兄弟則心自平即或人心不同此則寬容退讓彼則較量錙銖錢財有限兄弟情重婦言勿聽信而兄弟之誼篤矣

濤按世人既有妻子不特移少慕之心并移友愛之念彼視妻子更親於兄弟耳不知兄弟同胞共乳幼時形影相依甘苦共嘗形雖分而氣相連若妻則以人合矣夫人合之與天合孰親至子則吾身所自出

也古人兄弟赴難爭死身且不惜何有於子伊川先生曰今人愛父母之子輕於己之子甚者至若仇敵惑之甚矣

又兄弟不和多起於爭是非短長如一公一私一厚一薄之類然骨肉間理有行不去者當量之以情橫渠先生曰斯干詩言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言兄弟宜相好不要相學猶似也人情大抵患在施之不見報則輟故恩不能終不要相學己施之而已

又兄弟中有任一家生計者苟有所獲不可對妻言之蓋恐婦人短見於妯娌間有居功驕傲之意往往不睦之端由此起

又朱晦翁有家聯云。天下無不是底父母。世間最難得者兄弟。家昆巨川為翻轉其語云。天下最難得者父母。世間無不是底兄弟。覺別有意義深長。令人發省也。

齊家總凡

諵諵錄 人家父子兄弟夫婦間。不相和協。決無興盛之理。就令偶爾富貴。亦有何樂。譬如荊棘林中。雖繁葩異卉。爛焉滿目。終無可著腳處。

陸虞公曰。家道衰旺。惟視一家之人以卜吉凶。未有和氣萃焉。而其家不昌隆者。若昌隆之家將衰。必先有戾氣凝結不解。而後非意之殃隨之。

程漢舒筆記 一家中老幼男女。無一箇規矩禮法。雖眼前興旺。即此便是衰敗景象。

集說 家庭之間。宜各盡其道。父兄愛子弟。不責子弟必順。子弟敬父兄。不望父兄必慈。富者分惠於貧。不生驕傲。貧者無求於富。不生妬疾。况人之性情。或柔或剛。或謹守。或豪縱。或喜安靜。或喜紛更。臨事之際。一是一非。自然不同。惟各隨所宜。不因我是。求其必合。自無爭執。又家人離。多由婦人。婦人離。多由黠婢。婦勿聽婢語。夫不惑婦言。則雍睦可敦。而無鬩墻之釁矣。如迷不悟。或因財產不均。兄弟聚訟。或因餽遺偶缺。親戚乖離。或以杯酒責望。而頓起惡言。或以片語相猜。而便傷和氣。或因需索借貸。則米鹽酒醋。皆可成仇。或因傳遞話言。則僕妾下人。盡堪啓隙。亦思彼即不是。我獨不可少容。我既難堪。彼又安能相忍。且錢財有時而盡。氣忿有時而平。而根本一虧。便難復

補況明攻必兩敗而俱傷陰許尤冕怨而神怒家庭之際可不戒哉

鴻洲陳氏一門孝友六世同居其家聯云齊家最爲難須向難中求易反身多自是莫誇是裡無非

袁氏世範 自古人倫不齊或父子不能皆賢或兄弟不能皆令或夫流蕩或妻悍暴少有一家之中無此患者雖聖賢亦無如何譬如身有瘡痍疣贅雖甚可惱不可決去惟當寬懷處之能知此理則胸中泰然矣古人所以謂父子兄弟夫婦之間人所難言者如此 寬懷而外還當循理以化之積誠以感之最忌者忍恨激然也 ○人言居家之道莫善於忍然知忍而不知處忍之道其失尤多蓋忍或

有藏蓄之意人之犯我藏蓄而不發不過一再而已積之既多其發也如洪流之決不可遏矣不若隨而解之曰此其不思爾曰此其無知爾曰此其失誤爾曰此其所見者小爾曰此其利害幾何不使入於吾心雖日犯我十數亦不至形於言色然後見忍之功效甚大此所謂善處忍者○骨肉之失歡有本於至微而終至不可解者止由失歡之後各自負氣不肯先下耳朝夕羣居不能無相失相失之後有一人能先下氣與之話言則彼此酬復遂如平時矣○凡弟子姪同居至於不和本非大有所爭由其中有一人設心不公爲己稍重雖是毫末必獨取於衆或衆

有所分在己必欲多得其他心不能平遂啟爭端破蕩家產馴小得而致大患若知此理各懷公心取私則皆取於私取公則皆取於公衆有所分雖果實之屬直不數十錢亦必均平則亦何爭之有

程漢舒筆記 子弟有冥頑之行亦只正其事而止添一毫忿疾之心不特不忍亦使彼無自新之路也

顧體集 主人爲一家觀瞻我能勤衆何敢惰我能儉衆何敢奢我能公衆何敢私我能誠衆何敢偽此四者不獨僕婢見之上行下效且爲子孫之模範語云心術不可得罪於天地言行要留好樣與兒孫○分析之事不宜太早亦不宜太遲太早恐少年不知物力

艱難浮蕩輕廢以致破敗太遲則變幻多端如子孫繁衍家務統於一人一切食用衣服箇箇要取盈足全無體貼之心稍或低昂即比例陳情甚有明知家道漸衰而取用如常婢僕暗竊視爲公物漠然不顧稍不遂意即懷不滿莫若酌量各房人口多寡每年給以衣食之費令其自置自炊俗云親生子着己財使知物力錢貨之難不獨惜財亦且惜福 按遇通議之事當以錢財爲輕狂能惜福于衣食自奉又當念錢財之艱方不妄費方

居家雜儀 凡爲家長必謹守禮法以御羣子弟及家衆分之以職授之以事而責其成功制財用之節量入以爲出稱家之有無以給上下之衣食及吉凶之費

皆有品節而莫不均一盡其所有而均之雖糲食不飽敝衣不完人無怨心裁省冗費禁止奢華常須稍有贏餘以備不虞○凡諸卑幼事無大小無得專行必咨稟於家長○凡為宮室必辨內外深宮固門內外不共井不共浴堂不共廁男治外事女治內事男子晝無故不處私室婦人無故不窺中門男子夜行以燭婦人有故出中門必擁蔽其面奴僕非有繕修及有大故謂水火盜賊之類不入中門入中門婦人必避之不可避亦必以袖遮其面小婢亦然鈴下蒼頭但主通內外之言傳致內外之物毋得輒升堂室入庖廚○凡卑幼於尊長晨亦省問坐而尊長過之則起出遇尊長於塗則下馬不見尊長

經再宿以上則再拜五宿以上則四拜賀冬至正旦六拜朔望四拜凡拜數或尊長臨時減而止之則從其命

崔孝芬兄弟孝義慈厚弟孝暐等奉孝芬盡恭順之禮坐食進退孝芬不命則不敢也雞鳴而起且溫顏色一錢尺帛不入私房吉凶有須聚對分給諸婦亦相親愛有無共之孝芬叔振既亡後孝芬等承奉叔母李氏若事所生旦夕溫凊出入啟覲家事巨細一以咨決每兄弟出外有獲則尺寸以上皆入李之庫四時分賚李氏自裁之如此二十餘歲

王凝常居慄如也子孫非公服不見閨門之內若朝廷焉御家以四教勤儉恭恕正家以四禮冠昏喪祭聖人之書及公服禮器不假垣屋什物必堅樸曰無苟費也門巷果木必方列曰無苟亂也

唐河東節度使柳公綽在公卿間最名有家法中門東有小齋自非朝謁之日每平旦輒出至小齋諸子仲郢皆束帶晨省於中門之北公綽決私事接賓客與弟公權及羣從弟再會食自旦至暮不離小齋燭至則命一人子弟執經史躬讀一過訖乃講議居官治家之法或論文或聽琴至人定鐘然後歸寢諸子復昏定於中門之北凡二十餘年未嘗一日變易其遇饑歲則諸子皆蔬食曰昔吾兄弟侍先君為丹州刺

史以學業未成不聽食肉吾不敢忘也姑姊妹姪有孤嫠者雖踈遠必為擇壻嫁之皆用刻木粧奩纈文絹為資裝嘗言必待資粧豐備何如嫁不失時及公綽卒仲郢一遵其法事公權如事公綽非甚病見公權未嘗不束帶為京兆尹鹽鐵使出遇公權於通衢必下馬端笏立候公權過乃上馬公權暮歸必束帶迎候於馬首公權屢以為言仲郢終不以官達有小改

家規省括卷之二

輪山黃[illegible]氏編定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宜務勤

姚氏家訓 人須各務一業讀書為上農商次之惟游手放閒便走向非僻去處大可畏後人毋為游手毋交游手毋收養游手之徒

顏體集 少年子弟不可令其浮閒無業必察其資性才力無論士農工賈授一業與之習非必要得利也拘束身心演習世務諳練人情長進學識這便是大利益若任其閒游飽食終日必流入花酒呼盧鬭狠之中諸般歹事俱做出来凡縱容子弟浮閒慣了是送上了貧窮道路雖遺金十萬有何益哉

朱柏廬勸言 勤之為道第一要深思遠計事宜早為物宜早辦者必須豫先經理若待臨時倉忙失措鮮不耗費第二要晏眠早起侵晨而起夜分而臥則一日而復得半日之功不然則一日僅得半日之功無論天道必酬勤而罰惰即人事贏詘亦已懸殊第三要耐煩喫苦若不耐煩喫苦一處不周密一處便有損失耗壞事須親自為者必親自為之須一日為者必一日為之人皆以身習勞苦為自戕其生而不知乃所以求生也

何氏家規 勤儉為成家之本男婦各有所司男子以治生為本士農工商務執一業精其器具薄其利心為長久之計逐日所用要知節省量入為出以適其宜慎勿侈靡驕縱博奕飲酒宴安懶惰若人心一懶百骸俱怠日就荒淫而萬事廢矣婦女夙興夜寐黽勉同心執麻枲治絲繭織紝組紃以供衣服不事浮華惟甘雅潔凡有重務兄弟妯娌分任其勞主婦日至廚房料理檢點僮僕有作踐五穀暴殄天物者量懲之晚扃門户貯水徙薪房中不許夜烘衣服內外謹嚴各處照管上下衣食分給有等男女多者傳遞惟均不得各分彼此嫁娶貲粧亦從簡便則衣食常盈而先業不墜矣

人譜類記 許魯齋嘗言為學以治生為本後生當善會此言此非教人謀利也貧之累人甚矣古今来不為此敗節喪名者幾人學者惟習服勤勞撙節儉約勿使游手游食以致仰事俯畜無所依賴而已○寸寸積陰日以當兩分分積陰日以當月人壽百年或成千百歲之功或不得一二年之用可不惜哉

懃懶字説 懃字從堇從力從心言事事著謹用力切切關心也傳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士而勤則博學多聞義理充積學不匱也農而勤則服田力穡乃亦有秋食不匱也勤於家則仰事俯育不飢不寒家不匱也勤於官則政與事舉民受其福祿不匱也拙者由

勤而補貧者由勤而富夏禹聖人也寸陰是惜其勤如此況吾儕乎懶字從心從賴言立心不自强毋事倚賴人也傳曰宴安鴆毒不可懷也士而懶則不學無術甘為下流自毒其身也農而懶則不稼不穡家無畜藏自毒其生也家而懶則生理蕭條衣食不給自毒其家也官而懶則紀綱廢墜政事不舉自毒其職也工懶而藝業不精商懶而貿易不通宰予賢者也當晝而寢孔子責之況吾儕乎

羅景綸曰勤有三益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一夫不畊必受其飢一婦不蠶必受其寒是勤可以免飢寒也農民晝則力作夜則頹然甘寢故非心邪念無從而生

敬姜曰瘠土之民莫不向義勞也靖節詩田家豈不苦弗獲辭此難四體誠乃疲而無他念于是勤可以遠邪僻也户樞不蠹流水不腐周公論壽歸之無逸

呂成公釋曰主靜則悠遠博厚自强則堅實精明操存則血氣循軌而不亂收斂則精神內守而不浮是勤可以致壽考也

司馬溫公家居常處賜書閣下侍右惟一老僕一更三點即令老僕先睡看書至夜分乃自罨火滅燭而寢至五更即自起發燭點燈著述日日如是

朱子平居日未明輒起深衣幅巾方履拜家廟及先聖退坐一室几案必正終日嚴肅如對神明寒暑造次未之或間與諸生講論嘗至午夜乃息

大司寇趙方崖髫年夜誦取炭為烘足用其祖次山太守見之叱曰汝少年讀書當習勤苦乃不能耐寒耶雪天雪夜朝臣待漏亦不免苦寒人生未老而享既老之福則終不老未貴而享已貴之福則終不貴也

聰訓齋語 居家最宜早起倘日高客至僮則垢面婢且蓬頭庭除未掃灶冗猶寒大非雅事且一家奴婢其為奸盜詐偽何所不至耶亦可卜其家道之將衰

姚端恪公集 日光照天羣動皆作人靈於物寐而不覺是謂天起人不起必為天神所譴如君上臨朝臣下高卧失誤不免罰責夜漏三更羣物皆息人靈於物

酒色博奕是謂地眠人不眠必為地元所呵如家主欲睡僕婢喧鬧不休定遭詈扑

寶言堂 士子讀書固宜分陰是惜焚膏繼晷但亥子之交貞元際會宜休養晏息使心神歸宿夜氣澂長以為明日發動之本世有耆學者既逾二鼓猶不罷不已秉燭成文多得症忡咯血之病此又不可不知

翁以偉韻戒 歲月奔騰老漸侵風寒木落氣蕭森細將壯盛清宵數白日青春豈再臨貴在趨時如鷙鳥切莫此身空草草倘無一事當倫常雖壽百年亦徒老終日羣居耽酒詩登臨游戲弄琴碁及鋒銳氣消磨盡甘自亡羊泣路岐德與功言三不朽全力精神誰掣肘發憤為雄命自通日月鞭人向前走

宜崇儉

何氏宗規 人生福分。各有限制。若飲食衣服。日用起居。一一樸嗇。留有餘不盡之享。以還造化。優游天年。可以養福。奢靡敗度。儉約鮮過。不遜寧固。聖人有取。可以養德。多費多取。奴顏婢膝。狗人喪志。費少取少。隨分而足。浩然自得。可以養氣。且以儉示後。子孫可法。有益於家。以儉率人。敗俗可挽。有益於國。世顧莫之能行何哉。其弊在好門面一念。始如爭訟顧門面。好羸則鬻產借債。求情鑽刺。不問利害。吉凶禮節顧門面。好勝則賣田嫁女。售產聘媳。鋪張發引。開廚設供。倡優雜遝。擊鮮散帛。浪用綾紗。又如招請貴賓宴禮。新塀演戲。許愿。預修祈福。力寔不支。設法應用。挖肉醫瘡。所損日甚。此皆惡習。可憫可悲。

黃含仲曰。人無壽夭。祿盡則亡。一生財祿。皆有定數。服用之際。豈宜過厚。譬如有錢一千。一日用盡。則明日無一文。若日用百文。可支十日。日用五十。又可支二十日。凡人惜福。當作如是觀。按惜福二字。最宜服膺。此欲使財用有餘也。

許氏家則 內外服食淡素。恒存儒酸氣味。常服葛苧卉褐。土絹綿紬。非公朝婚祭。不衣羅紈綺縠。常食早晚菜粥。午食一肴。非賓祭老疾。不舉酒重肉。少未成業。酒毋入唇。絲毋挂身。器用但取堅整。舟輿鞍轡但致遠重。勿競雕巧絢麗。以乖素風。

文雅社約 世家子弟。凡居食器用僕從輿馬之類。貴稱淡。不宜俗氣。樸人。

訓子語 男子服用。固宜儉素。婦人尤戒華侈。婦人祇宜勤紡織。供饋食。蓄珥衣裳。簡質而已。若金珠綺繡。求其所無。慢藏誨盜。冶容誨淫。一事兩害。莫過於此。況婦德無極。閑家之道。當以為先。稚子後心。益當豫戒。

日錄 人幼時。不可令衣絲縞。嘗食肥甘。蓋幼年衣食所費無幾。父母最易驕養其子。到後長大。其費不給。服粗茹淡。遂覺難堪。至養蒙當教澹泊。又不待論。人平日食用。不可求精。臥處不可求安。蓋平常無事。尚是易為。若當疾病患難。稍不如意。倍增苦惱。至學問無求安飽。又不待論。

頤體集 天生五穀以養人。不食則飢。鈌之則死。每見高門巨室。田連廣陌。視米穀為草芥。廚灶經年不一到。僕婢孩嫗。拋撒作踐。或溝廁白粲累粒。或几案饅穢成堆。畧無禁忌。昔有一菴鄰於大宅。寺僧常見溝中米飯流出。察用水淘淨。蒸晒一囷。不數年。而大宅緣事暴貧。僧人即以此餉之。大宅御謝不已。後細詢知為溝中物也。嗟悔無及。屢見暴殄五穀之人。多罹飢寒困厄。皆由家長區置無方。以至此。昔云誰知盤中飧。粒粒皆辛苦。吾輩安逸而享之。豈可狼籍以視之乎。明理惜福者。當體察之。○常見有餘之家。當極盛

時。每一婚嫁喪葬。輒費數百金千金。及至衰落。遇有此事。即數十金數金。亦可敷演發脫。可見豐儉原在乎人。縱使豪華滿眼。不過一瞬虛名。有何實濟。姑以一二事言之。富貴之人。奢之可金者。未始不可銀。衣之可緞者。未始不可紬。寒素之家。米之可精者。未始不可粗。酒之可濃者。未始不可淡。由此類推。不獨積蓄有餘。且為我生惜福。

人生必讀書張莊簡書屏有云。客至留飯。四碗為程。簡隨便進。酒隨量斟。法何妙也。近世人情。塗飾耳目。客至盛款。謂不露寒酸本色。及至貧乏逼身。寡廉鮮耻。全不顧惜。何止露出寒酸本色也。人之失算。莫此為

甚。〇慳。吝。與儉。有大別。當於理之謂儉。吝於財之謂慳。飢寒不惜婢僕。家財甚多。而三族極貧無告者。有求不賑。利濟之事。毫不肯為。乞丐至門。任呼號而顆粒不與。蓋儉者用財不過則之謂。非無良殘忍。有財不捨之謂也。願人深辨乎此也。〇世人用財。貴明義理。加厚於根本。雖千金不為妄費。浪用於無益。即一金已屬奢侈。是以豐儉貴適其宜。若待兄弟親戚故舊。不肯少假錙銖。及虛爭體面。以炫耀俗人耳目。則不惜浪費。此全不知輕重本末。而豐儉倒施者也。〇儉之一字。其益有三。安分於己。無求於人。可以養廉。減我身心之奉。以賙極苦之人。可以廣德。忍不足於

目前。留有餘於他日。可以福後。

張文節公為宰相。自奉甚約。或譏之。公嘆曰。吾今日之俸。雖舉家錦衣玉食。何患不能。顧人之常情。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吾今日之俸。豈能常有。身豈能常存。一旦異於今日。家人習奢已久。不能頓儉。必至失所。豈若吾居位去位。身存身亡如一日乎。

汪信民曰。人常咬得菜根。則百事可做。朱子曰。今人不能咬菜根。而至違其本心。眾矣。可不戒哉。

范文正公雖貴。非賓客不重肉。妻子衣食僅能自充。而惟好施予。晏平仲敝車羸馬。而惠及三族。

許氏家則　家計當量入為出。然後用度有準。豐儉得中。

怨讟不生。子孫可守。每歲約計耕桑所入。除糧差種器等外。所有若干。以十分均之。留三分為水旱不虞（事收米穀存倉）七分均十二月。有閏加一。取一月作三十分。日用其一。（親賓飲饌。子弟紙筆束脩。幹僕衣費。悉取其內。）可餘不可盡。計餘置籍。以供裘葛。脩墻屋。脩醫藥。充慶弔饋遺。又餘周族賑貧。卹孤娶。及義事。若產少用廣。一味節嗇。不可侵用次日之費。免致干求親舊。負欠通借。所謂存十之三分者。不能則二分一分。又不能。則若身節用。稍存贏餘。然後家可長久。家傳田地墳山界限。（總立產簿）戶籍稅糧數目。（每遇大造黃冊。主人親檢收除數目。）租債銀米雜貨廩藏積貯。（逐年立家儲簿）賓師婚喪脩造費用（每年立家用簿）應酬機宜。

輕重緩急皆須主人心目一一酌量延訪處置幫以親信誠慎一人主人定於每月之晦親查稽考勿令幼子專擅內人干預

汪西昆曰吾邑僻處海隅素風古樸自陸比部多冠蓋交華靡之習煽動耳目士紳家遂靡然一變矣今冢宰王公率先復古往時會客非十肴不敢舉今以公教雖三肴客不怪也往婚娶樓船掰接笙鼓喧闐競以誇勝今自公不舉樂不張紅不用彩輿而鄰里且以舉樂張紅為不自安者公見人厚款則拂然起見人炫服則愀然憂每與人言節儉一端可以省費可以裕財可以惜福可以清心寡欲免干求橫取諄諄往復以為人品賢否全係乎此士紳家多承其教翕然從風 按紳士民之望也如公豈非一邑之瑞乎

張文端公集老氏以儉為寶不止財用當儉而已一切事當然節嗇之義方有餘地儉於飲食可以養胃儉於嗜慾可以聚精儉於言語可以養氣儉於交游可以寡過儉於酬應可以息勞儉於夜坐可以安神儉於飲酒可以清心養德儉於思慮可以蠲煩去擾凡事省得一分即受一分之益

讀書宜正本

朱柏廬勸言讀書須先論其人次論其法法若不但記章句當求其義理人者不但中舉人進士要讀書做好人尤要讀書中舉人進士之讀書未嘗不求義理而其重究竟只在章句做好人之讀書未嘗不解章句而其重究竟只在義理先儒謂令人不會讀書如讀論語未讀時是此等人讀了時亦是此等人便是不曾讀此教人讀書識義理之道也要知聖賢書不為後世中舉人進士而設是教後世做好人直至於夫聖賢所以讀一句書便要反之於身我能如是否做一件事便要合之於書古人是如何此纔是讀書

又須論所讀何書小說雜劇迷誤子弟亟宜焚棄即詩詞歌賦亦屬緩事須兼通六經性理綱目及大學衍義諸書便是上等學者否則樸樸實實將孝經小學四書本註置在案頭隨所讀而身體力行之難道不成好人究竟實能讀書精通義理世間舉人進士舍此而誰不在其身必在其子孫

湯潛菴語錄子弟只是令他讀書他有聖賢幾句話在胸中有時借聖賢言語照他行事開導之他便易於省悟○課子濟等讀書嘗至夜分不輟曰吾非望子早貴少年兒宜使苦苦則志定將來不失足也

訓子語人見近代遊庠者至於飢寒衣冠之子多有敗

行遂以歸咎讀書不知末世之習攻浮文以資進取未嘗知讀聖賢之書是以失意斯濫得志斯淫為里俗所羞稱耳安可因噎而廢食乎試思子孫既不讀書則不知義理一再傳蚩蚩蠢蠢有親不知事有身不知脩有子不知教愚者安於固陋慧者習為黠詐循是以往雖違禽獸不遠也然則詩書之業可不竭力世守哉○子弟七八歲無論敏鈍俱宜就塾讀書使粗知義理至十五六然後觀其質之所近與其志向為農為士始分其業則自幼不習游閒入於非慝易以為善○雖肄詩書不可不令知稼穡之事雖秉耒耜不可不令知詩書之義

顏體集 子弟少年不當以世事分讀書但令以讀書通世務切勿順其所欲須要訓之以謙恭鮮衣美食當為之禁淫朋匪友勿令之親則志趣自然樸寔近理其相貌不論好醜終日讀書靜坐便有一種文雅可親即一顰一笑亦覺有致若失學行同市井列之文墨之地覺面目可憎置身無地矣

濤按世人百凡侈靡惟讀書之費則吝嗇不知讀書為保家第一妙策子弟日浸淫於詩書薰陶於師友其能頭角崢嶸振起家聲者無論即資非所近到加冠後輟業亦自習與性成與匪類不相入而無放僻邪侈之事非保家而何

又今人讀書父督其子師教其弟只以作文取科名為事其去讀書遠矣夫書中所言皆教人日用倫常心身切已之事學者潛心體會涵養省察久之心存氣定自然發為文章理明詞徹科名已在其中此本末兼該之學也若揣摩聖賢言語只把作獲弋之具鹵莽滅裂無論文必不能工縱使東塗西抹僥倖得第亦違設科取士之意與竊盜何異將在家敗壞元氣出仕奔逐勢利國家亦安用此讀書輩哉

又語云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夫讀書何以為高謂其能將聖賢義理反求之身有體有用為宇宙不可少之人耳若汲汲圖虛名與庸夫販豎孳孳為利

何異吾見其志趣甚卑矣何高之有

又一家之中其經營家計者是任富之之事其讀書者須盡教之之道富教備而家道成矣若不能倡率一家孝友處置得宜只求一身科名此何異營家者之止知自私自利耶

附讀書安義命

何士明家規 功名富貴固自讀書中來然其中有數非人力所能為苟人力可為官將布滿宇內矣吾見人家子弟不讀書則已一讀書便以功名富貴為急百計營求無所不至求之愈急其品愈污緣此而辱身破家者多矣至自己性分內有所當求者反不能求

惜哉吾人各要以義命自安不得越理妄求專心讀書曉牕夜槩優游涵養以俟乎天將功名富貴四字置諸度外將孝弟忠信四字時時存省苟能表帥鄉閭教導子弟有禮有恩上下和睦即此就是治道何必入仕然後為貴哉不能讀書者安心生理顧管家事能幇給束脩薪水之資使讀書者得以專心向學尚或成就一箇好人不惟合族有光亦不負父母之心只此就是孝義何必讀書乃能出人頭地也

泰和羅文莊公兄弟叔侄先後繼登高第公由冢宰歸養庭訓甚嚴仲子謁選乞書帖當路圖仕南方以便省問公曰數字不足惜惜認義命二字欠確耳平生訓女為何而有是言竟不與書

寶言堂 科名乃士子發軔之始此而茍且營求後來將敗裂無所不為矣方求事君便爾欺君乎況詭遇甚險身家不保鑽刺甚陋奴顏婢膝醜態堪羞如本應發達命數前定即不夤緣亦自可得庸人徒擾擾耳況出身不正他日何以禁人如云逆取順守則天知地知清夜捫心能無隱愧耶更或為人挾持將終身受制尤智者所不為近科有事經久遠忽然敗露者雍正戊申年事前車可鑒有志上進者只宜勉積德勤讀書盡其在已聽其在天可也

蒙養宜豫

許氏家則 教子宜自胎教始婦妊子者戒過飽多睡房欲暴怒跛倚及食野味辛熱宜聽古詩鼓琴道嘉言善行閱賢孝節義圖畫勞逸以節動止以禮則生子形容端雅氣質中和若嬰孩懷抱毋太飽煖寧稍饑寒則筋骨堅凝氣岸精爽毋飾金玉綺繡以導侈以召戕賊及能言能行能食良知端倪發見便防放逸言常教毋誑行常教後長食常教讓美取惡衣常教習安布素禁美華麗及就傅知慧日長須防誘溺慎擇嚴正塾師檢約以灑掃應對進退儀節勿虛文故事一皆身教躬習倡之俾自有忻然趨命躍然代勞意

顏介卿曰子生嬰孩識人顏色知人喜怒便加教訓使為則為使止則止比及數歲可省笞罰父母威嚴而又有慈則子女畏慎而生孝矣吾見世人無教有愛飲食運為恣其所欲宜誡翻獎應呵反笑至有知識驕慢已習方欲制之捶撻至死而無威忿怒日隆而增怨迨至長成終為敗德諺云教婦初來教子嬰孩信哉

唐翼脩必讀書 凡生養子女不可過於愛惜愛惜太過則適以害之小兒初生勿勤抱持畏而置之聽其啼哭可也醫云小兒頓足啼哭可以宣達胎滯乳飲須

有節日不過三次夜惟雞將鳴飲一次衣用稀布寧薄無厚語云若要小兒安常帶三分飢與寒蓋孩提一團和氣十分飽暖反生疾病珠帽項圈手鐲切不可令着身無論非從朴之道而誨盜招拐之禍猶淺圖財喪命之害更深○富貴家愛子過甚子所欲得無不曲從性既縱成一往莫禦小有拂逆便肆咆哮及至長大恃强好勝破敗家財猶係小事一切刑禍從此致矣為父母者亦曾念及此乎○子弟幼時當教之以禮禮不在精微止在粗淺如見尊長必作揖長者經過坐必起立長者呼召即急趨之門內門外長者問何人對必以名不可曰我曰吾長者之前不

可喧嚷致争廳堂不可放肆偃卧凡事須為父母代勞不可推諉略舉大端宜觸類充廣○童子幼年不可衣羅綺裘裳恐啟奢侈之漸

鄭氏家範 小兒五歲每朔望參祠講訓及忌日奉祭可令學禮八歲入小學者當與四時祭祀十二歲出就外傅見燈不許入中門十六歲入大學聘明師訓飭必以孝悌忠信為主若一向偏滯詞章深所不取年至二十一歲其業無所就者令習治家理財凡年未二十五者除綿衣用絹帛外餘皆衣布除寒凍用蠟屨外其餘遇雨皆以麻屨從事三十里內並須徒步或賭博無賴違於禮法家長會眾罰跪以愧之不悛會眾笞之又不悛陳官而放絕之告祠堂於宗圖上削其名三年能改者復之

孫徵君家訓 士大夫教子弟是第一緊要事童蒙時便宜淡其濃華之念子弟中得一賢人勝數貴人也

家則 教子弟必慎擇師友待師友當備極誠敬賢達遠資遣送近令恭勤延訪後生當親禮法士熟聞道義漸染薰蒸日與之化非類交游痛懲嚴禁○生子質美才俊可憂勿喜便思豫加檢防痛抑文藝辨給衹令學禮讀書陶習性情禁絕浮夸傲誕者與游如此十許年庶成美器否則取禍及親可懼之患非一

人生必讀書 子弟不宜避賓客少年無才能正當於見

客周旋進退處學之若一味迴避必至如樵夫牧子毫不知禮一見正人手足無措大為人所輕鄙也

善慶録 子方嬰兒母教最為緊要不可謂方幼而姑任之也凡坐立便教以端正飲食便限以節度稍有縱恣妄動或使性淩人即正色呵禁之搬弄物件支手舞脚即正色呵禁之切不可少加姑息尤不可喑以甘旨之類日常間只以冷面對他使他有畏母之心在母前不敢狎玩如此則脚地已好到出就外傅時尤宜加嚴不許他擅入於內則彼不見學堂之苦先生亦易於施教矣否則外嚴不敵內寬難以收其放心況經為母者積寬於始彼且以學堂為囹圄一心

要躲在裏面又平日放恣慣了養成頑劣之性所以
在書房内手脚無一息寧定先生如何約束得来或
又憐其讀書辛苦愈加姑息當其放學入内必與以
菓餅寵以顔色宜其與先生之教愈不相入矣

伊川先生曰吾母侯夫人仁恕寬慈撫愛諸庶不異已
出從叔幼孤存視常如已子治家有法不嚴而整不
喜笞扑下人視小奴婢如兒女諸子或加訶責必戒
曰貴賤雖殊人則一也汝年如此大時能為此事否
先公凡有所怒必為寬解惟諸兒有過則不掩也常
曰子之不肖由母蔽其過而父不知耳夫人男六人
所存惟二亦不姑息纔數歲行或跌家人走前扶抱

夫人曰汝若安徐寧至跌乎每食常置之坐側食絮
羹即叱曰幼求稱欲長當何如童僕有過不令以惡
言罵之故頤兄弟於飲食衣服無所擇不惡罵教使
然也與人爭忿雖直必責曰患汝不能屈不患不能
伸耳及稍長使從良師友雖貧子欲延客則喜而為
之

呂滎公母申國夫人性嚴有法雖甚愛公然教公事事
循蹈規矩甫十歲祁寒暑雨侍立終日不命之坐不
敢坐也日必冠帶以見長者平居雖甚熱在父母長
者之側不得去巾襪衣服惟謹行步出入無得入茶
酒肆市井里巷之語鄭衛之音未嘗一經於耳不正
之書非禮之色未嘗一接於目故公德器成就大異
於人

寳言堂 教子弟如養閨女最要嚴出入謹交遊若一接
匪人是清浄心田中下一不浄種子便難植嘉禾矣

碩體集 父母教子當稍有知識時見昆虫草木諸物必
教勿傷以養其仁尊長親朋必教恭敬以養其禮然
諾不爽言笑不苟以養其信稍有不合即正言厲色
以諭之不必暴戾鞭撲以傷其恩

訓子語 子弟童穉之年父母師長嚴者異日多賢寬者
多至不肖其嚴者豈必事事皆當寬者豈必事事皆
非然賢不肖之分恒於此嚴則督責笞撻之下有以

柔服其血氣收束其身心諸凡舉動知所顧忌而不
敢肆寬則姑息放縱恣情百端過惡皆從此生故嚴
君之職不可一日曠

族戚宜恤

何氏士晋宗規　萬石君家[illegible]入里必下車末俗或以富貴驕或以智力[illegible]淩欺凌雖能爭勝一時已皆自作罪孽況相角相仇循環不輟人厭之天惡之未有不敗者甞謂睦族之要有三一曰尊尊二曰老老三曰賢賢名分屬尊行者則恭順退遜不敢觸犯一曰老老分屬雖卑而齒邁衆則扶持保護事以高年之禮一曰賢賢德行才彥乃本宗楨幹則親炙景仰之每事效法忘分忘年以敬之又有四務一曰矜幼弱稚年失勢人所易欺一有矜憫之心自隨處爲之助力一曰恤孤寡鰥寡孤獨王政所先況乎同族得於耳聞目

擊貧則恤以善言富則恤以財穀一曰周窘急衣食不敷生計無聊命運多乖則量已量彼可爲爲之不必望其報不必使人知吾盡吾心焉一曰解忿競人有忿爭得一人勸之氣遂平遇一人助之氣愈激當局者迷居間解之族之責也若義田義倉義學義冢教養同族使生死無失所皆豪傑所當爲者

彭澤王氏宗約　今人酒肉饋遺每施於外親近隣家溫能報之人往来不厭其煩而族中鰥寡曾不一念及之甑裡塵生門前草長或鳩杖而倚門閭或雞骨而支床第妻風苦雨舉目蕭條長日窮年無人俶倸縱同門共巷亦置若罔聞況住居相隔者乎所宜不時

餽問多寡隨分即尋常飲食果實之類亦可見意有病則爲求醫贖藥盖惠不期多期於當阨一體血脉相貫庶不爲痿痺之民

黄庭堅與弟書　每思昆弟間多有困頓貧乏稍從容者便當助其甘旨吾儕所以衣冠仕宦者豈已力哉皆自祖宗以来積累偶然冲和之氣在此一枝耳其寔相去不遠宜深念之

陳思進曰　我輩登第之日宗親交遊無不喜動顏色脫今日不能稍爲之地則曩日之喜亦何爲哉

寶言堂　今人故戚多冷澹新姻多[illegible]熱猶曰情有遠近也至厚妻黨而薄宗族視妻之昆弟反加於已昆弟

此真不可解昔晏子之貴也父之族無不乘車者母之族無不足於衣食者妻之族無凍餒者齊國之士待以舉火者三百餘人仁恩溥而施有等真可爲法

閒鐘集　治家忌奢侈人皆知之忌鄙嗇人多不知也鄙嗇之人不脩體面罔恤人情待親友招怨貫禍待貧人暗詛竊詈聞先輩有言鄙嗇之極必生奢男濟貧乏一毛不拔供浪耗一擲千金天道循環所必然者

文雅社約　古人重遺簪遺履不忘舊也今人一登顯要則舊時親識屬寒微者削迹於門門前另有一番新客以間故舊此等世道最易得人人眼目虧損厚道

景行録　富貴之家當有窮親戚往来便是忠厚

聰訓齋語 待下我一等人言語辭氣最要緊此事不甚費錢然彼人受之同於實惠只在精神照料得來不可憚煩易所謂勞謙是也

紳瑜 家有吉事親友慶賀者多應酬勞擾不可厭煩性急凡事須忍耐寬緩和藹包容若心中焦躁顏色惱怒或對客撲詈奴僕憎嫌長短恐坐客懷怨生議也

傳家寶 破衣親友在座者間有躬送出門則以為恥須知待失意人不難有恩而難有禮此等至傷人心亦易令人窺破勢利之態若路中相遇更須存心或衣冠襤縷彼俯首徑過我當先行施禮如當面失於拱手致敬不獨我自無禮彼將謂我驕傲目中無人矣更或彼與我拱手一時不知失答令彼何以為情惟無衣帽手攜器物負販營生見我亟避者不可往問恐轉以為羞耳○人非甚無禮有意忽慢親友者亦少而一種炎涼之態惟閽僕最甚往往親故及門屑越視之致懷怨怒而去故閽人讒嫉為治家第一事

濤按凡人窮困多由於從前濫用或目下怠惰使然欲賙者每念其自取而中止不知天地賦禀不齊使人盡知思患豫防天下無待賙之人矣我捐有餘以濟不足正以補造物之缺憾以盡吾不忍之心何必推究其困窮緣由耶

度量宜宏

呂蒙正曰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曹參不擾市獄者以其能兼容善惡也

嘉言錄 德隨量進量由識長故欲厚其德不可不弘其量欲弘其量不可不大其識○事有急之不白者寬之或自明毋躁急以速其忿人有操之不從者縱之或自化毋操切以益其頑○覺人之詐不形於言受人之侮不動於色此中有無窮意味亦有無窮受用

唐裴度在中書左右忽白以失印聞者莫不變色度即命張筵舉樂人不曉其故夜半宴酣左右復白印存度不答極歡而罷或問其故度曰此徒出胥吏輩盜印書契耳緩之則存急則投諸水火不復得之矣時人服其弘量

宋王溥傳 李守貞據河中周祖將兵討之辟溥為從事河中平得賊中文書多朝貴及藩鎮相交結語周祖籍其名將按之溥曰魑魅之形伺夜而出日月既照氛沴自消願一切焚之以安反側周祖從之

左編曰韓琦在大名日有人獻玉盞二隻表裡無纖瑕可指亦絕寶也每開宴召客特設一卓覆以錦衣置盞其上一日酌酒勸座客俄為一吏誤觸倒玉盞俱碎坐客皆愕然琦神色不動顧吏曰汝誤也非故也何罪之有○又韓公帥定武時夜作書令一侍兵持

燭侍兵他顧燭燃公鬚公以袖麾之作書如故少頃
回視則已易其人矣公恐主吏鞭之急呼曰勿易渠
今解持燭矣
明道先生德性充完粹和之氣盎於面背樂易多恕終
日怡悅未嘗見其忿厲之容
明紀編年 夏元吉嘗有從隸污所服金織賜衣懼欲逃
吉曰污可浣何懼為又在部吏捧精微文書押之因
風墨污吏懼袒肉以俟吉曰汝何與焉明日袖至上
前自咎不謹被污上命易之
後漢書 劉寬雖居倉卒未嘗疾言遽色夫人欲試寬令
恚伺當朝會嚴裝已訖使侍婢奉肉羹翻汙朝衣寬

神色不異乃徐言曰羹爛汝手否○又寬常行道有
人失牛乃就寬車認之寬無所言下駕步歸有頃認
者得牛而還乃謝曰慚負長者
山堂肆考 宋富彥國少時嘗有詬之者公聞如不聞或
以告公曰恐指他人曰明呼公名公曰天下固有同
姓名者竟置不問
北史 牛弘弟弼好酒而酗嘗醉射殺弘駕車牛弘還宅
妻迎謂曰叔射殺牛弘聞無所怪直答曰作脯坐定
其妻又曰叔忽射殺牛大是異事弘曰已知顏色自
若讀書不輟其寬和如此
臨江胡季山祖秘校與客圍棋有佃惡聲相加問之曰

来算簿耳公曰少待未幾其人直前推局大罵客不
堪怒公詰曰想爾不欠租欲勾簿乎曰然公即取簿
勾之仍與斗米遣焉還至半途遇其妻抱子號哭而
来問何以不死即言其故入門氣絕蓋其人豫服毒
而来也不忍禍立見矣
濤按昔二人同舟一人性急晝夜計程稍阻輒忿怒
形為枯瘁一人性緩任之進食甘寢顏色日澤既而
抵其處二人同時登岸可見前程有定性寬者大得
便宜而性急者徒自苦耳

內外宜嚴

許氏家則 主婦職在中饋烹飪必親米鹽必課女婦日守閨閫習紡織至老勿踰內門下及侍女亦同約束如有恣性越禮游山上冢賽神燒香街露體面殊非士族家法必痛遏之

文雅社約 禮稱女出擁蔽其面已嫁而反兄弟弗與同席而坐同器而食而嫂叔不通問其嚴若此昔魯敬姜老年矣季康子其姪孫也相見與言皆不踰閾君子曰知禮今人家婦女有託在肺腑至親而男女同席笑語一室者俱非美俗閑家者宜以此為第一義

鄭氏家範 諸婦二親存者禮得歸寧無者不許慶弔俱遣人往婦族有為僧道者不許往來凡諸婦親姻頗多除本房至親與相見外餘並不許可見者亦須子弟引導方入中門見燈不許違者會族罰其夫女子年及八歲不許隨母往外家及至親之家違者罰其母

石氏家訓 南方有貨女紅等物皆肩負筐籠徧歷巷婦女多不避忌面與貿易較短長論輕重禮男女授受不親此輩豈皆目不邪視君子耶更有賣菜等傭親相秤買成何光景凡人家一切女工綢綫菜果類俱宜令男子買備或須辨別精觕不妨傳送房內既不出頭露面又不男女混淆庶門戶清潔免人評論也

濤近見城市鄉閭演劇婦女成羣晝或垂簾夜則露面雜遝擁擠無論輕薄子弟窺探調笑譏刺品題受辱不少而所演院本或及偷香竊玉褻狎淫戲之處為婦女者將若之何此惡俗之尤者所宜禁絕

社約 人家閑防內外者止計較外來男子而不知外婦為尤甚蓋此輩多窺探人意撥弄是非其為長舌而銛於利刃却又無可妨之形奈何以非親非故之人而縱使出入無忌也若論其至則即同宗至親彼此家婢往來通問亦宜以簡為貴

劉畏所有躬語 正家之道當痛絕閒雜女流私相出入蓋此流多陰智能揣婦人意向且巧為詞說又能鼓動人妻孥無識未有不墜術中故骨肉離間鄰里忿爭皆此流搆之也甚或為賊之導或為姦之媒有不可勝言者明微君子宜必有以絕之

濤按雍正年漳郡有一妖人暗留全髮裝習女巫慣入人家為人跳神問聖夜間即與婦女同寢因便姦淫後發覺官司夾訊供被姦者以數十計即時枷斃凡有延到其家者黑白無以自明一時傳為異事近世多有女巫全以神鬼煽惑婦女即使非假尤當嚴禁而痛絕之也

交遊宜慎

曾子曰與君子游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則與之化矣與小人游如入鮑魚之次久而不聞則與之化矣是故君子慎其所去就與君子游如長日加益而不自知也與小人游如履薄氷每履而下幾何而不陷乎哉又曰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泥與之皆黑

余忠宣詩 人若近賢良譬如紙一張以紙包蘭麝因香而得香人若近邪友譬如一枝柳以柳穿魚鼈因臭而得臭

紳瑜 事事順我意而言者小人也亟遠之

王文節先生座右啟 近正人聞正言則為君子遠正人惡正言則為匪人尼父所以有芝蘭鮑肆之諭也不佞才雖譾劣而生平勵志好善弗衰兕子輩事理未諳學行未純尤藉他山以為攻錯同人在斯座者願教以道義博以文學勗以端方勉以廉靜繩以勤訟進以謙和勿論時政得失勿論當塗是非勿彰人過愆勿發人陰私勿談人閨壼勿誇人勢利勿開人釁隙勿播虛誕之言勿生譏誚之語則一席之晤勝於十年之書片言之投逾於百朋之錫矣

寶言堂 家之興替由子弟之賢否不特就傅延師宜加慎擇即所同窗亦宜致辨凡家中啟塾與負笈外從皆不可混混而鄉館尤不宜往蓋鄉館之師品先不一或文學或武生或老邁儒或童子試甚而課命代書之流亦以舌耕餬口為計其中學徒蝟集薰蕕不分漬染最易敗壞甚速家從未聞之穢語來此無不聞家從未習之惡態來此無不習不說謊者會謊不嬉戲者會戲化誠實為刁頑變聰明作巧佞師偶他出羣輩頑劣鬪毆詬詈無所不為有誘開慾竇斲喪天亡者有竊取家物鬻錢博戲者有角勝跳險傷力成疾者有給家赴館向師誆假結伴游蕩致成敗類者故昔人云以未雕琢之良璞送入殺塲鑿破混沌寧可不讀書識字猶留樸魯無文謹厚之子弟為人父兄者不可不省也

段玉鑑曰野梨酸澁類枳斷桃枝接之稍可啖再接三接甘脆不減哀梨可見人宜交好友

閨訓宜中

【人生必讀書】婦人賢不賢全在聲音高低語言多寡中分聲低言寡者賢也聲高言多者不賢也○婦之倚仗爲天者公姑與丈夫而已故事三人必須愉色婉容曲體歡心不可纖毫犯觸若公姑不喜丈夫不悅人所不齒矣○婦偶然有失公姑丈夫譴責當欣然受之云媳婦不是自此當改則不惟前過無害即此便增一善矣若橫爭我是得罪公姑丈夫是因一小過反增一大罪也繼姑待媳多帶客氣婦務以誠心感之究竟已姑何分前後凡事極其誠敬不假一毫虛飾姑知婦真心相待自然心悅并客氣都化不然初則彼此客氣既而乖戾無所不至矣○婦不惟已要盡孝尤當勸夫盡孝語云孝衰於妻子此言極痛心故婦以勸夫孝爲第一要使丈夫蹤跡常密於父母而疎於已身夫之孝行倍篤於往時乃見賢婦○夫者天也一生須守一敬字見丈夫來便須立起凡授餐奉茗必雙手恭擎未寒進衣未飢進食此婦人之職○婦之善相其夫者第一要丈夫友愛世之兄弟不友愛者多起於妯娌不和夫各聽婦言遂成參商此大患也婦善處妯娌惟在禮文遜讓言語謙謹有勞代之有物分之公姑見責多方解勸要緊之務先事指點則彼自感德而相睦矣如此爲伯姆彼爲

叔嬸彼疾言遽色不堪相加此歡然受之不爭勝氣不與回答彼自愧悔和好如初凡事同心協力不可先存爾我之見諸姪姪女愛之如子乳少者助其乳小兒無知廝打須置之度外不可因而計較曲直○公姑之婢僕不可辱罵並不可厲聲嚴色蓋優禮婢僕即所以敬公姑也如婢僕有過失公姑未見當好言戒諭不必令公姑知之其或大偷盜及欲逃亡公姑未覺須先稟知然止可云耳閒不可顯言其狀致難收拾○本房婢僕雖宜慈愛然或觸公姑之怒宜重懲不可護短訓飭時不可煩於言語恐反開罪於公姑耳

【閨範】蘊少娣姓崔氏蘊兄弟五人四婦各聽女奴語日有爭言閨壼操刃少娣將嫁人以爲憂娣曰木石鳥獸吾無如何世豈有不可與之人哉入門事四嫂禮甚恭嫂有缺乏娣曰吾有即以遺之姑有役於嫂嫂相視不應命娣曰吾後進當勞吾爲之母家有所餽召諸子姪分與之嫂不食未嘗先食嫂各以怨言告娣者娣笑而不應娣女奴以妯娌他語告者笞之尋告嫂引罪嘗衣錦衣抱小姪遽便溺嫂急接之娣曰無遽恐驚兒也了無惜意歲餘四嫂相謂曰五嬸大賢我等非人矣奈何若大年爲彼所笑乃相與和睦終身無怨語寧陵呂氏曰天下易而家難家易而姒

婦難專利辭勞好讒喜聽婦人常性也然始於彼之無良成於此之相學三爭三讓而天下無貪人矣三怒三笑而天下無凶人矣賢者化人從我不賢者壞我猶人吾於藴少婦心服焉

家昆巨川婦人誨言 大凡不識道理婦人嫁去不孝公姑不和妯娌不順夫命一家必不愛他他又不知自己不好只要責備別人這便艱苦患害無所不至譬如瞽者行路猛撞人家屋壁不思自己走錯却恨人家屋壁豈不好笑這樣不好婦人回家一定將夫家如何不好相待投其父母父母若曉理一定罵他不是教他改變做人若能回去夫家改變做人則一家

自然無不愛他若不曉理的父母聽女投便涕泣哀憐怨罵親家親姆這便長其女兒恨氣回夫家便一發放肆起來其家一發惡他這不是理父母豈不是自害了女兒譬如瞽者撞壁若轉開一步行去便得大路豈不快活若執拗亂撞亂踢豈不徒添受苦哉

凶年宜賑救

濤按行好事無大於濟人利物濟人利物無過於凶年飢歲與人盂飯可當斗粟舉我一念可活一人故欲積陰德行好事惟此時最得力亦惟此時最省事有力者固當施捨錢穀無力者亦當募賑任勞酒肉不御賓祭從省留有餘以濟人與人同災共患此陰騭事也憶康熙庚寅歲飢先輩葉致平過訪先嚴以菲筵謝致平瞿然曰如此歉歲人不聊生我輩詎宜飲酒食肉耶因述昔人詩云葱羹麥飯莫嫌微葱補丹田麥補脾試上樓臺高處望人間多少未炊時

李自謙為開封府參軍值歲飢出粟千石以貸鄉人明

年又饑復竭貲施粥活人萬計死者埋之或曰子陰德大矣謙曰陰德猶耳鳴惟己知之今子已知何為陰德謙享壽百歲子孫皆顯貴

齊家寶要 宋張詠鎮蜀時夢謁紫府真君接語未久吏報請西門黃兼濟到黃幅巾道服真君降階迎接甚謹揖黃坐詠之上詢故詳款有欽嘆之意詠翼日問吏曰西門有黃兼濟否曰有之命召之戒令常服來比至一如夢中所見遂以夢告因問有何陰德黃曰初無善事惟黍麥熟時以錢三百緡收糴至明年禾黍未熟小民艱食時糶之一樣價直一般升斗在我無所損而小民得濟危急詠曰此公所以坐某上也

應氏曰。此即古常平社倉遺意也。宰官有民責者。往往不能舉行。而黃公以匹夫行之。神人欽德。安在一介不足以濟人也。昔伏湛當更始時。海內紛耗。諭妻子曰。天下皆飢。奈何獨飽。乃共食麤糲。悉出所有。周其鄉里。蘇老泉父名杲。嘗好施。鬻產破其家。幾致貧困。士當飢荒時。安得坐視展轉溝壑。而不為之營為賑救也。

附里賑法○先立主賑二人。編募里中紳士素錄。捐貲糴米。家詢戶稽。分極貧次貧二等。極貧者日米八合。父母同之。妻子減半。次貧者各減半。先一日計口注票。親付其家。次晨集其處。給十日米。每月三次。以濟粥饘。延及春夏。豆麥收穫。生理漸行。則小民復可鼓腹而嬉。地方亦得安枕而卧矣。

附濟飢粥擔法○歲值飢荒。浮殍載道。嗷嗷待哺者。日千萬計。驟有累足。沴氣薰蒸。疫癘不免。恐更有意外之釁。宜競發慈心。施行粥擔之事。或一家獨行。或各姓共舉。其法用白米五六升。煮粥。取有蓋水桶。外備小籃。寔以鹽菜。碗十隻。筯十雙。挑擔至通衢或郊外。凡遇貧者。令其列坐。人給一餐。食畢即借附近人家盆水滌器。以便後食者。約每擔可食五六十人。十擔便足食五六百人。得逐里逐巷。每日有仁人長者。鼓舞激勸。齊心共舉。則雖千萬垂斃之民。皆可暫延身命。謹按此法。無設厰聚人之弊。有施粥活人之寔。既可時止時行。抑且無功無各。勉力而行。隨人能濟衆。每日有仁方矣。是真現在浩大陰功也○按荒年更有外具衣冠。內多飢餓。不能舍羞就食者。如托人餅鉢取食。勿生阻厭。倘訪知真赤貧無人可挽者。更宜挑擔上門。量口給食○如四月後天炎。不可用粥。後有一法。不拘粗米麥豆。磨粉為蒸餅湯團之類。照散粥法分給。甚便。

家規省括卷之三

輪山黃[illegible]氏編定

戒聽婦言

【顧亭林日知錄】張公藝九世同居。高宗問之。書忍字百餘以進。其意美矣。而未盡善也。居家御衆。當令紀綱法度。截然有章。乃可行之永久。若使姑婦勃谿。奴僕放縱。而為家長者。僅含默隱忍而已。此不可一朝居。況九世乎。善乎浦江鄭氏對太祖之言曰。臣同居無他。唯不聽婦人言耳。此格論也。雖百世可也。

【魏叔子日錄】古今以婦人釀成父子兄弟婚友鄉隣之釁者。不一而足。總以婦人之性。專一。自是。非人。其言偏有情理。聽者又每是己婦而非人婦。雖賢智。亦陰移而不覺。故不聽婦言。自是難事。然試一平心推勘。婦人與人爭訟。百十次中。只有怨人責人。曾有一次肯說自己不是。向人謝過否。然則世間婦人盡是無過聖人也。平勘到此。其言自有不可聽處。且不必細推論一事一語曲直所在。世間許多事端皆因自是而起。不僅婦人也。

【袁氏世範】人家不和。多因婦女以激怒其夫及同輩。蓋婦女所見不廣。不公不平。又其所謂舅姑伯叔妯娌。皆假合強為稱呼。非自然天屬。故易於割恩脩怨。非丈夫有遠識。則為其役而不自覺。於是有至親隔屋連墻。至死不相往來者。有無子不肯以猶子為後。有

多子不以與其兄弟者有不恤兄弟之貧養親必欲如一葬親必欲均費寧棄親不顧者事難槩述嘗見有遠識之人知婦女不可化誨而外與兄弟不失歡私救其所急賙其所乏不使婦女知之彼兄弟雖怨其婦女而重愛其兄弟良由見識高遠不聽婦女之言也○婦女易生言語又多出於婢妾喜事從中挑逗是非以故積怨往往不解此在為丈夫者嚴禁婢妾不得傳遞語言同居之人往來行走須令曳履揚聲使人聞知恐遽逢議我彼此生隙至妻妾有言雖或中情亦不可聽則忿爭何從而起此處家要論也

陳白沙曰婦言開釁最為可虞須為夫者自處於正使

婦言無自而入大要在見得財帛輕恩義重時以此開曉婦人自不敢多言而其家可久合不睽也

紳瑜人於妻宜防其蔽子之過於後妻宜防其誣前子之過

濤按婦人不睦斷無獨是獨非之理但彼婦之非已婦頻為我言之我已隱蓄諸胸中已婦之非無人敢為我言之我竟不防諸意外故有受浸潤而不覺者惟能勘透此情則聽其譖人之非時便想其必有不是之端斯婦言無自入矣

戒占便宜

林退齋尚書臨終子孫跪而請曰大人何以訓兒輩公曰無他言汝輩只要學吃虧

楊忠愍公遺訓與人相處之道最要謙下誠實同幹事則勿避勞苦同飲食則勿貪甘美同行走則勿擇好路同睡寢則勿占床席寧讓人勿使人讓我寧容人勿使人容我寧喫人虧勿使人吃我虧寧受人氣勿使人受我氣

聰訓齋語古云終身讓路不枉一步老氏以讓為寶左氏曰讓德之本也今世俗曰漸不可長曰後將更甚是大不然人孰無天理良心是非公道天道滿損虛

益鬼神虧盈福謙自古忍與讓足消無窮災悔然忍讓之道先須從小事做起予曾署刑部五十日見天下大訟獄多從極小事起君子謹小慎微凡事只從小處了予行年五十生平未嘗受小人之侮只有一善策能轉彎早爾每思天下事受得小氣則不受大氣喫得小虧則不至喫大虧最不可想占便宜便宜者人之所共爭我一人據之則怨萃於我矣故終身失便宜乃終身得便宜也

楊翥鄰家搆屋侵其桷溜墮於庭公不問曰晴日多雨日少也或侵其址公賦詩曰普天之下皆王土再過些些也不妨

文雅社約仕宦家居被人侵侮固亦常有此事然畢竟是我好處若使人望影遠避無敢拾田中一穗雖足快意其為人可知至置田宅有三不虧一虧貧謂小戶無多田產含悲出鬻以救目前者一虧暗謂錢債准折貨物撞筭之類一虧急難謂人有急事鬻產以自營救者又有七不買一老父孀母有不才子不能管教或少孤蠢愚子不識好歹聽信奸人撥置所鬻之值十不償一者一已絕之產未有着落相持之產未經倒斷者一官家子弟覆敗之業（任他人買惟宦家不可買）一業師契友之遺產一墳塋中房屋木石先賢祠廟一與勢家相爭自知不敵而投獻者一累世之廢非十

分輸心欲賣萬不得已者

陳幾亭曰瓜葛不明之產來歷不明之僕交易宜詳審而行倘一時為人所紿後有相告者即宜核實吐還理出元價可也中保僮役輩競謂吐還為失體面恐人非笑此最惡之見

嘉善丁清惠公欲置田房必詳訪來歷遇相爭私佔者必正色勸諭其與成交者銀必足色法照納官一并交足每謂家人曰人生占不得一分便宜況棄產得產苦樂懸殊須曲體之三年後有求加者必應其請曰范文正三買田地吾愧不能法何忍有求弗應有同宗以田售客曰同宗業恐溢後累公曰祖宗一脈即使不得其產亦應周急吾正欲借此以伸厚誼何傷乎一進士門生刻薄謀產公貽書曰產以貽子孫須得之光明待之寬厚方可垂久遠若以產業為冤業非惟為子孫作馬牛直為子孫作虵蝎耳又公買田內有荒墳家人請退還公曰我得二百九十畝代賠十畝糧甚易彼已棄田又累賠糧吾心何忍又買一屋元主竊去裝脩公曰吾正欲易以新者恬弗問其厚德類如此後享壽幾百齡

沈龍江曰有事一二錢之利與人日喧於市者吾輩手下之買辦是也豈知田野小民斗粟尺布入市營生鍼頭削鐵一家性命所關在他身上討便宜能得幾

何縱使買辦常過其直一歲之中所費幾何頗令人當面咨嗟背後談論孰與多寡宜嚴飭入市買辦者務使人爭售之勿使望而避匿也

濤按家巽亭封君凡與肩挑背負買食物不問輕重皆如其口價以售之或嗤其失便宜封君曰貧困之人捕捉無幾不敢自充口腹而賣錢以濟急我忍與計較便宜耶後巽亭捷南宮人皆以為盛德之報云

戒放利

沈龍江曰。今人好放債盤利。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願世有自然不怨之利。乃無有言及者。多積陰德。諸福自生。此利取之於天。盡力農事。加倍收入。此利取之於地。善教子孫。後嗣昌盛。此利取之於人。皆不用文約。不用追討。不取怨惡。不招詞訟。却正大光明。傳得久遠。

願體集 經營二字。須看得大。如耕農織婦。行商坐賈。無一非經之營之也。必要平心。公道。而利。有自然者。順其自然則無妄念。而不冒險。如蓄米而望米價貴。蓄布而念布價貴。則其心不平。如大入而小出。造假以混真。則其道不公。不平不公。皆出於利心太重。究之豐嗇有數。未必即如其意。空起刻薄心腸。即或獲利致富。天道福善禍淫。未必親享其利。世有商賈成家而子孫不享厚澤者。良由此也。○人之所賴以生者惟錢財。能於錢財上寬一分。待人省一分。濟人。若能事事留心。久久習慣。雖不見福。而禍自消矣。如一味刻薄以為得計。一遇飛灾。蕩產傾家。所入不償所出。悔之晚矣。

濤按。居鄉。戒放債。索利。以取怨。蓋我貪其利息而貸之。勢不能不按季取討。或拮据維艱。不能完納。勢必至語言迫促。以致貧人嗟怨。先嚴嘗云。放債之人。子孫溺水。無人拯救。蓋言其取怨者深也。

又凡鄉里故舊。有來稱貸。為情誼難辭。即宜酌吾力量以予之。其予之之時。即宜存後來不還無取討之念。若後來取討。反被猜怨。并從前之情誼亦失。其凶終更甚於不貸也。

又佃戶終歲勤苦。納租時乞減求饒。自是常情。為業主者。當憐其貧困而量減之。否則平心和氣而理諭之。切不可辱罵凌虐。使之飲恨而莫訴也。

又凡人治家。一切田野園圃之物。不能不為人盜取。但不至太甚可也。慈湖先生曰。先君嘗步至蔬圃。詬園丁曰。吾蔬每為人盜取。何計防之。園丁曰。須拚一分與盜者。乃可。先君大是之。嘆曰。此園丁吾之師也。爾等不可不謹記。

戒忿訟

日録　人於橫逆來時憤怒如火忽一思及自己原有不是不覺怒情燥氣渙然冰消乃知自反二字真是省事養氣討便宜求快樂最上法門切莫認作道學虛籠頭語看過

衛洗馬曰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人當誦此四言則忿競之心自然冰釋矣

紳瑜　兩人相非不破家亡身不止只回頭認自己一句錯便是無邊受用兩人自是不反面稽唇不止只溫語稱別人一句是便是無限歡忻

頤體集　容得幾箇小人耐得幾樁逆事過後頗覺心胸開豁眉目清揚正如人啖橄欖當下不無酸澁然回味時滿口清涼

寶言堂　予乙巳除夕有販索僕所負賬時僕已更他主予告之故販遽咆哮肆侮予亟代償之又一日家人市帚販既去復來云失其一予念值甚微即賠以錢販晚視曰汝家不匿帚肯白與我錢耶人皆誚予不知此輩愚悍一與之校或至生事涉官彼既費錢受虧我亦數日不得安靜何如稍忍片晌得無限受用

陽明先生曰今人不忍一言之忿或爭銖兩之利遂相搆訟我欲求勝於彼彼欲求勝於我讐讐相報遂至破家蕩產禍貽子孫豈若含忍退讓使鄉里稱為善人子孫亦蒙其庇乎

彭澤王氏宗約　族中兄弟伯叔有爭宗長令各房長會議處分不致成訟倘本族於外姓有爭除事情重大付之公斷若止戶婚田土言氣小忿宗長便詣所訟之家與族何人為親友就令代為講息屈在本族率之賠禮屈在外姓亦須委曲調停稟官求和但留此錢財做人家趂此光陰讀書脩業不為客氣所分亦是自討便宜處即不敢亡人望彥方之盧或亦可平鄉人之怒而省公庭之牘耳

何氏宗規　訟事有害無利要盤纏要奔走若造機關又壞心術且無論官府廉明何如至城市即被歇家撮弄至衙門又受胥皂呵叱伺候經幾朝夕方得見官理直猶可理屈終必受虧或受笞杖或受罰贖甚至破家忘身辱親挾怨懷報害及子孫總為一念客氣始不可不慎易曰君子以作事謀始始能忍終無禍即有萬不得已關繫祖宗父兄妻子之事和處不得只宜從直告訴不可架控又要早知回頭不可終訟訟卦曰惕中吉終凶此錦囊妙策須自作主張不可聽訟師旁人教唆財被人得禍自己當也

易觀彖　弭訟之道理明於素則爭心不生慮周於先則爭端不起

濤按人有被橫逆而欲報復問於葉秉敬者葉云天

方助桀胡可與爭犬且吠堯我則何與急而攻之在吾多費博浪之椎徐以俟焉在彼自有烏江之劍況彼之叫跳有識者已鄙其狂而我以安閒無知者亦服其量此秉敬一時曉解語非聖賢三自反之學也然亦可以銷許多不平之氣又先哲詩些小言辭莫若休不須經縣更經州衙頭府裡賠杯酒贏得猫兒賣箇牛

父先贈君庭訓云人以橫逆相加其勝我者我當明理識勢為智者事以讓之其不及我者我當寬宏惻怛學仁者事以容之其與我勢均力敵者則又須隱無定終結讐怨而兩傷弃来絕無人可與計較也故贈君一生未嘗與人爭競三復遺訓不禁惕然

戒口過

老聃曰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辨宏遠而危其身者好察人之惡者也馬伏波戒兄子書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聞口不可得言也好議論人長短妄是非正法此吾所大惡也至言哉凡言不可不慎而言人過失尤斷宜絕口存坐云吾輩亦知隱惡為是但數人談笑一時乘興不覺失口言之或與人忿爭遂將其平生過惡盡行吐露以洩其不平之氣及過後追思不免傷厚雖悔無及矣

陳仲醇曰面諛之辭有識者未必感背後之議銜之者常刻骨○陳發文曰生人之慝不可言死者之慝不忍言

集說 凡人宴會交際之間人品不齊或行檢有玷或相貌不全或今雖尊顯而出身本微或先世昌隆而後裔流落以類推之忌諱甚多須用心檢點切勿犯人所忌令人愧憤○又我已言而戒人勿洩便不可必昔呂叔簡曾向人漏密語父責之叔簡曰已戒彼勿洩父曰汝不能必已之口而能必人之口乎若親厚之人有過欲其改悟祇宜屏人密與委曲言之出我之口入彼之耳彼自感悟倘向人聲揚對衆面責彼必不樂且或强辨不從更塞其覺悟之路

程晧性周慎不談人短每見人有訾議未嘗應和俟其言畢徐白曰此衆人妄傳其寔不爾更以其人美事稱之文徵明性不喜聞人過有欲道及者必巧以他端易之使不得言終身如是徐文敬公於親友談人善者輙從而贊嘆再三詳問有言人失者公若憮然不樂默無一語談者自惕然而止具此厚德自宜後人昌熾 以上不言人惡

寶言堂 閨壼之事詩所謂不可道也言之醜也人生口業惟此尤甚況語涉穢褻非衣冠所宜掛口事多曖昧詎耳目之有明徵一時吠影三世蒙羞故袁了凡云一事而關人終身者縱實閧不可開口一語而傷我忠厚者縱聞譏亦宜慎言陳眉公曰好談閨門及好發人隱事者必為人神所怒不有奇禍必有奇窮然則人有過口不可得言閨闈弁耳不可與聞也座中談及止之不可亟自引避

傅獻簡公曰以帷簿之罪加人最為暗昧萬一非真則終身被惡名至使對人難施面目言之得無愧乎

周櫟園曰談人閨壼元非盛德事使其事誠有之與我何與無而言之則為誣矣故斯事有無總不必論 以上不談閨閫

先哲名言 俗語近於市纖語近於娼諢語近於優士君子一涉此不獨損威亦難迓福

陸當湖年譜 俛吉甫孝廉云游戲之言斷不可出口莫道是詼諧其實是輕薄中正之士一涉詼諧人便輕忽亦何取於此又有靜穆之士見衆詼諧便為效顰不知守吾靜穆未嘗不見重於人何必學此乃和衆耶我見言語尖酸者罕不逢天譴如邑中丞公之後其子孫顯者其祖父皆木訥者也惟某最利口而今已絕矣吾二十年前常恥不如能言者自今思之正賴其不如也 以上不談詼諧

願體集 人當厚密時不可盡以私密事語之恐一日失歡前言得憑為口實至失歡之時亦不可盡以切實之語加之恐忿平復好則前言可愧

人譜類記 造物生人兩其耳目手足而獨一其舌欲人多聞多見多為而少言也舌又置之口中與深而以齒如城脣如郭鬚如戟三重圍之若恐其藏之不固而輕出者故聖賢教人惟以謹言為兢兢經書中丁寧反覆戒飭之者至矣言之不謹獲禍最酷

戒驕盈

孔子觀欹器喟然嘆曰夫物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進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孔子曰持滿之道挹而損之子路曰損之何如孔子曰聰明睿知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所謂損之又損之道也

嘉言錄 花看半開酒飲微醉此中大有佳趣若至爛熳酕醄便成惡境矣履盈滿者宜思之

許氏家則 諺云富貴怕見花開此語殊有意味言已開即謝非可喜還可懼耳今有方涉豐亨便生驕溢喜筵慶賞過飾昏喪伎樂聲容沸騰器服僮僕珍麗整

齊勝絕鄉邦光照門戶夫無德富貴謂之不祥宜急思懼何暇奢侈子孫有此真惡消息亟加斂抑差免傾敗又若約而為泰時絀舉贏則旦夕覆亡之道也

王陽明曰今人病痛大段只是傲千惡百罪皆從傲上來傲則自高自是不肯屈下傲之反為謙謙字便是對症之藥非但是外貌卑順須是中心恭敬嘗見自己不是真能虛己受人堯舜之聖只是謙到至誠處便是允恭克讓溫恭允塞也

柳玭戒子弟曰凡門第高可畏而不可恃也立身有失德罪重於他人死無以見先人於地下此所以可畏也門第易驕盛族招忌懿行人未之信少有疵隙眾指乘焉此所以不可恃也故膏粱子弟學加勤行加勵僅得比常人耳

沈文端為明神宗朝名相家書云凡官府只以不相見為主寧可禮上差些勿要開了此端出入公門招惹是非且受勞苦拜客只可騎馬不可乘輿家下凡百儉素恬淡不要做出富貴的氣象不惟俗樣且不可長久盛極則衰月滿則虧日中則昃一定之理那移不得唯有自處退步不張氣燄不過享用不作威福雖處盛時可以保守近者江陵張老先生一敗塗地只為其榮寵至極而不能自抑反張氣燄以致有此可為明鑒我今雖熱官自處常在冷處必不肯多積

財貨廣置田宅使身終之日留下爭端自取辱名爾當體我此意凡百學好已知持滿之道只愁爾一向來做得門面大了無富之實有富之名日後子孫不免受累為今之計要捐些田土減些受用衣服勿太華美器用寧可欠缺留些福量遺與後人此至理也留意留意

戒豪飲

浦江鄭氏家規　子孫年未三十者酒不許入唇壯者雖許少飲但沉酗喧呶者棰之奉賓客惟務誠恪不强以酒諸婦不許共飲年過五十姑從其便

范魯公戒從子詩　戒爾勿嗜酒狂藥非佳味能移謹厚性化為凶險類古今傾敗者歷歷皆可記

曹月川詩　養性勿貪昏性水成家宜戒破家湯

苕谿漁隱　少喫不濟事多喫濟甚事有事壞了事無事生出事

陳成卿衛生集　醉者善念悉去惡念熾發醒時所必不敢為醉則悉為之醒時所必不敢言醉則悉言之或墜於河或顛於坑或遺貲財或滞機密或跌損支體或觸犯鬼神故飲而知節謂之太和湯謂之忘情友飲而不能節謂之柔魔謂之甘毒且酒淫薪也恣酒不恣淫鮮矣夫内火方熾淫欲怒發猶且難制矧縱酒以益火乎醉飽行房五臟反覆得病不小尤宜痛懲更有因醉鬪狠而受辱喪命者悔之何及縱令極有酒德醉則安眠於前所論諸過一毫不犯然飲興方濃則雖宜為之事亦置不為宜見之人亦辭不見坐失事機獲罪親友往往而然又筵席之上笑語喧譁時光不覺其長而司中饋值奔走者客筵未散勢不得食夏晝冬宵枵腹守候常苦其久而且夜深人倦門户啟閉不時或至火燭疎虞或至穿窬偷盜種種未便雖有酒德亦所難免不得恃飲之不碍而必欲盡興至醉也○世間最可笑事莫如酒筵爭勝偶爾歡叙行令校拳不過片時意興勝不足榮敗亦可喜彼昏不知必勝乃已以至不醉不休又有自誇量大以莫已及為豪舉不知道德文章科第功名種種多不及人而偏以量大為誇不亦謬乎更有誇觴政嚴明以為得意不思酒以合歡宜隨其量何苦强令多飲飲多酒湧客不勝辛苦羞悔主必留心炤顧湯藥勿論或有性命之憂而主客各受其累矣記曰苛政猛如虎觴政猶是也座間有此類亟宜引避莫逢其噬

王氏肅家誡　凡主人飲客使有酒色而已無使至醉若為人所强必退席長跪稱父兄誡以辭之敬仲辭君而况於人乎

蔡齊好飲輙醉母憂之賈存道規以詩去聖君恩重龍頭選慈母年高鶴髮垂君寵母勞俱未報酒如為患悔何追齊泣謝自此非燕客不飲終身未嘗至醉

戒淫慾

陳成卿色戒　傷生之事非一而好色為甚好色之禍甚大而闕尤甚淫娼賤妓倚門獻笑無非陷人釣餌一入其中極聰明人亦受迷惑耗廢家業始富終貧宗戚共擯鄉里不齒況遇惡瘡妓染成毒患痛楚萬狀腐爛遍身生子尤多不肖普勸子弟遇美妓時當作虎狼觀若為狐媚所迷至亡家喪身悔之晚矣

任慕雲家訓　人若遇邪色念起當即遏目炫神已搖淫心遄熾烈圖就俄頃歡敗却終身德即使事無成此意早蕩佚善人後不昌才士名不立鬼責與神誅天道非過刻譬之春月氷譬之鴆和蜜蜜入口即死足履氷便溺須臾能堅忍畢生皆受益一念若稍差即墜於惡刼

楊忠襄公少補郡庠雖暗室必整衣冠端坐足不涉酒肆茶坊同學欲敗其節拉之出飲託言賓館實青樓也酒數行妓艷妝出公愕然疾走歸取屨焚之涕而自責

濤按萬惡淫為首少年血氣未定若不時常教誡萬一偷香竊玉名教罪人所謂立身一敗萬事瓦裂者也可不懼哉以上越分之慾

謝上蔡云色慾已斷二十年來蓋欲有為必須强盛方勝任得故斷之

芹宮新譜　黃魯直曰人生血氣未定時不知服宣聖之戒故其壯也血氣當剛而不剛以致寒暑易侵學道以身為本不可不留意斯語也蓋色是少年第一關此關打不過任是高才絕學都不受用萬事身為本血肉之軀所以長有者曰精血氣血為陰氣為陽陰陽所凝結為精精舍於骨上通髓海下貫尾閭人身之寶也故天一之水不竭則耳目聰明肢體强健如水之潤物百昌皆毓如油之養燈油不竭則燈不滅昔人以心腎相交為既濟蓋心君火也火性炎上常乘血氣未定熾為淫思君火一動則肝腎之相火皆動腎水遺鑠洩於外而竭於內矣男子十六精通古人三十而娶蓋堅其筋骨保其元神又血氣稍定不至如少年自耗近世婚期過早筋骨未堅元神耗散甚至內典所謂非法之淫未娶先撥其本根既婚益伐其萌孽不數年精血消亡奄奄不振讀書必無真得績學難下苦功志氣昏惰血不華色神不守舍雖具人形旋登鬼錄縱使長成而少年不能喫辛苦到老終非令器此固子弟不才亦由父兄失教令為立三大則一曰勤職業逸則思淫勞則思善人情類然故少長知色則入於學春秋教禮樂冬夏教詩書朝而受業夕而復習則身勞而學進心逸而日休矣一曰別男女見可欲則心動不見則不動人情類然故

十歲就傅。男女不同器。食不同席。坐不同室。出入有時。定省有節。則嫌疑之端絕。防閑之道密矣。一曰。絕比。昵。蓋小人迎合。中以邪說。誨以淫書。導以淫媒。而子弟之心蕩。惟嚴師以教。益友以輔。即親友中子弟。亦擇老成者往來。則內外交儆。德業日進。而父師之道盡矣。至閨門衽席之內。父不能制其子。師不能制其弟。惟知自愛者。為能節欲。保身。此實存乎子弟矣。濤按子弟新婚後。須令其另處。隔宿。語云、上士離被。中士離床。下士離房。人之情慾中、下士居多。乾茅近丙丁。未有不淫慾過度者。

又律定民四十以上無子者。方許娶妾。今富貴家子弟。無論有子無子。年少多有通房。不特妒忌嫌隙。家中多事。而兩斧伐柯樹。安得不削盡枝葉。主家者似當立一限制也。以上分內之慾

戒賭博

陳成卿戒賭十則　一曰。壞心地。假手博奕。以攘人財。與盜賊何異。此勝者壞心地也。因賭傾家。往往飢不擇食。即喪天理寡廉恥之事。亦悍然為之。此輸者壞心地也。二曰。耗貨財。一入賭局。倘因偶輸。而小懲大戒。其害猶淺。若妄想求復。斷無不蕩盡家財。每見富貴家。以賭至赤貧無依者。不知凡幾矣。三曰。悮正事。士農工商。各有正務。一受賭迷。廢時失業。流落下賤。即偶爾同戲。未至沉溺。然此時身為繫縛。或有不容已之事。亦轉託他人。因以覆敗者有之。且慶弔以此失禮。期會因之爽信。若身居富貴。事尤浩繁。流連角勝。致多人守候之苦。所悮更大。四曰。傷天倫。子好賭。親未有不怒且憂者。甚至已資蕩盡。百計以攘親之有。使高堂日夜鬱忿。是尚可以為子乎。不惟是也。更傷兄弟。賭極窘。負強者侵奪弱者借累。嫌隙一開。相戕無已。不惟是也。更傷夫婦。忠言規勸。動遭反目。鬻髻珥典衣服。致妻子衣食無靠。終身失所。五曰。致疾病。沉迷酣戰。夜以繼日。元氣耗散。飲食失節。寒暑失宜。兼墮入術中。囊橐一空。心生憂忿。種種戕生。皆賭之故。六曰。結怨毒。賭局爭端甚多。雖至親密友。往往反唇。攘臂。親情友誼。須刻頓忘。一時記恨。報復無窮。七曰。生事變。賭輩類少正人。出入往來。門戶踈虞。致生

盜賊之變夜深人倦薪火未熄致生回祿之變晝夜不歸家門不謹致生姦淫之變爭忿告訐或被查拏而縉紳之裔譽望之儒問罪受黜則又身名之變八曰損品望凡迷於賭局即聰明俊秀人料其學業無成家道必敗鮮不輕賤之正士弗與交貿易弗與夥婚姻弗與通此好賭之人一文不值也九曰召侮辱賭局無分貴賤雖極下流皆為同輩一言不合動加欺侮既與同賭莫可如何十曰失家教身帥以正然後可以訓子孫馭僕隸好賭則子弟少時習為固然長而禁之鮮有能從者且所往還多淫朋浪子子孫朝夕與狎志氣日乖言行日壞其敗不止傾家資已

也至下人因賭致盜豈非主人實教之偷乎噫賭之害如此其奈何勿戒

濤按凡沉溺於賭者非不知賭之為害而心無主持終難改變所以乞丐窮夫多是此輩為之曩嘗見一窮夫賭負悔憤輒割指以自懲十指已斷其四而好賭終不能改因謂子姪輩曰彼與我同一箇人而終日為我賤役肩瘡足裂而不辭者只爭心志不能自主耳人生志向可不慎哉

戒苛僕婢

袁氏世範　奴僕天姿多愚作事乖舛背違而少妥當為家長者當念其天生愚頑寬以處之多加教誨省其嗔怒則僕婢可免罪主人胸中亦大安樂而省事至於婢妾其愚尤甚而婦人之性褊急殘刻不知道理其所責備者又非丈夫之比家長平日宜以待奴僕之理諭之凡奴婢有過不可親自鞭扑盖一時忿氣所激數必不計惟令人代扑徐徐責問視過之重輕定數雖不過怒自然有威婢僕亦自畏憚既扑之後呼喚使令辭色如常則無他事倘怒之不釋恐有懷怨輕生者至家中子弟不許擅打婢僕有事當令告

家長又欲僕婢出力辦事不可不察其飢寒卧宿去處亦當留意冬時風寒夏日蚊暑皆須為檢點庶幾仁人用心也

許氏家訓　家衆訓習馴謹毋容怙挾亢侮一應僕婢罪非奸盜責毋至二十狡悍難制者宜即放絕尤宜卹其飢寒節其勞苦療其疾病時其配偶情通如父子則廣吾仁心而彼自竭其情力矣

陶靖節為彭澤令買一奴給其子供薪水曰彼亦人子也可善遇之昔人賣兒詩云養汝如雛鳳年荒值幾錢辛勤當自愛不比在孃邊哭盡眼中淚洒汝身上衣業緣如未斷猶望夢來歸讀此宜惻然也

人生必讀書 凡物須謹守防閑。毋令盜竊。萬一有之。乃已。不能謹密之過。只宜忍耐。不可妄加猜疑。及輕聽人言。輒至僕婢房中搜索。搜出則喪其廉恥。搜不出則彼反有辭。若公家僕婢。及在外之人。尤不可妄指。每因失物。反招大是非。增出閒氣。須深思切戒也。

表了凡曰。姑夫沈心松為人樂易。未嘗口道人過。聲色不加之婢僕。一日赴飲夜深。從僕皆醉。公自操舟歸。登岸。仍命僕婦各扶其夫安寢。次日公晏起。吾姑促之。公曰。吾恐諸僕見我而慚。俟其下田作業方起耳。吾姑更厚德。嘗偶詣姑家。時表兄有疾。姑攜酒為煎藥。用置桌上。僕自外入。悞覆。惶恐請罪。姑曰。汝不知

何罪。但後凡事須仔細。千粒米難成一滴酒也。僕愧悔而退。葢耿耿數語。嚴於捶楚。又小童覆碗於廚下。其毋撻之。姑急止之曰。此非故意。何必責之。但棄其碎勿留以傷人足也。一佃來問疾。留之飯。送以舟金。後度所送二物。加厚答之。語予曰。貧人問病。大是好心。豈可令拆本片晌所見。三事皆中倫中憲。如此。予自此見婢僕有不如意事。思及吾姑。輒怡然解慍。今二十餘年無大怒矣。姑生子科。孫道原皆登進士。

文雅社約 僕從衣履。不可與主相疑。所以正名分而尊主也。俊麗華之僕。不可一朝居也。僮僕雖幼。不宜令入臥房。使知篋笥所在。若以少而不禁。長大不可制矣。令餽物出嫁之女。止於中堂奉其所尊。不可徑入內室。與女私受。陷為餘賤不孝。又不可使訊問消息。萬一䚡唆是非。致搆兩家之怨。

居家雜儀 凡女僕年滿不願留者。縱之。勤舊少過者。資而嫁之。其兩面二舌。飾虛造讒。離間骨肉者。逐之。屢為盜竊者。逐之。放蕩不謹者。逐之。有離叛之志者。逐之。

〔清〕關槐撰

士林彝訓八卷

清乾隆五十四年刻本

督學使者關　手述

士林彝訓

院署藏板

序

物萬而靈以人民四而貴以士夫非戴圜履方被服都雅遂與跂行喙息者殊也夫非富見聞妙詞翰爲華膴資遂與尋常力作心計者異也天有顯道聖有謨訓物所弗喻民所弗能惟於

士乎屬焉循其訓乃
可謂士失其道無以
爲人實行其可不修
正學其可不講乎三
古以還養士之厚造
士之勤至於今而莫
尚蓋郡國立學始於
漢而縣邑未之聞成
均增額始於唐而州
鎭未之徧宋立三舍

興書院至明乃申府
州縣學之制置廩增
附生之員專提學典
試之官而定鄉會歲
科之例視歷代加詳
焉然猶未爲極盛也
我
朝化成天下邁古獨隆
僻壤遐陬靡不興學
庠序所育毋慮數十

萬人而各省學臣又
特優以節鎮大僚之
體其養之也厚故所
萃者益多其造之也
勤故所司者益重然
則士生今日所以篤
學力行無負上天前
聖所付屬而仰答
國家樂育之恩者宜何
若也使者恭膺

簡命視學粵東
天語諄諄以振士風嚴士
習爲要務繼又疊邀
宸翰諭令臣槐以實爲之
基以治教翔洽百有
餘年人或視爲故常
怠於奮起而嶺南山
水雄奇人物儁異第
恐舍實德而事虛文
今者星軺所至十郡

三州之士亦既聚而甄別之矣其間行誼修飭固自有人而浮華者流亦所不免吾竊怪其旅進旅退濟濟彬彬而未盡知所學之何事也且使者之訓多士亦屢矣四子之書懼其徒以爲文也用輯制義正宗

風以因文見道之指每一按試又必次進而丁寧誥誡之論文者十之三論行者十之七凡以開其爲此而禁其爲彼也多士聞之其果反而自勵否歟如尚未能則毋乃所云求道於經傳者驟苦其深而制義

又習而玩歟毋乃使
者之學行弗加修而
感人以言者淺歟夫
古與今無異道也聖
與凡無異理也徃籍

所載或遞傳之我心
所然或先得之程朱
以來名賢輩出單詞
隻義嘉惠靡窮其言
則多平易近人之言

其事則無高遠難行
之事視諸經爲易解
於吾說爲有徵誠乃
士林之彝訓也夫竊
不自揆謹述平昔省

覽諸條以類相從並
參臆說次爲八卷約
以四編授剞劂以貽
之斯蓋上體
睿衷大爲吾多士望也嶺

海之間金石珠貝材木甲天下人首之魚人言之鳥幾與橫目者爭靈其農則勤而疾其工則良而巧其商則智而豪寧士而反無卓然樹立者乎夫士也苟思所以靈於物而貴於民則彝訓在茲尚聰聽而允

蹈之哉

乾隆五十四年己酉孟夏朔日提督廣東全省學政仁和關槐撰

士林彝訓目錄

卷一
敬業上
卷二
敬業下
卷三
敦倫上
卷四
敦倫下
卷五
律身上
卷六
律身下
卷七
處世上
卷八
處世下

士林彝訓卷一

敬業上

仁和[illegible]軒述

自天降衷。萬理皆具。仁義禮智。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自家一身都擔在這裏。須是理會體認教一一周足。略欠缺些子不得。朱子語類

天生萬民。必授之職。士林所業。於衆獨尊。其事不越一身。而身所比附者倫。涉歷者世。皆必周知其理。以懋進其功。未有不修本業。可無負疚

於人倫身世之間者也。今愚纂述彝訓。特以敦倫律身處世爲綱。而又以敬業冠之。開宗明義。於是乎在。右述朱子語類一條。推本降衷。務期周足。葢所以明必當敬業之由。而其語樸質顯明。易爲感發。殆有勝於闊議奧論焉者。則又全書引言之通指也。

爲學之道。聖經賢傳。所以告人者。已竭盡而無餘。不過欲人存此一心。使自家身有主宰。今人馳騖紛擾。一個心都不在軀殼裏。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

放心而已又曰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學者須要識此朱子文集

爲學切須收斂端嚴就自家身心上做工夫自然有所得朱子語類

治心以學所謂業也勵學以心所謂敬也蓋德性問學事本一源故必不昏不惰先以此心立正學之基而後愈積愈深乃以所學還道心之本朱子所言最爲簡切學者讀此二條可不謬於祈嚮矣

古者初年入小學只是教之以事如禮樂射御書數及孝弟忠信之事至十六七入大學然後教之以理如致知格物及所以爲忠信孝弟者朱子語類

自詞章記誦之習深凡聞以小學大學爲說者罔不迂之究之舍此二端卽不足以爲業也依仍引朱子語以發凡而復採先正格言類次於左

後生學問且須理會曲禮少儀儀禮等學灑掃應對進退之事及先理會爾雅訓詁等文字然後可以語上下學而上達自此脫然有得自然度越諸子也不如此則是躐等犯分陵節終不能成孰先傳焉孰後倦焉不可不察也呂東萊文集

凡齋規一曰學禮凡爲人要識道理識禮數在家庭事父母入書院事先生並當恭敬順從遵依教誨與之言則應教之事則行毋得怠慢自任己意二曰學坐定身端坐齊脚斂手毋得伏盤靠背偃仰傾側三曰學行籠袖徐行毋得掉臂跳走四曰學立拱手正身毋得跛倚欹斜五曰學言樸實語事毋得妄誕低

細出聲毋得叫喚六曰學揖低頭屈腰出聲收手毋得輕率慢易七曰學誦專心看字斷句慢讀須要字字分明毋得目視東西手弄他物八曰學書正志把筆字要齊整圓淨毋得輕易糊塗眞西山教子齋規

童蒙之規每日清晨諸生叅揖畢學師以次遍詢諸生在家所以愛親敬長之心得無懈怠否一應言行心術得毋欺妄匪僻否諸童子務要各以實對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然後各退就席肄業凡歌詩須要整容定氣清朗其聲音均審其節調每學分爲四班每

日輪一班歌詩其餘皆就席斂容肅聽每五日則總四班遞歌之凡習禮須要澄心肅慮審其儀節度其容止毋忽而惰毋沮而怍毋徑而野久則體貌習熟德性堅定矣童生班次皆如歌詩習禮之日免其課倣每十日則總四班遞習之凡授書不在徒多但貴精熟量其資禀常使精神力量有餘則無厭苦之患而有自得之美諷誦之際務令專心一志口誦心維久則義理浹洽聰明日開矣王陽明訓蒙條約

以上三條皆論小學之事東萊氏總論其理指

趣已明西山陽明兩先生詳定其規工夫尤切髫稚之輩聞其說而不知則所以養聖功者父與師任其責矣

凡學者有十戒一曰立志卑下謂以聖賢之事不可爲舍其良心甘自暴棄只以工文辭博記誦爲能者二曰存心欺妄謂不知爲已之學好爲大言互相標榜粉飾文貌專務虛名者三曰侮慢聖賢謂如小衣入聖廟及各祠間坐嬉笑及將聖賢格言正論作戲語不盥櫛觀書之類四曰陵忽師友謂如相見不敬退則詆毀責善不從規過則怒之類五曰羣聚嬉戲凡初至接見之後雖同會亦必有節非同會者尤不可數見若羣聚遨遊設酒劇會戲言戲動不唯妨廢學業抑且蕩害性情六曰獨居安肆謂如日高不起白晝打眠脫巾裸體坐立偏跛之類七曰作無益之事謂如博奕之類八曰觀無益之書謂如老莊仙佛之書及諸家小說無關於聖人之道者皆是九曰好爭凡朋友同處當知久敬之道通財之義若以小忿小利輙傷和氣與塗人無異矣十曰無恒夫恒者入

聖之道小藝無恒且不能成況學乎在院生儒非有急務不宜數數回家及言動課程俱當有常毋得朝更夕變一作一輟高汝白洞學戒

學者每日初覺即省昨日所業與今日所當爲旦起讀經義一二條先將正文熟讀精思從容詳味俟有所見然後及於傳註然後及於諸說洗心靜氣以求其解毋執己見以違古訓毋傍舊說以昧新知乘此虛明長養義理午膳後敷述所看經義以相質問論說踰時總期有當身心勿宜雜及日間言語行事即

準於義理而出之。其有不合。必思所以習心隱慝。種種自形。力使其去。且書牿亡。庶乎免矣。若人事罕接。則讀史書一二種。非徒聞見之資。要亦擇善之務。日暮檢點一日所課。有闕則補。有疑則記。有過則自訟不寐。焚膏繼晷。夫豈徒然。對此艮宜深省也。張楊園澉湖塾約

以上二條。亦論小學之事。而其立說較深。課功較大。則由小學以適於大學之路者也。學者少長以還。卽宜於此留意。

某寫字時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學。二程遺書

寫字須一點是一點。一畫是一畫。不可苟。陸象山語錄

予書法每於動上求靜。放而不放。留而不留。此吾所以妙乎動也。得志勿驚。厄而不憂。此吾所以保乎靜也。法而不囿。肆而不流。拙而愈巧。剛而能柔。形立而勢奔焉。意足而奇溢焉。以止吾心。以陶吾情。以調吾性。此吾所以遊於藝也。陳白沙文集

凡寫文字須高執墨錠。端正研磨。勿使墨汁污手。高執筆。雙鉤。端楷書字。不得令手指着毫。張楊園東莊約語

凡寫字未問寫得工拙如何。且要一筆一畫。嚴正分明。不可潦艸。凡寫文字須要子細看本。不可差訛。張楊園東莊約語

以上五條。專論寫字。蓋小學之一端。而近日童塾中所先務。故因西山眞氏齋規之八。而詳舉之。至於篆隸之源流。鍾王之法派。今皆慭置不言。將以培養正學。非為書家勸也。

賈豎藏貨財。儒家惟書耳。當知寶惜。吾每歲視晴明日。卽設案向日。側列羣書其上。以曝其腦。若欲看。必先視几案淨潔。藉以茵褥。然後啟卷看之。或欲行看。卽承以方版。未嘗手汗沾漬。每看畢一頁。卽以右手大指與點鹽指。輕輕揭過。故不至揉熟其紙。每見汝輩以指爪撮起。或以雙指用唾挾起。甚非珍重之意。浮圖老氏。猶知尊敬其書。吾儒反不如耶。汝曹念之。司馬溫公誡子帖

凡書冊須要愛護。不可污損縐摺。濟陽江祿。書讀未完。雖有急速。必待掩束整齊。然後起。此最為可法。朱子童蒙須知

聚書藏書。良非易事。善讀書者。勿捲腦。勿折角。勿以爪侵字。勿以唾揭幅。勿以作枕。勿以夾刺。隨損隨修。隨開隨掩可也。（趙子昂書跋）

以上三條。專論惜書。亦小學之一端。而學者往往忽焉。不知飮食衣裳。洒掃進退。猶宜敬愼以將。況古昔所傳之載籍乎。溫公名相。朱子大儒。趙松雪亦彬彬乎勝流也。皆不憚瑣屑言之。斯可以知惜書之爲要矣。

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右五敎之目。堯舜使契爲司徒敬敷五敎。卽此是也。學者學此而已。而其所以學之之序。亦有五焉。其別如左。）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右爲學之序。學問思辨四者。所以窮理也。若夫篤行之事。則自修身以至於處事接物。亦各有要。其別如左。）言忠信。行篤敬。懲忿窒慾。遷善改過。（右修身之要）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右處事之要）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己。（右接物之要）某竊觀古昔聖賢所以敎人爲學之意。莫非使之講明義理。以修其身。然後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務記覽爲詞章。以釣聲名。取利祿而已也。今人之爲學者。旣反是矣。然聖賢所以敎人之法。具存於經。有志之士。固當熟讀深思而問辨之。苟知其理之當然。而責其身以必然。則夫規矩禁防之具。豈待他人設之。而後有所持循哉。近世於學有規。其待學者爲已淺矣。而其爲法。又未必古人之意也。故今不復以施於此堂。而特取凡聖賢所以敎人爲學之大端。條列如右。而揭之楣間。諸君其相與講明遵守而責之於身焉。則夫思慮云爲之際。其所以戒謹而恐懼者。必有嚴於彼者矣。其有不然。而或出於此言之所棄。則彼所謂規者。必將取之。固不得而畧也。諸君其亦念之哉。（朱子白鹿洞書院揭示）

易曰。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語曰。執德不宏。信道不篤。焉能爲有。焉能爲亡。學問之後。斷以寬居。信道篤而又欲執德宏者。人之爲心不可促迫也。人心須令著得一善。又著一善。善之來無窮。而吾心受之有餘地方好。若只著得一善第二般來。又未便容得。如此無緣心廣而道積也。（朱子語類）

心地要寬平。識見要超卓。規模要闊遠。踐履要篤實。能是四者。可以學矣。（陳白沙要語）

以上三條皆論大學之事前一條指陳切實臚列分明敬業之功于是爲大而敦倫律身處世之道莫不備括於中後二條通論指歸特以兼容衆善爲勗益前條乃明新之準的後條乃至善之梯階先聖後儒語如一口學者舍此其曷以哉

爲學之實在乎踐履苟徒知而不行卽與不學無異然欲行而未明於理則所踐履者又未知其果何事也故大學之道惟以誠意正心爲本而又以格物致

知爲先 朱子文集

爲學之道莫先於窮理窮理之要必在乎讀書 同上

以上二條皆言大學之道窮理爲先非重知而輕行乃序有不可紊也今者右方諸說既以小學大學挈其端則敬業之中固已總乎敦倫律身處世之要然欲行其事非窮理無由也故自此以下論讀書者特詳

士大夫三日不讀書則義理不交於胸中對鏡覺面目可憎向人亦語言無味 黃魯直文集

讀書有思索人往往不苟不曾讀書與曾讀書識理趣者觀其所爲便可見 呂東萊文集

讀書不獨變人氣質且能養人精神蓋理義收攝故也 陳眉公長者言

古人當困窮之日又際離亂之鄉謀生且不暇猶然矢志不輟今世胄之子父兄在上師傅在前春秋方富日月正閒無雜務以經其慮無衣食以累其心而偏不好讀書眞天地間下流人也仰負日月內負父師清夜自思能無悔愧 劉蕺山人譜類記

士爲四民之首從師受學便有上達之路非謂富貴也所以人自愛其身惟有讀書愛其子弟惟有教之讀書人徒見近代遊庠序者至於饑寒衣冠之子多有敗行遂歸咎讀書不知末世之習攻浮文以資進取未嘗知讀聖賢之書是以失意斯濫得志斯淫爲里俗所羞稱爾安可因噎而廢食乎試思子孫旣不讀書則不知義理一傳再傳蚩蚩蠢蠢有親不知事有身不知脩有子不知教愚者安於固陋慧者習爲黠詐循是以往雖違禽獸不遠弗恥也然則詩書之

業可不竭力世守哉（張楊園 訓子語）
好名是學者病是不學者藥（魏環溪 家訓）

以上六條皆言讀書之益與不讀書之害

凡人有記性有悟性自十五以前物欲未染多記性少悟性十五後物欲漸染則多悟性少記性故凡所當讀書皆當自十五前使之熟讀若年稍長不唯不肯讀且不能讀矣（陸桴亭 遺帖）

昔人云凡事乘少年鞭功事半功倍年過二十功倍而效止半矣今人姑息自恕不思進學乃謂過今日

尚有明日不知過一日無一日也徒至老大而傷悲豈不晚哉（陳白沙 要語）

昔人云寸寸積陰日以當兩分分積陰日以當月人壽百年或成千百歲之功或不得一二年之用可不戒哉（劉蕺山 人譜類記）

警心錄云讀書須於五更清晨時用功較之辰巳以後幾倍有益蓋平旦乃天地清爽之氣最當把取昔人云一日之計在於寅人於此時學事事必精能人於此時讀書書必熟透（譚質巷 心鏡編）

以上四條皆言及時讀書之益與不及時讀書之害蓋與前條並勸學之通旨也至於讀書之法則一以朱子爲宗今具列於左云

朱子讀書法一曰循序漸進按朱子曰以二書言之則通一書而後及一書以一書言之篇章句字首尾次第亦各有序而不可亂量力所至而謹守之字求其訓句索其旨未得乎前不敢求乎後未通乎此不敢志乎彼如是則志定理明而無踈易凌躐之患矣若奔程趂限一向趲着了則看猶不看也近方覺此

病痛不是小事元來道學不明不是上面欠工夫乃是下面無根脚其循序漸進之說如此二曰熟讀精思按朱子曰荀子說誦數以貫之見得古人誦書亦記徧數乃知橫渠教人讀書必須成誦眞道學第一義徧數已足而未成誦必欲成誦徧數未足雖已成誦必滿徧數但百徧時自是强五十徧二百徧時自是强一百徧今人所以記不得說不去心下若存若亡皆是不精不熟所以不如古人學者觀書讀得正文記得註脚成誦精熟註中訓釋文意事物名件發

明相穿紐處。一一認得。如自己做出底一般。方能玩味反覆。向上有通透處。其熟讀精思之說如此。三曰虛心涵泳。按朱子曰。莊子說吾與之虛而委蛇。既虛了。又要隨他曲折去。讀書須是虛心方得。聖賢說一字是一字。自家只平著心去秤停他。都使不得一毫杜撰。今人讀書。多是心下先有個意思。却將聖賢言語來湊。有不合。便穿鑿之使合。如何見得聖賢本意。其虛心涵泳之說如此。四曰切己體察。按朱子曰。入道之門。是將自身入那道理中去。漸漸相親。與己爲

一。而今人道在這裏。自家在外。元不相干。學者讀書。須要將聖賢言語體之於身。如克己復禮。與出門如見大賓等事。須就自家身上體覆。我實能克己復禮。主敬行恕否。件件如此。方有益。其切己體察之說如此。五曰着緊用力。按朱子曰。寛着限期。緊着課程。爲學要剛毅果決。悠悠不濟事。且如發憤忘食。樂以忘憂。是甚麽精神。甚麽筋骨。今之學者。全不會發憤。直要抖擻精神。如撐上水船。一篙不可放緩。其着緊用力之說如此。六曰居敬持志。按朱子曰。程先生云。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此最精要。方無事時。敬以自持。心不可放入無何用之鄉。須是收斂在此。及應事時。敬於應事。讀書時。敬於讀書。便自然該貫動靜。心無不在。今學者說書多是捻合來說。却不詳密活熟。此病不是說書上病。乃心上病。蓋心不專靜純一。故思慮不精明。須要養得虛明專靜。使道理從裏面流出。方好。其居敬持志之說如此。程畏齋輯朱子讀書法

右條之目凡六。乃朱子平日緒言。而四明程氏搜集類次之者也。考慶源輔氏所錄。居敬持志

爲首。循序漸進次之。蓋以收斂此心。實爲從事於學之本。但內外交修。動靜一致。惟學而將有所得者能之。其在初學。恐未遽及。故今一依程氏定本。而更博採諸說。與此六法相發明者。附於左方。

少年爲學者。每一書宜作數次讀之。當如入海百貨皆有。人之精力不能兼收盡取。但得其所欲求者止爾。故願學者每次作一意求之。如欲求古今興亡治亂。聖賢作用。且只作此意求之。勿生餘念。再則求其

事迹至於文物之類。又作一次求之。他皆倣此。若學成時。見識高遠。則不必若是拘矣。（蘇東坡文集）

讀書只且立下一箇簡易可常底程課。日日依此積累工夫。不要就生疑慮。既要如此。又要如彼。枉費思慮。言語下梢無到頭處。昔人所謂多岐亡羊者。不可不戒也。（朱子文集）

字畫音韻。是經中淺事。故先儒得其大者。多不留意。然不知此等處不理會。却枉費了無限辭說牽補。而卒不得其本義。亦甚害事也。（同上）

讀書之法。須是用功去看。先一書費許多工夫。後則無許多矣。始初一書費十分工夫。後一書費八九分。後則費六七分。又後則費四五分矣。讀書須讀到不忍舍處。方是見得眞味。若讀之數過。略曉其義。即厭之。欲別求書看。則是於此一卷書。猶未得趣也。（朱子語類）

嚴立功程。寬着意思。久之自當有味。不可求欲速之功。（同上）

汲汲焉毋欲速也。循循焉毋敢惰也。非止學問如此。日用事物之間。皆當如此。乃能有成。（許魯齋語錄）

司馬溫公嘗言。學者讀書少能自一卷讀至卷末。往往或從中。或從末隨意讀起。又不終篇。光性最專。猶常患如此。從來惟見何涉學士案上惟置一書。讀之自首至尾。正校錯字。未終卷。誓不讀他書。此學者所難也。（劉藏山人讀類記）

學者當有日新之功。所謂日新之功者。惟有常程。不貪多而務博。不一暴而十寒。積以悠久。自然日新。若乃驟勤而遽怠。方得而旋失。雖欲日新。豈可得哉。（史指臣顧體集）

以上八條。皆論循序漸進之法。蓋務廣則志多荒。躐等則功不切。進銳則氣易衰。乃學者之大患也。知戒乎此。然後可語日新之益矣。

經籍亦須記得。雖有舜禹之智。默而不言。不如聾盲之指麾。蓋記得便說得。便行得。故始學亦不可無誦數。（張子語錄）

學者精思。多在夜中。或靜坐得之。然記不熟。則思不起。故書須成誦。精熟。乃易於思索也。（同上）

讀書如煮物。初時烈火煮了。却須慢火養。讀書初勤

斂著力子細窮究後來却須緩緩温尋反覆玩味道理自出又不得貪多欲速直須要熟功夫自熟中出朱子語類

讀書無疑者須教有疑有疑者却要無疑到這裏方是長進同上

讀書須是以自家之心體驗聖人之心少間體驗得熟自家之心某自二十時看道理更要看那裏面嘗看上蔡語錄其初將紅筆抹出後又用青筆抹出又用黃筆抹出三四番後又用墨筆抹出是要尋那精

底看道理須是漸漸向裏尋到那精英處方是同上

汎觀博取不若熟讀而精思同上

學欲博不欲雜守欲約不欲陋雜似博陋似約學者不可不察也胡五峯文集

爲學之本莫先於讀書讀書之法須令日有課程句讀有未曉大義有未通不惜與人商確不惜就人授讀凡人多以此爲恥曾不知不如是則有終身之恥也呂東萊文集

後生學問聰明强記不足畏惟思索尋究者爲可畏耳同上

凡讀書思索之久覺有倦意當閉目靜坐養其神氣少時再從事於思索則心淸而義理自見薛敬軒讀書錄

讀書不尋思如迅風飛鳥之過前響絕影滅亦不知聖賢所言爲何事要作何用惟精心尋思體貼向身心事物上來反覆考驗其理則知聖賢之書一字一句皆有用矣同上

前輩謂學貴知疑小疑則小進大疑則大進疑者覺悟之機也一番覺悟一番長進其初學時亦是如此

更無別法陳白沙要語

楊龜山曰學者須有所疑乃能進德然須用力深方有疑今世之士讀書爲學蓋自以爲無可疑者故其學莫能相尚劉蕺山人譜類記

問難之益彼此共之有疑則問無憚其煩僕雖寡知昔聞於師敢不罄盡其不知者正可互相稽論以求其明勿以遲暮惘惘而棄之也張楊園澉湖塾約

凡書隨讀隨解則能明晰其理久久胸中自能有所開悟若讀而不講明其理雖所讀者盈笥亦與不讀

者無異矣。是故敎學工夫。必以勤講解爲第一義也。唐翼修父師善誘法

詩書多讀見識自生。文章頻改精神自出。史搢臣願體集

以上十五條皆論熟讀精思之法。蓋讀者以理係心。不熟則不固。思者以心入理。不精則不通。而强記本於熟讀。明辨出於精思。節次相因。不容廢一。至於問難講解。又以佐讀與思之功者也。然講解在人。問難由己。苟不來學。固無往敎之理。學者當並知之。

讀書之法。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從容默會於幽閒靜一之中。超然自得於書言象意之表。楊龜山語錄

觀書先須熟讀。使其言皆若出於吾之口。繼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於吾之心。然後可以有得。至於文義有疑。衆說紛錯。則亦虛心靜慮。勿遽取舍於其間。先使一說自爲一說。而隨其意之所之。以驗其通塞。則其尤無義理者。不待觀於他說而先自屈矣。復以衆說互相詰難。而求其理之所安。以考其是非。則似是而非者。亦將奪於公論。而無以立矣。大抵徐行却立。處靜觀動。先其易者。而後其節目。如解亂繩。有所不通。則姑置而徐理之。此讀書之法也。朱子文集

讀書須是虛心平氣。優游翫味。徐觀聖賢立言本意所向如何。然後隨其遠近淺深輕重緩急而爲之說。如孟子所謂以意逆志者。庶乎可以得之。若便以吾先入之說橫於胸次。而驅率聖賢之言以從己意。設使義理可通。已涉私意穿鑿。而不免於郢書燕說之誚。況又義理窒礙。亦有所不可行者乎。同上

讀書須是將本文熟讀。字字咀嚼。若有理會不得處。深思之。又不得。然後却將註脚看。方有意味。如人饑

而後食。渴然後飲。方有味。若不饑不渴而强飲食之。終無益也。朱子語類

讀書無別法。只管看便是法。正如鬭人相似。挺來挺去。自家都未要先立意見。且虛心只管看。看來看去。自然曉得。某那集註都詳備。只是要人看無一字閒。那個無緊要閒底字。越要看。自家意裏說是閒字。那個正是緊要字。上蔡云。人不可無根。便是難。所謂根者。只管看便是根。不是外面別討個根來。同上

凡看文字少看熟讀。一也。不要鑽研立說。但要反復體驗。二也。埋頭理會。不要求效。三也。三者。學者所當守。同上

看文字且依本句。不要添字。那裏元有縫罅。如合子相似。自家只去抉開。不是渾淪底物硬去鑿。亦不可先立說。牽古人意來湊。同上

看前人文字。未得其意。便容易立說。殊害事。蓋既不得正理。又枉費心力。不若虛心靜看。即涵養究索之功。一舉而兩得之也。同上

大抵讀書。訓詁既通之後。但平心讀之。不必勉強揣量。作意推求。或有未通曉處。姑闕之。無害。且以其明白昭晰者。日加涵泳。則自然日充日明。後日本源深厚。則向來未曉者。將亦渙然氷釋矣。陸象山文集

凡讀書必虛心定氣。緩聲以誦之。則可以密察其意。若心雜氣粗。急聲以誦之。眞村學小兒讀誦。鬭高聲。又豈能識其旨趣之所在耶。薛敬軒讀書錄

觀書惟寧靜寬徐。縝密則心入其中。而可得其妙。若躁擾褊急粗畧以求之。所謂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者也。烏足以得其妙乎。同上

用心不可太過。過則生疾。心爲神明之舍。過苦則神傷。只主一無適。優游涵泳。自然義理暢明。胡敬齋居業錄

邢邵云。思疑書乃是一樂。謂其能訂正也。然疑處但當徐思愼勿遽改。韓昶妄改金根。貽笑千載。豈可孟浪耶。見文中有道舉者三字。不能解。疑爲誤字。及查通考。乃知唐元宗時立科。凡習老莊列文者。謂之道舉。使爾時擅增一字。即爲錯也。昔人謂觀天下書未遍。不得妄下雌黄。信然哉。朱虎臣論讀書

蔑訓詁者無師。滯章句者無得。是故古之言智者曰擇。惟能擇。其庶幾乎。李安溪觀瀾錄

以上十四條。皆論虛心涵泳之法。所謂虛者。一則不執成心。一則不矜創解而已。杜元凱氏有言。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饜而飫之。使自得之。此則涵泳之道也。

讀書將以窮理。將以致用也。今或滯心於章句之末。則無所用也。二程遺書

爲學之初。當深以貪多躐等好高尚異爲戒。然此猶

是知見邊事若但入耳出口以資談說則亦何所用之既已知得便當謹守力行乃爲學問之實耳 朱子文集

爲學之要只在著實操存密切體認自己身心上理會切忌輕自表襮引惹外人辯論枉費酬應分却向裏工夫 同上

看書果能設身處地章章句句切己會理自然透徹了悟與徒看註解者不同 武叔卿論讀書

學問之道惟虛乃有益惟實乃有功 彭青浦木几冗談

士人從事於學功深力到華落實存乃能浩然自得

陳白沙要語

學止於誇多鬬靡不知性靈爲何物變化氣質爲何事人欲日肆天理日消其不陷於禽獸者幾希 同上

許魯齋設教懇欵周悉必使通曉嘗問諸生此章書義若推之自身今日之事有可用否方是有益 劉蕺山人譜類記

若是眞學問文章必有見於威儀之際與夫日用之常若是眞道德性命必有見於治家之法與夫當官之致 蔡虛齋文集

呂獻可嘗言讀書不須多讀得一字行取一字伊川亦嘗言讀得一尺不如行得一寸 陳眉公秘笈

讀書所期明體適用近代學者徒事空言宜乎佔畢沒齒反已茫然全無可述也日用從事一遵胡安定經義治事以爲之則庶少壯歲月不貽枉費之歎 張揚園東莊約語

村俗秀才株守時文一册止望得第夢夢一生全不計及異日施設若何結局若何者此鄙陋之尤最所當戒卽學古而止以爲作文章用講學而不能躬行亦甚可恥也 蔡梁村示子弟帖

以上十二條皆論切己體察之法其法惟在反諸心以驗其所固有反諸身以勵其所當爲乃非記誦詞章之陋且謂之切則窮高極遠之弊亦可免矣

今人做工夫不肯便下手皆是要等待如今日早間有事午間無事則午間便可下手午間有事晚間便可下手却須要待明日今月若尚有數日必直待後月今年尚有數月不做工夫必曰今年歲月無幾直

須來年如此何緣長進 朱子語類

人言讀書當從容翫味此乃自怠之一說若是讀此書未曉道理雖不可急迫亦不放下猶可也若徜徉終日謂之從容却無做工夫處譬之煎藥須是以大火煮滚然後以慢火養之却不妨 同上

看文字須是如猛將用兵直是鏖戰一陣如酷吏治獄直是推勘到底決是不恕他方得 同上

以上三條皆論著緊用力之法此與虛心涵泳條語雖若緩急不同然所謂涵泳者乃從容於

問學之中非從容於問學之外要其當著緊用力無疑也故此數條之說正與前相足云

程伯子在扶溝時謝游諸公侍側問學程子曰諸公在此只是學某說話何不去力行諸公云某等無可行者程子曰無可行時且去靜坐 二程遺書

靜坐後見萬物皆有春意學者只要靜箇心此上頭儘有進步 同上

予曩時從羅先生學問相對靜坐予時未有知識退入室中亦只靜坐先生令予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時作何氣象此意最善 李延平語錄

人之爲學千頭萬緒豈可無本領此程先生所以有持敬之語只是提撕此心教他光明則於事無不見久之自然剛健有力 朱子語類

爲善最樂讀書便佳只此二句知其味便是天下大福人少年欲知爲善又必由讀書又云關了門閉了戶把絶四頭路正是讀書時也何謂頭路人心紛擾要長要短皆是頭路須一切斷絶件件看破都沒要緊件件寡去寡之又寡以至於無則此心空明虛妙

人品日高文章日進此爲善讀書人 朱子文集

立身之道全在收拾真種子此種子人人本具箇箇圓成不從見聞而入不因書史而得須要將一切知見一切情識通行抹煞心心念念晝夜不舍如龍之養珠如雞之抱卵綿綿密密下幾箇月至虛至靜工夫庶可收拾此物而頂立於宇宙之間 唐荆川文集

凡欲靜坐須先息心日常隨事鍊習遊情雜念盡行抛捨潔潔淨淨常要還此寂然不動之體纔覺昏憒即奮迅振發纔覺懶散即專一凝神大慧從此生矣

吳因之學訣

靜坐是閒中吃緊一事。其次則讀書。朱子曰。每日取半日靜坐。半日讀書。如是行之一二年。不患無長進。劉蕺山人譜

尺蠖屈以求信。龍蛇蟄以存身。物無大小。理固皆然。古人言學。藏先於修。遊後於息。未有終日馳驟。其耳目智思而能有益身心者也。盛年百務未歷。履道坦如。尤以收斂翕聚。爲固基植本之計。夙興夕惕。時哉弗可失也。張楊園東莊約語

米鹽妻子。庶事應酬。道心處之。無非道者。苟使縈懷。豪傑志氣。不難因之損盡。是以出就燕閒。聽覩不雜。心力益專。養德養身。二益均有。同上

精神散漫。方寸憧憧。學者通患。唯主敬可以攝之。若勞攘之餘。初欲習靜。則抄錄寫倣。亦一道也。先儒云。便是執事敬。張楊園澂湖塾約

人性多喜流動而惡寂靜。坐不數刻。心未起而足先行矣。此學人通病也。昔金仁山以帶繫足於椅。足行而帶絆之。乃轉復坐。許白雲亦於門閾上加橫木。每行至門。爲木所格。復轉靜坐。昔之先哲。皆於禁足一事。極其留意也。唐翼修人生必讀書

以上十二條。皆論居敬持志之法。而諸條所說。主靜爲多。或疑主靜之學。近於寂照坐忘。不如敬字之萬全而無弊。然敬者靜之精神。靜者敬之軀殼。世固未有不靜而能敬者也。苟主靜以讀書。夫豈異教之所謂靜哉。

士林彝訓卷二

仁和　關槐　晉軒述

敬業下

六經之言在涵蓄中默識心通精義爲本二程遺書

人多以子弟輕俊爲可喜而不知其可憂也有輕俊之質者必教以通經學使近本而不以文辭之末習則所以矯其偏質而復其德性也同上

科舉之業志在薦舉登科難莫難於此所謂求在外者得之有命是也至通經知古今修身爲孝弟之人

此有何難況既通經知古今而應今之科舉亦無難者又道德仁義在我以之事君臨民皆合於義理陸梭山正本篇

以上三條皆言學以通經爲要蓋讀書之法前卷已詳言之然使但言讀書而不問所讀者爲何書則其習之熟而研之深者未知果有當於敦倫律身處世之道否也故特挈此條以弁敬業下編之首

凡看書各有門庭詩易春秋不可逐句看尚書論語可以逐句看二程遺書

聖賢之書其中必有體要如明德爲大學之體要誠爲中庸之體要仁爲論語之體要性善爲孟子之體要以至五經各有體要體要者何一理而足以該萬殊也荀楊諸子之書詞亦奇矣論亦博矣其中果有體要如聖賢之書乎不然則偏駁支離而已矣薛敬軒道論

各經四書註脚之註脚太繁多竊謂不若專讀各經四書正文傳註熟之又熟之以待自得之可也小註

脚太繁多不惟有與經註矛盾處亦以起學者望洋之歎薛敬軒讀書錄

學者於正經傳註尚不能精熟即泛觀小註中諸儒之說愈生支節而莫知其本若傳註精熟之餘有餘力而參看之可也同上

四書六經之理意皆相貫通先聖後聖其揆一也今讀其書徒誦其文義不實究其理則四書六經文字各是一般體面千頭萬緒雖皓首亦無如之何矣惟察其理而實體之於身則體用一貫又何難哉胡敬齋居

業錄

釋經小有不同未爲大害至於義理之本原毫髮不容差互也 羅整菴困知記

六經者聖人以其心之精微示人者也漢唐始爲訓詁止釋其字而不闡其義宋儒變爲傳註專主闡發義理而孔孟之意有十不得五者矣王安石以經義取士我朝因之至變傳註爲講說而相違轉遠今日應試之文則又變講說爲詞章其於聖賢立言之旨有茫然不知其故者矣譬如賣乳者初時眞乳也宋

儒之傳註則和之以水矣若講說則水多乳少至於時藝則純水而已矣故吾輩爲時文不可翻閱講章亦不可專主傳註須澄心靜慮先將經書正文從容諷繹務要將古聖賢立言之意看得明白然後以胸中眞見發而爲文則不期精而自精矣 王守溪論讀書

以上七條總論讀四書諸經之法盍辨門庭知體要求貫通謹差互數者其大端矣敬軒守溪所論期於尋味正文次及傳註不可泛爲講說所汨尤足以砭近今學者之失但守溪意猶在時文而敬軒之學則不止此也

論孟中庸大學乃學問根本尤當專一致思以求其指意之所在今乃或此或彼泛然讀之此則尤非用以愼思明辨而究聖學之淵源也此四書者當以序進每畢一書首尾通貫意味浹洽然後又易一書乃能有益其餘亦損其半然後可以玩味從容深探其立言之旨而無迫切泛濫之累矣 朱子文集

讀書先讀大學以定其規模次讀論語以立其根本次讀孟子以觀其發越次讀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

處大學一篇有等級次第總作一處易曉宜先看論語却實但言散見初看亦難孟子有感激興發人心處中庸亦難讀看三書後方宜讀之 朱子語類

四書道理粲然人只是不去看若理會得此四書何書不可讀何理不可究何事不可處 同上

學者於學庸論孟四書果然下工夫句句字字涵泳切己看得透徹一生受用不盡只怕人不下工夫雖多讀古人書無益書只是明得道理却要人做出書中所說聖賢工夫來若果看此數書他書可一見而

決矣。同上

讀四書之法。毋過求。毋巧鑿。毋旁搜。毋曲引。亦惟平心以玩其旨歸。而切己以察其實用而已爾。果能於是四者。融會貫通。而義理昭明。胸襟洒落。則在我有權衡尺度。由是而稽諸經與凡讀天下之書。論天下之事。皆莫不氷融凍釋。而輕重長短截然一定。自不復有錙銖分寸之或紊矣。陳北溪文集

程子言論語孟子既治。則六經可不治而明矣。誠哉是言也。若論文字。則論孟與六經文字體面自殊。若

論工夫道理。則六經道理。不出論孟之外。六經工夫作用。亦不出論孟之外。所以學者貴自得也。先儒以為推類以通之。非也。論孟六經之道本一。何待推。胡敬齋居業錄

以上六條。皆論讀四書之法。蓋表章四書。始於程子。而朱子章句集註或問語類諸書。推演發明。更無餘蘊。由是師儒所以造士。科目所以衡才。莫不以是書為首務。誠以四子之微言。皆六經之要旨也。固陋之輩。尋章摘句。所見不出時文。而敏博之徒。又以此為童蒙諷誦之書。而忽焉不察。尚足以云學術也哉。

古者司徒之職。教萬民以德行。必本於孝。蓋孝者天之所以命我。而不能不然之事也。此篇乃曾子述所聞於孔子。以詔後世。秉彝罔墜。有順無彊。學者即是充之。以周於事而遡其原。可以為成人矣。朱子孝經序

孝經至朱子始分經傳。去後儒之附益。而經復完。孝者人心之所固有也。古先聖王命冢宰降德於民者。不過以節文度數示之。而未嘗言其義。言其義則始

於孔子。長人者宜以此書頒之庠序。布之鄉黨。俾服習而力行之。將天下之俗。無不可變。豈小補云哉。眞西山文集

經云。天地之性人為貴。人之行莫大於孝。天下萬善同出一源。人能孝則事君必忠。事長必順。交友必信。居官必廉。臨民必寬。進而言之。暗室屋漏。一念自欺非孝也。應事接物。一念怠斁。一念刻薄。非孝也。事親能養矣。而未能養志。知從令之非孝矣。而未能諭之於道。養生送死盡禮矣。而未能事死如生。事亡如存。

其孝猶爲未盡也。故事親事天。一道也。盡倫盡性。一理也。孝之道大矣哉。湯潛菴文集

孝經一書。始於事親。終於通神明光四海。上自天子。下至庶人。不可不讀。聖賢經傳之言。萬世不易之道。雖欲頃刻離之而不得也。陸稼書文集

此書之要在愛敬二字。李安溪題孝經

以上五條皆論讀孝經之法。四書而外。厥有諸經。而此經最爲切要。先儒授論語畢。即以繼之。蓋五倫之本。百行之原。入德之先務也。昔程子

論學制。以爲武學宜增孝經論語二書。夫亦欲使赳桓之侶。且知所向方也。況其澤躬爾雅者乎。

古之學者。皆有傳授。如聖人作經。本欲明道。今人若不先明義理。不可治經。蓋不得傳授之意云爾。如繫辭本欲明易。若不先求卦義。則看繫辭不得。二程遺書

易不比詩書。他是說盡天下後世無窮無盡底事理。只一箇字。便是一箇道理。人須是經歷天下許多事變。讀易方知各有一理。精審端正。今既未盡經歷。非是此心大段虛明寧靜。如何見得。朱子語類

觀易須看時。然後觀逐爻之才。一爻之中。常包涵數意。聖人常取其重者而爲之辭。亦有易中言之已多。取其未嘗言者。又有且言其時。不及其爻之才者。皆臨時參考。須先看卦。乃看得辭。同上

以上三條皆論讀周易之法。易爲五經之尊。廣大精微。莫可涯量。其學似難驟以語人。然而有象有辭。有變有占。所以指天道者至明。而言人事者至切。學者觀之玩之。擬之議之。求諸一言

一動之間。而日日積之而不懈。其亦可以漸免於悔吝矣。

看書須要見二帝三王之道。如二典。即求堯所以治民。舜所以事君。二程遺書

漢儒之談經也。以三萬餘言明堯典二字。可謂知要乎。惟毛公董相有儒者氣象。同上

古人敘事之文。極有法。如禹貢篇首以敷土奠高山大川。爲一篇之綱。次冀州以王畿爲九州之首。次八州。次導山。次導水。以見經理之先後。次九州四隩九

川九澤四海以結經理之效次制貢賦立宗法祇台德先分五服以迹經理之政事而終之以聲教訖于四海執圭以告厥成功始終本末綱紀秩然非聖經其能然乎（薛敬軒讀書錄）

洪範篇造化氣數天理人事皆具書之易也（同上）

典謨仲虺成湯伊傅諸書尤切於學者（同上）

尚書有難曉處正不必枉費心思强通得亦未必是於其明白易曉者熟讀而有得焉殆不可勝用矣（羅整菴困知記）

以上六條皆論讀尚書之法依古以來言心言性言學莫不自尚書始蓋帝王立極之本原即儒者自脩之準的也求之以實所益自多不然爭同異於今古之文角短長於鄭孔之義敝其精力無補身心亦何貴乎治尚書之有

詩須諷詠以得之古詩即今之歌曲今之歌曲往往能使人感動至學詩却無感動興起處只爲泥章句故也（謝上蔡語錄）

明道談詩並不曾下一字訓詁只轉却一兩字點掇他念過便教人省悟（同上）

善觀詩者當推詩外之意如孔子子思善論詩者當達詩中之理如子貢子夏善學詩者當取一二言爲立身之本如南容子路善引詩者不必分別所作之人所采之詩如諸經所舉之詩可也緜蠻黃鳥止于邱隅不過喻小臣之擇卿大夫有仁者依之夫子推而至於爲人君止於仁與國人交止於信鳶飛戾天魚躍于淵不過喻惡人遠去而民之喜得其所子思推之上察乎天下察乎地觀詩如此尚何疑乎如切

如磋如琢如磨而子貢能達於貧富之間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而子夏能悟於禮後之說論詩若此尚何疑乎南容三復不過白圭子路終身所誦不過不忮不求學詩至此奚以多爲維嶽降神生甫及申宣王詩也夫子以爲文武之德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仲山甫詩也左氏以爲孟明之功引詩若此奚必分別所作之人所采之詩乎達是然後可以言詩也（鄭夾漈詩論）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夫子曰詩之好仁如此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夫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凡夫子爲

詩之說率不過以明大義後世深求曲取穿鑿遷就之論興而詩之論始不明矣 范茂明詩說

詩三百十一篇人情世態無不曲盡燕居無事時取而諷誦之歷歷皆目前事也其可感者多矣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其言誠有味哉 羅整菴困知記

以上五條皆論讀詩經之法學詩之益夫子已屢言之然苟習其辭而不反諸心通其解而不推諸事其益無由集也上蔡所論於讀法已得

大凡而夾漈以下諸家尤為透切抑朱子傳序有云章句以綱之訓詁以紀之諷詠以昌之涵濡以體之嗚呼盡之矣

春秋一句即一事是非便見於此乃窮理之要學者只觀春秋亦可以盡道矣 二程遺書

治春秋者不辨名實不定五霸之功過則未可言治春秋先定五霸之功過而治春秋則大意立若事事求之則無緒矣 邵子經世書

春秋其事之終歟學者先明五經然後學春秋則其用利矣 楊龜山語錄

人言春秋難知其實昭如日星孔子於五經中言其理於春秋著其行事學者若得五經之理春秋誠不難知 上同

春秋一事各是發明一例如觀山水然徙步而形勢不同不可拘以一法 李延平語錄

朱子門人問讀春秋之法曰只是據經所書之事迹而準折以先王之道某是某非某人是底猶有未是處不是底又有彼善於此處自將道理折衷便是只

是聖人言語細密要人子細斟量考索耳 朱子語類

左氏是史學公穀是經學史學者記得事詳經學者於義理親切然記事多誤 上同

春秋比諸經尤難讀簡嚴而閎大惟其簡嚴故立論易刻惟其閎大故諸說皆通聖人筆削之旨隱矣事案左氏之的義取公穀之精此兩言乃讀春秋之要法 陸仲深經說

讀春秋使人自然戒懼不敢萌一毫私意 胡敬齋居業錄

春秋殊未易讀程子嘗言以傳考經之事迹以經別

傳之眞僞如歐陽文忠所論魯隱趙盾許止三事可謂篤信聖經而不惑於三傳者矣乃胡文定作傳則多用三傳之說而不從歐公人之所見何若是之不同耶夫聖筆之妙如化工固不容以淺近窺測然求之太過或反失其正意惟虛心易氣反覆潛玩勿以衆說汩之自當有得也三傳所長固不容掩然或失之誣或失之鑿安可盡以爲據乎竊謂歐陽公之論恐未可忽合程子兩言亦無以讀春秋矣羅整菴困知記

杜預春秋左傳序所以闡明春秋之義例者精而能

該所以闡明左傳之意旨者核而能周春秋左傳之理無餘蘊矣學人未能全讀二書者固當讀之即全讀二書者讀之尤能悉二書之微義也唐翼修讀書作文譜

以上十一條皆論讀春秋之法諸經傳註同異起自漢唐春秋則正經甫成三傳即多不合是以啖趙二氏舉而空之而以獨抱遺經爲主後之傳者胡文定大義最明張氏洽汪氏克寬亦頗精審學春秋者當於此數家求之而其大指則已備於右十一條之說矣

爲學有先後先須理會自家身心合做的學問周禮自是後一截事朱子語類

五經中周禮疏最好詩與禮記次之同上

儀禮雖難讀然倫類若通則其先後彼此展轉參照足以互相發明久之自貫通也同上

儀禮疑處難卒說但看時隨手劄記向後因讀他處邂逅或有發明自不費力同上

讀禮切忌附合凡禮家言非出一人一手世遠傳疑安得盡同但據本文解釋同者自然脗合異者不妨

并存牽强比附失之愈遠同上

四十九篇之書雖雜出於諸儒傳記而不能悉得聖人之旨然其文繁其義博學者觀之隨其所入博而約之亦可弗畔未可以其言非盡出於夫子而輕議之也鄭夾漈文集

禮記須兼儀禮讀如冠禮喪禮鄉飲酒禮之類儀禮皆載其事禮記只發明其理讀禮記而不讀儀禮許多理皆無安著處朱子語類

禮記有說宗廟朝廷說得遠後不切於日用若欲觀

禮。須就禮記節出切於日用常行者。如玉藻內則曲禮少儀看。同上

禮記諸篇有相牴牾者。葢諸家各記其師說。如本朝諸臣之家。喪祭之禮。各成一書。亦不能以相似也。世之好禮者。總而集之。以資考證可也。必欲曲爲之說。使貫爲一家。則妄也。如檀弓之言喪。或以爲大功。或以爲齊衰。或以爲當使之喪。或以爲不當使之喪。或以爲可反。或以爲不可反。如此類甚多。惟其各載姓名。故後人不以爲疑。而得置議論取舍於其間。未有

合爲一說而並用之者也。自餘諸篇不載姓名。則遂以爲皆古之成禮也。而一切强解而曲通之。可乎。項平甫文集

凌節而求。躐等而議。越見聞以談卓約。後學大患也。剟會禮之家。名爲聚訟。儻卒意以去取其能息同異之辨。絕將來之譏乎。衛正叔講義

以上十條。皆論讀周禮儀禮禮記之法。先王之制度典章。備於三禮。其註疏又最繁。往往愈理愈棼。不可究詰。要之皆枝葉也。至其根本所在。則六官爲之綱。六禮爲之紀。六德六行爲之質。而毋不敬爲之宗。知其所可知。而闕其所不可知。行其所可行。而闕其所不可行。此則學禮之要也夫。

立身以力學爲先。力學以讀書爲本。今取孝經論語諸書。以字計之。孝經一千九百三字。論語一萬一千七百五字。孟子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周易二萬四千一百七字。尙書二萬五千七百字。詩三萬九千二百三十四字。禮記九萬九千一十字。周禮四萬五

千八百六字。春秋左傳一十九萬六千八百四十五字。止以中才爲準。若日誦三百字。不過四年半可畢。或資鈍減中人之半。亦九年可畢。其餘觸類而長之。雖書卷浩繁。苐能加日積之功。何患不至。諺曰。積絲成縷。積寸成尺。尺寸不已。遂爲丈疋。此言雖小可以喻大。爾輩勉之。歐陽文忠公語

右條乃論計日讀書之法。近人荒棄經書。每謂卷帙重大。文義紛拏。非歲月可得效。於是聞治五經六經十三經者。即色然駭之。不知治經之

難在精通在實體初非讀而記之之可以爲難也但不熟讀强記則進此無以加功故述文忠此語姑以限年卒業爲窮經致用之基至其四年九年之數即或人事牽率尚有未能亦更加數年而已可矣何至優游老大竟爲枵腹之人耶

程子言科舉之學與士人致功宜將兩月讀經史一月讀文章此言經史與文章宜分月致功也朱子又將經史分功謂讀經難讀史易宜四十日讀經二十

日讀史詳觀其法皆取分日致功豈非以精專則易爲力歟 唐翼修讀書作文譜

右條乃論分日讀書之法朱子之說視程子爲尤詳總以同屬當讀之書專習之則有舉一廢一之虞並治之又有忽此忽彼之慮故惟分致其功乃可並收其益抑此實兼史學文章而言非專論讀經也因與上條程限畧同故錄於此而其專論讀史讀文諸法則別著之

今人讀書未多義理未至融會處若便去看史書考古今法亂制度理會典章譬如作陂塘以溉田須是陂塘中水已滿然後決之則可以流注滋殖田中禾稼若是陂塘中水方有一勺之多遽決之以溉田則非徒無益於田而一勺之水亦復無有矣讀書既多義理已融會胸中尺度一一已分明而不看史書考治亂理會制度典章則是猶陂塘之水已滿而不決以溉田若是讀書未多義理未有融會處而汲汲焉以看史爲先務是猶決陂塘一勺之水以溉田也其涸也可立而待也 朱子文集

凡讀書先讀語孟然後觀史則如明鏡在此而妍醜不可逃若未讀徹語孟中庸大學便去看史胸中無一箇權衡多爲所惑 朱子語類

先看語孟更看一經却看史方易先讀史記史記與左傳相包次看左傳次看通鑑有餘力則看全史 同上

學經有得方可看史經無得而先看史未免流於功利看史能別其是非乃窮理之要不然則徒記故事反成博雜 胡敬齋居業錄

讀經之餘次及於史此一定課程也其或聰明

之士矜語博聞豪上之徒侈談雄畧則以用心史學而入於粗駁者有之總以經術未深故爾今將論及讀史而先述此四條俾知史固不可不讀而亦不可以驟讀也

某每讀史到一半便掩卷思量料其成敗然後再看有不合處又當精思其間多有幸而成不幸而敗者今人只見成者便以為是敗者便以為非不知成者都有不是底敗者都有是底 二程遺書

讀史當觀大倫理大機會大治亂得失 朱子語類

讀史有不可曉處劄出待去問人便且讀過有時讀別處撞着有文義與此相關便自曉得 同上

楊至之患讀史無記性朱子曰只是一遍讀時須用功作相別計止此更不再讀便記得有一士人讀周禮疏讀第一板訖則焚了讀第二板則又焚了便作焚舟計若初且草讀一遍準擬三四遍讀便記不牢 同上

史看通鑑固好然須看正史一部都看通鑑一代帝紀更逐件大事立箇綱目其間節目疏之於下恐可記得 同上

閱史必且專意於一家其餘悉屏去候閱一史畢歷歷默記然後別取一史而閱之如此有常不數年諸史可以備記苟閱一史未了雜以他史紛然交錯於前則皓首不能通一史矣惟是讀三傳當參以史記讀史記當參以前漢文辭繁要亦各有法不可不知 許魯齋語錄

閱子史必須有所折衷六經論孟子史之折衷也譬如家法之有律令格式賞功罰罪合於律令格式者

為當不合於律令格式者為不當諸子百家之言合於六經語孟者為是不合於六經語孟者為非以此衷考古之人而去取之鮮有失矣 同上

以上七條皆論讀史之法其要在於據正理得大綱問辨以求通練習以期熟而已乃識卑者或祇拘成敗以論人氣高者或至謬是非而斷事是皆無所折衷故也但取魯齋後說觀之思過半矣

朱子小學一書理與事而已內篇之立教明倫敬身

通論言其理也稽古之立教明倫敬身通論實之以事也外篇嘉言之廣立敎明倫敬身又以理言也善行之實立教明倫敬身又實之以事也然理精也本也事粗也末也本末精粗一以貫之其小學之書乎（薛敬軒讀書錄）

大學一書君天下者之律令格例也近世大儒朱子嘗成章句或問以析其義顧治之君倘取其書玩而繹之則凡帝王爲治之序爲學之本洞然於胸次矣臣不佞竊思所以羽翼是書者盍明道術辨人材審

治體察民情者人君格物致知之要也崇敬畏戒逸欲者誠意正心之要也謹言行正威儀者修身之要也重妃匹嚴內治定國本教戚屬者齊家之要也四者之道得則治國平天下在其中矣每條之中首以聖賢之明訓參以前古之事蹟得失之鑑炳然可觀其書之指皆本大學故題之曰大學衍義云（眞西山大學衍義自序）

宋儒眞德秀所撰大學衍義四十三卷於大學八條目中有格物致知之要誠意正心之要修身之要齊家之要而於治國平天下之要闕焉臣不揆愚陋竊倣德秀凡例採輯五經諸史百氏之言補其闕畧以爲治國平天下之要立爲十二目曰正朝廷曰正百官曰固邦本曰制國用曰明禮樂曰秩祭祀曰崇敎化曰備規制曰愼刑憲曰嚴武備曰柔遠方曰成功化又於各目之中分爲條件凡一百十有九共爲書一百六十卷補前書一卷目錄三卷名之曰大學衍義補（邱瓊山進大學衍義補疏）

小學一書所以明小學之道也大學衍義衍義補二書所以明大學之道也學者既治經史則

凡儒先語錄傳記百家皆可兼習而旁通之而求其原本六經囊括諸史挈小學大學之要闡心法治法之全擇之精而語之詳者惟此三書爲最故今撫其崖畧次於右方至其讀之之法一與讀經史同不贅也

凡國家禮文制度法律條例之類皆當熟觀而深考則有以酬應世務而不戾乎時宜（薛敬軒讀書錄）

學者既明義理勵德行又當兼習六藝時務以適於

用孔門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若非平日習其事通之一字亦甚難言胡安定教蘇湖二州之士必兼時務如治兵治民水利算數等事故士皆有實用今之學者大概虛談理道事事雕鏤之文而置六藝時務於不講及臨事應變茫然不知不能此朝廷所以有不得人之嘆而世俗視讀書爲迂者此也茲願同人於窮經之暇各隨自家聰明材質專習一藝或能兼通諸藝更佳如禮樂射御書數及歷象兵刑錢糧治河之類必精研習練實實可以措諸事業不徒空談

其影響而已也此皆經濟實學凡我同人已習者精而愈求其精未習者宜及暇時研究亦藏器待用之切務也 施虹玉塾講規約

此二條言學者當習六藝時務以適於用蓋六藝乃小學之文時務乃大學之事而其理則經史所該也精研習鍊之可以應務而有餘矣故次其說於小學大學諸書之後

余往年讀楚詞喜其華今讀楚詞喜其實蓋其警戒之言亦皆切己之事也 薛敬軒讀書錄

賦者富麗之詞也莫盛於漢賈誼相如揚雄皆以命世之才俯就騷律故情意俱工可謂盛矣如上林甘泉極其鋪張而終歸於諷諫則有風之義兩都等賦極其炫耀終折以法度則有雅頌之義長門自悼等篇緣情發意托物興詞極和平從容之槩則有比興之義此皆古賦之最佳者學賦者當取法於此自然得賦之正矣 徐伯魯文體明辨

以上二條論讀詞賦之法蓋自經史而外才人學士之所撰著不越詩賦古文而楚詞又賦之

祖也讀楚詞者率以幽艷求之而此獨取其切實則於賦可知矣

讀詩先用看李杜如士人治本經本既立方可看蘇黃以次諸家詩 朱子語類

尚書云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而子夏毛詩序則曰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嗚呼詩之旨寧有外於此乎然而千古不易者詩之旨

而不得不變者詩之體故漢魏之詩不同於商周而唐宋之詩又不同於漢魏也 費天承論詩

詩之格力崇卑固若隨世而變遷然謂其皆不相師可乎第所相師者或有異焉其上焉者師其意辭固不似而氣象無不同其下焉者師其辭辭則似矣求其精神之所寓固未嘗近也唯深於比興者乃能察知之爾然而爲詩當自名家然後可傳於不朽若體圓畫規准方作矩終爲人之臣僕尚烏得謂之詩哉是何者詩乃吟咏性情之具而所謂風雅頌者皆出

於吾之一心特因事感觸而成非智力之所能增損也古之人其初雖有所沿襲未復自成一家言又豈規規然必於相師者哉嗚呼此未易爲初學道也近來學者類多自高操觚未能成章輒濶視前古爲無物且揚言曰曹劉李杜蘇黃諸作雖佳不必師吾卽師師吾心耳故其所作往往猖狂無倫以揚沙走石爲豪而不復知有純和冲粹之音可勝歎哉 宋景濂答張秀才書

以上三條論讀詩之法詩者學人之餘事專治而欲精之不必也卽欲精之此其科律矣朱子初年胡澹菴以詩人薦朱子雅不喜之而其詩實非南宋諸家所及不可思其所自來乎

或問於朱子曰要看文以資益筆勢助發義理何者爲要朱子曰可看孟子韓文韓不用科段直說將去至終篇自然純粹成體有結構若歐曾卻各有一箇科段矣 朱子語類

東坡文字明快老蘇文雄渾儘有好處如歐陽曾南豐韓昌黎之文豈可不看柳文雖不全好亦當擇合

數家之文擇之無二三百篇下此則不須看恐低了人但採他好處以爲議論足矣若班馬孟子則是大底文字 同上

六經而下近古而宏麗者左邱明莊周司馬遷班固四公具有成書其文卓卓乎大家也左氏如公孫劍器盤旋搖曳光彩射人莊子如神仙下世咳唾譫浪皆成丹砂子長之文雄而豪如老將用兵縱橫不可羈而自中於律孟堅之文華而整方之武事其遊騎布列不爽尺寸而部勒雍容可觀殆有儒將之風焉

雖諸家機局變幻不同。然要皆文章之絶技。凌約言論文
屈宋以來。渾渾噩噩。如長川大谷。探之不窮。攬之不竭。蘊藉百家。包括萬代者。司馬子長之文也。閎深典雅。西京之中。獨冠儒宗者。劉向之文也。斟酌經緯。上摹子長。下採劉向父子。勒成一家之言者。班固也。吞吐騁驟。若千里之駒。走赤電。鞭疾風。常者山立。怪者霆擊。韓愈之文也。巉巖崱屴若遊於峻壑削壁。而谷風淒雨。四至者。柳宗元之文也。遒麗逸宕。若攜美人宴遊東山。而風流人物。照耀江左者。歐陽修之文也。

行乎其所當行。止乎其所當止。浩浩洋洋。赴千里之河而注之海者。蘇軾也。嗚呼。七君子者。可謂聖於文矣。其餘若董賈相如揚雄諸君子。才學炳然。西京矣。而非其至者。曾鞏王安石蘇轍至矣。鞏尤為折衷於大道。而不失其正。然其才或疲苶而不能副焉。此諸公文之大概也。茅鹿門文評

唐宋八大家文。退之如崇山大海。孕育靈怪。子厚如幽巖怪壑。鳥叫猿啼。永叔如秋山平遠。春谷倩麗。園亭林沼。悉可圖畫。其奏劄樸健刻切。終帶本色之妙。明允如尊官酷吏。南面發令。雖無理事。誰敢不承。東坡如長江大河。時或疏為清渠。瀦為池沼。子由如晴絲裊空。其雄偉者。如天半風雨。嫋娜而下。介甫如斷岸千尺。又如高士谿刻。不近人情。子固如陂澤春漲。雖漶漫而深厚有氣力。說苑等敘。乃特緊嚴。然諸家亦各有病。學古人者。知得古人病處。極力洗刷。方能步趨。否則我自有病。又益以古人之病。便成一幅百醜圖矣。魏叔子論文

以上五條。論讀古文之法。古文以左馬為開先。

而左氏已附於經。司馬已列於史。故今多就唐宋大家言之。善論古文者。莫如荊川鹿門諸公。然以朱子之說求之。不已得其大要哉。

從古未有止讀四書一經之賢士。亦未有止讀四書一經之名臣。故欲知天下之事理。識古今之典故。欲作經世名文。欲為國家建大功業。則諸子中。有不可不閱之書。語錄中。有不可不閱之書。典制誌記中。有不可不閱之書。九流雜技中。有不可不閱之書。即如制藝小技耳。唐荊山歸震川金正希章皆讀許多

書而後能作此可傳之制藝也雖然此數項中書甚繁多其當閱者豈淺學所能自知非請教於高明不能辨也唐翼修讀書作文譜

有當讀之書有當熟讀之書有當看之書有當再三細看之書有必當備以資查考之書書既有正有閒而正經之中有精麤高下有急需不急需之異故有五等分別也學者苟不分別當讀者何書當熟讀者何書當看者何書當熟看者何書則工夫緩急先後俱誤矣至於當備考究之書苟不備之則無以查考

學問知識何從而長哉同上

以上二條皆言學者以博極羣書爲貴蓋因陋就簡必非通儒故述此以鑄于申之至其當讀何書則已具見於前說矣

讀魏晉唐以來諸人文字其放曠不羈誠可喜身心即時便得快活但須思慮究竟是如何果能終身爲樂乎果能不隳先業而澤及子孫乎天地間人各有性分職分性分之所固有者不可自泯也職分之所當爲者不可荒慢也人而泯人之性慢人之職雖曰飽食煖衣安樂終身亦志士仁人所不取也故凡無檢束無法度艷麗不羈諸文字皆不可讀大能移人性情聖人以義理誨人力挽之不能迴而此等語一見之入骨髓使人情志不可收拾從善如登從惡如崩古語有之可不慎乎許魯齋語錄

子虛長楊飾巧誇富媚人耳目若俳優然非詩之教也陳白沙要語

讀書須先論其人次論其法又要論所讀之書嘗見人家几案間擺列小說雜劇此最自悞并悞子弟亟

宜焚棄人家有此等書便爲不祥即詩詞歌賦亦屬緩事若能兼通六經及性理綱目大學衍義諸書固爲上等學者不然者亦只是樸樸實實將孝經小學四書本註置在案頭嘗自讀教子弟讀即身體而力行之難道不成就好人難道不稱爲自好之士朱柏廬勸言

書籍惟六經諸史先儒理學以及歷代奏議有關修己治人之書不可不珍重護惜下此則醫藥卜筮種植之書皆爲有用其諸子百家近代文集雖無可也

至於異端邪說。淫詞歌曲之類。害人心術。傷敗風俗。嚴距痛絕。猶恐不及。而況可貯之門內乎。且凡書籍。自己所有。不可散失。若他人簡冊。掩為己有。與穿窬何異。戒之戒之。張楊園訓子語

當讀之書。前已言之特詳。此四條。又舉其所不當讀者。葢綺語背道。雜學亂性。邪正之分明。斯趨舍之途。當知所法。不可不知所戒也。

人著書。才有一毫為名。便是逆天悖理。古人著書。皆不得已。如耒耜陶冶。生民所賴。菽粟布帛。生民所急。若無益於世。著之何用。況詭誕浮華。害於世者乎。胡敬齋居業錄

久居杭者。始能言西湖之勝。久居蜀者。始能言峩眉之佳。以其身經親歷。故言之詳悉無誤也。五經四子之書。洞其理而詳其曲折者。世雖未甞絕人。然亦不能常有。今之著講章者。不特聖賢真實之理未甞夢見。即三代典故。千百中不知一二。又前代諸儒錯誤處。並不考正補註。俱從依樣葫蘆中抄集浮言。已屬可笑。至將作文波瀾點綴之法。裝成花草。以代切實至理。更將搭題牽合之法。以解通章全旨。不自知陋劣。今日出一部。明日出一部。正如未至於杭而談西湖之勝。未至於蜀而談峩眉之佳。但可欺不知者。安能欺有識者。噫。後學何辜而遭此塵坌之蒙蔽。荊棘之牽絆也。借用聖賢經書。以之沽名誆財。孔曾思孟孰肯容之。天地鬼神安肯宥之也。彼不自危。吾代為之危矣。唐翼修人生必讀書

此因論讀書而及著書之道。葢著書之任。非下學所敢當。如果學成德立。隨事發明。必於世道

人心。有所裨益。其言切而且暢。乃為得之。

詩者。志之所之。在心為志。發言為詩。然則詩者。豈有工拙哉。亦視其志之所向者高下如何耳。是以古之君子。德足以求其志。必出於高明純一之地。其於詩固不學而能之。至於格律之精粗。用韻屬對比事遣辭之善否。今以魏晉以前諸賢之作考之。葢未有用意於其間者。而況於古詩之流乎。近世作者。乃始留情於此。故詩有工拙之論。而葩藻之詞勝。言志之功隱矣。朱子文集

作詩間以數句適懷亦不妨但不用多作蓋便是陷溺爾當其不應事時平淡自攝豈不勝如思量詩句至於眞味發溢又却與尋常好吟者不同（朱子語類）

此因論詩而及作詩之道近世談詩之家或主學問或主性靈或主氣格或主神韻雖亦各有所長而準之言志適懷究爲多事固當以朱子爲定論云

上世聖人何嘗有意於文彼其德性聰明聲自爲律身自爲度豈後世小儒筆端所能模倣德性中發出

不期文而自文所謂出言有章者也在事物之間其節文詳備後人極力爲之有所不及何者無聖人之心爲聖人之事不能也（許魯齋文集）

凡立論必求事之所在理果如何不當馳騁文筆如程式文字揑合抑揚且如論性說孟子却繳得荀子道性惡又繳得楊子道善惡混又繳出性分三等之說如此文字皆文士馳騁筆端如策士說客不求眞是只要以利害惑人若果眞見是非之所在只當主張孟子不當說許多相繳之語（許魯齋語錄）

聖賢之文順理以成章自然本末兼盡脉絡貫通後世專意爲文而理意反不足是欲巧而反不巧也（胡敬齋居業錄）

凡論立意高說理透不爲元言奇語而人自屈服者爲上詞理兼修華實並茂者次之士子爲論須依於忠厚止於理義可翻駁羣彥不可戲薄聖賢可據理陳辭不可強詞奪理宜於有過中求無過不可於無過中求有過議論一出關乎他人之人品即關乎自已之人品不可不愼也（袁了凡論文）

此因論讀文而及作文之道傳有云言之無文行之不遠是未嘗不尙文也然必有道爲主而文以載之不然則周子所云虛車焉耳魯齋敬齋皆篤實之儒也其言當謹佩之

或謂科舉事業奪人之功是不然且一月之中十日爲舉業餘日即可爲學然人不志於此必志於彼故科舉之事不患妨功惟患奪志（二程遺書）

士人先要分別科舉與讀書兩件孰輕孰重若讀書上有七分志科舉上有三分猶自可若科舉七分讀

書三分將來必被他勝却況此全志是科舉所以到老全使不着茲不關爲己也聖人教人只是爲己 朱子語類

聖賢學問未嘗有妨於科舉之文理義明則文字議論益有精神光采躬行心得者有素則形之商訂時事敷陳治體莫非溢中肆外之餘自有以當人情中物理藹然仁義道德之言一一皆可用之實也 陳北溪集

應舉求合程度此乃道理當爾乃若不合程度而萌僥倖之心不守尺寸而起冒爲之念此則妄矣應舉

何害義理但克去此等妄念方是眞實舉子 陳潛室文集

義理與舉業初無相妨若一日之間上半日將經傳討論義理下半日理會舉業亦何不可況舉業之文未有不自義理中出者若講明得義理通透識見高人行文條暢舉業當益精若不通義理則識見凡下議論淺近言語鄙俗文字中十病九痛不自知覺何緣做得好舉業雖没世窮年從事於此亦無益也 饒雙峯文集

習舉業者借經書之文以徼利達而不知一言之可用誠所謂侮聖人之言也 薛敬軒道論

讀書作文須有根柢今士子徒誦幾篇坊刻時文又不能辨其美惡高下但以選者之丹黃爲趨舍浮詞塡胸千里一軌遇題目相近剽剝不讓公然相襲不復知有勦說雷同之禁也間或理致及典實題樣與所習相左則荒疎杜撰無一語中肯綮者何則理致精微非平日體認眞切熟於諸儒講說源流敷辭安能動洽理趣若典實題則或係禮樂名物井田學校制度之屬或稱引唐虞夏殷周帝王賢聖德行功業

之類非畧覽易詩書春秋諸經曉其故實事跡但就時文中捜摘應副甫脫口而謬戾不可勝言矣今將責士子淹該經史驟未易至若沉潛經書使先儒理解融會通貫自是諸生分內事至於他經卽不能盡究其全固當畧涉其趣隨其天資分量左右采獲積累既多造意措詞亦自畧有本末而坐進淹茂矣 李安溪榕村別集

以上七條皆論科舉之學近世之士間以敬業爲言大抵以爲舉子業耳不知此特一端不足

云全體也由諸儒之說思之則本同末異此重
彼輕得其道則不相妨失其道則無所益夫亦
愈知敬業之有在矣

士林彝訓卷三

仁和　晉軒述

敦倫上

人之大倫其別有五自昔聖賢皆以爲天之所敘而
非人之所能爲也朱子文集

天地位而人生乎其中其所以爲人之道者以其有
父子之親長幼之序夫婦之別而又有君臣之義朋
友之交也是五者天之所命而非人之所能爲有是
性則具是道初不爲聖愚而加損也張南軒文集

連屬比次之謂倫人之爲人端在乎此故五典
五惇所以作聖而不親不遜無以爲民此人倫
所以爲達道也愚於敬業編首蓋已舉其大凡
而其中詳論讀書亦正欲格物致知以求所謂
親義序別敬之實理故今遂以此編繼之而右
二條則總陳其目者也其言一則曰天之所敘
再則曰天之所命夫父子兄弟本爲天合而餘
三者皆以人合疑若有不同者然朱子又嘗曰
夫婦者天屬之所由以續也君臣者天屬之所

賴以全也朋友者天屬之所賴以正也是則綱紀人道建立人極不可一日而偏廢雖或以人而合其實皆天理之自然而非人之所能爲也斯言尤著明矣

舜之命契曰敬敷五教在寬寬云者漸濡涵養之使其所固有者自發也而皐陶亦曰天敍有典勑我五典五惇哉勑云者所以正其綱而惇云者所以厚其性也降及三代庠序之教尤詳故孟子曰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明云者講明之而使之識其

性之所以然也然則人之所以爲聖賢與夫聖賢之教人舍是五者其何以哉 張南軒文集

父子之親君臣之義與夫夫婦長幼朋友亦莫不各有當然之則此天倫也苟無學問以明之則違遠人道與禽獸殆無少異 許魯齋語錄

前二條言倫此二條言敦倫前益總陳其目此乃約舉其功也然語中不曰敦倫而曰明倫者講其理之謂明踐其事之謂敦智以察之仁以行之其實一而已且所謂正其綱厚其性者固亦莫非敦字之指

自古及今天下國家惟有箇三綱五常君知君道臣知臣道則君臣各得其所矣父知父道子知子道則父子各得其所矣夫知夫道婦知婦道則夫婦各得其所矣三者既正則他事皆可爲之此或未正則其變故有不可測者又奚暇他爲也 許魯齋文集

此言五倫之中又以三綱爲重益朋友之義同於君臣兄弟之親本於父子三者正則五者莫不敦矣今以其序而論則夫婦人倫之始故周

易序卦傳先之父子天屬之至恩故孟子之述五敎先之君臣宇內之大分故孔子之舉達道先之究之言豈一端理無偏重三綱之說不可易也且魯齋雖以君臣父子夫婦並言而其實爲臣綱者君也爲子綱者父也爲妻綱者夫也卑以承尊上以統下此又綱之所由取義也與

父子主恩君臣主義是爲天下之大戒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如人食息呼吸於元氣之中一息之不屬理必至於斃是以自昔聖賢立法垂訓所以維持防範

於其間者。未嘗一日而少亡。朱韋齋遺書
君臣父子之大倫。天之經。地之義。而所謂民彝也。故
臣之於君。子之於父。生則敬養之。死則哀送之。所以
致其忠孝之誠者。無所不用其極。而非虛加之也。以
爲不如是則無以盡吾心云爾。朱子文集
此言三綱之中。又以君父爲重。蓋內則父子。外
則君臣。兩相對待者也。昔莊周氏有言。子之於
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臣之於君。義也。無所逃於
天地之間。先儒或非其說。以爲若有彼此輕重

於其間也。然讀韋齋晦菴所言。則以莊生語爲
互文也可。自此以下。乃以敦倫之實類次言之。
忠義之心。人皆有之。惟其執之不固。勉之不力。是以
不及於古人。韓魏公遺言
臣之於君。竭其忠誠。致其才力。用否在君而已。不可
阿諛逢迎。以求君之厚己也。二程遺書
事君者。知人主不當自聖。則不爲諂諛之言。知人臣
義無私交。則不爲阿黨之計。同上
人臣之義。位愈高則思所以報國者當愈勤。饑則爲
用。飽則飛去。是以鷹犬自期也。曾是之謂愛身乎。同上
士之立朝。要以正直忠厚爲本。正直則朝廷無過失。
忠厚則天下無嗟怨。二者不可偏也。一於正直而不
忠厚。則漸入於刻。一於忠厚而不正直。則流入於懦。
羅豫章文集
臣子無愛身自佚之理。朱子語類
今之仕宦。不能盡心盡職者。是無那先其事而後其
食底心。同上
某於世間無所愛慕。亦無所享用。惟有報君愛民之

事在所當爲耳。張南軒文集
憂國者不顧其身。愛民者不罔其上。林和靖省心錄
以上九條。皆論事君之道。蓋序依達道而意主
士林。故以訓人臣者居首。人臣秩有高卑。遇有
常變。其當盡心盡職則無不同。況逢有道之時。
居得爲之地。而或孳孳爲利。孑孑沽名。苟竊華
膴。漫無建樹。可乎。取諸儒之說思之。則學者所
以預養忠敬之心。而夙籌報效之畧者。必有在
矣。

立朝之士當愛君如愛父愛國如愛家愛民如愛子然三者未嘗不相賴也凡人愛君則必愛國愛國則必愛民未有以君爲心而不以民爲心者故范希文謂居廟堂之上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諒哉 羅豫章文集

事君如事親事官長如事兄與同僚如家人待羣吏如奴僕愛百姓如妻子處官事如家事然後爲能盡吾之心如有毫末不至皆吾心有所不盡也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悌故順可移於長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豈有二理哉 呂東萊文集

臣子之於君父與生俱生而不可懈於心者也食人之祿者當任其事此亦不待智者而後知也 黃勉齋文集

事親孝者事君必忠何以知之良知故存雖妻子不能移其愛推此以盡爲臣之道則爵祿安可易其守哉 林和靖省心錄

以愛妻子之心事親則無往而不孝以保富貴之心事君則無往而不忠 同上

名利壞人三尺童子皆知之但好利之弊使人不得顧名而好名之過又使人不復顧君父世有方命以潔身訕上以賣直者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陳眉公長者言

以上六條亦論事君之道而比擬之辭連類之說爲獨多葢家國同情忠孝一理因其良知所未汩示以大義所必敦皆納約自牖之方也故以語意相從別次於此

忠孝二字字面自高潤然士在家食時忠亦未由自効不如孝弟二字較爲切近抑畏馴謹道之基也若舍弟而冠之忠往往未見忠君實際而藉爲高視雄談盛氣躐進者有之本基漓矣昔人云常迴思在母腹時景象則藹惻之情油然自生故古人之舉多在孝弟亦云孝廉夫舉以爲國豈不期忠然人能孝弟且廉忠將焉往 毛稚黃家人子語

忠也孝也弟也事出一原無可岐視但就家居之士論之則其高潤切近之不同誠有如毛氏所云者故自此以下言孝弟者尤詳

問盡其道謂之孝弟夫以一身推之則身者資父母血氣以生者也盡其道者則能敬其身敬其身者則

能敬其父母矣。不盡其道。則不敬其身。不敬其身。則不敬其父母。其斯之謂與。程子曰。今士大夫受職於君。期盡其職。受身於父母。安可不盡其道。二程遺書

某事親無以踰於人。能不欺而已矣。其事君亦然。司馬溫公語錄

以上二條。皆論事親之道。前言事君。既以事親證之。此言事親。又以事君證之。葢事君如親。乃爲至愛。事親如君。乃爲至敬。忠孝者。至愛與至敬合者也。

君子之道。莫大乎孝。孝之本。莫大乎順親。故仁人孝子。欲順乎親。必先於妻子不失其好。兄弟不失其和。室家宜之。妻孥樂之。致家道成。然後可以養父母之志而無違也。故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文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則治家之道。必自妻子始。藍田呂氏文集

冬。溫夏凊。昏定晨省。是事父母小節。能讀書修身。學爲聖賢。使其親爲聖賢之親。方盡得孝之分量。舜稱大孝。亦只是德爲聖人一句。陸桴亭思辨錄

孝經。王者合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此語最妙。吾謂士庶人。亦當合一家之歡心。以事其父母。凡婢妾僕隸。亦易生釁。骨肉爲孝子者。須是無往不敬。古人親在。叱咤之聲。未嘗至於犬馬。正識得此意。同上

啜菽飲水。雖可盡歡。而顯親揚名。斯足終事。葢親望其子以聖賢。恒不如望其子以富貴也。故曾參之道。當以責己。而季子之過。不可怨親。必兼而有之。以事其親。子道其庶幾乎。毛稚黃家人子語

以上四條。亦論事親之道。而舉其大者言之。葢德福兼隆。乃承歡之極軌。而修齊無忝。尤養志之先基。君子自其講學力行。以至發名成業。皆未嘗於孝之量有所加。此卽中庸之精義也。呂陸諸賢。豈欺我哉。

凡爲子爲婦者。毋得蓄私財。俸祿及田宅所入。盡歸之父母舅姑。當用則請而用之。不敢私假。不敢私與。司馬溫公居家雜儀

凡子事父母。孫事祖父母同。婦事舅姑。孫婦亦同。天欲明。咸起。盥漱櫛總。具冠帶。昧爽。適父母舅姑之所。省問。父母舅姑起。子供藥物。藥物乃關身切務。人子必當親自供進。不可但委婢僕。婦具晨

羞。供具畢乃退。各從其事。將食。子婦請所欲於家長。退具而供之。尊長舉筯。子婦乃各退就食。丈夫婦人。各設食於他所。依長幼而坐。其飲食必均一。幼子又食於他所。亦依長幼。男坐於左。女坐於右。及夕食亦如之。既夜。父母舅姑將寢。則安置而退。居閒無事。則侍於父母舅姑之所。容貌必恭。執事必謹。言語應對。必下氣怡聲。出入起居。必謹扶衛之。不敢涕唾喧呼於父母舅姑之側。父母舅姑不命之坐。不敢坐。不命之退。不敢退。同上

凡子受父母之命。必籍記而佩之。時省而速行之。事畢則反命焉。或所命有不可行者。則和色柔聲。具是非利害而白之。待父母之許。然後改之。若不許。苟於事無大害者。亦當曲從。若以父母之命爲非。而直行己志。雖所執皆是。猶爲不孝之子。況未必是乎。同上

凡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悅則復諫。不悅。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熟諫。父母怒不悅。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同上

凡爲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有賓客。不敢坐於正廳。升降不敢由東階。上下馬不敢當廳。凡事不敢自擬於父。同上

凡父母舅姑有疾。子婦無故不離側。親調嘗藥餌而供之。父母有疾。子色不滿容。不戲笑。不宴遊。一切不得如平時。甚則不交睫。不解衣。舍置餘事。專以迎醫檢方合藥爲務。疾已。復初。同上

凡子事父母。父母所愛。亦當愛之。所敬。亦當敬之。至於犬馬盡然。況於人乎。同上

凡子事父母。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安其寢處。以其飲食忠養之。幼事長。賤事貴。皆倣此。同上

或問古有晨昏定省之禮。安能事事如儀也。曰此非板定。有易行之理焉。或父母有事過勞。恐其睡臥不寧。次日清晨。宜問安也。或有拂意之事。恐其懷抱不舒。當問安以慰其心也。大寒大熱。難於調養。問安自不容已。或身體倦怠。或冒風寒。宜時時問安。不必拘晨昏也。至於事當遠出。則宜丁寧屬付兄弟妻妾。代己盡心。定省之事。固不可懈。溫凊之事。尤所當謹。父母年高畏寒。貼體裏衣。最有關係。緊小則煖。短則可

眠。背綿宜厚。臂綿稍薄。則不慮臃腫。眠不脫衣則臥
不畏衾冷。起不畏衣寒。調養親體。此爲要也。又年高
體弱之人。足尤畏冷。不問男女。睡宜穿襪。裝綿宜厚。
若當仲冬極寒。宜加其綿衣。厚其衾絮。爐炭時加。毋
令缺火。此冬温實際也。屋低小者。夏必炎蒸。卽屋大
而天井無蔽。亦不免於炎蒸。覆以凉棚。庶可免於炎
熱。或臭蟲爲患。有巢於四壁者。以油灰塞之。藏於椅
桌者。以漆麵嵌之。臥床之隙。不可以塞嵌者。時則檢
點而撲去之。帳幔與枕衣。時時展視。有則去之。獨藏

於寢薦者難去。惟以蒲爲薦。則無藏匿處矣。至於蚊
虻之患。帳幔稍有隙縫。蚊卽從此而入。雖終夜揮扇。
旋去旋來。困人莫甚。惟去其隙縫。則可安枕而臥。此
夏凊實際也。凡古人所言。皆尋常可行之事。不可視
爲負絶之行。舉此數事。而餘可類推矣。唐翼修人生必讀書
父母一切所用之物。如筆墨紙硯盃盞壺榼傘屐之
類。安置之所。宜有常處。不可屢移。恐父母一時取用
而不得。致生煩躁也。同上

以上十條。亦論事親之道。而舉其小者言之。温

公雜儀。本於曲禮內則。而詮次有法。切近可循。
異乎道古而迂。勸世而俚者也。而唐氏所言。委
曲詳明。足與相發。故並述之

父慈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子不失
其孝。乃眞孝子也。韓魏公遺書
高年之人。作事有如嬰孺。喜得錢財微利。喜受飲食
果實小惠。喜得孩兒玩狎。爲子弟者。能知此而順適
其意。則盡其歡矣。袁氏世範
父母見諸子中有獨貧者。往往念之。常加憐恤。飲食

衣服之分。或有所偏私。子之富者。或有所獻。則轉以
與之。此乃父母均一之心。而子之富者。或以爲怨。此
殆未之思也。若使我貧。父母亦移此心於我矣。同上
同母之子。而長者或爲父母所憎。幼者或爲父母所
愛。此理殆不可曉。竊嘗細思其由。蓋人生一二歲。舉
動笑語。自得人憐。雖他人猶愛之。况父母乎。纔三四
歲至五六歲。恣情啼號。多端乖劣。或損動器用。冒犯
危險。凡舉動言語。皆人之所惡。又多癡頑。不受訓戒。
故雖父母亦深惡之。方其長者可惡之時。正値幼者

可愛之日父母移其愛長者之心而更愛幼者其憎愛之心從此而分最幼者當可惡之時下無可愛之者父母愛無所移遂終愛之其勢或如此爲人子者當知父母愛之所在長者宜少讓幼者宜自抑也同上

以上四條亦論事親之道蓋前已具言正理此則又於偏私瑣屑之處曲體親心天理人情於是爲至故記曰視於無形聽於無聲

人子有大不孝而竟忘其爲不孝者有八焉父母愛惜之過甚常順適其性驟而拂之便違拗不從甚或

抵忤一也常先事勤勞聽子安佚遂謂父母宜勤勞已宜安佚偶令代勞作事便多方推諉二也父母常爲兒減口遂謂父母當少食已宜多食三也語言粗率慣父母前亦直戇衝突行動無理慣父母前亦傲慢放弛四也見同輩則禮貌委和對雙親則顏色阻滯待妻子則情意藹然件二尊則胸懷鬱悶有美食則反食妻子而不以養親有好衣則反衣妻子而不以奉親五也財入吾手便爲已財而在父母者又謂吾當有之也財足則忘親財乏則强求竊取於親不得遂意則怨親親老不能自養而寄食於吾則又厭親甚且單父隻子而爭財者有矣少長互推而棄親不養者有矣不知身乃誰之身財乃誰之財我乳哺無缺衣食無缺以至今日誰之恩乎六也恣情聲色外誘日濃二更三鼓挑燈望歸不顧也遊戲賭錢破蕩財產雙親憂鬱成病不顧也七也父母於兄弟姊妹或有私與乃怨親偏黨關防爭論無所不至甚且成仇八也以上數者皆習成不孝竟爾相忘苟不細思猛改則天地鬼神譴責之加必不能免矣顏光衷戒言

先儒謂弒逆之人只因見父母有不是處蓋小不平則小計較大不平則大計較積漸所至勢固然也然則人子日用尋常之事有與父母計較短長之心便已陰在弒逆路上着脚矣可不畏哉魏叔子日錄

以上二條亦論事親之道蓋前已勉所當爲此則又以忤逆背謬之端垂戒人子學者日取此言反躬自問必有瞿然不敢安者至於充類至盡則君子之不孝有三孟子趙註詳之所戒尤大

祖父母與父母服有三年期年之別然父亡祖在者諸孫必當代父行孝不得以孫自諉也長孫尤當盡孝以有承重之責也晉李密乞養祖母一表千古皆稱其孝有讀之垂淚者則知祖父母之當孝也蓋祖父母其年必高高年之人苟無人盡心服事諸苦畢集無處可告則其罪與不孝父母同 唐翼修人生必讀書

以上一條亦論事親之道蓋由父母而祖父母一脈相承無可降殺則夫盡心竭力順志承顏何以異於事父母哉節目之詳前說具在所以

言事生者備矣自此以下乃以慎終追遠言之

凡祖考忌日子孫自有哀慕悽愴之心是日素服不飲酒食肉居宿於外曾祖以上不逮事者服淺淡衣而禮殺之 陳白沙要語

人子葬親擇地次也其要處在立心立心欲親之體魄安不至有水泉螻蟻之患此天理之至情也立心爲求富貴或停柩不葬或欺盜侵奪此人欲之惡念也所以儒者重心術不重風水 陸桴亭思辨錄

墳墓不宜侈大宜倣族葬法父子祖孫生同居死同域子孫祭埽畢萃於斯仁義之道也深埋實築不易之義也惟夫地狹不足容柩則更闢他所然不可惑葬師邪說以違前訓自蹈不孝 張楊園訓子語

侈於殯埋之飾而民遂至於不葬其親豐於資送之儀而民遂至於不舉其女於是有反本尚質之思而老氏之書謂禮爲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則亦過矣豈知召南之女迨其謂之 周禮媒氏凡嫁娶妻入幣純帛無過五兩 而夫子之告子路曰歛首足形還葬而無槨稱其財斯之謂禮何至如鹽鐵論之云送死殫家遣女滿車齊武帝

詔書之云斑白不婚露棺累葉者乎馬融有言嫁娶之禮儉則婚者以時矣喪葬之禮約則終者掩體矣

林放問禮之本孔子曰禮與其奢也寧儉其正俗之先務乎 顧寧人日知錄

幼而讀書以至於長且老聞孔孟之教久矣及其死也兒孫用浮屠追薦之令地下之魂屏諸孔孟宮牆之外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隨俗迷謬一至於此幸而浮屠幻事也若其果眞則不孝之罪安可贖哉 魏環溪庸言

昔人云。願識盡世間好人。讀盡世間好書。看盡世間好山水。余曰識好人先自宗族鄉黨始。讀好書先自學庸論孟始。看好山水先自祠墓田廬始。同上

人子一生大事莫如送終。於此而不盡心則無復可盡之心矣。奈何以兄弟衆多。彼此推諉使日久暴露或草草完事致有日後之悔。竊以爲諸子中。饒裕者宜爭先費用不必與衆較量。即力不及者亦須勉强支持不宜推諉偏累一人。豈不聞古之孝子。遇親之難爭先赴死以求相代者乎。彼於生命尚可捨何區

區財物之足云也。唐翼修人生必讀書

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是也。君子有百世之養。邱墓是也。王朗川言行彙纂

以上八條由事親而專言喪葬。所謂愼終之道也。盡禮盡哀。必誠必信。學者固常聞之。但或以美觀而侈。或以求福而誣。則實意寖微。悖於大事者衆矣。諸儒娓娓言之。殆以力矯時俗之弊也歟。

祠乃祖考神靈所依。墓乃祖考體魄所藏。子孫思祖考不可見。見所依所藏之處。即如見之。時而祠祭時而墓祭。必加敬謹。凡棟宇有壞則葺之。罅漏則補之。垣砌碑石有損則重整之。蓬棘則翦之。樹木什器則愛惜之。或被人侵害盜賣盜葬則同心合力復之。患無忽小。視無逾時。若使緩延。所費愈大。此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之道。族人所宜首講者。王士晉宗規

今人多寶愛骨董。鋪張陳設以供玩賞。殊爲無謂。予向惡之。近日思得此種器物亦有用處。蓋古者宗廟祭器必用貴重華美之物。如瑚璉簠簋之類。雖家國

不同。然古人祭器必用重物無疑。今世士大夫金玉之器充滿几席。而祭器則僅取充數。殊非古人致孝鬼神致美黻冕之意也。愚以爲士大夫家凡有家傳重器。當悉以爲祭器。貧者則以精潔之器爲之。斷不可以濫惡之物進御鬼神也。陸桴亭思辨錄

敎家之道第一以敬祖宗爲本。敬祖宗在修祭法。祭法立則家禮行。家禮行則百事舉矣。同上

凡賢達子孫每從父母祖宗起見。視公衆之事。公衆之室產必勝於己事己產也。無良之子孫止知自爲

自利公衆之事公衆之室產毫不經營全不愛惜其存心既私必無善報後日子孫盛衰可預卜也（唐翼修人生必讀書）

今人賓朋宴會必務豐潔至窮水陸殊品然後爲敬乃祖考祭享多從苟簡甚者失時不舉晏然自安生而疎者結其歡死而親者忘其報此之謂不知類（王朗川言行彙纂）

以上五條由事親而專言祭祀所謂追遠之道也夫廟院之崇牲牢之備非士庶所得言然而

隨分盡誠因時展孝固不患無其禮也若乃或疏而怠或數而煩始也心不屬而禮徒行繼也禮漸衰而心益慢此其忘祖忘親吁可歎矣

生日之禮古人所無顔氏家訓曰江南風俗兒生一期爲製新衣盥浴裝飾男則用弓矢紙筆女則刀尺鍼縷並加飲食之物及珍寶服玩置之兒前觀其發意所取以驗貪廉智愚名之爲試兒親表聚集因成宴會自茲以後二親若在每至此日常有飲食之事無教之徒雖已孤露其日皆爲供頓酣暢聲樂不知有所感傷梁孝元少時每載誕之辰嘗設齋講自阮修容（元帝生母）薨後此事亦絕是此禮起於齊梁之間逮唐末以後無不崇飾此日開筵召客賦詩稱壽而於昔人反本樂生之意去之遠矣（顧寧人日知錄）

子爲父母慶生辰膝下稱觴情也禮也至於我之生日乃母難之日也若受親戚鄰里門徒故交之祝開筵扮戲傀儡遺殺生於心安忍然斟酌情禮凡我之生日當齋心以報親令我之子孫次日稱觴以盡孝庶幾兩全矣（魏環溪庸言）

以上二條又因事親之道而類及之蓋人苟篤念所生自非具慶當前何忍盡情歡宴無如習俗相沿恬不知怪誕辰稱壽輒以自娛又其甚者鑴徵詩之啟醵製帳之金陽博虛名陰圖厚利此風起於商賈漸及搢紳不獨怙恃情衰亦且廉恥道喪倘顧魏諸君見此則其慨乎言之更何如哉

人之至親莫過於父子兄弟而父子兄弟有不和者父子或因責善兄弟或因爭財有不因責善爭財而

不和者。蓋人之性。或寬緩。或褊急。或剛強。或柔懦。或喜閒靜。或喜紛拏。或所見者小。或所見者大。所禀自是不同。父必欲子之性合於己。子之性未必然。兄必欲弟之性合於己。弟之性未必然。其性不可得而合。則其言行亦不可得而合。此父子兄弟不和之根源也。況臨事之際。一以爲是。一以爲非。一以爲當先。一以爲當後。一以爲宜急。一以爲宜緩。其不齊如此。若互欲同己。必爭論。爭論不勝。至於再三。至於十數。則不和之情。自玆而啟。或至於終身失歡。若悉悟此理。

爲父兄者。通情於子弟。而不責子弟。惟己之同。爲子弟者。仰承於父兄。而不望父兄。惟己之聽。則處事之際。必相和協。無乖爭之患。孔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此聖人教人和家之要術。其熟思之。袁氏世範

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可知孝親悌長。是天性中事。不是有知有不知。有能有不能者也。吾怪今人。財寶本身外物。求之不得。則恥。孝弟是身內固有。不得如何不恥。功名本如旅舍。得而復失。則又深恥。孝弟乃是不可復失者。放而不求。如何不恥。不必言古聖賢孝弟之行。如大舜武周泰伯伯夷。各造其極。只如晨省昏定。推梨讓棗。有何難事。而今人甘心不爲。極而至於生不能養。死不能葬。大不孝於父母。有無不通。長短相競。大不友於兄弟。噫。是卽孩提時。頃刻不見父母。則哭泣不止。兄弟同床共席。則相憐相愛之孝子悌弟也。人皆望長而進德。柰何反至於此。且就人所易能者。立一榜樣。昔老萊子行年七十。身着五色斑斕之衣。作嬰兒戲。欲

親之喜。司馬溫公兄伯康。年將八十。公奉如嚴父。保如嬰兒。每食少頃則問曰。得無饑乎。天少冷。則拊其背曰。衣得無薄乎。老而如此。未老可推。一事如此。他事可推。有子曰。孝弟爲仁之本。可不勉諸。朱柏廬勸言

古者父母在。不有私財。蓋私財有無。所繫孝弟之道不小。無則不欺於親。不欺於兄弟。大段已是和順。若是好貨財。私妻子。便將不順父母。而況兄弟。不孝每從此始。近世人子。多有父母在而蓄私財。及父母在而結私債。均是不肖所爲。甚或父母以偏私之心。陰

厚以財與不恤其苦。啟其手足之釁。爲害尤大。張楊園訓子語

古云。父母即欲以非理殺子。子不當怨。蓋我本無身。因父母而後有。殺之不過與未生一樣。古人看得兄弟極重。差父母不遠。蓋如兄弟三人。損失一个。則天地之內。止有兩个。任他萬國九州。若億若兆人再尋一个來湊不得。聖賢言語。俱是實理實情。不可作教訓世人過深一步話看。魏叔子日錄

我初生時。不帶一錢來。自孩童以至成人。百事費用。

無非父母之財也。無奈世人。一至長大。各聽妻子婢僕之言。兄弟分析。爭多競少。彼此皆謂父母有偏。似乎一切家財。皆當我所獨得。而兄弟不當有。并父母亦不當有者。噫。何其愚也。人苟聽妻子婢僕之言。不孝於親。縱使父母億萬家財。盡歸於我。未有不速敗者。惟平心讓財。敦孝之人。天必佑其子孫。待常享富厚。斷無爽也。吾願世之人。凡妻子有爭較財物之言。入於我耳。不惟不當聽。且當即時訓誡。勿使再言。至於婢僕離間聳誑之言。當訓誨妻子不可聽信。甚則撻之。則離間之言。自不敢再行。而孝行可完矣。唐翼修人生必讀書

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縱到極盡處。只是合當如此。着不得一毫感激。居功念頭。如施者視爲德。受者視爲恩。便是路人。便成市道矣。史搢臣願體集

以上六條。皆論事父母及處兄弟之道。乃合孝弟二者言之。蓋調劑極於性情之隱。而保護周於衣食之微。其理至庸。其事至切。積而至於通神明。光四海。固莫能外此也。若夫漓性乖恩。由

貨財者十九。是以諸儒之垂戒者特嚴。

今人多不知兄弟之愛。且如閭閻小人。得一食。必先以食父母。夫何故。以父母之口重於己之口也。得一衣。必先以衣父母。夫何故。以父母之體重於己之體也。至於犬馬亦然。待父母之犬馬。必異乎己之犬馬也。獨愛父母之子。却輕於己之子。甚者至若讐敵。如此。惑之甚矣。二程遺書

人有數子。所無不愛。而於兄弟則相視如仇讐。往往其子因父之意。遂不禮於伯叔父。殊不知己之兄弟。

即父之諸子。己之諸子。即他日之兄弟。我與兄弟不和。則我之諸子更相䙝傲。能禁其不乖戾乎。子不禮於伯叔父。則不孝於父。亦其漸也。故欲吾之諸子和同。須以吾之處兄弟者示之。欲吾子之孝於己。須以其善事伯叔父者先之。袁氏世範

骨肉之失歡。有本於至微。而終至不可解者。止由失歡之後。各自負氣。不肯先下氣。爾朝夕羣居。不能無相失。相失之後。有一人能先下氣。與之話言。則彼此酬復。遂如平時矣。同上

人家不和。多因婦女以言激怒其夫。蓋婦女所見。不廣不遠。不公不平。又其所謂舅姑伯叔妯娌。皆假合強為之稱呼。非自然天屬。故輕於割恩。易於修怨。非丈夫有遠識。則為其役而不自覺。一家之中。乖戾生矣。於是有親兄弟子姪隔屋連墻。至死不相往來者。有無子而不肯以猶子為後。有多子而不以與其兄弟者。有不恤兄弟之貧。養親必欲如一。寧棄親而不顧者。有不恤兄弟之貧。葬親必欲均費。寧留喪而不葬者。其事多端。不可槪述。亦有人知婦女之不可諫誨。而外與兄弟相愛。常不失歡。私救其所急。私賙其所乏。不使婦女知之。彼兄弟之貧者。雖深怨其婦女。而重愛其兄弟。蓋由見識高遠。不聽婦女之言。而先施之厚。因以得兄弟之心也。同上

朋友是後來之兄弟。兄弟是天然之朋友。少同遊長同學。若得一心一德之兄弟。何樂如之。此古人所以深貴乎兄弟之互相師友也。陸桴亭思辨錄

人所最不可解者。是兄弟嫉妬。彼秦越之人。漫不相關。尚或喜其富。慕其貴。惟兄弟之間。一富一貧。一貴

一賤。則頓起嫉妬。彼其心以為勢相形。名相軋耳。不知以閱墻禦侮之詩觀之。則貧賤之兄弟。尚於我有益。而況其為富貴者乎。若能以父母之心為心。則何富何貴。何貧何賤。總之同氣連枝也。同上

兄弟富貴而不念貧賤者。其人固不足言。若自己貧賤。而嫉妬兄弟之富貴。則尤往往不免。蓋起於分形迹故也。不知共本同胞。有何形迹。一分形迹。早已為他人覰破。一錢不值也。同上

兄弟手足之義。人人所聞。其實未嘗深體力求。盡思

手足二體持必均持行必均行適必皆適痛必皆痛偏廢必弗寧駢枝必兩礙是以爲分形連氣也方其幼時無不相好及其長也漸至乖離古人謂孝衰於妻子孝衰悌因以俱衰人能長保幼時之心勿令外人得以傷吾肢體庶可永好矣 張楊園訓子語

骨肉搆難同室操戈天必兩棄從無獨全之理蓋天之生物使之一本未有根本既傷而枝葉如故者其有或全必其弱弗克競而深受侮虐者也 同上

父母而下惟有兄弟孩提時無刻不追隨相好長各

有室或聽妻子言語或因財帛交易多致參商有餘則妒忌不足則較量及患難相臨雖至厚之親朋終不若至薄之兄弟能同居共爨固爲妙然有勢不能不分者如食指多寡不同人事厚薄不一各有親戚交遊各有好尚不齊難稱衆心易生水火各行其志則事無條理況妯娌和睦者少米鹽口語易致爭端分爨而不分居者爲上即分居亦當愈加和好語云兄弟同居忍便安莫因毫末起爭端眼前生子又兄弟留與兒孫作樣看念之哉 史搢臣願體集

諺云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此言兄弟係同胞一體痛癢相關也人苟溺妻子而仇兄弟者蓋緣婦人見識卑淺每於錙銖升斗即切切於心嘖嘖於口男子聽之近情違理因而信之錢財之念重而兄弟之誼疎矣獨不思父母所遺家貲原無一定之數或授數萬者數千者或授一百五十者或僅有十畝五畝更有毫無所遺猶有逋負者分授後即稍有不均當退思假如父母原少這坵田這間屋這件物或多欠幾兩債或再有一個兄弟則心自平而兄弟之誼篤

矣 同上

以上十一條皆論處兄弟之道其道本於公平歸於和睦婦言勿聽財產勿爭上必有以體吾父母之心下必有以示我子孫之則至於合爨分爨同居別居事勢不齊或難執一順時宜於人事而敘至樂於天倫是所望於善兄弟者

人有兄弟子姪同居而私財獨厚慮有分析則買金銀之屬而深藏之此爲大愚若以百千金銀計之用以買產歲收十千十餘年後所謂百千者我已取之

其分與者皆其息也況百千又有息焉用以典質營運三年而其息一倍則所謂百千者我已取之何爲藏之篋笥不假此收息以利衆也余見世人將私財假於衆使之營家久而止取其本者其家富厚均及兄弟子姪綿綿不絶此善處心之報也亦有竊盜衆財或寄妻家或寄內外姻親之家終爲其人用過不敢取索及取索而不得者矣亦有作妻家姻親置產爲其人所掩有者矣亦有作妻家置產身死而妻改嫁舉以自隨者矣凡百君子幸詳鑒此止須存心袁氏

世範

兄弟子姪同居長者或恃長凌幼專用其財自取溫飽簿書出入不令幼者知幼者至不免饑寒必啓爭端或長者處事至公幼者不能承順盜取其財以爲不肖之資尤不能和若長者總提大綱幼者分幹細務長必幼謀幼必長聽各盡公心自然無爭同上

兄弟子姪不和本非大有所爭由其中有一人設心不公爲己稍重雖是毫末必獨取於衆或衆有所分在己必欲多得其他心不能平遂啓爭端破蕩家產徇小得而致大患若知此理各懷公心取於私則皆取於私取於公則皆取於公衆有所分雖果實之屬直不數十錢亦必均平則亦何爭之有同上

兄弟子姪貧富厚薄不同富者旣懷獨善之心又多驕傲貧者不生自勉之心又多嫉妬此所以不和若富者時分惠其餘不責其不知恩貧者知自有定分不望其別分惠則亦何爭之有同上

兄弟子姪有同門異戶而居者於衆事各宜盡心不可令小兒婢僕有擾於衆雖是細微皆起爭之漸且

衆之庭宇一人勤於掃灑一人全不知顧勤掃灑者已不能平況不知顧者又縱其小兒婢僕常常狼籍且不容他人禁止則怒詈失歡多起於此同上

兄弟同居世之美事其間有一人早亡諸父與子姪其愛稍疎其心未必均齊爲長而欺瞞其幼者有之爲幼而悖慢其長者有之同置交爭其相疾甚於路人前日美事至甚不美豈不可惜故兄弟當分宜早有所定兄弟相愛雖異居異財亦不害爲孝義一有交爭則孝義何在同上

人有此生當思不虛此生之意在門內勉任門內之事在宗族勉任宗族之事不可輙起較量推卸之私心充較量一念勢必一錢尺帛兄弟叔姪不相通充推卸之心必至父母養生送死有不顧門內如此況宗族乎即父母不若無此子即祖宗不若無此子孫又況其餘安有一步推得去張楊園訓子語

兄弟不睦則子姪不愛子姪不愛則羣從疎薄羣從疎薄則童僕爲仇敵如此若外侮一至誰禦之哉史搢臣願體集

以上八條皆論處兄弟子姪之道兄弟氣合而體分子姪地親而世隔是以俗情易競至性多漓其初每因存畛域於子姪而兄弟遂以不和其後則且立崖岸於弟兄而子姪愈以不睦豈知子即吾身姪即兄弟之身吾與兄弟固即父母之身也哉諸儒既論兄弟又以兄弟子姪連類言之所以勸孝友之風者至矣

男女有尊卑之序夫婦有倡隨之理此常理也若徇情肆欲惟說是動男牽欲而失其剛婦狃說而忘其順則凶而無所利矣程子易傳

男女居室人事之至近而道行乎其間此君子之道所以費而隱也然幽閒之中衽席之上人或褻而慢之則天命有所不行矣此君子之道所以造端乎夫婦之微密而語其極則察乎天地之高深也然非知幾慎獨之君子其孰能體之易首於乾坤而終於咸恆禮謹大昏而詩以二南爲正始之道其以此與知言亦曰道存乎飲食男女之事而溺於流者不知其精又曰接而知有禮焉交而知有道焉惟敬者能守而不失耳亦此意也朱子文集

閨門之中最難是一敬字古人動云夫婦相敬如賓又曰閨門之內肅若朝廷皆言敬也此處能敬便是眞工夫眞學問於齊家乎何有朱子有言閨門衽席之間一息斷絕則天命不行每念及此言令人神悚陸桴亭思辨錄

以上三條皆論謹夫婦之道葢陰陽之配理主相求而內外之防義惟有別此易禮二書所由相爲表裏者也伊川之說兼語倡隨而朱子陸

氏專以夫道言之則刑家之責有在矣雎麟化本於文王風火象歸於君子此物此志也夫

凡爲宮室必辨內外深宮固門內外不共井不共浴堂不共厠男治外事女治內事男子晝無故不處私室婦人無故不窺中門男子夜行以燭婦人有故出中門必擁蔽其面男僕非有繕修及有大故（謂水火盜賊之類）不入中門入中門婦人必避之不可避亦必以袖遮其面女僕無故不出中門有故出中門亦必擁蔽其面鈴下蒼頭但主通內外之言傳致內外之物毋得輒升堂室入庖廚（司馬溫公居家雜儀）

居家之要第一要內外界限嚴謹女子十歲以上不可使出中門男子十歲以上不可使入中門外面婦人雖至親不可使其常來行走恐說談是非致一家不和又防其爲奸盜之媒也院牆要極高上面必以棘針緣的周密少有缺壞務追究來歷如夏間霖雨院牆倒塌必即時修起如雨天不便亦即時加上寨籬不可遷延日月庶止姦盜之原（楊椒山遺囑）

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君子正家其閑門未有不

嚴肅者縱使家道貧富不齊如饁耕採桑操井臼之類勢所不免而淸白家風自在或有不幸寡居則丹心鐵石白首氷霜亦以三從四德姆訓夙嫻養之者素也若狗利妄娶門閥不稱家教無聞又或賦性不良凶悍妒忌傲僻長舌私溺子女皆爲家之索矣要之教婦在初來擇婦必世德顏氏家訓曰娶必欲不若吾家者葢言娶貧女有益非謂遷就族類娶卑陋之女以胎禍也至於近時惡俗人家婦女有相聚二三十人結社講經不分曉夜者有跋涉數千里外望南海走東岱祈福者有朔望入祠燒香者有春節看春燈節看燈者有縱容女婦往來搬弄是非者闕家之道一切嚴禁庶無他患（王士晉宗規）

男子婦人不可與僧尼往還壞敗家風宗支雖有貧賤不可令其子女有爲僧尼者寡婦與尼往還及佞佛燒香即不如更嫁令子女爲僧尼不如爲人傭作（張楊園訓子語）

以上四條皆論別男女之道葢夫婦有別自其親者言之而男女則槪乎一家內外者也人道

之始莫大於別嫌疑故凡名公鉅儒必以此爲
家法奈何閭巷細民旣安混雜搢紳大族復尚
通方恃彼此之無他謂防閑可不事豈知謹小
愼微永終知敝古人固非迂論也哉

古今以婦人釀成父子兄弟婚友鄉鄰之釁者不一
而足總以婦人之性專一自是非人其言偏屬有情
有理聽言者又每是己婦而非人婦雖賢智亦陰移
而不覺故不聽婦言乃是難事然試一平心推勘婦
人與人爭訴百十次中只有怨人責人曾有一次肯

說自己不是向人謝過否然則世上婦人盡是無過
聖人也平勘到此其言自有不可聽處且不必細細
推論一事一語曲直所在 魏叔子日錄

此一條因論夫婦而戒其偏聽婦言乃齊家第
一義也牝雞之晨家所由索長舌之厲城所由
傾負羈之妻伯宗之婦固不數數見也昔者浦
江鄭氏累世同居問所由來惟曰不聽婦人言
而已善夫

人之於妻也宜防其蔽子之過於後妻也宜防其誣
子之過天下未有不正其妻而能正其子者故曰刑
于寡妻 史搢臣願體集

此一條因論夫婦而戒其縱任後妻蓋牀笫之
間旣性情所易溺而後先之際尤嫌忌所從生
不有以善處之能無貽患者鮮矣抑此雖兼言
妻子而道主先正其妻至教子之方則別詳於
後篇云

仁和 關槐 晉軒述

敦倫下

積金以遺子孫子孫未必能守積書以遺子孫子孫未必能讀不如積陰德於冥冥之中以爲子孫常久之計司馬溫公語

有子孫當爲子孫計人之情也然有道焉種德一也家傳清白二也使之從學而知義三也授以資身之術如才高者命之習舉業取科第才卑者命之以經

營生理四也家法整齊上下和睦五也爲擇良師友六也爲娶淑婦七也常存儉風八也如此八者豈非爲子孫計乎如孔子教伯魚以詩禮漢儒教子一經楊震之使人謂其後爲清白吏子孫鄧禹十子人各授之一業龐德公云人皆遺之以危我獨遺之以安皆善爲子孫計者倪文節公雜誌

閨門之內古人有胎教又有能言之教父兄又有小學之教大學之教是以子弟易於成材今俗教子弟者何如上者教之作文取科第功名止矣功名之上道德未教也次者教之雜字柬牋以便商賈書計下者教之詞狀活套以爲他日刁猾之地是雖教之實害之矣爲父兄者須知子弟之當教又須知教法之當正養正之當豫七歲便入鄉塾學字學書隨其資質漸長有知識便擇端慤師友將正經書史嚴加訓迪務使變化氣質陶鎔德性他日若做秀才做官固爲良士爲廉吏就是爲農爲工爲商亦不失爲醇謹君子王士晉宗規

世人所以終日營營者不過爲子孫計耳不知子孫

果賢耶固無用爾之營營果不賢也則爾終日之營營者適所以益其過而縱其慾鮮有不覆敗者也故愛子者莫要於能教教子者莫貴乎以正愛而不教者固不得謂之愛教不以正者亦豈得謂之教乎何以言之人家之所以興替者在禮義之有無子孫之賢否何如耳假如子孫果賢而禮義果明耶則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義婦聽和氣滿堂何富貴如之苟子孫不賢而禮義不明耶子忤其父弟傲其兄妻逆其夫相殘相賊戚然不得以一日寧雖有富貴亦安

得而享諸。爲父兄者。念不及此。知愛子而不知所以愛知遺其子以財。而不知遺其子以德。間有知延師者。亦不過舉業是工。又有以舉業利遲。惟記誦對偶是言。吏家雜書是習。其於禮義。則視爲無用長物。未嘗一置之唇齒。如此者。雖曰教之。實所以害之。其得謂之教乎。夫人之立身立家。所恃可傳以永久者。惟在乎禮義。而紛紛勢利。如烟花過眼。須臾變滅。豈是傳家久遠之物。人若識破此心。則所以教子孫者。當使之覿德。不當使之覿利。當使之皇皇於仁義。不當

使之皇皇於勢利。當使之以耕讀勤儉處家。不當使之出入官府。欺公弄法。以僥倖於富貴。教之既正。養之既久。根基既已深厚。其資質之高者。德器成就。自足以佐邦國而光門戶。其下者。亦足以守法循理。保業宜家。不致有顛覆破敗之虞也。故曰。老而不教。是爲家之不祥。而中養不中。才養不才。賢父兄所以爲可樂也歟。林致之手論

孝弟之行修。倡隨之理協。所以敦倫者得大端矣。而門祚之延。厥惟似續。家聲之振。端在詒謀。則教子不可不亟亟也。教子之道。一在遺之以安。一在養之以正。遺之以安者。存心積德。培植本原。餘慶自來。後昆必裕。此不待爲子孫計。而道已該焉者也。若夫養之以正。又有六端。立身範一也。葆天良二也。授遺經三也。勵大節四也。愼交遊五也。分職業六也。今右所述四條。司馬公暨倪公言。蓋首及乎遺安之義。而其餘諸說。雖則櫽括錯綜。實有不外養正之六端者。故於此先總舉之。而更區別前言。具次於左。

教子工夫。第一在齊家。第二方在擇師。若不能齊家。則其子自孩提以來。愛憎嚬笑。必有不能一軌於正者矣。雖有良師。化誨亦難。陸桴亭思辨錄

古人云。教孝愚謂亦當教慈。慈者。所以致孝之本也。同上

以上二條。皆論教子之道。而以立身範者言之。蓋正以敎讓。慈以敎仁。嘻嘻嗃嗃之弊免矣。君子先治己而後治人。卽於子豈不然哉。

教小兒當以正。不可便使之情竇日開。呂東萊語錄

古者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此自是正理然古者人生質樸風俗醇厚孩提至七八歲時知識皆未開今則人心風俗遠不如古人家子弟至五六歲已多知誘物化矣又二年而始入小學即使父教師嚴已費一番手脚况父兄之敎又未必盡如古法乎故愚謂今之敎子弟入小學者當自五六歲始（陸桴亭思辨錄）

古人胎敎之法今已不能如之然自小時大須導之孝友習之端愨葢穉幼無知識先入之言便爲主也每見今人舉次兒人多語長兒謂父母已得弟當不

復愛汝獨生之子人多慶云幸無兄弟家財獨得雖云諧語實開忌情皆兄弟姊妹不和之端倪也至孩提時父教令打母母教令罵父以爲笑樂稍有知識故作譎辭誑之爲戲此等皆斲喪天良長養惡習少成如此愈壯則嗜欲愈熾外誘愈多有加無減遂有不復可廻之勢（毛稚黃家人子語）

子弟童穉之年父母師長嚴者異日多賢寛者多至不肖其嚴者豈必事事皆當寛者豈必事事皆非然賢不肖之分恒由於此葢嚴則督責笞撻之下有以柔服其血氣收束其身心諸凡舉動知所顧忌而不敢肆寛則姑息放縱百端過惡皆從此生也觀此則家長執家法以御羣衆嚴君之職不可一日虛矣（張楊園訓子語）

父母教子當於稍有知識時見生動之物即昆蟲草木必教勿傷以養其仁尊長親朋必教恭敬以養其禮然諾不爽言笑不苟以養其信稍有不合即正言厲色以諭之不必暴戾鞭撲以傷於忍（史搢臣願體集）

凡兒童少時須是蒙養有方衣冠整齊言動端莊識

得廉恥二字則自然有正大光明氣象（王朗川言行彚纂）

以上六條亦論敎子之道而以葆天良者言之葢擴其性之本善而防其情之易濫道貴乎嚴而時貴乎早也

人之愛子當敎之以孝弟忠信所讀須六經論孟明父子君臣夫婦昆弟朋友之節知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以事父母以和兄弟以睦族黨以交朋友次讀史知歷代興衰治平措置之方（陸梭山正本篇）

敎子弟只是令他讀書他有聖賢幾句話在胸中有

時借聖賢言語照他行事開導之他便易有省悟處湯潛菴語錄

子弟少年不當以世事分讀書但令以讀書通世務切勿順其所欲須要訓之以謙恭鮮衣美食當爲之禁淫朋匪友勿令之親則志趣自然樸實近理其相貌不論好醜終日讀書靜坐便有一種文雅可親卽一嚬一笑亦覺有致若恣肆失學行同市井列之文墨之地但覺面目可憎卽自己亦覺置身無地矣史搢臣願體集

父子之間不過不責善而已然致功之法與所責之書不可不自我授也孔子於伯魚亦有學詩學禮之訓令怠忽之父兄不能設立教法與之遵循又不購覓好書與之誦讀事事委之於師不知我既無諄切教子之心師寧我意恐亦不盡心訓誨矣唐翼修父師善誘法

以上四條亦論教子之道而以授遺經者言之蓋明理定志莫如讀書而經術實爲根柢古人云遺子黃金滿籯不如教子一經正爲此也

至樂無如讀書至要無如教子富之教子須是重道

貧之教子須是守節史搢臣願體集

愛子弟不教之守本分識道理田產千萬適足助其淫邪之具卽讀書萬卷下筆滔滔亦不過假以欺飾之資有識者所當深省程漢舒筆記

以上二條亦論教子之道而以勵大節者言之蓋境有貧富才有短長大節苟虧餘無足取故揭此以著其要

人生須輟生事之半養一佳士教子弟爲十年之計乃有可望故座有嘉賓家雖貧吾知其必興門無國士族雖大吾知其必敗黃魯直文集

族戚之中有狡獪子弟能恃强凌人損彼益此富家多用之以爲爪牙且得目前快意此曹內既姦巧外常柔順子弟責罵狎玩常能容忍爲子弟者亦愛之他日家長既沒之後誘子弟爲非者皆此等人也大抵爲家長者必自老練其智畧又能駕馭此曹故得其力至於少年子弟鮮不爲其蠱惑以致敗家若平昔延接淳厚剛正之人雖言語多拂人意而子弟與之久處則有身後之益所謂快意之事常有損拂意

之事常有益凡事皆然宜廣思之（袁氏世範）

細思一齊衆咻之義覺得咻字情狀萬千非必有意引誘爲咻凡親友來者或語言粗鄙或舉止輕率一入子弟耳目便是終身毒藥故有心之咻猶有限無心之咻最無窮此孟子所以必欲置之莊嶽然莊嶽不易得惟恃一齊人詞嚴義正能使衆咻辟易則瀟湘雲夢盡成莊嶽矣（陸稼書手簡）

子弟不宜避賓客少年無才能正當於見客周旋進退處學之若一味迴避必至如樵夫牧子毫不知禮

一見正人手足無措大爲人所輕鄙也（唐翼修人生必讀書）

以上四條亦論教子之道而以慎交遊者言之

蓋逐衆則紛避人則陋惟親正士見大賓可以嫻習禮文陶鎔氣質此依麻近硃之義也至於受業之嚴師共學之執友更宜審擇

少年子弟不可令其浮閒無業必察其資性才力無論士農工賈授一業與之習非必要得利也拘束身心演習世務諳練人情長進學識這便是大利益若任其閒遊飽食終日必流入花酒呼盧鬬狠之中諸般歹事俱做出來凡縱容子弟浮閒慣了是送上了貧窮道路雖遺金十萬有何益哉（史搢臣願體集）

以上一條亦論教子之道而以分職業者言之

蓋士恒爲士固理之常乃或資材樸拙事勢艱難與其博大雅之虛名受惰遊之實患何如束身一業尚不失爲自愛之人若能家學相承詩書勿替自爲尤美

有子不教不獨在己薄其後嗣兼使他人之女配非其人終身受苦有女失教不特自貽他日之憂亦使

他人之子娶非其偶累及家門詩云恩斯勤斯育子之閔斯凡爲父母莫不如是壻之與婦夫非盡人之子與一損俱損夫何忍（張楊園訓子語）

此條論不教子之害乃即諸條所未及者言之

夫人苟不知所以愛子又何有於子婦不知所以愛女又何有於女夫張氏所論毋乃近迂然而常人之情固亦有昧於暱近而明於對觀者於此旁警而曲悟之亦不得已之苦心也夫

凡子婦未敬未孝不可遽有憎疾姑教之若不可教

然後怒之若不可怒然後笞之屢笞而終不改子放婦出然亦不明言其犯禮也司馬溫公居家雜儀

妻之罪不至可出子之罪不至可殺齊家者便要十分調理訓化剛斷則傷恩優容則害義故豫教之方不可不謹於早也魏叔子日錄

子弟有冥頑之行亦只正其事而止若添一毫忿嫉之心不特不忍亦使彼無自新之路也程漢書筆記

隱惡揚善待他人且然自己子弟稍稍失歡便逢人告訴又加增飾使子弟遂成不肖之名於心忍乎史搢臣願體集

此四條又言教子之道貴得其平責善而至於相夷棄惡而成其不肖非天地之心也

遺囑之文皆明賢之人爲身後之慮然亦須公平乃可以保家如刼於悍妻嬖妾因於後妻愛子中有偏曲厚薄或妄立嗣或妄逐子不近人情之事不可勝數皆所以興訟破家也袁氏世範

繼嗣一節多有不肯早立以致身後爭繼禍起蕭墻且爭繼者何心原圖繼產非爲繼嗣也及至紛爭家產蕩廢應繼者反不願繼何如身在之日於應繼之中擇其善者而早繼之加意撫養令其感恩深重不獨無身後爭端亦且頂戴過於親生矣史搢臣願體集

屢有愚人生女投之水中嬰兒何罪遭此毒手嗚呼鳥戀巢雛甘心受弋鱔憐腹子鞠體重傷物類如斯人何異焉因吝日後之財遂肆目前之惡殊不知天生一人自有一人衣祿且骨肉天性投生反死不但於心不忍亦是天地鬼神之所共憤仁人君子亟宜勸戒上同

此三條又因教子而類及之蓋見小者易於傷恩徇私者適以釀禍流俗之弊殆不勝窮而此等其尤甚者也諸儒摘此數端垂戒切矣

有男雖欲擇婦有女雖欲擇壻又須自量我家子女如何如我子愚癡庸下若娶美婦豈特不和或有他事如我女醜拙狠妒若嫁美壻萬一不和卒爲其棄出者有之凡嫁娶因非偶而不和者父母不審之罪也袁氏世範

古人謂周人惡媒以其言語反覆紿女家則曰男富

給男家則曰女美近世尤甚給女家則曰男家不求備禮且助出嫁遣之貲給男家則厚許其所遷之賄且虛指數目若輕信其言而成婚則責恨見欺夫妻反目至於仳㒧者有之大抵嫁娶固不可無媒而媒者之言不可盡信如此宜謹察於始上同

古者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其婚姻之訂多在臨時近世嫁娶已早不能不通變從時男女訂婚大約十歲上下便須留意不得過遲過遲則難選擇擇當始自舊親以及通家故舊與里中名德古舊

之門切不可有所貪慕攀附非偶張楊園訓子語

今習俗多不親迎彼此省費安於簡陋不知婚姻人道之始一有苟且男女彼此相輕矣苟無費一轎一馬莫厲跟隨男女一二人可也程漢舒筆記

合婚一事古所無今時惑於星家動稱合犯鐵帚狼籍退財等煞為不宜因而破婚者甚多不知古來雀屏中目坦腹擇壻未問有合婚之說止宜男擇女之德女擇男之行門戶相當年齒相等此即合婚之道選吉月日合巹而已何必好從俗說致有愆期哉史搢臣願體集

奉親之事極於喪祭鞠子之事成於冠婚天秩之禮所以維乎天敘之倫也慎終追遠已具前編繼此應學嘉禮而元服三加行者寔少故諸儒論嫁娶者獨詳要其大端則曰擇偶曰及時曰備禮三者而已媒氏之譸張星家之拘忌不可為其所惑也

寡婦再嫁或有孤女年未及嫁如內外親姻有高義者寧若與之議親使鞠養於舅姑之家俟其長而成

親若隨母而歸義父之家則嫌疑之間多不能明袁氏世範

女子既嫁若是夫家貧乏父母兄弟當量力周卹不可坐視其有賢行當令女子媳婦敬事之其或不幸夫死無依歸養於家可也俗於親戚富盛則加親衰落遂疏遠斯風最薄所宜切戒張楊園訓子語

此二條又因嫁娶而類及之謹禮推恩於是為至

自古人倫不齊或父子不能皆賢或兄弟不能皆合

或夫流蕩或妻悍暴少有一家之中無此患者雖聖賢亦無如之何譬如身有瘡痍疣贅雖甚可惡不可決去惟當寛懷處之能知此理則胸中泰然矣古人所以謂父子兄弟夫婦之間人所難言者如此 袁氏世範

父子兄弟夫婦人倫之大一家之中惟此六親而已不可稍有乖張父子尤其本也一處乖張即處處乖張安有缺於此而全於彼者自古人倫之變禍敗所貽常及數世天道然也 張楊園訓子語

以上二條通論一家六親之道家人之彖傳曰

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誠以一家之中無異人無異事也故述此以終上文之義

凡爲家長必謹守禮法以御羣子弟及家衆分之以職授之以事而責其成功制財用之節量入以爲出稱家之有無以給上下之衣食及吉凶之費皆有品節而莫不均一 盡其所有而均之雖糲食不飽敝衣不完人無怨心 裁省冗費禁止奢華常須稍有贏餘以備不虞 司馬溫公居家雜儀

凡諸卑幼事無大小無得專行必咨禀於家長 同上

凡卑幼於尊長晨亦省問夜亦安置坐而尊長過之則起出遇尊長於塗則下馬不見尊長經再宿以上則再拜五宿以上則四拜賀冬至正旦六拜朔望四拜凡拜數或尊長臨時減而止之則從尊長之命 同上

人言居家之道莫善於忍然知忍而不知處忍之道其失尤多蓋忍字尚有藏蓄之意人之犯我藏蓄而不發不過一人而已積之既多其發也如洪流之決不可遏矣不若隨而解之曰此其不思爾此其無知爾此其失誤爾此其所見者小爾此其利害寧幾何

哉如此雖日犯我者十數亦不形於言色然後功效甚大此所謂善處忍者 袁氏世範

同居之人或相往來須揚聲曳履使人知之慮其適議及我則彼此愧慚進退不可也又有好伏於幽暗之處以伺人之言語此生事興爭之人也然人之居處不可謂僻地無人而輒譏議人慮或有聞之者俗謂牆壁有耳又曰日不可說人夜不可說鬼 同上

凡人家有子弟及婦女好傳遞言語則雖聖賢同居亦不能不爭蓋人之作事不能皆是不能皆合他人

輒居客位是何禮數吉水羅念菴先生宅於歸寧之女仍依世次別設一席可法也若同族義男亦必有約束不得凌犯疎房長上有失族誼且寓防微杜漸之意王士晉宗規

今士大夫家每好言家法不言家禮法使人遵禮使人化法使人畏禮使人親只此是一家中王伯之辨陸桴亭思辨錄

張公藝九世同居高宗問之書忍字百餘以進其意美矣而未盡善也居家御衆當令紀綱法度截然有

章乃可行之永久若使姑婦勃谿奴僕放縱而爲家長者僅含默隱忍而已此不可一朝居而況九世乎善乎江浦鄭氏對太祖之言曰臣同居無他惟不聽婦人言耳此格論也雖百世可也顧寧人日知錄

齊家之道與治國不同臣之在國也有犯無隱若以此道施之於家則不可家之中不得徑行其直須有委曲黙爲轉移之法湯潛菴語錄

周子云家親而國與天下疎惟其親故不可以義傷恩又不可以恩掩義然則齊家者亦惟漸漬化導而

之意寧免其背後評議背後之言人不傳遞則兩不聞知寧有忿爭惟此言彼聞則積成怨恨況傳者又從而增易之兩家之怨至於牢不可解惟高明之人有言不聽則此輩自不能離間其所親矣同上

朝廷立法於分析一事非不委曲詳悉然有果是竊衆營私却於典買契中稱係妻子置到者又有果是起於貧寒不因父祖資產自能營置或雖有祖父財產其實不因於衆而別自植立者其同宗之人必來分析至於經縣經州累十數年各至破蕩而後已若

富者能反思果是因衆成私不分與貧者於心豈無所歉果是自置財產分與貧者明則爲高義幽則爲陰德又豈不勝如連年爭訟妨廢家務及資糧賄囑之費耶貧者亦宜自思彼雖竊衆亦由辛苦營運以至增置豈可悉分有之況實彼之私財而吾欲受之寧不自愧苟能知此則所分雖微必無爭訟同上

同族兄弟叔姪彼此稱呼自有定序近世風俗澆漓或狎於褻昵或狃於阿承皆非禮也又有尊庶爲嫡躋妾爲妻者大乖綱常反蒙詬笑又女子已嫁而歸

已久當自變也同上
家道惟創始爲難久則相承即間有不率禮義之風
已成可觀摩而化也同上
我輩動談經濟且看他在家中設施布置是如何近
處不能感動未有能及遠者小處不能條理未有能
治大者親者不能聯屬未有能格疎者一家生理不
能全備未有能安養百姓者一家子弟不率規矩未
有能教誨他人者程漢書筆記
一家之中老幼男女無一個規矩禮法雖眼前興旺

即此便是衰敗景象同上
主人爲一家觀聽我能勤衆何敢惰我能儉衆何敢
奢我能公衆何敢私我能誠衆何敢僞此四者不獨
僕婢見之上行下效且爲子姪之模範史搢臣願體集
齊家所以難於治國者有故朝廷諸事皆有一定之
法度令民遵守家則不然細民之家不必言即紳士
之家禮法條欵平日多不講求即欲教子孫妻女而
無其具此家之所以不能齊也齊家之法宜摘取經
史中近情可行之禮及律例要欵又歷代所傳嘉言

懿行班氏女戒陸氏新婦譜等篇集成二册四季請
善講者在於講堂令男子依長幼坐於外女子依長
幼坐於內遮以簾幕靜聽講解諸般義禮習聞既久
雖愚昧皆有所知桀傲者亦將漸變而循良矣每歲
須四季行之然行此不能無費講師之酬金講時之
飲食必令有所取資宜令設公田數畝以爲公產取
資於此庶可垂永久而不廢也唐翼修人生必讀書

以上十七條通論一家長幼內外之道蓋家所
由齊在於篤恩義正倫理之兩端今按諸儒所

言泯怨隙拒讒言公財貨皆所以篤恩義也均
品節定稱呼立規矩皆所以正倫理也而教之
必有其方化之必有其本夫誠端身範以先之
而又舉古今之嘉言懿行相勸戒庶可以成一
家仁讓之風矣

凡內外僕妾雞初鳴咸起櫛總盥漱衣服男僕灑掃
廳事及庭鈴下蒼頭灑掃中庭女僕灑掃室堂設椅
桌陳盥漱櫛靧之具主父主母既起則拂牀襞衾侍
立左右以備使令退而具飲食得閒則浣濯紉縫先

公後私及夜則復拂牀展衾當晝內外僕妾惟主人之命各從其事以供百役 司馬溫公居家雜儀

凡女僕同輩謂長者爲姊後輩謂前輩爲姨務相雍睦其有鬬爭者主父主母聞之卽訶禁之不止卽杖之理曲者杖多一止一不止獨杖不止者 同上

凡男僕有忠信可任者重其祿能幹家事者次之其專務欺詐背公徇私屢爲盜竊弄權犯上者逐之 同上

凡女僕年滿不願留者縱之勤舊少過者資而嫁之其兩面二舌飾虛造讒離間骨肉者逐之屢爲盜竊

者逐之放蕩不謹者逐之有離叛之志者逐之 同上

人家有僕當取其樸直謹愿勤於任事不必責其應對進退之快人意人之子弟不知溫飽所自來者不求自己德業之出衆而獨欲其僕俏黠之出衆費財以養無用之人甚而生事爲非其害不細 袁氏世範

婦女之易生言語者多出於婢妾之搆鬬此輩愚賤本無見識每以言他人短失爲效忠於主母婦女苟有見識一切勿聽則虛佞之言不復敢進若聽之信之則必再言之使主母與人遂成深讐而此輩方揚揚得志僕隷亦多如此若主翁聽信則房族親戚故舊皆大失歡矣 同上

奴僕小人天資多愚作事乖違每少便當省力之處頓放什物必以斜爲正裁截物色必以長爲短若此之類殆非一端又性多忘囑之以事全不記憶又性多執自以爲是不聽人言又性多野輕於應對不識分量凡爲家長者於使令之際有不如意當云小人天資之愚如此我且寬以處之多其敎誨省其嗔怒如此則僕可免罪自己胸中亦安樂省事多矣至於

婢妾其愚尤甚主婦不知道理褊急殘刻其所以責備婢妾者又非丈夫之比爲家長者宜常以待奴僕之理諭之其間必有曉然者 同上

婢僕有過旣已鞭撻而呼喚使令辭色如常則無他事葢小人受杖方內懷怨而主人怒不之釋恐有輕生而自殘者 同上

婢不厭多敎之紡績則足以衣其身僕不厭多敎之耕種則足以飽其腹大抵小民有力足以辦衣食而力無所施不能自活故求就役於人爲富家者能推

惻隱之心。蓄養婢僕。乃以其力還養其身。其德大矣。而此輩既得溫飽。雖役之亦甘心焉。同上

婢僕宿臥去處。皆爲檢點。令冬時無風寒之患。以至牛馬猪羊猫狗雞鴨之屬。遇冬寒時。各爲區處牢圈棲息之處。此仁人之用心。視物我爲一體也。同上

壽昌胡彥特之家。子弟不得自打僕隸。婦女不得自打婢妾。有過則告之家長。家長爲之行遣。婦女擅打婢妾。則撻子弟。此賢者之家法也。同上

立身之道。內剛外柔。持家之道。上遜下順。不和不可

以接物。不嚴不可以馭下。林和靖省心錄

每見宦家僕從。遇其主翁親識屬在寒賤者。即肆與抗禮。且肩越之。其主翁亦恬然不以爲怪。此詎非名分倒置風俗薄惡一大事耶。吾輩宜深以此爲戒。沈文端公馭下說

凡笞責僕婢。當推吾愛子女之心。以恕之。不寧惟是。即寒暑饑飽疾病勞逸。與其心曲中微隱。有疑慮而不敢聲言者。一一體悉之。而後得處下之道。同上

御僕人之道。嚴其名分。而寬其衣食。警其惰遊。而卹其勞苦。要以孝弟忠信爲先。張楊園訓子語

貧家役使之人。第一是勤。貴家役使之人。第一是謹。人家生事的家人。其意亦或主於爲家主。即家主亦說他本來爲我。及至生出事來。破家蕩産。只是家主受累。這家人如何算得是忠義之僕。人臣之急公奉上。亦要識破此種道理。程漢舒筆記

凡婢僕雖至賤。亦當養其恥心。惟有恥心方始可用。故雖有過。不當數責。不當頻罵。數責頻罵。雖辱不恥。廉恥既無。不可用矣。唐翼修人生必讀書

以上十七條。皆論處僕婢之道。一家之中。此輩最下。苟不善處之。則父子兄弟夫婦之間。鮮有不爲其所累者。諸儒所論。或於莊涖慈畜。各舉一端。而詳密莫如溫公之儀。簡該莫如楊園之訓。蓋尤家長所宜盡心云。

雜儀

凡爲人子弟者。不敢以富貴加於父兄宗族。司馬溫公居家

睦族之要有三。曰尊尊。曰老老。曰賢賢。名分屬尊行者。尊也。則恭順退遜。不敢觸犯。分雖卑而齒邁衆者。

老也。則扶持保護。事以高年之禮。有德行者。賢也。則景仰之效法之。忘分忘年以敬之。此之謂三要。又有四務。曰矜幼弱。曰恤孤寡。曰周窘急。曰解忿競。幼者稚年。弱者鮮勢。人所易欺。則矜之。一有矜憫之心。自隨處爲之效力矣。鰥寡孤獨。王政所先。況乎同族。得於耳聞目擊。則恤之。貧者恤以善言。富者恤以財穀。衣食窘急。生計無聊。則周之。量己量彼。可爲則爲。不必望其報。不必使人知吾盡吾心焉。人有忿則爭競。得一人勸之。氣遂平。遇一人助之。氣愈激。然當局而

迷者多矣。居間解之。族人之責也。此之謂四務。引伸觸類。爲義田義倉。爲義學。爲義塚。敎養同族。使生死無失所。皆豪傑所當爲者。善乎陶淵明之言曰。同源分流。人易世疎。慨焉寤嘆。念玆厥初。范文正公之言曰。宗族於吾固有親踈。自祖宗眎之。則均是子孫。固無親踈。此先賢格言也。人能以祖宗爲念。自知宗族之當睦矣。王士晉宗規

鰥寡孤獨廢疾之人。窮而無告。他人遇此。猶將惻然矜卹。況在族人。而可漠不相關乎。若不幸有之。自應加意。捐衣衣之。捐食食之。衣食不足。曲爲之所。凡有可爲。勿惜餘力。均爲祖宗遺體。苦樂何忍絕異。養其肩背。而斷其一指。能無痛乎。張楊園訓子語

一族之人。有賢有不肖。在賢者當體祖宗均愛之心。曲加保護。不使一人失所。毋論富貴貧賤。無不如之。孟子所謂親愛之而已矣。若專己自私。不相顧恤。有傷一體之誼。是爲得罪祖宗。不孝孰大焉。葛藟猶能庇其本根。可以人而不如草木乎。或疑貧賤易至失所。富貴何待保護。不知富貴之失所。蓋有甚於貧賤

者。敎其不知。而正其過失。所以安全之也。自好者每因族人富貴。即與之踈。其富貴者。亦不知其可憂。踈遠族人。以蹈危亡。故及此。同上

親三黨。睦九族。交朋友。和鄰里。人生闕一不可。然睦族更宜講求。蓋一族中我果出人頭地。此祖宗積德所及。更宜培養厚道。以及後人。豈可膜視族中饑寒困苦。如同陌路。常見親支貧富相形。終年而不一聚。即有慶弔大事。在貧者非袖短裙長。即相將無物。幾回欲行欲止。縱使勉強登堂。足欲進而趦趄。口將言

而囁嚅。甚至逢迎少人。此際卽曲意周旋。尚搰幾許局踏。況以傲慢臨之乎。此骨肉所以日遠日疎也。人當審己量力以周恤之。庶一本之誼全矣。史搢臣 願體集

以上五條。皆論睦宗族之道。蓋前所言者。一門之內。此所言者。一族之中。自家而推之。序如此也。夫人以父母之心爲心。斯無不和之兄弟。以祖宗之心爲心。斯無不睦之族人。由是養老贍貧。勸學習禮。隨吾力之所能及。而次第爲之。則宗法舉矣。

類族辨物。聖人不廢。世以門第相高。間有非族認爲族者。或同姓而雜居一里。或自外邑移居本村。或繼同姓子爲嗣。其類匪一。然姓雖同而祠不同。入墓不同祭。是非難淆。疑似當辨。儻稱謂亦從叔姪兄弟。後將若之何。故譜內必嚴爲之防。蓋神不歆非類。處己處人之道。當如是也。王士晉 宗規

聯宗一事。頗爲近日惡套。以漫不相識之人。一朝得第。認爲同宗。凡所援引。俱現在職任之人。外此卽不與焉。此爲聯勢。非聯宗也。世情淡薄。本族弟兄叔姪。尚置不問。何有於泛合者乎。勢在而宗聯。勢去而宗斷。不如君子以志同道合爲主。四海之內。皆兄弟也。聯宗奚爲哉。史搢臣 願體集

以上二條。因睦宗族而嚴非族之防。蓋宗派旣殊。不容强合。攀附之私絕。而後源本之愛眞。辨異統同。其道如此。

凡鄉之約四。一曰德業相勸。二曰過失相規。三曰禮俗相交。四曰患難相恤。衆推有齒德者一人。爲都約正。有學行者二人副之。約中月輪一人爲直月。約正副不

與。置三籍。凡願入約者。書於一籍。德業可勸者。書於一籍。過失可規者。書於一籍。直月掌之。月終則以告於約正而授於其次。其德業相勸之目。曰見善必行。聞過必改。能治其身。能治其家。能事父兄。能待妻妾。能敎子弟。能御童僕。能事長上。能睦親故。能擇交遊。能守廉介。能廣施惠。能受寄託。能救患難。能導人爲善。能規人過失。能爲人謀事。能爲衆集事。能解鬭爭。能決是非。能興利除害。能居官舉職。至於讀書治田。營家濟物。畏法令。謹租賦。好禮樂射御書數之類。皆

可爲之非此之類皆爲無益其過失相規之目曰酗博鬬訟行止踰違行不恭遜言不忠信造言誣毁營私太甚交非其人遊戲怠惰動作無儀臨事不恪用度不節其禮俗相交之目曰尊幼輩行造請拜揖請召迎送慶弔贈遺其患難相恤之目曰水火盜賊疾病死喪孤弱誣枉貧乏（藍田呂氏鄉約）

以上一條論處鄉黨之道分綱析目周悉靡遺朱子益嘗叅酌而流傳之君子爲善於鄉法此足矣但其立正設副置籍訂期嫌有近於聯盟結社之所爲者是在師其意而化其迹焉可也

親戚中有婦人年老無子或子孫不肖不能供養者當爲收養然又須關防恐其身故之後其不肖子孫稱其人因饑寒而死或稱其人有遺下囊篋之物妄經官司不免有擾須於生前令白之於衆質之於官則免他患大抵爲高義之事亦須令無後患（袁氏世範）

姻者族之親里者族之鄰遠則情義相關近則出門相見宇宙茫茫幸而聚集亦是良緣況童蒙時或多同館或共遊嬉比之路人迥別凡事皆當從厚適有

無恤患難不論曾否相與俱以誠心和氣遇之即使彼曾待我薄我不可以薄待久之且感而化矣若恃強凌弱倚衆暴寡靠富欺貧捏故佔人田地風水侵人山林疆界放債違例過三分取息此皆薄惡凶習天道好還尤宜急戒（王士晉宗規）

人於婚姻親黨之間陰謀詭計求利於己得禍最速蓋人之不仁至是益甚也世人只利害人我之私牢不可破所以更無挽救抑思利人者人恒利之害人者人恒害之他人尚爾況所親乎（張楊園訓子語）

人處家無數世親戚數世通家人往返周旋自是德衰福薄（魏叔子日錄）

姻親有寡婦守節者固當頻頻周問尤當加以敬謹有時親往則坐於中堂或奴僕往則令立於中門外語畢即出凡周恤止宜布粟而已（魏環溪庸言）

親戚中人焉能個個相投事事恰當且嗜好不同性情不一即有與我不相得處不過小忿微嫌耳竟有其人已死或報復孤孀或逢人責詬獨不念其人既死則萬念冰釋即當改嗔怒爲憐憫若芥蒂不忘豈

徒自傷忠厚旁人視聽能不薄之乎。史搢臣願體集
親友婚喪之事有窘乏者能隨力相助方可代籌豐儉若於事無所補徒用闊切虛言便可不必禮云弔喪弗能賻不問其所費問疾弗能遺不問其所欲同上
富貴之家常有窮親戚來往不戲謔父執貧交躬送破衣親友出門外如此足稱厚道富貴方得久長同上
疎族窮親無所歸代爲贍養乃盛事也若視同奴隸全不禮貌反傷元氣同上
富貴居鄉彼人侵侮每每有之然畢竟是我好處若

使人望影遠避無敢拾其田中一穗者雖是快意然其爲人可知矣唐翼修人生必讀書
士人貧困時鄉人不知其後日尊貴不加敬重一旦榮達則視鄉人如仇讐以爲始輕慢我也殊不知鄉人中亦有後日尊貴者我何嘗知其日後尊貴而敬重之耶不知自反止責他人何背謬也同上

以上十一條又論處鄉黨及姻戚之道夫鄉黨姻戚或地近而情疎或情親而地遠要之宗族而外惟此相聯其當厚以待之則一也君子於此貧富不相耀貴賤不相猜智愚不相欺强弱不相競至於吉凶與共久暫弗渝則仁里之俗成而舊姻之誼固矣

人之大倫其別有五然必欲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間交盡其道而無悖焉非有朋友以責其善輔其仁其孰能使之然哉故朋友之於人倫其勢若輕而所繫爲甚重其分若疎而所關爲至親其名若小而所職爲甚大自世教不明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間既皆莫盡其道而朋友之倫廢闕尤甚蓋其親不足以

相維其情不足以相固其勢不足以相攝而爲之者初未嘗知其理之所從職之所任其重有如此也且其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間猶或未嘗求盡其道則固無所藉於責善輔仁之益此其所以恩疎而義薄輕合而易離亦無怪其相視漠然如行路之人也夫人倫有五而其理則一朋友者又所藉以維持是理而不使悖焉者由夫四者之不求盡道而朋友以無用廢朋友之道廢而責善輔仁之職不舉彼夫四者又安得獨立而久存哉朱子文集

此一條論交朋友之道。蓋推朋友所以當重之由。猶未及其交之之事也。然學者於此苟能平心體味。有以深信其必然。則其愼擇於始。久敬於終。聯性情學問之眞。而收道德事功之益者。其必有在矣。故先述此以總明之。而雜論之言別詳於左。

責善朋友之道。然須忠告而善道之。悉其忠愛。致其婉曲。使彼聞之而可從。繹之而可改。有所感而無所怒。乃爲善耳。若先暴白其過惡。痛毀極詆。使無所容。

彼將發其愧恥憤恨之心。雖欲降以相從。而勢有所不能。是激之而使爲惡矣。故凡訐人之短。攻發人之陰私。以沽直者。皆不可以言責善。雖然。我以是而施於人。不可也。人以是而加諸我。凡攻我之失者。皆我師也。安可以不樂受而心感之乎。王陽明文鈔

凡朋友問難。縱有淺近粗疎。或露才揚己。只因其病而藥之可也。若遽懷鄙薄之意。非君子與人爲善之心矣。同上

已有過不當諱。朋友有過。決當爲之諱。諱者正所以勸其改。玉成其改也。故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彼以過失相規爲名。而亟亟於成人之惡者。眞刻薄小人耳。故子貢曰惡訐以爲直者。陸桴亭思辨錄

交道之喪久矣。高者不過鬬炫詩文。下者乃至徵逐酒食。其聚會也。或甘言巧笑以取悅。或深情厚貌以相遁。求其責善輔仁者。蓋千百不得一焉。予爲之慨然而憂。惕然而恐。壬午春。有同志斯道者十餘人。爲直言社。平居自考。咸有日記。赴會之日。各出所記相質。顯而威儀之際。微而心術之間。大而君父之倫。小

而日用之節。講論切偲。必求至當之歸而後已。諸子奮志進修。日新月異。苟一言不合乎道。一行未得乎中。小經指摘。立自刻責。飮食俱忘。黃陶菴社集日記錄序

朋友除傷倫敗化外。寧可十分責他。不可一分薄他。我有薄他之意。則誠意已衰。雖有正言。不能感人。且易招怨。魏叔子日錄

彼此講論。務要平心和氣。即有不合。亦當再加詳思。虛己商量。不可自以爲是。過於激辨。舍己從人。取人爲善。聖賢心傳正在於此。否則雖所論極是。亦見涵

養功疎況未必盡是乎尤西川先生云讓古人是無志不讓服前人是好勝 湯潛菴語錄

每見朋友中自己吝於改過偏要議論人過甚至數十年前偶誤常記在心以爲話柄獨不思士別三日當刮目相待舜蹠之分只在一念轉移若向來所爲是君子一旦改行卽爲小人矣向來所爲是小人一旦改圖卽爲君子矣豈可一眚便棄阻人自新之路更有背後議人過失當面反不肯盡言此非獨朋友之過亦自己心地不忠厚不光明此過更爲非細以

後會中朋友偶有過失卽於靜處盡言相告令其改圖卽所聞未眞不妨當面一問以釋胸中之疑不惟不可背後講說卽在公會亦不可對衆言之令彼難堪反決然自棄交砥互礪日邁月征庶幾共爲君子 同上

今人與朋友但飲食游戲相徵逐羣居終日言不及義浮誇之氣多詩書之氣少每至失色於人失言於人內而見父母外而見大賓舉止傲慢出言鄙倍識者竊笑之恬然不覺也何則氣不斂心不收則無以

檢點其身心無以檢點其身心則無以應事而接物故曰毋友不如己者又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嚴西齋漫錄

友先貧賤而後富貴我當察其情恐我欲親而友欲疎也友先富貴而後貧賤我當加其敬恐友防我疎而我遂處其疎也 史搢臣願體集

朋友卽甚相得未有事事如意者一言一事之不合且自含忍不得遂輕出惡言亦不必逢人愬說恐怒過心回無顏再見且恐他友聞之各自寒心 同上

處兄弟骨肉之變宜從容不宜激烈遇朋友交遊之失宜剴切不宜含糊 同上

古人云有一人知可以不恨以明知己之難也逢人班荊到處投轄然則知己若是其多乎不過聲氣浮慕以爲豪舉耳一事不如意怨謗叢起不如愼交擇友自然得力 同上

以上十二條皆論交朋友之道乃係各舉一節言之說雖不同實則厚以全交虛以集益而已若乃輕投縞紵妄訂金蘭交匪其人益於何有

尤學者所大忌也。故末條特以此致戒云

古者易子而敎。後世負笈從師。要無不敎其子者。天子之子。特重師傅之選。爲國家根本在是也。下自公卿大夫以逮士庶。顯晦貧富不同。其爲身家根本一而已。雖有美質不敎胡成。卽使至愚。父母之心。安可不盡。近日師道不立。爲子孫計者。孰知尊師崇傅之道。甚之生子不復延師。盍思爲人父母。將以田宅金錢遺子爲愛其子乎。抑以德義遺子爲愛其子乎。司馬温公謂積陰德於冥冥之中。亦必求賢師敎之。於

昭昭之際。古稱民生於三。事之如一。世人但知不可生而無父。豈知尤不可生而無師乎。張楊園訓子語

宗族親戚之人。或賢或否。此由天定。無可取捨。賢者自當愛而敬之。否者無失其親而已。至於師友。一入家門。子弟志尚因之以變。術業因之以成。賢則數世賴之。否亦害匪朝夕。不可謂非家之所由存亡也。擇之又擇。愼之又愼。夫豈不宜。而可隨人上下乎。同上

人僅知尊敬經師。而不知蒙師敎授幼學。其督責之勞。耳無停聽。目無停視。唇焦舌敝。其苦甚於經師數倍。且人生平學問得力。全在十年內外。學生之言動。宜時時訓誨。使歸於正也。所讀之經書。宜精熟也。書法與執筆。宜講明也。切音與平仄。宜調習也。經書之註。節讀宜有法也。工夫得失。全賴蒙師。非品端學優。而又勤且嚴者。不克勝任。夫蒙師勞苦如此。關係之重又如此。豈可以子弟幼小。因而輕視先生也哉。唐翼修父師善誘法

以上三條。皆論事師之道。師者。朋友之一。而誼配君親。尊賢之等然也。是故擇師之與擇友。其

事倍難。敬師之與敬友。其道亦倍重。世之子弟。固莫不賓賓焉奉一先生。乃或承以貌而中則離。聽以暫而久則怠。彼其爲父兄者。抑又甚焉。此韓昌黎所以發憤而作師說也。

今之敎讀。可方古者閭胥族師之任。其有關於人才風化。不爲不大。切須以身率人。正心術。修孝弟。重廉恥。崇禮節。整威儀。以立敎人之本。守敎法。正學業。分句讀。明訓解。考功課。以盡敎人之方。凡日用間。父子君臣夫婦長幼之道。威儀衣服飮食之事。俱依小學

明倫敬身所言及童蒙須知白鹿洞教條呂東萊規約程董學則劉敬堂眞西山齋規其考德業等事則依胡敬齋先生續白鹿洞學規務要切實體貼就其身以開導之卽事論事迎其機以點化之時其動息而張弛之慎其茀蘖而防範之凡君子小人善惡利義輕重之辨莫不爲之反覆曉告懇切開諭以發其心志而責之以必爲榮耀之愧恥之使之懽忻鼓舞日趨於善而本然良心得以保全而不至於破壞是今日救時第一義也否則蒙養旣失習慣難轉雖記

得甚多講得甚精作得甚妙只是工紙上之談而實於其身曾不得幾字受用甚則任氣狥欲飾非文奸敗常亂俗以古道爲迂以執禮爲固以廉恥爲矯激是豈古人所謂侮聖言不識字者也豈得謂之讀書哉凡爲師者當以風俗爲念毋安常襲故以誤後學（林致之手諭）

教與學只是一事我誠心爲善人自起同善之心則教亦行乎其中矣要人爲善誠心委曲以導之則學亦在其中矣（錢緒山筆記）

此二條又論師所以教弟子之道盖守先待後正己及人責在士林非異人任且也寒素之日教讀居多此而負心何心不負此而荒職何職不荒不獨無以處人亦且先爲失己是由不知道誼之重故也明乎此而敦倫之事乃全

士林彝訓卷五

仁和　　軒述

律身上

人有此身便有所以爲人之理與生俱生乃天之所賦而非人力所能爲也所以凡爲人者只合講明此理而謹守之不可昏棄 朱子文集

君子之學以誠其身非直爲觀聽之美而已古之君子以是行之於身而推之以教其子弟莫不由此此其風俗所以淳厚而德業所以崇高也 同上

人之一身萬理咸備五倫五事內外粲然此其負陰抱陽所以獨尊於庶物也敦倫之訓所述綦詳究之治民獲上信友順親其道皆以誠身爲本則自一心存發以至貌言視聽之間所爲必自納於矩矱中者何在可以或忽也哉以上二條一原此身所賦之全一推此身所係之重文雖甚簡蘊奠宏焉故舉以發律身之義

事有本末知愚賢不肖者本貧富貴賤者末得其本則末隨趨其末則本末俱廢今行孝悌本仁義則爲賢爲知賢知之人衆所尊仰簞瓢爲奉陋巷爲居已固有以自樂人不敢以貧賤而輕之豈非得其本而末自隨乎慕爵位貪財利則非賢非知非賢非知之人人所鄙賤雖紆青紫懷金玉其胸襟未必通曉義理已無以自樂人亦莫不鄙賤之豈非趨其末而本末俱廢乎 陸梭山正本篇

古者大學之道以修身爲本凡一事之來一言之發必求其所以然與其所當然不牽於愛不蔽於憎不因於喜不激於怒虛心端意熟思而審處之雖有不

中者葢鮮矣 許魯齋語錄

大凡人資質各有利鈍規模各有大小此難以一律齊要須常不失故家風味所向者正所存者實信其所當信恥其所當恥持身謙遜而不敢虛驕遇事審細而不敢容易如此則雖所到或遠或近要是君子路上人也 呂東萊文集

善愛其身者能以一身爲萬載之業或一日而遺數百年之休不知自愛者以其聰明際盛時操名器徒就一已之私而已所謂如入寶山空手回也 蔡虛齋文集

古今敎人做好人只十四字簡妙直切曰君子落得爲君子小人枉費做小人蓋富貴貧賤自有一定命數做君子不會少了分內做小人不會多了分外落得者猶云拾得言極其便宜也枉費者猶云折本言極其吃虧也（魏叔子日錄）

高忠憲公有言子弟能知稼穡之艱難詩書之滋味名節之隄防可謂賢子弟矣歸安沈司空誡子孫曰故家之子切戒者三曰臭曰滑曰硬子孫類此寧不痛心予謂忠憲舉賢者以爲勸司空指不肖以爲戒

語雖不同其指一也欲免司空所戒當佩服忠憲之言知詩書滋味乃免於臭知稼穡艱難乃免於硬知名節隄防乃免於滑（張楊園訓子語）

儒者之學修身爲本罔間窮通寧分老少祇求無忝所生不負師友在覆載中有殊庶物而已延平先生曰愛身明道修己俟時不可一日忘於心此其準的也（張楊園東莊約語）

人要爲人當思異於禽獸者何處人要爲聖賢當思異於凡庸者何在（程漢舒筆記）

人一心先無主宰如何整理得一身正當人一身先無規矩如何調劑得一家整肅（同上）

律身之要在於勉爲君子戒爲小人勉爲聖賢戒爲庸衆程之以本然之則約之以不易之規此其所以取義於律也右九條蓋總論之而其節目次第之詳具載於左

書不記熟讀可記義不精細思可精唯有志不立直是無著力處只如而今貪利祿而不貪道義要作貴人而不要作好人皆是志不立之病直須反復思量

究見病痛起處勇猛奮躍不復作此等人一躍躍出見得聖賢所說千言萬語都無一事不是實語方始立得志就此積累工夫迤邐向上去大有事在（朱子滄洲精舍諭）

立志要如饑渴之於飲食纔有悠悠便是志不立（朱子語類）

天下之物有一節之可取即不爲世之所棄頑如石而有攻玉之用毒如蝮而有和藥之需糞其穢矣施之發田則五穀賴之以秀實灰旣冷矣俾之洗滌則

衣裳賴之以精潔食龜之肉甲可遺也南人用之以占年食鶉之肉毛可棄也峒民縫之以禦臘類而推之則天下無棄物矣今人見棄於人總之無志而自棄耳可以人而不如物乎 朱子文集

心不淸則無以見道志不確則無以立功 林和靖省心錄

志不立天下無可成之事雖百工技藝未有不本於志者志不立如無舵之舟無銜之馬漂蕩奔逸何所底乎昔人有言曰使爲善而父母怒之兄弟怨之宗族鄉黨惡之如此而不爲善可也爲善則父母愛之

兄弟悅之宗族鄉黨敬信之何苦而不爲善使爲惡而父母愛之兄弟悅之宗族鄉黨敬信之如此而爲惡可也爲惡則父母怒之兄弟怨之宗族鄉黨賤惡之何苦而必爲惡諸生念此可以知所立志矣 王陽明文鈔

凡人志不立則氣昏是以君子之學無時無處而不以立志爲事立志者精神心思凝聚於一處而不復知其有他然後此志常定神氣精明義理昭著一有私欲卽便知覺自然容留不得故凡一毫私欲之萌

只責此志不立則私欲便退聽一毫浮氣之動只責此志不立卽浮氣便消除或怠心生責此志卽不怠侈心生責此志卽不侈以及躁心忿心貪心傲心吝心一切心生能責此志便消除矣故君子無一息非立志責志之時無一處非立志責志之地果能如此其去人欲如烈火之燎毛也 同上

人須要立志初時立志爲君子後來尙恐變爲小人若初時不先立下一箇志則中無定向便益無所不爲矣爾等發憤立志要做君子則不拘做官不做官

人都敬之故第一要先立起志來 楊椒山遺囑

聽好言語無津津有味之意便是不曾立志 魏叔子日錄

昔人云每閒坐想古人無一在者何念不灰余曰還想古人至今尙在處何念不憤 魏環溪庸言

昔人云匹夫一立志便可參天地奚必在位哉一言合天理是爲代天言一事合天理是爲代天工人之力量原大也惟在立志以擴充成就之耳 唐翼修人生必讀書

眞西山云學者能立志自勉則氣亦從之孟子曰志氣之帥也蓋志強則氣亦強志惰則氣亦惰如將帥

之統卒。有紀律。有號令。則士卒雖欲惰而不可得。故學者欲去昏惰之病。必以立志爲先。同上

以上十一條。皆論立志。蓋律身之第一義也。釋氏者流每云發願焚香設誓。悲切懇誠。戒行之嚴自茲而始。是亦其立志者然也。觀彼荑稗之始生。可悟嘉穀所由植。庸流靡靡之中。蹶然興起。是所望於不自棄者。

人極重一恥字。即盜賊倡優。若有些恥意在。便可教化。若其人雖未大惡。或遇羞恥之事。恬然可安。肆然

不畏。則終身必無向善之日。推到極不善事。亦所肯爲。恥字是學人喉關。聖人教人與小人轉爲君子。皆從恥上導引激發過去。人一無恥。便如病者閉喉。雖有神丹。不得入腹矣。魏叔子日錄

人壞念將起時。只覺得可恥。便有轉機。程漢舒筆記

人看得自己貴重。方能有恥。同上

夫子之論士曰。行己有恥。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又曰。恥之於人大矣。爲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所以然者。人之不廉而至於悖禮犯義其原皆生於無恥也。故士大夫之無恥。是謂國恥。顧寧人日知錄

以上四條。皆論知恥。人必恥爲不善。而後爲善之志堅。二者正相表裏者也。孟子一書。所以教人擴充羞惡之良者屢矣。而諸儒又切切言之。蓋起懦之機。莫有大於是者。

不聽父命者。則爲不孝。不聽君命者。則爲不忠。其或不聽天命者。獨無責耶。君父之命。或在可否之間。設教者猶曰勿逆勿怠。況乎天命大公至正。無有不善。何苦而不受命乎。許魯齋語錄

今鄉村人家中堂之上。必貼天地君親師五字。不知起於何時。人要看得此五字重大。亦不至大無忌憚。程漢舒筆記

常人之畏天在禍福。學者之畏天在是非。常人之畏天在罪孽難逭之際。學者之畏天在事機將動之初。同上

天若棄絕人。則差容悅者以驕其氣。天若敎道人。則差橫逆者以鍊其心。此處最宜潛修敬奉天戒。張遂寧敎

行錄

以上四條皆論畏天天者理所從出此而不畏必且肆意妄行此無忌憚之所以爲小人也既恥焉而有所不甘又畏焉而有所不敢志其自此益堅而功可次第舉矣

窮理非一端所得非一處或在讀書上得之或在講論上得之或在思慮上得之或在行事上得之讀書得之雖多講論得之尤速思慮得之最深行事得之最實胡敬齋居業錄

窮理須得心專一方有細密工夫方見得透徹若不專一則麄疎草略縱敏者亦畧見彷彿而已同上

理雖平時窮然必經歷試驗方熟同上

經一番折挫長一番識見多一分享用減一分智慧加一分體貼熟一分物情史搢臣願體集

讀書正以明理爲本也理既明則中心有主而天下是非邪正判然矣遇有疑難事但據理直行得失俱可無愧何須問卜求籤祈夢之紛紛哉同上

古今眞聖賢爲人決不迂腐古今眞豪傑爲人決不粗疎同上

以上六條皆論窮理之功格物致知乃入德之始事是以言知恥畏天之後即先及之其道在於辨是非究眞僞務使素有定見於中乃得應念而施不失事物當然之則抑此但舉其槪而已至於讀書諸法前列敬業者已詳

凡在朋儕中切戒自滿惟虛故能受滿則無所容人不我告則止於此耳不能日益也故一人之見不足以兼十人我能取之十人是兼十人之能矣取之不已至於百人千人則在我者可量也哉許魯齋語錄

人有過失非其父兄孰肯誨責非其契交孰肯諫諭泛然相識不過背後竊議之耳君子惟恐有過密訪人之有言求謝而思改小人聞人之有言則好爲強辨至絕往來或起爭訟者有之矣袁氏世範

人之平居欲近君子而遠小人者君子之言多長厚端謹此言先入於吾心及乎臨事自然出於長厚端謹矣小人之言多刻薄浮華此言先入於吾心及乎臨事自然出於刻薄浮華矣且如朝夕聞人尚氣好

凌人之言。吾亦將尙氣凌人而不覺矣。朝夕聞人遊蕩不事繩檢之言。吾亦將遊蕩不事繩檢而不覺矣。如此非一端。非大有定力。必不免漸染之患也。同上

老成之人。言近迂濶。而更事已多。情理自透。後生雖天質聰明。而見識終有不及。後生類以老成爲迂濶。及至年齒漸長。歷事漸多。方悟老成之言。可以佩服。然已在險阻備嘗之後矣。同上

與賢於己者處。則自以爲不足。與不賢於己者處。則自以爲有餘。以爲不足。則日益。以爲有餘。則日損。范敦夫文集

山上有澤。咸之象也。君子心無私主。有感皆通。若有一毫私意自蔽。則先入者爲主。而感應之機窒矣。雖有所受。未必其所當受。而所當受者。反以爲不合而不之受矣。陳紫峯易說

人生一日。或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行一善事。此日方不虛生。陳眉公長者言

古人敎人聽言。莫精提於伊尹二十一字。曰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有言孫於汝志。必求諸非道。凡人逆心時。便覺非道。我却先從他是道處求。則其道出矣。凡人孫志時。便覺是道。我却先從非道處求。則其非道出矣。今人逆心便從非道處求。孫志便從是道處求。安得不好諛護過。小人日親。君子日遠乎。魏叔子日錄

聽言聞過。只取其長益於我。不可有高下賢愚分別之念。尤不可計較進言者品行何如。若有敎我以正。未出於正之想。不但阻塞言路。便當面錯過幾許明鏡良藥矣。同上

人說話。先有個他人說的話便不是。此種意思。只是好勝自己心中。如何得有平正日子。程漢舒筆記

責我以過。當虛心體察。不必論其人何如。局外之言。往往多中。每有高人過舉不自覺。而尋常人皆知其非者。此大舜所以察邇言也。史搢臣願體集

先去私心。而後可以治公事。先平己見。而後可以聽人言。同上

以上十二條皆論取善之功。夫善散於人。取資一惟我。所謂集衆思廣忠益也。但品流不一。器識

各殊。愚者或有半解之明。智者不無千慮之失。苟非胸有權衡。則剛愎者固大失之。卽虛受者亦恐未盡得也。此知言所以先貴於窮理歟。

人心莫不有知。惟蔽於人欲。則亡天理也。二程遺書

義利之說。乃儒者第一義。平時豈不講論及此。今欲措辭斷事。而茫然不知所以爲說。無乃此身自坐在裏許。而不之察乎。此深可懼者。朱子文集

天理人欲之分。只爭些子。故濂溪只說幾字。然辨之不可不早。故橫渠每說豫字。朱子語類

閒居無事。且試自思之。其行事有於所當是而非當非而是。當好而惡。當惡而好。自察而知之。亦是工夫。同上

理義之精微。心術之隱奧。所差甚微。而天理人欲之分。君子小人之判。自此而決。不可不察也。黃勉齋文集

胡五峯云。天理人欲同行異情。此語儘當玩味。如飲食男女之欲。堯舜與桀紂同。但中理中節。卽爲天理。無理無節。卽爲人欲。陳潛室文集

學者存心行事。只以義理爲主。義所當然。雖害不恤。義所不當然。雖利不計。如此方合乎天理之正。若此心一出一入於義利之閒。終是爲利所勝。正如白黑相和。黑必掩白。薰蕕共器。蕕必掩薰。立志之初。不可不察也。眞西山文集

一念之善。景星慶雲。一念之惡。烈風疾雨。薛敬軒讀書錄

無事便思有雜念否。有事便思有粗氣否。得意便思有驕矜否。失意便思有怨望否。時時檢點。到得從有入無。方是學問得力處。張遂寧敦行錄

以上九條皆論審幾之功。蓋理欲之判。義利之分。其介甚微。其途甚遠。學者旣研窮於平日。又審察於臨時。此格物致知之終。而誠意之始也。

學始於不欺闇室。二程遺書

司馬溫公嘗言。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爲。無事不可對人言者耳。朱子名臣言行錄

人之善惡。形於言。發於行。人始得而知之。但萌諸心。發乎慮。鬼神已得而知之矣。此君子所以愼獨也。邵子經世書

余每夜就枕。必思一日所行之事。所行合理。則恬然

安寢。或有不合。卽展轉不能寐。思有以更其失。又慮始勤終怠也。薛敬軒讀書錄

夫易以溺人汚人者。色與貨也。非禮非義之事。雖甚不艮之人。往往畏人之知而不敢肆。苟人所不知之地。一時不勝其利欲之私。則於所不當爲。能保其不爲之乎。若顏叔子之達旦秉燭。若楊伯起之暮夜却金。若司馬君實趙閱道之所爲。無一不可與人言。無一不可與天知。眞能愼獨者也。吳臨川語錄

胡敬齋先生。處家庭。如在朝堂。對妻孥。如對大賓。造

次顚沛未嘗少違。幾微隱約之地。則愈嚴。劉蕺山人譜類記

勿謂一念可欺也。須知有天地鬼神之鑒察。勿謂一言可輕也。須知有前後左右之竊聽。勿謂一事可忽也。須知有身家性命之關係。勿謂一時可逞也。須知有禍福子孫之報應。沈繹堂座右銘

居家格言云。青天白日的節義。自暗室屋漏中培來。旋乾轉坤的經綸。自臨深履薄處得力。譚質菴心鏡編

以上八條。乃論愼獨之功。獨卽幾也。因其善惡始動謂之幾。因其一己自知謂之獨。使但曰幾而已。則恐或不知幾之所在。而尙需之於旣著也。故又指爲獨以明之。此大學誠意章所特重。諸儒益闡述焉。總之審幾愼獨。皆省察中事也。旣省察。乃可以語克治。

克己。唯在克其所好。便是下手處。然人未有自知所好而能克之者。若不自知。却克箇甚。如好財。卽於財上克。好酒。卽於酒上克。今人只爲事事皆好。便沒下手處。然須擇其偏好甚處先克。尹和靖語錄

懷固蔽自欺之心。長虛驕自泰之意。皆好名之故。須

自克之。謝上蔡語錄

謝良佐與伊川別一年。往見之。伊川曰。相別又一年。做得甚工夫。謝曰。也只是去箇矜字。曰何故。曰子細檢點得來。病痛盡在這裏。朱子伊洛淵源錄

今人病痛。大段只是傲。千罪百惡。皆從傲上來。傲則自高自是。不肯屈下。傲之反爲謙。謙字便對症之藥。非但是外貌卑遜。須是中心恭敬。常見自己不是。眞能虛己受人。堯舜之聖。只是謙到至誠處。便是允恭克讓溫恭允塞也。王陽明傳習錄

萬起萬滅之私。亂吾心久矣。今當一切掃除。以全吾湛然之性。薛敬軒讀書錄

心以思爲職。或獨坐時。或夜深時。念頭一起。則自思曰。這是好念。是惡念。若是好念。便擴充起來。必見之行。若是惡念。便禁止勿思。方行一事。則思之。以爲此事合天理不合天理。若是合天理。便行。若是不合天理。便止而勿行。不可爲分毫違心害理之事。楊椒山遺囑

心爲人一身之主。如樹之根。如果之蒂。最不可先壞了心。心裏若存天理。存公道。行出來。便都是好事。便

是君子這邊的人。心裏若存的是人欲。是私意。雖欲行好事。也有始無終。雖欲外面做好人。也被人看破。如根衰則樹枯。蒂壞則果落。故休把心壞了。同上

先儒云。人只有箇天理人欲。此勝則彼退。彼勝則此退。無中立不進退之理。譬如劉項相拒滎陽成皐之間。我進一步。則彼退一步。初學要牢劄定脚。逐漸挨將去。此心莫退。終須有勝時。勝時甚氣象。劉蕺山人譜類記

做人最忌是陰惡。處心尙陰刻。作事多陰謀。未有不殃及子孫者。語云。有陰德者必有陰報。先人有言。存心常畏天知。吾於斯言。夙夜念之。張楊園訓子語

人心一念之邪。而鬼在其中焉。因而欺侮之。播弄之。晝見於形像。夜見於夢魂。必釀其禍而後已。故邪心卽是鬼。鬼與鬼相應。又何怪乎。人心一念之正。而神在其中焉。因而監察之。呵護之。上至於父母。下至於子孫。必致其福而後已。故正心卽是神。神與神相親。又何疑乎。魏環溪庸言

嗜慾正濃時。能斬斷。忿氣正盛時。能按納。此皆學問得力處。史搢臣願體集

凡遇不得意事。試更取其更甚者譬之。心地自然凉爽矣。此降火最速之劑。同上

貧賤時。妄思富貴。惡念卽於此而萌。富貴時。回思貧賤。善心卽於此而動。同上

天下美惡妍醜之形。起於事物者固多。起於吾心者不少。葢心有所主。好惡取舍。先變於中。則事物之美惡妍醜。亦從吾心而變。蘇子瞻過沂陽。聞其猪味極勝。命使者市之。及歸。猪夜逸去。使者畏罪。市他猪以償。紿子瞻曰。此沂陽猪也。子瞻烹之享客。客皆有一

沂陽於心。無不嘖嘖稱美者。及後事露。始知其非是也。乃自笑焉。故嘗有言曰。食中有蛆。人見之者嘔也。其不見而食者。未嘗嘔也。請察其所從生。察之始知不起於蛆而起於我心矣。又曰。論八珍者必嚥。言糞穢者必唾。二者實未嘗與我接也。嚥與唾何爲生哉。果生於物乎。果生於心乎。知其生於心也。則雖與之接而不變可也。學者於此。豈可不加克治之功哉。今有人於此。吾愛之。則極口譽之。惟恐人之不信。及既惡之。則極口毁之。惟恐人之不從。何其先後異轍乎。

豈特於人如此。於物亦然。同一冠也。當其高時則見低者而笑。倘少低則必艴然不悅矣。當其低時則見高者而又笑。倘少高則必不樂。殊甚矣。何其前後異心乎。此無他。好惡取舍。旣變於中。故物之美惡妍醜亦隨而變。心之爲物。果若是其無定哉。故大學曰。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心不正。則萬事皆邪僻矣。唐翼修人生必讀書

以上十四條。皆論克治之功。蓋旣省察於起念之微。卽宜於其邪者僞者治而去之。毋使萌芽滋長於內。懲忿窒慾。皆其事也。此其機利。用迅力利。用剛。如去疾然。如破敵然。夫是之謂克。

涵養須用敬。二程遺書

嚴威儼恪非敬之道。但致敬須自此入。同上

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同上

敬勝百邪。無不敬可以對越上帝。同上

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然生敬。敬只是主一也。主一則旣不之東。又不之西。如此則只是中。旣不之此。又不之彼。如此則只是內。存此則自然天理明。學者須是

將敬以直內。涵養此心。直內是本。同上

問存心。曰非是別將事物存心。孔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便是存心之法。如說話覺得不是便莫說。做事覺得不是便莫做。亦是存心之法。朱子語類

九容九思。便是涵養。同上

眞正大英雄人。都從戰戰兢兢臨深履薄處做將出來。若是氣血粗豪。却一點使不著也。同上

種樹者必培其根。種德者必養其心。欲樹之長。必於始生時刪其繁枝。欲德之盛。必於始學時去夫外好

如外好詩詞。則精神日漸漏泄在詩詞上去。凡百外好皆然。王陽明傳習錄

心無主宰。靜也不是工夫。動也不是工夫。靜而無主。不是空了天性。便是昏了天性。此大本所以不立也。動而無主。若不猖狂妄動。便是逐物徇私。此達道所以不行也。心已立後。自能了當得萬事。是有主也。胡敬齋居業錄

心具衆理。所患者紛亂放逸惰慢。故須主敬。主一無適。所以整其紛亂放逸。整齊嚴肅。所以救其惰慢。此

存心之要法也。同上

端莊整肅。嚴威儼恪。是敬之入頭處。提撕喚醒。是敬之接續處。主一無適。湛然純一。是敬之無間斷處。惺惺不昧。精明不亂。是敬之效驗處。同上

覺得心放。亦是好事。便提撕收斂。再不令走。便是主敬存心工夫。若心不知下落。茫茫蕩蕩。是何工夫。同上

沉靜非緘默之謂也。意淵涵而態閑正。此謂眞沉靜。雖終日言語。或千軍萬馬中相攻擊。或稠人廣衆中應繁劇。不害其爲沉靜。神定故也。一有飛揚動擾之意。雖端坐寂無一語。而色貌自浮。或意雖不飛揚動擾。而昏昏欲睡。皆不得謂眞沉靜。眞沉靜底自是惺惺。包一段全副精神在裏。呂新吾呻吟語

王心齋曰。纔有所向便是欲。纔有所見便是妄。既無所向又無所見。便是無極而太極。劉蕺山人譜類記

神氣不收斂。則不能發皇。心思不凝聚。則不能通徹。學問不專一。則不能有成。此卽屈伸之理也。引而伸之。觸而通之。凡事皆然。嚴述曾西聰剩話

治心者先忌活。必須操之使常有定。然後加以功夫。

如存理遏欲之類。皆有實效。若縱令此物變動無常。百樣功夫俱無所設。譬如人有一器。欲加修治。必將此器架定。然後可以用力。若任其動轉。則治之者何所措手。定心之法。先從事於硜執。而去機變。直將平時透熟蹊徑。着緊塞斷。此處既通行不去。漸有轉頭之幾。正路可望矣。毛稚黃小語

以上十七條。皆論存養之功。學者治心至存養而益密。此正心所以更進於誠意也。敬之一字該括渾全。雖復不睹不聞。而戒懼無可息。雖復

不言不動而敬信無敢疎此心於是乎常存矣
抑此與省察克治固若事有後先而實則動靜交修循環不已讀中庸首末二章其理自明
羅仲素李延年教學者靜坐中看喜怒哀樂以前氣象此便差却既是未發如何看得只存養便是昔呂與叔蘇季明求中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程子非之朱子以爲已發之際即默識其未發之前者則可愚謂若求未發之中看未發氣象則動靜乖違反致理勢危急無從容涵泳意味故古人於靜時只下箇操

存涵養字便是靜中工夫思索省察是動上工夫然動靜二端時節界限分明工夫所施各有所當不可乖亂混雜所謂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今世又有一等學問言靜中不可著箇操字若操時又不是靜以何思何慮爲主悉屏思慮以爲靜中工夫只是如此所以流於老佛不知操字是持守之意即靜時敬也若無箇操字是中無主悠悠茫茫無所歸著若不外馳定入空無此學所以易差也 胡敬齋居業錄
視鼻端白以之調息去疾則可以之存心則全不是久必入異敎蓋取在身至近一物以繫其心如反觀內視亦是此法佛家用數珠亦是此法羈制其心不使妄動嗚呼心之神靈足以具衆理應萬事不能敬以存之乃羈於一物之小置之無用之所哀哉 同上
敬之畏人也小雅之詩善言之集木之不足而如臨于谷臨谷之不足而如履于冰敬之畏天也大雅之詩善言之天之明則及爾出王天之旦則及爾游衍是故敬愼威儀者柔嘉者也執事有恪者溫恭者也嚴威儼肅者自他人視之而我非容意焉今之言敬

者失是而至以聲色厲人不幾於色莊者乎 李安溪觀瀾錄
以上三條亦論存養之功而酌先民未確之指闢異教亂眞之門其義至爲精粹蓋明儒之有敬齋時賢之有安溪皆程朱嫡嗣也其居業觀瀾二錄多所發明今摘述之如此
一或獨居端坐或對人端坐讀書心之所思不專靜精警而騖於他所曰馳馳之久而憒然欲睡曰昏一或閒居卻記擬度事務纏綿難屏或讀書作字執著不釋或應事接物固滯莫化曰逐一或飲食

之欲或牀第之欲或名譽之欲或貨財之欲或宴安之欲或好勝忿怒之欲或居室衣服器用之欲其忿過於天理之中正曰邪邪而從其所之曰縱邪縱之時一念自知理欲爭衡而理卒不能勝欲曰狥一或清夜平旦或閒居或讀書或對師友一念思欲振警而旋復頹靡因循悠忽甚則甘於自誘曰懈已上馳昏逐邪縱狥懈七病以一方療之曰主敬平時調養之方曰靜攝甘鍵齋心病說

此一條通論治心之道雖主存養而言其實省

察克治皆在其中葢其所謂諸病兼有動靜故也愚意療之之方兼敬與義斯於道爲尤全

君子或出或處歸潔其身而已矣人之行己各有其志出處去就雖不同要看所存如何耳尹和靖語錄

自古聖賢皆以心地爲本朱子語類

高不可欺者天也尊不可欺者君也內不可欺者親也外不可欺者人也四者既不可欺心其可欺乎心不欺人其欺我乎林和靖省心錄

世人懷智挾詐而欲事之善豈有此理必盡去人僞忠厚純一然後可善其事至於死生禍福則一歸之天命而已人謀孔臧亦可以保天命人能攝生亦可以保神氣自暴自棄而有凶禍皆自取之也許魯齋語錄

晝坐當惜陰夜坐當惜燈遇言當惜口遇事當惜心陸桴亭思辨錄

人生自幼至老無論士農工商智愚賢不肖刻刻常懷畏懼之心如明中畏天理暗地畏鬼神終身畏父母讀書畏師長居家畏鄉評做官畏國法農家畏旱澇商賈畏虧折兢兢業業方了得這一生史搢臣願體集

體認天理只在我心安不安人情妥不妥上同上

以積貨財之心積學問以求功名之念求道德以愛妻子之心愛父母以保爵位之策保國家同上

今有人考其平生言遵道德行法先民宜乎吉祥駢集而身與家日見衰微者何故良由心術之不端也雖未有損人利己之事而時懷我强彼弱之思雖未有殘忍刻薄之行而時萌幸災樂禍之意由此觀之非是不做壞事乃力量不能做耳若一朝得志何憚而不爲哉如可以行不義而不行可以作不仁而不

作幾是心術端方之士同上

有以名利之說來者勿問大小悉宜應以淡心有以是非之說來者勿問人我悉宜處以平心同上

人只言人心難料不知自心更難料人只因人心不平不知自心更不平識得自心方可說人同上

以上十一條通論存心之道前言治心多在發念之初此言存心多在應物之際蓋治心者切要之工夫而存心者渾全之指趣也諸儒以不欺無僞言之大要備矣

或謂人莫不知和柔寬緩然臨事則反至於暴厲明道曰只是志不勝氣氣反動其心也二程遺書

治怒難治懼尤難克己可以治怒明理可以治懼同上

變化氣質居常無所見惟當利害經變故遭屈辱平時忿怒者到此能不忿怒憂惶失措者到此能不憂惶失措始是能有得力處亦便是用力處天下事雖萬變吾所以應之不出乎喜怒哀樂四者此爲學之要而爲政亦在其中矣王陽明文鈔

英氣最害事渾涵不露圭角最好第一要渾厚包含從容廣大之氣象只觀其氣象便知涵養之深淺薛敬軒讀書錄

精明也要十分只須藏在渾厚裏作用呂新吾呻吟語

天下之物紓徐柔和者多長迫切急躁者多短故烈風驟雨無崇朝之威暴漲狂瀾無三日之勢催拍促調非百版之聲疾策緊銜非千里之轡人生壽殀禍福無不皆然褊急者可以思矣同上

萬金之賈貨雖不售不憂販夫閉門數日則愁苦不任矣凡不見知而慍不見是而悶皆中淺狹而養不

厚者也同上

世間大福德人必能容人所不能容忍人所不能忍若器小福薄人便蹶然而動矣劉蕺山人譜類記

賀欽學於陳白沙先生之門與人言論侃侃白沙曰得無鋒芒太露乎須涵養令深沉和平於是作書室於後圃扁書深沉和平四字以自警同上

凡做人須有寬和之氣此是陽春景象百物由以生長若一向刻急煩細雖所執未爲不是不免秋殺氣象百物隨以凋殞感召之理有然天道人事常相依

也張楊園訓子語

天地萬物之理皆始於從容而卒於急促急促者盡氣也從容者初氣也事從容則有餘味人從容則有餘年唐翼修人生必讀書

凡人負才能而見於言貌與人議論而好勝胸中有得輒自言聞人謗言而輙忿小有不平即欲鳴皆由識見不高故浮氣不能定也同上

海濶從魚躍天空任鳥飛士君子能有此襟懷度量而後能氣質和平同上

有容德乃大有忍事乃濟一毫之拂即勃然怒一事之違即憤然發是無涵養之力薄福之人也張遂寧敦行錄

纔舒放便思收斂纔言語便思簡默不可乘喜而多言不可乘快而多事包含則有餘味發露恐難爲繼也同上

以上十五條兼論養氣之道其曰志不勝氣則功之貴乎持志者仍多心以主乎身也自此以下乃統一身言之

去惡而從善舍非而從是人或知之而不能以爲如

制駻馬如幹磻石之難也靜而思之在我而已如轉戶樞何難之有司馬溫公語

凡世俗所謂不妨有例不見得未必知衆人都如此也是常事之類皆不可聽呂東萊雜說

爲善之人非獨其宗族親戚愛之朋友鄉黨敬之雖鬼神亦陰相之爲惡之人非獨其宗族親戚惡之朋友鄉黨怨之雖鬼神亦陰殛之故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王陽明文鈔

讀書見一件好事便思量我將來必定要行見一件

不好的事便思量我將來必定要戒見一箇好人便思量我將來必要合他一般見一箇不好的人便思量我將來切休要學他則心地自然光明正大行事自然不曾苟且便爲天下第一等人矣楊椒山遺囑

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又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人之爲善修其孝弟忠信只是理所當爲其不爲不善亦由此心之良不敢自喪非欲徼福慶於天也然論其常理吉凶禍福恒亦由之不可不畏也父子兄弟心術

念慮之微夫妻子母幽室牆陰之際勿謂不足動天地感鬼神也天地鬼神不在乎他在吾身心而已 張楊園訓子語

忠信篤敬是一生做人根本若子弟在家庭不敬信父兄在學堂不敬信師友欺詐傲慢習以性成望其讀書明義理向後長進難矣 同上

自己必無行惡得福行善得禍之理天下必無見善人而怒見惡人而喜之情君子可以自信矣 程漢舒筆記

我如為善雖一介寒士有人服其德我如為惡雖位

為人臣有人議其過 史搢臣願體集

凶人貪冒無恥隨處必欲占小利而人亦畏之讓之獨怪終身所占小利必以一事盡喪之而更過其所占之數吉人守分循理不敢妄為而人亦欺之侮之故凡事受欺然冥冥之天必將以大福之事補之而浮於其所受欺之數或及其身或及其子孫歷觀往轍無不然者 唐翼修人生必讀書

書紳要語云至道之用當鄙細則不可吉人之詞寡深密則不可節俠之生輕鬬狠則不可通達之財踈暴殄則不可才子之氣高矜驕則不可廉吏之守嚴刻剝則不可 譚質菴心鏡編

以上十條皆以為善去惡言之夫善之當為惡之當去乃自盡其所以有生之理非他有所冀也而諸儒每以禍福好惡為言葢仰不貪天而必求不愧於天俯不徇人而必求不怍於人道固當如是耳

勉強為善勝如因循為惡 林和靖省心錄

誠無悔恕無怨和無仇忍無辱 同上

凡做好人自大賢以下皆帶兩分愚字至於忠臣孝子貞女義士尤非乖巧人做得葢至情之人一往獨到故私意世情不能入其胸中予嘗論朋友知己若無些愚意在終到不得十分至處 魏叔子日錄

真誠者必有應凝靜者必有養寬厚者必有福勤儉者必有成嚴敬者必無失廉謹者必無咎詳慎者必無悔謙和者必無辱 甘健齋夙興語

人之存心忠厚者立言忠厚立言忠厚者必作事忠厚身必享忠厚之福子孫必食忠厚之報 魏環溪庸言

富貴家宜學寬聰明人宜學厚史搢臣願體集
清貴容仁貴斷莫苛刻以傷厚莫磽确以沽名毋借
公道遂私情勿施小惠傷大體憑怒徒足損己文過
豈能欺人處忪更當以閒遇急便宜從緩分數明可
以省事毀譽忘可以清心正直可通於神明忠信可
行於蠻貊王朗川言行彙纂
言行擬之古人則德進功名付之天命則心閒報應
念及子孫則事平受享慮及疾病則用儉好辯以招
尤不若訒默以怡性廣交以延譽不若索居以自全

厚費以多營不若省事以守儉逞能以誨妒不若韜
精以示拙二顧東橋誓詞
孝弟忠信禮義廉恥此八字是八箇柱子有八柱始
能成宇有八字始克成人姚承菴家訓
俯仰身世之間亦多故矣而其要總貴於自立能自
立則經權常變確然有以自守而不爲事物所搖奪
自立維何讀書明理承上率下保身宜家其大綱不
出謹愼忠厚勤儉六字嚴述曾西聰剩話
以上十條又皆專以爲善言之善之量本無窮
數亦無盡隨所因應各成一端諸儒錯舉其名
推類可得
問向因子夏大德小德之說遂只知於事之大者致
察而於小者苟且放過德之不修實此爲病張子云
纖惡必除善斯成性矣察惡未盡雖善必粗矣學者
須是毫髮不得放過德乃可進朱子曰若能如此善
莫大焉以小惡爲無傷是誠不可朱子語類
凡人爲不善事而不成不必怨尤此乃天之所愛終
無禍患如見他人爲不善事常稱意者不須多羨此

乃天之所棄待其積惡深厚從而殄滅之不在其身
則在其子孫也袁氏世範
凡人之爲不善者造物未必卽以所爲不善之事報
之而或別於一事報之別一事又未必大不善也而
得禍甚酷此造物報應之機權也唐翼修人生必讀書
以上三條又皆專以去惡言之不以惡小爲可
寬不以惡成爲可羨不以惡報爲可疑洵推勘
至極之論也學者詳之
問氣質昏蒙作事多悔有當下便悔時有過後思量

得不是方悔時或經久所爲因事機觸得悔時方悔之際惘然自失此身若無所容有時恚恨至於成疾不知何由可以免此朱子曰既知悔時第二次莫恁地便了不消得常常地放在心下那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底便不是悔底今若信意做去後蕩然不知悔固不得若既知悔後次便改了何必常常恁地悔又曰悔字難說既不可常存在胸中以爲悔又不可不悔若只說不悔則今番做錯且休明番做錯又休不成說話問如何是酌中底道理曰不得不悔但不可留滯既做錯此事他時更遇此事或與此事相類便須懲戒不可再做錯了 朱子語類

恐懼者修身之本事前而恐懼則畏畏可以免禍事後而恐懼則悔悔可以改過夫知者以畏消悔愚者無所畏而不知悔故知者保身愚者失身大哉所謂恐懼也 林和靖省心錄

人之處事能常悔往事之非常悔前言之失常悔往年之未有知識其德之進所謂日加益而不自知也 袁氏世範

靜坐然後知平日之氣浮守默然後知平日之言躁省事然後知平日之費閒閉戶然後知平日之交濫寡欲然後知平日之病多近情然後知平日之念刻 陳眉公長者言

人不能無差錯念頭只要扯得轉來 程漢舒筆記

以上五條皆論悔過夫人爲善去惡則其律身之道大概可觀然而違誤差失之端未必能盡免也此而不悔殆將狃爲固然善日消而惡日長矣故復以此諸說繼之

學者不長進只是好勝自己出一言做一事便道全是豈有此理古人惟貴知過則改見善則遷今各自執己見被人點破便愕然所以不如古人 陸象山文集

過雖聖賢不能無然過者過誤之謂也知其爲過而速改則無過矣故論語過而不改是謂過矣左傳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孰大焉子貢曰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孟子曰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成湯之聖猶且改過不吝顏子之賢猶曰不貳過以此可見雖

聖賢必以改過爲貴若知其爲過不肯速改則是文過遂非而流於惡矣蓋無心而誤則謂之過有心而爲則謂之惡不待別爲不善方謂之惡只知過不改是有心便謂之惡易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天下之至迅疾者莫如風雷故聖人以此爲遷善改過之象此卽過勿憚改之意也（眞西山文集）

夫過者大賢所不免然不害其卒爲大賢者爲其能改也諸生自思平日亦有缺於廉恥忠信之行者乎亦有薄於孝友之道陷於狡詐偷刻之習者乎不幸

或有之皆其不知而誤蹈素無師友之講習規飭也諸生試內省萬一有近於是者固亦不可以不痛自悔咎然亦不當以此自歉遂餒於改過從善之心但能一旦脫然洗滌舊染雖昔爲寇盜今日不害爲君子矣若曰吾昔已如此今雖改過而從善將人不信我且無贖於前過反懷羞澀疑沮而甘心於汙濁終焉則吾亦絕望爾矣（王陽明文鈔）

改過之人如天氣新晴一般自家固自灑然人見之亦分外可喜（陸桴亭思辨錄）

毋毀衆人之名以成一已之善毋役天下之理以護一已之過（魏叔子日錄）

人非聖賢孰能無過吾輩發憤爲學必要實心改過黙黙點檢自已心事黙黙克治自已病痛若瞞昧此心支吾外面卽嚴師勝友朝夕從遊何益乎（湯潛菴語錄）

以上六條皆論改過蓋悔過者方轉之虛機改過者更新之實迹悔而不改雖悔何功故又述所聞者如此至於改過遷善道本相連象山西山亦祇併爲一說愚意改過者尙有過之可改

遷善則不待有過而或以善之小而復進於大或以善之偏而復進於全德之所以日崇業之所以日廣也此又不可不知

士林彝訓卷六

律身下

仁和　關槐　晉軒述

古之學者。視聽言動無非禮。所以操心也。至於無故不徹琴瑟。行則聞珮玉。登車則聞和鸞。盖皆欲收其放心。不使惰慢邪僻之氣得而入焉。楊龜山語錄

凡日用之間。動止語黙。皆是行處。且於行處警省。須是戰戰兢兢。方可。若悠悠泛泛地過。則不可。朱子語類

古人做工夫極切實。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胡敬齋居業錄

五官四肢百體。賅而存焉。謂之身。自外而內。視聽收之。自內而外。言動發之。此理欲所交爭。而繩檢所必事也。學者格致誠正以來。既於爲善去惡遷善改過。有以立其大綱。則凡身之所具。當有一一致其力者。故述此三條以概之。

言而無益。不若勿言。爲而無益。不若勿爲。余久知之。病未能行也。司馬溫公語

先道而後言。故無不信之言。先義而後行。故無不果之行。胡五峰文集

規矩嚴整。爲助不少。入儒者之門。自當從言規行矩始。陸象山文集

有一言而傷天地之和。一事而折終身之福者。切須檢點。陳眉公長者言

人前做得出的。方可說。人前說得出的。方可做。史搢臣願體集

以上五條。又言一身之中。言行爲大。易傳所謂

樞機是也。學者致功。始於尤悔之寡。而極於坊表之成。斯修身之道得焉耳。

以言傷人者。利於刀斧。以術害人者。毒於虎狼。言不可不慎。術不可不慎也。林和靖省心錄

凡一事而關人終身。縱眞見實聞。不可著口。凡一語而傷我長厚。雖閒談偶謔。愼勿形言。劉蕺山人譜類記

好談閨門。及好談悖亂之事者。必爲鬼神所怒。非有奇禍。則有奇窮。陳眉公長者言

語有之。一言折盡平生福。此蓋指人刻薄之言也。乃

今之人以刻薄之言爲能恬不知警姝爲可駭此風始於近日未知將來作何底止陸桴亭思辨錄

生人之惡不可言也死者之惡不忍言也史搢臣願體集

少年不宜收歛太早亦不可聰明太露如花之千葉者必無實以其精發盡也人若開口便刻薄尖酸好議論人者不獨無實且恐根將朽矣同上

德盛者其心和平見人皆可交德薄者其心刻傲見人皆可鄙觀人者看其口中所許可者多則知其德之厚矣看其人口中所未滿者多則知其德之薄矣唐翼修人生必讀書

見人學好多方贊成見人差錯多方提醒見人豐顯則談其致福之有由見人苦難則原其所處之不幸斯長者之道也若忌成樂敗何與人事徒自壞心術耳張遂齋敦行錄

以上八條皆論謹言而以刻薄之言爲戒人之口過此莫大焉惟君子厚以居心自無此咎如其未遠則必於口之將啟凜凜乎若對鬼神庶可力制其非而漸養此心之厚如是久之卽闇

此等語於他人且掩耳而欲走矣

言心聲也故知言者觀言以知其心世亦有巧僞之言險也而言易躁也而言澹貪戀也而言閑適意其言之可以欺人也然人觀其易澹閑適之言而洞照其險躁貪戀之心則人不可欺也而言豈可僞哉吳臨川語錄

立意說謊人亦少多因一時要說得好聽便生出無數虛誕自揣言語之間其不務好聽者鮮矣魏叔子日錄

先賢云半句虛言折盡平生之福釋氏云說謊爲第

一罪過嘗見虛僞之人從幼稺時卽喜謊言及其長也隨念所起造爲虛假之論空中樓閣雖無意害人而適逢其害者多矣安得非罪過之太乎尤可惡者其炫耀已之才能學行也則增一爲十矜誇粉飾以爲人可欺也不知人皆厭聽也徒增已之醜耳唐翼修人生必讀書

君子出言以正存心說謊開口發咒皆不可也史搢臣願體集

以上四條亦論謹言而以虛僞之言爲戒夫虛

僞之言。欲以欺人。而人不可欺。然則適以自欺而已。其或指天誓日。而狡詐益深。乃賢覽所最工。實學者之大恥。

俗語近於市。纖語近於娼。諢語近於優。士君子一涉此。不獨損威。亦難迓福。陳眉公長者言

捏造歌謠。徒損心術。益人一聽之。則清淨心田中。已下一不清淨種子矣。同上

凡作格言莊語。原以勸人爲善。人雖未因其勸而改弦易轍。即化爲善。善念未必不動。作者之心血不致空費。若作淫詞艷曲。雖以戒人爲惡。人乃忽視其戒。癡心想慕。將效爲惡。惡事未必即行。而作者之造孽實多。史搢臣願體集

造作詩詞歌謠。及新聞小說。以嘲笑時人。譏諷時事。此大關陰騭。君子所不爲。凡有傳聞。當緘口勿言。若驚爲新奇。喜談樂道。口中傳誦不止。有傷忠厚。或且疑爲我作矣。同上

以上四條。亦論謹言。而以淫靡之言爲戒。大凡淫靡之言。自命風流。而實皆鄙穢。所謂莠言自口者也。君子稱先則古。至味存焉。何苦糞土其言。污齒牙而不惜也哉。

戲謔不惟害事。志亦爲氣所流。不戲謔。亦是持氣之一端。張子語錄

戲謔之言。出於貧賤人之口。受者不過心懷忿怒。甚或口角是非而已。若富貴之人。其招禍也必大。蓋我富貴矣。雖戲言之。而彼慮我爲實語也。必畏懼恐慄。輕則多方防我。重則先施毒手矣。唐翼修人生必讀書

凡人語言之間。多帶笑者。其人必不正。史搢臣願體集

閨閫內不作戲言。即是修身齊家之始。草稿上不寫便字。亦關誠意正心之功。同上

以上四條。亦論謹言。而以戲謔之言爲戒。夫人偶爾詼諧。似非大過。然長侮慢之習。開疑忌之端。即非所以持己而接物也。故並戒之。

我有冤苦。他人問及。始陳顛末。若胸中一味不平。逢人絮絮。聽者雖貌爲咨嗟。其實未嘗入耳。言之何益。史搢臣願體集

事上言貴約。不可以一事而蔓延取辱。接下言貴簡。

不可以一言而冗長取厭。同上

以上二條亦論謹言而以絜聒之言爲戒益以事干人皆爲失已況其人不必有力不必有情枉費嗚號徒增輕鄙處貧賤者尤宜愼之

多言則背道多慾則傷生。林和靖省心錄

有道德者必不多言有信義者必不多言有智謀者必不多言惟細人狂人佞人乃多言耳。蔡虛齋文集

交接宴會之間人品不齊或行檢有玷或相貌不全或今雖尊顯而出身本微或先世昌隆而後裔流落

言語之間須留心檢點切勿犯人忌諱令其慚愧不獨自失厚道亦且結怨於人。史搢臣願體集

人情盛喜時必率畧於約信輕易於許人後日不能踐言多至僨事故喜極莫多言也盛怒時與人言語顏色必變詞氣必粗知我者謂我因怒而氣暴不知我者謂我怒彼而發嗔又人怒時一語不合卽加遷怒甚且遷怒於毫無關涉之人故怒極莫多言也盛醉時心氣昏迷不辨是非利害舉生平最密之事盡吐於人醒時有茫然不知者卽知而百計挽回終無濟也故醉極莫多言也。唐翼修人生必讀書

多言最使人心志流蕩而氣亦損少言不惟養得德深又養得氣完。張遂寧敦行錄

喜時之言多失信怒時之言多失體。同上

此六條又以多言致戒益不暇深問是非而惟以三緘爲主乃約則鮮失之要義也

心定者其言重以舒不定者其言輕以疾。二程遺書

此一條又以輕言致戒所謂輕以疾者不於其詞而於其氣則論益精矣

言不可不重也不見鐘鼓乎夫鐘鼓扣之然後鳴鏗訇鏜鞳人不以爲異也若不扣自鳴人孰不謂之妖耶可以言而不言猶扣之而不鳴也亦爲廢鐘鼓矣。司馬溫公文集

公明賈云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此語最有味凡尊長未與我言而我先自言不免唐突言雖是彼亦忽畧不聽矣與人晉接其心思不在我而我強與之言言雖優未必信從詞少直則取厭矣過去之事得失已定言之無補追究其失便令厭聽矣。唐翼修人生必讀書

對人無可說話愼勿強尋閒話來說不是迎承世人
求爲歡悅便是自家無着落消遣不過（張遂寧敦行錄）
此三條又論時然後言之道蓋當默而語當語
而默皆非也兩戒其失於道乃全
德盛者言傳文盛者言亦傳（二程遺書）
凡立言欲涵蓄意思不使知德者厭無德者惑（同上）
言愈多於道未必明故言以簡爲貴（同上）
古之德人語句皆自胸襟流出非從領頰拾來如人
平居談話不慮而發後之學者譬如鸚鵡學人語言

所不學者則不能耳（李延平語錄）
天下事亦要得危言者亦要得寬緩者皆不可少隨
其人所見看其人議論如狄梁公辭雖緩意甚懇切
但中邊皆緩則不可翕受敷施九德咸事聖人便如
此做（朱子語類）
不妄語不多語不道人隱事不摘人微過不言己無
干涉事不言人有關係事論人無拾短而棄長論己
無登枝而忘本交淺者無與輕言謂別者無與強言
險刻者無與言衷情輕疎者無與言密事勿彈射官

箴勿月旦人品不偏愛憎不信風聞談經濟外寧談
藝術可以給用談日用外寧談山水可以息機談心
性外寧談因果可以勸善（劉戢山人語類記）
居鄉不談地方官短長立朝不私議政事得失（張遂寧敦行錄）
古愼言之誡多矣又曰言之不可以已也如是是言
當愼不可無也每有多却一言而僨事者亦有少却
一言而僨事者故不當言者不可恃勇而敢於發必
當言者又不可自沮而偏於默也嘗論記云有餘不

敢盡是指言也而古人儉德避難愼毋爲好是行亦
有不敢盡處不足不敢不勉是指行也而子產有辭
四國賴之孟子好辨本不得已是言亦有不敢不勉
處（毛稚黃語小）
講學當有言出而躬不逮之恥教人當有不言而存
德行之實（甘健齋夙興語）
識見每欲深人一層或反入於淺議論每欲高人一
層或反入於卑蓋不能見理而求勝於人不思致用
而徒快於言無益也（史搢臣願體集）

語言之間最可積德如見人爲善以一言贊成之見人爲惡以一言諫止之人有爭訟以一言勸解之人有冤抑以一言辨明之其德無量（同上）

以上十一條皆論立言之道學者既知謹言曰過寡矣然而明道經世必有所資非遂可以緘默終也其存也有物其發也有倫於立言其庶幾乎

論古不詳審是非專好翻成案以快一時之吻最是壞人心術彼奸邪暴著於後使人聞聲而生羞惡之

心忽矯爲奇論以易衆聽則中材怠於慕善而小人將肆其不肖矣不可以不慎也翻案者如以王敦爲可兒以秦檜爲再造宋以武后爲能行非常惜王介甫不竟其用之類是也（毛稚黃語小）

事後論人局外論人是學者大病事後論人每將知人說得極愚局外論人每將難事說得極易二者皆從不忠不恕生出（魏叔子日錄）

局外而訾人短長吹毛索垢不留些子餘地試以己當其局未必能及其萬一薛敬軒曰在古人之後議古人之失則易居古人之位爲古人之事則難（唐翼修人生必讀書）

耳雖聞目不親見者不可從而言之流言可以惑衆若文其言而貽後世恐是非邪正之失實矣（裴遂寧敦行錄）

論理要精詳論事要剴切論人要渾厚（同上）

以上五條又論論古之言中正爲宜

凡諫說於君論辨於人理勝則事明氣怒則招拂（二程遺書）

與人言宜和氣從容氣怒則不平色厲則取怨（薛敬軒讀書錄）

以上二條又論納誨之言和平爲要

學貴力行不貴空言（尹和靖語錄）

學之之博未若知之之要知之之要未若行之之實（朱子語類）

身勞而心安者爲之利少而義多者爲之（同上）

人須在事上磨鍊做工夫乃有益若只好靜遇事便亂連那靜時工夫亦差（王陽明傳習錄）

以上四條皆論篤行之指其所當行之事故兒

別條。

事至於過當。便是僞。朱子語類

切莫做識得破忍不過的事。陸桴亭思辨錄

我不識何等爲君子。但看每事肯吃虧的便是。我不識何等爲小人。但看每事好便宜的便是。魏叔子日錄

當爲天下不可少之人。莫作天下不可常之事。當思心上過不去之事。勿萌事上行不去之心。史搢臣願體集

矜才招忌。負望身危。黃絹幼婦。楊修所以自殺。使君與孤。昭烈所以見疑。惟有才而不露。有望而不居。斯

居身之珍乎。張遂寧敦行錄

立功不可太速。疾惡不可太嚴。聽言不可太輕。處己不可太峻。同上

以上六條。皆論愼行之指。其所不當行之事。亦散見別條。

人心常炯炯在此。則四體不待羈束而自入規矩。只爲人心有散緩時。故立許多規矩來維持之。但常提警教身入規矩內。則此心不放逸而炯然在矣。心旣常惺。又以規矩繩檢之。此內外交養之道也。朱子語類

或問色容莊甚難。朱子曰。心肅則容莊。非是外面做那莊出來。同上

萬思默曰。凡物誘人色爲甚。人爲誘所入。目爲甚。故養神之道。全在收視。收視者。非瞑目不視。益常不欲盡視也。如所謂平視含光之意。此養德養身之至要。語云。平視則心柔。甚有味。劉蕺山人譜類記

徐積初見胡安定。頭容稍偏。安定厲聲曰。頭容要直。徐驚起自思。不特頭容要直。心亦要直。自此不敢有邪心。同上

有學者每相揖畢。則縮左手袖中。晦翁曰。公常縮着一隻手。便不是擧止模樣。同上

鄉先輩陶庸齋。篤尚理學。每見門弟子有交股時。輒正色讓之曰。小交則小不敬。大交則大不敬。同上

呂原明嘗言後生初學。且須理會氣象。氣象好時。百事自當。氣象者。辭令容止。輕重疾徐。足以見之矣。不惟君子小人於此爲分。亦貴賤壽夭之所由定也。同上

何晏之粉白不去手。行步顧影。鄧颺之行步舒緩。坐立傾倚。謝靈運之每出入自扶接者常數人。後皆誅

死。而魏文帝體貌不重。風尚通脫。是以享國不永。且後祚短促。史皆附之五行志。以爲貌之不恭。昔子貢於禮容俯仰之間而知兩君之疾與亂。夫有所受之矣。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揚子法言曰。言輕則招憂。行輕則招辜。貌輕則招辱。好輕則招淫。顧寧人日知錄

人視瞻須平正。上視者傲。下視者弱。偷視者奸。邪視者淫。惟聖賢則平瞻正視。所謂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也。陸桴亭思辨錄

人相生於天。然語有之。有心無相。相逐心生。有相無心。相隨心滅。知上視之非。則去其傲。知下視之非。則去其弱。知偷視之非。則去其奸。知邪視之非。則去其淫。心既平正。則視瞻不期平正。而自無不平正矣。此之謂修身。此之謂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同上

學者平日在家中。一舉一動。輕率苟且慣了。一入於衣冠禮樂之場。便覺耳目無所加。手足無所措。豈不可恥。程漢舒筆記

揖讓周旋。雖是儀文。正以觀人之敬忽。其在少年。尤當兢兢守禮。不得一味率眞。史搢臣願體集

禮節雖是虛文。爲人不可不習熟。即如趨揖拜跪安席告坐之類。素不留心。驟一登場。必然手足無措。同上

古銘云。恭則壽。此是實理。我嘗見龎眉鶴髮之人。必有謙抑恭敬。沉潛簡重之色。彼輕浮驕肆者。往往夭折。自古才子。不永其天年。總是器小自滿耳。此理毫釐不爽。後生有才者。宜再思之。唐翼修人生必讀書

以上十四條。皆論愼舉止正容貌。蓋所以除輕躁之習。而養厚重之風者也。學者於此。內主敬以立其基。外謹禮以端其範。可以不忒而有常矣。

畋獵聲色之娛。易入而難返。車服口體之奉。相尚而不厭。皆非逸豫安樂之道也。林和靖省心錄

謝上蔡云。某色慾已斷二十年矣。蓋欲有爲。必須强盛方勝任。故斷之也。問於勢利何如。曰。打透此關十餘年矣。謝上蔡語錄

酒色之類。使人志氣昏酣荒耗。傷生敗德。莫此爲甚。俗以爲樂。余不知果何樂也。惟心淸慾寡。則氣平體

胖樂可知矣。薛敬軒讀書錄

害身莫甚於色。故色爲聖人所豫戒。書曰不邇聲色。孔子曰戒之在色。未有邇而能戒者也。羅念菴筆記

養神之道非一。而收視爲要。養氣之道非一。而寡言爲要。養精之道非一。而遠色爲要。嚴正邪白雲小言

王少河云。好色好鬬好得。禽獸別無所長。只長此三件。君子所以戒之。陳眉公長者言

昔人云。見利思義。見色亦當思義。則邪念自息矣。四十二章經數語甚好。老者如母。長者如姊。少者如妹。

幼者如女。敬之以禮。予少時常樂誦此數語。然細味之。猶有解譬降伏之勞。若能思義。則男有室。女有家。自不得一毫亂動。何煩解譬降伏。陸桴亭思辨錄

使君自有婦。羅敷自有夫。語婉而嚴。可爲見色思義之勗。同上

范文正公每日必念自己一日所行之事。與所食之食。能相準否。相準則欣然。否則不樂終日。必求補過。此可爲吾人飲食之法。同上

語云醉之酒以觀其德。此言甚好。人雖有德。醉後則不能自持。亦白璧之瑕也。於此自持。則無之。或失矣。同上

古人淡薄明志。膏粱之習。克治宜先。長白山虀粥。可取法也。今卽未能。尚師其意。日以蔬食爲主。間佐魚肉。然總不得兼味。張楊園東莊約語

養生之道。當先寡慾。世以寡慾爲難者。皆愚癡之見也。試於無人之地。獨行獨臥。日則以書史爲玩。夜則以寧靜存心。眼前旣無亂境。胸中亦無妄念。如此半年三月。待其精氣內固。則慾念自消矣。語云精全者

不思慾。眞名言也。史搢臣願體集

人生不能無寢食二事。日不甘食。夜不安寢。則病生。今人以酒奪食。以色忘寢。甚且旣醉之餘。繼之戕賊。宿醒未解。又復沉酣。如是之人。未有能中壽者。此可憐也。同上

昔人云寡慾者養生之要也。人生慾事寡則少病而多壽。至老耳目聰明。齒髮不落。惟縱慾之人。必多疾而早夭。蓋乃邪皆乘虛而入。入輕則易愈。入重則難痊。極重則死矣。郭朋符曰。三十以前。不知愛惜精神。

我去尋疾病四十以後纔知愛惜精神疾病又來尋我是以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唐翼修人生必讀書）

昔人云心和氣靜寡欲節食自是長生丹方若異端外道徒惑人耳不可信也（張遜寧敎行錄）

以上十五條皆論遠聲色節飲食蓋所以袪紛華之累而存淡定之天者也學者於此禮以防淫命以防欲庶幾養德養身之兼善也夫

學者須要有廉隅牆壁便可擔負得大事去如子路世間病痛都沒了親於其身爲不善直是不入此大者立也（朱子語類）

讀書則實究其理行己則實踐其迹念念向前不輕自恕則在我者雖甚孤高然與他人元無干預亦何必私憂過計而陷於同流合污之地乎（朱子文集）

讀屈子離騷之篇乃知堯舜所以行出乎人者以其耿介同乎流俗合乎汚世則不可與入堯舜之道矣（顧寧人日知錄）

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是則謂之耿介反是謂之昌披夫道若大路然堯桀之分必在乎此（同上）

人以立品爲重若存一點沽名黷貨之心便非正大光明氣象若有一件慚衾愧影之事便非泰山北斗規模（史搢臣願體集）

名節至重窮而在下不可妄交匪類以壞名節達而在上不可依附權勢以壞名節昔揚子雲大儒也以不拒王莽而士林輕之柳子厚奇才也以不遠王叔文而正人薄之故君子於交遊之際不可不致愼也（唐翼修人生必讀書）

先哲云士人立身事事從砥勵名節勤學好問起念則嗜慾自淡嗜慾淡則費用自省費用省則營求可少營求少則品行自高品行高則人望之如泰山北斗（同上）

以上七條皆論立品蓋統一身言之以道自重以禮自持介然卓然不牽流俗此之謂立品

學者當常以志士不忘在溝壑爲念則道義重而計較死生之心輕矣況衣食至微末事不得未必死亦何用犯義犯分役心役志營營以求之耶某觀今人

因不能咬菜根而至於違其本心者衆矣可不戒哉朱子語類

非義而富貴不若守道而貧賤胡敬齋居業錄

人於貧窮患難之日在族黨固有救䘏之義在己愈當奮勵忍苦支撑不可因而失足及怨尤於人此際站立得住便有來復之機張楊園訓子語

成德每在困窮敗身多因得志魏環溪庸言

貧不足羞可羞是貧而無志賤不足惡可惡是賤而無能老不足歎可歎是老而虛生死不足悲可悲是

死而無補史搢臣願體集

以上五條皆論勵節砥品之既立又必試之難處之境而益堅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乃其類也

富貴自有定分造物者既設為一定之分又設為不測之機使天下之人朝夕奔趨老死而不覺不如是則人生天地間全然無事而造化之術窮矣然奔趨而得者不過一二奔趨而不得者盖千萬人世人終以一二者之故至於勞心費力老死無成者多矣不知他人奔趨而得亦其定分中所有者雖不奔趨亦終必得前輩謂死生貧富生來注定君子贏得為君子小人枉了為小人此言甚切人自不知耳袁氏世範

禍福榮辱生死貴賤如寒暑晝夜相代之理若以私意小智妄為迎避大不可也許魯齋語錄

命應富貴者美事忽然而至無意而得頭頭湊合非其才智之巧也命也命應貧賤者美事將成忽敗縱得必失局局乖違非其才智之拙也亦命也處順境者不可自誇其能處逆境者不可徒增怨恨史搢臣願體集

貧賤時眼中不着富貴他日得志必不驕富貴時意中不忘貧賤一日退休必不怨同上

安莫安於知足危莫危於多求貴莫貴於不貪賤莫賤於多欲同上

德業常看人勝於我者則愧耻自增境界常看人不如我者則怨尤自泯同上

慎風寒節嗜慾是從吾身上却病法省憂愁戒煩惱是從吾心上却病法同上

無病之身不知其樂也病生始知無病之樂無事之

家不知其福也事至始知無事之福（同上）

人生世間自幼至壯至老如意之事常少不如意之事常多雖大富貴人天下之所仰羨以爲神仙而其不如意事各自有之與貧賤者無異特所憂患之事異耳從無有足心滿意者故謂之缺陷世界能達此理而順受之則雖處患難中無異於樂境矣（唐翼修人生必讀書）

何士明曰功名富貴固自讀書中來然其中有數非人力所能爲苟人力可爲將盡人皆貴顯矣嘗見人

家子弟一讀書就以功名富貴爲急百計營求無所不至求之愈急其品愈汚緣此而辱身破家者多矣至於身心德業所當求者反不能求眞可惜也吾謂讀書者當朝溫夕誦好問勤思功名富貴聽之天命惟舉孝弟忠信時時勵勉苟能表帥鄉閭教導子姪有禮有恩上下和睦卽此便足尊貴何必登科及第然後謂之出人頭地也（同上）

高年享富貴之人必少壯時嘗歷艱辛未有自少享富貴安逸至老者早年登科必於中年齟齬或仕宦無齟齬亦必其生事窘薄憂饑寒慮婚嫁若早年宦達不歷艱辛及承父祖生事之厚更無不如意者多不獲高壽造物乘除之理類如此間亦有始終享富貴者乃是大福之人亦千萬中一二而已今人往往機心巧謀皆欲不受辛苦卽享富貴以至終身而又非理計較欲爲其子孫計尤大惑已（張遂寧敦行錄）

人能知足則隨地可以自安（同上）

以上十二條皆論安分益得失窮通惟天所定此羸彼絀萬不能齊卽或大致畧同而大小遲

速之間一若各有限量者然所謂分也衆人於此逐逐營營適以瘁其心思而虧其品行何如隨遇而安之爲得哉

處患難知其無可奈何遂放意而不反非安於義命者（二程遺書）

人多言安於貧賤其實只是計窮力屈才短不能營畫耳若稍動得恐未肯安之須是誠知義理之樂於利欲也乃能（張子語錄）

天下事大患只是畏人非笑不養車馬食粗衣惡居

貧賤皆恐人非笑不知當生則生當死則死今日萬鍾明日棄之今日富貴明日饑餓亦不卹惟義所在同上

受形天地各有定數治亂窮通斷非人力惟當守吾之正而已然而愛身明道修己俟時則不可一日忘於心此聖賢傳心之要法或者放肆自佚惟責之人不責之己非也李延平語錄

以利害禍福言之此是至粗底此處人都信不及便講學得待如何亦没安頓處今人開口亦解說一飲

一啄自有分定及遇小小利害便生趨避計較之心古人刀鋸在前鼎鑊在後視之如無物者蓋緣只見得這道理不見那刀鋸鼎鑊朱子語類

謀利而遂者不百一謀名而遂者不千一今處世不能百年而乃徼幸於不百一不千一之事豈不癡甚矣哉就使遂志臨政不明仁義之道亦何足爲門戶之光耶陸梭山正本篇

處己有道則行艱難危險之中無所不利失其道則有不能堪而忿慾興矣是以君子貴有德也胡五峰文集

官爵富貴在人謂之儻來道德仁義在己謂之自得儻來者止以驕妻妾自得者可以藐公卿君子所以修天爵而人爵從之林和靖省心錄

凡事物之際有兩件有由自己的有不由自己的由自己的有義在不由自己的有命在歸於義命而已許魯齋語錄

鑑明王先生曰功名心須是放淡予問何以能淡曰只是安箇命字予曰命字上須再加箇義字陸桴亭思辨錄

修德行道盡其在我窮通得喪俟之自天營營一生

枉爲小人者何限流俗坑塹陷溺實深探湯履虎未足爲喻也張楊園澉湖塾約

人之享用必視乎德富貴福澤厚吾之生惟大德爲克勝之德薄則弗克勝禍至無日矣貧賤憂戚玉汝於成惟修德可以逭災恐懼可以致福通計天下之人苦多於樂人之一生亦當使苦多於樂只看果實未來甘者先必苦澁酸辛是以始於苦者當卒乎甘未有終始皆甘者人當困厄之日不可怨天尤人當思動心忍性生於憂患之意若過適意不可志驕氣

滿當懷慄慄危懼將墜深淵之心（張楊園 訓子語）

凡有望於天者必先思己之所作凡有望於人者必先思己之所施如敬天地忠君王孝父母尊師長和夫婦友兄弟信朋友篤親戚睦鄉黨此數者人倫之根本逐一體行固非取必於報應而福祿自綿遠於無窮矣（史搢臣 願體集）

以上十三條皆論守義蓋以但言安分則豪放者之達觀庸靡者之因任亦皆似之豈遂足爲知命之君子乎素位而行修身以俟學道者當如是矣故言命又言義其說始全

窮達禍福固有分定枉道以求之徒喪所守愼勿爲也余以孤忠自信未嘗有夤緣憑藉而每遭人主爲知己今忝三公所恃者公道與神明而已（韓魏公 家戒）

人幼時不可令衣絲綿嘗食肥甘蓋幼年衣食所費無幾父母最易驕養其子到後長大其費不給服粗茹淡遂覺難堪至養蒙當教淡薄又不待論人平日食用不可求精臥處不可求安蓋平常無事尚是易爲若當疾病患難稍不如意倍增苦惱至學問無求安飽又不待論（魏叔子 日錄）

終日安坐未饑而飯至未寒而衣添飲酒食肉呼奴使婢居有華堂出有舟輿可謂色色如意不於此爲善更日使性氣縱喜怒有此子事使不耐煩甚至行造罪孽豈不可惜嘗念及此久久自然寡過（史搢臣 願體集）

凡人無不好富貴不知富貴二字豈是容易享受其上以道德享之其次以功業當之又其次以學問識見駕馭之如道德不足享功業不足當學問識見不足駕馭雖得富貴何能安享每見富貴之去必有禍患以驅之是以君子每兢兢業業以保守之非畏富貴之去也正懼禍患之來也（同上）

以上四條皆論惜福蓋安分守義固兼所遇順逆言之而指貧賤憂戚爲多故此又專言處順境之道或疑惜福二字似乎釋老所談不知履滿思謙處福思下古昔聖賢未有易此者也又何疑焉

浮議雖不足恤亦可以恐懼修省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也（胡敬齋 居業錄）

學須反己若徒責人只見得人不是不見自己非何益惟能反己方知自己有許多未盡處奚暇責人舜能化得象傲其機括只是不見象之不是若舜只要正他姦惡就見得象不是矣象是傲人必不肯相下如何感化得他 王陽明文鈔

君子之學務求在己而已毀譽榮辱之來非獨不以動其心且資之以爲切磋砥礪之地故君子無入而不自得正以其無入而非學也若聞譽而喜見毀而戚則將皇皇於外惟日之不足矣其何以爲君子 劉蕺

山人譜類記

昔有兩人相詬於衢甲曰你欺心乙曰你欺心甲曰你没天理乙曰你没天理王陽明先生聞之謂門弟子曰小子聽之兩人諄諄講學也門人曰詬也焉爲學先生曰汝不聞乎曰心曰天理非講學而何曰既講學又焉詬曰夫夫也惟知求諸人不知反求諸己故也 同上

或問君子聞譽亦以爲喜耶曰聞譽而我有其實非譽也名稱其實也此此而不喜非人情但不以此自矜耳若聞譽而我無其實則慚愧不暇而何敢喜焉 陸桴亭思辨錄

每見有才氣人說到他人是者猶多不滿說到自己短處猶有所長以此見自反之難 程漢舒筆記

看他人錯處時時當返觀內省 同上

說他人是非處時時將自己一一勘驗 同上

聞譽慮其或無聞毀慮其或有是爲己之學 魏環溪庸言

常把自己說的好話一一自問你既不行誰教你說出來 同上

凡事只可罪己不可尤人薛文清云不忮不求何用不臧是守身常法不可不三思 蔡梁村示子弟帖

盡其在我四字可以上不怨天下不尤人亦可以仰不愧天俯不怍人 史搢臣願體集

凡有望於人者必先思己之所施凡有望於天者必先思己之所作此欲知未來先察已往 同上

凡人才不足則多謀識不足則多事威不足則多怒信不足則多言勇不足則多勞明不足則多察理不足則多辯情不足則多儀數者皆宜自反 同上

聖賢無他長只是見得己多未是所以孜孜悔過遷善而爲聖賢凶惡之所短只是見得自己是而人多不是所以刻刻怨物尤人而爲凶惡語云世人皆言人心難測而不知己之心更難測世人皆言人心不平而不知己之心更不平苟非細察安得知之唐翼修人生必讀書

一味見人不是則兄弟朋友妻子以及僮僕下愚到處可憎故每事自反真一帖清凉散也張遂寧敦行錄

以上十六條皆論反心之學學而至於謹言行

安義命所以律身之道全矣然而省身克己之心不可一日間也故本下學之自反者而究言之所謂始終惟一時乃日新道基如此

士君子盡心學道使海內少他不得則天亦自然少他不得即此便是立也陳眉公長者言

能知足者天不能貧能無求者天不能賤能外形骸者天不能病能不貪生者天不能死能隨遇而安者天不能困能造就人才者天不能孤能以身任天下後世者天不能絕魏叔子日錄

治家勤儉者天不能貧立品高潔者天不能賤居心淡泊者天不能病制行精嚴者天不能殀史搢臣願體集

相由心生看相決不如看心命由心造立心即可以立命上同

執拗者福輕而員融之人其祿必厚操切者壽夭而寬厚之士其年必長故君子不言命養性即以立命亦不言天盡人自可回天張遂寧敦行錄

以上五條皆言立命之學君子篤志自修道充德盛正己可以及物盡性可以達天由是宇宙生乎心而造化在乎手矣人之能事於是爲至而實不外律身而得之也下學之功烏容已哉

士林彝訓卷七

仁和　關[illegible]軒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處世上

人之一身應事接物無非理義之所在人雖不能盡知然其大端宜亦無不聞者要在力行其所已知而勉求其所未至則自近及遠由粗及精循循有序而日有可見之效矣朱子文集

身以外皆世也人類環集事務沓來情逐境而遷殊勢逾時而屢變不有道以處之則雖彝倫

罔斁大節無虧猶未爲盡善也故於敦倫律身之後又推其凡以事物言者而以處世目之夫天下事事物物莫不與倫相附與身相接原不可以截然分要之本末重輕則固有不同者今大指已具此條而所應之事所接之物復類次於左方以俟學者之循覽焉

人無論貴賤總不可不知人知人則能親賢遠不肖而身安家可保不知人則賢否倒置親疏乖反而身危家敗不易之理也然知人實難所以辨之宜早約舉其要賢者必剛直不肖者必柔佞賢者必平正不肖者必偏僻賢者必虛公不肖者必私執賢者必謙恭不肖者必驕慢賢者必敬慎不肖者必恣肆賢者必讓不肖者必爭賢者必誠坦不肖者必險詐賢者必特立不肖者必附和賢者必持重不肖者必輕捷賢者必樂成不肖者必喜敗賢者必韜晦不肖者必表暴賢者必寬厚慈良不肖者必苛刻殘忍賢者嗜慾必淡不肖者勢利必熱賢者持身必嚴不肖者律人必甚賢者必從容有常不肖者必急猝更變賢者

必見其遠大不肖者必見其近小賢者必厚其所親不肖者必薄其所親賢者必行浮於言不肖者必言過其實賢者必後己先人不肖者必先己後人賢者必見善如不及樂道人善不肖者必妒賢嫉能好稱人惡賢者必不虐無告不畏強禦不肖者必柔則茹之剛則吐之若此等類正如白黑氷炭昭然不同總不外公私義利而已張楊園訓子語

觀富貴人當觀其氣概如溫厚和平者則其榮必久而其後必昌觀貧賤人當觀其度量如寬宏坦蕩者

則其福必臻而其家必裕。史搢臣願體集

凡觀人須先觀其平昔之於親戚也宗族也鄉里鄉黨也即其所重者所忽者平心而細察之則其肺肝如見若至待我而後觀之晚矣。同上

以上四條皆論知人之道並生斯世無在非人其類至繁其品至雜辨之不早則害必隨之言處世而首及知人急先務也抑又有其本焉居敬而後無所私窮理而後無所蔽如衡之平如鑑之空非可襲取者也盖凡此編之說必合前

數編而求之其道乃備

銖銖而稱之至石必謬寸寸而度之至丈必差石稱丈量徑而寡失斯可謂論人之法且如其人大概論之在於為國為民為道義此則君子人矣大概論之在於為私己為權勢而非忠於國狥於義者則是小人矣若銖稱寸量較其一二節目而遺其大綱則小人或得為欺君子反被猜疑邪正賢否未免倒置矣陸象山文集

稱人之善宜就迹上言議人之失宜就心上言盖人之初心本自無惡特以利欲驅之故失正理其始甚微其終至於不可救仁人雖惡其去道之遠然亦未嘗不愍其昏暗無知誤至此極也故議之必從始失之地言之使其人聞之足以自新而無怨而吾之言亦自為長厚切要之言善迹既著即從而美之不必更求隱微主為一定之論在人聞之則樂於自勉在我則為有實益而又無他日之弊也許魯齋語錄

責備賢者須全得愛惜裁成之意若於君子身上一味吹毛求疵則為小人者反極便宜而世且以賢者

為戒若當君子道消之時尤宜深恕曲成以養孤陽之氣今世所謂責備賢者吾惑焉魏叔子日錄

以上三條皆論論人之道盖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若必動輒言佳隨人道好或漫無可否一以包羅和會為高是乃鄉愿之流殊非君子所尚但品題褒貶貴得其平而且善善欲長惡惡欲短乃不失吾忠恕之道至於尊親之際非可概以人稱則或隱或揚又有所當別論者矣

人之性行雖有所短必有所長與人交遊若常見其

短。不見其長。則時日不可同處。若取其所長。置其所短。雖終身與之交遊可也。袁氏世範

凡取人當舍其舊而圖其新。自賢人以下。皆不能無過。或早年有過中年能改。或中年有過晚年能改。當不追其往而圖其新可也。若追究其往日之過。并棄其後來之善。將使人無遷善之門。而世無可用之才也。以是處心。刻亦甚矣。薛敬軒讀書錄

看古今文字。立意求其佳處。則竟得其佳。立意求其疵處。則亦見其疵。君子於人之善惡也亦然。故取長

畧短。道必日益。史搢臣願體集

以上三條。皆論取人之道。夫是非之心。宜諸口有褒譏。見諸事有用舍。而取人之際。重於論人。以其虛實之不同也。故於此連及而別言之。究之恕以宅心。則與前所論者一而已矣。

處己接物。常懷慢心偽心妒心疑心者。皆自取輕辱於人。君子不爲也。慢心者自不如人。而好輕薄人。見敵己以下之人。及有求於我者。面前既不加禮。背後又竊議笑。若能回省其身。則愧汗浹背矣。偽心者言語委曲。若甚相厚。而中心乃大不然。一時之間。人所信慕。用之再三。則蹤跡露見。爲人所唾去矣。妒心者常欲我之高出於人。故聞有稱道人之美者。則不以爲然。聞人有不如己者。則欣然笑快。此何加損於人。祗厚怨耳。疑心者。人之出言未嘗有心。而反復思繹曰此譏我何事。此笑我何事。與人締怨。常萌於此。賢者聞人譏笑。若不聞焉。此豈不省事。袁氏世範

輕財足以聚人。律己足以服人。量寬足以得人。身先足以率人。林和靖省心錄

與人相處之道。第一要謙下誠實。同幹事則勿避勞苦。同飲食則勿貪甘美。同行走則勿擇好路。同睡寢則勿占牀蓆。寧讓人。勿使人讓我。寧容人。勿使人容我。寧喫人虧。勿使人喫我虧。寧受人氣。勿使人受我氣。人有恩於我。則終身不忘。人有怨於我。則即時丟過。見人之善。則對人稱揚不已。聞人之過。則絕口不對人言。人有向你說某人感你之恩。則云他有恩於我。我無恩於他。則感恩者聞之。其感益深。有人向你說某人惱你謗你。則云他與我平日最相好。豈有惱

我謗我之理則惱我謗我者聞之其怨卽解人之勝似你則敬重之不可有傲忌之心人之不如你則謙待之不可有輕賤之意又與人相交久而益密則行之邦家可無怨矣楊椒山遺囑

人不可孤立孤立則危天子之尊至於一夫而亡況其下乎一家之親而外在宗族當不失宗族之心在親戚當不失親戚之心以至鄉黨朋友亦如之朝廷邦國亦如之欲得其心非他忠信以存心敬愼以行己平恕以接物而已人情不遠一人可處則人人可

處獨病在吾有所不盡耳是以君子不求人求己不責人責己張楊園訓子語

說人之短而乃護己之短誇己之長而乃忌人之長皆由存心不厚識量太狹耳若能克去此弊豈惟進德且以遠怨胡師蘇記言

自讓則人愈服自誇則人必疑我恭可以平人之怒我貪必至啟人之爭是皆存乎我者也史搢臣願體集

以上六條皆論待人之道大抵得其道者曰謙下曰誠實曰忠信曰敬愼曰平恕其善非一所當法則同也失其道者曰慢曰僞曰妒曰疑曰誇曰貪其不善亦非一所當戒則同也夫人自少至老莫不與人爲徒固不可同流而合汙亦豈容詭世而戾俗諸儒雜陳臧否互相證明今並薈集於斯而又以各主一說者次錄於後

凡人行己公平正直可用此以事神而不可恃此以慢神可用此以事人而不可恃此以傲人袁氏世範

屈己者能處衆好勝者必遇敵陳丹穴省心雜言

謙字諂字本大懸絕今人多把謙字看作諂字又把

諂字看作謙字殊不可解有人於此道德深重學問該博此所當親近而師事者也則曰予奚爲而諂事之至於勢位所在貨財所聚又不覺談之慕之而趨之恐後也後生於此處看不分明人品安得不壞陸桴亭思辨錄

人好氣爭勝者於不平之事遇勝己者則曰勢地不如我是我大量容他今彼可以淩我而讓之是畏懦也如何不爭遇平輩則曰汝與我一樣人而顧欲加我乎如何不爭及遇不如己者則曰汝事事不如我

乃敢欺我況他人乎如何不爭然則終身皆與人動氣之日了無退讓休開矣此皆女子小人見識故凡拂逆之來先以情理平論情理在我又退一步則自然相安士君子最不可有女子小人見識在胸也（魏叔子日錄）

臨事肯替別人想是第一等學問（史搢臣願體集）

以上五條蓋論待人之道當以謙虛退讓爲主

和以處衆寬以接下恕以待人君子人也（林和靖省心錄）

厚德不徒一事上見須積而後厚其忘恩讐化爾我

固德之大者即如見人議論人長短有可掩覆處爲之掩覆見人作事愚鈍有可提醒處爲之提醒見人狠結寃仇有可解救處爲之解救積之既久自然寬厚（劉蕺山人譜類記）

待人最要從厚人待我不循理我以薄施之是我無以異於彼也只循我分盡我心（蔡梁村示子弟帖）

凡應人接物胸中要有分曉外面須存渾厚（史搢臣願體集）

待己者當從無過中求有過非獨進德亦且免患待人者當於有過中求無過非但存厚亦且解怨（同上）

交之初也多見其善及其久也多見其過未必其後之遜於前也厭心生焉耳人之生也但念其過及其死也乃念其善未必其後之逾於前也哀思動之耳人能以待死者之心待生人則其取材也必寬人能以待初交之心待故舊則其相責也必恕（同上）

人處財一分定要十釐便是刻與人一事一語定要相報便是刻治罪應十杖定一杖不饒便是刻處親屬道理上定要論曲直便是刻刻者不留有餘之謂過此則惡矣（王朗川言行彙纂）

君子不迫人於險當人危急之時操縱在我寬一分則彼受一分之惠（張遂寧敦行錄）

以上八條又論待人之道當以渾厚寬恕爲主

凡性情煩瑣刻急猜察者最能驅忠信之人爲欺詐蓋不相欺詐則人無以容身也至偶得人欺已事便詫爲奇怪不勝忿怒又自矜明智難欺不知滿前之人平常之事已日日在人欺詐中矣（魏叔子日錄）

性情苛戾者能使骨肉不相親況遠者乎和平者能使仇家忘其怨況平人乎（同上）

人最不可輕易疑人。今如悞打罵人。人可回手回口。若悞疑人。則此人一舉一動。我有十分揣摩。他無一毫警覺。終身冤誣。那得申時。此逆億所以爲薄道也。同上

自信者不疑人。人亦信之。吳越皆可同胞。自疑者不信人。人亦疑之。骨肉皆成敵國。史搢臣願體集

見人私語勿傾耳竊聽。入人私室勿側目旁觀。同上

以上五條。又論待人之道。當以平易坦白爲主。

士大夫居家能思居官之時。則不至干請把持而撓

時政。居官能思居家之時。則不至剛愎縱恣而咈人心。不能回思者皆是也。故見任官每每稱在籍官之可惡。在籍官亦多談見任官之不是。且并其善者而掩之。非道也。袁氏世範

凡權要人聲勢赫然時。我不可犯其鋒。亦不可與之狎。敬而遠之。全身全名之道也。史搢臣願體集

公門不可輕入。若世誼素交。尤當自遠。或事應面謁亦不必屏人私語。恐政有興革。疑我與謀。又恐與我不合者。適値有事。疑爲下石。同上

富貴之家。雖主人謙虛。而閽人多有驕悍之氣。士君子於此當自愛。可以無求。便宜少往。當令怪其不來。無令厭其數至也。同上

以上四條。皆論待富貴人之道。其大指有二焉。一在不忮。一在不求。

待富貴人。不難有禮而難有體。待貧賤人。不難有恩而難有禮。史搢臣願體集

富貴人受貧賤人禮物。以爲當然。殊不知幾費設處而來。即一筵一絲。宜從厚速答。同上

事係幽隱。要思回護他。着不得一點攻訐的念頭。人屬寒微。要思矜禮他。着不得一毫傲睨的氣象。同上

對失意人勿談得意事。處得意日莫忘失意時。同上

以上四條。皆論待貧賤人之道。其大指亦有二焉。一在有恩。一在有禮。

國家以農爲重。蓋以衣食之源在此。然人家耕種出於佃人之力。可不以佃人爲重。遇其有生育婚嫁營造死亡。當厚賙之。耕耘之際。有所假貸。少收其息。水旱之年。察其所虧。早爲除減。不可有非理之需。不可

有非時之役不可令子弟及幹人私有所擾不可因其讐者告語增其歲入之租不可強其稱貸使厚供息不可見其自有田園輒起貪圖之意視之愛之不啻如骨肉則我衣食之源悉藉其力矣 袁氏世範

此又以待佃人之道言之稼穡之艱所當憫念

小人以物市於人弊惡之物飾爲新奇假僞之物飾爲眞實如絹帛之用膠糊米麥之增濕潤肉食之灌以水藥材之易以他物巧其言詞止於求售誤人食用有不卹也其不忠也類如此負人財物久而不償

人苟索之期以一月如期索之不售又期以一月又不售至於十數期而不售如初工匠制器要其定資責其所制之器期以一月如期索之不得又期以一月又不得至於十數期而不得如初其不信也類如此小人朝夕行之略不之怪爲君子者徃徃當憤直欲深治之至於毆打論訟若君子自省其身不爲不忠不信之事而憐小人之無知與不得已而爲自便之計至於如此可以少置之度外也 袁氏世範

此又以待市人之道言之賈衒之詐惟在包容

凡與工役雜色人處宜降體和氣引之言語有三大益縱其所言使下情得以上達而我亦可知里巷好惡及一切土俗利害物價貴賤一也言語徃復得舒其情使之樂於從我雖勞不苦雖苦不怨二也話言間或論天理王法或說善惡報應隨事廣譬亦可使其遷善改過救補萬一三也 魏叔子日錄

此又以待工役諸人之道言之所謂三大益者既益於己又益於人皆仁者之用心也

人止知耕種之苦不知炊煮之難如有餘之家人口

衆多日食何止三餐爨烟至晚不斷火夫任勞竟無寧刻其當酷暑之時茶水愈多炙熯薰蒸汗如雨下較鋤禾農夫爐邊鐵匠尚有閒時司爨者刻期供飭難偷一瞬之涼及至隆冬敲冰汲水淘米洗菜滲入心骨享用子弟勿視爨役之易當辨服役之勞 史搢臣願體集

自己僮僕有與人相爭者只可自行戒飭不可加怒別人他人僮僕遇我不恭如坐不起騎不下不必斥其無禮彼與我原無主僕之分不足較也 同上

此又以待奴僕下人之道言之恤其勤勞恕其傲慢葢係他人奴僕止合如此至若自己使令之人則又必防閑而約束之其說已附敦倫編中茲不再及

識得此人眞是君子一路無論不可以嫌疑小節遽生疏薄卽令行己有眞不是處待我有眞非理處亦止當責其一事而惜其生平辟如脚上忽患惡瘡但當醫瘡不當嫌脚葢世道愈下君子愈少吾輩當如貧家惜財不得不愛護保全也 魏叔子日錄

此一條論待君子之道貴德親仁誼居師友不可止以待人目之此其所論乃謂一切泛交皆宜保護善良包容瑕纇不獨養吾心之忠厚亦以培世道於升降在野在朝理皆如此

凡人皆不可侮無用人尤不可侮葢無用之人無勢力無才智天至此也窮了惟天窮而無處則天心必深憫念他世間千人萬人遇着無告之人便惻然動心此便是天心可見處天憫念他我反欺侮他便得罪於天 魏叔子日錄

此一條論待庸人之道葢不侮鰥寡學者所知至於無用之人則或以爲不自振興宜取輕忽不知一阨於遇一阨於才其爲天之窮民則一也相提而論則所以容衆而矜不能者必有不能已矣

人有善誦我之美使我喜聞而不覺其諛者小人之最黠者也彼其面諛我而我喜及其退與他人語未必不竊笑我爲他所愚也人有善揣人意之所向先發其端導而迎之使人喜其與己暗合者亦小人之

最黠者也彼其揣我意而果合及其退與他人語又未必不竊笑我爲他所料也 袁氏世範

凡下人以膚受來愬者直笑曰我不曾眼見有罵言人毀罵者直笑曰吾不曾耳聞則下人無所售其欺而我亦不爲彼激怒以戕吾天和致有他事葢一忍之爲效多矣 沈文端公馭下說

或謂與傾險人處甚有害曰甚有益或問故曰正使人言語動作一毫輕易不得豈惟過失可少於敬字工夫上亦甚增益 陸桴亭思辨錄

待小人宜寬防小人宜嚴（史搢臣 願體集）

年高而無德貪極而無所顧惜惟此兩種人不可與之較量（同上）

事事順吾意而言者小人也急宜遠之（同上）

一坐之中有好以言彈射人者吾宜端坐沉默以銷之此之謂不言之教（同上）

言有三不可聽暱私恩不知大體婦人之言也貪小利背大義市人之言也橫心所發橫口所言不復知有禮義野人之言也（同上）

有人告我曰某謗汝此借我以洩其所憤勿聽也若良友借人言以相惕意在規正其詞氣自不同要視其人何如耳（同上）

小人固當遠然亦不可顯為仇敵君子固當親然亦不可曲為附和（同上）

覺人之詐而不說破待其自愧可也若夫不知愧之人又何責焉（同上）

能容小人是大人能處薄德是厚德（王朗川言行彙纂）

以上十二條皆論待小人之道此輩佞諛變詐頑惷乖張無所不至既不可以峻拒又不可以苟徇道在照之以識容之以量馭之以禮感之以恩始焉不受其欺卒且同歸於善庶幾有益而無損耳

君子與小人處為小人侵陵則修省畏避動心忍性增益許多道理出（二程遺書）

橫逆之來聖凡不免然而所以待橫逆之道則有間矣出乎爾反乎爾此凡庸之所以待橫逆也惡聲至必反之此俠烈之所以待橫逆也寬柔以敎不報無

道此君子之所以待橫逆也禽獸何難此大賢之所以待橫逆也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此聖人之所以待橫逆也吾人苟有志於學聖賢則凡待橫逆之道其於數者之間可不知所以自處乎（陸桴亭思辨錄）

人於橫逆來時憤怒如火忽一思及自己原有不是不覺怒情躁氣渙然冰消乃知自反二字真是省事養氣討便宜求快樂最上法門（魏叔子日錄）

禦寒莫如重裘止謗莫如自修是即孟子告貉稽意（吳百峯日記）

容得幾箇小人耐得幾椿逆事過後頗覺心胸開豁眉目清揚正如人啖橄欖當下不無酸澁然回味時滿口清涼 史搢臣願體集

人之謗我也與其能辯不如能容人之侮我也與其能防不如能化 同上

人言果屬有因深自悔責返躬無愧聽之而已古人云何以止謗曰無辯辯愈力則謗者愈巧 同上

事無大小以理爲主然我雖依理而行恐所遇之人或愚者不知理强者不畏理奸猾者故意不循理則

理又有難行之處便當審度時勢從容處之若小事寧可含忍倘或不能忍之大事則質之親友鳴之官長辯白曲直彼終越理不得自然輸服若恃我有理便悻悻生忿任意做去則愚者終不明强者終不屈奸猾者必百計求勝是有理翻成無理矣 同上

最樂編云狎侮戲謔之來處之者惟不答而已矣所以不答有二道我有所以招之者則內自反而更之無所以招之者受之如弗聞也令彼有知當慚而自止設其無知意亦浸消 譚貞菴心鏡篇

以上九條皆論待橫逆之理橫逆之起必自小人但旣與我相侵則又非泛然匪類可比此中材以下之所以勃焉難忍也抑知以仁以禮在我者應反而求不答不較在彼者又何足校古君子之存心孰非後學所當法歟

以責人之心責己則寡過以恕己之心恕人則全交 林和靖省心錄

忠信篤敬先存其在己者然後望其在人者如在己者未盡而以責人人亦以此責我矣今世之人能自

省其忠信篤敬者葢寡能責人以忠信篤敬者皆然雖然在我者旣盡在人者亦不必深責今有人能盡其在我乃欲責人之似己一或不滿吾意則疾之已甚亦非有容德者祇貽怨於人耳 袁氏世範

責得人深者必自恕責得己深者必薄責於人葢亦不暇責人也自責以聖賢地面何暇有工夫責人見人有片善早去倣學他葢不見其人之可責惟責己也顏子有之以衆人望人則皆可以聖賢望人則無完人矣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 許魯齋語錄

責己者可以成人之善責人者適以長己之惡喜怒哀懼愛惡欲一有動於心則氣便不平氣既不平則發言多失而七者之中怒尤難治須於盛怒時堅忍不動俟心氣平時審而應之庶幾無失（同上）

今人但說人不是責人無禮余皆謂反之卽爲道且問我所以待人者何若（姚承菴家訓）

彼之理是我之理非我讓之彼之理非我之理是我容之（史搢臣願體集）

毋以小嫌疎至戚毋以新怨忘舊親（同上）

親族鄰里居址甚近凡牲畜之侵害僮僕之爭鬬言語之相角行事之錯悞勢不能盡免惟在以心體心彼此相容但求反己不可責人若不忍小忿遂生嗔怒必致仇怨相尋終無了時矣（同上）

富貴則人爭趨之葢有故也彼有稱揚提拔人之力有祖庇曲護人之勢又有加禍於人之權庸人不得不趨附之者勢也貧賤則人疎遠之亦有故焉一謂無所仰望於彼也二恐其來借貸也三恐其求我周恤也四慮與貧賤人徃來減我體面也庸人不得不疎遠之者亦勢也乃知世態之厚薄親疎是理勢之所固有不盡分外炎凉也明達者不當以此介意（唐翼修人生必讀書）

以上九條皆論責己恕人之道夫貧賤富貴賢否智愚人之在世不同我之待人亦異是以前文分別言之而要之責諸己者重以周責諸人者輕以約斯乃省躬修慝遠怨稺爭無所處而不宜者也故又以此總明其義而前所云謙虛退讓渾厚寛恕平易坦白諸善莫不在其中矣

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豈虛語哉

大抵忿怒之際最不可有指人隱諱之事而暴其人父祖之惡吾之一時怒氣所激必欲指其切實而言之不知彼之怨恨深入骨髓古人謂傷人之言深於矛戟是也俗亦謂打人莫打膝道人莫道實（袁氏世範）

親戚故舊因言語而失歡者多是顏色辭氣暴厲能激人之怒且如諫人之短語雖切直而能温顏下氣縱不見聽亦未必怒若平常言語無傷人處而詞色俱厲縱不見怒亦須懷疑古人謂怒於室者色於市

方其有怒與他人言必不卑遜他人不知所自安得不怪故盛怒之際與人言語尤當自警前輩有言誠酒後語忘食時嗔忍難耐事順自強人常能持此最得便宜同上

遇疾惡太嚴之人不可輕易在他前道人短處此便是澆油入火其害與助惡一般魏叔子日錄

嘲戲人自是惡事尤不可入一二莊語入莊語則戲者皆眞每令人恨若規人過失不可入一二戲語入戲語則眞者皆戲每令人玩失規人之旨矣同上

面贊人之長人雖心喜未必深感惟背地稱其長則感有不可勝言者此常情也面責人之短人雖不悅未必深恨惟背地言其短則恨有不可勝言者此亦常情也夫人之與我苟無怨何必背地短之若與我有怨雖短之而人不信何也以其出於仇人之口也卽信矣不能代我而加之以禍在彼聞之益增其不可解之怒是背地短人愚者不爲若背地稱人正忠厚之事智者所不廢也唐翼修人生必讀書

人之過端得於傳聞者十有九僞安可故意快我談鋒增加分數使人人小過成大負玷終身他日與人有訟人卽據傳聞爲口實或官府聞之令其受殃是我害之罪莫重矣故傳聞人過增加分數關係己之陰隲尤大也同上

人當厚密時不可盡以私密事語之恐一旦失歡則前言得憑爲口實至失歡之時亦不可盡以切實之語加之恐忿平復好則前言可愧史搢臣願體集

縱與人相爭只可就事論事斷不可揭其父母之短揚其閨門之惡此禍關殺身非止有傷長厚已也同上

排難解紛實行門中第一義能以言語和人骨肉見人構鬭間一語解釋其德無量同上

此九條又言待人之際當以出言不厚爲戒

居鄉不得已而後與人爭又大不得已而後與人訟彼稍服其不然則已之不必費用財物交結胥吏求以快意窮治其讐至於爭訟財產本無理而强求得理官吏貪謬或可如志寧不有愧於神明讐者不伏更相訴訟所費財物十數倍於其所直况遇賢明有司安得以無理爲有理耶大抵人之所訟互有長短

各言其長而掩其短。有司不明則牽連不決。或決而不盡其情。胥吏得以受賍而弄法。蔽者之所以破家也。袁氏世範

結怨而不顧謂之種禍。捨善而不爲謂之自賊。陳丹穴省心雜言

人不可迫之於險。若於急難時扼之不已。鳥窮則攫。獸窮則搏。反噬之禍將不可救。史搢臣願體集

暗箭射人者。人不能防。借刃殺人者。己不費力。自謂巧矣。而造物尤巧焉。我善暗箭。造物還之以明箭。而

更不能防。我善借刃。造物還之以自刃。而更不費力。然則巧於射人殺人者。實巧於自射自殺耳。唐翼修人生必讀書

此四條。又言待人之際。當以行事不厚爲戒。

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二程遺書

人有困苦無所訴。貧乏不自存。而樸訥懷愧。不能自言於人者。吾雖無餘。當隨力周助。袁氏世範

張安國舍人知撫州日。有賣假藥者。出榜戒約曰。陶隱居孫眞人。因本草千金方。濟物利生。多積陰德。名在列仙。自此以來。行醫貨藥。誠心救人。獲福者甚衆。不論方册所載。只如近時此驗尤多。有只賣一眞藥。便家資鉅萬。或自身安榮享高壽。或子孫及第。又曾見貨賣假藥者。其初積得些少家業。自謂得計。不知冥冥之中。自家合得祿料。都被減尅。或身有橫禍。或子孫非理破蕩者。蓋緣買藥之人。多是疾病急切。將錢告求賣藥之家。孝子順孫。只望一服見效。却被假藥誤賺。非惟無益。反致損傷。人命最重。無辜被禍。其痛何窮。舍人此言。豈止爲假藥者言之。有識之人。自宜觸類。同上

積德之事。人皆謂惟富貴然後其力可爲。抑知富貴者積德之報。必待富貴而後積德。則富貴何日可得。積德之事。何日可爲。惟於不富不貴之時。能力行善。此其事爲尤難。其功爲尤倍也。蓋德是天性所備。無事外求。積德隨在可爲。不必有待。假如人見蟻子入水。飛蟲投網。便可救之。又如人見乞人哀叫。輒與之錢。或與之殘羹剩飯。此救之與之之心。不待人教之也。即此便是德。即此日漸做去。便是積。今人於錢財

田產卽去經營日積而於自己之德不思積之又大敗之不可解也今亦須論積之之序首從親戚始宗族鄉黨中有貧乏孤苦者量力周給嘗見人廣行施與而不肯以一絲一粟援手窮親亦倒行而逆施矣次及於交與與凡窮阨之人朋友有通財之義固不必言其窮阨之人雖與我素無徃來要之本吾一體生則賑給死則埋骨惟力是視以全我惻隱之心次及於物類今人多好放生究竟末務有不須費財者如任奔走効口舌解人厄急人病周旋人患難不過

勞己之力更何容吝又有不費財并不勞力者如隱人之過成人之善又如啟蟄不殺方長不折步步是德步步可積但存一積德之心則無徃而不積矣不存一積德之心則無徃而爲德矣要知吾輩今日不富不貴無力無財正賴此惻隱之心就日用常行之中所見所聞之事日積月累成就一箇好人不求知於世亦不責報於天若又不爲是眞當面錯過也不富不貴時不肯爲吾又未知卽富卽貴之果肯爲否也 朱柏廬勸言

處貧賤之日不可輕於累人累人則失義處富貴之日則當以及人爲念不然則害仁 張楊園訓子語

周全人爭辯事必期於彼此相安若其中有一人不諒只以至誠動之不可失了周全的初意至家庭骨肉間尤用不得一毫忿疾愼之愼之 程漢舒筆記

有聰明而不讀書建功有權力而不濟人利物辜負上天篤厚之意矣旣過而悔何及哉 史搢臣願體集

可以一出而救人之阨一言而解人之紛此亦不必過爲退避也但因以爲利則市道矣 同上

人以持齋戒殺爲行善是功德止及於禽獸而不及民生此善之微者也人以濟困扶危爲行善是功德能及民生而旁及於禽獸此善之廣者也若夫大利大害居得爲之位而不興之革之與作惡者何異哉 同上

勿以人負我而隳爲善之心當其施德但自行吾心所不忍耳未嘗責報也縱遇險徒止付一笑 同上

人因困乏或欠人貲財或借人衣物一時無償人卽呼爲壞人若赴訴求寬又惡其巧言善辯若靦面無

言又嫌其默訥柔姦總之欠字壓人頭不知何法可合人意愚謂真心信行人人俱有孰不願報德全信總因無計設法未免輾轉推諉豈有餘之人反自甘失信於人哉遇此者須加體恤（同上）

鄰有喪不可快飲高歌至新喪之家不可劇談大笑對新喪人不可褻狎戲謔凡親友中或有家庭之變或有詞訟疾病不測之事當設身處地爲之謀慮不可嘻嘻膜視并無關切恐近似幸災樂禍矣（同上）

士君子處心行事須以利人爲主利人原不在大小但以吾力量所能到處行方便之事即是惠澤及人如路上一磚一石有碍於足去之即是善事惟在久久勤行耳豈宜謂小善不足爲（唐翼修人生必讀書）

凡人立身斷不可做自了漢人生頂天立地萬物皆備於我范文正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爲己任便有宰相氣象如今人豈能即做宰相但設心行事有利人之意便是聖賢便是豪傑爲官可也爲士民亦可也無如人只要自己好總不知有他人一身之外皆爲胡越志旣小安能成大事哉（同上）

以上十四條皆論濟人之道貨力之生原於造物我有餘而人不足是乃天之厚我亦即天之假我以厚人也是故貨則惡其不公於人力則惡其不出於己隨時隨地必以利濟爲懷斯爲不負上天之意但推恩之序不可無種福之心不可有此儒者濟人所以異乎俠士慷慨之風釋子慈悲之說也

受人恩而不忍負者其爲子必孝爲臣必忠（司馬溫公語）

居鄉及在旅不可輕受人之恩方吾未達時受人之恩每見其人常懷敬畏而其人亦以有恩在我常有德色及吾榮達之後遍報則有所不及不報則爲虧義前輩見人仕宦而廣求知己戒之曰受恩多則難以立朝宜詳味此（袁氏世範）

今人受人恩惠多不記省而有所惠於人雖微物亦歷歷在心古人言施人勿念受施勿忘誠爲難事（同上）

小人專望人恩恩過不感君子不輕受人恩受則難忘（陳眉公長者言）

施恩者不必冀可見之功受恩者必當思不見之德

魏叔子日錄

處人倫事物之間有順有逆卽不能無德怨自處之道有樹德無樹怨固然也人情則不可知處之之道我有德於人無大小不可不忘人情有德於我雖小不可忘也若夫怨出於己當反己而與人平之其自人施於我則當權其輕重大小輕且小者可忘忘之重而大者報之爲直不能報爲恥要之作事當慎謀其始德不可輕受於人怨須有負遠之道施德當體上天栽者培之之心處人則念怨不在大期於傷心

之義小如陵侮侵奪等類大則義關倫紀者也張楊園訓

子語

我施有恩不求他報他結有怨不與他較這箇中間寬了多少懷抱忍不過時着力再忍受不得時耐心再受這箇中間除了多少煩惱史搢臣願體集

以上七條皆論報人之道怨不可不忘也而恩不可忘己恩不可不忘也而人恩不可忘故忘我大德思我小怨末俗之所以戾而偷以直報怨以德報德聖心之所以平而厚要之不懷惠者自不負恩能寡尤者自能釋怨此又正本清源不僅報施之得當矣

敎導後進須是嚴毅然亦須有以興起開發之方得只恁嚴徒拘束之亦不濟事朱子語類

敎人使人必先使有恥又須養護其知恥之心督責之使有所畏榮耀之使有所慕皆所以爲敎也到無所畏不知慕時都行不將去許魯齋語錄

見人作不義事須勸止之知而不勸勸而不力使人過遂成亦我之咎也史搢臣願體集

攻人之惡毋太嚴要思其堪受敎人之善毋過高當使其可從上同

嚴君平雖賣卜與子言依於孝與臣言依於忠與弟言依於悌終日利物而無利物之名士君子有志於惠澤及人者不可不識此妙理唐翼修人生必讀書

以上五條皆論敎人之道分人以財敎人以善爲士者之利濟惟此兩端而遇物附成隨機化導厥功尤大凡此者人不必居師弟之名事不必有授受之迹言則微婉而易入理則庸近而

易從。鄉國之間。不已多受其賜乎。

古樂不作久矣。今之戲文。尚與古樂意思相近。韶之九成。便是舜一本戲文。武之九變。便是武王一本戲文。聖人一生實事。俱在播樂中。所以有德者聞之。便知其盡善盡美。與盡美未盡善處。若後世作樂。只是做詞調。於民俗風化。絕無干涉。何以化民善俗。今要民俗反樸還淳。取今之戲本。將妖淫詞調刪去。只取忠臣孝子故事。使愚俗人人易曉。無意中感發他良知起來。却於風化有益。王陽明傳習錄

梨園唱劇。至今日而泛濫極矣。敬神宴客。世俗必不能廢。但其所演傳奇。有邪正之不同。主持世道者。從此設法立教。未必非轉移風俗之一機也。先輩陶石梁曰。今之院本。卽古之樂章也。每演戲時。見有孝子悌弟。忠臣義士。激烈悲苦。流離患難。雖婦人牧豎。往往涕泗橫流。不能自已。旁視左右。莫不皆然。此其動人最懇切。最神速。較之老生擁皋比講經義。功效百倍。至於渡蟻還帶等劇。更能使人知因果報應。秋毫不爽。殺盜淫妄。不覺自化。而好生樂善之念。油然生矣。此則戲而有益者也。近時所撰院本。多是男女私媟之事。而世人喜爲搬演。聚父子兄弟。并幃其婦人而觀之。見其淫謔褻穢。備極醜態。恬不知愧。曾不思男女之慾。如水浸灌。卽日事防閑。猶恐有潰倫犯義之事。而況乎宣淫以道之。試思此時觀者。不獨少年不檢之人。情意飛蕩。卽生平禮義自持者。到此亦不覺津津有動。稍不自制。使人禽獸之門。可不戒哉。劉蕺山人譜類記

語云。開卷有益。是書皆可資長學問。獨今之小說多

以淫奔無恥爲逸韻。私情苟合爲風流。使閱者卽老成歷練。猶或爲之搖撼。至於無識少年。內無主宰。未有不意蕩心迷。神魂顛倒者。在作者本屬子虛。在看者認爲實事。因而傷風敗俗者有之。犯法滅倫者有之。雖小說中原亦有寓意因果報應。但人多畧過不看。將信將疑。而人好德之心。不能勝其好色之念。既已挑引於其前。鮮能謹持於其後。吾願主持風化君子。於此等淫詞。嚴請禁毀。使民惟經史是誦。厚風俗保元氣。是亦聖世之善政也。史搢臣願體集

勸惜字紙使人檢拾不過在於通衢大道若人家內焉能入室尋覔且婦女知惜字紙者少任其委擲溝厠汚穢之處更爲可惜莫若令檢拾字紙之人能上寫一收買廢壞字紙一帖使愚夫愚婦知字紙可以賣錢或少護惜究竟所費無多所收甚普（同上）

以上四條皆論變俗之道士方家食本無變俗之權但果學行有成蔚爲人望則倡率以事勸戒以言未必不可化澆風而敦古處益特用之則爲敎人普用之則爲變俗其有裨於人心世道則均也雜劇小說約禁必嚴而惜字之與毀書又以相反爲用循是以推當變者舉可識矣

今之法家惑于罪福報應之說多喜出人罪以求福報夫使無罪者不得直而有罪者得倖免是乃所以爲惡耳何福報之有書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所謂欽恤者欲其詳審曲直令有罪者不得免而無罪者不得濫刑也（朱子文集）

推舉公事已得大情適當其法不旁求深入是乃利人之一端也彼俗吏不達此理專以出罪爲心謂之陰德予曰不然廉正奉公嫉惡舉善人臣之道也有違於此則惡者當害之而反利之善者當利之而反害之顯不能逃其刑責幽不能欺於神明顧陰德何有焉（許魯齋文集）

鋤姦杜惡要放他一條去路若使之一無所容譬如防川者若盡絕其流則堤岸必潰矣（史搢臣願體集）

以上三條皆論除惡之道誅姦懲罪須居職位而後得爲非書生可輒試也然而識必素明力必素定量必素宏乃能茹吐不愆寬猛互濟故舉以附待人諸訓之後

士林彝訓卷八

仁和　關槐　晉軒述

處世下

無事靜坐有事應酬隨時隨處無非自己身心運用但常自提撕不與俱往便是工夫事物之來豈以漠然不應爲是耶 朱子文集

事有不當耐者豈可全學耐事學耐事其弊至於苟賤不廉 朱子語類

尊親物我之間無非事者則凡處事之道敦倫

律身兩　一節之然人涉世愈久遇事益
多迭起術　出固有未嘗離倫與身而
不得概之　者此處世編中所以詳言
言事　氣有偏蔽因應之準往
處事　爲高而又不以耐事爲
往失之如　幾矣故以此二條並揭於
得則大中　者悉次於後
前而其各
事變無窮幾會易　酬酢之間蓋有未及省察而謬以千里者是以君子貴明理也 朱子語類

問事來斷制不下當何以處之曰也只得隨力量做去 同上

膽欲大而心欲小戰戰兢兢如臨深淵方能爲赳赳武夫公侯干城之事 同上

處事者不以聰明爲先而以盡心爲急 呂東萊文集

一事有一事之理人能安定其心順其理以應之則事既得所心亦不勞苦擾擾焉以私心處之則事必不得其當而其心亦無須臾之寧人徒知爲事之累心不知乃心之累事也 眞西山文集

每臨事且勿令人見喜既令見喜必是偏於一處隨後便有弊蓋喜悅非久常之理既不令人喜亦不令人怒便是得中 許魯齋語錄

處事之法正已爲先順理而行之人之從違不可必也不可趨時好然順理處天且不違況於人乎故行有不得皆反求諸已 胡敬齋居業錄

凡處事須視小如大又須視大如小視小如大見小心視大如小見作用昔人所謂膽欲大而心欲小也 陸桴亭思辨錄

昔人有言。天下甚事。不因忙後錯了。予謂天下甚事。不因怒後錯了。怒則忙。忙則錯。氣一動時。不可不卽時檢點。同上

切莫爲力量所不能爲之事。是亦治生一訣也。同上

行客以大道爲迂。別尋捷徑。或陷泥淖。或入荆榛。或岐路不知所從。往往尋大路者。反行在前。故務小巧者多大拙。好小利者多大害。不如順理直行。步步着實。得則不勞。失亦於心無愧。史搢臣願體集

事有急之不白者。寬之或自明。人有操之不從者。容之或自化。卽家庭嫌隙。常有愈理而愈多。緩之則如故。同上

做人無偏私。便帶福氣。做事有結果。亦是壽徵。同上

昔人云。事之初起。矣甚小。因分人我而漸大。因爭小利而益大。事已觀之。又甚小故。善處事者。大事當使之小。唐翼修人生必讀書

閒時忙得一刻。則忙時閒得一刻。同上

以上十五條。皆論處事之道。其曰明理。曰順理。從乎理而言也。曰小心。曰盡心。曰安定其心。從平心而言也。曰隨力量做去。曰莫爲力量所不能爲。從乎力而言也。加之和緩以養其度。勤敏以勵其功。凡事若此。可以無大過矣。

凡人謀事。雖日用至微者。始亦齟齬而難成。或幾成而敗。既敗而復成。然後其成也永久平寧。無復後患。若偶然易成。後必有不如意者。靜思此理。可以寬懷。袁氏世範

以上一條。獨論謀事之道。此所謂謀。非謂先事以揣方。乃謂臨事而求濟也。君子準理而行。成

敗利鈍。本非所計。然而好謀而成。夫子重焉。豈其徒勞罔[illegible]家舉哉。從容而得之。急遽而失之。艱苦[illegible]樂而壞之。盈虛消息之機。學者所當[illegible]

官無大小。[illegible]是一箇心。若公時作得來也精采。便若小官人也望風畏服。若不公。便是宰相作來作去。也只得箇沒下梢。朱子語類

當官勿避事。亦勿侵事。同上

當官之法。惟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呂本中官箴

當官既自廉潔又宜關防小人如文字書引之類皆須明白以防中傷不可不至謹不可不詳知也同上

當官者凡異色人皆不宜與之相接巫祝尼媼之類尤宜踈絕要以清心省事爲本同上

當官處事但務著實如塗擦文書追改日月重易押字萬一敗露得罪反重亦非所以養誠心事君不欺之道也百種姦僞不如一實反復變詐不如愼始防人疑衆不如自愼智數周密不如省事不易之道也呂東萊文集

古今事業未嘗無所本諸葛武侯平生所立事業奇偉然求其所以則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忠益而已蓋此四者乃武侯事業之本而誠之與公又其本也眞西山文集

天下事雖萬變吾所以應之不出乎喜怒哀樂四者此爲學之要而爲政亦在其中又在仕途比之退處山林時工夫更難十倍非得良友時時警覺砥礪則平日志向鮮有不移奪而弛然日就頹靡者王陽明文鈔

年少登科切勿自喜見識未到學問未足一生喫虧在此即使登高第陟高位庸庸碌碌徒與草木同朽耳往往老成之人一入仕途建立一二事便足千古由其閱歷深也湯潛菴語錄

以上九條皆論居官處事之道公事之與私事體例不同而所以處之之理則一是故士當匡坐講肄必周操持必定斯舉而措之爲無難夫有猷有爲有守三者交資要以誠心公道爲本則去僞治私之學豈漫然哉

人做事極不可迂滯不可反覆不可煩碎代人做事又極要耐得迂滯耐得反覆耐得煩碎魏叔子日錄

人固不可多事然親友有義不容辭者以事重託理宜委婉力行行至必不能行我心已盡而親朋自亦見諒近見一種自了漢止知自喫飯自穿衣若人稍有所託即沉吟推諉生平未嘗代人挑一擔解一事及到有事未必不求人若人人似我又當何如史搢臣願體集

爲人謀事必如爲已謀事而後慮之也審爲已謀事又必如爲人謀事而後見之也明同上

凡作事第一念爲自已思量第二念便須替他人籌算。若彼此兩益。或於已有益於人無損。皆可爲之。若益於已者十之九損於人者十之一。卽宜躊躇若人與已之利害正半。便宜輟手況利全在已。害全在人者乎若損已以利人。尤上上人事願同志者圖之。上同

以上四條皆論代人謀事之道。分不相干則代庖者多事義無可諉則袖手者寡情利害必計其全是非尤審其確斯乃盡已之忠亦且愛人以德也若夫事關彼我則人雖未來咨度亦必

留餘地以處之則亦爲人謀之推類焉耳。

家政當寬平整飭故事不亂而人不怨亦不能欺也魏叔子日錄

陸象山當家三年自謂於學有進此正可想施於有政是亦爲政全是孝友眞切處莫徒作鹽米零雜細碎觀也。王湖州言行彙纂

此二條概論居家大要家之有政蓋以正已而正人也其本必端其則必善明倫律身之訓備矣學者當叅考之。

人家最不要事事足意常有些不足處便好若事事足意便有不好事出來消長之理也。胡文定公語

居家之病有七曰笑罵曰遊戲曰飲食曰土木曰爭訟曰玩好曰惰慢有一於此皆能破家其次貧薄而務周旋豐餘而尚鄙嗇事雖不同其害終無以異但在遲速間耳夫豐餘而不用者疑若無害然已既豐餘則人望以周濟今乃恝然置之失人情矣既失人情則人苟有隙可乘則爭媒蘖之雖其子孫亦懐不滿之意一旦入手若決隄破防矣。陸梭山制用篇

人家要有三聲讀書聲孩兒聲紡織聲蓋聞讀書聲覺聖賢在他口中在我耳中不覺神融聞孩兒聲或笑或泣俱自然籟動天鳴覺後來哀樂情致較此殊途聞紡織聲則勤儉生涯一室兒女覺有豳風七月景象最可厭者婦女誶詬聲也惡也飲酒喧呶聲也狂也街巷談說聲也譎也妖冶唱歌聲也淫也與其聞此不若聆犬聲於夜靜聽雞聲於晨初令人有清曠之思。陸象山語錄

人之居家凡有作爲及安頓什物以至田園倉庫厨

廁等事皆爲之區處然後三令五申以責付奴僕猶懼其有遺忘不如吾意今有人一切不爲區處凡事無大小聽奴僕自爲謀不合已意則怒罵鞭撻繼之彼愚人止能出力以奉吾令而已豈能善謀一一暗合吾意若不知此自見多事袁氏世範

居家或有失物不可妄猜疑人猜疑果當則人或自疑致生他患猜疑不當則貞竊者反自得意況疑心一生則所疑之人揣其行坐辭色皆若竊物而實未嘗有所竊也或已形於言或妄有所執治而所失之

物偶見或正竊者方獲則悔將若何同上

禁止師巫邪術律有明條一切左道惑衆諸輩宜勿令至門至於婦女識見庸下更喜媚神徼福其惑於邪巫也尤甚於男子且風俗日偷僧道之外又有齋婆賣婆尼姑跳神卜婦女相女戲等項穿門入戶人不知禁以致哄誘費財甚有犯姦盜者爲害不小各夫男須皆預防察其動靜杜其往來以免後悔此是齊家最要緊事王士晉宗規

早眠早起其家無有不興盛者夜間久坐膏火費繁日間早起則早膳之前已可經營諸事較之晏起者一日如兩晝焉晏起之人於緊要之事每以日晏不及爲而中止百事廢弛皆由於此又晏眠晚起則門戶失防管理無人竊物甚便家多隙漏衰敗之根也唐翼修人生必讀書

勤理家務節省衣食使每歲留餘以備日後吉凶大事　博奕諸戲蕩佚心志破耗家財父母宜婉轉戒諭子弟須深思猛省斬斷根苗　勤葺屋宇器皿毋令大壞難修公衆器皿屋宇尤宜愛惜修治不分人

我　均調茶飯遲早得宜不使下人忍饑懷怨妨工廢事　往來禮儀量家貧富以爲豐儉不可隨俗妄行待客宴客當因人數多寡新舊親疎以酌品物豐儉　勤曬衣服書[illegible]不使霉黴朽蛀　勤關門戶遇吉凶諸事[illegible]疲臨睡之時亦宜檢點潔淨室宇拂拭椅桌半在自己不可專靠他人　訓誨婢僕安頓什物必令位置停當不使動作觸礙因而損傷　完全器皿毋使[illegible]器分散數處致遺失毀壞紳衿富室子弟倘家計一落不妨親至畝畝督耕親

率家人經紀切勿畏人輕笑勤記賬冊毋令遺忘致有錯悞爐煤烟管宜勤拭刷燃燈過夜藥底必置水盆幼童小婢寧令衾絮溫厚勿許被內安爐烘爇被褥稻草綿絮燈心安放處勿使火光相近保家要務事在眼前行之甚易惟在一家大小人人將此事理放心上也同上

此八條雜論居家事宜其間經營撙節教戒防閑曲折纖徵靡不周悉人事之至近即天理之至精學者不可以為瑣而忽之也

士大夫家子弟若無家業經營衣食不過三端上焉者仕而仰祿中焉者就館聚徒下焉者干求假貸今員多缺少待次之日常多官小俸薄既難贍給遠宦有往來道途之也有丁憂論罷之虞不可不備無以為策則居官凡事掣肘若有退步進退在我易以行志矣就館聚徒所得不過數十有一書館爭者甚多未娶就館猶可既娶之後難遠離家在已為羈旅在家則百事不可照囑或自有子欲教不可若稍有家業則可免此患縱不免就館聚徒亦不至若不可一日無館者之窘也至於干謁假貸滋味尤惡不惟趑趄囁嚅此狀可惡奔走於道途見拒於閽人情況之惡抑又可知縱有所得無幾久而化為昏吻潔特之士化為無廉恥可厭之人若乃假貸親故至一至再益難言矣若自有薄產可無此惡況倪文節公經鋤堂雜誌

起家之人生財富庶乃日夜憂懼慮不免於饑寒破家之子生事日消乃軒昂自恣謂不復可慮所謂吉人凶其吉凶人吉其凶此其效驗常見於已壯未老已老未死之前識者當自默喻袁氏世範

治家人生產非必如今人封殖只是條理得停當使一家衣食無缺如許魯齋治生之謂蓋衣食所以養廉衣食足自不至輕易求人輕為非禮之事然後可立定脚跟向上做便相忽視治生不問生產每見豪傑之士往往生理不足不矜細行而喪其生平者多矣可不戒哉陸桴亭思辨錄

人生飲食衣裳以及冠婚喪祭餽問慶弔俱不能無資於貨財然其源不可不清其流不可不治源則問

其所由來義乎流則問其所自往稱乎抑過與不及乎果其取之天地成之筋力如君子之勞心祿入是也小人之勞力稼穡桑麻畜牧是也下此則百工執藝之類又下則商賈負擔之類皆義外是非義也果其量入爲出權輕重審緩急先後宜豐不儉宜寡不多斯爲稱否則非當用而不用卽不當用而用矣世人不治其流求其源淸固不可得其源不淸欲其流治亦不可得也 張楊園訓子語

勤與儉治生之道也不勤則寡入不儉則妄費寡入

而妄費則財匱財匱則苟取愚者爲寡廉鮮恥之事黠者入行險徼倖之途生平行止於此而喪祖宗家聲於此而墜生理 一家之中有妻有子不能以勤儉表率而 於貪惰則自絕其生理而又絕妻子 勤之爲道第一要深思遠計事宜早爲斗宜早辦者必須預先經理若待臨時倉忙失措鮮不耗費第二要晏眠早起侵晨而起夜分而臥則一日而復得半日之功若早眠晏起則一日僅得半日之功無論天道必酬勤而罰惰卽人事廢弛

亦已懸殊第三要耐煩喫苦若不耐煩喫苦一處不周密一處便有損失耗壞事須親自爲者必親自爲之須一日爲者必一日爲之人皆以身習勞苦爲自戕其生而不知是乃所以求生也儉之爲道第一要平心忍氣一朝之忿不自度量與人口角鬬力搆訟經官事過之後不惟破家或且辱身第二要量力與事土木之功婚嫁之事賓客酒席之費切不可好高求勝一時與會所費不支後來補苴或行稱貸償則無力逋則喪德第三要節衣縮食綺羅之美不過供

人之嘆羨而已若煖其軀體布素與綺羅何異肥甘之美不過口舌間片刻之適而已若自喉而下藜藿肥甘何異人皆以薄於自奉爲不厚其生而不知是乃所以養生也故家子弟不勤不儉約有二病一則紈袴成習素所不諳一不得負高雅無心瑣屑乃至遊閒放蕩博弈酗酒以有用之精神而肆行無忌以已竭之金錢而益壹浪擲此又不待苟取之爲害而已自絕其生理矣孔子曰謹身節用以養父母可知孝弟之道禮義之事惟治生者能之奈何不惟勤儉

之爲尚也。朱栢廬勸言

以上五條皆論治生之道。名流腐學或以不問家人生產爲高。豈知苦節難貞。恒心易變。將以遂孝慈之實。顧立廉恥之大防。則衣食之間。固不可全無藉賴也。夫開其源者一勤。節其源者一儉。理無創設。事可常行。奈何頹放任情。自貽終窶之困哉。

士農工商。業雖不同。皆是本職。勤則職業修。惰則職業隳。修則父母妻子。仰事俯育有賴。隳則貧身無策。

不免姍笑於婣里。然所謂勤者。非徒盡力。實要盡道。如爲士者。則須先德行。次文藝。切勿因讀書識字。舞弄文法。顛倒是非。造歌謠匿名帖。舉監生員。不得出入公門。有玷行止。仕宦。不得以賄敗官。貽辱祖宗。爲農者。不得竊　畜作　賴田租。爲工者。不得作淫巧。售敝僞器什。爲商　不得紈袴冶遊酒色浪費。亦不得越四民之外。爲僧道。爲胥隸。爲優戲。爲椎埋屠宰。若賭博一事。近來相習成風。凡傾家蕩產。招禍速獄。無不由此。尤宜戒之。王士晉宗規

此一條。亦論治生。而專言勤以開源之理。其謂非徒盡力。實要盡道。所見最精。

池塘陂湖河埭。蓄水以溉田者。須於每年冬月水涸之際。浚之使深。築之使固。遇天時亢旱。雖不至大稔。亦不至於全損。今人往往於亢旱之際。方思修治。至收刈之後。則忘之矣。諺所謂三月思種桑。六月思築塘。蓋傷人之無遠慮如此。袁氏世範

池塘陂湖河埭。有衆享其溉田之利者。田多之家。當相率倡令田主出食。佃人出力。遇冬時修築。及用水

之際。遠近高下分水必均。非止利己。又且利人。今人當修築之際。靳出食力。及分水之際。奪臂交爭。有以耡耰相毆至死者。縱不死。亦至坐獄被刑。豈不可傷。然至此者。皆田主慳吝之罪也。同上

桑果竹木之屬。春時種植。甚非難事。十年二十年之間。即享其利。今人往往於荒山閑地。任其棄廢。至於兄弟析產。或因一根荄之微。忿爭失歡。比鄰山地。偶有竹木在兩界之側。則興訟連年。寧不思使向來天不產此。則將何所爭。若以爭訟所費。傭工植木。則一

二十年之間所謂材木不可勝用也其間有一果木
逼於鄰家實利有及於其童穉則怒而伐去之者尤
無所見也（同上）
子弟雖肄詩書不可不令知稼穡之事雖秉耒耜不
可不令知詩書之義（張楊園訓子語）
近世以耕爲恥只緣制科文藝取士故競趨浮末恥
非所恥若漢世孝悌力田爲科人即以爲榮實論之
耕則無遊惰之患無饑寒之憂無外慕失足之虞無
驕侈黠詐之習思無越畔土物愛厭心臧保世承家

之本也但因而廢學一任蚩頑則不可耳（同上）
此五條亦論治生而詳言勤以開源之事末富
不如本富故專以農圃言之
儉之一字其益有三安分於己無求於人可以養廉
減我身心之奉以賙極苦之人可以廣德忍不足於
目前留有餘於他日可以福後（唐翼修人生必讀書）
此一條亦論治生而專言儉以節流之理三益
之說體用兼該儉之爲美德也信矣
古之爲國者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五穀皆入然

後制國用用地小大視年之豐耗三年耕必有一年
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
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國既若是家亦宜然故凡
家有田疇足以贍給者亦當量入以爲出然後用度
有準豐約得中怨讟不生子孫可守（陸梭山制用篇）
今以田疇所收除租稅及種溉糞治之外所有若干
以十分均之留三分爲水旱不測之備一分爲祭祀
之用六分分十二月之用取一月合用之數約爲三
十分日用其一可餘而不可盡用至七分爲得中不

及五分爲嗇其所餘者別置簿收管以爲伏臘裘葛
修葺墻屋醫藥賓客弔喪問疾時節饋送又有餘則
以周給鄰族之貧弱者賢士之困窮者佃人之饑寒
者過往之無聊者毋以妄施僧道（同上）
其田疇不多日用不能有餘則一味節嗇裘葛取諸
蠶績墻屋取諸蓄養雜種蔬果皆以助用不可侵過
次日之物一日侵過無時可補則便有破家之漸當
謹戒之（同上）
其有田少而用廣者但當清心儉素經營足食之路

於接待賓客弔喪問疾時節饋送聚會飲食之事一切不講免至干求親舊以滋過失責望故索以生怨尤負諱通借以招恥辱同上

世所用度有何窮盡蓋是未嘗立法所以豐約皆無準則奢者妄用以破家吝者多藏以斂怨無法可依必至如此愚今考古經國之制爲居家之法隨貲産之多寡制用度之豐約是取中可久之制也同上

儉者君子之德世俗以儉爲鄙非遠識也儉則足用儉則寡求儉則可以成家儉則可以立身儉則可以

傳子孫奢則用不給奢則貪求奢則害身奢則破家奢則不可以訓子孫利害相反如此倪文節公經鉏堂雜志

人家用度皆可預計惟横用不可預計若婚嫁之事是閒暇時子弟自能主張若乃喪葬倉卒之際往往爲浮言所動多至妄用以此爲孝世俗之見切不可徇同上

衣以歲計食以日計一日闕食必至饑餒一年闕衣尚可藉舊食在家者也食粗而無人知衣飾外者也衣敝而人必笑故善處貧者節食以完衣不善處貧者典衣而市食同上

老氏三寶儉居一焉人生福分各有限制者飲食衣服日用起居一一樸嗇留有餘不盡之享以還造化優遊天年可以養福奢靡敗度儉約鮮過可以養德多費多取至於多取不免奴顏婢膝委曲徇人費少取少隨分隨足浩然自得可以養氣且以儉示後子孫可法有益於家以儉率人敝俗可挽有益於國世顧莫之能行何哉其弊在於好門面一念如爭訟好贏的門面則鬻産借債討人情鑽刺不顧利害吉凶

禮節好富厚的門面則賣田嫁女厚賂聘媳鋪張發引開厨設供優倡雜遝擊鮮散帛亂用綾紗又加招請貴賓宴新壻與搬戲許愿預修祈福力實不支設法應用不知挖肉補瘡所損日甚此皆惡俗可憫可悲噫士者民之倡賢智者庸衆之倡責有所屬吾日望之王士晉宗規

男子服用固宜儉素婦人尤戒華侈婦人祇宜勤紡織供饋食縫珥衣裳簪質而已若金珠綺繡求其所無慢藏誨盜冶容誨淫一事兩害莫過於此況婦德

無極閑家之道當以爲先稚子侈心益當豫戒史搢臣願體集
人謂北方風土厚其富貴也久南方風土薄其富貴也暫予竊以爲不然富貴久暫在奢儉而不在厚薄在人事而不在風土何也如北方有餘者生子多係自乳不過覓人抱負南方之人稍有餘者動輒雇覓乳媼其乳媼之子勢必托親戚代哺送嬰堂延命痛癢無關饑寒罔恤疾病痘疹十中難存一二是損人子以益己兒豈於陰隲無損又如北方有田者縱使

富饒多係自種必須勞力勞心南方之人田與佃種坐享其成致令子孫遊惰耒耜不識五穀不分豈得爲成家之器又如北方婦女脂粉不施衫裙布素首飾不過鬏髻簪戒而已南方婦女金珠釵釧有餘者不吝千金合一家女媳妯娌計之豈不損許多貲本至於北方治席不過猪羊雞鴨加以自產園蔬非吉凶大事不設方物今南方偶酌音樂繞梁珍錯畢集頃刻而出四時之藏一席而列各省之物以此類推何可勝算可見富貴久暫安得合奢儉而言厚薄舍

人事而言風土哉史搢臣願體集
常見有餘之家當極盛時每一婚嫁喪葬輒費數百金千金及至衰落遇有此事即數十金數金亦可敷演發脫可見豐儉原在乎人縱使豪華滿眼不過一瞬虛名有何實濟姑以一二事言之富貴之人簪之可金者未始不可銀衣之可緞者未始不可紬寒素之家米之可精者未始不可粗酒之可濃者未始不可淡由此類推不獨積蓄有餘且爲我生惜福同上
此十二條亦論治生而詳言儉以節流之事毋恃一時之豐毋狥世俗之好量入爲出是爲得

之
人之子孫富貴貧賤莫不各有一定之命世之人不明諸此往往於仕宦中昧冒禮法取不義之財欲爲子孫計殊不知子孫誠有富貴之命今雖無立錐之地以遺之他日之富貴將自至使其無富貴之命雖積金如山亦將蕩然不能保矣況不義而入者又有悖出之禍乎如宋之呂文穆范文正諸公咸以寒微致位將相富貴兩極曷嘗有賴於先世之遺財乎然

則取不義之財欲爲子孫計者惑之甚矣。薛敬軒讀書錄
今人爲子孫計或至謀人之業奪人之產日夜營營無所不至昔人謂爲子孫作馬牛然身沒未寒而業已屬之他人譬家犖起而報復子孫反受其殃是殆爲子孫作蛇蠍也吁可戒哉王陽明文鈔
處貧困惟有勤勞刻苦以營本業布衣蔬食終歲所需無幾何憂弗給喪祭大事稱財而行於心爲安於義爲得當以窮乃益堅自勵自勉勿萌妄想勿作妄求妄想壞心術妄求喪廉恥貧窮命也奚足爲憂所

憂者不克自立辱其身以及其親耳張楊園訓子語
經營二字須看得大如耕農織婦行商坐賈無一非經之營之也必要平心公道而利有自然者順其自然則無妄念而不冒險如蓄有米而望米價貴蓄有布而念布價增則其心不平如大入而小出造假以混眞則其道不公不平不公皆出於利心太重究之豐嗇有數未必即如其意空起刻薄心腸即或獲利致富天道福善禍淫未必親享其利世有商賈成家而子孫不享厚澤者良由此也史搢臣願體集

人之經營財利偶獲厚息以致富盛者必其命運亨通造物者陰賜至此有見他人獲息致富欲以人事強奪天理如販米而加以水賣鹽而雜以灰賣漆而和以油賣藥而易以他物目下多得贏餘其心便自欣然而不知造物者隨即以他事取去終於貧乏況又因假壞眞以虧本者多矣大抵轉販經營須是先存心地凡物貨必眞又須敬惜又須不敢貪求厚利惟依天理而行雖目下所得之薄必無後患同上

富貴者之理財也其義有三一在知足我高堂大廈冬溫夏涼綺羅輕煖不脫於身肥甘膏粱不絕於口豈知有草房茅舍廚竈棡廁皆在一室者乎豈知有寒無綿被直臥於稻草中者乎一日三餐薄粥尚有不飽者乎常以此自反於心自然足矣二在明於道理我雖積財如山身既死則不能分毫帶去惟因財所造之孽反種種隨吾身也三當知子孫貧富有命彼命優我不遺之財而自然有之彼命薄雖以萬金與之亦終不能擔受不數年而敗去矣知此三者慎毋爭利而傷兄弟手足之天倫也毋爭利而令親戚

朋友情誼乖絶也。毋因人借貸押典而取過則之息
也。毋因交易而斗斛權衡入重出輕也。毋慳吝太過
而令諸禮盡廢也。毋淡薄太過而令婢僕怨恨也。此
富貴者。以義制利之法也。唐翼修人生必讀書

以上六條因勸勤而致戒於貪。貪之與勤相似
而實不同。當理與不當理之辨也。以勤濟貪雖
生財而傷義矣。故戒之。

有爭一兩錢之利而與人日喧於市者。吾輩手下之
買辦是也。夫吾輩豈與人計較此微者。惟下人不能

體吾意而欲有所染指。則不得不朘削於人。夫豈知
田野小民。斗粟尺布入市營求。錙頭削鐵要養一家
性命。我却要在他身上討便宜。所得幾何。縱使日日
買辦常過其直。一歲之中所費幾何。顧令人當面咨
嗟。背後談議耶。自宜嚴飭下人。入市買辦者務使人
爭售之。勿使人望而避匿也。沈文端公馭下說

錢財不可不惜。然亦不可苛刻。我能寛一分。則人受
一分之惠。如小本生理。及挑負奔馳者。惟仗工夫氣
力。養家活口。尤當倍加優恤。在我釐毫之寛。所去有
限。彼得一釐一文。所喜無窮。每見刻薄之人。算盡錙
銖。剝削半生。害生一旦。反至傾家蕩産。又見寛厚之
人。終日受人侵削。反能飽食煖衣。終身無禍者。比比
然也。人若清夜將所見所知者屈指而計。以刻薄之
後人。與寛厚之後人較量之。孰享孰否。孰富孰貧。便
見天之報施不爽矣。史搢臣願體集

家中須節用爲先。每日食用須有限制。輕用不節。其
害百端。又切不可鄙吝爲心。凡義所應用不可有一
毫吝心。自家用度即紙筆油鹽以至微物皆宜愛惜

宜用處則不然。若只以求用間吝爲心。人品最下。恥
惡衣惡食。志趣卑陋之甚者。蔡梁村示子弟帖

慳吝與儉有大別。當於理之謂儉。吝於財之謂慳。寒
不惜婢僕而令之無綿。食不惜婢僕而令之饑餓。剩
肥餘菜不令婢僕沾唇。家財甚多而三族之極貧無
告者。有求不賑。利濟之事毫不肯爲。乞丐至門任彼
呼號。而顆粒不與。慳儉者用財不過則之謂。非無良
殘忍。只知有財而不用之謂也。願人深辨乎此也。唐翼修人生必讀書

原缺第二十五葉

反。則與害對。論語曰。放於利而行。多怨。同上

市上肥甘之物。一二家不可買盡。須留些與衆家一嘗。纔有滋味。富貴功名等物皆然。同年友王近微曰。予先子題小亭一聯。但寬一步常無失。每積三分定有餘。亦此意也。魏環溪庸言

徑路窄處。須讓一步與人行。滋味濃的。須留三分與人食。史搢臣願體集

人之所賴以生者。惟錢財。若能於錢財上。寬一分待人。省一分濟人。事事留心。久久習慣。雖不見福。而禍

自消矣。如一味刻薄。以爲得計。一遇飛災。蕩產傾家。所入不償所出。悔之晚矣。同上

以上七條。又以廣言公利之道。貨財而外。凡有便於人者皆利也。利之數有一定。人之欲無不同。私而不公。爲害滋大。此貪吝之心。所必去之務盡歟。

儉而能施。仁也。儉而寡求。義也。儉以爲家法。禮也。儉以訓子孫。智也。儉而慳吝。不仁也。儉而貪求。不義也。儉於其親。非禮也。儉其積以遺子孫。不智也。倪文節公經鉏堂雜誌

凡不能儉於己者。必妄取於人。當省而不省者。必至當用而不用。魏叔子日錄

人當富足。若於屋舍求其高大。器物求其精巧。飲食求其珍異。衣服求其鮮華。身沒之後。即不免饑寒失所。更有不足沒身者。蓋奢侈固難貽後。盈虛消息。又天道之常。果其力之有餘。便當推以予人。晏平仲一狐裘三十年。三黨之親。無不被其祿者。齊國之士待以舉火者尤衆。儉以奉身。而厚以及物。此意可師也。張楊園訓子語

凡人用度不足。率因心侈。心侈則非分以入。旋非分以出。貧固不足。富亦不足。若計口以給衣食。量入以準日用。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富貴不忘艱難。所需自有分限。不俟求多也。若能膳養之餘。節省繁冗。用廣祭產。置贍族公田。非惟可以上慰祖宗之心。即下及子孫。可以永久不替。理甚易明。世之亟於自私。緩於公義。侈於奉己。嗇於視親者。吾每見其立覆矣。史搢臣願體集

世人用財貴明義理加厚於根本雖千金不爲妄費浪用於無益即一金已屬奢侈是以豐儉貴適其宜也吾見有人其待兄弟親戚故舊也絲毫必計不肯少假錙銖及爭虛體面爲無益之事以炫耀俗人耳目則不惜無窮浪費此全不知本末輕重而豐儉倒施者也人至於豐儉倒施豈有善行足觀也哉唐翼修人生必讀書

以上五條又以廣言制用之道葢廉與儉相成惠與廉相濟行之當理則衆善歸焉過不及皆非道也夫惟本末輕重各適其宜乃爲無弊

人有田園山地界至不可不分明異居分析之初置產典賣之際尤不可不仔細人之爭訟多由此始且如田畝有因地勢不平分一邱爲兩邱者有欲便順併兩邱爲一邱者有以屋基山地爲田又有以田爲屋基園地者有改移街路水圳者官中雖有經界圖籍壞爛不存者多矣況又從而改易不經官司鄰保驗證豈不大啟爭端人之田畝有在上邱者若常修田畔莫令傾倒人之屋基園地若及時葺疊園牆繞損即修人之山林若分明挑掘溝壍繞損即修有何爭訟惟其鹵莽田畔傾倒修治失時屋基園地止用籬圍年深壞爛因而侵佔山林或用分水猶可辨明間有以木爲石以坎爲界年深不存及以坑爲界而外又有一坑相似者未嘗不起紛紛不決之訟也更有典買山地幸其界至有疑故令原契稱說不明因而包占者此小人之用心遇明官司自正其罪矣袁氏世範

凡田產有交關違條者雖其價廉不可與之交易他時事發到官則所費或十倍然富人多要買此產自謂將來拚錢與人打官司此其癖不可救自遺患與患及子孫者甚多同上

凡交易必須項項合條即無後患不可憑恃人情契密不爲之防或有失歡則成爭端如交易取錢未盡及贖產不曾取契之類同上

貧富無定勢田宅無定主有錢則買無錢則賣買產之家常知此理不可苦害賣產之人葢人之賣產或以闕食或以負債或以疾病死亡婚嫁爭訟已有百

千之費則鬻百千之產若買產之家即還其值雖轉手無留且可以了其出產欲用之一事而爲官不仁之人知其欲用之急則陽拒而陰鈎之以重阨其價既成契則姑還其直之什一二約以數日而盡償至數日而問焉則辭以未辦又屢問之或以數緡授之或以米穀及他物高估而補償之出產之家必大窘乏所得零微隨即耗散向之所擬以辦某事者不復辦矣而往還取索夫力之費又居其中彼富家方自喜以爲善謀不知天道好還有及其身而獲報者有不在其身而在其子孫者富家多不之悟豈不迷哉同上

兼并之家見有產之家子弟昏愚不肖及有緩急多是將錢強以借與或始借之時設酒食以媚悅其意或既借之後歷數年不索取待其息多又設酒食招誘使之結轉併息爲本別更生息又誘勒其將田產抵還法禁雖嚴多是幸免惟天網不漏諺云富兒更替做蓋謂迭相酬報也同上

凡置田地房屋不宜急驟須訪來歷明白然後受之蓋其間或母嫡而子不肖聽信奸人誆誘而賣者或無子之產非應承繼之人賣者或相持之產未有歸著者或與勇豪爭衡知力不敵而來投獻者皆能致日後是非官訟也至於墳塋中木石與先賢墓堂基址尤宜慎重不可受也唐翼修人生必讀書

鄰近利便之產而適欲賣於我宜增其價不可因無人敢買而低折其價大傷陰德同上

以上七條皆論置產之道人之有家自不可無恒產而其得之也正則享之也長其慮之也周則守之也易刻者招殃疏者貽患實皆貪之一念致之也諺云貪字類貧可勿知所警哉

起造屋宇最人家至難事起造之時必先與匠者謀匠者惟恐主人憚費而不爲則必小其規模節其費用主人以爲力可辦銳意爲之匠者則暫增廣其規模至數倍其費而屋猶未及半主人勢不可中輟則舉債鬻產匠者方喜興作之未艾工鏹之益增余嘗勸人起造屋宇須十數年經營以漸爲之先議基址或平高就下或增卑爲高或築牆穿池次議規模之

高價材木之若干細至椽桷籬壁竹木之屬必籍其
數逐年買取隨即斲削次議瓦石之多少皆預以餘
力積漸而儲之雖僦雇之費亦不取辦於倉卒故屋
成而家富自若也（袁氏世範）
住宅四周栽培樹木如人衣冠齊整令人望之起敬
每見樹木蓊鬱者多昌盛之族而斫伐蕭條必家運
陵替者也族中貧富不等富者自知愛護貧者只顧
目前惟在富者量濟之善勉之使之保全若漠不關
心不爲善全之計較斫伐之罪薄乎云爾（王朗川言行彙纂）

以上二條皆論治宅之道周官以本俗六安萬
民其一曰媺宮室媺之爲言非以尚華侈乃以
取堅完也是故峻宇雕牆與夫頹垣壞壁俱非
中道其營造也有法其保護也有方斯乃可以
稱安宅云
凡有家產必有稅賦須是先截留輸納之資却將贏
餘分給日月歲入或薄只得省用不可侵支輸納之
資臨時爲官中所廹則舉債認息或托攬戶兌納而
高價算還是皆可以耗家大抵曰貧曰儉自是美稱
切不可以此爲愧若能知此則無破家之患矣（袁氏世範）
賦稅力役皆國家法度所係若拖欠錢糧躲避差徭
便是不良百姓連累里長煩惱官府身家被虧玷辱
父母又准不得事仍要賦役完官是何算計故勤業
之人將一年本等差糧先要辦納明白（王士晉宗規）
以上二條皆論賦稅必當早完踐土食毛太平
溫飽則夏稅秋糧及時完納乃分誼所宜然況
在紳衿尤以抗糧爲禁人非不知此理而每以
怠緩失之卒之忠順之道既虧身家之累不免
何若輸將恐後得以安受厥明也哉

人家至於破產先自借用官物錢始既先借用官物
錢至於官物催趲不免舉債與質久而利重雖欲存
產業不可得矣故當先留官物錢則無此患（倪文節公經鉏堂雜誌）
凡人之敢於舉債者必謂他日之寬餘可以償矣不
知今日之無寬餘他日何爲而有寬餘凡無遠識之
人求目前寬餘而挪債在後者無不破家也（袁氏世範）
用度少有不足便算計節省切記不可揭債若揭債

則日日行利累得債深窮的便快戒之戒之楊椒山遺囑

以上三條皆論債項不可輕舉舉債之事富者不屑貧者不能大抵旣富之餘將貧之始因爭體面而妄費遂受盤剝而不知其後利息日增田廬莫保猶不免以未清餘欠受無信無義之名苟其思患預防何至於此

東坡請客所設不過數品一曰安分以養福二曰寬胃以養氣三曰省費以養財蘇東坡文集

有輕於舉債者不可借與必是無藉之人巳懷負賴

之意凡借人錢穀少則易償多則易負故借穀至百石借錢至百貫雖力可還亦不肯還寧以所還之資爲爭訟之費者多矣袁氏世範

貧者不以貨事人然未嘗無以自致也江上之貧女常先至而埽室布席陳平侍里中喪以先往後罷爲助古人之風吾黨所宜勉矣顧寧人日知錄

餽送儀文人情不免貴於所送之物令人得用世俗輙用豚魚雞鴨糕饅喫食之類若遇喜慶塞滿庭廚焉能一時盡用在隆冬尚可區處炎夏頃刻餒敗在餽者旣費應酬受者仍何濟益余意可送之物頗多何必拘於口腹夏則手巾涼鞋砂壺紙扇枕簟松茗筆墨磁器以至紗羅葛苧冬則紅燭烏薪羢襪煖帽爐香坐褥書畫醇醪以至紬緞靴裘無不可送不獨令人可以適用且免糜費暴殄之過否則竟用白金爲儀豐儉隨人受者欵之不受者璧之彼此兩便亦交接可久之道也史搢臣願體集

赴酌勿太遲衆賓皆至而獨候我則厭者不獨主人却則宜早辭勿令人虛費唐翼修人生必讀書

以上五條皆論應酬之道事雖纖瑣然必情理兩安物我交盡不隱情而惜己亦不徇物而市恩准此以推諸事可得

鄉人有糾率錢物以造橋修路及打造渡船者宜隨力助之不可謂捨財不見獲福而不爲且如道路旣成吾之晨出暮歸僕馬無疏虞及乘輿馬過橋渡而不至惴慄者皆所獲之福也袁氏世範

薛文清云惠雖不能周乎人而心當常存於厚此則不問貧富皆宜以是爲心者矣或曰常存有餘以備

不虞不可耶曰存有餘以備不虞謂宜撙節不使空匱耳非謂多藏也且不虞何可勝備也不虞之事未必不生於多藏吾見慳鄙之夫每喪其財有至失所者矣未見好行其德之人而一旦失所者也張楊園訓子語

周急恤貧仁者猶病焉敢迂言博濟强人所難獨是同一施與有緩急之間在已無傷於惠在人便得其益者每見有餘之家於歲底時一切僕從工食親友補助必捱至除夕方肯給散殊不知度歲之具自己既欲早辦何不推己及人且此日銀纔到手市物闕

殘非貴即缺衣履袍帽從何置辦此中微情隱苦有不能盡述者予目擊極多故瑣言之史搢臣願體集

王孫一飯報以千金至今止知為漂母而不知姓氏者何也施時無望報之心也若望報而後施是一味圖利而非仁人君子之心矣但世情澆薄不以有施必報為勸何以動愚人好施樂善之心哉故有施必報天理之自然仁人述之以化俗不望報而施聖賢之盛德君子存之以濟世同上

歲逢水旱流離滿道仁人君子諒皆垂慈然非空空歎息也或曰俟其有而與之何時是有何不分一二口食一二文錢亦可救饑度命若曰善門難開恐其不繼即密持錢米於流民往來之地隨緣給之老幼殘疾者加之不必居名救得一人是一人施得一日是一日囊罄則止何慮不繼哉同上

施藥不如施方極善之言也貧窮之人嘗苦於無錢取藥聽其病死殊為可傷余聞人言海上單方有不必費財得之易而有奇效者余每試之果驗如好義君子能各出所聞遍貼於人烟湊集之所則濟人陰

德比於施藥加十倍矣唐翼修人生必讀書

以上六條皆論施予之道費不期多期於稱力濟不期衆期於盡心此積而能散者之所有事也前述濟人諸訓蓋與此同但前則舉為待人之一端此則列為用財之一事類且各從理仍相發焉耳

居宅不可無鄰家慮有火燭無人救應宅之四圍如無溪流當為池井慮有火燭無水救應又須平時撫卹鄰里有恩義有士大夫平時多以官勢殘虐鄰里

一日爲讐人火其屋宅。鄰里更相戒曰。若救火。火熄之後。非惟無功。彼更訟我以爲盜取他家財物。則獄訟未知了期。若不救火。不過杖一百而已。鄰里甘受杖。而坐視其大厦爲煨燼。此其平時暴虐所致也。袁氏世範

刼盜雖小人之雄。亦自有所見。如富家平時不刻剝。又能樂施。又能種種方便。當兵火擾攘之際。猶得保全。至不忍焚毀其屋。凡盜所快意於焚掠汚辱者。多是積惡之人。富家各宜自省。同上

巡更守夜。所以防竊。貧富均有關係。畢竟富者爲重。近見有餘之家。重門高扃。安眠穩睡。反令市肆小戶。鳴鑼擊柝。獨不思小戶人家。竈在床頭。孑然一身。所守何物。賊豈來偷。況十家守夜。十日止輪一次。一次止用一人。有餘之家。即不令僕從親守。便當雇募更夫。所費有限。何苦吝此些微。獨苦窮人。於心安乎。史搢臣願體集

凡人治家。一切田野園圃之物。不能不爲人盜竊。但不至太甚可耳。慈湖先生曰。先君常步至蔬圃。謂圃丁曰。吾蔬每爲人盜取。何計防之。圃丁曰。須捹一分與盜者。乃可。先君大是之。嘆曰。此圃丁。吾之師也。爾等不可不謹記。唐翼修人生必讀書

凡人出外。每帶器械防身。能帶未必能用。不特疑有重貲。而且防我害彼。勢必先下毒手。是防身適足以害身也。每見江湖老客。衣囊蕭索。錢財秘密。不貪路程。不冒風浪。擇旅店。愼舟人。禁嫖絕賭。節次醒睡。而寬袍大袖。粗帽敝衣。未嘗見其失事也。同上

以上五條。皆論防患之道。水火盜賊。人所必防。

防之以嚴密深固。世盡知之。防之以忠厚樸質。則有不知者矣。倘其惠及小人。而虛如良賈。豈非善爲自備者乎。

飛禽走獸之與人。形性雖殊。而喜聚惡散。貪生畏死。其情則與人同。故離羣則向人悲鳴。臨庖則向人哀號。爲人者既忍而不之顧。反怒其鳴號者有矣。胡不反已以思之。物之有望於人。猶人之有望於天也。物之鳴號有訴於人。而人不之卹。則人之處患難死亡困苦之際。乃欲仰首叫號。求天之卹耶。大抵人甚病

患不能支持之時。及處囹圄不能脫去之時。未嘗不反覆究省平日所爲。某者爲惡。某者爲不是。其所以改悔自新者。指天誓日可表。至病患平寧。及脫去罪戾。則不復記省。造罪作惡。無異往日。余前所言。若言於經歷患難之人。必以爲然。猶恐痛定之後。不復記省。彼不知患難者。安知不以吾言爲迂。袁氏世範

迪吉錄云。小兒嬉戲。殺蝶蠅蟲蟻之類。宜力禁之。不惟恐其傷生。亦杜其殺機。使長大漸知仁恕。譚貞菴心鏡編

此二條。專論愛物之道。人之與物。異類同生。苦樂悲愉。情不相遠。是故人雖資物以養。而必取之以時。用之以禮。庶不致傷天地之德。而乖吾與之心。此自飛禽走獸。以及蟲魚之至細草木之無知。其理固無二也。二條所論。懇惻動人。非談輪廻果報者比。學者修身行道。篤本推恩。至能盡物之性。而使之咸得其所焉。斯處世之事全。而士林之職舉矣。